叢書集成續編

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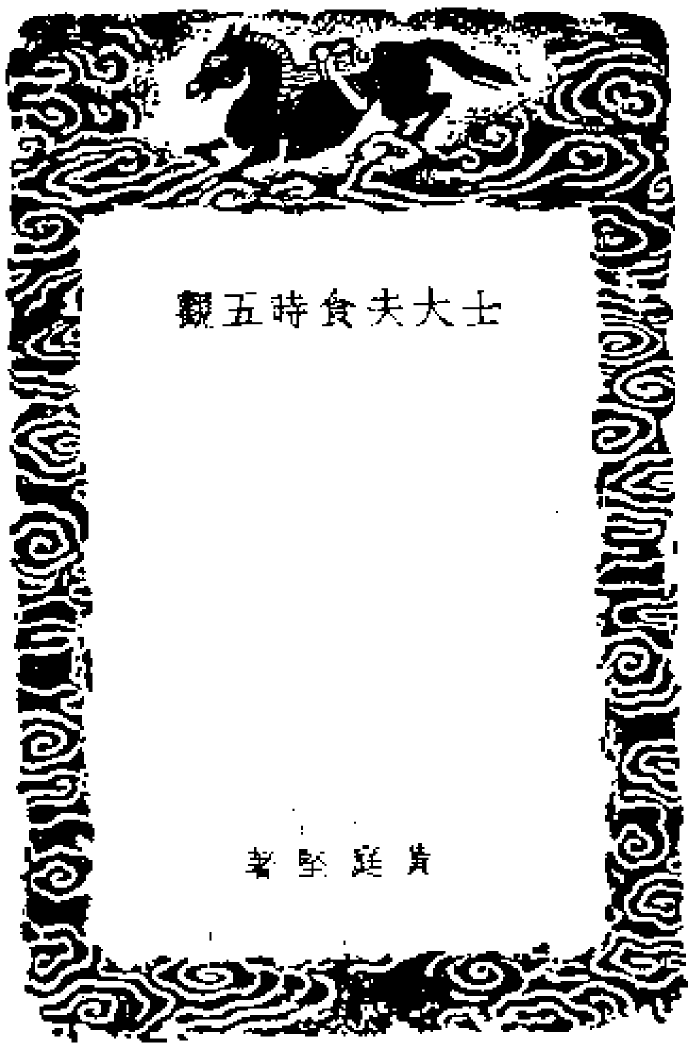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九〇冊目錄

文學類
史地類

書名	朝代	撰者	叢書	頁
勸世文				
士大夫食時五觀一卷	宋	黃庭堅著	夷門	一
善誘文一卷	宋	陳錄編	百川	二
祈嗣真詮一卷	明	袁黃編	寶顏	八
娑羅館清言正二卷續一卷	明	屠隆著	寶顏	一六
偶譚一卷	明	李鼎著	寶顏	二三
耐俗軒新樂府一卷	清	申頲著	畿輔	二六
游戲文				
雜纂二卷	唐 宋	李義山纂 王君玉 蘇子瞻 續纂	說海	三〇
艾子雜說一卷	宋	蘇軾撰	顧氏	三七
問答錄一卷	宋	蘇軾撰	寶顏	四〇
耕祿藁一卷	宋	胡錡撰	百川	四五
文房四友除授集一卷	宋	鄭清之撰	百川	四九
會仙女誌一卷	明	酈琥撰	寶顏	五二
冥寥子游二卷	明	屠隆著	寶顏	五七
螘談二卷	明	顧聖之述	稗乘	六二
漢林四傳一卷	清	鄭相如著	涇川	六七
山莊夜怪錄一卷	清	撰人不詳	說海	六九
謠諺				
古今風謠一卷	明	楊慎纂	[illegible]	[illegible]
古今諺一卷	明	楊慎纂	藝海	八六
粵風四卷	清	李調元輯解	函海	九四
史地類（地理之部）				
山川				
禹貢指南四卷附提要、圖	宋	毛晃撰	聚珍	一〇二
禹貢說斷四卷附提要	宋	傅寅撰	聚珍	一二一
禹貢山川地理圖二卷附提要	宋	程大昌撰	指海	一六四
禹貢圖註一卷	明	艾南英輯	學海	一八七
山海經十八卷附提要、辨證、補正	晉	郭璞傳	經訓	二〇五
山海經圖讚二卷附補遺	晉	郭璞撰	秘冊	二五三
山海經補注一卷	明	楊慎撰	藝海	二六五
雲南山川志一卷	明	楊慎撰	奇晉	二七一
雲緬山川志一卷	清	李榮陛撰	問影	二七四
山				
天台山記一卷	唐	徐靈府撰	古逸	二七八
南嶽小錄一卷附提要	唐	李沖昭纂	藝海	二八三
廬山記三卷附提要	宋	陳舜俞撰	守山	二八六

廬山記略一卷	宋	釋惠遠撰	守山	二九五
名山洞天福地記一卷	宋	撰人不詳	百川	二九六
遊名山記四卷	明	都穆著	寶顏	二九八
山行雜記一卷附提要	明	宋彥著	寶顏	三一八
天目游紀一卷附提要	明	黃汝亨著	寶顏	三二四
羅浮志十卷	明	陳槤撰	嶺南	三二九
泰山紀勝一卷	清	孔貞瑄纂	龍威	三五四
封長白山記一卷	清	方象瑛著	學海	三五九
遊羅浮記一卷	清	潘耒著	學海	三六〇
遊勞山記一卷	清	張道浚著	學海	三六二
遊雁蕩山記一卷	清	周清源著	龍威	三六三
泰山道里記一卷	清	聶鈫纂	藝海	三六五
黃山領要錄二卷	清	汪洪度撰	知不足	三八〇
匡廬紀遊一卷	清	吳闌思著	龍威	三九三
水				
水經二卷附總論	漢	桑欽撰	漢魏	三九七
水經注四十卷附辨證、補正	後魏	酈道元撰	聚珍	四一一
河源記一卷	元	潘昂霄撰	學海	六四八
今水經一卷	清	黃宗羲學	知不足	六五〇
崑崙河源考一卷附提要	清	萬斯同撰	借月	六六三
河源記略承修稿五卷附圖說	清	吳省蘭纂	藝海	六七二
水地記一卷	清	戴震撰	問影	六八七



士大夫食時五觀

宋山谷黃庭堅著
明梅墟周履靖校

古者君子有飲食之教在鄉黨曲禮而士大夫臨樽俎則忘之矣故約釋氏法作士君子食時五觀云

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
此食墾殖收穫舂礱淘汰炊煮乃成用功甚多何況屠割生靈爲己滋味一人之食十人作勞家居則食父祖心力所營雖是已財亦承餘慶仕宦則食民之膏血大不可言

二忖已德行全缺應供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全此三者則應受此供缺則當知愧恥不敢盡味

三防心離過貪等爲宗
治心養性先防三過美食則貪惡食則嗔終日食而不知食之所從來則癡君子食無求飽離此過也

四正是良藥爲療形苦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飢渴爲主病四百四病爲客病故須食爲醫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

五爲成道業故受此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先結款狀然後受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之謂也

山谷老人曰禮所教飲食之序教之末也食而作觀教之本也大槩今士大夫誦先王之法言則一人也起居飲食則一人也故設教不得不如是君子有九思終身之思也食時作五觀終食之思也日一日如是行之念念仁智則夫二人者合而爲一矣

食時五觀終

食時五觀跋

靖食先子負郭不克自樹甜墨伸紙外不知犁鋤爲何物中歲頗與世梫漸爲生嘗始知一黍半菽來皆有由期少淬勵以補素食而顱髮種種行老矣唯日弄筆硯標錄古人嘉言以爲後進博碩宏偉之助庶可慨滌宿愆山谷此觀尤親切有味者也不厭重複揭之時戊子三月望日閒雲館周履靖題

重題食時五觀跋

余自淹白苧儉歲食貧客鞅鮮及杯風篠月孤悰曠然一日金君弘叔躡屩枉槅爲作麥飯筍脯欣然一飽品古次偶出此卷金君喜躍有會於心卽命點筆爲圖其端因勸壽梓以廣規諷余自惟楷法拙陋唯唯否否念金君意不可孤而浯翁法輪藉是常轉遂勉從其請時庚寅四月六日也

善誘文

陳錄編

善誘文序

丹穴老人、吾家之長兄也。僻好編集戒殺之文傳於世。因戒而得善報者、則編之。因不戒而得惡報者、則不敢編也。雖然、猶慮人不喜觀。復以前賢警世格言、彈殺乎其間。聊欲誘人之一觀也。或問之曰。丹穴老人、何苦如是。吾兄乃屈指笑而言曰。予不願如楊寶得玉環。予不願如宋郊奪魁選。予不願如竇禹鈞有五枝芳。予不願如黃兼濟登仙籍。但願予在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飯蔬飲水、樂在其中。如斯而已。蓋乎天年。既沒之後。願如壽師、不見閻王、徑歸淨土。得幸西方聖人、講論佛道。且無輪迴之苦、死喪之戚。豈不樂哉。吾兄喜得此理。欲與世人共之。俾弟錄趣刊版而印施之。目曰善誘文。噫、觀吾兄之所編。則善誘之意可知矣。嘉定十四年辛巳歲重陽日。弟錄再拜謹序。

善誘文

宋 丹穴陳 錄編施

趙清獻公座右銘。

依本分。無煩惱。

莫妄想。常快樂。

待則甚。一任。

怎奈何。休理會。

知足、勝持齋。萬事隨緣何須特地。

無求、勝布施。無求於人自爲布施安福。

權法、弱朝樂。心地明白常樂。

歎公、日日驚。歎則心自知豈不驚。

爭先徑路機關惡。用心機謀必是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謙退之言自有佳味。

爽口味多須作疾。偏嗜勝之作疾。

快心事過必爲殃。一時快意事過傷身。

得便宜處莫再去。得失無常事不可再。
怕人知事莫萌心。先察可否然後起意。
盛喜中勿許人物。不顧所許即成妄諾。
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追[illegible]難悔。
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兩者既脫即得解脫。
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徒自妄費何須理會。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嗔心頓息事過懺悔。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當一無事胸中泰然。
良田萬頃、日食二升。一飽之外皆他人事。
大廈千間、夜臥八尺。一身之外皆是餘地。
說得一尺、行得一寸。說而不行雖多無益。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好事若行前程自在。

人與物同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強、物之力則微弱。人以其無智、不能自敵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能告訴。以其力之微弱、不能勝我。因謂物之受生、與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則不美。至於辦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鵪鶉雀者。殺十餘命方得一羹。食蚌蛤蝦蜆者。殺百餘命方得一羹。又有好美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據現在之物、順乎常之理、殺而食之。或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或畜養雞、魚、犬、彘、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紋。聚炭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作計烹煎。巧意鬬飣。飽之既飽、則揭揭自得。少不如意、則怒駡庖者。嗟乎、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為怪。深思痛念。良可驚懼。縣令徐韋撰。

超然居士六法圖

日用八如

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靜重如須彌。深廣如大海。無住如虛空。隨順如流水。榮辱如空華。寃親如夢幻。守此八如。一生事畢。

自警八莫

心念莫妄想。光陰莫閑過。名利莫貪求。嗔怒莫恣縱。見人莫妬忌。世財莫常守。強梁莫恃賴。臨事莫害人。守此八莫。一身安樂。

作官十宜

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斂宜薄。寃抑宜察。追呼宜簡。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謹。燕會宜戒殺。思患宜

豫防。守此十宜。治道盡矣。

處世十當

習氣當除。心行當息。諸惡當斷。衆善當行。五慾當滅。三業當淨。盈滿當畏。危難當救。善事當成就。為人當竭力。守此十當。生死無愧。

對治十常

居富貴常憐窮困。受快樂常恐災禍。見在常生知足。未來常思戒懼。寃結常求解免。衣食常思來處。起念常教純正。出語常思因果。逆境常當順受。動靜常付無心。守此十常。更無煩惱。

悲誓十願

願一切人安樂。願一切人離苦。願難行能行。願難捨能捨。願難忍能忍。願難信能信。願除憎愛。願無欺誑。願常滿人意。願常依本分。守此十願。賢行必成。

好生之德

天地以好生為德。故羽毛鱗介、無一不遂其性。諸佛以慈悲為念。故蠢動含靈、無一不適其情。此無他、只是存心廣大、一切衆生。皆吾愛子。一切血屬。皆吾性命。則放生詎可緩耶。世人當知戒殺、止足以解物之寃。若能放生、不唯與物為恩。又集無窮之福。今人處世、豈無所願。子孫則欲其昌榮。名利則欲其超勝。以至事道學佛、必欲善行圓滿、早成正覺。余見世人。皇皇百計、求是數者。無一如意。曾未知放生因果。其效甚速。不觀古人已驗之事、難發好生慈悲之心。漢楊寶救一黃雀。報以玉環。令生清白子孫。其後震、秉、賜、彪、四世三公。觀前人子孫昌榮如此。則凡為子孫計者、可不以放生為急乎。宋莒公戲編竹橋以度蟻。遂魁天下。福祿壽考。當世無比。觀前人名利超勝如此。則凡為名利計者、可不以放生為急乎。孫真人解衣贖蛇。得水府活人之方。遂登仙籍。壽禪師盜錢放生。恬不畏死。遂為大善知識。則道佛之獲報應。又如何耶。且放生之門、非止一端。或舉於四月八日供佛之時。或施於慶誕日祝壽之際。或遇本命。或因疾病。或過門而憐其無辜。或出路而見其可憫。皆因果也。會稽丁鈗撰。

司馬溫公訓儉

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恥病。嘻、異哉。昔張文節知白為相。自奉養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自奉如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其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賢者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從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

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丹穴老人曰。知溫公之訓儉。又當知其所以儉。儉之中禮。人皆悅服。儉不中禮。人皆鄙之。故處己以儉謂之德。待人以儉謂之鄙。予恐世人守溫公之訓、馴致於鄙吝慳嗇也。故云爾。

求登科第

許叔微敬事白衣觀音。求登科第。夜夢觀音謂之曰。汝前生無恩德及人。如欲登第。能以藥餌濟惠世人。必獲福報。叔微敬信其言。將及二紀。復夢觀音以偈贈之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喝六得五。其後以張九成榜中得第六名。以太學恩例陞第五名。而第四名乃陳祖言。第六名乃樓才。是應陳樓之間處其名也。

衆生愛戀性命

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王克殺羊。羊奔客而拜訴。鄧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鱉甫投案。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於區氏。近者、沈遘內翰。通判江寧府時。廚中殺羊。屢失其刀。窺之、乃見羊銜刀而藏之牆下。周豫學士、嘗煮鱔。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之故。楊傑提刑遊明州育王山。因晝臥夢有婦女十數人。執紙若有所訴。密遣人往視行廚。果得蛤蜊十數枚。訴者、乃蛤蜊求生也。有生愛戀其情如此。當其被擒執時。前見刀杖。乞生無由。旁見親聚。欲戀不得。抱苦就終。銜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當此之時。彼心如何。今人或爲湯火所傷。或爲針刀誤傷手足。痛已難忍。必號叫求救。至暫時頭昏腹痛。或小可疾病。便須呼醫買藥、百端救療。於我自身愛惜如此。至於殺物、則恣意屠宰、不生憐憫。未論佛法。明有戒勸。未論天理、明有報應。若不仁不恕。惟知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長者之所當爲也。歸觀物情。當念衆生。不可不戒。不可不戒。知縣俞偉撰。

范文正公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錢二十千。再嫁者錢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糧稻八百斛。以其所出、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而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既沒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人遺其子而已。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鄙。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者書之。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於世云。公諱仲淹、字希文。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晉陵錢公輔記。

慮傷蟄蟲冬不修宮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丹穴老人曰。國朝名將、未免殺戮。余心甘不爲。惟以曹彬戒殺放生之心至大至廣者。非斯人而何。剗其寇、使生民可以保其命。此戒殺之大者也。撫其境、使生民可以安其居。此放生之廣者也。觀余所編施之文。乃戒殺放生之小者。誠有愧焉。得非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之意歟。

張氏子

張氏子、年十五歲。嘗持鮮魚一籃。就溪邊破之。魚撥剌不已。刀誤傷指。痛殊甚。忽念言曰。我傷一指痛如是。而尋魚刮鱗、剮腮、剖腹、斷尾、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盡放魚於溪中而歸。自後更不復殺一物。

撥剌。上音鉢、下音辣、魚掉尾聲。

竇諫議陰德記

竇禹鈞、范陽人。生五子。儀、儼、侃、偁、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厚。年三十無子。夜夢祖考謂曰。爾早修行。緣爾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其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復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爲出錢葬之。因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貧不能嫁者、公爲出錢嫁之。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窮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由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爲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公之祖考。既夢以告無子壽促。後九年、復夢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且壽促。我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壽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眞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易。善惡之應。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年八十二、別親戚談笑而盡。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仲淹祖與之爲故人。嘗書其事于策。以示子孫。惜乎不傳于天下。故錄以示好善者。庶見陰陽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馮瀛王道贈公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參政范仲淹記。

活蟻魁天下

二宋少時。同在學舍。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胡僧復至。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陰德文見於面。如活數百萬人命者。大宋笑曰。寒儒豈能活人命。僧曰。不然。蠢動之物、皆命也。大

宋沈吟久之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繞穴旁。吾戲編竹橋以渡之。僧曰是也。小宋今歲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魁。偶章憲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乃以大宋爲第一。小宋祁爲第十。

黃承事儲穀濟人

尙書張詠、守成都。嘗夜夢詣紫府眞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眞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張尙書坐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云有。亟命召之。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所見者。即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無陰德。眞君禮遇如此。又坐吾上。再三叩之。不獲已。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時。隨意出錢收糴米糧。候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尙書嘆曰。此宜居我之上也。使兩吏扶之而拜。世傳紫府眞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尙書、黃承事、亦皆在籍中。而黃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靑紫不絕。非賑濟陰德之大者所致然耶。黃承事、諱篆濟。

貞疑自古無君子

夫禽獸之與人也何異焉。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熟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爲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爲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殺身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與巨虺。胡能自安。焉得不吁。貞疑自古無君子。宋齊丘撰。 丹穴老人曰。齊丘之矯言。類乎佛老。余喜其戒殺。故有取爾。古者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后稷教民播種。烝民乃粒。其好生之德與夫勝殘去殺之功。自亘古以來、未有大於此者也。今齊丘議不及此。而直疑自古無君子。惜哉。

修爲果報

儒家言施報。佛家言布施果報。其實一也。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人及衆生、當恐懼時、吾安慰之使無畏。或教以脫離恐懼使無畏。心施者、深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佛以孝養父母、亦爲布施。是凡施於外者。皆爲布施。故爲下而忠雖事上。爲長而仁慈安衆。爲師而誨於教導。爲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話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所爲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得不獲富貴之報。古語云。人人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是今生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猶今歲所食之穀、乃前歲所種者。人不能朝種穀而暮食。猶不能旋修福而即受。所以穀必半歲。福必隔世也。孔子謂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皆布施之謂。曾子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皆果報之謂。是儒道二教、皆言施報。但不言隔世爾。佛以此身爲報身。爲報我前世所爲。故生此身。所以貧、富、貴、賤、榮、枯、壽、夭、種種不同。則前世所爲不同亦可知矣。龍舒王日休撰。

壽禪師放生得壽

禪師、名延壽。丹陽人。初爲餘杭縣衙吏。虧欠庫中錢幾半。有司鞫之。止是買放生用過、不意虧耗遂如許也。其罪當死。臨刑顏色愉愉。獄吏曰。我在世放活萬萬生命。今死去徑歸西方。豈不樂哉。錢王聞而奇之。亟釋其罪。遂爲僧。夜夢觀音以甘露灌其口。辯性日明。著萬善同歸集數百卷。住持雪竇永明。壽至九十八歲。合掌坐化而終。瘞于塔下。有僧每日遶塔禮拜。人問其故。答曰。我撫州僧也。因病至陰府。命未盡。放還。見殿角有僧畫像一軸。閻王自來頂禮。余問之主吏云。此杭州永明寺壽禪師也。凡人死者。皆經此處。唯壽禪師不經此處。已在西方極樂世界上品上生。王敬其人。圖畫於此供養。以此見好放生者。徑生西方。又爲陰府所重也如此。 丹穴老人曰。禪師好放生。而自名曰延壽。其後果得壽。終生於淨土。且無輪迴死喪之苦。其得壽可知矣。古人言、有志者事竟成。壽師得之矣。

省心雜言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氣象。○和以處衆。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寡言省謗。寡慾保身。○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害。○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爲君子。○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爲。謂之自賊。○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衆欽。○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食能止飢。飲能止渴。畏能知禍。足能止貪。○知足則樂。務貪則憂。○爲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無有不由己者。○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敷文李士舉撰。

五戒之首

佛言五戒。以殺戒爲首。佛書十業。以殺業爲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販鬻。若能悉捨不食。是眞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食肉未能盡斷。且以漸次方便、除去殺心。或者不食四等肉。一者、曾見殺則不食。二者、曾聞殺則不食。三者、人專爲我殺則不食。四者、家所自殺則不食。如是而戒。既不廢常食。且於衆生無殺害矣。至於蚤蝨蚊蚋。形雖微小。其遭殺受痛。亦與牛羊一等。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至於蛇蝮蜂蝎。偶然現前。未曾傷人。勿謂螫毒便輕殺之。至於籠養飛鳥。繫閉走獸。爲其音聲形狀、可以悅吾耳目。爲我玩樂。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放之山林、使得自在。何異罪囚、得脫牢獄。今日自戒矣。遂生慈心。慈心既堅。當世世無殺物之意。一身自戒。則一家亦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漸效之。其爲功利、不可稱量。佛語無虛。理又明白。仁人君子。幸垂聽而無忽也。縣令俞偉撰。

受用隨分說

佛言、受卽是空。受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卽空。出多騶從。旣到卽空。終日遊觀。旣歸卽空。又如爲善事旣畢。其勤勞卽空。而善業具在。爲惡事旣畢。其快意卽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爲。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懟之罪。余喜得此理。願欲與人共之。龍舒王日休撰。

仁壽必鑑

大藏經云。人不殺得長命報。如愛護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長壽。○神農本草云。凡禽鳥飛投於人。其口體內。必有物中傷。當與除其害而放之。大獲吉利。必享高年。○仙經云。人能一生起不殺心。一切衆生、見之不生恐怖。○老人云。小兒嬉戲。殺蝶蛾蜖蟲之類、宜禁之。非唯傷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里諺云。畜雞害物命甚衆。日食活蟲五百。主分半罪。此說雖鄙俗。然亦誡殺之一端也。○老人云。凡人於行住坐臥之間。見一切衆生投身死地。如蛾赴燭。如蟲墮網。如鳥雀被傷。如螻蟻被踐之類。方便救護。使獲生全。此皆福壽長者之所當爲也。○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然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旣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卽放之。

東平爲善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母弟也。上問處家何等最樂。對曰。爲善最樂。及薨、肅宗東巡。幸其宮。追感。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鄕。其處在。其人亡。肅宗大慟。

司馬稱好

後漢司馬徽不談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吾妻之言亦大好。

楊寶黃雀

後漢楊寶、華陰人。年七歲。因行至華山。見一黃雀。被傷墜地。爲螻蟻所困。寶見而憐之。因收於巾箱中。採黃花藥飼之。經旬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朝變爲黃衣年少。見寶下拜。持玉環一雙贈之。曰。俾爾壽年九十三而終。俾爾子孫四世爲三公。寶生震。明帝時爲太尉。震生秉。和帝時爲太尉。秉生賜。安帝時爲司徒。賜生彪。靈帝時爲司空。　丹穴老人曰。好戲作罪。世俗以爲大戒。又豈知七歲小兒、能好戲作善者乎。其後子孫福壽報、如此。其大且久也異哉。

天賜放生

乾道年間。海陵有販人載鱓魚數船。欲往彼處貨之。旣至、將艤岸。俄有黑雲蔽船。雷霆大震。船中鱓魚皆羽化。其販人覺腰間甚重。解衣視之。得黃金三十兩。時人謂天賜放生。蓋鱓魚有鑊湯之苦。就死大酷。故天特捐金救之。

李舟語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使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

毛寶白龜

晉毛寶、時年十二歲。戲行於江口。見漁人釣一白龜。寶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戰敗投江。腳如踏石、渡寶至岸。回首視之。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迴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捨去之意。

子瞻以己論雞

蘇子瞻在元豐間、赴詔下獄。囑其長子邁送食。惟菜與肉。設有不測、常送以魚。以此爲候。邁謹守。踰月後。委親戚代送。誤以肥鮓送之。子瞻大駭。覺不免於死。乃就獄中作二詩。有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　神宗聞而憐之。事從寬釋。旣而南行。子瞻猶有懼意。乃以阿彌陀佛一軸隨行。人問其故。答曰。此余投西方見佛公據也。及赦罪放免還家。每見庖廚有活物。卽令人放之。嘗有言曰。吾得罪、處囹圄。何異雞鴨之在庖廚。我今豈忍復殺彼之生命耶。　丹穴老人曰。楊子言、狴犴使人多禮。又豈知囹圄使人戒殺乎。以東坡之大才。一旦遇難。輒以己論雞。自後終戒殺之念彌篤。況我等無才之人。未及於難。遽然有戒殺之念。與豈不善哉。

狴犴 牢獄也。上蒲迷切。下音岸。

東坡放生

蘇東坡自謫竄遂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子邁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登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翅哀鳴。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衿有蟣動。視之乃蝨也。妾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今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奈齧我何。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拾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是豈禽魚齧人耶。妾大悟。自後卒茹素、屏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員氏論之曰。心卽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蟣 音幾。蝨卵也。

黃魯直謂子瞻語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市橋。見生鵝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訴於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蟹。中有四活。卽放之。餘者幸作一杯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我口。雖屢有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魯直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到。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然嘆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逃閻老之責乎。

愀 七小切。憂恐變色也。

木石居士跋

丹穴老人。授余善誘文一卷。喜不自勝。翫味無已。嘗怪乎童稚見果餌則喜。見書卷則惡。又怪乎羝羊見草則悅。見豹則戰。今之不樂爲善者。有如童稚之惡書卷也。一旦見閻王。又如羊之畏豹也。可不懼哉。吾儕在今日。要當窒嗜慾之好。節規利之私。則善在其中矣。東坡嘗以爲善悟空之語告僧直。其言曰。雞鳴起爲善。蝶化夢歸空。孟子言爲善、必與爲利並稱以垂誡。東坡言爲善、乃與歸空聯句以自警。未必孳孳爲善。東坡猶以爲空耳。況敢爲利爲惡乎。願假軻軾之言警乎世。少助丹穴編施之萬一也。木石居士虞舜徒跋。

2A

祈嗣眞詮

袁黃編

刻祈嗣眞詮引

子嗣於生人。係至重矣。曷論王公韋布。貧賤富貴之殊。今嘉禾了凡袁先生。思廣其生物之心。患天下之艱於嗣者。或惑於數命而不知求。即求而或憎於生生之本也。乃編十篇。首改過。終祈禱。令得日用而信行焉。名曰祈嗣眞詮。業付梓人矣。然是編也。本建康之異人。而明其感應之說云爾。先生登進士。名重於天下。天下士傳誦舉子業。如心鵠備考疏意等書。令都市紙增價。又作經世略三百卷。通史一下卷。皆未梓。世莫睹焉。先生衍貫古今。究極玄奧。即諸家雜流。靡不精詣。然而愛物之心。寔其天性。故舉子業則心術陰隲其所重。而祈嗣必本之改過積善。大旨可睹矣。天地之大德曰生。愛者生之本。恣情長慾。殘忍其心。而刻薄其行。則此身於天地生理。斵滅殆盡。安望其生育而繁昌。其祈嗣者。往往不少槩見矣。故先生出其行之有驗者。而發明之。其於是編也。頗信理而遺數命。令世之有志者。力行之不怠。當知無嗣者。可賴之以獲裔。斯之應。有嗣者。亦賴之以衍麟趾之祥。斯先生之願哉。而生人之道畢矣。

萬曆庚寅夏門人東萊韓初命謹撰。

祈嗣眞詮

明　東吳袁　黃坤儀甫編

予氣清而體弱。苦乏嗣。夙講於星占術數之學。知命艱于育。且安之矣。後遊建康之棲霞。遇異人授以祈嗣之訣。謂天不能限。數不能拘。陰陽不能阻。風水不能囿。信而行之。果生子。予慮天下之乏嗣者衆。而不獲聞是訣也。因衍爲十篇。以風告之。俾嗣續有賴。生齒日繁。而家家獲螽斯之慶。吾願慰矣。嗟嗟。豈獨生子一節乎哉。命可永也。窮可達也。功名可建也。觸而通之。是在智者。

改過第一

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憶而談其禍福。靡不驗者。左國諸紀可覩也。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于厚者。常獲福。過于薄者。常近禍。俗眼多膜。容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春秋時。去聖人未遠。其言多中。宜也。就生子一節言之。忍者多不育。好戕物命者多不育。潔己而清甚者多不育。辯機御物者。育而不肖。或遇禍機深者必絕嗣。多怒多慾者必難受姙。或姙而半產。或產而多夭。凡發願祈嗣。宜深省己躬。方改前轍。愛者生之本。忍則自絕其本矣。君子寧過于愛。毋過于忍。人物不同。其生一也。多殺物命。生理有虧。祈嗣須戒殺生。同功不雜。同過爲難。君子寧身受惡名。不可使人有逸行。好潔己者。常不顧人。此天下之大惡。鬼神所不佑也。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宜細思之。機有淺深。亦有美惡。借之以濟世。則爲仁術。因之以陷人。

則爲惡機。然而不可常用也。嬉憤者以氣爲主。怒多則傷氣。慾多則耗精。皆當深戒。此類更多。不能殫述。宜據此推廣。一一改之。

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爲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情塵。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于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愧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閒居之地。指示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畢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直一文矣。烏得不懍懍。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而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一念猛利。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負此惡名。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滌幽。則沈淪獄報。不勝其苦。烏得不畏。第三發一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疑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

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強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卽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己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卽空。疏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己之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既有靈知。皆我一體。縱不能躬修至德。聲名洋溢。以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使之仇我憾我于無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鍊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又聞謗而不怒。雖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種諸過。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爲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此精一之眞傳也。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大抵最上者治心。當下清淨。纔動卽覺。覺之卽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以上士而兼行下功。未爲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

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鬼神證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冤讎而回瞋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旛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

進。理無窮盡。改過豈有盡時。昔遽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則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蝟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消阻。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有失志。皆作業之相也。苟一類此。卽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悟。

積善第二

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豈漫說哉。孔子稱舜之大孝。而曰宗廟享之。子孫保之。論至精矣。愚常謂善足以被乎百世。則必有百世之子孫。善足以被乎十世。則必有十世之子孫。善足以被乎三世四世。則必有三世四世之子孫。其身沒而斬焉無嗣者。德薄而宗嗣不享。子孫不保也。試以近事徵之。鎮江靳翁。齡五十無子。訓蒙于金壇。其夫人鬻釵梳。買鄰女爲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於房。以鄰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爲妾。或可延靳門之嗣。翁頰赤俛首。夫人謂己在。而翁赧也。遂出而反扃其戶。翁繼起戶己閉。遂踰窗而出。告夫人曰。汝用意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時。吾常提抱之。惟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謁鄰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姙生子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爲賢宰相。江右舒翁。假館于湖廣二年。偕諸

鄉里同舟而歸。途中泊舟。登岸散步。聞一婦人哭甚哀。就問其故。曰吾夫負官銀。將鬻吾以償。吾去則幼兒失哺必死。是以不勝悲耳。翁詢所負幾何。曰十三兩有奇。翁曰。舟中同載者。皆江西塾師也。每人一兩。則足完君之事矣。返而告諸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束脩盡與之。未至家三舍糧竭乘復拉銀買米。翁囊罄無所出。衆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忍饑二日矣。速炊飯。婦云。曆安所得米乎。翁云。鄰家借之。婦云借已頻。專候汝歸償之。償其舊。可借新也。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吾有尋常家飯。可竟同飽也。遂攜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既就枕。翁已寐。婦展轉不能寐。忽聞窗外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歲產狀元。遂促翁覺而告之。翁曰。此神明告我也。卽同起披衣。向天拜謝。明年。生子芬。果狀元也。吾鄉居康僖公爲比部郎。建恤刑之議。命既下。夢神告之云。汝命無子。恤刑之議。陰德甚重。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卽懷姙生應塤。次應坤。三應埈。皆通顯。子孫科第。至今未絕。邵郡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罈滿。有鄰人生三子。犯徒。擬官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襄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今子孫且相繼登科第矣。一念之善。遂成世家。厥嗣者宜深省也。

善有眞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爲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業。枉費苦心。招殃愈烈。可懼也。何謂眞假。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峯和尚。問云。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說無稽矣。中峯云。凡情未滌。

正服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儀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衆云善惡何至相反中峯令試言其狀一生謂罵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一生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衆人歷言其狀中峯皆不謂然因請問中峯告之曰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惡有益于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于己則禮人敬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眞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眞襲跡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眞有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爲善而取之其次則取有守廉潔者至於言高而行不逮者則以爲惡而棄之人情大抵然也然自聖人觀之則狂者行不掩言最所深取其次則狷者有所不爲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稱之而必以爲德之賊矣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一私楓胸黑白倒置推此一端則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世人之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默默檢點純是濟世之心則爲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卽爲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則爲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則爲曲皆當細辨何謂陰陽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他賜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受金于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于諸侯矣子路拯人于溺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今魯國多拯人于溺矣自俗眼觀之子貢之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永久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實非也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言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于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于有過之地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値歲荒民窮白晝搶粟于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而困辱之衆始定不然幾亂矣然此公之心本衛家財非以行善也而一方之民獲安其惠溥矣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人皆知之矣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此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此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貫盈譬如貯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施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二文錢汝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眞非老僧親懺不足以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也

鍼雖授丹于呂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巖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巖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爲也曰修僊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俱滿矣此又一說也又爲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于善則終身勤勵止于半善而已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淸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德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雖施黃金萬鎰福不滿也此又一說也何謂大小明明德于天下爲大明明德于一身爲小昔衞仲達爲館職被攝至冥司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善錄僅如箸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箸者反重仲達因問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嘗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官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小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處克將去夫子告樊遲爲仁亦曰先難如前所紀舒翁捨二年之束脩與張翁捨十年所積之錢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如靳翁不以鄰女爲妾此所謂難忍處能忍也故天之降福亦厚凡有財有勢者其作福皆易易而不爲是爲自棄貧賤作福皆難難而能爲斯可貴耳隨緣濟衆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略有十竊謂積德之事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皆爭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于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而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夫以舜之濬明豈不能出一言教衆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末世勿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二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己而從之且爲艷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身起念全是爲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何謂愛敬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孟子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曰仁曰禮仁禮又是何物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謂常存愛人敬人之心耳人有親疎有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愛當敬者盡愛敬衆人卽是愛敬聖賢猶物無遺而能通衆人之志卽是能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是卽爲聖賢而安之也況古之聖賢因人物而起慈悲因慈悲而成正覺大學云明明德于天下舍天下則吾亦無明明德處矣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則瓦礫追琢則圭璋故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成就之或爲之獎借或爲之維持或爲之白其誣而分其謗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非其類鄉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故見一善事爭非而共毀之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惟仁人長者能匡直而輔翼之在一鄉可以回一鄉之元氣在一國可以培

一國之命脈。其功德最大。何謂勸人爲善。生爲人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最易沒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拔之淸涼。爲惠最溥。韓愈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症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失言失人。當反吾智。何謂拯人危急。患難顚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痌瘝之在躬。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濟其顚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哉。何謂興建大利。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興建。或開渠導水。或築隄防患。或修橋路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饑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爲先。所謂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六根。外捨六塵。一切緣會。一切功德。無不捨者。苟未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重。吾從而捨之。內以破吾之慳。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勉強。終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情。祛除執吝。何謂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財成民物。何以脫塵解縛。何以經世出世。故凡見聖賢顏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于舉揚正法。上報佛恩。尤宜勉勵。何謂敬重尊上。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侍。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謂君不見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切須愼之。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孟子謂君子遠庖廚。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爲我而殺者不食。夫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聞殺見殺。與自養而殺者。苟有仁心。必不忍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增進。慈心愈長。防範愈周。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繭。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至于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厚也。善行無窮。不能殫述。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前輩有十大方便之說。與此不同。更宜參考而行之。

聚精第三

經云。腎爲藏精之府。又云五臟各有藏精。並無停泊于其所。蓋人未交感。精涵于血中。未有形狀。交感之後。慾火動極。而周身流行之血。至命門而變爲精以泄焉。故以人所泄之精。貯于器。拌少鹽酒。露一宿。則復爲血矣。左爲腎。屬水。右爲命門。屬火。一水一火。一龜一蛇。互相橐籥。膀胱爲左腎之腑。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中而出。夾脊而上貫於腦。上焦在膻中。內應心。中焦在中脘。內應脾。下焦在臍下。即腎間動氣。人身之血。散于三焦。晝夜流行。各有常度。百骸之內。一毛之尖。無弗貫徹。及慾事既作。命門火動。翕攝三焦一身之血。至命門化爲精。而輸將以去。人之血盛。則周身流溢。生子畢肖其父。血微則形骸有不貫之處。生子不能相肖。血枯則不能育矣。

元精在體。猶木之有脂。神倚之。如魚得水。氣依之。如霧覆淵。方爲嬰孩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也。純純全全。合于大方。溟溟淸淸。合于無倫。十六而眞精滿。五藏充實。始能生子。然自此精既泄之後。則眞體已虧。元形已鑿。惟藉飮食滋生精血。不知持滿。不能保嗇。所生有限。所耗無窮。未至中年。五衰盡見。百脈俱枯。雖施泄而不能成胎。雖結胎而不能壽考矣。是以祈嗣者。務實其精。遠則經年獨宿。近則數月一行。庶幾乎其可也。

聚精之道。一曰寡慾。二曰節勞。三曰息怒。四曰戒酒。五曰愼味。今之談養身者。多言採陰補陽。久戰不泄。此爲大謬。腎爲精之府。凡男女交接。必擾其腎。腎動則精血隨之而流。外雖不泄。精已離宮。未能堅忍者。亦必有眞精數點。隨陽之痿而溢出。此其驗也。如火之有煙焰。豈有復反于薪者哉。是故貴寡慾。精成于血。不獨房室之交。損吾之精。凡日用損血之事。皆當深戒。如目勞于視。則血以視耗。耳勞于聽。則血以聽耗。心勞于思。則血以思耗。吾隨事而節之。則血得其養。而與日俱積矣。是故貴節勞。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于心。心君火也。怒則傷肝而相火動。動則疏泄者用事。而閉藏不得其職。雖不交合。亦暗流而潛耗矣。是故當息怒。人身之血。各歸其舍則常凝。酒能動血。人飮酒則面赤。手足俱紅。是擾其血而奔馳之也。血氣既衰之人。數月無房事。精始厚而可用。然使一夜大醉。精隨薄矣。是故宜戒酒。內經云。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然醲郁之味。不能生精。惟恬澹之味。乃能補精耳。蓋萬物皆有眞味。調和勝而眞味衰矣。不論腥素。淡煮之得法。自有一段沖和恬澹之氣。益人腸胃。洪範論味。而曰稼穡作甘。世間之物。惟五穀得味之正。但能淡食穀味。最能養精。又凡煮粥飯而中有厚汁滾作一團者。此米之精液所聚也。食之最能生精。試之有效。

鍊精有訣。全在腎家下手。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眞精未洩。乾體未破。則外腎陽氣至子時而興。人身之氣。與天地之氣兩相吻合。精洩體破。而吾身陽生之候漸晚。有丑而生者。次則寅而生者。又次則卯而生者。有終不生者。始與天地不相應矣。鍊之之訣。須半夜子時。即披衣起坐。兩手搓極熱。以一手將外腎兜住。以一手掩臍。而凝神于內腎。久久習之。而精旺矣。

養氣第四

徒精不能育也。必有一段元氣亭毒于精物之先。而後成胎。人不得是氣不生。物不得是氣不育。道家所謂先天祖氣是也。又有後天之氣。乃呼吸往來。運行充滿于身者。此氣不厚。則精不凝。此氣不充。則精不射。此氣不聚。則精不暖。皆不能成胎。後天之氣。與先天之氣。同出而異名。先天絪絪縕縕。生于無形。而後天則有形而可見。先天恍恍惚惚。藏于無象。而後天則有象而可求。其實一物而已。故養氣之學。不可不講。孟子蹶動心之說。所宜細玩。養氣者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恭。坐欲端而直。聲欲低而和。種種施爲。須端詳閒泰。當於動中習存。應中習定。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氣中。行之久久。自有聖賢前輩氣象。舉扇便有風。爲滿天地間皆是氣也。孟子曰。塞乎天地之間。誠然誠然。故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氣以養人之形。而人不知。水以養魚之形。而魚不覺。養氣者須從調息起手。禪家謂息有四種。凡鼻息往來有聲者。此風也。非息也。守風則散。雖無聲而鼻中澀滯。此喘也。非息也。守喘則結。不聲不滯而往來有迹者。此

氣也。非息也。守氣則勞。所謂息者。乃不出不入之義。朱子調息銘云。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吸。如百蟲蟄。春魚得氣而動。其動極微。寒蟲含氣而蟄。其蟄無朕。調息者須似之。綿綿密密。幽幽微微。呼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出。吸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入。調之不廢。眞氣從生。此物之老嫩浮沈。火候之文武進退。皆於眞氣中求之。噏呼。盡矣。

人身之氣。各有部分。身中有行氣橫起氣諸節氣百脈氣筋氣力氣骨間氣膝氣脊氣上氣下氣。如此諸氣。位各有定。不可相亂。亂則賊。大則顚狂癡絕。小則虛實相陵。虛則痒。實則痛。疾病之生。皆由於此。昔韓飛霞遇異人於黃鶴樓。授以一藥。通治萬病。投之立效。以香附子爲君。佐以黃連而已。蓋人氣失其平則爲疾。故用香附理氣。其時火運。故以黃連佐之。此非深達造化者哉。養身者。毋令身中之氣有所違。靜如行久欲坐。此從動入止也。將就坐時。先徐行數步。稍申其氣。漸放身體。止氣稍來。動氣漸去。從此而坐。則粗不悖細矣。如坐久欲行。此從止出動也。必稍動其身。或申手足。如按摩狀。然後徐行。不然。細氣在身。與粗氣相悖矣。其餘種種。依此推之。

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漱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秋食淪漢者。日沒後赤黃氣也。冬食流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三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勤而行之。可以辟穀。余試之良驗。

人在胎中。不以口鼻呼吸。惟臍帶繫于母之任脈。任脈通于肺。肺通于鼻。故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其氣皆于臍上往來。天台謂識神托生之始。與精血合根在于臍。是以人生時。惟臍相連。初學調息。須想其氣出

從臍出。入從臍滅。調得極細。然後不用口鼻。但以臍呼吸。如在胞胎中。故曰胎息。初閉氣一口。以臍呼吸。數之至八十一。或一百二十。乃以口吐氣出之。當令極細。以鴻毛著于口鼻之上。吐氣而鴻毛不動爲度。漸習漸增。數之久可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葛仙翁每盛暑。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以其能閉氣胎息耳。但知閉氣。不知胎息無益也。

人之氣。吹之則涼。呵之則溫。溫涼變于吹呵之間。是故夏可使冷也。冬可使熱也。行氣者可以入瘟疫。可以禁蛇虎。可以居水中。可以行水上。可以噓水。使之逆流千里。氣之變化無窮。若生子之術。特其細細者耳。但愛嗇握固。閉氣吞液。令氣化爲血。血化爲精足矣。

氣。欲柔不欲強。欲順不欲逆。欲定不欲亂。欲聚不欲散。故道家最忌嗔。嗔心一發。則氣強而不柔。逆而不順。亂而不定。散而不聚矣。若強閉之。則令人發咳。故道者須如光風霽月。景星慶雲。無一毫乖戾之氣。而後可行功。又食生冷肥鮮之物。亦令人氣強難閉。食非時。動氣之物。亦令人氣逆。又多思氣亂。多言氣散。皆當深戒。

存神第五

聚精在於養氣。養氣在於存神。神之於氣。猶母之於子也。故神凝則氣聚。神散則氣消。若寶惜精氣。而不知存神。是茹其華而忘其根矣。然神豈有形象可求哉。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乃不可致思無所言說者也。如作文不可廢思。而文之奇妙者。往往得于不思之境。神所啓也。符籙家。每舉筆第一點。要在念

頭未起之先。謂之混沌開基。神所運也。成人以有心者常淺。而無心所感者常深。神所中也。是故老人之心不靈。而赤子之心常靈。惺時之謀不靈。而寐時之夢常靈。皆神所爲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此神之眞境也。聖人不思不勉。此神之實事也。不到此際。總不能移易天命。識者慎之。

道宗觀妙觀竅。總是聚念之方。非存神之道。然攀緣既熟。念慮難忘。只得從此用功。漸入佳境。有存泥丸一竅者。謂神居最上。頂貫百脈。存之可以出有入無。神遊八極。而失則使人善眩暈。有存眉間一竅者。謂無位眞人在面門出入。存之可以收攝聞光。失則使人火浮而面赤。有存上腭者。謂齒縫玄珠。三關齊透。存之可以通貫黜擂。任督飛渡。而失則使人精不歸源。有存心中正穴者。謂百骸萬竅。總通于心。存之可以養神攝念。鬚髮常玄。而失則使人局而不暢。有存心下寸許皮肉際者。謂衛氣起于上焦。行于脈外。生身所奉。莫貴于此。存之可以倏忽圓運。祛病去垢。而失則使人衛勝榮弱。或生痞癖。有存心下臍上者。謂脾宮正位。四象相從。存之可以實中通理。而失則使人善食而易饑。有存臍內者。謂命蒂所系。呼吸所通。存之可以養育元神。厚腸開竅。而失則使人氣沉滯。有存下丹田者。謂氣歸元海。藥在坤鄉。存之可以鼓動元陽。回精入腦。而失則使人陽易興而妄洩。有存外腎一竅。以日觀陽事者。謂心腎相交。其機在目。存之取坎填離。而失則使人精液妄行。大都隨守一竅。皆可收心。苟失其宜。必有禍患。惟守而無守。不取不離。斯無弊耳。老子曰。綿綿若存。謂之曰存。則常在矣。謂之曰若。則非存矣。故道家宗旨。以空洞無涯爲元竅。以知而不守爲法則。以一念不起爲功夫。檢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

禪門止觀。乃存神要訣。一曰繫緣守境止。如上繫心一處是也。二曰制心止。不復繫心一處。但覺念動。隨而止之。所謂不怕念起。惟怕覺遲者也。三曰體眞止。俗緣萬殊。眞心不動。一切順逆等境。心不妄緣。蓋體眞而住也。觀法多門。華嚴經事法界觀。謂常觀一切染淨諸法。皆如夢幻。此能觀知。亦如夢幻。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執諸法爲實有。致使起惑造業。循環六道。若常想一切名利怨親。三界六道。全體不實。皆如夢幻。則欲惡自然淡泊。悲智自然增明。亦名諸法如夢幻觀。又理法界觀。於中復有三門。一者常觀徧法界。惟是一味清淨眞如。本無差別事相。此能觀智。亦是一味清淨眞如。二者若念起時。但起覺心。即此覺心。便名爲觀。此雖覺心。本無起覺之相。三者擬心即差。動念便乖。但棲心無寄。理自玄會。亦名眞如絕相觀。又事理無礙觀。謂常觀一切染淨事法。緣生無性。全是眞理。眞理全是染淨事法。如觀。波全是濕。濕全是波。故起信論云。雖念諸法。自性不生。而復即念。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等報。不失不壞。雖念因緣善惡業。而即念性不可得。天台有假空中三觀。大率類此。或單修一觀。或漸次全修。或一時齊修。皆可入道。

交感之際。有意種子。兢兢業業。必難結胎。偶爾爲之。不識不知。則胎成矣。此可想神交之義。

和室第六

生子之基。全在室人。世之求嗣者。但知廣室。而不知和室也。廣而不和。則相妒相嫉。育必難矣。古云婦人和樂。而後有子。又云天地和而後萬物育。夫婦和而後子嗣昌。世之求嗣者。當使閨門之內。藹如琴瑟。而後可廣育也。其道全在正己之躬。日常行事。毋喻隱顯。務使純出乎正。以服彼之心。然又不可嚴毅而使

長也。有疑則相問。有疾則相顧。有未到則和體。使情意融洽。而無間然。又不可使恩勝而相褻也。必以禮維之。昔匡衡說關雎之詩。以為情欲之感。不介乎容儀。燕佚之私。不形于動靜。最可為處閨閫之式。然又不可自是而非彼也。必寄以交友之義。己有過。使規之。規而是也。謝而改之。規而非也。亦謝其意而曉告之。朋友爾。士士無定位。而寄王于四時。朋友亦無定人。而寄之四倫之內。故父子而寄以朋友之義。則父誨子諄。懽然一心。兄弟而寄以朋友之義。則兄教弟規。相成必遠。夫婦而寄以朋友之義。則衽席之間。可以修省。一唱一和。其樂無涯。豈獨可以生子哉。終身之業。萬化之源。將基之矣。

詩云。窈窕淑女。窈窕者幽閒貞靜之意。詩序以螽斯麟趾為關雎之應。惟其不妬耳。故擇婦者不必求美色。但當求其有賢淑之性。幽閒貞靜。自是婦人之德。有賢婦而和室易矣。然入宮而妬。婦人之常。為夫者平時先宜曉諭以宗祀之大。無後之罪。倘有妾婢。亦宜使之知尊卑之分。上下之宜。一家委順。彼此相安。而生子之道。思過半矣。

知時第七

天地生物。必有絪縕之時。萬物化生。必有樂育之時。如貓犬至微。將受妊也。其雌必狂呼而奔跳。以絪縕樂育之氣觸之。而不能自止耳。此天然之節候。生化之真機也。世人種子。有云三十時辰兩日半。二十八九君須算。此特言其大槩耳。非的論也。丹經云。一月止有一日。一日止有一時。凡婦人一月經行一度。必有一日絪縕之候。於一時辰間。氣蒸而熱。昏而悶。有欲交接不可忍之狀。此的候也。於此時逆而取之則成丹。順而施之則成胎矣。其曰三日月出庚。又曰溫溫鉛鼎。光透簾幃。皆言其景象也。當其慾情濃動之時。子宮內有如蓮華蕊者。不拘經淨幾日。自然挺出陰中。如蓮蕊初開。內人洗下體。以手探之自知也。但含羞不肯言耳。男子預密告之。令其自言。一舉即中矣。

成胎第八

巢氏論婦人妊娠。一月名胎胚。足厥陰脈養之。二月名始膏。足少陽脈養之。三月名始胎。手心脈養之。四月始受水精以行血脈。手少陽脈養之。五月始受火精以成其氣。足太陰養之。六月始受金精以成其筋。足陽明脈養之。七月始受木精以成其骨。手太陽脈養之。八月始受土精以成膚革。手陽明脈養之。九月始受石精以成毛髮。足少陰脈養之。十月臟腑關節人神俱備。此其大略也。若求其細。則受胎在腹。七日一變。展轉相成。各有生相。大集經備矣。今婦人墮胎。在三月五月七月者多。在二四六月者少。臟陰而腑陽。三月屬心。五月屬脾。七月屬肺。皆在五臟之脈。陰常易虧。故多墮耳。如昔曾三月墮胎。則心脈受傷。須先調心。不然至三月復墮。昔曾五月墮胎。則脾脈受傷。後至五月復墮。宜先治脾。惟有一月之內墮胎。則人皆不知有胎。但知不受妊。不知其受而墮也。一月屬肝。怒則墮。多洗下體。則竅開亦墮。一次既墮。則肝脈受傷。他次亦墮。今之無子者。大半是一月墮胎。非盡不受妊也。故凡初交之後。最宜將息。勿復交接以擾其子宮。勿令怒。勿令勞。勿令舉重。勿令洗浴。而又多服養肝平氣之藥。胎可固矣。

程鳴謙云。褚澄氏言男女交合。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而男形成。陽精先入。陰血後參。而女形成。信斯言也。

人有精先洩而生男。精後洩而生女者。獨何歟。東垣曰。經水斷後一二日。血海始淨。感者成男。四五日血脈已生。感者成女。至于六七日後。則雖交感。亦不成胎。信斯言也。人有經始斷交合生女。經久斷交合生男者。亦有四五日以前交合無孕。八九日以後交合有孕者。獨何歟。愈子木撰廣嗣要語。著方立圖。謂實陽能入虛陰。實陰不能受陽。即東垣之故見也。又謂微陽不能射陰。弱陰不能攝陽。信斯言也。世有尫羸之夫。怯弱之婦。屢屢受胎。雖欲止之而不能止者。亦有血氣方剛。精力過人。顧乃艱于育嗣。而莫之救者。獨何歟。朱丹溪論治。專以婦人經水為主。然富貴之家。侍妾已多。其中寧無月水當期者乎。有已經前夫頻頻生育。而娶此以圖其易者。顧亦不能得胎。更還與他人。輒盼生男矣。豈不能受孕於此。而能受孕於彼乎。愚以為父母之生子。如天地之生物。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夫知地之生物。不過順承乎天。則知母之生子。亦不過順承乎父而已。知母之順承乎父。則種子者果以婦人為主乎。以男子為主乎。然所謂主于男子者。不拘老少。不拘強弱。不拘康寧病患。不拘精易洩難洩。只以交感之時。百脈齊到為善耳。交感而百脈齊到。雖老雖弱。雖病患。雖易洩。亦可以成胎。交感而百脈參差。雖少雖強。雖康寧。雖難洩。亦難以成胎矣。婦人所構之血。固由于百脈合聚。較之男子之精。不能無輕重之分也。孔子贊乾元資始。曰大。贊坤元資生。曰至。得無意乎。若男女之辨。又不以精血先後為拘。不以經盡幾日為拘。不以夜半前後交感為拘。不以父強母弱為拘。只以精血各由百脈之齊到者。別勝負耳。是故精之百脈齊到。有以勝乎血。則成男矣。血之百脈齊到。有以勝乎精。則成女矣。至有既孕而小產者。有產而不育。有育而不壽者。有壽而黃耇無疆者。則亦精血之堅脆。分為修短耳。世人不察其精血之堅脆。已定于稟受之初。乃以小產專責之母。以不育專付之兒。以壽夭專委之數。不亦繆乎。

治病第九

世之艱嗣者。專謂病在婦人。是舍本而求末。間有兼治男子者。亦未得其肯綮也。男子或年老陽衰。或有疾。或精不射。或精少精寒精清。皆不能成孕。世多用溫熱燥烈之藥。一時雖效。真氣受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矣。凡病此者。皆不須服藥。只照前聚精養氣存神之訣用功。定有奇效。如少年御女。其未交也。情濃意渴。其交而洩也。通身和暢。所謂百脈齊到而成胎者也。年老陽衰。其始也勉強成慵。其洩也漠然無味。何以成胎。此皆反身而可驗者。惟寡慾久。而涵養功深。然後元陽可回。真氣可復耳。縱欲服藥。亦必擇其對症者。宜溫宜涼。隨變用之。若執一方而治萬病。非予之所知也。故不立方。

婦人之病最多。方亦難執。今取經論格言。具列之以俟決擇。○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天謂天真之氣。癸謂壬癸之水。故云天癸也。然衝為血海。任主胞胎。二脈流通。經血漸盈。應時而下。常以三旬一見。以像月盈則虧也。若遇經行。最宜謹慎。否則與產後症相類。若被驚怒勞役。則血氣錯亂。經脈不行。多致勞瘵等疾。若逆于頭面肢體之間。則重痛不寧。若怒氣傷肝。則頭暈脇痛嘔血。而瘰癧癰瘍。若經血內滲。則竅穴淋瀝無已。凡此六淫外侵。而變症百出。犯時微若秋毫。成患重如山岳。可不畏哉。（月經論）○褚澄云。飲食五味。養骨髓肌肉毛髮。男子為陽。陽中必有陰。

陰中之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中之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皆飮食五味之實秀也.方其升也.智慮開明.齒牙始更.髮黃者黑.筋弱者强.暨其溢也.流充身體手足耳目之餘.雖針芥之歷.無有不下.凡子形肖父母者.以其精血嘗行于父母之身.無所不歷也.是以父一肢廢.則子一肢不肖其父.母一目虧.則子一目不肖其母.然雌鳥牝獸.無天癸而成胎.何也.鳥獸精血.往來尾間也.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澁而爲淋.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潰而入骨.或變而爲腫.後雖合而難子.合多則瀝枯虛人.產衆則血枯殺人.觀其精血.思過半矣.（論血枯）○產寶論云.治病先論其所主.男子調其氣.女子調其血.氣血者人之神也.然婦人以血爲基本.苟能謹于調護.則血氣先行.其神自淸.月水如期.血凝成胎.若脾胃虛弱.不能飮食.勞□不足.月經不行.肌膚黃燥.面無光澤.寒熱腹痛.難于子息.或帶下崩漏.血不流行.則成癥症.（論調血）○王子亨論云.經者常候也.謂候其一身之陰陽愆伏.知其安危.故每月一至.太過不及.皆爲不調.陽太過則先期而至.陰不及則後時而來.其有年多年少.斷絕不行.崩漏不止.皆由陰陽衰盛所致.（論陰陽）○初虞世云.女子十四天癸.任脈通.月事以時下.於是有子.天癸者物之自然.月者以月至.經者有常也.其來過與不及.皆謂之病.若榮血虧損.不能滋養百骸.則髮落面黃.羸瘦燥熱.燥氣盛則金受邪.金受邪則爲咳爲嗽.爲肺癰爲肺痿矣.但助胃壯氣.則榮血生而經自行.須愼飮食.調七情.保神氣.庶可□□.若暴怒氣逆.經閉不行.當用行氣破血之劑.（論榮血）○陳自明云.婦人月水不調.由風邪乘虛.客于胞中.而傷衝任之脈.損手太陽少陰之經.蓋衝任之脈.皆□□胞中.爲經絡之海.與手太陽小腸手少陰心經爲表裏.上爲乳汁.下爲月水.乃經絡之餘.苟能調攝得宜.則經應以時矣.（論月水不調）○又云.婦人論月水不通.或因醉飽入房.或因勞役過度.或因吐血失血.傷損肝脾.但滋其化源.其經自通.若小便不利.苦頭眩痛.腰背作痛.足寒時痛.久而血結於內.變爲癥瘕.若血水相併.脾胃虛弱.壅滯不通.變爲水腫.若脾氣衰弱.不能制水.水漬肌肉.變爲腫滿.當益其津液.大補脾胃.方可保生.（論月水不通）○又云.衝任之脈.起于胞內.爲經脈之海.手太陽小腸手少陰心二經爲表裏.女子十四而天癸至.腎氣全盛.衝任流通.經血既行.應時而下.否則不通也.（論室女月水不通）○寇宗奭云.人之生以氣血爲本.人之病未有不先傷其氣血者.若室女童男.積想在心.思慮過度.多致勞損.男子則神色消散.女子則月水先閉.蓋憂愁思慮則傷心.而血逆.神色先散.月水先閉.且心病則不能養脾.脾虛則金虧.故發嗽.腎水絕.則木氣不榮.而四肢乾痿.故多怒.鬢髮焦.筋骨痿.若五臟傳徧則死.自能改易心志.用藥扶持.庶可保生.切不可用萬寅蟲等涼血行血.宜用柏子仁丸澤蘭湯益陰血.制虛火.（論室女經閉）○腹中論云.有病胸脅支滿.妨于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淸液.四肢淸.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曰血枯.此年少時.因大怒脫血.或醉而入房.虧損腎肝.蓋肝臟血.受天一之氣.以爲滋榮.其經上貫膈布脅肋.若脫血失精.肝氣已傷.肝血枯澀不榮.而胸脅滿.妨于食.則肝病傳脾.而聞腥臊臭.出淸液.若以肝病而肺乘之.則唾

血.四肢淸.目眩.時時前後血出.皆肝病血傷之症也.（論血行）○良方云.婦人月水不利者.由勞傷氣血.體虛而風冷客于胞內.傷于衝任之脈故也.若寸脈弦.關脈沉.是肝病也.兼主腹痛.孔竅生瘡.尺脈滑.血氣實.經絡不利.或尺脈絕不至.兼主小腹引腰痛.氣攻胸膈也.（論月水不利）○又云.婦人經水腹痛.由風冷客于胞絡衝任.或傷手太陽少陰經.用溫經湯桂枝桃仁湯.若憂思氣鬱.而血滯.用桂枝桃仁湯.地黃通經丸.若血結而成塊.用萬病丸.（論腹上癥）○又云.月水不斷.淋瀝腹痛.或因勞損氣血而傷衝任.或因經行而合陰陽.以致外邪客于胞內.滯于血海故也.但調養元氣.而病邪自愈.若攻其邪.則元氣反傷矣.（論月水不斷）○又云婦人衝任二脈.爲經脈之海.外循經絡.內榮臟腑.若陰陽和平.經下依時.若勞傷不能約制.則忽然暴下.甚則昏悶.若寸脈微遲.爲寒在上焦.則吐血衄血.尺脈微遲.爲寒在下焦.則崩血便血.大抵數小爲順.洪大爲逆.大法當調脾胃爲主.（論血崩）○又云.婦人帶下.其名有五.因經行產後.風邪入胞門.傳于臟腑而致之.若傷足厥陰肝經.色如靑泥.傷手少陰心經.色如紅津.傷手太陰肺經.形如白涕.傷足太陰脾經.黃如爛瓜.傷足少陰腎經.黑如衃血.人有帶脈.橫于腰間.如束帶之狀.病生于此.故名爲帶.（論帶下）博濟方云.夫人將攝順理.則氣血調和.六淫不能爲害.若勞傷血氣.則風冷乘之.脾胃一傷.飮食漸少.榮衛日衰.肌膚黃燥.面無光澤.若入大腸.則下利.若入關元.則絕嗣.故婦人病有三十六種.皆由衝任勞損而致.蓋衝任之脈.爲十二經之會海.其病皆見于少陰太陽之經.當於此候之.（論風冷入關元）○按婦人之病雖多.然其無子之症.大略盡於是矣.宜各按其症而治之.倘有明理善用功者.亦當數之存神養氣.爲效更疾.

祈禱第十

改過積善.祈禱之本也.旣盡其本.兼修其文.無不應矣.古有禱尼丘山而生孔子.近有禱泰山而生倪岳者.其事至悉.班班可考.若之何廢之.江南多供張仙而得子者.非張仙之力也.此心旣誠.則感無不應耳.山川之英.鬼神之靈.凡可祈求.皆當致力.姑以祈禱之至靈.與鄙人所奉事而有驗者.列之于後.

白衣觀音經呪.

稽首大悲婆盧羯帝.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振海潮音.應人間世.隨有希求.必獲如意.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阿彌陀佛.

南無寶月智嚴光音自在王佛.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白衣觀世音菩薩.　前印後印降魔印心.

印身印陀羅尼.我今持誦神呪.惟願慈悲降臨護念.（以上二偈三句）即說眞言曰.

南無喝囉怛那（二合）哆囉（二合）夜耶.南無阿唎耶婆盧羯帝爍鉢（二合）囉耶.菩提薩埵婆（二合）耶.摩訶薩埵婆（二合）耶.

摩訶迦嚕尼迦耶.怛你也他（二合）唵.多唎多唎.咄哆唎.咄咄多唎.咄唎娑婆（二合）訶.

按此呪原出大藏.名隨心陀羅尼.受持者.一切所禱.悉令滿足.今祖師提出.專爲人求男女.亦方便法

門也。自稽首大悲。至卽說眞言曰一段。皆後人新增。原本有像法壇法印法。人皆不知。謹述其略。以便祈求。

像法。以白檀香木刻作其像。身高五寸。或二寸半亦得。是天女形。面有三眼。頭戴天冠。身著色衣瓔珞莊嚴。以兩手捧如意珠。造此像已。安木函內。錦囊盛。繫于左臂。設壇時。卽安壇內。

壇法。壇方三尺。中城方二尺。內城方一尺。皆須先掘去穢土。卽以淨土作之。香汁作泥。令平淨揩以粉米種種雜色和。以蓮華承觀音像。最內院壇上四角。安四天王座。須方畫壇上。

印法。

凡四十八印。各有所用。今只錄其要者

總攝身印。

以二手中指無名指小指。各向外相叉。合掌右壓左頭指捧著掌背。二大指並豎面著。

此印能攝諸印。故獨列之。

受持法。

凡欲受持此陀羅尼者。應當洗浴清淨。著新淨衣。并受律儀。不能具受。或隨意受三戒四戒。除貪吝。去嗔慾。發大慈大悲之心。利益衆生。然後至壇前禮三寶。或隨俗禮前佛菩薩五句。亦得手持名香。或香爐燒沈檀好香于菩薩像前。一心堅固至意。信向先觀菩薩現前。次想空中幽顯諸神。及天龍八部。一一降臨獲佑。如用意精專。頓覺心力有異。每月誦一千八十遍。不令斷絕。滿二十萬。求男女得男女。求富貴得富貴。求長壽得長壽。皆得成就。功德積集。不被兵火焚漂。一切惡毒不能侵害。若欲坐禪。未入禪定者。當作三昧印。誦前眞言。正坐跏趺。以左手掌承右手背相壓當心前。此卽三昧印也。

若鈍根欲求智慧者。當作求聰明印。誦前眞言。以二大指各捻二無名指甲上。二小指並直豎。捧二中指側頭相接。屈二頭指。各附二中指。側第二文上。指頭相去一寸許。作此印已。正當心前。誦千徧。七日效。

若欲治病。取水或藥或食。咒七遍。令病人服之。

準提咒

每日持誦時。先須金剛正坐。(以右脚壓左脚上。或隨意坐亦得)手結大三昧印。(二手仰掌。展舒。以右手左手上。二大拇指甲相著。安臍輪下。此印能滅一切妄想思惟)澄定身心。方入淨法界三昧。靜想自身頂上有一梵書𠻴字。此字徧有光明。猶如寶珠。或如滿月。想此字已。復以左手結金剛拳印。(以大拇指捻無名指根第一節。餘四指握大拇指拳。此印能除內外障染。成一切功德)右手持數珠。口誦淨法界眞言二十一徧。眞言曰。

唵嚂(嚂字去聲。彈舌呼之)[illegible](此是梵書唵嚂二字)次誦大明六字眞言一百八徧。眞言曰。唵嘛呢鉢訥銘(二合)吽[illegible](二合)

(此是梵書大明眞言)然後結準提印。(以二手無名指並小指相叉于內。二中指直豎相拄。二頭指屈附二中指第二節。二大拇指捻右手無名指中節。右者謂名二頭指來往)當從心上。以準提眞言與一字大輪咒。一處同誦一百八徧。竟于頂上散其手印。眞言曰。

南無颯哆喃三藐三菩馱俱胝喃怛你也他唵折隸主隸準提娑婆訶□部林

[illegible](二合)[illegible](二合)

(此準提咒梵文)

□言此咒能滅十惡五逆。一切罪障。成就一切功德。持此咒者。不問在家出家。飲酒食肉。不揀淨穢。但至心持誦。求男女者便得男女。若求智慧得大智慧。能使短命衆一。增壽無量。所求官位。無不稱遂。若于佛像前。或塔前。或清淨處。以香水泥塗地而作方壇。隨其大小。復以華香幡蓋飲食燈明燭火。隨力所辦而供養之。復咒香水散于四方及上下。以爲結界。既結界已。于壇四角及壇中央。皆各置一香水之瓶。于其壇中面向東方。胡跪誦咒一千八十徧。以一新鏡置壇中正。觀鏡面誦咒一千八百徧。卽以囊盛此鏡。佩帶于身。每日淸晨對鏡持誦。不必復設壇矣。若諸國土水旱不調。疫毒流行。應以酥和胡麻粳米。用手三指。取其一撮。咒之一徧。擲火中燒。或經七日七夜六時。如是相續不絕。一切災疫。無不消滅。

若在路行。誦念此咒。無有盜賊惡獸等怖。

若被繫閉枷鎖禁閉其身。誦此咒者。卽得解脫。

若以酥和穀稻。咒一百八徧。火中燒之。隨心所願。無□不成就。財寶增盈。官祿進爍。

若欲人敬念者。稱彼人名字。一咒一稱。滿一百八徧。卽便敬念。

婆羅館清言

正續

屠隆著

清言敘一

東海屠隆緯眞甫纂

夫掩室摩竭。杜口毘耶。不二法門。從無言入。奈何呶呶。甯公訓勑諄諄。以饒舌見戒。余終不能改。如蕭寥松篁。風來則響。開關林鳥。春至則鳴。誰得而禁之。余于詩文外。纂一書。譚大人之際。命曰鴻苞。積二十卷。吳郡管登之遺書規我。必無遠播通都。姑庋之篋笥。古至人著書。多自道成名。根蒂後。子期未至。何急而輕鼓以求亡羊爲。余受其誡。秘焉。閩居無事。技癢不能抑。則以蒲團銷之。趺出定。意興偶到。輒命墨卿曇花。彩毫紛然。竝作遊戲之語。復有清言。今而始伏。習氣難除。清障難斷。甯公眞神人。早見及此矣。雖然。余之爲清言。能使愁人立喜。熱夫就凉。若披惠風。若飲甘露。即令甯公見之。亦或爲一解頤。昔鳩摩示道命。荼毗而留舌不毀以爲驗。余舌端隱隱現青蓮花一片矣。庚子秋八月書于包氏舊草堂。

清言敘二

夫大道之旨。書不盡言。西方以來。教亦多術。然而譎文害義。則失魚何取忘筌。揮塵晤言。則一日便當千載。故知見斗生悟。絕照由心。顧影與言。精思出要。用以化誘愚俗。何須萬論千經。若夫指點沈淪。只取單詞隻語。此緯眞先生清言所由作也。先生積思玄通。孤情直上。每於松風雲月。禪坐相偶。研思因果。証徹圓明。痛延門作活者。認六賊爲巳身。喚到岸待船者。執善提爲實相。以致欲坑墮落。皆緣心念紛飛。用揭善誘之門。著情遷之訓。擬諸甘露。比于惠風。雖時誦習之者。如榻密透關。塵扇便知脫灑。若中丞大悟。看火幡然撥衣。先生自序云。能使愁人立喜。熱夫就涼。良不虛矣。庭有坊刻。矜慎不侔。于是守排上人。復諸梨棗。上人乘佛理以御心。假斯文爲宗錄。謂變化物由心作。受想宜除。而行爾不在多言。提撕貴約。故有能了清語之意者。將金而棋盤。一時拘碎。而吉祥妙喜。虛室洞明。先生實普度乎來茲。上人豈小補于禪定。可謂克明明德。無忝徽音者矣。嗟夫。淵源淡泊。則釋門不異於禪。宗旨神光。則儒道本通于佛。倘指掌而意喻。則目擊而道存。如其將心覓心。不免內我喪我。幾失清言之意矣。守排名性能。廣陵人。

古鄞後學章載道纂

婆羅館清言卷上

東海屠隆緯眞甫著

子房虎嘯。安期生豹隱於海濱。藥師龍驤。魏先生蠖屈于窟穴。譬豈異才。蹇命不同。

三九大老。紫綬貂冠。得意哉。黃粱公案。二八佳人。翠眉蟬鬢。銷魂也。白骨生涯。

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仙。隨宜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風晨月夕。

客去後。蒲團可以雙跏。烟島雲林。興來時。竹杖何妨獨往。

覆雨翻雲何險也。論人情。只合杜門。嘲風弄月。忽頹然。全天眞。且須對酒。

道上紅塵。江中白浪。饒他南面百城。花開明月。松下涼風。輸我北窗一枕。

淨几明窗。好香苦茗。有時與高衲談禪。荳棚菜圃。暖日和風。無事聽閒人說鬼。

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

甜苦備嘗好丟手。世味渾如嚼蠟。生死事大急回頭。年光疾于跳丸。

無物能牢。何況叢皷皮袋。有形皆壞。不留儒徭虛空。

坐禪而不明心。取骨頭爲工課。馬祖戒于磨甎。談經而不見性。鑽故紙作生涯。達摩所以面壁。草色花香。

游人賞其有趣。桃開梅謝。達士悟其無常。

修淨土者。自淨其心。方寸居然蓮界。學坐禪者。達禪之理。大地盡作蒲團。

立心而認骨肉太親。則人緣難遣。學道而求形神俱在。則我相未融。

傷粘油膩。索纏最是愛河。瞎引盲驢。展轉投于苦海。非大雄氏。誰能拯之。

知事理原有頓漸。則南北之宗門不難。知升墜分于情想。則過現之因果昭然。

若無後來報應。則造物何以謝顏回。除却永劫災殃。則上帝胡獨私曹操。

禿鬢黃面揣骨法。豈有如許公侯。道氣文心標風流。亦是可見措大。

招客留賓。爲懽可喜。未斷塵世之攀緣。澆花種樹。嗜好雖清。亦是道人之魔障。

角弓玉劍。桃花馬上春衫。猶憶少年俠氣。瘦瓢膽瓶。貝葉齋中夜衲。獨存老去禪心。

寶籙祈仙。金臺禮佛。造物尚不得牢籠。褐衣披體。破帽裹頭。君相又安能陶鑄。

臨池獨照。喜看魚子跳波。繞徑閒行。忽見蘭芽出土。亦小有致。時復欣然。

盤飧一菜。永絕腥羶。飯僧宴客。何煩六甲行廚。茆屋三楹。僅蔽風雨。掃地焚香。安用數童縛帚。未見元放

翛然。倘覺右丞多事。

菜甲初肥。美于熱酪。蓴絲既長。潤比羊酥。

楊柳岸。蘆葦汀。池邊須有野鳥。方稱山居。香積飯。水田衣。齋頭穩著比丘。便成幽趣。

竹風一陣。飄颺茶竈疎烟。梅月半彎。掩映書窗殘雪。眞使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

登華子岡。月夜犬聲若豹。遊赤壁磯。秋江鶴影如人。但想前賢。神明開滌。

山河天眼裏。不知山河即是天眼。世界法身中。不知世界即是法身。

如來爲凡夫說空。以凡夫著有。故爲二乘人說有。以二乘人沉空。故著有則入輪轉之途。沉空則礙普度

之路。是故大聖人。銷有以入空。一法不立。從空以出有。萬法森然。

黃虀淡飯。尤宜山澤之臞。曲几匡床。久絕華清之夢。

棺則朽于木。裸則朽于土。土木何勞分別。沉則化于水。焚則化于火。水火安用商量。

紅潤凝脂。花上幾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悶將索釀。甕有新篘。呼童煮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

情興何如。

痴矣狂客。酷好賓朋。賢哉細君。無違夫子。醉人盈座。簪裾半盡酒家。食客滿堂。瓶甕不離米肆。燈燭熒熒。

且耽夜酌。爨烟寂寂。安問晨炊。生來不解攢眉。老去彌堪鼓腹。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白仲奇窮。悍婦同于馮衍。德閨高隱。孤居頗似王維。我固當勝之。

明霞可愛。瞬眼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人能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輕。人能以流水聽絃歌。則

性靈何害。

詩堪適性。笑子美之苦吟。酒可怡情。嫌淵明之酷嗜。若詩而嫉妬爭名。豈云適性。若酒而猖狂罵座。安取

怡情。

鑠金玷玉。從來不乏彼讒人。沉垢索瘢。尤好求多于佳士。止作疾風過耳。何妨微雲點空。

學道歷千魔而莫退。遇辱堅百忍以自持。到底無損毫毛。轉使人稱盛德。當時之神氣不亂。人夜之魂夢亦清。

金吾厚享千鍾。命慳于豆。晉學士御食二器。數定于樞。謁余幼丁貧賤。每藜藿之飯不充。壯忽持齋。想肉食之福已盡。

大臣雅度。嫌王勃之恃才。明主知人。想李白之薄福。

盈庭滿座。斷結緣于貴人。累牘連篇。絕八行于政府。

情塵既盡。心鏡遂明。外影何如內照。幻泡一消。性珠自朗。世瑤原是家珍。

善謔浪。好詼諧。吐語傷于過綺。取快佐歡。亦無大害。揚隱微。談中冓。爲德無乃太涼。積愆消福。吾儕戒之。

人生于五行。亦死于五行。烈壤由來生害。道壞于六賊。亦成于六賊。妙處只在轉關。

雲棲蓮老。佛隴燈公。擬表慈山湖南翳介。有西方美人之思。碧浪朱生。西泠虞氏。湘靈逸客。鏡水隱鱗。有天際真人之想。

聰明而睿潔。上帝尚錄清虛。文采而貪殘。冥官不愛詞賦。

凡夫迷真而逐妄。智慧化爲識神。譬之水湧爲波。不離此水。聖人悟妄而歸真。識神轉爲智慧。譬之波平爲水。常體無波。

權前桐葉。散爲一院清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窗紅日。

一泓濮上。便同莊叟之觀。片石林間。堪下米顛之拜。

天上兩輪。逐電晝夜不休。人間二鼠。嚙藤剎那欲斷。

立雪斷臂。秖緣藝壓當行。壁面攔胸。直是酒逢知己。

嗽飯著衣。生世無補。飾巾待壙。顧影多慚。廑幾哉。白魚蠹簡。食奇字于腹中。黃鳥度枝。遺好音于世上。

比丘鼻臭荷香。來池神見斥。童子乃以香嚴而聞通。元卿日玩宮卉。爲天神所呵。古德有因桃花而悟道。

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是悠然。

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經殘。石磬半沉蕉雨。

水色澄鮮。魚排荇而徑度。林光澹蕩。鳥拂閣以低飛。曲徑烟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門通楊柳漁家。

催租吏只閒家僮知主人之不理生產。收稼奴遙達主母。笑先生之向如外賓。

入闕齋久。何敢然寄興于持螯。五斗甚慳。聊復爾托名于泛蟻。

侶猿猱。友虎豹。不能孫登之穴居。馴鳥雀。畜兔魚。頗似何點之野逸。

高人品格。既有魏井丹潔身。名士風流。亦不至相如慢世。

天討有罪。生來幸免馬驢。世棄不才。歸去敢云霧豹。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願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慮無憂。天壽坐命。贏人只一籌。至要在我。

持論絕無鬼神。見惟形而驚怖。半居力詆仙佛。遇疾病而修齋。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理于廣筵。媚竈乞墦。日挂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爲龍爲蛇。生既謝陽秋于太史。呼牛呼馬。死亦一任彼月旦于時人。

以文章爲游戲。將希劉勰逃禪。看齒髮之衰頹。自信鮑昭才盡。

荊扉纔掩。便逢客過。講門飯粟一盃。輒有人求書蘸。萬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人。

家半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官不遂。尚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峰樹鬱蒨。一舉便是名山。花竹扶疎。半畝何如金谷。

少文五岳興。聊託于臥遊。元亮一園趣。果成于日涉。

月出青松。光映琉璃夜火。風搖翠篠。寒生窣堵秋烟。

虛空不拒諸相。至人豈畏萬緣。是非場裏。出入逍遙。逆順境中。縱橫自在。竹密何妨水過。山高不礙雲飛。

孔孟以經常治世。不欲炫奇怪以駭時。釋老以妙道度人。故每現神通以聳衆。

凡情自縛。則摶沙捨土。一身幾爲葛藤。空觀一成。則對水吹毛。四大等于枯木。

蕭蒸德香。則果未成。而靈根漸長。熬煎欲火。則日未暝。而惡趣現前。

喫菜而生美好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求自高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人若知道。則隨境皆安。人不知道。則觸途成滯。人不知道。則居鬧市生躁雜之心。將蕩無定止。居深山起岑寂之想。或轉憎炎囂。人若知道。則履喧而靈臺寂若。何有遷流。境寂而眞性沖融。不生枯槁。

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未必能調六氣。故姬亡楚帳。霸王未免情哀。疽發彭城。老翁終以憤死。

禽鳴于嘉樹。音聞兩寂。悟圓通耳根。印朗月于澄波。色相俱空。頓清虛眼界。

雨過天晴。會妙用之無碍。鳥來雲去。得自性之眞如。

婆羅館清言卷下

栴檀之形。能出門而迎佛。虎丘之石。解聽法而點頭。故知山河大地。咸見眞如。瓦礫泥沙。並存佛性。

酬應將迎。世人奔其攘行。消磨折挫。造物畏其盛名。

世界極于大千。不知大千之外。更有何物。天宮極于非想。不知非想之上。畢竟何窮。吾嘗于此茫然。安得問之大覺。

衰年嶺表餘生。相傳仙去。鱗爐夜哭還券。垂老無家。每想斯人。潸然欲涕。

雲長香火。千載遍于華夷。坡老姓名。至今口于婦孺。意氣精神。不可消滅如此。

慧遠臨終。檢戒于食蜜。薩眞濟渡。留錢于空舟。古德愼行至此。使人心志凜然。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窗下。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春衣杜陵。急管平樂。眞稱名士之風流。雨中山果。燈下草蟲。想見高人之胸次。

好散阿堵。亦復不能積書。趣在箇中。平生只愛種樹。

醉醪百斛。不如一味太和之湯。良藥千包。不如一服淸涼之散。

積想情堅。思女因而化石。磨磚功久。鐵杵且會成針。今人纔舉修行。便希得證。稍不見效。輒退初心。道其可幾乎。

不是鄴侯著眼。懶殘只一丐者。若非豐干饒舌。寒拾兩箇火頭。

溪邊杖屨送僧。花鬚冒于巾角。石上壺觴坐客。松子落我衣裾。

待月看雲。偶見鶴形之使。焚香掃室。時迎鳥爪之姑。

鳴騶呵殿。歌兒挈傀儡于場中。揭地掀天。童子弄形影于燈下。

張三不是他。李四亦不是他。總認郵亭爲本宅。長卿不是我。緯眞亦不是我。莫把并州作故鄉。風翻貝葉。絕勝北闕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淸宮漏。

一室經行。賢于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淸于五夜朝天。

鳴琴流水。疑魴鯖之來聽。散帙當軒。喜藤竹之交翳。

娟娟月露。下爲蘅而生香。嬝嬝山風。入松篁而成韻。

閑情瀟曠。未解習鍛之機。野性蕭疏。恥作投梭之逢。

負耒而罵庖犧。鑿開渾沌。采薇而薄周武。決裂堤防。

善星臏罰。郝藏不免泥犂。雲光口墜。天花難逃閻老。所以初祖來自迦毗。盡掃文字。舍利往參摩詰。悉杜語言。

太原明哲。幾嗇疑于攫煤。瑯琊故知。竟因讒而投杼。嗚呼知己難識。吾欲挽九原而起鮑叔。取千金以鑄子期。

陳思逸藻。借朱邸于遴須。庾信高才。乃蟠形于地府。身後結局如此。眼前文興索然

觀號千秋。吾越賀老之捨宅。樓高三級。復甄都水之栖眞。物在亦不苦留。期到翛然便去。

周擘繚產。原從卑子而償逋。韓相卜居。乃爲木工而定噉。凡事前定如斯。世人計較可息。

靈運才高。不入白蓮之社。裴休詩好。何關黃檗之宗。故子昂杜甫韻語。騁意氣于秋林。寒山船子吟哦。寫性靈于天籟。寫性靈者。佛祖來印。騁意氣者。道人指呵。

宅無長物。心本宅乎淸虛。門多雜賓。性不近乎狷介。行誼雖無大損。淨業未免有妨。

據床嘈囋。聽豪士之譚鋒。把盞酣然。看酒人之醉態。

大臣赫赫。甫辰墓便已就荒。文士沾沾。問姓名多云不識。名利至此。使人心灰。

夫人有絕技必傳。有至性不朽。靈心巧思。魯般以木匠千秋。報主存孤。李善以傭奴百世。

核人貴實。浮論難憑。從古聖賢不能無謗。試問釋迦于移山之口。叩宣尼于伐木之夫。何與之有。

道人好看花竹。寄託聊以適情。居士偶聽絃歌。不染何妨入道。情曠亦自有致。寂寞無令太枯。

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主張。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

戴髮含齒。生幸托于中華。方袍圓冠。名復緇于下士。田園雖少負郭。妻孥尚免飢寒。榮期之樂已多。老氏之學知足。

若富貴貧窮。由我力取。則造物爲無權。若毀譽嗔喜。隨人脚根。則讒夫愈得志。

世法須從身試。大道不在口譚。暇日清言有味。恐于實際無當。猝然遇境不撓。此是學問得力。袁盎報十世之仇。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師子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遭小債而必償。萌芽各懷根苗。點滴不差毫釐。罪在則福不集。福少則行難圓。此聖賢之所以愼作業也。

口奉清齋。過客時供臠肉。身衣短褐。兒童或曳羅衫。罔知供奉之綺羮。不富于公孫之布被。

冤家恩愛。心常作平等之觀。上帝悲田。眼不見可憎之物。性鮮貪嗔。六時屏作惡趣。心能領略。四季都是良辰。昔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樂死。

青谿白石。倏生濠濮之懷。黑霧黃埃。便起炎囂之念。此是心依境轉。恐于學道無當。必也月隨雲走。月竟不移。岸逐舟行。岸終自若。則幾矣。

醒時思作佳夢。夢去未必如所思。生前念佛修行。死後猶恐忘初念。何也。衆生奔馳情識。一往易昏。學人積累熏修。務求根熟。

隔壁聞釵釧聲。比丘名爲破戒。比丘之心入故也。同室與婦人處。羅什不礙成眞。羅什之心不入故也。因知染淨在心。何關形迹。

方外偶過僧道。倒屣急開竹戶迎來。塵中偶及市朝。掩耳輒敎松風吹去。

樓窺睥睨。牕中隱隱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倚精廬。松下時時清梵。人稱非俗非僧。

華屋朱門。過王侯而掉臂。黃頭歷齒。對兒子而傷心。高人之薄富貴也易。斷恩愛也難。

觀上虞論衡笑中郎。未精玄賞讀臨川世說知晉人果善清言

王重易闌入臥內。馬鈺內子能知。戒剛黎金甲傳。滄太守夫人覷破。

美人傅粉塗香。終淪于糞土。猛士格虎制象。死制于螻蟻。古鏃繡刀。舊日戰爭之地。蝕致灰塵。昔時歌舞之場。英雄漠漠精靈。泰晉茫茫歲月。婆羅居士。釀酒治蔬。無日不延賓客。杜門禁足。經年懶過隣家。白香山云。丘壑有泉石花竹者勝不避。人家有美酒鳴琴者勝不過吾。甚愧其言。

永明禪師云。向不遷境上。虛受輪廻。于無礙法中。自生繫縛。

瞑目跏趺。落花飄而滿几。冥心入定。鼷鼠出而行階。

攜有攜無。卻攜字而亦攜。忘形忘物。並忘字而亦忘。斯能所之雙泯。會靈心于絕代。

楊德祖家惟弱柳。我則雜種名花。殷仲文庭只枯槐。余乃多栽茂樹。不啻過矣。

宰相匡時懶殘。豫占李泌。英雄鼓火。關雨蚤識乖崖。故能翔豹隱。大冶之鼓鑄由天。雌伏雄飛。至人之權柄在我。

跋

緯眞先生嘗以方幽書娑羅館清言數條示余。得未曾有。則又恨不獲盡發其枕中秘也。已薄游南州。從丁右武座右見之。淋漓滿紙。便如坐我清涼界中。頓返無住觀矣。遂次第于緐。歸而勸之薦爽齋中。庚子五月廿日秀州包衡題識

豫章雷瑛、朱謀墡、朱謀㙔校于敷文堂

華亭何三畏就李陸鳴和范明泰重校于郡兵齋

續婆羅館淸言

東海屠　隆緯眞甫纂

飢乃加餐。菜食美於珍味。倦然後臥。草蓐勝似重裀。

流水相忘遊魚。遊魚相忘流水。卽此便是天機。太空不礙浮雲。浮雲不礙太空。何處別有佛性。

皮囊速壞。神識常存。殺萬命以養皮囊。罪孕歸於神識。佛性無邊。經書有限。窮萬卷以求佛性。得不屬於經書。

入市而嘆過路客。紛紛擾擾。總是行尸。反觀而照主人翁。靈靈瑩瑩。無非活佛。

仕宦能登甲第。方免官府差徭。學道未出陰陽。終受閻君約束。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凜於十王考校。

香花幢蓋。顯本性之彌陀。羅刹夜叉。現心中之魔鬼。

性源旣湛。則鐵面銅頭。化爲諸佛。心垢未除。則玉毫金相。亦是群魔。

至人除心不除境。境在而心常寂然。凡人除境不除心。心境去而心猶牽絆。

萬緣皆假。一性惟眞。聖人借假以修眞。愚夫喪眞而逐假。

入道場而隨喜。則修行之念勃興。登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心頓盡。故一念不淸。宜以佛性而淘洗。六根

未淨。可取戒香而薰蒸。

天堂人樂。樂盡則苦趣至。故其成佛也難。閻浮人苦。苦極則悔心生。故其成佛也易。

形同木石。未免委運而銷亡。神同虛空。豈得隨形而隕滅。形有銷亡。故愚蒙止知現在。神無隕滅。故聖智照見多生。

六道輪轉。如江帆日夜乘潮。乘潮未有棲泊。一證菩提。若海艘須臾登岸。登岸豈復漂流。

富室多藏萬寶。夜深猶自持籌。愈積愈吝。窖中時見精光。老夫締得一錢。背臥何能貼席。不散不休。篋裏如聞嗥吼。

名華芳草。春園風日殉饒。紅樹靑霜。秋林景色遒勝。

條風旣颸。細草茁生。嫩柳韶姿。紅藥齊含嬌豔。芳春景。大雅人。淸露晨流。碧梧初放。新篁爽氣。綠陰映入簾幃。首夏時。尤堪賞。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淸眞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萬緣虛幻。總屬心生。六道輪迴。皆由自作。日翳除。則空華隕滅。心障撤。則妄業全消。

今日騎獅坐象。衆生之境界過來。他日帶角披毛。佛祖之眞性自若。譬如小水匯爲巨流。入流原是小水。眞金鑄於猛火。出火還是眞金。

佛祖當作衆生。身經乎多劫。其他諸佛菩薩。誰不來自衆生。闡提亦有佛性。語載於聖經。其他蠢動含靈。誰不具有佛性。若佛祖天然佛祖。修行之法何爲。若衆生則是衆生。向善之途遂絕。

今生根鈍。是前世之行未修。今行苦修。則來世之根當利。勿以無緣而自棄。力辦肯心而不回。今世旣種善因。來生必成勝果。列聖皆累劫修成。大道豈一世便了。

古德云。塵勞中當處著力。生死上不須用心。塵勞不著力。安得行圓。生死若用心。恐爲心障。

非災橫禍。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自有說。若現在隱微無據。恐過去夙行有虧。彼旣不差。我當順受。

成仙作佛。必是善人。至孝眞忠。自然度世。張仲文昌。未始從師授道。關君天帥。不聞得訣何人。故求道勿急務師。積功且須修德。

苦惱世上。意氣須溫。嗜欲場中。肝腸欲冷。

士大夫藏機迅利。何鋒不摧。制行穢汚。無業不作。揚言度世。冥司之勾帖忽來。開口乞哀。幽部之鐵鞭已下。

理超教外。胡僧所以如愚。道越言詮。獦獠何嘗識字。世智紛紛。名利場中伶俐。識神擾擾。生死路上糊塗。亦可哀矣。

死漢鞭撻。不疼覺疼。原非形殼。僵尸爬搔。不癢知癢。自是性靈。人奈何輕性靈而重形殼乎。

形骸非親。何況形骸外之長物。大地亦幻。何況大地內之微塵。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曷其有極。富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沾。貴極人臣。恨九錫之未至。爲子之造物者。不亦難乎。

有待而修。終日且圖安樂。無常若到。問君何以支吾。

來今往古。逝者如斯。貴賤賢愚。誰能免此。三尺紅羅。遞客而弔過客。一堆黃土。死人而哭死人。興言及此。哀哉。當下修行晚矣。

針水不投。亦徒猜乎啞謎。機鋒未到。莫浪用乎盲拳。

參悟久則心花頓開。若蓮華之舒瓣。機緣來則性地忽朗。如日月之放光。

持論絕無鬼神。見捨形而驚怖。平居力詆仙佛。遇疾病而修齋。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理於廣筵。媚竈乞墦。口挂山林於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世人僞我皮毛。譎鑄雖辭陽過。天日下照肝膽。冥冥應免陰誣。三寸枯毫。欲饒未忍。千金敝帚。自覺知慚。論非仲壬。敢希祕帳於中郎。文謝班生。終取覆瓿於傳穀。

人若知道。隨境皆安。道不在人。應緣即礙。故得道者。喧喧而靈臺寂若。何有遷流。地僻而真性沖融。奚生枯槁。不得道者。居闤市則生塵雜之心。將蕩無定止。居空山則起岑寂之想。或轉憶炎囂。

時來則建勳業於天壤。玉食袞衣。是亦丈夫之事。時失則守窮約於山林。藜羹卉服。是亦豪傑之常。故子房封侯。不以富貴而驕商皓。嚴陵垂釣。不以貧賤而慕雲臺。

衣服豈有鬼。乃本人識神之所成。鬼病猶生前。此亦鬼意中之所帶。

病風狂而譫語。多是平日之瘋。夢受鞭而身瘵。可悟地獄之報。

時近惡緣。如皂染衣而衣皂。日修淨行。若香薰室而室香。

度盡衆生。乃如來之本願。衆生難盡。則世界之業因。慈父不以頑子之難教。而忘教子之念。如來不以衆生之難度。而懈度生之心。

世人日與螻蟻相接。螻蟻無知。如來日與衆生周旋。衆生不見。障重故也。

耳耽淫聲。曷聞金石之響。目昏邪色。安見玉毫之光。道民清淨。則大士擁幢旛而現形。開啓靈瑩。則文殊坐獅子而顯相。

童子之口稍淨。或見鬼神。道士之心漸清。能召靈爽。衆生以不見佛。而遂謂無佛。則螻蟻以不見人。而遂謂無人耶。

人常溷擾。則心中之境界何堪。稍爾清事。則眼前之氣象日別。

對境安心。則清淨之體小露。止觀成熟。則真如之理森然。

昏散者凡夫之病根。惺寂者對症之良藥。寂而常惺。寂寂之境不擾。惺而常寂。惺惺之念不馳。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平時只自悠然。遇境未免撓亂。

迹類卑污。有損身以利物。形同邋遢。或混俗以埋光。世人皮相失真。天眼鑒觀不謬。

李青蓮仙才夙稟。白香山道骨天成。

皦皦時名。心源不淨。昭昭談道。密行多虧。何益超昇。祇深淪墜。

疾忙今日。轉盼已是明日。纔到明朝。今日已成陳迹。算閻浮之壽。誰登百年。生呼吸之間。勿作久計。

太乙親人。閣下然藜之火。雲林寄信。架藏倒薤之書。

一念已橫。將死冤家出現。三昧既熟。臨終諸佛來迎。

木削方可造廬。玉琢纔能成器。高明性多疎脫。須學精嚴。狷行常苦拘時。當思圓轉。

三春麗日。催開上苑千花。一夜金風。顛落羅浮萬樹。

童子智少。愈少而愈完。成人智多。愈多而愈散。絕代聰明。盡是鬼家生活。拍天難弄。無非石上精魂。

一日十行。難超生死之路。心持半偈。徑入涅槃之門。道在真修。非關贅美。

春去秋來。徐察陰陽之變。木榮雲起。默觀元化之流。

縱心獨往。內頗解乎天殼。守禮自防。外敢蹤乎世法。

蓽門圭竇。形拘一室之中。氣馬尻輪。神遊八極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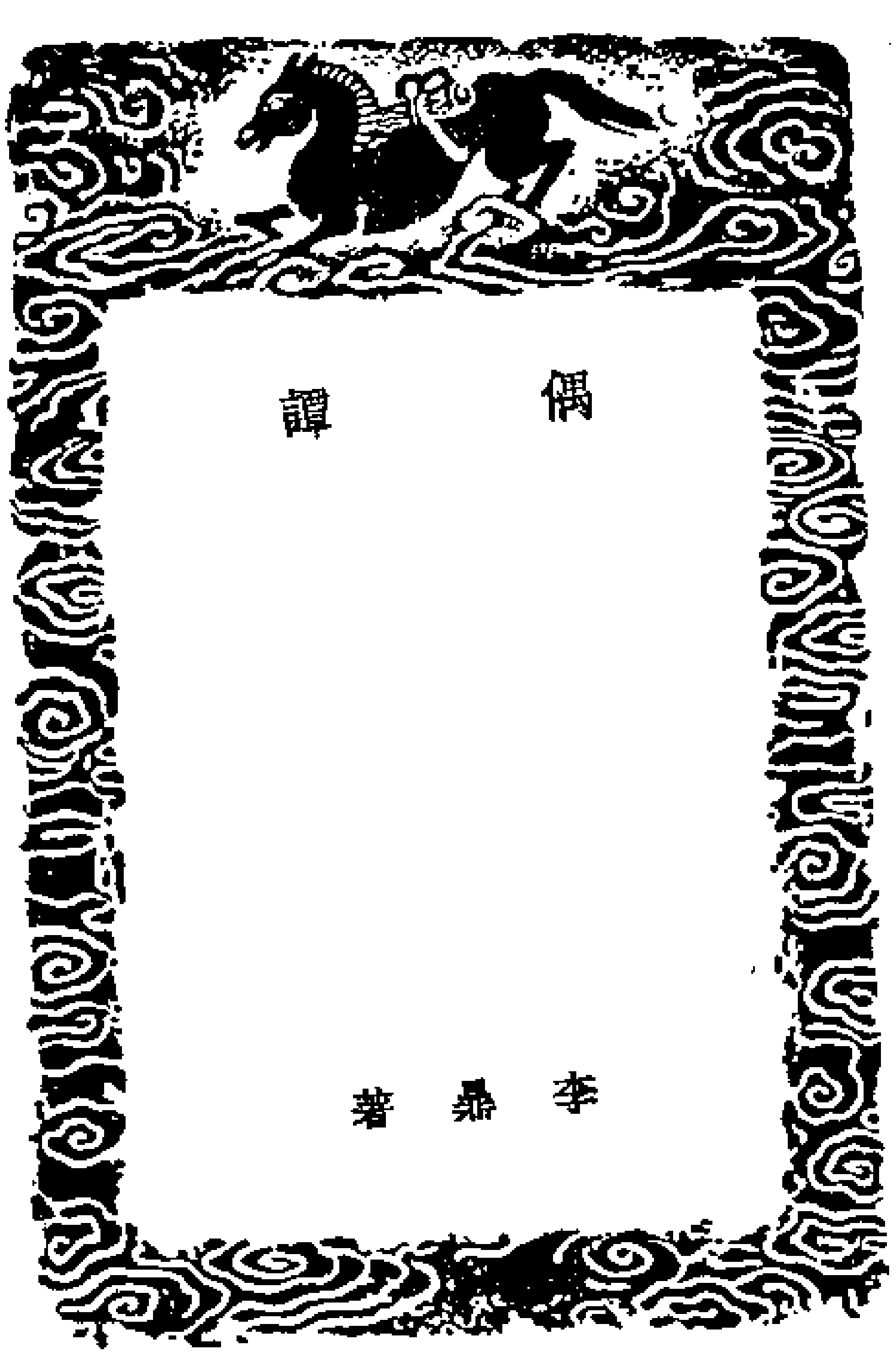
凡夫有己。只隔一膜。何關大聖度生。不論三途接引。法性原周沙界。含靈體屬自身。

衆生本來是佛。因迷自作衆生。轉求向外空馳。得來原是己物。

從身上求佛。則無常幻泡之身。如何作佛。當求之我心。從心上求佛。則今日緣慮不寔之心。亦非汝心。佛性不在是。

逐經綸而生解。則經綸即是障緣。了文字而悟心。則文字便是般若。諸佛所宜。乃是宜其般若。初祖所掃。乃是掃其障緣。

人生命也。命者報也。報者業也。如龍王散雨於諸天。同是諸天而兩寔異。天人日享乎美味。同是天人而味實殊。彼此自有定數。美惡皆由業因。但言命數而不言業報。謬矣。



偶譚

豫章李　鼎長卿著

李生掩關山中。闃然無偶。既戒綺語。絕筆長篇。興到輙成小詩。附以偶然之語。亦云無過二行。蓋習氣難除。聊用自寬耳。如其驢技長鳴。即犯虎谿嚴律。豫章李鼎長卿識。

舍骨肉而決烈一朝。只爲火坑非活計。殉面皮而應酬終日。翻從鬼窟作生涯。閻王遣使來勾。別人替我不得。

外護主人捐善地。何殊叢桂秋風。內修道侶授真詮。奚翅明珠夜月。如其玩時日而稽延。尤恐竟轉輪迴而遽墮落。

萬壑疎風清兩耳。聞世語。急須敲玉磬三聲。九天涼月淨初心。頌真經。勝似撞金鐘百下。

應千二百四十年之佳會。猛着力只在九齡。超萬億兆塵沙劫之業根。急回頭直須一瞬。

大道玄之又玄。人世客而又客。直至忘無可忘。乃是得無所得。

掃地焚香。愧作佛前之弟子。草衣木食。永爲世外之閒人。

斷絃而夢謝雙飛。已脫周妻之累。奉齋而未捐五淨。實餘何肉之愆。欲附慈航。請敦慧劍。

三教大聖人。闡經世出世之真宗。心心相印。一身小天地。會不神而神之妙理。綿綿若存。

發殺機以銷不盡之雄心。還生機以補既漓之元氣。宇宙在手。誰曰不然。

意在筆先。向包羲細參易畫。慧生牙後。恍顏氏冷坐心齋。

身外有身。捉麈尾矢口閒談。真如畫餅。竅中有竅。向蒲團回心究竟。方是力田。

定息不離几席。遠性風疎。潛身獨向蠟爐。逸情雲上。

文生於情。情生于文。問子荊直應捲舌。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起摩詰只合點頭。

操鬼神覷不破之機關。定是機關不立。會聖賢道不出之言句。必然言句都捐。

水流雲在。想子美千載高標。月到風來。憶堯夫一時雅致。

身退日便是功成名遂。猶龍老子神哉。心遠時自無馬喧車塡。五柳先生卓矣。

青牛西去。白馬東來。萬里間關。寸步不離孔矩。圓蓋上浮。方輿下奠。四時往復。真機只在人心。

按佛者延街乞兒。理佛者入門新婦。闢佛者強解小兒。訶佛者當場子弟。

開闢元老。當須讓圯上一翁。定策奇勳。誰得假商山四皓。達人撒手懸崖。俗子沈身苦海。

三徙成名。笑范蠡碌碌浮生。縱扁舟。負郤五湖風月。一朝解綬。羨淵明飄飄遺世。命巾車。歸來滿架琴書。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其大人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孟氏真丈夫哉。

人皆有不忍之心。充之足保四海。我善養浩然之氣。究之可塞兩間。

戒生定。定生慧。慧定而不用。是名大慧。精化氣。氣化神。神化則合虛。是名至神。

名利場中羽客。人人輸蔡澤一籌。烟花隊裏仙流。個個讓漢之獨步。

善易者不論易。羲文無地安身。體無者不言無。老莊何處着脚。瞿曇不遭棒死。廣長饒舌無休。

損之又損。栽花種竹。盡交還烏有先生。忘無可忘。煮茗焚香。總不間白衣童子。

與二氏作敵國。昔木徒勤。引三教爲一家。摶沙自苦。曲士強生分合。至人不立異同。

詩思在霸陵橋上。微吟就林軸便已浩然。野趣在鏡湖曲邊。獨往時山川自相映發。

驪醯熟讀離騷。孝伯外敢曰並皆名士。碌碌常承色笑。阿奴碌果然盡是佳兒。

月華淡蕩。本自無形。風韻飄颻。何曾有質。達士澄懷意表。斯爲得之。文人寄興篇端。亦云勞矣。若乃攀畫幼女。酒池糟丘。吟風直作捕風。弄月翻爲捉月。

遺累辭家而出家之累未免。信所患爲吾有身。斷想除根而無根之想偏來。轉更憶至人無已。

趣在阿堵中。終日營營而六根不倦。心在腔子裏。經年兀兀而四大常安。

生生不生。謂迷邪靜裏殺機。無無亦無。方許說個中妙有。

與造物遊者能造。造物而不物於物。與造命遊者能造。造命而不命於命。

六十四卦。無非逆數。龍虎經顛能窺豹。三百五篇。總曰無邪。鑑均氏差可續貂。

樂旨潘文。合之斯成雙美。廣談治筆。離之所以兩傷。

鹿養精。龜養氣。鶴養神。阿翁先生傳授。精爲衛。氣爲輿。神爲馬。直由元始周流。

虛空當體粉碎。明眼漢何勞再舉。俊峯陰陽原自調和。赤心人不必更煩妙手。

乾三當不可變化之際。故言君子而不言龍。日乾夕惕。猶妨觸處危機。坤卦合順天時行之宜。故象牝馬而復象牛。引重致遠。足了自家職業。

游魚不解五音。鼓琴出聽。頑石未深四諦。聞法點頭。偶然而不必盡然。可信而無須深信。

微言絕於人亡。觀者不知作者之意。絕技成於力到。巧者無過習者之門。

心聲者酷似其貌。貌言者無關於心。故分藥車中。畢竟借他人面孔。捉刀床側。終須露自己精神。

執七處非心。舍七處無心。問世尊如何發付。洗三途是苦。厭三途亦苦。聽吾儕各自營生。

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之謂明鏡止水。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泰山喬嶽。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此之謂青天白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之謂霽月光風。

身在江湖。心懸魏闕。身心兩地奔波。手探月窟。足躡天根。手足一齊順適。

住世厭世。與浮雲同一捲舒。穩把無根之瓶。前刧後刧。看塵空何曾朽壞。常懸不夜之燈。

損宮廬而定中生慧。縱齊塞山拾得之屑。酷無裁製。破萬卷而下筆有神。即棲拾遺供奉之武。終鮮性靈。

靜處煉氣。動處煉神。煉就時。動靜何曾有實。內藥了性。外藥了命。了徹後。內外盡是強名。

在天成象。而麗天者。無形非象。在地成形。而麗地者無象非形。若不信拔宅昇天。請試看殞星爲石。

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居無事而隆施於是。誰則尸之。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操有主而斟酌其間。我之謂也。

鳳羽來儀。而不可爲儀。千載作天際眞人之想。龍性難馴。而似乎易馴。一時傳山中宰相之稱。

茅齋外忽聞犬吠雞鳴。恍似雲中世界。竹牕下雅有蟬吟鴉噪。方知靜裏乾坤。

頂門上欲開未開之際。定煩岐伯一針。心竅裏似搔非搔之時。還借麻姑玉爪。

杏花疎雨。楊柳輕風。興到忻然獨往。村落浮烟。沙汀印月。歌殘倏爾言旋。

摘日顆。探驪珠。別有青蛇一劍。挽黃河。瀉銀漢。全憑赤水三車。

心生則性滅。心滅則性見。即盡心知性之說。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乃志一動氣之說。

空不礙物。物不礙空。五濁惡。總是菩提。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四威儀。渾皆般若。

修命而性宗兼徹。止作頑仙。修性而命實不完。終爲才鬼。故眞才才而不鬼。大仙仙而不頑。

仁有恩而至誠無恩。故曰肫肫其仁。淵有涯而至誠無涯。故曰淵淵其淵。天有象而至誠無象。故曰浩浩其天。

鬼神手眼俱無。故能握造化之機關。而指麾即爲禍福。至人情意都泯。故能識鬼神之情狀。而呼吸盡是風雷。

過也如日月之食。年年兩炬慧燈。復其見天地之心。夜夜三杯玄酒。

渾沌竅。倏忽一朝鑿破。還須令倏忽補完。人我山。衆生蓦地移來。且着落衆生伐去。

小盜者大盜之資。故盜小盜成大盜而後三盜既宜。內賊者外賊之因。故賊內賊防外賊而後六賊不起。

揮如意。滾滾天花亂墜。絮不沾泥。據蒲鞴。軋軋河車逆行。輪不展地。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本體即是工夫。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烈風振海而不對驚。工夫即是本體。

萬里寒光生積雪。坐相邀天路神仙。一片冰心在玉壺。難持餉洛陽親友。

虛而實者天乎。故以實投地之虛而往來不息。實而虛者地乎。故以虛受天之實而生化無端。陽而陰者日乎。故能獨照而不能納形。陰而陽者月乎。故能納形而不能獨照。

五夜清霜收拾盡。許多生意。三春麗日放開來。無限殺機。

枕中鴻寶一編。總自有風霜之句。室中竹實數斛。定知作鸑鳳之音。

洞庭野驚奏咸池大樂。女殆其然哉。木犀花散作滿院秋香。吾無隱乎爾。

因天時與地利。是農圃之參贊。損有餘補不足。即商賈之裁成。儘其日用而知。其去聖人豈遠。

感有心而咸則無心之感也。誠有言而咸則無言之誠也。悅有心而兌則無心之悅也。說有言而兌則無言之說也。蓋舉意舉口。即屬後天。可議可思。直爲塵跡。

上九上六者。老陰老陽之極數。用九用六者。返老爲少之神功。故能轉亢龍而爲元首。罷野戰而爲永貞。

群龍無首。包涵遁甲一書。思不出位。囊括西乾三藏。

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華。冬食根。四時食其木。南陽鞠宜早種乎。酒不御。色不邇。財不貪。氣不使。諸塵不能染。西方運立時見矣。

天仙才子。萬古莊周。才子天仙。千秋李白。風流放誕。蘇子瞻翰海英英。放誕風流。王實甫詞林楚楚。

爲市井草莽之臣。蚤輸國課。作泉石烟霞之主。日遠俗情。

既修而悟。悟也豁焉。既悟而修。修也安焉。大修大釋。悟在其中矣。大徹大悟。修在其中矣。

悅者獨修獨證之眞機乎。樂者共修共證之眞趣乎。不慍者常悅常樂之眞境乎。

性體如如。上無覆。下無基。在在妖魔屏絕。鼻端栩栩。水不寒。火不熱。人人鄙吝銷融。

饘於是。粥於是。充口腹無羨大烹。寒不出。暑不出。庇風雨自安小築。

不善飲而喜人善飲。蘇長公深得酒仙三昧。雖得詩而忌人能詩。隋煬帝徒爲詞客修羅。

陽爲不善者。不必盡羅官刑。感應有聲枹鼓。陰爲不善者。不獨盡歸冥府。輪迴不爽毫芒。

害生於恩。總爲從無入有而順去。恩生於害。都緣從有入無而逆來。

天無二日。垂象之常。十日並出者。咎徵之變。請看日下赤光。既可二亦應可十。試問錢塘萬弩。將射日不異射潮。

命者於穆之不已乎。性者人物之各具乎。理者性命之委緒乎。窮理者究極根源之謂也。盡性者充滿分量之謂也。致命者畢事告成之謂也。

物者物有本末之物。知者知所先後之知。格物者本末混爲一途。致知者先後融爲覺照。先者離而可合。
在者合而不離。

煉五石。斷鼇足。槃盧灰。本玄宗之寓言。辨商羊。識萍實。契墳羊。乃儒風之懸日。

責難於君者。請先責難於天君。不虧其體者。要在不虧其大體。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不淫不屈不移。持心所以養氣。勿正勿忘勿助。養氣亦以持心。

朱陸之辨不休。自分宗教。蜀洛之黨頓起。強立町畦。

竹几當窓。擁萬卷。列百城。南面王不與易此。蒲團藉地。結雙趺。空萬有。西方聖立證於茲。

禹可司空。稷可教稼。契可明人倫。與虞舜斟酌其間。已兆杏壇之化。甯以由治賦。以求爲宰。以赤典賓客。
共顏回揖讓其際。再覩康衢之休風。

盧生氣。氣還盧天地之終始乎。形神離。形神合。人物之終始乎。故始而終者。體受歸全之實學。終而始者。
循環不息之化工。

有物有則天命之性乎。用之成路。率性之道乎。無行不與。修道之教乎。未發爲中。卽天命也。中節爲和。卽
率性也。中和而致。卽修道也。

自誠明者。率此天命之性乎。自明誠者。遵此修道之教乎。

寂寂惺惺者性乎。惺惺寂寂者心乎。心量本自廣大。而隘者不能盡也。性地本自靈明。而迷者不能知也。
存心者存其操存舍亡之心。養性者養其不增不減之性。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道毋之精一乎。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阨。法王之精一乎。

遇桓而亦可管者太公乎。遇武而亦可姜者管仲乎。勉人事而聽天命者孔明乎。識天命而修人事者謝
安乎。

白雲森天外。美人正自可思。明月滿樓中。老子興復不淺。

杜少陵大海迴波。無妨汚垢。王摩詰澄潭浸月。妙在淵渟。

綺里翟或疑僞設。乃抗言於輕士善罵之主。雖則能之。大傅公卽自矯情。而詠謳於伏甲既賓之席。不可
及也。

古人以文學言語爲兩科。故里歌巷吟。悉經藻飾而傳之至今。宋儒以語錄文章爲一事。故家猷國憲。無
非口占而行之不遠。

湖海上浮家泛宅。烟霞五色足資糧。乾坤內狂客逸人。花鳥四時供嘯咏。

良農擯百畝之饒。首資糞壤。達士竟半生之業。先聚法財。故高以下爲基。濁者淸之路。

萬物出于機。入于機。衆人生于利。死于利。

善理財者如運水火焉。身在水火之外。斯收既濟之功。身在水火之中。則有焚溺之患。

易傳之祖也。說卦說之祖也。序卦序之祖也。溯流者會須窮源。劉義慶淸言之聖也。羅貫中小說之聖也。
高東嘉王實甫傳奇之聖也。後來者終難爲力矣。

耐俗軒新樂府

申頲著

耐俗軒新樂府自序

樂府體不一製。漢魏四言外、多長短句。唐多七言絕句。太白宮中行樂詞、純乎五律。子美新婚麗人等篇、或五古或七古。不循舊制。即是名篇。是皆唐之新歌也。至樂天復自制詩。乃標新樂府名。而好古之士、如太白、昌黎輩。多擬古作。間嘗論之。樂府歌辭。有因聲而作歌者。有因歌而造聲者。因聲作歌、古樂府是已。蓋樂必有奈、昔人審音按律、然後爲辭。則後之擬之者亦當擬其聲以爲之辭。乃隨意增損、與古不叶。此不可曉。因歌造聲、新樂府是也。命意遣詞。以寫文心。雖有聲韻、不辨宮商。故前輩謂其有辭無聲、未必盡被金石。余以爲聲從辭出、其法雖不可考。然即陽關三疊推之。以七言四句、則調無頓挫。無頓挫。則韻不鏗鏘。故三疊以盡其變。所謂因歌造聲也。故作者修辭不必善歌。歌者遂音可以意造。誠知夫聲之可造也、則詩即爲樂。凡所吟咏、無不可被之金石管絃。不獨樂府已也。然既命樂府矣。余將使調從詞舉。聲與調諧。酌量古今。制爲新體。三五七言、相間而出。聲節審音。無敢縱也。言約事舉。無嫌拘也。縱、則志馳而音曼。拘則性斂而味永。試取漢魏郊廟明堂等作觀之。取漢魏里巷歌謠等作觀之。無不簡約。其或稍繁者、則必逐解盡段、如三百篇分章之意。夫後代聲詩、惟樂府與六藝之旨爲近。其里巷也者、風之屬也。朝廟也者、雅頌體也。彼明堂郊廟、昭功象德、備一代制作。誠不必擬。而歌謠諷興時事。或怨。或愁。或悲。或憤。或觸事。或寓意。無非感於所遇、情不容已。嗚呼。古人之所感者、或在一時。或在一事。猶足興懷千古。況今日

之可感者多矣。生斯世也。慕斯人也。惟一念靜持、感隨忍滅。古云。忍含百善。諒哉斯語。因演之爲歌詩焉。庶用自勉。且勉家人。倘觀者賞其有切情事、不嫌俚鄙、播爲聲歌。互相敦勉、則此之有補、視哀樂感人者何如也。聽山申頲撰。

耐俗軒新樂府

清 永年申 頲著

忍些好八十章

自非至聖、難言忠恕。勉思寡過。惟忍可圖。吾夫子以一恕貫萬理。我輩不可以一忍平衆情乎。長夏課兒子。偶爾論及。隨意拈示。再日得八十章。事經閱歷。體出新裁。辭簡意眞。取便觀覽。兒輩列之座右。相與流連詠歌、津津樂道。張公藝型家惟忍。吾輒欲以此廣之矣。兒輩進曰。張書百忍。請更以百事實之。余曰。當獨百也。衍之可千。引之可萬。凡意所及、何莫非忍。固有數之難罄、指之莫名者。吾亦惟是興會所及、隨觸成言。以俟三隅之反云爾。若必廣搜博採。立志取盈。是又忍中一戒。吾何樂焉。杜子美詩云。忍過事堪落。夫忍之爲道。若在當前。味深事後。欲收忍後之樂。勿憚入路之艱。玩一過字、力而行之、有餘敎矣。況余復伸之以多言乎。兒輩宜書之。因識諸篇首。

處家庭宜忍 一

家庭恩愛地。容默各相保。兒讀妻紡織。衣煖飯又飽。一家和氣樂陶陶。福非小。偶爾乖違忍過好。

處親知宜忍 二

結交遍天下。親知相共老。禮節各稱家。坦懷息機巧。偏是親知責備多。交難保。但作痴愚不較好。

處僮僕宜忍 三

使奴須使佛．主凝責奴巧．我心不自知．偏留倚僕曉．奴若有才豈作奴．供滿精力有不及忍些好．

處鄉黨宜忍 四

鄉黨尊尙德．汎愛及卑小．謙讓自家持．使宜隨他討．不使鄉人厭儒冠．亦有道．言動相安耐俗好．

念我親宜忍 五

時時念我親．守身如懷寶．一事招人言．即是虧子道．忍指親名奮鬼神．情可惱．忍親何如忍寃好．

念我身宜忍 六

置身如置器．中處無傾倒．遠忌休近名．防害莫懷寶．但使安常無外慮．爲鍾小．懍懍冰淵忍處好．

念我心宜忍 七

形骸非有知．言動誰顚倒．心是主人翁．莫使向外跑．主人在外客侵淩．自紛擾．一忍收回萬慮好．

念我家宜忍 八

四海豈非大．一家豈非小．四海不嘗靜．有人擠去了．一家有事無人擠．我受擾．一家齊忍忍方好．

過公門宜忍 九

下士無子游．公門迹宜掃．鄉黨羞卑曲．長吏厭紛擾．可利何如可恥多．請自考．還是養高遠些好．

過高門宜忍 十

逐熱無修士．高門迹宜掃．未登主人堂．先觸閽者惱．自考生來無媚骨．性難矯．遠辱先宜忍腳好．

遇惡人宜忍 十一

惡人固難親．遠惡吾益小．但作平等緣．惡念自然掃．祇因我念過防閑．翻觸惱．忍到無心方見好．

遇戲謔宜忍 十二

謔浪損威儀．言動關世道．寧使人憚嚴．勿還風流巧．巧詰相加恐漸深．遍成惱．涉趣何如尊重好．

氣未動宜忍 十三

忍氣未動時．功多用力少．客氣推出門．緊把理字抱．但將傀儡看橫逆．還他渺．浮雲不礙碧天好．

氣已動宜忍 十四

氣動不及持．燥急滿懷抱．焰焰如火燃．撲滅計宜早．一念回時挽天河．即滅了．平氣果然忍力好．

我有理宜忍 十五

自持惟一是．恩怨難究討．有理人自知．不知也罷了．有理翻成無理事．增悔惱．說著何如忍著好．

我無理宜忍 十六

無理偏爭氣．越爭越氣惱．肯自忍不是．就是有理了．昧著良心反責人．誰不曉．強辯翻成大不好．

我爲大宜忍 十七

薄俗輕尊貴．聞言不恕老．放開寬肚腸．事多容受了．還他無禮來相加．只是小．爭論無如尊重好．

我爲小宜忍 十八

禮爲尊長屈．能屈方爲小．卑幼論是非．名義已顚倒．總有過差是大人．都責了．不遜何如忍著好．

我善言宜忍 十九

言好還須愼．能愼言方好．好話豈能多．終日說不了．若使鳳鳴常可聞．亦凡鳥．欲斂浮情忍些好．

我拙言宜忍 二十

辭拙當廣座．未言先自考．開口即傷人．一句不爲少．何不移短作我長．默是寶．話在心中忍著好．

聽言宜忍 二十一

聽言色須恭．肅坐恣論討．唯唯聽其辭．是非默自考．雖有意見莫遽陳．恐攙攪．虛己方知受善好．

進言宜忍 二十二

情急辭須忍．進言固有道．欲使人樂從．先莫觸人惱．情理醉心如飲醇．自傾倒．盛氣消時直亦好．

背後言宜忍 二十三

面責不爲嫌．背譏傷懷抱．偶然一句話．須防增飾巧．傳成是非我開端．傷雅道．躲避閒言忍些好．

不受言宜忍 二十四

敢與禮義仇．自視忠言藐．海水不透石．時雨難甦槁．若能說轉不良人．無此巧．失言何如忍言好．

有長宜忍 二十五

有長莫自矜．矜長無精造．世間藝能多．說來翻愧少．倘使多才如周公．數不了．忍能且讓人誇好．

有短宜忍 二十六

恕己智常昏．責人首偏巧．日日說他人．反己試一考．燈不自照另有燈．君須曉．看看自家忍些好．

處貴宜忍 二十七

驟貴還忘賤．易滿知器小．不止累身名．還恐辱祖考．快意不如笑罵多．曉不曉．勢可爲時忍些好．

處富宜忍 二十八

富亦何妨仁．人能處富少．寬使仇人恩．嗇致親知惱．如何斂怨較錙銖．眞呆老．保富還須積善好．

處貧宜忍 二十九

聖賢重清修．屢空爲士表．求人何益命．徒使身心擾．綠滿窗前自讀書．靜悄悄．禮義悅心忍餓好．

處賤宜忍 三十

狂夫抱經濟．矯矯人中表．用則帝王師．舍則窮谷老．天爵無借外來榮．樂吾道．世俗何知忍垢好．

我有威宜忍 三十一

臨下莫作威．威重感情少．父母稱嚴君．慈愛滿懷抱．用威亦如父母嚴．威福造．不忍心從忍出好．

我有恩宜忍 三十二

莫怨恩成仇．反己試自考．施恩慮德色．奈何說不了．受恩易忘我不忘．成兩惱．何如忍些成兩好．

我有勢宜忍 三十三

有勢不作福。勢極禍機巧。得爲盡力爲。須防勢去早。身死還愁及子孫。何時了。天道好還忍些好。

親知勢宜忍三十四

心癢親知勢。忍口莫論討。他家喫好飯。偏是看的飽。時時賣弄在人前。說不了。不解人嗤只覺好。

我能爲宜忍三十五

能爲莫盡爲。難了忍就了。良驥恐竭力。良工羞竭巧。才竭巧盡翻成拙。堪笑倒。世味無如不盡好。

不能爲宜忍三十六

事有不能爲。欲爲忍住好。力大方舉輕。器大方任小。若將重載加蹇驢。壓箇倒。志大還須力量好。

我眞知宜忍三十七

舉世少復眞。一眞百僞攪。你說你眞知。眞從何處考。欲變是非先亂眞。毀譽巧。獨知難爭忍著好。

我不知宜忍三十八

世事雖周知。學問那盡曉。切勿強解事。人說就攪攪。但能多讀數行書。話自少。斯文原是闕疑好。

人疎我宜忍三十九

人疎我勿親。親疎各有道。相親必有爲。無求迹便掃。讀書原是冷生涯。謙來討。勢利何多忍笑好。

人毀我宜忍四十

毀至心必動。忍過覺毀好。有過謹首言。因毀得自考。反笑相知譽我多。受益少。盡己深知不辯好。

人避我宜忍四十一

事有避人知。遠嫌我宜早。私言莫強看。秘語休究討。恐有傳聞我受疑。難分曉。閒言易播忍方好。

見人巧宜忍四十二

泛務妨專功。岐途迷正道。苟能精一藝。便是養身寶。濫而多能隨好遷。無兩巧。弓人莫羨梓人好。

便宜事宜忍四十三

便宜事偶然。忍過無悔惱。人事討便宜。必致虧天道。天若故意作機緣。多湊巧。巧到窮時悔不好。

情欲宜忍四十四

欲心安有極。天理在人道。外欲不可爲。有兒勿娶小。偕老無猜樂有餘。勝窈窕。忍些閒情家道好。

機巧宜忍四十五

智巧逞危機。相傾何日了。世人不忠獃。獃是藏身寶。機心用盡不如獃。是謹巧。聰明難忍忍些好。

俗體面宜忍四十六

體面不須爭。禮節稱家道。要知眞體面。不在費多少。賣卻田園強支吾。架終倒。窮時方悟忍著好。

日用宜忍四十七

用度何窮極。我多愁人少。世風貪濟奢。吾當以廉矯。澹澹儒風詒子孫。堪世保。教儉無如教忍好。

銀錢事宜忍四十八

養生資財貨。取與固有道。非分勿苟圖。欠人休待討。義利關頭辨人禽。莫草草。潔白持躬窮亦好。

說公事宜忍四十九

位外不謀政。何堪多士撥。每事好倡先。是非恐顚倒。心各懷私強爲公。滿街跑。自守硜硜遠衆好。

世俗忙宜忍五十

忍些世俗忙。閑卻身心好。忙因世味深。閑因俗念少。閑人自有義中忙。心不擾。世味消時忙亦好。

可戀處宜忍五十一

最是可戀處。達人須要曉。快意難久居。試看投林鳥。飛飛不肯戀一枝。見機早。倘到濃時忍住好。

相形際宜忍五十二

人事怕相形。觸動輒成惱。貧者厭聞富。拙人恥說巧。若把清修傲世汚。意必矯。矜長無如遠怒好。

功名際宜忍五十三

隱忍功名際。安卑全枉道。命好拙亦得。不關爲術巧。巧到人謀能奪命。造物惱。欲福先求免禍好。

是非際宜忍五十四

里黨是非兒。口舌利于早。閒言忽中人。被之如山倒。我縱不管耳已塵。恨難掃。忍口兼之忍聽好。

熱鬧場宜忍五十五

澹泊明志功。甯靜致遠道。豈有讀書人。終日朋鬧吵。傍觀議論老親愛。悔宜早。忍些靜中滋味好。

名利場宜忍五十六

投足名利場。意氣相傾倒。虎熟終難騎。市井無交道。戈矛即在笑談中。休防惱。轉眼冰山忍過好。

要人前宜忍五十七

拘促要人前。頓覺一躬矮。滿座各爭縮。無我也不少。稍恐錯搖無擺處。翻觸惱。何苦忍羞討不好。

愁人前宜忍五十八

愁人多感傷。體情斯厚道。得意話休提。恐使愁腸攪。若使你愁人快意。惱不惱。痛癢相關忍些好。

衆人前宜忍五十九

廣座雖周防。閒書少究討。說東疑指西。打槊觀及棗。筵間不是議論地。且喫飽。學問滿胸忍些好。

有病時宜忍六十

調病先調性。切要開懷抱。生死有定命。盧扁無異道。多因愁病病轉增。藥甯保。調病無如忍病好。

無病時宜忍六十一

無病常慎病。澹泊益壽考。一身供百欲。強壯豈終保。人間可好事無涯。做不了。想到病時忍些好。

有事時宜忍六十二

有事如無事。應大如應小。誰不厭有事。應事怕紛擾。一心無主事偏多。如何了。欲濟還須有忍好。

無事時宜忍六十三

慎享無事福．不樂利名擾．安飽無經營．睡到日出卯．亦知眼前恩怨多．任顛倒．但恐惹事忍著好．

事初來宜忍　六十四

要知極大事．初來必甚微．一念不能平．轉弄轉生變．力窮意盡看收場．事仍小．悔不先時忍些好．

交厚時宜忍　六十五

傾吐厚交多．肝腸可信少．私恩莫浪受．秘話休說了．隱微不是親知播．人那曉．到是無交忍靜好．

交疎時宜忍　六十六

親極難爲疎．強忍存厚道．親時誇不盡．疎時罵不了．是非轉眼變恩仇．量太小．怨過何顏對舊好．

當食時宜忍　六十七

當食莫咨嗟．口腹事終小．甘鮮誰不羨．粗糲也會飽．於世何功爾坐餐．試自考．敢生揀擇說不好．

當進時宜忍　六十八

當進無賢愚．奔競爭遲早．一齊往前擠．定然擠箇倒．讓人向前後何妨．爭多少．忍過方知安步好．

年幼宜忍　六十九

修途方苦長．少壯難常保．努力在少壯．正以防衰老．學成多藝晚收功．宜及早．老健尤知忍懶好．

年老時宜忍　七十

但愁家道薄．不知來日少．越老越不足．一家成怨惱．兒孫不諒馬牛心．好痴老．扯淡偏圖身後好．

好勝心宜忍　七十一

能忍好勝心．憂患自然掃．我勝人必屈．讓依我占了．甘將勝著讓與人．屈到老．對奕無如局外好．

怠惰心宜忍　七十二

懶心生怠惰．當以忍力矯．舉盃莫竟夜．愛眠無失曉．一事懶爲算後時．更多了．振起精神強志好．

奢望心宜忍　七十三

無名何損眞．有官何益老．家和貧也足．不義富多擾．兒孫賢可繼家聲．莫說少．忍些奢心隨遇好．

虛妄心宜忍　七十四

君子不願外．素位固吾道．有生天已定．妄念胡紛擾．夜裏千般計算成．待天曉．起來依舊忍著好．

不如意宜忍　七十五

衣食稱其用．過此何縈抱．事事求如意．請君看餓殍．天心自厚人不知．錯怨了．百慮總歸知足好．

如意時宜忍　七十六

如意意何如．君子憂如擣．福過禍災生．受奢愁器小．同爲齊民我獨豐．察天道．何以持盈忍自好．

事已過宜忍　七十七

事過如夢覺．利鈍逃全掃．過去放不下．定惹將來擾．若把將來更豫謀．憂無了．放過且論眼下好．

事未了宜忍　七十八

事了莫留思．難了莫求了．未了事無涯．越做越不了．了與不了且憑他．就了了．了不了時忍了好．

居盛名宜忍　七十九

盛名難久居．畏名常悄悄．衆指積高賢．奇窮中大巧．問君何以平物情．心欲小．才能忍用才方好．

意所怨宜忍　八十

人亦恆言忍．忍大不忍小．明是屈於勢．卻以忍自表．吾心畏大兼怨微．樂天道．忍及昆蟲吾量好

忍又忍四章

余括忍字．於尋常言動應接之間、得八十事．意以言理不如言事．逐事指點、而後是非較著．然爲類至廣．不可以盡．因復括四章、以統其義．更名曰忍又忍．理既舉全．功益加密．先儒有言曰．賢哲立言．當粗勿精．常近勿遠．使人人可守而行之．夫可守而行者、忍其要矣．既作世間人、不得不涉世間事．人情萬變．吾以一身一心應之．開口動步、便生觸礙．堅持一忍．念念不忘．要從刻苦謙默中、充吾本心廓然之體．當前不擾．事過無悔．寬裕雍容．全吾性量．亦惟在乎熟之而已．若勉強一時．或矯持一事．徒嘗其苦、何有濟哉．

忍又忍．忍來好．身忍無艱危．心忍無煩惱．日日但向忍中過．忍到老．忍與心忘好又好．一

忍又忍．忍來好．入路雖苦艱．放步平如道．我是忍中過來人．趣深曉．把臂同來度世好．二

忍又忍．忍來好．天下事難言．一忍都默了．古今成敗多少人．細尋討．那箇能忍那箇好．三

忍又忍．忍來好．聖人稱恕忍．忍是求仁道．不忍亂謀忍濟事．經可考．問道先從忍入好．四

雜纂

李義山纂
王君玉 蘇子瞻 續纂

雜纂卷上

唐 李義山纂

必不來

醉客逃席. 客作偷物去. 追王侯家人. 把棒呼狗.
窮措大喚妓女.

不相稱

窮波斯. 病醫人. 不解飲弟子. 瘦人相撲.
肥大新婦. 先生不識字. 屠家念經. 社長乘涼轎.
老翁入娼家.

羞不出

新婦失禮. 尼姑懷孕. 相撲人面腫. 富人乍貧.
處子犯物議. 重孝醉酒.

怕人知

匿人子女. 犯人愛寵. 透稅. 賊贓.

不嫌

饑得麤食. 徒行得劣馬. 行久得坐次. 渴飲冷漿.
行急得小船. 遇雨得小屋.

遲滯

新婦見客. 窮漢驢車. 貧家嫁娶. 謁致仕官.
孕婦行步.

不得已

忍病飲酒. 大暑赴會. 掩淚打兒女. 流汗行禮.
忍痛灼艾. 爲妻屬愛寵. 冒暑迎謁. 老乞休致.
窮寺院待客.

相似

京官似冬瓜暗長. 鷄似措大、饑寒則吟. 印似嬰兒常隨身.
縣官似虎、動則害人. 尼姑似鼠入深處. 燕似尼姑有伴方行.
婢似貓、煖處便住.

不如不解

措大解音、則廢業. 婦人解詩、則犯物議. 僧解飲、則犯戒.
劣奴解識字、則作過. 子弟解燒鍊、則貧. 士人解手藝、則卑汚.

惡不久

夫婦爭小事. 屬愛寵. 大僚門客發怒.
贓濫官打屬公人. 姦汙僧尼罵行童.

惱人

遇佳味、脾家不和. 終夜歡飲、酒罇罄空. 方諳上官忽替擺.
賭博方勝油盡難尋. 淘井漢急屎尿. 遣不去無賴窮親.

失本體

不學發遺書題. 失子弟體. 弔孝不哀. 失凶禮體.
不收拾碗器家事. 口中不喃喃. 失老婢體. 送客不出門. 失主人體.
不關鑰、不持刀砧. 失廚子體. 不點檢學生作課念書. 失先生體.
不口打口罵. 失節級體. 不早晚禮拜念佛. 失僧尼體.
早晚不點檢門戶家私. 失家長體. 僕子著鞋襪、衣服寬長. 失僕子體.
逃席後、不傳語謝主人. 失賓客體. 唱小詞行步遲緩. 失武官體.

隔壁聞語

說所送物好還壓。必是不住。說太公八十遇文王。必是不遂。說隨家豐儉。必是待客不成禮數。呪罵祖先。必是家計不成。

新娶婦、卻道是前緣。必是醜。說食祿有地。必是差遣不好。說屋子住得恰好。必是小狹。

富貴相

駿馬嘶。鶯燕語。

蠟燭淚。磬聲。

栗子皮。遺下花鈿。

荔枝殼。高樓上吹笛。

落花飛。搗藥碾茶聲。

譏人語

說風塵有情。說所入莊課。誇說器皿價例。

說燒煉致富。說愛寵年紀小。

說任官課績。窮縣說官滑。

說在上見知。自說勤苦讀書。

酸寒

山縣移市。村漢呼雞。散樂打罷枝鼓。

村縣喝道。村漢著新衣。

村縣待賓。牛背吹笛。

騾鳴村中。乞兒驅儺。

不快意

鈍刀切物。花時無酒。

破帆使風。暑月背風排筵。

樹陰遮景致。

築墻遮山。

惶愧

犯人忌諱。醒後聞醉語。

遇見讐家。

欠債不償逢主。

參謁失禮。

殺風景

花間喝道。花下曬裩。妓筵說俗事。

看花淚下。游春重載。果園種菜。

苔上鋪席。石筍繫馬。背山起樓。

斫卻垂楊。月下把火。花架下養雞鴨。

不忍聞

孤館猿啼。老人哭子。穊及第使卒。

市井穢語。落第後喜鵲。

旅店秋砧聲。乞兒夜號。

少婦哭夫。居喪聞樂聲。

虛度

花時多病。好家業不和。

好時節褊追。貧家好花樹。

閣宦妾美婦。好景不吟。

貧家節日。好驛館不作會。

不可過

夏月肥漢。大暑涉長途。守令好尋事。

入舍妻惡。對蠢人久坐。

遭貪酷上官。舟中雨漏。

惡俗同僚。茅屋下穢濕。

難容，

僧道對風塵笑語。僕妾攙言語。

僕人學措大體段。武人村夫學書語。

卑幼傲尊長。

意想

冬月著碧衣、似寒。腹大師尼、似有孕。見水、心中涼。

夏月見紅、似熱。重幙下、似有人。見梅、齒軟。

入神廟、若尼鬼。過居家、覺羶。

惡模樣

作客與人相爭罵。僧尼新還俗。著鞋臥人床。對丈人丈母唱豔曲。

打毬墜馬。筵上亂叫喚。未語先笑。嚼殘魚肉置盤上。

對大僚食咽。攙奪人話柄。作客踏翻臺桌。橫箸在羹椀上。

不達時宜

下賤人前談經史。將主人酒食作人情。誇男女伎倆。強學時樣妝束。與寡婦認親往來。入人房閤、取人物看。窮漢說大話。暑月排筵久坐。

向娼婦吟詩。賤食還主人。獎男女嬌騃。食後不起妨主人。喫他飲食不謙讓。得人恩不思報。家貧學富人。

認他高貴為親。將男女赴席。筵上包彈品味。問主人魚肉價。借他物令自來取。向人花園採果。作客自呼賓。

悶損人

請貴客不來。物賤無錢買。

惡客不請自來。出門逢債主。

被醉人纏住不放。與讐家對坐。

大暑逢窮客。　美妾妬妻。

癡頑

有錢不還債。　知過不能改。　見他言語強抅。
見人文字強評隲。　自不知過却怪人。　把酒犯令不受罰。
家貧強作富貴相。

愚昧

背面說人過。　好說人家密事。　棄家耽酒。
圖他酒食作證人。　三頭二面趨奉人。　說六親過惡與外人。
父母在索要分析。　會聚不識尊長位次。　有憾於人留人怨。
有惠於人望人報。

時人漸顛狂

無故譬始他人。　酒後呼鬼神。　孝子說歌令。
重孝鬭雞走馬。　譬記恩門。　長大漢放風箏。
養閑漢出入。　婦女出街坊罵詈。　賣田丁吉凶。
將田宅與人作保。

非禮

呼兒孫妻儓。　母在呼舅作渭陽　對父母呼妻弟。
聰妻話怪尊長。　稱亡人御勳樂。　徑入他人房閫。

枉屈

好父母無好子。　好兒無好婦。　好女無好壻。
有錢不會使。　好衣不會著。　好廳館不灑掃。
有疋帛不裝著、　好顏色不解疋配。　好妾驅使重難事。
惜錢有病不醫。　男女長成不教。　家藏書不解讀。
明月夜早睡。　有好花、不吟詩酌酒。　近好山水、不遊玩。
有美味、慳藏臭腐。　清要官自犯贓罪。　有美質、懶惰廢業。
權在手不作好事。　年少時、好閑不習事。

不祥

臥喫食。　無事嗟歎。　臥床上唱曲。　露頂喫食。
露頂寫字。　奉父母作呪誓。　搥胷罵人。　竈上坐。
對日月大小便。　散髮。　未食椀中先插匙著。

須貧

家有懶婦。　早臥晚起。　養子不及父。　作債追陪。
倉庫不點檢。　莊園不收拾。　拋撒飲食。　愛賭博飲酒。
漫藏無用物。　狼籍米穀。　棄業逐樂。　家事不愛惜。
多蓄愛寵。　好遷移不止。　好結納權貴。　慳不中禮。
物貴爭買。　物賤反不買。　多作淫巧。　遮蓋家人作非爲事。

必富

勤求儉用。　見藝廣學。　常點檢家事。　不迷酒色。
不欠債負。　奴婢解耕織。　夜眠早起。　家養六畜。
耕作不失時。　及時收藏。　子弟一心。　主母不信佛。
諸婦和諧。　不嫌麤糲。　財物有簿籍。　積少成多。
買賣不失時。　物料不作踐。

有智能

立性有守。　密事機藏。　結交有智人。　臨事覺悟。
酒後不多語。　避他人忌諱。　博古知今。　不習賤劣事。
不妄自逞能。　尊敬有德。　不親近小人。　不妄信奴僕。
入門問諱。　入境問風俗。　夜間常醒睡。　有疑問人。
不共愚人爭是非。

教子

習祖業。　立言不回。　知禮義廉恥。　精修六藝。
談對明敏。　進退威儀。　忠良恭儉。　孝敬慈惠。
博學廣覽。　交遊賢者。　不事嬉遊。　有守。
遇事有知識。

教女

習女工。　議論酒食。　溫良恭儉。　修飾容儀。
學書學算。　小心軟語。　閨房貞潔。　不唱詞曲。
聞事不傳。　善事尊長。

失去就

卸起帽共人言語。　罵他人家奴婢。　鑽壁窺人家。
不敲門直入人家。　席面上不慎涕唾。　主人未請、先上廳坐。

開人家盤合書啓。主人未擧食、先擧箸。衆食未了先卸箸。

探手隔坐取物。

強會

見他文籍強披覽。見他鞍馬强乘騎。見他弓矢強彈射。

見他物件強評價色。見他文字強彈駁。見他人家事強處置。

見他鬪打強助拳。見他許論強斷是非。

無見識

不說事因先罵人。不問道理、隨人做事。俗人擧僧家道場。

遇事不分別是非。縱兒子學樂藝。縱兒子籠養。

男兒學女工。要小下便宜。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獨入寡婦人家。不得黑暗獨行。不得與無賴子往還。

不得戲取物不言。不得開人私書。不得借人物用經旬不還。

雜纂卷中

宋　王君玉續纂

奴婢相

扱桌高。潑水滿。挑燈長。剪燭短。

喫乾飯。疾睡著。放物當路。翻著衣裳。

易圖謀

鄰舍貓兒。小兒手中物。屬官古畫。破活鮎魚。

難奈何

恃寵婢。有錢惡妻。咬人馬。

解隱形賊。被裏狗蚤。

不得人憐

卒死虔婆。釘手劫賊。偸食貓兒。咬人犬。

不孝義兒。別人醜孩兒。使性乞兒。不成器子弟。

無憑據

山縣更鼓。遷人年歲。廢落廟簽杯。低手圍棊。

醉後許物。托魚雁傳書。牙郎說咒。不封底鎖。

買妾問來歷。

趁不得

驚馬脫韁。步尋下水船。斜日照人影。醉漢蹴踘。

病起人同飯。與村伶合曲。

冷淡

念曲子。說雜劇。喫素冷淘。村伶打諢。

寡筵聽說話。

惡行戶

暑月仵作。世代劫墓。行法僧子。

少思算

無錢挾妓。低棊趁手下。擬兒使鑰匙。借物賽賭。

秀才不讀書。

不相稱

水手撲殺。師巫鑒死。搭材匠跌死。縣尉著賊。

糾儀失儀。法司犯法、彩畫漏室。孝服加銀帶。

草屋安獸頭。先生惱悁。

自做得

木匠帶枷。鐵匠被鎖。師姑娠娠。冶人鍋釜。

服內懷孕。僧道犯戒律。

好笑

對客泄氣。村妓妝束、長人著短衣。婦人墜馬。

村巫降神。口吃人相罵。

阻興

訪妓有客。便風無帆。玩月被雲遮。遊山遇雨。

元宵大風雨。新婚忽有疾。花時多事。賞花聞鄰家哭聲。

不可託人

相新婦。覓女使。往別州追妓。買馬。

數散錢。

可惜

怪人有錢．新鞋袴試踏．古銅器重鑄．
好女嫁醜漢．綵帛鋪失火．驢喫牡丹．
富商擄名妓．玉器失手．
歌妓破決．書畫被鼠嚙．

重難

瘡上喫棒．許捨身修寺．降冬騎遠馬．
冬月飲冷酒．陣上帶甲馬．
暑月赴公筵．暑月檢屍．
煉頂求福．大雨中送殯．

沒用處

漏餅饀．折針．
破鞋襪．禿筆．
隔年桃符．
舊曆．

又愛又怕

狗喫熱油．初登山遊玩．
小兒看雜劇．村夫看官過．
小兒放紙砲．騃人看弄鬼神．
新婚女子．

不識羞

下第人入期集院．賤物作貴賭輸誇口．邊官誇說兵權．
新女壻渾身著新衣．不諳自來攙坐．酒食店留得筆帖．
被妓不采強入門．誇妻妾端正．

不濟事

將女嫁內官．無錢後斷賭．臨渴掘井．船行借得鞍乘．大斧傷人手擊掌．
飯後請喫茶．打殺人後戒酒．江心補漏．臨老及第．落解後試官說文好．
持齋日作客．臨死許修善．斷決後赦到．酒盡恰人來．

暗歡喜

丈夫遠行歸．舉子與試官有關節．
無子聞女使懷妊．選人得岐路．
賣棺聞人病重．同行拾得遺棄物．

不自量

老漢嫌妻醜．不解作官歎沉滯．低棊要與人下子．
醜妻恨夫要娶妾．客作嫌人家茶飯．巧人作事拙人不伏．
落第舉子罵主司．大將妻要人呼縣君．老子弟看少妓．

惡札人愛使牋紙．
富商騎雙控馬．
下賤人呼人表德．

愛便宜

共喫果子揀大底．共被把自家被在上．寄槽養馬．
不取錢官人賤買物．將生鐵博針．將鰕釣鼈．
騎別人馬遠出．養母狗雌貓．

過不得

賃屋欠房錢．狹巷騎馬逢車子．臨渡無船．
謁上官被蝨嚙．夫妻反目．逢大官節．
暑月酣睡被蠅擾．上司不喜．

難理會

波斯念孔雀經．經紀人市語．啞子做手勢．大官稜占鄰人田土．
醉漢寐語．杜撰草書．短舌人罵詈．
兩人拽斜說話．古篆碑額．抽亂絲．

不識疾遲

急如廁遇高藤話．告搶妻女要依日期．發救兵須揀吉日．
留求食人喫茶．喚老娘逢人閑話．發倉賑饑待奏報．
備狀救火．留走馬天使賭叢．

不識好惡

失火處說好看．向燈心皁莢鋪乞錢．
看斬人說儈子好手．養蠶處乞僵蠶．
岸上看人溺水．請舉子明年教學．

輟不得

問患脚人借拄杖．問暑月行人借扇．
廚子處借刀．
就雨中人借傘．

少道理

不會禪和尚問答．田夫論朝政．
村學堂講書．無證見論訟．
初學讀書人策論．

難忍耐

觀棊被禁不許教．小兒灼艾．
患腹泄人尋廁不著．脚骨上取箭頭．
病起人忌口．見人說無天理話．

沒興頭

妓家詐會做活計。

對僧道說異端害正。 對居兒說買物放生。 對將官說儒雅事。

雜纂卷下

宋 蘇子瞻續纂

叵耐

滑胥曲法取受。 監司聞部下贓濫事。 見非理論訟平人。

知人去上官處損陷。

自羞恥

和尚道士有家累。 師姑養孩兒。 在官贓污事發。

說脫空謾縱。

強陪奉

莊家人與妓筵。 不飲酒人伴醉漢。 對上官說葛藤話。

與蕃使接談。

佯不會

對尊官饒碁。 問新到僕妾手藝。 初到官舊來事體。

新僉民兵鬪方氣。

勞不怨

村漢有錢。 俗夫有好妻。 見初學人及第。

無才識人作好官。 善人被小人淩辱。

不快活

步行著窄鞋。 赴尊官筵席。 入試遇酷暑。

暑月對生客。 重囚被鎖縛。 妬妻頭白相守。

村裏女婿試幞頭。 小兒初入學堂。 吏告遇嚴明長官。

未足信

賣物人索價說咒。 和尚不喫酒肉。 醉漢隔宿請客。

媒人誇好兒女。 吏胥小心畏慎。 妓別慟哭如不欲生。

敵國講和。

陡頓歡喜

窮措大及第。 未有嗣生男。 遠地得家書。

有罪遇赦。 富家兒乍入贅女婿。

這回得自在

僧尼還俗。 宮人放出。 重孝服闋。

囚徒釋脫。 不肖子乍無尊長。 寵妾獨得隨任。

不圖好

癩子喫猪肉。 乞兒笑好人。 去任官放潑要錢。

死因罵法官。 刼盜妄引徒伴。

怕人知

流配人逃走歸。 買得贓物。 窩匿姦細人。

同居私房畜財物。 賣馬有毛病。 去親戚家避罪。

說不得

啞子做夢。 舉子就試偶陳脫。 醫人自病。

行姦被窘辱。 賊被狗咬。 作官處被家人帶累。

藏違禁物被盜。 贓被人轉取去。 善相撲偶輸。

處子懷孕。

護不得

曹司對曉事官員。 諳熟行市買賣。 妬妻不會飲酒。

鹽利孩兒買物。

諱不得

鍾兒面上逃走字. 賊見真贓. 小官諱父名.
有罪對知證人.

改不得

生來劣相. 性好偸竊. 好說脫空.
好笑話人. 愛說是非. 淫慾無度.
譏漢好作文章. 口吃人多說話. 貪財人愛使宜.
不肖子好賭博. 逼俗僧道舉止. 婢作正室有舊態.
像食貓兒.

得人惜

學行孩兒. 善歌舞小妓. 不偸食貓兒. 快馬穩善.
做活計女壻. 會讀書兒子. 良僕妾. 好書畫.
有行止公人.

舉不得

神仙. 天性敏速. 才識過人. 有膽氣.
能飲噉. 臨事果斷.

忘不得

父母教育. 好交友. 受恩處. 得意文字.
少年記誦書.

留不得

春雪. 暑月盤饌. 愛逃席客. 潮水.
順風下水船. 猴猻看果子. 竊人粟帛. 城門發更後.
大官得替後.

勸不得

服硫黃. 酒病漢. 愛賭錢人. 醉後相罵.
夫妻因婢爭鬪.

悔不得

賭錢輸. 中酒病. 失口許人物. 出語容易.
作過後事發. 好景失遊賞. 少年廢學. 見好物失買.

怕不得

上陣相殺. 夏月餅師. 相撲漢拳腦. 有罪喫棒.
醜婦見舅姑. 擧諫官言事. 弄潮. 上竿.

省不得

閑人讀書. 諸行市語. 番人說話.

艾子雜說

蘇軾撰

艾子雜說

宋 蘇 軾撰

艾子事齊王。一日、朝而有憂色。宣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所朝、然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受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憾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受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褊、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蝤蛑也。既又見一物、圓褊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螃蟹也。又於後得一物、狀貌皆若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蟹不如一蟹也。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為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字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籠養、徐胄之蹴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不無橫賜。奈佞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告得孟嘗君處、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

齊地多寒。春深求筍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與放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能、即刈以餵驢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怵之。宜可誡。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耶。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嫗相與讓路。一曰。嫗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具不得。謂先生曰。可持燭來、共索之矣。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艾子見有人徒行、自呂梁託舟人以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遺舟師。師曰。凡無實而獨載者、人百金。汝尚少半。汝當自此為我挽纜至彭門、可折半直也。

穰侯與綱壽接境。魏冉將以廣其封也。乃伐綱壽而取之。兵回。而范雎代其相矣。艾子聞而笑曰。眞所謂外頭趕兔、屋裏失獐也。

齊王一日臨朝。顧謂侍臣曰。吾國介於數強國間。歲苦支備。今欲調丁壯、築大城。自東海起。連即墨、經大行、接轘轅、下武關。逶迤四千里。與諸國隔絕。使秦不得窺吾西。楚不得竊吾南。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豈不大利耶。今百姓築城。雖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征戍侵虞之患。可以永逸矣。聞吾下令。孰不欣躍而來耶。艾子對曰。今旦大雪。臣趨朝、見路側有民裸露僵踣。望天而歌。臣怪之、問其故。答曰。大雪應候。且喜明年人食賤麥。我即今年凍死矣。正如今日築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在何人也。

艾子使於秦。還語宣王、秦昭王有吞噬之心。且其狀貌、又正虎形也。宣王曰。何貿之。曰。眉上五角聳。目光爛然。鼻亦口哆。豐頤壯臆。每臨朝、以兩手按膝。望之宛然鎮宅獅子也。

艾子為莒守。一日、聞秦將以白起為將、伐莒。莒之民悉欲逃避。艾子呼父老而慰安之曰。汝且弗逃、白起易與耳。且其性仁。前且伐趙、兵不血刃也。

艾子曰。田巴居于稷下。是三皇而非五帝。一日屈千人。其辨無能窮之者。弟子禽滑釐出逢嫗。攜而問曰。子非田巴之徒乎。宜得巴之辨也。嫗有大疑。願質于子。滑釐曰。嫗姑言之。可能折其理。嫗曰。馬鬃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下而長。其故何也。滑釐笑曰。此殆易曉事。馬鬃上搶、勢逆而強。故天使之短。馬尾下垂、勢順而遂。故天以之長。嫗曰。然則人之髮上搶、逆也。何以長。鬚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茫然自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嫗幸專留此。以須我還。其有以奉酬耶。入見田巴曰。適出、嫗問以鬚尾長短。弟子以逆順之理答之。如何。曰。甚善。滑釐曰。然則嫗申之以鬚順為短、鬢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願先生折之。嫗方坐門以俟。期以餘教詔之。巴俛首久之。乃以行(沉音)。呼滑釐曰。禽大禽大。幸自無事也。省可出人。

艾子曰。堯治天下久、而耄勤。呼許由以禪焉。由入見之。所居土堦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雖逆旅之居、無以過其陋。命許由食。則飯土餾、啜土器、食麤糲、藜藿之羹。雖廝監之養、無以過其約。食畢。顧而言曰。吾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久而厭矣。今將舉以授汝。汝其享吾之奉也。許由顧而笑曰。但此富貴、我未甚愛

也。

秦破趙於長平。坑衆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諸侯救兵列壁。而不敢前。邯鄲垂亡。平原君無以爲策。家居愁坐。顧府吏而問曰。相府有何未了公事。吏未對。新垣衍在坐。應聲曰。唯城外一火竊盜未獲爾。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辯眩之。因爲王陳大鵬九萬里釣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鰲。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于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羣翔於水上。東里遂入海以捕之。一擢而得。渤海之深。才及東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巾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鬬之。久不已。東里之母乃拽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眯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爲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噫、先生持大說以夸鉉人、宜其困也。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其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回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邪。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車駝比邪。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縚線、偶爲木之所綰。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綰、而使人於尋索也。抑不知綰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慍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敗。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鳧而去。原上兎起、擲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於地。至三四。鳧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爲鶻、可以獵兎耳。乃鴨耶。鳧舉掌而示、笑以言曰。看我這脚手、可以搦得他兎否。

范睢一見秦昭王。而訹之以近禍。昭王遂幽太后、逐穰侯、廢高陵華陽君。於是秦之公族與羣臣側目而懼睢。然以其寵、而未敢害之。一旦王稽及鄭安平叛。而睢嘗緣坐。秦王念未有以代之者、尙緩其罪。因下令敢有言鄭安平叛者死。然睢固已畏懾而不敢肯矣。艾子因使人告之曰。佛經有云。若彼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空中非可久住之地。此一撲、終在、但遲速之間耳。睢聞、薦蔡澤自代。

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者。有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艾子喟然歎曰。佛仁也。豈有免 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此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其人曰。今爲汝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者乎。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者。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乎。艾子曰。鞵楦乃其核也。

齊宣王問艾子曰。吾聞古有獬豸、何物也。艾子對曰。堯之時、有神獸曰獬豸。處廷中、辨羣臣之邪僻者、觸

而食之。艾子對已後。進曰。使今有此獸、料不乞食矣。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峙。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爲強秦所侵。徵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革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爲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翬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處何若。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次之以震霆。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之喜、則淸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努眼。次之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慚色。

齊王於女、凡選婿必擇美少年顏長而白皙。雖中無所有、而外狀稍優者、必取之。齊國之法。民爲王婿、則禁與士人往還。唯奉朝請外、享美服珍味、與優俗爲伍。但能奉其王女則爲效矣。一日、諸婿退朝、相敍而行。傲然自得。艾子顧謂人曰。齊國之安危重輕、豈不盡在此數公乎。

齊有富人、家累千金。其二子甚愚。其父又不教之。一日、艾子謂其父曰。君之子雖美、而不通世務。他日曷能克其家。父怒曰。吾之子敏而且恃多能。豈有不通世務耶。艾子曰。不須試之。他但問君之子、所食者米、從何來。若知之、吾當妄言之罪。父遂呼其子問之。其子嘻然笑曰。吾豈不知此也。每以布囊取來。其父愀然而改容曰。子之愚甚也。彼米不是田中來。艾子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鄒忌子說齊王。齊王說之。遂命爲相。居數月、無善聲。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爲相之久、無譽何也。髡曰。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爲相、必以手攔之。其人遂忘平生忠直、默默而已。豈其是歟。艾子曰。君之過矣。彼毛手只擇有血性者攔之。

艾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海龍王也。凡龍之產兒女、各與江海爲婚姻。然龍性又暴。又以其類同、少相下者。吾有小女、甚愛之。又其性尤戾。若吾女更與龍爲匹、必無安諧。欲求耐事而易制者不可得。子多智、故來請問。姑爲我謀之。艾子曰。王雖龍、亦水族也。求婿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魚。彼多貪餌、爲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黿鼉。其狀醜惡。唯蝦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艾子曰。蝦有三德。一無肚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所以爲王婿也。王曰善。

艾子行水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顧廟中、而輒取大王像橫於溝上。履之而去。復有一人至、見之。再三嘆之曰。神像直有如此褻慢。乃自扶起、以衣拂飾、捧至坐上。再拜而去。須臾、艾子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爲神。享里人祭祀。反爲愚民之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禍。後來之人敬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艾子曰。眞是鬼怕惡人也。

艾子有從禽之僻。畜一獵犬、甚能搏兎。艾子每出、必牽犬以自隨。凡獲兎、必出其心肝以與之食。莫不飫

是。故凡獲一兔。犬必搖尾以視艾子、自喜而待其飼也。一日出獵。偶兔少。而犬饑已甚。望草中二兔躍出。鷹翔而擊之。兔狡。翻覆之際。而犬已至。乃誤中其鷹斃焉。而兔已走矣。艾子怱遽將死鷹在手。歎恨之次。犬亦如前搖尾而自得。顧艾子以待食。艾子乃顧犬而罵曰。這神狗猶自道我是裏。

艾子出游。見一嫗白髮、而衣衰麤之服。哭甚哀。艾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嫗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嫗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爲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艾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麤糲。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腳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艾子病熱。稍忓。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事。有數鬼擁一人至。一吏前白之曰。此人在世、唯務持人陰事、恐取財物。雖無過者、一巧造端以誘陷之。然後擒使準法。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捽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也。曰。吾鑊湯獄主也。獄之事皆可主之。其人又曰。既爲獄主、固首主也。而豹皮褌若此之弊。其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而吾名不顯於人間。故無焚貺者。其人又曰。某之外氏、獵徒也。家常有此皮。若蒙獄主見憫、少減柴數得還、則焚化十皮爲獄主作褌。其鬼喜曰。爲汝去億萬二字。以欺其徒。則汝得速還。兼免沸湯之苦三之二也。於是叉人鑊煮之。其牛頭者時來相問。小鬼見如此、必欲庇之。亦不敢令火熾。遂報柴足。既出鑊、束帶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閻王不在君。減刻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褌。牛頭大怒。叉入鑊湯。益薪煮之。艾子既寤。語於徒曰。須信口是禍之門也。

艾子好爲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逆旅。夜聞鄰房人言曰。一首也。少間曰。又一首也。比曉六七首。艾子其必詩人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思凌益。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危羸若有疾者。艾子深感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爲何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歎曰。一首也。須臾又曰。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言。君誤矣。昨日每腹疾暴下。夜黑尋紙不及。輒污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污手。其言曰。非詩也。艾子有慚色。門人因戲之曰。先生求騷雅、乃是大儒。

艾子一日晨出。見齊之相府門前。有數十人。皆貧窶之甚。人相聚而立。因問之曰。汝何者而集於此。其人曰。吾皆齊之貧民。以少業自營、亦終歲不乏。今有至冤。欲訴於丞相辨之。艾子曰。相府非辨訟之所。當詣士師也。其人曰。事由丞相、非士師可辨。艾子曰。然則何事也。其人曰。吾所業乃印雨龍、與指日蠻也。今丞相爲政數年。率春及夏旱。僕印賣求雨龍。纔秋至冬多雨潦、即賣指日蠻。吾獲利以足衣食。皆前半年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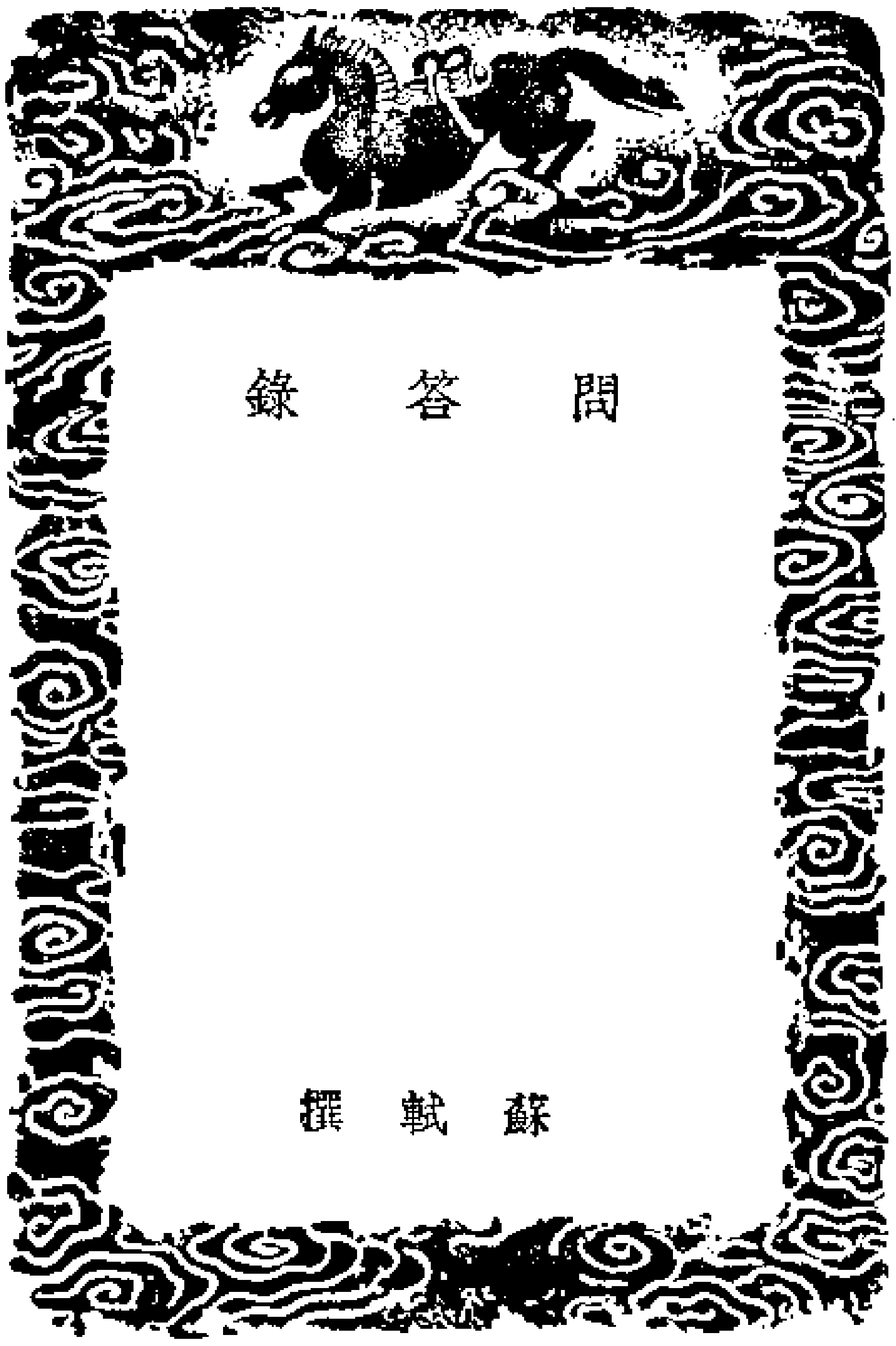
通貨印造。及期無不售者。却去年冬、係大旱。接春又陰晦。或雨。泥濘牛馬皮下、令人家求晴。吾數家但習常年、先印下求雨龍。唯一人有秋時剩下指日蠻。遂專其利。豈不爲至冤乎。艾子曰。汝印者能、當秋却售也。此乃丞相恐人道變理手段、年年一般。且要倒過耳。

秦既併滅六國。專有天下。罷侯置守。艾子嘗是時、與秦之相有舊、喜以趣之。欲求一任郡守。秦相見艾子、甚篤故情。日延飲食。皆上醴珍饌。數日、以情白之。相欣然謂曰。細事可必副所欲。又數日乃曰。欲以一寸原。艾子曰。吾見丞相留之。然又日享什肯。必謂甚有譯書。元來只有生得耀州知白。

齊之士子。相尚裹烏紗帽。接其頂。知其盛。而其勢。以其紗相粘、爲之膓粘合幘。設肆相接。其一家門榜其門曰。常鋪。每頂只賣八百文。以其廉。人日擁門。以是多愆期。一日、艾子方坐其肆。見一士子與其肆主語。吾先數日約要帽。反失期。五七日倘未得。必是爲他人皆賣九百文。爾獨卑於價以欺吾也。啾啾久之。艾子因曰。秀才但勿嚷。只管將八百文錢與他。須要九百底帽子。

齊有二老臣。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一曰家相。凡國之重事。乃謝預焉。一日、齊王下令遷都。有一寶鐘重五千斤。計人力須五百人可扛。時齊無人。有司計無所出。乃白亞相。久亦無語。徐曰。噫、此事亞相、何不能了也。於是令有司曰。一鐘之重、五百人可扛。人忽均鑿作五百段。用一人五百日扛之。有司欣然承命。艾子適見之。乃曰。家宰奇議、人固不及。只是般到彼、莫却費鋼鐵也無。

齊宣王時、人有死而生。能言陰府間言。乃云。方在陰府之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何得罪之多也。因問曰。何人也、稱正卿季氏也。其貴人再三不服曰。無罪。閻王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敵。必無功。豈徒無功、必枉害人之命。汝復而不從。是以齊兵衆萬人皆死。又某年某日饑。汝滌君之聰明而不言。遂不發廩。因此死數萬人。又汝爲人相、職在燮理陰陽。汝爲政乖戾。多致水旱。蕨之民被其害。此皆汝之罪也。其貴人叩頭乃服。王曰。可付阿鼻獄。乃有牛頭人數輩執之而去。艾子聞之。太息不已。門人問曰。先生與季氏有舊邪。何歎也。艾子曰。我非歎季氏也。蓋歎閻羅王也。門人曰、何謂也。曰。自此安得獄卒邪。



東坡問答錄題辭

東坡以世法遊戲佛法。佛印以佛法遊戲世法。二公心本無法。故不爲法縛。而詼諧謔浪。不以順逆爲利鈍。直是滑稽之雄也。彼優髡視之。失所據矣。刻東坡佛印問答錄。

萬曆辛丑九月日海虞淸常道人趙開美識

問答錄

目錄

與佛印嘲戲
佛印譏謔
爲佛印眞贊題答
遊藏春塢
與佛印答詞
佛印納東坡令
佛印因坡見罪
佛印與東坡商謎
與佛印趣令
因月若行令
借意狀物名令
秦少游答謎并拆字詩
納佛印令
題僧詩軸
聯佛印松詩
聯句嘲僧
因拥虱詰辨
的對
與佛印商謎
佛印與東坡惡斗說
佛印題茶詩與東坡
賓同官行令
坡妹與夫來往歌詩
坡妹採蓮疊字詩

東坡疊字詩　長亭詩
登厠覽行者

問答錄

宋　東坡蘇　軾撰

與佛印嘲戲

佛印未爲僧日。乃儒家流。擧書無不徧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會飲必相諧謔。在神廟朝。因禱旱。乃詔在京各僧入內修設道場。演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若素喜釋教。稱聞詔僧供奉。盍不冒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既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銜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公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辨捷。

納佛印令

東坡與佛印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慳則富。富則慳。東坡見有譏諷。即答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

佛印譏謔

東坡一日攜宅眷遊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臨瀾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聞此中有花紋小蚌可

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閒玩。猶恨未獲。東坡戲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喫。佛印應聲答云。子瞻船上帶家來。蚌與家二字借意也。坡頗恨之。各分散而去。

題僧詩軸

佛印令一僧每於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僧乃攜詩軸求公爲序。正所謂持布鼓過雷門也。公戲題之曰。大杜之下有小杜。小杜之下。翹然傑出。非吾師而誰。

爲佛印眞贊題答

東坡一日會爲佛印禪師題眞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掛。只好擂醬。別一日。佛印禪師却與東坡居士題云。蘇鬍蘇鬍。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蓋子瞻多髯也。

聯佛印松詩

東坡過天竺謁佛印。款語間。因言窗前兩松。昨爲風折其一。悵悵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舉以示坡云。龍枝已逐風雷變。減却虛窗半日涼。坡續云。天愛禪心圓似鏡。故添明月伴清光。佛印喜其敏捷。歎服不已。

遊藏春塢

東坡居西山日。有徐都尉於所居之背而山闢一花塢。廣植奇花異木。名曰藏春塢。時值芳春。爭妍競秀。盛稱一時。東坡召佛印同往訪之。徐以他出不遇。洞門鎖鑰。無以啓扃者。忽見樓頭有一女。踏脁凭欄凝望。坡遂索筆題詩于門曰。我來亭館寂寥寥。鎖鎖朱扉不敢敲。一點好春藏不得。樓頭半露小花梢。佛印用坡韻復題其後曰。門掩青春春自饒。未容取次老僧敲。檢他蜂蝶無情物。相逐偷香過柳梢。徐歸見所題詩。明日乃約二人來訪。久而不至。因用前韻以足之曰。藏春日日春如許。門掩應防俗客敲。準擬款爲花下飲。莫教朔月上花梢。須臾。東坡同佛印至徐。乃出家姬侍宴。徧賞紅紫。眞勝集也。酒酣。坡即席贈詞于姬曰。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見。于中更一枝纖軟。仙家日日笑人間。春晚。濃醉起。驚落紅千片。密意難窺。羞容易見。平白地。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司空自見慣。徐乃即席和坡詞。付姬歌此以勸。坡大醉而去。詞云。小苑藏春。信道遊人未見。花臉嫩。柳腰嬌軟。停觴綴引。正夕陽逗晚。驚誤人鸞觸[illegible]棠花片。　只恨春心。當時路見。小樓外。廿勞日斷。尊前料想也。饑心飽眼。從此去。發心有人可慣。（詞名[illegible]）

聯句嘲僧

東坡與子由佛印同飲于水閣。偶見一婦人浣衣脚白。東坡曰。可聯句。坡云。玉筋插銀河。印云。紅裙籠碧波。子由大笑。戲後二句云。更行三五步。浸着老僧窠。

與佛印答問

東坡得杭州倅。一日過天竺。與佛印遇于九里松。握手縱步。坡見一峰峭拔稍可愛。因問何山。佛印曰。此飛來峰也。坡曰何不飛去。印曰一動不如一靜。坡曰若欲靜來作麼。答曰既來之則安之。及寺門。見揑塑金剛壯麗。問佛印曰。二金剛何者爲重。印曰握拳者尊。及至殿。見有奉佛者齋供羅列。香燭具陳。復詢曰。

金剛尊大齋供不及何也。印曰。彼司門戶。特勢張盛。降魔護法。無預齋供。所以時人有詩嘲云。撑眉努眼惡精神。揑合從來假似眞。剛被法門借權勢。不知身自是泥人。後至上天竺。見觀音手持數珠。坡曰觀音旣是佛。持念珠果何意耶。印曰。亦不過念佛號耳。復詢念何佛號。印曰亦只念觀音佛號。坡曰彼自是觀音。自誦其號。未審何謂。印曰。求人不如求己。復見座前敎經一卷于其上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坡啁然歎曰。佛仁人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佛印曰。今我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佛印曰善。坡贊云南海大士眞奇絕。手持數珠一百八。始知求己勝求人。自念觀世音菩薩。

因捫虱詰辨

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從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因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於垢膩。愚謂成於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餺(不音)飥(托音)會。旣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于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餺飥。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佛印納東坡令

東坡王介甫設一令。各人預先言之。取其外無可言者。以難佛印。謂要令中有三百六十字。又有牛字。東坡云天下有三百六十軍州。惟有秦國出金牛。介甫云一年有三百六十日。惟有春日打春牛。佛印云人身有三百六十骨節。惟有丑生人肖牛。亦應之巧妙也。

東坡黃魯直佛印禪師三人。同在百花亭上賞花飲酒。至數盃後。佛印起去小解。子瞻遂問去那里。佛印答云。小僧忙。片時至。佛印來坐。子瞻道。我今行個忙令。便先道云。我有百畝田。全無一葉秧。夏已相將半。問君忙不忙。黃魯直云。我有百箇蠶。全無一葉桑。春已相將老。問君忙不忙。佛印曰。和尚養婆娘。相牽正上床。夫主外面入。問君忙不忙。

蘇子瞻在正堂置酒會客。時黃魯直佛印禪師俱在。飲酒數盃。子瞻要行一個急急令。當先道令曰。急急急。穿靴水裏立。走馬到安邑。走馬却回來。靴裏猶未濕。爭幾多。二三分。黃魯直云。急急急。把箭射粉墻。走馬到南陽。走馬却回來。箭頭未點墻。爭幾多。二三尺。佛印云。急急急。娘子放箇屁。走馬到慈利。走馬御回來。孔門猶未閉。爭幾多。三五寸。

的對

東坡之妹。少游之妻也。一日妹歸集宴。因食煨栗。妹謂坡曰。栗破鳳凰見。坡思之。天下未嘗無對。數日遑思。未能還之。佛印來訪。問坡有何著述。坡曰。欲琢一對。未能也。因舉前事。佛印應聲曰。何不云藕斷鷺鷥飛。佛印復云。正如無山得似巫山秀。此亦同音兩意。坡即對云。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曰何水能如河水淸。以水對山。最爲的對。

東坡與子由夜雨對床。子由因舉曰。嘗見賣術者云。課賣六爻。內卦三爻。外卦三爻。思之亦未易對。一日同出。坡見戲場有以棒呈戲者云。棒長八尺。隨身四尺。離身四尺。坡曰。此語正可還前日枕上之對。子由曰。觸機而發。誠佳對也。

佛印因坡見罪

東坡詆毀大臣變新法。由是獲罪。當時遂罷東坡于烏臺按鞫。其平昔所與交游者。一時連坐。謫斥廢秩者不下一二百人。累及佛印。遂法加編配。有與其厚善者。皆至慰勞。且傷其刺字之苦。佛印怡然歎曰。我佛留題萬字。老僧面帶兩行。佛印後至一州。太守憐之。使健卒二人肩輿以送往。佛印戲謂健兒曰。健兒。你擡擡我。便是夾頭底金剛經。面面皆有字。聞者莫不大笑。

與佛印商謎

東坡卽拾一片紙。畫一和尚。右手把一柄扇。左手把長柄笊籬。與佛印云。可商此謎。佛印沈吟良久。莫是關雎序中之語歟。東坡曰。何謂也。佛印曰。風以動之。敎以化之。非此意乎。東坡曰。吾師本事也。相與大笑而已。

佛印與東坡商謎

佛印持二百五十錢示東坡云。與你商此一箇謎。東坡思之。少頃謂佛印曰。一錢有四字。二百五十箇錢。乃一千箇字。莫非千字文謎乎。佛印笑而不答。

佛印與東坡墨斗說

佛印持匠人墨斗。謂東坡曰。吾有兩間房。一間賃與轉輪王。有時放出一線路。天下邪魔不敢當。東坡答云。我有一張琴。一條絲絃藏在腹。有時將來馬上彈。彈盡天下無聲曲。

與佛印起令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箇字不開。東坡曰。黃鶯兒撲蝴蝶不著。虛張尾翼佛印應聲答曰。二郎神遶佛閣相視。鬼奎危畢。

佛印題茶詩與東坡

穿雲摘盡社前春。一兩平分半與君。謁客不須容易點。點茶須是吃茶人。東坡答佛印云。嫩蕊馨香兩味過。感師遠贈隔烟羅。試烹一盞精神爽。好物元來不須多。

因月素行令

東坡謫官黃州。一日佛印來訪。居佛印于雪堂而饌食焉。官妓月素者。坡尋其能詩。凡會席必命至焉。坡方宴佛印。月素適從外來。坡問汝來何爲。對曰。適過門聞宴客。敢來求一盃酒。坡曰汝來擬坐。我作一令。汝能還之。令汝預坐。坡曰要一物不喚自來。下用兩句詩。坡出令云酒旣淸。殽又馨。不喚自來是靑蠅。不識人嫌生處惡。攛來筵上敢營營。佛印卽口還令云。夜向晚。睡思濃。不喚自來是蚊蟲。吃人嘴臉生來慣。榜腹貪圖一飽充。月素云。只將自身還令得否。坡曰人亦天地一物爾。何害。乃還令云。綺席張。日將暮。不

喚伯來是且來紅裙一醉又何妨。未飲便論文與字。坡大喜其以己自喻。意亦美也。因命入坐。遂同飲焉。

宴同官行令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適八人預焉。佛印亦居其內。中席。東坡謂衆客曰。某行一令。上以二字重說。下用一詩句協韻以狀其意。東坡令云。閑似忙。蝴蝶雙雙過粉牆。忙似閑。白鷺饑時立小灘。王介甫云。來似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似來。躍馬番身射箭回。秦少游云。動似靜。萬頃碧潭澄寶鏡。靜似動。長橋影逐秋波送。又客云。難似易。百尺竿頭呈巧藝。易似難。執手臨岐話別間。佛印云。悲似樂。送葬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女之家日日啼。又一客云。有似無。仙子乘風遊太虛。無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永叔云。貧似富。船子滿船金玉渡。富似貧。不崇著得敝衣裙。吳客云。重似輕。萬斛雲帆一葉輕。輕似重。柳絮紛紛難畫棟。又客云。難似易。不若云少年一舉登高第。又曰富似貧。不若云戀戀綈袍有故人。

借意狀物名令

東坡令云。水林檎。末是水林檎。芰荷翻雨濕鴛鴦。恁時方是水林檎。少游云。清滑梨。末是清滑梨。夜半匆匆話別時。恁時方是清滑梨。坐客云。清沙爛。末是清沙爛。六幅裙兒留半片。恁時方是清沙爛。又客云。紅娘子。末是紅娘子。凝脂二八誰家女。恁時方是紅娘子。佛印云。荔枝兒。末是荔枝兒。夜半婆娘生下子。恁時方是荔枝兒。永叔云。肉蓯蓉。末是肉蓯蓉。暮□□□朝食龍。恁時方是肉蓯蓉。又客云地骨皮。末是地骨皮。萬頃良田買斷時。恁時方是地骨皮。

坡妹與夫來往歌詩

東坡之妹。聰慧過人。博學强記。尤工爲文。有欲以秦少游議親者。妹索其所業。觀之曰。秦之文粗足以敵吾子由之才。遂得偕伉儷。後子瞻在翰林日。妹往省。行之適佛印以長歌寄坡。有勉其退休之意。坡讀之尤少凝思。妹從旁適見之。一覽了然。歎曰。使汝作男子。名位必在我上。妹因喜科縱觀翰苑未見之書。乃遣价報書于秦姑。遲其歸。因錄佛印歌以示秦云。歌曰。

野野　鳥鳥　啼啼　時時　有有　思思　春春　氣氣　桃桃　花花　發發　滿滿　枝枝

鶯鶯　雀雀　相相　呼呼　喚喚　岩岩　畔畔　花花　紅紅　似似　錦錦　屏屏　堪堪

看看　山山　秀秀　麗麗　山山　前前　烟烟　霧霧　起起　清清　浮浮　浪浪　促促

潺潺　潑潑　水水　景景　幽幽　深深　處處　好好　追追　遊遊　傍傍　水水　花花

似似　雪雪　梨梨　花花　光光　皎皎　潔潔　玲玲　瓏瓏　似似　墜墜　銀銀　花花

折折　最最　好好　柔柔　茸茸　溪溪　畔畔　草草　青青　雙雙　蝴蝴　蝶蝶　飛飛

來來　到到　落落　花花　林林　裏裏　鳥鳥　啼啼　叫叫　不不　休休　爲爲　憶憶

春春　光光　好好　楊楊　柳柳　枝枝　頭頭　春春　色色　秀秀　時時　常常　共共

飲飲　春春　濃濃　酒酒　似似　醉醉　閒閒　行行　春春　色色　裏裏　相相　逢逢

競競　憶憶　遊遊　山山　水水　心心　息息　悠悠　歸歸　去去　來來　休休　役役

秦少游答知歌云

未及佗僧歌。詞重而意複。字字似聯珠。行行如貫玉。想汝惟一覽。顧我勞三復。裁詩思遠寄。因以其知儞。汝其寄思之。安表予心曲。

排疊字詩一首

[illegible]

秦之書記既到。値坡與妹遊湖上。得秦詩且會其意。因覩物用其體。即成採蓮歌云。

坡妹採蓮疊字詩一首

[illegible]

東坡亦和疊字詩一首

[illegible]

東坡書字。遂成詩。比虜使至。每以能詩自矜。朝廷議以東坡館伴之。使者索賦詩。坡曰。賦詩易事。觀詩稍難耳。因出長亭詩以示之。詩云

亭　最　雲　老　蕭　第

首　雲　集　西　鯽　齋

環疊字詩。及東坡效體詩。精敏者一見固可以決。又恐有如虜使終日疑思不辨者。今逐一倒解于下。

佛印長歌云。野鳥啼。野鳥啼時時有思。有思春氣桃花發。春氣桃花發滿枝。滿枝鶯雀相呼喚。鶯雀相呼喚岩畔。岩畔花紅似錦屏。花紅似錦屏堪看。堪看山山秀麗。秀麗山前烟霧起。山前烟霧起清浮。清浮浪促潺湲水。浪促潺湲水景幽。景幽深處好。深處好追遊。追遊傍水花。傍水花似雪。似雪梨花光皎潔。梨花光皎潔玲瓏。玲瓏似墜銀花折。似墜銀花折最好。最好柔茸溪畔草。柔茸溪畔草青青。雙雙蝴蝶飛來到。蝴蝶飛來到落花。落花林裏鳥啼叫。林裏鳥啼叫不休。不休爲憶春光好。爲憶春光好楊柳。楊柳枝枝春色秀。春色秀時常共飲。時常共飲春濃酒。春濃酒似醉。似醉閒行春色裏。閒行春色裏相逢。相逢競憶遊山水。競憶遊山水心息。心息悠悠歸去來。歸去來休休役役。　秦少游詩云靜思伊久阻歸期。久阻歸期憶別離。憶別離時聞漏轉。時聞漏轉靜思伊。　東坡妹採蓮詩云。採蓮人在綠楊津。在綠楊津一闋新。一闋新歌聲嗽玉。歌聲嗽玉採蓮人。　東坡詩云。賞花歸去馬如飛。去馬如飛酒力微。酒力微醒時已暮。醒時已暮賞花歸。　東坡長亭詩云長亭短景無人畫。老大橫拖瘦竹筇。回首斷雲斜日暮。曲江倒蘸小山峯。

登厠識行者

東坡與佛印最厚。往來不常。一日去訪佛印。語言酬答。不覺坐久。東坡倉皇登厠。有一行者會意。便隨後送些茅紙與之。東坡喜其會事。次日以一本度牒拾與彼剃一寺僧行駭然。纔知其因送茅紙之有功也。

後東坡又訪佛印。因而再至厠所。衆行者喧鬨相爭。各將茅紙進前。東坡在厠所。聞外面嘈雜作聲。遂問其故。左右以實對。東坡笑曰。行者們。自去腹上增修字。（以脩字代腹字）不可專爲那厠屎處。

以文爲戲、曰子虛、曰亡是、曰毛穎、曰革華、曰黃甘陸吉、往往皆是也。而近之學士大夫、游情翰墨、且以籍知白、石虛中、竹媛之類、作爲制誥矣。鮮牛璞子也。歌曲領牧之餘、竊有取農田之所殖、農器之所修、其爲書前之大務、輒緒農書爲詔、爲制誥、爲表、凡二十五篇、名之曰耕祿藁。不謂文也。姑亦擊土鼓樂田畯爾。

括蒼胡錡序。

耕祿藁

宋　括蒼胡　錡國器撰

擬力田詔

詔曰。民以食爲天。食不可闕、則農不可惰。堯敬授。禹粒乂。盤庚曰、力穡乃有秋。此古者歐民之農、使著本而食其力。我國家躬籍以供祀典。制地以行仁政。詔寬減賦租。勉率亦云至矣。比年以來、嘆愁轉徙。壯者不緣南畝、而無常心。豈斧斤奪其時歟。繇役分其力歟。厚斂以困之歟。朕知無逸艱難。亦惟首躬攬德弗類。方春時和。土膏脈起。民事不可緩。爾郡國循行阡陌。宜究民恫、以勸農爲急。若有蠹賊蟊而稼者鋤之。爾父老率子弟孝悌、陳敷畝畎、播栽于膏。斯田既順既宜。則自今以始。議其有民無倒饑。適朕之意。

擬銀青光祿大夫、提舉醴泉觀田萬頃、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兼判揚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大使。節制本路河南出戍軍馬。加食邑實封制。

建列爵以分封。載嚴維翰。能全淮而作牧。兼重留屯。疇茲銀信之庸。蟠爾麻庭之寵。控師干而衛社。隆使指以旌循。允熟輿言。誕敷大號。銀青光祿大夫提舉醴泉觀田萬頃、菑而肯播。公以忘私。退睦鄉閭。有同井相友之義。進陪卿伯。爲立極經野之謀。其至忱則忠乎君。其實意則近乎古。頃以仁政之潤澤。推爲太平之紀綱。貢、助、徹、皆便于民。不奢不儉。租、庸、調、悉寬其法。欲逸欲安。持界限以素嚴。立經制而從謀。無甚富甚貧之弊。是謂均平。縱近臣近親之家。莫敢踰越。力坐致豳原之化。乃祈歸桑壤之耕。亟示勉留。寵加

優渥。品特升於華轂。廩受賦於眞宮。少酬在畎之懷。終冀惠疇之用。矧維揚之重鎮、實今日之要區。未甫
綢繆。合謀本根之備。及時閑暇。當爲兵食之圖。爾惟體耕義種之賢。足副內修外攘之志。統綏輯揚。申耆
郊圻。省崎嶇塗。宜舉充國破羌之策。分兵闢渭。必循孔明定蜀之規。以耒耜鈇戈殳。以稼穡行介胄。象耘
沃野。戰守有經。蟻聚列營。坐作聽命。期復恢於境宇。宜渙錫於山川。是用陟防諸之適施。開廣陵之榮鉞。
兵半節度。悉歸封壠之中。地利便宜。盡入輿圖之內。仍申采錫。庸顯恩崇。於戲。師營戎修。徹土冀歌於周
雅。馬騰士飽。中淮宜上於唐勳。往服朕言。式永終譽。可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兼判揚
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大使。節制本路河南出戍軍馬加食邑實封。

代田爲頃到任謝表

琳館養恬。寬息丘園之念。瑣戈疏寵。說分淮甸之弓。籲天控避。以弗俞。踰地勉承而有靦。伏念臣、蚩衡淺
薄。品特下中。少事耜耕。粗得帶經之樂。非諳韋藏。向懷憂國之忠。越內外以岩崎。辯總秸而定賦。千夫萬
夫之長。愧匪其材。九推五推之間。偏殫其力。適上從盤之請。欲陶壓壤之情。忽授鉞以總師。俾建麾而闢
關。剡長淮之境土。爲吾國之藩籬。民耜懷生。軍資討習。秉戈執耒。宜爲足兵足食之思。牧馬飯牛。盍講且
戰且耕之政。鞠旅而蓄其芭。出車而黍其華。戍午或遑。則無栽餽之憂。徒御戒嚴。則有峙糧之望。預爲雨
徹之計。可收日辟之功。六月出征。載賡歌豳於七月。夏官蒞止。尤常任甸於地官。固無圻畫之良規。曷副
番宣之隆寄。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恢復強宇。盤齊乾坤。一成立中興之基。大披圖籍。九井張太平之紀。丕
混車書。內將拓梁山奕奕之區。外欲歸齊國章章之士。知臣粗能植穀。故使備邊。察臣稍熟分耕。故資治
寨。庚癸政請於飽餉。戊己宜增於鉅屯。臣敢不實墾實墉。迺疆迺理。三事就緒。勉修濬浦之戎。萬年揚休。
願報十田之德。

擬常熟縣開國侯穀實、進封常熟縣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廩有年而介福。久疏分井之封。播效績以陟明。爰進植圭之秩。迺睠委粮之惠。載推報本之恩。允釐師言。
誕揚渙號。常熟縣開國侯穀實、學深種植。仁熟滋培。一日無食則饑。司民之命。三代庶農而教。爲道之原。
其和足召陰陽之和。其貴能賤金玉之貴。豳歌始播。婦饁畝以勸勞。豫幽于倖。牧在坰而蕃殖。行師則耕
之晚蹙。徹疆則資之峙糧。持常平使者之權。視時登耗。佐地官司徒之職。待國賙卹。嘗庸既課於屢書。班
祿宜先於增賦。乃刻名於纓璧。乃彰用於帶縣。爰即侯甸。就陞公爵。于以重宅生之寄。于以顯育教之庸。
於戲。歲月日時無易而用明、瞭已建九疇之範。水火木金惟修而永賴、爾其毅萬世之功。益厲後圖。副有
華寵。可進封常熟縣開國公。加食邑實封。

代穀實謝表

八政之疇。曰食粗喜豐。九井之田。爲公誤叨進秩。增爵錫寵。載誕知恩。伏念臣、頑植無奇。謬揚有靦。勿
正、勿忘、勿助、幸免揠苗。實良、實發、實堅、僅能維秬。爾何修而何飭。嘗栽柞以載芟。天子元日而祈于郊。至
勤聖慮。冢宰杪歲而制其用。亦費廟謨。偶六穗之告登。而三農之胥慶。遽超從於品秩。仍加衍於戶租。不

稼而困。祇負素飧之愧。奏艱而粒。實歸教藝之仁。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心應形聲。化調風雨。正德惟和惟
敍。舜厚其生。休證用乂用成。禹敷其穡。異畝遂生於同穎。屢田不挺於稂莠。雖已誇猶庾之秋。或盧有鶴
形之歲。獎職方而任貢。升農氏以司儲。猥令燕黍之微。亦被周禾之命。臣敢不茂加播殖。益務滋生。八月
穫、十月場、力課服田之事。九年耕、三年食、尊殫憂國之忠。

擬隴西郡開國侯來牟、進封關內侯加食邑實封制。

登麥祈春。已課兩岐之最。薦名告夏。爰疏易地之封。於皇孔碩之英。貽我秦膚之美。穀差吉日。穡播獻言。
隴西郡開國侯來牟、外叶坤黃。內涵貫白。載行于野。懷大夫君子之忠。斯饗我農。成先公風化之業。將其
來食。迄用康年。滹沱對霑之時。僅能濟業。崆峒跨鞍之頃。遂底休師。庸進績於農書。復侑忱於稷廟。來牟
來茹。有在公助祭之恭。實好實堅。相尊祖配天之道。爰易隴西之舊壤。聿陞關內之新啚。於戲。爾寤肥磽
之不齊。謝既勉修於人事。山川土田之大啓。朕其加錫於侯功。往服休恩。勉圖後效。可進封關內侯。加食
邑實封。

代來牟謝表

代食維好。積愧之於嗇收。往即乃封。恩誤叨於登進。自天錫命。易地祇榮。伏念臣、桑下枯荄。丘中稿苗。鑿
鑿黃髮。老風雪之彫殘。皦皦素心。抱冰霜之潔白。生樂國而無鼠苗之感。賤元都而有兔葵之思。因問俗
於關中。輒借階於陛下。爰進仲舒之策。令勿後時。至形武帝之璽。詔其蓄種。欲使畝盈畛盛之所。皆有春
登夏實之資。地方盧於不齊。竊敢希於所報。詎期削木之宥。遽躋沃壤之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游群
芸。政如時雨。五穀共衍。誦水平膏沐之懷。多黍周登。播元和天錫之頌。課吏奏漁陽之最。談兵却新鄭之
師。以薦廟而勸相農民。以問價而選掄使者。肆令稱植。亦被播穫。臣敢不小大懷忠。艱難陳業。誦原野兩
都之盛。已幸富饒。歌宮室故國之虛。尚所警戒。

擬米秫除祭酒誥

唐得祭酒、作徒胥喜。謂不寂寞矣。蓋橋門冠帶之地。必資醇經術賢而爲之長。以爾學殖素醇。詞英早槩。
粤自脫穎而來。詩曰或舂或揄。或簸或蹂。其所踐揚。亦既熟矣。頃登米廩。教思蕭陶、士君子已有成周既
醉之行。今擢丞成均。維其令儀。以式我賓饗。使酌道味德者、皆沈浸乎醲郁。則將用汝作醴。往惟欽哉。

代米秫謝表

任惆師之耕。農功畢實。進司成之長。賓饌增華。撲盈遽非。懷榮踰地。伏念臣、素無學殖。徒有仁根。后稷教
稼以來。芳聯南畝。陶潛賦歸而後。頡露西疇。在前深愧於秕糠。若作尚資於麴蘖。忽從米廩。叨佩水蒼。清
爲聖人中。俾樂道沛之泳。醉有君子行。使沾德海之流。自非沐渙化之鴻醇。何以式周朋之燕胥。茲蓋恭
遇皇帝陛下、氣薰爲湯。瑞協和平。常豐年高廩之秋。昇黍爲醴。闡七月公堂之教。獻斝稱觥。將渟陶民俗
於溫溫。酒旨物儲。風於渾渾。肆令淺薄。亦被湔濡。臣敢不洪戒非彝。禮嚴有旨。招諸生而浸釀郁。盍明立
館之規。造三代而樂優游。共遨舞豈之趣。

擬馬政除駕部誥

乘輿法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參屬車。蓋所以嚴尊極也。爾珵明敏悅。才有駿聲。乘馬在廐。摧之秣之。于牧之職。咸休厥功。朕甚嘉之。今將偶鑾車、禋明堂。搬衛司駕。僕臣正、厥后克正。思無邪、思馬斯臧。爾其授舉天閑之政。使徒御不驚。既碩孔安、則爲稱厥職。其往欽哉。毋失朕命。

代馬政謝表

典廐濫員。無補仰林。詞與躡龍。有覩分暫。聞命凌競。銜恩激烈。伏念臣、用非穀粟。材僅桔槔。駒谷逍遙。惜飽南山之味。驧原諸沃。偏特齒圉之勞。荷不棄於牧芻。俾進供於飼秣。約甄鳴八鑾之節。宜損均調。法觸備六馬之參。素先辭御。騰禮有孝。尊屈何居。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端下以寬。馭臣以爵。自強不息。時乘六位之飛。示朴爲先。日却千里之獻。將舉我享我將之禮。載嚴既閑既廡之司。肆使鍰拔。發依騎乘。臣敢不益鞭而後。載範其馳。地熟九方。幸已塵於太僕。天低五路。願長擁於屬車。

擬良耜除司農卿誥

自大易取益之利。以教天下。時則有若。此運已居開物成務之先矣。爾稷柞風雨之姿。樟楠雪霜之氣。斷而成之。惠我南畝。其利已博。朕所嘉賴。擬儀九扈。蓋以后稷之化。爾原漢文之躬籍田。皆爾之力。爾其爲朕率趨末之民而知本。起惰安之習而力勤。俾五穀皆熟。有年屢書。是爲毋曠厥職。其往欽哉。

代良耜謝表

土脈起膩。椒歲斲木之教。天田播角。謬躋司稷之班。聞命凌兢。銜恩偏僂。伏念臣泥塗未脫。畎畝不忘。陳王業以豳風。粗知大本。利天下以取益。祗效小忠。我田既臧。其笠伊糾。乃或耘而或耔。始栽柞以栽芟。止以九農。播厥百穀。侯伯侯亞。侯彊侯旅。有厭其廡。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終善且有。猥慚芻賤。濫辱稼卿。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授曆析因。分田友助。即功以知稼穡。勝或遑寧。親耕以給粢盛。昭然示勸。爰重中和。書之進載。祈秋冬報之豐。肆使畚鍤。亦躋屬稼。臣敢不祓其趨末。毋或違時。擊壤而歌。敢云帝力之何有。殺嗚以又。當思農政之用成。

擬水部車龍除水陸轉運使誥

作周川衡。已成歲積。爲唐發運。爰重使名。自非負洞達之奇。何以稱轉輸之選。以爾風猷淵涵。器識陂涵。輪囷而容之蟠。素無滯礙。犖角而背之蛻。獨任捲舒。是謂圓機。凡流通之材。故有一動萬波隨之譽。已咨決汎。更賴沃焦。旱魃滌滌。縕隆蟲蟲。執懸兢兢之念。小子躊躇。老夫灌灌。共歌板蕩之詩。適不憚於勤勞。爰妙加於迴幹。朕深嘉汝。最宜究其能。俾司將漕之權。毋效談河之鬩。決鴻隙陂。已興陂下之耕。流馬運糧。期進漢中之策。勉加潤沃。副有激昂。

代車龍到任謝表

職濫水衡。何補禹疇之用。光濫風塵。虞明漢漕之榮。沐浴恩波。沱滂感涕。伏念臣、材卑碌碌。雖淺沾沾。刳木而能其器。粗竭放萑之力。防稻而謝其畜。僅殫掌治之勞。故漸俛仰以隨人。所冀卷藏而東關。川適逢

於滌滌。泉長尋於源源。適沾詔墨之鴉鬣。俾濯篆文之綸拆。流淑就燥。泄北海以灌淮。自下升高。激西江而採渦。爰應斗升之活。以將螢鳧之輸。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厚海涵。道明川理。見善莫禦。其決化妙流通。從諫如轉。諸圓迹無凝滯。肆令猥瑣。亦玷選掄。臣敢不賦是施功。輸劣盡瘁。鑿渠引潤。當溥霈澤下之用。輓粟飛芻。願長富關中之廩。

擬趙鑄除金部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爲農亦然。爾仁爲之刃。義淬其鋒。昔人爐錘。取鍛取礪。迄用有成。原田每每。措据拮荼。農亦良苦。非精爾何以芟夷哉。此詩人所以有良耜臣工之賽。朕嘉汝積。擬司禹金。今而後聚百鍊之精。以鑄農器。俾啓辟撥剗之有其具。以成我黍稷。往若予工。毋廢厥職。

代趙鑄謝表

掌周野之器。請事老農。修禹府之金。謬登劇部。自天聞命。無地措躬。伏念臣、生本鉏鋤。質爲至鈍。衛田春鋤。其殫序芟之勞。南畝秋刈。爰竭薅荼之力。方慚治器。忽拜秩卅。六齊韓人之工。適令典鎮。三品揚州之貢。亦俾甄收。豈伊蘄頑。足堪器使。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政堅所執。義成者方。治天下猶在鑪。範下堯鎔。求良弼用作礪。起自傅巖。畫化買刀。悉歸銷戟。臣敢不切磋磨琢。斐炎鑑崇。斷必同心。輔大易耒耜之教。作而從革。成洪範稼穡之功。

擬黎春知犍爲郡兼勸農使誥

古有農官。我朝分牧者繫農使。示厚本也。爾剛木近仁。遯肥空谷。神光牛背。祇寢莫耦。左迴右抽。往來脩直。高原卑隰。堅栗方苞。亦既著勞効矣。犍爲名郡也。畀爾一廛。爾其求距心之芻。化渤海之犢。俾千里無曠土。亦克用勸。則予汝嘉。

代黎春到任謝表

雨足周原。方協夢魚之兆。地分蜀壤。將還佩犢之風。延見老農。具宣聖澤。伏念臣、梓人傳之矩矱。鐵爐步之範模。技雖扼於塗泥。性獨耽於畝畎。辟其勿用。樟爾來思。給荊州之民。無裨強本。供柳中之士。何補增屯。謬簡三推之知。猥破一壓之寵。載循漢陌。共理嘉蔬。率彼戍兵。市犢犢而田沃。助其鄰里。勞酒食以嚐良。勉收破塊之功。實耕起膏之賜。力殫戰麓。報祝汙邪。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稱諸牯亭。明離牝吉。引重致遠。教耒耨以變通。緒紺服龍。接車轔而沛艾。適擇人而作牧。俾領使以勸耕。臣敢不彌豆衡恩。蒲鞭示化。種四萬頭之犢。顧廣租分。耦五百兩之連。尤思權衡。

擬侯亞除籍田令誥

農者。天下之本也。朕躬耕籍田。率勸百姓。掌籍者、必惟其材。蓋是職、周爲甸師。漢祠先農。國朝俾典宗廟社稷之祀。爾壯而知本。稽事艱難。告熟諳之。今擢爾令。宜殫竭其勢。亦服爾耕。以相我農民。匪但典祀事而已。往欽哉。無荒朕命。

代侯亞賀皇帝籍田禮成表

帝籍親臨。禮重三推之祀。皇恩大賚。歡陶萬宇之春。國典告成。臣工稱慶。竊以農而安本。國重勸民。載耒
於保介之間。教敬月令。草甸爲粢盛之備。職隸天官。或歌祈社稷之詩。或下帥公耕之詔。金根登壇。朱紘
于郊。旨非侈觀美之文。政以表躬耕之意。洋乎今日。展也盛儀。恭惟皇帝陛下。萬物覩乾。三登樂泰。仁沐
善養。獨明稽事之兼。德稷惟馨。恪謹稼穡之本。農祥正而土膏起。甽畝隆而春日遲。帝勤紺轅。擁百僚之
穆穆。風生青耜。慶千耦之耘耘。爰畢農功。載親祠事。天地祖宗之歆格。和溢牟埤。孝弟頒白之沐游。恩霑
賜帛。金雞飛舞。寶咒忻愉。聿新曠代之逢。丕慰輿情之徯。臣等明隨擊壤。快覩回鑾。賞謳耕耤之言。已陪
給祭。孟軻均田之說。尤冀行仁。

擬木斛除度支使誥

舜齊七政。量居其一。蓋微此不足以平天下之心也。苟非其材。不在茲選。爾中通而外直。體圓而用方。撰
山松栢。是斵是虔。就匠之輪。以成厥器。乃命式于九閫。既戒既平。時靡有爭。朕已嘉汝績矣。今擢司計度。
凡國賦之出納。市儲之斂散。一歲幾何。悉有算書。爾其必有昔人不差升斗之長也。往祇使事。毋忽朕言。

代木斛謝表

乾圓合制。粗守均平。渙汗有華。忽陞計度。循墻祇奉。斂板欽承。伏念臣。器本易盈。質無足算。爲之以信。脊
陳韓愈之言。剖而不爭。徒抱莊周之志。故在收發。則圭撮不容少失。有所宜損。則秦勻勿使或加。職第謹
於漢倉。政何裨於舜度。愧虞允工之報。謹明經費之諸。約歲計年支。貴不差於升斗。而沙益籌唱。期盡給
於稚蘇。慚無粲米之長。爲勝足食之任。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參天量廣。並日德明。無黨無偏。成洪範皇極
之用。有容有執。尊中庸既廩之賢。以平政而行仁。每擢能而授職。遂令空竭。亦在舒揚。臣敢不益盡虛心。
堅持端槩。出入幾何之間。所合講明。會計當矣之言。倘思佩服。

擬倉部高麗除提擧常平倉誥

蓄積以備水旱。此堯湯用心也。然司蓄積之職者。必惟其人。爾彌高之望。有容之德。其胸中何止藏百萬
矣。頃典國儲。陳陳露積。乃且有賑貸救乏之心。朕甚嘉之。常平使節。未嘗輕畀。今命汝往。以究其材。漢北
邊之給。唐京師之盈。皆昔賢所講明者。可權度而擧行之。使吾民含哺鼓腹。咸遂一飽之樂。則朕益汝嘉。
往惟欽哉。

代高麗到任謝表

屢膺分職。慚無一粟之裨。庾節明榮。誤被六絲之遣。穀消簡俗。粒飽知恩。伏念臣。腹本空虛。慮先饑困。義
重將軍之急。劍屢指糧。禮知賢者之尊。鼎加繼餽。幸逢坻京之詠。深道匱困之譏。方祈擧稼以歸耕。忽併
集倉而發廩。豐凶品約。當思藏胄之規。貴賤權宜。盡究壽昌之策。第虞罄之爲誚。寵綏茲蓋恭遇皇帝陛
下。平政行仁。博施濟衆。先時備具。成湯損瘠之思。以己視人。大禹溺饑之念。故嘗體勤人才之嘆。而旰食
有民瘼之憂。豈伊器儲。亦塵器使。臣敢不業知所發。儆不敢忘。馳隔而廣諮詢。具宣德意。視歲而爲斂散。
加惠黎元。

文房四友除授集

鄭清之撰

文房四友除授集

安晚先生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宋　鄭清之撰

制曰。造書代結繩之政。孰與圖回。將軍拔中山之豪。式隆任使。載疇爵秩。庸賁時髦。中書令管城子。食邑若干戶。食實封若干戶。毛穎。美秀而文。神明之胄。本長生於月窟。亦分配於日辰。何特顯於秦漢之間。蓋自别於衛聃之裔。記夙標於明际、得而稱焉。昔見逐於韓盧、非其罪也。俾歸寧握。爰布腹心。簡牘是資。拔一毛利天下。文明以化。知百世俟聖人。通纂鑰於古今。公春秋之褒貶。自蒙恬、始資其用。至韓愈、復傳其功。博學強記。無以尚之。殫見洽聞。有如此者。肆管賜湯沐之邑。未能展纂畫之規。實不酬勞。位宜稱德。爰剖丹書之劵。大開孤竹之封。期徐廣惠施之五車。毋但樂渭川之千畝。分土壤黑。勒勳汗青。於戲。萬里封侯。豈效昔賢之投筆。一朝受籍。遹觀寰宇之同文。往盡乃心。毋替朕命。可進封管城侯。依前中書令、加食邑若干戶、食實封若干戶。

竹溪林史君（名希逸字肅翁）

代毛穎謝表

短才易乏。年已逾於二毛。新渥載沾。封有同於五管。何功簡牘。有玷絲綸。伏念臣東郭裔微。宣城居僻。舉

游嚴穴。本無嫌於衣褐之徒。一落市朝。偶見憐於翰墨之子。志雖酬於脫穎。嘲莫解於沐冠。何宵嘆白首之疎庸。乃誤被黑頭之任使。初入連山之窟。以同書古。及待衡石之程。與執燭伍。讙毋髮士。見謂筆公。曲直巧拙。其人是隨。每私勤於四友。貨錢注記。唯上所使。誠見縛於微官。或責效於短長。或觀時而冷暖。霜毛半減。日力易疲。莫酬顆柱之言。妄有如椽之夢。楮知自皆反面。以臣點汙而見疑。石盧中特薦才。欲臣流落而後已。獨蒙拂拭。未忍棄捐。豈非以內削施行。無漏言於片字。中書進擬。或任怨以一勾。忠粗竭於毫芒。恩久居於掌握。俾乃墨守。聊代筆耕。上林借一枝、已愧卓錐之貧士。渭川封千畝、更懷孤竹之清風。矧此獎提。若爲輸寫。茲蓋非遇陛下。游戲翰墨。收拾英髦。察其不二之心。憐其欲禿之髮。謂非罪見絕。豈容無一字之褒。使有功不侯。是自負丹書之約。遂使管窺之士。復明茅胙之榮。臣敢不盡力簡編。酬恩湯沐。對揚寵卷。幸襲元鋭之封。期效猷心。時進公權之諫。

安晚先生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勅。朕恢張文治。搜攬奇材。不岸可磨可鐫。挺生國器。王言如綸如綍。允藉詞源。載嘉風味之姿。盧膺寵扉之選。石鄉侯石虛中、温潤而縝密。重厚而剛方。風範端凝。面目嚴冷。巧匠斲山骨、剖元化之精英。鄰地作金聲、露斯文之圭角。廉而不劌。澤乎其容。對冰壺以雙清。陋肉食之無墨。圓成規、方成矩、凜若通才。磨不磷、涅不緇、乾然雅操。披拂則管邑中令。切磋則上林客卿。秦徒引重於陶泓。唐始見推於辟穀。毋抱端溪之璞。盍呈孔席之珍。聘以寶儀。登之書府。磨厲以須。玉出提挈而當案前。期鍊色以補天。豈研朱而滴露。日高丈五。影動磚花。夜草制三。風生玉著。若饕餮之滑以介。與楊意之勁而剛。是以似之。予其潔也。於戲。徒得君重。文章騰萬丈之光。其代予言。號令有三代之烈。勉加灑瀹。式副簡求。可依前石鄉侯除翰林學士。

竹溪林史君

代石盧中謝表

術而口口。德愧栗玉之非。命以濡毫。班冠花塼之列。榮光驟發。駭汗交流。伏念臣棋不入時。器非適用。未覩宗匠。何欠切磋之功。見謂篤材。徒竊端方之槩。幸不折於壓控。幾見置以一官。徒吟溪友之詩。謾索山人之價。少年好古博雅。不遺斷缺之文。人情厭舊喜新。誰顧塵埃之物。惟昔共文房之好。於今皆諸席之珍。毛穎以实新相誇。陳玄以剛介自許。無滴水相及之惠。有毀瓦求食之譏。誰能博手、致之猜波。固有反面。至於下石。尋謂牒之遠近。日以新人。據几案而歸夷。指爲賤土。歙賜班而絕席。（宋歙字用。）陶抗議以論鐫。（陶謂）獸技者、貽笑於馬肝。盜名者、致身於龍尾。（歙有龍尾石。）人爭求售。世孰聘珍。或以火色誚周。或以金聲忘綍。書雖自潔。進無右生之媒。洗以索瘢。舉乏山公之啓。雖磨不磷。所友必端。寧守黯之不欺。（黯賈。）肯附條而求進。（條鄭。）誰為洒濯。已分泥塗。詎圖不直一杯水之才。而乃獲登七寶床之石。恩深纖籍。時崇宮錦之、盼逾重提撕。更被寶蓋之賜。章身既紫。對眼常青。諸染固勤。愧淵源之易涸。氣質難化。知圭角之未除。徒

堅石不轉之心。莫效壁俱碎之報。茲蓋恭遇陛下。得肆筆成書之妙。有斲琱爲璞之心。覩古人之制作倘傳。以重厚爲貴。若近世之雕鐫雖至。而輕薄者多。凡辭章之體製不工。亦材質之醇疵相半。若稱儕流之纖巧。斯收嚴穴之沉淪。寧不汝瑕。俾爲吾用。臣敢不自礪鋒穎。務深其身。從我而無所取材。小器偶明於承乏。掌制而不辭爲斲。措工未免於包羞。

安晚先生

陳玄除子墨客卿誥

昔李斯舉於荀況。爲秦客卿。特寵委任之。乃焚書坑儒。自畔於孔氏。罪不勝誅。爾與毛穎陶泓之儔。娛侍始皇。乃能魏驪蓋覆。知黑守白。迄全博士書不至煙滅。魯共王得科斗文字。寫之竹簡。亦與有力焉。遂使百王文物、如五采章施後世。炳然目擊。其有功於名教甚大。與李斯異矣。然則傳千古文章之印。有三代號令之風。磨以歲月。自飾與世。其效可殫紀耶。俾陞棘列之光華。實亦松臚之積累。宜戒成蠅之誤。務滋脫兔之毫。往欽乃司。毋之吾事。可除子墨客卿。

竹溪林史君

代陳玄謝啓

焚書油而自苦。久懷如擣之憂。升卿掌以騰華。遽沐襃收之寵。惟斯小物。仰累洪鈞。伏念某黑水派遙。黟川源淺。自分爲池中之物。伊誰賞爨下之音。堅白辨雄。見比漆園之傲。雌黃口衆。競嗤墨子之非。飜幼安之街。而歎烏烏僻子雲之嘲。而守默默。面目黧黑。志氣消磨。未能希擣藥之儔。已甘儕飲墨之士。輕重未可問。寧覩死灰之復然。尺寸亟將來。敢作浚煙之遠計。寵非首蝟。突不得黔。徒諮屈原之獨清。寧信老子之守黑。人皆自衒。爭先懷金而紆朱。已獨見遺。反謂草玄之尚白。既論情無膠漆之固。嗟見知於杵臼之間。肉食之色既無。麗衣之緇莫滌。玄圭誰錫。故笏空存。家聲莫稽於五松。陋品嫌躋於九棘。左右斷無即墨之譽。姓名猶至中書之堂。自揆賢輕。有慚明試。茲蓋恭遇某官。筆既提而再入。毋無膠以不調。博極羣書。尤諳墨莊之富。善無棄物。均爲夾袋之儲。惟其肯摸索於暗中。所以入收拾之數內。某敢不執愈堅於金石。瑩毋變於丹青。磨涅豈無。恪守鑽緇之訓。方圓俱可。肯貽鄉皂之譏。

安晚先生

楮知白誥

詔曰。朕讀司馬遷史記。知楮先生名舊矣。想其議論風采。恨不同時。卿、蚤蓍林下。潔己不汙。操行砥平。樸茂寬博。弱自厚而濡首於人。凡古今治忽、人物賢不肖、納納容受。豈若輕襲。有容邊幅。且學貫九流。事窮千載。六經百氏。雖不該洽。可謂博學多識之士矣。朕稽古之暇。留於著述。方與毛穎、陶泓、陳玄、三人者。朝夕從事。獨卿懷長才。以傭書自給。淪落肆間。人情厭薄。堅忍不磨。雖宋人之刻、蔡倫之造。玉雪楚、焚、曾不與易。豈老於世故。猶有結繩之風歟。其亟就公車。與衆賢雜遝而進。以抒心畫。以展素蘊。用騰洛價。毋讓剡藤。故茲詔召。想宜知悉。

竹溪林史君

代楮知白謝表

雲隔幾價。自喜卷舒之適。風馳一劄。俾陪雜遝之賢。非薄何堪。處學自愧。伏念臣源流好時。飄泊剡溪。江以潔、陽以爲之歸。潔而已。鄭之厚、君之薄也。奚擇於斯。家有鳳樓之譏。世以蟬翼爲重。雖剪裁亦長九尺。而衡尉不直一錢。謂其文、娩白以取青。謂其視、看朱而成碧。一紙豈實於從事。百番僅逸於參軍。從令沉浸以滿家。且疑破碎而害道。補綴以進。安得趙胥之應賢。邊幅是修。堪笑子陽之待士。自高竹累葉而下。有善和千卷之藏。剡楮自勞。學者徒費。誰肯爲之道地。乃俾貴于洛陽。豈陳玄毛穎之流。力期推挽。念左伯蔡倫之後。久歎寂寥。誤與剡闡。致明簡拔。茲蓋恭遇陛下。以重規疊矩之聖。思席珍待價之才。謂尺有短、寸有長、要使及時而展布。毋惡者貴、美者賤、反令避地以卷懷。特命彙收。豈必自售。臣敢不裁其偏側。束以規繩。十日一箱。當密藏於謗紙。千秋萬補。願無棄於書囊。

右一制、一詔、二誥、今傳相越公安晚先生老筆三表、一啓。公客竹溪林侯庸翁所作。本朝元老大臣。多好文憐才。王魏公門無他賓。惟楊大年至、則倒屣。晏公尤厚小宋。歐陽九。居常相追逐倡和、於文墨議論之間。不待身居廊廟。手持衡尺。然後物色而用。蓋其剸量位置。胸已定於平日矣。竹溪所以受公之知。公之所以知竹溪。有以也夫。竹溪出牧于莆。以副墨示其友人劉克莊。亦公門下客也。雖老尚未磨礱。因拾公與竹溪棄遺。各擬一篇。公見之必發呈武藝舞析枝之笑。淳祐戊申季秋望日。克莊書。

後村劉中書 名克莊 字潛夫。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提筆居公槐之位。久倚任於英豪。剖符拓孤竹之封。肆褒崇於勳舊。仍加書社。誕勸士林。具官某、出明眎之宗。生廣寒之府。自伏羲造書而後。至蒼頡製字以來。居然貫通。靡不鈔纂。始避秦師之獵。甘處隱淪。繼入周人之貢。遂陪衆後。朕方興文治。妙簡羣髦。尊顯以史遷之官。綿歷乎汾陽之考。華顛欲禿。豈辭拔擢氏之一毛。清節自持。素恥營晉臣之三窟。雖勳名、異乎定遠之燕頷。然羣書、妙於右軍之鼠鬚。供內廷肆筆之娛、閑實字同書之兆。或寫諸琬琰。或勒在鼎彝。博古通今。雖百世可知也。策功行賞。何萬戶足道哉。益湯沐之舊邑煥絲綸之新渥。於戲。古者重分茅之爵。是謂封君。聖人有微管之言。深嘉仲父。毋廢朕命。以昌斯文。

代毛穎謝表

位冠鳳池。初乏英髦之譽。爵班侯國。忽加采食之封。沐寵懷慚。摛辭叙感。伏念臣中山舊族。東土寒生。昔西伯詢耇。嘗希往遊於周闕。及孝王好賓客。復延致於梁園。遂由衣褐之徒。獲預汗青之列。居常摹畫軍國之務。非但馳騁文字之間。強推鋒芒。不覺顛毛之禿。久居掌握。豈勝指日之多。或謳其就縛於蒙恬。或譏其見絀於孔子。或笑武安之頭銳。或嘲番豐之心長。衆方吹求。上獨拂拭。慶削牘而斯門退。每賜劄而

示春留。得於湔濯。燕幾直諒友者。賜之湯沐。豈若恩澤侯哉。茲蓋伏遇陛下。奎壁之光燭天。雲漢之章飾物。嘉臣沐猶濯操。素無三窟之謀。察臣巖穴奮身。非有五樓之援。疏分茅之異渥。酬執簡之微勞。臣敢不盡心服勤。碎首圖報。上林一枝、今以借汝。親逢明主之右文。潤川千畝、比之封君。深愧古人之辭富。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朕、招延鴻碩。興起藝文。博約鑽之彌堅。既成推於宗匠。號令煥焉可述。甚遂長於禁林。爰錫寵銜。以旌儒彥。具官某、內涵珍璞。外禀丰稜。不屑撓於他人。亦眼高於餘子。膺朝廷之物色。得於禁嚴。加師友之切磋。可以致玉。性非燥濕所遷變。語不離鴝而泥成。一泓之水未足多。萬斛之源所從出。陶瓦注之粗野。易以精工。矯崑體之輕浮。返之古雅。不敢辨諸陶冶之列。居常置之几案之旁。周嘗北門發直之廬。執堪東里潤色之選。求人惟舊。朕殊惜居易之老香山。取友必端。卿何愧九齡之產韶石。遂予環於荒遠。俾瑞墨於禁嚴。曬、王言如絲。賴發明於德意。我心匪石。益磨礪於忠規。若時耆英。奚俟訓敕。

代石虛中謝表

剡紫裝之石。聊以自娛。上白玉之堂。出於親擢。持鈍頑之陋質。汗清切之班聯。伏念臣品在下中。識尤晚後。望修門之日遠。甘幽谷之地寒。抱璞櫝藏。非敢索山人之價。剖珍包貢。不圖近天子之光。登之寶床。被以宮錦。澡身雖潔。仄目實繁。譏臣山之未醇。許臣黯之太褊。洗吹不已。竟難求索於疵瑕。將涅縱多。終莫磷緇於堅白。豈必染馬肝之指。居然先鳳咮而鳴。獎發藻之微勞。躋摛文之眞拜。與陳玄、毛穎、同召見非供鎮紙之需。逢李斯、趙高、不喜儒。獨結衛書之眷。仍分茅之舊爵。出硯草之新綸。茲蓋伏遇陛下、操砥礪之權。勤雕鐫之幣。勒碑浯水。尊無老學之磨礱。制金鑾。或用宮墉之擬。致此支機之具。通於華蓋之邊。臣敢不洒濯俗塵。切磋儒學。精墨卿以風雅。顯臺閣之文。以石生為媒。或可致巖穴之士。

陳玄除子墨客卿誥

秦重卿爵。以客斯為之。漢仍秦舊。位亞翰林主人一等。優游文字之間。而不昔以吏課。有賓友之道焉。爾粲然有文。磨而不磷。雖嘗見闢於孟軻。而或者謂其與孔子蓋相為用。來從吾游。質疑直而氣芳潔。所長不在於點竄典謨、塗改雅頌而已。進之卿列。待以客禮。夫嘗沃者光燁。漬久者色深。人之於學。何獨不然。予不偁於研磨。爾益思於策勵。

代陳玄謝啓

召同四友。愧涵染之非才。仕至九卿。忽輕安而就列。營猶甄之賜也。非媚竈而得之。伏念某、分上黨之枝。傳絳人之業。朝磨鐵研。夕映雪窗。雖皴裂欲無全膚。然燥濕終不改度。嗜古文字。班馬之香是薰。與人交口。陳雷之膠不解。弄翰之池盡黑。餬口之突不黔。偶陪泓穎之名流。殊乏神雲之妙思。上恩甚渥。月輒給於一枚。舊學都荒。歲纔磨於寸許。中遭點竄。稍見擯疎。嗟蕞駁之俳諧。指成蠅之謬誤。仲將之黠如漆。世豈無於公評。內史之灰復然。公眞有於大造。粵惟先世。僅受松封。曾是鄙生、驟躋棘列。茲蓋伏遇某官。晬然見面。默而知言。潤色謝謨。不假丹青之力。剸量人品。尤嚴皂白之分。既擯黯黮之瑕。亦玷清華之選。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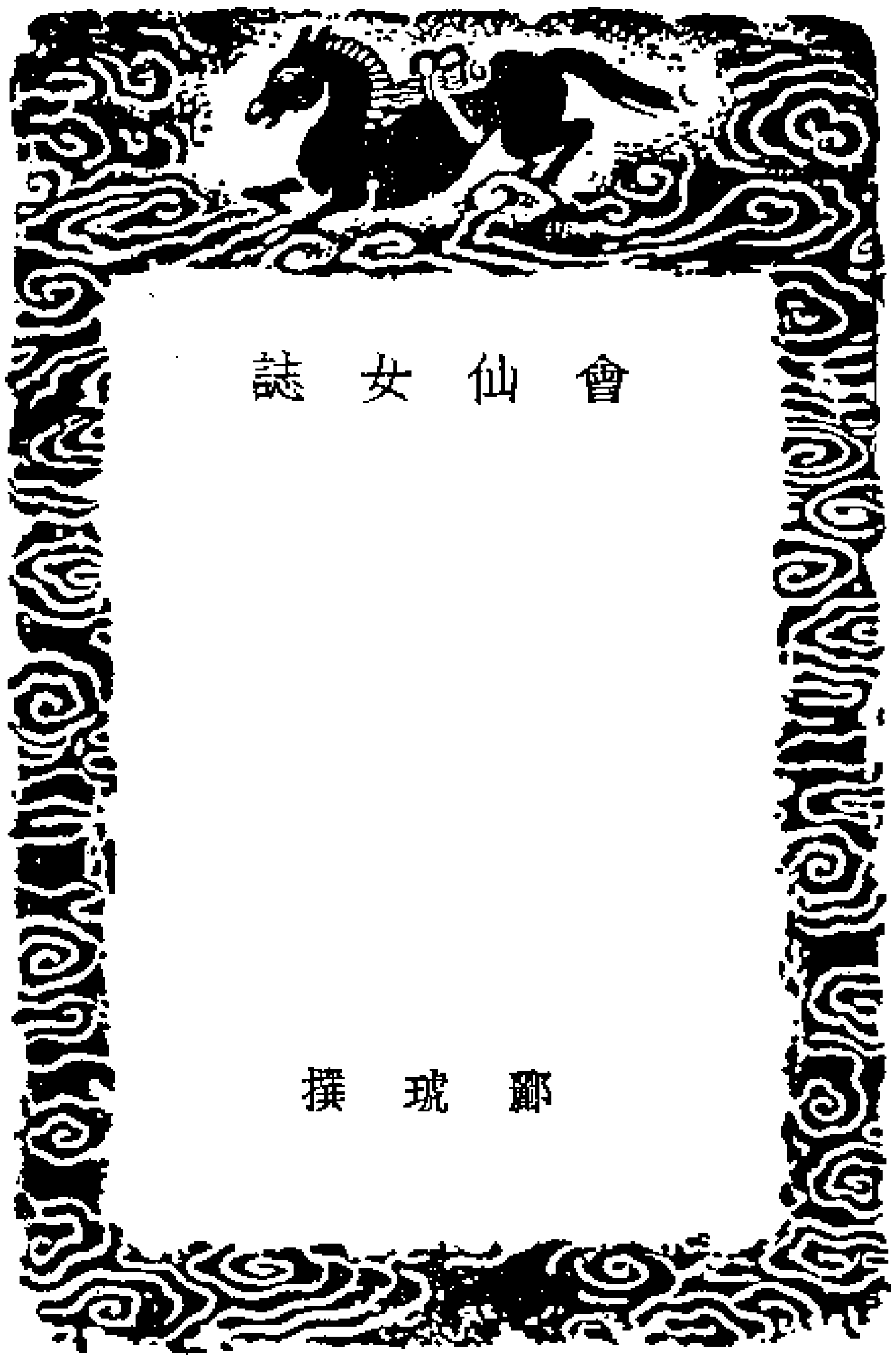
敢不研精游藝。慕顏訓知。杜陵金壺之詩。可謂榮矣。豫子漆身之事。竊有媿焉。

賜楮知白詔

漢儒推寬、誼、仲舒、至矣。然於誼、曰賈生。於仲舒、曰董生。友之而已。獨於楮先生者、師稱之。其為世所崇尚如此。朕既召穎、泓、玄、置左右。三人者、皆言汝功用敏於竹帛。材質精於玉雪。博記古今之書。善摹國家之事。鋪張設飾。非汝不可。矧为幅之士。咨至于朝。以煥三代之文。而舒六藝之風。雖欲卷而懷之。得乎。前求遺逸、巖茂異、不過介有司物色。或下郡國、遣詣公車。吾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蓋以賓師之禮待汝。汝其翻然而起。自然來思。副朕右文之意。

代楮知白謝表

臣無他技。方廣剖恩之護。帝有恩言。昭示褒揚之意。粉身報造。汗背愧深。伏念臣、自奮孤根。偶逢良匠。施風斤之巧斲。加月杵之精研。早踐名場。不數與白之卷。後游文館。盡見殺青之書。雖屬辭之士、著價稍高。然嗜利之徒、見伐未已。識蝴蝶知庭儀。敢輕量才。則曰牧臣。奏技則云愈薄。方聖主飾昭回之際。借雛負於馬圖。若愚臣窮邊幅之尤。僅可供於鹽券。曾謂十行之明詔。俾陪三益之後塵。委穩之以百函之多。偏張華至萬番之富。大事則書之策。安能措一字之謹嚴。小子不知所裁。徒自愧成章之狂簡。茲蓋伏遇陛下、取士當嚴於尺度。養材靡縱於斧斤。思妙化工。陋擬人之刻葉。辭根理致。異墨客之天蔴。深懲諂諛之委。奚補文明之治。臣敢不益思展究。少效鋪張。新智無窮。豈必罷縣侯所造。舊聞可補。或能補遷史之亡。



會仙女誌序

賜進士第養吾陳士元撰

玄陽儒史會仙女誌成。授余作序。捧讀既久。乃作敘曰。先生才雋志高。嗜奇好古。蟬蛻塵垢之表。而鳳翔千仞之岡。俗見舊習。一切剗刮。故學造深邃。鈎致纖專。靈氣所臨。輒成卷册。覽者或未之洞曉也。昔韓昌黎務去陳言。蘇子瞻贊其文起八代之衰。今觀茲誌。務去陳言矣。廣包大塊。細剖毫端。渺渺浩浩。蓋有立言之意焉。夫善立言者。不拘規範。善知言者。不汨精粗。易有十翼。書有四制。詩有三緯。禮有別說。春秋有五例。文異而道同。學者宗焉。若測影而齊迹。是規範之拘也。求教而守常。是精粗之汨也。嗚呼。立言惟難。知言不易。揚子雲草太玄。劉歆謂可覆瓿。桓譚謂其必傳。今其秩炳炳存也。桓劉之言。孰是哉。茲誌一出。世必有稱其可傳者。彼僊女之寓言。而實有是事也。奚足辯云。

旹嘉靖癸丑秋九月十有六日

會僊女誌序

賜進士第監察御史斗南祝乾壽撰

會仙女誌成。諸君子蓋嘗敘諸首。予乃以讀禮之暇。竊閱而嘆曰。能無撥是以知先生者哉。雖惟達者。偶憩越中。嘗嘉域興之勝。云常有異人出焉。無亦青牛東萊。白鹿上浴。氣壤所遭。比常休應。而先生挺生其時矣。以故夙擅道藝。動聲雲霄。追直契大道。杜門著述。累千萬言。此秩此論。錯綜玄化。剖析無前。索考不探之絕言。鈎取毫端之隱蕴。創必自始。俑將先倪。發鬼神之機貌。洩造化之樞橐。謂非隱。孰以宣隱。非不常孰以道常。文中子以楊雄張衡謂古之奇。振人以其思苦言艱。得非先生之謂乎。或曰。先生鈎深索隱。得無駭而畏之。予曰。鴻冥也于遠。麟育也不發。理固然耳。夜光之璞。卒然臨之。鮮不按劍而視。謂不有韞櫝而藏之者乎。是故必有撥此以知先生者。先生姓鄭名琥字仲玉。別號玄崖。會稽山人。予契友也。乃樂為之敘。

嘉靖丙辰五月望日

會仙女誌 序 一

刻會仙女誌題辭

玄陽仙史、少聞會仙女事、乃笑曰、此無稽之談也、輒置而不問、及見稗官小說多載焉、又嘆曰、此以訛傳訛、盡信書、不如無書也、輒掩而不閱、至嘉靖辛卯、予年弱冠、獨處玄陽洞天、忽遇仙女、其事甚奇、始信昔之聞見者、非幻誕也、遂紀天問二十四首、僊女賦僊史歌各一首、總名之曰會仙女誌云、

嘉靖壬子三月五日會稽玄陽僊史鄒琥題

會僊女誌目錄

天問二十四首
問三才
問天地相去度數
問渾天
問天傾西北
問五色石補天
問日月旋轉
問月盈虧
問日月烏兎
問嫦娥奔月
問月中丹桂
問日月黑影
問日月交蝕
問十日並出
問列星名位
問七象白衣
問牛女相會
問乘槎至天
問雷神擊殺
問雷火斧削
問龍能施雨
問雲雨升降
問雪花六出
問九道九天十端八柱

問佺仙帝王
偓史歌一首
仙女賦一首

高寄齋訂正會仙女誌

明　會稽鄭　域仲玉撰

問日月交蝕

玄陽偓史年甫弱冠。讀易於玄陽洞天。幽遐深邃。超脫俗緣。斂神抱一。精思鈎玄。嘉靖辛卯龝。天光如洗。月色穿簾。異香滿室。紫氣騰煙。啓戶而視。有女郎年可十六七。膚體柔脂。髻垂鬟玄。器度雅飭。舉止端嚴。縞衣素裳。緩步周旋。行將漸近。掩戶凝神靜坐。頃刻門叩有聲。仙史曰。子爲誰仙。女曰。予處子也。曰子其處子而淫奔者耶。抑鬾魅而爲鬼物也耶。曰。予乃天府英靈。曾自蓬瀛。列仙夙緣。願執帨巾。曰士之躭兮。猶可說也。女之躭兮。不可說也。予先於吾。必見放於尼父。暮夜淫奔。終見賤於國人。予聘陳氏子而未娶。是亦處子也。以處子而納淫奔。國人將以賤予者賤我矣。子速返兮。毋貽戚羞。曰輕浮年少。逢秉綱常。穿花拂柳。竊玉偷香。挑樓窺覷。鑽穴踰墻。予見予之色而勿察。知予非凡迹而可與言者也。予將與子談子午之竅。洩天地之秘。闡陰陽之精。子毋疑予爲淫奔鬼物也。願子學展禽而見納。毋舉魯男子而拒深。曰子能談玄論。洩玄秘。此予之所樂聞也。恐吾子之未能。曰請予姑試之可乎。予乃秉燭啓論。請飭外館。東西列坐。啜茗細論。叩其所蘊。義理精明。意非塵寰中物也。乃斂容啓手曰。子稱天府英靈。曾自蓬瀛。意者其偓女耶。曰然。曰子誠偓女矣。仙女果何所自乎。曰天體輕清。不減不生。星宿精英。有濁有清。濁殖爲石。清殖鍾靈。故鍾于禽獸。爲鳳爲麟。鍾于草木。爲之爲椿。鍾于母孕。產育

賢聖。爲睿智。爲聰明。在地爲人。在天爲星。說乘箕尾。班班可徵。吾生有自。微予孰論。曰星化爲人。自古及今。不知其幾。願悉數焉。曰偓女下謫。泥凡蒙塵。紀載書中。預識吾心。角姬織女。孝配董永。少室仙妹。求配封生。江妃逢鄭。解佩江濱。藍橋裴子。道遇玄英。推徐類見。莫能悉陳。曰黃遇仙姬。織以濟貧。予亦貧士。子能織乎。曰陰陽契合。鮐緊犂分。角姬織女。益配董農。予請文義。知子文雄。因才求配。終身願從。道克爲富。利莫爾營。織以助子。偓予所聞。曰子謫仙靈異。天載必明。予以天問。子盡爲我對焉。曰諾。於是起而問之。

問曰。三才之道。天地與人。何五行標精。男女始成。曰太初無始。溟涬鴻濛。混沌不鑿。兩儀未分。𦘦易而有。太極。盤中。天開子位。地闢丑宮。人生寅候。三才統同。五行順布。萬物化宏。周宋闡旨。子莫信從。

問曰。天地相去。幾千萬里。東西何缺。數何可紀。曰天之高也。不可階升。去地之遠。孰陟而明。測晷度景。渺茫杳冥。二億餘萬。奚得其真。四維步數。子莫信深。

問曰。天爲卵白。地爲卵黃。天何也外。地何中藏。曰天開地闢。黃白初分。肇判太始。卵喻乃明。天蒼上蓋。地濁下承。天包乎地。天度下凝。天凝地下。愈濁能清。盡天至論。考核宜精。

問曰。天體上蓋。覆物輕清。一氣貫徹。西北何傾。曰一氣上浮。磅礴渾淪。天道左旋。倏忽變更。東西南北。舊位雖仍。翱首仰覷。盡屬青晴。何西何北。孰虧孰盈。誰能到得。西北見傾。人言弗信。子惟信心。

問曰。天體渾淪。疑無罅漏。鍊石補天。敢以玄叩。曰輕清上浮。一氣渾融。原無罅漏。何俟補工。上有隙補。無階可通。天位未定。溟涬鴻濛。女媧鍊石。五色始分。東木青補。南火色紅。北水補黑。黃色補中。金補白色。五方不同。補明天道。大哉帝功。

問曰。天體上蓋。地體下凝。日月何依。旋轉周行。曰維日與月。陰陽之精。一氣旋轉。晝夜無停。譬之血氣。循環一身。空虛無倚。上下運行。豈必依附。強天下凝。

問曰。莫大日月。懸象著明。月光何德。死而復生。曰維月之魄。假日之光。著明于上。人自下觀。譬之鏡丸。各見一方。凌空倒景。終見蒼芒。陰精皎潔。弦朔無傷。知子博覽。洗言是藏。

問曰。日維陽精。烏何三足。月死復育。兔何在腹。曰人生百病。能復幾時。光陰迅速。兔走烏飛。附會勸說。兔搗烏棲。四足爲偶。三足爲奇。月非兔窟。顧兔何居。

問曰。羿妻姮娥。亦與人同。竊何靈藥。能奔月宮。曰月乘陰精。姮娥陰靈。懸象無人。寓言斯名。竊何靈藥。羿妻能奔。姮娥何緣。獨宿何嗔。商隱謬俚。願子勿聽。

問曰。月中丹桂。靈根何栽。露隱結子。佳種何來。曰秋桂吐色。文職舊揭。雄才高捷。杜花高攀。如登天府。峻極維艱。蟾宮丹桂。擬之名彰。靈隱附會。桂子芬芳。栽種結實。其味辛香。徐子至論。已破荒唐。

問曰。月中黑白。交映參差。山河之影。何破羣疑。曰日月之象。精蘊白黑。黑白著明。鑑貌辨色。日鮮黑暗。易稱多白。多白之睛。耗眩昏寒。卿目觀象。至理斯識。山河之影。未受威式。段生謬妄。胡破羣惑。

問曰。日月交蝕。時或晦明。春秋不載。子盡悉陳。曰天有九道。黃道居中。日月同度。參差會逆。參差月晦。會

逢日蒙。日居月上。月蔽日魄。月越常度。日晦月宮。隨其所犯。淺深不同。當蝕不蝕。曆算未工。

問曰。帝堯元祀。日何十出。羿何能射。獨存其一。曰帝堯啓世。載紀不虛。子夢亂政。災異虛誣。日光磨盪。酷烈莫支。眩如十日。稼穀無遺。命羿救獲。射日驅馳。如揚劍比。如舞戈揮。淮南謬妄。以啓羣疑。

問曰。麗空列星。廣博無垠。五方殊位。何象何名。曰萬象之精。上爲列星。元氣之英。無象無名。強稱重耀。傳夜明。何斗何衛。何虛何參。觀象玩占。強名其名。東曰長庚。西曰啓明。五方殊位。隨人所稱。

問曰。北斗七星。一行七豕。管輅白衣。言何所指。曰太公鈎璜。以神水德。漢高斬蛇。托言帝泣。北斗何神。松下餔食。廢園一甕。杖奴胡得。二子設言。欲神其術。豈王姥之事。七日當赦。趙顏之壽。哭而可益。

問曰。織女牽牛。天漢二星。時逢七夕。相會何情。曰紀星之狀。維詩可詳。大東箕斗。南北維環。維箕牛簸。維斗生獲。然且不可。況駕河梁。梭子軋頭。二星名彰。所織何錦。所耘何疆。男女通好。言尤妄誕。

問曰。張騫乘槎。何以升天。織女機石。何以相傳。曰張騫漢臣。出使西域。乘槎大遊。好事浪述。天無仙女。何機何織。杼柚其空。有何機石。賣卜君平。豈能獨識。張騫本傳。並不載入。華誌博物。奇事莫及。幻妄不經。子勿沉溺。

問曰。雷從何起。雷有何神。何以激殺。何以司刑。曰雷在地中。萬物未生。陰陽相薄。衝擊而成。譬之火炮。其理甚明。火鬱于內。爆之爲聲。火光閃爍。曰眩生神。物遇戕損。天匪有心。鼓動萬物。權豈司刑。

問曰。雷火焚爍。斧屑遺棄。何所措設。何所乘製。曰雷威猛熾。擊觸勢烈。如瓷器投井。反成堅冰。雷非地鼓。事語斧屑。天聲雖迅。神化相夾。爍灼鳴空。近輝沉濁。遂成渣滓。屑形不滅。如龍升馳。其塊遺結。其名令滯。反覥斧屑。

問曰。莫蓄於龍。何以施雨。附氣轉化。何能吸水。曰陰陽和暢。雲氣薰蒸。霖雨下降。龍以從雲。江海龍窟。天無非精神。龍變化。在天飛騰。雲騰致雨。雨非龍成。

問曰。山川興雲。氣結而成。於龍何究。於雨何生。曰山以藏氣。川以積氣。天地啓闢。一氣爲主。非特山川。爲雲爲雨。有川有水。水者雨母。龍之俯化。仰伸降而爲雨。子返母也。氣積以舒。有山有雲。雲者雨翼。龍之俯鬱仰蒸。遍而爲雨。夫雕婦也。氣凝以舒。山本上升。升者爲雲。雲從氣上。龍之勢引。川本下降。降者爲水。水從氣下。龍之勢沸。是故上下不阻於間體。兩儀遂在於凝化。

問曰。冬雪六出。五出陽春。大產花樹。燕女何濕。曰雨雪霏霏。冬寒近凝。隨冬陰盛。六出乃成。逢春五出。陽氣漸生。陰陽推遷。六五變更。燕婁君論。援天自神。詭女仙謫。膚而匪眞。

問曰。九道何列。九天何名。十端何紀。八柱何承。曰天無九道。交錯雜陳。定爲五色。強名其名。九天八柱。隨義相因。王逸謬註。八山何承。十端舛錯。穿鑿五行。繁辭繁冗。支離不經。

問曰。曾據虞帝之玉琯。獻致西王。周穆之八駿。馳觴會母。黃帝之鼎湖。羽化犁工。蓋王之飛蓋。雲歌妙宛。漢武之玉函銀橋。曲寫霓裳。淮南之八黃九老。雲犬晉鷄。是何怪也。怪果仙乎。仙果帝王乎。曰大旨揜鬱。龍雲赴會。茅食九眩。經脩畢葉。體齊紅雲。玉案樂引。玄天洞樞。樂徹天鈞。味品鳳脂。作威洪範。專命

乾綱。故祖龍鞭石。見海鬼之相投。而武王欲奔。致火速以報應。幻化相齊。天權莫測。天問不能屈。傳史復起而言曰。天對玄奧。子眞能洩玄秘。談玄論。予願樂聞者。已聞命矣。子能賦仙女賦乎。仙女遂援筆而賦之。

賦曰。維蕊府之靈。列宿之英。資陰陽以成性。資變化以成形。衣雲裳而披霞錦。能知來而藏往。殆有隨而飲玉液。亦含丹而內朗。若夫朝遊北海。暮宿丹丘。朱顏映日。雲鬢凝秋。怨凌霄而起遠。乍排空而出幽。恨晚遇之不偶。如夜光之暗投。是方進而將退。心欲去而復留。幸啓扉以列坐。共啜茗而凝眸。同萊姬之相濟。豈江妃之嬉遊。意乞巧於北牖。弗自賦其東樓。然離易會難。聚或成散。居無定所。習無常玩。神思端莊。貞一無亂。情困溺於房帷。道先登于畔岸。與爾談子午之竅。而軼唐宋。洩陰陽之秘。而駕秦漢。搜理義而彙精。闡人文而愈煥。異仰青藜之光輝。豈貺角枕之燦爛。起昏昧於陰霾。如太陽之始旦。爾毋偏拗自恃。毋人是貸。願君子之有道。摽梅求其庶士。同處女之有待。葛覃恐其失時。循禮不苞。韜光祈晦。隨拒納而行止。候昏明而進退。委賤軀兮懷望。任人情兮推遷。慨田生靈丹之編彩。陋雲客塞灰之退烟。非人心而苟合。實天意而曲全。須知蜉蝣之夕。當漢鶴之年。人非盡歸於黃土。吾已實得乎先天。終超仙而脫俗。勿得魚而忘筌。若乃葛洪有妻。王母有婿。爾何拂清風而獨遠。升白雲而高致。毋狗己以自悔。盍因人而成事。物有感而情偕。迹或均而行異。始未明其取舍。今宜識其旨意。子倘不知仙女之爲樂。予又安知應緣之爲利。於是徘徊房露。惆悵陽阿。借紵紾其何托。翹浩月而長歌。歌曰。嫩人遇兮眞情闕。對面千里兮虛明月。臨風浩歎兮將焉歇。歌聲未終。餘音就畢。悽惆變容。惺惺如失。又歌曰。明月既沒兮露欲晞。時不再兮吾將安依。佳期可待兮心弗違。傳史曰善。子復能代我歌。傳史歌乎。仙女又援筆而歌之。

歌曰。我生之辰木入斗。烏啼東井命壁守。壁爲文章斗得歲。許我文章播人口。三齡能言學誦詩。四齡指字識某某。五齡琢句對盧晉。聯吟驪黃姚奇偶。客來當座賦短章。四韻不待八叉手。九齡六經已畢讀。掩卷背誦無掣肘。丰儀翩翩秋天鶴。顏色濯濯春月柳。鄉閭每嫁師長愛。學校恥與兒曹友。支分縷析辯異同。務植佳禾去稂莠。揮毫直欲五色爛。倚馬未肯一字苟。龍蛇振將赤手縛。富貴自可拾芥取。文場馳騁竟一蹶。鬢鬚局促俯其首。歸來焚香長夜坐。盥櫛不暇面嬰垢。淬鋒砥礪期再舉。孤豕嬰突犨兒吼。豈惟文運遭九七。無乃曆數厄陽九。自甑定亂匪鉛槧。效卜父子躬田畝。白下歸來生計拙。塗抹破硯補敝箒。盤資空乏衣破裂。無以補綴謀諸婦。婦言別久瑣容。借荷乞隣無不有。高堂姑老兒女幼。日羞魚蝦買黎藜。思無完帛御姑寒。那得吳綿與君厚。我聞愧赧雙臉赤。灑淚出門心欲剖。病驅有僕不得將。藥食扶持賴親友。自喜筋力尚康強。鬢髮垂雲志未朽。老逢諸侯遠聘徵。自壁玄纁貞林藪。經綸欲試不辭辭。儒服長揖坐談久。青鎖漏前傳午滴。紫蝶爐熏散春牖。時賚玉椀顛鸞鳳。復賜銀甕篆蚪斗。濟卑不向玉關行。手持玉簡金揩走。有生豫定非強求。東井文章決傳後。盡將得失付忘言。詔歌長辭一尊酒。歌畢向前而揖曰。予與爾有夙緣。子勿能却。予勿能離。願化爲清風一縷。入於陳氏子

之軀。終身爲子執箕箒。子竊以爲何如。曰子之所談玄也。子之歌賦善也。今子所論。不亦幻誕而不經耶。曰昔鍾嚴之母。感陽宿之精。腹坼六子。剖脇始生。吾以處子之精。而入處子之身。不過美儀容。徒智慧。倍遐齡而已。子何足怪乎。忽見清風四起。遂不知其所往。翼辰。外母以女染奇疾。驚怖。召予而會永訣。予省視之。見病中容貌。儀態言談。與夜遇仙女無異。心竊怪之。惟慰以無恙而回。踰月病瘳。是年孟冬五日。議昏邑尹管江行吾張公。學師安楠湖山尹夫子與聞其事。錫以鼓樂綵幔。與從厚儀。行古奠雁禮。親迎于歸。歸後。德行文藝。漸進未艾。成陳氏子內助之力也。陳氏子名千金字辛妹。別號房室仙姬。

後序

予讀屈子天問。非皆驚道。多涉微渺。朱子有兒戲之誚。旣讀擬天問。如傅玄宋之問者數家。淺陋荒雜。猥鄙瑣屑。諸子非屈氏之流。復讀晦翁柳州之天對。引證未免有牽附之病。難對悉委於不稽之談。故理學如朱子。文章如原厚。且彼此互有失得。況其下者乎。予遨遊湖海。會玄陽僊史於金陵。仙史出會仙女誌相示。初讀二三。憎然無識。再讀五六。少解其義。讀至八九。始悟精微。宏辭奧旨。玄妙淵深。雖未必出於仙女之手。非有仙風道骨者。恐不能發出此等高議。雖謂仙女之眞手筆。亦可也。敢書附于末簡。

旹隆慶元年三月四日寶婺小漁唐子汝楫爲　玄匪兄書于留都牛首四華山房

冥寥子游

屠隆著

冥寥子紀遊叙

余性好遊。歲彊圉大淵獻。蘇澱泖。泛五湖。跨三竺。南望普陀。浮錢唐。歷雁蕩。登天台。尋劉阮故跡。轉陟四明。循烏道。漸入僻窈。追羲農之綿軌。躡二老之玄蹤。遇一道人。秀目白頰。披衲垂瓢。趺坐松下。旁若無人。余心揣其非凡流也。長揖造請。道人不一盼。余媿汗津津。膝行而前。不對。不敢起。道人驟然顧笑。步入松林。余肩隨之。道人曰子何隨。曰隨道人。曰道何在。曰道隨在。曰何爲道。曰道即道。道人斂容閉目良久語曰。道豈易言哉。言何容易哉。余長跽下風。茫然自失。道人手一編示余。題曰冥寥子遊。余莊誦之。道人忽不見。余觀是編。彈形倏忘物我。齊得喪。一死生。須彌非大。芥子非小。軒冕非華。鶉結非陋。彭鏗非壽。殤子非夭。泯色空以合其迹。忽于有而得于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于三幡。抱其一。處其和。遊神于庭。仝于大順。行坐披閱。語語煙霞。頭頭是道。道人其冥寥子乎。彼有營營于修短。戚戚于窮通。諄陷情。禮不典。晝夜煎熬其形而不知止者。覩此亦可以少休矣。余不佞。不欲秘其傳以爲己藏也。因引其端。以廣吾同志云。

九峯赤松侶書於煙霞洞天

冥寥子游卷上

四明緯真屠隆著　雲間士抑何三畏評

冥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典之禮。何謂匿情之譚。主賓長揖。寒暄而外。不敢多設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腑。掉臂去之。轉眄胡越。面頌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蹠也。燕坐之間。蹇辨有口。乃託簡重。身有穢行。謬爲清言。儼裏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談。甚而假優伶之謔歌以亂之。即耳目口鼻。悉非我有。嚬喜笑罵。總屬不真。俗已如此。雖欲力矯之不能。何謂不典之禮。賓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其平交。終日磬折俛首。何讎于天而日與之遠。何親于地而日與之近。省人纔一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詒。絕不欲見。而下馬投刺。徒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舉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猿。或癢膚瘙。甚而不可搔。跬步闊行。輒恐踰官守。馬上以目注鼻。視不越尺寸。視越尺寸。人即從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其前。清議在其後。寒暑撼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縄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不涉此途則已。一涉此途。不得不俛而就其韁紲。冥寥子將縱心廣意而游于漭瀁之鄉矣。

或曰。吾聞之道士處靜不枯。處動不喧。居塵出塵。無縛無解。俄而柳生其左肘。有鳥巢于其頂。此亦冥靜寂寥之極也。供爨下之役。拾地上之殘。此亦卑瑣穢賤之極也。而至人皆冥之。子厭仕路之跼蹐。而樂奇

游之清曠。無遁心爲境殺乎。冥寥子曰。得道之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觸實若虛。蹈虛若實。彼人不適。膠境不實。則其固然。余乃好道。非得道者也。得道者獨閟在我。虛空粉碎。投之囂喧齷齪。若濁水青泥。淤而不染。故可無擇乎所之。余則安能若柳之從風。風當則當。風搖則搖。若沙之在水。水清則清。水濁則濁。余胥終日清靜。以晷刻失之。終歲清靜。以一日失之。欲聽其所之而在境不亂。不可得也。使天子可以修道。則巢許何以箕潁。使國土可以修道。則釋迦何以雪山。使列侯可以修道。則子房何以謝病。使庶官可以修道。則通明何以挂冠。余將廣心縱意而游于汗漫之鄉矣。

或曰。願聞子游。冥寥子曰。夫游者所以開耳目。舒神氣。窮九洲。覽八荒。采眞訪道。庶幾至人。咲䇿之逢石髓。御風騎氣。冷然而飄。眇不知其何之。然後歸而掩關面壁。了大事矣。余非得道者。宅神以內。養德以密。游氣以虛。敢不力諸。然而未也。宅神以內。忽而馳于外。養德以密。忽而移于遊。游氣以虛。忽而著于意。其中不常。則稍假外鎭之。其心無以自得。則或取境娛之。故余之遊迹奇矣。挾一烟霞之友。與俱各一瓢一衲。百錢自隨。不取盈。而欲令百錢常滿。以備非常。兩人乞食。無問城郭村落。朱門白屋。仙觀僧廬。戒所乞以食不以酒。以蔬不以肉。其乞辭以遜不以哀。畀則去之。其不畀者亦去之。要以苟免飢而已。有疑物色者。晦而自免去。有見凌者。屈體忍之。有不得已。無所從乞。卽以所攜百錢用其一二。遇使卽補足焉。非甚不得已。不用也。行不擇所之。居不擇所止。其行甚緩。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三十四十五十里而止。不取多。多恐其罷也。行或遇山川之間。靑泉白石。水禽山鳥。可愛玩。卽不及仕。還沙汀磐石之上。或坐而眺焉。邂逅樵人漁父。村氓野老。不通姓氏。不作寒暄。而約略談田野之趣。移晷乃去。別而不關情也。大寒大暑。必投栖止焉。而不行。懼寒暑之氣侵人也。行必讓路。津必讓渡。江湖風濤。則止不渡。或半渡而風濤作。則凝神定氣。委命達生。曰苟渡而溺。天也。卽恐。儻免乎。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遭惡少年于道。或慢觸之。少年行其無禮。則遜辭謝之。謝之而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有疾病。則投所止而調焉。其同行者稍爲求藥。而已則處之泰然。內觀反聽。無怖死。如是則重病必輕。輕病立愈。如其大運行盡。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蹤迹所至。邏者疑焉。而以細人見爾。或以情脫。或以智免。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行而託宿石庵茅舍。無論也。託宿而不及。卽寺門閭闠。窮簷之外。大樹之下。可以偃息。或山鬼伺之。虎狼窺之。奈何。山鬼無能爲害。虎狼無術以制之。不有命在天乎。以四大委之。而神氣了不爲動。卒塡其喙數也。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其游以五嶽四瀆。洞天福地。爲主。而以散在九州之名山大川佐之。亦止及九州所轄。人迹所到而已。其在赤縣神州之外。若須彌崑崙。及海上之十洲三島。身無羽翼。恐不能及也。所過亦止江湖之士。山澤之臞而已。若扶桑苦菌暘谷神木樹梧小有王母雲林。諸眞身無仙骨。恐不得觀也。其登五嶽也。竦立罡風之上。游覽四海之外。萬峯如螺。萬水如帶。萬木如薺。星河摩於巾領。白雲出於懷袖。鵰鶚舉手可拾。日月掠雙鬢而過之。卽嘯語亦不敢縱。非惟驚山靈。殆恐咫尺通乎帝座矣。上界踞嵬。萬里無纖翳。下方當雨晦冥而不知。徵聞霹靂聲細于兒啼。斯時也日光眩皆。魂氣飄飄。出壤埃。卽欲乘長風而去何之乎。或西日欲匿。東月初吐。烟霞晃射。紫翠倏奕。葦鬱遠近。

生濃生淡。又或五夜聞鐘聲。大殿門不闔。虎嘯有風颯颯去。披衣起見。則殘魄斜墮。陡寒在牛前。烟光漠叢。前山不甚了了。於斯時清冷逼人。心竦欲絕。又或嶽帝端居。羣靈來朝。幢節參差。鈴管蕭蕭。殿角雲氣。縈綴荷綃。恍惚可睹。似近而遙。快哉靈人之音。何彼泠風之斷之也。五嶽而外。名山復不少矣。若四明大台金華。括蒼金庭。天姥武夷。匡廬峨眉。終南中條。五台太和。羅浮何精茅山。九華林屋。諸洞天福地。稱仙靈之窟宅。神明之奧區者。莫可殫數。芒屨竹杖。縱不能遍歷。隨其力之所能到而遊焉。與神遊之。不問仙鼠之名。喫胡麻之飯。登柏上之臺。或絕壁危峰。陡插天表。人不能到。則以索自縋而登。或有梁中斷。玉扉忽開。奮而闖入。無恐蛇虎猱狖之洞。深黑而不見底。僅通一綫。仰逗天光。以火自嚮。而入焉。無恐。以尋高流羽士。肉芝瑤草。及仙人之遺蛻處。遊于大川。若洞庭雲夢。瞿塘巫峽。具區彭蠡。揚子錢塘。空闊浩淼。狼龍神怪之所出沒。微風不動。空如鏡也。神龍不怒。抱珠臥也。水光接天。明月下照。龍女江妃。鼓輕綃。躡文履。張羽蓋。吹洞簫而出。凌波微度。良久而滅。胡其冷爽也。惡風驟之。洪濤蹴起。馮夷賁怒。天吳助之。大地若磨焉。萬縣若簸焉。恍乎張龍公挾九子。擘青天而飛去。胡其險壯也。又秀媚靚粧。莫如虎林之西湖。柳楊夾岸。桃花臨水。則麗華肖嬪之開曉鏡也。菱葉吐華。芙蓉濯濯。朝光澄鮮。芳香襲人。則宜主合德之出浴也。天清日朗。風物明媚。朱闌朝臨。闌橈夕泛。則楊家妃子之笑也。烟雨如黛。羣山踏淡。奇絕變幻。亦大可喜。則吳王西施之顰也。冥寥子散步西泠六橋。已而深入天竺靈鷲。禮古先生。能而出。訪了野鶴子烟霞石屋之間。入湖音落迴。則冥寥子之家山也。觀音大士道場在焉。采蓮花而觀大海。豈不勝哉。

直與假道。汗漫而行萬里。足下耳目。偶愜其性。或旬日居之。終朝跌坐以煉三寶。道德五千言。其緻奧妙乎。玉清金笥。其忘與覓乎。扶桑玉書。其不問鄰乎。陰符二篇。其機在日乎。太上指其觀心。古佛操其定慧。因歸寺以求參同。則兀如非枯也。仙靈之官。寘如之寺。金身妙相。熀爐如日月。燭既明矣。香既清矣。羽人衲子。分蒲團而坐。啜茗進菓。繙經閱藏。小倦則相與調息。入定久之而起。則月在藤蘿。廊頹闃然。沙彌以頭觸地。童子擁爐而瞑。于斯之時。雖有塵心。何由而入也。若在曠野。矮牆茅屋。酸風吹扉。淡日照林。牛羊歸乎長坂。饑鳥噪于平田。老翁敝衣亂髮而曝短桑之下者。婦以瓦盆貯水而進麥飯。當其情境悽絕。亦蕭然有致哉。若道人之遊以此爲厭薄。則不如無遊也。若入通都大邑。人烟輻輳。車馬塡委。冥寥子行歌而觀之。若集百貨者。若屠沽者。若倚門而觀者。若列肆而下者。若聚訟者。若戲魚龍角觝者。若博蒲獻蹴者。冥寥子無不寓目焉。興到入酒肆。沽濁醪。焚枯魚。生菜。兩人對飲。微醒。長吟采芝之曲。徘徊四顧。意豁如也。觀者市人。何物道者。被藍縷。蕭然。而風韻乃爾乎。衆共疑之。蓋仙人云。須臾徑去不見。高門大第。王公貴人。置酒爲高會。金釵盈座。玉盤進醴。堂上樂作。歌聲遏雲。老隸守門。拄杖在手。道人闖入乞食焉。雙眸炯炯。意度軒軒。而高唱曰。諸君且勿喧。聽道人歌。花上露。花上露。何溶溶。不畏冷風至。但畏朝陽生。汗水既東注。大河復西傾。銅臺化丘隴。田父紛來耕。三公不如一日醉。萬金難買千秋名。請君爲歎調風笙。花上露。濃于酒。濡曉光。如珠。如珠惜不久。高墳纍纍白楊起。風吼狐狸走其前。獨猿啼其後。流香渠上紅粉娥。新年宮裏蒼苔厚。請君爲歡早回首。歌罷。若有一客怒曰。道者何爲吾當歡方釅。而乘聲來敗

人意。亟以胡餅遺之。道人則受胡餅懷出。一客謂其從者曰。急追還道者。前一客曰。飲方懽。恨渠來溷人。以胡餅遂之棄矣。何故追還。後一客曰。僕察道者有異。欲令還而熟視之。前一客曰。乞兒也。何異之有。彼渠意所謂一殘羹冷炙而足。又一客曰。味初歌詞。小不類乞者。座上若有一紅綃歌姬離席曰。以兒所見。此道者。天上謫神仙也。兒察其眉宇清淑。音吐俊亮。醫爲乞兒狀。而舉止實微露其都雅。歌辭深秀。乃金臺宮中語。闞非人間下里之音。況吐乞兒口哉。神仙好晦迹而遊人間。急追之勿失。最後一客曰。何關渠事。亦飲酒耳。試令追還道者。倘無奇矣。紅綃者不服曰。兒固與諸公賭綵。又若有一青綃者。復離席曰。諸公等以此爲賭。豎可乎。試令返道者。果有異。則言有異者勝。返之而無奇。則言無奇者勝。諸公大閧曰。善。令從者追之。化爲烏有先生矣。從者返命。前一客曰。吾固知其不可測也。紅綃者愀然曰。是甫出門而即烏有耶。惜哉失一異人。

冥寥子曳杖逍遙而出郭門。連經十數大城。皆不入。至一處。見峰巒背郭。樓閣玲瓏。琳宮梵宇。參差掩映。下臨清池。時方春日韶秀。烏鳴嘉樹。百卉敷榮。城中士女。新裝袨服。雕車繡轂。競出行春。或蔭茂樹而飛觴。或就芳草而布席。或登朱樓。或櫂青雀。或鼓瑟而矜芳。或連袂而踏歌。冥寥子樂之。爲之踟蹰良久。俄而有一書生。廣顙神爽。翩翩而來。長揖冥寥子曰。道者亦出行春乎。僕有少酒在前溪小閣櫻桃之下。朋儕不乏。而欲邀道者助少趣。能從我去乎。冥寥子欣然便行。至其處。若見六七書生。皆少年俊雅。先一書生笑謂諸君曰。吾輩在此行春。無雜客。適見此道者。差不俗。今日之尊罍。欲與道者共之。諸君以爲何如。咸應曰善。于是以次就坐。道者坐末席。酒酣暢洽。談議橫生。臧否人物。揚扢風雅。有稱懷春之詩者。有詠采秀之篇者。有談廊廟之籌策者。有及山林之遠韻者。辨博紛綸。各極其至。道人在座。飲啖而已。先書生雖在劇談中。顧獨數目道人曰。道者安得獨無言。道人曰。公等清言妙理。聽之欣賞而不能盡解。又何能出一辭。少選。諸君盡起行陌上。折花攀柳。時多妖麗。贈兼芍藥。往往目成。而道人獨行入山徑。良久而出。諸君曰。道者獨行入山何爲。曰貧道適以雙柑斗酒往聽黃鸝聲耳。一書生曰。道者安得作許語。差不俗。庸知非黃冠中之都水賀監耶。道人深自謙抑。諸君復還就坐。一人曰。今日之游不可無作。一人應曰。良是。有一人叫先成一詩曰。殘烟醉楊柳。微雨沐桃花。不畏清尊盡。前溪是酒家。一人曰。厨冷分山翠。樓空入水烟。青陽君不醉。風雨送殘年。一人曰。戲問懷春女。輕風吹繡襦。不嗔亦不答。只自采蘼蕪。一人曰。金鞭擲道旁。寶馬桃花汗。何故擲金鞭。偶將試紈扇。一人曰。青山帶城郭。綠水明朝陽。日莫那能返。閑隨延月光。道人曰。諸公開美詩各佳甚。一人曰。道人能賞吾輩之詩。必善此技。某等願聞。道人起立。謙讓再三。諸君固請不輟。道人不得已。徐曰。諸公信一時之秀。藝各擅場。貧道蟬噪蛙鳴。以博諸公噴飯。乃吟曰。沿溪踏沙行。水綠霞紅處。仙犬忽驚人。吠入桃花去。諸君大驚。起拜曰。咄咄。道者作天仙之語。我輩固知非常人也。於是競問道人姓名。但笑而不答。問者不已。道人曰。諸公何用知道人名。雲水野人。邂逅一笑。即見。呼以雲水野人可矣。諸君既心異道人。于是力欲挽入城郭。道人笑曰。貧道浪遊至此。四海爲家。諸公繆愛。即追隨入城。無所不可。遂相攜入城。以次更宿諸君家。自是或登高堂。或入曲房。或文字之飲。或歌

舞之場。道人無不往者。城中傳聞有一雲水野人。好事者爭相致之。道人悉赴。人與之飲酒即飲酒。與之談詩文即談詩文。挈之出遊即出遊。詢以姓名。則笑而不答。其談詩文。剖析今古。規合體裁頗核。或稱先王。間及世務。兼善談諧。人愈益喜之。而尤習於養生家言。偶觀歌舞。近靡曼。或調之以察其意。道人欣然假類有標韻者。至主人滅燭留髡。燕笑媟狎。即正容危坐。人莫能窺。夜嘗少臥。借主人一蒲團。結跏趺其上。倦則即其上假寐而已。人以此益異焉。居月餘。一日忽告去。諸君苦留之。不可得。各出金錢布帛諸物相贈。作詩送行。臨別。諸公皆來會。惆悵握手。有泣下者。冥寥子至郭門。籌備足百錢。悉出諸公所贈諸物。散給貧者而去。諸公聞之。益歎息。莫測所以。

冥寥子游卷下

冥寥子行出一山路。深窅峭險。喬木千章。藤蘿交蔭。仰視不見天日。人烟杳然。樵牧盡絕。但聞四旁鳥啼猿嘯。陰風蕭蕭而恐人。冥寥子與其友行許久。忽見一老翁。龐眉秀頰。目有綠筋。髮垂兩肩。抱膝而坐大石之上。冥寥子前揖之。老翁爲起。注目良久。不交一言。冥寥子長跽進曰。此深山無人處。安得有翛然者。翁殆得道異人也。弟子生平好道。中歲無聞。石火膏油。心切悲歎。願垂慈旨。以開迷。老翁佯爲弗聞。固請之。乃稍教以虛靜無爲之旨。無何別去。目送久之而滅。山深境絕處。安得無若而翁者耶。

又或隨其所到。有故人在焉。疇昔以詩文交者。以道德交者。以經濟交者。以心相知者。以氣相期者。想一見之。則不復撰姓名。徑造其家。故人見肅。見冥寥子衣冠稍異。怪問之。答曰。余業謝人間事。逌明季眞吾師也。曰公婚嫁畢乎。未也。以俟其畢。如河之清。向子平去則不返。余又將指家山。聊以適吾性爾。于是款之清齋。追往道故。數十年之前。俛仰一笑。俱屬夢境。友人乃低回。既歎且羨。冥寥子其無累之人耶。夫貴執高張。榮華滲漉。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龍鍾盤跚。猶戀此物而不肯舍。一旦去之。攢眉向人。業問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返田舍。不屑屑焉藝種樹理麻豆。而日夜問長安之耗。或遺書當路故人焉。胸中數往數來。直至屬纊乃已。有大拜命下之日。即其屬纊之辰。有目瞑數時。而朝使後至者。大可笑也。子何修而能早自脫屣若此。冥寥子曰。余閒中觀焉。殆有所傷而悟也。余觀于天日月星漢。何冗而早夜

茜馳。今日之日。一去即失。雖有明日。非今日矣。今年之年。一去即失。雖有明年。非今年矣。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幻。吾年自短。百歲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又況其所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者。人生常不得滿。而其間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胸懷寬閑。精神和暢。擧歌酒德。樂而娛婆者。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于彈丸。當其穀轆而欲隤西岩。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樗里晏嬰之智。不能轉之而東。雖有觸虹蹈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以爲長恨。余觀于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江湖蕩蕩。日夜東下而不止。方平先生曰。余自接待以來。已三見滄海爲桑田矣。余觀于萬物。生老病死。爲陰陽所磨。如膏之在鼎。火下熬之。不斯須而乾盡。如燭在風中。搖搖然淚枯燼落。頃刻而滅。如斷梗之在大海。前浪推之。後浪疊之。泛泛去之而莫知所棲泊。又況七情見戕。聲色見伐。憂喜太極。思慮過勞。命無百年之固。而氣作千秋之期。身坐膏火之中。而心營天地之外。及其血氣告衰。神明不守。安得不速壞乎。士侯將相。甲第如雲。鬱鐘而貨。動以千指。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昃張晏。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而不敢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瓦礫。被以霜露。風淒日冷。不見片瓦。兒童放牛牧豕之場。乃曙昔燕樂歌舞處也。方其鼎盛豪華。諧謔歡笑時。當知遂有今日。大榮衰歇。何其一瞬也。豈止金谷銅臺。披香太液。經百千年而後滄沒哉。暇日出郭登丘隴。鬱鬱纍纍。燕韓耶。晉魏耶。王侯耶。厮養耶。英雄耶。騃子耶。黃壤茫茫。是烏可知。吾想其生時。耽榮好利。競氣爭名。規其所難圖。而獵其所無從。憂勞經營。曾不其然。一朝長逝。萬慮俱畢。余嘗宿于官舍。送往迎來。不知其更幾主也。余嘗閱乎朝籍。去故登新。不知其更幾名也。余嘗出關門。臨淮渡。陟高崗。眺原野。車轍絡繹。山川莽蒼。不知其送人幾許也。歎息沉吟。或繼以涕泗。則吾念灰矣。友人曰。晏子有言。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也。齊景公流涕悲傷。識者譏其不達。今吾子見光景之駛疾。知代謝之無常。而感慨係之。至于沉痛。得無屈達人之識乎。冥寥子曰。不然。代謝故傷。傷乃悟也。齊景公恨榮華之難久。而欲據而有之。以極生人之樂。我則感富貴之無常。而欲推而遠之。以了性命之期。趣不同也。曰。子今者遂已得道乎。冥寥子曰。余好道。非得道者也。曰。子好道。而游者何。冥寥子曰。夫游豈道哉。余厭仕路踰蹐。人事煩囂。而聊以自放者也。欲了大事。須俟閉關。曰。子一瓢一衲。行歌乞食。有以自娛乎。冥寥子曰。余聞之師。蓋有少趣在。濩落牢牛。水陸畢陳。其始亦甚甘也。及其饜飽膨脝。滋覺其苦。不如青蔬白飯。氣清體平。習而安之。殊有餘味。妖姬孌童。盡態極妍。搊鼓吹笙。滿堂鼎沸。其始亦甚樂也。及其興盡意敗。轉生悲涼。不如焚香擁書。兀兀晏坐。氣韻蕭疎。久而益遠。某雖常濫進賢冠。家無負郭。囊無阿堵。止有圖書數卷。載之以西。波臣爲某累。一擧而捐之水濱。此身之外。遂無長物。境寂而累遺。慮逸而心閒。其趣詎不長哉。一衲一瓢。任其所之。居不擇處。與不擇物。來不問主。去不留名。在冷不嫌。入囂不溷。故吾之游。亦事道也。其人乃欣然而喜曰。聆子之言。如服清涼散。不自知其煩熱之去體也。

子既好道。願聞其旨。夫三教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今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釋道者。出世之法也。儒者用實而至其妙處。本虛。釋道用虛而至其現處。本實。譬之人。嘉穀以濟饑。甘漿以止渴。以漿濟饑不濟。以穀

止渴不止。儒者以其道治世。修明人倫。建立紀綱。法精網密。人待以爲命。然而世法榮華。易生健羨。世法無常。易生得失。世法束縛。易生厭苦。世法勤勞。易生煩躁。至於釋道。肖寂寞而去榮華。重性靈而輕得失。離束縛而尚擺落。舍煩躁而就淒涼。故儒者譬則穀食也。釋道譬則漿飲也。以釋道治世。若以漿濟饑。固無所用之。欲存儒而去釋道。若食穀而不飲漿。如煩渴何。故三教並立。不可廢也。曰。釋與道。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釋貴虛靜。道亦貴虛靜。釋貴無爲。道亦貴無爲。釋之所重在神。故但修性。不言命。發明之極。萬劫不壞。是性自該命也。道之所重在形。故多修命。然必性命雙修。以性立命。而後超凡度世。是命不能離性也。道家鍊精還氣。鍊氣還神。鍊神還虛。以成大丹。而出有入無。是有爲而無爲也。釋家戒生定。定生慧。至於慧則靈光所在。亦丹也。是全以無爲爲之。爲其道愈大也。釋家一證真空。萬劫不壞。長生其所不必言者。道家形神俱妙。自然長生。初非貪長生而修道。以長生爲言者。蓋爲學人設。而非盡老之本旨也。道家有專言修命者。其道不大。雖足延年。易壞。所謂地仙之流是也。釋家修性不徹。則其形既壞。而其神有未能獨立。不免投胎奪舍。所謂精靈之鬼是也。要而言之。佛道若成。仙何論乎。修仙者以佛修仙。仙道乃大。二氏微有不同。其大處同也。友人曰。子之論三教核矣。何患不成。冥寥子曰。夫道知之非難。行之難。而不知若官者之索途也。知而不行。畫餅其可充飢乎。於其里中之人。稍稍有知冥寥子者。相期來觀。冥寥子懼其披于酬應。乃辭友人而行。

至一處乞食。或見官府五百。縛一貧者而鞭之。甚楚。索錢不得。五百愈怒。貧者聲泪俱下。一豪家子。鮮衣怒馬。從者如雲。陵轢市人。市人屏息。諸兒持利刃。宰牛割羊豕。呼聲極哀。諸魚鱉蚌蛤。啾嚌。堵桔如丘山。腥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反唇者。或子與父誶語者。彼童婦飾而海淫。妖嬈倚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冥寥子愍之。乃呼集市人。廣爲說法。闡菩提之果。論天人之福。括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無作而修行。則爲大乘。清虛而修行。則爲仙品。有漏而修行。則生天界。抱欲而修行。則成魔道。瞋心而修行。則成修羅。壞法而謗道。則名闡提。隨業而婬貪。則化羅刹。集善而縱惡。則墮地獄。惡極而罪大。則沉阿鼻。其言剴切。聽者悚然。多有因而改悔者。

俄而一書生至。與冥寥子論辨。書生曰。仙與佛果有之乎。曰。是何言歟。今夫凡夫。縱欲。憂勞。則心氣。憒耗。偶時日清心寡慾。則神識爽然。人能密鍊真氣。保和靈光。則成仙作佛。又何疑也。吾姑淺言之。佛道兩藏。及高僧傳。神僧傳。傳燈錄。列仙傳。諸書往往出至人大儒手。自千萬億載以來。彼豈盡無其事而妄言之以欺後世者耶。神怪鬼魅。凡人嘗有見聞者。有鬼神則有仙佛。何言其無。即爲謗道。曰。所謂東岳酆都閻羅冥官果有之乎。曰。是何言與。今夫明有閻浮提。天子宰制四海。其下則有宰相六卿監司牧宰。教達情。以恩威慶賞。整齊萬民。而後成世道。人天之上。有天帝端居統治下土。其下則有天神。諸將。三官。萬靈。考校人間善惡。分別賞罰。以彰神理。子謂神靈無有。寧謂上帝亦無有乎。有上帝而無神靈。一孤帝巍然于玉清之上乎。又何以賞罰善惡而行其教令也。曰。善惡報應。三世因果。果有之乎。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儒者之言也。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釋氏之言也。今夫愚

騃濩惡之子。終身富貴。屢流子孫。非其今生足以受之也。或以其前世種福根深也。聰明好修之夫。夭札坎壈。後嗣零落。非其今生有以取之也。或以前世之修福業薄也。不然。則此二事遂不可解。而上帝賞罰之權倒置矣。頃之一少年來執手而罵冥寥子曰。道人乞食。得食即去。饒舌何爲。是妖人也。吾且鬪之官。攘臂欲毆冥寥子。冥寥子笑而不答。或勸之乃解。

于是冥寥子行歌而去。夜宿逆旅。或有婦人冶容豔態而窺于門。須臾漸進。微辭見調。冥寥子私念此非妖也耶。端坐不應。婦人曰。吾仙人也。愍子勤心好道。故來度子。且與子宿緣。幸無見疑。吾將與子共遊于度索蓬萊之間矣。冥寥子又念昔聞成子學道荊山。試而不遇。卒爲邪鬼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冀。豈以爲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夫鬼狐惑人。傷生殞命。固也。不可近。即聖賢見試不遇。亦非所以專精而凝神也。端坐如初。婦人瞥然不見。爲鬼狐。爲魔試。皆不可知矣。冥寥子游三年。足跡幾遍天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接。物態非常。情境靡一。無非鍊心之助。雖浪跡不爲無補哉。于是歸而築一茆四明山中。終身不出。

冥寥子紀遊跋

夫道之難言久矣哉。非言之難。難其人也。是故必有照心者而後可與言。必有定心者而後可與言。必有達心者而後可與言。照則常明。定則常靜。達則能化。境至于化。又焉往而不得哉。余觀冥寥子一編。以照心生定。心因定心得達。心道虛於天地。草芥乎功名。石火泡影乎萬變。唏噓呼吸乎千秋。前無老莊。後無黃帝。栩栩然對境忘境。入于化矣。豈假人之覼縷者可彷彿其萬一哉。或曰。冥寥子即四明屠長卿也。噫。微斯人其孰能言。

顧世能識

螘談

顧聖之述

螘談引

昔莊子著南華論大鵬搏扶搖焦冥集肩睫視三日不見事語雖若幻而意有歸要蓋古之有道者因所寓以發其旨而非漫誕繆悠之比也天下氣一物無對者故言有大小言有高卑精粗美惡言有巧拙緩急清濁強弱勝負之分豈不以陰陽剛柔之義有一定而不可強齊者乎常讀古今說家艾子之言質而蟲漫而無味今讀螘談而知顧子之才識萬萬艾子而幾於莊子之言者乎是故以一螘之力而象鼈不足加焉以一螘之智而太陽

元君不能屈焉其言旨而中切於事而不詭於理其於君子可以廣辯而發智矣其負強大勇敢而輕世肆志者亦可以自戕矣因刻而引之

螘談上

吳人顧聖之述

岷崳之墟有大螘焉名曰蚍蜉自云道在其躬爰立君臣之義穴居野處擁眾百萬負土成峯漏壞成河行列有紀無旌旗以威目除伍有法無金鼓以威耳賞罰不假甘苦惟均故一黍之宮與眾處之一粒之食與眾嗇之一罪無疑與眾戮之乃夏居山陰冬居山陽其聚無聲其行無迹出入以時所向必克兼弱之知眾無右焉蚍蜉者號於眾曰吾聞蜘蛾蝸螻於齊魯蛾蜉僭

號於幽燕玄駒稱雄於梁益朝聘不行輸納闕絕彼何為者而肆敢如此吾將爰整其師聲罪致討若等共用命乎眾曰唯唯於是立之隊長授以成算分其部伍結陳而行亦螘若東而衝前玄螘若壺而在後黃螘偏裨而居左白螘指揮而處右虎賁比而不偏龍劍揮而不恐進如旅雁之翔止若羣羊之聚洋洋奕奕過於茂林之野有執槊者持斧當道前軍為之不進蚍蜉乃前作色而叱曰爾何為者而敢拒吾師邪持斧者曰縣小子縣小子大處華屋者不可詰以日月之明居深坎者不可道以天地之大無惑乎爾之不知我也且蟷螂名於三河之域食蚍名於燕趙之際馬股名於齊濟之東螳蜋名於沛魯之南率土之濱或名曰髦或名曰丁又曰羊羊同名異稱孰不知吾黨為天下勇蟲而敢擁眾爭強假道於吾境邪蚍蜉霽其怒而謂曰吾聞一將之任不可以稱才匹夫之勇不可以圖大是故自屈其力者雖楚羽其不免何有於爾哉且爾自負為天下勇矣盍言其狀螳螂於是一前一卻若有矜色乃揚其斧而言曰吾語

而勇吾之為勇也冠角峨峨足翅岐岐帥茂叢陰僻緣修枝延頸則鵠之望戢翼則鷹之持恒舉斧以高抗顧推臂而險趨斂之則雉伏而蛇勝放之則隼擊而鶻颺於是遵喬木而上緣從蔓草而下垂斯奮搖於飛蟬亦逞壯於螅蛄乃若軀可殞也故將蹤而不避臂可折也雖當轍而不回是曰不過豈爾所知夫齊桓公者五霸之烈也左右有讒吾其前者曰知進而不量力其疑於犯敵者也公曰彼雖不勝其任其才不倪美乎勇卒天下含此而誰於是回車避我民剛於今稱之而蟲末之聞乎蚍蜉笑曰此正所謂匹夫之勇一將之任也且爾夏丘而生秋深而孔陰柔不剛何以勇為我明告子昔有黃雀失羣墮地吾黨蝟集爭趨而噬窮也曷勝哀鳴求逝仁人揚寶泫然出涕從傍解之得以逸去重整羽翰舉翮高揮連翔枝幹或斂或飛覩爾醜類將以療饑厲貲脅翼其往如歸於斯時也爾固見得而忘其形知蟬之在前而不知雀之在後雀亦見利而忘其真知此日之擒乎爾而不知昔日之困於我也然則食乎爾者食於我

者也雀吾腹之餘生也爾雀腹之餘腐也生之不繼噬之無窮爾華將無噍類矣且孔門豎子羞稱五霸而何以小白為辭哉哲宗為天下共主亦嘗避余徐積固希世之賢恒驚踐我又何有於霸者哉若之言勇吾不與也為我取大勇者來與之言螳螂不勝其忿西走窮荒踰大食即拂菻遙見一蟲身兼十牛目不踰豕鼻為口役望頭如尾貿貿然來覗而視之則白象也螳螂舉斧作禮進而言曰邇者較勇於蚍蜉卒困其說子固世之有力者也盍為我鬭之象曰請

述其狀螳蜋告如前說象曰吾爲爾直之於是螳蜋附於象首相與偕來比至螳蜋下前謂蚍蜉曰勇者至矣蚍蜉仰而視之動如丘徙止如山峙氣岸魁梧體巨貌詭知其爲象也謂螳蜋曰彼勇吾得之矣試命之談姑爲吾聽螳蜋介於象曰子之向螳何異太華之壓纖卵大河之漂伏寇也小不敵大自古皆然不明其意以凌之恐貽笑於俗耳子請前以談大勇象曰是吾之予知大於牛吾又何言哉於是昂鼻長笑吐氣成風視蚍蜉者部伍紛亂反部千步須臾氣定

復整而前象乃止笑謂蚍蜉曰來吾與爾言吾之爲象也生應搖光美駢梁山其名遐才足督十年處土必豐所向無前吾之爲象也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之爲象也以氣致用而不以言故肉其十二鼻是其端肸隨月轉不附於肝是以下峻陂谷高山濟深水涉大川形臃腫而甚捷能出沒於波間背驕欲捕之而未能姑置我於大船我戰則克勝于上庭或飼以肉一給二丁服重致遠斯世攸關推食吾肉頃今體重以水洗牙飲之疾輕清言皆關爲我所形無迷躬慘取滅羣生也蚍蜉覩而謂象曰噫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子之爲勇亦多矣苟以物各至足則子之勇且不及螳蜋而烏足以較余哉子向在衆吾將搖子子之爲物頭不可俯頸不可回一軀之力在於鼻行先柱地而足移使天不賦鼻於子久矣吾知其無爲子之無勇有七爲子籌之扶南盤況生捕爾背是無勇者一也走陷陂淵失身錢假是無勇者二也南越豎子制爾以鉤是無勇者三也如惡犬聲爲猘所奇是無勇者四也當附新莽敗於昆陽是無勇者五也螳人捕爾爭食其鼻是無勇者六也畏獅于形受欺宗慤是無勇者七也且子知力之在鼻而不知斷鼻以亡命知文之在齒而不知重齒以焚身昔玄宗之於爾曹也食以肥甘衣以文組示禮以拜示樂以舞陳倚於庭動頭搖尾克諧節奏而中音呂爾曹受恩亦深矣漁陽鼙作大駕蒙塵夫獨不能隨之去函關失守虜傑大庭則又何忍爲之臣逮大門夷來賓誇功耀武張筵擬陛出之以舞當此之時鬼神爲之悲慘天地爲之震怒胡不卑專諸之決吳僚而計爲辛賓之號趙虜吾聞報賜以力報生以死人之情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於是翁于之軀剝于之腑命也何如爲之鼎俎此則子之自負其勇也夫勇者醒道義一志氣自反而縮主於無懼況義之於君臣不能逃乎天地此而不用其勇即子未嘗知義象有報色卻履而去蚍蜉尾其後曰去則去矣願贈以言子利東北不利西南巴山之陰當得大蛻有蛇當道爲行路難子謹避之勿使蹈焉象報益甚窮日之力走之東海之濱欲去無前頓足長歎娑竭之神出於

怒潮之上顧謂象曰子何積慮而若重有不平者象訴其意娑竭氏曰吾命有力者爲爾信之後五日當會於此速取蚍蜉者來象乃反謂蚍蜉曰吾得有力者於幼海之中約五日與爾角力爾敢從命乎蚍蜉曰盈天地間以方名者居山雖爾爾屬其力川何足恃爾往導之與爾偕去螳蜋復附象首而行象亦不自知其大而疾螳亦不自知其小而徐比五日則俱至矣螳蜋私與象約曰蚍蜉一屈吾與爾乾之象曰諾於是蚍蜉在中螳蜋處右象居其左娑竭行山相與望洋千里之渺邈見一蟲載沉載浮疾如御風形肖鼉黿大腹蚕背吐氣成雲吹沫成雨體黎若地之浮頭舉如岳之峙須臾近岸爲靈鼇也鼇鳴聲曰吾奉娑竭君之命來此角力者爲誰螳蜋與象俯首戢鼻屏氣不語蚍蜉前曰角力者我也鼇驚謂曰爾何力也蚍蜉易之曰爾亦何力也鼇曰五方異性千里殊風故南人升車而改容北人乘舟而失措以未之見也況大小形分水陸道絕爾烏足以知我哉爾聞渤海五山乎其高三千里其廣四千里其間萬有

二千里則其重也可知矣是五山也至人之居列仙之府高不際天深不及土往反隨潮上下逐波居者病之愬訴於帝帝恐流於西極沒於遐裔下勑吾輩舉首而戴焉勝躍而上沉沒而下抃舞於滄海之中是吾之力也以吾之力勝吾之任則吾之勇也雖天帝知之素矣爾亦何足辨哉蚍蜉哂之曰吾聞馮乎勢者勢失而身喪放乎利者利及而害隨即于之勇且不及象何有於我哉鼇曰吾何以不如象也蚍蜉曰倚貴者榮尊制而賤倚富者驕財散而貧倚水者易舉水竭而斃爾之戴山皆力勝之乎水勢使然也故負恩者不義背德者不祥水有恩於子而子不以爲恩有德於子而子不以爲德無惑乎見烹於巨人也是以懷義者不悖其俯圖大者不溺於小緋強餌豐爲利幾何而子食之椽今身殂是爲貪心所使勇者固如是乎且子以形之大而凌我獨不聞一釣貫六鼇之龍伯舉足百步已歸其國食子之肉灼子之骨則又有大於子者凌之矣又不聞吞舟之魚蕩而失水不退不遂爲螳所制此物輸類則吾雖至小亦

得以凌子矣夫子之冠山我之戴粒其[illegible]同也子冠山而徜徉於滄溟之内我戴粒而逍遥於封壤之巔其樂同也我何怯而不足子何勇而有餘象曰若是則彼亦不負子亦不勝矣爾之爲勇可得聞歟蚍蜉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象曰試言之蚍蜉曰窮神莫辯於知幾好勇必察於自反是故凝至道者爲絶學呈至巧者爲絶技勝至重者爲絶力三子知天下之物之至重者爲讙僉曰莫過於鼓蚍蜉曰等身之鼓誰則舉之僉曰不能也蚍蜉笑曰吾固知三子者不能也爾嘗曰夫世之言山者草木土石乘之也使壁鼓而爲蓬萊子必不能戴矣使失水以爲勢雖草木土石之山子亦不能戴矣使子雖借勢於水而山與子身相等子亦不能勝其任矣且山者合草木土石而非壘鼓爲之又其大不過子之元而子且倚水以爲力則子之勇殆可量也惟吾能舉等身之鼓匪倚匪[illegible]匪背匪鼻勝於一喙天下孰有過於吾者乎[illegible]蟲俯頓垂首喪氣[illegible]象亦就趨蚍蜉竊之一不見其處於空竇間之皆不戰而降

雜著 螘談上

螘談下

吳人顧聖之述

昔者西王母駕步景之馬過東王公之舍相見成禮爰作霓裳之樂飲神瀵之漿竟日不出步景者逸於芝田食芝之草殆盡王公不平忿見於色王母恥之遂棄步景於清津天岸而去後東方朔逝吾雲之地越扶桑之東至王公之壇見而異之曰此非神馬乎何腹旋之若是也左狀日右狀月月則夜光日則晝光隨四時而色變遂乘之走遍山爲風值雲成電水截鶩鳧陸越飛箭繞日三匝乃入漢關獻之天子於是置之華屋席之露牀衣之文繡啗之[illegible]加之玉鞍飾之金絡然自朔獻後人恐其復逸窮荒無敢乘者他日步景者飲於餘吾之澤浴於渥洼之川與凡馬合乃生元馬是馬也龍頭烏目麟腹虎胸尾垂雲尋耳俯雙角勢越虺紀志凌域中走逐飛星氣先飄風飲泉嘶珠卧草汗血聚則成花散亦成雪鳴聲九音蹴石有跡軼昆侖於姑餘逖歸雁於碣石躡霧而蹀可以追雲半漢而驟可以及日其爲形也直者中繩曲者中鈎圜者中規不書中矩仰首而鳴志在千里但知頃發不知所止於是出兮父之桃林走天帝之杜蘅河精耀采雲象飛文跡浪波之錡銅東流之刻玉殆不能盡其狀也竊穴之下有螘伏焉逍遙封壤之間顧馬而笑馬曰若何笑螘曰笑爾行之不疾也馬曰吾肯能之匹逍風之乘也志假[illegible]權爵應陰紀陽以合功任重致遠以利世是以流電爭光浮雲連景名垂條形圖柳谷臨池歡沙越澤飛玉當戎事矜吾之力在田獵式吾之足騁八駿而成九騑九逸而爲十勢

雜著 螘談下 一

如驥羽疾如扶翼循坂且厲無復良樂之鳴長楸可走不假幽并之策又何必銜轡之制鞿靮之威然後日行千里哉是故十閑六種三才五御控斯銀勒利此金銜嶶偶鏤衡光合乎兩月縱勞紫纓色麗乎雙絲世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其費可知矣昔天子近求襄陽之穴而未易遠訪滇池之水而御難將龍吾爲路馬矣豹之國人討其生也見之必式其死也埋之以帷[illegible]我任無赦而加誅焉吾未之顧也若等縱佩於牀侵漁於俛蒭豆之力不及一豎以子覩我誠秋螢之焰爭光月景蒼蠅之聲較響雷震鷙何不知量之若是邪螘曰爾謂何易也爾謂何易也吾聞食於人者必受制於人恃其力者必自屈其力爾雖有千里之任非人不可虛行也必待夫燒之剔之刻之烙之連以羈絆編以皁棧鉤飾在前以禁其進鞭策在後以貫其退爾曹斃者殆十有二三焉是以鹽車之負爾之任也太行之阪一或垂頭則居者持力而既之矣當此之時苟無伯樂以知之吾知龍驤爲爾楊銅鑪爲爾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衣

雜著 螘談下 二

爾火光葬於人腹久矣又何以俛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也哉且爾之於世恒相背馳是以天下有道卻爾於糞明王在上則駕鼓車雖置千里才將安施今爾以吾日行一里而少之矣非吾徒之不爾若也形之大小使然也夫物之爲徒者在大則爾在小則我爾以千里爲才徒實不足吾以一里爲才徒實有餘觀類而觀積千螘而不及爾之一蹄[illegible]螘而不及爾之一體使吾類爾之蹄當不止於千里矣背爾之形當將越乎萬程矣然則言天下之至健者之爾乎

雜著 螘談下 三

鬪之我乎元馬大衛盡力而走超光越影決波犇虹後類距虛前似飛鴻乃東至於太平復西至於太蒙周流八極騰空逐月自謂曰日之行也不見其發吾常背之而馳草木爲靡懸峯未落而彼在吾前矣此非天下之至健者乎遂訴於日曰在天成象厥健惟君在地成形厥健惟我今吾以行地無疆之技而屈於一蠅其他不足言矣能勝之者非君而誰太陽君曰是與俱來馬曰諾遂尋故道而反謂蠅曰若之健軼諸大明之邁何如蠅曰過之馬曰若敢肆辯乎蠅曰可然恨無以相見也馬曰若附吾尾何如蠅曰諾遂升之風騣之上隱之霧氣之間星耀而玄馳電犇而鬼駭至鬱儀之庭登羅耀之殿蠅乃遊的顱之頸下肅爽之蹄馬伏於左蠅伏於右太陽君謂蠅曰爾固疇昔與元馬角健者乎蠅曰然然則爾固自居於至健者乎蠅曰然然則爾知健之在孤乎蠅曰不知也太陽君曰孤一北而萬物生孤一南而萬物死爾忽不知孤之爲健也當孤之拂於扶桑天下咸曰是朏明也登於其上則又曰是朏生明也至於曲阿則又曰是朝明也臨於曾泉則又曰是蚤食也次於野桑則又曰是晏食也臻於衡陽則又曰是禺中也對於昆吾則又曰是正中也靡於鳥次則又曰是小還也至於悲谷則又曰是餔時也經於泉隅則又曰是高舂也頓於連石則又曰是下舂也爰息六螭則又曰是懸車也薄於虞淵則又曰是黃昏也淪於蒙谷則又曰是定昏也晝夜百刻上際於天下蟠於地所過不知幾億萬里矣是以聖人見惜乎分陰志士競競於寸晷爾惡失孤之爲健也蠅曰出地以爲

明麗天而成照予非不知君之健也若乃炎以赤烏則君與烏而同飛貫以白虹則君與虹而並邁君之爲健亦窮矣太陽君曰惡是何言也金烏出海高蜚自疾於羣鷄白駒過隙瞻逸必先乎千驅孤非爾所知也蠅曰君之行天猶予之走磨何爲予莫知君也天西轉而君東行磨左旋而予右走其揆一也君居黃道之中而周游乎三百六十五度之內殆非晝夜可窮也當春而東則從青道當夏而南則從赤道當秋而西則從白道當冬而北則從黑道貫四時而始一周則君何之自譽者世固稱君爲一日之長予獨鄙君爲一歲之短且晝夜不息各得千里

行之舒疾與驥相類惟驥之健既屈於予吾君亦復何多賛邪蠅見太陽君哂而不怒乃前謂曰君向自謂天下之至健而乃與驥等則君與驥皆屈於予矣孰知凡物之動無疾無徐皆健於君者乎太陽君疑曰何爲其然也蠅曰君之形廣千里驥之體高八尺君以千里之形行幾二千里而盡百刻使驥類君日行不過度之丈予亦日行不及寸之分驥何以千里而遜予何以一里而近乎是故嫌君之緩者有繩繫之謠誚君之遲者有綠韮之議不然則達人無由於景測術士無辯於晷步矣太陽君有愧色乃曰爾等姑退孤當乞天下之至健者取爾與之言蠅曰諾乃與元馬同息於朱明之宮靈曜之廡太陽君夾以五龍駕以六轡馳之金輪羲和爲御過九野入九關遙望銀宮金闕瓊臺玉京層樓十二中有五城於是降轄徒行升七衢之陛陟八柱之庭登通明之殿朔翠華之座中有尊冕而居者曰太乙氏魏魏無上蕩蕩難名稽顙

陽之精萬物之祖也太陽君以父呼之曰是有元馬者近合九花遠成匹練躁爾綠離翩然紫燕日具黃金口騰紅焰誠帝子之蒼龍將軍之赤菟也乃與蠅角步而爲所困肩懲於臣臣亦不能勝夫乾天下之至健請窮小蠅之不逆何如帝曰諾左命蒼君右遣旻氏引蠅與馬於高明之館渾元之墟皆垂象爲級斷鼇爲柱仰見清霄凝碧落深沉萬夫張弓六丁倚蓋元氣絪縕一人垂拱於大圜之表二臣陟階而上不盈一等虎拜復命帝親降九重下臨色界旌旆霄埒桃出蒼狀傳謂蠅曰若知朕之健乎蠅曰太上虛心不測神理難筌小臣烏足以知之帝曰朕上暢九垓下泝八埏遠不可及是爲乾乾一息萬里若復何言蠅曰久安坐井之觀始得披雲之睹請夫小大之等略高卑之分小臣不能無言也帝曰可蠅曰太上周行七億餘里凡有目者皆知爲至健矣在小臣實易之而不敢言也左右曰是何傷哉昔者問以屈原不憚其煩答於奔虛何嫌乎誕太上好生居高聽卑賜爾盡言蠅曰太上身廣七億日行七億是一轉身之勞耳夫以晝夜百刻而身始一周此而爲健則日請前矣抑惡得以望元馬又惡得以望小臣哉是以共工怒觸而垂傾陶侃奮飛而幾盡倚杵之謗轉蓋之譏宜其紛紛不止也且夫太陽也元馬也小臣也皆太上之子也大者居其逸小者任其勞逸者徐行而有餘勞者疾行而不足在太上既失乎公心在天下又失乎公論是非倒行勞逸逆施徒稱大父豈曰無私竊謂太上不取也天亦無以應良久謂蠅曰若之勞朕既已知之矣茲封若於南柯之城子孫億

蔣作毋替也蟫頓首下帝勑元馬復載還故穴

蟫帥其衆而之[illegible]迄今世爲君長焉

漢林四傳

鄭相如著

漢林四傳

清 漢林鄭相如著

白雲龍生傳

龍生、名舜、產涇白雲山麓。其性潔。其行芳。少爲盧公弟子。學吐納法。遂隱于壑。每出駐磁甌、實士大夫樂其臭味。氣誼浹洽。見頭頂沸沸。有白雲往來。其香如蘭。草號爲白雲龍生。生不自知本所出。嘗云。昔神農氏與吾祖交。識吾祖性、能除痛去屬。後姬公製爾雅。謂檟苦荼。又吾姓始著時也。騶家世蕃衍。有龍團、有密雲、有武夷、有峒岕、有北原。派雖悉數。散處宇內。曾杜育著之賦。唐陸季疵傳以經。盧仝、玉川、皮魯望、庸以詩歌。溫從雲、段碣之、補楯諸事十數節、存之方策。生族姓源流瞭然矣。白雲之裔、其前未顯。自帝子風光來水西。與貢樂師唱和。穿巖越壑之溪、溪澗留之不住。獨與生爲水乳交。帝子飲其和若醉醒。將歸長安、把甌與生約曰。孤他日得受命。當貢汝于朝。生再拜謝曰。殿下茹臣沫。香露齒頰矣。帝子大笑。自是闕生得歲歲朝京師。生後子孫形狀雖同、隨人好惡作裝束。張之似旗。裹之似鎗。朝野中人、每取二旗以鬬。各不相上下。或曰涇山水以李白著。白至水西。嵩適白雲。惜未與生接。或曰。白喜麴生、故與生不相能。其臨行贈汪倫詩。言桃花潭水、不及倫之深情。意其時宣之紀叟、藏老、挾麴生遊白。二人死。日哭而辭宣。鼓櫂遊涇。生澹泊不善逢迎。故倫深情所汁、崗尉麴生一人。獨道生也歟。生既貢、益貴重。然其生不蓄。而隱唐、宋、元、至明。貢如故。邑人苦之。有程侍御者、上其疏於朝。詔勿貢。生之後裔、去白雲而西遷。居齊雲、叢塢、石壁、諸山。梅之片、涂之尖、名噪海洋矣。

野史氏曰。昔余老友鐵力子者。喜交生族。謂劉伯倫、白樂天、沉湎麴生。有頌贊表厥德功。獨於此生默默。意甚不平。爲作贊曰。解煩釋燥。功高莫當。心清神爽。德大難忘。又曰。有力悅志。聖饋洋洋。換骨化羽。塗陶亦詳。宜何封贈。草中之王。余謂贊則似矣、封未當也。若鬭生者、其仙矣乎。

開明君傳

開明君、不知何許人。或云系出紅苕。羲皇時、有臣蒼頡。生而神異。三目爛爛。初製文字。天雨粟。鬼夜哭。君之祖曰晶公。隱于大荒之野。待用者久之。唐堯御極七十載。遜位重華。帝重瞳子、得五臣四岳佐理之功。雖耄期倦勤。猶四目並明。卒未用晶公。夏殷二代。子孫或隱或見。各營所業。周之中葉。晶公之子璧遊衢。見武公耄而好學。命璧之姿。不藉助外人。去之魯。時尼山夫子。假年學易。韋編絕三、而神明天縱。數千里外辨秋光。璧雖所合、困而歸。又百餘年。秦攻滅六國。混一天下。焚書阬儒。晶公老矣。聞而語曰。我家素石隱。方意鬻用有日。生上晏晁。絕讀書種子。無復用我期。我其歸休乎。漢興。漸除挾書律。文帝立、有鼂伏生工尙書者。上詔中大夫鼂錯至其家。從七歲女子口授書文。聱牙詰屈。惜此時人不識晶氏族。致九十老子、目力不及。後人得以壁書亂經學眞僞。卒成千古一大疑案。然漢定取士制。或賢良方正、或孝廉茂才諸科。不以行義、而以文藝。年少中多奮筆取捷者。晶氏之族不平。私議曰。倖長者而榮豎子。世風其偷乎。我屬不出、奈朝無老成人何。晶公曰。斯有時。毋妄言。屬相靈以後、國事漸壞。魏晉六朝繼統。南北分裂。諸浮薄子競效綺靡體。鮮窮年著述之家。晶氏族、卒不大振。唐室詩賦取士。奪錦標歸者、皆蚤年捷足。非晶氏力歟。昭宗新平內難。開放新進士。得鄭希顏、曹松、劉象、柯崇、王希羽、及第。時號五老榜。五人者、素與晶氏善。宋仁宗在位日久。一日、梁適侍觀文殿。帝闕曰。卿父耄年魁多士。目力有異乎。對曰。臣父謝世。臣少孤、不知。比長、聞有晶墨者。臣父莫逆友、嘗助之明。以故不減少壯。帝曰。墨今在。卿爲引見朕。對曰。臣歸訪。訪而遇諸孀婦石室。墨聞而下。其辭曰。銀海青青。天王召余。庸族其興。爰決意出山。朝能帝命侍秘書閣。稍拂拭之。閱卷無花。喜曰。墨卿、朕良友也。賜宅房宮中。翌日、下詔曰。爾晶墨、生長神嶠、品尊大璞屬之離氏。賚我觀覽。可封開明君。食邑二百戶。自是晶氏族、蔓延天下矣。惟不近少年。不喜武臣女子。士大夫好經籍文史者。招之遊、輒往。或曰。晶氏子雖得諸貴介意、聲價高。無力者、不能致。而鄙黎氏遂鑿。

太史公曰。余入承明。從駕登泰岱。臨渤海。每見上行。璣命千里侯前。侯前則千里咫尺。故卒被寵遇。裂土而封。榮無比矣。侯、貴人也。小臣觀面難。開明君族繁、喜同我輩交驩。余行年六十。對卷楡茫茫。若隔墻堵。又況科舉之學與。士之年少未遇。而垂老牖下者何限。得君也助。天下事猶可爲也。奪造化之權。既而復朗。老而復童。君亦神人也矣。待用千年。遭時獲顯。其命也夫。

楮先生傳

秦李斯相始皇帝并六國。有楮先生者。率其友毛穎、陳玄、陶泓三人。遊丞相門。能稱皇帝意旨。歷年三十有六。天下黔首。趨于撰巧便捷。紛然多故。迄漢、魏、晉、六朝、唐季。獄訟煩興。邪說詖辭百出。或歸過四君。楮

先生鬱鬱不樂。南遊金陵。說唐主曰。陛下雖有江表甲兵士馬。不可與北國爭鋒。惟是文史一道、臣輩所掌。篤武夫悍將所不能抗。陛下儻屬意委任臣輩。則文明之朝也。唐主曰。孤僻處荒江。有志未逮。辱先生教。敢不委命。曰臣嘗從鍰王遊若耶。王曰。美哉是谿。東南其最乎。臣對。昔我友李白詩曰。涇川三百里。若耶羞見之。倘有勝此者。王聞而神往。今地屬陛下。願借是邦山水、怪煤其中。異日佐陛下興文教。轄八國、務韉中原、臣之願也。唐王曰。山水吾國所饒。聽先生自擇。於是東遊峯溪。聞潺潺之音。曰。是高公鍊丹處乎。沿谿而上。石齒峭厲。曰是令威丁公化鶴遊來乎。南陟齊雲。承流曰。許實二隱君所棲也。西過小嶺。泛桃花潭。曰太白羅隱儀叔之所觴詠也。我其駐足乎。是爰搆一室。煉身修性。一年、毛伐。二年、髓洗。三年。骨蛻。道成。報唐主。祓行。屬長子白鹿君曰。我以生質磽薄。爲世所輕。汝魁梧過我。初嘗顯。但自愛、久爲人制發足矣。再屬次子羅文君曰。汝以玉版之姿。效彼綺羅。本質雖纖。逢時器也。後好文主出。嘗拱璧珍汝。又屬三子金榜君曰。五百年後、汝聲價高。朝廷咸爲供奉者狠籍。恐不克終。未幾。下詔曰。惟汝素質白體。道參太樸。假備丹青。贊我賞鑒。汝其前來。先生辭遲。乘肩輿、駕箬舟、抵金陵。朝唐主於澄心堂。主喜。命光祿宴。先生西向坐。三友預焉。酒酣。毛穎君歌竹枝。陳子子舞松風。陶泓公歸巧匠劉山骨之句。先生辭曰。臣不能作高麗舞、歌雪濤曲。請出。唐主曰。先生休矣。垂命徐熙君希雅、持五色采。命徐鉉、韓熙載、脫毛穎冠。挽陳平、濡陶泓池、拂拭先生面。畫龍蛇、繪山水、鳥獸、花果、竹樹。四人者、終日磨命不休。顛厭之、越歲。南唐主歸宋。先生偕三友隱不知所終。而白鹿羅文金榜諸子裔、皆貴顯於時。

太史公曰。楮先生之裔。運筆者。皆潑畫也。微先生道德文章不顯。雖然、豈無壞人心術之事。假先生行者。要與先生何涉哉。方明高皇鑄銅不成。或奏取文人心血和之。高皇重疑不決。高后曰。士子試帖、非文人心血乎。爰命焚帖和鑄。銅成。嗚呼。文人之心、實通于神人。勿以不道之心之文。點汚先生潔白之名也夫。

雙童子傳

雙童子者。身材眇小。人豆兄弟行也。或曰。本一人。分入眶瞰、遂以成雙。或曰兩國有光如鏡。一人對照。亡論男婦老少。皆爲兩人。皆作童子象。雙童子各占一國。不相通。亦不相背。形影靡遺。彼此神合。嘗闢城中有大天地。鏡爲七尺物。縮成一小天地。其中黃之境、帝闕之所、即靈臺瞳子宮也。宮有一徑、通左右眶國。國之外郭。白玉爲地。內府元玉爲基。中無人居。上照星辰日月。下鑒大地山河、人物鳥獸、花樹。無有而無乎不有。雙童子現身其區。嘗相約曰。我兩人出則俱出。處則同處。日烏月兔。皎皎千古。增我者神。缺我者替。方洪荒初闢。有蒼頡氏者。生而神靈。上帝勅曰。世界諸國盲昧。余增汝國。時置三國。即命三童子鼎立。娟娟點畫間。鳥書鳥跡。流傳宇宙。自是長夜返晝。數百年後。有虞氏興天挺異表。兩雙童合如孿生。並見二眶。遂承八色帝眉後。卒成中天景運。又千餘年、兩雙童集議曰。下邳項公。有霸王姿。吾其歸乎。歸未幾、見項氏爲韓準公所敗。雙烏江。兩雙童亦殁。自是惟存一雙。隸綿衍閃爍。往來人間而已。最不平者。左氏傳二百四十二年事。歷歷如畫。而雙童子匿而不見。瞬睫不見于外、靡而內睦子。自瞭如也。韓子曰。左氏浮

寧。豈其然乎。有離朱者、明能察微。雙童子亦慘筋容儀。發揮精神。如入水晶龍伯國。令辨秋毫不爽。牖南華老人曰。黃帝遺元珠。使智與朱兩索不得。乃使象罔得之。宣者象罔無象也。惟無象乃鑒象象。益至是雙童子以空用不以塞用矣。吾獨異西竺有畸人曰觀世音。能爲三十六變相。一變有童子千人合掌頂禮。蘇子聆曰。菩薩不二法。千童子與雙童子豈異哉。要是爲外氏注腳。吾儒嚴慎獨一室幽居旁立十童子。現彼營爲、肺肝如見。此又與三尸神、庚申日告天帝何異。近世學徒營貨利、尚風流。甘以其軀入孔方竅。不則入婦女秋波中矣。雙童子梁溺而不出、聖賢罪人矣。

太史公曰。雙童子出處何常。彼童子也處我眶中。我童子也亦處彼眶中。兩兩相對。雙童子孰善孰惡。必有能辨之者。夫君子、事使彼眶中有我雙童子善人。毋使我眶中有彼雙童子不善人也。則習與正人居。雙童子庶有正、無不正者哉。

柳州曰。有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余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爲文也。漢林先生白雲幽生、開明君、楮先生、雙童子、四傳。則吾邑之昌黎也。而人以熟知毛穎傳。故不復怪且笑。豈今多柳州能識奇文哉。然柳州欲角而力不能。此自甘苦親據中來。今人不復怪且笑。而亦絕無有舉其辭者。此其虛相崇奉。而淡漠之情、難僞之實、反不如當日之怪且笑者之尚爲韓昌黎。貪常嗜瑣之徒、沾沾翻其喙柳州以爲勞。至于雜之不勤勞且無識。而貪常嗜瑣之習爲日深於膏肓矣。嘉慶六年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山莊夜怪錄

撰人不詳

山莊夜怪錄　說淵六十　別傳六十

大中年有寗茵秀才假大僚莊于南山下棟宇半墮墻垣又闕因夜風清月朗吟詠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斑特處士相訪茵啓門睹處士形質瓌瑋言詞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諷故來奉謁茵曰某山居甚僻農具爲鄰

逢草既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願聞處士之業如何特曰某年少時兄弟競生頭角每讀春秋至穎考叔挾輈以走恨不得佐助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武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能逢但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耳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即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味俄聞人叩關曰南山斑寅將軍奉謁茵遂延入氣貌嚴聳旨趣剛猛及二斑相見亦甚慰意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太伯爲荊蠻斷髮文身因茲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鬬穀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姓遠祖姑婕妤好辭章大有

稱於漢皆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斑超立功萬里外封威遠侯某爲虎賁中郎將官在武班因有過竄于山林晝伏夜遊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墻外閒步聞君吟詠因來追謁況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覩碁局在床謂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忻然爲之良久未有勝負茵謔之教特一兩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兩斑寅笑曰大有微機眞一發兩豹遂傾茵壺請飮及罷局而飮數巡寅請備脯脩以送酒茵出鹿脯寅嚙決須臾而盡特即不如茵詰曰何故不食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二斑使酒作劇言語紛拏特曰弟倚爪牙之士而苦相凌邪寅曰老憑軾之士苦相詆何也特曰弟誇猛毅

之軀若值人如卞莊子子當爲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其頭皮耳茵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茵怒而言曰某有尺刀在是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飮酒勿喧觀二客懷悚久之特舉曹植詩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鄙詩云鵠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茵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茵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

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憐甯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爲守蹄跡向北溟茵覽之曰大是奇才寅見茵稱特奇才大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只有斑馬之才豈有斑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況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惡傷其類耳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額豈復有人延譽邪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甯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瘦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即入其山矣茵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

山莊夜怪錄終

古今風謠

楊慎纂

古今風謠

明 楊慎纂

堯時康衢童謠列子

立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中候稷起謠詩緯

蒼耀稷生感迹。

昌提契謠詩緯

元鳥翔水。遺卵流。娀簡狄吞之生契封。

包山謠 楊方吳越春秋○沈攸閩南越志曰。牛女之分。揚之末土也。殁有大山。州賓曰洛。眾又有石。釜峽起壁立。內有金簡玉字。

禹得金簡玉字書。藏在洞庭包山湖。

西海童謠

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造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今強取之喪國廬。今強取之四字。一作若強取出。

殷末謠三首

代殷者姬昌。日衣青光。春秋元命包。

殷惑妲己玉馬走。殷尙白也。微子去詩。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走音近起○論語比考讖

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呂覽。

隨巢二謠二首○詩緯

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室。

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哉震。剡者。指褒姒也。孔穎達曰。剡剡古今字耳。

白雲謠 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天子答之。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山陵當作邱陵。

穆天子謠

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黃澤辭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于黃澤。使宮樂謠云。

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

周宣王時童謠 國語作童謠。漢書五行志有女字。

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檿。弧、弓也。箕、竹名。服、矢房也。○列子。良弓之子。必先爲箕。箕、矢房。舊說以爲簸箕之箕非。○顏師古曰。服盛箭者。今之步叉。箕草似荻而細織之爲服也。○按箕字韋昭以爲木名。師古以爲草名。

魯國童謠 左氏傳。春文成之世童謠也。至昭公時。有鸜鵒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昭公名稠。公子宋立。是爲定公。

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

論語比考讖

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晉獻公時童謠 春秋左氏傳曰，晉獻公伐虢，圍下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偃以童謠對曰克之

丙之晨，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晉惠公時童謠 漢書五行志曰，晉惠公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國人不說，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作也。

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

楚昭王時童謠 家語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周末時童謠 家語

天將大雨，商羊鼓舞。

春秋時長春謠 易妖占

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虜。

齊人謠 春秋璧 乾圖

移河為界在濟呂，填閼八流以自廣。晉九河注疏引之，言齊桓公閼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

齊人東郭謠

東郭有犬嘊嘊，日夕欲噬我猳，西郭有犬嘊嘊，日夕欲噬我猳，北郭有犬嘊嘊，日夕欲噬我猳。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也。

吳夫差時童謠

梧宮秋，吳王愁。

燕昭王時童謠 戰國策，田單攻狄不下，童謠曰

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

趙殺李牧童謠

秦為笑，趙為號，以為不信，視土上生毛。

秦皇時民謠 楊泉物理論

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

三戶謠 楚懷王為張儀所欺，客死於秦，至王負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甘泉謠

運石甘泉口，河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甌。

虞美人帳中歌 史記正義

漢軍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義氣盡，賤妾何聊生。

平城歌 漢書匈奴傳，高帝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帝于白登七日，漢軍中外不得救餉，天下歌之，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

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畫一歌

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顜音較，讀作彊較之較，漢書作講，史記作顜，言法之齊一，若斗斛概量也。

戚夫人歌

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淮南王謠

一尺布，暖融融，一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見容。此與漢書史記所載不同，見淮南子敘錄。

潁川歌 漢書，灌夫任俠，為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

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茂陵中書歌

都蕩遂芳，美磑鼓行。

廣陵王歌 漢廣陵王胥，武帝第五子也，昭帝無子，胥有覬心，迎女巫下神咒詛，事發覺當死，胥置酒夜飲，鼓琴歌舞。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為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閱，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燕王歌 燕王，武帝第四子也。昭帝時謀事不成，妖祥數見，發覺。王置酒坐飲，王自歌，華容夫人起舞，坐者皆泣，王自殺。

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華容夫人歌

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將安居。孟康曰，寘音填。謂髮挂渠也。

廣川王歌 廣川王去為愛姬陶望卿作。

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　愁莫愁，生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茀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願棄軀，死無悔。

京兆謠 漢書尹賞傳

何所求死子，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竟何葬。

匈奴歌 丁道志曰，焉支、祁連二山，皆美水草。匈奴失之，乃作此歌。漢書元狩二年，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討匈奴，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其夏又攻祁連山，捕首虜甚衆。祁連山即天山，匈奴呼天為祁連，故曰祁連。焉支山即燕支山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否。北方人採其花染緋黃，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煙肢，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煙肢，今日始親紅藍，後當足致其種。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長安謠 漢書佞幸傳曰，成帝初，石顯與妻子徙歸故郡，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元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云。

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價。

牢石歌 漢書佞幸傳曰，元帝時，石顯為中書令，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言其兼官據勢也。

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五侯歌 漢書曰，成帝河平二年，悉封舅大將軍王鳳庶弟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時五侯羣弟爭為奢侈，後庭姬妾各數十人，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

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言其奢僭如此。按漢書成都侯商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曲陽侯第園中土山漸臺似白虎殿，則穿城引水者曲陽，與歌詞不同。高都、外杜，皆長安里名。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

漢成帝時歌謠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歌謠也。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漢成帝燕燕童謠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童謠。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更始時南陽童謠 後漢五行志曰，更始時，南陽有此童謠。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妖謠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王莽時汝南童謠 漢書曰，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時有童謠。子威，方進字也。

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王莽末天水童謠 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群，山名也。

出吳門，望緹群。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下安得民。

漢博南謠 明帝永平十年，置永昌、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

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

建安六年蜀中童謠

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述萌新平歌 述萌青鼓翼，舞笑于市。

新平新平。新莽也。

會稽童謠 後漢書曰，張霸永元中爲會稽太守。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於是有童謠。

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後漢順帝末京都童謠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後漢桓帝初小麥童謠 後漢五行志曰，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按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幷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吏買馬軍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也。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軍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

後漢桓帝初京都童謠 後漢五行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謠。至延熹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游平賣印自有平，不避豪賢及大姓。

後漢桓帝初城上烏童謠 後漢五行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謠。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桓帝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舂黃粱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

後漢桓帝末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按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爲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己，白拜儵太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爲合諧也。

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

漢元帝時童謠

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漢成帝建始二年三月，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後有王莽之禍。

桓帝延熹二年四侯謠 漢以誅梁冀功，封宦者單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爲五侯，在帝左右，縱其奢淫，宗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貪殘驕盈，海內嗟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其後超死，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

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回天，言勢動人主也。獨坐，言驕貴無偶也。

後漢桓帝末時謠

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一作饒，謂不穿。京都飲酒相强之辭。

靈帝中平中董逃歌

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按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終歸逃竄，至于誅亡也。

布乎歌 士孫瑞王允謀誅董卓，有人書呂字于布上，負而行歌于市，有告卓者，卓不悟。

布乎。與勃乎歌同。

獻帝初京都謠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

靈帝之末京都謠

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

靈帝之末京都謠歌

河臘叢進。英雄記云，獻帝臘日生也。烏臘烏臘。風俗通曰，董卓留天子長安，關東舉兵，欲共誅之，轉相顧望，莫敢先進，若烏臘之縱取之矣。

後漢桓靈帝時謠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舉孝廉，濁如泥，舉良將，怯如雞。

獻帝初童謠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封使君謠

古傳記。晉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復來。其地謠曰。勿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禹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吃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或曰此詩太激。禹山曰。我性然也。余嘗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耳。

城中謠 古今謠作馬廖引。長安令謝。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一作牛）

二郡謠 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任功曹岑晊。滂字孟博、晊字公孝。二郡爲謠。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後漢黎陽張公謠

公爲守相獄殺魚。往來鐵忽遠塞娛。晧此兆民寧厥居。

咄唶歌

棗下何纂纂。榮華各有時。棗初欲赤時。人從四面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

陳留童謠 頓丘寬也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鷇鳥哺所生。

鄴城童子謠 本王粲嗣曹操辭也。時李賢追擬之。

鄴城中。暮塵起。探黑丸。斫文吏。棘爲鞭。虎爲馬。團團走。鄴城下。切玉劍。射日弓。獻何人。奉相公。扶轂來。關右兒。香撲撲。相公歸。

鄴中謠

鳳陽門南天一半。上有金鳳相飛喚。欲去不去著鎖絆。○鄴城門有金鳳二枚。一飛入漳水。一以鐵鎖絆其足。

魏黃初童謠 晉五行志。魏文帝爲美人薛靈芸築臺高三十丈。列燭臺下。遠近望之如列星墜地。又爲銅表志里數。行者歌謠云云。銅表志道。是土上出金。列燭如星。是火照臺也。漢火德、魏土德。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之兆。

皆以金擁王敏也。

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覩餅謠 高士傳。魏伐吳有隱居士焦先。先不與語。歌云云。後魏軍殺人推其屍歸。卒指頭髮擲指魏也。

覩餅覩餅。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殺羝羊。更殺羖䍽。

魏明帝景初中童謠 魏明帝時。謠云云。及司馬宣王平遼東。師還至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黃河。終翦魏室。如童謠之言也。

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

魏晉爽策政時童謠

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遊光。何鄧丁。亂京城。指何晏、鄧颺、丁謐也。

魏明帝太和中兒鈴曹子歌

當奈汝曹何。其後曹爽兄弟。族曹氏竟滅。

魏齊王嘉平中謠

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之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遂賜死。

吳初童謠

黃金車。班蘭耳。闓昌門。出天子。

吳孫休永安二年小兒謠 干寶晉紀曰。永安二年。小兒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云云。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司馬氏。

三公鉏。司馬如。

吳孫亮初童謠

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揚子閣。揚子閣反語。謂石子岡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腰。投之石子岡。後聽恪故吏收葬。求之此岡云云。

吳黃龍中童謠 周處風土記

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舶，舶白也，後果為白稜闗。）

吳孫亮初白鼉鳴童謠

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時諸葛恪攻新城，恪為文昌，擬白鼉謠云，天欲雨，有東風，南郡白鼉鳴，六月人家井無水，夜開白鼉人盡起。）

吳孫皓初童謠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

吳孫皓時石印山詩

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夾。

吳孫皓天紀中童謠

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王濬小字阿童。）

晉太始中童謠（晉書曰，太始中，人為賈充等謠，言亡魏而成晉也。）

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

晉武帝太康後童謠

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鷄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干時）

（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為亂者相繼。按橫目四字，自吳亡至晉元帝興，幾四十年，皆如謠言，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直斥之也，干寶云，不如所斥者之也。）

太康末京洛楊柳歌

春風尙蕭條，去故來入新，苦辛非一朝，折楊柳，愁思滿腹中，歷亂不可數。（是時三楊貴盛而被誅滅，太后幽死宮中，折楊柳應也。）

惠帝永熙中温縣謠

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楊駿居內府，以戟為衞，死時又為戟所害。）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為人歎。（南火）

（武帝諱炎也，楊后諡懷，賈后謂其勝入口而崩，葬街亭郵北。）

晉永熙中童謠（晉五行志，下有大石壓之不得舒一句。）

二月末，三月初，荊筆楊版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荊筆楊版。○劉集明叙三月初下，有桑條富饒暫作舒一句。）

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

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賈后字，沙門，太子小字，魯，賈謐國也，白晳行也。）城東馬子莫嚨哃，比至來年

纏汝鬣。

晉惠帝洛陽童謠

鄴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胡，平胡將石勒劉曜反。）

晉惠帝元康中洛蘇謠（時天下商賈通者，太鄴日童謠云，云及趙王倫篡位，其日實於此。）

屠蘇鄣日遮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

晉趙王倫既僭位洛中謠

虎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時齊王、成都王、河間王，擧兵同會討倫，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虎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藩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

著布袙腹，為齊持服。（未幾齊王冏敗。）草木萌芽殺長沙。（長沙王乂以正月二十七日誅。）

晉惠帝大安中童謠

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

晉惠帝時蜀中謠

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十八子，李也，其後李流據蜀僭號。）

閣道謠

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刺促，世說作踧踖。）

晉吳縣訖如謠（鄧攸為吳令，收米之官，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及去郡，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乃以小舟夜中發去，吳人歌之。）

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晉懷帝永嘉初謠（晉五行志，有此謠，元超東海王越字也。）

元超兄弟大洛度，上桑打鼓爲奇非。

晉懷帝永嘉初洛中童謠

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時東海王越與荀晞構隙。

晉永嘉中童謠 三十國春秋

秦州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

晉愍帝建興中江南謠

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甌甑。白者，晉行金德，坑器有口屬瓦，金剛之物也。白坑破，中原亂也。合集持作甒者，元帝鎭安之也。揚州破換敗，石頭被焚掠也。吳興覆甌甑，甌甑之亂也。甌甑又小于甒也。

晉建興中北州謠

府中赫赫朱邱伯，十囊五囊入棗郎。一作棗郎。時朱碩、棗嵩皆貪橫。

晉愍帝初童謠

天子何在豆田中。建興四年降于劉曜，在城東豆田中。

晉明帝太寧初童謠

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石據石頭，尋亦破滅。

晉成康二年河北謠

麥入土，殺石武。

晉吳中童謠

寧食下湖荇，不食上湖蓴。庾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無幾而庾翼、王洽相繼而亡。

晉成帝末童謠

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不日而宮車晏駕。

晉江南謠

雝詶斷堅石打破。桓玄因此以石名新子。

晉涼州謠

涼州與君寇賊消。指張軌。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

哀帝隆和初童謠

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之應也。

鳳皇歌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

晉太和末童謠

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未幾，海西公被廢。

晉太和中御路楊歌

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非皇子、那得甘露漿。識者解曰：白者金行，馬者國姓，海西公尋廢。三子非皇胤，皆縊死之。明日南方進甘露焉。

晉孝武太元末京口謠

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棲。尋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

晉京口民間謠

黃頭小人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按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金刀劉也。

歷陽重羅黎歌 時庾楷鎭歷陽，後楷奔卒。

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

晉荊州童謠 時殷仲堪在荊州，未幾仲堪敗，桓玄于是遂有荊州。

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齊諧記所載稍不同。芒籠目，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

晉荊州麥鞺謠 附京口謠後

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音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於介切，嘶也。復喝。京口敗復敗。與麥同道，口民間謠。

黃曇子歌

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得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明，頃之石民死，王忱代之。黃曇子，忱小字也。

晉安帝元興初童謠 桓元篡位時

征鐘落地桓迸走。征鐘，至尊之服。桓四體之下稱元，自下君上，猶征鐘之屬。故謠下的之味只日也。 草生。及馬腹。烏啄桓元目。桓元篡位在元興二年十二月。及敗走江陵，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明年殺諸桓。郎君，司馬元顯也。

晉安帝隆安中懊憹歌

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元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以元之宮女及逆黨之子女爲軍賞。

晉安義熙初童謠

官家養盧化成荻。盧生不止自成積。盧生漫漫竟天半。十丈瓦屋八九間。盧作杵。雞作鬪。盧橙橙。

江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卒有盧循之亂。

庾公歌

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庾公上武昌。翩翩如裴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宋錢庾亮卒于武昌。

桓元時童謠

車無軸。倚孤木。纏縛腹。芒隨日。上二句，桓字。下二字言其敗死。元之敗，眾以繩縛至芒，遂其首沉之江中。

苻洪時隴右謠

雨若不止。洪水必起。

苻生時長安謠

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生既誅其侍中魚遵，後苻堅殺生而代之。堅封東海。

苻生時謠

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

苻堅時關中謠

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避。

苻堅時童謠 一名豐樂謠

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第二句，一本作夾樹楊槐。 鳳皇鳳皇。止阿房。後堅爲慕容沖所敗，沖小字鳳皇。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堅滅燕，慕容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亦有龍陽之姿，姊弟專寵，宮人莫進。 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堅在位凡三十年。 魚羊田斗當滅秦。鮮卑也。時又有人于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 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

呂光時涼州謠

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

劉曜時玉方尺詩謠

皇王皇王。改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

宋元嘉中魏地童謠 南史曰，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圍汝南。□過淮自廣陵返攻盱眙，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且報書云，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爾知識及粲豈能勝苻堅耶。頃年以有隆梁者，是虜未飲江太歲未卯，此時魏地有童謠，故質引之云。

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 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下徙。

宋大明中謠 南史曰，蔡興宗爲吏部尚書，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其外散騎侍郎，寄意無道。孝武或用方材，卑猥及疏賤，故民間有此謠。

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臭皮袙。

宋時謠 南史曰，宋時用人，多賓有謠云。

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作秘書。

齊武帝永中童謠

赤火南流喪南國。時有沙門寶此火自北入齊大火為子常火消難之。

王子年歌 南史曰，齊太祖高帝諱道成，姓蕭氏，未受命時王子年亦作此歌。

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 三禾摻摻林茂孳。金刀利刃齊刈之。宋茂道 道成製。

永元元年童謠

洋洋千里流。流翣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跛不得起。誤殺老姥子。

又

野豬雖嗃嗃。馬子空閙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烏集傳舍頭。今汝得寬休。

但看三八後。催折景陽樓。

宋明帝昇明時石頭城謠 宋中書監袁粲謀誅齊道成，不克而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

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齊廢帝隆昌中童謠

楊婆兒。共戲來。時有女巫子楊旻，隨母入宮，為何后所寵。

齊東昏時都下謠

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

齊東昏時宮中謠

趙鬼食鴨䳓。諸鬼盡著調。東昏時，左右趙收捉刀之徒，並非濫命，謂之刀敕，稱葬人主。梁武帝平齊，皆誅之。初左右刀敕之徒悉號鬼，俗以細剉肉糅以薑桂曰䳓，言者以凶徒當細剉殺之也。

梁武帝在雍鎮時童謠

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白銅蹄謂金蹄為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如謠云。

梁武帝時謠 南史曰，梁武帝天監元年，立長子統為皇太子。時民間有謠。按鹿子開者反語為來子哭也，後太子果薨。

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

梁武帝時北方童謠 魏降人王足求堰淮水，引北方童謠云云，于是起浮山堰，役二十萬人，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如雷，成無幾時淮水暴漲，堰壞奔流於海，殺數十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退舍而決，豈人事乎，抑天道也。

浮山爲下流。荊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

梁武帝天監三年寶誌公詩 南史曰，梁武帝天監三年，詣於道雲殿，沙門誌公，忽然歎曰，梁須興甚盛。因賦五言詩云云。梁自天監至于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歲也。太清元年，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惡景辨之詩，以納景之作亂，自戊申至午年帝憂崩。

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

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

梁武帝天監十年誌公詩 南史曰，梁武帝天監十年，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云云。侯景小字狗子，初自懸瓠來降，懸瓠則古之汝南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景奔敗之所。

兀尾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三湘。橫尸一旦無人藏。

梁大同中童謠 南史五行志曰，梁大同中有童謠。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之。

青絲白馬壽陽來。

梁大同中鄱陽歌 南史曰，鄱陽嗣王範為合肥內史。大同初，郡人鮮于琛，服食修道，能役鬼物，合王範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琛先已率人吏修城隍為備，及賊至，破之，生擒琛。時鄱郡守宰案其黨與，皆不得實，或有善人被冤，因相讒誣，枉直無辨，民乃作歌。又有鮑季二家，因怨爭相讒，引入內室不加實，謝但和者解宰之二人遂見案，自殺。皆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酣因坐而縊，因相視，陳民問歌之。

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 陸君政。無怨家。鬭既罷。讎共車。

梁世童謠

王氣在三餘。武帝聞之，乃于餘干、餘姚、餘杭，為厭勝。後湖州餘干山陰、餘姚、餘杭，陳武帝興焉。

梁時童謠 梁史曰，廬陵王續，性凶暴，其後梁室傾覆，多由正德。有姓蕭名賀，弟名亦不欲道其為之如是，故有此謠。

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

梁末童謠 南史曰，梁末有童謠，及王僧辯滅，說者以為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江東謂羖羊角為羊，陳氏升揚州為羖羊也。言陳終滅于齊也。

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有黃塵起。黃塵污人衣。皂莢相料理。

梁武帝父子詩讖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　梁簡文帝詠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竟成臺城之讖。

陳初童謠　隋書五行志曰。陳初有兒謠。其後陳主果爲韓擒所敗。擒本名虎。黃斑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

又

御路種竹篠。蕭蕭已復起。合盤貯蓬塊。無復揚塵已。

陳初時謠

日西夜烏飛。拔劍倚梁柱。歸去來。歸山下。

陳後主時婦人突唱　南史曰。後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主。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觜畫地成文云云。解者以爲獨足者。蓋指後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家屬館于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也。其言皆驗。

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

齊雲觀歌　隋書五行志曰。陳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功未畢而爲隋師所虜。

齊雲觀。寇來無際畔。

曲堤謠　北史曰。宋世良爲清河太守。才識閑明。尤善政術。郡東南有曲堤。盜賊所萃。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而民爲此謠。

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元魏時洛陽謠

洛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婿。

元魏河東謠

秦州地東杼軸代春。元公至止。田時始理。

趙郡謠　北史曰。後魏李孝伯父曾。道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其見憚如此。郡人爲之謠。

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後魏宣武孝明時謠　北史魏本紀曰。宣武孝明間謠。識者以爲狐非狐。魏本出於北方。貉。獯粥之類也。狗子。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

後魏末童謠　北史齊本紀曰。後魏末。文宣未受禪時。有童謠。按。鷰鵲爲高。河邊羖𦍩爲水邊羊。指帝名也。于是徐之才勸帝受禪焉。

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𦍩飛上天。

東魏童謠　北史曰。東魏孝靜帝之將立也。時有童謠。按。青雀子。謂靜帝。時清河王之世子也。鷹鷂。謂齊神武也。後竟爲齊所滅。

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

敕勒歌　樂府廣題曰。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憤疾發。周王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玉壁。劍弩一發。元凶自斃。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士衆。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易爲齊言。故其句長短不齊。

元魏世謠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北齊謠

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

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惟得一量紫綖靴。其後后崩。

又

九龍母死不作孝。其後后崩。武成不改服。

北齊童謠

白羊頭尾禿。羖𦍩頭生角。

又

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

北齊天保中陸法和書讖　北史曰。天保中。陸法和入國。書其屋壁云云。時文宣皇帝享國十年而崩。廢帝嗣立百餘日。用替厥位。孝昭即位。一年而崩。此其驗也。

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

北齊文宣時謠　北史齊本紀曰。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果如謠言。

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

北齊後主武平初童謠（隋書、武平元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反爲士開所譖而死。）

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

北齊後主武平中童謠（隋書五行志曰、開被誅九月、琅琊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爲西兗州刺史。）

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飯正好、十月洗湯飯甕、十一月出卻趙老。

北齊後主武平末童謠（穆后小字黃花。）

黃花勢欲落、清觴滿酌。

北齊鄴都童謠

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父母、好看新婦子。

玉璧童謠

摧猶頭、圝圝。河中狗子破爾苑。（猶指高歡、狗子指宇文泰也。）

北齊謠

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道人、謂廢帝、后廿爲尼、故云阿麼。帝廟、后綵樽樽。）

北齊武定中童謠（高者、齊姓也、澄、文襄名。）

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澄滅。

北齊太上時童謠

千里買樂園、中有芙蓉樹。破家不分明、遣子隨乞去。

北齊童謠

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

北齊武成謠

盧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其後武成崩、年三十二。）

北齊童謠

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後周韋孝寬、密爲此謠、令人傳于鄴中、鄴中小兒歌之、祖珽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帝以問珽、珽曰、百升斛也、盲老公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女侍中陸氏也、帝信之、執光殺之。）

北齊末鄴中童謠

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掃殿屋迎西家。

後魏咸陽王歌（北史、後魏咸陽王禧、謀逆伏誅、後宮人爲之歌、其歌遂流于江表。）

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起踏霜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

邯鄲郭公謠（魏府后題、北齊後主高緯、雅好傀儡、謂之郭公、時人戲爲郭公歌、蓋讖妖也。）

邯鄲郭公九十九、伎倆漸盡入臘口。大兒緣高岡、雉子東南走。不信吾言時、但看歲在酉。

宇文周初童謠（周靜帝爲楊氏之甥、遜位而册書賜楊堅。）

白楊樹頭金雞鳴、祇有阿舅無外甥。

宇文周宮玉歌

自知身命促、秉燭夜行遊。

玉浪歌（佛讖）

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

隋煬帝二豎子歌

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渡江水。

隋大業中童謠

桃李子、鴻鵠繞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潛結叢黨、自陽城山而歸、破洛口、復屯兵洛苑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

隋大業長白山

長白山前知世郎、純著紅羅綿背襠。長矟侵天半、輪刀耀日光。上山喫獐鹿、下山喫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蕩。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

長白山歌 北史、來護兒傳。榮國公護之子也。尤驍勇，討擊所向皆捷，諸賊歌之。

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

隋末詩讖

江都迷樓宮人杭靜夜半樹云，河南楊柳歌，江北李花榮。楊柳飛綿何處去，李花結果自然成。又煬帝作鳳紃歌云，三月三日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持鉤往撥取，恐是蛟龍還復休。皆唐興之兆。又煬帝索酒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豔奕紅輝。其後迷樓爲唐兵所焚。竟叶詩讖。出海山記。

玉漿泉謠 隋書、夏侯道爲荆州刺史，鼠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馬足所踐，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民乃謠云。

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

唐武德初童謠 新唐書五行志云，武德初，隋末發時有此謠云。

豆入牛口，勢不得久。

唐貞觀中高昌國童謠 後大總管侯君集、帥師伐高昌，平之，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護府。

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

唐高宗永淳初童謠 是歲七月，東都大雨，人多餓死。

新禾不入箱，新麥不入場。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牆。

唐高宗永淳中童謠

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 高宗屢欲封禪，以吐蕃突厥邊警而止。永淳中，既至山下，未及行禮遘疾，還宮而崩。

唐武德初廉州顏有道歌 唐書、顏游秦師古叔父。武德初爲廉州刺史，郡人歌之。

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民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貞觀中新河歌 薛大鼎。貞觀中爲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塡廢，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

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薛將軍歌 薛仁貴。擊九姓突厥于天山，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其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爲後患，並坑殺之，于是九姓衰弱，不復爲患。軍人歌之。

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唐永徽末里謠

桑條韋也，女時韋也。 後韋后用事。

龍朔中時人飲酒令

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 俗謂杯盤爲子母，又名盤爲臺。子母去離，武后廢帝于房州也。

龍朔中里歌有突厥鹽 歌曲名，有黃帝鹽、阿鵲鹽、昔昔鹽。唐書又云，武后時，民間飲酒爲歌，曲不盡者號之族鹽，其辭讖于宋時有鳥鹽角，或謂得鹽于鹽角中耍默也。時有突厥之鹽。

其辭亡傳。

天后時民歌

楊柳漫頭駝。 其後徐敬業舉兵討武后，自揚州，司馬李孝逸討斬之，驛馬馱入洛。

垂拱後東都契苾歌 并詭兒之詞，蕩佚易之小歌。

其辭亡傳。

武后時童謠

紅綠複裙長，十里五里聞香。

武后長壽元年民間謠 時選舉大濫，天下有是謠云云。有舉人沈全交，取而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之罪。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先知慙。

補闕連車載，拾遺成斗量。欋椎侍御史，盌脫侍中郎。 又有謂四為杷曰標。

如意中黃麞歌

黃麞黃麞草裏藏，彎弓射爾傷。 其後王孝傑敗于黃麞谷。

唐景龍中謠

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則武后造天樞、其後中宗卽位、敕令推倒之。

唐咸亨以後謠

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阿婆者則天也。三叔、中宗爲第三也。

唐中宗神龍以後民謠

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鐮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按山南、唐也。烏鵲窠、人居寡也。山北、胡也。金駱駝、虜獲而重載也。

洛州安樂寺童謠

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舊唐書、安樂公主于洛州造安樂寺、擬于宮掖、巧妙過之。

景龍中民謠

黃犢子挽紖斷，兩足踏地鞵繩斷。城南黃犢子草。史皆不著事蹟。又有阿韋娘歌、詞亦不傳。

景龍中聖善寺民謠

可憐聖善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

永徽中田使君歌田仁會爲郢州刺史、百姓歌之。

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

唐元宗在潞州時謠

羊頭山北作朝堂。

唐天寶中童謠

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有千錢。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以范陽叛、明年稱號燕。

唐天寶中玄都觀詩妖

燕市人間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係羅衣。

又

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楊妃外傳。

榮誥公謠讖其驗在天寶中、故附于此。

兩角女子綠衣裳，卻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劉餗隋唐嘉話曰、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者、祿也。一止、正月也。安祿山果敗。

唐天寶中幽州童謠

舊來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契丹。

吳元濟將敗之兆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非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之者曰，雞未肥，肥去月、乃巳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果以己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擧擬鼠獄、智之雞碑。下句正用此事。鼠獄張湯傳。

瞿塘行舟謠

灩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太白詩，五月不可觸，猿鳴天上哀。又詩，瞿塘五月誰敢過。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杜子美詩，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鼈，瞿塘行舟絕。灩澦大如龜，瞿塘不可窺。南史灩澦如襆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唐德宗建中初童謠

天寶中京兆謠

前尹赫赫，公尹允若。後尹熙熙，公尹允帥。

一隻箭，兩頭朱，五六月，化爲蛆。朱泚以建中四年叛、明年改號曰漢、是歲六月伏誅。

唐德宗時詩謠

此水連涇水，雙眸血滿川。青牛逐朱虎，方見太平年。

唐元和初童謠

打麥，麥打，三三三，舞了也。舊唐書、元和十年六月十日、武元衡爲盜所害之驗。本傳曰、打麥謂打麥時也。麥打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

唐憲宗時童謠

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

唐懿宗咸通七年童謠

草青青，被嚴霜。鵲始巢，復看顛狂。

唐咸通末成都童謠

咸通癸巳，出無所之，蛇去馬來，道路稍開，頭無片瓦，地無殘灰。

唐僖宗乾符中童謠 後王仙芝反於曹州，黃巢繼之。

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

唐僖宗中和中童謠

黃巢走，泰山東，死在翁家翁。後黃巢入泰山，至狼虎谷，爲其下林言所殺。

梁朱溫蜀山謠 五代史，劉知俊初事梁太祖，後奔蜀，王建雖加寵任，然亦忌之，嘗謂近侍曰，劉知俊非爾輩能駕馭，不如早爲之所。有嫉之者，于蜀巢閭作此謠，知俊色黔，丑生，棕繩者王氏子孫皆以承宗爲名，故以此疑忌之，遂見殺于成都。

黑牛出圈棕繩斷。朝野僉載云，黑牛無係絆，棕繩一時斷。

後梁秦隴間謠

貓貓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朝野僉載曰，竹鼯生於深山，取之甚艱，岐隴間號之曰鼠，爲隴之地，無遠近此物爭山，或寄爾蜀城，其自門縫而入，大食不盡，則並入人家房內。蔡氏之日厥獻群貓，童謠云云，戊午歲，劉知俊叛梁入秦，天下被入蜀，王建殺知俊，對其骨揚入蜀江，正戊寅之歲也。

李後主時江南童謠 南唐近事。

索得娘來忘卻家，後園桃李不生花，猪兒狗兒多死盡，養得貓兒患赤瘡。娘，謂再娶周后，猪狗死，謂盡戊亥年，赤瘡日，謂貓有目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之年也。

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見石函銘。其文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寶誌公銘，背有引云，寶公得諷此偈，大書于板，日市鞭之人欲讀者，必施數錢乃得讀，既即塗之，是臣名臣陸倕、王筠、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武問之，日在五百年後，卒乃騐其偈同符焉。

莫問江南事，江南事有憑。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興。其後李煜降于宋，好事者云，煜以丁酉年生，辛酉年嗣位，即雞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犬也，子建，曹彬也，安仁，潘美也，其後太平興國戊寅，吳越王錢俶來國入朝，即東鄰也，家道闕，無錢也，國戊寅年也。

天祐中江南童謠 江南野錄。

東海鯉魚飛上天。徐知誥冒姓李氏，東海，徐氏之望，鯉，其冒也。

隴西謠

郎個女相，十馬九駒，安陽大角，十牛九犢。四地名皆在隴西，言宜畜牧也。

獄中無係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之餘，內不

讀燮。謠云云，青州人惡俗。

蜀中掃地和尚謠 王建據蜀之後，有一僧常持大帚，每過鎮汎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掃眾，輒喜云云。

水行仙，怕秦川。其後主衍奔秦州之降人，方悟水行仙衍字也。

周顯德中齊州謠

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西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

宋初五更謠

寒在五更頭。宋始終凡三百十七年，顯德庚申受命，至德祐庚申凡五庚申，是五更頭也。

宋開寶初廣南謠 開寶初，廣南劉鋹令民間置貯水桶，說防火，大桶長謠云。

羊頭二四，白天雨至。後宋以辛未年二月四日擒鋹，識者以爲宋以大兵至，蓋宋分野，羊，未神也，雨者天水趙姓也，防與房，桶與統同音。

宋皇祐中邕州謠

農家種，糴家收。時儂智高反，宣徽使狄青平之。

皇祐中汾河謠 東齋記事。

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州州子畔。狄青，汾河人，以平儂智高功爲樞密使，疾之者，欲以謠言中傷之，范鎮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上安肯爲之。

宋真宗時童謠

欲得天下寧，須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無如召寇老。

宋元祐中童謠

大惇小惇。殃及子孫。大惇、章惇。小惇、安惇也。

宋元康末市井謠

喝道一聲下階。齊脫了紅繡鞋。後金人入汴。宮人皆赤足北行。

宋欽宗時童謠

城門閉。言路閉。城門開。言路開。

宋紹興中鼎澧謠 鼎澧間、大盜夏誠、楊幺、據洞庭湖、自云後爲岳飛所滅。

若是欲我。除是飛來。

宋淳熙中梁宋間童謠

黃河災。天水來。時水決入汴、梁宋間有此謠。天水者、宋姓也。識者以爲恢復之兆。

淮西汪秀才歌 野城狂生汪革、謀不軌。州兵入其家縛之。

有介秀才姓汪。騎介驢兒渡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蹌。

宋淳熙十四年都城市井歌

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後紹熙二三年、其事始應于兩宮。

宋嘉定三年城都市井歌

東君去。後花無主。宋儲嗣太子薨。

宋淳熙末涉衣道人歌

胡孫死。鬧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後金曾葛王死。其孫璟立不以序。諸酋長爭立內亂。志士以不能定爲恨。

宋季白雁謠

江南若破。白雁來過。後元將伯顏平江南。

秦檜詐作瑞應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鳥之瑞。歲無虛月。胡致堂所謂花卉可以染

植地其態。毛羽可以餧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愈出愈奇。盡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水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蓉、重夾牡丹、長春萱草、藤蔓、縱目不釋。遂以瑞聞。豈人有妖心、而造物者、亦爲是以戲之乎。

瑞應

序例曰。凡瑞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雜瑞見於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故書某處上言也。

元末眞定童謠

塔兒白。北人是主南人客。塔兒紅。南人來做主人公。

元至正中大理童謠

莫道君爲山海主。山海笑咳咳。園中花謝千萬朵。別有明主來。

元至正中燕京童謠三首

牽郎郎。拽弟弟。打破碗兒便作地。 踏淙陰淙過河去。日頭日頭過山來。 腳驢斑斑。腳踏南山。南山北斗。養活家狗。家狗磨麪。三十弓箭。上馬琵琶。下馬琵琶。驢蹄馬蹄。縮了一隻。

元杭州童謠

皇身萬門閉。運糧向北去。皇身萬門開。運糧向南來。

元明宗時童謠

牡丹紅。禾苗空。牡丹紫。禾苗死。明宗在位五月而崩。廟諱乃和字也。

元末湖湘中童謠

不怕水中魚。只怕岸上豬。豬過水。見糕止。

元末蘇州童謠

黃菜葉、西風來。便乾折。今作編黃菜葉者、蓋士誠、士信。

洪武中童謠

鬅鬙長。官人不商量。解縉奏疏云。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朝廷之上。其錄雖喩。其取之傷也。甚者緣瑕。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故有官人不商量。故官擾盤羅之謠

周顛仙鄉謳常謠

世間甚麼勸得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勸得婆娘嫂裏人。

革除中童謠

烟、烟。北風吹上天。團團旋。窠裏亂。北風來。便吹散。

正統中京師小兒禱雨謠

雨地雨地。城隍土地。雨若大來。謝了土地。小東日記云。又有逐兒童嬉一人擡月明云。正月裏凍來哭牢。齊拒之。至八月則放城入尤驗後之變也。

正統乙巳童謠

牛兒呵弄著黃花地裏倘著。你也忙。我也忙。伸出角來七尺長。　清俊小後生。青布衫。白直身。好个人、屈死在鵓兒嶺。

天順丁丑童謠

京城老米貴。那裏得飯廣。豬營冰上走。何處尋魚嗛。蓋謂天順中石將于謙少保商輅公也。宋魚諸寃死。鏈錯石亨之勝。

正德中川蜀童謠時有流賊藍廷瑞鄢老人之變。號稱鐵弗人。官軍所過。掠劫甚于流賊。百姓歌之。

強賊放火。官軍搶火。賊來梳我。軍來篦我。

正德北京童謠

馬倒不用喂。鼓破不用張。馬永成、張永、谷大用、魏彬、四宦。專權擅政。號皆敗出。鼓、即谷也。鞔革之音。呼谷爲鼓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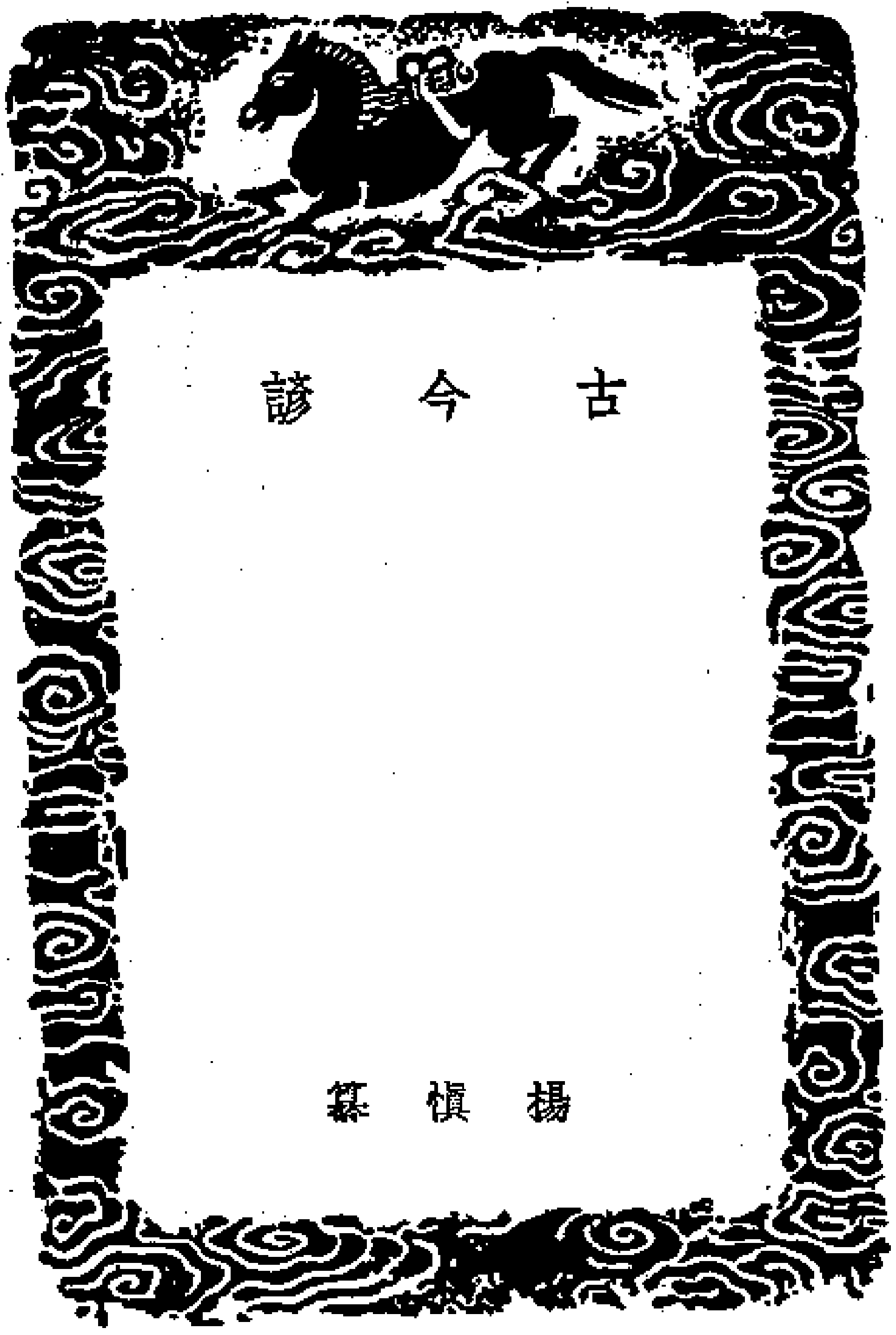
嘉靖初童謠

前頭好個鏡。後頭好個秤。鏡也不曾磨。秤也不曾定。

又

嘉靖二年半。糯黍磨成麪。東街咽啞啞。西街喫糖扇。姐夫若要喫白麪。只待明年七月半。　太廟香爐跳。

午門石獅斗。　好条黑頭蟲。一半變蛤蚧。一半變人亂。



古今諺

明 楊慎纂

泰誓引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所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撫目捕雀。潘岳哀辭、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為文詞也。夫文辭鄙俚、莫過于諺。而聖賢詩書、采以為談。況此者、可忽乎哉。（舊刻案、原本首行前低二格、有古諺不可忽五字、不成體例、今刪）

諺喭唁同

論語云。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喭。見文選注。又作唁。劉勰曰。諺喭唁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廛路淺言。有實無華。喪言不文。故弔亦稱唁。劉子新論。子游裼裘而諺。曾子指揮而哂。是諺與唁同也。

諺語有文理

諺語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言冬至後。寒風吹籬落。有聲如觱栗也。合于莊子萬竅怒號之說、而可以為豳風一之日觱發之解矣。賈人之鐸、可以諧黃鍾。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于天

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籟。有不待思索勉強者。此非自然之詩乎。余嘗戲集諺語為古人詩詞中所引者數條。今附于此。○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羅鄴詩用之。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范石湖詩用之。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建詩用之。照泥星出依然黑。爛浸庭花不肯休。破車雲、東坡詩用之。今日江頭風勢惡。嶮車雲起雨欲作。風花雲起。下散四野。如煙霧也。晁無咎詩用之。明日揚帆颶復駛。蒸雲散亂作風花。日沒胭脂紅。無雨也有風。梅聖俞詩用之。日脚射空金縷直。西望千山萬山赤。野老先知雲又風。明日還此重雲黑。東邊晴、西邊雨。則詩所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也。若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甕。則東坡詩所謂敢怨行役勞。助爾歎儉歲也。日暈主雨、月暈主風、則梅聖俞所謂月暈每多風。燈花先作喜。明日挂歸帆。春湖能幾里也。天河中有黑雲。謂之黑猪渡河。主雨。則趙冰崖所謂黑猪渡河天不風。黃龍銜燭不敢紅也。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則杜工部所謂禾頭生耳黍穗黑也。他如雨滴上元燈。雲掩中秋月。又黃梅雨。井底乾。又云。河射角。好夜作。犂星沒。水生骨。又云。春寒四十五。貧兒市上舞。貧兒且莫誇。且過桐子花。又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雨又來。又云。舶䑲風雲起。旱魃深歡喜。又云。南陸子熟。杜鵑不哭。皆為唐宋詩人引用。若陸璣詩疏引諺云。黃栗留看我麥。又引蟋蟀鳴。衣裘成。蟋蟀鳴。嬾婦驚。夏小正注引天河東西。漿洗寒衣。國語注引古語。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四民月令引農諺。三月昏、參星夕。杏葉盛。桑葉白。又云。杏子開花。可耕白沙。又貸我東牆。償我白粱。先儒皆以解經。不但詩詞之資而已。詩詢芻蕘。舜察邇言。良有以哉。

賈子引黃帝語

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為虺弗摧。行將為蛇。（賈子書所引止首四句。餘見太公兵法。蓋即漢藝文志黃帝巾機銘。見中壘孟堅也。銘云。毋翔殹而附那。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

太公兵法引黃帝語

（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銘漢以下文士多引用之。而不見其全。惟見於兵書如此。）

黃帝曰。余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慄慄、恐朝不及夕。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

韓非子引先聖諺

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韓非子引此云。先聖有諺。可證巾機之銘。出于黃帝無疑矣。）

韓非子引先聖言

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云先聖言、前句有韻。疑亦巾機銘之類也。

孟子引夏諺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劉熙曰。春行曰遊。秋行曰豫。左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曰。譽、與豫同。游於樹下也。蔣宋之間謂游樂爲豫近。〇本作譽豫亂矣

曾子引諺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左傳羽父引周諺隱十一年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虞叔引周諺桓十年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士蔿引諺閔元年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宮之奇引諺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輔、頰也。車、牙車。又曰頰車。牙下骨之名也。輔爲外表、車爲內骨。

鄭諺僖七年。〇鄭大夫孔叔言于鄭伯。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言心既不能自强。何畏離于卑弱之病。節齊桓公所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也。左傳既不能强、又不能弱。

宋諺文公二年

庇焉、而縱尋斧焉。八尺曰尋。所以蔭本也。譬木之庇而縱其尋以量之斧以伐之。

鄭子產引古言文十七年。〇正義曰。古人有言、非前代之人有此言也。謂今時前道前世。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鹿死不擇音。音、讀作休蔭之蔭。

晉伯宗引古言宣十五年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伯宗引諺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漢書亦引此諺。無高下在心一句。

羊舌職引諺宣十六年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韓厥引古語成十七年

殺老牛、莫之敢尸。

謝息引人有言曰昭七年

雖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子產引古語昭七年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子服惠伯引諺昭十三年

臣一主二。

子產引諺昭十九年

無過亂門。

楚令尹子瑕引諺昭十二年

室於怒、市於色。喩國家怒於室者色於市。

宋對楚薳越昭二十二年

唯亂門之無過。

子太叔引人亦有言昭二十四年

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

魏子引諺昭二十九年

唯食忘憂。國語作唯食可以忘憂

周太子晉引人有言國語

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猶作亂之人。無過其門、干其怒也。

佐雝者、嘗焉。佐鬭者、傷焉。俗言爲蹴者得食。助鬭者得傷。

禍不好。不能爲禍。財色之禍、生於好之。

單穆公引諺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衛彪傒引諺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單襄公引諺

獸惡其網、民惡其上。

鄭叔詹引諺

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

越諸稽郢引諺

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

越王引諺 此諺、俗之善語也。

觥飯不及壺飧。盛饌未具、不如壺飧之救飢疾也。

列子楊朱篇引古語

生相憐、死相捐。

又引古語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又引周諺

田父可坐殺。

荀子引民語

欲富乎、忍恥矣。

荀子引古言 子道篇

衣與、繆與、不女聊。衣與繆與、言雖衣服我、纏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聊汝也。

戰國策引語曰

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

楚策莊辛諺 新序作曰諺

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

楚策莊辛引鄙語

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牢、一作[illegible]。古音同。

荀卿謝春申君書引諺

癘人憐王。韓非子、厲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審察也。

孟嘗君引鄙語

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

鬼谷子引古語

女愛不敝席、男歡不盡輪。戰國策、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

齊語七略

天口駢、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史記無天口駢三字。駢指田駢也。

蘇秦說楚 一作張儀

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蘇秦說韓引鄙語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韓策張儀引諺

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貴人、所謂貴。

韓策周最引語曰

怒於室者色於市。

燕王謝樂閒書引諺

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

孟子引齊人言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鎡基、田器、耨也。耨六寸。所以閒稼。）

周諺（戰策）

鄒穆公引周諺云。囊漏貯中。今語則云。船裏不漏針也。

管子諷桓公

不行其野。不違其馬。（言馬以行野。雖不行野、亦不可不調習也。）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議謀外泄。古有二言。）

鶡冠子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船、音諸。釋名。船、循也。循水而行也。）

師春引古語

斧小不勝柯。

牟子引古諺

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

趙武靈王引

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鄒奚引

擇君莫若臣。擇子莫若父。（管子亦引云。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

列子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呂覽、爭漁者濡、逐獸者趨。）

申叔時引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趙文子引古諺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

四民月令引農諺

河射角。堪夜作。犂星沒。水生骨。 麻黃種麥。麥黃種麻。夏至後。不沒狗。（言種麻當在夏至前。）但雨多。沒橐駝。五月及澤。

父子不相借。（並言偏餒。） 子欲富。黃金覆。（謂秋後種麥也。禁盛麥根也。） 羸牛劣馬。寒食下。 智如禹湯。不如常耕。 鋤頭三寸澤。（言耕之益也。子欲富、黃金覆。言耕之益也。） 富何卒。耕水窟。貧何卒。耕水窟。 耕而不勞。不如作暴。 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雲行南。水漲潭。雲行北。好曬麥。 未雨先雷。船去步歸。 鵲浴風。鴉浴雨。 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飛雪千里。 上火不落。下火滴沰。（言丙丁也。沰、音託。） 稻秀雨澆。麥秀風搖。 雨打梅頭。無水飲牛。 細細風雲起。旱魃深歡喜。

易緯引古語

一夫兩心。拔刺不深。 躪馬破車。惡婦破家。

詩疏引齊諺

上山斫檀。榽榼先殫。（榽、音溪。榼、音合。檀與二木相似。） 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駁馬亦木名、馬音如醬枺之枺。檀與二木又相似。）

富辰引諺

兄弟讒鬩。侮人百里。

春秋緯引古語

叶珠於澤。誰能不含。 月麗于畢。雨滂沱。月麗于箕。風揚沙。

詩疏引上黨人謂

鬬婦人。欲買絡。不謂竈下有黃土。欲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楮。

河閒引蜀諺

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

三秦記民謠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子午。蛇盤鳥櫳。勢與天通。

詩疏引齊語

瘦馬不渡瀘水。（瀘水之流迅急。）

列女傳引古語

食石食金鹽。可以支長久。食石食玉豉。可以得長壽。（金鹽五加皮也。玉豉地榆也。）

秦嗲 見[illegible]林。○嗲與諺同。

秦穆公夢之天帝所。奏鈞天廣樂。賜以金策。祚世之業。當時有嗲曰。

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張衡西京賦、昔者天帝悅秦穆公而覲之。享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即此諺也。李義山詩。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

泗上諺 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見于泗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入水求之。繫而未出。龍齒齧斷其繫。故泗上爲之諺曰。

稱樂太早絕鼎繫。

蟲魚引語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索、音素。古索素同音。中庸索隱。即素隱也。

仲長統引古語

百足之蟲。三斷不蹶。魯子亦引此。百足作馬功。蟲功蟲名。蹶一作僵。

劉向別錄引古語

馬功之蟲。三斷不僵。

鄒子引古語

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壞在山。

蘇秦謂秦王

觀鏠適鹿。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

韓非引諺

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身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奔、音賁。

文選注引古諺

越阡度陌。互爲主客。

韓非引諺 韓非子。先王聽諺言于市。

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淮南子。世人皆知。如鬢髮櫛滿。髮少而存多。

韓非引諺

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越雖善醫。不能自治也。

韓非引諺

韓非引鄙諺

莫衆而迷。又曰莫三人而迷。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多資之易爲工也。

列女傳引諺

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尉繚子引諺

千金不死。百金不刑。史記、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劉子引古諺

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邱陵。跛羊遊其顛。

莊子引野語

聞道百。以爲莫己若。

莊子引古語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改、舊本音以。

賈子引鄙諺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又引里諺

欲投鼠而忌器。

鄒陽引古語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文選注。引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意尤明白。

武帝策問引古語

良玉不琢。

中山王引

壯鼠不濡。尾鼠不歉。韓詩外傳作穰鼠不歉。

　公孫宏引古語

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

　司馬相如引鄙諺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袁盎傳引

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越椒子文引

狼子野心。

　東方朔引古語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列子。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後漢書。水清無大魚。　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史記。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文。

　韓安國傳引古語

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漢書。　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不能起鴻毛。史記。

　路溫舒引俗語

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

　劉輔引里語

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王嘉引里諺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馮衍說廉丹後漢書

人所歌舞。天必從之。古語。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人所罪畔。神必因之。

　李固引語曰周舉傳

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汚。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李業傳

發矜射市。薄命先死。

　鮑永傳

機事不密。禍倚人墜。

　王符引諺

一歲數赦。好兒瘖啞。

　桓譚引諺

人之相去。如九牛毛。　二人同術。誰昭誰冥。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本邊周書。

　韓嬰詩傳引古語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

　虞卿對引鄙諺

利令智昏。

　黃歇傳引語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蔡澤傳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本韓非子。

　韓信傳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六韜作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野禽殫。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史記。

　韓安國傳引語曰

蹤古易當。不死則亡。

　晁錯傳語曰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

　李廣傳引諺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郭解贊引諺曰

人貌榮名，豈有旣乎。
　貨殖傳引諺曰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史記趙世家引古諺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御今者，不達事之變。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后妃傳引諺
美女入市，惡女之仇。
　王陵傳引諺
兒婦人口不可用。
　王夫人傳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荀子書作諺曰。泥一作涅。
　衛鞅傳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張儀傳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中山王傳，臣聞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
　甘茂傳
貧困覆車。
　王翦傳引鄙語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慈掌兵義主財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古諺古語成篇道引
終身讓車，不枉一舍。惑者知反，迷道不遠。仕宦不止車生耳。耳，車旁摩也。古篇貧翁車疵觸耳。心誠憐，白髮元，情不

怡。豔色。韓選子。不斑白，詩道失。白刃交前，不顧流矢。堂上不糞除，郊草不瞻耘。一淵不兩蛟。又曰，一栖不兩雄。又曰，兩雄不並栖。非水無大魚，新林無長木。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觸露不掐葵，日中不煎韭。乳犬攫虎，伏雞搏貍。金可作，世可度。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左傳。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將飛者羽伏，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淮南一本作將飛者翼伏，將噬者足跼，將攫者爪縮，將文者且朴。伏翼非我爲，自日非我遇，故之保此元德，伏翼自日二句，詩時不待人也，千古奇句。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中規不蒞，用陰滿辭。鐸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攫。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逝闕不可復，亡犴不可再。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武。女誡。生男如狼，猶恐如羊；生女如鼠，猶恐如虎。貞觀政要。商師若烏，周師若荼。鹽鐵論○商用少，周用老也。論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左傳。交兵使在其間。今諺兩國交兵不斬來使。非宅是卜，惟鄰是卜。左傳昭三年，晏子引諺卜良鄰。民保於信。左傳定十五年，鼓陰邁引諺。學而不已，闔棺乃止。韓詩外傳，引孔子語。居者無葬，行者無埋。呂覽引齊鄙人諺，言生不臨其死不隱忠也。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鶴。詩正義引語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方回山經引相冢書。妍皮不裹癡骨。鬲至心靈，鬴來神味。五代新說。足寒傷心，民怨傷國。叢史劉蘊鍼銘引。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梁史。睍山張蓋，雨滂沛。圖經，十三州志。室無濟貨，不爲潤屋。豬棺者，欲歲之疫。有病不治，常得中醫。漢書引諺。括囊及米。漢書引語。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司馬遷引諺。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史記引諺。貴易交，富易妻。作舍道傍，三年不成。後漢書引諺。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虞詡傳引諺。射羊數跌，不如審發。[illegible]國論。知星宿，衣不覆。言多拘忌反貧困也○稗史集。字三寫，烏成焉，帝成虎。音丕。力貴買，知貴卒。狐向穴嗥，不祥。作者不居，居者不作。奴見大家心死。[illegible]。使口如鼻，終身不失。使口如閉，終身不殆。思無垢，忍無辱。說苑。妙曰不幸，飯終不墜井。錢無耳，可闇使。魯褒錢神論。仕無中人，不如歸田。[illegible]。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嚼。桓譚引關東鄙語。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春秋後語。

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能理亂絲，始可讀詩。藝文類聚　家貧不辦素食，匆冗不暇草書。其母好者其子抱，其母惡者其子釋。韓非　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猶今云，金陵緞、大理綢、漢陽綢、杭縣也。　千里不販樵，百里不販糴。春雨變夏雨。莊子注引古楚諺。

諺。　其淵深者其魚美，其主賢者其臣惠。韓詩外傳　兩國交爭，使在其間，水火相爭，鼎鼎在其間，不聽不明。

不能爲王，不擬不與，不能爲公。慎子　汝無自恐，觀汝作家書。典論引諺，古作家書，貫而難也。○梁書作　致如冰霜，妒究消亡，咸如

雷霆，寇賊不生。正部引諺　居者食畜爽，造車者多步行，織扇之翁手障暑，畜妓之夫恆獨處。鄒子新論○世瓜苦蔕。

物無全美。墨子　孤犢觸乳，驕子罵母。論衡後漢書仇覽傳引諺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破生。考城鄒邑諺曰，云頌仇覽也。　左

相宜咸沙漠。諺　右相馳譽丹青。唐國史補　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令史明經。唐諺　昔牛入西谷，逐稻上齊邱。杜荀鶴

南齊謝朓宣城云，定性照於諺語是也。　老吏抱案死。劉睦新論　日在雨落，翁嫗相撲。言陰晴不和也，宋人小說　取官沒殺，怨死者半。陸游俗引諺言此也

宜反省物也　標肥前人富道士。抱朴子　居者住富奠，造車者步行，梓匠處狹廬，陶者用缺盎，織扇翁手障暑，畜

妓之夫恆獨處，爲者不得用，用者不肯爲，爲者不得用以利勸，用者不肯爲以富寵。新論

吳諺楚諺蜀諺滇諺

山操風雨來，海嘯風雨多。　早霞紅丟丟，晌午雨瀏瀏，晚了紅丟丟，早晨大日頭。　官糧辦，便無飯。吳諺

樓梯天，晒破磚。　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鴈。　魚兒秤水面，水來淹高岸。　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

變。　蜻蜓高，穀了焦，蜻蜓低，一埸泥。　春寒四十五，窮漢出來舞，窮漢且莫誇，且過桐子花，反賊劉千斤。

賊官姚萬兩。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家

家堆鹽虎，六九五十四，和尚不出寺，七九六十三，凍落耳朵弦，八九七十二，口中呵暖氣，九九八十一，窮

漢受罪畢，纔要伸脚睡，蚊蟲獦蚤出。　後彈是賓主，喝采是閑人。雖而刺我行者欲與我，突皆我貨者欲與我市　服藥千裹，不如一

宵獨臥，服藥千朝，不如獨臥一宵。　戊午己未甲子齊，便將七日定天機，七日有雨雨月泥，七日無雨兩

月灰。　甲寅乙卯晴，四十五日放光明，甲寅乙卯雨，四十五日看泥水。　三月三日晴，桑上掛銀瓶，三月

三日雨，桑葉生苦苦，壬辰裝揹子，癸巳上天堂，甲午乙未雨茫茫，荒年無六親，旱年無鶴神。　執破無雨，

危成當災。　高山種小麥，終久不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悴。　濕耕澤鋤，不如歸去。鶴林古今助歲之功，子厥人七十而鋤。

二月杏花，勝可當沙。俗以杏花之當者徵歲之敏。　迴車倒馬，擲衣不下。言禾之密也，擲衣不下，所謂耕耨也。　蝦蟆鳴，燕來歸，通道

路，修溝隄。　稼欲熟，收欲速。　霜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甕。　螃蟹怕見漆，豆花怕見日。　布穀鳴，小蒜成。

秋霜屋上露，霧熟。　五月鋤，八月耕。鋤，耕也。耕者耜。　槐發門，雞口桑，蝦蟆眼，榆負瘤。大戴詩別柳當陽種。　榆莢脫。

桑椹落，食本之時。　花三泡四。水生之候也，花見三尺，泡四尺。　秧苗針水，莊家早起。東坡詩，針水聞好語，養直詩，秧針刺水。　木再花，夏有災

再花，秋大災。　草木瓣瓣，蒼黃亂飛。

風俗通引諺

教君馬者，路傍兒。言傍人譽馬，棄者盡力馳死也。

嗔目待明經

宋人嗐云，焚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見東萊文集，其徒諱之，改嗔目作撤帳，非也。

粵風

李調元輯解

粵風卷一

清　羅江李調元鶴洲輯解

粵歌　睢陽修和原輯

蝴蝶思花

思想妹。蝴蝶思想也爲花。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

相思曲

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不見風吹花上枝。

舊日講

舊日講。羅帶穿錢舊日銅。妹是舊人講舊話。新人講話不相同。

日出

日頭出在那邊山。抬眼上天看朵雲。有銀買得穿絨襪。單遮假兩莫遮人。

日頭出在海中心。細筆寫出字字真。細筆寫出成大字。寫去幾多頁紙銀。

日落

日落西時日落西。沙牛引兒隊隊歸。沙牛引兒入欄裏。己娘引弟入羅幃。

山蕉葉

山蕉葉、比像園蕉。葉樣開。你是男兒辨識字。虧我女兒白口才。

高山種田

誰說高山不種田。誰說路遠不偷蓮。高山種田食白米。路遠偷蓮花正鮮。

隔水

娘在一岸也無遠。弟在一岸也無遠。兩岸火煙相對出。獨隔背龍水一條。

妹金龍

自嘆十巳妹金龍。有意憐娘無福冲。正要將心去妹屋。今時人口利如鋒。土人謂見曰睇。

高山放石

高山放石落底埇。只見水流石沒容。今夜得娘同相會。不得成雙人笑儂。

高山放石落底卑。只見水流石不移。蜘蛛結網娘門口。撥路來尋妹相思。

妹同庚

妹同庚、同第一年一月生。同弟一年一個月。大門同出路同行。

妹金銀、見娘娘正動兄心。眼似芙蓉眉似月。勝過南海佛觀音。

妹鶯鶯、小弟一心專想娘。紅豆將來吞過肚。相思腸斷我心腸。

妹金鈎、誰說癡心不惹油。誰說已娘不作笑。少年正好作風流。

妹珍珠、偷蓮在世要同居。妹有真心兄也知。結成東海一雙魚。

妹嫦娥、憐兄一個莫憐多。已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

妹金龍、日思夜想路難通。想歌又沒親人送。寄出又怕人開封。

塘上

嫩鴨行遊塘欄上。嫦娥伺細不曾知。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

梁山伯

古時有個梁山伯，常共英台在學堂，同學讀書同結拜，夜間同宿象牙床。

大石

大石攔江過着弟，下塘摳藕過着蓮，見兄行過桃源洞，正是逢仙不識仙。

摸水河邊不洗埕，因闕，原本 埕底有泥塵，個月沒神郎一過，因何小妹不憐人。

實不丟

實不丟、生柴不丟死柴枝，寧可丟人不丟妹，丟妹亦不到今時。

山上青青葉

山上青青是嫩葉，水底青青是嫩苔，面前有個嬌娥妹，寬行兩步等兄來。

妹花顏

妹花顏、高聲唱歌莫要悽，莫要胡言亂說話，不明不白弟難遮。

又

妹花顏、要吃檳榔也不難，檳榔尚在海南縣，石灰泥蓋不曾拖。

妹相思

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

妹真情、莫作生心不念兄，樓上打鑼聲去遠，憐娘不久枉占名。

妹去跟人作木匠，問娘工夫成不成，妹有真心妹就說，莫作鯉魚不出聲。

黃菊花

科舉秀才取紅豆，相思及早辨前程，黃菊花開九月九，枝枝花葉有娘名。

雜歌

富貴榮華且莫求，人盡年少作風流，金玉滿堂閑富貴，留個聲名落後頭。

撑繖去蓋涼亭住，作過風流人知音，兄扣紅豆北京賣，相思路遠弟來尋。

壁上插針妹藏口，深房織布妹藏機，燈草小姑把紙捲，問妹留心到幾時。

真是不憐妹早說，莫作烏雲蓋日邊，請媒又怕媒人講，不如假雨暗偷連。

路上神娘問一言，面生雖近妹身邊，塘基栽竹望成筍，下塘栽藕望成蓮。

石上牽牛沒腳跡，井水偷擔大怎知，開門耕布關門織，報娘千萬好藏機。

南風吹過北風轉，新龍來古舊龍灣，看娘一似細燈籠，借兄鷹睡一時間。

兄今嘴說妹相思，千萬莫娘莫說離，也能占個名頭大，就是丟兄人也疑。言我與你相處、聲名已彰、縱係開人終是疑，不如不丟開者。

上嶺遊娘上到頂，落嶺遊娘落到沖，報娘千萬莫吃水，吃了生心不念儂。

假無嘴、蜘蛛結網假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

上步水

擔水便擔上步水，草擔下步水有砂，連情便連大屋妹，連人親婦是殘花。

離一身

遠處唱歌沒有離，近處唱歌離一身，願兄為水妹為土，和來捏作一個人。

竹根生筍

竹根生筍各自出，兄在一邊妹一邊，衫袖遮口微微笑，誰知假雨暗偷連。

喜柳之詞，小令有蝶過雕闌一闋，正與此相似。

江水白漣漣

一條江水白漣漣，兩個鯉魚在兩邊，鯉魚沒鱗正好吃，小弟單身正好憐。

好馬行

好馬行街身不動，有意偷連不用媒，好田不用多安種，好吃檳榔不用灰。

紗窗月

揭起珠簾放燕飛，紗窗門外月蛾眉，陰影石榴不結子，虛花枉殺少年時。

白石山

為情每日弟心愈，白石山高隔路途，娘在深房高枕睡，問娘得夢見兄無。白石山，山遍白石，在郡南五十里，仙香二十洞天。

照梳頭

早朝行過妹門頭，見娘照鏡正梳頭，怎得兄成洗面布，共娘相識掛心頭。

蛋歌

蛋有三種，蠔蛋、木蛋、魚蛋，寫游江者乃魚蛋，未詳所始，或曰蛇種，故祀蛇于神宮也，歌與民相類，第其人

浮家泛宅、所賦不離江上耳、廣東廣西皆有之。

踏昨行過蘇興巷。魚通水透到花街。木棉花發香十里。蝴蝶聞香水面來。

魚通水透、與水經注魚若懸空同妙。平仄亦協。

蛋船起離三江口。只爲無風浪來遲。月明今網船頭撒。情人水面結相思。

鹿在高山喫嫩草。相思水面織麻紗。紋藤將來作馬口。問娘梭落在誰家。

沐浴歌

沐浴、東粵之歌名也。猺在粵西。土瑤人稀。流寓于茲者。粵東人尤多。故亦習爲此歌。其詞甚似元人穿詞。以三枝合之。每空中絃以起止。蓋太簇調也。又一種句法類詩餘。

一笑千金難買。行來步步蓮生。臉似桃花眉似柳。話語最分明。

粵風卷二

猺歌 潯水趙龍文原輯

歌

石頭大牛大。陌到石頭邊。牛大陌到石頭面。念娘不到娘身邊。猺人呼魚爲牛、石大大字如字、牛大大字、解作難字。陌、是不肯、已雖相念之切、不得到身邊、猶魚之難、只在水中不得到石邊也。

大岸年兒出庚水。呵岸年兒出呵花。年兒出到呵花樹。娘也出到偏傍歸。大岸、是隔岸、年兒、未詳、庚是年、庚水、是小、呵岸是對岸、呵花是好花、也是村大

靈嗣一岸蘭出名花、一岸蘭出美人。所以此村中止此称十分鍾毓也。

先斷定、斷定表大娘陌大。表大便到未橫底。娘大便到木橫枝。斷定、是明定、表、是兄、大是來、陌是不、橫是木之多橫枝者、取其能遮蔽、期其同來一處意。

不奈命。不奈朝廷陌共鄉。不奈朝廷陌共巷。十分共巷隔重離。陌隔重離十二層。十分實話也難通。陌是不、實

有。是

思娘猛、行路也思睡也思。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床。

白馬兒、白馬端正也難騎。娘騎馬頭表騎尾。馬樽尖尖妹陌比。陌比即念騎。

風過樹頭風過急。水過坡門水過鄉。表過娘鄉回去急。陌都寬心博少年。陌都、是不得、寬心、是細工夫博得歡。

意着爾、便能總三意着程。總三着程陌用峽。娘就意表陌用媒。便能、是就能、總三、是妙絕、是織布機頭、陌是不、峽是梭。

十分遼罵便遼罵。十分遼罵笑纖纖。十分遼罵做嫩笑。罵到三朝也要連。

心渴也爲日頭曬。肚飢也爲日頭長。盧夫輪也布十指。欠雙也爲表家窮。

昨日同娘在林中。二人講話陌相同。表叫入荒娘陌入。陌知娘喫是娘蠻。

鄰娘同行江邊路。却被江水上娘身。濺水上身娘未怪。表濺江水作媒人。鄰是同。

又

如今世界惡。爲鵝日夜慣搖聲。爲鷄日夜搖聲慣。陌比表世是表生。搖聲者、鳴也、陌比、是不知、世、是死。

一年水心運幾半。一年沙石運幾邊。單身年少難都速。日久神當話未保。水心、是江水、運、猶經過、去而復來、復去之意、都、是得、神、是見、常、是富貴。

天上有風地下動。水裏無鹽水自甜。都樂江水千年恨。都速口心貫萬年思。樂、是吃、都、是得。

表假深山白藤刁。還着娘身未留離。還着娘身未留落。表小念娘未留回。陌都念表且都布。且都門傳過九州。小是點、陌是不、都是得、布是名。

娘陌惹、歸底踏鞋陌惹泥。踏鞋陌惹泥。娘小唱慣表陌惹。陌是不、惹是要。

讀書便是劉三妹。唱慣本是娘本身。立慣便立慣穿世。思着細衫思着價。價、是歌、立慣、是遺歌、劉三妹、是造歌之人、穿世是傳世、細衫指唱歌之人、義同

訛。紅

要娘記、要娘把筆寫行書。寫書便寫因巨葉。思着萬着巨葉書。要娘記、要娘把筆寫行書。寫書便寫因衫

背思着葛着衫背步。

三表謫耍治天地，三妹唱價博少年，黃蜂細小螫人痛，汕蔗細小炒仁香，鵝兒細細浮水面，表線細小愛連娘。

猺人布刀歌

布刀者、峒人織具也。峒人不用高機，無箸無梭，以布刀兼之。刀用山木，形如刀，長於布之闊，銳其兩端，背厚而指，如弓之弧，刃如弦而薄，刳其背之腹以納緯，而惡其銳，而吐之以當梭，緯既吐，則兩手扳其兩端、以當箸也。峒人書歌於刀上，間以五彩花卉，明漆沐之、以贈相知云。

意着你，使館總三蓑着程，總三着程陷用峽，娘就宜表陷用媒。

此歌、見漢章所輯猺人歌中，釋詳俱未審，余觀其織作，始得其解。程、即布刀，峽、箸也。高機用箸，此以布刀代之、故不用。意着、是結着，言我今日結着你，就如絲線結着布刀一般，絲線結着布刀、自然上緊，故不用箸，你我相結、又何用媒哉。

粵風卷三

狼歌 東樓吳代原輯

唱

寬介留壢，往寬的歌智歐。寬、是唱。介、語助。留、是我。往、是妹。智歐、花名。未詳、出桂平潯縣山中。高三四尺許。鋪葉。布寬、閒着小黃花。○唱與我聽、妹唱的歌好、就如一枝智歐花一般、誘之使唱也。○寬介留壢。

往寬解悶雙遊。雙遊、是兩句。○唱與我聽、妹唱兩句解悶。○度是伝布樂，往買度就呵。度、是兄。伝、是爲人。布、是不。土人唱不多作去聲也。樂、是好。買、是妥。呵、是應。○兄雖是爲人不喜怎的好、妹若肯作妥我、我就了。

○往戀度就龍，不貧同不敢。戀、是上。龍、是下。土人謂所敢、即同年。貧、是詳樹樹也。○妹若有從上辭就之意、兄卻從下仰扳不得、與你成同年、決不敢過去。

答

寬便寬壢，度寬敗岑樣壢。岑、是黑。敗、是不像。寬便寬壢，度寬敗匠樣辛。辛、是石。匠、是像。○唱便唱麼、歌只是唱的不好、不像黑一樣、總不像石一樣、甚蓋自謙之詞、答前四句。

○吝同厘伶俐，約友二何行。吝、是兄。厘、是好。約、是教。友二、姑人自稱。綠土人謂相知同同年、又曰友、友二、姑人自處于友之次也。何、是頸。行、是痰。○兄同年、出得好伶俐、教我頸中撐痰、頸痛卻心痰、答非實句、類假喊嬌答。

其不得不為之唱也。答同如吝此是句。○扶買扶過緣，何行也不失。扶、是一個人。過緣、是頑耍。○一個人愛一個人、自當過緣相頑耍、我心如纏、亦不肯放你了。

唱

艮爾留相過，如水退到江。艮爾、是今日。留、是我。○艮爾留度議，如貧樣品巴。度議、是商議。貧、見背是狼人呼蝴蝶為品巴。○日往月又移，同厘劫閣住。同、是同年。厘、是好。劫閣、是何處。○別你久了、你往在何處住。○平南壢貴縣，斗吝妹王退。平南縣、貴縣、俱潯州府屬縣、隸梧州府。二縣接壤、斗是來、吝是兄、王退猶云風流。

答

艮爾留度立，如偶蒸逢春。立、是遇。偶、是個。蒸、是個竹。○艮爾留相逢，如想吝龍斗。如想吝龍斗、猶云如從天上掉下你來了。○峻當隨他流，峻秋磁他篇。峻、是嫂。苦、是門。隨、是跟。他、是泪。秋、是杜鵑。篇、是說的更多。○扶台使嘶淚，扶吝使度辛。扶台、是那個死了。嘶淚、是去陰。度辛、是相見。

唱

六吝六齊度剪口籠。六、是鳥。吝、是見。齊度、是大家。剪、是飛。口籠、是山裏。○鳥見鳥、彼此相顧、大家一齊飛進山裏去。○有吝同講十艮布印。艮、是日。布印、是不歇。○今我見你、與你講十日話也不盡句。我一○大路無數條，河河無數曲，艮想想復語，吝那何就籠。艮、是日。想、是夜。何、是心。籠、是日。○大路江河、本直無曲、我心原無他意、但日夜想着話、今日見巳、心就安了。

答

巴吝巴度了龍兆力。巴、是魚。度了、是一齊。龍、是下。兆力、是深潭裏。同吝友齊謠講兩遊。齊謠、是大家。兩遊、是兩句。○今日同年見我、我與你大家說兩句。○齊藤同恩愛魯批敗搁囉。齊藤、是想到。魯、是不知。批敗搁囉、是去敗閒嬲、是那邊好。○布吝布齊到，那雙劉改失。布、是來。齊到、是大家說過。那、是記得。雙劉、亦是大家說過的。○今日來同說、相見大家都把話說過、記得兩人說過話、當收拾的、非永不離異也。

唱

十六管國六，斗吝六牲梨。六、是巷子。國、是一。斗、是來。吝、是見。牲、是都。梨、是梨花。○十條巷啟一條巷、我來見巷內都是梨花。○十皋管國皋，吝同厘艮爾。皋、是年。同厘、是好同年。艮爾、是今日。○十年當一年、今日方見我好同年。○命度嘆鷹花，宛家難理度。命度、倒裝、猶云我命嘆鷹花宛家、難以理度。口中隱隱其別後另有所私意。○吝同厘伶俐，約都度心非。約、是敬。非、是悶。○他處我伶俐是雙此處是疑。

答

忍乃布吝艫，賴艫批販紙。忍乃、是許久。艫、是船。○忍乃不吝度，賴度厘布閩。厘、是好。布閩、是誰家。○許久不見你的船、賴你坐船去販紙、許久不見兄、又疑你與別家相好。○韃

迸令奴撈深卦廣陂波。迸是乎、令是當、撈是撥、深是水、卦是邊、廣陂是兩岸。○你又厚上別人猶兩手拿着兩把撥水撈撥自然向兩岸分去。○隔東卦東佐爭同台爭厘。隔是爭、厘卦是

去年年作是前年、爭是不知、台是死、厘是生。○一去三年全不管人死活。

唱

十六管國六斗吞六敎筠。筠是竹。○十卷作一卷來見卷內都是竹。○十艮管國艮斗吞同艮尉。艮是日。○十日當一日今日纔見我同年。○巡孝半正徵。

俗情粗國駱。○望東南西北花色一般紅。巡是講、孝是好、話國是那個、駱是些。○我與你講好話大中是正經我說爭執是那個人要你試看東南西北盡是花色都是一樣我豈有厚薄人而去你之意。

答

忍乃不吞腦頼艎批販奈。奈是麻。○忍乃皮雷派頼皮貫有閩。貫是爻有、閩是對家。○一來又販紙二起又販蔴。蔴是蔴。○

花色爭落眉同刿壠布貫。

唱

妹娶取手劍便斷弟變時。○得會妹相思便出墟去打。○妹若送弟花大家換傳換。○大家布傳布。

妹莫做蓮倪。布傳布一定布換一定布不肯放脫之意、蓮倪是反心。

答

妹知弟不知木皮好做紙。○恐同年不意妹賊氣難陪。○蓄㪟便好使蓄米便好菸。菸是飯也。○妹說弟風流都

刿是不是。都刿是我說。

唱

皮論力巡苦勞有助爾辛。○約論力

巡孝勞住吞爭低。○望北斗起生望有彭照顧。

○想藤同好看造家當不成。

答

艮乙十艮乙風扣佛來甾。○有刹刹□嶐眉巡歷便論。

是問、疆助、洞。○命世篤閑呀宛家難離脫。世是不好。○巴台也

爲綢何閃也爲花。心已在你身上人貪花魚貪餌殆有所不得顧矣。

唱

往齊皮也齊齊想甫望。○往想皮也想爭往想貧閨。

想爲我成家難。○爲心齊路長常恐不禮批。○刿樣忍貪花不貧甚定放。

答

艮往各岐花勞花台失記。○艮往碰有二勞皮在隨都。

都是我。○今日妹自嘆口。怕妹死兒痛花忘個手我。○苦剛貪花愛爭閩貪甚。○齊龐有結未敗台爭厘氣。

敗是不知。静靖不知死去兩了還口氣倒是真材。

唱

榔六甫箭吟令紺批助太。○都皮若雷嫣望往嫁歷留。

我。閩西樣溗冷雖扶管布吞。○雷眉扶過春名伝爭閩卦。

有師度日。○不得你與我過春。往爲人一生敎我怎的過活。

答

貫往若變孟皮定驕布匾。○閩戀九重樓約匾匾布哩。

日九。○各想心各戀心頭如馬跋。○在陽留過斗陸肝會皮匾。

成夫婆諸了。

唱

高山肩力莫便批寓馬巾。○往嫁篤閩伝皮又實合命。

今之挾帖。○妹雖嫁人家，我只管直說挾帖定娶娶你。○往若肯許留，布愁扶悶悲。扶悶是那家。○妹若肯許嫁我，我不怕那家強惡，只順娶你。○若肯便嘶派，若在厘相逢。啟非死了便罷，若在，好相逢，應面在此二句。

答

扶沉荷籠梯伝扁批過來。扶是我，沉是置，荷是頭，籠是掛門，伝是人家，扁是娶，過來是做媳婦。○紅衣服家了，頭出門嫁與人家做媳婦。○扶巾𩎂巾襪，吞𪘏厘馬同。扶是我，巾是……要。○我父親受過人家錢，受過人家禮，你那時想也曾見，若見。○條條臉真力百色盡眉矜。臉是……，矜是……○三十六鬬羊，四十變鬬雞。那時成丈夫，呆……分對緊，……子供是非的，無物不有，諸般俱全，不弱賤到的，只羊與雞也是多不過的。

唱

山石不得移，也眉搬凜鬬。眉是有，搬是若，凜是水。○山石之堅也有若水鬬時。○貫扶嫲家往，你換奈岡腰。貫是往日，扶是我，嫲是母，換是……○往日我母已把你嫁了人，今日要娶奈得還。○往恩皮便想，雙伴不分離。○想條命皮差，布厘琶咳怨。咳、咲，詞，想來兒命差，不得成親，嗟嘆恩面刻命耳。

答

若皮𠊎天橋，就皮邀批卦。皮是一齊，邀是相邀，批是去，卦是過。○若兒與天橋也，就大家相邀一齊同過去，言你若肯時娶我，我也肯嫁你。○約扁同𠊎話，便批𡀔媒通。約是要，扁是娶，𡀔是叫。○若要娶我同年，每有此話，但此時就該叫媒人來通知我家父母了。○生人妻可孝，度告實不饒。可孝，是可正經說，不可亂道。○你當初失了機會，今已成生人之妻矣，豈可如此亂道，告到官，官定不饒耳。○貫龍結姻親，爾先負公媽。若往你肯娶我，如今已生男是女，你我已成公媽矣。

𤞑人扇歌

扇歌，𤞑乎扇贈所私者，白扇一面花鳥，一面歌，字如蠅頭，其詞借扇及扇面花鳥，寓意相連，百十首。前後起止，皆有章法，有創作，有套本，詞多不能悉載，姑取其佳者數首云。

皮送柄坡扇，許循面坡林。皮是兒，𤞑人呼扇曰坡，許是若，林是風，言兒送這扇與你，此扇有風，便要看鬬日情面。○也不內不兒，許名今匹名。內是小，兒是大，許是與，名是同，今是寡，匹名是一世，言這扇不大不小，可家一世。○往批晚批路，也厘除方便。往是妹，批是去，晚是夜，路是村，厘是好，除是得，言妹去墟去村，若有方便又好看。○長便放荷等，江陷放

荷云。長是日，江是夜，荷是手，云是床，荷是頭，言白日傘在手頭，夜間放在床頭，欲其須臾不離之意。

皮坡批了往，皮鳥齊初發。○坡皮批了往，鴯背往寄今。○往眉心斷皮，也布被吞骨。○十二月不今，小心收得籠。今是家，籠是好。

信布眉壓厘，論前時往發。○厘呼扇曰坡，亦曰信，論是說，往是歌子，言扇雖不好，扇上歌知是說前時妹唱的歌子意思。○古不諳來路，論新苦性師。諳是字，來路是多話，知其知。言扇上字雖多話，說只是說我辛苦與你知道。○齊同勺拋肚，雙逆逆如絲。齊是想，勺是方，拋是在，雙逆是兩手，逆如絲是麻木不仁，言想你方在肚裏，便兩手麻木。○水透魚便通，齊同扶繖碧。

便往齊腺皮，如是念花桃。花桃俚語乃桃花也，言思妹如桃花。○劉里內結交，布勞扶搵又。搵又是說，不是，言我與你相盟，不怕人言。○比萬兩千金，眉心又眉意。萬兩千金，二人名，那見前盟是有。○雙劉齊結友，批陰府布勞。批是到，言與妹得成雙，即到陰府也不怕。

便方齊腺皮，念千歲花梨。○古同你外時，有厘改亂買。厘是好，改是不，買是愛，言我與你自幼相與，你不要另愛他人。○比火帝龍師，結夫妻卦世。火帝、龍師，二人名，兩家男女，前世爲夫婦。○結首改分散，千萬改分離。改是不。

各日度文可慕生疎。各自度日久不相過，路土生出草來。○往不念當初，皮齊可勺割。妹不念往情，今我心如刀割。○比山伯英台，批齊窮墓。窮是死，批是去，言死去於墓中相尋也。○不厘同恩愛，在窩乃逆我。厘是得，窩是我，逆我未詳。

自便往、至各日度三章，皆以古人自比。首章萬兩千金，現世夫妻也，龍師、火帝，前世夫妻也，山伯、英臺，來世夫妻也。總即生生世世爲夫婦意，而章法淺深，適與三百篇矣。

𤞑人擔歌

杜少陵曰：變俗坐男使女，今粵俗亦然，故𤞑人多用木擔聘女，或以贈所私者，式如常，以五采繪作方段，繪處文如錯繡，然歌與花鳥相間，字亦如蠅頭，文多，姑存其一，以備一體云。

送條閑肺榕，許名同邁照。𤞑人呼擔曰閑，木曰肺，閑肺榕者，取榕木作木擔也，許是與，名同是情人，邁照是表記，言送一條榕木擔與情人作表記。○肯眉壓好炒，送年少便厘。肯、厘是沒有，厘是好，言木擔無甚好處，只是人好便好，貌形當其人之志。正江花厘蔭，雙荷又有寵。正江是中間，厘是好，蔭是滿，雙荷是兩頭，言中間畫得花好，又滿面都是，兩頭又畫籠也。○送許同立僧，

定係話言春。口口是口作口搶上裝爲如此之外、又作歡。在上當節漢與同年定做風流語稱百年耳。

狼歌叠唱反叶韻例 兩韻異 用〇以分韻。

若皮獨天蹈。起句有三字者。亦有不用韻者。

献虔遊。狼歌定韻一個于此句第三字或第二字。批闘。必于此句內用兩韻、似是叠韻、總叶爲是韻、但亦皆叶也。

粵風卷四

撞歌 四例黃道原輯

歌

口三六四里。　踏得丼花桃。
花脉淋了好。　花桃淋了密。
淋了細絲絲。　淋了離乙乙。音益
發勒佛排搖。　養勒花排韮。
里樣對鸞孳。　里樣梁山伯。
山伯祝英臺。

此進山踏歌之詞也。口、是進。三、不是數目。猶云這裡。丼、是枝。言進得這裡有六四里之遠。方尋得桃花枝。脉、是瓣。淋、是看得分明。花桃、又指花朵而言。言花瓣這樣好。花朵這樣密。後二句、細絲絲、承花脉好。

離乙乙、承花朵密。此六句寫放賦而比也。以下五句、專賦踏歌之人。勒、是兒。佛、是列。搖、是齊整。韮、是標致。里、是好。樣、是像。這些踏歌的、是誰屋生得好男勒這樣齊整。就如活佛。是誰屋生得好女勒這樣標致。就如桃花排列得十分好看。若各配成雙。比之于鳥。好像鸞孳。比之于人。好像梁山伯祝英臺也。

〇淋字、是審觀諦視意。四個淋字、妙在由淺至深。淋了好、是初看。淋了細絲絲、是又細看一番。正花脉所以好也。淋了密、亦是初看。淋了離乙乙。是又細看一番。見花桃之不徒密也。離、卽陸離之離。乙音軋。與一音意。有排。卽花枝低亞意。

發勒二句、乃一班一班分詠。是一綫。里樣二句、乃一對一對合詠。是一緯。

子掛勒遊遊。去聲　燕掛下遊遊。
巴擺投生水。　巴不里濳淋。
有擺穿布蕊。　有不佐痧都。
誰音推何秋音走　依有。

子、是鴛。掛、是過。撞人讀過多作掛音。勒遊、雙飛貌。遊遊、燕飛貌。巴、是魚。有所食而擺、曰擺。里、是到。濳淋、是濁水。布蕊、是別個。佐、是背。都、是我。誰何、是痧不痛。秋、是遠。依有、是與你雙過、則勒遊而遠矣。燕過、則遊遊而下矣。此二句、興也。魚去、則必投生水。必不到濁水來矣。此二句、比也。今日你舍我另有別個痧我不痧我。任你能了。

離有三年料。　離有四年論。
條偷狼北料。　特斷狼北音傳他。音釘
狼北他三挾。　狼北界三深。
劘割刀又伐。　伐了活濩他。
離遊離抵流了有。

料、是多。論、是路。狼、是長。北、是草。特、是地。斷、是期。特斷、是倒語。乃當時期約之所。他、是閣。挾、是手托。三、是幾多意。活濩他、是落眼淚。離你三年多了。這條路將有四年不行了。路上草的多了。我與他相約所在。也長出草來了。五句橫寫草有幾許托之闊。六句又豎寫草之長。劘既割、刀又伐。總因不得相會、而遊

怒于草也。此所以傷心流淚、而沒可奈何耳。

敀古幼玄潭。　淋竹藤就貪。
淋藤貪紛紛。　像觀音在寺。
識世梗天香。　識年不離老。
有里到相逢。

首三句是興體。敀古、是樹生長在潭邊。淋、是風。貪、是動。藤、附于樹。風吹而動。紛紛然以興我。佳人如寺裡觀音。梗、是食。在世不食人間烟火。只食天香。長生不老。到底與你有相逢處也。

崖花布(叶)貪(作)柳。　崖布布貪騎。(韻)
花貪柳先翹。　友貪騎先斷。
發悶惟發悶。　厘斷不厘討。(韻)
臨離流了有。

崖、是好。布、是不。貪、即伴。有是女人。騎是丈夫。翹、是扳折意思。斷、是斷定。猶云佳期也。厘、是得。討、是娶到家裡。臨離、是不知。流了有、是怎麼樣好。首二句乃反辭。言好花豈有不伴柳之理。但好花雖伴柳。必先被人扳折。好友雖伴夫。必先與人佳期。然止得畸趁佳期。而不得討到家做夫妻。此所以發而又發、悶而又悶。深嘆其無可奈何也。

枉離喃爭下。(玉)　枉離把爭天。
枉離人爭米。　也不里臉溇。

枉離、猶言枉然。喃、是地。下、是草。把、是口。米、是妻。里、是到。臉溇、是身邊。

祿遐揀個盞。　辛生遐花漏。
道里遐文告。　不敢今斗論。
高山屑花樧。　世上屑風流。
布各流照你。　祿醜另換皮。
祿不離換漏。

祿、是雄。揀、是木。盞、是橫。橫木著作端、乃受力處。故曰祿遐揀個盞。辛生句未詳。今、是拿。斗、是來。論、是說。

布各、是尋。流、是我。照、是看。道里遙遙。你又不來。止憑一紙文書。我又不敢拿來與人說。世人風流人最多。如高山之花然。難道我尋尋只看你一個人。獨不見祿醜云云乎。祿醜前意。嫌雄醜當另換過也。要知不是決詞、乃即子夜歌所云。天下人何限。慊慊只為汝意。

獞歌雖與狼歌相類。然狼歌如律詩、少一句不得。獞歌可長可短。此歌原本十句。縮尾有騎醜另換婚五字。殊嫌其太贅、刪去。竟以祿醜二句作結。正如陸機擬古詩明月皎夜光。只以織女之機杼、大梁不架楹、代南箕北有斗、二句竟住。去卻良無磐石固二句不擬。勢更矯健。意更深長。最得領人逸素嗣之旨。

流幼扶放城。　里放城騷落。
流幼扶放落。　里放落騷閣。
里放騷老覩。　花倫剪花保。
花除剪倫落。　另有各失留。
不貪騎了有。

此歌多未詳。大意謂我知道你在這個城裡。得到城裡。又不知你在那個村裡。及知道你在這個村裡。得到村裡。又不知你在那個門裡。及知道你的門閾、又不知你在那個屋裡。相見如此之難。怕因尋失對。不得相伴作夫妻也。花倫二句。說路上有花開時。何等熱鬧。落後自然冷落。比人當及時、以起下文也。

禹貢指南

毛晃撰

禹貢指南提要

明焦竑經籍志載禹貢指南一卷。宋毛晃撰。宋史藝文志無之。朱彝尊經義考亦云未見。又云。文淵閣書目有之。不著撰人。疑即晃作。晃宋史無傳。世所傳增註禮部韻略。于紹興三十二年表進。自署衢州免解進士者。即其人也。是書引爾雅、周禮、漢志、水經注、九域志諸書。而旁引他說。以證古今山水之原委。頗為簡明。雖生于南渡偏安之後、僻處一隅。無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蹟、一一親核其異。而援據考證、獨不泥諸儒附會之說。故後來朱子書說。及蔡氏集傳、多用之。亦言地理者、所當考也。世無傳本。其體例之善不可見。永樂大典所載。與諸家詁解、散附經文各句下。今綴錄成編。釐為四卷。依經文次第標列。其無詁者。則經文從略焉。

禹貢指南卷一

宋　毛晃　撰

冀州。

爾雅。兩河閒曰冀州。郭璞注曰。自東河至西河。李巡注曰。兩河閒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周禮職方氏。河內曰冀州。謂其在三河之內。蓋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也。案禹貢導河積石。自積石而下。南流。謂之西河。至于華陰。折而東。經底柱山。又東過孟津。東過洛水之北。皆東流。謂之南河。至于大伾。折而北流。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謂之東河。爾雅言兩河閒。蓋舉其二。則三可知也。晉地理志。春秋元命苞云。昴畢散為冀州。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孔安國曰。舜分冀州之域為幽州、并州。孔穎達曰。據職方氏幽并山川皆冀州之域。故安國知之。杜牧罪言。禹畫九土。一曰冀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因以為名。

既載壺口。

九域志。河東隆德府潞州、上黨郡上黨縣。壺口山、在上黨東。太行山、在上黨南。漢地理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

治梁及岐。

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水經。河水南逕梁山原東。酈道元注。自原山東南至河、晉之望也。穀梁傳成公五年。梁山崩。壅河水三日不流。晉侯以問伯宗。即是處也。九域志。今永興縣即同州。馮翊郡定國軍有梁山。山在龍門之南。

岐山。水經。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導底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爲冀州之地也。

旣修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晉陽也。今并州之地。高平曰原。此又原之大者。太岳。導山序。壺口雷首。至于太岳。水經。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南。職方氏。冀州山鎭曰霍山。案霍山有二。在冀州者、又謂之太岳。在荊州者、又謂之天柱山。灊水出焉。漢地理志作岳陽。注、在太原西南。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九域志。今河北西路懷州河內郡即其地。濁漳水。一名降水。導河序。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是也。顏師古注漢地理志。衡漳、謂漳水橫流而入河也。水經。淸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黽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酈注。淮南子曰。淸漳出揭戾山。高誘云。在沾縣。漢分沾縣爲樂平郡。治沾縣。晉太康地記曰。樂平縣、舊名淸漳。涉縣、魏郡之屬縣也。九域志。河北東路冀州信都郡定武軍有昌亭城。水經云。漳水東北至昌亭。今滹沱衡漳水。今長蘆河。則其故瀆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諸州雜賦。冀上上錯。揚下上上錯。豫錯上中。梁下中三錯。

諸州田賦。雍田上上。徐田上中。靑田上下。豫田中上。冀田中中。兗田中下。梁田下上。荊田下中。揚田下下。冀賦上上。豫賦雜出亦上上。冀賦雜出上中。豫賦亦上中。荊賦上下。靑賦中上。徐賦中中。兗雍之

賦中下。揚賦下上。梁賦雜出亦下上。梁賦下中。梁賦雜出又下下。雍靑徐以上地出中賦。冀以中地出上賦。

恆衞旣從。大陸旣作。

恆水。出常山上曲陽。東入滱水。水經。滱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南過廣昌縣南。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恆水從西來注之。注。滱水、兼納恆川之通稱。

衞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河。

大陸。在鉅鹿縣北。爾雅。晉有大陸。注。今鉅鹿北廣河澤是也。大陸之野。一名朝歌。商紂之所都也。

水經注。引應劭曰。麓者、林之大也。尙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取目焉。秦始皇二十年滅趙。以爲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元年。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三年。爲廣平侯

國。光武中興。更爲鉅鹿。今爲邢州汲郡。析武縣亦有大陸。

島夷皮服。

島夷。漢地理志作鳥夷。顏師古曰。東北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衣其皮也。一說居海島。被服容止皆象鳥。作島。謂居海島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山。在海畔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右、夾脊挾。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水經。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注。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也。水經。河水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常沈。注濟。注。經言濟水注河。自枝津東北流逕甲下邑。東北流入于海。淮南子曰。河九折注爲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顏師古曰。言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于河逆上也。孔傳同。凡九州末言由諸水入河者。皆通舟楫漕運、以達京師也。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界、止于濟也。爾雅。濟河間曰兗州。注。自河東至濟。

周禮職方氏。河東曰兗州。武王封周公子伯禽于曲阜。爲魯侯。秦爲薛郡。後魏置兗州于瑕城。治西兗州于定陶城。隋改爲魯州。唐武德初平徐圓朗、復爲兗州。晉地理志。兗州濟河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春秋元命苞云。五星流爲兗州。兗、端也。信也。又曰。蓋取兗水以爲名焉。

九河旣道。

徒駭。郭璞曰。今在成平縣。義未聞。

太史。郭璞曰。今所在未詳。

馬頰。郭璞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案[illegible]本鈌太史馬頰河今而入）

覆鬴。郭璞曰。水中可居。往往而有狀。（案今本爾雅注作水中可居往往而有狀）如覆釜。

胡蘇。郭璞曰。東莞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詳。

簡。郭璞曰。水道簡易。

絜。郭璞曰。水多約絜。

鉤盤。郭璞曰。水曲如鉤。流盤桓也。

鬲津。郭璞曰。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

爾雅。九河。皆禹所名。王義曰。河自大陸以北。敷爲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

界平原以北是也。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云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鬴。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鬴。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　導河篇云。濟水故瀆。今在冀州西界。大陸、今在德州德平縣。經滄州淸池縣西北。太史今在德州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馬頰。在德州北平縣。經安德縣西南。恩州漳南縣東。棣州商河縣北。覆鬴。今在永靜軍阜城縣東。經東光縣西北。胡蘇。今在滄州南皮縣東光縣北。經滄州無棣縣西北。絜。今在滄州南皮縣。經滄州臨津縣。鉤盤。今在德州德平縣西。經滄州樂陵縣東。棣州陽信縣北。滄州樂陵縣西南。鬲津。在德州平原縣東。經滄州臨津縣東。樂陵縣西。饒安無棣縣南。並在德州平原以北。惟簡河亡焉。同爲逆河入于海。今大名府石莽故瀆在焉。

雷夏既澤。

雷夏澤。在濟陰成陽西北。　水經注云。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池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也。一云。舜所漁處。本名夏澤。

灉沮會同。

灉水。灉、於用切。爾雅。水自河出爲灉。又云。河有灉。又云。灉反入。郭注。河水決出復還入者。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沱。　漢地理志作雍沮。沮水出常山元氏縣入河。雍水不言出入

沮水。沮、七餘切。案沮水與雍州沮水不同。荊州沮水在房陵。左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導川云。漆沮既從。卽雍州之沮也。今此沮水自會同于雷夏之間。非雍州之沮也。水經不著所出。或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入洛。洛非河南洛水也。

厥土黑墳。

土黑墳。墳、扶粉切。土膏墳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田中下第六。

賦貞。賦與田相當。

厥篚織文。

篚織文。　漢地理志。篚字作棐。顏師古曰。棐與篚同。竹器。盛屬織文、錦綺之類。　冀州不言貢篚。貢者、下以職供之謂也。冀州帝都所在。無所效其臣職故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濟水。沇水東流爲濟。　爾雅。濟爲濋、濋、音楚。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爲滎澤也。　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溫縣西北

爲濟水。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而東過滎陽縣北。　漢地理志。濟作泲。州、末言浮于濟漯達于河。顏師古曰。浮、以舟渡也。達、通也。因水入水曰通。　又解在導川沇水濟水下。

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　水經。漯水東出于高唐縣大河右逝東注漯水。酈道元注曰。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案竹書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是曰祭丘。己巳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高唐也。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于其間也。　地理風俗記曰。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消絕流。

海岱惟靑州。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靑州。東北跨海及遼東。舜分靑爲營州。卽遼東也。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靑州刺史。爾雅。齊曰營州。郭注。自岱東至海。此蓋商制無靑州。并靑于徐。周制有靑無徐。并徐于靑。故職方氏、正東曰靑州。其山鎭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　晉地理志。靑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靑、故以名也。春秋元命包云。虛危流爲靑州。

嵎夷既略。

嵎夷。堯命羲仲所宅處。以其在東。日所出。故曰暘谷。

濰淄其道。

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　水經。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過武城縣西。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注云。濰水導源濰山。許叔重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

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水經。淄水與汶水、同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又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過利縣東。又東北入于海。　漢地理志。濰淄、作惟甾。顏師古曰。濰淄惟甾。古今通用。道、讀曰導。導、治也。一說水復故道。音上聲。一音導。謂通道而流也。

海濱廣斥。

斥、鹵地也。漢志。海濱、作海瀕。廣斥、作廣潟。注。瀕、音頻。又音賓。潟、音昔。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田上下第三。

賦中上第四。

貢鹽。絺。海物。絲。枲。鉛。松。怪石。篚。檿絲。　顏師古曰。檿、桑也。食檿之蠶絲、可以絃琴瑟。或曰。檿、山桑也。蠶食柘葉者。絲賁而韌。可以爲絃。

萊夷。春秋。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定公。孔子曰。兩君合好。而夷狄之俘、以兵亂之。是知古者東萊之有夷也。夾、音郟。　應劭十三州記曰。泰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也。左傳與之萊柞(案左傳本作柞以無)

山與萊蕪之是也。齊靈公滅萊。萊民稍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漢高祖置縣。萊山之夷、周曰萊子國。漢曰東萊。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　爾雅。汶、爲瀾。瀾、音闡。　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屈從縣西南流。過博縣西北。又西南過蛇邱縣南。又西南過岡縣北。又西南過平章縣南。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注。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里許。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泲。故不得過其縣南也。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　淮南子。汶水出朱虛弗其山。乃東汶水。非此也。　諸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以堯都在冀、而河行于冀也。青州雖不言河。而曰達于濟。則因濟達河也。　地理志。州末言浮于汶。達于泲。顏師古曰。言渡汶水西達于泲也。青州不言河。由兗而見也。兗州之末言浮于濟漯達于河。則渡濟漯而通河也。青州次兗。故言達于濟。逵、通也。因水入水曰通。渡汶通濟。則渡濟可以通河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　爾雅。濟東曰徐州。注云。自濟東至海。李巡注曰。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周禮職方氏。無徐州。正義曰。以徐州合之于青州。青州分爲幽幷。　晉地理志。徐州于周入青州之域。春秋元命苞云。天氐流爲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邱以立名。

淮沂其乂。

淮水。　出桐柏山。其源遠矣。于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爲其治。故于此紀之。　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　水經。淮水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　顏師古注漢地理志。淮水出大復山。　九域志。壽春府有淮瀆。　胎簪山、在南陽平氏縣。

沂水。　水經注。沂水出尼邱山西北。經魯之雩門。曾點浴乎沂者、非禹貢沂水也。

蒙羽其藝。

蒙山。　水經注云。禹貢有兩蒙山。在徐州者、在泰山蒙陰縣西南。在梁州者、在蜀郡青衣縣。今曰蒙頂。

羽山。　水經注。在東海祝其縣南山西有羽淵。禹父之所化。其神爲黃熊。入于羽淵。　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漢地理志。藝、作蓺。

大野既豬。

爾雅。魯有大野。郭璞注。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鉅野縣、今屬濟州。　漢地理志作大壄。　春秋左氏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預曰。大野、在東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周禮職方氏。大野屬兗州澤藪。

東原底平。

東原。　今東平郡鄆州。在魯之西。獲麟之地。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曁魚。厥篚玄纖縞。

漢地理志。夏翟、作夏狄。泗濱、作泗瀕。曁魚、作臮魚。　篚元纖縞。　言獻黑細繒、及鮮支也。或謂、纖、言質之細。而元之與縞。其色也。以纖該于元縞之中。則色雖不同、皆纖質也。此乃古史立言之法。納妾士夢然耳。　禮記注云。元與縞、謂之纖。一曰。白經黑緯曰纖。詩注亦作緎。

浮于淮泗。達于河。

漢地理志。州末言浮于淮泗入于河。顏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

汴河。　右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而已。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卽今官渡水也。魏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此。安知非禹迹也。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四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汴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開溝通水。與晉會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徐州之末、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特濟塞不常。故晉劉裕、王仲德、開鉅鹿入河。則泗水不由汴入河。其後鉅野道塞。故汴至彭城東北入泗。又東南入淮。又其後不復入泗。徑達于淮。鉅野道復開。由彭城出東平而入河。汴水不復治矣。煬帝豈復濬之乎。雖江淮亦有可疑者。以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之言考之。則其道尚矣。夫差亦復濬之爾。

淮海惟揚州。

爾雅。江南曰揚州。注云。自江南至海。　李巡注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晉地理志。引春秋元命苞云。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以爲江南之氣燥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于古則荒服之國。戰國時其地爲楚分。

彭蠡既豬。

彭蠡。　漢水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在彭澤西北。今南康軍湖是也。

陽鳥攸居。

陽鳥。　漢地理志。陽鳥攸居作逌居。　孔叢子。小爾雅廣鳥篇。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鴻鴈是也。今曰

陽鳥。豈誤寫鳥字作島耶。抑亦通稱也耶。

三江既入。

三江。水經。南江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南、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酈道元注曰。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也。此亦別爲三江。 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 水經又云。三江口之水。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注云。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會同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者也。郭璞曰。三江者。浙江、松江、岷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誌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于餘暨東通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 顏師古注漢地理志曰。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 韋昭注史記曰。三江。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 蘇東坡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匯爲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以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而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嶓冢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其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既已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爲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爲濟也。鯀堙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于海、疏矣。蓋安國未嘗南遊。案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若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邪。此蘇氏之說也。予謂三江之說。古今諸儒互相矛盾。學者徒取北江中江、以爲三江之目。而不知禹貢中無南江之目。是未免乎牽合也。蘇氏味別之

說、尤爲難據。且江漢之水。皆匯爲彭蠡以入海。而不三出矣。安有中北之辨乎。況三江距震澤爲遠。禹貢言三江既入。然後震澤之水、有所瀦而底定。明知揚州之地、自有三江。非江漢中江之江也。案水經有三江口。五湖口。疑禹貢所謂三江者、卽三江口也。蓋言三江口水入海。則震澤之水、有所瀦而底定。此理甚明。其文迹屬震澤而發。非謂南江中江北江、與義興毗陵吳縣之江也。故導川敘江與漢、雖言中江北江、而不言三江。是知三江爲三江口也。猶言五湖。然虞翻曰。太湖有五湖。曰滆湖。曰洮湖。曰射湖。曰貴湖。與太湖而五。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卽水經所謂南江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南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是也。非謂洞庭番陽青草之五湖地。蘇氏以岷山之江爲中江。漢水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不知豫章之江。何從出哉。使豫章之江同入于匯澤而入海。則昔當敘豫章之江北入中江。如滄浪南入于江之類可也。今則不聞。是亦未免牽合也。以昔考之。其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孔氏傳曰。迤、溢也。東溢分流。北會彭蠡。舉其說、謂岷山之江本不匯于彭蠡。但溢溢分流爲二。其支北匯于彭蠡。出爲中江。其本爲南。故漢江爲北。而王荊公以謂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義興、古之陽羨。毗陵、今之丹徒。春秋謂之延陵。季札所居之地。吳縣、今之吳江。三江介于常、潤、蘇、三州之間。而震澤隣乎三州之界。尾通吳興。若霅之水出焉。此言始與班固相表裏。然畢詳而無統。槩之禹貢之文。不若孔氏之傳爲稍長亦未允也。

震澤底定。

震澤。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郭注。今吳縣南太湖。卽震澤是也。 國語。越伐吳而戰于五湖。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通稱也。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今太湖是也。尙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爲具區。方圓五百里。 水經。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又曰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注云。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 水經。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又南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南、注于具區。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 顏師古曰。五湖在吳。 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 沈括曰。司馬相如上林賦。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復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繞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逕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豬。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則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沈氏

論上林賦、及孔安國之說明矣。然以爲彭蠡水之所豬。三江水之所入。是水豬于彭蠡、入于三江也。豬于彭蠡者、江漢之所匯是也。入于三江者、果何水乎。且經言三江既入。乃謂三江之水旣入于海、非謂水入三江也。沈氏又云。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乃是三江水入海、而非水入三江也。若以爲三江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則是三江與震澤相通、而非岷江漢江也。通震澤者、惟松江。則水經所謂三江口者、近之矣。然禹貢所言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蓋總記揚州水患旣平。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無汎溢之患。震澤之水、亦底于靜定。有瀦蓄之潤、灌溉之功。未必謂二者相通。此有所入、而後彼有所定也。

瑤琨篠簜。

瑤琨。　漢地理志。琨、作瑻。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島夷。　南海島夷。織草木爲服。如今綵貝蕉葛之屬。綵貝、閩俗呼爲木棉。　漢地理志作鳥夷。顏師古曰。鳥夷、東北之夷、善捕鳥者也。卉服絺葛之屬。

篚織貝。　顏師古曰。織、謂細布也。貝、水蟲也。古以爲貨。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漢地理志作均江海通于淮泗。顏師古曰、均平也。通淮泗而入海。故云平。　揚州不言河。因徐州而見也。徐州之末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謂渡淮泗而入河。揚州次徐。故言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沿江海以通淮泗。則浮淮泗、可以通河矣。　左傳。沿漢泝江。杜預曰。沿、順流。泝、逆流。

禹貢指南卷二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　爾雅。漢南曰荊州。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李巡曰。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秦爲南郡。卽郢都之渚宮。楚之故都也。　周禮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穎湛。注。衡山在湘南。雲夢在華容。穎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　晉地理志引春秋元命苞云。軫星散爲荊州。荊、強也。言其氣燥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叛。易警備也。又云。取名于荊由。荊取名于荊山。其義最近。荊者、小木名。亦曰楚。故春秋書楚爲荊。

江漢朝宗于海。

江水。　出岷山。　水經。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酈注云。益州記曰。自白馬嶺迴行二千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蜀郡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餘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江稍大矣。故其精則井絡纏曜。江漢開盪。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之以建福。故禹貢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爲四瀆首。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漢水。　漾出嶓冢之漾。漾水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　水經注云。山海經。漾出鮒嵎山。東北流

得獻水口。庾仲雍曰。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爲沔水。孔安國謂漾水東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也。又云。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　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因水名縣。楚昭王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酈注引庾仲雍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縣入漢。又曰。始源曰沔。是以經云。漾水出氐道縣。東至沮縣爲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診其沿注。似與三說相符。而未極西漢之源矣。然東西兩川。俱受沔水之名。義或在茲。班固地理志。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並言漢有二源。東出氐道。西出隴西嶓冢山。闞駰云。漾或爲洋。洋水出崐崘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爲漾。又言隴西縣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魏白水。又云。漾水出獂道。東至武都入漢。許叔重呂忱。並言漾水出隴西獂道。東至武都爲漢水。不言氐道。然獂道在冀之西北。又隔諸川。無水南入。疑出獂道之爲謬矣。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江。然則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也。孔安國曰。泉始出爲漾。其猶蒙耳。而常璩華陽國記。專爲漾山漾水者。是作者附而爲山水之殊目爾。

九江孔殷。

賈眈所記江有八洲。與江爲九。非經意也。　孔安國曰。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菌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　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

沱潛既道。

沱水。　水經。沱水在南郡枝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東入江。荊州記。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三遂地之南、邛縣之北。

潛水。　潛水出天柱山。天柱山、亦名霍山。　孔安國梁州下注云。沱潛發源梁州。入荊州。　水經注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其南源取巴西。是西漢水也。　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

雲土夢作乂。

爾雅。楚有雲夢。郭注。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　案春秋傳。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既享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定公四年。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則雲與夢二土名。杜預曰。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亙隰。兼包勢廣。今德安府有雲夢縣。　晉武帝太康五年。立監利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　陸德明釋文。夢、音莫紅切。　漢高帝紀。僞遊雲夢。韋昭曰。雲夢在南郡華容縣。顏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紅切。　司馬相如賦。吞若雲夢

者八九。　九域志。安州。今德安府安陸縣雲夢鎮。昔爲縣。熙寧二年。省縣爲鎮。入安陸。周禮職方氏注。雲夢在華容。鄭氏據後漢時封域言之。今華容爲潛州支邑。與雲夢隔遠。　沈括曰。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至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予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而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予自隨州道安陸入于漢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所委。其地最下。江南水所出。地稍高。雲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爲允也。

厥貢羽毛齒革。礪砥砮丹。

漢地理志。礪作厲。羽毛作羽旄。

三邦底貢厥名。

三邦。　荊州之域。有楚、荊、楚三國。皆貢箘簵楛。顏師古曰。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爲矢。言此州界。本有三國致貢斯物。其名稱美也。　案春秋書荊人來聘。即楚人也。詩稱因時百蠻。蠻非一國之名。謂蠻荊楚爲三邦。恐非經意。考工記云。才之美者有妢胡之笴。鄭注。胡子之國在楚旁。豈三邦之類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漢地理志潛作灊。顏師古曰。浮、以舟渡也。逾、越也。言渡四水而越洛。乃至南河也。南河、在冀州南。江漢去洛遠。而不相通。越陸跨洛。故曰逾。

荊河惟豫州。

豫州。　爾雅。河南曰豫州。注云。自南河至漢。李巡曰。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　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注。波讀爲播。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當考。　釋名曰。豫州在九州中。京師東、常安豫也。秦爲三川郡。漢爲河南郡。後魏置司州。又改爲豫州。　晉地理志。豫州。按禹貢爲荊河之地。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苞云。鉤鈐星別爲豫州地界。西自華山。東至于淮。北自濟。南界荊山。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郭落山。又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新城縣南。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酈注曰。山海經。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伊水出熊耳山。即麓大同。陵巒互別耳。昔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長有賢德。殷以爲尹曰伊尹。

洛水。　水經。洛水出京兆讙舉山東。尸水注之。又東得乳水。又東會于醽醁之水。又東門水出焉。又東

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此始。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又曰。陽虛之山、臨于元扈之水。是爲洛汭。注。陽虛、鹿蹄、以至元扈。凡九山。通與讙舉爲九。故山海經曰。此二山者。洛出也。又博物志曰。洛水出熊耳。蓋開其源者是也。漢志。洛作雒。魏略曰。魏文帝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按字書。雒本鳥名。一名鵋鵙。故從各從隹。各聲隹形。隹、小鳥也。漢人忌水。借用雒字。以代洛字。魏復水名本字耳。非創變也。

瀍水。　水經。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

澗水。　水經。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注云。山海經。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陽。東南注于洛。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　孔安國曰。澗水出澠池山。今新安縣北、有一水。北出澠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而東南流入于穀。安國所言。當斯水也。然穀水出澠池。下合澗水。得其通稱。或亦指爲澗水也。澠池屬西京。亦作黽。

滎波既豬。

滎波。　今滎陽、在河南。春秋。衛狄戰于滎陽。當在河北。孔穎達謂。此澤跨河南北也。禹貢不曰滎澤、而曰滎波者。堯時滎澤當波、今始豬也。　或說。爾雅曰。洛爲波。洛受瀍水、澗水、又伊水之所出、其爲泛溢滋甚、今始豬也。　水經注。亦曰滎播。又引風俗通曰。河播也。謂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則滎波亦謂之滎播可也。又曰。穀水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曰。廆諸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波水出于其陰。謂之北岑水。北流注于穀。水經又曰。濟水入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皐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注引釋名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昔地理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水鬬、南泆爲滎澤。闞駰曰。滎波嶓澤名也。故呂忱云。嶓水在滎陽、謂是水也。昔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　滎、周禮詩正義、左傳、皆作熒。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　沇水東出于陶邱北。又東爲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菏、音柯。亦作荷。　漢志。菏澤在湖陵。盟豬在菏澤之東。

孟豬。　在梁國睢陽縣東北。菏澤之水、流溢覆被之也。　爾雅。宋有孟諸。郭注。在今梁國睢陽縣東北。案梁國、今大梁汴州。睢陽、今宋州。大梁之大、音泰。非小大之大。魏有少梁、對大梁立名。大梁、唐爲宣武節鎮。五代至本朝爲京師。　杜預曰。孟諸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逕邛城縣故城南。案地理志曰。山陽郡、山陽縣也。王莽更爲鄣城。春秋之鄣國也。此山陽、非楚州之山陽。　水經。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卽孟豬也。周禮職方氏。靑州。其澤藪曰望諸。漢志作盟豬。史記作明都。案釋文。都、音豬。則明與盟同。盟津之盟音孟。此亦當音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　爾雅無梁、靑。有幽、營、徐。蓋爾雅九州。商之制也。商時梁州。或幷于雍也。周禮職方氏。無徐、梁。有幽、幷。蓋周亦幷梁歸于雍也。周之西南不置州。自坤維以西。統于雍。以南、統于荊。漢武帝改雍曰涼。改梁曰益。　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爲徵。　晉太康地記云。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强梁。故因名之。秦爲漢中郡。後其地入蜀。魏末、蜀分廣漢、三巴、涪陵、以北七郡爲梁州。梁武帝大同中。復移在南鄭。　晉地理志。春秋元命包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又曰。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强梁。故因名焉。

岷嶓既藝。

岷山。　水經。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注云。漢書以爲瀆山者是也。江水出自岷山。岷山在成都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又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注。岷山、卽瀆山也。水曰瀆水。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卽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爲天谷。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以上至微細。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漢延平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揚雄反離騷。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

嶓冢山。　水經。嶓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注。是山也。穀水出其北林。又云。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注。南條山也。禹貢、漾水導自嶓冢山在隴西。是也。在弘農者、名偶同耳。

沱潛既道。

沱、潛、二水。　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復出于荊州。故于荊州云、沱潛既道。而于末又云、浮于江沱潛漢。

蔡蒙旅平。

蔡山。　書正義。蔡山不知所在。鄭氏云。在漢嘉。一說在雅州。

蒙山。　在蜀郡靑衣縣。其上出茶。俗呼蒙頂茶。

和夷底績。

和夷。　西南夷。

厥土靑黎。

顏師古曰。色靑而細疏。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以罽曰織。以裘曰皮。　孔安國曰。璆、玉名。鏤、剛鐵。貢四獸之皮織金罽。　織皮上、疑脫厥篚二字。　顏師古曰。織皮、謂罽也。言貢四獸之皮、又貢雜罽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　在隴西臨洮縣西南。在今洮州。桓水出焉。　漢地理志作西頃。音傾。顏師古曰。西頃山。在隴

洮西南。是爲中條山。

桓水。桓水入潛。潛入沔。

沔水。出嶓冢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沔至漢中東行爲漢。詩沔水傳。沔、水流滿也。詩雖汎言流水。此河之名義則同。顏師古曰。漢上曰沔。正絕流曰亂。言渡潛越沔、得入于渭。遂橫流濟河也。或疑禹貢言西傾因桓是來。繼言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意謂自桓入潛。自潛入沔。自沔入渭非也。蓋沔在梁州山南。渭在雍州山北。無入渭之道。經言逾者、逾越也。自沔越陸而入渭。其不相通可知。顏師古謂越沔得入于渭是也。蘇氏曰。雍州之達帝都。必自西傾。自西傾因桓水而來。浮潛而逾沔至渭。陸行百餘里、然後逾渭以亂于河。亂者、絕流之義也。蓋自西傾因桓至亂于河。皆是此州達于帝都之道。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爾雅。河西曰雍州。注云。自西河至黑水。李巡曰。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因故曰雍。雍、擁也。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藪澤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洛在渭北。汭涇洛水）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後漢獻帝以武帝改雍曰涼。又分渭川河西郡爲雍州。至建安十八年。復改爲涼州。晉地理志。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雍閼也。釋名曰。雍、翳也。東崤西漢。南商北居庸。四山之所擁翳也。

弱水既西。

弱水。爲毛不載。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居延縣東北居延澤。卽流沙河也。合黎山。水經謂之合離。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卽合黎山也。地志。弱水出刪丹縣。亦謂之張掖河。

涇屬渭汭。

渭水。導出鳥鼠山。會四水、然後入河。詳見導川卷內。

涇水。渭謂涇濁。漢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九域志。今涇州有涇水、屬秦鳳路。鄭氏謂涇水出洛陽。指渭北洛水之陽。陽水北也。

漆沮既從。

漆水。渭水東過漆沮、入于河。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兪山東北。入于渭。注云。山海經。輸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自北而南矣。史記。夏本紀引禹貢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也。出馮翊北。周太王去邠度漆、逾梁山、止岐下。故詩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符禹貢本紀之說。許愼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入渭。從水桼聲。又云。一曰漆城池也。潘岳關中記曰。關中有涇、渭、灞、滻、酆、鄗、漆、沮、之水。灃、鄗、漆、沮、四水在長安西南鄠縣。皆注于渭。

沮水。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注云。地理志。沮水出直路縣西東入洛。鄭渠在漢太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入洛。孔安國謂漆沮一名洛水。

此言漆沮東入洛。非漆沮、卽洛水也。長安志。洛水在渭北。東南流入渭。蓋漆沮入洛、故俗呼漆沮爲洛耳。漢地理志。漆水出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顏師古曰。漆沮、卽馮翊之洛水也。灃水出鄠之南山。言漆沮既從入渭、灃水亦來同也。又漢五行志引史記周幽王二年、三川皆震。師古曰。涇、渭、洛也。洛、卽漆沮也。水經注。又引闞駰十三州志曰。馮翊萬年縣西有涇清。北有小河、謂漆水也。其水西南逕郭獲城西。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其一水東出、卽沮水也。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

灃水攸同。

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漢上林苑入渭。灃音豐。水經。渭水又東。灃水從南來注之。注云。地說曰渭水又東。與灃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漢武帝建元三年造。如淳曰。去長安四十里。漢地理志灃作豐。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荆山有二。一在南郡臨沮縣東北。在梁州者、謂之南條。在雍州者、謂之北條。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爲之中條。左傳昭公五年。晉大夫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荆山在新城沛鄉縣南。沛音市。鄉音餉。漢地理志注。荆山在岐東。

岐山。水經曰。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左傳椒舉曰。成王有岐陽之蒐。山海經曰。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渭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顏師古漢書注曰。岐山在今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爲箭括嶺。

終南山。扶風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卽終南山也。左傳司馬侯所言中南。杜預注曰。在始平武功縣南。漢地理志。右扶風武功縣注。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二山皆在縣東。

惇物山。扶風武功縣東有垂山。卽惇物山也。水經。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注云。卽古文之惇物山也。

鳥鼠山。水經。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注曰。鄭康成云。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孔安國曰。共爲雌雄。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張晏曰不爲牝牡、故因以名山。爾雅。其鳥爲鵌。其鼠爲鼵。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豬野。幽地武威縣東有休屠澤。卽豬野也。休屠音朽儲。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注云。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卽休屠澤也。古文以爲豬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姑臧縣故城西東北流。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山。水經。三危山在燉煌縣南。燉煌晉屯皇。注云。山海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員百

里。在鳥鼠山西。卽昔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名之。自漢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　左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曰。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燉煌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右九州之田。雍、靑、徐、爲上。豫、冀、兗、爲中。揚、梁州、爲下。蓋河之末流在兗、江之末流在揚。二州多水患。梁地多山。兗賦居最下等。尤輕于揚。故兗賦爲正。梁之賦輕于揚、逾于兗。故言三錯。兗之田下冀一等。而賦下冀八等。以山澤多、河爲大患也。梁下冀一等、而賦下冀五等。以山林多、江爲大患也。荆田下中、賦上下。則以其宜稻。雍田上上、徐田上中、靑田上下。地勢雖高、然皆依于川。故其旱乾、又有灌溉之利。故靑州、上下之田也。而賦中上。徐州、上中之田也。而賦中中。雍州、上上之田也。而賦中下。皆以上地出中賦。然地彌高者賦彌薄。以其高、則有旱乾之慮。冀田中中、則其高可以備水潦、卑可以無旱乾。故其賦第一。鄭康成曰。冀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其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蓋與于徐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遠。遠都之國、必有貢篚。此舉其大略而言也。豫州之田中上。則高于冀一等。故其賦上中。則下于冀一等。冀賦上上錯、則雜出與豫等。豫賦錯上中、則雜出與冀等。二州之田、與賦相去、亦不遠矣。若荆之田、高于揚一等而已。其土又與揚同、而賦加揚四等、何也。荆揚下地、土殺宜稻、荆少高埠、則水有所洩。異於揚矣。

右九州之賦。唯出正賦而無雜賦者、五州。兗、靑、徐、荆、雍也。有雜賦者四州。冀、揚、豫、梁也。冀州言賦上上錯。蓋上上多而上中時少。多者爲正。少者爲雜。言上上錯者、雜在正下。故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雜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言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言耳。梁言下中三錯者、梁州賦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故言三錯。明雜出有下上、下下可知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顏師古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皆河水所經。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敍。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織皮上、疑脫厥篚二字。不然、則是史變文耳。禹貢之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靑、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獨梁州不言篚、而云熊羆狐貍織皮。雍州不言篚、而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敍。織皮云者、以罽曰織、以獸曰皮。言西戎卽敍、而後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篚織皮以獻。但古語有顚倒詳略爾。三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敍。美禹之功被戎狄也。文當在厥貢球琳琅玕下。簡脫在末也。漢地理志、渠搜作渠叟。崑崙作昆侖。

右九州之名。因革不同。案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曰。中國爲赤縣。赤縣之內有九州。春秋說題辭曰。州之言殊也。爾雅釋水云。水中可居曰洲。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

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皆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耳。漢地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旣平、更制九州。由是觀之。九州二（原缺）字。皆堯之時、九年之水、縱理錯亂。故禹復治而別之。至（原缺）四字。舜肇十有二州。分冀爲幽幷。分靑爲營。更三代。復十（原缺）字。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郭璞注曰。此蓋殷制。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靑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幷州。（原缺）八字。帝都所在。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治水自下始。故由冀而東南次兗、由兗而東南次靑。由靑而東次徐。由徐而南次揚。由揚而西次荆。由荆而北次豫。由豫而西次梁。由梁而北次雍。此先後始終之序也。職方氏。先揚次荆。先南方、蓋取尊其陽方也。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又獻帝春秋曰。時省幽幷州、以其郡國幷于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幷爲雍州。省交州幷爲荆州益州。于是有兗、豫、靑、徐、荆、揚、冀、益、雍也。九數雖同、而禹貢無益州、有梁州。然梁益均此地也。又職方氏注云。此州界揚荆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靑州則徐州地也。幽幷、則靑冀之北也。無徐梁。漢時南河閒司州。蓋尉京師司隸校尉所部。故曰司州。昭帝始元元年、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幷州。　凡九州之末、皆言由諸水入河。如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靑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靑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孔安國以爲禹治水畢、還白于帝。所以治其道由此。鄭康成以爲治水旣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王肅云。凡州之下、說諸治水者也。功主于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三說皆未通。惟近世周希聖以爲天子之都、必求舟楫之所可至。使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遠、而轉輸甚易。此說爲長。禹貢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下言所以達都之道。則九州賦入、視貢篚爲尤重。此蓋轉輸之大者也。九州惟梁雍二州、西境與羌戎連接。地界闊遠、與七州不同。荆揚雖地接百越、然界以五嶺、諸山遮亙。自川蜀至明越山之北。水皆北流。其南皆南流以入南海。亦不甚遠。並爲中國。故山川地理、灼然可考。若梁雍之西、隔以羌戎諸國。去西海遠甚。多與中國不通。故禹貢敍二州西境、皆以黑水爲界。故雍州首言弱水旣西。而導川亦止言餘波入于流沙、而不究其所歸。二州雖以黑水爲界、而不敍黑水所導經歷之曲折。導川亦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夫自雍至梁、自梁至南海、其遠可知。而載之甚略、豈非以其幽遠而不勝紀乎。抑其無與中國生民之休戚、而略之乎。史志及諸家言黑水弱水、互有異同。率多牴牾。姑撮其梗概、辨其謬而闕其疑。以俟博達君子而折衷焉。

弱水。　漢志云。在西王母石室。近酒泉崑崙山。又云。弱水出條支。漢西域傳。嬀水自于闐之西。還大夏西流至條支、入西海。或以此爲弱水。水經删丹弱水出酒泉合黎、以居延澤爲流沙。河在東。合黎在西。班固、許叔重、同此說。若東入居延澤、又西入合黎。是分流。非餘波入流沙、亦非旣西也。與經恐不合。唐韻云。弱水出龍道山。隋志。弱水在張掖。又別有弱水在扶州。唐史。弱水在甘州城北張掖郡。名張掖河。

亦名閶殺河。又云廿蔵山。賈耽同此說。唐史又云小勃律娑夷河、東入康延川。是弱水娑夷河、在天竺東、于闐南。不西流。康延川南流、亦不西流。樊綽蠻書。閶若江源出大雪山下娑川。又云康延川南流。其國東接茂州。東南接雅州。皆在益州西。非雍州境。或以為此乃黑水。亦與經不合。黑水。水經云。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于南海。或謂張掖在甘肅二州。界隔大河。不能至南海。漢志。犍為南廣縣。有符黑水向北流入江。皆北流入江、非經之黑水明矣。杜佑謂此黑水。遶沙州三危山、過南漢而入南海。犍為即唐戎州。沙州與戎州隔大河、又隔金城南山。及西南夷山。亦不能入南海。隋志。黑水在扶州。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漢武通西南夷。分雍之南鄙益州。益州本滇王國。因滇池立名。黑水祠在其地。孔穎達以為有祠無水、則滇池亦非黑水也。樊綽蠻書。黑水一名麗水。出三危山之南。過邏些城。苔鼠城。苔王道勿川。合彌諸江。經驃國入西海之南。邏些城在蜀西。非雍州界。經言導黑水至于三危、是在三危北。南流過三危。今言麗水出三危南、與經不合。或謂漢志勞水出徼外。會葉榆水入南海。疑葉榆是黑水。然葉榆澤、在滇州南界益州葉榆縣西南。　過滇池縣西耶河。會勞水南流、入南海。水經。葉榆水出益州入牂牁。西過交趾、分為五水。復合為三。東入海。樊綽蠻書。葉榆西流過點蒼山。至南江口。與摩耶江合。又云浪穹河、巴嶠河、劍河。三水俱入黃塘江。過西耶河、為摩耶江。乃與葉榆江合。然則葉榆江與西耳河、自是兩派。又與漢志相牴牾。況葉榆水在蜀之正西。西行又東流入海。去雍州遠甚。亦與經不合。觀先儒所刊禹迹圖。黑水在雍州西北。而西南流至雲南之西南、乃有黑水口。東南流而入南海。中間地理幽遠、不復圖其所經。蓋亦古人略而不詳之遺意。抑以諸家之說各有闕失、難以考信。不容以臆說傅會歟。

禹貢指南卷三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導山、岍山。　在右扶風、即吳嶽也。　周禮。大司樂注。五嶽。皆在兗州。衡在荊州。嵩在豫州。華在雍州。恆在并州。　正義曰。周處鎬京、在五嶽外。故鄭康成注康誥云岐鎬處五嶽之外。周公為其道里不均、故東營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是西都無西嶽。權立吳嶽為西嶽。　廣雅。河西曰嶽。頂有五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注。嶽、吳嶽也。　漢地理志。吳嶽在汧縣西。古文謂之汧山。秦都咸陽。山曰西嶽。

岐山。　解在雍州。

荊山。　解在雍州。

壺口山。　水經。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　溫衍顯志賦。瞰太行之嵯峨兮。觀壺口之崢嶸。注。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　九域志。今潞州有上黨河。

雷首山。　水經。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南有歷山、舜所耕處。又曰。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揚雄河東賦曰。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于河之巖。注。雷首西枕大河。九域志。雷首山今在陝州。陝音閃。中从兩入。與陝字不同。陝音狎。中从兩人。　郭緣生述征記云。華山

輿首陽、本同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九域志。今河中府有巨靈祠。有夷齊廟。或謂首陽即雷首、未詳。

太嶽山。水經。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山即冀州嶽陽也。周禮職方氏。冀州山鎭曰霍山。即霍太山也。亦曰太嶽。

底柱山。水經。底柱山、在河東太陽縣東河中。顏師古曰。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

析城山。水經。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王屋山。水經。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昔黃帝受丹決于是山。所謂河東者、西河之東也。底柱山在東河中。又東至于底柱是也。

太行山。水經。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注。太行山一名歸山。王烈得石髓處也。　馮衍傳注。太行山在上黨南。九域志。今河東路隆德府潞州、有上黨縣。河北西路懷州、有太行山。河東路澤州、亦有太行山。顏師古曰。在河內山陽西北。

恆山。水經。恆山爲北嶽。在中山郡上曲陽縣西北。

碣石山。解在冀州。顏師古注、漢地理志曰。太行恆山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于海、與孔氏書傳同。漢武帝元封元年、行自泰山東、巡海上至碣石。文頴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縣今罷。屬臨榆。此石著海旁。顏師古曰。碣者、碣然特立之貌也。經言夾右碣石。鄭康成以爲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正義云。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傳異。

三條四列。按尚書正義。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此是舊有三條之說。馬融王肅皆以爲三條。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鄭康成以爲四列。謂導岍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岍山爲正陽列。其首尾延連相及。孔氏之意、亦必與馬鄭同。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山。解在梁州。

朱圉山。水經。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山有石鼓。開山圖謂之天鼓山。顏師古曰。朱圉山。在漢陽冀縣南。

鳥鼠山。解在雍州。

太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遺。方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武王放馬牛于桃林墟。孔安國曰。在華山東。屬漢弘農郡華陰縣。　書疏。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一名太華。水經注引國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嶽

開山圖曰。有巨靈者、偏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顏師古曰。太華即今華陽山。九域志。華州潼關、即桃林之塞也。

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水經注。熊耳山一名崧巢。山海經曰。其上多漆。其下多棕。浮濠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擧、狀同熊耳。注曰。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山平。即是。南安縣有熊耳峽。顏師古曰。在陝東。

外方山。即嵩高山也。在潁川。水經。外方山。崧高是也。鄭康成毛詩譜云。外方之山、即嵩高也。山海經謂爲大室之山。左傳司馬侯言大室。杜預曰。在河南陽城縣西南。孟子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注云嵩高之北。漢地理志。嵩高縣屬潁川郡。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爲中嶽。有大室中室山廟。古文以爲外方山。崈古崇字。顏師古曰。外方在潁川。故縣即崇高也。

桐柏山。水經。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陪尾山。水經。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泗水注。魯國卞縣東南陶墟西阜。泗水出焉。博物志曰。泗出陪尾、即斯阜也。此自是魯國泗水之所出。俗呼爲亭山。偶名陪尾。非安陸之陪尾山也。漢地理志。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倍讀曰陪。顏師古曰。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連也。晉地理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之陪尾山。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山。解在梁州。水經。漾水。出弘農黽池縣南嶓冢林穀陽谷。注。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嶓冢。穀水出焉。東流注于洛。今穀水出于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黽池川。漢武帝三年。初徙萬戶、爲因崤黽之池以目縣焉。此非漾水所出之嶓冢山。乃嶓冢林耳。嶓冢山在隴西。詳在導川漾水。

荊山。此梁州荊山。在梁荊二州之間。故晉志謂荊州取名于荊山。水經。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注。南條山也。卞和得璞玉于是山。楚王不理。懷玉哭于其下。後玉人理之。所謂和氏之璧。荊州記曰。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即荊山首曰景山。即卞和泣玉處。南都賦曰。漢水至荊山東。別流爲滄浪之水。

內方山。水經。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漢地理志。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

大別山。水經。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水觸大別山而南、入于江。左傳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皆在漢上。杜預曰。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水經注曰。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禹貢相符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解在梁州。漢地理志作㟭。郊祀志云瀆山。蜀之岷山也。秦漢時又謂之瀆山。始皇常令祠官奉祠。王羲之與謝安書曰。蜀中山川如岷山。夏含霜雪。考之前聞崑崙之中也。九域志。成都府路

茂州有岷山。

衡山。水經。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注。禹治洪水至此。祭衡山。于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案省玉字得通水理也。顏師古曰。岷山、江所出。衡山、江所經。

敷淺原。水經。敷淺山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有傅陽山。即敷淺原。漢志。敷淺原、一名傅易山。在豫章郡歷陵縣。傅易川在南。顏師古曰。傅讀曰敷。易古陽字。今觀所謂傅易山甚庳小。恐非經所記者。或謂衡山東至廬阜。極于大江彭蠡之交而止。疑此爲敷淺原。白居易以爲江入海處爲敷淺原。則并陽京口之間。殆非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川。弱水。弱水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居延縣。東北有居延澤、即流沙河也。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即合黎山也。後漢張掖居延。屬前漢張掖郡居延縣。居延國有居延澤。古流沙。獻帝建安末立爲西海郡。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王莽改曰居成。漢地理志合黎作合蔾。顏師古曰。流沙在燉煌西。孔氏傳。合黎水名。鄭氏謂水與山合。因山爲名。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水。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山海經。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酈道元注。水經、引山海經曰。河水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成公綏大河賦曰。覽百川之洪壯。莫尚美于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傳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郭璞云。積石山今在金城河關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案原本此四句誤作水經在山[illegible]南句下今考水經及山海經注移正 水經又云。河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注云。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潛流入塞之始。重源發于西塞之外。出于積石之山。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後漢桓帝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于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東北逕歷敦煌、酒泉、張掖南。案諸書皆言河自崑崙。然班固漢書敘張騫奉使西域。窮諸國。烏覩所謂崑崙。蘇氏謂騫徒見蔥嶺于闐二水。便謂之河。不知河在西南羌中。吐蕃自言崑崙在國西南。河之所出也。

龍門。水經。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注云。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西四十里河南有孟門山。淮

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隥。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黃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水經。河水又南得鯉魚。注。縣淵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否則點額而還。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岸上並有廟祠。司馬遷傳。遷生龍門。顏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絳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馮衍傳注。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案龍門山有二名。隋煬帝營宮洛陽。登邙山。望伊闕曰。此豈非龍門邪。因謂之龍門。非禹貢之龍門也。伊闕龍門、其下有灘名八節灘。白居易所闢。九域志。今河中府龍門縣。有龍門山。書云導河至龍門是。

華陰。水經。河水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注云。河在關內。南流激關山。謂之潼關。又云關山在扶風汧縣之西。注云。河水自潼關東北流。側有長坂。謂之黃卷坂。傍絕澗。陟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卷以濟潼關也。縣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襟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

底柱。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太陽縣城東也。顏師古曰。砥柱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

孟津。水經。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酈注云。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鬭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秩容敵。是以壘資其名。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逆流。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于舟。燔以告天。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杜預建浮橋于此。案原本此句在孔穎達正義之後今從水經注移入 所謂造舟爲梁。又謂之陶河。昔禹治洪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于淵。及周王子朝竊位與敬王。乃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河上。將賣之、則變而爲石。及敬王位定。得玉者獻之、復爲玉也。顏師古曰。孟津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漢地理志作盟、音同。孔安國曰。孟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俗謂之治戍津。今河陽縣津也。孔穎達曰。孟地名。津是所渡處。水河流至此、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武王伐商、渡師于此。後世謂之武濟水。

洛汭。水經。河水又東。洧水入焉。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注云。洛水于鞏縣而東。洛汭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洛。清濁異流。皦焉殊別。應瑒靈河賦曰。資靈川之遐源。出崑崙之神邱。涉津洛之峻泉。播九道于中州。山海經曰。洛水成皋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也。故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謂此水也。史記音義曰。鞏縣有謠谷水。河至孟津、又東行及鞏縣東。洛

自西南來入之。河自洛北過之。故曰東過洛汭。

大伾。水經、河水又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逕成皋大伾山下。爾雅釋山曰、山一成伾。許叔重、呂忱、並以爲一成也。孔安國以爲再成曰伾。亦或以爲地名。鄭康成曰、地喉也。沇出伾際。然則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然則大伾卽是山矣。伾北、卽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也。伾備悲反。爾雅作伾、音同。在今通利軍。顏師古注地理志、山再重曰伾。音平鄙反。張晏曰、成皋縣山是也。薛瓚以爲今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陽山臨河豈是乎。師古以爲在成皋。溝洫志注同。

洚水。水經、河水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注云、元城縣北有沙邱堰者。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堰、障水、卽降水也。顏師古以爲在信都。洚水一名濁漳水。水經、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東過其縣南。屈從其縣東北流注。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潞縣北注。闞駰曰、潞縣有潞水。爲冀州浸。卽漳水也。世人謂濁漳爲潞水。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西。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西。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虖池河會。酈道元注云、漳水又東北逕武邑縣郭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逕武陵縣故城南。白馬河注之。水上承虖池、東逕樂昌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縣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又云衡漳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強淵。又逕東昌縣故城北。又東北左會滹沱故瀆。謂之合口。又東北分爲二川。當其水決處、名之曰李聰淀。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別出北。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案漳水與荊州漳水不同。左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此荊州之漳、非冀州之漳也。又洺州又有衡漳。則此水之所經也。

大陸。在鉅鹿縣北。解在冀州。水經、沙邱堰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注云、風俗通、河、播也。播爲九河自此始。

九河逆河。鄭康成曰、九河下尾合曰逆河。言相承受也。蓋所謂下之勢、以通河海。及齊威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貝邱、兩盤、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漢世河決金堤。南北離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川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者也。漢地理志顏師古曰、播、布也。同、合也。九河又合而爲一。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海卽勃海也。溝洫志、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孟康曰、禹釃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薛瓚以爲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司空掾王橫言

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故張揖云、碣在海中。蓋淪于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說者謂九河之名。初無意義。孫炎、郭璞、李巡、從而爲之說。率多附會。孔穎達謂經言九河既道。謂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是因禹立名。如徒駭、太史之說也。竹氏以爲簡絜乃一枝河之名。其爲八枝、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經流不名、乃分簡絜爲二、以足九數。豈有七皆復名、而簡絜乃單名乎。漢許商則以徒駭爲本道。其八爲支流。林少穎以爲播爲九河、支派並列。其勢則均。豈一爲經流、八爲支派哉。許商上言于成帝時。謂徒駭在北。鬲津在南。其間相去三百餘里。今徒駭、胡蘇、鬲津、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孔穎達謂商言三河在三縣界。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旣分三河之處、則太史馬頰覆鬴三者、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可知。皇朝太宗時參知政事張洎上奏曰、昔大禹鑿河自積石至于大伾。卽今成皋縣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于頓邱郡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武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勢高擴敞。東水勢不使流。盤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卽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也。播爲九河、同爲逆河者。河自魏郡貴鄉縣分爲九道。下至滄州合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海水反覆相承受也。齊威公之霸也。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只冀東界王莽枯河是也。洎言詳實。唯以碣石海爲今渤海誤耳。九河雖無異名。然其地亦多同異。識志、滹沱河民曰徒駭。則非載籍所著。蓋滹沱源流、則是一水。與禹河不相干。滹沱出鎮州。逕深定二州之間。過瀛鄚至莫州入海。非與禹河同道也。樂史寰宇記、徒駭在清池縣南。鬲津在樂陵縣西。東北流入饒安縣南入海。胡蘇在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臨津卽漢之東光。馬頰在樂陵縣東南。輿地記所謂篤馬河是也。一曰在商河縣北。一曰在蓨縣。鉤盤在樂陵縣東南。一曰在陽信縣北。元和志、鬲津在安德將陵縣南。馬頰在安德平原縣南。杜佑通典、馬頰覆鬴、同在安德縣。說者以爲碣石在平州正南。滄州東北。而王橫、張揖、酈道元、則以爲九河已在海中。諸說離析如此。至若導河積石。本無異說。而元和志乃有大積石小積石兩山。在其西南羌中。首受于闐河派而爲之源者、爲大積石。吐谷渾又有柏海河源。李道宗自其王庭行空荒二千餘里至柏海。僅得遠望積石、覽河源而還。小積石在河鄯之間、玉門陽關之內。或謂禹迹不應如是之近。當以大積石爲導河之始。且百川之大、無如江河。江之所導、不過岷山。未嘗遠入西域。河源乃深跨羌戎絕迹之地。況經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積石雖在金城之西。龍門乃近華陰。中間經涉盤夏綏銀以北一二千里、皆所不敍。聖人行所無事、大抵如此。說者乃夸詫曠邈以爲廣大。而不知其流于荒誕不經也。然九河之說、地雖不同、而名猶不異。至若九江、則名亦不一。張須元所記、已異于張僧鑒尋陽記。而賈耽又謂江有八洲、與江爲九。如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曰象、曰烏、曰感、曰蚌。又與二張不同。且旣曰八洲、與江爲九。而八洲之中、其一又自名九江。其不經可知矣。況經史皆言水中可居曰洲。今謂江有八洲。則是江中之洲將附、安得稱九江乎。樂史寰宇記、李宗諤九江圖、皆本于尋陽記。唯鄭康

盛以爲九江、乃廬江潯陽山谿九小水入江者。孔穎達主其說。抑不思秦設九江郡。漢初以爲淮南郡。武帝復爲九江。其治在淮水之南。與壽春對境。宋時近江。至王莽名豫章爲九江、則江西淮西皆在境內。隋人名潯陽爲九江。水北爲陽。潯亦作潯。則在潯水之北、非江之北也。潯水在江北。郡又在潯北。則近淮矣。誠以爲九江郡、在江北近蘄州界者、誤也。又以爲潯亦江之一名者、亦誤也。其後以武昌柴桑縣與江北同爲九江郡。既又移治江南爲江州。因號潯陽。實非本地。自樂天爲江州司馬、作琵琶行。直以今江州之江爲潯陽江顯、其誤尤甚。說者引司馬遷登廬山以望九江、遂以爲九江近廬山。然則齊威公登跨河龍門山、以望江漢、豈亦近之耶。大抵登高望遠、苟非有大山障蔽、雖數千里遠在目中。況柴桑本屬武昌、去洞庭九江不甚遠。宜可望也。南北大川、支派可疑者、惟九河九江。故併論之。

禹貢指南卷四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漾水。解在梁州。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注云。華陽國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遇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案沔水出東狼谷。逕沮縣入漢。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即此推之。沔漢西入之理。劉澄之云。有水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罡山。郭璞亦言是矣。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　據地理志注。師古曰。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爲漢。禹治漾水、自嶓冢始。

滄浪之水。　水經注曰。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諧音與字變也。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又云余案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地連紀郢、咸楚都也。武當今均州。

三澨。　沔水東行。過三澨流觸大別山陂。鄭康成、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澨水名也。許叔重云。水邊土人所止也。在江夏竟陵縣。竟陵今復州玉沙縣是也。一說竟陵有澨澨水即三澨水也。

彭蠡。今南康軍湖。　孔安國曰。匯、澤也。鄭康成曰。匯、回也。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矣。　顏師古曰。匯、迴也。又東迴而爲彭蠡澤也。　經言漢江東匯澤爲彭蠡、岷江東迤北會于匯。則是彭蠡在岷江之東北。今諸家多以江州湖口之湖爲彭蠡、乃在岷江之南。未詳其實。殊今所謂彭蠡澤。自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其源東自饒徽信州建昌。南自章貢南安。西自袁端以至分寧。方數千里之水、皆會焉。北過南康揚瀾左蠡。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　山海經。廬江出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鄣。入江彭澤西。郭璞注云。彭澤今彭蠡也。在鄱陽彭澤縣。漢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北入江。陵陽者、丹陽縣。今宣城旌德有陵陽山。山前三天子都、在徽饒之境。廬江出其東南。而西北流會于彭蠡而入江。又云彭蠡澤在豫章彭蠡縣西。水入湖漢者八。謂鄱陽鄱水。餘干餘水。艾修水。淦水。南城盱水。建成蜀水。宜春南水。南埜彭水。入大江者一。豫章水。湖漢。即彭蠡。出雩都。自雩都東至彭澤縣入江。所謂三天子都者、蓋古三苗國也。其水自彭澤西入江。是其地在彭蠡西、洞庭東。自南面北言之。則洞庭在其左。彭蠡在其右。所謂左洞庭。右彭蠡。負固不服、自稱天子。故其民呼爲三天子都也。

北江。　水經。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又曰。河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水。解在荊州。

岷山。解在梁州。

沱水。解在荊州。　顏師古曰。別而出焉。江東南流。沱東行。　案地理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在西北。荊州之沱也。蜀郡郫縣。江沱在西北。此梁州之沱也。凡江水別出皆名爲沱。此實東別爲沱。繼于岷山導江之下。是江始出而別流者。則當在梁州。詩言江有沱。其荊州之沱歟。

澧水。　解在荊州。　楚辭云。遺予佩兮澧浦。澧音禮。今澧州。澧水在焉。澧字从水从豊。水旁變作丫。豊音禮。豆登之器。與豐字不同。漢地理志作醴。鄭氏以爲陵名。即今長沙醴陵、非也。

九江。　解在荊州。　九江。蓋今洞庭也。考之前志。沅水、漸水、潕水、辰水、敍水、酉水、澧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江則過之而已。　胡秘監旦、晁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以巴陵爲東陵。巴陵在洞庭東。或謂般盛也。言諸水所會、其勢壯盛。荊州殺矣。繼此而後及沱潛雲夢、則非江州之下流明矣。諸家多謂九江即今之江州。殊不知漢九江郡。本在江北。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潯陽、并柴桑而立九江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潯陽之名。後又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也。蓋潯陽亦作潯陽。水北曰陽。潯亦江之一名。地在江北。故曰潯陽也。案水經。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又案長沙志。澧州長沙郡。漢長沙國。隸荊州刺史部。縣十三。第十下雋。至晉省下雋入蒲圻。蒲圻今屬鄂州。宋元嘉中。割下雋、巴陵、益以南郡監利州陵、並巴陵郡。歸蒲圻于江夏郡。湘中記。自湘之外所通水凡十五。湖嶺之內、湘水貫之。凡水皆會焉。湘觀衆水爲大。故其脈絡、雖與他水合流、而能不雜。湘

水入江、爲江所蕩、盆而變從之矣。洞庭之水、瀦爲七百里。君山在今巴陵。黃帝所登湘山、是也。自湘至洞庭、其水、其溪、其江、餘五十、皆有所自發。其餘小水支浦不與焉。湘水出于零陵始安縣陽海山。過醴陵、又東北過羅、湘州濱在焉。又東北逕湘州城下。北逕湘陰縣、注于洞庭之湖。廣圓五百里。中有君山編山。又北至巴邱山入于江。然則九江實今洞庭、而非江州明矣。巴陵、今岳州。漢志雋音字兗反。

東陵。水經、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江水又東逕北會于彭蠡澤。又曰、江水又東左得青林口。注云、即水出廬江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此言東。西南流水積爲湖。湖西有青林山。一說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凡山之拔地可陟者曰陵。詩如岡如陵。則陵非平地也。顏師古曰、迤、衺也。東衺分流、北會彭蠡。說文、迤、邪行也。

中江。水經、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顏師古曰、亦自彭蠡出。蘇東坡曰、今金山少北。取中冷水。味既殊絕。椿之極重亦異。蓋爲江所爲也。丹陽今潤州。蕪湖今屬太平州。陽羨今常州宜興。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折而南入于江。乃東而匯于彭蠡澤。漢折而北、乃會于匯。其入彭蠡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而曰會于匯者。蒙上文、且明江與漢合也。然後由彭蠡出海爲北江。江爲中江。是合而復分也。但言北江、中江、而不言南江。既言同會于匯澤、而實未嘗入彭蠡。既分中北二江、而今合一而不復分。故今考古、卒不可辨。則諸家以南康軍湖爲彭蠡。蘇氏以廬江爲南江、以三洛別中北者、皆未必得古人所紀之實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沇惟沔反。亦作沇。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注引山海經曰、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澤。郭璞云、聯、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濟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邱。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直也。漢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槐音回。

濟水。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沇。東流爲濟。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爲滎澤也。漢地理志、濟作泲。顏師古曰、泉出王屋山爲沇。流去乃爲泲。泲音姊。一云古濟字。

滎澤在鄭州。

滎水。解在豫州。一云在故倉東南、即成皋縣北也。

陶邱。在濟陰定陶縣西南、有陶邱亭。爾雅、山再成曰陶邱。水經注、陶邱、邱再成也。漢志同方十里曰成。左傳少康有田一成是也。

菏水。水經、菏水在山陽湖陵縣南。說文、在濟陰定陶縣。水經、又曰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菏水。北爲濟瀆。菏水又東入于泗水。過彭城縣北。淮水從西來注之。顏師古曰、即菏澤也。

汶水。解在靑州。九域志、今襲慶府兗州萊蕪縣。汶水所出。其流至密州、又至濰州。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解在徐州。漢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縣注、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

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沂水先入泗。泗入淮也。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過魯縣。北又西過瑕邱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注曰、地理志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經言北山、皆爲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山。卞縣東南桃墟、俗呼陶墟。有澤。澤西際阜、俗謂之媯亭山。連岡通阜。四十餘里、即泗水之源。博物志謂泗出陪尾是也。九域志、襲慶府兗州泗水之所出。一云出兗州泗水縣西至徐臨[illegible]與沂水合

沂水。解在徐州。水經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邱山西北。其末流、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鳥鼠山。注、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川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谷。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又曰渭水東過長安縣北。注云、渭水東分爲二水。廣雅曰、水自渭出爲㵎。由河之有雝也。此瀆東北流。九域志今渭州有渭水。屬秦鳳路。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灃水。涇水。漆水。沮水。四水並解在雍州。經言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此渭水自西而東之次也。雍州所云涇屬渭汭者、涇屬渭北、灃屬渭南。又曰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者、散言境內之水、非東會之次也。詩云自土沮漆、乃豳地、非此漆沮也。沮七余反。廣韻注云、水名、出房陵。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亦云漆沮既從、並在此地。與兗州雝沮不同。亦恐非此漆沮之沮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水經、洛水東逕熊耳山北。又東北過盧氏縣南。逕陽渠關北。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東與高門水合洛水。又東松楊溪水注之。又東庫谷水注之。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又東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于父邑之南。洛水又東逕渠谷。又東北過宜陽縣南。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又東北出散關南。又東枝瀆左出焉。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東北入于河。山海經曰、洛水至成皋西入河、是也。漢地理志、弘農郡上雒縣注、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熊耳山在縣東北。盧氏縣注、熊耳山在東。郊祀志、齊桓公登熊耳山以望江漢。顏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北。禹貢所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峯狀若熊耳。因以名之。漢無順陽。益陽縣、順陽意即上雒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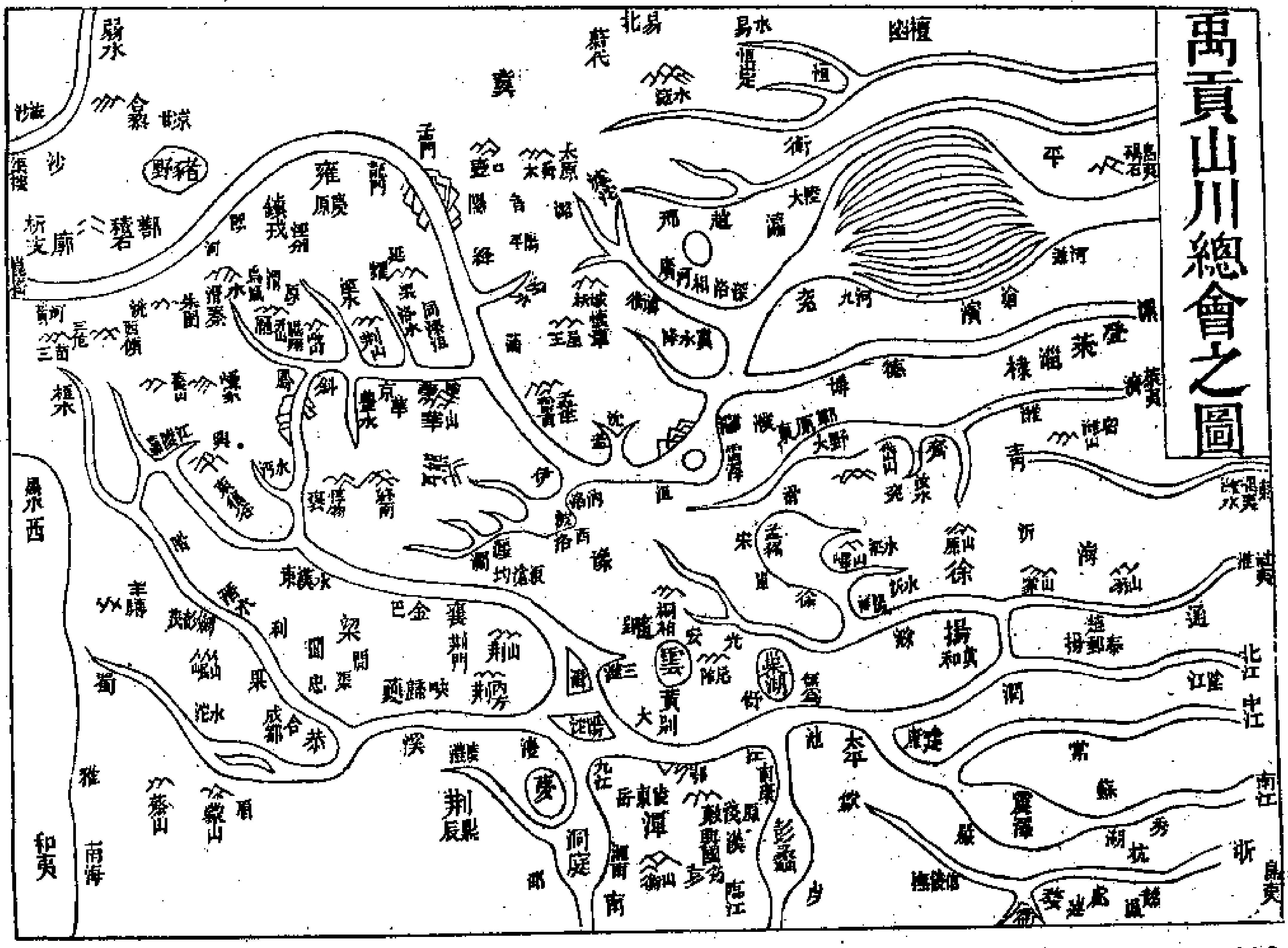
澗水。水經注引山海經曰、婁涿山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澗水出焉。北流至于穀。自下通謂之澗水。爲穀水之通稱焉。故禹貢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無穀水之目。是名亦通稱矣。劉澄之云、新安有澗水。

源出北縣。又有澗水。未知其源。考諸地記。並無澗水。但瀍澗字相近。時有字錯爲澗也。故闞駰地理志曰。禹貢之澗水。以是知傳寫謬誤也。　案漢地理志弘農郡黽池縣注。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新安縣注。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二水異縣各源。同入洛。則水經謂穀澗通稱未必然也。孔安國謂澗水出黽池。又新安有一水出澠池界。流逕新安而入穀。與漢志不合。亦難考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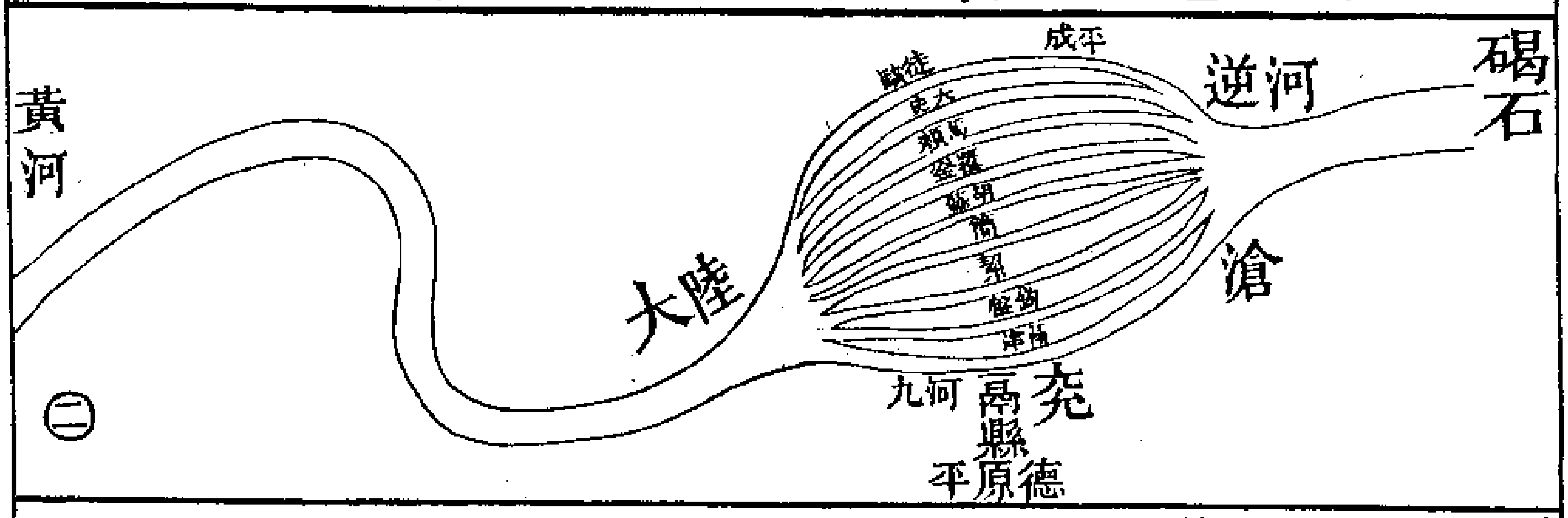
瀍水。　一說瀍水出河南地山。又云出西京新安縣穀城山。案漢地理志河南郡穀城縣注。禹貢瀍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師古曰。即今新安縣。晉滑弘農郡新安縣注。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然則師古所謂今新安、乃唐河南新安縣。即漢之穀城縣。非漢之新安在弘農郡。乃澗水所出、非瀍水也。

伊水。　歐陽文忠公曰。伊水出陸渾略河之南。絕山而下。東以合河。山夾水東西北。直闕門當雙闕。故稱伊闕。隋煬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

右凡九州之水。曰浮、曰達、曰入、曰沿、曰逾、曰至、曰亂、曰匯、曰迆、曰溢、曰流、曰別、曰道、曰被、曰會、曰過、曰同者。以舟而渡則曰浮。自此通彼則曰達。水自上之下自小之大則曰入。順流而下則曰沿。逾者所越也。至言所到也。亂言橫流而濟也。水勢不可以逕洩。則匯以澤之。東匯澤爲彭蠡是也。水勢不可以徑行。則迆而流之。東迆北會于匯是也。水勢有所避而不能容。則縱其溢而舒之。溢爲滎是也。水由地中順理而行。謂之流。東流爲漢爲濟是也。同出而枝分謂之別。東別爲沱是也。橫流之初。失其故道。今皆復舊。而稱曰道。九河既道是也。流溢旁殺。寘及下流。而稱曰被。滎澤被孟豬是也。水出異源。自彼合此爲會。衆會于渭。汭會于灃。于涇之類是已。小水合大水。大水衡流而行爲過。東過洛汭、東過漆沮之類是已。枝分派別。復合其所歸爲同。灃渭會同、同爲逆河之類是已。九州之澤曰豬曰澤者。昔爲泛濫。于是乎停瀦而不溢。故彭蠡旣豬。昔爲漂流。于是乎鍾聚而不散。故雷夏曰旣澤。九州之土。昔爲淪沒。不可種殖。水患旣平。其地復治。則曰淮沂其乂。雲土夢作乂。九州之山。祭之而水患平。則曰蔡蒙旅平。已平而偏祭之。則曰荊岐旣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非特水患平而已。又可施種殖之功。則曰蒙羽其藝。總敍衆山。始隨而刊之。終祭而報之。則曰九山刊旅。敍百川之滌導。則曰九川滌源。敍諸澤之瀦豬。則曰九澤既陂。唐虞史官紀載之工。簡明嚴備。昭垂萬代。燦若日星。後世書志。雖欲效之。弗可及已。



九河既播同爲逆河之圖



孔氏曰河水分爲九道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今德州平原縣有

唐孔氏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

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三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大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成平晉猶存未詳其後廢於何時當在今滄州之境東光今隸永靜軍通典德州安德縣有漢鬲縣故城在西北鄭氏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氏蓋據此文謂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五代職方考云周顯德二年廢弓高入東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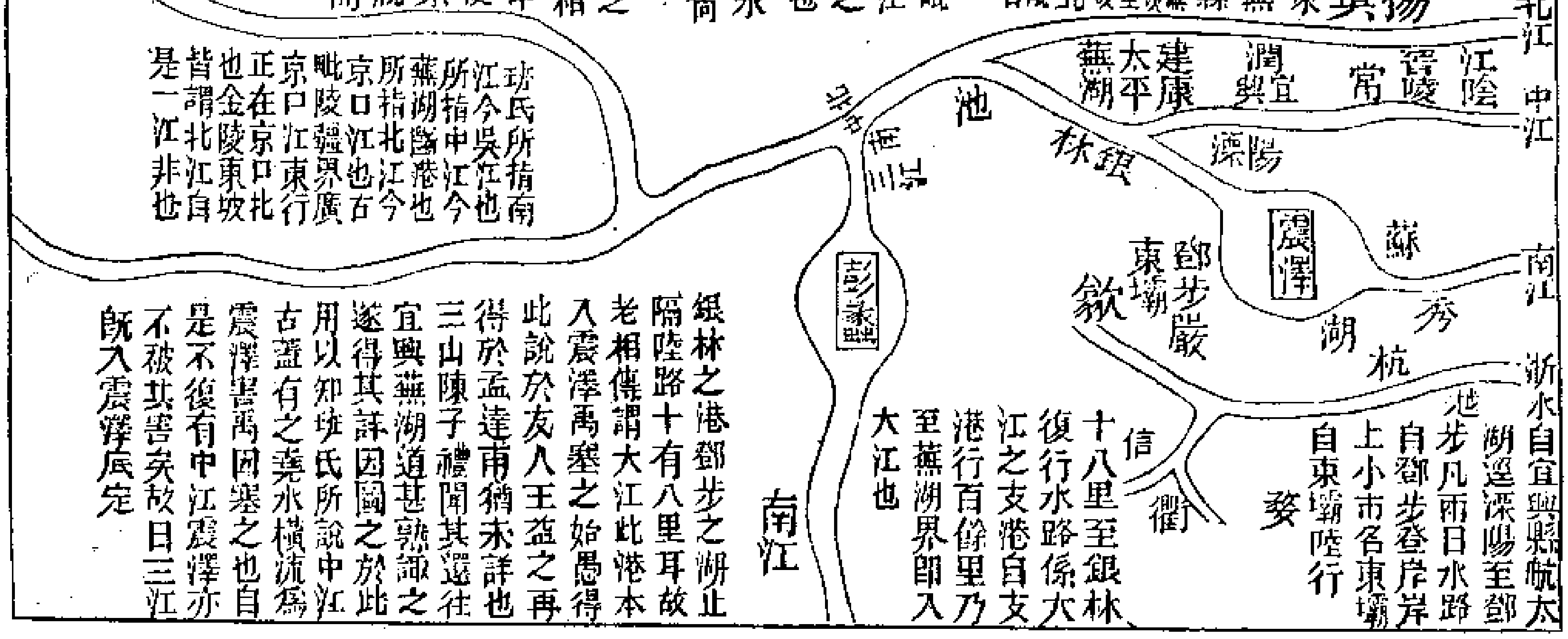
王氏橫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

三江既入震澤厎定之圖

班氏曰南江在會稽吳縣南東入海吳縣今屬蘇州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今太平蕪湖縣即漢蕪湖縣地通典云漢陽羨縣故城在常州義興縣南至本朝太平興國元年義興改爲宜興北江在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今常州晉陵縣即毗陵也本延陵漢改曰毗陵晉改曰晉陵

王氏曰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瀦故厎定也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覺此書所記禹迹尚足用以知水也

蘇氏曰班固所言會稽丹陽之三江皆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如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



班氏所指南江今吳江也所指中江今蕪湖隱港也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古毗陵疆界廣京口江東行正在京口北也金陵東坡皆謂北江自是一江非也

水自宜興縣航太湖遡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係大江之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蕪湖界即入大江也

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十有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禹塞之始愚得此說於友人王益之再得於孟達甫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聞其還往宜興蕪湖道甚熟詢之遂得其詳因圖之於此用以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自是不復有中江震澤亦不被其害矣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厎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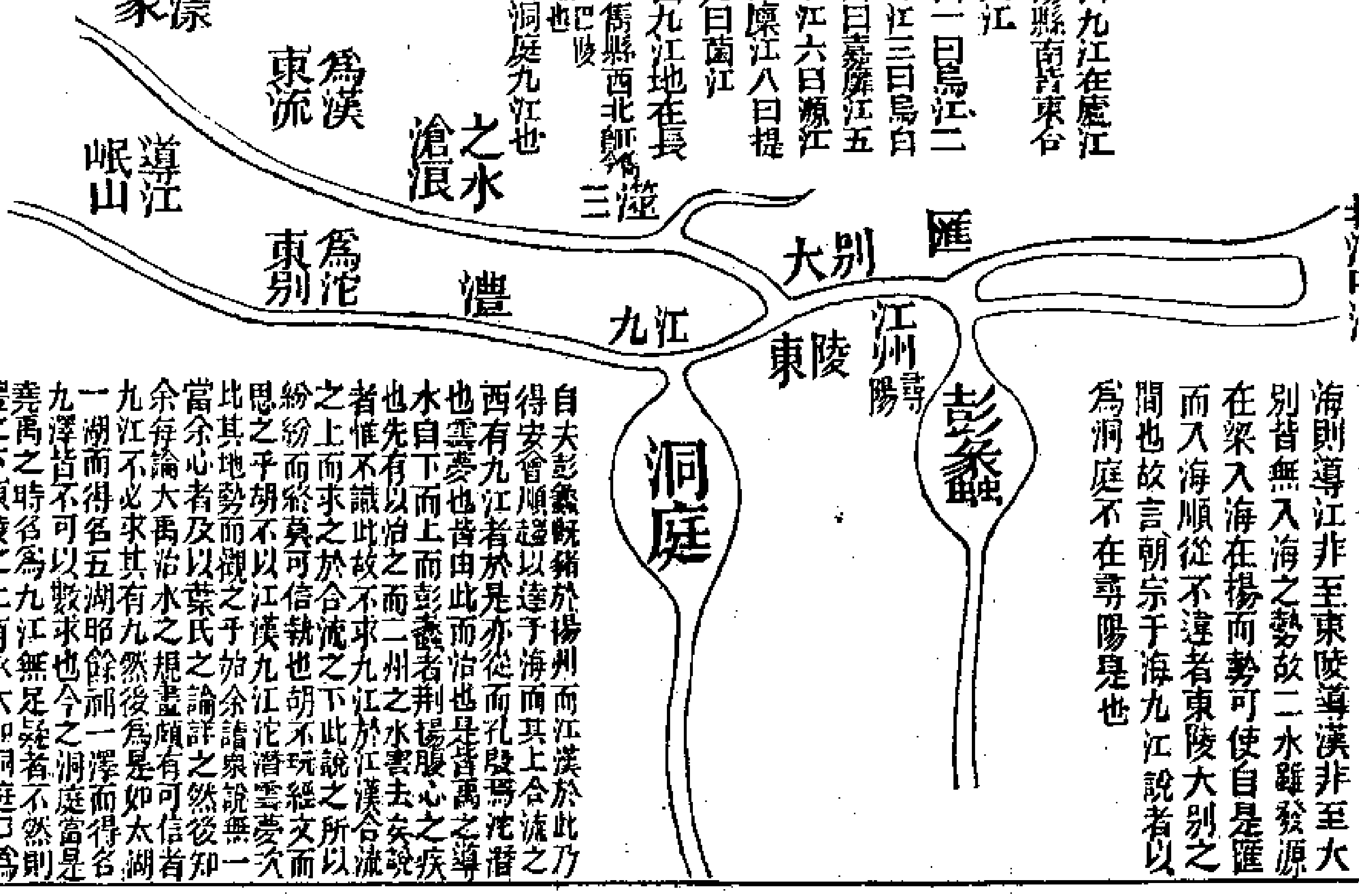
九江東陵彭蠡北江之圖

班氏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

張氏曰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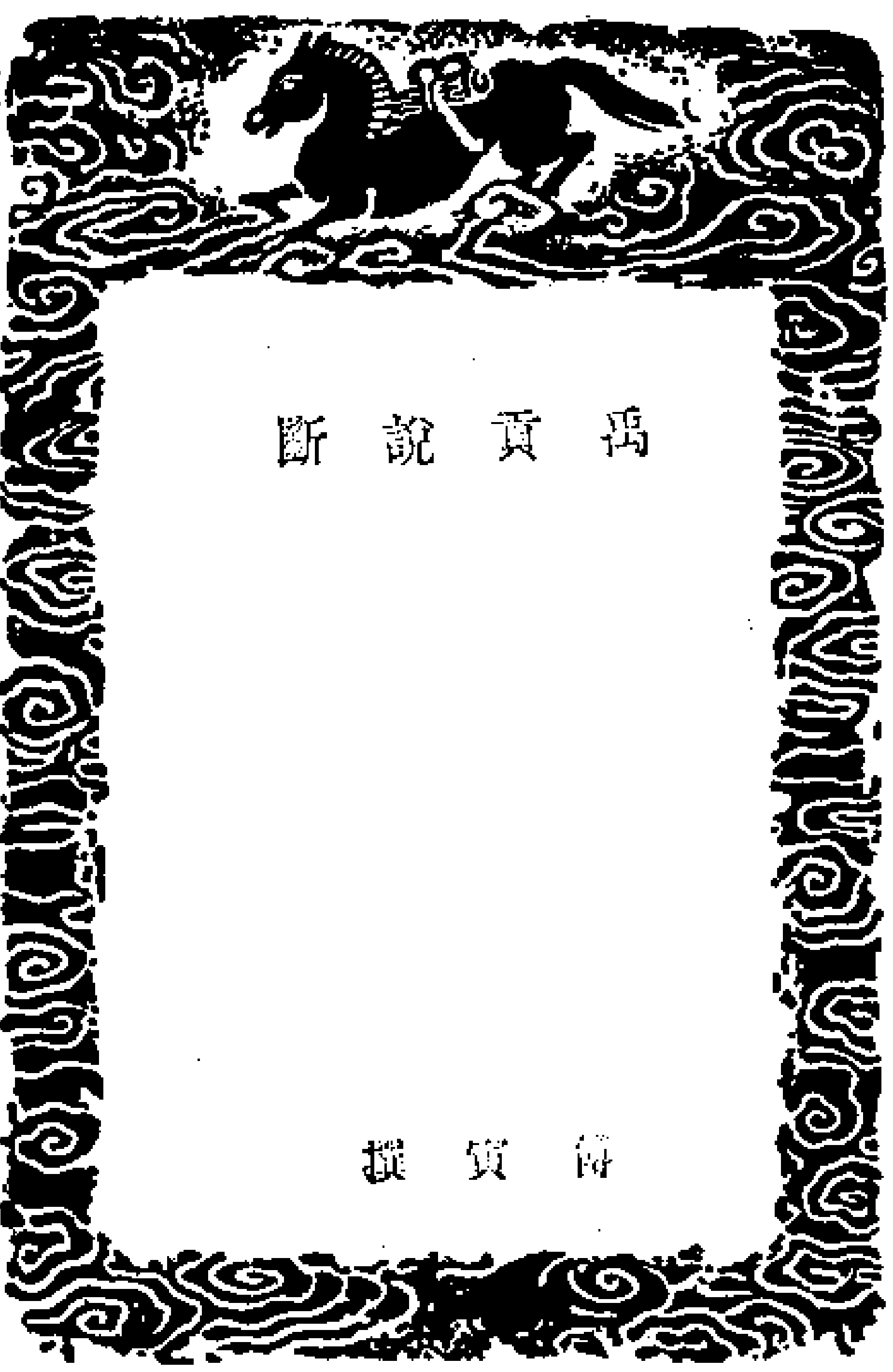
桑氏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岳州巴陵縣地也

晁氏曰洞庭九江也



葉氏曰江至東陵始迤為中大別始南為北江漢匯澤為彭蠡而江會于匯二水合于一而後入海則導江非至東陵導漢非至大別皆無入海之勢故二水雖發源在梁入海在揚而勢可使自是匯而入海順從不違者東陵大別之間也故言朝宗于海九江說者以為洞庭不在尋陽是也

自夫彭蠡既豬於揚州而江漢於此乃得安會順趨以達于海而其上合流之西有九江者於是亦從而孔殷焉沱潛也雲夢也皆由此而治也是皆禹之導水自下而上而彭蠡者荊揚腹心之疾也先有以治之而二州之水害去矣說者惟不識此故不求九江於江漢合流之上而求之於合流之下此說之所以紛紛而終莫可信孰也胡不玩經文而思之乎胡不以江漢九江沱潛雲夢次比其地勢而觀之乎如余諸泉說無一當余心者及以葉氏之論詳之然後知余每論大禹治水之規盡頗有可信者九江不必求其有九然後為是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今之洞庭當是堯禹之時名為九江無足疑者不然則澧之下東陵之上有水大如洞庭口為江所過者禹顧不書何邪



御製題傅寅禹貢說斷六韻

指南向已題毛晃。說斷茲當屬傅寅。前於永樂大典內集得毛晃禹貢指南一書曾爲題識六韻茲復輯傅寅禹貢說斷四卷其于五服九州三江四海辨論甚精當詳審唐仲友嘗謂傳之其書實可傳布也五服九州辨貢賦。三江四海析涯垠。積年累月而窮究。繼晷焚膏亦苦辛。代易時陳因失傳。定爲補闕爲完新。朱彝尊經義考載宋傅寅禹貢詳解二卷通志堂九經解亦嘗刊入稱原闕四十餘簡今永樂大典所載則題曰說斷非詳解之名而經解所稱闕簡具在並有多至數倍者又卷首四圖經解誤入程大昌論中茲亦喬行簡原序校定釐爲之正爲補闕詳然復爲完書矣從祇合要以知德先。刪去紛彼奚辭注語頻。更有諸家雜著雄。流沙今越海西濱。禹貢說斷於九州其極說者言流沙所止今自平定準部回部以來輯其所指西臨流沙萬餘里皆在九州之外豈彼經生著錄者所能窮乎

禹貢說斷提要

臣等謹案禹貢說斷四卷。宋處士金華傅寅撰。朱彝尊經義考有寅所著禹貢詳解二卷。通志堂嘗刊入九經解中。而永樂大典載其書、則題曰禹貢說斷。並無詳解之名。又經解所刊、本稱原闕四十餘簡。今檢永樂大典所載、不獨闕文咸在。且其五服辨三千餘言、九州辨千數百言、較原注闕簡、多至數倍。考喬行簡集有此書序。稱寅著述羣經。禹貢說斷、特其一種。是編當先以山川總會、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圖。而次及諸家之說。今經解四圖、俱誤編入程大昌禹貢論中。與其書絕不相比附。而永樂大典、獨系之說斷篇內。蓋當時所見、皆宋時原本、足以依據。而經解刊行之本。則已爲後人傳寫錯漏。致并書名、而竄易之。非其舊矣。書中博引衆說、斷以己意。其有特解、不肯蹈襲前人。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爲古溝洫之法。尤爲諸儒所未及。而卓然能自抒所見者。呂祖謙謂其集先儒之大成。唐仲友謂職方輿地、盡在腹中。深爲名流所推重、信不虛也。今取經解刊本。謹依永樂大典、詳加校定。譌者正之。闕者補之。析爲四卷。仍題說斷舊名。而於補闕之起訖、各加注語以別之。庶幾承學之士、得以復見完書焉。

禹貢說斷序

今學之不古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記誦、固不足以言古。然猶近古。文詞之習興、而義疏之學泯矣。利所不在。雖復睥目視之乎。同叔家故貧。亦以教舉子爲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曆權度、井田兵制、分寸累黍除秒忽之說。究觀篇者、窮日夜不倦。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月累歲積、而其學成矣。遂取其書事爲之圖。條列諸說、而斷以己意。名曰羣書百考。禹貢說、蓋其一也。夫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水不知所入。諸若此類甚衆。余遂得同叔此書讀之。蓋疑如也。然間有疑而未決者、方圖與之講劘、會而一之。而同叔亡矣。以同叔之用工如此其至。旣勒成一家之言、是固不可使之無傳也。百考文多、欲鋟之板未辦。姑摭其禹貢說出之。庶幾留意此學、將求證于是者、有取焉。同叔姓傅名寅。爲傷人也。蓋晚歲徙居、與余爲同里云。東陽喬行簡壽朋序

禹貢說斷卷一

宋　傅　寅撰

禹貢夏書。

孔氏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

唐孔氏曰。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旣治、史卽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未可知也。

林氏曰。邶鄘衛之詩。邶地所采者、則謂之邶國風。鄘地所采者、則謂之鄘國風。衛地所采者、則謂之衛國風。其間非有異也。禹貢之篇、夏史所錄。故不得謂之虞書、而謂之夏書耳。孔氏乃謂此堯時之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過論也。

沈氏曰。禹貢之篇、虞書也。作於有虞之世。述於有夏之時。故後世係之夏書。以明禹之所作也。

張氏曰。此一篇。以爲史官所記邪。而其間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田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訖于四海者。盡載以奏於上。藏史官。史官略加刪潤、敍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謂之夏書。然其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

辭哉。此禹之自言也。

堯典、堯之書也。而爲虞書之首。禹貢、舜之時所作也。而爲夏書之首。孔子之定書如此、何也。舜之有天下、蓋傳於堯。而禹有地平天成之功、是其所以受舜之禪、宜也。至於湯革夏、則其書首湯誓。武王翦商、則其書首泰誓。聖人之意、蓋可知矣。孔氏之言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說始於有見。而林氏執鄭康衛之說以非之。未可爲通論。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孔氏曰。分其所界。刊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唐孔氏曰。禹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又曰。計九州之境、當願修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爲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又曰。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自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爲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略之也。

班氏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埜分州。

陸氏曰。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云。中國爲赤縣。赤縣之內有九州。春秋設題辭云。州之言殊也。

林氏曰。顓頊置九州。堯時洪水隔絕。使禹理水、還爲九州。

王氏曰。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故禹別九州。皆奠高山大川、以正封域。

蘇氏曰。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葉氏曰。記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則九州之名舊矣。洪水之害。山川土壤封域經界貢賦之制、蕩析湮塞、皆失其正。至禹而復辨。故言別。水行地上、四方不通。必隨山刊木以爲道。然後能度其形勢、觀其脈委。而川可濬。川濬、而九土見矣。辨其名物、以制地征作民職、而貢賦出焉。貢賦雖異、而以奉上爲主。故謂之貢。（祭法註云共工氏在太昊炎帝之間）

張氏曰。洪水滔天。九州莫辨。禹欲治水、先定九州之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使水復歸故道、而入於海。

陳氏曰。九州之爲州久矣。然州之義、學者不論也。在堯之時。洪水之害、浩浩蕩蕩。封疆之界、不可得而

別也。禹從其巨鎮之在水中者而別之。曰此冀也。此兗也。此青、徐也。此荊、揚也。此豫、梁、雍也。是巨鎮之宛然出於水之中。故曰九州也。州與洲同。隨山濬川者、隨水源之所自出者濬之以爲川。不汨其潤下之性故也。

洪水之害、如此其久。使彌年亙月、無有止息。則民生無噍類矣。以理推之。當亦每歲之中、泛溢有時。如今之春夏暴長、而特爲尤甚焉耳。禹之治之也。當其懷山襄陵之際、亦無所措其力。發民之功、雖曰由己溺之、亦必俟其勢之既殺、方謂有可辨、而土工有所施。於是乎設規畫、以豫爲後來之防而已。若其別九州、如陳氏謂從其巨鎮之在水中者別之、余恐無是理也。學不通世務、儒者耳。故余不得不爲之辨。

林氏曰。賦者、九州之田賦是也。貢者、兗州而下、厥貢篚之類是也。別而言之、雖有貢有賦、有上下之差。合而言之、則貢者乃賦稅之總稱。不必漆絲篚織之類、然後謂之貢。蓋併與田賦之所出、包篚之所入、皆在其中矣。此貢之一字、與商之助、周之徹、皆是其一代之制、取民之總名也。

古人之命名不苟也。三代取民之制、必以貢助徹爲名。其用心之仁可知矣。是故史官之名此書。孔子之作此序。皆於貢之一字、深致其意。幼學能於此乎察、壯行猶於此乎背。況未皆此知者乎。

呂氏曰。隨山有兩意。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一謂隨山之脈絡、相視其水勢、濬其川。

程氏曰。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者、因也。孔子敘其書曰。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者、亦因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亦因也。因者、本其所自然、而無所增損云耳。功以因而成。則書敘其功、亦豈外於因哉。

九州之分舊矣。顧其間高山大川、託以爲疆界所視者、不容無所記載。禹爲司空、習此亦素。而特其洪水爲害、封域淪填、川流故道、亦泆徙不明。故禹先定其高山大川之方辨、以別九州之分限。則凡地之遠近高下、水之源委曲折、皆可得而審矣。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於是次第施之。何往而不如其意乎。任土作貢、夫人能言之。而隨山濬川、說者罕見其的。余請詳辨之。禹之自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史之辭亦曰。禹敷土隨山刊木。說者意孔子序文、當不與之異。故多以刊木通道爲解。殊不知孔子之文、隨山濬川、與任土作貢對立。隨山而濬川、任土而作貢。程氏所謂因其所自然之謂也。且四瀆之水、皆東行以入海。而弱水則西、黑水則南者。其所出所逕之山勢則然也。山之形所向背、水因而趨避之者也。禹不能逆山以行水、亦猶不能強所無以作貢。變通施設、雖曰多端、而經畫妙用、同乎順理。孔子序書凡三句十二字、而深於經意者、知其該貫首末、無復餘蘊。此豈泥於文辭之間者、所能窺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孔氏曰。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奠、定也。高山、五嶽。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唐孔氏曰。禹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於是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往者山爲水所包。川皆泛溢。祭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

司馬氏曰。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

唐司馬氏曰。尙書作敷土。今案大戴禮作傅土。故夏本紀依之。傅卽付也。謂付功屬役之事。

顏氏曰。敷、分也。謂分別治之。奠、定也。言禹隨行山之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爲表記。決水通道。故高山大川、各得安定也。

蘇氏曰。敷、道、修、栽、殺、溢。皆治也。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葉氏曰。辨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有守。以任其事。民各有宅。以任其力。而後隨山刊木之功可施。隨山刊木。以通道於四方。而後高山大谷之名可正。山川有主名。而後或自山導、或自川導。而水可得治矣。高山大川、如荊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以山川爲主。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爲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奠、定也。猶周官言奠地守也。

張氏曰。敷、分也。敷土、卽別九州之義。以爾分辨九州之地。然後隨山之形勢、以導水之歸路。且又刊木之蔽障、以表山路之遠近。則又定高山如五嶽者、大川如四瀆者。東西既辨、南北已明。然後導山導川、可得而施功也。此蓋禹初措手治水之規模也。

林氏曰。鯀湮洪水。以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耳。故禹惟務敷土而散之。不與水爭勢。而水得性矣。此所以有成功也。隨山刊木者、除障蔽而驅禽獸。使避水者各安其居也。奠高山大川者、本其風俗之異、以爲九州經界之準也。

程氏曰。禹之經營、必以奠高山大川爲始。蓋高山既奠、則遮礙有方。大川不迷、則瀦匯有向。

呂氏曰。史官作禹貢。先言禹敷土三字。見禹有一定之規模在胸中。分布九州之土、甚處用此治。甚處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後用工。所以終能成功。定高山有箇標準。次便看得箇大川所歸。喻如築城。若尋常築牆、是數年不能得成。至李光弼築萬里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擺布定。甚處成隊。甚勢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規模在此而已。刊木以通道。定高山大川以爲高表。凡一州之內、必有高山大川。先定其所知以爲表、則其他皆可知。

治水、非土木爲用不可也。土則隨處以分布。木則隨山以刊伐。見禹之規模簡易。無生事擾民之患也。如治華陰之河。則先於華陰左右、分布可取之土。於華陰之山。刊用便近之木。此敷土隨山

之義。若先奠高山大川、則是定其方隅源委、以辨地域。以知遠近。以察衆流之所趨會。由爾以加功故也。此與孔子所謂別九州同。

冀州。

釋地曰。兩河間曰冀州。郭氏註曰。自東河至西河。李氏曰。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

林氏曰。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

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荊。荊高於揚。梁荊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

蘇氏曰。堯水、河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于揚。次于荊。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爲某州。而冀獨否。蓋以餘州所至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

林氏曰。禹之治水、其始也、必決其懷襄之水。然後及導其川澤之流。而其所爲先後之序、其載於九州之後、導岍及岐以下是也。此之所載、但紀夫九州之經界、與其田賦貢篚之詳。若夫治水之先後、不在於此也。夫洪水之爲害、泛濫於天下。其治之也、必相視其水之大勢、順其地之高下、漸而導之。不可拘於經界之限也。故自導岍及岐、以至於又東北入于河。其首尾本末、各有條理。蓋治水之勢、未嘗不自上而導下。自下而決之於海也。史官條列、備言於經界之後。論九州者、但當觀其分疆定界、與夫制田賦之多寡、不必論其先後之序。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常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則冀州之境界也。

張氏曰。冀州不言山川所界、如濟河惟兗、淮海惟揚者、蓋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其山川、則當以天下爲界。安可如餘州之局以山川哉。此又禹之微意也。

孔蘇二家、執九州之次、以爲禹之治水、自下而上。林氏執導岍以下之文、則以爲自上而下。二者將孰從而折衷之。孟子曰。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

而食也。孟子之言。自北而南。自下而上。且不及雍梁。而遽言中國可得而食。則禹之規摹。亦可見矣。若夫導岍至敷淺原、此乃記濬畎澮距川之方。惜導黑水至東北入於河、此乃記九川之首尾。林氏未明經意、遽執此文、謂治水必自上而下。其於世務不通甚矣。且使禹之行河、必欲積石之功既畢、然後鑿龍門以治華陰孟津諸處。則於三數月之間、其或兩潦驟集、冀豫兗青之民、又何所賴於禹乎。故夫治水者、必使其下能容而有餘、易泄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上流、而不至於衝激以生怒。禹之經畫所以首冀兗而後雍梁者、此也。苟能明此、則非惟達禹貢九州之次。且於孟子之談禹、知其有自來矣。孔蘇之論、又安可忽。或曰。禹疏九河而後瀹濟漯、信孟氏之言有倫也。決汝漢排淮泗、亦豈必自下而上乎。曰。此其文為注江而設也。其實禹之治水。瀹濟漯之後、遂治淮泗以及於江。江治矣。然後治漢、治汝。如禹貢所載九州之次也。或又曰。四水惟漢入江耳。汝泗入淮。淮徑入海。安得俱言注之江乎。曰。古者漕運法。南北東西、互相通灌。如揚之邦溝、雖與王所開廣。然古必有迹道。可以泄淮水而注之南矣。不然。則孟軻氏豈容無稽據而肆為之說乎。

既載壺口。在今吉州鄉寧縣 治梁在今同州韓城縣 及岐。在今鳳翔府岐山

孔氏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唐孔氏曰。史記稱蕭何入咸陽。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郡界為然也、

班氏曰。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按慈州吉鄉縣。漢北屈縣地。有壺口山。隋開皇十八年又改名吉昌。本朝熙寧五年廢慈州以縣隸隰州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按同州韓城縣。漢夏陽縣。有梁山。隋開皇十八年置韓城縣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按岐州岐山縣有岐山。太王徙於岐即此。岐山本後周三龍縣。開皇十六年改名岐山。以有岐山故也

鄭氏曰。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冀水害易也。

王氏曰。載、事也。既事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也。水逆行泛濫而亂、故治之也。

蘇氏曰。梁岐二山在雍州。今於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底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為冀州之地也。

葉氏曰。詩言奕奕梁山。推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為多。而岐則因梁以及之者也。

林氏曰。言冀州之水、而及於雍之梁岐者、曾氏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徐州彭城縣呂梁山也。皆有呂梁鎮 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在今隰州吉鄉縣 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案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

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併言於冀也。

呂氏曰。岐、梁、皆是龍門左右之地也。水之所以為患、正緣龍門狹隘、壅遏其水。故禹治之。鑿龍門使水勢通行。以此觀孟子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此豈得為無事。蓋鑿其所當鑿。治其所當治。所以為無事也。

二州山川、有利害相關、而同一時之役者。非特此也。示例於此、而他不言可知矣。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而彭城最受其害。水之環城至高二丈八尺。時蘇東坡方守彭城。恐其民驚潰。於是登城以鎮之。曰。當與城俱存亡。及水退。東坡相視其城之東門。正當水之衝。府庫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為甕城。乃大築其門、護以磚石。建黃樓於其上。繼而穎濱將之宋。過而登之。乃為之賦曰。嗟維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泄。蹈漢世之遺害。漢元光河決 決瓠子 包原隰而為一。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而為海。觀此賦則知呂梁與河患相表裏也。呂不韋之說。蘇穎濱之賦。學者不可不知。

既修太原。在今太原府榆次縣 至于岳陽。即今晉州霍邑縣霍山

孔氏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

唐孔氏曰。太原、原之大者。漢世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案隋文帝改晉陽為太原縣。本朝太平興國四年省太原入榆次。又在府東南七十 集

班氏曰。河東彘縣有霍太山在東。

林氏曰。晉州霍邑縣有霍山。一名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改彘名永安。隋開皇十八年永安更名霍邑

王氏曰。地為水所攻齧。隳圮而壞。故修之也。

葉氏曰。載、始事也。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之功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至岳陽。而不知道壺口推而上之、以及梁岐而與岳陽會。此功所不成。故禹始事壺口。治梁及岐。壺口梁岐治。因修鯀之舊迹、以至于太原岳陽。

張氏曰。此言既治太原之水、沿流而至于太岳之南也。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既治、則下流通利、而入于南河矣。

林氏曰。曾氏云。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案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南過晉陽縣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今嵐州靜樂縣。即汾陽地。管涔山在其界。河中寶鼎縣。即漢汾陰也。本朝祥符四年。改為榮河

覃懷底績。即今懷州之地 至于衡漳。潞州涉縣。漳出長子縣

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唐孔氏曰。地理志河內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衡即古橫字。橫漳在鄴北五百餘里。

從覃懷致功、而北至衡漳也。

杜氏曰。懷州。禹貢覃懷之地。案唐貞觀元年省懷州入武陟。而杜氏云武陟漢懷縣地。故城在今縣西。是貞觀所省懷縣、即漢之舊。而武陟亦其地也。懷其舊縣名。然不一。疑以

薛氏曰。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勃海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阜城今屬冀州。鄴今爲相州臨漳縣之地。六年省洺州肥鄉漳州鹿城縣入縣本冀州府治漳水所經。唐天寶十五年更名東鹿。本朝至和元年省滄州鹿城縣入束鹿。

林氏曰。曾氏云。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之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禹自覃懷致功、遂踰太行而北。既得漳流而導之入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以道、則亦害於河流故也。曾氏論禹貢山川地理、援引書傳、考究源流、其說皆有依據。比諸儒之說爲最詳。

堯都冀之平陽、今晉州所治臨汾縣也。禹之治水、莫先於帝都。而冀州三方距河、深患所在。其疏導莫先於河。然行河當自下流始。而兗州所紀、惟急於帝都之傍近。而下流未暇及焉何也。今以地理詳之。壺口、梁、岐、皆帝都之西也。太原在霍邑。霍邑北距汾百有餘里。則太原、岳陽、帝都之北也。覃懷、帝都之南也。衡漳、帝都之東也。於帝都四面、固無水不達於河。而吾第見河之下流不決、而上之水皆奔赴之速。則豫兗青徐之民、將何所逃其害乎。禹之用心、固愛君之至。而其於救斯民之溺、特可緩乎。竊嘗思之。而得其說於孟子之談禹。而又熟復禹貢之書。然後其疑始釋。而於神禹治水之規畫、始井井乎知其序矣。孟子之言曰。禹疏九河、瀹濟漯。是其爲說禹之要旨、無大於此者。夫九河者、河之最下。而濟漯者、其傍流也。治其最下、而速其行。通其傍流、而使其中無停積之患。則河之大體、無足憂矣。禹既規畫成此。然後疏帝都四傍之水、舉達於河。而冀州之患平矣。冀州之患既平。則凡兗青徐揚之所當治。或四載勞瘁、或贊佐分命、又從而次第舉矣。苟或不然、則雖奇計百出、隄防萬端、以殫終身之勞。而水胡可得而治邪。今觀禹貢、而冀州不言疏九河、以九河爲兗州之地。而首言於兗州故也。不言瀹濟漯、以濟漯流兗州、濟歷豫兗、而不可總之於冀故也。且又導九州之首尾、各已條列於後。倘於每州一一言之、則經文不幾於重複之甚乎。又況禹之治水、苟其利害相因、則雖曰某州、亦必有同一時之役者。如其必待某州之功畢、然後治某州、則禹之聖豈無權而泥於執一者乎。或曰。壺口梁岐之役、曾氏以爲懸龍門、而冀州所記、不及龍門何也。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已列之於後。故於此但言壺口梁山、所以互見其事也。亦猶言導岍及岐、至於荊山、逾於河、而於梁山不言者、與此治梁互見之也。壺口當首、至于太岳、則上捨太原而不言。下舉當首以見治龍門梁山之下、而底柱析城王屋太行之治、則覃懷底績之山也。禹貢一書、姑舉其一州言之。其互見之法、精密如此。學者可得而易言乎哉。或又曰。載始事也。

禹經始冀州、莫先龍門。而當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皆居其後乎。曰、瀹濟之時、固皆有利害相因而導之矣。然龍門汾水未治於上。則當首而東、欲底績不能也。故論天下之大勢、禹之經畫、雖無先於疏九河、瀹濟漯。而就冀一州言之、則龍門者、咽吭之害也。汾水又次焉。史書之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然後覃懷底績、以至於衡漳。先後之序、曉然如此。然學者不諳形勢而觀此書、譬之青天白日、暗者欲知其清明、其可得乎。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孔氏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田之上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

顏氏曰。柔土曰壤。

唐孔氏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但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卽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常。

鄭氏曰。此州入穀不貢。

王氏曰。物其土田以知所宜、冀其賦以知所出也。冀州之土、非盡白壤、而曰白壤者、其大致然也。餘州蓋皆如此。

蘇氏曰。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禹貢田賦皆九等。此爲第一、雜出第二之賦。冀州、畿內也。山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耳。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耶。然不可以臆說也。

葉氏曰、此周官所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制地徵者也。五物、五地之所宜物也。以五物制地徵、故賦有出於土者。此庶土交正而爲之者也。以九等制地徵、故賦有出於田者。此成則三壤而爲之者也。惟賦不皆出於田、故有田上上而賦寡。如徐青梁之類。而甚若雍之田上上、而賦乃中下者、有田下而賦多、如豫冀揚之類。而甚若荊之田下中而賦乃上上者。田下而賦多、則土賦兼其間也。田上而賦寡、則又溝畎澮洫之於水旱、畜泄有利否。而人力衆寡勤惰之不齊。不可概以田爲率也。賦以出於田爲正。故餘州皆以賦次田、而冀州獨以賦次土者、蓋冀州之田第五、而土白壤、賦出於土、宜多於田。

林氏曰、周官大司徒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徵、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蓋將欲教民樹藝、與夫令地貢斂財賦、必辨九州土壤之所宜。土性不同、則所宜之穀、亦不同。如周官職方氏、荊揚州宜稻、冀雍州則宜黍稷之類。因其土地所宜、而教之播種、則其所收者必多也。故禹於洪水既平之後、將欲教民粒食、因而致田賦之差、必先辨九州土壤所宜、以利民也。九州之賦、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自九州之賦、自有常數、而九等之差、亦不可易也。而又有錯出於他等時者、蓋歲有豐凶水旱之不同、不可取必於每歲之常賦、必時有所蠲放以利民。是以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之不同。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歲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稺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此言、謂其有激而云。將以救戰國之虐政則可。若謂禹貢之法爲不善、則不可。蓋九州之賦、既有每歲之常數、而又有雜出於他等之時、則是其於凶年無取盈之理。觀禹貢一篇、然後知禹之貢法、未嘗有不善也。禹之貢法固善矣、意者後世之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於每歲之常賦、又無雜出於他等之時。此夏法之所以爲弊也。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其田賦、亦當稱是。而乃有異同者、蓋田有高下、逐畝所收之多寡而比較之。然九州之田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則其賦稅所入之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也。荊州之田下中、而賦則上下。田賦相較、所差者亦五等。田賦所以如是之遼絕者、蓋洪水既平之後、民之蕩析離居、未復其業、必有偏聚之地、闢地有先後、人功有修否、不可得而均也。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有如此之懸絕也。貢篚之制、自兗州而下皆有之、而冀州獨不言者、蓋畿內之地、天子之封內、無所事於貢也。

張氏曰、冀州之水既治、而土賦與田、皆可辨其名色、定其高下也。蓋天下至大、先王所以坐運於一堂、其風俗所尚、土地所宜、無不周知其曲折、則以有圖書爲可按見也。聖賢巧思、於此可知。在五帝則有九邱之書。唐虞則有禹貢之篇。在周則有職方之志。在漢則有輿地之圖。皆所以囊括四海、斡運天下也。其可忽哉。土惟白壤、賦惟第一、田惟中中。大數已定、不可改易。使其當理、則有萬世之安。使其不當、則有萬世無窮之禍。是故非禹之聖智、其物土田、定賦貢、安知其不爲害也。唐明皇失德、自宇文融爲括田使始。以客戶爲主戶、以見賦爲羨賦。自此明皇侈心愈開、而王鉷楊國忠輩、皆祖述其意、名色百出、遂至於亂。盧杞又祖述其意、以奉德宗、亦有奉天之亂。又是知物土色定田賦、豈可忽哉。

呂氏曰、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冀、堯之都、事事皆出於此。所以特異於他州。然別有所利、亦與他州一般。

此州紀賦於土田之間、見土田皆有賦也。然賦出於田者多。故餘州惟以賦次田。

冀	田第五	錯第二	賦第一。
兗	田第六	錯無	賦第九。
青	田第三	錯無	賦第四。
徐	田第二	錯無	賦第五。
揚	田第九	錯第六	賦第七。
荊	田第八	錯無	賦第三。
豫	田第四	錯第一	賦第二。
梁	田第七	錯第九	賦第八。第七。第九。
雍	田第一	錯無	賦第六。

林氏之說曰、九等之差不可易、而又有錯出於他等之時者、蓋歲有豐凶之不同、不可取必於每歲之常、而時有所蠲放以利民。故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之不同。此其爲說甚善、而愚竊有甚疑者二。不可以不論也。九州惟冀揚豫梁有錯、而餘所無者五州。豈水旱之災、惟冀揚豫梁爲有、而餘則無之乎。不然。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也。冀之賦第一、而錯降之爲二。梁之賦第八、而錯降之爲九。是優恤之例然也。至於揚則自七而升六。豫則自二而升一。梁則又有自八而升七九之時。凡水旱宜優恤、而顧反增益、何耶。如其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爲虐、則禹亦豈於定制之外、橫有所取於民者乎。夫孟子之議貢、蓋其叔世之弊政、而禹之定制、雖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其於凶荒之歲、則必有爲之輕恤者矣。其於上熟之歲、則必能藏富於民矣。如其不然、則豈有禹聖人而於政在養民之說、能言而不能行耶。竊嘗屏去諸家訓傳、獨取經文、端坐熟復、意其錯之爲言、非雜也、差也。九州之賦、有一州之內、而可均齊者、則無差等之例。如其不可均齊、則大概既同、而或升或降、亦任土隨宜可也。故冀州大概則上上、而差等之例、則有降而爲上中。揚州大概則下上、而差等之處、則有升而爲中下。皆其當時之則例如此。要不可以指定言耳。若如此說、則庶乎經文前後、可以通貫。考古者更爲我評。

恆衛既從、恆水出今定州曲陽。衛水出今眞定之境。大陸既作。跨相趙冀三州之境。

孔氏曰、二水既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班氏曰、恆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恆山北谷、東入滱。滱水出代郡靈丘縣東、至文安入大河。案上曲陽後齊去上字。隋開皇六年改爲石邑、七年改恆陽。唐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隸鎭州。唐屬蔚州、今爲化外。文安漢勃[illegible] 爲之縣。曲陽隸定州、今隸[illegible]州。案水經注、滱水東北至[illegible]城、注于易水、又東北入大河。[illegible]文安去縣[illegible]城亦近。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東入虖池。縣[illegible]八年省[illegible]入行唐。案虖池出代州繁畤縣東南阜山、逕深州饒陽縣北、至冀州信都縣東、入[illegible]。

升雲東北至海。大陸澤、在鉅鹿縣北。案禪地十畝云求有大陸係冀事曾云今縣鹿九北廣河澤也道典郡州鉅鹿縣漢前雙坤漢鉅鹿縣今平鄉縣也案九域志平鄉今直入鉅 鹿爲鎮鎮鹿鎮相州是相州鹿縣有大陸道典道州昭慶鹿漢陸河縣也陽爲大陸縣有大附澤廣志云昭閔本大隋武德四年冒象城元年更名昭慶九域志云鉅鹿胡鐘二年故昭慶爲陸 平簡寧六年省陸平爲入臨城是道州陸有大陸道典深州陸澤縣西南大陸亦在此唐志云先天二年析深州饒陽鹿城陸澤縣九域志云唐志朝廷縣有大陸澤入靜安是深州靜安縣 有大陸

曾氏曰、恆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功成在禹貢田賦既定之後。

葉氏曰、河流有歸。二水不治、而自從也。二水從、而大陸可作矣。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陸以地形得名也。

大陸之地廣大。跨相、趙、深、三州俱有之。不止於河所經也。恆衛二水、既入滱與虖池。而滱虖池、皆經大陸之北而東行。言恆衛既從、則滱虖池之治可知矣。滱虖池治、則大陸之可耕作必矣。雖然、禹迹既至衡漳、則不隨及恆衛。而乃於田賦既定之後、徐而治之。蓋大河既疏、滱漳諸水既導、冀州之患、亦既平矣。而衛恆非其所急、故緩之。唐孔氏曰、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設施規摹、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此說甚當。然緩急先後之宜、禹亦不應無有也。學者讀禹貢、須察其緩急先後之宜、則智識可以明、而他日輔吾聖君、以經綸天下之大務、當與禹治水同。學者其勉哉。

島夷皮服。

孔氏曰、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唐孔氏曰、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云、海島絕遠、不可踐量是也。

蘇氏曰、東北海島夷也。水患除、故復皮服。

林氏曰、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與雍州之崐崙析支渠搜、皆是逐州之間、所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之後、任土作貢、自綏服之內、貢有每歲之常貢。至於要荒之服、則不責其必貢也。亦不責其重貨也。儻有欲効誠於上者、則使之惟輸其所有之物。如蠙珠織皮之類、是也。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蘇氏以揚州島夷之卉服爲厥篚、至於此州之皮服、則云水患既除、得服皮服。是以此二句分爲兩說。其自違戾如此。

夾右碣石入于河。山在今平州盧龍縣。

孔氏曰、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

班氏曰、大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顏氏曰碣石蔡後漢志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隋志北平盧龍縣有臨渝宮有碣石唐志盧龍縣平州。

唐孔氏曰、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于渤海。今滄州界。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道

入河、而逆上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

司馬氏曰、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渤海。增釋其言曰、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東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也。

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林氏曰、冀州所都、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三面距河。是其建邦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其所以達於帝都之道。其始末山析、莫不盡備。而皆以達於河爲至。蓋達乎河則達於帝都故也。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者、蓋在冀州之北者、遠于帝都之地、或有舟楫轉輸、則必道海道以入於河。然後至于帝都。瀕河之地、則徑自河以達於帝都矣。

張氏曰、此又記山川形勢所在也。此記島夷入貢之道耳。餘不必專自碣石入河也。觀西傾因桓是來可見。不獨西傾、雍之積石亦然。記遠不記近、此經文之妙。

濟河惟兗州。

孔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唐孔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

李氏曰、濟河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讓。故云兗。兗信也。

林氏曰、蓋以兗水爲名。又兗之爲言端也、信也。端言陽精端端。故其氣纖殺也。

林氏曰、自兗州而下八州、皆以其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序所謂別九州、而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九州命名之意、蓋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也。

鄭氏曰、漁仲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州也。以荊山衡山之間爲荊州。故曰荊及衡陽惟荊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也。荊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荊兗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爲不沒矣。

九河既道。其地已淪於海。

孔氏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今德州省平原縣。

唐孔氏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現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

駭、其間相去三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成平舊縣在宋詳其地於河時先在今滄州之東光今靜水軍與德州安德縣有黃鬲縣遺在西北）鄭元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黃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氏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爲東流八枝、非使歸於徒駭也。（五代史方考云周顯德二年騎馬母高入觀光）

杜氏曰、徒駭、鬲津、鉤盤、胡蘇、四河、並在今景城郡界。（滄州）馬頰、覆釜、二河、並在今平原郡界。（德州）其餘三河未詳。（案以下至九江孔殷孔氏傳本闕佚今從永樂大典本補入）

程氏曰、河患惟漢最甚。其講求禹跡、亦爲最詳。又與三代耳目略接。其所得知、俱如許商所言三河、而亦不能眞確。唐杜氏乃九得其六、此殆難以輕信也。鄭氏謂八河爲威公所塞、如其果然、則隣境對立、隨受決潰、其肯坐視不爭哉。

漢王氏曰、昔天帝運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

林氏曰、河自大陸而北、分爲九河、以入于海。九河之名、爾雅所謂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潔七、鉤盤八、鬲津九是也。曾氏曰、徒駭至鬲津、皆是複名。先儒以簡潔爲單名、固不論矣。爾雅但載八名、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漢許商曰、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審如許商之言、則河自徒駭、乃分爲八。審如曾氏之言、則是九河其一爲經流、而其八者皆支流也。然據下文云、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九者並列支派、則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哉。九河之地、在漢平原郡以北。

雷夏（在今濮州雷澤縣）既澤。灉沮會同。

孔氏曰、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

班氏曰、雷夏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案通典濮州雷澤縣漢城陽縣也有雷夏澤附志云灉沮澤也城陽後齊廢隋開皇十六年復置曰雷澤）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爾雅云河有灉又曰灉反入注云即河水決出復還入者今濮州有沮澤九域志以爲禹貢灉沮水經會同之文安知非會同此澤則灉沮二水皆自濮州入雷夏而爾雅乃以灉爲出於此而復入于河則二水蓋不同矣二水所出所澤疏別無所詳據姑述於此亦闕而不言）

王氏曰、既澤者、水有所鍾、而不溢也。

葉氏曰、九河未道、則水之汎溢者、雷澤不能獨受。故九河既道、而後雷夏可澤。雷夏既澤、則灉沮亦會同於海矣。

林氏曰、灉沮二水、先儒並不著其水本末。故孔氏曰、二水會合同入此澤、蓋謂同注於雷澤也。

張氏曰、九河雷夏灉沮、皆在兗州。禹先治河、使九河復歸故道、雷夏復爲故澤、而灉沮二水、復會同於雷夏、則兗州之水患除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孔氏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鄭氏曰、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葉氏曰、他州之水、或限於山、或決於川、民皆失其居業。惟下流爲甚。故降丘宅土、獨於兗言之。水患去而人有條桑育蠶者矣。是其降丘宅土爲可知也。是之一言、其禹與者斯民蘇喜之辭歟。

厥土黑墳。

馬氏曰、墳、有膏肥也。

韋氏曰、墳、音勃憤切。起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馬氏曰、繇、茂。條、長也。

唐孔氏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

馬氏曰、繇、抽也。

呂氏曰、繇、始抽。條、始長。水患最深如此。與漸包喬大不同。

林氏曰、九州惟此與揚徐之二州言草木者。蓋此三州、比九州之勢、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遭洪水之患、草木不得遂其性而生育、其已久矣。至是而或繇或條、或夭或喬、或漸包。故於逐州言之、以見水土既平、草木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孔氏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唐孔氏曰、周易彖象、皆以貞爲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也。

蘇氏曰、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有不相當者、蓋必有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故曰貞。此二者不同、當從先儒之說。九州之賦、相較而爲上下之等。雍州之賦出第六、而兗州之賦、不應又出於第六也。先儒所以爲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者、蓋參考九州、獨無下下之賦。故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此其說是。蓋洪水之害、河爲最甚、而兗州又河

之下流、其被昏墊之患、比於徐州、最爲悖然。故雖能施播種之功、而土曠人希。又卑濕沮洳之患未盡去、是以樹藝之利、尚非所宜。雖田在第六、而其賦比於九州爲最少也。

林氏曰、厥田惟中下者、田第六也。厥賦貞、先儒云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冀賦第一　豫第二
荊第三　靑第四
徐第五　雍第六
揚第七　梁第八
兗第九

禹定九等之田、九等之賦、致於經明甚。而不應於兗一州、又附雍之第六、而獨無下下一等也。東坡之說、似是而非。二孔之見雖的、而貞之一字、訓釋不通。林氏取舍雖甚當、而論貞之爲義、猶孔氏也。余不揣。於是畫禹賦之次第而思之。然後知經文之妙、非後世史官所可跂而望者。何者。紀賦之次、自冀之上上而至於梁之下中。其爲八等著矣。兗不言其、爲九可矣。故無下下之文。而言貞、所以明其賦爲什一之正、輕重不容加損也。以一州之斷義、而上該八州之成、則經文不亦煥然矣乎。猶之行水、載、治、修之三字、舉於冀、而八州惟言其效。猶之二州之同役、壺口梁岐、著於冀、而八州惟言境內之所治。經文簡嚴、大抵如此。非深求其意、莫能知也。

作十有三載乃同。

孔氏曰、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

唐孔氏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幷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紀其治水三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

張氏曰、禹治水、乃是歷試三年。堯乃禪位。以禹治水成功也。舜受禪乃巡狩、分九州爲十二州。使水未平、豈能爲此乎。是禹貢之作、乃堯在位、舜歷試時也。

林氏曰、高堂隆之言曰、禹治洪水、前後歷年二十二載。

林氏曰、什氏舉高堂隆之言、並以鯀之九載、幷此十三載而數之、爲二十二載也。此說皆不然。據此文承於厥賦貞之下、而又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則是專爲兗州之賦而言也。蓋兗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於徐州、非所爲此州治水、指十有三載而後功成也。

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此言作十有三載、何也。蓋八年而水患平。十有三年而兗之田賦定。兗雖河患最甚、施功八年、甚患亦已去矣。而土田沮洳、溫吠廢墳、雖散未集、室廬未備。故猶有待於五年之久、而田賦始定者、蓋可知矣。經云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作也者、田里之役作也。非指水患言也。或曰、子之說於禹貢爲通。於高堂隆之見爲合。其如矛盾舜典何。如孔張二公有據誣何。曰、子請明辨之。自鯀績不成、而舜歷試之初、即舉禹以當治水之任。逮舜攝位、而施功已二年矣。舜巡狩何害乎。正使水患未平、舜亦豈憚一行爲之觀省乎。據十有二州、以洪水之際、民多捨卑即高。冀青之北、不勝其來聚矣。於時建官不多、難以爲治。故禹刱增三州曰營、幽、幷者、亦當時隨宜事耳。其實禹別九州、在歷試時規畫已成。凡山川之奠、固已一遵堯舊、及數奏此績時、亦不必改動舊轍。但所異者、九與十二之名耳。豈若後世之人、寧以要君之寵、而必欲邀時以爲便乎。又況幽營之地、禹跡鮮及、惟常山碣石之役、至其南耳。幷州之境、亦太原一役而已。顧必欲肆已別之九、爲後來之十二、何爲乎。大抵後世傳經之士、多以私意窺億聖人。故經意愈不明、而說者愈紛紛也。孟子生秦漢之前、去古猶近。凡有所言、正當取信。要不可泥孔張三載之說、而廢孟子八年之計。善稽古者、其必有以辨之。

蘇氏曰、兗州河患最甚、故功後成。至於作十有三載、又前乎乘四載。傳云、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行乘橇、山行乘樏。秦漢以來、師傳如此。且孔氏之舊也。故安國知之、非諸儒之臆說。四載之僞、雜出於尸子、愼子、而最可信者、太史公也。亦如六宗之說、自秦漢以來尚矣。豈可以私意曲學鑿附會爲之哉。而或以鯀治水九載、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禹之代鯀、蓋四載而成功也。世或喜其說、然詳味本文、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是與此四物、以行於山林川澤之間、非以四因九、通爲十三載之辭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績用弗成。在堯未得舜之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歷試之後。殛鯀而後禹興。焉用禹治水之年、不得與鯀之九載相接。兗州之功、安得通四與九爲十三乎。禹之言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是娶在治水之中。又曰、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啟生在水患未平之前也。禹服鯀三年之喪而至娶、自娶而至於有子、自有子而至於生泣、亦已久矣。安得在四載之中乎。反覆考之、皆與書文乖異。書所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指兗州之事、非謂天下共作十三載也。近世學者喜異而巧於鑿、故詳辨之、以解世之惑。

堯在位七十載、鯀致績無成之年也。時即求舜而女之。舜升於朝、蓋七十一載矣。治水之事不容緩。舜舉禹、當七十一載。而東坡執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之文。蓋言父以無功而死、子以有德而興。非謂鯀死而後禹始用於堯也。東坡致四載之說甚當。而致經有未的、則猶未能杜好奇者之口。余故不得不辨。

程氏曰。禹之自言予娶四載。又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以辛壬癸甲通鯀九載而計年、正十有三也。是禹獨任水事之日淺、而鯀類立規模之日長也。故記禮者、本其所自而言之。禹能修鯀之功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當是并其佐鯀之年而計之歟。

禹代鯀、當堯之七十一載、適為辛年。則程氏之辭信矣。而堯以甲辰即位。七十一載乃是甲寅。若以禹代鯀、在位七十一載之前。堯之六十八載、倘是辛亥。而孟子言堯遭洪水、舉舜敷治。舜乃舉禹。舜登庸在七十一載、則辛亥禹固未用。借使辛亥禹已見用。則七十一載正當甲寅。辛壬癸甲。禹之功至此成矣。及舜登庸、又何敷治之有。而堯之疑猶在於此何耶。古之人三十而娶。禹娶在治水之中、則堯之用禹、亦早矣。當鯀治水時、禹年猶幼。佐鯀之說、亦不可用也。使其果佐鯀、如稷益之佐已。當必自有職業。而亦必有幾諫正救之功。前惜略無傳。何也。今即禹貢觀之。地平天成。功績若此其大。雖以神為之。非三考貢成不可也。三考九年。孟子止言八年於外者。其一漦成功之年。禹已還歸故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孔氏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

鄭氏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

蘇氏曰。幣帛盛于篚、故書曰篚厥元黃。

林氏曰。兗州之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故貢此二物也。有貢又有篚、乃入貢之物、盛于篚而貢焉。古者幣帛之屬、皆盛於篚。蘇氏引篚厥元黃為證、是也。織文者、錦綺之屬。曾氏曰、織文因織而有文者。錦綺之屬不一。故言織文以包之。謂之織、則綺縠組織而有文者不與矣。

浮于濟漯。漯水出今北京莘縣。**達于河。**

孔氏曰。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

唐孔氏曰。揚州之浮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按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言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班氏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樂安千乘縣入海。縣勃平原郡鄃縣注云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桑欽云漯水出平原郡高唐縣按東武陽其地屬今北京莘縣即今博州之聊城陰當在今德州之境而千乘則唐屬青州良地望當之漯水蓋出東武陽而過高唐又東過漯陰至千乘而入海桑欽謂出高唐誤矣

林氏曰。二水不必相通。苟濟亦可以入河、漯亦可以入河。則亦可以謂之浮于濟漯、達于河。達者、唐孔氏曰。從水入水曰達。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

禹時濟漯、皆受河貢賦之道。或自濟自漯、各隨其便入河云耳。非如穎達謂從漯入濟、自濟入河。

海岱惟青州。

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唐孔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

杜氏曰。土居少陽。其色為青。故曰青州。

嵎夷嵎夷在今登州之境**既略。濰淄其道。**

孔氏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復其故道。

唐孔氏曰。嵎夷、地名。即堯典宅嵎夷是也。嵎夷、萊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皆觀文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為略也。

班氏曰。濰水出瑯琊箕。北至都昌入海。顏氏云出箕屋山通典云密州莒縣東北有濰山濰水所出濰山當即是箕屋山也瑯琊故城在今密州有漢都昌城在東北今故城在濰州昌邑縣見九域志故城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入泲。通典云淄州淄川縣有淄水萊蕪故城在東南博昌故城在南

林氏曰。嵎夷、則羲仲所治東方之極也。島夷、和夷、皆在要服之外。去中國之地宜遠。故言其服與底績而已。嵎夷既羲仲所治、則其地宜近而相及。必有以限其內外而正之。故特言既略。春秋傳所謂天子經略諸侯正封者也。

嵎夷在其東。濰淄在其西。治水從東而西也。嵎夷封略、昔已有之。特為洪水所壞。今再修整而已。非禹創為之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孔氏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

唐孔氏曰。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向潤。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張氏曰。海物奇形異狀。可食者衆。非一色而已。故雜然並貢。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鹽絺海物。青州大率之貢也。至於此五物、或惟岱畎有之。或他地有之而不足以貢。故別言岱畎。所謂任土作貢、於此可見。

萊夷作牧。今萊州之境**厥篚檿絲。**

孔氏曰。萊夷、地名。可以放牧。按通典萊州春秋萊子國也禹貢萊夷作牧是也

蘇氏曰。牧、芻牧也。傳曰。牧隰皋。井衍沃。並海。水患除、始芻牧也。檿絲惟出東萊。以織繒、堅韌異常。萊人

謂之山爾。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倂在作牧之後。

葉氏曰。周官井牧之法。以田萊爲辨。則地以萊名、宜可耕作而畜牧也。馮繼萊夷言。其貢或出於萊

夷也。

浮于汶。汶今兗州萊蕪縣原山。至鄆州須城縣入濟。達于濟。

班氏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入濟。桉通典兗州萊蕪縣漢舊縣城。汶水所出。南流入濟。桑氏曰。汶水西南過奉高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酈氏曰。汶水至須昌入濟。須昌今爲須城。鄆州所治。壽張今隸鄆州。在州西南六十里。安民亭當在二縣之界。

程氏曰。不普達河。因兗貢前文也。

林氏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即下文所謂導沇水東流爲濟。東至於河。又東

北會于汶是也。謂此州將欲達于帝都、當浮于汶、以達於濟。然後由于濟以達于河也。

禹貢說斷卷二

海岱及淮惟徐州。

釋地曰。濟東曰徐州。郭氏註曰、自濟東至海。

孔氏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杜氏曰。或云因徐邱爲名。

李氏曰。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張氏曰。李巡言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夫揚州北跨淮。南距海。何爲其性反輕揚乎。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孔氏曰。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

班氏曰。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按前志已無蓋縣。當是南北時非古。通典。沂州沂水縣。當是漢蓋縣之地。蒙山在泰山

蒙陰縣西南。按漢志。顓臾國在蒙陰西蒙山之下。通典。言沂州費縣臾城。知費本漢蒙陰之地。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通典。海州朐山縣有羽山。[illegible]後漢志引博物志云。伯謂此山爲殛鯀山。祝其縣羽在當南北時。縣其地當屬今朐山。

酈氏曰。沂水出魯城東南尼邱山西北。逕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高三丈。曾點所謂風乎舞雩處也。沂

水又西逕圓邱北。又西注泗水。此曾點所謂浴乎沂之沂。非此沂沂。其又之沂也。沂即今兗州仙源縣。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孔氏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

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孔氏曰。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

唐孔氏曰。埴、黏、同。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摶埴之工。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象曰。漸、進也。

釋言云。包、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命叢緻者爲稹。漸包、謂長進叢生、言

其美也。

林氏曰。此州之土。色而別之則赤。性而別之則有墳埴之二種。墳者、土脈墳起也。徐州之地、受淮之下

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不得遂茂、爲日久矣。今也洪水既平。乃至於漸長叢生、胡可盡也。

葉氏曰。包者其本固。猶詩言如竹包矣。

呂氏曰。漸包、結實也。

張氏曰。水患既平。土色復其水性、故赤黏而墳起。草木復其本性、故漸進而叢生。

土之性埴者不能墳。墳不能埴。故林氏以爲二種。其說甚當。而張氏言赤黏而墳起、或者其未之

察歟。包當如易苞桑之苞。漸包、言浸浸乎其苞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孔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黃

取王者覆四方。

唐孔氏曰。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靑。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

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

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

之言皆同也。

林氏曰。天子之建社、必用五色之土。而徐州之土、備此五色、故使貢之也。前言赤埴墳。此又兼五色者。

蓋此州之土。大抵赤色者最多。靑、黃、白、黑、僅有之而已。

羽畎夏翟。

孔氏曰、夏翟、雉名。羽山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唐孔氏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

林氏曰、羽卽翟羽。其美之羽。羽畎、羽山之畎、猶之皆畎也。

嶧陽孤桐。（嶧在今兗州鄒縣）

孔氏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班氏曰、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魯國騶縣北有嶧山。（今下邳爲淮陽軍之嶧縣、卽兗州之鄒、既下邳在南、在北二縣西相接、則知葛嶧者嶧山之連延者也。）

林氏曰、嶧陽卽詩所謂保有鳧繹是也。孤桐者、特生之桐、可以中琴瑟也。必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也。

泗濱浮磬。（泗出今兗州泗水縣）

孔氏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

班氏曰、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乘氏今屬曹州、睢陵故城在今下邳東陽）

唐孔氏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也。

林氏曰、磬之爲器、必取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越以長。但以其輕、故謂之浮。不云浮石而云浮磬者、曾氏曰、成磬而後貢之。

桑氏曰、泗水出魯卞縣北山、東南過下邳縣西。又入於淮。（今兗州泗水縣、卽漢卞縣地也）

酈氏曰、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昔因公事、沿歷徐沇、路經洙泗。因令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東南逕下邳縣故城。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於淮。考諸地說、或言於睢陵入淮、亦云於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下相在睢陵宿遷縣界）

泗水皆出兗之泗水縣。而班氏言出乘氏者、菏之分濟者也。東與泗會、故菏泗之稱遂亂。

淮夷蠙珠暨魚。（淮夷地當在淮之口）

孔氏曰、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

鄭氏曰、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

唐孔氏曰、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

蘇氏曰、詩有淮夷、知古者淮有夷也。

林氏曰、唐孔氏云、淮夷蓋小水、後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同此說。鄭氏謂淮水之上、夷民獻珠與

魚。當從鄭氏之說。按詩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則是淮夷不得爲水名也。蠙卽蚌之別名。謂淮上之夷民、當此洪水既平之後、獻蠙珠及魚之二物。亦如詩所謂來獻其琛是也。

淮夷要服也。在徐州之外。商之末世、嘗有西侵中國之地、而居淮水之上者矣。武王既定天下、通道夷蠻。封域之正、當盡復古。而周公攝政、成王卽辟、雖嘗服輒叛。要東伐之師、不容其亂我華也。其後周衰、四夷交侵中國。淮之南北、不復周有。故宣王中興、命召公平淮夷、以復境土。則知大禹夠戚之制、其所以限中外而正封圻者、甚嚴也。古之興王、其經綸之務、莫先於此矣。

厥篚玄纖縞。

孔氏曰、元、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

唐孔氏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元、元必有質。元是黑色之別名。故知元是黑繒也。史記稱高祖爲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爲白繒也。

顏氏曰、元、黑繒也。纖、細繒也。縞、鮮支也。卽今所謂素者也。言獻黑細繒及鮮支也。

曾氏曰、縞亦爲燕服。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縞又所以爲燕服。徐州之篚、元也、纖也、縞也。凡三物。釋者以爲元縞爲二物、以纖爲細、誤矣。

張氏曰、淮夷貢篚、豈堯科別其民、使之供上哉。蓋水患既除、物復有生。淮中有珠有魚矣。可以蠶桑而爲元纖縞矣。臣子之心、藏上之德。以爲吾享此安居、衣食此土地、而遂其生者、其誰之力也。故其土地所出、人力所極、如珠、如魚、如元纖縞者、皆貢篚於上。以備服食器用、以効其區區之誠焉。土、翟、桐、磬、蠙之珠、魚、元、纖、縞、縱不有輕重、而夷與吾民之貢、乃略相參配、何也。凡他州夷貢、皆時穿於吾民、而此獨相參配。蓋其地西當淮口、東濱海曲。所出之富、適在於此。故貢之以効來王之誠、而非禹强其與吾民等輕重也。序曰任土作貢。經曰庶土交正、底愼財賦。當於是焉求禹之用心。

浮于淮泗、達于河。

唐孔氏曰、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班氏曰、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水在山陽湖陵南。

蘇氏曰、渡二水而入于河。汴河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而已。

葉氏曰、淮泗之通河久矣。隋時浚汴而大之爾。汴、卽水經所謂汳也。

程氏曰、菏水南可接泗、北可上濟。於是經卽江海淮泗菏濟河、次比言之。其序由南而北、悉相灌受、無復間斷。而書法所乃已言者、不復申言、截然一律。此經書法所謂簡而能該者見矣。許氏說文引徐

實本曰、逆於菏、誠爲有理。湖陵地屬今單州魚臺。

班氏言菏澤在定陶東、泗水出乘氏縣。定陶乘氏、相去蓋數十里間耳。泗水實出兗之泗州縣界。安得西與菏澤比乎。此蓋菏水分濟而東、與泗會合、故菏泗之稱遂亂、而班氏所以指菏爲泗也。湖陵之水亦菏也。班氏又名爲河、此皆於地理未核、遂使後人難以稽據。許氏以徐貢之河爲菏、亦據見水道實跡、而於安國所傳之書有不盡信焉耳。程氏深取許、而於浮汶達泲之說、皆黜棄之。信乎其得古之旨也。然於班氏猶有所假借、云菏河二字、古多轉借互用。果如其說、其徐貢之所謂達於菏者、豈不以一字之文、而亂他州之所謂入河達河者乎。經書導濟云、東至於菏、書徐之治水云、導菏澤、皆爲菏字。而於此獨爲河何哉。此蓋古文轉寫之誤無疑。學者還宗許氏可也。

程氏此論甚詳、余不必悉引。

淮海惟揚州。

孔氏曰、北距淮、南距海。

李氏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

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陽、故杜氏以南越爲非九州之域、是也。南越非九州之域、則閩越亦當非、而杜氏猶以隸揚州、何也。攷禹治水之迹、止及震澤、而史傳稱其巡狩止及會稽、則會稽而南、爲要荒之地可知矣。故言揚州之境者、當曰東距海、不當曰南距海。

彭蠡（在今江州及南康軍）既豬、陽鳥攸居。

孔氏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

唐孔氏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於江、東匯爲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班氏曰、豫章彭澤縣、禹貢彭蠡澤在西。（今彭蠡澤江州九域志元太平興國七年以江州星子縣置南康軍又以江州都昌縣隸軍有彭蠡湖接連與都昌星子彭蠡縣地也）

張氏曰、鴻雁、江南所在有之、何獨止於彭蠡哉。其意以爲鴻雁來南、至彭蠡而止、故今極南、如五嶺之外、不復見鴻雁矣。禹貢之意、尚可攷也。向也洪水滔天、彭蠡泛溢、不復可辨。故鴻雁亦無自而居處。今水患既除、水復故道、彭蠡之水、既停蓄而不泛溢、故鴻雁至九月、亦於此安處也。

林氏曰、彭蠡之澤、蓋是江漢所會之處、既豬者、水既豬積於此、不復汎溢、以爲民害也。陽鳥攸居、謂雁來居於此蠡之澤。諸儒之說皆同、而竊有疑於此。觀此篇所序治水之詳、見於九州之下、或山、或澤、或川、或陵、或平陸、或原隰、莫非地名。此州上既言彭蠡既豬、下言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皆是地名、而

獨於此三句之間、言陽鳥攸居、非惟文勢之不相稱、然考之九州、亦無此例也。夫雁之南翔、乃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豈其洪水未平、遂不南翔乎。古之地名取諸鳥獸之名、如虎牢、犬邱之類多矣。左氏昭公二十年、公如死鳥。杜元凱釋曰、死鳥、衞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鄭有鳴雁、在陳留雍邱縣。漢北邊有雁門。人皆以雁之所居爲名。陽鳥意類此、意雁之南翔所居地名、故取以爲名、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然世代久遠、地名之詳、亦無所考、雖嘗疑其如此、然亦未敢以爲必然也。

程氏曰、彭蠡自湖口彭澤南邑之間、會於岷漢二江。（湖口隸江州）

三江既入、震澤（今太湖也屬蘇州）厎定。

孔氏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

鄭氏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按其意言以下十五字乃孔氏語也此誤連引）

庾氏曰、南江在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今隸蘇州）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今太平州蕪湖縣卽漢蕪湖縣也通典云漢陽羨縣故城在常州義興縣南太平興國元年改義興爲宜興）北江、在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今常州晉陵縣也）

韋氏曰、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浦陽一江也安得爲二江）

郭氏曰、岷江、浙江、松江。

顏氏曰、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此即安國之說）

王氏曰、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一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厎定也。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見此書所記禹跡、尚足用以治水也。（此班孟堅之說）

蘇氏曰、三江之解、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於江、匯爲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以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今有三泠之旣。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謂也。（按彭蠡以上爲二夏口以上爲三二三段方謂檢蘇氏書傳已如此始仍之）

程氏曰、蘇氏即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遂以豫章彭蠡之江、而出而北會者、指爲南江、以足三江之數、是也。其於地則有考、以經則相應、最爲愜當、而其所以分三江者、又求之經文之外、故學者信矣、而不堅也。

林氏曰、逐州所序治水之曲折、皆是列序其一州之水、於其下、非必以文勢相屬、如下文導岍及岐、導弱水而下也。而先儒乃有此蔽。如兗州言雷夏既澤、然而考其源委之所注、灉沮嘗未嘗會於雷夏。三江實未嘗入於震澤也。然而經言三江既入、震澤厎定者、蘇氏曰、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

吳越說。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之所鍾者、獨震澤而已。此說是也。爲揚州之患者、江也。爲江之患者、彭蠡也。夫以三江之水相注、闘激蕩溢、以致橫流之多者。是勢之必然者也。今也禹之導江、必於是焉致其力。大其容。而使之安行而不兢。深甽渫所趨之地。而使之緩來而不奔。則三江之入海。固不必用咨力。而震澤亦蒙其賜矣。經於此州治水、首書彭蠡。其規畫尚可想見於數千載之下也。一江名三江。致經於會彭蠡之後。分辨中北江甚明。當是堯禹時三江既會彭蠡而出。則甽淺二江復分而爲二。至今下流、每分合不常。余以秣陵而下、嘗親考之矣。經文豈欺我哉。程氏以北西河爲河、隨方命名。其爲說非不工。然以解經之導漾東爲北江、導江東爲中江之文。終爲不安。宜試思之。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孔氏曰。篠簜。水去已布生。少長曰夭。喬、高也。

李氏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

林氏曰。兗徐揚三州。皆言草木。兗之繇條。徐之漸包。揚之夭喬。皆言草木之茂盛。特史官變其文耳。雖王介甫之喜鑿、亦不能曲爲之說。

呂氏曰。揚兗之水尤甚。喬與夭可知也。天喬殊於漸包。漸包盛於繇條。言之輕重如此也。觀此足以見三州水患之退有遲速、而禹之所記、亦不容無淺深故也。雖然。孟子言堯洪水之時。草木暢茂。益焚山澤以驅禽獸。而據此則言水患退而後草木始遂其生、何也。蓋此記下濕之地。而孟子則言邱山之高。民被害欲居之。而禽獸逼人、則益不得不焚之耳。地有高下之不同。故二書之所言各異。苟非篤經、未免致疑於此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張氏曰。土惟塗泥。謂卑濕也。故田第九。賦第七。水患既退。種植既稀。地理增美。故雜出第六之賦。不計利害惟使民自貢。不立定賦、必其上貢、此所以爲差耳。

厥貢惟金三品。

孔氏曰。三品、金、銀、銅也。

鄭氏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林氏曰。三品者。金、銀、銅也。鄭氏爲銅三色者、非也。

瑤琨篠簜。

孔氏曰。瑤琨、皆美玉。

唐孔氏曰。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別名也。

王氏曰。美石、次玉者也。

林氏曰。曾氏曰。周禮太宰之職。享先王則贊玉爵。內宰之職。后裸獻則贊瑤爵。禮記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公劉之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則知瑤者、玉之次也。此說是也。琨。按說文石之美者似玉。則琨次於瑤可見。

曾氏曰。按儀禮樂人宿縣。簜在建鼓之間。說者以簜爲笙簫之屬。

齒革羽毛惟木。

孔氏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柟豫章。

唐孔氏曰。詩云。元龜象齒。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說文云。羽、鳥長毛也。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此牛之尾。直言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楩柟豫章三者皆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

林氏曰。齒革羽毛、皆是鳥獸之肉、可以供器用之飾者。木亦不必指是楩柟豫章。蓋凡木之貢、皆出於此州也。

島夷卉服。

孔氏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

唐孔氏曰。海曲謂之島。卉服、草服葛服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

鄭氏曰。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

張氏曰。冀州島夷。以皮爲服。揚州島夷。以卉爲服。皆自其土地所出而用。

林氏曰。按此文在於厥貢之下。厥篚之上。則其爲島夷之貢卉服者明矣。服既爲貢。則與冀州皮服、從而可知也。

厥篚織貝。

孔氏曰。織、細紵。貝、水物。

唐孔氏曰。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爲之。貝有居陸居水。此物下濕。故云水物。

鄭氏曰。貝錦名。

張氏曰。貝水名也。至今南方採吉貝、織爲厚紬、可以禦寒。亦有冀州島夷以皮之制。

林氏曰。按荊州云厥篚玄纁璣組。璣、不圓之珠也。故今以珠貝爲貨。珠既入篚、則貝亦可以入篚矣。然

面以織爲一物、則織之一字、無所屬經。但曰織。安知其爲綢紵乎。鄭氏曰。貝、錦名。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成文矣。此說是也。蘇氏曰。南海島夷、織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棉之類、亦一說也。而其下文又曰其文斑爛如貝、亦以成其貝錦爲說。然今之吉貝木棉、無有所謂斑爛如貝者。此說亦未敢從。

厥包橘柚錫貢。

孔氏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

唐孔氏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此物必須裹送。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

王氏曰。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乏無也。

張氏曰。小曰橘。大曰柚。揚州所有也。至今此物永嘉江西爲多。第至於致遠、故貢篚之外。又有包焉。包所以封護其外、使未遽失土性也。此橘柚必錫命而後貢也。

顏氏曰。柚似橘而大、其味酸。橘柚不耐寒。故包裹而貢。錫貢者、待錫命而後貢。非金三品齒革之類、爲每歲常貢。

島夷、指東南之夷也。橘柚錫貢於夷。則今永嘉之地、其爲夷也必矣。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孔氏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林氏曰。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於帝都。則必由江而入海。然後入於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於黃池。然後江淮始通。若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而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蓋誤指吳王夫差所通之水、以爲禹跡、其實非也。使禹時江已與淮通、則何須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爲是之迂迴也哉。

程氏曰。泗之北。濟之南。有菏水者。自定陶而下。經昌邑、金鄉、東緡、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爲河水。許叔重以爲菏水。菏河古字應通。然後知徐貢之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菏以達也。夫惟有菏、以爲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泗、菏、濟。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無間絕、而經文書例已盡者、更不再書。通此經一律也。

孟子於禹貢之書、講之素矣。豈不知禹之時江無入淮之道乎。孟子去春秋之世近矣。又豈不知吳開邗溝、江始有通淮之道乎。然而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者、蓋淮之東。大抵地卑而多水。古溝渠江淮之所相通灌者、非必一處。豈但邗溝之舊跡而已哉。林氏之說、未可爲通論。

荊在今襄陽府南漳縣。州及衡在今衡州府衡山縣。陽惟荊州。

孔氏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

唐孔氏曰。此州北界至荊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杜氏曰。荊、警也。或取名於荊山焉。

李氏曰。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曰荊。荊、強也。

曾氏曰。臨沮之荊。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

林氏曰。孔氏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者、蓋以衡爲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謂南及衡山之陽。然謂北據荊山則不可。先儒以爲據者、皆跨而越之也。若兗州東南距濟、是越濟而東南也。青州曰東北據海、是越海而東北也。此州與豫州荊山爲界。荊山之北、則豫州也。安得跨而越之哉。故謂之北距荊山則可。謂之據則不可。

曰荊及衡陽、則陽字上該荊矣。如必曰荊陽及衡陽惟荊州、此成何等文義。甘林二公之說、足以證孔氏之謬。非深於經文不能也。

江漢朝宗于海。

孔氏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

唐孔氏曰。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宗。

鄭氏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

張氏曰。如鄭氏所云。則止爲荊楚言爾、所示不廣。

林氏曰。孟子曰。禹之治水也。以四海爲壑。白圭以鄰國爲壑。彼禹之治荊州之水。欲使荊州之民、免於江漢之患。而乃決之於揚州、則是以鄰國爲壑矣。惟施功也。雖導江漢之水於荊州。然必使之朝宗於海。而揚州之民、亦免於昏墊之患。此其所謂以四海爲壑也。

二水在此州合流。而趨下之勢、由是而愈順。東臯滄溟、有朝宗之象。苟不於此州記、則揚州正其入海之地、不必記矣。

九江孔殷。在今岳州府巴陵縣即洞庭湖。

孔氏曰。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按以上至九河既道諸氏說荊水所闕今從永樂大典補入。

唐孔氏曰。江以南水無大小、路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

劉氏曰。湖漢九水入於彭蠡、是爲九江。

桑氏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即岳州巴陵縣地也。

晁氏曰。洞庭、九江也。

林氏曰。九江之名與其地。世代久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入江、此則可以意曉也。

程氏曰。九河言播、而江不言、則江不為九江甚明也。然其所以九名、當時必有所因、不容鑿為之說。若其地、且據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為正。蓋不敢於去古既遠之世、輒為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

葉氏曰。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皆在梁。去海甚遠。江至東陵、始匯為中江。漢至大別、始南為北江。漢匯澤為彭蠡、而江會為匯。二水合於一、而後入海、則導江非至東陵、導漢非至大別、皆無入海之勢。故二水雖發源在梁、入海在揚、而勢可使自是匯而入海順從而不逆者、東陵大別之間也。故言朝宗于海。九江、說者以為洞庭、不在尋陽是矣。九江、荊之舊江也。江漢有朝宗之勢、則自澧而過至於東陵。其流雖大、而無所壅遏。故九江不失其舊、而甚中也。殷、中也。甚中者、宜絕中而反不失中之辭也。

張氏曰。水患既去、九江之水、皆循故道、甚得地勢之中、不復泛濫為害也。

自夫彭蠡既豬於揚州、而江漢於此、乃得安會順趨、以達於海。而其上合流之西有九江者。於是亦從而孔殷焉。沱潛也、雲夢也、皆由此而治也。是皆禹之導水、自下而上、而彭蠡者、荊揚腹心之疾也。先有以治之、而二州之水害去矣。說者惟不識此、故不求九江於江漢合流之上、而求之於合流之下。此說之所以紛紛、而終莫可信執也。胡不玩經文而思之乎。胡不以江漢九江沱潛雲夢、次比其地勢而觀之乎。始余讀衆說、無一當余心者。及以葉氏之論詳之、然後知余每論大禹治水之規畫、頗有可信者。九江不必求其有九、然後為是。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今之洞庭、當是堯禹之時名為九江、無足疑者。不然、則澧之下、東陵之上、有水大如洞庭、而為江所過者、禹顧不書何耶。

沱潛既道。沱出今江陵石首縣。潛出在江陵潛江縣。

孔氏曰。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

唐孔氏曰。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

班氏曰。江沱出南郡枝江縣西。東入江。枝江唐隸江陵府。熙寧六年省入松滋縣為鎮。

鄭氏曰。枝江之沱、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按通典、江陵石首縣即漢華容縣也。在府東南二百里。縣治正臨大江之南。地理志云、夏水受江入沔、行五百里。

蘇氏曰。枝江沱水、華容夏水、此荊州之沱潛也。鄖縣沱水、安陽潛水、此梁州之沱潛也。以安國穎達之言考之、昧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州荊州相去數千里、非以昧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

林氏曰。據爾雅之言、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也。出於荊者、荊之沱潛也。出於梁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不必有合流昧別之說。

程氏曰。水自河出為灉。故詩有灉沮之灉。而後世亦以宋水之受汳者為灉。不限一水也。江有沱之詩。始曰沱、中曰汜、終曰渚。三者展轉變稱、皆取聲協。亦可以見其不主一地、不專一名也。是皆可以類推者。然則凡水之出江漢、皆可以名沱潛。則沱潛云者、乃從江漢下流得名耳。荊貢自漢陽以上浮漢支水皆為潛。浮江支水皆為沱。

鄭氏不以枝江沱水為此之沱、以其非從江出故也。而東坡指以為是。蓋亦姑從漢志云耳。余考枝江之地、隸今松滋。松滋在江陵西南。亦安知枝江之水、不於江出而復入江耶。至若鄭氏以夏水為沱、而東坡則指以為潛。此東坡之疎耳。何者、夏水首受江於華容之境、行五百里、東入沔、此正合爾雅江出為沱之說、而東坡以為潛、非也。然則潛不可得而知歟。國初乾德中以漢江陵縣地置潛江縣、在荊南東北百有餘里。或者水有自漢而來、名之曰潛。故縣因以名歟。程氏求沱潛於漢陽而上之地得之矣。

雲土夢作乂。雲在安州安陸。夢在江陵石首。

孔氏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唐孔氏曰。昭三年左傳云。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定四年左傳云。楚昭王寢於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地理志、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安陸今德安州。或曰、華容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

小司馬氏曰。雲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左傳云、昭王寢於雲中。又楚子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各別也。

蘇氏曰。據春秋傳所載、則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元纁璣組云爾。

王氏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土見而已。草木生之矣。非特草木生之而已。人有加功乂之者矣。

在安陸者、雲也。在漢之東。在華容者、夢也。在江之南。二澤夾江漢於其中、而各自鍾水於江漢之外者也。後世以其地望相近、故總稱雲夢焉耳。考此又以知經云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者、以江漢支流俱治、而其傍之澤、無復泛溢之患也。雲土者、言藪雲之土、復其舊也。夢作乂者、言藪夢之人、皆作乂也。此則上下互見其義。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孔氏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林氏曰。此州之土雖同揚州之塗泥。然其地稍高。故其田加於揚州一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孔氏曰。土所出與揚州同。

唐孔氏曰。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

林氏曰。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齒革。則是二州之所產。不無優劣。亦可見矣。

張氏曰。徐州浮磬先於蠙珠。豈可謂珠不如石乎。梁州鐵先於銀。豈可謂銀不如鐵乎。穎達之說過矣。

此當以文繼爲言。所出適饒於此而且審。故先之。非以二物之貴賤等輕重也。張氏之辯。雖巧而實非。

杶榦栝柏礪砥砮丹。

孔氏曰。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也。

唐孔氏曰。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柘爲上。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璣毛詩義疏云。杶樗栲漆相似如一。杶栝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榦。弓榦莫如柘木。故舉其用也。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愼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丹可以爲釆。

顏氏曰。丹。赤石也。所謂丹砂者也。

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其名。所貢之木。不可勝名也。此州曰杶榦栝柏。其所貢者。止此而已。

張氏曰。今辰溪丹砂。皆方所貴。正荊州分域也。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孔氏曰。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陸氏曰。韋昭云。箘一名聆風也。馬云楛木名。可以爲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荊而赤。莖似蓍。

唐孔氏曰。鄭云箘簵。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傳言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

顏氏曰。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爲矢。

蘇氏曰。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杶榦栝柏、礪砥砮丹、與箘簵楛。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雖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輦其物。易以輕齎。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張氏曰。三物貢其尤美者。厥名。猶言尤美也。

林氏曰。考工記云。材之美者有妢胡之竹。鄭云。妢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意者即三邦之故地歟。

呂氏曰。凡杶榦及楛十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責之也。見聖人處事之精審如此。

包匭菁茅。

孔氏曰。包、橘柚、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

唐孔氏曰。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鄭云。菁、蔓菁也。蔓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周禮甸師云。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鄭氏曰。菁茅一物也。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旣包裹而又纏結也。

王氏曰。包匭菁茅者、包且匭也。物或匭或包。至菁茅則包且匭者、正以供祭祀、故嚴之也。

張氏曰。安國謂匭爲匣、而繫於包。故以包爲橘柚。康成以包爲裹、而繫於匭。故謂匭猶纏結。余謂二物雖微、專以供祭祀、而非他用。豈可不識哉。故以匭藏菁茅矣。又以帛複包匭而致嚴也。學欲通古今。不因見今日之用複帛包盤杅之屬、則包匭之說、終爲孔鄭所惑矣。

厥篚玄纁璣組。

孔氏曰。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

唐孔氏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說文云。珠不圓者。玉藻說佩玉所縣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張氏曰。組、此州所善織組者。

九江納錫大龜。

孔氏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唐孔氏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注云。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

杜氏曰。蘄州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云。九江納錫、即此。

杜氏亦附會漢儒九江之說耳。要禹時大龜、不必蔡山者是。

薛氏曰。大龜國之所寶、其不得可以爲常貢。又不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於上。先儒多以爲錫命乃貢、此則何以異於錫貢哉。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孔氏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葉氏曰。江沱潛漢、與河皆不通。故必陸逾於洛、而後至於南河。

竹氏曰。自漢而逾洛。

張氏曰。順流而下曰浮。自荊州順江流以入沱。自沱順流以入潛。自潛順流以入漢。至漢則捨舟陸行以入洛。自洛以入於南河。

程氏曰。荊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還。或循枝派。期便於事而已也。逾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也。

自孔安國有順流曰浮之說。學者多信之。而余竊有甚疑者。豫貢浮於洛、達於河、順流也。雍貢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亦順流也。而濟漯受河而東流。兗貢浮濟漯以達於河、果爲順流乎。泗水東流入淮。徐貢自淮以浮泗、自泗以達河、果爲順流乎。況荊貢所謂浮於江沱潛漢、正如程氏各隨其便之說。而逾洛則是泝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行以入洛。由洛以至於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爲順流乎。浮也者、舟行水上之謂。安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爲之解。學如無垢、亦爲所誤。信哉程氏用功於禹貢也深。而昔者余之所疑、亦因是而判然矣。

荊河惟豫州。

孔氏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

李孔氏曰。河南其氣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

杜氏曰。豫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也。又云。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

蘇氏曰。自北條荊山、至於河爲豫州。北條荊山、至河甚近。當是跨荊而南、猶濟河惟兗州也。

林氏曰。蘇氏之意。蓋謂荊州之言荊者、南荊也。豫州之言荊者、北荊也。雖以此二山、分配二州。然以地理考之、其實不然。北荊與河、相去不甚遠。苟以荊山爲北荊之荊。則豫州之境、不應如是之狹也、曾氏曰。臨沮之荊。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此說是也。

伊（出今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洛瀍（出今西京河南縣穀城山東南入洛）澗（出今西京新安縣南東入洛）既入于河。

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河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唐孔氏曰。志云。伊水出盧氏縣東熊耳山。傳云。陸渾山者、熊耳山在陸渾縣。（唐先天元年省陸渾望伊陽伊陽今隸西京）志云。洛水出上洛縣冢領山。傳云。上洛山者、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上洛今隸商州）志云。瀍水出穀城縣潛亭北。傳云。河南北山者、穀城潛亭北、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漢典洛州河南縣有穀城山通水所出古穀城在縣西北傳漢志引博物北曰通水出潛亭山）志云。澗出新安縣。傳云。河池山者、河池在新安縣西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河池今隸西京）

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

林氏曰。據伊洛瀍澗入於洛、而洛入於河。此言伊洛瀍澗、則以四水列言者。竹氏曰。漢水入於江以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於海。與此同意。蓋其水之大小相敵也。

下文導洛言東北會於澗瀍、又東會於伊。此序水之次第。自上而及下也。此言伊洛瀍澗、乃治水之先後。自下而及上也。竹林二公、不知察此、而求爲大小相敵之說。夫三水入洛、而洛得兼三水而爲大。顧謂之相敵可乎。不然、則禹數九川、洛與其一、奚爲而三者不言也。

滎波（滎在今鄭州滎澤縣）既豬。導菏澤（菏在今曹州定陶縣界）被孟豬（孟在今南京虞城縣）。

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河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唐孔氏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章帝更名湖陸也後不改其舊不知隸於何時）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道也。

許氏說文云。菏水出山陽胡陵南。正與孔傳同。而班固以爲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四合、正在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之東北百里而近。正古胡陵地也。而孟豬在睢陽東北。則所謂被孟豬者、導菏流之在定陶魚臺間者、以被之於南也。安國惟說菏之源委不明。且誤言孟豬在菏東北。是以致穎達疑甚、而有古胡陵當在睢陽西北之說。余不極力窮之、終爲二公所惑。而況能明禹跡始終經營之妙耶。

顏氏曰。言治菏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孟豬。不常入也。

葉氏曰。孟豬菏澤、其相去遠。被、及也。猶言西被於流沙者。導菏澤被孟豬、言水值相及。而孟豬之害、不以菏澤也。

林氏曰。職方氏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鄭云。滎、沇水也。波讀曰播。禹貢曰。滎播既豬。顏氏曰。波亦水名。

曾氏曰。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觀此諸說、則滎波之爲二水明矣。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滎澤水大。動成波浪。今時已成遏豬、則是言滎波爲一水也。顏師古雖言波亦水名。又言一說謂滎水之波。則姑存兩說、而不敢斷也。林氏專主職方所記、以爲當是二水。固不爲無據之說。然以余考之。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而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雖然、導水之法、大抵自下而上。至此則先言伊洛瀍澗之入河、而後及於滎菏何也。蓋洛濟入河處、不甚相遠。平時洛并諸水之力、附河而下。濟猶有所不堪。而況其橫流浩蕩之時。滎澤所承、其有不爲害之懼乎。禹謀度之先。皆灼知此利病。故其經始河患、施治濟之功、必先疏四水、以循故道。而滎波固可豬矣。滎波既豬、則菏澤固可無患。而猶導其流以

被孟豬者、所以殺其餘溢、而亦預爲他日涸水之地也。反覆參究禹之規畫、如在吾目。吾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孔氏曰、高者壤、下者壚疏。

許氏曰、壚黑剛土也。

唐孔氏曰、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復得言色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孔氏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壤者、和緩之謂也。墳者、不黏埴之謂也。此州雖有二土、田宜若最上。而止居第四者、以下土又有黑剛之處、非播種所宜故也。履歷農郊、利害在目。君子其可忽於此乎。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孔氏曰、纊、細緜。治玉石曰錯。治磬曰錯。

唐孔氏曰、纖是細、故傳言細緜。

顏氏曰、紵、織紵爲布及練也。

王氏曰、磬錯二物不常貢。錫命乃貢。

張氏曰、揚州言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言九江納錫大龜。二州去冀都甚遠。其待錫命、則有說矣。豫州北近冀都、而磬錯亦以錫貢。聖賢之惜人力如此。則夫崇飾臺榭、以爲遊觀。並運土木、以資妄費者、皆聖賢所深惡矣。可不戒哉。

林氏曰、職方氏云、豫州其利漆枲。則是漆枲之類、此州之所宜也。纖纊、諸儒皆以爲細緜。然爲二物、亦未可知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華山在今華州華陰縣。）

孔氏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唐孔氏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杜氏曰、以西方金剛、其氣強梁。故曰梁州。

曾氏曰、華山之陰爲雍州、其陽爲梁州。

岷（在今茂州汶川縣。）嶓（在今興州界。）既藝、沱（在今彭州永昌縣界。）潛（此漢別出於嶓東南、至蓬州巴縣入江。）既道。

孔氏曰、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

唐孔氏曰、漢制縣有蠻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也。沱出於江、潛出於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亦云沱潛既道。

班氏曰、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又曰、江沱在蜀郡汶江縣西南、東入江。（郫今成都府。汶江今茂州汶川。）

（釋地）潛谷水出漢中安陽縣西南、北入漢。（通典云、安康郡、即漢安陽縣也。晉改安陽、今仍漢陰名。）

鄭氏曰、郫之沱、安陽之潛、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江漢出。江源縣有郫江、首出江。（案晉志、江源縣屬蜀郡、今蜀州江原縣。）南至犍爲武陽縣、又入江。豈沱之類歟。（通典云、眉州彭山縣、即漢武陽地也。）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者。（通典云、江州縣故城在今渝州巴縣西、今渝州故爲巴郡。）

郭氏曰、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東流。又曰、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沔陽古城在今興元府西、有沔陽城。）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案晉志云、梓潼郡、漢壽屬焉。晉改曰晉壽。）

（案三通典、利州漢葭萌縣、晉改曰漢壽、後又改曰晉壽。不知何時復此名。）

林氏曰、沱在彭州唐昌。（本朝改爲永昌。）又曰、沱在益州郫縣西。小司馬氏曰、郫之沱、安陽之潛是也。以漢志通典考之、以地勢觀之、則是沱水別流於茂州汶川之境、過彭州永昌、又過成都郫界、復東入大江明矣。鄭氏謂在郫之沱、首不出江。此蓋未嘗深考源委曲折故也。若潛水、惟鄭氏所指西漢與經浮潛正合。請辯于後。

葉氏曰、江漢見於荊者、既朝宗于海、則已治矣。故於發源無所用力。特言岷嶓既藝、則不特水治也。

林氏曰、江漢二水、發源此二山。當其泛溢悍怒、而未有所歸、則其發源之山、亦爲水所浸漬、而不得遂其播種之利。今既疏導以入于海、則岷嶓二山所出之水、皆順流而東。則此二山、遂可種藝矣。

治江漢之水、由東而西上、亦既極其源矣。而分派旁流者、又已俱治。則梁州之大功畢矣。萬世之下、想象禹之規畫、何其簡易精當如此也。

蔡蒙旅平、（二山皆在雅州嚴道縣。）和夷厎績。（嚴道和州、即和夷之故地也。）

孔氏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和夷平地之名。

鄭氏曰、蔡蒙皆在漢嘉縣。

杜氏曰、雅州嚴道縣有蒙山。禹貢云、蔡蒙旅平、謂此也。（漢嘉不知蔡於何時、案晉志屬漢嘉郡。今雅州、晉漢嘉郡也、其地當在嚴道之境。）

王氏炎曰、雅州蒙頂山、即青衣蒙山也。

蘇氏曰、蒙山、今曰蒙頂。和夷、西南夷名。

林氏曰、據漢志青衣但有蒙山、無蔡山。不知鄭氏何所據、而知蔡山亦在漢嘉。當姑闕之。鄭氏謂和爲夷所居之地。而曾氏本鄭說、以謂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爲黎州者、三十有七。則經

所謂和夷者也。蘇氏亦以和夷爲西南夷名。若此諸說皆可信。今雅州猶有和川鎭。此卽和夷之故地也。

和夷者、東近蔡蒙之夷也。蔡蒙旅平。則和夷底績矣。此梁州西南最遠之地。言旅平於此、所以示告終也。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厥賦下中三錯。

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愚謂差等之處有三。第六。第七。第九也。八不與其中。

唐孔氏曰。王肅云。黎小疏也。

顏氏曰。色青而細疏。

曾氏曰。梁州山水俱多。故其賦比九州爲下等。

獨言色之青黑、而不及其性。則非壤非墳、爲土之剛脊可知矣。使其果爲沃壤。如孔氏之說。則田宜上品。而顧乃止居下上何耶。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孔氏曰。璆、玉名。鏤、剛鐵。

唐孔氏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

曾氏曰。蜀郡卓氏、至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州之利、尤在於鐵。故言鐵先於銀也。

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

唐孔氏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傳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續羊毛作衣。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

馬氏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

鄭氏曰。桓水出西傾山。

杜氏曰。西傾山在洮州西南吐谷渾界。桓水所出。

鄭氏曰。桓是隴阪之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之曰桓。

蘇氏曰。西傾、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沔。

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敍。則織皮非中國之貢也。疑西傾卽西戎之境。熊羆狐貍織

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之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

西傾雍州之山也。西傾之戎、胡不浮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而必道梁州之界、何也。因有桓水之便、較積石爲近、故舍彼而從此焉耳。是來云者、是指梁州言也。酈杜諸公、皆言桓水出西傾、於經文爲順。而班固以爲出蜀郡之山、非也。

浮于潛。

水凡出於漢者皆名潛。則漢志安陽鬵谷之水、與郭氏所引河陽南流之水、皆謂之潛可也。若此所浮之潛、則當以鄭氏所指漢西出者爲正。蓋主之以經文、參之以地理、則桓水自西傾來、東與之會者、惟以西漢水當之可也。苟舍是而他指、於西漢之東、則桓水其能越西漢乎。

逾于沔。

孔氏曰。漢上曰沔。又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

班氏曰。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山。（今興州順政縣沮縣之地也。）南至沙羨。南入江。（羨音夷。漢屬江夏郡。卽今鄂州江夏縣。）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其記禹貢養水則曰出隴西氐道縣。（當在秦州之西。）至武都爲漢。（今隋州利州漢州郡地也。）其武都縣注。則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其南郡華容縣注。則又曰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應氏曰。沔水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故郡曰江夏。

杜氏曰。沔水發源興利順政縣。一名沮水。又曰沔州漢陽縣。有漢水。一名沔水。（漢陽今爲漢陽軍。）

鄭氏曰。或謂漢爲沔。

劉氏曰。巴漢志云。漢水二源出氐道之養山。名養。南都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至武關山。歷南陽界。出沔口入江。巴漢志曰。西漢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江。（案漢嶓有白水縣。注云。水出徼外。北入漢。案通典利州）（梁谷縣漢白水縣也。今利州無梁谷。但昭化有白水鎭。當是唐家五代廢入。）

桑氏曰。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又曰。漢水東南過巴郡閬中縣。（今閬州）

酈氏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同爲漢水。雖津流派別。林渠勢懸。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俱受漢漾之名。（又曰東西兩川。但受河漢之名。）

程氏曰。漾水不出西縣嶓冢山。卻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山。而東流入漢中。若以東狼谷山所出之水爲漢源、則東狼谷山、當爲嶓冢矣。西漢嘉陵、江水也。自高帝置廣漢郡以後。人見嘉陵江來自興鳳、與漢中接境。又郡名廣漢。遂誤名嘉陵以爲漢水耳。

東西漢水辨

班氏言漢水出隴西氐道。而劉氏引巴漢志。又言出氐道養山。是皆水源實跡、而非懸空遐爲之

設也。今考氐道地、當在秦州之西。而嶓冢山者、嶓山以東之山也。漾水發源嶓山、而東逕嶓冢。其水別爲一流。東南至江州入江者、即後世所謂西漢。而禹時所浮之潛也。以地勢考之。既會桓水爲順、而於經之浮潛又合。如何必致疑於其間、而又旁求之他乎。學者如考經之詳、當自以余說爲當。

漾辨。

杜氏言沮縣東狼谷之沮、即沔水也。沔出沮縣東狼谷、而漾出隴西氐道。則沔漾之源、班氏固未嘗以爲一也。及記漾水至武都爲漢、則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是沔至武都、去沔源爲近。雖其流未與漾合、而沔漢之稱、固已亂其真矣。況於下流既合、而孰辨沔漢之異源耶。孔氏曰。漢上曰沔。鄭氏曰。或謂漢爲沔。皆傳文承襲之餘、而未嘗知源委曲折者也。至劉氏所引巴漢志、言西漢始源曰沔。酈氏言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則又謬益謬、而不知質諸經者也。據經但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無漢上曰沔之語。雖曰浮潛逾沔、而逾之一字、與自漢逾洛同義。漢不通洛、則自潛逾沔之地、亦非水道相貫。而所以至此必捨舟陸行者、以潛入沔之處相遠、而於此而逾、非惟趨沔爲近、且入渭爲便。故貢道不得不然耳。學者苟能本諸經、而參之史、且於地理之學不苟、則余之說煥然、而前人之迷謬可以挽漢川之水、而一洗之矣。豈不快哉。

沔夏辨。

班氏曰。沮至沙羨入江。沔過江夏入江。似二委不同也。及余考沙羨之地、即今江夏縣也。是二委入江、即漢水一派而已。班氏記漢沔、既知異源、而至合流混名、不加考察。故又記其一委爲二。亦猶孔鄭諸公以二源爲一也。大抵傳習之謬、如此者多。非勞參力究、詎能知始末曲折之當乎。雖然。自漢沔之名雜、漢入江處曰沔口可也。而又有夏口之名、何耶。據漢志言沔過江夏、謂之夏水。而南郡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蓋由夏水至江夏界入沔、故沔遂得夏水之名。非華容夏水即沔也。沔既得名夏水。故沔口亦稱夏口云耳。彼酈彿謂沔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此又謬傳之甚者也。通典。江陵縣有夏水口、此受江之口耳。入江夏口、在江夏縣界也。凡此學者亦當討論。

嘉陵江辨。

案嘉陵江、出鳳州大散關西南嘉陵谷。至興州北境、當會東漢水而東行。安得越東漢、而爲西漢乎。夫自漢志言漾水出氐道。巴漢志又言出氐道嶓山。則是來自今秦州之西境、過階州將利之東、興州順政之西、迤邐東趨漢中者。是漾源流、亦道之實也。彼嘉陵江來自大散西南。則不容不入東漢。而程氏指以爲漢入所謂西漢者、由其以東狼谷之沮爲東漢。則嘉陵源委、固可爲西漢

無疑也。大抵非之偏執、至迷謬後學者、古今同一律耳。非極力磨礪、其能得其真乎。

入于渭。亂于河。

孔氏曰。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自所治正絕流曰亂。

唐孔氏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孫炎曰。亂、橫渡也。

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illegible]云斜水出扶風武功縣西南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山至南鄭入沔通典云漢中褒城縣有褒水斜谷 及漕。事下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illegible]氏[illegible]故道即今鳳州界也 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蘇氏曰。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而漢人所言褒斜、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爲沔也。

據唐孔氏言越沔陸行而北入渭、則是以漢即爲沔。自浮潛至沔、即捨舟陸行而北入渭也。然經言浮于潛。逾于沔。則是自潛逾沔、非謂自沔逾渭也。若以逾于沔爲逾于渭、則以逾于洛爲逾于河可乎。蘇氏求褒斜之道、得之矣。然亦以漢即爲沔、以禹時通謂褒爲沔、而說逾之一字、與穎迷無異。吾固質之經、而莫敢信也。且以經而參之史、沔漢本二源甚明。但不知沔東行幾百里入漢水耳。今而浮潛以至漢上。去沔爲近。故捨舟陸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又有褒谷。故自沔北入褒。又自褒逾斜而北達渭。然言入不言逆、以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又有如漢人所言故也。經上文既言逾沔。亦所以啟下而有文也。夫沔褒既是水道、言沔不言褒可也。斜渭既是水道、言渭不言斜可也。如其必欲言沔渭之間、有褒斜絕水不通、則當曰逾于沔逾于渭。古人之文、豈如是其不簡直哉。學者試以予說思之、當亦見學經之不可苟、而有以發明先儒之未能言者、願豈好辯也乎。

黑水西河惟雍州。

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

唐孔氏曰。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逾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福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

李氏曰。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

杜氏曰。以其四出之地、故曰雍州。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所壅閼。

凡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耳、未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

弱水既西。（西來自雍州西北徼外）涇屬渭汭。

孔氏曰、導之西流、至於合黎。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

唐孔氏曰、諸水既言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屬謂相逮屬、故傳訓爲逮。逮、及也。言水相及。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

弱水在雍境西北之極、與涇水邈不相及、而又中隔以大河。禹所記者利害相關、何也。蓋方其洪水橫流之時、弱亦東徙、會衆水而被於河。河不安、而涇亦受其患矣。禹導河於冀兗豫之間、雍之上流、固已底定。而今其畢功於此、則必以導弱爲先者、以雍之爲害、尤在於弱水故也。今既導之使西、以復其故道、則大河之西、無泛濫之水、河安而涇亦安矣。不然、則於經文固未可通、而禹之規畫、亦豈泛然無統要者乎。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孔氏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同之於渭。

葉氏曰、灃在涇上、漆沮在涇下。今言涇而後漆沮、言漆沮而後灃者、漆沮既從而不逆、則灃可與渭同入於河。灃以後成、川力宜差多、故詩獨言灃水東注、維禹之績也。

治弱水以及涇漆沮、雖自西而東、然涇漆沮治、而後治灃、則又自下而上也。禹之規畫、非不定如此。度勢隨宜、行其所無事也。如河患在九河、疏其下則其上易爲力。江患在彭蠡、豬其上則其下無足憂。皆所以先後順理也。學者得余說而通之、然後可以觀禹貢。

荊岐既旅。

孔氏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

唐孔氏曰、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荊後岐。

葉氏曰、治冀之初、固已自梁及岐、則荊州之旅久矣。言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者、自終南至鳥鼠皆刊旅也。

終南（在長安縣）惇物、（在武功縣）至于鳥鼠。

孔氏曰、三山名、言相望。

唐孔氏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蒙上既旅之文也。

班氏曰、扶風武功縣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案通典、京兆長安縣有終南山、而孫氏以爲卽武功）

（大壹山當是居以東、其山屬長安）

林氏曰、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故其山爲最多。揚州在東南、故其水爲最多。觀此篇之所載、可以見矣。秦都長安、在雍州、所謂百二之險者、惟其山多故也。

凡此下文所謂導山、幷稷篇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

案荊在雍州、導荊則或導其水於河、或導之於漆沮也。岐在鳳翔、導岐則或導其水於涇、或導之於渭也。終南則長安、惇物在武功、此又或導於灃、或導於渭。各隨其利順焉耳。至於鳥鼠、則渭之發源是也。其上下左右之水、皆導之以入渭、則又不言可知矣。禹記每州治水、山川表裏、交相發明。而導山導川、又敍其始末之詳於後。讀此書者、參會而觀之、其庶乎不爲簡略之惜然、而發之文章言語間、當有意味。學者將皓首潛童習乎、抑將童習皓首之所乎。

原隰底績、（今邠州之地）至于豬野。（在於涼州）

孔氏曰、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

唐孔氏曰、鄭元以爲詩云度其原隰、卽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班氏曰、休屠澤在武威縣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

杜氏曰、涼州姑臧縣有豬野澤。（今爲化外地）

原隰至豬野、亦猶惇物至鳥鼠、雖其地相去甚遠、而當時施功、由下而上者、不極其所當治不已也。大抵禹之治水、其大而要者、既先導之使有歸、小而渙散者、又各豬之使有距。夫然後爲澤自爾豬、爲平地自爾安、而陂障修治之功易矣。原隰近涇渭、豬野近河弱。

三危既宅、三苗丕敍。

孔氏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敍、美禹之功。

唐孔氏曰、禹治水未畢、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

林氏曰、舜竄三苗之始、蓋在洪水未平之前。及乎洪水既平之後、三危之地、既可安居、則三苗之族、於是始得其敍。

案經舜竄三苗、在受終之年。而唐孔氏諸公、以爲受終之年、洪水已平。若受終之年、洪水已平、則竄三苗、在洪水已平之後。禹於此顧記其丕敍、何邪。穎達爲今之說、正與經合、雖自背於前不疊也。三危既定、此治黑水之成功。

張氏曰、舜之遷竄四凶、終無疾惡之心、必欲使之大有次敍、安其居止、而無疑愁不聊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心也。

呂氏曰、三苗不道、竄於三危。自後世觀之、凡以罪流放者、聽其自殘自生、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如此。方其有罪、必行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同及。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畫其居處。其與漢文時

所論王制不同。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孔氏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唐孔氏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林氏曰、凡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爲可貴。土色本黃。此州之土黃壤。故其田爲上上、而非餘州之所及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孔氏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孔氏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唐孔氏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北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林氏曰、此州之達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渭汭之道、亦底龍門西河。故以會言之、非至于龍門西河、乃始會于渭汭也。

程氏曰、雍之貢入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於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路止曰會于渭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荊一律也。

會言貢道之會、非會貢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孔氏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唐孔氏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鄭氏曰、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幷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

案陸氏引馬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與王肅所言正合。臨羌河關、皆漢金城郡之縣也。

陸氏又云、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然以余考之、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氏之說非也。

蘇氏曰、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即敘、而後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當在西戎即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

梁州言熊羆狐貍織皮。此獨言織皮者、蒙上文也。此言西戎即敘、梁州止言西傾者、以下文該之也。

禹貢說斷卷三

導岍（今隴州吳山縣是）及岐。（在今鳳翔岐山）至于荊山。（在今耀州富平）

班氏曰、吳山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illegible]）北條荊州在馮翊懷德縣南。（[illegible]）

（[illegible]）

（及岐山者、蓋因已見治梁及岐條下也。）

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

唐孔氏曰、上文每州說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始。從北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illegible]）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玄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

王氏曰：導山者，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

蘇氏曰：孔子敍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經，而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脈？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鄭玄則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嶽，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以至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

蓋禹之言，卓然見於經者，非地脈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葉氏曰：導山者，著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者也。言導岍而不言導西傾，二山皆在雍，以岍見之也。言導嶓冢而不言導岷山，二山皆在梁，以嶓冢見之也。九州之山，獨記雍、梁、荊、揚、豫、冀，而不及青、徐、兗三州者，蓋三州皆在東河之東，與四列不相通。青徐之山惟岱，而兗無山。此三州之水惟河，則或不必隨山以爲治也。

林氏曰：此一段文義，本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必欲以衆山首尾相屬，故其說多牽強而不通。夫觀書者，必觀其書之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禹貢之書，本爲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蓋主於決懷襄之水而爲言也，何取於山條列哉。

張氏曰：山而謂之導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辨。今水患既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極其首尾，以遂其風土之宜，此言導之意也。豈特導水云乎哉。

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先大而後小也。至此則先言導山而後導川，又先小而後大，何也？蓋治水之法，由下而上，故其言先大而後小也。此則總論水之形勢脈絡，由上而下，故其言先小而後大也。或曰：自導岍以至敷淺原，皆以山爲言，不言水也，子以爲水，獨何歟？曰：畎澮之水，不勝其記，故禹即山以表之，亦猶詩人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正山以表田也。今圖岍岐等山及諸水以觀之，則凡畎澮距川，自可意見。若夫條列之說、地脈之說、決懷襄之說、遂風土之說，皆無足取也。

逾于河。

孔氏曰：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唐孔氏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

張氏曰：北條荊山，首自岍岐，東絕西河而北，雖河不能隔斷也。

呂氏曰：人逾，非山逾。

非山逾，亦非人逾，禹所記之言然耳。蓋在河之西，導此等山，過河之東與北，則導彼等山，非導岐

荊既畢，而後始涉河以導壺口也。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是治水越河而西，經文明甚。學者將信經文乎，將從臆說乎。

壺口雷首，（在今河中府河東縣。）至于太嶽。

孔氏曰：三山在冀州。太嶽上黨西。

班氏曰：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隋志曰：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開皇十六年析蒲坂置河東縣，大業初併蒲坂入河東。）

壺口在汾之北，雷首在汾之南，而太嶽又在壺口之東北也。以形勢求之既背，以地理計之又遠。條列首尾之說，其可從乎。經凡言至者，非治此而後至彼也，亦所記之文然耳。若曰治汾之北則壺口、南則雷首，又壺口之東北亦至太嶽也。學者因余說而復經文，始知余之不妄。

底柱（在今陝州陝縣。河水中峙立，若柱然。）、析城（在今澤州陽城縣。），至于王屋。（在今孟州王屋縣。）

孔氏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杜氏曰：陝州陝石縣有底柱山。大唐貞觀中，太宗巡幸，命魏徵勒銘見存。（本朝熙寧六年省陝石縣爲鎮，入陝。）

班氏曰：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濩音烏號切。唐志：天寶元年改濩澤縣爲陽城。）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案通典：絳州垣縣，漢垣縣也。東北有王屋山。又云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垣與王屋俱有其山，則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也。垣今復隸絳州，而垣曲是王屋，隸孟州。）

以地勢東北觀之，當言底柱、王屋，而後析城。今乃記析城於王屋之上，何也？析城在底柱之東北，太行在王屋之東南。自西南以及東北，自西北以及東南，亦所記之法然耳，非可以山之首尾求也。太行嘗連王屋爲句，孔氏以屬常山誤矣。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太行在今懷州河內縣。常山在今定州曲陽縣。）

孔氏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唐孔氏曰：太行去恆山太遠，恆山去碣石又遠，故傳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酈氏云：潞即濁漳。）汾涑、（桑氏曰：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西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聞喜今隸解州，解縣故城在河中。桑泉，唐天寶改桑泉爲臨晉。[illegible]）壺口、雷首、太嶽、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恆、衛、滹沱、滱、易近恆山、碣石之等也。

班氏曰：東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又曰：太行山在楚丘縣西北。（案山陽故城在修武縣西北。六年省修武縣入武陟。隋志云：河內，漢曰野王，開皇十年改名河內。武陟以隸懷州，當二縣俱有北山。）恆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

此與冀州恆衛既從、大陸既作之文相表裏，亦不推此也。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與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一事體而互發明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與覃懷底績至于衡漳，亦一體而互發明也。學者試深求之，當自識經文之妙。入于海，言恆山碣石四傍之水，皆以小附大，東入于海也。

西傾在今洮州、朱圉在今秦州伏羌城境、鳥鼠。在今渭州渭源縣近。

孔氏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

班氏曰、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唐志云洮州臨潭縣西南有西傾山通典云山在洮州臨洮西南吐谷渾之界 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寰宇記云冀城縣

注云漢因冀城唐志云秦州伏羌縣本漢冀縣武德二年更名通典云伏羌漢冀縣又云上邽縣有朱圉山名曰白巖山九域志云隴二年置伏羌寨三年爲縣古云上邽縣

本郡戎邑知上邽廢末五代縣之矣。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通典云渭州渭源縣有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唐志云渭州渭源縣鳥鼠山五代廢方之

則今渭州古渭州今隴西縣州有隴西縣臨洮於渭源州界當是古首陽之地

至于太華。在今華州華陰縣

孔氏曰、相首尾而東。

唐孔氏曰、鳥鼠東徑太華太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

班氏曰、太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

熊耳在今商州上洛、外方在今西京登封、桐柏在今唐州桐柏、至于陪尾。在今安州安陸

孔氏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之水於下。互相備。

班氏曰、洛水出宏農上雒縣冢領山、熊耳山在盧氏縣東。伊水所出。釋曰導洛自熊耳如經所言則洛水出熊耳也

山海經云熊耳山今在上洛縣東又有冢領山二山連延上洛之間鄭氏曰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一名冢領山通典云上洛有冢領山又有熊耳山山在商州上洛

一名嵩高今之所謂嵩山也崈高縣漢武帝置太室中岳 古文以潁川崈高縣崈高山爲外方山。潁川崈高山即古之外方山也

今之所謂外方山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唐志云淮安縣有桐柏山淮水所出桐柏縣本漢平氏縣地也

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通典云安州安陸有古陪尾山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即雍州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之役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即豫州伊洛瀍澗與夫導淮之役也。回而觀之、凡畎澮之水、或入于河渭、或入于伊洛、或入于淮、皆可以形勢見也。學者知此味、其肯徒章句乎。

嶓冢在今秦州外。至于荊山。在今襄州南漳縣

孔氏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

唐孔氏曰、荊州以荊山爲名、知荊山在荊州也。

班氏曰、嶓冢山、在隴西西縣。西縣漢隴西郡縣 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古上邽縣今天水縣界 不知始於何時 九域志云有漢臨沮縣故城在今襄陽南漳縣北

內方在今荊門軍長林縣、至于大別。在今漢陽軍漢陽縣

孔氏曰、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

班氏曰、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今郢州長林縣有章山 大別山、在六安安豐縣西南。今安豐州

唐孔氏曰、地理志無大別。鄭元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蘇氏曰、二別山皆在漢上。

此梁荊導漢之役也。內方在荊門、則大別居漢上、當是漢陽界山也。故李氏時說曰、漢水東流漢陽軍觸大別山、南入于江。

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之陽。至于衡山。在今潭州衡山縣

孔氏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班氏曰、岷山、在蜀郡湔氏道縣西徼外。江水所出。

此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在今江州德安縣

孔氏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班氏曰、傅易山、在豫章歷陵縣南。古文以爲敷淺原。

此梁荊揚導江之役也。禹之導山、惟言雍、冀、梁、豫、荊、揚、而不及青、徐、兗三州。惟冀特言入海、而揚止於敷淺原、何也。蓋青、徐、兗、揚四州、與冀之碣石等處地皆瀕海者也。碣石入海、旣北於冀見之、故南於此四州不言也。文省而事該。此最作經之妙。後世史官及之乎。

導弱水來自甘州西北徼外、至于合黎。在今甘州化外 餘波入于流沙。在今甘州化外

孔氏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

唐孔氏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最爲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沇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

餘六水、文與山連、旣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之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謀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自言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元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顏氏鄭氏皆以合黎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旣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杜氏曰。合黎水在甘州張掖縣界。又曰。沙州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

蘇氏曰。合黎。山名。

程氏曰。弱水卽條支媯水是也。

余觀程氏所論弱水、最爲究求之力。然取禹貢導水之文、而溯復之。弱水黑水、言導而不言所導之處。蓋其由來甚遠、雖禹亦不能沿流以窮其源也。弱水用功、止自合黎而上。合黎而下、得其餘波入于流沙。遂亦不復究其爲何如也。然流沙之地、大抵居雍州之極西。弱水流逕雍界、而西入流沙、不見其他析也。故知弱水之西流、而與他川遡異云耳。禹在當時。是跡之所親、目力之所及、猶不僅用意於非所用意之外。而學者生于數千歲之下、居數萬里之外、而顧執諸家異同之言、以遐想而臆決之、殆可謂窮無窮而極無極矣。杜氏所言地著、顧亦可信。今且據之以見合黎流沙所在。而弱水則來自雍州西北徼外。不知其所從出、皆地也。合黎當以爲山名。猶漾水至于大別之類、蓋皆指山言耳。流沙當是澤名。以其地之沙風吹流行、如通典所載、故澤因名流沙。

導黑水（來自雍州西徼之外）至于三危、（在今沙州）入于南海。

孔氏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唐孔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竝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杜氏曰。道元注水經說、說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顧野王輿地志。以爲至僰道（今戎州）、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爲實錄。至于孔鄭道儒、莫知其所。或年代久遠、遂至湮滅、難以詳焉。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

程氏曰。黑水、卽葉榆澤是也。

黑水、亦出外域、經雍州梅嶺、過三危、越河南流、經梁州西界、入南海。此經文可推者也。說者必欲言黑水所自出、繁矣。夫禹不言、而後世欲言之、宜其說之不同、而徒爲是紛紛然也。程公取酈道元等諸說、求漢志益州郡葉榆縣（在今黎雅西南）葉榆澤、爲黑水之正。又以滇池縣（在今黎雅西南）滇池澤、爲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澤傍、有黑水祠爲證故也。又據酈道元等敍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麊泠縣（在今化外波睦等州）爲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爲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接境。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隴界、地勢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卽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爲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孔穎達云、滇水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世旣久、祠或移之他地。遂設而盈祀。是蓋亦臆度之說也。又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遷徙在宕昌（卽今化外宕州宕洮疊反）、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爲實者也。余恐學者慕名而輕信、昧多聞闕疑之理。故辭辭若此焉耳。非好辯也。

導河積石、（在今化外廓州達化縣界）至于龍門。（在今同州韓城縣）

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唐孔氏曰。釋水云、河水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釋水云、崐崙墟色白。李巡曰、崐崙、山名。墟、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濟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崐崙里數遠近、未詳。

司馬氏曰。禹本紀、言河出崐崙。崐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崐崙者乎。故言九州之山川、尙書近之矣。

班氏曰。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今同州韓城縣。隋開皇十八年置。卽漢夏陽也。）

杜氏曰。水經云、崐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所云河出崐崙山者、宜出于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于漢書西域傳。又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據

此，則積石山當在悉嶺之北。又云，入渠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悉嶺于闐之東，燉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往來非少，去積石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跡。此處豈有河流，蓋集者不詳斯甚。又按禹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既小，地勢復高，不為人患，不待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西平郡今化外鄯州也，水經所謂湟水者，積石在焉，是也。禹貢積石宜在蒲昌海下，今老杜所謂大積石者是也）（所謂一云在龍支縣，漢允吾縣地，屬金城郡，二縣在蒲昌海東，正與鄯道元之說相合。）因無禹理水之功自悉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蓋唐撰經者取為準的，班氏西域傳所皆宜惟遷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悉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所以為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崐崙山，宜所謂古崐崙，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崐崙，即所出水，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河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衆多，不相統一，未為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指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寔有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崐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案漢書云，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又范氏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云，河關西可千餘里，有西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崐崙在吐蕃中，嘗亦非謬。而不聞之河之本源，乃引悉嶺于闐之河，謂從鹽澤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非生所未詳也。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龍門在今河中府）即禹所鑿。三秦記云，魚躍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又慈州文城縣，有孟門山，與龍門相對。（慈州今隰州文城縣，熙寧五年廢為鎮，入吉鄉縣，孟門山是為入河中府，皆屬吉鄉縣，河水）（孟門在上，龍門在下，二縣所謂龍門山者是在河之東者也，與孟門相對之處，是在韓城所謂龍門以北）

程氏曰：導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嚮，知荒遠在所當略也。

案雍州崐崙之戎，浮積石，則謂河出崐崙山，宜亦不妄。杜言其山在吐蕃中，亦不為無所據矣。然禹不言河源，惟記積石耳。今吾第論其所記，不必求其所以不言也。若夫自積石至于龍門，計纔三千餘里，禹記河之所歷，所以疏闢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為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程氏荒遠之說非。

南至于華陰。

孔氏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程氏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始折而東從。

東至于底柱。

孔氏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程氏曰：河至華陰，則已改為東流，不待至底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為可紀也。

河自南行至華陰，自華陰東行至底柱，則東字連華陰而言，不必曰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為可紀也。

又東至于孟津。（在西京洛陽，今孟州河陽）

孔氏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唐孔氏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故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林氏曰：河流自華陰至于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故可以橫舟而渡也。

東過洛汭。（在西京，今鞏縣）

孔氏曰：洛汭，洛入河處。

唐孔氏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在西京東一百一十里）

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也。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為汭，正其義也。河自洛汭以上，行地中，它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訛誤。以其山川皆相附著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考，雖山名皆遷河者，亦便不可究辨，此非山有移徙也。河既遷徙，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為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惟概並河求之，妄從而得舊山之真蹤。山，靜物也，且因河徙而錯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嚮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凡屬所為無的之因也。

至于大伾。（今衛州黎陽縣山是）

孔氏曰：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唐孔氏曰：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元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修武今懷州修武縣，武德今懷州武陟縣，武德縣是其地，熙寧六年省入）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成皋縣，今孟州汜水縣）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黎陽今衛州）

杜氏曰：衛州黎陽縣有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揖云成皋山是大伾山，謬也。

程氏曰：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誌之，正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案以下至大陸，正孔氏）

（案刻本所闕，今從永樂大典本補入。）南者倒也。若成皋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絕遠，東北距降水大陸又爲絕遠。禹獨何爲而特於此數數致言耶。臣故於瓚倘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耳。

北過降水，（在今冀州武邑縣。）

孔氏曰：降水，水名，入河。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按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

杜氏曰：貝州經城縣有枯絳渠。（按唐會要，唐天寶三年八月，割貝州經城隸魏州。又按九域志，北京即唐魏州，爲之縣。熙寧六年省經城爲鎮，入宗城，則枯絳渠今在北京宗城縣西界。）北入冀州南宮縣界，又過信都、衡水、武邑三縣界。（南宮而下四縣，今俱隸冀州。）

程氏曰：枯絳渠可證古降所從，與禹河方嚮正合。但禹河既枯，而絳瀆亦枯，至武邑斷絕，則無可考。鄭康成以淇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爲降水，其援引證誤，元已自覺之，遂改引屯氏河爲證。酈道元既已仍襲其說，尋又疊屯河之無降名也，因又改易漢志屯河名稱，以應古降。既以明誤，且有大失審究者。經之敘河曰：北過降水，是原有降水，而禹因河役過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因漢河決溢，甫有迹道，設使漢河真是禹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反記此河位置者。而況漢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所還於漢河支派，則豈非重複之誤耶。此其誤之所起，不出乎臣之所陳者矣。河既改流，並河山川皆非其故，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流失劍而刻舟以記者，正同一誤也。

至于大陸。（當是趙州以東之地。）

孔氏曰：大陸，澤名。

唐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爲近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於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案以上刻本有闕文，今從永樂大典本補正。）遠，以爲汲郡修（案刻本下脫郡修二字。）武縣吳澤也。甯、（按甯字二本俱無，今從正義補入。）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得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程氏曰：大陸之說，雖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謂在鉅鹿縣，未閱其去古河絕遠，且其地理次序，遠在古絳上流，不與經應。古曆代言地理者，皆疑非是。爲此之故，徙傍東北展轉求之。故杜氏以趙之昭慶縣

爲大陸，唐氏先天中割鹿城置陸澤縣，皆遺大陸之在其地，而爲此之名。而杜李皆因而實之曰：邢、趙、深，此三州者，皆大陸也。亦孔穎達所謂廣平爲陸，故綿延千里而皆可稱謂者，是也。今去古絕遠，隋唐之名二縣以爲大陸者，或其有據，不可得詳矣。姑難疑信，而兩傳之。且以深之陸澤爲大陸，則古河之行乎貝冀者，既可用枯絳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遇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雖不能寸寸銖銖，較其首末，比之漢河所經，全無降水大陸二名，可以傅合，其通多矣。

余考地理次第，降水在冀之東北入河，而深在冀之正西，指深之大陸，爲經之所指，亦與過降之文未合。夫既謂之大陸，則不必專以爲澤，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綿延千里，皆謂之大陸也。此所指，當是瀛州以東之地，而經之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則瀛以西至深趙相之間皆是。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逆河在今滄州之東北，其地已淪於海。）

孔氏曰：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

唐孔氏曰：鄭元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

酈氏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案刻本下有闕文，今從永樂大典本補正。）數百里。張揖亦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王橫之言，信而有據。碣石入海，非無理也。

程氏曰：王橫之言，以當時所親見，而破萬世傳聞之惑。世之言禹貢者，失稽焉。臣於是用其說，博求諸古，知其精確可信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今其地即滄州清池。）（樂陵縣熙寧六年省入也。渤海郡在滄棣之間，因以爲名，則今滄州之東北，則爲漢河自樂陵縣入海。樂陵今隸滄州，在州南一百二十五里。）則是周漢已前河入海故道，不在漢世所指渤海之地矣。班固親著周漢河徙，見之紀志，而其記禹貢導河語，輒自忘之，乃曰九河逆河入于渤海。薛瓚從而證之曰：禹貢河口入海，乃在碣石。元光河徙始注渤海，禹時不注也。然則欲知漢河禹河入海之實，從碣石求之，則可見矣。九河歷世滋久，借曰湮塞移徙，不可卞識，而碣石者，通一山冢，雖皆石，無有徙移摧折之理也。漢河既不並碣石入海，而平地亦無碣石，則九河逆河、其與碣石俱淪於海，王橫之言，其已信。（案程氏說刻本多闕誤，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

禹於導山，以碣石入海爲記，所以著其爲海畔山也。於冀州貢道，以夾右碣石入河爲記，所以見河口入海，正附碣石旁也。一時紀述，萬世得緒以知河道之的，其諸以爲聖人紀事之法歟。

嶓冢導漾，（發源氐道漾山，東經嶓冢山。）

葉氏曰：漢源出嶓，江源出岷，故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淮出胎簪山、至桐柏而大，渭出南谷山、至鳥鼠而大，洛出冢嶺山、至熊耳而大。因其流之大、可以爲人害者治之，而非其源，故言導淮自桐柏，導渭

自烏鼠同穴、導洛自熊耳。

漾江之來甚遠、地且高、而源微未能爲害、禹止不必極其源也、故止於嶓冢導之。洛則洛之源近、而爲雍豫等州害者、非特下流而已、故禹治之、必極其源。葉氏之說反之矣。不然則禹究心於洛逸、而略於近、顧與導弱、導黑、導河、異其功用何邪。

東流爲漢。[illegible]

班氏曰、養水至武都爲漢。[illegible]

又東爲滄浪之水、在今均州武當縣

孔氏曰、別流在荊州。

唐孔氏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按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

劉氏曰、南都賦注云、漢水至荊山東、別流爲滄浪之水。

酈氏曰、武當今隸均州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余按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鄀、地連紀鄀、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按州傳、宜以尚書爲正耳。

林氏曰、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卽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爲滄浪之水也。

過三澨、澨在鄀縣界

孔氏曰、三澨、水名、入漢。

桑氏曰、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地之南、在鄀縣之北。[illegible]縣之澨松滋在府西南八十里

酈氏曰、尚書曰、導漾水過三澨。地說曰、河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阪。故馬融、鄭元、王肅、孔安國、咸以爲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於薳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杜預亦云、水濟及邊地也。今南陽、[illegible]淯陽、[illegible]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

之所、津途關路、惟鄭元、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illegible]經云、鄖縣北沱。

然池流多矣、而論者疑焉、亦不能辨其所在。

顏氏曰、三澨水、在江夏竟陵。

林氏曰、三澨、水名也。水經則以爲在江陵郡縣之北、顏師古則以爲在江夏竟陵、未知孰是。

枝江之地、非漢所經、三澨不當在其境。鄭氏等謂竟陵是矣。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illegible]

孔氏曰、觸山迴南入江。

林氏曰、漢水既東流爲滄浪之水矣、於是過三澨水所入之處、又於是觸大別山、以與江合也。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孔氏曰、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

程氏曰、江、漢、蠡相會處爲彭蠡澤。

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故中北過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爲一大澤者、其來久矣。今禹本其所由有澤之因、故歸之于漢、而爲之言曰、東匯澤爲彭蠡、而于江亦曰會于匯耳。其言彭蠡一澤、三江之水爲之也。說者未有發明此意、余故輒及之。

岷山導江、發源羊膊嶺下、東逕岷山

酈氏曰、岷山卽瀆山、而水曰瀆水也。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卽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爲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岷山在氐道、而天彭闕亦在氐道、而天彭以上江水至微、則禹於岷山導江、其山當在天彭闕之東也。

東別爲沱。

孔氏曰、江東南流、沱東行。

唐孔氏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當在澧州之境

孔氏曰、澧、水名。

唐孔氏曰、鄭元以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元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遺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爲水名。

10A　第九十冊

酈氏〔酈本作鄭氏〕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

胡氏〔胡本作鄭氏〕曰。澧水在荊州。

江水別而爲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漢孔氏云。澧。水名。酈氏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爲江。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顏師古謂澧在荊州。蘇氏亦謂澧在水荊州。歷觀諸儒所說。則以澧爲水名、非無所據也。然鄭氏謂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鄭氏此言、似亦有理。故曾氏曰。澧。鄭氏以爲澧陵。今江水不至澧陵、故先儒疑焉。皆以爲澧水。夫春秋之豫章、在江北漢淮之間。漢之潯陽江夏、在江北。後世皆在江南。焉知禹之時、澧陵非江水所至之地乎。以曾氏此說觀之。則知鄭氏以爲陵名、有合於經文。然經文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是合黎、必有受水之處。而鄭氏以其曰至于、遂以合黎爲名山。苟以合黎爲山名。則安能受弱水所入之勢、而錄其餘波于流沙乎。此又不能無疑也。余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其非水明矣。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孔氏曰。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

唐孔氏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陳氏曰。九江、卽荊州九江孔殷是也。東陵、在荊州。所以得名九江者。以大江之水、自禹之前已有此九道。洪水作害。水失故道。今禹自岷山導江、復過前所謂九江者以至東陵、析皆江之故道。非別有九江之水。江水既過九江、又至于東陵也。〔東陵古荊州地。今隸鄂州。九域志云。太平興國二年。析鄂州永興縣置永興軍。三年改興國軍。永興隸焉。〕

蘇氏曰。迤、迤邐也。

林氏曰。迤者、斜出之辭也。江漢二水。皆是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迤邐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嶓冢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則稍折而南。蓋江水是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匯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匯澤爲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北澤也。漢孔氏以東迤爲一句。而以北字屬於下。謂北會於匯。故其說以謂迤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鄭氏又以東迤者爲南江。夫既以迤爲溢。而又以東溢爲分流。展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北江中江。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爲二江。鄭氏以東迤爲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此說猶不與經合。漢江二水、既合於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爲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爲中江入于海。而上文言導漾東爲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卽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

江至東陵、始與漢合。而終於東陵之下。記其東行斜迤而北者。著其與漢既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匯者、著其同爲彭蠡澤也。經之文明深如此。何得不信、猶惑於孔鄭之駁說乎。

導沇水。〔出今孟州王屋縣王屋山〕東流爲濟、〔濟在今孟州濟源縣〕入于河。〔河在今孟州溫縣〕

孔氏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所出、在溫之西北一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

杜氏曰。絳州垣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沇水所出。又曰。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沇水所出。又曰。沇水是王屋山頂崖下。澄渟不流。至濟源縣西二里平地、潛源重發。名濟水。東流經溫縣入河。

按附志。王屋縣、舊曰長平。後周改曰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不知何時析置長平耳。今王屋隸孟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餘里。

曾氏曰。止者爲漾、流者爲漢。止者爲沇。流者爲濟。自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則曰漾曰沇。故其導之也、則必指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故係之以其川瀆之通稱。以此二水流自漾沇而出。及其既流而出、則曰漢曰濟。以至於入江、入河、入海、皆受漢濟之名。而漾與沇、但可以名其始出之水而已。

張氏曰。沇濟一也。發源爲沇。既流爲濟。且漾水東流爲漢。江水東別爲沱。漾水流爲漢。漾水既爲漢、則漾水之名熄矣。故爲漢之後、不復名爲漾。沇水流爲濟。沇水既爲濟、則沇之名熄矣。故爲濟之後、不復名爲沇。至江水東別爲沱、乃其支流耳。江水之名自若也。〔按地志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即濟源王屋山〕〔寰宇記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六百八十三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爲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

溢爲滎。

孔氏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

唐孔氏曰。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得而知也。

班氏曰。軼出滎陽北地中。

杜氏曰。溢爲滎。在鄭州滎澤縣。〔按隋志。開皇四年置廣武縣。仁壽元年改名滎澤。云是析古滎陽地置之。今按九域志。滎陽在鄭州西六十里。滎澤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也。〕

許氏曰。濟入河。伏流南出。〔溢城敖倉又在滎陽之西北。則是滎澤在敖倉東南。〕

蘇氏曰。濟水既入河而溢爲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爲濟乎。

鄭氏曰。導漾水。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經文止於此而已。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皆脫文也。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經文亦止於此而已。河南有水、亦名爲濟。河北之濟與河南之濟相亂。故知溢爲滎以上、當有導某水一二句。後世傳者失之。

林氏曰。滎陽以東本無濟道。禹既導濟以入河。河濟相合、北流寖大。使皆決於河之故道。則必有泛濫

之患、禹於是自河決之、以爲滎澤、而東出於陶邱、北以入于海、是亦所以分殺其勢、而濟之溢爲滎也。河洛雜矣、非復濟水也、惟此書爲治水而作、故載者如此。

程氏曰、降水逆行、其初蓋有不盡入河、散漫自恣者、今也植石以東、收泛水而入之河、既已多矣、其在豫也、伊、洛、瀍、澗、悉以水會河、既益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

東出于陶丘北、（在今曹州定陶縣界）

孔氏曰、陶丘、丘再成。

班氏曰、禹貢陶邱、在濟陰郡定陶西南陶邱亭。

郭氏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邱。

杜氏曰、漢濟陰郡城、今曹州濟陰縣是也、亦漢定陶縣也、故定陶城在東北。（按九域志、太平興國三年、以濟陰縣定陶鎮置廣濟）（熙寧四年、以定陶縣隸州、在州東北三十七里。）

程氏曰、濟入于河、而對溢爲滎、以東出于陶邱之北者、一時適然之事也、以其異、故變文而記之曰溢。曰出者、禹貢書例之所無也。

又東至于菏、（在曹州定陶界）

孔氏曰、菏澤之水。

班氏曰、菏澤在定陶東。

杜氏曰、菏澤在今曹州濟陰縣城東北九十里。（今濟陰東北之地、廢析爲定陶縣、菏澤在定陶界也。）

程氏曰、樂史寰宇記云、濟陰有山、是爲菏山、菏水西自考城來屬、（考城今隸東京）而考城者、於汴京爲東、於濟陰爲西、而濟之正源、未嘗一逕考城、亦可以見菏水之自爲一派、而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爲五丈溝、而五丈溝者、即近世命爲五丈河、而開寶中改命以爲廣濟河者、其是也、太平興國中、割定陶一鎮爲軍、而名廣濟、則又因水以爲之名、此正菏水首末也。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孔氏曰、北折而東。

班氏曰、泲水東至琅槐入海。

酈氏曰、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此縣漢屬千乘郡、後漢志已無、是光武所并省、博昌唐隸青州。）

導沇辨。

弱黑二水、來自雍州塞外、至遠而不可窮、故禹言導而不言其所自起、至於沇水、源出中國、其去帝都不遠、而禹之所嘗臨、與弱黑同例何也、酈杜二子、皆有沇水潛行之說、意者禹疑其水之異、

而略於記載、曰、非也、甚遠者、不能書、甚近者、不必書、而沇獨近在帝都之南、所以不書也、聖經書法之妙、大抵如此。

滎澤辨。

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爲滎也、禹安知其爲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爲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爲能絕脫、林少穎則以爲禹分殺水勢、而程泰之則又以爲水會於河既多、河益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比諸公爲勝、夫河自積石而來、所受水爲不一、而至於歷華陰而東行、則又有伊洛瀍水會之、河之益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來、其地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之漸盈、則其流寬徐、蓋與砥柱而上不同矣、沇水自北而南、勢銳而流捷、衝河橫度、固當時所有之事也、今時水潦驟集、山流橫突深澗、其勢狀尚可辨識、況於濟之衝河而出、滎口浩博、禹何待於區區色辨味別、而後知邪、然其入河而出、不能無河水之泯、而大概則濟耳、若其天時有變、河流蕩激之際、滎口欲其純受濟水、不能也、此可以理而推、不必過爲之惑、林氏謂分殺水勢者、謂沇入河而河溢、故禹決滎瀆以殺之、而滎實非濟也、然禹記兗州號指濟爲東南所據、禹豈應亂名實如是乎、許氏伏流之說、謂其源之或潛而窺之耳、鄭氏能絕脫之說、求其說不得、而姑爲之說耳、凡此皆學者所當明辨、毋容其汩亂經文、庶乎爲務實六經之一端也。

杜氏曰、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南過、今東平（鄆州）濟南（齊州）淄川（淄州）北海（青州）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莽末濟涸、見後漢郡國志。）

程氏曰、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鄭氏曰、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爲滎澤、酈道元所言、亦與鄭合、然則滎澤在春秋時、既可以戰、則已不復受河、而鄭氏之於東漢、酈道元之於後魏、所見皆同、則可以知滎本無源、因溢以爲源、河口有徙移、則滎之受河者、隨亦枯竭、然杜佑以莽末濟不截河而南、於是凡濟水下流、悉棄不錄、且謂漢以前郡國之以濟名者、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命名者、失於詳考、（案舊本有脫誤、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其說直謂滎澤既塞、則不復有濟矣、此其說不審之甚者也、以理推之、滎既塞矣、自滎至海、地亘千里、水行其間、自成川脈、蓋數州之水、循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豈獨菏汶哉。

禹貢說斷卷四

導淮自桐柏。

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胎簪山、即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耳。禹謂導淮自桐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今其山在唐州桐柏縣。

東會于泗沂。

唐孔氏曰。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東入于海。在楚州東北入海。

班氏曰。淮水東南至臨淮淮陵縣入海。淮陰晉猶存不知廢於何代縣者。今其地當在楚州界。

導渭自鳥鼠同穴。

孔氏曰。渭水出焉。

林氏曰。渭水出於首陽南谷。而禹之導渭、推自鳥鼠同穴而始。故曰導渭自鳥鼠同穴。

余考水經有所謂出鳥鼠山者。有所謂出南谷者。二者皆以渭水名之。然禹言導渭自鳥鼠、而南谷者不記。則南谷者、他水之名渭者耳。桑欽之說、得之傳聞、大抵不足多據。而林氏援之以斷經。殊不思禹導漾江、不言自。蓋其源之遠也。而渭比漾江之源、為何如哉。下此淮洛同一書法。禹之意可知矣。

唐孔氏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大許反。其鼠為鼵。徒忽反。李巡曰。鵌鼵、鳥鼠□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尾短。鵌、似鵽知刮切。一名冠雀。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尚書傳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其實也。

此禹自其源而導之也。余詢曾官隴西者。曰。鳥鼠各有雌雄。是張氏之說為然也。宋刻本下缺四十八字。今據永樂大典本校正。

程氏曰。經於鳥鼠一山、而三言之。雍州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導山曰。西傾朱圉鳥鼠。其後敘渭又言鳥鼠同穴。蓋其先單言鳥鼠者再、而合言鳥鼠同穴者一耳。古三從二。則鳥鼠同穴、已見其非一山矣。考之水經桑欽止曰。渭出鳥鼠山。無同穴之文也。地說曰。鳥鼠山者、同穴山之枝幹也。據此、則鳥鼠同穴、自是二山明也。孔安國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因以名也。此說甚怪。而本之爾雅、臣不敢遽議其非也。鄭元之時。已知此二名者、當為二山矣。而疑經之鳥鼠同穴。蓋嘗聯文則又為之說曰。鳥與鼠飛行而異處者、其山為鳥鼠。及其止而同處、則其山為同穴。且曰鳥名鵌、似鵽而黃黑。鼠同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此不惟護並爾雅。且亦兼存鳥鼠同穴之文、兩旨而俱言之。實有一而合也。然其理有可疑者。鳥鼠異類、自不應相牝牡。設使有之。二類者何如。而能飛行止宿、異處同歸。不豫其常耶。況水經所載。二山之中。川流間之、不正相附。其言鳥鼠飛遊、各為一山。而其所宿、又自一山。推之於鵌、尚或能之。若鼠而絕水。必待泳游、乃得越過。其於同穴、理不能常。蓋專意附會爾雅、而不自覺其不通也。至於杜彥遠、則以為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養。張晏以為不相牝牡。最後杜寶大業雜記有曰。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煬帝謂牛洪曰。爾雅曰。其鳥曰鵌。其鼠曰鼵。鼵常尾短。今長何耶。洪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付所司。此說也、杜寶以為可以傳信、故書也。然煬帝好奇。尚設宮禁之內。高穢儲且指野鳥為鸞。今其遊游無度。荒遠守臣。強取鳥鼠。配合古說、以求媚悅。固不足信。而又鼠尾長短、已與古說不同。益知詐罔也。李吉甫郡縣志曰。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其同穴鳥。如家雀而青。鼠如家鼠而黃。其氣辛辣。人若馬中之、輒病。是說也。使誠不妄。則隋唐相近、牛洪其必知。以洪之佞、凡事迎逢煬帝。嘗其致疑鼠尾。洪豈肯不以此種語實其欺罔耶。吉甫雜信傳聞、而著之志。自謂堅確矣。然古以鵌色為黃黑。而今以雀為青雀。則不獨隋世之鼠尾

與古異，而唐傳之雀色亦不與古同，此皆未可據信。執考其說，以爲山在縣西，渭水所出，三源並下，則正與桓說所爲鳥鼠同穴山之枝幹者合也。然則鳥鼠山者，其同穴之別枝歟。渭出其間，凡三其源，而下流乃始參會。此二源者，又皆經禹疏導，特鳥鼠一山獨大，故經之概敘山川，單言鳥鼠者，再蓋舉其大者言之也。鳥鼠之山雖大，而渭之發源不止此一山，於是敘渭所始，兼舉而並言之，故曰鳥鼠同穴也。參據前後，其爲稱山何疑，而何用附會入之神怪也。且酈道元最爲倘怪，在敘注諸水，悉取小說異教奇文幻記，以爲皆錄，而獨於此不肯主信也。於是前敘渭源，則直引地記，以明同穴別是一山，後於孔鄭杜張四說，又皆存之，而不以爲是也。夫平時倘怪者，至此倘疑其怪，則其誕矣。且之詳辨乎此者，正以渭源近而可驗，古傳除色黃黑，至唐爲雀，而特變異，則其誕又可以質而世獨信之，於以見古非之出於隱僻荒遠，如色味地脈，皆不應引之以紊古經也。

東會于灃，(出京兆鄠縣東南。)

孔氏曰：灃水自南而合。

班氏曰：鄠水出扶風鄠縣，(今屬京兆。)東南，北過上林苑，(在長安。)入渭。

張氏曰：鄠入出鄠縣南山鄠谷北，入渭。(上林賦者。)

又東會于涇，

孔氏曰：涇水自北而合。

班氏曰：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笄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宋通典曰：漢涇陽縣故城在原州平涼縣南。又曰：漢平高縣有故笄頭山，涇水所出。九域志云：至道九年以原州故平高縣地置鎮戎軍，古遂有笄頭山，一名雞頭，一名崆峒。又原州有臨涇縣，渭州平涼縣，即唐平涼縣地也。陽陵自漢已廢，當是今京兆涇陽之地。)

又東過漆沮，(在今華州華陰縣北。)

孔氏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班氏曰：洛水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同學在今鄜州當不縣界。)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北入洛。(直路自後漢已廢，今其地當在慶鄜諸部。)

桑氏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於洛。(今鄜州同官縣，漢祋祤也。在州東北五十里。)

酈氏曰：澤泉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謂是水爲漆水也。東流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以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其水又東北注於洛水，洛水入渭，在華陰縣北。

如酈氏所說，漆沮二水也。既入於洛，而洛亦以漆沮名者，豈以其混流之故，而稱號之通歟。不然，禹何爲其亂名皆如此也。

唐孔氏曰：地理志曰：漆水出扶風漆縣。(今邠州新平地是也。)依十三州記，漆水出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

此云會於灃，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灃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彼沮則未聞。

入于河。(在華州華陰縣東北。)

班氏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通典云：漢船司空故城在華陰縣東北五十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孔氏曰：會於河南城南。

又東會于伊，

孔氏曰：會於洛陽之南。

又東北入于河。

孔氏曰：合於鞏之東。(鞏縣在西京東一百一十里。)

劉氏曰：帝王世紀云，夏太康五弟須于洛汭，在鞏縣東北三十里。

九州攸同，

孔氏曰：所同事在下。

唐孔氏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敘之。

蘇氏曰：書同文，車同軌。

葉氏曰：九州辨土地以別之者，始也；一制度以同之者，終也。

呂氏曰：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

攸字，訓所，言所同，則是總目下文之事也。傳之說爲長。

四隩既宅，

孔氏曰：四方之宅已可居。

唐孔氏曰：室隅爲隩，隩是內也，逐以隩表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

張氏曰：室隅爲隩，謂其僻遠也。言水患既除，四方之僻遠處，亦各安其所居也。

杜氏曰：隩猶北奥之奥。(案舊本下脫奥二字，今從永樂大典本補正。)水患既平，四方之民，居水之隈曰隩，皆得安其居也。

呂氏曰：言四方之外，皆可宅也。(案舊本脫呂氏曰言四字，今校正。)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孔氏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

唐孔氏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者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之。

林氏曰，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若必欲以弱水而下爲九川，雷夏而下爲九澤，則導岍而下，果九山否乎。

山者，川之所自出，所由還者也。言九山於上，而九川繫之，則是九山者，九川所出所還之山也。澤者，川之所或至所或鍾者也。言九川於上，而九澤繫之，則是九澤者，九川所至所鍾之澤也。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而導弱以下，又正當其數，則所謂九川滌源者，非泛指亦明矣。說者意禹爲摠括之語，而不知九川者，百川之所會，舉九川而言，則凡九州之（舊本作九）川，見其中矣。記事之情簡，宜無大於此者，而況禹之施功，雖徧天下，要自有足跡未嘗及者，以非患之所在故也。滌源而泛指，豈百川皆滌源乎。九山自導岍而下，九澤自雷夏而下，皆是也。凡其川流脈絡、豬蓄匯澮，皆與九川相爲表裏者也。主之以九川，而山之與澤，皆亦名九，以見山澤之非泛指，而皆其附九川而名之者也。詳經文之首末，討治水之規模，禹固不容於泛論也。學者試思之。

呂氏曰，九州之山，已刊除、設壇場，而旅祭以告成功。九州惟梁雍書旅山，而梁必書蔡蒙者，書之於所言山之末，以示告成功之義也。雍必書荊岐者，書之於所言山之首，又以見禹迹所至，無不祭也。以二州互見之文，而上該他州之祀禮，禹之書法，大抵簡嚴如此也。然蔡蒙二山，則近岷江，荊岐二山，則近河渭。禹顧不泛書他山何也。九山刊旅，余益信其爲九川所繫利害之山，爲不謬也。所謂滌源者，治水自下而上，至其源亦滌之也。弱黑之水，雖不極其源導之，所自起亦源也。

程氏曰，河之爲患，至能疑勞堯禹，久之乃平，則後世遭罹其患者，亦何敢諉勞惜費。臣獨有怪者，三代而後，能變亂爲治，使天地萬物，悉就條理者，惟漢、唐、本朝，而河患特甚它代，秦、晉、隋、得國不久，固不暇遠略，其餘三國五季，以及南北，不能包總河境，設有策畫，東不能指之於西，南不能以及其北，其不相該總如此，宜其常決不救，乃反屢屢有之，此似天有定數，非人力得預。臣嘗深謂難曉也，久之，熟思漢人賈讓之論，謂古隄闊，故游波有所縱盪，漢隄狹，故東迫而爲決溢，乃慨然嘆曰，此天下至理也，是河道平決之分也。讓獨專以論隄，而臣推以論世，於是宿疑釋然，河事可得而論矣。讓之言曰，齊與趙魏爲境，齊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水抵隄泛趙魏，趙魏亦爲堤，去河二十五里，漢堤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夫以漢隄而較古隄，其容受不同如此，而水比古不加少，彼不決，安歸也。且古人豈不知棄地可惜，正爲有所棄，乃能有所存，不容曲計目前耳，後經治世生齒繁，作業盛，但見河壖有地而棄，不知古人有爲爲之也，既已田之，又從而治屋廬，或聚落，稍虞漂沒，則隄外起隄以自護總，它日復有田廬其外者，益又添隄，以賈讓所見，齊、趙、魏以及黎陽、（今屬濬州）內黃、（今屬北直）白馬、（今屬滑州）諸有隄處，大隄之外小隄，大抵數重，以率言之，凡邊河州縣近河，添隄益多，則容水益陿，其理然也，漢去古不遠，已不知遙隄本意，恣民堙障不立限禁，苟無賈讓爲之發明，則古制殆無傳矣，利之所存，

惟人希土曠，則河壖得以受水，稍經生息，則遙隄之外，展轉添隄，固其所也，則何怪乎漢唐以及我宋，平治久，則河決益數也。是故漢自高后以前，唐自肅代以後，河患特少，則生齒登耗，乃與河之平決相應，蓋有以矣。惟國朝建隆之初，即決滑隸，與它朝事勢不類，蓋周世宗父子於大河下方濱南北有之，民視瀕河爲內地，故擅據其中者衆，以端拱詔書驗之，則可見矣。

又

書敍發蓋既緒，而總之曰，九澤既陂，水經河北有鯀隄，李垂言大伾有禹隄，則隄之來古矣。賈讓言隄防之設，近自戰國者，非也。且河自陝洛以上，它水入之，過此則它水率多受河，是寬袤之河，皆行乎地上也，古而無隄，三州無見土矣。由是言之，雖禹亦必仗隄以爲水防，則隄之利害，可不究窮乎。河之源委，以比四瀆，最遠且長，其所容受，乃不如江多。郭璞謂瀆河減江，則其狹可知，夫其狹人力所不能闢，獨其沿岸有隄，遠河一丈，則水之容也，益一丈，增一里，則益一里，姑以古堤存者言之，對堤皆空二十五里，則是河道兩旁，有五十里可受漫水，縱有暴漲，猶得平地，未必能越五十里而破堤以出，此爲無拓河之勞，而收拓河之利，古人之智也。漢明帝之詔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夫知左彊則向右以攖其暴，姑可紓矣，左右俱彊，兩不能容，而其怒乃移下方，是惟無以受之，巧力僅勝，終不免一決也。有以知歷世狹隄，所以甚堅，而無補於敗，皆是故也。漢人欲訪禹迹，穿地爲九，以倣九河，曰，縱不能爲九，但得四五，宜有益，又皆議多穿溝渠，分殺水怒，本朝亦嘗遽開支河，如金、赤、游、麋、六塔，（案以上五字舊本脫，今從永樂大典本補入。）二股、減水諸河，是皆措置之大者也，按其（案二字舊本所無，今從永樂大典本補入。）慈、度，皆將求分水力而已，然使水力當分，縱於要處得百許支河道，其誠得幾，孰與並河凡郡，悉設遙堤，使之方行，無所束迫，其爲容受，何啻一支流之多哉，況水闊則平，平則隄易以立，束而急之，則滔怒以與隄鬪，故甚堅亦敗，此又利害之差殊者也。

又

國朝乾德、興國、祥符之間，三嘗講求遙隄，獨興國詔書爲詳，曰，河防舊以遙隄寬其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以盛溢，則罹其患，遂遣趙孚等條析隄內民籍稅數，議蠲賦徙民，興復隄利，聖意究知害源，銳意復古，千世一時也，孚輩智不及遠，徒曰，遙隄存者，百不一二，役費甚大，妄以他語塞詔而止，夫遙隄久廢，驟復動且十數郡，費誠大，闕熟田不得耕，徙見民不得居，妨誠多，然獨不能對引利害以相除乎。河不決，猶歲歲有春料費，當不下鉅萬，苟決矣，不論何地何時，悉雜役兵夫救塞，勞費殆無已時，何啻不費，而又決溢所及，不但河也，並在下流城郭、屋室、丁口、生業，漂溺掃地，比之徙民易業，害又益大，孚不長計，而曲以目前言之，殊可惜也，然而此一舉也，平世爲之實難，漢田蚡奉邑在鄃，（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利在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於是瓠子之禍，淮泗悉豫，武帝欲加救塞，

蚡爀天而毀。不容帝之施力。今遙隄所包、豈止百畝。古田其間、豈盡是循理之士。但有一蚡、何世不可耕田。此策殆不輕得行也。試者如高祖平秦、光武中興、承大亂餘燼。土無見民、縱復廣爲之餘、亦無妨奪。於此時而訪遙隄、毀近隄、旨廢定令、以漸爲之。規模一定、息水怒於不爭、縱初時勞費、而遂事之效、燕及無極。其功殆可繼禹、不止一世也。臣故論而著之、以竢方來。

程氏之論河隄、究極古今、發明利害、眞有用之學也。余愛之不忍棄、編之於此。則夫學禹貢而但說山川之名者、可以愧矣。

四海會同。

孔氏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

唐孔氏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謂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于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也。

葉氏曰。五服之內、皆會同於京師、以修其職。

張氏曰。水患旣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於京師矣。

呂氏曰。四海皆會同朝王。

六府孔修

孔氏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理。言政化和。

唐孔氏曰。六材之府、甚修治矣。

張氏曰。非特水得其性。而火、金、土、木、穀、亦各得其性、而爲天下用矣。蓋水於天地、爲物最大。水得其性。則五行亦皆得其性矣。此鯀陻洪水、乃謂之汨陳其五行。而九疇之次五行、所以一曰水。居其先者、豈無謂乎。

葉氏曰。六府無廢財。貢賦之法、於是乎立。

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氏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愼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

唐孔氏曰。致所重愼者、惟財貨賦稅也。愼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國中。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總結之。

蘇氏曰。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於諸夏也。

王氏曰。庶土交正底愼財賦。言以衆土交相正制財賦之法、致愼其事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言九州之田咸有則、以成中邦賦法。蓋土賦有及四夷、田賦止於中邦而已。

葉氏曰。庶土交正。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咸則三壤。以三壤定其制、而爲之法也。皆有貢名、而此獨言賦。以所底愼而參中國者、在賦、而貢、其義也。

呂氏曰。庶土交正。九州之土。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底愼二字。見聖人當庶土交正之時。欲制其賦、先致敬愼之心。制其法歸於中。以爲萬世之傳。惟先有敬心。則能制上中下三等之壤、以成賦於中邦。大抵序事。序其事迹、則多遺其本心。序其本心。則多略其事迹。今此四句。載禹制賦之辭、本末皆備。底愼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人。

程氏曰。禹之定賦也。曰成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子之敘書也。曰任土作貢。則九州之田、宜皆與賦相當也。今考之經。其相當者、兗之一州耳。冀之賦、至高於田五等。此其故何也。孔安國謂人功有修有不修。以理推求、當必有之。然無古事、以爲之證也。故曰賦者、直記其米粟之出於田者耳。賦之外、有貢焉。併貢而總之、以爲賦入之數。故高下相補除。而田品賦等自應不齊也。是說也。臣求之經、似亦有當矣。蓋荊之賦、最重者也。田賦之外。其貢則金、瑤、琨、篠、簜、齒、革、羽毛、纁、貝、橘、柚、不勝其多也。雍之賦、最輕者也。以其田賦之外、貢者、球、琳、琅玕而已。亦無包匪之類。故雖言之則輕也。以其最輕最重者質之經。而此說近乎可信矣。然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而三隅對來。皆無所疑。乃爲通耳。今其

說曰。田品之下者、其賦本輕。惟其該貢篚數之。則爲重甚矣。然考之於冀。其賦爲總、秸、粟、米、此外絕無一貢。用何物增計。而使高於田四等也。徐之賦、下於田三等。亦已輕矣。然其貢爲夏翟、桐、磬、珠、魚、元、縞、不爲不多矣。於其中珠、元、縞三者、皆非易得之貨。而又未知其貢貨幾何者。然則胡爲而不得合幷、以就重賦之目歟。以此推之、知其不能遍通也。

文

論古事者、必得古制。古（刻本脫二字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又徵。當得古語。旣有古制、以爲稽據。又有古語、從而發明之。則古事之情見矣。經之分州敘事也。貢與賦對出。禹於立制取民之初。明著其意。惟曰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但以此文求之。則九州貢篚、似不在數矣。然其書、專以貢名。而又孔氏敘書、亦止云任土作貢。則貢者、又以專指貢篚而言也。而臣有以折衷其歸者、得之孟子也。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禹貢之貢、即孟子所謂五十而貢者。蓋其一代賦名也。夫其爲貢、雖與助徹同爲什一。而其制之所以取民、則龍子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又其所以爲什一也。哉考之經（刻本脫二字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兗之賦、必待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居東北最下。河患特甚他州。山川田土、久矣其就蕪又。而兗之升高避水者、今而始得降邱宅土也。自

非宜爲之期、使加功歲久。則無所謂數歲中校、可以起立貢則。是故作之必至十有三載、乃同他州也。然則龍子之謂校數歲以爲常者、經固言之矣。況經之敍則壤成賦也、其必待六府孔修之後。則土未出穀。庶土雖可交正、禹猶未肯遽立賦則也。然則賦則之本於歲校、益又可證矣。孔安國之以人功參田品者、豈亦有見於此耶。

又

周人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聚八家之力、治公田百畝、而八家則自各得百畝之入。此其所以爲什一之制也。夫惟所取單出公田。設非歲校、亦不于公田之外、多責一穗一粒。此所以田之與賦常相什一、而無時輕時重之異也。夏后氏之制。一夫授田五十畝。若歲各立則、隨田所入以歸公。上則與周制同矣。而有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謂於田品之外、參核歲事以爲品則也。田品雖有高下矣。官有籍其歲入而參記之。與數歲之中而酌其中、以定多寡。此其以爲加詳、而不知適以加弊也。蓋歲校以定多寡焉。與時歲事、不必常如參定之初。於是所輸始見其偏矣。當樂歲而粒米狼戾。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寡。及夫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而必取盈焉。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多。故龍子得以議之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也。此其田與賦、所以有時而不相應也。雖然。聖人立法、猶有可議者歟。善乎黃門蘇氏之言曰。貢之不若助也。猶豆之不若盤盂也。肉刑之不若徒流笞杖也。古之人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地者得藁秸而安矣。自藁秸而後、有筦簟也。自筦簟而後、有溫厲也。此貢、助、徹、均爲什一、而所以什一者不同。蓋見驗而後知所以救也。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者。蓋參正庶土之高下有無、而必致其謹也。謂之財賦者。賦之出于土者不一。故以財言之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必以中邦言者。蓋表其爲什一之正。行之中國、謂之堯舜之道、而非桀貊之道也。田賦如此、土賦從可知矣。荊公謂土賦有及于四夷、非也。四夷皆以貢言、不當以賦言也。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孔氏曰。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

唐孔氏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爲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敍而美之。

蘇氏曰。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王氏曰。錫土姓者、言建諸侯、賜之土以立國。賜之姓以立宗。

林氏曰。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錫天下、封諸侯、而成三服也。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胙之土、即所謂錫土是也。命之氏、即所謂錫姓是也。如契封於商、錫姓子氏。稷封於邰、錫姓姬氏。必在於此時。以稷契觀之、則其他諸侯皆然也。施博士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何預於治水之事。而於此言之者。當洪水未平之時。四方諸侯、其令同之禮、有廢而不講者。則其於祗上之德、蓋亦闕如也。然則德雖出於上之所爲、而能使之祗台不距者、禹頗有責焉。故舜稱之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敍。其意、亦合於此。善哉此說也。

張氏曰。向也洪水滔天。九土莫辨。雖有德之人、當賜姓氏者、上亦無所施設矣。禹既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其功。其當賜姓氏者多矣。今以功來上可以施行也。錫土者命之氏、而遠及支庶。錫姓者因其所生、而以傳其正適焉。若舜賜姓曰嬀、而命其氏曰陳者、是也。嬀以傳其適、不容有兩人。氏以及支庶。則是凡曰陳者、皆其支庶也。此有土姓之別歟。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者。此則深明禹以勸德率諸侯、而諸侯各迪有功之意也。夫禹懲創丹朱以傲而殄厥世。故過門而不入。啓呱呱而弗子。祗勸我德以先之。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之所行矣。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非求之他也。祗勸我德以先之而已。

呂氏曰。古者無常姓。必有功德、然後賜之姓命之氏。禹之治水如此廣博。其所勞役天下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者。蓋禹有德以先之故也。使禹無德以先天下。天下豈肯從。今看禹貢、皆是自禹爲此則是德。何則。禹之所爲此、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世見禹之胼胝、遂以爲禹惟有力。故以德表之。此作書之要。

害去而利興。法善而政行。九州所同也。此其功雖在禹、而贊佐與有力焉。故錫土姓、及於益稷之儔。而禹於此著之曰。享所賜者、以彼等能敬從吾之表倡也。自常情觀之。禹之言、近於矜。而禹非矜也。紀實事以褒同列、而敷奏於吾君之前。正所以爲不欺。學者毋以常情議禹可也。

五百里甸服。

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

唐孔氏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敍弼成五服之事。侯、甸、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常、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共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

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候。二百里內、衞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

顏氏曰。甸之爲言田也。

王氏曰。五百里甸者、畿內也。甸者、井牧其地之謂。王所自治也。

呂氏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之一字。見得井牧之法、至此已成。

百里賦納緫。

孔氏曰。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緫。入之供飼國馬。

唐孔氏曰。去王城五百里、緫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緫者、緫之銍、秸、禾、穗、與稾、緫皆送之。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緫是也。

蘇氏曰。緫、稾、穗并、地最近、故納緫。

二百里納銍。

孔氏曰。銍刈、謂禾穗。

唐孔氏曰。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

三百里納秸服。

孔氏曰。秸、稾也。服稾役。

唐孔氏曰。去穗送稾、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稾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銍、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稾。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稾粟別納、非是徒納稾也。

顏氏曰。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

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畿內移用、故使納秸服也。

林氏曰。納秸雖優。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者、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是以優其力之所出矣。

蘇氏曰。以稾爲秸席之類。可服用者。

秸之爲用多矣。故百里既併穗納之。三百里又純輸此賦也。納秸之下、加一服字。以見輸將之勞、可與不納粟相補除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孔氏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王氏曰。四百里粟者、以其遠故也。五百里米者、以其尤遠故也。

東萊先生曰。穀、有殼曰粟。無殼曰米。

張氏曰。稾秸雖輕。而舟車負載、不若粟米之數少也。

林氏曰。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於此。蓋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貢略之。義或然也。觀經文於納緫之上、特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於田者、皆可以觸類而通之矣。故自諸侯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讀之者自以意曉。此又述作體也。

田賦有兵車牛馬之屬。而不言者。蓋舉食而言、則兵不言可知矣。

五百里侯服。

孔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

唐孔氏曰。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也。斥候、爲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謂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蘇氏曰。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林氏曰。建侯服、以封親賢。使各守其民人社稷、以爲天子之藩衞也。

張氏曰。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並曰侯服、何也。蓋三恪之後、方稱上公。謂前代異姓之後。使得守前代禮樂制度、以存其宗祀。故稱爲公、以尊其祖也。若當代之封、則皆爲諸侯耳。周制太保爲西伯。率西方諸侯。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此蓋朝廷三公也。一公居中。二公分陝、以治侯服之不及。公所從來久矣。

百里采。

孔氏曰。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

唐孔氏曰。采、訓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王氏曰。於此有采地也。

蘇氏曰。卿大夫之采地。

張氏曰。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小都、爲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與此王畿五百里之外、始有采服、同意。

周制、采地在畿內。在此畿外、何也。唐虞之際。民寡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密、而分畫詳矣。采地不得不移之內也。雖然。周之采地、稍縣都凡三百里。此特一百里、又何也。周建官多。唐虞之官少。而況甸三百里、非皆采地、亦有公邑。此百里、則皆采地耳。是故讀禹貢、

而參以周官、則庶乎王制之沿革可知矣。

二百里男邦。

孔氏曰、男、任也。任王者事。

唐孔氏曰、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蘇氏曰、與百里采、通爲二百里也。男邦、小國也。

王氏曰、於此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爲大國所逼、而小邦易獲京師之助也。

三百里諸侯。

孔氏曰、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

蘇氏曰、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東萊先生曰、男采在內。既足以護王畿。又去王畿近。強悍諸侯、不足以陵之。此聖人制內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也。

張氏曰、其建置如此。豈有如李唐領利引兵直至渭水、如石晉耶律引兵直至大梁之患乎。

林氏曰、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間。而爲天下之制、盡於此矣。

五百里綏服。

孔氏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也。

唐孔氏曰、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

張氏曰、綏之爲言安也。謂以安王室爲職也。此亦諸侯耳。亦其稍遠、故變名爲綏。欲其知此五百里內、所以建諸侯者、爲安王室也。

林氏曰、王畿之外、既封建諸侯之國。使以小大相維、強弱相比、以爲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之五百里、則接於邊陲。蓋其外、則要荒之服也。故於此、則設爲綏服、以爲內外之辨。此服之內、所建之國、所立之制、凡欲服安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

東萊先生曰、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不常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爲名。又須見聖人非私於彼。加意於遠。算計見效、與近者均也。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孔氏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張氏曰、三百里之內、雖去侯服未遠、然已有夷蠻之風。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故於

綏服、不必盡行朝廷文德、節付之賢者、使揆度其所可行而教之。

王氏曰、二百里奮武衛者、以近蠻夷故也。

東萊先生曰、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守其鄉邑、則人必自盡。二百里足矣。

薛氏曰、今之邊徼、有軍旅、而略文教、與此同意。

五百里要服。

孔氏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薛氏曰、總其大要、法不詳也。

東萊先生曰、要服只是蠻夷。然猶近中國。故爲要約而已。不一一治之也。

張氏曰、蠻夷之性、不可盡責以文教。何休曰、王者之於夷狄、以不治治之。斯言其有味矣。

三百里夷。

孔氏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蘇氏曰、雜夷俗也。

王氏曰、三百里夷者、於此皆夷也。

張氏曰、夷有簡易之意。亦要束之說也。

二百里蔡。

孔氏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王氏曰、蔡、放也。放罪人於此。

蘇氏曰、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蔡蔡叔。（𢇛達反。）

五百里荒服。

孔氏曰、荒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

王氏曰、荒、不治也。言不可要而治也。

林氏曰、漢班超爲西域都尉。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尚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禹名境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蕩佚簡易之意也。

三百里蠻。

孔氏曰、以文德來之。不制以法。

唐孔氏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

林氏曰。要服三百里、謂之夷。荒服三百里、謂之蠻。蓋此乃傲外蠻夷之地也。

二百里流。

孔氏曰。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

呂氏曰。凡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是夷狄本名。皆不必求其義。如唐之突厥、漢之冒頓、此豈有義可求。

林氏曰。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之三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爲最遠。中國之人、有積惡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於最遠之地。故於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於此者。其爲蠻夷之地、則蒙上之文可見也。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遠近詳略。皆是當時經理天下之實迹也。故於侯服、則言其建國小大之制。至於要服、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實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訖于四海。

孔氏曰。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

唐孔氏曰。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于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王氏曰。言訖于四海。則朔南亦皆訖于海。

東萊先生曰。漸、被、曁、亦不須於一字上爲之輕重。但水患治平。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林氏曰。此言九州疆界之所抵。以見其聲教之所曁也。考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言青徐之境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雍州之弱水旣西。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抵于流沙。揚州曰淮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于南海。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則冀州之界、抵于北海。故曰朔南曁聲教訖于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文而見之也。聲教者。亦文德之所及也。然下文旣曰訖于四海。則是四方皆至于海矣。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爲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惟以東海對流沙也。

張氏曰。王制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今此聲教。東言海。西言流沙。朔南不言所在。以是知不止于恆山衡山而已也。蓋四海之內。南北長。東西短。故東西皆可言其所止。而南北其際未易窮也。中庸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其此之謂歟。

東海、流沙、衡山、恆山、九州疆界之所至也。是謂四海之內。要荒二服、則爲四海矣。朔南不言所至。舉東西以見朔南也。若夫聲教之所及、則不限以疆界之所至。言東漸于海、則南以東漸之矣。言

西被于流沙、則流沙以西被之矣。言朔南曁聲教、而繼以訖于四海。則朔南所曁、又不止於恆衡二山明矣。張氏引中庸爲說甚當。言南北亦是。而以東西爲止于東海流沙。則又與中庸未合。聖人之政令、雖自有分限。而聲教之所鼓動、光華之所覆被。蓋與天地之高明博厚一也。無垢之說。

余謂本之以明其所未盡。吾徒以爲何如。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孔氏曰。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王氏曰。禹錫玄圭于堯。以告成功也。玄、天道也。歸功於堯。故錫玄圭。錫、與師錫帝、九江納錫大龜同義。

蘇氏曰。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元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圭。爲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於經者也。

張氏曰。考工記云。天爵之元。禹之治水。一順天理以成功。故堯錫以玄圭、志其功也。

林氏曰。古者交於神明。必用圭璧。此是洪水旣平。禹以玄圭告成功於天耳。必用玄圭者。蓋天色玄、因夫非天猶若璧然也。其曰錫者。下錫上、亦可謂之錫之也。

東萊先生曰。禹旣成功。故以玄圭贄見於舜。亦告成功。古者卿大夫、以至於士。相見皆有所贄以通情。羔雁雉鶩之類、是也。

水患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四海而錫玄圭。臣歸美以報上也。然歸美必以玄圭者。玄、天色也。圭、粹玉也。言吾君之德、與天爲一。而寓誠於圭、以表見之也。君無是德、而臣欲成是功。其可乎。此禹告成功之深意。而言之於敷奏之末者。亦禹之自責也。或者以爲史辭。誤矣。

五服辨。按以下原本所闕。今從永樂大典原本增入。

唐孔氏曰。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元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旣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元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顚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旨、

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得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迹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數。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夫九服五服之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爲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元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末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爲之。不可與經合也。

葉氏曰。禹制五服。每服率五百里。而王畿甸服在其內。則一方爲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各五千里。此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至周而益爲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內。則一方爲五千里。南北東西各萬里。周之地果如是廣乎。學者求其說而不得。故鄭元以堯衡服五千里。至禹治水之後、又增其倍。是謂禹貢爲衡服所增之數。以與周制合之。謂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境。故五等諸侯之封、大者增其五之四。小者增其十之五。此其矯妄不經、無所取信。余以周官大司馬九州之籍考之。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亦皆以方言。方者、謂四方也。四方環之爲千里。從數之、每方當止爲二百五十里。則周之畿、爲儉于禹矣。所以然者、天下之事、至周而加詳。則朝聘會同之節、貢賦稅斂之法、不得不審。

林氏曰。禹所言者、九州之山澤川浸、與夫田賦貢篚之詳。纖悉畢之。而其所以辨界天下、以爲京師諸侯夷狄之別者、猶未之見也。於是遂言五服遠近之制。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自東南曰揚州。至其穀宜五種。既列序九州之詳。乃繼之曰辨九服之邦國。自方千里曰王畿以下、遂言其所以爲九服者。此蓋倣禹貢書而爲之也。然其所記載、則有不同者。此猶自甸服至於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職方氏方千里爲王畿。王畿之外爲九服。每服亦以五百里爲率。并王畿而數之、則有萬里之數。故諸儒疑焉。或以謂周公斥大境土。非地倍於堯禹之世。此蓋未嘗深考此二書之所載。徒見其所序者、皆以五百里爲言。遂從而爲之說耳。禹之五服、爲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百里者、職方氏則自其兩面而相方而數之。推禹之王畿、在五服之內。而自其一面而數之。故禹之五服、自畿服至於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至於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而以二面相方而數之。故九服之內、有方千里之王畿。王畿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相方、爲方五百里之甸服。故自王畿之外、至於藩服、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四面相距各爲五千五百里。其所以增於禹貢者、但有五百里耳。安得萬里之數邪。漢地理志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

十里。則是漢之輿地、不啻萬里。故言周之九服有萬里者、往往推此以爲據。唐孔氏云。漢之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禹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迹屈曲而量之。所以其數不同也。唐孔氏此說、其謂堯與周漢、其地一也。此誠確論。若以虛空鳥路方直、而計里數、則古無此理。以某觀之。山川不出禹貢分城、而得有里數倍加者、古今之尺不同耳。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一寸二分。蓋古今步尺、長短盈縮、隨世不同。故其里數廣狹亦異。此王制所載。但是自周初至於戰國。數百年間。而其所差已如此。竊謂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千里者、卽禹貢五服、所謂五千里。漢之山川、除武帝開闢四夷、所載武威、酒泉、南海、蒼梧、數十郡之外。其他州郡、皆禹貢五服之地。禹之聲教、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其要荒之所暨、則皆已至於極邊之地。縱使後世人君、能於禹貢五服之外、開拓邊境。其所得者、不過磽确不毛之地。得之無所益、失之無所損者。周公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所貴乎詰戎兵者。不過陟禹之迹而已。其或甘心於禹迹之外、以開拓邊境增廣分城者、是皆出於好大喜功而爲之也。故王者之經理天下、將欲制爲京師諸夏夷狄之辨者、當以禹貢之書爲正。

按周制王畿地方千里。而班固地理志言雒邑與宗周通封畿地。東西長而南北短。長短相覆爲千里。顏師古釋之曰。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余以周公營雒之制致之。王城爲東都。雒陽爲下都。皆畿內地也。平王東遷、卽東都也。豈使諸侯之城哉。由是觀之。見班氏顏氏之言不釋也。或曰。邦畿千里。謂方千里也。今而曰短長爲千里。則開方之法非邪。曰。凡古之制畿封國、皆以開方言者、直圖籍記書之體然耳。要其度地都封。大抵皆因地勢所宜而制其地。不必皆正方也。堯都平陽、雖在南河之北。而其畿所通、當越河而南者多矣。如其必以冀州千里正方爲畿。則林氏之所疑者、當不可釋。而先王經理之政。豈爲不可通邪。此學所繫非小。正儒者所宜用心。宜相與共推之。不可畏其難、而以爲不必論也。予請試言之。鎬京與雒邑通封畿。周畿之制也。南亳與西亳通封畿。商畿之制也。豈二代創爲此哉。宅中而正、從古然也。故堯都平陽。而甸、侯、綏、三服四面各千有五百里。非其畿內越河、以洛爲朝會之地。則何由而得方三千里之中乎。林氏之致疑於此。好學莫加焉。請試釋以予之說。則是非之定否、當必有決之者矣。

林氏曰。先王經理天下。以綏服二百里、爲奮武衛之地。謹華夏之辨。此眞萬代不易之法也。林氏此論當矣。而余觀其論舜典所謂蠻夷猾夏。則曰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之世、九夷之內至有蠻夷、

與吾民錯居塽內。冀揚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是也。惟其與吾民雜居之塽內、而能肆爲侵暴、以爲吾民之害。於是使皋陶辨華夷內外之分、以法繩治而特取其尤桀黠者、而誅之耳。夫先王謹華夷之辨、見於綏服奮武衞之制、截然不可侵紊如此。顧何從而有塽內之夷乎。林氏之說、自相矛盾如此。蓋見春秋以來、中國有戎、故雖疑信之心、而或爲是說焉耳。程氏之論、大抵索隱支離、與經不合、則由其五服之制、講之未明故也。學者知林氏之失、則知程氏之失。

吳氏曰、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內、止方五千里。晉楷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卽漢之六千里也。況五服之制、據方里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爲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方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方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而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在東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衺之而度其兩隅、則爲尺有四寸而嬴。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三千餘里者、舉迴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屆、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爲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爲東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顧達爲道之說甚巧、傳失其據矣。嗟乎、古先哲王、爲天下後世之慮、何其審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實遙。非不知舉其隅、計其道里之遠、足爲大矣。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而略其遠何哉。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啓後世無厭之禍、所以貽孫謀以止也。惜乎秦漢以還、好大之君、以廣斥土宇爲功、而紀錄之臣、又從而侈張之。是豈堯禹之用心乎。嗚呼、戒哉。

王制言四海之內、方三千里、正與孟子所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同也。較之禹貢、止得爲三服。而要荒實爲九州之外甚明也。觀禹貢所敍九州之境、亦自可見。海岱惟徐州、東至海也。而弱水至流沙而止、導黑水遷三危而南、三危流沙、地勢正爲相比。今而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則是西至流沙無疑也。荊及衡陽惟荊州、南至衡山也。冀州雖不言所至、而治水極於恆衞、恆水出恆山、衞水又出其南耳。則是北至恆山無疑也。以此細考、則九州之內止三服、而要荒實在九州之外、所以別其爲夷狄也。吳氏以九州之內方五千里、誤矣。漢以來道里殊絕、非惟尺步不同、而屈曲方直、所量亦異。又要荒之外、有所增闢、宜其不與禹貢孟子王制合也。吳氏之說、大抵支離未當、余故一爲決之。

九州辨。

林氏曰、此篇既言九州山川分域、又及夫五服經理內外之辨、末乃九州境界之所抵、先後彼此、互相發明、至纖至悉、可謂無餘蘊矣。某嘗以斯言考其經理天下之制、而參以王制之所載、則誠有可疑

於其閒。王制曰、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豫州)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荊州)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徐州)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則是九州之地、方三千里也。五服之制、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爲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爲侯服。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自甸服至綏服、每面一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三千里。此九州之地也。以天下之輿地、分爲五服、則是自甸服至綏服、九州之內也。要荒二服、則在九州之外。此五服之制也。然以九州四面之所距而考之、則不能無疑焉。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東河至於西河、千里。此蓋畿內之千里、卽甸服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此千里之地、建五百里之侯服、又建五百里之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爲要荒服。今夫經之所載、至於南北、則有可疑焉。以北考之、冀州之北距於恆山、則已接於邊陲矣。其何以容五百里之侯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綏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甸服邪。以南考之、自南河至於江千里、則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於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蓋已在九州之內。而自衡山至於南海、蓋又有千里之地。五服之制、至衡山則已盡矣。而揚州之境、南距於海者、猶未之盡也。以南言之、則太嬴。以北言之、則太縮。此實某之所深考、而未知其說也。夫禹之功、萬世永賴、與天地同垂於不朽。其書之傳、所以爲法於萬世。則其制度、不容如是之差。意其必有所乘除相補、以爲經理天下之定制。某淺陋、未足以知此、請闕之。

呂氏曰、禹別四海爲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較其道理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兗)、海岱及淮(徐)、相去不能千里。荊河(豫)、千里而嬴。海岱(青)、千有五百里而縮。荊山衡陽(荊)、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冀)、三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湖陽之海(揚)、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雍)、相去以四千里。以至華陽黑水(梁)、竊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殊墳壤、因土宜而別之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荊河淮濟之閒(徐兗豫三州之境)、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簡邪。古今名儒訓釋禹貢多矣、而未始及此、蓋難言之也。竊嘗計之、九州之別、蓋做井田之法。(井田之法始于黃帝)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爲王畿、八州建國、以藩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不限山川之間阻、唯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內、夷險不齊、如荊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平原要區、民力修、地利盡、良疇既闢、曠土實稀。故三州(徐兗豫)境土、最爲狹也。至淮漢以南、(揚州淮南荊州漢南)函劍以西、(雍州在函谷之西梁州在劍閣之西)江湖泛濫、關山重複、而又僻在遐陬、關疎稼政、平土荒寒、墾田甚艱、故四州土境、最爲闊也。嘗考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九有民戶、總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五百五十餘萬戶。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戶。而荊、揚、豫、梁四州、僅當

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畝之廣狹。據今驗古、大略可知。則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考矣。

吳氏謂九州之別、民田是均，此誠禹制然也。但論揚州之境太遠，不知其有要荒之限耳。夫荊州之境，南不盡衡山，則會稽以南之境，宜亦非揚州所有，考禹之巡狩可知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

程大昌 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禹貢山川地理圖二卷宋龍圖閣學士休寧程大昌撰宋史藝文志大昌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又禹貢論圖五卷而馬端臨經籍考則云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淳熙四年詔付祕閣船使彭椿年嘗刊之泉州學宮今諸論尚存而其圖獨已久佚歸有光跋及朱彝尊經義考皆未之見也通志堂九經解既訪刻其前後論而禹貢山川地理圖者惟敘說僅存圖目亦止三十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本校之則祇闕其九州山川實證及禹河漢河對出圖而其餘二十八圖歸然具在誠自明以來未覯之本也大昌之旨皆本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爲圖從而辨正其誤乃出其見復爲新圖於後以訂定之眉列掌指使讀者了然易知雖陳振孫歸有光諸人謂非身親歷難得其眞而其議論贍博援據詳明要爲卓然不詭隨傳註者矣其圖舊分五卷篇次已不可攷今依經解原目定爲上下二卷

禹貢山川地理圖目錄

卷上
禹貢山川地理圖序
九州山川實證總圖 佚
敘說
今定禹河漢河對出圖 佚
敘說
歷代大河誤證圖
敘說
大河經歷
龍門
華陰
底柱
孟津
洛汭
大伾
降水
大陸
漢以後九河舊圖
敘說
新定九河逆河碣石圖
敘說
水經濟汴互源圖
敘說
濟伏流辨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
水經成皋濟瀆辨

今定沇滎濟圖
敘說
制渴酈道元所釋水經
濟水入河溢滎之地辨
水經滎澤辨
潯陽舊九江圖
敘說
鄭元小九江圖
敘說
今定九江圖
敘說
孔安國三江圖
敘說
班固三江圖
敘說
韋昭三江圖
敘說
今定三江圖
敘說
三條荊山圖
敘說
卷下
古漾漢圖
敘說
甘肅二州弱水圖
敘說
唐史西南夷弱水圖

東女弱水辨
小勃律弱水辨
今定弱水圖
敘說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敘說
漢志勞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樊綽黑水圖
敘說
今定黑水圖
敘說
九州貢道序
雍梁荆三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兗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冀州夾右碣石圖
敘說
汴濟分合圖上
汴濟分合圖下
敘說
汴濟之別
汴派曲折
汴水立名辨

滎汴互源辨
莨蕩渠口辨
隋汴首末
宋武開汳入渭取長安圖
敘說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上　　指海第一集

宋　程大昌　撰

臣既不揆淺聞著論以發明禹貢而自古及今郡縣山川無不關括顧浩渺難見遂事爲之圖各以地理列置因有出於古來舊說而質之禹貢不合者又有雖並經文而地理位置改易其眞者說既各不相同若雜爲一圖則瞀交錯難曉臣今稍求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爲之圖從而辨正其誤舊說既竟乃出臣愚見爲圖以綴其後又慮臣先所著論文字稍多且不與圖本附麗其於尋求不便遂摭事實隨其方所略標要指貫于一見可以即解也歷代山水名稱改易既衆又郡縣分合更改世世不同今且專以唐世地書爲正一則取其州縣四境悉有方隅底止可以穿貫遠近少所差失一則多用唐制名稱亦貴會歸於一異時有詳於稽求者則據唐人所名山川郡縣即其世數先後稽之典籍可考而知也圖以色別靑爲水黃爲河紅爲古今州道郡縣疆界其用雌黃爲識者則舊說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臣愚短亦知前世博者不肯犯衆儒之所不言以招譏議然臣以爲儒者考古苟言之未當而啟他人意見以歸于是或可少備國家稽據亦其志之樂爲者也臣是用不敢以淺學爲解

九州山川實證總圖 缺

敘說

禹貢山川臣既著之論以通其理今又圖其方望地著貫於易見然一山一川而古今數說錯出則既各爲之圖其于隨事致闕則傾矣顧欲該華夷而參觀則散漫無宿臣故會爲總圖取其有確證者聚著其上合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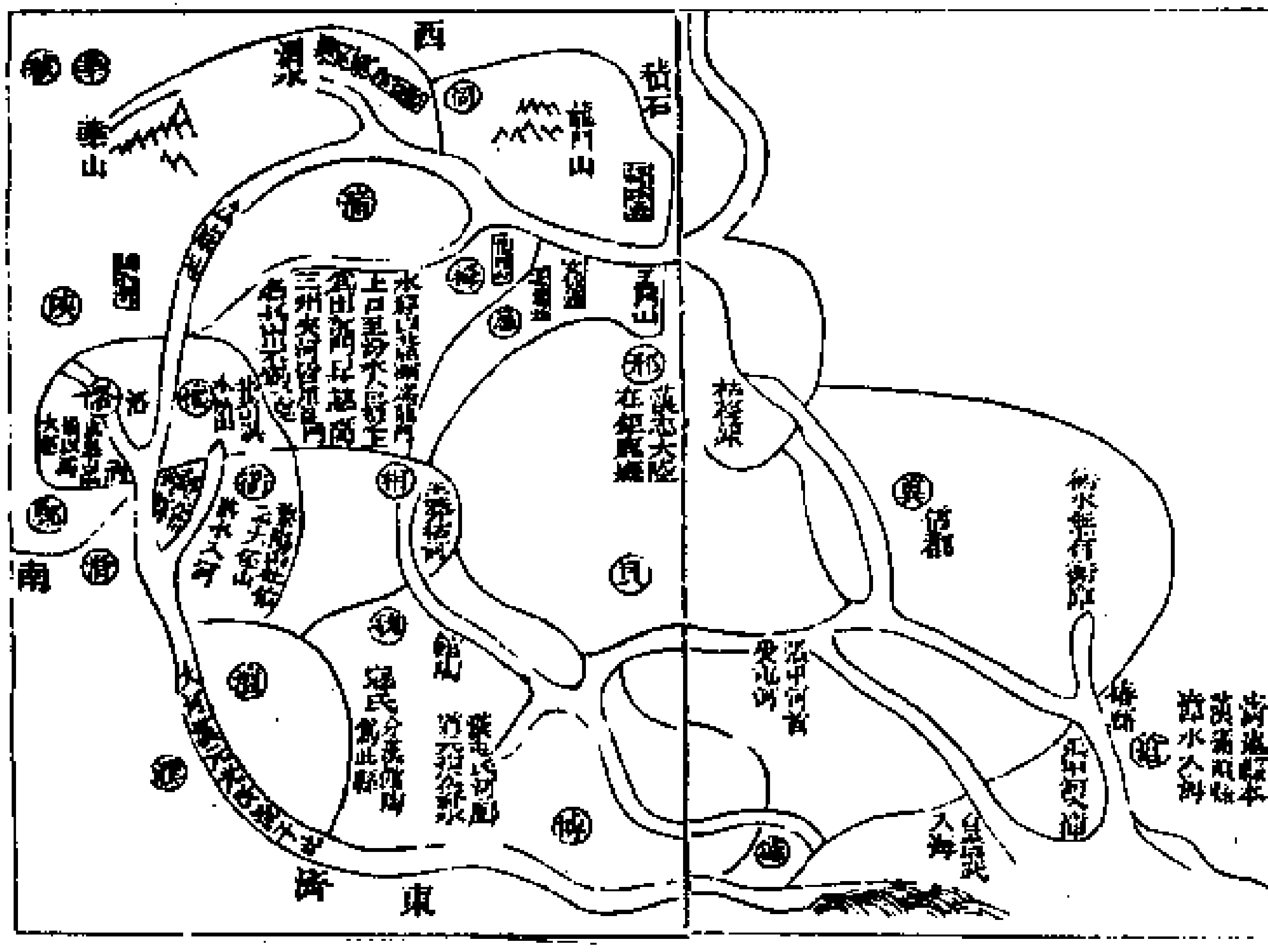
之大者之不盈尺紙但能略條其目而委曲詳辯者則當求之本圖此不容詳也

今定禹河漢河對出圖 缺

敘說

臣案禹貢古河其正流止一大派自積石以至降水大陸而末流播爲九河者是也至其分派旁出者凡二在南爲漯少北爲漳二水雖分枝于河而皆不得名河周定王時河從故瀆則已與禹貢異漢元光河又改向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則漢河全非禹河故迹矣司馬遷班固雖能言禹河之在降水大陸者別爲一枝而又雜取漢世新河亦附之禹其曰禹釃爲二渠者是也孟康順承遷固此語以漢河爲漯川其意以爲禹時漯實受河亦是禹迹可以附會遷固之謂禹釃二渠者其說巧矣然漯在禹時未嘗得附名於河也若以漯爲正禹河邪濟大于漯亦禹所疏又可增數以爲三渠矣況漯水故迹亦與漢河殊異豈可引以爲據然自此說既行歷世儒者皆誤認漢河以爲禹河故此大伾以下降水大陸皆無底麗盡禹河既背漢河而枯矣其地又正在北歷世儒誤以爲王莽故河而不知其眞禹河也于是雖有迹道綿亘數州世儒亦不知稽以爲據而降水故瀆雖存既與漢河相背亦併見廢棄不以證經甚可惜也臣既具論首末又著之圖實其易見

歷代大河誤證圖



敘說

禹貢大河至周漢以後改向頓丘東南以行則凡禹河之所經歷皆不可並漢河推討矣諸家不悟其失故說愈多而愈與經背臣爲此故先爲之圖以究見禹河實地乃始別出此圖以見諸家之失證也古迹關于河道者多故條列而言之冀不雜耳

大河經歷

導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知荒遠在所當略也既及龍門則在冀都之西故因其所經以記其自南折東之地而曰南至于華陰者致其詳也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則又自其又東而折北者言之也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則又自其直北正逕言之其敘記甚明故可據之以考世傳地名當否也

龍門

河至慈州之文城縣孟門山是爲入龍門至絳州汾水合河之上爲出龍門口此其中間地勢險甚河率破山以行兩岸悉有鐫鑿痕迹漢說皆以爲禹實鑿之以通河流也故後世取龍門以名地者不止一處也

華陰

河行華山之北故曰華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始折而東後世潼關在此以其斷地爲河流撞擊故曰潼關

底柱

底柱屬陝州硤石縣其曰底柱者石在大河中流峙立爲三河水包貫以行以其如柱而立則曰底柱以其石如水門故又曰三門賈讓及淮南子水經皆言禹鑿此石而通河始行也河至華陰潼關則已改爲東流不待

至底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爲可記也

孟津

孟津屬洛州河陽縣武王師渡孟津卽此也唐置河陽三城節度使治此本朝因之改爲孟州亦杜預造浮梁之所名富平津

洛汭

洛水至洛州鞏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也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也

右自洛汭以上河行地中他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譌誤以其山川皆自附著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攷雖名山舊皆憑河者亦便不可究辨此非山有從移也河既遷變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爲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輒並河求之妄從而得舊山之眞殊山靜物也且因河從而譌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鄉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之地所爲無的之因也

大伾

張揖以成皋山爲大伾薛瓚杜佑以河內黎陽山爲大伾兩山皆大河所逕又皆古來首傳也臣獨不以張揖爲當者蓋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記之正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南者同也若成皋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非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絕近東北距降水大陸又爲絕遠禹獨何爲而特于此數數致言邪臣故于瓚佑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耳

降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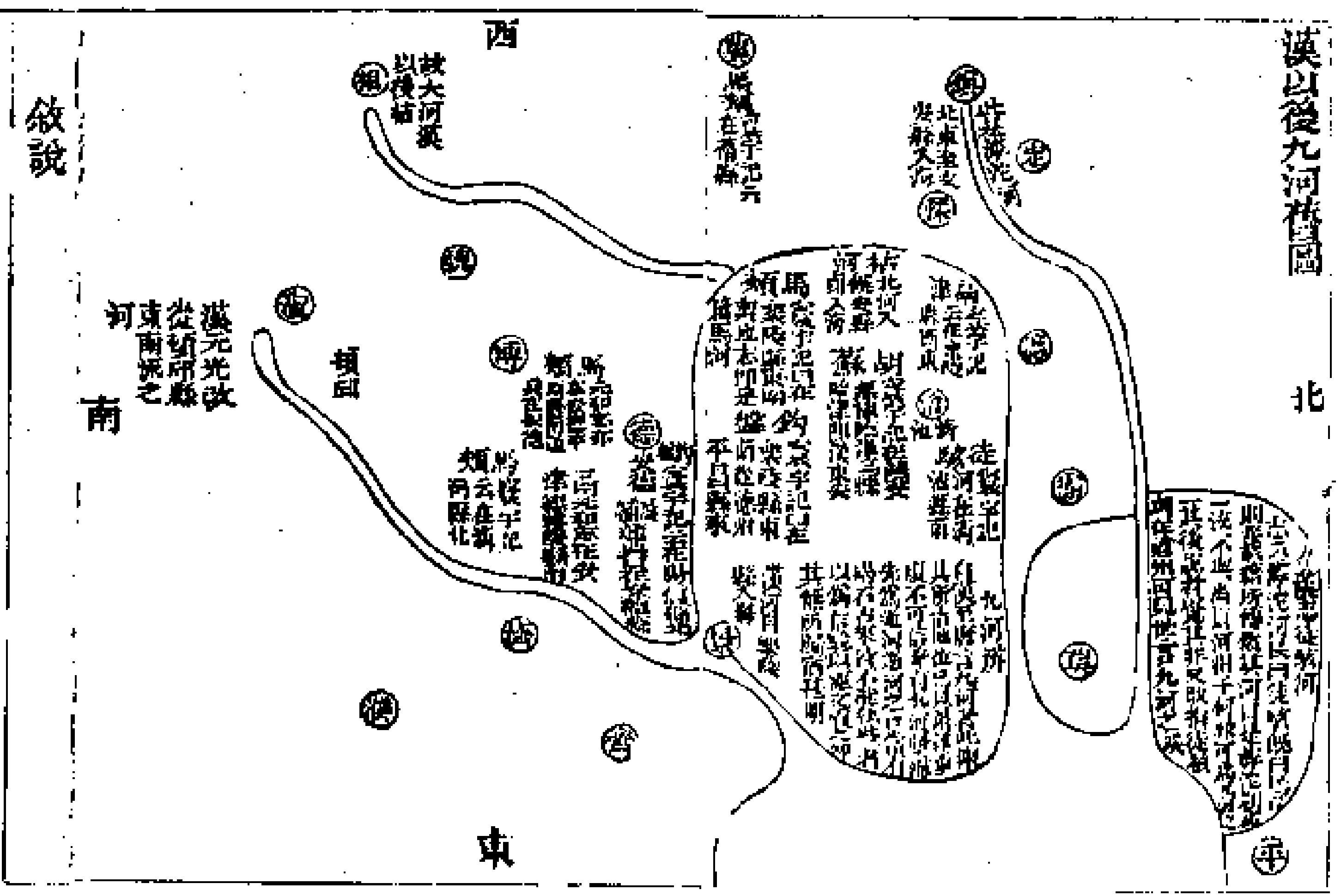
鄭康成以淇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爲降水其援引譌誤元已自覺之遂改引屯氏河爲證酈道元既已仍襲其誤尋又覺屯河之無降名也因又改易漢志屯河名稱以應古降既已明誤且有大失審究者經之敘河曰北過降水是元有降水而禹因河役過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乃因漢河決溢甫有迹道設使漢河眞是禹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反記此河位置者而況漢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所逕于漢河支派則豈非重複之誤邪此其誤之所起不出乎臣之所陳者矣河既改流並河山川皆非其故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流失劍而刻舟以記者正同一誤也

大陸

漢志大陸在鉅鹿郡鉅鹿縣北鉅鹿縣唐邢州平鄉縣也不論漢河禹河而皆未嘗逕邢以行則雖有大陸自不足據之以爲經證春秋魏獻子嘗田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預亦不能定大陸所在第疑鉅鹿與甯太遠遂意大陸當在河內修武縣也今未論大陸之在修武者爲當爲否也河內遠在漳魏上方未爲大河北流之地則經謂北過降水而至大陸者預之說其不能與之相應明矣夫其說既未堅確于是後世變而求之下流者甚多隋氏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人又割鹿城置陸澤縣皆疑鉅鹿大陸不與河應故展轉求之向北之地也及其郡縣名稱既已改附經語而卒無攷據後世亦不堅信也臣所著論第取考古而折以理不敢創意以立已說固嘗姑以河內之大陸爲正而用以證經且責其與北至大陸者合其實不安也如臣之愚則欲並

古說而加意定焉爾雅廣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而皆平地故以名之經之于冀曰大陸既作言水患既退雖平地之廣衍者亦無水患遂可耕藝也循其名而究其理固可意推而古事又可言者也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古絳之南者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都古絳而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遂本其事實而用大陸命之不亦名實相應乎臣嘗深案古書而得此理自謂稍的而不敢正立爲論者蓋遵本聖人闕疑之義然而懷不能已卒不免一陳也自大陸以北爲唐之棣景滄三州地則益下故河于是播裂爲九則其地不復平衍而特爲卑窪故也此又其理之可以交相發明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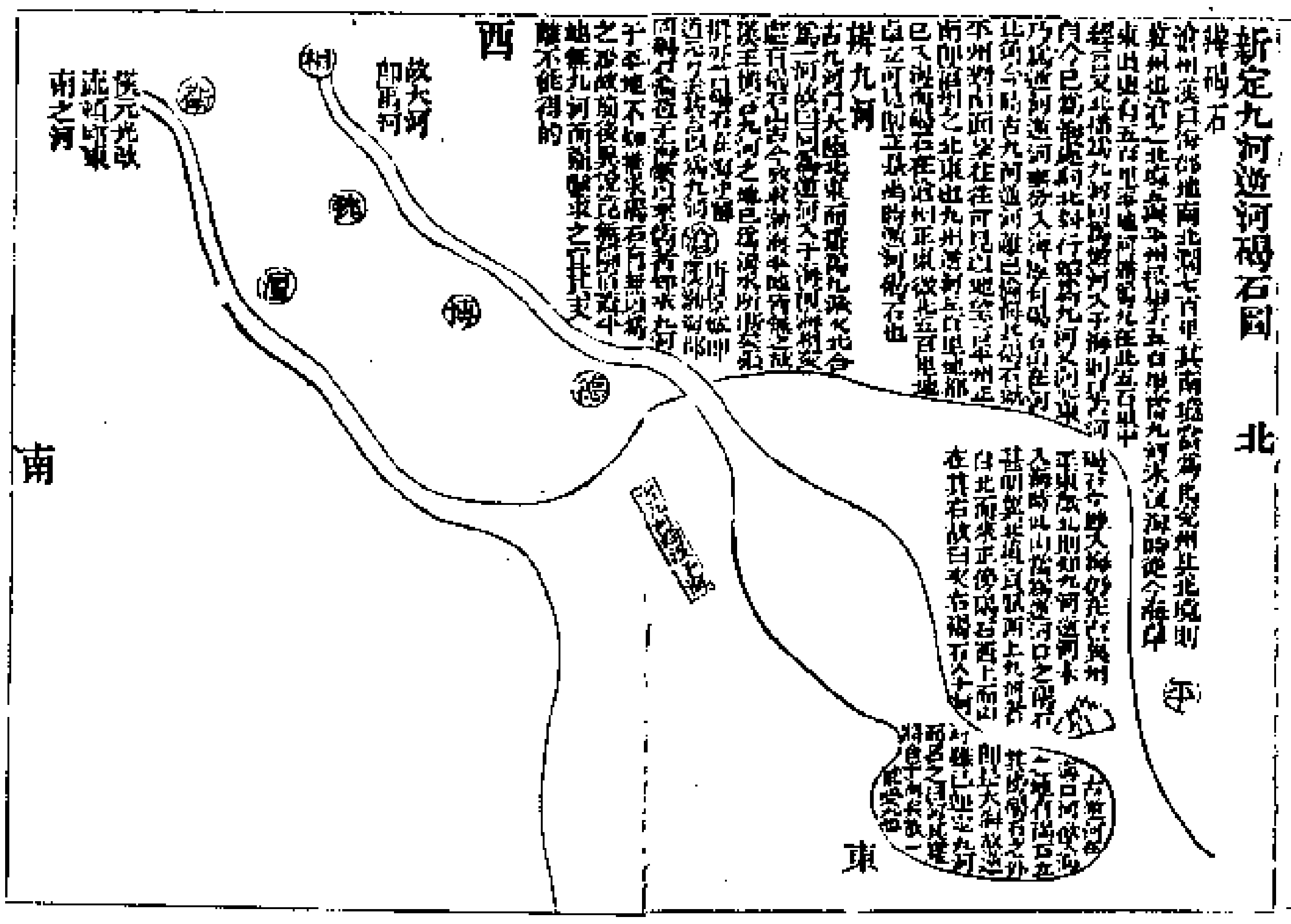
漢以後九河枝圖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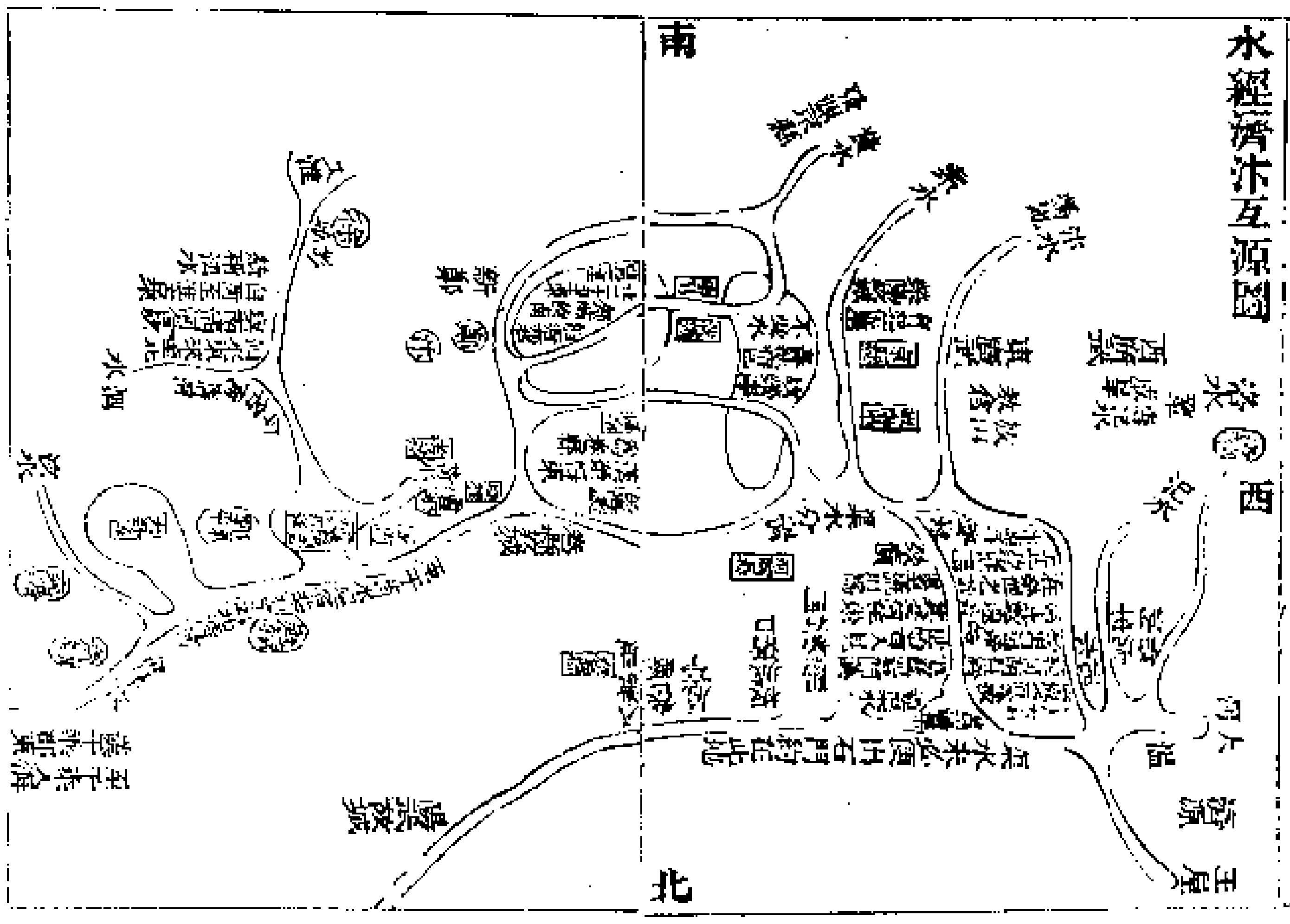
自漢以後言九河者不勝多說謂篤入出私見邪則其所指皆有實地謂其所指皆可的據邪前日所指後人又移之而他也況或一名而更兩出或新河而冒舊名全無源流臣嘗深以疑之故圖列其地就加疏說使其重複異同之狀明則訛誤自見不待多辨

新定九河逆河碣石圖



敘說

自漢至唐講求九河甚悉漢世近古止得三派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乃說九得其六夫近古而采獲者少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可信至其顯然謬誤者班固明以滹沱爲徒駭而不悟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所說馬頰乃以漢世篤馬河當之此類皆其明不可據者也臣按經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又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又于導山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九河之北東必有逆河逆河之口必有碣石山甚明也古今之論九河皆求指舊河枯迹之在平原渤海者以充其數而其所謂九河又皆各爲一流自入于海無有指定逆河之在何地而能翕受九河以同歸于海者設使九河逆河其水道遷變難考而碣石山趾頂皆石不應小沒古今求之究莫能皆無有而亦罕有發此一義以爲九河逆河質證者故臣反之于經疑自漢及唐凡言九河者皆非古來確據于是因酈道元力主王橫張揖所言以爲九河逆河碣石已皆淪沒于海而臣心以其說爲然既又詳考平州之南即滄州之東北也平滄隅立之間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可望而見其山蓋近平而遠滄也夫其從平睎之爲正南則從滄睎之爲東北也九河播于兗州之北斜入乎冀矣而逆河當又在北以受九河則正直冀之東北而與平州相並也以其方面位置易地觀之則平南境之碣石本冀東北境之碣石而後世淪入于海甚明也臣于是知九河逆河同淪于海王橫張揖酈道元人更三世同爲一見具有實證非空言也



敘說

濟源出河北越河而南又復名濟世既疑之又會後世汴水受河正與滎瀆相上下故辨正益難臣既詳著之論而其委曲繁細者雖累累言之既圖列其地遂事為之辨貴于易見

濟伏流辨

濟自河北截河南渡仍得名濟其初止為河受他水已多濟之入河適會其滿溢出南岸禹故還以元名命之本無他說讀經者不究禹之命名全在溢之一字而乃因其鑿說遂曰濟有伏流故入河而不與河雜此其所為名濟之因也歷代地書固知其自河北溫縣而入自河南滎陽縣而溢然猶變為一說曰濟源出王屋山下渟瀯不流而其重源出于濟源縣也其後唐高宗疑濟源與河不接而許敬宗止以伏流為對其說蓋取重源以為本祖獨不思濟其果能伏流則當高宗之世滎口雖不受河猶有溢流汩出地底則伏流之說信矣今其河水不入滎口則滎澤遂枯尚言伏流不其誣邪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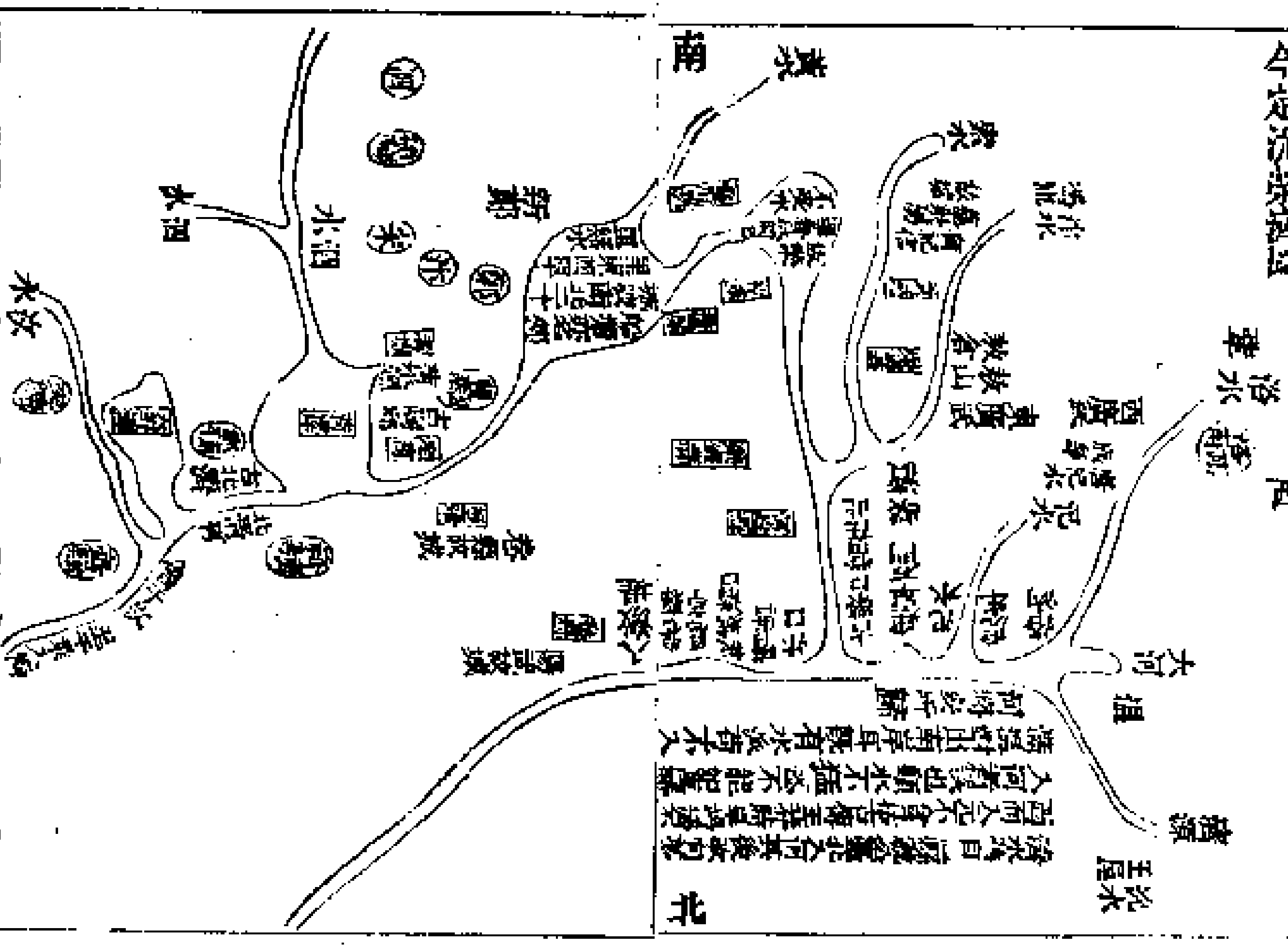
杜佑言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旱此渠枯涸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敘濟乃一依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郡國附濟為名者皆命名不審此亦自是一見然殊不通也河南有濟禹時亦非流水真能截河流貫其間而滎之受河則實因濟而溢禹既本其所自而以濟命之自漢以後濟實循河上下如漢漕渠陰溝脩之板渚唐之河陰未嘗不受河為流則其本禹之故以濟命之不得謂之無實也況濟之入河古今皆自溫縣故濟至今不塞則謂王莽

時枯竭者亦妄若謂後世濟之注河者小不足以截河而南則禹時濟力亦無緣可以截河也（本論詳見）以禹而較後世等之隔河不為直流則禹命之名後世循之獨不可容其存古乎此佑之蔽也

水經成皋濟瀆辨

河南無濟其有濟者自溢滎而始古滎瀆至漢則已不能的知其地然秦人名縣自廣武汜水已上命為成皋自敖山以下名為滎陽則成皋之地未有滎水明也今水經所敘未至滎陽則已有濟而滎陽反在濟源下流已見其失又古義山南為陽水北為陽各以受陽之方命之也秦名渭北為咸陽者以其居山南水北故得以咸陽命之水經敘濟又自滎陽北過則安得命滎陽也邪此皆世傳之失也

今定沇滎濟圖



敘說

沇濟滎絕河南北以爲逕道其比他水特異因此世之飾說既多而其水道又時時改舊經文愈無的證臣深究桑酈水經乃知古來滎澤尚可推尋願其文舛亂卑弱條理難曉今取水經原文稍加刪潤列寘於前古跡既明經證乃見

刪潤酈道元所釋水經 敘載事實皆是水經臣但櫽括令有條理

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又南會於滎澤

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下與濟隧合滎澤者

馬時濟溢爲滎水所注射澥爲此澤也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滎澤此時澤枯無水至可以戰民猶謂其處爲滎澤也濟隧鄭地也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春秋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杜預因其地而名之水也成皐之濟逕故滎澤中已又北流至垣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回互相通也出河之濟卽陰溝上源也濟隧至此絕溝而過世亦謂其故道爲十字溝也自于岑造八激堤於河陰水脈逕斷故瀆難尋濟瀆雖有其迹不復受河

濟瀆出垂隴城北

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卽此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

澤際又有沙城濟瀆出其左濟水自澤東出卽是始矣

竹書紀年曰惠王十二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者也濟隧故城俗言水城非矣王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堤矣

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

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

濟水又合黃水

黃水發源京縣黃堆上東南流世謂之京水也北流逕高陽亭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滎澤下爲船塘俗謂之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卽黃雀溝矣又東北與濟水枝津

合二水之會爲黃泉東北流注于濟水

又東過陽武縣北

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莨蕩渠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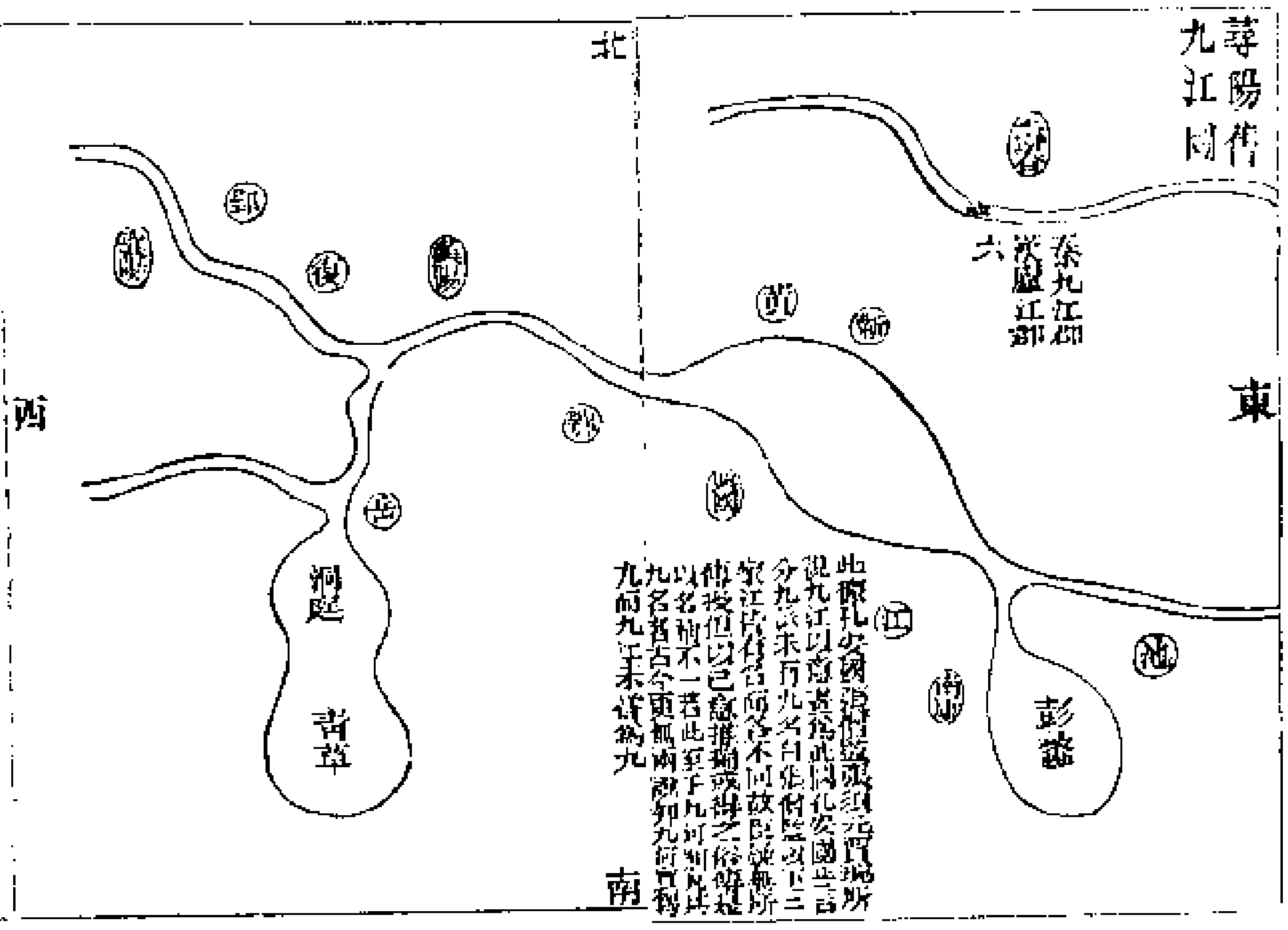
濟水入河溢滎之地辨 此已後臣大昌所攷

古濟水自入河以至溢滎用後世郡縣言之則其入河在溫溫與鞏對而溢滎之地決不在鞏與成皐也蓋鞏有洛成皐有汜二水皆反來注河以其地皆特高故也然則滎濟何由溢注其地矣水經所載自成皐汜水之下已有濟派名爲出河之濟不惟其理不然以古人名縣之義考之此處正屬成皐未屬滎陽則知滎在下方而水經所敘明誤矣漢之石門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汴口等處皆在古滎陽地則古滎所注今雖不能明指何地要之不出此五六十里上下也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其說固是計考其入自北而溢於南中間當不止數十里也

水經滎澤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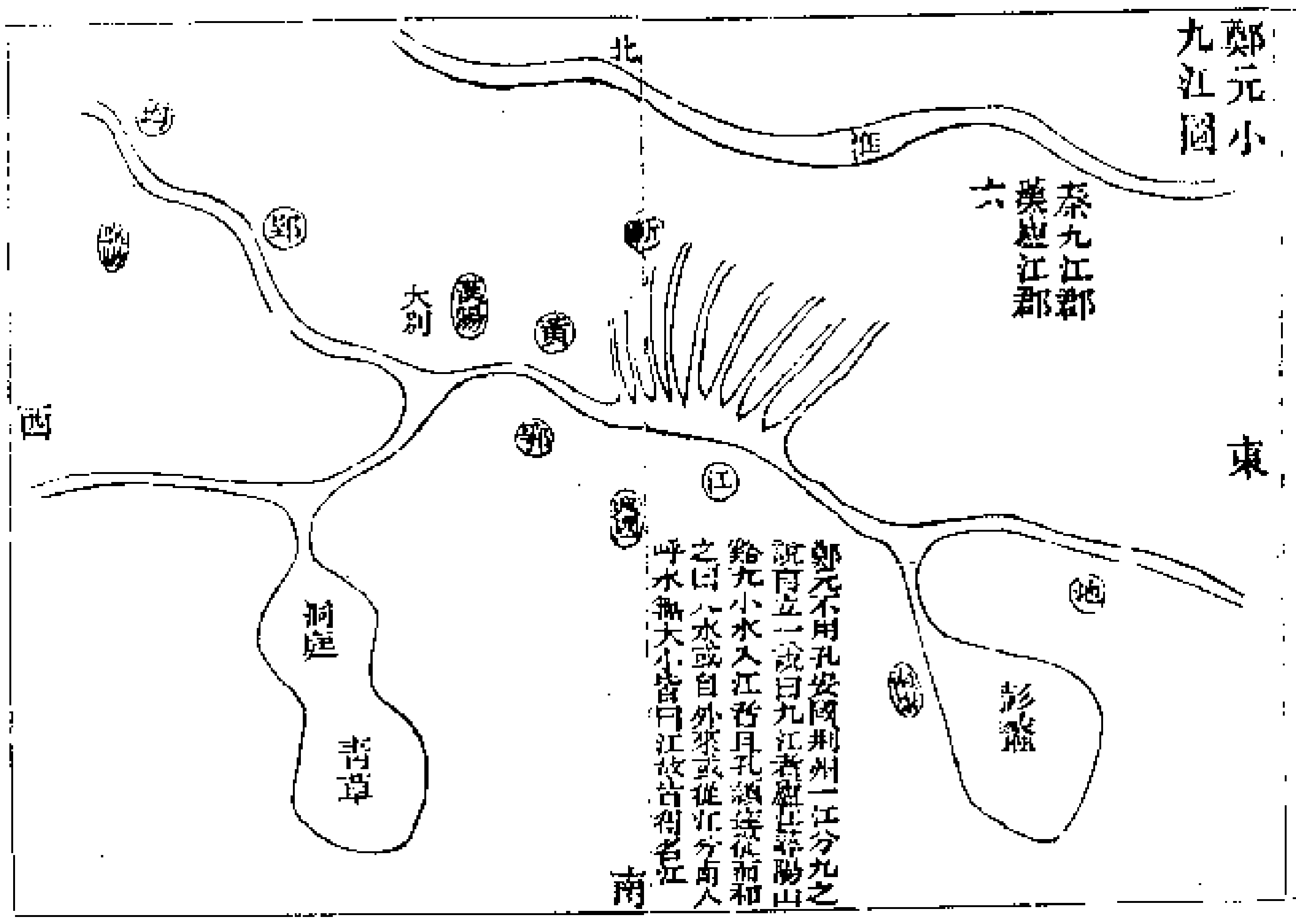
若據水經所載濟派則滎陽縣反在濟水之南揆之古義水北爲陽者既已不合而又水經所載明有故滎枯澤顧桑酈不知參核以證世傳成皐濟派之誤爾滎陽有新故兩城而水經故澤皆在二邑東南古來西北同爲水陽此澤地望既應古義又孔安國亦言澤在敖倉東南可參證也敖倉者古敖山也正與滎陽同在古澤西北則其澤應古益真矣後世穴河通漕多在此地然歷考前載皆有渠道無陂澤蓋創渠之初率皆資的用水多寡爲鑿隧受河之則故水不甚而無所瀦食鍾聚

也禹時則有異矣濟既灉河河盈而水溢遂在滎地怒濤注射爲此大澤故其幅員闊大不止才足容水而已也此其滎溢爲澤之因也蓋此而言不獨可以知澤之爲澤且可以知禹之名滎以濟者正以會其適然而非自出意義也澤之下不遠一二十里又有故陂而以鄭城爲名者其東西盡四十里而南北亦二十里也以臣觀之濟之溢河其在沙城垂隴之西者固爲大澤而鄭城黃水之間其謂爲鄭城陂者亦滎澤也王隱謂此澤此陂之間有滎堤焉其經之所書謂爲滎波既豬者乎古迹遂無其傳苟有記焉其方鄉地望雖千百世可知也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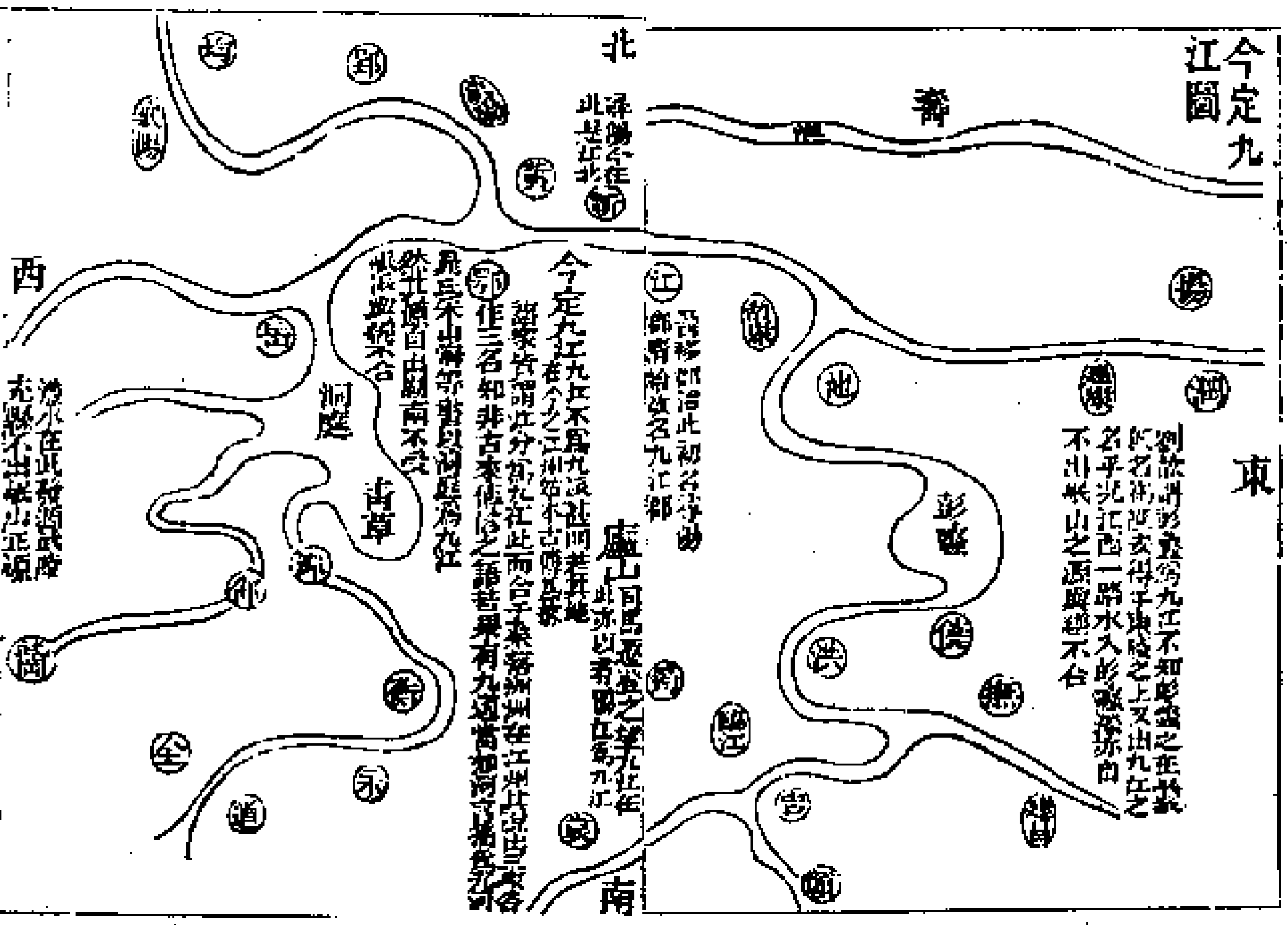
臣案九江之地孔安國第言在荆不指何地至班固始定著在廬江尋陽縣之尋陽應劭之釋九江亦曰江至尋陽分爲九然漢尋陽之地在今爲蘄春縣境此地與彭蠡會江處止二三百里中間又須有一山可名東陵乃與經應夫今岷江一派自蜀發源以至入海幾至萬里而山水得書者不過七名若九江在蘄春以至湖口三江會處不過二三百里其九江東陵三江乃遽有三名者聚在其地以人情推之經之書事其疏密不應如許相遠



故臣疑漢人謂九江之在尋陽者以荆境至尋陽以東即爲揚州故不得不即其地以九江附屬之實亦別無所據然在今日去古甚遠不敢違古創言他地且以尋陽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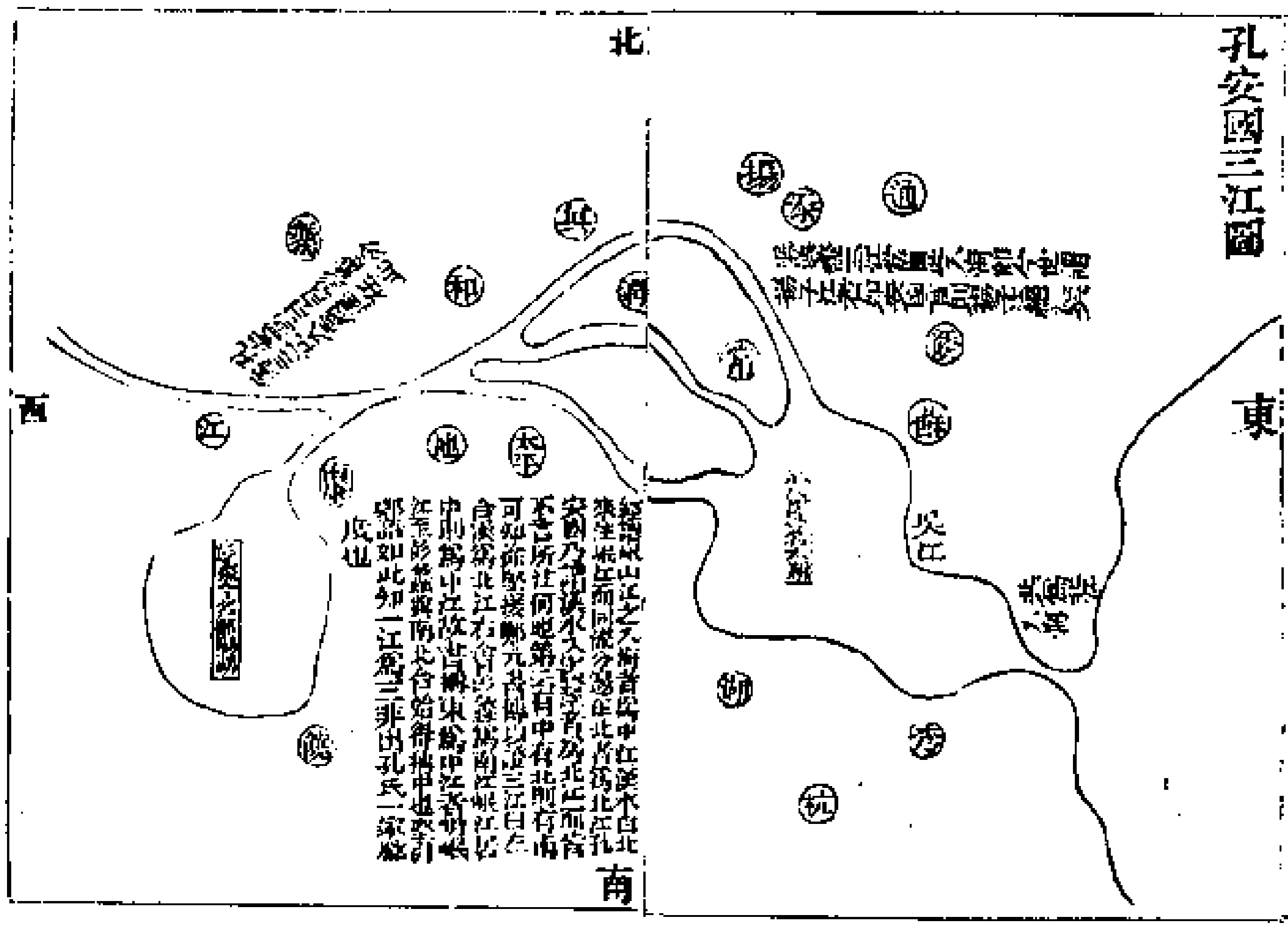
敘說

鄭元與孔安國同生漢世不主荊江分九之說知漢時亦無九迹明也其謂廬江尋陽間九小溪入江者乃無說可以明證九江故立爲此論然古來名水不比後世錯雜如漾漢入江尚得與江並大而名爲北江矣然其未入江時止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九小溪者望江未至而得名爲江乎此非獨臣之疑其誤而前世亦不遂用也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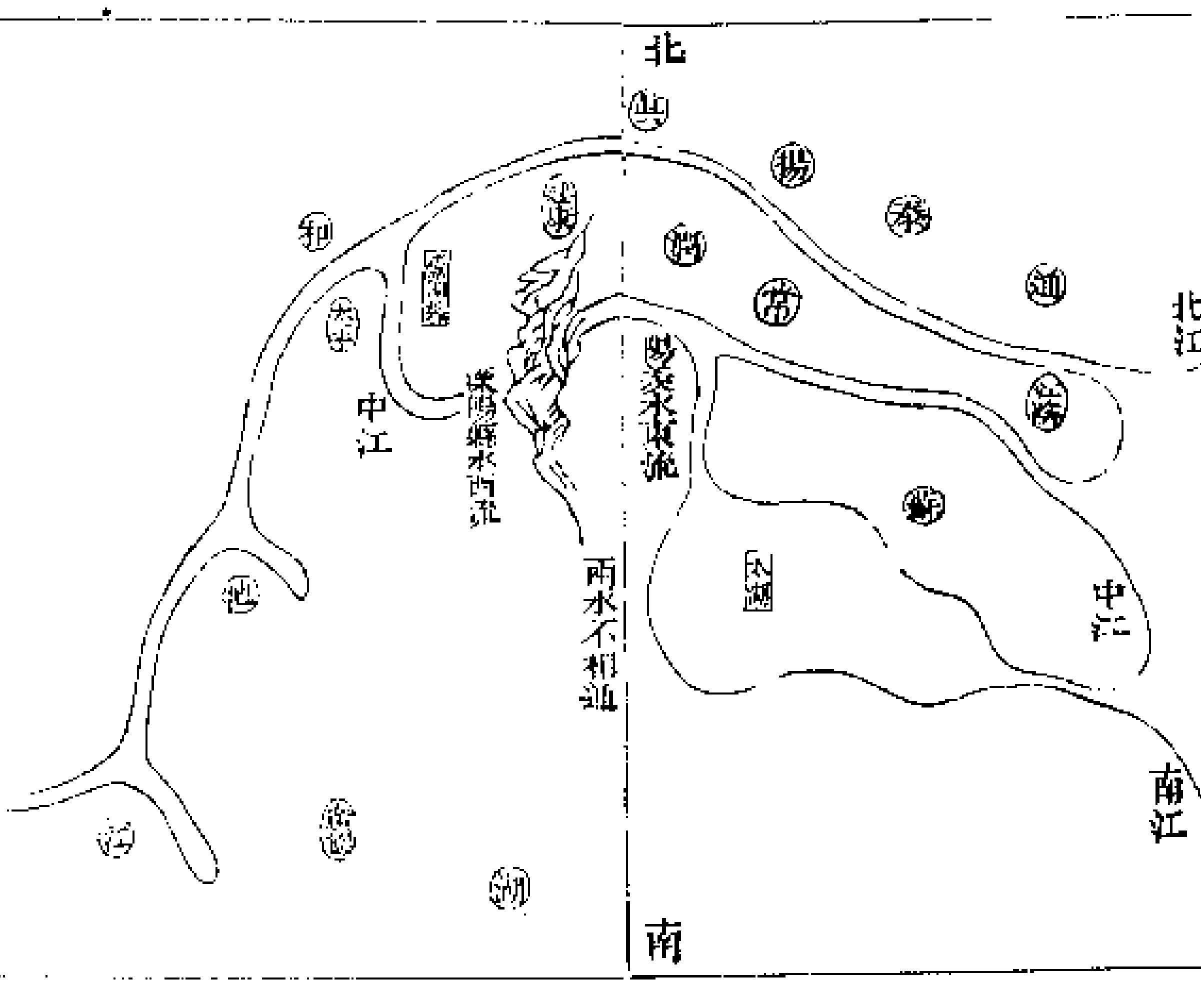
九江之不爲九臣雖具言之今且據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以爲正蓋不敢於去古既遠之世而創爲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其如一江而名九江亦猶嶓岷蠡三大派合爲一流而經以三江總之即其例也若其九江之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容鑿爲之說



敘說

孔安國言江至彭蠡分爲三入于震澤震澤者今太湖也彭蠡者經以江漢彭蠡相會處爲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彭澤兩縣界也江至湖口會三爲一經雖名爲三江其實同爲一流古今所同初未嘗分而爲三入于震澤至于太湖在常湖平江三州間當隋煬帝未鑿江南河今浙中運河也時自不曾與江水相通則彭蠡江何繇可入太湖兼今之浙水雖與江通乃亦自鎮江設機儲水而其北江無慮高數丈上下自非盛潮不與相平古今水港固有變遷而地形之連數州同爲一高者未嘗見其能有改易也今揚子江水面與鎮江地勢高低不侔知自古三江決無可以流入震澤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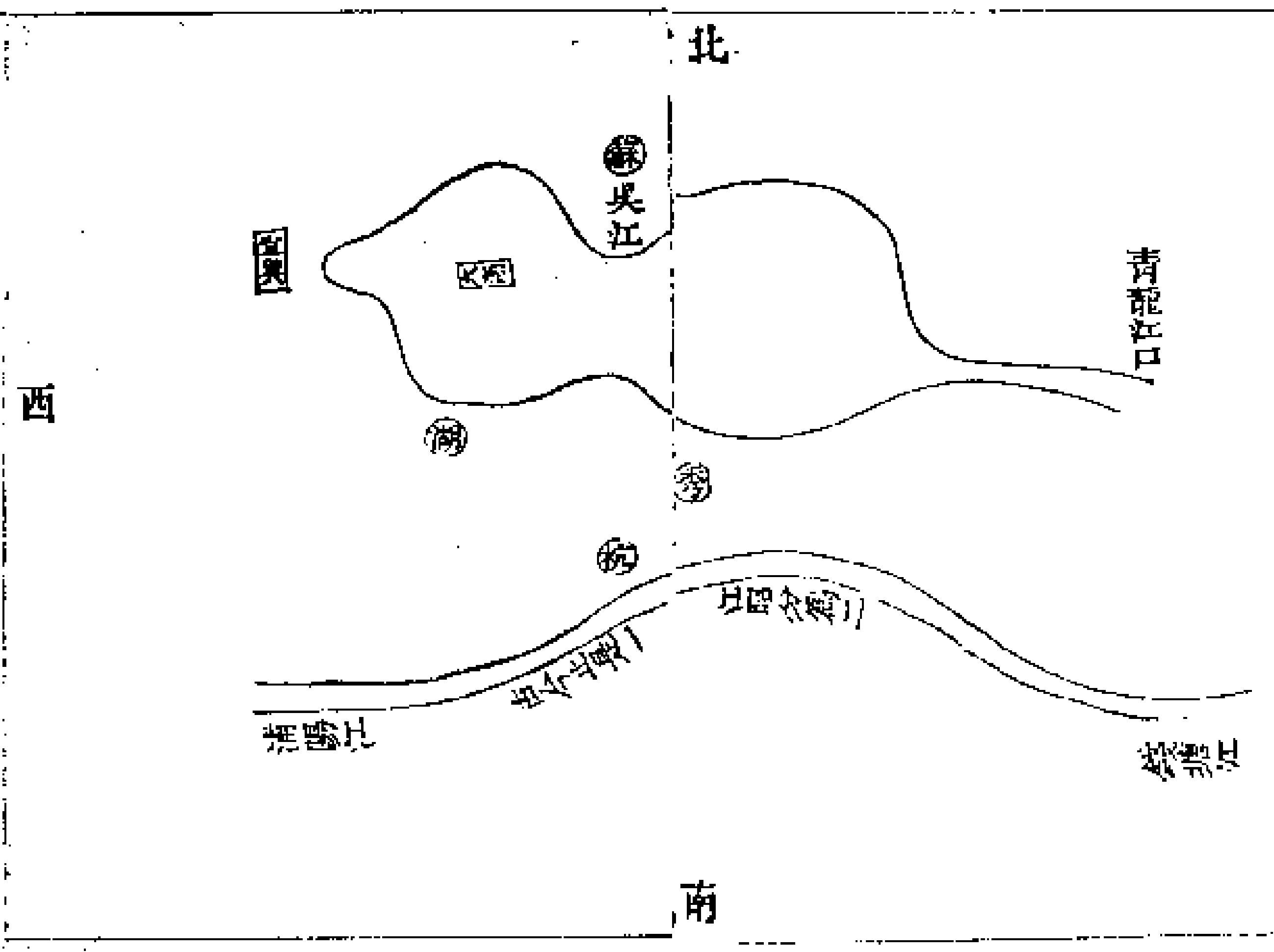
班固三江圖



敘說

班固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羡入海北江自毘陵北東入海毘陵今常州也若以今揚子大江在毘陵北東而用之以當北江則於經無礙至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則既失之矣蓋經雖不明言南江而必以經之北江中江爲三江之二明矣今合而他求則何所本至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羡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陽羡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境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南邑水分東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羡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下陽羡也班固必詢之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世間事傳聞謬戾者多如此也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敘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今廣德過安吉縣歷長瀆今太湖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陽羡也桑欽水經于地書最爲詳博學者所宗而此類明謬安可不正又其敘岷江則至蘄春而止其下流乃別附之沔沔即經之漾漢也經之敘水以漢附江何嘗以江附漢欽乃反之皆與經不合豈傳録水經者錯誤篇帙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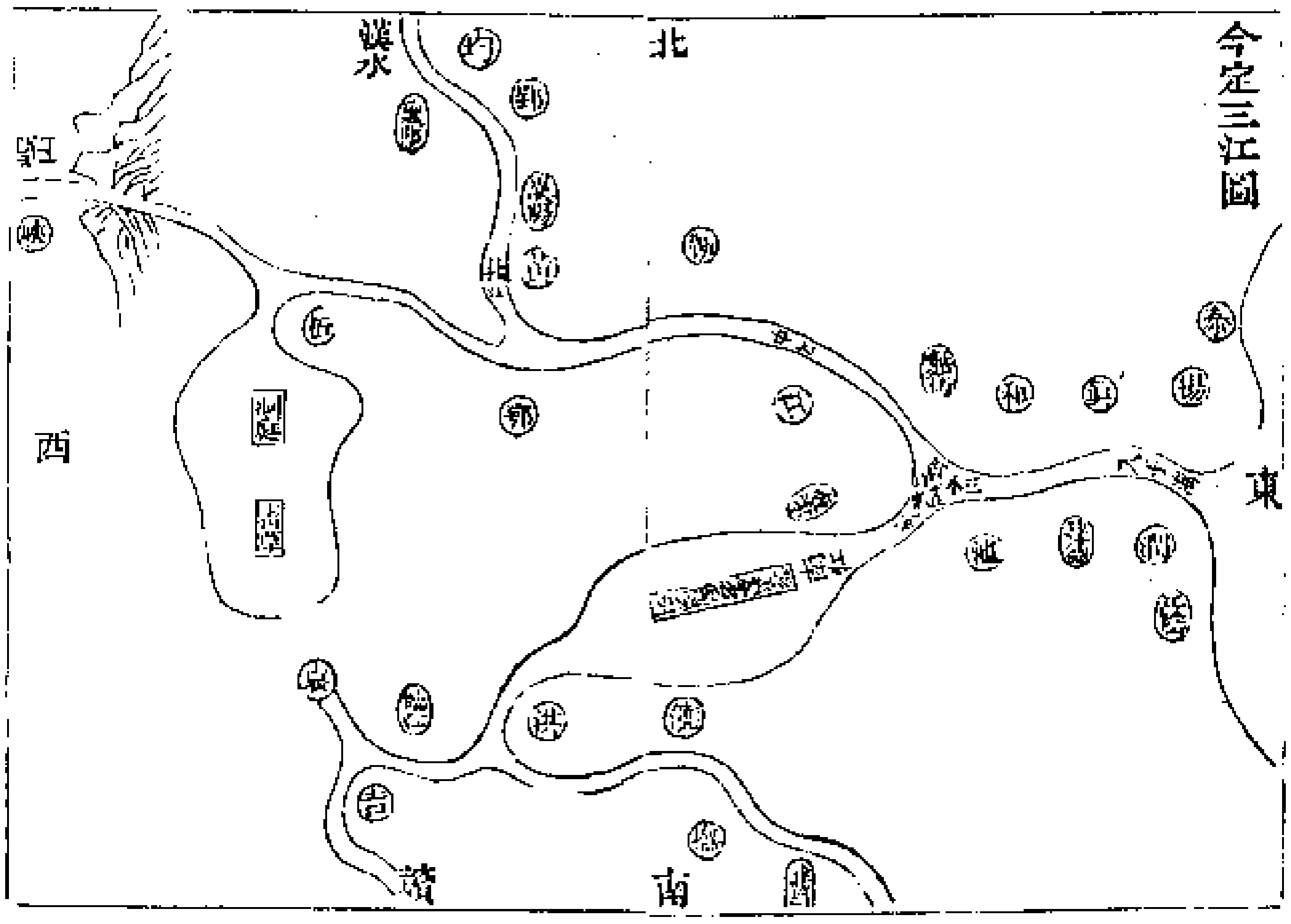
韋昭三江圖



敘說

韋昭曰三江謂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昭合經之中北江明文不用而別取他水爲三江既已大失又浦陽江即今富春江乃錢塘江也至王安石謂三江入海一自義興一自毘陵一自吳縣未問其水道曲折當否推其棄外經文別求他水說雖甚工亦不可宗用也經于導河嘗曰又北播爲九河此正記河之所從析九者也至其分州記事又復總之于兗而曰九河既道其語正與導河相應者也以類例言之其揚曾三江既入屬之揚境者乃導江導漾語中所謂中江北江與會匯而三者之總括也經取導河播九而入之兗以爲九河古今未嘗別出九名以與導河條目差異而諸家獨於揚之三江削去經之中江北江不用而越求他水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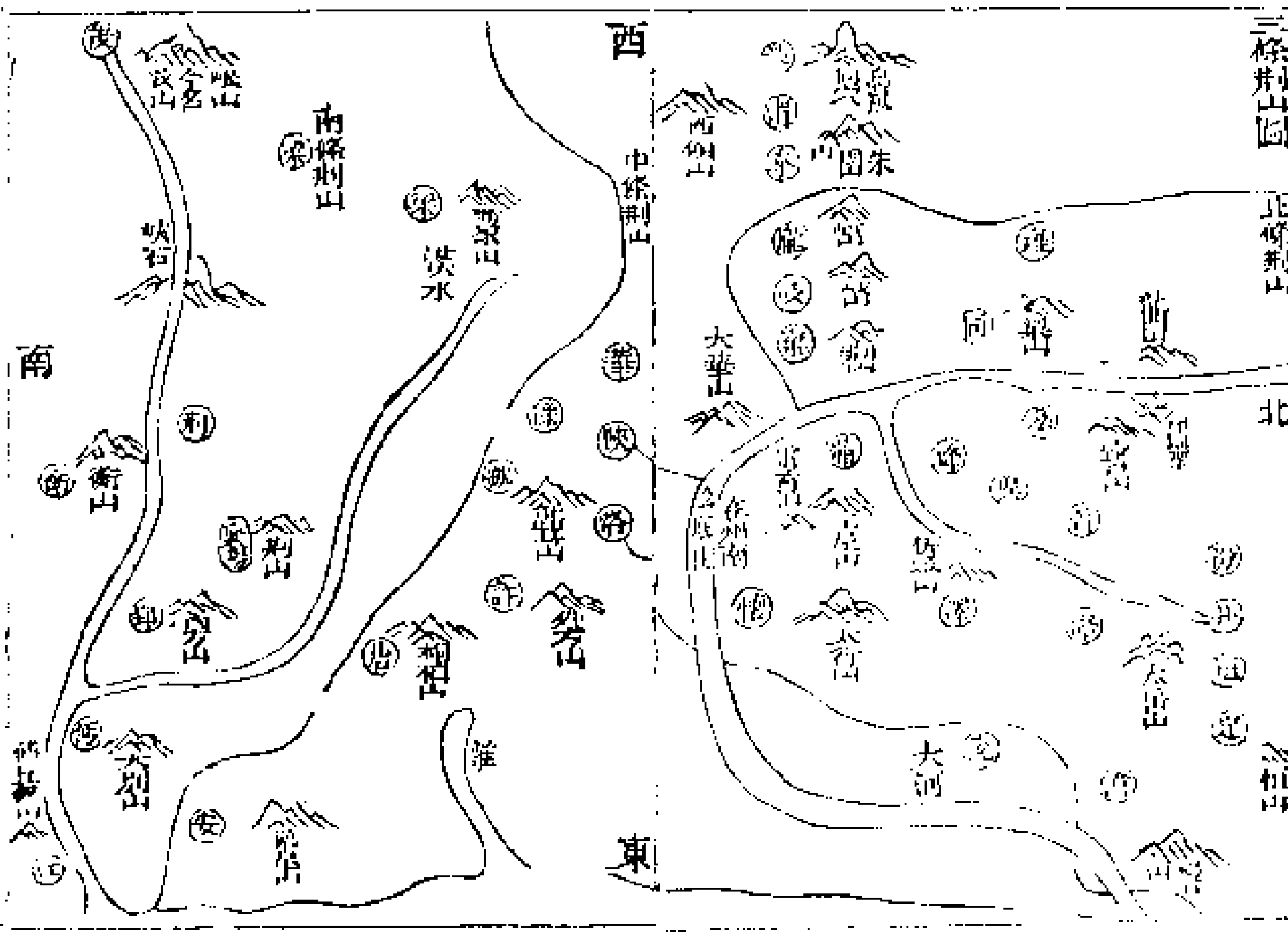
今定三江圖



敘說

九江在荆荆之水無有不歸大江而同入於揚者故九江之所以九者雖不勝多說而皆即大江支派以爲之言其離本未遠也至于三江則在揚州揚居東南近海之地水自爲源而直達于海者甚多諸家見經有三江而莫知其宿則隨其所見指執三水而曰經之三江在是也至于經之明文所謂中江北江者則皆棄之不錄故說益多而叛經益遠臣今祖本經文采合孔安國蘇軾所長而證以地理實致乃知三江本不爲三其實一江而三名爾案圖睞之自今茂州汶山發源會合川蜀衆水以下行乎湖北江淮而東至通泰入海即經之謂東爲中江入于海者是岷江正派也以其地居三江之中故經謂爲中江也自興元府發源而東南迤衰郢至漢陽軍而入大江者是爲沔漢而沔漢之力能與岷江均敵岷江雖能受其流而不能掩其大前乎禹者世人必嘗以其入江而分流於北岸者命爲北江矣禹遂本其嘗而書之故曰東匯北會于匯東爲北江入于海此北江也南江雖不明見于經而今江西一路凡水皆入于所謂鄱陽湖者比其北向自湖口彭澤兩邑之間會于岷漢二江者即經之彭蠡也彭蠡之于二江南來北注而衝波相入同旋瀠激故岷派謂匯澤于彭蠡而漢派謂北會于匯者是經之特爲彭蠡立文示與中北二江水力相敵者也通禹貢一書水之以小注大則爲入水力稍相參配則爲會其書會者如渭之于涇伊瀍之于洛汶之于濟雖嘗皆以會言而匯之爲義惟此有之以其力大而相衝蕩其狀回復宛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別故與他水合并爲一者不同也經之先書漢派也曰

東滙澤爲彭蠡則猶著彭蠡之名以見滙之所從起也及其變書岷派而著彭蠡其中更不再言蠡澤特曰北會于滙則滙之一義不獨可以見其與彼二江僅相參擬而又可以見其三者勢力均敵無不能以大小降殺之也夫其力旣已相敵而地又居南則因中北二名而概見夫經之所不書則此之彭蠡其爲南江何疑也一江而三江名之驟見者必駭然經又有證者大河天下一派耳主冀都命之自其水之在龍門而于冀爲西者命之曰西河水之下流至豫而于冀爲南則曰南河此經之明語非有增加之者也以類證類大河一河而得隨其方鄉命之爲西河南河則一江而中北南隨方命之其義類名稱不旣顯相發明也乎故臣得以主執不疑也



三條荊山圖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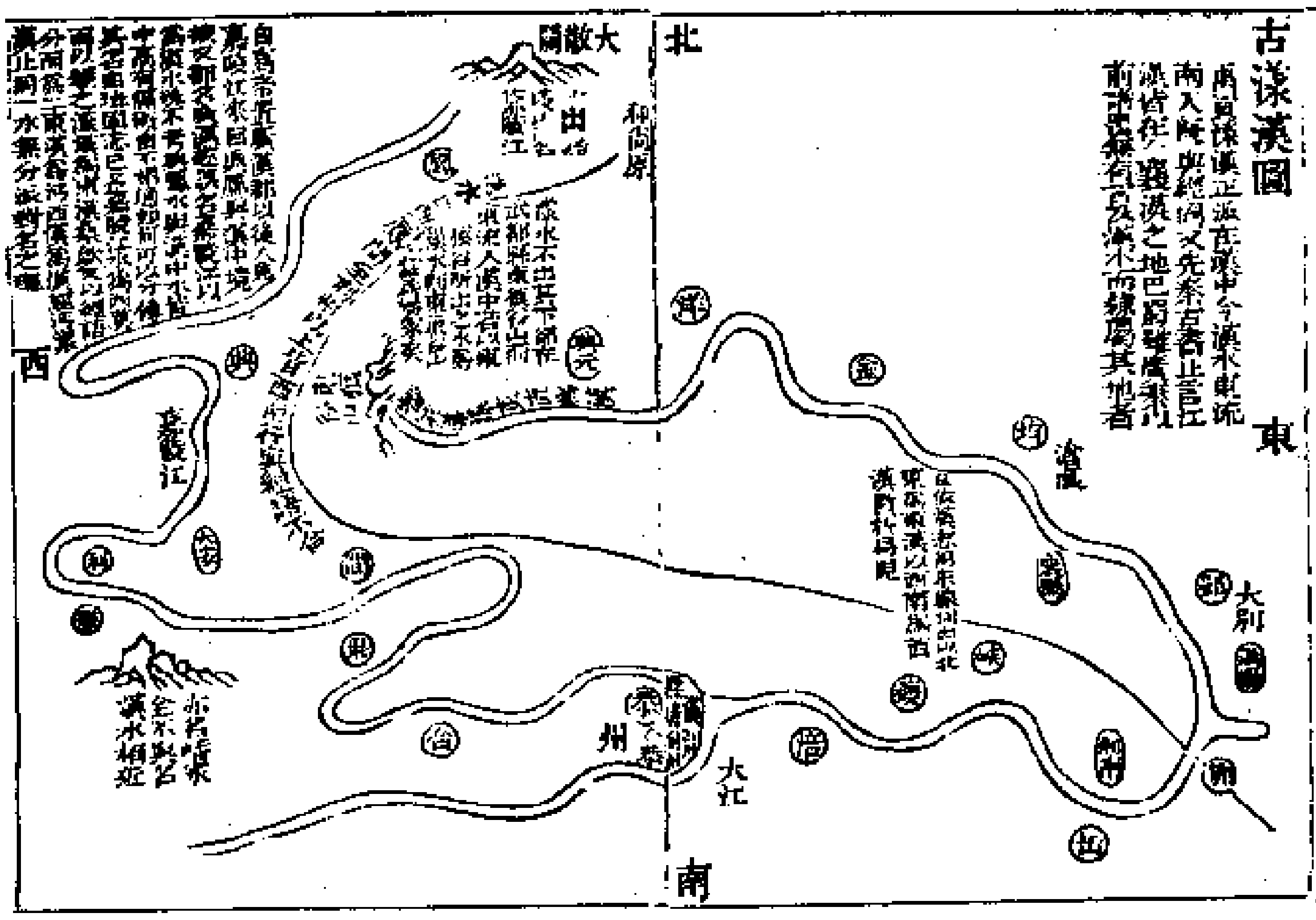
經之雍荊二州皆有荊山是二荊山矣而荊山未嘗三出也至班固之志地理始曰北條荊山在馮翊卽雍州之荊山也南條荊山在南郡卽荊州之荊山也雖分南北條而其爲目第附會雍荊所有之山以爲兩荊爾至鄭元王肅乃又條析經語取兩荊之間從西傾以至陪尾謂爲中條以補足三條之數而三條之論遂傳於世宗其說者曰山之脈絡相貫雖江河不能絕故或踰或過川雖甚大亦不能間絕之也且昔人之爲此論者不

過如蒙恬地脈之說謂山有脈絡禹隨其所之而加順治焉如太行常山之入海岷衡之過九江孔安國微有其端謂能連延以過而諸儒又推廣之其說于經無所發明而徒以汨亂臣旣力論其不然矣今又卽其事之相近者言之禹之導荊逾河也諸家以爲山脈逾之而禹遂隨之也然此之荊山在漢馮翊其上流則有龍門孟門對河而立而二山者地皆以爲峭石斷岸壁立河壖有如開鑿漢人如淮南鴻烈之著于書賈讓之陳于策皆言龍門當道大禹鑿之以過河流也其次下流則華陰之山並河而峙河亦穿斷山勢而東世傳神人之所蹴擘其說怪神所不足信而斷岸迅流本皆大華盤趾不誣也又下流而爲底柱石包水中禹故因而濬行其間未嘗避越此地別爲之道也衆斯三者正與荊山不遠而其大河正派值山則遽鑿之使行無毀其有礙脈絡也何獨至于荊山而必逾河以求順遂之邪且又有可證者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其文與荊山逾河之文相接此三山者皆在河東皆近汾水姑主汾水以論其理則易明也太岳汾之東也壺口其西也汾水之入河正自蒲北雷首乃遠在汾水之南百里而遙若使禹欲順荊山之脈逾河治之此汾水者穿剟對荊之山凡三過而三絕之其于脈絡豈無害傷而禹亦聽之惡在其爲順遂山脈邪苟不求順山脈則凡其他謂嘗禍之能入海岷衡之能過江者果何預于經而禹何爲記之以惑世也至于四列所始又因三條之目創增一列稽經無所質據而又岷衡不入三條故又取導山諸目而四分其位以爲之言是又誤外增誤不足究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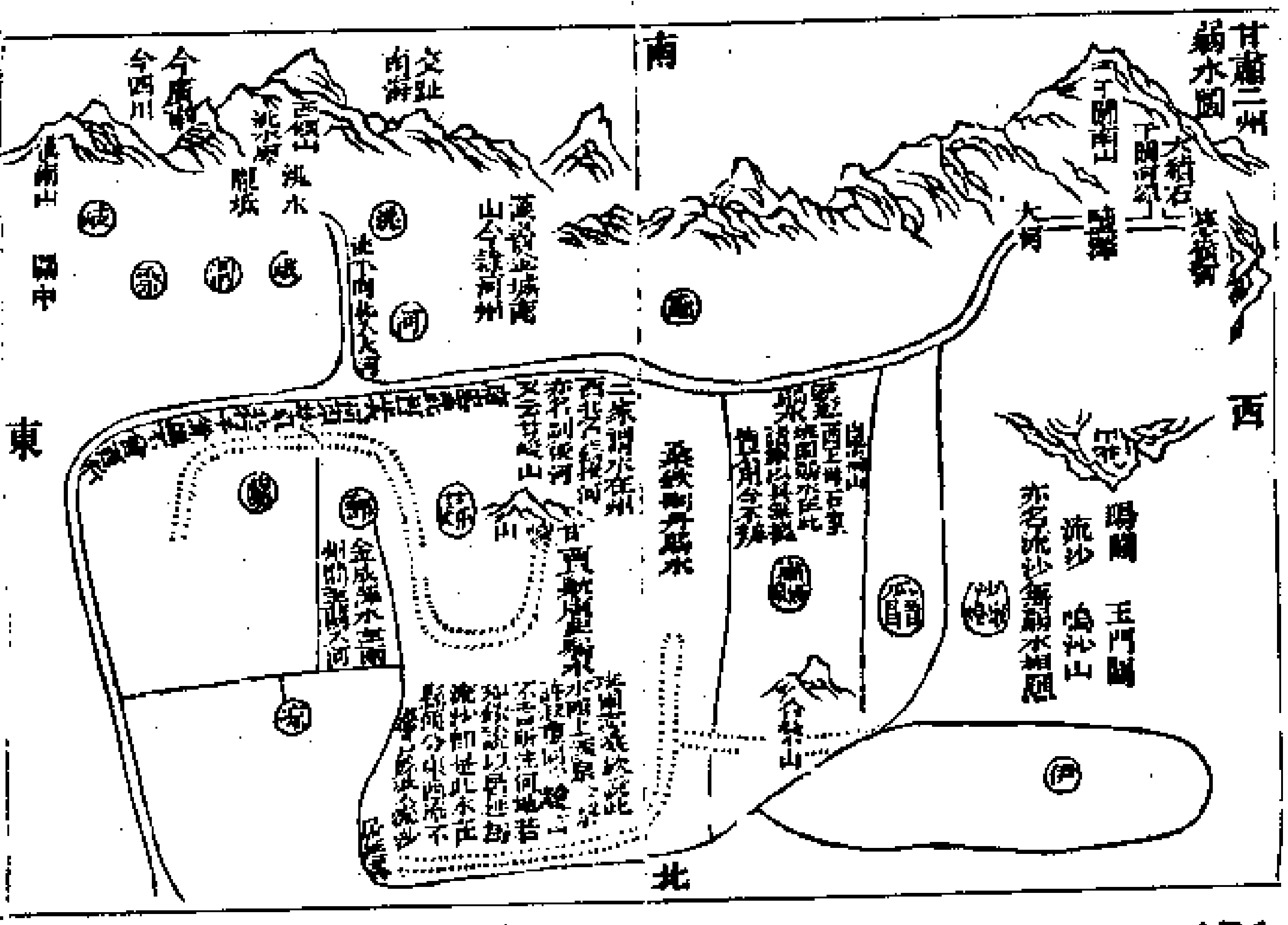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下

按宋志禹貢圖本分五卷其篇第已不可考通志堂經解分爲圖上圖下今姑仍其舊自古漾漢圖以下析爲下卷



敘說

經之漾漢即秦之漢中與今興元漢水是其東流爲漢之地也自漢高帝分巴蜀置郡乘鄉名爲廣漢又旨廣漢之地有嘉陵江自北南注且其水㝡近今之興州與古漾漢相近世俗不察此兩水隔山東西分流全不相及顧乃因廣漢郡名而誤目嘉陵之水以爲漢水已而豈其自利州以上數百里不爲東流與經之東流爲漢者不合則又別名其水以爲西漢而目經之漾漢爲東漢班固溺于時習不能辨正又著之地理志桑欽酈道元皆遵本其說臣詳考知之自班固地理志出蜀中郡縣山水凡附漢水爲名者皆出于巳置廣漢郡後而詩書左氏古書先乎秦世而言及漢水者考察其地皆隸古荊雍雖漢中亦爲梁之北境而興利以西凡嘉陵江水所注之地無有古昔一語而命其水以云漢水者臣以世數考驗而確知嘉陵一江古來不爲漢水決無可疑其理則具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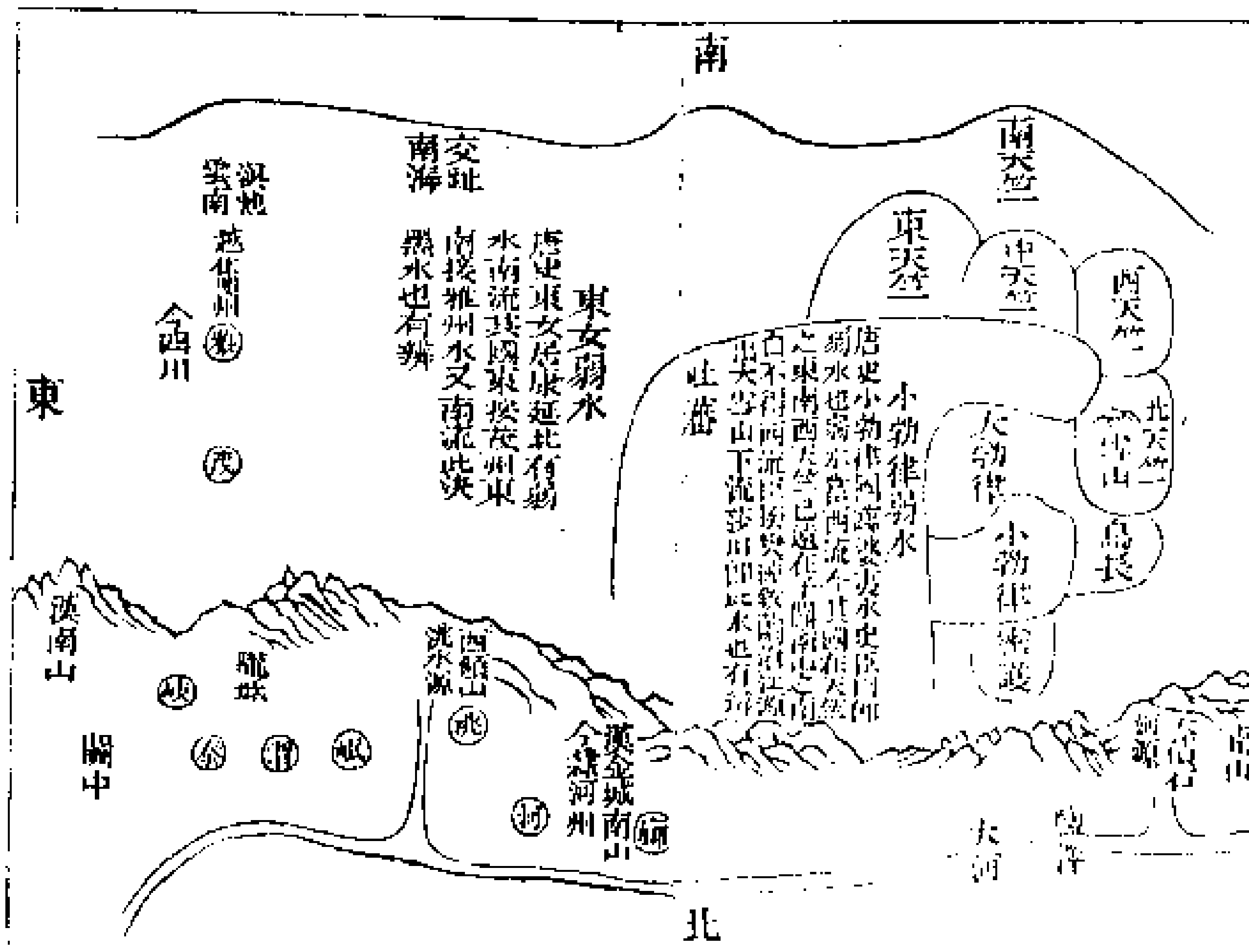


敘說

自西漢以後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巳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昆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爲西上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貫執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嬀水之西入西海者以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爲其地望不與經合也條支之嬀水唐史娑夷河康延川別爲圖以辨正之而班桑貫三說者皆在甘肅兩州之間今同一圖臨其地望辨

證其考而謬誤疏略自昭昭矣

唐史西南夷弱水圖



東女弱水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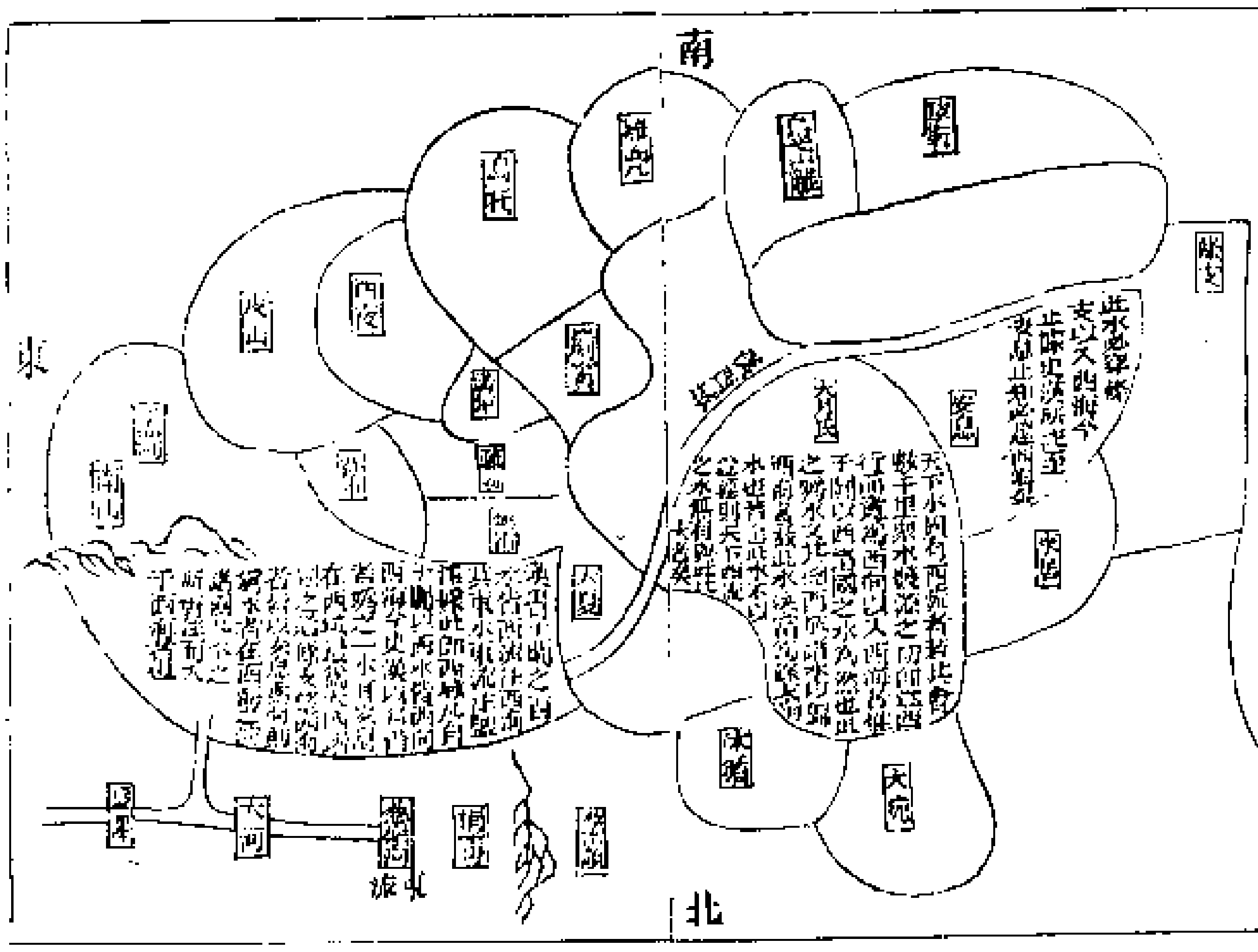
唐書東女居康延川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此水在唐方名弱水前此未之聞也臣案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州接則正在越巂滇池上流其與弱水流沙全不相及且唐史明言其水南流故臣寀采之以爲黑水爲其與經之入南海者應也古傳弱水不勝重載故以弱名今其俗傳所起豈以縫革爲船有類乎不勝重載者邪臣案水經葉榆水徑哀牢縣建武中哀牢王九隆遣兵乘革船南下以攻漢民遇大雨革船皆沒則縫革爲船自其西南夷故俗而又正行葉榆水中則東女此水之南流者乃葉榆水上源明也

小勃律弱水辨

唐史小勃律名孽多城臨娑夷水高仙芝傳仙芝討小勃律斷娑夷橋史臣曰娑夷河弱水也又有董辟和者附此水爲國遂名爲弱水國又別種居此水之西者亦名弱水西悉董王此語亦起唐世前代無之案小勃律西北與吐蕃接其東南距大勃律大勃律之西卽北天竺雪山也開元閒吐番攻小勃律其王貽書張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番其曰唐之西門則以自唐而出西域此地爲西行之始也吐番之假道小勃律也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耳夫四鎮者于闐其一也吐番自東南向于闐必道其國則其地必西而不北可知也仙芝謂趨小勃律爲深入者爲其兵自北而南故言深入也然則小勃律之謂娑夷河者當在蜀西而與近南之天竺接不與于闐南山接也唐史言五天竺幅員三萬里者乃僧元奘夸言也幅員三萬里當徑萬里五天竺之東已際南海若自南海而北

實徑萬里便當北接匈奴中間諸國自于闐以至烏孫皆當爲所奄有矣此學釋氏者夸誇有地理可攷非實語也況葱嶺雖有捐篤本亦釋種而全與五天竺不同唐史誤以合言故并與大勃律無的地也臣案樊綽蠻書蘭滄江源出大雪山娑川自西北斜來注于南海正與葉榆黑水之趨南海者老在麼冷而同爲一地其謂雪山卽吐番天竺相鄰之雪山而娑川者卽娑夷河而謂其稱謂者也臣故推方言之知其不爲西流之弱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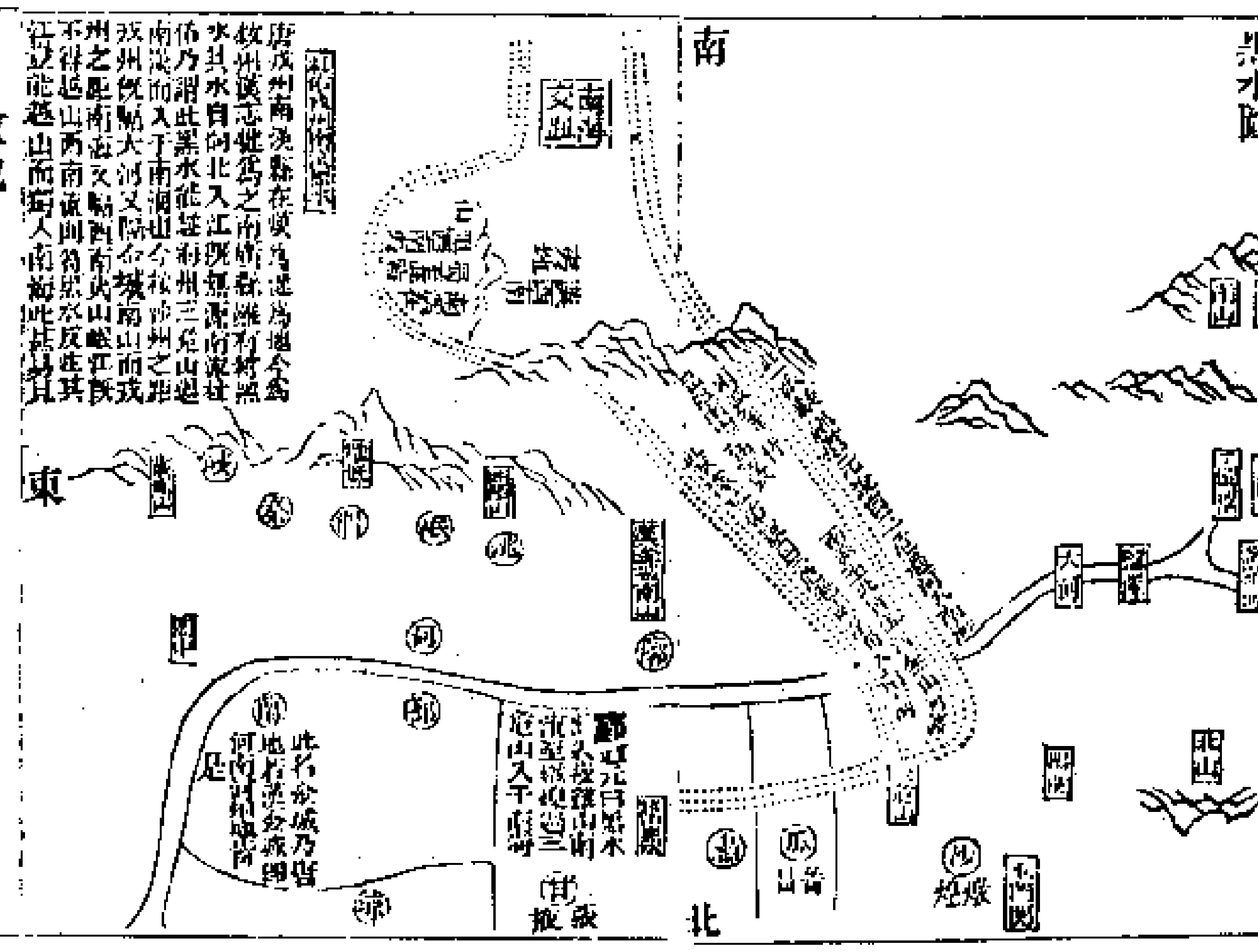
今定弱水圖



敘說

經曰弱水既西又經序聲教之迄于四海也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則經之謂西者其必合天地四海之大而皆在西乃適爲稱諸家顧獨于雍州求西其大致已失若古雍之在後世河西者其間有水源流亘數千百里率爲西向尚云可以備曰而桑貫班三家凡所稱引既皆不出乎甘肅兩州之間已不足應經而又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爲經蓋其水居西域葱嶺南山之西地幾萬里凡水又皆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該及四海者概之此眞足以當四海之西故臣敢主其說以爲經之弱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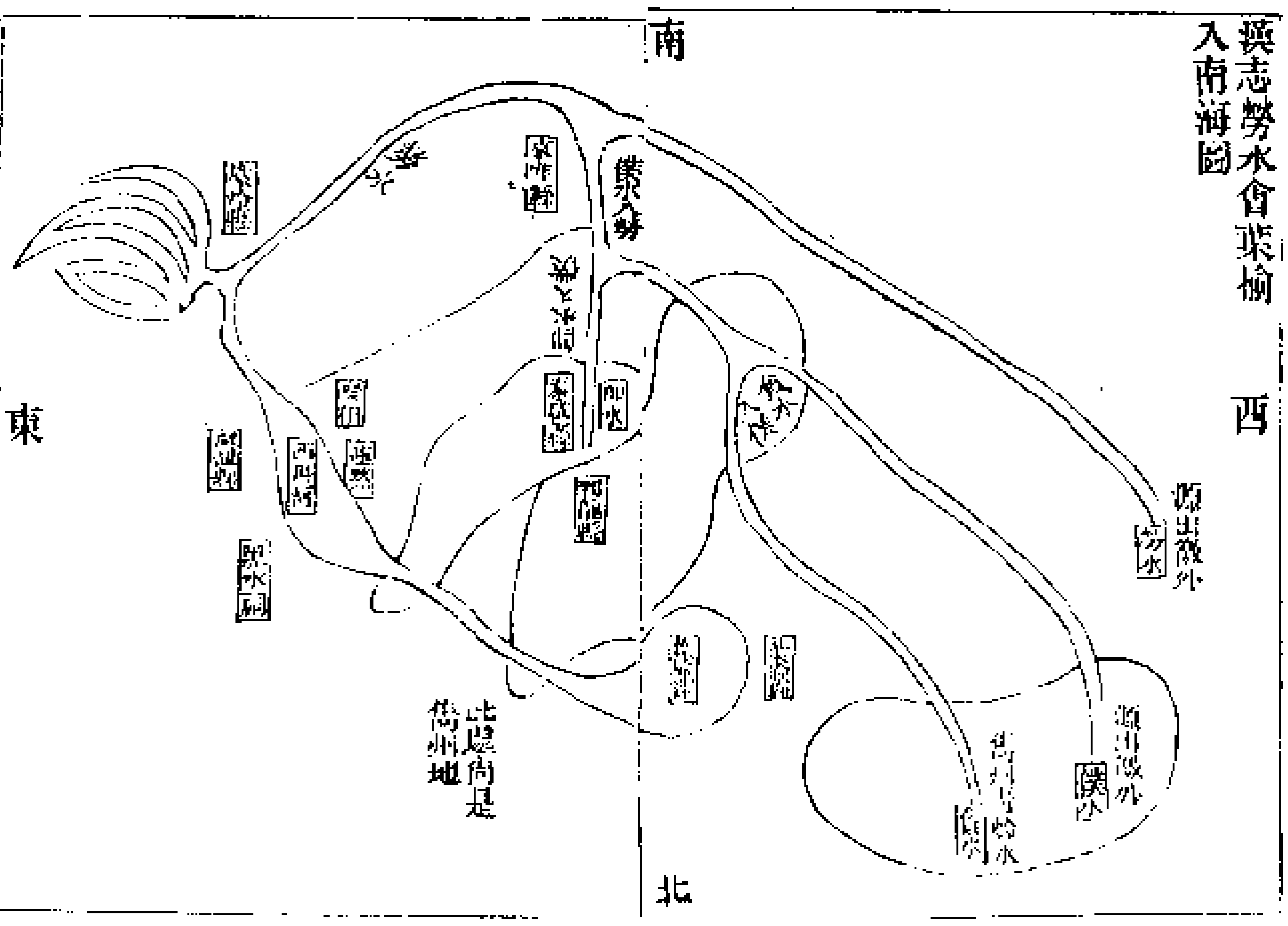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敘說

黑水弱水在經以比四瀆諸家聚而求之甘沙兩州則既不倫而其理之尤短者即積石河北而求入南海之大川也甘沙南望南海中隔積石河自無緣可以越河南度而諸家不以爲非也酈道元曰黑水自張掖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以南入海謂越河可入南海既已不思而甘在東沙在西亦自無緣可以倒上孔穎達飾爲之說曰河有伏流可度故入南海無礙也杜佑又增其說曰自南溪郡南流而入南海此三說者皆不考地理也甘沙之距南海不獨隔積石河而已也中有南山者自于闐發蹟而東岡阜相接直至漢之長安皆在河南皆名南山至金城今爲河州則爲金城南山至長安則爲長安南山漢史記之甚明且以對河言之其在南山之北而爲水之大者莫大于洮洮亦限南山而北流以入于河則是凡水而在南山之北者無有不入積石河而歸東海也今甘沙二州之水設使可以伏流度河既度之後其望南海悉礙南山何緣可以踰南山逆流而入南海此其理之甚明者臣因進講黑水聖問嘗審訂南流曲折臣是以敢再詳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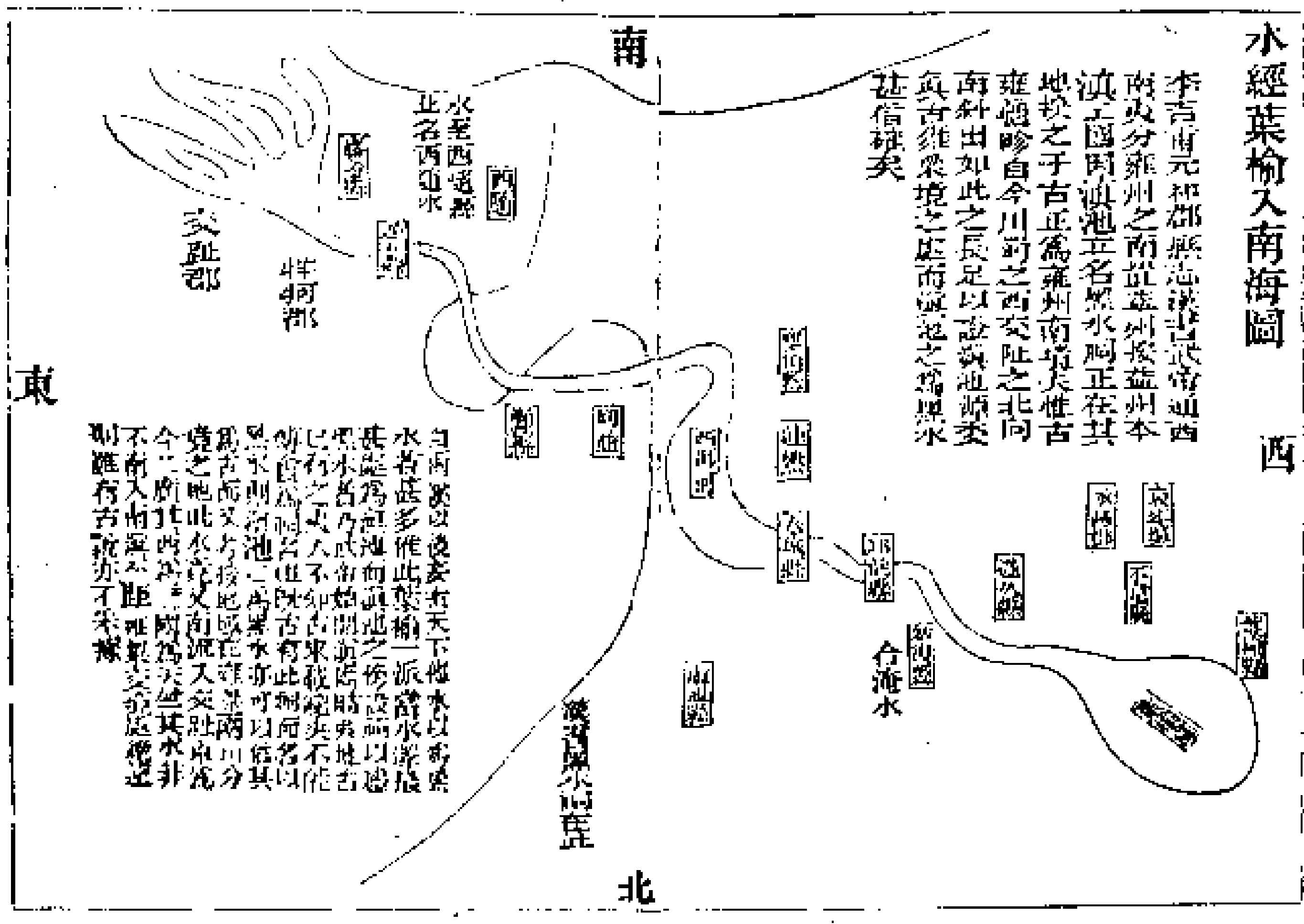
漢志勞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石本漢志西南夷諸水參以水經列爲此圖葉榆之爲黑水固有其辨今復者別派而附綴葉榆左方者蓋勞水之源遠出徼外其鄉與樊綽蘭滄江源正相發明則綽之謂遠出雪山莎川西經川蠻部落者其語非鑿空誕說也綽之莎川江派既得此而明則莎夷河之不爲弱水亦益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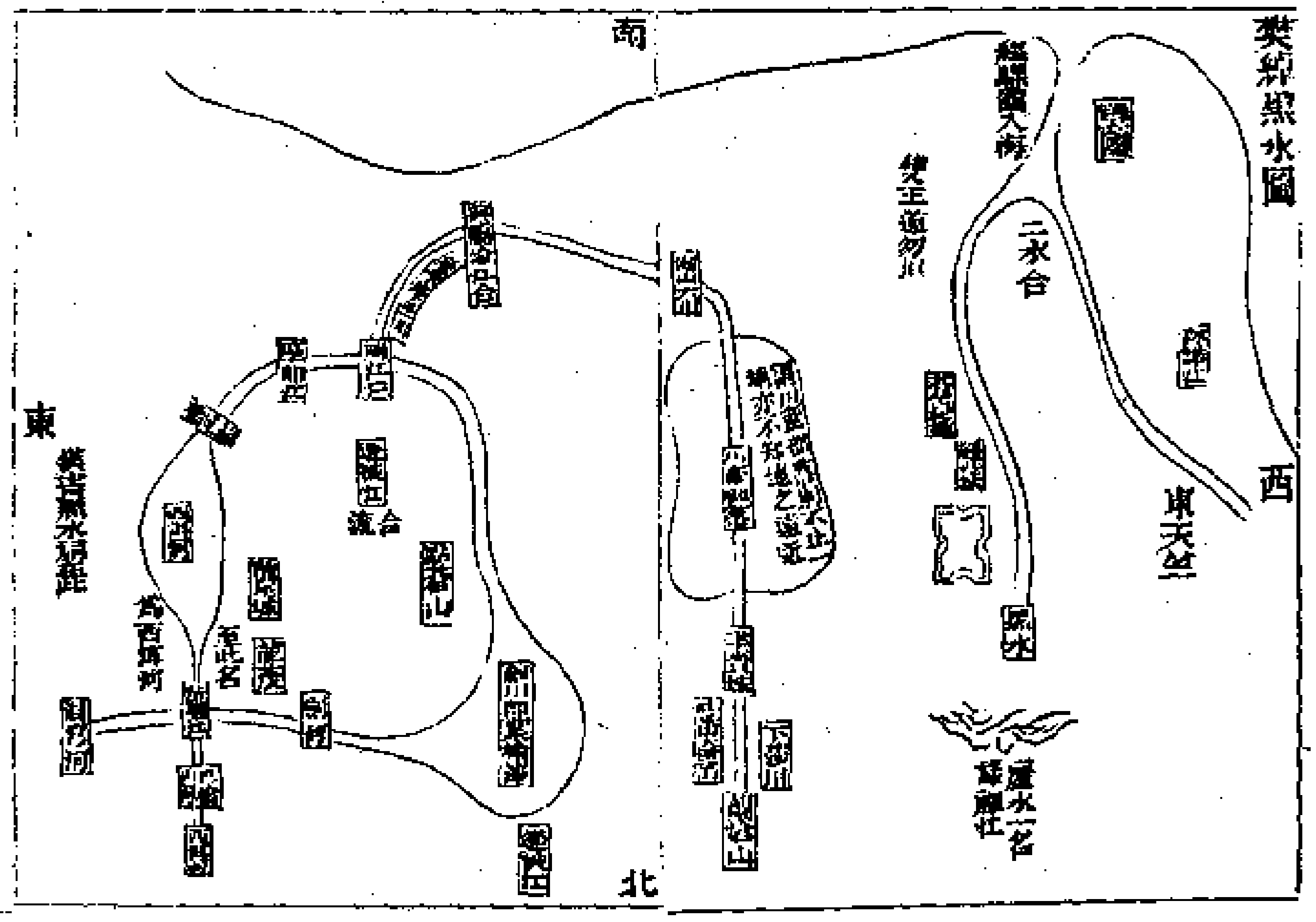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石此圖據桑欽酈道元敘載水道所經郡縣以爲源流其一條謂僕水自連然雙柏同注滇澤者即古滇池而後世西洱河也亦樊綽誤以僕水來注者爲葉榆分源至此而合者也酈道元於滇池黑水古祠雖道之不書而孔穎達在唐引以釋經乃曰今有祠無水則歷世郎此地設祠而宗禮黑水者未之有改也當是酈道元以滇池視之而不以黑水視之故遺棄不書爾然孔氏在唐乃云祠旁無水豈是祠也更世既久或移之他地遂設而望祠也邪至其祠之所設主爲黑水水之流委闊長可以界梁雍而入南海則其事實之與經應者歷萬世不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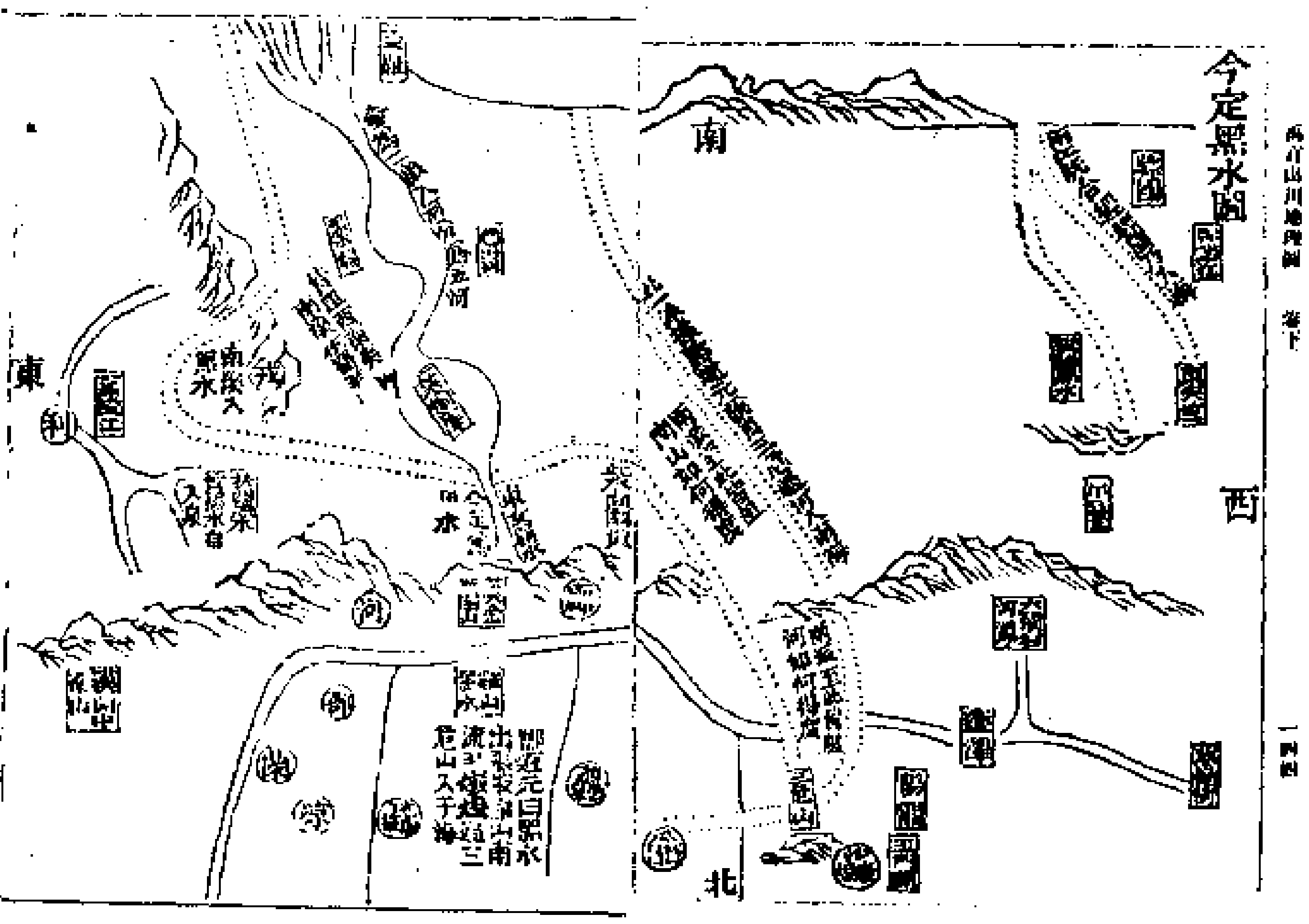
樊綽黑水圖



敘說

唐樊綽咸通中從辟安南親行交趾得其水道曲折載之撰書其大川南流而入南海者四西洱河與蘭滄江合一也麗水與彌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勃弄諸水既小不足言盤江水經又自併入葉榆水中亦不足論其謂麗水者綽指其水正爲黑水而邏些城北有山卽三危山也臣案此之麗水下流經驃入海而驃與東天竺接其南皆際南海卽在南海一角其去雍梁分境之地實爲太遠故臣不敢主執其語也惟滇池黑水綽書所載既可以與水經相發明又可以證知唐史小勃律娑夷河之不爲弱水故凡載籍不厭其博皆有補也後世西洱河卽古滇池之黑水也滇池當受葉榆而綽分以爲二又曰上流相灌則綽亦自疑矣今當以水經中葉榆滇池爲一流者爲正也至其蘭滄江西派之合西洱入海者其源之所始曰出吐蕃中大雪山下娑川者卽臣前于唐弱水圖中所辨小勃律之水當爲南流者是也雪山在北天竺卽吐蕃西境而莎川者卽莎夷河之稱呼不的者也酌其地望正在葉榆斜西是水也雖援之梁州西入太遠不得援爲黑水而可以證知唐世小勃律弱水之誤故臣附見而詳論之

今定黑水圖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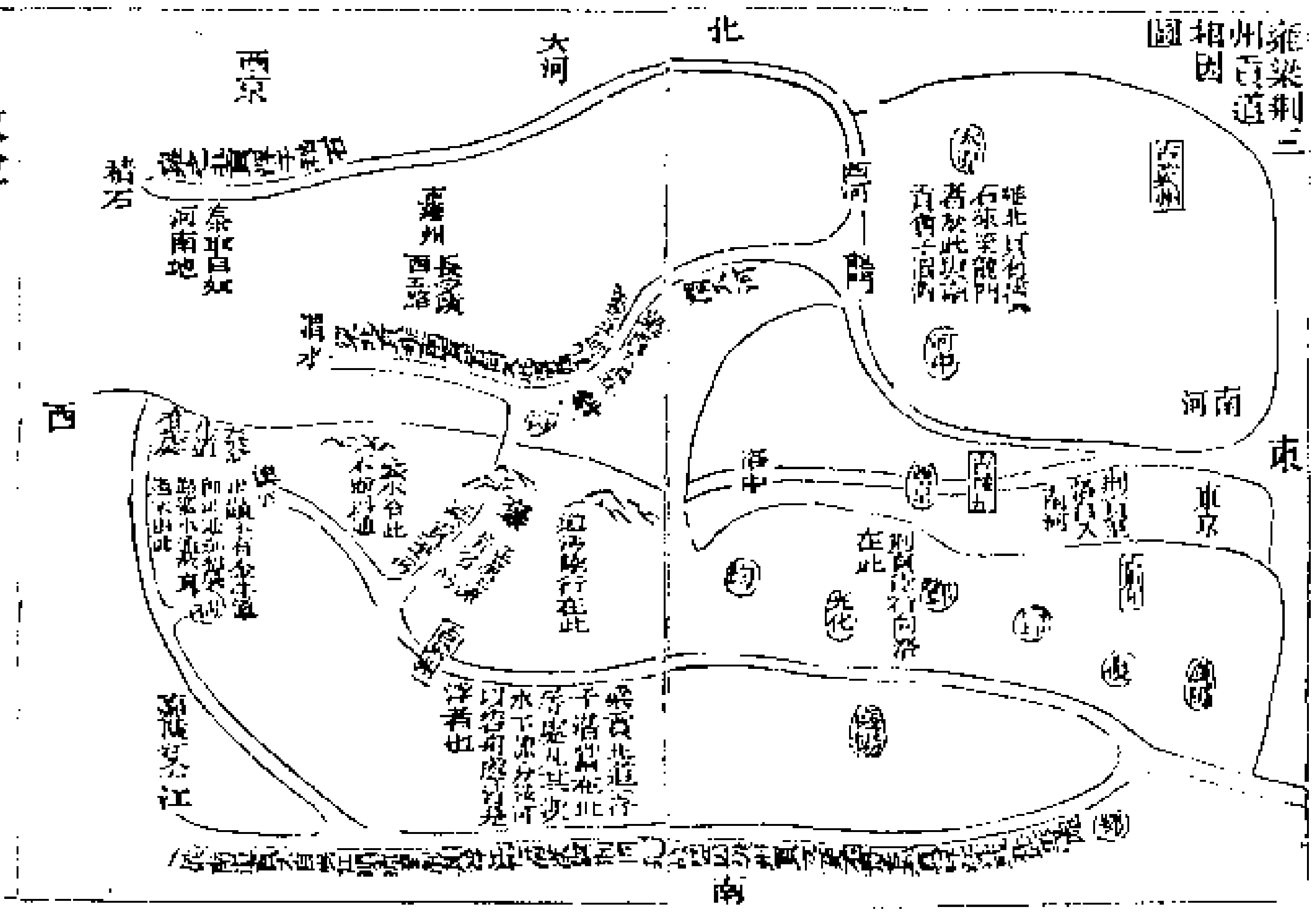
諸家之言黑水者臣皆列具其說而按方稽古辨其不然臣非敢于枉撫前載也旣有其傳世世習熟若不與之別正則臣之說反似不與經應也此水援辨已多今撮其要惟其按雍梁兩境而求大川之南向以入交趾大海者乃始可以名爲黑水而惟葉榆西洱河足以當之且有益州黑水古祠舊說未嘗以證黑水而此水方鄉地著悉與經應其爲可據無如此之的者也又唐史東女弱水明言南流其方鄉已與黑水契合又其國東

南與蜀之茂雅二州接境以漢之西南夷地言揔之滇池在黎雅之南而黑水祠之在西洱河者正在滇池則東女康延川之南流者其爲滇池黑水上流無疑也況革船浮水自是葉榆一派中事而三苗遺種又在宕昌絕與此地不遠則東女之水當爲黑水上流而三危亦當在其近地而雍梁二州分境于是正相應附悉有助據不至如歷世所指河北甘沙之遼絕矣

九州貢道序

禹貢書法甚簡而事理無不該具若不知其以簡爲該則九州貢道不可明矣經于貢道蓋有兩州相因共爲一語又有越數州之遠而互文以見者臣初得此理亦未敢自主徐而察之彼此交會如犬牙參錯無闕無贅乃敢信其與經不戾惟徐州貢道所書與他州特殊臣究求積年乃始得之今著之圖則可見矣州惟冀爲帝都于後世爲河東之平陽也故八州貢道皆以冀爲向必先至冀而後他州貢道可得而言矣

雍梁荊三州貢道相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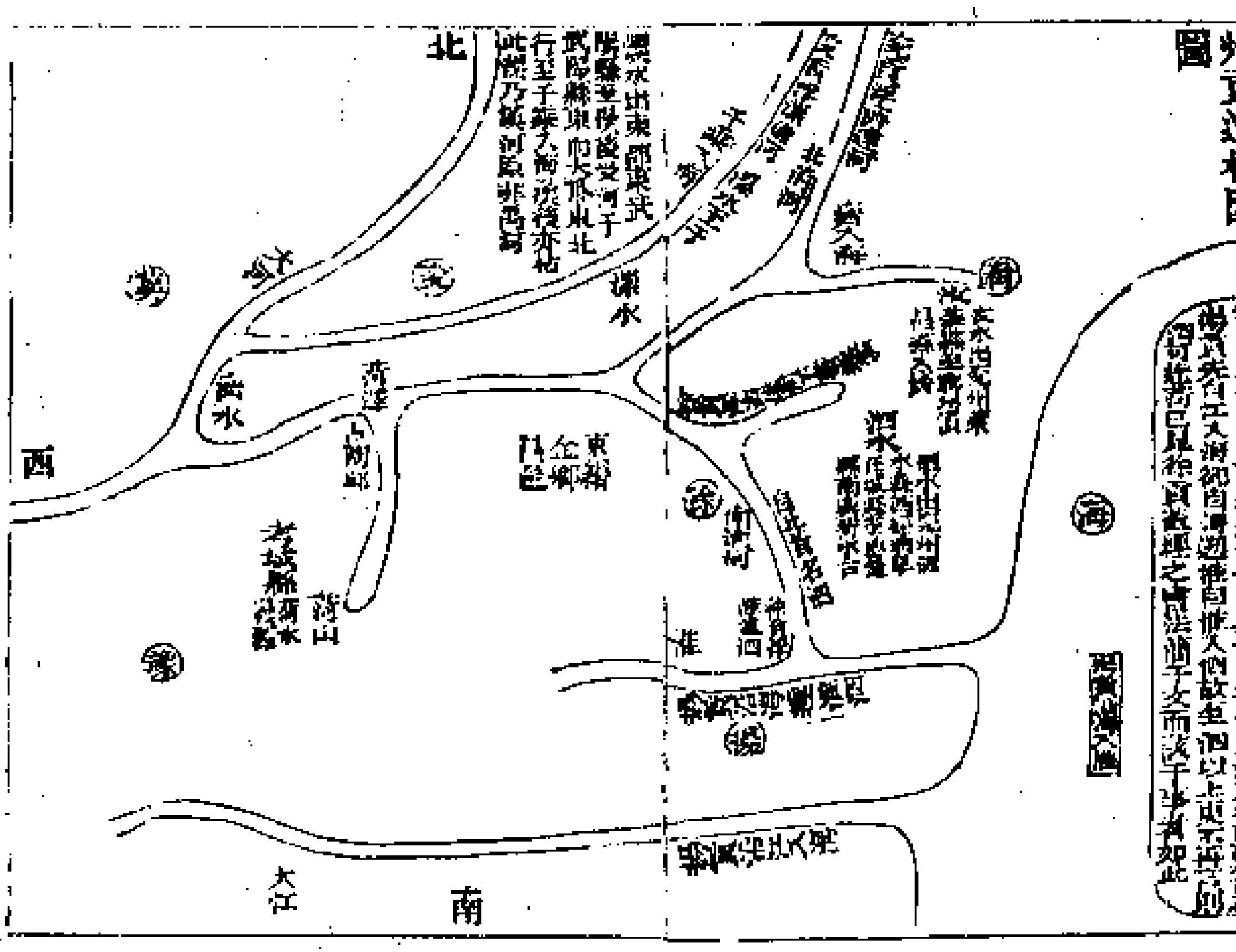


敘說

雍梁荊三州其貢道相因者臣論沔漢特及其詳矣荊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途或循枝派期便于事而已也踰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踰于洛至于南河也荊之貢道其先梁而書者顯詳如此而梁貢南道亦與之同蓋自岷江順下至今之漢陽迎漢以北與荊之入貢正共一途故經既書之于荊而不再書于梁也梁之北境貢入之道去江則遠故必自今閬

劍之北金洋興元之南取逕入潛以求達乎漢也然則不浮漢而浮潛者凡漢水支流皆可名潛隨其逕便可達卽達不容必待至漢乃浮也自今日利閬北上轉東而道乎金牛以及漢中卻爲夷徑而此時遠在秦前今金牛縣五丁之道未開則凡巴郡在北而遠江者其貢入正以浮潛爲便而非舍劍利不由也既浮潛達沔又可以求逾乎褒而展轉達斜以入于渭其經道當然也褒今不名爲沔然漢上爲沔此褒既擬漢水上流正與沔應雍之貢入亦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于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略止曰會于渭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荊一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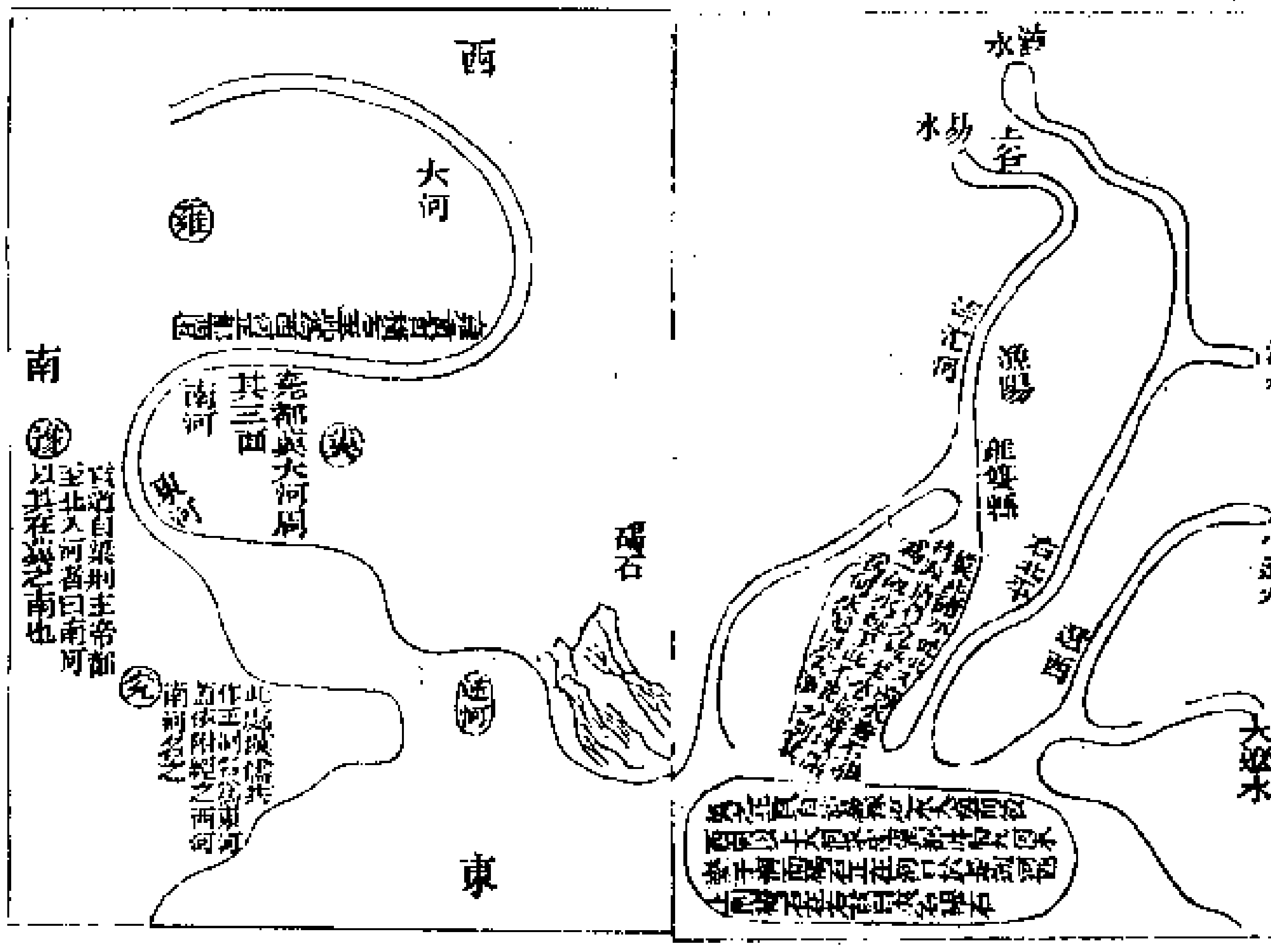
兗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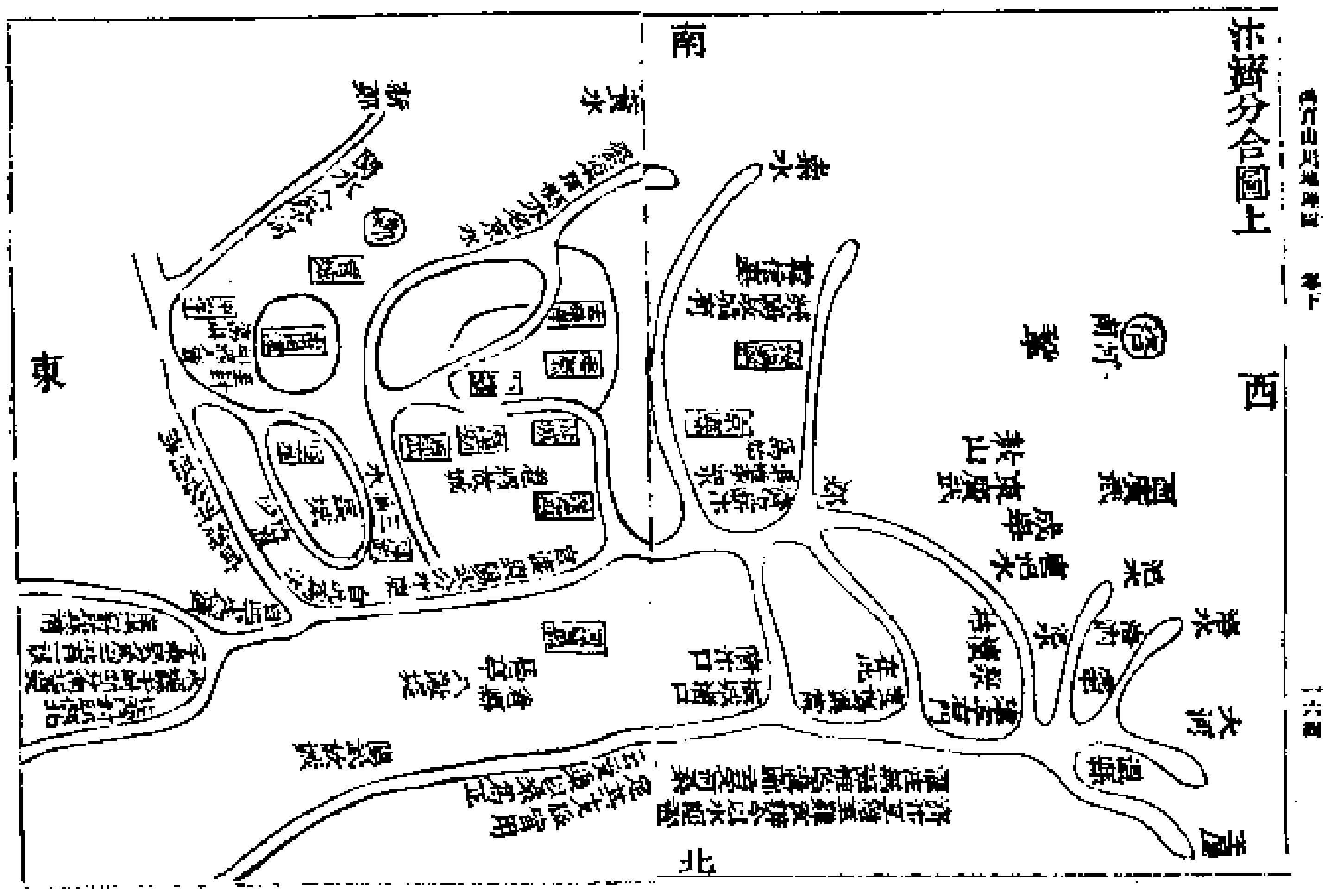
河行乎兗而合兗一境言之其地必有遡河者故臨其便于濟漯則使浮之以達于河故兗貢曰浮于濟漯達于河也青之浮汶入濟蓋期至河而非以至濟也經書青貢止曰達濟而不竟之于河者達濟則河自可徑不待複書也揚之貢可沿江海以達淮泗而徐貢兼有淮泗亦可達濟然經于徐貢既越濟不書而又泗上更得一水乃可因濟而求達乎河經之越濟其例既異他州而泗又無徑達大河之道則水道又不可曉故臣久求詳考始知泗之北濟之南有菏水者自定陶（今曹州與仁府及廣濟軍）而下經昌邑金鄉東緡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爲菏水許叔重以爲菏水河菏古字應通然後知徐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菏以達也夫惟有菏以爲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泗菏濟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不闕絶而經文書例已書者更不再書通此經一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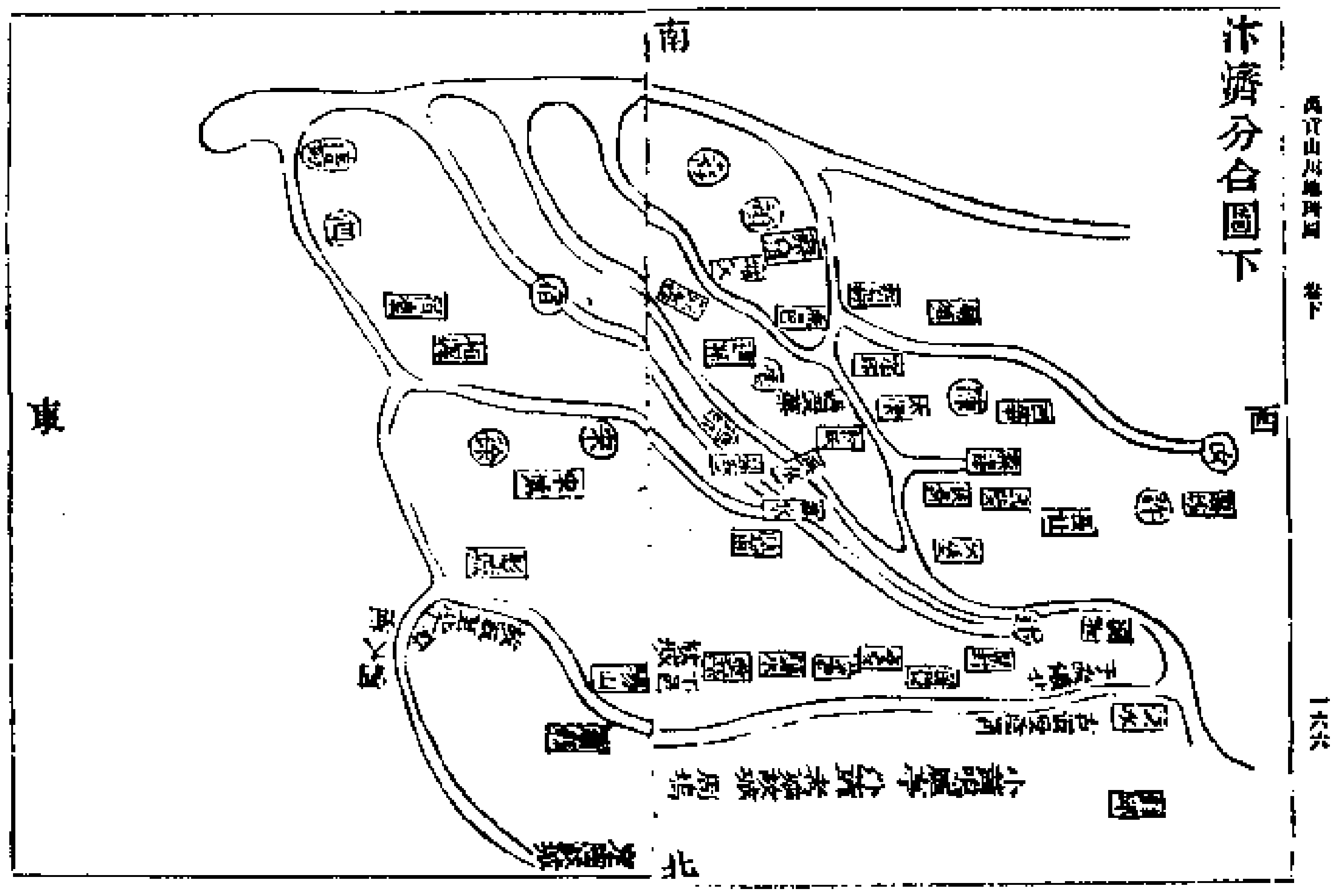
冀州夾右碣石圖



敘說

冀爲帝都其西南東三面距河他州貢入皆以河爲至則冀之貢自此三面而來者所不必書以省文也至其北境亦自甚廣在冀則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皆其地也水之大者如遼濡滹易皆可以浮而中高不與河通河既不可徑達故自北沿海乃得泝河當其面河未泝之初必且南面西轉故附夾河口碣石以爲之右而後得入此其書法所爲特異于他州者也





敘說

河汴首末惟桑酈水經有之而有大難曉解者其目凡三濟汴同爲一流難遽辨別一也汴行平地徙壞無石水道旣數徙移人力亦時改鑿故其支脈錯出而無首尾二也上自成臯下至淮泗其名稱彼此相互鴻溝湘渠陰溝蒗蕩浚儀之爲渠梁會之爲溝甚至礫丹京索鄭沙留獲雖漢邈或彼據此名或東仍西目無所質正三也臣昔爲禹貢後論旣詳言之今撮會其要事爲之圖各加辨正列具左方貴于易見其應引事爲證而宜之文字則爲麗冗者今書于此

汴濟之別

濟水之在河南者必因溢爲滎澤乃始有之古縣之以滎陽得名者爲其地之有滎而縣在其陽也今水經敍濟未及滎方在成臯已遽列書濟派于前此旣明誤又漢世汴濟自陽武以上率多合流其移徙又復不常最難考定故雖漢明帝時東西兩漢史皆未著汴名而汴濟已錯互爲一臣今詳考水經自陽武分水處其東流以趨定陶者則當爲濟南流以趨大梁者乃當爲汴而汴濟始有分際也然成臯之濟無有言其年世所起者以臣意推之當在秦前蓋秦人貯粟敖山有倉有城則鑿河便漕苟非秦創亦必先秦有之而秦人因以置倉也

汴派曲折

受河之水至漢陽武縣分流其一派南下者自中牟原圃之東趨大梁未至則爲官渡官渡亦名沙水沙讀如蔡卽蔡河也班固著蒗蕩渠於滎陽而曰首受汴東南至陳留入潁者卽此派也史遷謂三代以後鑿滎爲渠

以通漕路使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得會于楚者亦此派也亦戰國之謂鴻溝而楚漢指以分境焉者也既至陳留今東京蔡河正派之外支脈散布遂爲三名其在開封浚儀之北者爲浚儀渠稍東爲汳汳又東行至蒙爲獲獲至彭城北遂入于泗此從大梁亦東京也之北而數之爲北來第一水也蔡河自開封南行至吹臺東又分二派其東行而在北派者爲睢睢自陳留逕宋州今南京應天府東南行至今淮陽軍睢口入泗此分蔡于陳留而從北數之是其首派也其東行而在睢之南者是爲渙水渙亦自陳留雍邱南來而趨臨渙蘄縣以下入於淮是爲分蔡於陳留而從北數之此派則於沙爲次二也此臣前謂蔡河至大梁而別派自爲三流者也蔡河又南至陳之太康分派以入鹿邑則爲濄濄至義城入淮此又一派而不在大梁分派之數也蔡河又至陳城而合於潁潁至壽春東入于淮今世之謂潁河是也當蔡之入潁也卽班固之謂蒗蕩渠受泲於滎陽至陳入潁者是也若以班固所志爲正則雖蔡河自中牟分陽武濟派而下以至入淮皆可名爲蒗蕩渠與戰國楚漢鴻溝之目相應然而分支于蔡而他出爲汳爲睢爲渙爲濄者本其所受言之雖雜稱鴻溝蒗蕩亦不爲非實也故酈道元於浚儀渠曰汴渉陰溝也於陰溝曰梁溝旣開蒗蕩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也於汳曰故汳兼丹水之稱也其他書雜指支流以爲汴鴻溝者又多也以其源派交貫則名稱相互亦不足怪臣獨有疑者汳在大梁特五大派中之一小支而自東漢以來汴之一名得以小水掩蓋諸水世共遵之莫有知其所自者故臣意不愜而辨之在左

汴水立名辨

古今之水立爲一名而他水不論巨細遠近悉從其目者其說有二若從下流而總其源則必水派特大可以爲受其來而掩蓋之也若彼大此小乃能立名而使他流受之則必發源之地據其上游可以該滋其下也今汴在水經與受蔡分派者其在睢渙濄汳中特一支爾而安能使淮泗之北滎泲之東凡水流委悉受其名而莫之與京邪況東漢之世又兼濟派而該之也歟前世名人著爲地書者甚多無有辨者臣惟天下山川名稱未有無因而起者患人不求耳臣嘗求之而頗有所見然疑其創出臣意不敢著之于論而卒焉懷不能默也蒗蕩渠之得爲汴不待隋渠已立而始揜其大也漢明帝時濟嘗併名於汴而汴不受兼於濟也則蒗蕩渠者其經行之地該貫關長固可知矣然考之水經隋人未引板渚達淮以前班固雖云渠受濟水而自礫索未注故渠已西但有空渠河水高昂不與渠應故酈道元之記礫索曰濟渠水斷汴溝惟承此始則自漢以後汴渠實資礫索以爲有水之始也就二者言之礫溪水者出滎陽之南在漢志爲下水爲馮池下水馮池同注礫溪故礫溪得而受之以灌高印之渠也爲此之故遂有推究其自而主本卞水以爲之名傳習旣久遂加水爲汴而汴之名遂至該括豫徐漕渠名稱者亦臣前謂居上游而臨下流之意也其增卞爲汴正如許叔重之書弱水而加水其傍字遂爲溺元結加水於吾溪之吾而吾遂爲浯正其義也至道中太宗嘗聞張洎汴渠首末洎謂汴水爲汳後人惡其字之從反易反爲汴此執一之論也許叔重固嘗書汴爲汳然古字不如後世拘窒桑

欽而或爲滎播沇水名州而遂爲兖其義固得通用矣又如濟沇泲三體通書豈有惡奇易卑之意乎水經書汴固嘗爲汳亦爲汴而東漢一史皆書爲汴則汴之通汳亦可證矣洎之奏陳大率祖襲酈道元語凡酈之誤洎皆因之不能辨正也洎謂禹渠爲禹所鑿不知司馬遷明謂三代以後乃始有之則其誤固襲道元矣又言鄢實音汴嘗爲汴水偏旁字書鄢之讀皆與駁同無有音之以汴者也況又杜預釋鄢爲地名不爲水其可强同之乎其他誤者甚多如指東西廣武枯澗以爲汴渠而澗水自南注汴汴流原不注澗其得爲汴乎又其謂始皇鑿渠以灌魏都是開鴻溝不知鴻溝之名戰國蓋蔡固嘗言之不待始皇乃有也又况史遷所記言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則是先有渠水而始皇引之以灌其城非始皇創爲此渠也洎之誤如此臣非敢抉摘其失姑舉其誤以見汳之爲汴洎本爲酈道元所誤而臣之言非臆鑿也許叔重雖務存古而著此一字然汳汴古同吕其名稱之起于汴水臣言似有源流始焉疑不敢書已而竟不忍棄遂著其詳示不敢臆也

滎汴互派辨

濟汴自陽武以上兩皆受河爲流而又並行狹地雖或有時分派要其合流之時多也夫惟分合旣數則有源委交貫已自難明而又河口決塞古今至不越乎滎陽陽武之間据水經所載有瀆無水者甚多已不可究窮而況決口枯瀆史有其名而地無其迹者雖地經亦不得載故水經桑酈二子亦自歎言難考也今姑就其諸水之有條目者立以爲經而參以古事則其皆否亦自可以證定而不至於茫然無據也水經之立目者凡四

其曰濟者本經之濫滎而南者以爲之名也其曰渠者因漢世蒗蕩渠而直以渠言也其曰陰溝者水經以爲受渠而爲獲入泗者也若夫隋世汴渠出河而貫梁宋以入于淮者蓋又因汴故名而出于水經之後也此其凡也又如別名之出爲鴻溝爲蔡爲淵爲浚儀渠爲梁香二溝者又該總乎此四派之中者也且夫水經之濟其叙源雖誤而銓次最在衆流之先于是其述道所布亦自成皋北受河而東歷二廣武敖山滎陽縣皆行其北已乃稍南穿故滎澤而東出于沙城又北至于陽武與蒗蕩渠稍會而遂遠分其南派實爲官渡而北派則純一爲濟也此水經叙濟之源委大致可致者如此也

水經之于渠水第言出河不言所出何地酈道元特明著之曰渠水自河與泲亂流東至滎澤北東南分泲歷中牟圃田之北以與陽武分水即濟派中謂與蒗蕩會于陽武而分派以爲汴濟者也至其發源但言受河不主何地此渠比諸渠爲大臣故別立一議以要其受河歸宿也陰溝之名前世罕見今其觭隧自陽武別分二支又不在濟汴正派之內南至封邱而合于官渡此據其所傳可得而言者也然此二支者桑欽以爲受渠于蒗蕩酈道元以爲受河于卷縣二說不同而臣以爲受渠爲是也若如酈說果從卷縣受河耶其東流及乎陽武當與濟汴兩派皆合爲一也既三水爲一此之陰溝自北而南橫穿兩水何用知其入而復出者之爲陰溝耶若用欽說觀之則截自陽武汴濟之南分汴南下至封邱合于汴其于事理地望皆無乖迕臣故以欽爲是蓋有理也自此以外派雖益遠流派甚明亦有序不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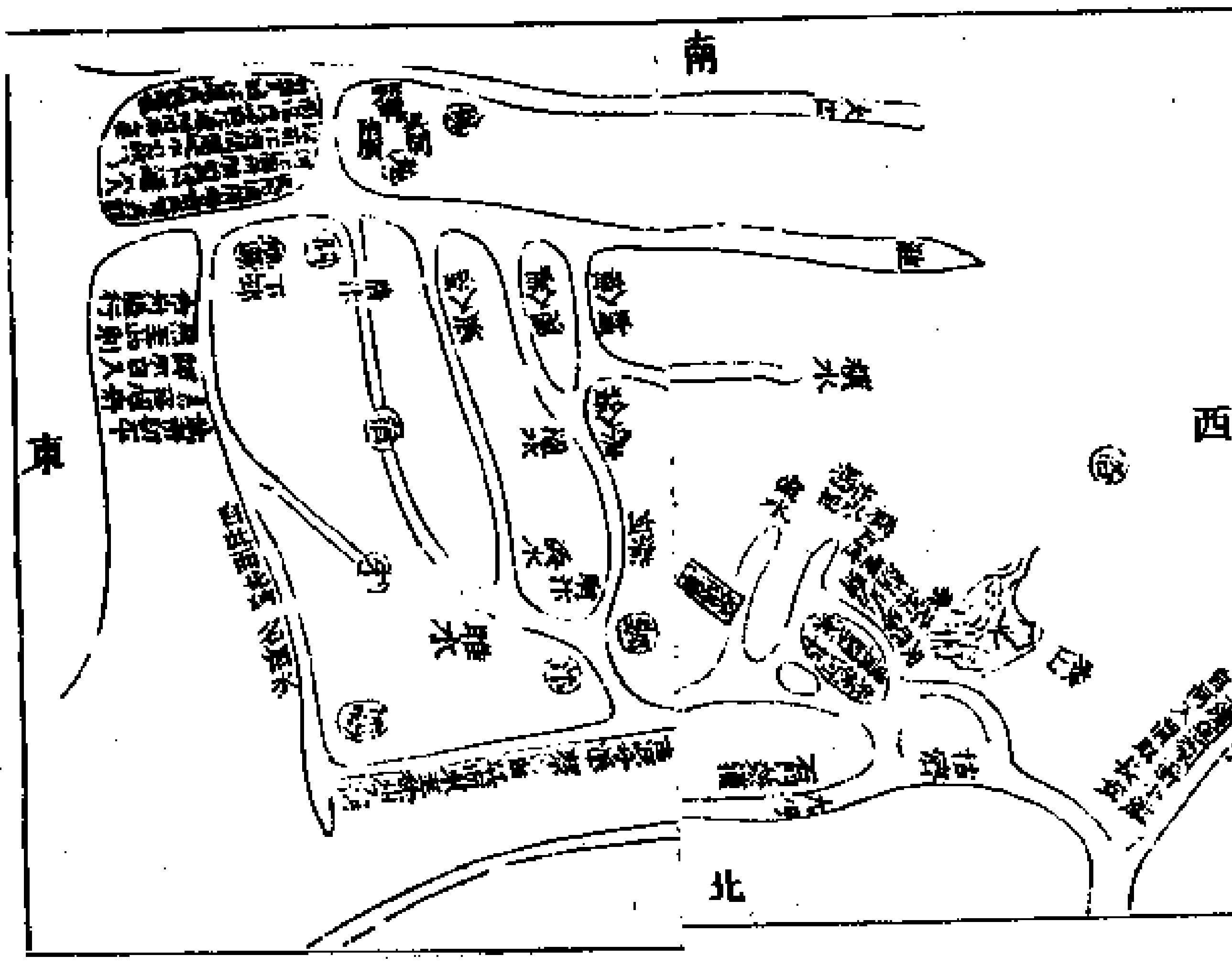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蒗蕩渠口辨

水經渠水即蒗蕩渠也經但言其受河而不言受河之地何在也臣案水經河流至於滎陽之北乃曰蒗蕩渠出焉而滎陽受河之口古今不一雖知不出滎陽邑境之內亦莫能的指何地也史遷之記鴻溝也曰三代以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楚地四面之漕此時古滎陽地未有河陰滎澤二縣則自成皋以東卷縣以西皆滎陽地也漢建寧石門水經謂在敖城西北以地望言之則正滎陽也賈讓欲建大河水門以泄河怒而援引漕渠爲證曰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作石堤當必堅安如淳釋之曰今礫溪口水門是也礫溪口者正在滎陽敖山西北而水門適與相當則既與水經契應矣礫溪之西故濟雖有枯瀆而河水不應北至礫溪西來北注然後此渠乃始有水故水經謂濟流既斷漕渠所承惟此水爲始者指礫溪索水言之也故知礫溪注濟之地正漢世汴口與之相對也此臣得參衆說以言也賈讓之言曰水門但用木土者建寧之前水門未用石而用土也夫惟渠口既有其地而汴水之自礫溪北注者又爲此渠有水之始則臣謂汴名因下而得非臆說也

隋汴首末

世言隋煬帝始鑿汴渠此不考首末而概言之者也古汴凡蒗蕩渠皆得擬以爲稱不可泯推惟水經正名以爲汳派者在大梁城北（亦在城南其正渠本在北也）已而東行經徐以入於泗者古汳也至煬帝之汴上既受河暨至大梁又即城之西南合琵琶溝水以大其流既貫大梁遂南運宋宿泗以入于淮而古汳之在徐者遂廢此其更易之因也隋汴受河在板城渚口而板渚之在水經古來自有分水故道亦非煬帝之所創爲也隋史記文帝嘗令梁睿增築漢石堰遏河入汴既增築漢之石堰則增築者文帝而故堰亦自漢迹也漢世緣河上下爲石門以入河水而可以推考者二其在板渚之上則爲建寧石門此門與礫溪對當在滎陽西北是其一也其在板渚之下則爲陽嘉石門水經記其所自曰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淮古口時人亦目爲金堤計其地似在滎陽之東是又其一也隋史煬帝鑿汴自板城渚口爲始而板城渚口在唐隸河陰縣也唐之河陰在漢滎陽之東而後世滎澤縣之西則隋之汴口所因于漢之石堰者豈建寧石堰也耶然建寧石門比板渚又在上稍遠豈其別有一堰者不可究也又李吉甫言板渚在汜水東北三十五里而汴口乃去汜水五十里則汴口猶在板渚之下也其後敘觀河陰縣汴渠又曰隋自板渚引河以入汴口詳求其言當是板渚雖已受河而渚有堤岸未用陡遏至河陰汴口乃爲平地必築岸立門乃得束水入渠不至散漫于東流去板渚二十五里乃始得爲汴口也蓋隋汴首末大略具此而唐及本朝者仍隋故本朝河陰已屬孟州州名雖與唐異而地則同也



宋武開汳入渭取長安圖

敍說

蘇氏書傳言隋汴禹時已嘗經始臣以宋武帝北伐舟行考之知其不然也宋武北伐凡再先一舉在義熙中滅慕容超則浮淮入泗至下邳舍舟而徒下邳今淮陽軍也泗水即會合南清河而自兗徐南下以入于淮者也夫浮淮至下邳即舍舟而步以向山東知無今泗州隋汴也不然不肯遑以舍舟也其至臨朐揚言曰輕兵自海道而至此時江無入淮之路故但言海道也及其既平慕容超得徐州而西向長安以伐姚泓遂道周超之自徐州緣汳故溝斬木穿道七百餘里以通于河其逕道即由徐州故汳望西以達大梁者是也宋州寧陵縣汳渠之旁有周塢者乃超之休徒之地故以周塢名之也自大梁以上有官渡可浮直至滎陽垂欲入河古瀆渠堙廢又於敖山之北創鑿以通漕運已而岸摧渠塞又於稍北十里別鑿一渠始有湍流可以行舟也帝之舟師雖有自清河以爲達河之道者而沈林子水軍之自汴入河者正由滎陽石門得濟故後世訪其遺迹而皆本其所自曰此劉公所鑿也此皆自徐以遡梁鄭滎陽而爲之派流也臣是以知自隋以前由大梁南貫宋泗之汴未之有也王鎭惡領舟師自河入渭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北人驚愕以爲蒙衝自能泝流而上既入渭遂舍舟騰衆以克長安此亦舟師一奇也然而蒙衝小艦不利大川往往必由石門新渠而上則周超之之役其爲舟師奇助甚不小也此宋武自南而北得用東南長技其曲折如此也臣故因而鈌載以便考證

閣學尙書程公嘗在經筵進黑水之說上動天聽因以禹貢爲論爲圖啟沃帝心且以東漸西被教暨朔南爲惓惓之忠盡在于此嗚呼大哉言乎其本藏之祕館天下學者欲見而不可得歲在庚子公以法從出守溫陵而編修彭公提舶于此與公有同舍之舊得其副本應行一日摳衣彭公之門質疑之餘出示書一編曰此程公所進禹貢論圖也子見之乎因再拜以請而三復其說見其議論宏博引證詳明皆先儒之所未及乃請于公願刊之郡庠以與學者共之公曰是吾志也乃出公帑十五餘萬以佐其費復請公序以冠其首凡所載之圖以靑爲水者今以黑色與水波別之以黃爲河者今以雙黑線別之古今州道郡縣疆界皆並以紅者今以單黑線別之舊說未安今皆識之以雌黃斷線別之斯文一傳使學者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廣所感慨今昔皆有勸功燕然之心則閱此書者豈小補哉淳熙辛丑上元後五日迪功郎充泉州州學教授陳應行謹跋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下終

禹貢圖註

艾南英輯

禹貢圖註序

禹貢一書古今地理志之祖學者窮經將以經世則仰觀俯察莫非分內事胡可皓首一經聽其汶汶已也是編內註一遵蔡氏定于功令不可易也而又刪繁就簡者以便童蒙者記誦耳其所刪有不可據者仍錄爲外註幷諸儒之論精核足與傳註互相發明者亦咸收之以備參攷閒有訂訛釋疑皆出前儒之言無敢私心妄用若乃疆域之下形勝表裏之彌詳古今都會之孰優以至河道之遷徙轉運之難易猶加意焉者非侈也形勝要害守國之所重而河淮汶濟之開又今國家耳目之所注意所不可不講也古人左圖右書故蕭何入秦取圖籍而漢業旋定馬援聚米爲山谷而虜在目中今人徒讀書而廢圖譬如欲識人之言不欲見人之形而謂知其人也可乎是圖攷正特詳與經傳一字不詮凡脈絡之紆曲方面之縱橫讀者開卷瞭然矣語云不出戶知天下或者亦有在于斯與古臨艾南英千子題于當酉齋

禹貢圖註

夏書　　明　古臨艾南英千子輯

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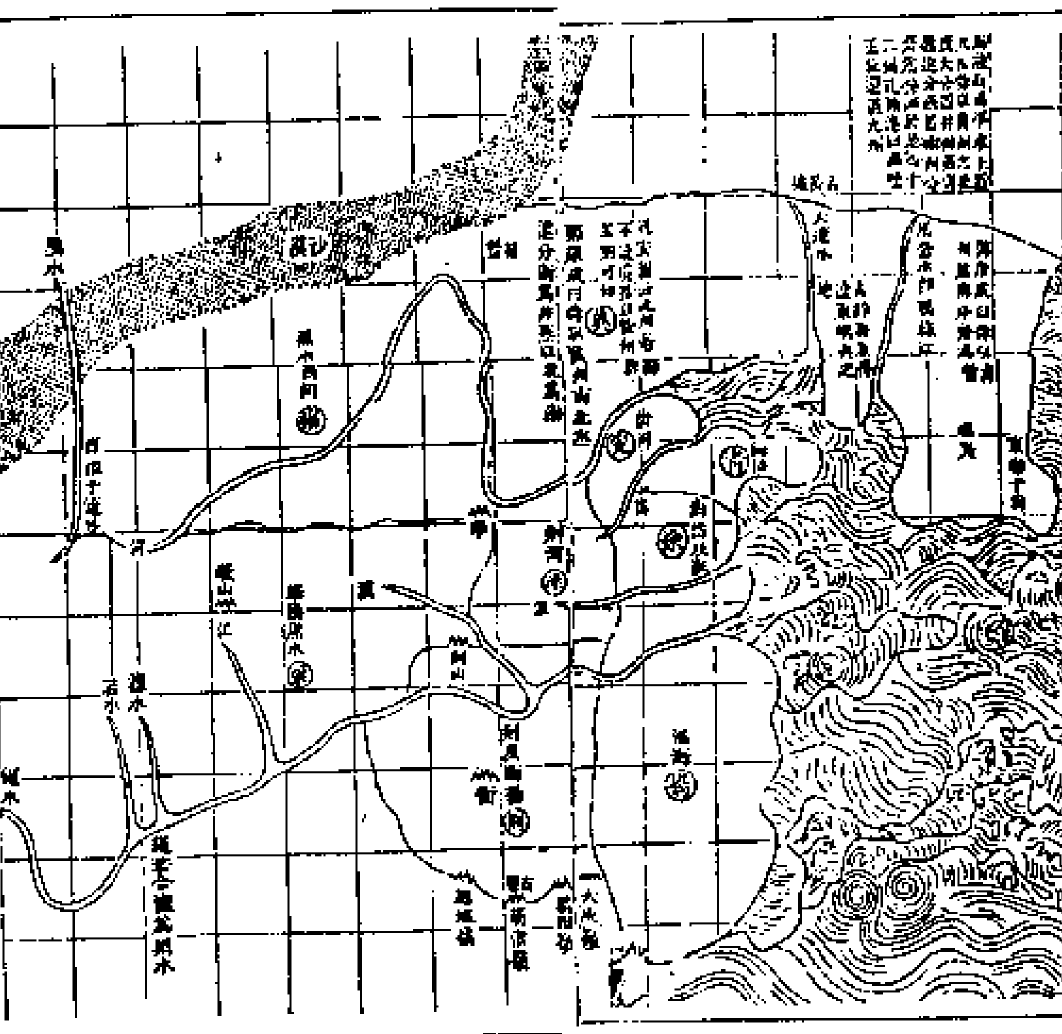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獨以貢名篇者貢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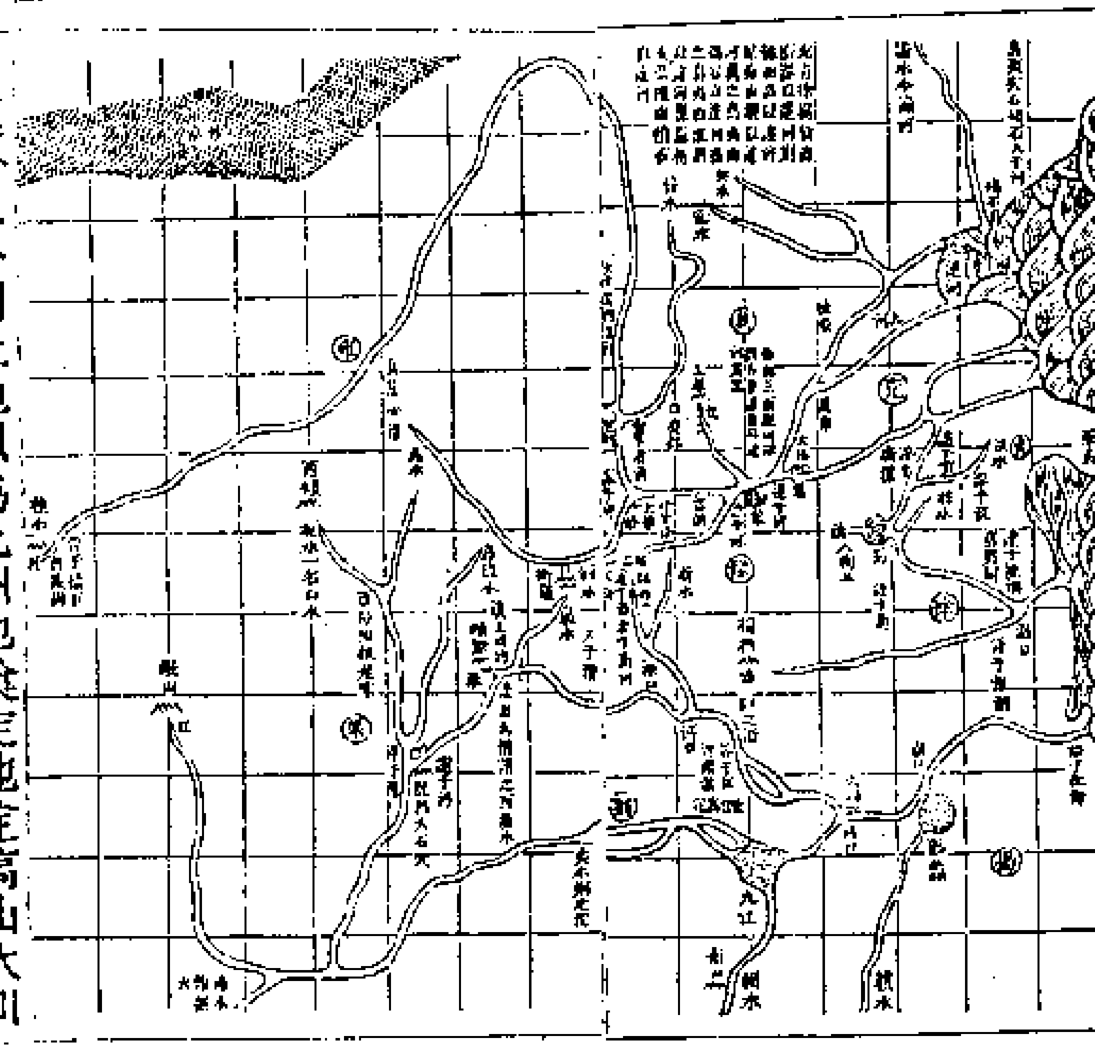
王氏曰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存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九州分域圖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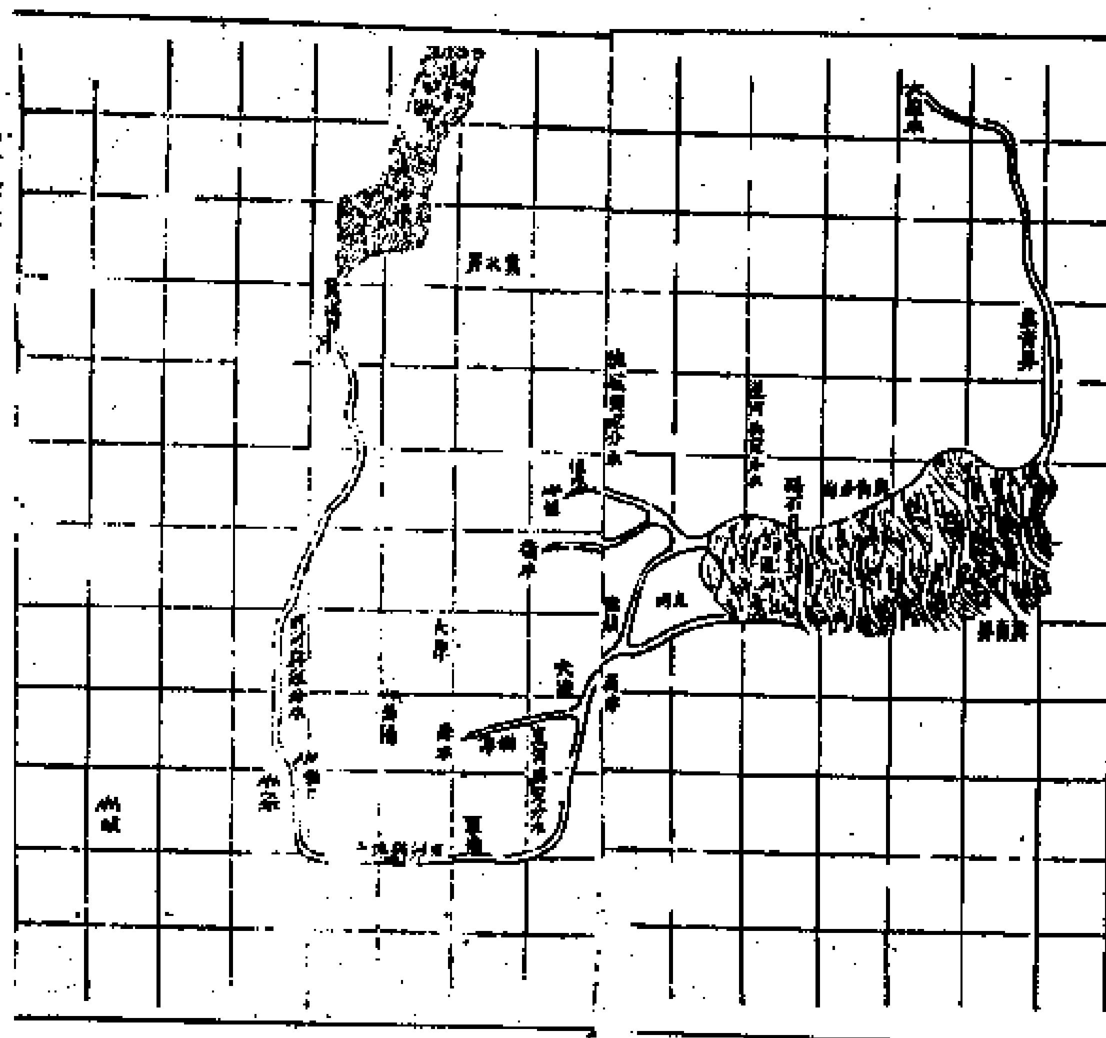
九州貢道圖　每方百里



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境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

斬木通道或謂去水之障蔽竊恐木既障水則水之觸木處必且衝激怒號雖有斧斤將安施乎當是伐木開道以便相視耳

冀州古爲燕趙幽代今則太行以西卽山西等處太行以東卽北京薊遼等處古北居庸以外一帶皆爲□□



冀州圖 每方三百里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不言疆界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熊氏曰冀州北距長城山爲塞卽北狄之境獫狁匈奴突厥契丹皆居其地有天下定都建邑長安洛陽之外此亦一會也○我明定鼎幽燕正冀之東北隅右擁太行左環遼海北枕居庸阻三面以制天下之全可謂形勢之勝然而居庸古北口紫荊等處迫近□□烽火易驚故雖得居重馭輕之勢不無扼吭拊背之虞其爲陰雨之防蓋亦亟矣

既載壺口

既者已然之詞載始事也壺口山名河流南下之衝治之所以殺河勢也

治梁及岐

梁呂梁山也岐狐岐山也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

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勢激蕩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卽治梁及岐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州者非是朱子曰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緒後地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獨難與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岳太岳也山南曰陽太原汾水之所出太岳汾水之所經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陳氏曰惟冀州有修治之辭餘州皆無之非餘州皆無事也以冀例之見餘州之役自禹創始者皆曰治修鯀之功者皆曰修蒙冀文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覃懷平地也淶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厎績者水患去而平地致功也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從覃懷致功而北至衡漳亦然也

厥土惟白壤

柔而無塊曰壤曰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

吳氏曰水害既去土復其常故以土色質辨土之所宜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雜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賦高于田四等也地廣而人稠也

冀爲王都貢皆幷入賦內故第一雜出第二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之不同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閒出者爲雜○吳氏曰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爲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腴者爲上上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出恆山北谷東入滱水衛水出恆山靈壽東入滹沱河從從其道也高平曰陸作者言可耕治也恆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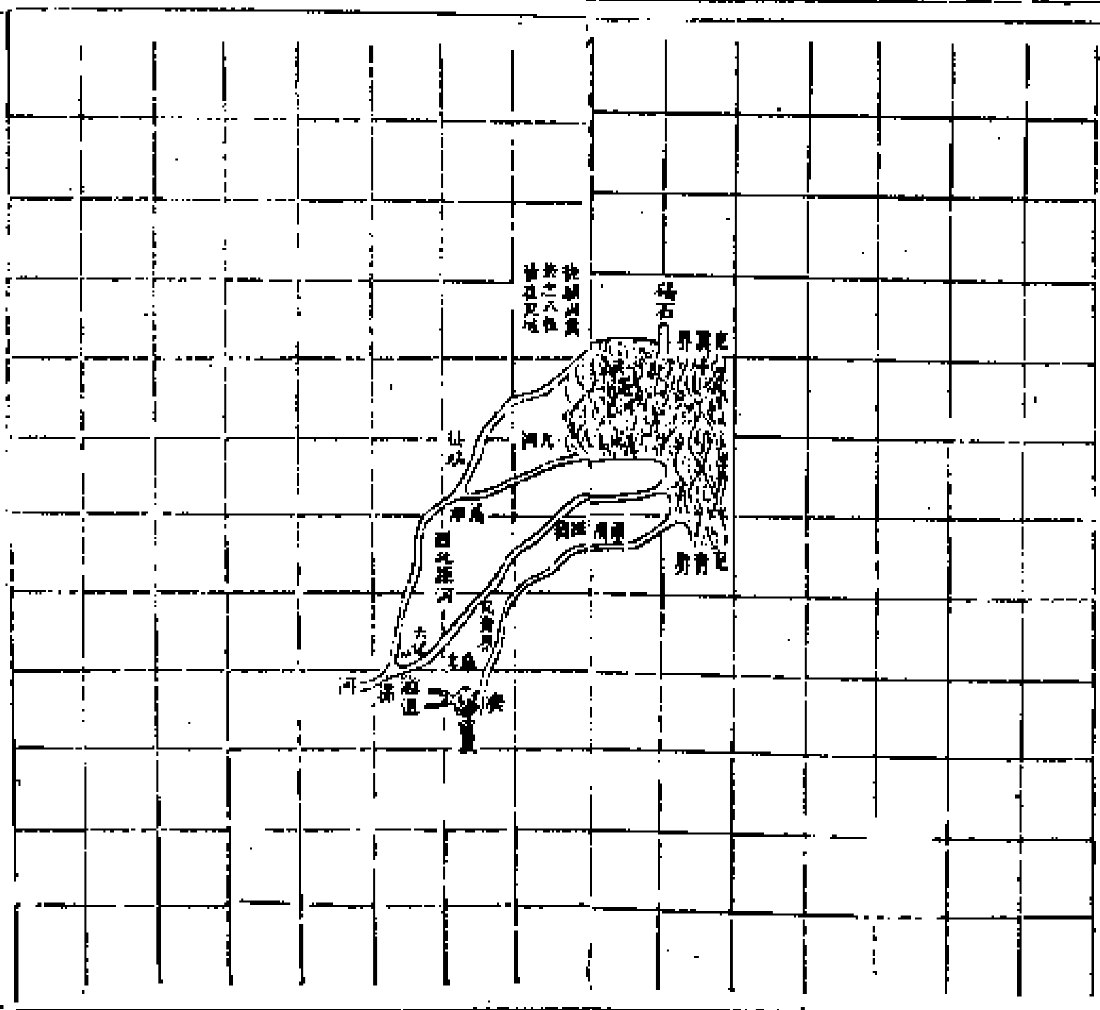
林氏曰諸夷不責其必貢欲效誠亦不拒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
袁坤儀曰謂逆河淖易之水皆中高不與河通者誤按濡易滹沱諸水去帝都近縱使入河亦不由行逆水又在塞外安得中之

兗州古爲郯魯即今之山東兗州東昌等處自黃河南涉溢于泗淮海而九河故道俱已淤没廢涸之間始多河患

兗州圖 每方三百里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孔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熊氏曰兗州當河之下流西至河東距濟北濱海南接徐豫之境其地平廣無高山即今兗濟德棣魏博滄景等州之境
九河既道
九河者河流有九也既道者既順其道也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袁坤儀曰蔡仲默合簡潔爲一而謂其一即河之經流誤矣今南皮縣明有簡河何嘗與潔爲一且既播之爲九河安得有經流乎
雷夏既澤
雷夏澤水所鍾也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
孔氏曰既澤向未澤而今始爲澤既豬向已爲豬今復舊也
灉沮會同
水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沮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周氏曰會同朝宗皆諸侯天子之禮而以爲喻王氏曰二水勢均故曰會同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水退可以蠶桑也地高曰丘兗地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邱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林氏曰九州皆賴蠶桑而兗貢絲織尤宜于此故特言之○王氏曰農桑衣食之本故也即此以驗土之乎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脈墳起也繇茂條長也
陳氏曰兗徐揚居河泲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爲下濕于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爲沃衍于草木尤宜故以三州言草木○泲即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

以薄賦爲正也兖當河下流之衝水患雖平而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于他州

王氏曰水患未盡去則賦難定其等故十三載始校所收而定其賦之高下○袁坤儀曰堯舜什一之制乃萬古中正之法非惟不可過卽減之亦非也若謂以薄賦爲正殊非大道朱氏曰貞者隨所卜而定之之名也兖地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按史記太歲在子旱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蓋歷十二歲而豐儉可定始得其大同之法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兖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幣帛之屬盛以筐篚而貢焉織文織而有文者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

呂氏曰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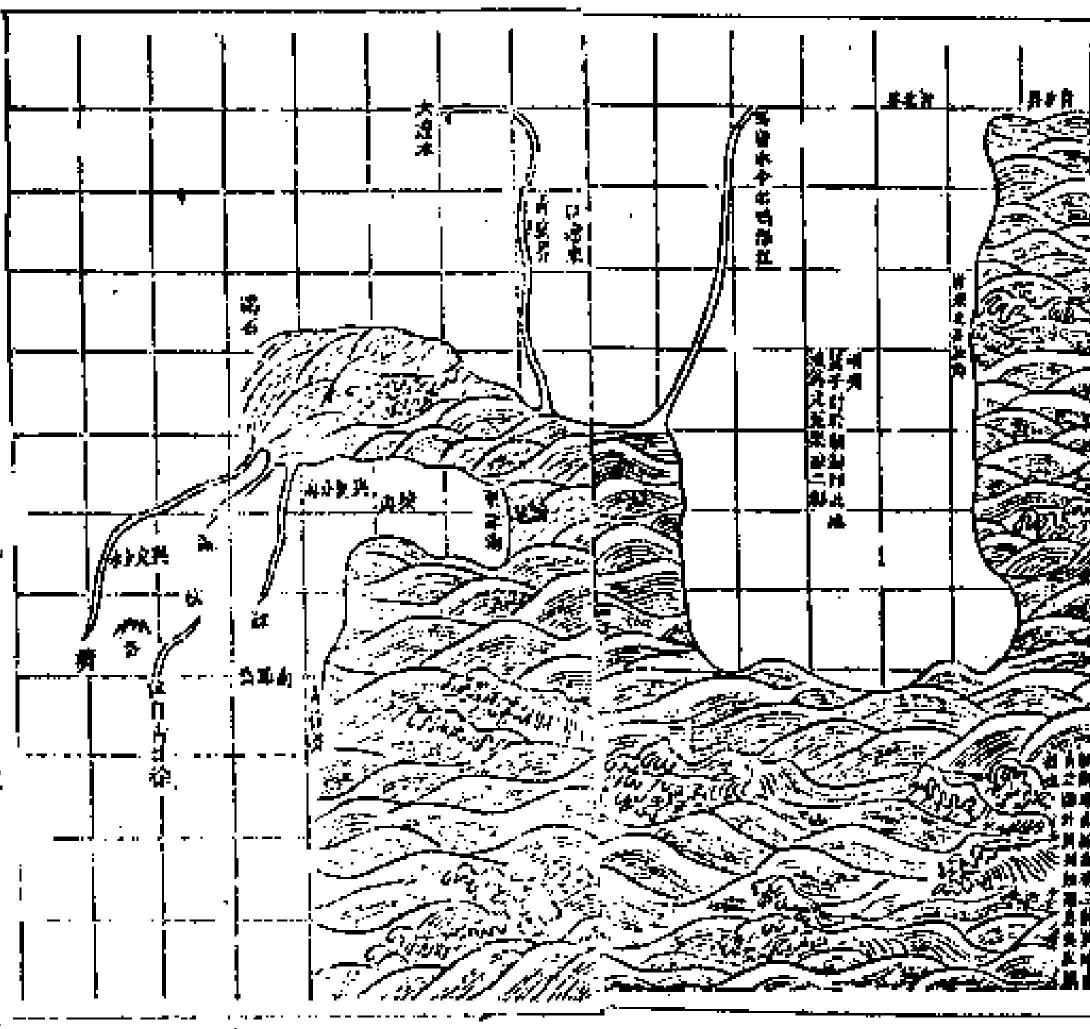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支流也兖之貢賦或浮濟或浮漯以達于河也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陳氏曰因水入水曰達

青州古爲齊卽今之山東濟南青州登萊州等處汶水今不入海我朝引入會通河以爲餉道萊州正海運所入之路今廢罷不行

青州圖 每方三百里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

熊氏曰青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爲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

嵎夷旣略

略經略爲之封畛也

濰淄其道

濰水出琅琊北入海淄水出原山東入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

林氏曰河濟下流兖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可煑爲鹽者也

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墳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怪石異石也須以爲器用之飾者萊夷萊山之夷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

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

浮于汶達于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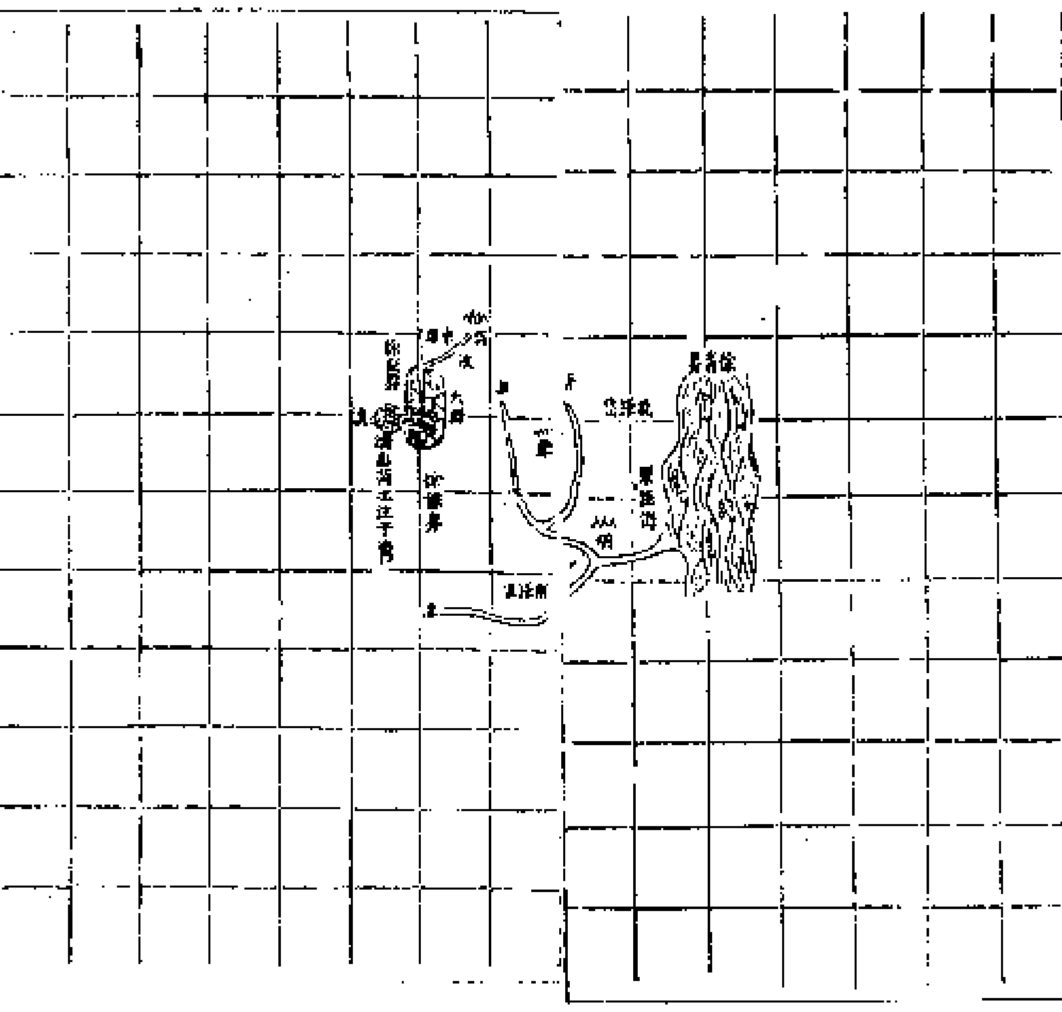
汶水出原山西南入濟蓋淄水出原山之陰東北入海與河不通惟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于兗也

此云淄水東北入海則前註東北入濟誤矣當從入海爲是若云入濟則淄亦可浮矣○按汶水自古東北入海元人始以智力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名會通河然河渠淺澀舟不能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明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及永樂北徙亦常行之九年用潘叔正言舊會通河可復乃命宋禮等往治老人白瑛獻計築壩于汶上之戴村遏汶而合東流盡出于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北達于漳水南達于淮河漕運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迨今挑淺築堤歲無甯日每轉運遲滯上下憂危嗚呼可無長策哉

徐州古爲魯爲彭城卽今之徐州豐沛隸南直南北咽喉亦有呂梁山呂梁江非冀州呂梁

徐州圖

每方三百里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

林氏曰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熊氏曰徐州沂泗諸水在其前冀東與兗豫之地皆可接引而在懷抱拱揖之內亦東南一形勝也徐卽魯境也連淮海東夷其俗有二曲阜沂泗則禮樂文雅之邦而彭城則其俗又雄傑驁悍自昔劉項起于豐沛朱全忠以碭山入淮夷徐戎者皆

在其地牧守之任亦不可不重愼也

淮沂其乂

淮水出胎簪山東入于海沂水出艾山西南入于泗

乂治也

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始大其泛濫爲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也又曰徐之川莫大于淮淮入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于沂沂乂則自沭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藝者言可種藝也

林氏曰淮沂乂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也

大野旣豬

大野澤名濟水之所絕也水蓄而復流者曰豬

東原厎平

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厎平者水患已去而厎于平也

王氏曰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也曾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山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無不治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漸進長也包叢生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貢以爲建社土封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

羽中旌旄者也嶧山名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泗水名濱旁也浮磬石露水濱成磬而後貢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夏翟出于羽畎孤桐生于嶧陽浮磬出于泗濱珠魚出于淮各有所產之地故詳其地而使貢也元赤黑色幣可爲齊祭服及首服者纖縞皆縞去凶卽吉之服也

周書作雒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黄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黄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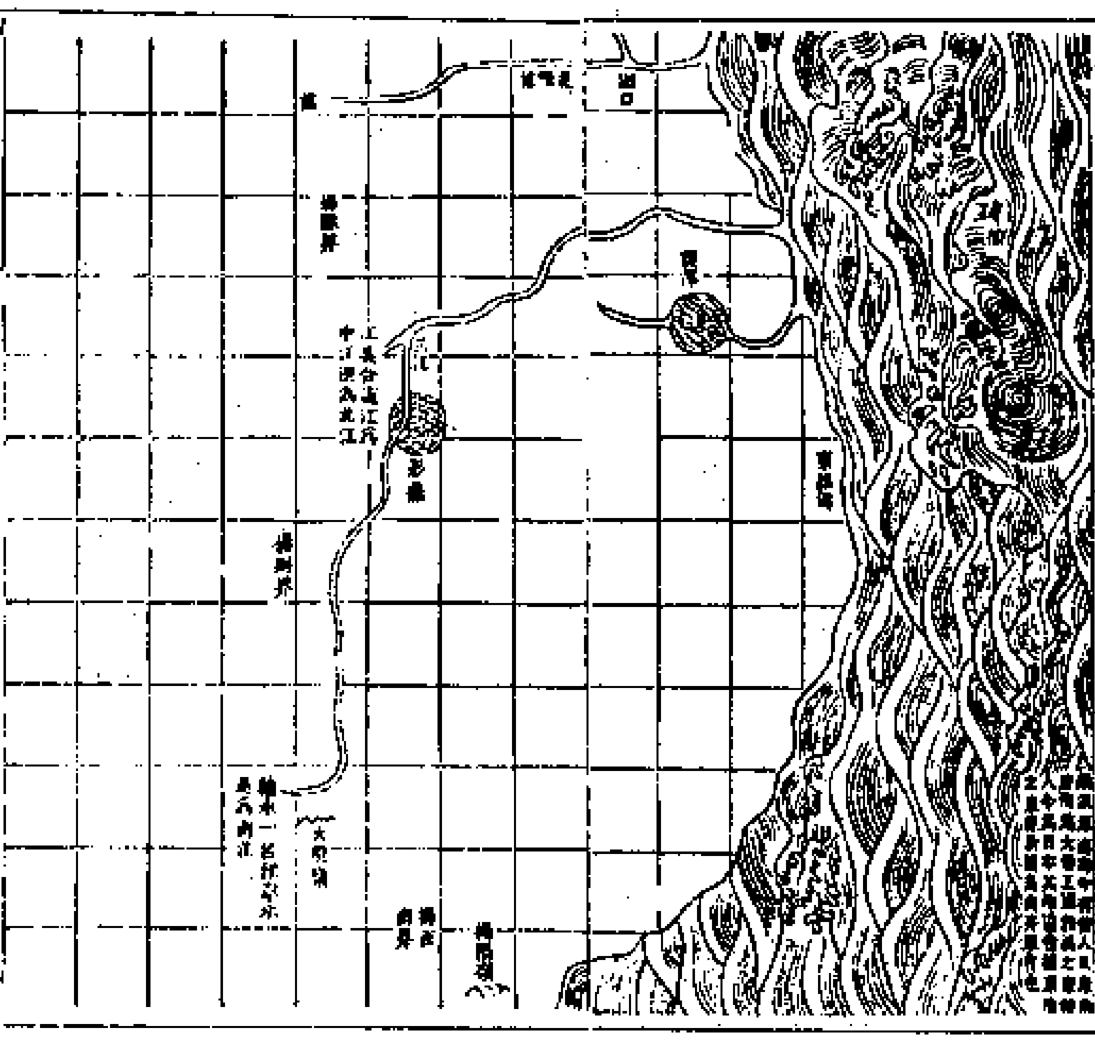
○建社土封者建社必封土爲壝以此土封之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與泗相連故遡淮可以入泗自泗而往則有兩途或由灘以達河灘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或由濟以達河濟入于河而合于泗者也

揚州古屬吳越今之南京應天兩淮江浙等處古江淮不通今一自儀眞至揚子橋一自瓜州至揚子橋二河合而北行自高郵寶應至淸江浦入淮爲今粮道咽喉重地其江以南濱海爲廣東福建

揚州圖 每方三百里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至于海

熊氏曰揚州在地東南隅以地勢言也山必起于西北澤必匯于東南經言淮海惟揚州北距淮東南至海閩粤雖上古未通亦當在要荒之服禹會諸侯塗山會稽亦禹迹之所至矣西抵荊州之境淮之西當在桐柏荊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湘之界其地淮乃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建都于江南者金陵豫章亦都會然畫江淮亦自保僅可以偏霸欲以規恢中原奄有四海則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金陵東連三吳南引荊汝大江還遶淮淝內固雖六朝僅有偏安至太祖則奮身混一建瓴然不拔之基而謂江東之地便于守不便于攻豈通論哉故今雖雄據北平而南北並重咽喉常通則根本之慮誠深矣

彭蠡既豬

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之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

袁坤儀曰彭蠡謂在彭澤是也謂卽鄱陽湖非也鄱陽在今饒州南康之間其水出湖口入江又東北九十里而至彭澤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雁也言澤水既豬而禽鳥亦得其居止也

曰陽也孔氏曰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故曰隨陽之鳥

三江既入

三江婁江東江松江也既入者入于海也

袁坤儀謂三江當以經文爲據漢自北入則曰北江彭蠡自南入則爲南江而岷江卽爲中江蓋岷江雖在梁漢江雖在荊而其入海皆在揚故于揚言之徃時江水直注太湖故序震澤底定于三江既入之下自東湖築而江始不入太湖矣按袁坤儀之說本于蘇氏而蔡註非之陳氏曰古有九河後合爲一古有震澤後堙爲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非有三江而後合爲一乎鄭氏謂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若合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

異以爲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迹之舊
則難矣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
定者言底于定而不震蕩也
爾雅謂之具區周職方曰揚州藪曰具區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
喬高也塗泥水泉溼也
袁坤儀曰他州記草木而已此州又記篠簜既敷者
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會稽之箭竹焉是揚州之竹尤
美故別言之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
林氏曰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人工修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
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取之可以爲禮器篠之
材中于矢之笴簜之材中于樂之管齒革可以成車
甲羽毛可以爲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
夷海島之夷卉葛越之屬織貝錦名包果也小曰橘
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
葛越草布也袁坤儀謂木緜自宋始入中國蔡註引
之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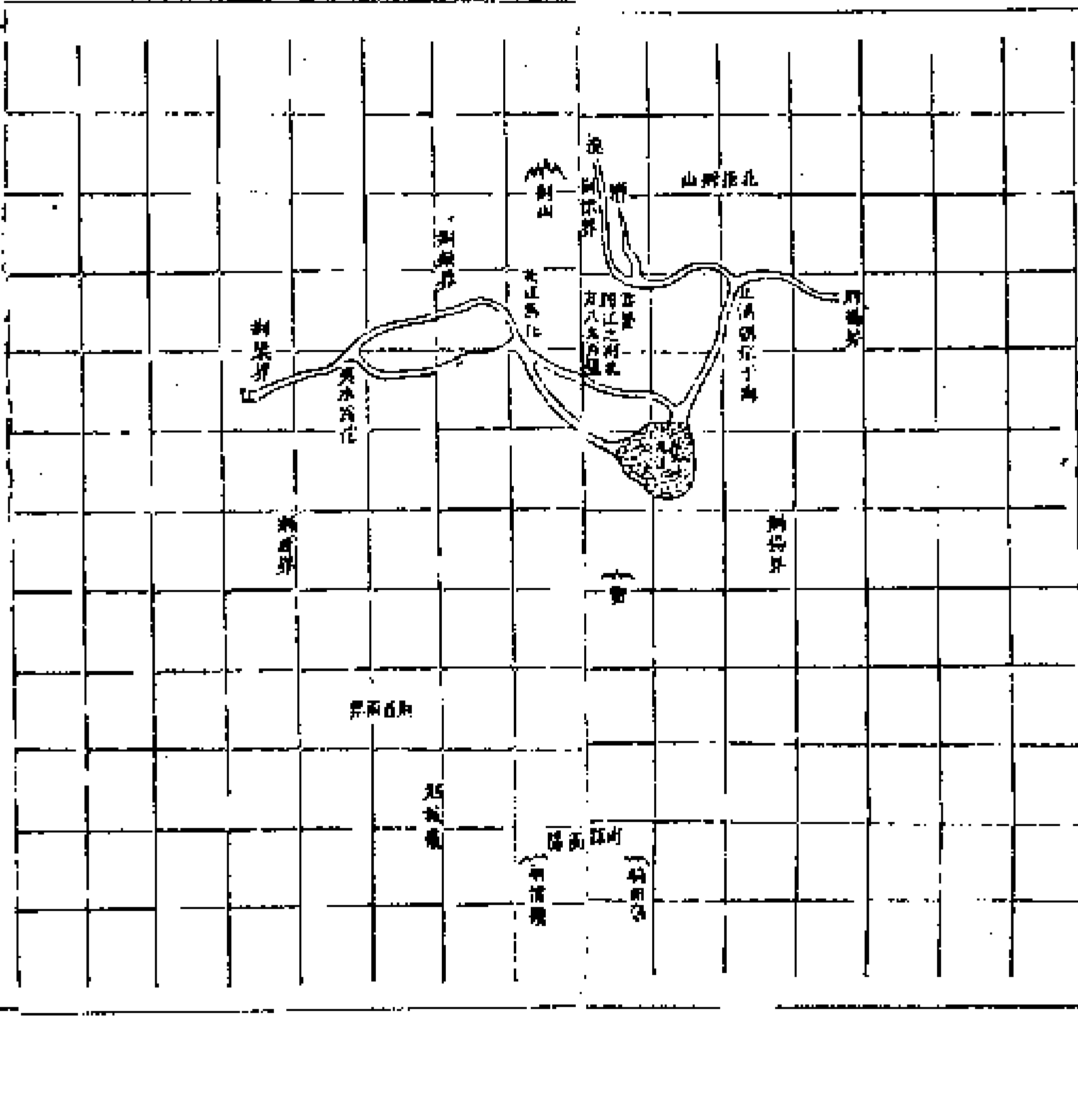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河
者因于徐也

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
而江淮舟船始通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
誤也陳氏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
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著其險也

荊州古爲楚郎今之湖廣荊襄等處其荊梁之界則
爲貴州其衡山之南則爲廣西

荊州圖 每方三百里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以衡陽言
者見其地不止此山而又包其南也
曾氏曰有兩荊山此荊州之荊山非雍州荊岐既旅
之荊山熊氏曰荊州之地亦廣北接雍豫之境南逾
五嶺即越之南徼也越雖上古未通已當在要荒之
服東抵揚州之境西抵梁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地
也揚州之境自兩淛爲吳越之外江淮皆楚境或謂
建都于江南者當以南陽爲正其北接連中原東通

吳西通巴蜀南控蠻粵故諸葛亮以爲用武之國英
雄之所必爭凡自北而攻南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
得此而後可以有爲此又有國者所當知也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出于梁合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其
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卽今之洞庭也江漢之所經也孔甚殷正也水
道甚得其正也

沱潛旣道

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此荊州江漢之別流也

雲土夢作乂

雲夢二澤名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
之地巳可耕治也蓋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
工有早晚也
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
北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荊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爲第
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
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
大龜

杶栝柏三木名礪砥皆磨石砥細而礪粗也砮石砮
中矢鏃之用丹丹砂也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爲
矢也三邦地名厎致也致貢箘簵楛之有名也匭匣
也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旣包而又匣之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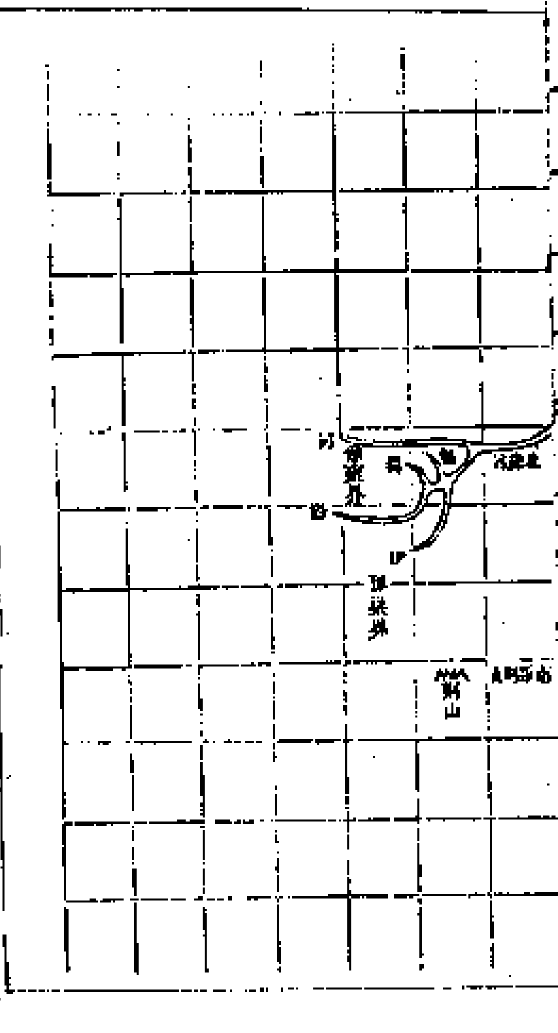
示敬也元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國
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常貢若偶得之則納錫于上
也
縮酒以茅縮去滓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者或由江沱或由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
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南
河自冀州言

豫州古爲鄭衛東周大梁今之河南洛陽開封等處

豫州圖 每方三百里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
熊氏曰豫州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古人于
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湯之亳
今河南偃師縣是也成王之洛邑今河南洛陽縣是
也其地北距河南抵荊山東抵徐西抵雍梁今爲河
南府虢鄭汝光蔡唐鄧汴宋等州之地

伊洛瀍澗旣入于河

伊水出熊耳山洛水出冢嶺山瀍水出替亭北澗水

出白石山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也

滎波既豬

水自濟溢爲滎自洛出爲波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濟水所經孟豬澤也菏澤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菏澤在定陶孟豬在雎陽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元而疏者謂之壚高地則壤下地則壚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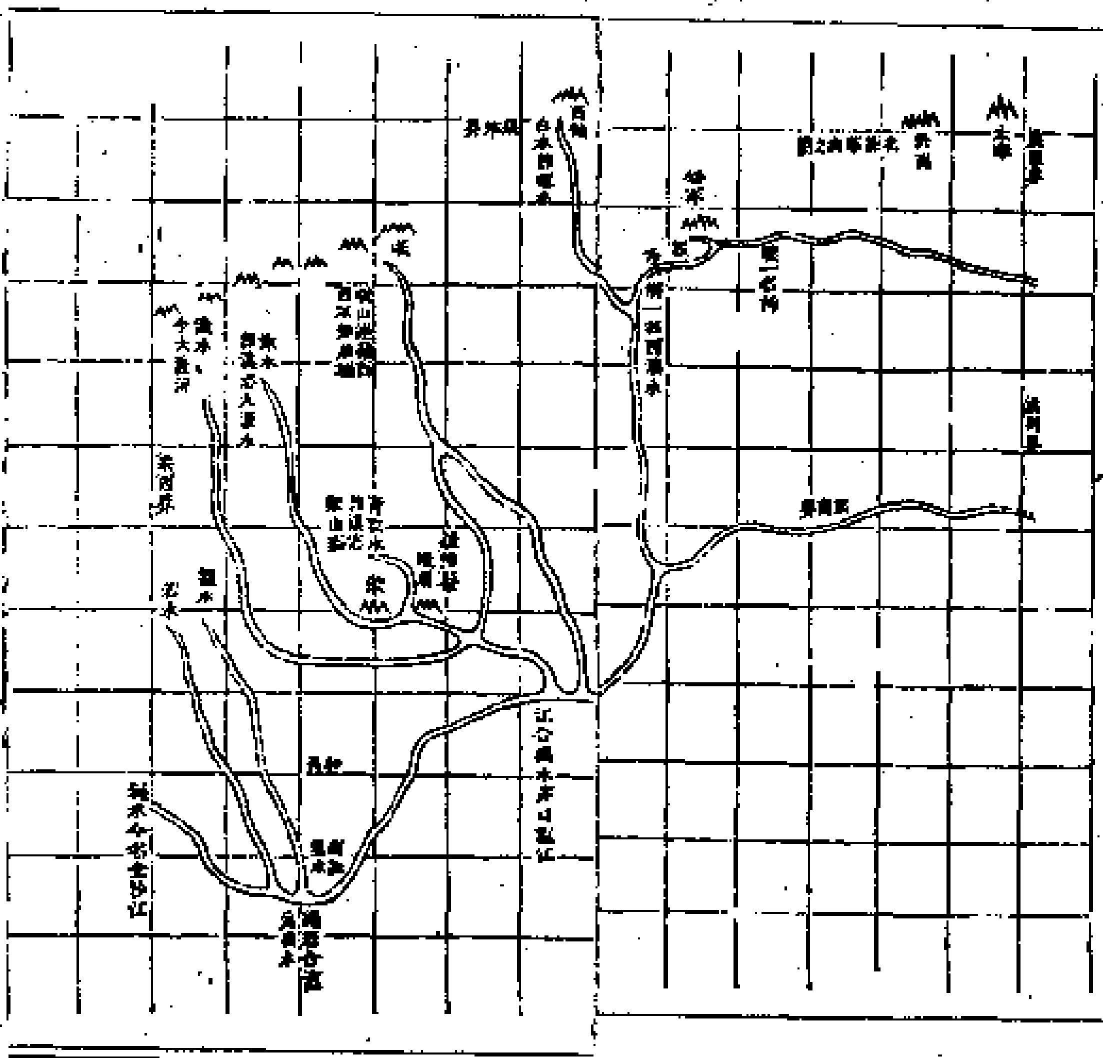
纖綌也纊細緜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必待錫命而後納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于河也

梁州古爲西蜀侖都今之四川成都等處其西南裔壤爲今之雲南

梁州圖 每方三百里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熊氏曰梁州卽今全蜀之地成都潼川興元利州夔州等路五十四州之地是也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不言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皆可見何嘗不通中國也大抵蜀地北與秦隴接境實爲天下要脊世治則順化服從世亂則阻險割據任選牧守最難其人不可不重愼也

岷嶓既藝

岷山江水所出嶓冢山漾水所出川原既滌水亦不滯而其山已可種藝也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蔡山在嚴道蒙山在青衣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經其開者此只指蒙山耳陳氏曰古人舉事必祭禹治水土大事必不敢忽然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于梁雍以見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

熊氏曰和夷二水名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亦爲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如覃懷至衡漳亦謂水邊地耳

厥土青黎

黎黑也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馬融王肅云黎小疏也金氏云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

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當時必有條目詳

具今不存矣書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于冀揚豫梁四州言之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磬鐵柔鐵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織皮者梁土多山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也

袁坤儀曰按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皆美玉之別名孔傳亦云璆玉名蔡註獨釋璆爲玉磬不知何據砮貢于荊又貢于梁者重戎事也徐貢浮磬梁貢磬者樂器磬最重也難得其和也罽當作罽罽魚網也梁之利尤在于鐵梁之銀獨美于他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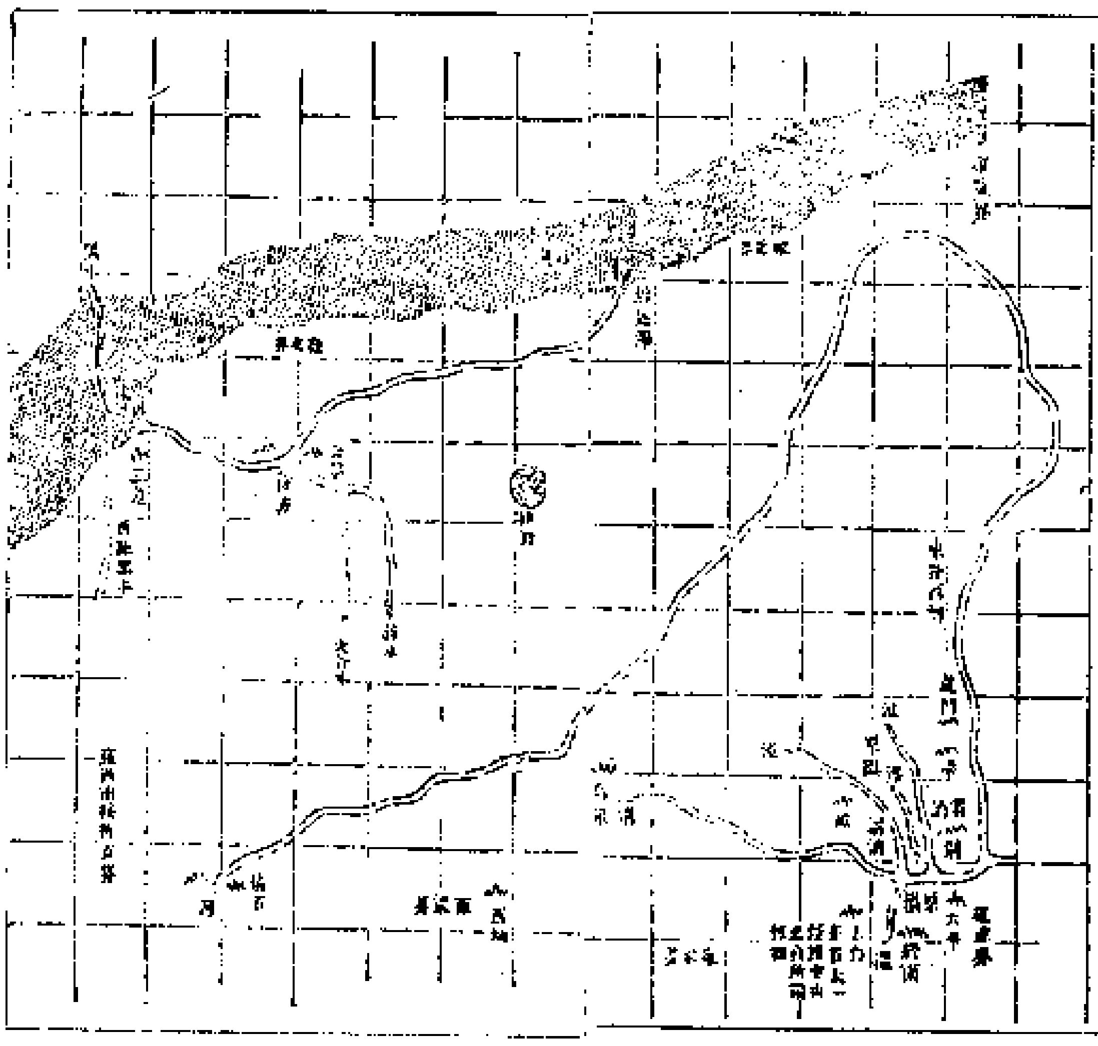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西傾之南桓水出焉漢與潛通故浮于潛潛與河不通又自西漢泝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漢支津南歷岡北迤邐而接漢沔歷漢川至褒水逾褒而登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絕河而渡曰亂

葉氏曰西傾疑卽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蓋以織皮而來貢者乃西傾之戎也

雍州古爲周秦關隴卽今之陝西長安等處其延綏甯夏甘肅皆爲重邊榆林之地河套沃壤千里

雍州圖　每方三百里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熊氏曰雍州秦地周之岐豐鎬京漢之三輔皆此焉婁敬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合天下形勢言之所謂秦得百二者實以據地勢之上游當天下之要脊四塞以爲固全一面之險以東制諸侯故言定都者必先焉書以黑水西河爲界而又西控弱水流沙之地則其土地之廣漠可知大抵關中之地固是形勢可以爲都但其地迫近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盤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爲塞地乃可爾

弱水既西

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曰弱旣西導之西流也

涇屬渭汭

涇水出幵頭山東南入渭渭水出南谷山東入河汭水出弦蒲藪東入涇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自同官沮水自宜居二水相敵故竝言之既從者從于渭也

蘇氏曰從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灃水攸同

灃水出終南山東入渭同者同于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蘇氏曰灃水相若故言同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荊岐二山名終南惇物鳥鼠皆山名不言治者蒙上文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豬野澤名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山名卽竄三苗之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及是三危既已可居于是大有功叙

蘇氏曰首言弱水終言三危極其遠而言之也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可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

今南海有青琅玕謂珊瑚本草云卽玻璃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在羌中龍門山在夏陽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蒙梁州之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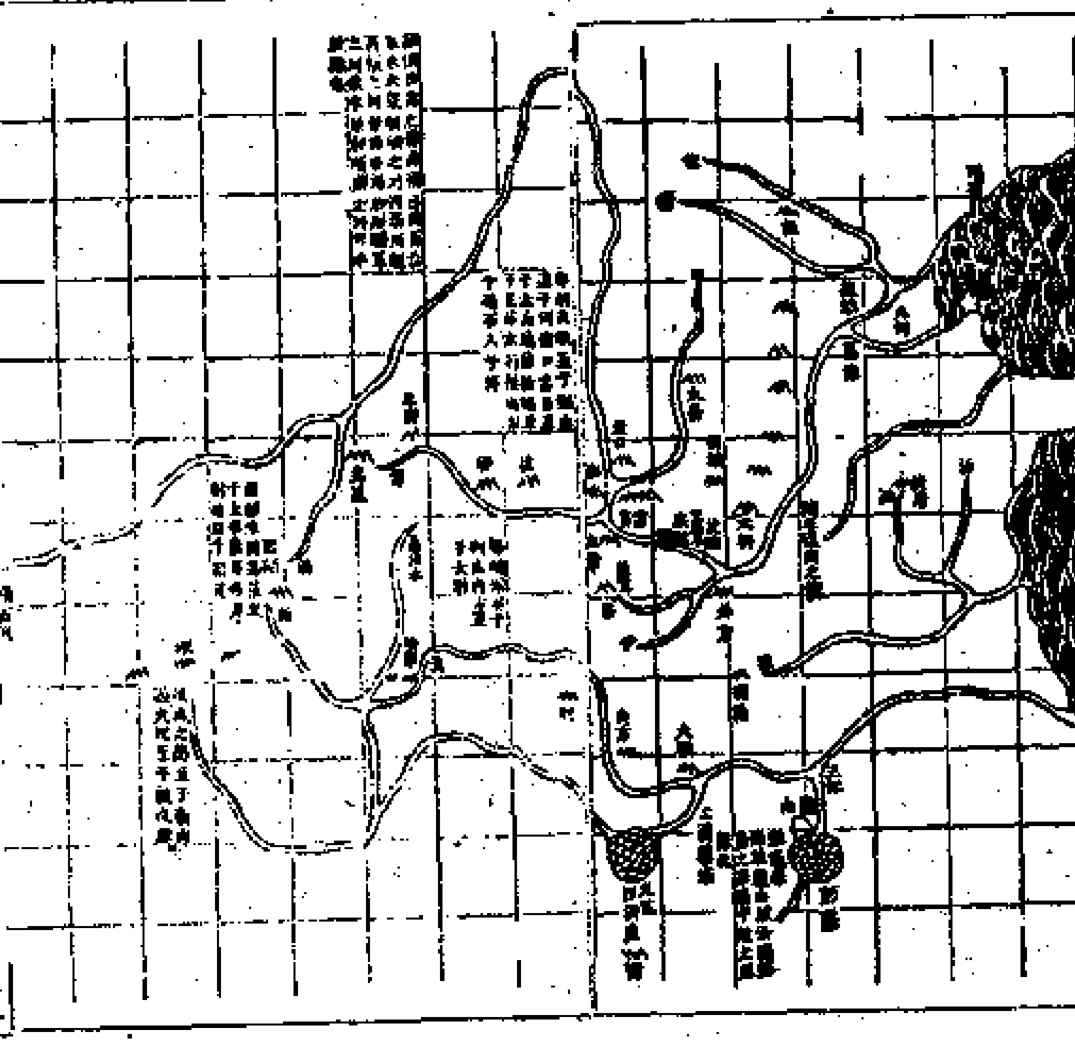
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卽叙

崑崙卽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枝在河關渠搜近朔方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卽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

附于末

崑崙乃崑崙山旁諸國也

導山圖 每方四百里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岍岐荊皆雍州山壺口雷首以至碣石皆冀州山逾者禹自荊山而過于河也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河濟之所經

朱子曰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于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導山有二說或以爲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脈絡或以爲治山旁

小水然還是相視源委脈絡爲是若下流未疏上流將導之使何處去○林氏曰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襄故川瀆皆浸沒不可見欲施功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鎭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于是濬川之功可施始決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不言導者蒙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伊洛淮渭之所經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即梁州之嶓山也荆山南條荆山內方大別皆荆州山也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漢水之所出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源

岷山在梁州衡山九江敷淺源在荆州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至敷淺源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故必過九江不言嶓者蒙嶓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江水所出所經

自導岍以下四條曰至曰過皆指禹言衡山卽南嶽敷淺源卽廬山廬山雖高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雜居故有敷淺源之名○陳氏曰導山之役分爲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爲濬川之經始下文導水詳言濬川之原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岍岐一列河濟所經旣入海矣何爲下文導河

導沇二條文各言入于海歟意者當時水患河濟尤甚比江海淮用功尤難故自發源以至入海先之相視疏導後之開鑿濬導必極于歸宿之地若江漢淮之屬則初一番相視疏導且可至陪尾大別敷淺源而已下文方自源徂流言之歟○意隨山者禹亦只是循行其緊關處相視一過將天下水脈大勢統會在胸中其餘皆令所在該司查報然後便宜分遣各處濬治若必一一禹身自親歷山必臨巓水必窮源雖八年奈之何哉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合黎山名流沙其沙隨風上下故曰流沙其正派至于合黎其餘波入流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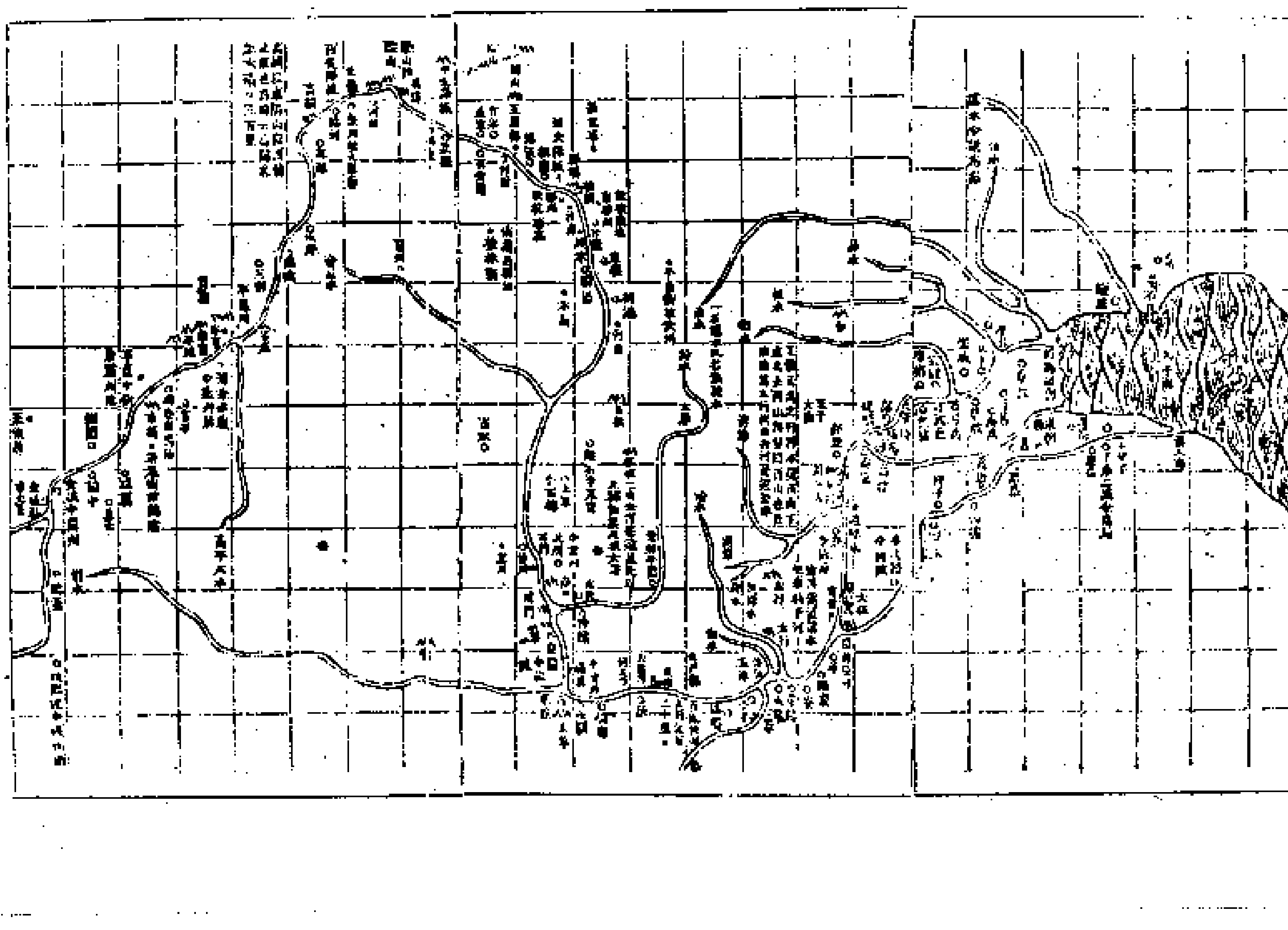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于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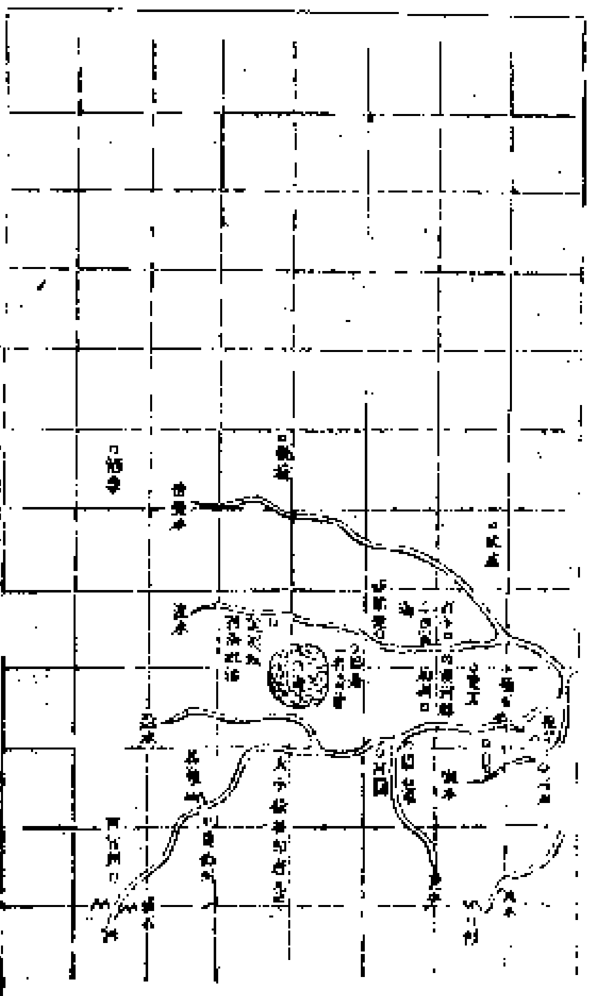
黑水出汾關山而三危臨峙其上者也

按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旣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黑水卽瀘水也

導河圖

每方二百里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洚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

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淸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一年又決于平原則東入濟入靑以達于海而下流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于大伾之北而逢行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類者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方氏曰雖紹後黃河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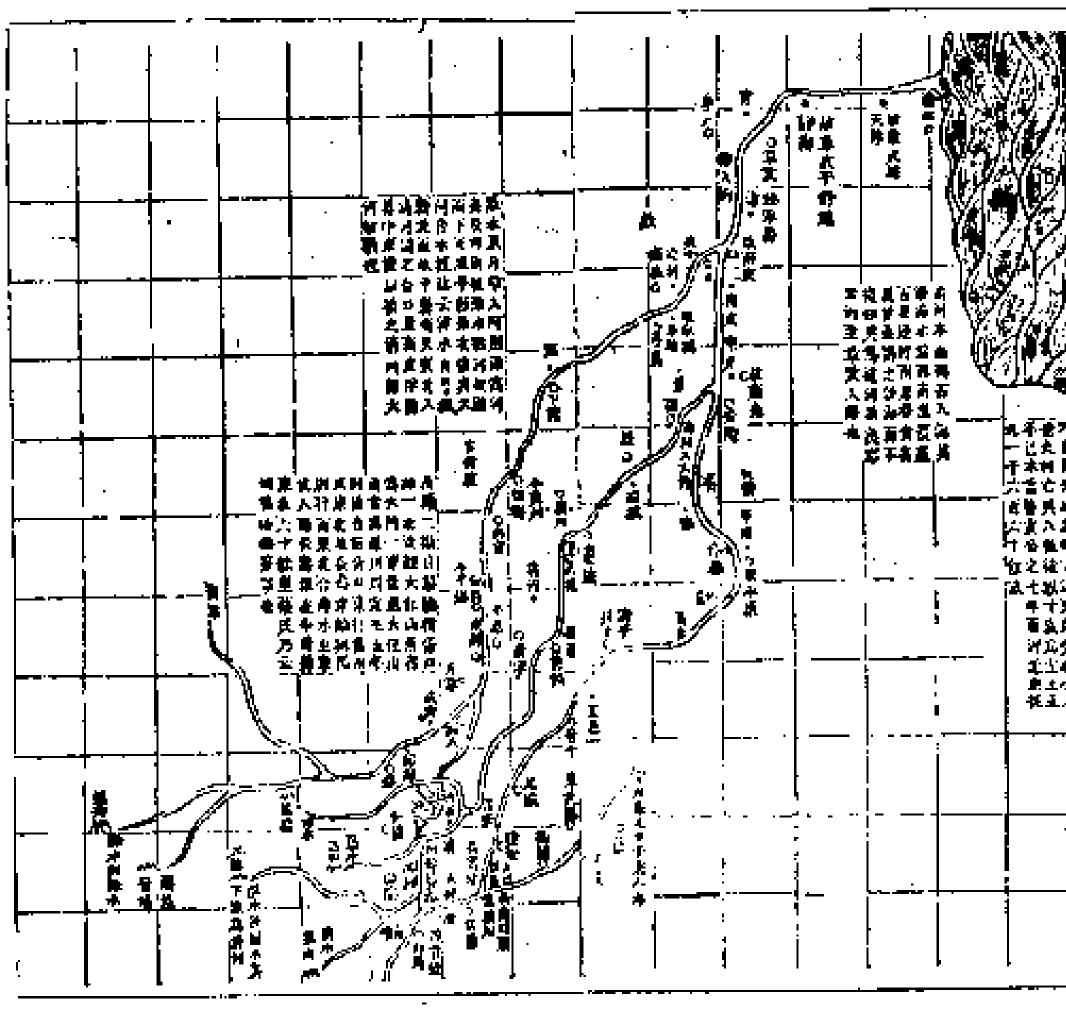
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南淸河汶合濟至滄州江入海者謂之北淸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州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汾而後趨淸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賈讓治河三策曰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旱則開東方下水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固堤增修堵薄勞費無已此最下策也○邱瓊山嘗論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之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東而之南又謂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尙能爲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淸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襄時河水又有所豬如鉅野梁山泊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入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者今則以一淮受衆水之歸而無滀滀之滲漏矣欲其無潰難矣○按周用謂河之不安其流由于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斯言誠爲確論

嶓冢漾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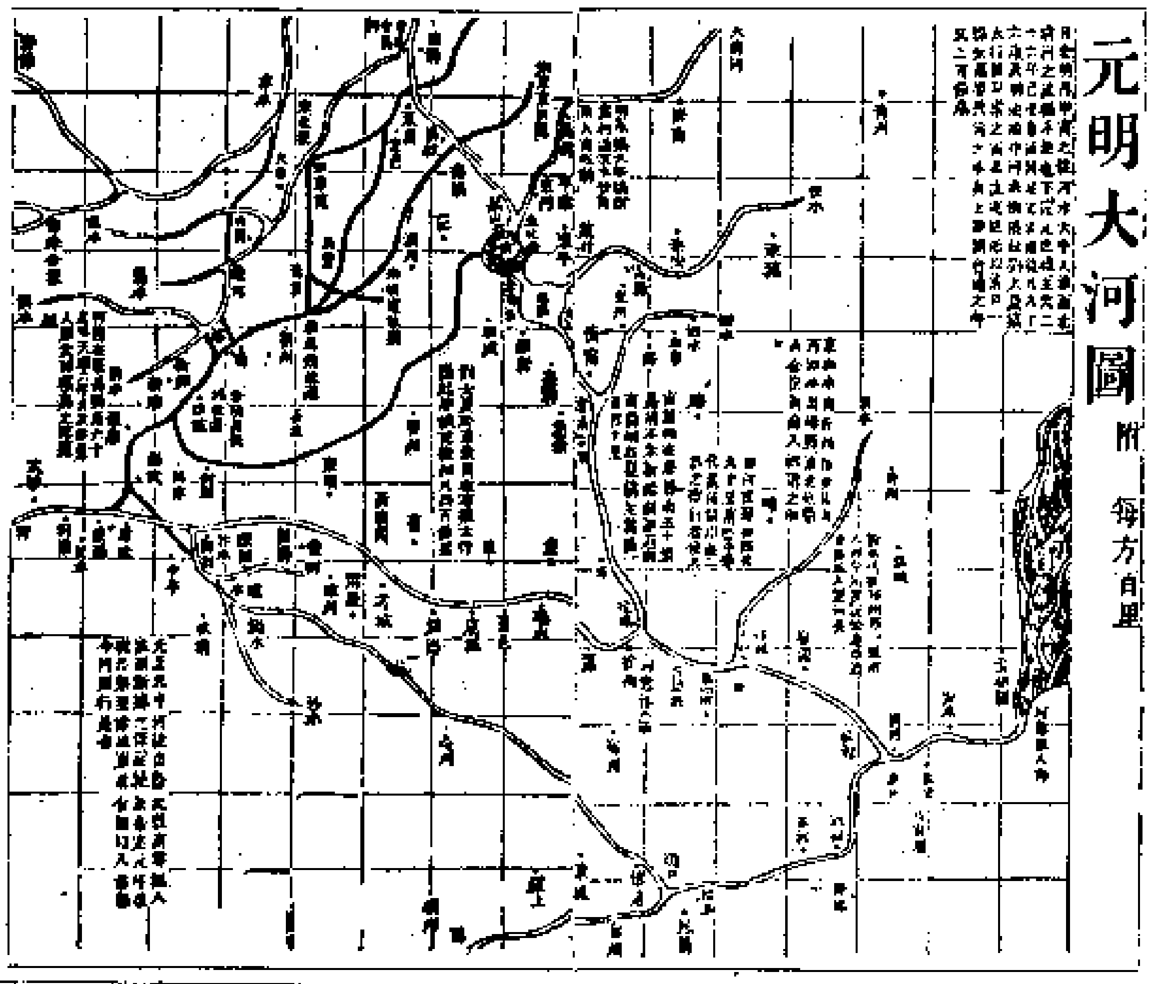
漾水名出嶓冢山至武都爲漢又東流至武當爲滄浪之水三澨水名在郢州匯迴也謂之爲者隨地得名非他水也

禹河初徙圖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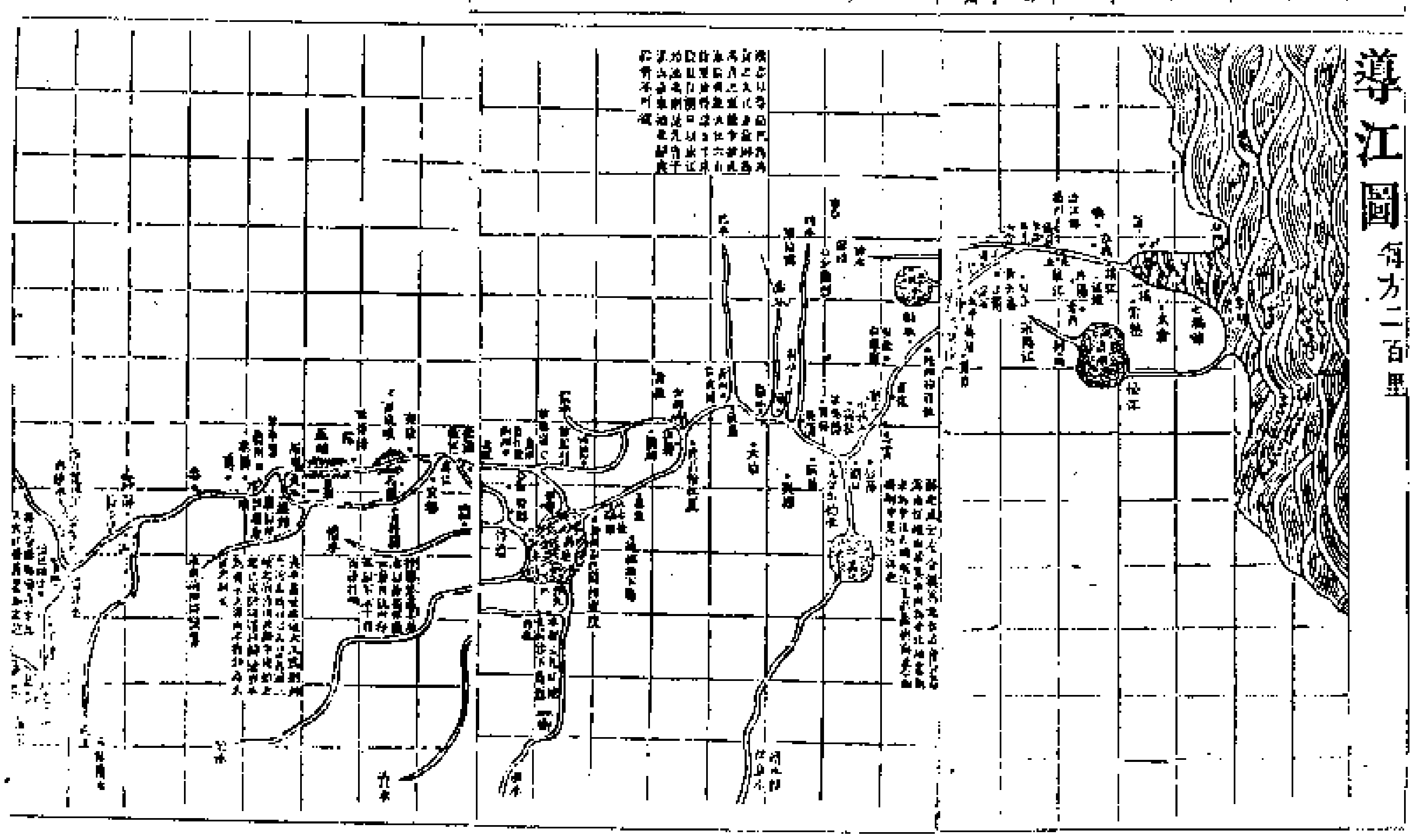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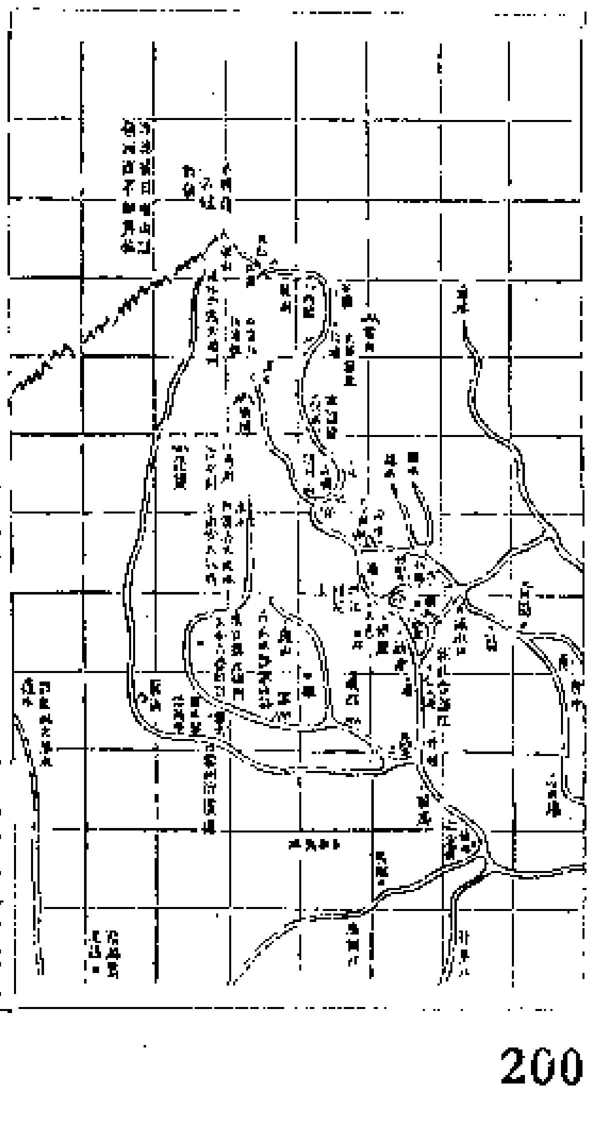


元明大河圖 附 每方百里



導江圖 每方二百里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沱江之別流于梁者也澧山澤之名東陵今岳州巴陵也

漢東匯澤爲彭蠡江之北會于匯朱蔡皆疑其有誤且江漢既合流之後不宜有北江中江之別〇東爲中江正是全大江入海之路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濟水也始發源王屋山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爲濟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復出河之南溢而爲滎滎卽滎波之滎又東出于陶邱北陶邱地名又東至于菏菏卽菏澤汶北汶也又東北至青州入海

袁坤儀云今之譚沇水者皆云發源爲沇一見也自沇而下又伏矣東流爲濟一見也入河潛行又伏矣溢爲滎一見也自滎而下又伏矣東出陶邱又一見也自此不復伏又東至于菏卽豫之菏澤又東北會于汶卽青之浮于汶者此不但不得禹貢之意併滎

傳之說而亦失之者也夫既曰浮于汶達于濟又曰
浮于濟漯達于河則自汶而濟自濟而河皆相通也
明矣斷續若此何以言通舟哉傳之所謂既見而伏
者就王屋崖下而言也由此歷虢公臺而西南入于
河溢而爲滎河滿而濟溢也東出于陶邱北者即滎
之濟東至濟之西而流出于陶邱之北也傳未嘗言
伏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沂入于泗泗入
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

渭水出南谷山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灃涇漆沮
皆入渭渭入河東會于灃即灃水攸同也東合于涇
即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灃涇大與
渭敵故曰會既得灃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
河

洛水出冢領禹只自熊耳導之耳
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
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
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
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
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
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河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
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
合大謂之入大水合小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

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
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
海會同

隩隈也陂障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
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
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
會同而各有所歸此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
不平治也
袁坤儀云九川亦是九州之大川不曰疏流而曰滌
源受衆水爲川川之源最不一如河自西北而東南
水之經者甚衆滌源正是濬畎澮距川也非滌其山
源滌山源在九山刊旅內四海會同陳氏以謂總結
四方之貢道達帝都者較見冠冕而結意亦完、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
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
所生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厎致也因庶土所
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
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也中邦中國也蓋土
賦或出于四夷而田賦則止于中國而已故曰成賦
中邦
陳氏曰上各州惟止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
所同如宅土既宅惟見于雍故以此四隩既宅總之
旅山惟見于梁雍故以此九山刊旅總之各州所載
川澤雖多然九州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
滌陂總之上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

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六府孔修則非特水
土之治而已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
之土地無不正非特墳壤壚之復其性而已也正庶
土而愼財賦所以總結九州所貢篚之物也則三壤
以成中邦之賦所以總結九州九等之財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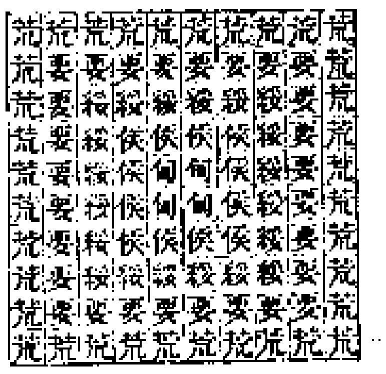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也
錫土姓不重錫勳勞只重封建欲與諸侯共治以維
治久安之意封建亦非創自禹平定之後或仍其舊
或建其新或興滅繼絕是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
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自不違我之所行
矣
曰台曰朕史臣之詞循春秋指魯爲我也

五服圖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土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槀也半槀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于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者也

張氏曰此以下因水土既平而言弼成五服之事服服其事也內而甸侯綏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于天子故皆謂之服○陳氏曰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少康有田一成皆甸法也王畿獨以甸名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遏以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輸納也將送也蓋三百里內既近王城不但自輸總銍秸而又爲四百里五百里之民遞送其粟米于帝都也謂之遞者三百里交與二百里二百里交與一百里也故內三百里皆言納而四五百里之粟米則不復言納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而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也揆度也綏服介于內外之間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皆夷狄之地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以其荒野故謂之荒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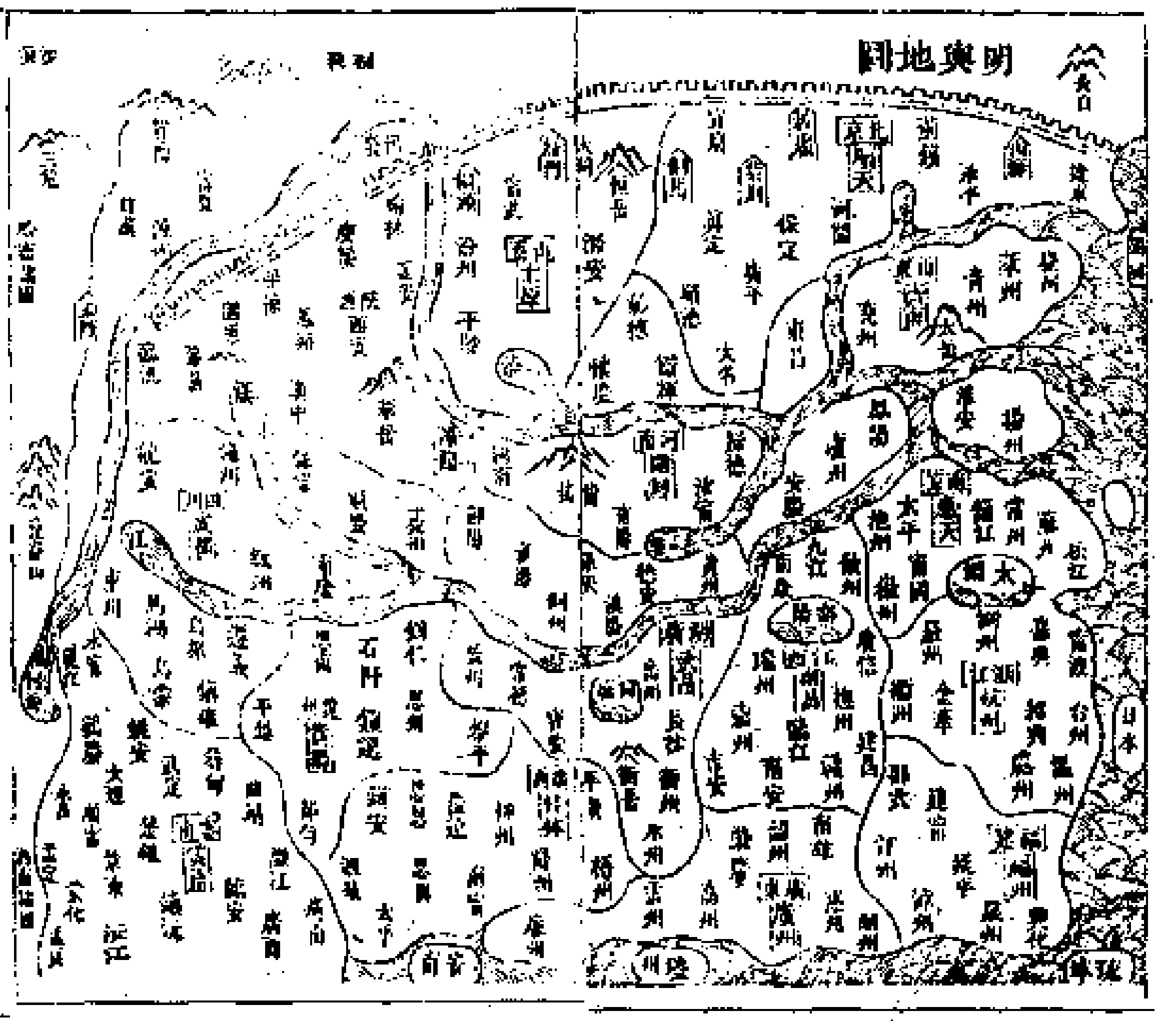
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幷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于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昔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成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漢地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里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也若周漢則盡其地

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浸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水土既平禹以元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水黑色故圭以元云

陳氏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于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及于四海自禹敷土而下槩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爲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疆域言之自導岍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甸服而下則以弼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陳氏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爲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學者其諸禹貢之旨有是哉


明輿地圖

輿圖論略

黃帝經理天下立爲萬國帝嚳創制九州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唐堯使禹平水土還爲九州置五服舜卽位分爲十二州夏氏革命又爲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商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爲九州周初尚千八百國分爲九畿春秋兼并見于經傳者百七十國焉戰國時惟存七國秦剗天下爲七十郡都關中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南皆臨大海漢興加置郡國爲十三州部亦都關中光武併省

郡國其後亦爲十三州部都河內東樂浪西敦煌南日南北雁門與前漢同三國分峙晉武平定天下分爲十九州都洛陽永嘉東渡境宇殊狹六朝偏安江左皆都金陵卽今之南京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居者此也隋都長安遂廢諸郡以州治民煬帝移洛陽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五十里唐都長安分爲十道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及而西則過之宋分天下爲十五路又增爲十八路因五代之舊都汴梁東南皆暨于海西盡巴僰北際中山靖康後定鼎錢塘疆境日促矣元幷天下定都于燕卽今北京所謂天府百二之國王不得不可以爲王者此也我太祖始都金陵成祖遷都北平並建兩京分天下爲十三道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距沙漠道路紆縈各萬餘里固億萬世無疆之業也大抵天下形勢無如燕京其次則關中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然親汴猶爲上游焉若金陵則僻在東南不能控禦西北非勝地也朱晦翁謂冀州山脈從雲中發來大河遶其南華山還其右前則三峯重疊鳳峙而蛟龍走後則九河歸宿浴日月而浸乾坤正統間有建議南遷者殊不知以天下大勢觀之終不若燕京之勝而今日都之誠是也所可議者大寧都司內徙而左臂單寒遼陽舊城外棄而守望費勢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易逼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嚴河套任牧而朔方之形勢已虧藩垣既撤蛇虺窺其戶庭豈非往事之可鑒今日防禦之亟講者乎

河漕論略

河源出吐番朶甘思有泉百泓若天之列星然曰星宿海自此東行三千餘里至崑崙又三千餘里至積石自禹之導河後無河患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歷漢唐宋元徙非一處迄南以入淮而我朝受患尤劇蓋前代河患不過破民廬舍治之尚易今爲漕輸要津百萬仰哺又其溢則齧前陵涸則妨運誠爲掣肘近河全入于淮一自蘭陽東南流至宿遷清河口入一自甯陵南入渦至懷遠入一自儀封北折出徐州小浮橋入夫運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資洸汶沂泗諸水足以濟之自黃河決入運河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而會通河水衝沙淤是河病而運亦病治運難而治河益難矣議者謂治河當熟察利害知其勢和因而本末不相涉使陵自爲陵運自爲運則河不言治而自治信然矣其他議疏議濬議塞總不出賈魯三法糜費不貲從未覩有享數千年之利者何也或有謂水力難與之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而利導之力寡而利永者然與議治運者主河運則紬海道謂風檣浪欋漂溺叵測不可也主海運則紬河道謂揵築搬剝歲費億萬不可也主調停則謂漕河便矣倘潰決有警咽喉爲梗之當慮海運當矣倘溟渤揚氛烟波阻絕之當慮是宜海漕並治爲萬一可以此塞彼通也或者又謂禹之治河九河以分其勢溝洫以蓄其暴故河得安流而長久今故道失溝洫壞又河勢七八千里建瓴而下挾六七月淫潦與汾沁伊洛之水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州數郡委之而盡匯于淮其任性猛悍震蕩故其所也然則溝洫可復乎東方之地可委之乎又其屯鹽之政可

修乎屯政修則邊軍無不授耕屯政修則商引多納本色東南可省飛輓之勞九邊可免脫巾之變治河治漕雖我為政願言之于今日詎不與醫緩同嗟矣治病者第明其標不明其本亦安見其能生哉

林子導河迂譚

林子曰上古之世洪水橫流至午之運唐虞之時也火氣既盛水氣漸衰人事正與天相合此其會也然此特泛濫在外耳而今則逆氣在內是由癰疽內作而膿血外潰也故治癰疽者不自其本治之而只因其膿血若在剝其皮肉以順導之吾見潰于東未已而復潰于西矣豈其治癰疽之要道耶蓋癰也者壅也疽也者阻也而黃河之內淤癰疽之內作者也黃河之外衝癰疽之膿血之外潰也若徒因其外衝而疏之導之濬之鑿之不謂癰疽內作而剝皮肉于其外乎或曰夫治癰疽者固先治乎內矣而黃河之水不過疏之導之濬之鑿之己爾而又安能先治其內耶林子曰噫嘻豈其然哉蓋聖人之生也自有醫天醫地手段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故中則和而天地之和自應之天其有不清地其有不甯乎地既位而甯矣河海有不晏然而順流乎故曰中國有聖人焉海不揚波又曰聖人在上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以志通志以氣召氣在我而已

山海經

郭璞傳

山海經新校正序

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鎮洋畢沅撰

山海經作於禹益述於周秦其學行於漢明於晉而知之者魏酈道元也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實是禹書禹與伯益主名山川定其秩祀量其道里類別草木鳥獸今其事見於夏書禹貢爾雅釋地及此經南山經已下三十四篇爾雅云三成爲昆侖邱絕高爲之京山再成英銳而高嶠小而衆巋屬者嶧獨者蜀上正章山脊岡如堂者密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山絕陘山東曰朝陽皆禹所名按此經有昆侖山京山英山高山歸山嶧皋之山獨山章山岡山密山霍山鮮山少陘山朝陽谷是其山也夏書云奠高山大川孔子告子張以爲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按此經云凡某山至某山其祠之禮何用何瘞則是其禮也列子引夏革云呂不韋引伊尹書云多出此經二書皆先秦人著夏革伊尹又皆商人是故知此三十四篇爲禹書無疑也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周秦所述也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鼎所圖也鼎亡於秦故其先時人猶能說其圖以著于冊劉秀又釋而增其文是大荒經以下五篇也大荒經四篇釋海外經海內經一篇釋海內經當是漢時所傳亦有山海經圖頗與古異秀又依之爲說即郭璞張駿見而作讚者也劉秀之表山海經云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郭璞之注山海經云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秀璞此言足以破疑山海經者之惑而皆不可謂知山海經何則山海經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圖周禮大司徒用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皆此經之類故其書世傳不廢其言怪與不怪皆末也南山經其山可考者惟誰山句餘浮玉會稽諸山其地漢時爲甌中故其他書傳多失其跡也西山經其山率多可考其水有河有渭有漢有洛有涇有符禺有灌有竹有丹有楚有洋有溺有洱有辱有諸次有端有生有濫是皆雍梁二州之水見於經傳其川流沿注至今猶明可信者也北山經其山皆在塞外古之荒服經傳亦失其跡而有渤澤及河原可信北次三經以下其山亦多可考其水有汾有酸有晉有勝有狂有修有雁門有聯有教有平有沁有嬰侯有洪有黃有洹有滏有歐有清漳濁漳有滱有牛首有泜有槐有彭有虖沱有滋有洛是皆冀州之水見于經傳其川流沿注又至今猶明可信者也東山經其山水多不可考而有泰山有空桑之山有濼水有環水是爲青州之地也中山經起薄山是禹所都故其山水之名尤著水有巢有豬有澇有滽有少有伊有即魚有鮮有陽有蔓有墠渚有吵有正回有兩瀟瀟有甘有號有浮豪有熒洛之洛有元扈有戶有良餘有乳有龍餘有黃酸有交觴有俞隨有穀有謝有少有蛇有波有惠有澗有豪有共有脈有欒有譙有苗有湖有門有藉姑有明有狂有來需有合有休有汜有器難有太有役有沫是皆豫州之水中次八經起景山有雎有漳有沱中次九經有繇洛之洛有岷江南江北江有湍有清有潕有清泠淵有況有汝有穀有灃有淪有澧沅湘九江是皆荊州之水見于經傳其川流沿注又至今猶明可信者也郭璞之世所傳地里書尚多不能遠引今覩其注釋山水不校道里其有名同實異即云今某地有某山未知此是非又中山經有牛首之山及勞滽二水在今山西浮山縣境而妄引長安牛首山及勞滽二水霍山近牛首則在平陽而妄引潛及羅江霍縣之山其疏類是酈道元作水經注乃以經傳所紀方土皆稱考驗此經山川名號校其途數十得者六始知經云東西道里信而有徵雖今古世殊未嘗大異後之撰述地里者多從之沅是以謂其功百倍于璞也然酈書所著僅述水道所逕而其他山水紀傳所稱足爲經證者亦閒有焉西山經有女牀之山齊紀云在華陰西六百里今山不可考而道里則合于經也西次三經云洱水注洛隋書地理志云洛原縣有洱水必其水也北次三經云泜水注彭水隋書地理志云房子有彭水亦必其水也又太平寰宇記云保安軍有吃莫川注洛其水不勝船筏今在陝西靖邊縣按西次三經有弱水注洛其川流既同又名弱水合于不勝船筏之說亦必其水也海內經夔門之山當即龍門之山今陝西韓城是楊紆之山當即秦之楊紆今陝西潼關是而古今地里家疑其域外是由漢魏以來不知聲轉斯爲謬也凡此諸條皆郭璞所不詳道元所未取又沅之有功於此經者也又山海經未嘗言怪而釋者怪焉經說鴟鳥及人魚皆云人面人面者略似人形譬如經云鸚䳇狌狌能言亦略似人言而後世圖此遂作人形此鳥及魚今常見也又崇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郭云或作夸父按之爾雅有貜父善顧是即蝯猱之屬舉夸貜三聲相近郭注二書不知其一又不知其常獸是其惑也以此而推則知山海經非語怪之書矣又經所言草木治疾多足證發內經沅雖未達是知非後人所及也海外海內經八篇多雜劉秀校注之辭詳求郭意亦不能照酈道元注水經多連引其文今率細書以別之沅不敏役于官事校注此書凡閱五年自經傳子史百家傳注類書所引無不稽也其有闕略則古者不著非力所及矣既依郭注十八卷不亂其例又以考定目錄一篇附于書其云新校正者仿宋林億之例不敢專言疏注將以俟後之博物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九日

郭璞注山海經序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蓋信其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于冰水陰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邱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元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爲御犇戎爲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蘙薈之翔叵以論垂天之凌蹏涔之遊無以知絳虯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於戲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山海經目錄總十八卷本三萬九百十九字注二萬三百五十字總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九字

南山經第一本三千五百四十七字注二千一百七字

西山經第二本五千六百七十二字注三千二百二字

北山經第三本五千七百四十六字注二千三百八十二字

東山經第四本二千四十字注三百七十五字

中山經第五本四千七百一十八字注三千四百八十五字

海外南經第六本五百一十一字注六百二十二字

海外西經第七本五百三十七字注四百五十二字

海外北經第八本五百八十四字注四百九十三字

海外東經第九本四百四十二字注五百九十五字

海內南經第十本三百六十四字注七百九十字

海內西經第十一本四百三十九字注六百九十五字

海內北經第十二本五百九十四字注四百九十五字

海內東經第十三本六百二十五字注一千四百九十五字

大荒東經第十四本八百六十四字注八百一十三字

大荒南經第十五本九百七十二字注五百九十八字

大荒西經第十六本一千二百八十二字注一千二百三字

大荒北經第十七本一千五百六字注七百六十七字

在外

海內經第十八本一千一百十一字注九百六十七字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逸

沅曰此目錄下注字今本所無目錄下總十八卷注字玉海有已下注字明藏經本有其云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逸在外言山海經古本十三篇劉秀校進時又附五篇于後爲十八篇也此郭璞注與

山海經古今本篇目考

山海經三十四篇禹益所作

沅曰劉秀表曰凡三十二篇今合五臧山經及海外海內經共三十四篇二當爲四字之誤也

沅又曰列子彼夏革以爲夷堅所志又夏革曰大禹曰地之所載云云四十七字是經海外南經文又呂氏春秋本味篇按伊尹說多取此經夏革伊尹皆湯時人則此經爲夏書無疑矣故自唐以前劉秀奏王充論衡趙君吳越春秋皆以爲禹益所著博物志曰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山海經水經注曰禹著山經淇出沮洳又曰山海經紂之大禹紀錄遠矣鄭元注尚書服虔注左氏春秋皆用山海經疑此經自杜佑始

南山經第一

南次二經第二

南次三經第三

西山經第四

西次二經第五

西次三經第六

西次四經第七

北山經第八

北次二經第九

北次三經第十

東山經第十一

東次二經第十二

東次三經第十三

東次四經第十四

中山經第十五

中次二經第十六

中次三經第十七

中次四經第十八

中次五經第十九

中次六經第二十
中次七經第二十一
中次八經第二十二
中次九經第二十三
中次十經第二十四
中次十一經第二十五
中次十二經第二十六
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第二十七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第二十八
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第二十九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第三十
海內東南陬以西第三十一
海內西南陬以北第三十二
海內西北陬以東第三十三
海內東北陬以南第三十四
沅曰按海內東北陬以南篇至會稽山在大楚南止下是水經
十三篇漢時所合
沅曰藝文志形法家有山海經十三篇
南山經第一
西山經第二
北山經第三
東山經第四
中山經第五
海外南經第六
海外西經第七
海外北經第八
海外東經第九
海內南經第十
海內西經第十一
海內北經第十二
海內東經第十三
沅曰皆劉向校經時所題也向合南山經三篇以為南山經一篇西山經四篇以為西山經一篇北山經三篇以為北山經一篇東山經四篇以為東山經一篇中山經十二篇以為中山經一篇并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凡十三篇班固作藝文志取之于七略而無大荒經以下五篇也
十八篇劉秀所增
南山經第一
西山經第二
北山經第三
東山經第四
中山經第五
海外南經第六
海外西經第七
海外北經第八
海外東經第九
海內南經第十
海內西經第十一
海內北經第十二
海內東經第十三
大荒東經第十四
大荒南經第十五
大荒西經第十六
大荒北經第十七
海內經第十八
沅曰藏本目錄云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又篇內有成湯有王亥僕牛則知後人所述又校大荒經四篇似釋海外經四篇海內經一篇似釋海內經四篇當是秀所增也
水經二卷撰人闕郭璞注
沅曰海內東經篇中自岷三江首至漳水入章武南多有漢郡縣名據隋書經籍志云水經三卷郭璞注舊唐書經籍志云水經二卷郭璞撰此水經隋唐二志皆次在山海經末當即海內經中文也又有水經四十卷酈書長注乃桑氏之經杜佑不知郭注是海內東經中水經乃云水經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是以二經為一又引經云濟水過壽張云云而責吳純注解疏略是以郭璞為注桑氏之書其謬甚矣
沅又曰水經注云山海經創之大禹紀錄遠矣故海內東經曰岷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亦誤以此水經為禹經也
十八卷郭璞所注
沅曰隋書經籍志云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舊唐書云十八卷郭璞撰案即用劉秀十八篇篇為一卷也
古圖亡又圖十卷梁張僧繇畫亦亡
沅曰山海經有古圖有漢所傳圖有梁張僧繇等圖十三篇中海外海內經所說之圖當是禹鼎也大荒經已下五篇所說之圖當是漢時所傳之圖也以其圖有成湯有王亥僕牛等知之又微與古異也據藝文志山海經在形法家本劉向七略以有圖故在形法家又郭璞注中有云圖亦作牛形又云亦在畏獸畫中又郭璞及張駿有圖讚陶潛詩亦云流觀山海圖
中興書目云山海經圖十卷本梁張僧繇畫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銓次館閣圖書見僧繇舊蹤尚有存者重繪為十卷又裁工侍朱昂進僧繇畫圖表於首僧繇在梁以善畫著每卷中先類所畫名凡二百四十七種玉海云其經文不系見崇文總目同舒雅修晁氏志四十卷舒雅等撰或題曰張僧繇畫妄也
玉海云書目又有圖十卷首載郭璞序節錄經文而圖其物如張僧繇畫本不著姓名
圖讚二卷郭璞撰
沅曰隋書舊唐書經籍志並云中興書目云山海經十八卷晉郭璞傳凡二十三篇每卷有讚案今見藏本也
張駿亦作
沅曰初學記馬部引張駿山海經圖畫讚云云
音二卷郭璞撰

沅曰隋書舊唐書經籍志並云案音古本別行今見注中當是後人所合

新校正十八卷畢沅著

沅曰一考篇目則古本與漢時所傳可得而定二考文字此書多偏旁相合之字篆文所無詳郭既有音則自晉時已爾其據書傳所引灼知俗寫者改正經文餘則証以玉篇廣韻然二書所見亦取俗本經文實不足據三考山名水道地理家紀載山水即有與經同名道里不合供所不取如中山經有密山而取新安密山不取密縣之山西山經有陰山而取上邽嶓陰山不取塞外陰山又西山經有洛則以爲雍州渭洛中山經有洛則以爲豫州熒洛女几山之洛則以爲成都縣洛率皆証以書傳非由附會前人未之及也後有知者倘加意焉

沅又曰山海經明楊慎及

國朝吳任臣皆有廣注今按楊慎所注多由蹈虛而非徵實其於地理全無發明任臣則濫引路史六朝唐宋人詩文以及三才圖會駢雅字彙等書以証經文路史錯謬既不足取詞章所稱又豈經証至於三才圖會駢雅等書近世才人依託俗本經文撰述成帙字跡譌謬百無一得任臣所注多在於斯經之尼也故無取焉

山海經序及考定篇目終　　靈巖山館刊

山海經第一

晉　記　室　參　軍　郭　璞　傳

[illegible]　鎮洋畢沅新校正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邱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常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肎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謹上（沅曰玉海引此序而稱其文）

南山經（沅曰此秀所[illegible]也後同）

南山經之首（[illegible]）曰䧿山（[illegible]）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illegible]）多桂（[illegible]）多金玉有草焉（[illegible]）其狀如韭而青華（[illegible]）其名曰祝餘（或作桂荼）食之不飢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illegible]）其華四照（言有光燄也[illegible]其光照地亦此類也）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illegible]）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illegible]）麗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illegible]）又東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棪木（[illegible]）多白猿（[illegible]）多水玉（[illegible]今水精也相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多黃金（[illegible]）又東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其中多怪獸水多怪魚多白玉多蝮虫（色如綬文鼻上有針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虫古虺字[illegible]）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illegible]）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杻陽之山（[illegible]）其陽多赤金（[illegible]）其陰多白金（[illegible]）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illegible]）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佩謂帶其皮毛）怪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憲翼之水其中多元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illegible]）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如破木聲）佩之不聾可以爲底（[illegible]）又東三百里柢山多水無草木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illegible]）其音如留牛（[illegible]）其名曰鯥（[illegible]）冬死（[illegible]）而夏生（[illegible]）食之無腫疾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illegible]）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貍而有髦（[illegible]）其名曰類自爲牝牡（[illegible]）

……食者不妬

又東三百里曰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怪木。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佩之不畏。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鶺鴒，食之無臥。

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雘。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澤。其中多赤鱬，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東海，多沙石。汸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淯，其中多白玉。

凡䧿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之禮：毛用一璋玉瘞，糈用稌米，白菅為席。

沅曰：右南山經古本為第一篇，秀所合也。

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白玉，多丹粟。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貍力，見則其縣多土功。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

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右之山，無草木，多水。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其音如吟，見則郡縣大水。

又東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猾褢，其音如斲木，見則縣有大繇。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無草木，多蝮虫。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瞿父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苕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其中多鮆魚。

又東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壇，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閟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勺，其中多黃金。

又東五百里曰會稽之山，四方，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砆石。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湨。

又東五百里曰夷山，無草木，多沙石，湨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列塗。

又東五百里曰僕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草木，無鳥獸，無水。

又東五百里曰咸陰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東四百里曰洵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其名曰䍺。洵水出焉，而南流注于閼之澤，其中多芘蠃。

又東四百里曰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枏，其下多荊杞。滂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

又東五百里曰區吳之山，無草木，多沙石。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

又東五百里曰鹿吳之山，上無草木，多金石。澤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獸焉，名曰蠱雕，其狀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

東五百里曰漆吳之山，無草木，多博石，無玉。處于東海，望丘山，其光載出載入，是惟日次。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用稌。

沅曰：右南次二經，古本為第二篇。

南次三經之首，曰天虞之山，其下多水，不可以上。

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多象。有鳥焉，其狀如鵁，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鳴自號也。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又東五百里，曰發爽之山，無草木，多水，多白猿。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

又東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多怪鳥，凱風自是出。

又東四百里，至于非山之首，其上多金玉，無水，其下多蝮虫。

又東五百里，曰陽夾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東五百里，曰灌湘之山，上多木，無草，多怪鳥，無獸。

又東五百里，曰雞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雘。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鱄魚，其狀如鮒而彘毛，其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四百里，曰令丘之山，無草木，多火。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侖者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飢，可以釋勞，其名曰白䓘，可以血玉。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禺槀之山，多怪獸，多大蛇。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出輒入，夏乃出，冬則閉。佐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海，有鳳皇、鵷鶵。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稌。

沅曰：右南次三經，古本為第三篇。

右南經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萬六千三百八十里。

山海經第一終　靈巖山館

山海經第二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鎮洋畢沅校正

西山經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其脂可以已腊。

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銅。有鳥焉，其名曰螐渠，其狀如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𦢊。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其木多荊杞，其獸多㸲牛，其陰多磬石，其陽多㻬琈之玉。鳥多赤鷩，可以禦火。其草有萆荔，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亦緣木而生，食之已心痛。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illegible]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其草多條，其狀如葵而赤花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惑。[illegible]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渭。[illegible]其獸多蔥聾，其狀如羊而赤鬣。其鳥多鴖，其狀如翠而赤喙，[illegible]可以禦火。[illegible]

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之山，[illegible]其木多棕柟，[illegible]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illegible]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銅。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illegible]其中有流赭，以塗牛馬無病。[illegible]

又西七十里曰英山，[illegible]其上多杻橿，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illegible]其中多䱻魚，其狀如鼈，其音如羊。[illegible]其陽多箭䉋，[illegible]其獸多㸲牛羬羊。[illegible]有鳥焉，其狀如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illegible]可以殺蟲。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illegible]其上多喬木，[illegible]其陰多鐵。有草焉，其名曰黃雚，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赭，[illegible]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illegible]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illegible]其陽多竹箭，[illegible]多蒼玉。丹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洛水，[illegible]其中多水玉，多人魚。[illegible]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illegible]名曰豪彘。[illegible]

又西百二十里曰浮山，[illegible]多盼木，[illegible]枳葉而無傷，[illegible]木蟲居之。[illegible]有草焉，名曰薰草，[illegible]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蘼蕪，佩之可以已癘。[illegible]

又西七十里曰羭次之山，[illegible]漆水出焉，[illegible]北流注于渭。[illegible]其上多棫橿，[illegible]其下多竹箭，其陰多赤銅，其陽多嬰垣之玉。[illegible]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其名曰囂。[illegible]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橐𩇯，[illegible]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illegible]

又西百五十里曰時山，[illegible]無草木。逐水出焉，[illegible]北流注于渭。[illegible]其中多水玉。[illegible]

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illegible]上多丹粟。[illegible]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illegible]獸多猛豹，[illegible]鳥多尸鳩。[illegible]

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時之山，[illegible]上多穀柞，[illegible]下多杻橿，陰多銀，陽多白玉。涔水出焉，北流注于渭。[illegible]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漢水。[illegible]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illegible]漢水出焉，[illegible]而東南流注于沔；[illegible]嚻水出焉，北流注于湯水。[illegible]其上多桃枝鉤端，[illegible]獸多犀兕熊羆，[illegible]鳥多白翰赤鷩。[illegible]有草焉，其葉如蕙，其本如桔梗，[illegible]黑華而不實，名曰蓇蓉，[illegible]

[illegible]食之使人無子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上多椶枏，下多菅蕙[illegible]。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谿邊[illegible]，席其皮者不蠱[illegible]。有鳥焉，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illegible]，名曰櫟[illegible]，食之已痔[illegible]。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illegible]，可以走馬[illegible]，食之已癭[illegible]。

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皋塗之山[illegible]，薔水出焉，西流注于諸資之水[illegible]；塗水出焉，南流注于集獲之水[illegible]。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銀、黃金，其上多桂木。有白石焉，其名曰礜[illegible]，可以毒鼠[illegible]。有草焉，其狀如藁茇[illegible]，其葉如葵而赤背，名曰無條[illegible]，可以毒鼠。有獸焉，其狀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玃如[illegible]。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足，名曰數斯，食之已癭[illegible]。

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illegible]，無草木，多竹箭。盼水出焉[illegible]，西流注于赤水[illegible]，其中多玉。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𤛎[illegible]。有鳥焉，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䳇[illegible]。

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其上多椶枏，其下多竹箭，其陽多黃金、玉，其陰多旄牛、麢、麝[illegible]；其鳥多鸓[illegible]

[illegible]其狀如鵲，赤黑而兩首四足，可以禦火。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illegible]，是錞于西海[illegible]，無草木，多玉。淒水出焉，西流注于海，其中多采石、黃金[illegible]，多丹粟。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illegible]。華山冢也[illegible]，其祠之禮：太牢[illegible]。羭山神也[illegible]，祠之用燭[illegible]，齋百日，以百犧[illegible]，瘞用百瑜[illegible]，湯其酒百樽[illegible]，嬰以百珪百璧[illegible]。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牷用一羊祠之[illegible]。燭者百草之未灰[illegible]，白蓆采等純之[illegible]。

沅曰右西山經古本爲第四篇

西次二經之首曰鈐山[illegible]，其上多銅，其下多玉，其木多杻橿。

西二百里曰泰冒之山[illegible]，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浴水出焉[illegible]，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藻玉[illegible]，多白蛇。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數歷之山[illegible]，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其木多杻橿，其鳥多鸚䳇。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illegible]，其中多白珠[illegible]。

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illegible]，其上多銀，其下多青碧、雄黃[illegible]，其木多椶，其草多竹[illegible]。涇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渭[illegible]，其中多磬石、青碧[illegible]。

西南三百里曰女牀之山[illegible]，其陽多赤銅，其陰多石涅[illegible]，其獸多虎、豹、犀、兕。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illegible]，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illegible]。

又西二百里曰龍首之山[illegible]，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鐵。苕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涇水，其中多美玉。

又西二百里曰鹿臺之山[illegible]，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銀，其獸多㸲牛、羬羊、白豪[illegible]。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徯，其名自叫也，見則有兵。

西南二百里曰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其陰多檀楮[illegible]，其中多女牀[illegible]。鳥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

又西四百里曰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大兵[illegible]。

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堊，其陰多碧，其獸多㸲牛、麢羊。

又西四百里曰薰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四百里曰厎陽之山，其木多稷柟、豫章，其獸多犀、兕、虎、犳、㸲牛。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衆獸之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其下多檀楮，多黃金，其獸多犀兕。

又西五百里曰皇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

又西三百里曰中皇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蕙棠。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西皇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鐵，其獸多麋鹿、㸲牛。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萊山，其木多檀楮，其鳥多羅羅，是食人。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鈐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爲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白菅爲席。其十輩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鈐而不糈；毛采。

沅曰：右西次二經，古本爲第五篇。

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䍃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山，東望䗡淵。有木焉，員葉而白柎，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

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泑水，無草木，多青雄黃。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原渾渾泡泡。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元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堅粟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自峚山至于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閒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䲹殺葆江于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䍃崖。欽䲹化爲大鶚，其狀如鵰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爲鵕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則其邑大旱。

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鰩魚，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

[illegible] 神英招司之。[illegible] 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于四海，[illegible] 其音如榴。[illegible] 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illegible] 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illegible] 其中多玉，其陰多榣木之有若。[illegible] 北望諸毗，槐鬼離侖居之，鷹鸇之所宅也。[illegible] 東望恒山四成，[illegible] 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illegible] 有淫水，其清洛洛。[illegible] 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兵。[illegible]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邱，[illegible] 是實惟帝之下都，[illegible]

神陸吾司之。[illegible] 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illegible] 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illegible] 有鳥焉，其狀如蠭，大如鴛鴦，名曰欽原，[illegible] 蠚鳥獸則死，蠚木則枯。[illegible] 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illegible] 有木焉，其狀如棠，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illegible] 有草焉，名曰蕡草，[illegible] 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illegible] 河水出焉，[illegible] 而南流東注于無達。[illegible] 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illegible] 洋水出焉，[illegible]

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illegible] 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illegible] 是多怪鳥獸。[illegible]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遊之山。[illegible] 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illegible] 是多白玉，其中多䱻魚，[illegible] 其狀如蛇而四足，是食魚。[illegible]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illegible] 二百里至于蠃母之山，神長乘司之，[illegible] 是天之九德也。[illegible] 其神狀如人而犳尾。[illegible] 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無水。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illegible] 是西王母所居也。[illegible] 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illegible] 是司天之厲及五殘。[illegible]

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illegible] 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魚，其音如錄，見則其國大水。[illegible]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邱，[illegible] 無草木。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illegible] 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黃。[illegible]

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illegible]

[illegible]

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illegible]

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illegible]

其獸皆文尾，其鳥皆文首。[illegible] 是多文玉石。實惟員神磈氏之宮。[illegible] 是神也，主司反景。[illegible]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無草木，多瑤碧。[illegible] 所為甚怪。[illegible] 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其名如猙。[illegible] 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illegible] 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illegible]

又西三百里曰陰山。濁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其中多文貝。[illegible] 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illegible] 可以禦凶。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illegible] 其上多椶枏，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illegible] 三青鳥居之。[illegible] 是山也，廣員百里。[illegible] 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豪如披蓑，其名曰獓狠，[illegible] 是食人。有鳥焉，一首而三身，其狀如鸈，其名曰鴟。[illegible]

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illegible] 其音常如鐘磬。[illegible] 其下多積蛇。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illegible] 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湯谷。[illegible] 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illegible]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illegible] 神蓐收居之。[illegible] 其上多嬰短之玉，[illegible] 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illegible]

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illegible] 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貍，一目而三尾，名曰讙，[illegible] 其音如奪百聲，[illegible] 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癉。[illegible] 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䳜，服之使人不厭，[illegible] 又可以禦凶。[illegible]

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illegible] 糈用稷米。[illegible]

沅曰右西次三經古本為第六篇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illegible] 上多穀，無石，其草多茆、蕃。[illegible] 陰水出焉，西流注于洛。[illegible]

北五十里曰勞山，多茈草。[illegible] 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illegible]

西五十里曰罷父之山，[illegible] 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茈、碧。[illegible]

北百七十里曰申山，[illegible] 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杻橿，其陽多金玉。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illegible]

北二百里曰鳥山，[illegible] 其上多桑，其下多楮，其陰多鐵，其陽多玉。辱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illegible]

又北百二十里曰上申之山，[illegible] 上無草木，而多硌石，[illegible] 下多榛楛，[illegible] 獸多白鹿。其鳥多當扈，其狀如雉，以其髯飛，[illegible] 食之不眴目。[illegible] 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illegible]

又北百八十里曰諸次之山，[illegible]

諸次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是山也，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眾蛇。

又北百八十里，曰號山，其木多漆、椶，其草多葯、虈、芎藭。多汵石。端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二十里，曰盂山，其陰多鐵，其陽多銅，其獸多白狼白虎，其鳥多白雉白翟。生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西二百五十里，曰白於之山，上多松柏，下多櫟檀，其獸多㸲牛、羬羊，其鳥多鴞。洛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夾水出于其陰，東流注于生水。

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多白玉。

又西五十五里，曰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是多白金白玉。

又西百二十里，曰剛山，多柒木，多㻬琈之玉。剛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是多神𩲃，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

又西二百里，至剛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蠻蠻，其狀鼠身而鱉首，其音如吠犬。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上多漆木，下多金玉，鳥獸盡白。涴水出焉，而北注于陵羊之澤。是多冉遺之魚，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禦凶。

又西三百里，曰中曲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雄黃、白玉及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有木焉，其狀如棠，而員葉赤實，實大如木瓜，名曰櫰木，食之多力。

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獋狗，是食人。濛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其中多黃貝；蠃魚，魚身而鳥翼，音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玉。渭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鰠魚，其狀如鱣魚，動則其邑有大兵。濫水出于其西，西流注于漢水，多𩶱魮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癉，可以禦火。其陽多龜，其陰多玉。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砥礪。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名曰孰湖。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人面，蜼身犬尾，其名自號也，見則其邑大旱。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神祠禮皆用一白雞祈，糈以稻米，白菅為席。

沅曰右西次四經古本為第七篇

右西經之山，凡七十七山，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七里。

山海經第二終

山海經第三

晉 記室參軍 郭璞 傳

[illegible] 鎮洋畢沅新校正

北山經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多机木（机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出蜀中音飢 沅曰[illegible]）其上多華草逢水出焉（逢音[illegible]）而西流注于泑水（沅曰說文[illegible]）其中多芘石文石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玉無草木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諸毗之水（[illegible]）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鱓赤背（鱓魚似蛇音善）其音如梧（如人相枝梧聲音吾子之吾）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臂前腳也 [illegible]）其音如呼（如人叫呼）

又北三百里曰帶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言角有甲錯也或作厝）其名曰䑏疏可以辟火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名曰䳼鵌是自為牝牡（[illegible]）食之不疽（無癰疽病也）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其中多儵魚（音由）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可以已憂

又北四百里曰譙明之山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癰有獸焉其狀如貆而赤豪（貆豪豬也音丸 [illegible]）其音如榴榴名曰孟槐可以禦凶（辟凶邪氣也 [illegible]）是山也無草木多青雄黃（青一作碧）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鰼鰼之魚（音習 [illegible]）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禦火食之不癉（[illegible]）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椶橿其獸多麢羊其鳥多蕃（[illegible]）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虢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椐（[illegible]）其陽多玉其陰多鐵伊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獸多橐駝（有肉鞍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其負千斤知水泉所在也 [illegible]）其鳥多寓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

又北四百里至于虢山之尾其上多玉而無石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文貝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其上多樗柏其草多韭䪥（[illegible]）多丹雘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棠水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獋犬（[illegible]）以其尾飛（[illegible]）名曰耳鼠食之不脿（[illegible]）又可以禦百毒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illegible]）其上無草木多瑤碧（[illegible]）泚水出焉（[illegible]）西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illegible]）名曰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

又北百一十里曰邊春之山（[illegible]）多葱葵韭桃李（[illegible]）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illegible]）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身善笑見人則臥（言佯眠也）名曰幽鴳（[illegible]）其鳴自呼

又北二百里曰蔓聯之山（[illegible]）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馬蹄見人則呼名曰足訾其鳴自呼有鳥焉群居而朋飛（[illegible]）其毛如雌雉名曰鵁（[illegible]）其鳴自呼食之已風

又北百八十里曰單張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諸犍（[illegible]）善吒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鵺（[illegible]）食之已嗌痛可以已痸（[illegible]）櫟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杠水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其上多樗柘其下多流沙多砥（沅曰說文云[illegible]）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訆（如人叫呼 [illegible]）名曰那父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竦斯其鳴自呼也匠韓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其中多磁石（[illegible]）

又北二百里曰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榛楛其陽多玉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illegible]）邊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櫟澤

又北二百三十里曰小咸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

北二百八十里曰大咸之山（[illegible]）無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豪（[illegible]）其音如鼓柝（[illegible]）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illegible]）其上多椶枏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illegible]）出于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原（[illegible]）其中多赤鮭其獸多兕旄牛其鳥多尸鳩（[illegible]）

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illegible]）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窫窳（[illegible]）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illegible]）其中多䱻䱻之魚（[illegible]）食之殺人

又北二百里曰獄法之山瀤澤之水出焉（[illegible]）

此出而東北流注于泰澤其中多䱋魚（音藻　沅曰此字說文所無見玉篇廣雅）其狀如鯉而雞足食之已疣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沅曰投說文云擿也）見人則笑其名山𤟤（音暉　沅曰說文云𤟤獸也）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又北二百里曰北嶽之山（沅曰今山西…）多枳棘剛木（檀柘之屬）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諸懷其音如鳴鴈是食人諸懷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囂水其中多鮨魚（音詣　沅曰說文云鮨魚…）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食之已狂（沅曰北次三經云人魚…此其類也）

又北百八十里曰渾夕之山無草木多銅玉囂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沅曰…）見則其國大旱（…）

又北五十里曰北單之山無草木多葱韭

又北百里曰羆差之山無草木多馬（野馬似馬而小也）

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鮮之山是多馬鮮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沅曰…）

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多馬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首名曰狕（音幺　沅曰說文無此字見玉篇）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龍龜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糈（言祭不用米）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或作皆生食而不火）

沅曰右北山經古本爲第八篇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沅曰…）其名曰管涔之山（沅曰…）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

汾水出焉（沅曰…）而西流注于河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少陽之山（沅曰…）其上多玉其下多赤銀酸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汾水其中多美赭（沅曰…）

又北五十里曰縣雍之山（沅曰…）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麋（閭即羭也…）其鳥多白翟白䳭（…）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鮆魚其狀如儵而赤鱗（沅曰…）其音如叱食之不驕（或作騷）

又北二百里曰狐岐之山（沅曰…）無草木多青碧勝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汾水（沅曰…）其中多蒼玉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廣員三百里盡沙也無草木鳥獸鮪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沅曰…）是多白玉

又北四百里曰爾是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狂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諸餘之山其上多銅玉其下多松柏諸餘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旄水（沅曰…）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頭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邛澤（沅曰…）其中多䮝馬（…）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鉤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沅曰…）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沅曰…）是食人（…）

又北三百里曰北囂之山（沅曰…）無石其陽多碧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彘鬣名曰獨𤞣（…）有鳥焉其狀如烏人面名曰鷲鶥宵飛而晝伏食之已暍（…）涔水出焉（沅曰…）而東流注于邛澤（沅曰…）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沅曰…）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沅曰…）而東流注于鴈門（…）其獸多居暨其狀如彙而赤毛（…）其音如豚有鳥焉其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治洞下也…）

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碧多馬湖灌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其中多䱱（…）有木焉其葉如柳而赤理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沅曰…）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百果樹生之其下多怪蛇

又北三百里曰敦題之山（沅曰…）無草木多金玉是錞于北海（沅曰…）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沅曰…）

西太原府東北至忻代諸州也

凡十七山（沅曰自晉澤山至此才十六山疑當有脫誤）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沅曰言身有鱗）其祠毛用一雄雞彘瘞（祭具）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藏玉於山中以禮神不薶之也沅曰糈當為稰言不糈之例）

沅曰右北次二經古本為第九篇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今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沅曰淮南子云五行之山太行山也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行音戶郎反淮南子注云太行山一名五行之山上黨之間）其首曰歸山（沅曰今在河南汝州府） 其上有金玉其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麢羊而四角（麢羊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間麢音鈴沅曰說文無麢字當為羚）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沅曰劉昭注郡國志引此作驒又廣韻作驒說文無驒字當為驒沅曰作驒亦同）善還（音旋沅曰還旋古字通郭注舞也言其旋舞也）其鳴自訆（沅曰說文無訆字當為叫）有鳥焉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鷶（音奔沅曰說文無鷶字玉篇有）是善驚其鳴自詨（今吳人謂呼為詨音呼交反）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決決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魚（沅曰鯑當為鯷說文云大鮎也今亦呼鮎為鯷字林作鯑青州人呼鮎鯷字當如此說文云鯑亦魚名見字書鯑字正經為鯑）四足其音如嬰兒（沅曰今亦呼鮎為人魚即鯢見中山經小兒啼聲如小兒啼即鯢也鯑音鯑字）食之無癡疾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言肉翅飛行自在）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訆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鶌鶋（屈居二音或作鴟鶋亦曰鶌鵰鳩沅曰鶌鶋即鶌鳩也）其鳴自詨食之不飢可以已寓（未詳或曰寓猶誤也沅曰寓當為癇）

又東北七十里曰咸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銅是多松柏草多茈草條菅之水出焉（菅音姦）而西南流注于長澤其中多器酸三歲一成（所未詳也）食之已癘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沅曰山在今山西靜樂縣東北水經注云天池在北原之上世謂之天池者理志云靜樂有天池之山）其上無草木多文石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用其背上毛飛飛則仰也）其名曰飛鼠（沅曰舊本作飛鼠據初學記引此作鼠）澠水出焉潛于其下（出其山下也）其中多黃堊（堊土也）

又東三百里曰陽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銅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其頸䏿（沅曰廣雅云䏿肉也）其狀如句瞿（言頸上有肉䏿如斗也音劬）其名曰領胡其鳴自詨食之已狂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為牝牡名曰象蛇其名自詨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有䱻父之魚（杜父魚見沅曰本作）其狀如鮒魚魚首而彘身食之已嘔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其上多蒼玉其下多黃堊多涅石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今在河東垣縣北沅曰王屋山在今山西垣曲縣北十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故名淮南子云王屋中山在東垣縣北王屋山是也）是多石聯水出焉（沅曰聯字有刻本作聯水一說聯水即濟水也）而西北流注于泰澤（沅曰今濟水出王屋山上東流入河地理志云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中十里又言濟水出王屋山）

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沅曰山在今山西垣曲縣北與太平縣接）其上多玉而無石教水出焉（沅曰此水見說文不見今書）西流注于河（沅曰水經注云教水出垣縣北教山南流注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今河東聞喜縣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其名耳沅曰水經注云教水南流……河水又東得乾河口……）其中有兩山是山也廣員三百步其名曰發丸之山其上有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沅曰山在今山西聞喜縣東南……外傳云景霍以為城……）南望鹽販之澤（即鹽池也今在河東猗氏縣或無販字沅曰鹽池在今山西解州安邑縣西南……）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藷藇（根似羊蹄可食曙豫二音今江南單呼為藷音儲語有輕重耳沅曰舊本作草……）其草多秦椒（子似椒而細葉草也）其陰多赭其陽多玉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詨見則其邑有恐（或曰食之不畏）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門之山（沅曰山在今山西吉州西……尸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其上多蒼玉多金其下多黃堊多涅石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沅曰山在今山西……）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多美玉（注云……平水出平陽縣西……）

又東二百里曰京山有美玉多漆木多竹其陽有赤銅其陰有元𥑔（黑砥石也沅曰……）高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又東二百里曰蟲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多青碧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沅曰……）而東南流注于黃澤（沅曰……）

又東三百里曰彭𣬈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蚤林之水出焉（蚤音早）東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牀水其中多肥遺之蛇

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黃澤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鴣鸐（姑習二音沅曰說文……廣雅所無）食之不灂（不瞧目也或作皭音醮）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泰頭之山共水出焉（音恭）南注于虖池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

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竹有鳥焉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詨食之不妒

又北二百里曰謁戾之山（沅曰山在今山西沁源縣……）其上多松柏有金玉沁水出焉（沅曰……）南流注于河（……）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氾水（……）

東三百里曰沮洳之山，無草木，有金玉。濝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又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其上有文石，其下有白蛇，有飛蟲。黃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洹；滏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歐水。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

又東北二百里曰錫山，其上多玉，其下有砥。牛首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滏水。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有美玉。景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海澤。

又北百里曰題首之山，有玉焉，多石，無水。

又北百里曰繡山，其上有玉、青碧，其木多栒，其草多芍藥、芎藭。洧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鱯、黽。

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陽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敦與之山，其上無草木，有金玉。溹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泜水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彭水；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泜澤。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歷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洧水。

又北三百里曰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其陰有鐵。肥水出焉，而東流注于皋澤，其中多礨石。敞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澤。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馬之山，其陽多石玉，其陰多鐵，多赤銅。木馬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虖沱。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東流注于虖沱。

又北三百里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辣辣，其鳴自訆。虖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溇水。液女之水出于其陽，南流注于沁水。

又北三百里曰石山，多藏金玉。濩濩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虖沱；鮮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沱。

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皋涂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溇液水。

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沱。其木多椶，其草多條。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又北三百里曰陸山，多美玉。鄗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里曰沂山。般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嬰石。燕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饒山。是無草木，多瑤碧，其獸多橐駝，其鳥多鶹。歷虢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人。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無草木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而無水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獂（音元 沅曰獂俗字从犬非 周書云獂有爪而不敢以撅 說文云獂若有蹄）其鳴自詨

又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川竅也 沅曰爾雅云白州驠 州竅 則川當爲州 廣雅云州竅也）其名曰羆

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沅曰山在今直隸永平府盧龍縣 水經注引作碣石之山 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也）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魚（未詳 沅曰說文云古音蕭如扶）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鴈門之山（沅曰山在今山西代州東北）無草木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澤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廣員百里無草木有金玉

又北五百里曰錞于毋逢之山北望雞號之山（沅曰雞號本作雞非）其風如颮（沅曰說文云颮疾風也 或作䬕 玉篇云颮風也）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浴水即黑水也）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旱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沅曰此經之山）凡四十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瘞之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沅曰右北次三經古本爲第十篇

右北經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萬三千二百三十里

山海經第三終

靈巖山館刊

山海經第四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賜進士出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畢沅新校正

東山經

東山經之首曰樕𧑍之山（速株二音）北臨乾昧（亦山名也）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鱅鱅之魚其狀如犂牛其音如彘鳴

又南三百里曰藟山（音誄）其上有玉其下有金湖水出焉東流注于食水其中多活師（科斗也 爾雅謂之活東）

又南三百里曰栒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碧石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從其鳴自詨有鳥焉其狀如雞而鼠毛其名曰𪁟鼠見則其邑大旱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湖水其中多箴魚其狀如儵其喙如箴食之無疫疾

又南三百里曰勃亝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南三百里曰番條之山無草木多沙減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鱤魚

又南四百里曰姑兒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姑兒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鱤魚

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諸繩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嶽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樗濼水出焉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犲山其上無草木其下多水其中多堪孖之魚

有獸焉其狀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又南三百里曰獨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美石末塗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其中多偹蟰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其邑大旱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其鳴自訆環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其中多水玉

又南三百里曰竹山錞于江無草木多瑤碧激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娶檀之水其中多茈羸

凡東山經之首自樕𧑍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䎶用魚

沅曰右東山經古本爲第十一篇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湣澤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其名曰軨軨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

又南六百里曰曹夕之山其下多穀而無水多鳥獸

又西南四百里曰嶧皋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堊嶧皋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激女之水其中多蜃珧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無草木多砥礪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無草木澧水出焉東流注于余澤其中多珠蟞魚

志云海中多朱鼈狀如胏有四眼六脚而吐珠見初學記其狀如胏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無時氣病也呂氏春秋曰澧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魚之美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餘峩之山沅曰舊本此峩作我其上多梓枏其下多荊芑雜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黃水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言佯死也沅曰舊本作瞑俗字名曰犰狳凡徐二音沅曰舊本經文犰作仇傳凡作仇非玉篇有犰狳字皆云獸似菟犰音凡無仇字廣韻有犰云獸名如菟[illegible]蛇尾見則有蝗災又有仇字蓋非今从玉篇其鳴自訆見則螽蝗為敗螽蝗類也言傷敗田苗音終

又南三百里曰杜父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耿山無草木多水碧亦水玉類多大蛇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朱獳音儒沅曰[illegible]朱亦作猱非其鳴自叫

見則其國有恐

又南三百里曰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涔水其中多鵹鶘音黎沅曰鵹黎相通也鵜當為胡玉篇云又名鵹鶘皆音之轉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訆見則其國多土功今鵜胡足頗有似人腳形狀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沅曰莊子云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隋書地理志云臨汾有姑射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

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碧山無草木多大蛇多碧水玉

又南五百里曰緱氏之山沅曰隋書地理志云緱氏有緱氏山無草木多金玉原水出焉東流注于沙澤一曰俠氏之山

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獙獙音斃沅曰獙字[illegible]玉篇云獙獸名謂此見則天下大旱

又南五百里曰鳧麗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姪龍姪二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又南五百里曰䃌山音一真反南臨䃌水東望湖澤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獋狗其名曰峳峳音攸沅曰峳字說文玉篇所無此是宋已後俗本譌字疑即攸字也見則其國多狡客狡猾也有鳥焉其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鉤見則其國多疫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䃌山沅曰此經之山始自山東南至于山西河南也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麋鹿屬角為觡音格其祠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沅曰右東次二經古本為第十二篇

凡東次三經之首曰尸胡之山北望𡾊山音詳沅曰𡾊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𡾊鬼也山則未詳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棘有獸焉其狀如麋而魚目名曰妴胡音婉沅曰玉篇云妴胡則婉字古文其鳴自訆

又南水行八百里曰岐山其木多桃李其獸多虎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諸鉤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是山也廣員百里多寐魚即鮇魚音味沅曰爾雅有鱥刀魚即此古字只用寐玉篇作鮇云海中魚似鮎又云鮇同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無草木多沙

又東水行千里曰胡射之山無草木多沙石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沅曰俗本作子今據藏經本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多菌蒲未詳音囷之囷其獸多麋鹿是山也廣員百里其上有水出焉名曰碧陽其中多鱣鮪鮪即鱘也似鱣而長鼻體無鱗甲別名鮛一名鮥也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跂踵之山跂音企廣員二百里無草木有大蛇其上多玉有水焉廣員四十里皆涌今河東汾陰縣有瀵水源在地底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即此類也其名曰深澤其中多蠵龜蠵觜蠵大龜也甲有文彩似瑇瑁而薄音遺如反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名曰鮯鮯之魚音蛤沅曰廣雅云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鳥尾其名曰鮯其鳴自訆

又南水行九百里曰踇隅之山音敏沅曰玉篇引此作踇偶山其上多草木多金玉多赭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叫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無皋之山南望幼海即少海也淮南子曰東方大渚曰少海東望榑木扶桑二音沅曰說云榑木傳云扶桑二音疑木字譌也無草木多風是山也廣員百里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無皋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為敗

沅曰右東次三經古本為第十三篇

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臨于北海有木焉其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瘧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猲狙曷苴二音沅曰此即狙也說文云狙玃[illegible]莊子齊物云司馬云狙一名猵狙[illegible]喜與雌交也即此狙音[illegible]猲字兩音兔玉篇廣韻作猲狙云丁但切獸名蓋誤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音祈沅曰即鬿字異文未詳郭音何據玉篇亦有鬿字云巨希切鬼名蓋亦鬿也雀亦食人

又南三百里曰旄山無草木蒼體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展水其中多鱃魚今蝦鰌字亦或作鱃秋音沅曰廣雅云鰌鰌也案鰌鰌古字後人以鱃合之其實當為鰌其狀如鯉而大首食者不疣

又南三百二十里曰東始之山上多蒼玉有木焉其狀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芑音起可以服馬以汁塗之則馬調良泚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美貝多茈魚其狀如鮒一首而十身其臭如蘪蕪食之不糟孚謂反止失氣也沅曰糟亦云𦩍同屁氣下洩也匹寐切案糟字說文所無而有[illegible]字當是正文

又東南三百里曰女烝之山其上無草木石膏水出焉而西注于鬲水其中多薄魚其狀如鱣魚而一目其音如歐如人嘔吐聲也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南二百里曰欽山多金玉而無石師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皋澤其中多鱃魚多文貝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

又東南二百里曰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餘如之澤其中多𩶔魚音滑沅曰𩶔字說文所無見郭璞江賦玉篇云𩶔魚如鳥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北二百里曰剡山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音庾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

又東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楨木女楨也葉冬不凋沅曰經史證類本草引此作貞也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音如翡翠之翡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言其體含災之氣也其銘曰蜚之為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於鴆厲萬物斯懼思爾遐逝沅曰此亦與今所傳圖讚異鉤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勞水其中多鱃魚

凡東次四經之首自北號之山至于太山凡八山一千七

百二十三（沅曰此下當脫里字）

沅曰右東次四經古本爲第十四篇

右東經之山志凡四十六山萬八千八百六十里

山海經第四終

靈巖山館刊

山海經第五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illegible]鎮洋畢沅新校正

中山經

中山經（[illegible]）薄山之首（[illegible]）曰甘棗之山，共水出焉（[illegible]），而西流注于河。其上多杻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葉（[illegible]），黃華而莢實，名曰籜（[illegible]），可以已瞢（音盲[illegible]）。有獸焉，其狀如㔵鼠而文題（[illegible]），其名曰難（[illegible]），食之已癭。

又東二十里，曰歷兒之山（[illegible]），其上多橿，多櫔木（[illegible]），是木也，方莖而員葉，黃華而毛，其實如楝（[illegible]），服之不忘（[illegible]）。

又東十五里，曰渠豬之山（[illegible]），其上多竹，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illegible]），其中是多豪魚，狀如鮪（[illegible]），赤喙尾赤羽，可以已白癬。

又東三十五里，曰蔥聾之山，其中多大谷，是多白堊，黑、青、黃堊（言有雜色堊也）。

又東十五里，曰涹山（音倭。沅曰涹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山名也），其中多赤銅，其陰多鐵。

又東七十里，曰脫扈之山（[illegible]）。有草焉，其狀如葵葉而赤華，莢實，實如椶莢（[illegible]），名曰植楮，可以已癙（[illegible]），食之不眯（[illegible]）。

又東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可以已痤（[illegible]）。

又東七十里，曰泰威之山，其中有谷曰梟谷，其中多鐵（或無）。

又東十五里，曰橿谷之山（[illegible]），其中多赤銅。

又東百二十里，曰吳林之山（[illegible]），其中多葌草（[illegible]）。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illegible]）。有草焉，名曰鬼草（[illegible]），其葉如葵而赤莖，其秀如禾，服之不憂。勞水出焉（[illegible]），而西流注于潏水（[illegible]），是多飛魚，其狀如鮒魚，食之已痔衕（[illegible]）。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illegible]），其木多穀。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illegible]），養之可以已憂（[illegible]）。

又北五十二里，曰合谷之山（[illegible]），是多薝棘（[illegible]）。

又北三十五里，曰陰山（[illegible]），多礪石、文石（[illegible]）。少水出焉（[illegible]），其中多彫棠，其葉如榆葉而方，其實如赤菽（[illegible]），食之已聾。

又東北四百里，曰鼓鐙之山（[illegible]），多赤銅（[illegible]）。有草焉，名曰榮草，其葉如柳，其本如

雞卵食之已風

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 沅曰此自山西蒲州西北至平陽太原府也其山多可考 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以吉玉 縣祭山之名也見爾雅 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糈

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 言作神主而祭以金銀飾之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主或作玉 沅曰此條蓋周秦人釋語舊本亂入經文今別行

沅曰右中山經古本爲第十五篇

中次二經濟山之首曰煇諸之山其上多桑其獸多閭麋其鳥多鶡 似雉而大青色有毛勇健鬬死乃止音遏出上黨也

又西南二百里曰發視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砥礪 沅曰當爲屬 即魚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伊水

又西三百里曰豪山其上多金玉而無草木

又西三百里曰鮮山 沅曰爾雅云小山別大山鮮是其義水經云伊水東北過郭落山注云有鮮水出鮮山當在今河南嵩縣 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 沅曰水經注云陽水入伊水伊水又東北鮮水入焉水出鮮山北流注于伊水水當在今河南嵩縣界 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又西三百里 沅曰此三百當爲三十 里曰陽山 沅曰水經伊水又東北過郭落山又有陽山云陸渾世人謂之太陽谷山當在今河南嵩縣地理志 多石無草木陽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 沅曰水經注云陽水出陽山陽谷世人謂之太陽谷水亦取名焉東流入伊水在今河南嵩縣 其中多化蛇 沅曰廣雅云中央有蛇焉人面豺身鳥翼蛇行名曰化蛇出此 其狀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見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 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刃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歐冶因以爲純鉤之劍汲郡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汲冢書亦皆古之鍛鋼者也明一物二名以爲兵器也 有獸焉其狀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 如人號哭 名曰蠪蚳 上已有此獸疑同名 食之不眯

又西百二十里曰葌山 音間 沅曰水經注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 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 沅曰水經注云伊水又東北葌水注之水出葌山北流注伊水世人謂之葌水又名斯川爲鸞川 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有木焉其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 音忘 可以毒魚

又西一百五十里曰獨蘇之山無草木而多水

又西二百里曰蔓渠之山 沅曰即悶頓山在今河南盧氏縣東南百六十里水經云伊 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 沅曰今河 出南陽魯陽縣蔓渠山在熊耳山西南地理志曰出熊耳山熊耳山者水經注云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大同志曰陵縣五別是也至河南洛陽縣入洛 而東流注于洛 今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 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凡濟山經之首自煇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 沅曰此經在河南府之東南 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鳥身祠用毛 擇用毛色 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沅曰右中次二經古本爲第十六篇

中次三經萯山之首曰敖岸之山 沅曰山在今河南新安縣 萯音倍 敖或作獻 之或作謂 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赭黃金神熏池居之是常出美玉 或作北望 北望河林其狀如蒨如舉 說者云蒨舉皆木名也未詳蒨音倩 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見則其邑大水

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 沅曰山在今河南新安縣西北二十里 實惟帝之密都 天帝曲密之邑 沅曰藝文類聚引作密都 北望河曲 河千里一曲一直也 是多駕鳥 未詳也或者駕宜爲鴐 沅曰說文云鴐鵝也 南望墠渚 音填 水中小洲名渚 禹父之所化 鯀化於羽淵爲黃熊今復云在此然則一已有變怪之性者亦無往而不化也 是多僕纍蒲盧 僕纍蝸牛也 沅曰非也僕纍蒲盧者同聲字皆蟲名 魋武羅司之 武羅神名魋即神字 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齒而穿耳以鐻 鐻金銀器之名未詳也音渠 其鳴如鳴玉 如人鳴玉佩聲 是山也宜女子 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沅曰水經注云河水又東合畛水 其中有鳥焉名曰鴢 音如窈窕之窈 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 有草焉其狀如葌而方莖黃華赤實其本如藁本 根似藁本亦香草 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 令人更美艷

又東十里曰騩山 音巍 沅曰山當在今河南新安縣西北水經注云 其上有美棗其陰有㻬琈之玉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沅曰水經注云河水又東正回之水入焉 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

又東四十里曰宜蘇之山 沅曰山在今河南孟津縣 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蔓居之木 未詳 滽滽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沅曰水經注云河水又東合滽滽之水 是多黃貝

又東二十里曰和山 沅曰山當在今河南孟津縣界 其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 九水所潛故曰九都 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 吉神泰逢司之 其狀如人而虎尾是好居于萯山之陽出入有光 泰逢神動天地氣也

凡萯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其祠泰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 嬰用吉玉其二神用一雄雞瘞之糈用稌

沅曰右中次三經古本爲第十七篇

中次四經釐山之首曰鹿蹄之山 沅曰山在今河南宜陽縣 其上多玉其下多金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 沅曰水經注云 其中多泠石 泠石未聞也泠或作涂

西五十里曰扶豬之山 沅曰山在今河南宜陽縣

[illegible]

其上多礝石。[illegible]

有獸焉，其狀如貉而人目，其名曰䴦。（音銀）[illegible]

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瑞石。[illegible]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釐山，其陽多玉，其陰多蒐。（音搜，今之茅蒐也）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illegible] 有獸焉，名曰獅，[illegible] 其狀如獳犬 [illegible] 而有鱗，其毛如彘鬣。[illegible]

又西二百里，曰箕尾之山，[illegible] 多穀，多涂石，[illegible] 其上多㻬琈之玉。[illegible]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滔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illegible] 其中多羬羊。[illegible] 有木焉，其狀如樗，其葉如桐而莢實，其名曰茇，可以毒魚。[illegible]

又西二百里，曰白邊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黄。[illegible]

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illegible] 其上多漆，其下多椶。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illegible] 其中多水玉，多人魚。有草焉，其狀如蘇而赤華，名曰葶薴，[illegible] 可以毒魚。

又西三百里，曰牡山，[illegible] 其上多文石，其下多竹箭竹䉋，[illegible] 其獸多㸲牛羬羊，[illegible] 鳥多赤鷩。[illegible]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讙舉之山。[illegible] 雒水出焉，[illegible] 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illegible] 其中多馬腸之物。此二山者，洛閒也。[illegible]

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illegible] 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雞，祈而不糈，[illegible] 以采衣之。[illegible]

右中次四經 [illegible]

中次五經薄山之首，[illegible] 曰苟林之山，[illegible] 無草木，多怪石。[illegible]

東三百里，曰首山，[illegible] 其陰多穀柞，其草多茉芫，[illegible] 其陽多㻬琈之玉，木多槐。其陰有谷，曰机谷，多䳄鳥，[illegible] 其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錄，[illegible] 食之已墊。[illegible]

又東三百里，曰縣斸之山，[illegible] 無草木，多文石。

又東三百里，曰葱聾之山，無草木，多㻬石。[illegible]

東北五百里，曰條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藥、虋冬。[illegible]

又北十里，曰超山，其陰多蒼玉，其陽有井，冬有水而夏竭。

又東五百里，曰成侯之山，其上多櫄木，[illegible] 其草多芃。[illegible]

又東五百里，曰朝歌之山，[illegible] 谷多美堊。

又東五百里，曰槐山，[illegible] 谷多金錫。[illegible]

又東十里，曰歷山，[illegible] 其木多槐，其陽多玉。

又東十里，曰尸山，[illegible] 多蒼玉，其獸多麖。[illegible] 尸水出焉，南流注于洛水，[illegible] 其中多美玉。

又東十里，曰良餘之山，[illegible] 其上多穀柞，無石。餘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河；[illegible] 乳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注于洛。[illegible]

又東南十里，曰蠱尾之山，[illegible] 多礪石、赤銅。龍餘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illegible]

又東北二十里曰升山（[illegible]）其木多穀柞棘，其草多藷藇蕙（[illegible]），多寇脫（[illegible]）。黃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illegible]），其中多璇玉（[illegible]）。

又東十二里曰陽虛之山（[illegible]），多金，臨于玄扈之水（[illegible]）。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illegible]），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䰠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蘖釀（[illegible]）；干儛（[illegible]），置鼓（[illegible]）；嬰用一璧。尸水，合天也（[illegible]），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雞于下，刉一牝羊，獻血（[illegible]）。嬰用吉玉，采之（[illegible]），饗之（[illegible]）。

沅曰：右中次五經，古本為第十九篇。

中次六經縞羝之首曰平逢之山（[illegible]），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illegible]），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是為螫蟲（[illegible]），實惟蜂蜜之廬（[illegible]）。其祠之：用一雄雞，禳而勿殺（[illegible]）。

西十里曰縞羝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十里曰廆山（[illegible]），其陰多㻬琈之玉（[illegible]）。其西有谷焉，名曰雚谷，其木多柳楮。其中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鴒䳓（[illegible]），其鳴自呼，服之不眯（[illegible]）。交觴之水出于其陽（[illegible]），而南流注于洛（[illegible]）；俞隨之水出于其陰（[illegible]），而北流注于穀水（[illegible]）。

又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illegible]），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謝水出焉（[illegible]），而東南流注于洛；少水出于其陰（[illegible]），而東流注于穀水（[illegible]）。

又西三十里曰婁涿之山（[illegible]），無草木，多金玉。瞻水出于其陽（[illegible]），而東流注于洛（[illegible]）；陂水出于其陰（[illegible]），而北流注于穀水，其中多茈石、文石。

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illegible]），惠水出于其陽（[illegible]），而南流注于洛（[illegible]），其中多水玉。澗水出于其陰（[illegible]），西北流注于穀水（[illegible]），其中多麋石、櫨丹（[illegible]）。

又西五十里曰穀山（沅曰山在今[illegible]），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水出焉（[illegible]），而西北流注于穀水（[illegible]），其中多碧綠。

又西七十二里曰密山（[illegible]），其陽多玉，其陰多鐵。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illegible]），其中多旋龜，其狀鳥首而鱉尾，其音如判木。無草木。

又西百里曰長石之山（[illegible]），無草木，多金玉。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illegible]），其中多鳴石（[illegible]）。

又西一百四十里曰傅山（[illegible]），無草木，多瑤碧（[illegible]）。厭染之水出于其陽（[illegible]），而南流注于洛（[illegible]），其中多人魚。其西有林焉，名曰墦冢（[illegible]）。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illegible]），其中多珚玉（[illegible]）。

又西五十里曰橐山（[illegible]），其木多樗，多𣘶木（[illegible]），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鐵，多蕭（[illegible]）。橐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illegible]）。其中多脩辟之魚，狀如黽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白癬。

又西九十里曰常烝之山（[illegible]），無草木，多堊。潐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illegible]），其中多蒼玉（[illegible]）。

出焉沅曰亦首水也水經注云會水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菑水注之水出常烝之山西北[illegible]

而北流注于河

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靈寶縣東南[illegible]

其木多棕柟多竹箭其獸多㸲牛羬羊其鳥多鷩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illegible]

是廣員三百里[illegible]

其中多馬[illegible]

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illegible]

其中多珚玉[illegible]

又西九十里曰陽華之山[illegible]

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青雄黃其草多藷藇多苦辛其狀如橚[illegible]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瘧楊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illegible]其中多人魚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

其中多元礵[illegible]

緒姑之水出于其陰而東北流注于門水[illegible]

其上多銅門水出于河七百九十里入洛水[illegible]

凡縞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于陽華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嶽在其中[illegible]

以六月祭之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

沅曰右中次六經古本為第二十篇

中次七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illegible]

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illegible]

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illegible]

服之不蠱有草焉其狀如蓍赤葉而本叢生名曰夙條可以為簳[illegible]

東三百里曰鼓鐘之山[illegible]

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illegible]

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illegible]

其名曰焉酸可以為毒[illegible]

其上多礪其下多砥

又東二百里曰姑媱之山[illegible]

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illegible]

化為䔄草[illegible]

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丘[illegible]

服之媚于人[illegible]

又東二十里曰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illegible]

赤若丹火善詈[illegible]

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illegible]

有草焉員葉而無莖赤華而不實名曰無條服之不癭

又東二十七里曰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風雨其上有木焉名曰天楄[illegible]

方莖而葵狀服者不㖡[illegible]

又東五十二里曰放皋之山[illegible]

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illegible]

其中多蒼玉有木焉其葉如槐黃華而不實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illegible]

其名曰文文

又東五十七里曰大苦之山[illegible]

多㻬琈之玉多麋玉[illegible]

有草焉其狀如榆方莖而蒼傷[illegible]

其名曰牛傷[illegible]

其根蒼文服者不厥[illegible]

可以禦兵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illegible]

其中多三足龜[illegible]

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

又東七十里曰半石之山[illegible]

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霆[illegible]

來需之水出于其陽而西流注于伊水[illegible]

其中多鯩魚[illegible]

黑文其狀如鮒食者不睡合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洛[illegible]

多騰魚[illegible]

狀如鱖居逵[illegible]

蒼文赤尾食者不癰可以為瘻[illegible]

又東五十里曰少室之山[illegible]

百草木成囷[illegible]

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illegible]

葉狀如楊其枝五衢[illegible]

黃華黑實服者不怒[illegible]

其上多玉其下多鐵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illegible]

其中多鯑魚[illegible]

狀如

盩蜼（音侑。沅曰：盩字从攴从血，舊本作盩，誤。漢書亦有之，今改正。）而長距，足白而對，（未詳）食者不蠱疾，可以禦兵。

又東三十里，曰泰室之山。（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沅曰：今在河南登封縣北也。）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栯木，（音郁。沅曰：說文所無此字。）服者不妒。有草焉，其狀如朮，白華黑實，澤如蘡薁，其名曰䔄草，服之不眯，上多美石。

又北三十里，曰講山，其上多玉，多柘，多柏。有木焉，名曰帝屋，葉狀如椒，反傷赤實，（反傷，刺下勾也。）可以禦凶。

又北三十里，曰嬰梁之山，上多蒼玉，錞于玄石。（言蒼玉依黑石而生也。）

又東三十里，曰浮戲之山。有木焉，葉狀如樗而赤實，名曰亢木，食之不蠱。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其東有谷，因名曰蛇谷，上多少辛。（細辛也。）

又東四十里，曰少陘之山。有草焉，名曰䒝草，葉狀如葵而赤莖白華，實如蘡薁，食之不愚。（言益人智。）器難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役水。

又東南十里，曰太山。有草焉，名曰梨，其葉狀如荻而赤華，可以已疽。太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注于役水；承水出于其陰，而東北流注于役。

又東二十里，曰末山，上多赤金。末水出焉，北流注于役。

又東二十五里，曰役山，上多白金，多鐵。役水出焉，北流注于河。

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上有木焉，其狀如荊，白華而赤實，名曰葪柏，服者不寒。其陽多㻬琈之玉。

又東三十里，曰大騩之山，其陰多鐵、美玉、青堊。有草焉，其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蒗，（音狼。）服之不夭，可以為腹病。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牷用一羊羞，嬰用一藻玉瘞。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沅曰：右中次七經，古本為第二十一篇。

中次八經荊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雎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多文魚。（有斑彩也。）

東北百里，曰荊山，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其中多犛牛，多豹虎，其木多松柏，其草多竹，多橘櫾。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雎，其中多黃金，多鮫魚，其獸多閭麋。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驕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松柏，多桃枝鉤端。神䰠圍處之，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恆遊于雎漳之淵，出入有光。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黃金，其獸多豹虎，多閭麋麖麂，其鳥多白鷮，多翟，多鴆。

又東北二百里，曰宜諸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洈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漳，其中多白玉。

又東北二百五十里，曰綸山，其木多梓枏，多桃枝，多柤栗橘櫾，其獸多閭麈麢㚟。

又東北二百里曰陸郈之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其下多堊，其木多杻橿。

又東百三十里曰光山，其上多碧，其下多木。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恆遊於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

又東百五十里曰岐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樗。神涉䵋處之，其狀人身而方面三足。

又東百三十里曰銅山，其上多金銀鐵，其木多穀柞柤栗橘櫾，其獸多豹。

又東北一百里曰美山，其獸多兕牛，多閭麈，多豕鹿，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

又東北百里曰大堯之山，其木多松柏，多梓桑，多机，其草多竹，其獸多豹虎麢㚟。

又東北三百里曰靈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桃李梅杏。

又東北七十里曰龍山，上多寓木（寄生也，一名宛童，見爾雅），其上多碧，其下多赤錫，其草多桃枝鉤端。

又東南五十里曰衡山，上多寓木穀柞，多黃堊白堊。

又東南七十里曰石山，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多寓木。

又南百二十里曰若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多赭，多邽石，多寓木，多柘。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彘山，多美石，多柘。

又東南一百五十里曰玉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碧鐵，其木多柏。

又東南七十里曰讙山，其上多檀，多邽石，多白錫。郁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砥礪。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仁舉之山，其木多穀柞，其陽多赤金，其陰多赭。

又東五十里曰師每之山，其陽多砥礪，其陰多青雘，其木多柏，多檀，多柘，其草多竹。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其上多白珉，其下多洗石，其獸多豕鹿，多白犀，其鳥多鴆。

凡荊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雞祈瘞，用一藻圭，糈用稌。驕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瘞，嬰毛一璧。

沅曰：右中次八經，古本為第二十一篇。

中次九經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其木多杻橿，其草多菊荒。洛水出焉，東注于江，其中多雄黃，其獸多虎豹。

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龜，多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梅棠，其獸多犀象，多夔牛，其鳥多翰鷩。

又東北一百四十里曰崍山。江水出焉，東流注于大江。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麋麈，其木多檀柘，其草多䪥韭，多葯、空奪。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崌山。江水出焉，東流注于大江，其中多怪蛇，多䲁魚。其木多楢杻，多梅梓，其獸多夔牛、麢、㚟、犀、兕。有鳥焉，狀如鴞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高梁之山，其上多堊，其下多砥礪，其木多桃枝鉤端。有草焉，狀如葵而赤華、莢實、白柎，可以走馬。

又東四百里曰蛇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堊，其木多栒，多豫章，其草多嘉榮、少辛。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名㹢狼，見則國內有兵。

又東五百里曰鬲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白珉。蒲鸏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江，其中多白玉。其獸多犀象熊羆，多猨蜼。

又東北三百里曰隅陽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梓桑，其草多茈。徐之水出焉，東流注於江，其中多丹粟。

又東二百五十里曰岐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其木多梅梓，多杻楢。減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又東三百里曰勾檷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黃金。其木多櫟柘，其草多芍藥。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風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其木多棷樿，多楊。宣余之

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其中多蛇其獸多閭麈多豹虎其鳥多白鷮

又東北二百里曰玉山其陽多銅其陰多赤金其木多豫章楢杻其獸多豕鹿麢臭（沅曰臭當爲皃）其鳥多鴆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啟而冬閉是穴也冬啟乃必有兵（今鄧州西北有[illegible]山下有石鼓聲鄉者山夯鳴則有軍）（與此穴疑象兩同處）其上多白玉其下多白金其木多樗柳其草多寇脫

又東一百四十里曰騩山其陽多美玉赤金其陰多鐵其木多桃枝荊芑（沅曰此即芭字[illegible]竹譜有芭竹[illegible]芭竹有刺[illegible]）（[illegible]芭竹名出蜀古字少此蓉借莖省字爲之）

又東二百里曰葛山其上多赤金其下多瑊石（瑊石勁石似玉也[illegible]）其木多柤栗橘櫾楢杻其獸多麢臭（沅曰臭當爲皃）其草多嘉榮

又東一百七十里曰賈超之山其陽多黃堊其陰多美赭其木多柤栗橘櫾（沅曰[illegible]當爲櫾）其中多龍脩（龍須也似莞而細生山石穴中莖倒垂可以爲席）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沅曰[illegible]）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糈用稌文山勾檷風雨騩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以先進酒神）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席也（席者神之所馮止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一璧干儛（沅曰當爲舞）用兵以禳（禳祓除之祭名）祈璆冕舞（[illegible]）

沅曰右中次九經古本爲第二十二篇

中次十經之首曰首陽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

又西五十里曰虎尾之山其木多椒椐多封石其陽多赤金其陰多鐵

又西南五十里曰繁繢（音潰）之山其木多楢杻其草多枝勾（今山中有此草）

又西南二十里曰勇石之山無草木多白金多水

又西二十里曰復州之山其木多檀其陽多黃金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見則其國大疫（[illegible]）（[illegible]沅曰此亦與今所傳圖讚文不同）

又西三十里曰楮山多寓木多椒椐多柘多堊（沅曰一作渚之山）

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其陽多青雘其陰多鐵其鳥多鸜鵒（鴝鵒也傳曰鴝鵒來巢）

又西五十里曰涿山（沅曰[illegible]太平寰宇記云南陽縣[illegible]山在縣西三十里）其木多穀柞杻其陽多㻬琈之玉

又西七十里曰丙山其木多梓檀多欽杻（欽木所未詳義）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沅曰[illegible]）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糈用五種之精（沅曰精當爲糈[illegible]）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瘞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儛嬰一璧

沅曰右中次十經古本爲第二十三篇

中次一十一山經荊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沅曰[illegible]）湍水出焉東流注于濟（[illegible]）貺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漢（[illegible]）其中多蛟（[illegible]）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漆梓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珉

又東北一百五十里曰朝歌之山（沅曰[illegible]）潕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滎（[illegible]）其中多人魚其上多梓枏其獸多麢麋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今用之殺魚）

又東南二百里曰帝囷之山（[illegible]）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鐵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多鳴蛇

又東南五十里曰視山其上多韭有井焉名曰天井夏有水冬竭其上多桑多美堊金玉

又東南二百里曰前山其木多櫧（似柞子可食冬夏生作屋柱難腐或作儲）（沅曰此字說文所無[illegible]）多柏其陽多金其陰多赭

又東南三百里曰豐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治東北三十里）有獸焉其狀如蝯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其國有大恐神耕父處之（[illegible]）常遊清泠之淵（[illegible]）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爲敗有九鍾焉是知霜鳴（[illegible]）其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杻橿

又東北八百里曰兔床之山其陽多鐵其木多藷藇其草多雞穀其本如雞卵其味酸甘食者利于人

又東六十里曰皮山多堊多赭其木多松柏

又東六十里曰瑤碧之山其木多梓枏其陰多青雘其陽多白金有鳥焉其狀如雉恒食蜚名曰鴆（蜚負盤也音非此更一種鳥非食蛇之鴆也）

又東四十里曰支離之山（沅曰[illegible]）濟水出焉南流注于漢（[illegible]）有鳥焉其名曰嬰勺其狀如鵲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似酒勺形）其鳴自呼多㸲牛多羬羊（沅曰[illegible]）

又東北五十里曰袟篙之山（[illegible]）其上多松柏机桓（[illegible]）

又西北一百里曰堇理之山其上多松柏多美梓其陰多丹雘多金其獸多豹虎有鳥焉其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其鳴自叫

又東南三十里曰依軲之山（音枯）其木多杻橿多苴（未詳[illegible]）

（疑假字假音）有獸焉其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獜（言體有鱗甲音吝）善駚坌（跳躍自撲也鞅奮兩音○沅曰說文玉篇所無駚當為駚坌當為坌作坌非書司馬相如賦云坌入曾宮之嵯峨坌此義也）食者不風（不畏天風）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即谷之山多美玉多玄豹（黑豹也即今荊州山中出黑虎也）多閭麈多麢㚟（沅曰當為㲋）其陽多珉其陰多青雘

又東南四十里曰雞山其上多美梓多桑其草多韭

又東南五十里曰高前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內鄉縣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水之美者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或作潛）帝臺之漿也（今河南內鄉縣有此水…）飲之者不心痛其上有金其下有赭

又東南三十里曰游戲之山多杻橿穀多玉多封石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竹從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鼈枝尾（三足鼈名能見爾雅）食之無蠱疫

又東南三十里曰嬰硜之山（音真）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梓櫄

又東南三十里曰畢山（沅曰山疑即畢山…）帝苑之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沅曰…）其中多水玉多蛟其上多㻬琈之玉（沅曰琈當為琈字）

又東南二十里曰樂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彙（沅曰彙字）赤如丹火其名曰𤜣（音戾沅曰疑即𤜣字）見則其國大疫

又東南二十五里曰葴山（沅曰…）視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汝水其中多人魚多蛟多頡（…）

又東四十里曰嬰山其下多青雘（沅曰…）其上多金玉

又東三十里曰虎首之山多苴椆椐（…）

又東二十里曰嬰侯之山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五十里曰大孰之山殺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水（沅曰…）其中多白堊

又東四十里曰卑山其上多桃李苴梓多纍（今虎豆貍豆之屬纍一名…）

（…音）

又東三十里曰倚帝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鼣鼠（…）白耳白喙名曰狙如（音…）見則其國有大兵

又東三十里曰鯢山（音倪）鯢水出于其上（沅曰…）潛于其下其中多美堊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

又東三十里曰雅山（沅曰…）澧水出焉東流注于視水（…）其中多大魚其上多美桑其下多苴多赤金

又東五十里曰宣山（沅曰…）淪水出焉東南流注于視水（…）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言枝交互四出）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柎名曰帝女之桑（…）

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其上多青雘多桑其鳥多鸜鵒

又東四十里曰豐山（…）其上多封石其木多桑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可以為皮張（…）

又東七十里曰嫗山其上多美玉其下多金其草多雞穀

又東三十里曰鮮山其木多楢杻苴其草多亹冬（沅曰…）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膜犬赤喙赤目白尾見則其邑有火名曰𤟹即（音移…）

又東三十里曰章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美石皋水出焉東流注于澧水（…）其中多脆石（…）

又東二十五里曰大支之山其陽多金其木多穀柞無草木

又東五十里曰區吳之山其木多苴

又東五十里曰聲匈之山其木多穀多玉上多封石

又東五十里曰大騩之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砥石

又東十里曰踵臼之山無草木

又東北七十里曰歷石之山（歷或作磨）其木多荊芑其陽多黃金其陰多砥石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

又東南一百里曰求山求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中有美赭其木多苴多䉋（…）

又東二百里曰丑陽之山其上多椆椐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駅鵌（…）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奧山（沅曰…）其上多柏杻橿其陽多㻬琈之玉奧水出焉東流注于視水（沅曰…）

又東三十五里曰服山其木多苴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三百里曰杳山其上多嘉榮草多金玉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几山其木多楢檀杻其草多香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獜（…）見則天下大風（…）

凡荊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糈用五種之精（…）禾山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

毛（薦毒反倒牲埋之也 沅曰倒當為到古不从人）用一璧牛無常堵山玉山冢也皆倒祠（沅曰倒祠未詳）羞毛少牢嬰毛吉玉

沅曰右中次十一經古本為第二十五篇

中次十二經洞庭山之首曰篇（或作肩）遇之山無草木多黃金

又東南五十里曰雲山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今始興郡桂陽縣出筀竹大者圍二尺長四丈又交阯有篥竹實中勁強有毒銳以刺虎中之則死亦此類也）其上多黃金其下多㻬琈之玉（沅曰初學記二十八引此有云雲山之上其實乾腊郭璞注曰腊乾梅也今經無此語他書亦無雲山因附于此）

又東南一百三十里曰龜山其木多穀柞椆椐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多扶竹（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

又東七十里曰丙山多筀竹（沅曰亦當為桂）多黃金銅鐵無木

又東南五十里曰風伯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痠石文石（未詳痠石之義）多鐵其木多柳杻檀楮其東有林焉名曰莽浮之林多美木鳥獸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雞鼓（沅曰即上雞穀草聲相近）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常遊於江淵出入有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今長沙巴陵縣西又有洞庭陂潛伏通江離騷曰邅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 沅曰巴陵今湖南岳州府洞庭湖也字或作洞）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蘪蕪芍藥芎藭（蘪音眉 [illegible]）帝之二女居之（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也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為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宓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參伍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是常遊於江淵（[illegible]）澧沅之風（[illegible]）交瀟湘之淵（此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三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響之意也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頭故號為三江之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淮南子曰弋釣瀟湘今所在未詳也瀟音消 沅曰[illegible]）是在九江之門（[illegible]）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其木多椶柟荊芑竹箭䉋箘（䉋亦篠類中箭見禹貢）其上多黃金玉其下多文石鐵其獸多麋鹿麂就（就鵰也見廣雅）

又東南二百里曰即公之山（沅曰史記集解引此經作即山云）其上多黃金其下多㻬琈之玉其木多柳杻檀桑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首名曰蛫（音詭 沅曰[illegible]）是可以禦火

又東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堯山其陰多黃堊其陽多黃金其木多荊芑柳檀其草多藷藇荒

又東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其上多銀砥礪（沅曰礪當為厲）無草木其獸多豕鹿

又東二百里曰真陵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玉其木多穀柞柳杻其草多榮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陽帝之山（沅曰呂氏春秋有楊樸之山疑樸字與帝字相[illegible]）多美銅其木多橿杻檿楮（檿山桑也）其獸多麢麝

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今在尋陽柴桑縣南共廬山相連也）其上多銀其下多碧多冷石（沅曰作泠非本）赭其木多柳芑楮桑其獸多麋鹿多白蛇飛蛇（即螣蛇乘霧而飛者）

又東二百三十里曰榮余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銀其木多柳芑其蟲多怪蛇怪蟲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沅曰此經山在湖南湖北境之[illegible]）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刉（刉亦割刺之名）糈用稌（沅曰[illegible]）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肆陳之也）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illegible]）祈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五采惠之（沅曰舊本作彩非 惠猶飾也方言也）

沅曰右中次十二經之山古本為第二十六篇

右中經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一里

大凡天下名山（沅曰高誘注淮南子云名山大山也）五千三百七十

居地大凡六萬四千五十六里

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沅曰[illegible]）蓋其餘小者甚衆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沅曰[illegible]）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illegible]）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illegible]）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illegible]）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illegible]）

右五臧山經五篇大凡一萬五千五百三字

山海經第五終

靈巖山館刊

山海經第六

晉　記室參軍　郭璞　傳

海外南經

地之所載，六合之閒，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者。

結匈國在其西南，其為人結匈。

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一曰南山在結匈東南。

比翼鳥在其東，其為鳥青、赤，兩鳥比翼。一曰在南山東。

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長頰。

有神人二八，連臂，為帝司夜於此野。在羽民東。其為人小頰赤肩。盡十六人。

畢方鳥在其東，青水西，其為鳥人面一腳。一曰在二八神東。

讙頭國在其南，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讙朱國。

厭火國在其國南，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一曰在讙朱東。

三珠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柏，葉皆為珠。一曰其為樹若彗。

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一曰三毛國。

戴國在其東，其為人黃，能操弓射蛇。一曰盛國。

貫匈國在其東，其為人匈有竅。一曰在戴國東。

交脛國在其東，其為人交脛。一曰在穿匈東。

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一曰在穿匈國東。

岐舌國在其東。一曰在不死民東。

昆侖虛在其東，虛四方。一曰在岐舌東，為虛四方。

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昆侖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戈。

三首國在其東，其為人一身三首。一曰在鑿齒東。

周饒國在其東，其為人短小，冠帶。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一曰在焦僥東，捕魚海中。

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視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鴟久、視肉、虖交。

其范林方三百里。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

沅曰右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古本為第二十

七篇

山海經第六終

山海經第七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illegible]

海外西經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 沅曰淮南子墬形訓云自西北至西南方起修股民肅慎民正與此文倒知此經是漢圖之詞或右行則自西南至西北或左行則自西北至西南[illegible] 時猶有山海異圖各依所見爲說故不同也

滅蒙鳥在結匈國北 沅曰[illegible]結匈圖所有承上文起西南郭言其圖象在結匈國北也 爲鳥青赤尾

大運山高三百仞在滅蒙鳥北

大樂之野 沅曰此當今山西太原是易歸藏云昔者夏后啟筮享神于晉之虛作爲璿臺于水之陽 李善注文選及初學記竹書記年云帝啟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illegible] 夏后啓於此儛九代 [illegible] 乘兩龍雲蓋三層 [illegible] 左手操翳 [illegible] 右手操環佩玉璜 [illegible] 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 [illegible]

三身國 [illegible] 在夏后啓北一首而三身

一臂國 [illegible] 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

奇肱之國 [illegible] 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 [illegible] 有鳥焉兩頭赤黃色在其旁 [illegible]

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illegible]

女祭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間戚操魚觛祭操俎 [illegible]

鴍鳥鶬鳥其色青黃 [illegible] 所經國亡 [illegible] 在女祭北鴍鳥人面居山上一曰維鳥青鳥黃鳥所集 [illegible]

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爲人衣冠帶劍 [illegible]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 [illegible] 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

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 [illegible] 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 [illegible]

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 [illegible]

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 [illegible] 一曰居一門中

軒轅之國 [illegible] 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 [illegible] 在女子國北人而蛇身尾交首上

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 [illegible] 在軒轅國北其丘方四蛇 [illegible] 相繞 [illegible]

諸夭之野 [illegible] 鸞鳥 [illegible] 自歌鳳鳥自舞鳳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 [illegible] 百獸相與羣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

龍魚陵居在其北 [illegible] 狀如貍 [illegible] 一曰鰕 [illegible] 即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 [illegible] 一曰鼈魚在夭野北其爲魚也如鯉 [illegible]

白民之國 [illegible] 在龍魚北白身被髮 [illegible] 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 [illegible]

[illegible]言此馬年久長或云乘之以致壽考非也

肅愼之國（[illegible]）**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雄常，先入伐帝，於此取之。**（[illegible]）

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國在赤水東也。長臂人身如中人而臂長二丈，以類推之，則此人腳過三丈矣。黃帝時至，或曰長腳人常負長臂人入海中捕魚也。[illegible]）**一曰長腳。**（[illegible]）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見外傳。[illegible]）

沅曰：右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古本爲第二十八篇。

山海經第七終

[illegible]館刊

山海經第八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illegible]畢沅新校正

海外北經

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illegible]）

無𦙄之國在長股東，爲人無𦙄。（[illegible]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即薶之，其心不朽，死百廿歲乃復更生。[illegible]）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illegible]）**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飮，不食，不息，息爲風，**（息，氣息也。）**身長千里。在無𦙄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illegible]）

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illegible]）**一曰有手足。**

柔利國在一目東，爲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illegible]）**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illegible]）**九首，以食于九山。**（[illegible]）**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illegible]）**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illegible]）**乃以爲衆帝之臺。**（[illegible]）**在昆侖之北，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

深目國在其東，（[illegible]）**爲人舉一手一目，在共工臺東。**

無腸之國在深目東，其爲人長而無腸。（[illegible]）

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illegible]）**使兩文虎，爲人兩手聶其耳。**（[illegible]）**縣居海水中，及水所出入奇物。兩虎在其東。**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illegible]）**渴欲得飮，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飮大澤。**（[illegible]）**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illegible]）

博父國在聶耳東，其爲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黃蛇。鄧林在其東，二樹木。一曰博父。（[illegible]）

禹所積石之山在其東，河水所入。（[illegible]）

拘纓之國在其東，一手把纓。（[illegible]）**一曰利纓之國。**

尋木長千里，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

跂踵國在拘纓東，（[illegible]）**其爲人大，兩足亦大。一曰大踵。**（[illegible]）

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illegible]）

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illegible]）

范林方三百里，在三桑東，洲環其下。（[illegible]）

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illegible]）**一曰爰有熊、羆、文虎、離朱、鴟久、視肉。**

沅曰：此[illegible]

平邱（沅曰淮南子云華邱）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遺玉，玉石）、青鳥、視肉、楊柳、甘柤、甘華，百果所生。有兩山夾上谷，二大邱居中，名曰平邱。

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名曰騊駼（陶塗兩音，見爾雅）。有獸焉，其名曰駮，狀如白馬，鋸牙，食虎豹。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

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

沅曰右海外北經，自東北陬至西北陬，古本為第二十九篇。

山海經第八終

靈巖山館刊

山海經第九

晉 記室參軍 郭璞 傳

海外東經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

𨸏邱，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甘柤、甘華，甘果所生，在東海。兩山夾邱，上有樹木。一曰嗟邱。一曰百果所在，在堯葬東。

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𨸏邱北。

奢比之尸在其北，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䖿䖿在其北，各有兩首。一曰在君子國北。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在䖿䖿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

青邱國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陽北。

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北。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

黑齒國在其北，為人黑齒，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豎亥北，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

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雨師妾在其北。其為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

玄股之國在其北。其為人衣魚食鷗，使兩鳥夾之。一曰在雨師妾北。

毛民之國在其北，為人身生毛。一曰在玄股北。

勞民國在其北，其為人黑。或曰教民。一曰在毛民北，為人面目手足盡黑。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沅曰右海外東經，自東南陬至東北陬，古本為第三十篇。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山海經第九終

山海經第十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illegible]畢沅新校正

海內南經

海內東南陬以西者（從南陬起之也）

甌居海中（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岐海中也。[illegible]）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illegible]）一曰閩中山在海中

三天子鄣山（[illegible]）在閩西海北（[illegible]）一曰在海中

桂林八樹在賁隅東（[illegible]）

伯慮國、離耳國（[illegible]）雕題國（[illegible]）北朐國（[illegible]）皆在鬱水南，鬱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慮（沅曰：此[illegible]）

梟陽國（[illegible]）在北朐之西，其為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illegible]）

兕在舜葬東，湘水南，其狀如牛，蒼黑，一角（沅曰：[illegible]）

蒼梧之山（沅曰：[illegible]）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illegible]）

氾林方三百里，在狌狌東（[illegible]）

狌狌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illegible]）在舜葬西

狌狌西北有犀牛，其狀如牛而黑（[illegible]）

夏后啟之臣曰孟涂（[illegible]）是司神于巴（[illegible]）巴人請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illegible]）是請生（[illegible]）居山上，在丹山西（[illegible]）

窫窳（[illegible]）龍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狀如龍首，食人（[illegible]）

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illegible]）其葉如羅，其實如欒（[illegible]）其木若蓲（[illegible]）其名曰建木（[illegible]）在窫窳西弱水上（[illegible]）

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illegible]）

巴蛇食象（[illegible]）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illegible]）其為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旄馬，其狀如馬，四節有毛（[illegible]）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匈奴（[illegible]）開題之國、列人之國並在西北（[illegible]）

沅曰：右海內東南陬以西，古本為第三十一篇

山海經第十終

經訓堂刊

山海經第十一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海內西經

海內西南陬以北者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

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百鳥於此生乳，解之毛羽）在鴈門北。

鴈門山，鴈出其閒。在高柳北。

高柳在代北。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氐國西。

流黃酆氏之國，中方三百里。有塗四方，中有山。在后稷葬西。

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黑水之山。

東胡在大澤東。

夷人在東胡東。

貊國在漢水東北。地近于燕，滅之。

孟鳥在貊國東北。（亦鳥名也）其鳥文赤黃青，東鄉。

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

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

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

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

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

昆侖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昆侖上。（天獸也）

開明西有鳳皇、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

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不死樹。鳳皇、鸞鳥皆戴瞂。又有離朱、木禾、柏樹、甘水、聖木曼兌，一曰挺木牙交。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

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

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蝮、蛇、蜼、豹、鳥秩樹，於表池樹木，誦鳥、鶽、視肉。

沅曰：右海內西南陬以北，古本為第三十二篇。

山海經第十一終

靈巖山館刊

山海經第十二

晉 記室參軍 郭璞 傳

海內北經

海內西北陬以東者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柸而東向立一曰龜山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虛北

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東有犬封國貳負之尸在大行伯東

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方跪進柸食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

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為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為物人面蛇身

蜪犬如犬青食人從首始

窮奇狀如虎有翼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在蜪犬北一曰從足

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

大蜂其狀如螽朱蛾其狀如蛾

蟜其為人虎文脛有䏿在窮奇東一曰狀如人昆侖虛北所有

闒非人面而獸身青色

據比之尸其為人折頸被髮無一手

環狗其為人獸首人身一曰蝟狀如狗黃色

袜其為物人身黑首從目

戎其為人人首三角

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

昆侖虛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一曰忠極之淵

陽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

王子夜之尸兩手兩股胸首齒皆斷異處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

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

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

列姑射在海河州中

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

大蟹在海中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

大鯾居海中

明組邑居海中

蓬萊山在海中

大人之市在海中

沅曰右海內西北陬以東古本為第三十三篇

山海經第十二終

靈巖山館刊

山海經第十三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illegible]新校正

海內東經

海內東北陬以南者。

鉅燕在東北陬。

國在流沙中者埻端、璽㬇，在崑崙虛東南。一曰海內之郡，不為郡縣，在流沙中。[illegible]

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繇、月支之國。[illegible]作者此七十二字[illegible]大夏國城方二三百里[illegible]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蒼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崑崙虛東南。崑崙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illegible]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illegible]

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illegible]

琅邪臺在勃海間，琅邪之東。其北有山。一曰在海間。[illegible]

韓鴈在海中，都州南。[illegible]

始鳩在海中，轅厲南。[illegible]

會稽山在大楚南。[illegible]

沅曰：右海內東經，古本為第三十四篇，舊本合岷三江首已下云云為篇，非，今附在後。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illegible]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illegible]高山在成都西。[illegible]入海，在長州南。[illegible]

浙江出三天子都，[illegible]在其東，[illegible]在閩西北，[illegible]入海，餘暨南。[illegible]

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illegible]一曰天子鄣。[illegible]

淮水出餘山，[illegible]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illegible]入海，淮浦北。[illegible]

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illegible]入洞庭下。[illegible]一曰東南西澤。[illegible]

漢水出鮒魚之山，[illegible]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四蛇衛之。[illegible]

濛水出漢陽西，[illegible]入江，聶陽西。[illegible]

溫水出崆峒山，[illegible]在臨汾南，[illegible]入河，華陽北。[illegible]

潁水出少室山，[illegible]少室山在雍氏南，[illegible]入淮西鄢北。[illegible]一曰緱氏。[illegible]

汝水出天息山，[illegible]在梁勉鄉西南，[illegible]入淮極西北。[illegible]一曰淮在期思北。[illegible]

涇水出長城北山，山在郁郅長垣北，北入渭，戲北。

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東注河，入華陰北。

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入江州城下。

沅水山出象郡鐔城西，入東注江，入下雋西，合洞庭中。

贛水出聶都東山，東北注江，入彭澤西。

泗水出魯東北，而南，西南過湖陵西，而東南注東海，入淮陰北。

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

肄水出臨武西南，而東南注海，入番禺西。

潢水出桂陽西北山，東南注肄水，入敦浦西。

洛水出洛西山，東北注河，入成皋之西。

汾水出上窳北，而西南注河，入皮氏南。

沁水出井陘山東，東南注河，入懷東南。

濟水出共山南東丘，絕鉅野澤，注勃海，入齊琅槐東北。

[illegible]

入齊琅槐東北[illegible]

潦水出衛皋東[illegible]

東南注渤海入潦陽[illegible]

虖沱水出晉陽城南[illegible]而西至陽曲北[illegible]而東注渤海入越章武北[illegible]

漳水出山陽東[illegible]東注渤海入章武南[illegible]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沅曰右自岷三江首已下疑水經也隋書經籍志云水經二卷郭璞注舊唐書經籍志云水經二卷郭璞撰此水經隋唐二志皆次在山海經後又是郭注當即此也

沅又曰中有云某水出某山下云某山在某地又云入河或入海下云某縣南或北詳其文義是非一人之書今詳係彭澤朝陽淮浦等皆前漢縣是郭劉秀校時所釋也

沅又曰詳本文是說圖之詞必古所傳山海經有水道圖文有云象郡云長城知是秦人所著而其所見之圖則是禹所也

沅又曰世疑山海經非古書特以此一篇有漢郡名耳顏之推家訓云山海經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之推不以之病全經而不能定其何時所羼宋陳振孫等以爲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二書疑此書皆緣天問而作如古則古今說經皆本爾雅豈五經亦爲解爾雅而作乎必不然矣今校定其文別爲釋書可以辨惑也

沅又曰文有漢郡者或漢所傳山海圖時人著縣名其上秀校時併錄其文亦或然也

沅又曰海外海內經末有云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云云巳下大荒經四篇海內經一篇即無郭本目錄海內經下所云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後也

山海經第十三終

靈巖山館刊

山海經第十四

晉 記室參軍 郭璞 傳

[illegible]

大荒東經

沅曰郭注本目錄下有云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案此經秀又無建中校進款識又不在藝文志十三篇之數惟秀奏云今定爲一十八篇詳此經文亦多是釋海外經諸篇疑即秀等所述也

東海之外大壑[illegible]少昊之國[illegible]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illegible]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illegible]

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illegible]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illegible]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illegible]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臂[illegible]有小人國名靖人[illegible]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犁䰠之尸[illegible]有潏山楊水出焉[illegible]

有蔿國（沅曰此即[illegible]國也）黍食（言此國中惟有黍穀也蔿音口偽反）使四鳥虎豹熊羆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沅曰吕氏春秋云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元木之葉焉）帝俊生中容（俊亦舜字假借音也沅曰帝王世紀云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見初學記又帝王世紀云帝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見史記正義又合于此經帝俊妻常儀之說也又大荒西經云帝俊生后稷郭氏亦曰俊宜爲嚳嚳弟二妃生后稷也則帝俊是嚳無疑而曰俊亦舜字假借音何所據矣）中容人食獸木實（此國中有赤木元木其華實美見吕氏春秋）使四鳥豹虎熊羆

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亦使虎豹好謙讓也沅曰此即釋海外東經君子之國也淮南子云東方有君子之國高誘注云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說文云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合而生子此莊生所謂白鵠相視眸子不運而感風化之類也）食黍食獸是使四鳥

有大阿之山者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又有乘黄獸乘之以致壽考也沅曰此似釋海內西經白民國也云乘之以致壽考非）

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太平則出而爲瑞也沅曰此釋海外東經青丘國也）

有柔僕民是維嬴土之國（嬴猶沃衍也音盈）

有黑齒之國（齒如漆也）帝俊生黑齒（聖人神化無方故其後世所降育多有殊類異狀之人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姜姓黍食使四鳥（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黑齒國也）

有夏州之國有蓋余之國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水伯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朝陽之谷神天吳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音菊沅曰初學記引作于大）東極離瞀（三山名也音[illegible]）日月所出名曰折丹（神人）東方曰折（單呼之）來風曰俊（未詳來風所在也）處東極以出入風（言此人能節宣風氣時其出入）

東海之渚中（渚島）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以蛇貫耳）踐兩黃蛇名曰禺虢（沅曰此[illegible]字異文說文玉篇無此字）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即禺彊也）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惟海神（言分治一海而爲神也虢一本作號）（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北方禺彊也）

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元股（自髀以下如漆）黍食使四鳥（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元股國也）

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託寄也見汲郡竹書）有易殺王亥取僕牛（竹書曰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也沅曰竹書紀年云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今郭所云見世所傳試約計也或[illegible][illegible]服此）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言有易本與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賢王假師以義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滅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化爲搖民國）帝舜生戲戲生搖民（沅曰搖即今搖民也）

海內有兩人（此乃有易所化者也）名曰女丑（即女丑之尸言其變化無常也然則一以涉化津而遁神域者亦無往而不之觸感而寄迹矣范蠡之倫亦聞其風者也）女丑有大蟹（廣千里也沅曰此以釋海外西經女丑尸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柱猶起高也葉似芥菜）有谷曰溫源谷（溫源即湯谷也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湯谷也）湯谷上有扶木（扶桑在上）一日方至一日方出（言交會相代也）皆戴于烏（中有三足烏沅曰舊本戴作載）

有神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有五采之鳥相鄉棄沙（未聞沙義）惟帝俊下友（亦未聞也）帝下兩壇采鳥是司（言山下有舜二壇五采鳥主之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奢比之尸也沅曰采舊本作彩非）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蘇門日月所生有壎民之國（音如諠譁之諠）有綦山（音忌）又有搖山有鬷山（音如釜甑之甑）又有門戶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采之鳥

東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

東北海外又有三青馬三騅（馬蒼白雜毛爲騅）甘華爰有遺玉三青鳥三騅視肉（聚肉有眼）甘華甘柤百穀所在（言自生也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嗟邱也）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鳧（音婉）北方曰鳧來之風（沅曰鳧字說文玉篇所無莊子天地篇有苑風陸德明音義云一云人姓名當即此）曰𤡩（言亦有兩名也音剡）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言鳧主察日月出入不令得相間錯知景之短長）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邱應龍處南極（應龍龍有翼者也）殺蚩尤與夸父（蚩尤作兵者）不得復上（應龍遂住地下）故下數旱（上無復作雨者故也）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沅曰韋昭國語注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雷獸即雷神也人面龍身鼓其腹者橛猶擊也）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沅曰右第十四篇

山海經第十四終

靈巖山館刊

山海經第十五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illegible]

大荒南經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跊踢。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窮焉。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賈、委維、熊、羆、象、虎、豹、狼、視肉。

有榮山，榮水出焉。黑水之南，有玄蛇，食麈。

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齋。黃鳥于巫山，司此玄蛇。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使四鳥。有淵四方，四隅皆達，北屬黑水，南屬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舜之所浴也。

又有成山，甘水窮焉。有季禺之國，顓頊之子，食黍。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毛羽。有卵民之國，其民皆生卵。

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又有賈山，汔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備之山。有恝恝之山。又有蒲山，澧水出焉。又有隗山，其西有丹，其東有玉。又南有山，漂水出焉。有尾山。有翠山。

有盈民之國，於姓，黍食。又有人方食木葉。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痓。南極果，北不成，去痓果（音如風痓之痓）。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曰不廷胡余。

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處南極以出入風。

有襄山。又有重陰之山。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國。有緡淵。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有水四方，名曰俊壇。

有臷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臷處，是謂巫臷民。巫臷民朌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爰處。百穀所聚。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殺之。

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蜮是食。有人方扜弓射黃蛇，名曰蜮人。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是謂楓木。

有人方齒虎尾，名曰祖狀之尸。

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㱙塗之山，青水窮焉。有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禹攻雲雨，有赤石焉生欒，黃本，赤枝，青葉，群帝焉取藥。

有國曰顓頊，生伯服，食黍。有鼬姓之國。有苕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陳州山。又有東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也。

有人名曰張宏，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宏之國，食魚，使四鳥。

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于海。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維宜芑苣，穋楊是食。有驩頭之國。

帝堯、帝嚳、帝舜葬于岳山。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賈、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枝，青華，玄實。

有中山者。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臺高山，海水入焉。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有蓋猶之山者，其上有甘柤，枝幹皆赤，黃葉，白華，黑實。東又有甘華，枝幹皆赤，黃葉。有青馬，有赤馬，名曰三騅。有視肉。

有小人，名曰菌人。

有南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

沅曰右第十五篇

山海經第十五終

山海經第十六

晉　記　室　參　軍　郭　璞　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鎮洋畢沅校

大荒西經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今此山缺壞不周帀也 有兩黃獸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濕山，水東有幕山。音莫 有禹攻共工國山。言攻其國殺其臣相柳於此山 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也

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言亦出自高陽氏也 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或作女媧之腹 化為神，沅曰說文云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 處栗廣之野；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為此神 栗廣野名 媧音瓜 史記索隱云伏羲之妹 橫道而處。言斷道也 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來或作本 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言察日月晷度之節 有五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爾雅云狂夢鳥即此也 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氏之國。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腳長三尺 沅曰藏經本作腳步五尺 即海外西經長股國也

有西周之國，沅曰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周大王所邑 [illegible] 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音胎 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有雙山。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柜格之松，柜音矩 日月所出入也。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食穀，使四鳥。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作樂風。有五采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有蟲狀如菟，沅曰舊本作兔非 胸沅曰舊本作胷 以後者裸不見，言皮色青故不見其裸露處也 青如猨狀。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沅曰水經注引此作朌 巫彭、巫姑、巫真、沅曰水經注引此作貞 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群巫上下此山采藥往來也

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言其土饒沃也 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言滋味無所不有所願自然有也 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是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音黎 一名少鵹，一名曰青鳥。皆西王母所使也 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敬難黃帝之神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淖，音綽 昆吾之所食也。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

有女子之國。有桃山。有虻山。有桂山。有于土山。有丈夫之國。有弇州之山，五采之鳥仰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儛之風。有軒轅之國。江山之南棲為吉。不壽者乃八百歲。

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弇茲。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吳姖天門，日月所入。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于頭山，名曰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有元丹之山。有五色之鳥，人面有髮。爰有青鴍、黃鷔、青鳥、黃鳥，其所集者其國亡。

有池，名孟翼之攻顓頊之池。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鉅，日月所入者。

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

有巫山者。有壑山者。有金門之山，有人名曰黃姖之尸。有比翼之鳥。有白鳥，青翼，黃尾，元喙。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之山，日月所入。

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薎。

有壽麻之國。南嶽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壽麻正

立無景疾呼無響 言其稟形氣有異於人也 列仙傳曰元俗無景也 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言熱炙殺人也 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 亦形天尸之類 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 章山名 斬耕厥前 頭亦在前者 耕既立無首走厥咎 逃避罪也 乃降于巫山 自竄於巫山巫山今在建平巫縣

有人名曰吳回 [illegible] 奇左是無右臂 [illegible]

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支幹青葉名曰朱木 或作朱威木 郭注云朱楊赤莖柳也 名曰朱木楊柳 又司馬相如賦有朱楊

有一臂民 北極下亦有一臂人見周書王會 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一臂國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 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 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 無左臂也 三面之人不死 言人頭三邊各有面也 玄菟太守王頎至沃沮國問其耆老云復有一國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與語不解不食而死此是兩面人也 呂氏春秋曰一臂三面之鄉也 是謂大荒之野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 沅曰此釋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儛九代也開即啟漢人避諱字 開上三嬪于天 嬪婦也言獻美女於天帝 得九辯與九歌以下 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 開筮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謂九歌 又曰不可竊辯與九歌以國于下義具見歸藏 楚辭云啟九辯與九歌 又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是其事也

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 竹書曰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也 開焉得始歌九招 竹書曰夏后開舞九招也

有互人之國人面魚身 沅曰舊本作互據藏經本改正 今炎帝之孫 炎帝神農 名曰靈恝 音如券恝之恝 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言能乘雲雨也

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 言其人變化也 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 言泉水得風暴溢出道猶從也 沅曰淮南子曰后稷壟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為魚在其閒蓋謂此也 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

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鸀鳥 音觸 有大巫山有金之山

西南大荒之隅 沅曰舊本隅上有中字今據藏經本無 有偏句常羊之山

沅曰右第十六篇

山海經第十六終

靈巖山館刊

山海經第十七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洋畢沅校正

大荒北經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附禺之山 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務隅之山也 帝顓頊與九嬪葬焉 此亦葬處所作冢 [illegible] 爰有鵷久文貝離俞鸞鳥皇鳥 沅曰舊本作鳳非 大物小物 言備有也 有青鳥琅鳥元鳥黃鳥虎豹熊羆黃蛇視肉璿瑰瑤碧皆出衛于山 在其山邊也 邱方員三百里邱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 言舜林中竹一節則可以為舟也 竹南有赤澤水 水色赤也 名曰封淵 封亦大也 有三桑無枝 皆高百仞 邱西有沈淵顓頊所浴

有胡不與之國烈姓黍食 一國復名耳今胡夷語皆通然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 今肅慎國去遼東三千餘里穴居無衣衣豬皮冬以膏塗體厚數分用卻風寒其人皆工射弓長四尺勁彊箭以楛為之長尺五寸青石為鏑此春秋時隼集陳侯之庭所得矢也晉太興三年平州刺史崔毖遣別駕高會使來獻肅慎氏之弓矢箭鏃有似銅骨作者問云轉與海內國通得用此今名之為挹婁國出好貂赤玉豈從海外轉而至此乎後漢書所謂挹婁者是也 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肅慎國也 有蜚蛭四翼 音窒 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 亦蛇類也

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 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大人國也 有大青蛇黃頭食麈 今南方蚺蛇食鹿麈亦鹿屬也 有榆山有鯀攻程州之山 皆因其事而名物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衡天有先民之山有槃木千里 音盤

有叔歜國 音觸一作歜 沅曰華陽國志云帝嚳封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 [illegible] 顓頊之子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有黑蟲如熊狀名曰猎猎 或作獡音夕同

有北齊之國 沅曰此即北齊國 姜姓使虎豹熊羆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檻大逢之山 沅曰本作先檻 河濟所入海北注焉 河濟注海已復出海外入此山中也 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積石 有陽山者有順山者順水出焉 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禹所積石 [illegible]

有始州之國有丹山 此山純出丹朱也 [illegible]

有大澤方千里群鳥所解 穆天子傳曰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 [illegible]

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使四鳥 其人面體皆生毛 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 木一作采 役采生修鞈 沅曰舊本作循 音如給 修鞈殺綽人 帝念之潛為之國 [illegible] 是此毛民 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毛民國也

有儋耳之國任姓 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 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聶耳國也 淮南子作耽耳 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 言在海島中種粟給食也 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彊 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禺彊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 本作櫃 海水北注焉 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 又有神銜蛇操蛇其狀虎首人身四蹄 沅曰此字當為蹏省文 長肘名曰彊良 亦在畏獸書中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 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也 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 禺淵日所入也今作虞 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 上云夸父不量力與日競而死今此復云為應龍所殺死無定名觸事而寄明其變化無方不可揆測 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 言龍水物以類相感故也

有 沅曰舊本有又字據藏經本無 無腸之國是任姓 為人長也 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無腸國也 無繼子食魚 [illegible]

共工臣名曰相繇 相柳也語聲轉耳 九首蛇身自環 [illegible] 食于九土 言貪暴難饜 其所歍所尼 歍嘔猶噴吒尼止也 即為源澤 沅曰源一本作 [illegible] 不辛乃苦 言氣酷烈 百獸莫能處 [illegible] 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 言其膏血滂流成淵水也 禹湮之三仞三沮 言禹以土塞之地陷壞也 乃以為池群帝是因以為臺 地下宜積土故眾帝因來在此共作臺也 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眾帝之臺也 在昆侖之北

有岳之山尋竹生焉 尋大竹名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北 沅曰舊本脫此字今據藏經本增 入焉

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 言畏之也 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 音如旱妭之妭 [illegible] 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 冀州中土也黃帝亦教虎豹熊羆以戰阪泉之野而滅之 [illegible]

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見史記索隱 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 沅曰高誘云大風風伯也淮南子曰堯時九嬰大風皆為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于青邱之澤 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沅曰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 旱氣在也 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 [illegible] 叔均乃為田祖 [illegible] 魃時亡之 [illegible] 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 [illegible] 先除水道決通溝瀆 [illegible] 得雨故見先除水道今之逐魃是也

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民之國 沅曰周書王會云深目 [illegible] 盼姓 [illegible] 食魚 [illegible]

有鍾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 神女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 一作并明 [illegible] 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 言自相配合也 是為犬戎肉食 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 犬戎之神名也 有山名曰齊州之山君山鬵山 音 [illegible] 鮮野山魚山 有人一目當面中生 [illegible] 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 有繼無民繼無民任姓無骨子食氣魚 [illegible] 西北海外流沙之東有國曰中輻 [illegible] 顓頊之子食黍 有國名曰賴丘有犬戎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犬戎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 [illegible] 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灰野之山 [illegible] 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 [illegible] 有牛黎之國有人無骨儋耳之子 [illegible]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 [illegible] 有神人面蛇身而赤 [illegible] 直目正乘 [illegible] 其瞑乃晦其視乃明 言視為晝瞑為夜也 不

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 [illegible] 是燭九陰 [illegible] 是謂燭龍 [illegible]

沅曰右第十七篇

山海經第十七終

靈巖山館刊

山海經第十八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illegible]

海內經

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 [illegible] 天毒 [illegible] 其人水居偎人愛人 [illegible]

西海之內流沙之中有國名曰壑市 [illegible]

西海之內流沙之西有國名曰氾葉 [illegible]

流沙之西有鳥山者三水出焉 [illegible] 爰有黃金璿瑰丹貨銀鐵皆流于此中 [illegible] 又有淮山好水出焉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黃帝妻雷祖生昌意 [illegible] 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 [illegible] 韓流擢首謹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 [illegible] 取淖子曰阿女 [illegible] 生帝顓頊 [illegible]

流沙之東黑水之間有山名不死之山 [illegible]

華山青水之東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子高 [illegible] 柏子高上下于此至于天 [illegible]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 [illegible] 爰有膏菽 [illegible]

膏稻膏黍膏稷（言好味皆滑如膏外傳曰膏粱之子菽豆粟也）百穀自生冬夏播琴（播琴猶播殖方俗言耳）鸞鳥自歌鳳鳥自儛靈壽實華（靈壽木名也）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羣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

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有禺中之國有列襄之國有靈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蝡蛇木食（不言）有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今佛書中有此人）有九丘以水絡之（絡猶繞也）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衛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葉紫莖元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有九欘（枝回曲也）下有九枸（根盤錯也）其實如麻其葉如芒大暭爰過黃帝所為有窫窳龍首是食人有青獸人面名曰猩猩西南有巴國大暭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人有國名曰流黃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麈土有巴遂山繩水出焉又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南方有贛巨人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脣蔽其面因即逃也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有嬴民鳥足有封豕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有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見則天下和又有青獸如菟名曰菌狗有翠鳥有孔鳥

南海之內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曰三天子之都南方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

北海之內有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于海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名曰翳鳥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元鳥元蛇元豹元虎元狐蓬尾有大元之山有元丘之民有大幽之國有赤脛之民有釘靈之國其民從膝已下有毛馬蹏善走

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為侯鼓延是始為鍾為樂風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為車少暭生般般是始為弓矢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為歌舞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陰是始為國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沅曰右第十八篇

山海經第十八終

山海經新校正後序

秋颿先生作山海經新校正其考証地理則本水經注而自九經箋注史家地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世方志無不徵也自漢以來未有知山海經為地理書者司馬遷云所有怪物不敢言班固云放哉鄭元注尚書用河圖地說地理志班固著地理志用禹貢桑欽說而皆不徵山海經然則劉秀稱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為奇不過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耳酈道元所稱有太康地志十三州記晉書地道記等書山名水源多有自古傳說合于經証李吉甫諸人亦取諸此以此斷經故足據也先生開府陝西假節甘肅粤自崤函以西玉門以外無不親歷

又嘗勤民灑通水利是以西山經四篇中次五經諸篇疏証水道為獨詳焉常言北山經泑澤涂吾之屬聞見不誣惜在塞外書傳少徵無容附會也其五藏山經郭璞注云不能遠引今補其識者究當十五恐博物君子無以加諸星衍嘗稱為五藏經圖繪所知山水標今府縣疑者則闕顧未暇也先秦篇冊皆以篆書後乃行隸偏旁相合起于六代六書之義假借便宜此書甚者大若山之異旋從之豬蒲鵲之鵲偏檢唐宋字書都無所見今考肯即苦字從鸝則未聞後世字書乃遂取經俗寫以質字例其有知者反云依傍字部改變經文此以不狂為狂先生皆訾其云當為寬灣水云當作滄傍木云當作梓其類引據書傳改正甚多定是漢唐舊本如此古今讀者不加察校又如麥門之為龍門帝江之為帝鴻畢文之為鸛文此則聲音文字之學直過古人星衍夙著經子音義以補陸氏德明釋文有山海經音義二卷及見先生又焚筆硯若海外經已下諸篇稱有劉秀校注之詞分別其文降為細字其在近世可與戴校水經並行不倍先生又謂星衍孔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多莫多于山海經神農本草載物性治疾甚詳此書可以証發通物能名備者宜了惜未暇游山澤深體其原以俟他時依經補疏世有知者冀廣異聞然則先生勸學好問之心又非星衍所能傳已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二月廿六日陽湖後學孫星衍書於陝西節院長

秋颿屋

山海經十八卷

晉郭璞註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為伯益所作案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司馬遷但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而未言為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似乎即指此書而不言其名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趙煜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書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

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樹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后啟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巂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閒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歟觀楚詞天問多與相符使古無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詞辨證謂其反因天問而作似乎不然王應麟王會補傳引朱子之言謂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曰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云云則得其

實矣郭璞註是書見於晉書本傳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後人併其卷帙以就劉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數非闕佚也隋唐志又有郭璞山海經圖讃二卷今其讃猶載璞集中其圖則宋志已不著錄知久佚矣舊本所載劉秀奏中稱其書凡十八篇與漢志稱十三篇者不合七略即秀所定不應自相牴牾疑其僞託然璞序已引其文相傳既久今仍併錄焉書中序述山水多參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競字號中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諸家並以為地理書之冠亦為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爾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山海經十八卷

晉郭璞注。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爲伯益所作。案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司馬遷但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而未言爲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似乎即指此書。而不言其名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趙煜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書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稍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后啓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嶲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閒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歟。觀楚詞天問多與相符。使古無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詞辨證。謂其反因天問而作。似乎不然。

嘉錫案。列子僞書。近人疑爲張湛所依託。雖未必然。然必作於佛學盛行之後。斷不出於王充以前。乃列子襲論衡。非論衡襲列子也。劉秀校上山海經奏云。「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

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命。名也。）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別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是明言山海經爲禹益等所著。秀年輩在王充之前。蓋即論衡所本。至於列子所謂夷堅聞而志之者。劉秀本無此言。顯出後人傅會。提要舍劉秀之奏不引。而必旁徵列子與論衡。則以疑秀奏爲僞託故也。然其所以疑爲僞託者。初無明白之證。據臆決爲而已。唐無名氏文選集注。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注引公孫羅文選鈔（原注但引鈔曰。不具人姓名。案日本見在書目。有文選鈔六十九卷。公孫羅撰。知所引必羅書。）曰。「山海經序云。禹治水。巡行天下。遂令伯益主名川。」（川上疑脫山字。）今本不載此序。其言亦不見於劉秀奏及郭璞序中。公孫羅唐初人。舊唐書附見文苑曹憲傳。所引之序。必六朝以前人作。附錄於此以備考。

王應麟王會補傳。引朱子之言。謂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云云。則得其實矣。

案畢沅山海經新校正篇目考云。「山海經有古圖。有漢所傳圖。有梁張僧繇等圖十三篇。中海外海內經所說之圖。當是禹鼎也。大荒經已下五篇所說之圖。當是漢時所傳之圖也。以其圖有成湯有王亥僕牛等知之。又微與古異也。據藝文志。山海經在形法家。本劉向七略以有圖故在形法家。又郭璞注中有云。圖亦作牛形。又云。亦在畏獸畫中。又郭璞及張駿有圖讚。陶潛詩亦云。流觀山海圖。」據畢氏所考。則山海經之有圖也久矣。提要僅引朱子之言。則尚未窮其源也。至於朱子所謂九歌天問皆其類者。案王逸天問章句云。「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因書其壁。何而問之。」疑古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其所圖者。即山海經圖也。但朱子又謂山海經反因天問而作。則其意與王逸異矣。

郭璞注是書。見於晉書本傳。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後人併其卷帙。以就劉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數。非闕佚也。隋唐志又有郭璞山海經圖讚二卷。今其讚猶載璞集中。其圖則宋志已不著錄。知久佚矣。舊本所載劉秀奏中。稱其書凡十八篇。與漢志稱十三篇者不合。七略即秀所定。不應自相牴牾。疑其僞託。然璞序已引其文。相傳已久。今仍併錄焉。書中序敍山水。多參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玄部競字號中。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眞。諸家並以爲地理書之冠。亦爲未允。核實定名。則小說之

最古者爾。

案提要前節云。「書中載夏后啓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嶲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此又言道里山川。率難考據。而以諸家列爲地理書之冠爲未允。乃改入小說家。考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原注云。此盡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璅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云七十四人在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作頌。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後人所屬。非本文也。」由是言之。則是書雖有秦漢諸地名。不害其爲三代以前之書。顏之推固言之矣。所舉諸書。如春秋蒼頡篇。足爲有力之證明。余嘗以爲秦漢以前人純樸。故於官制地理。多用當時之名。以期合乎實用。六朝以後。漸趨浮華。故多用古代之名。以求益其色彩。此不但所作詩文如此。其於典籍也亦然。故秦漢以前書。點竄以從今。六朝以後書。模擬以擬古。而後之考據家

摭拾字句之間以求之。從而定其著作之時代。是何異於刻舟以求劍者哉。且古者一切皆出於公。自土田貨財。以及學術。皆然。未嘗據爲己有也。故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況學術爲天下之公器也乎。是以時無論古今。地無論秦越。無此疆彼界之分。在彼在我也。故古人之著作。皆不署名。凡詩文書畫篆刻詞曲之在萌芽時期。莫不皆然。又況六國以前之六藝九流乎。顧氏云「後人所羼入。」余謂非有意羼入也。直是讀古人書時。有所道識。如今人之批書眉。傳鈔者以其有所發明。遂從而鈔入之。不問其何人之筆耳。彼作者尚不署名。豈有偶批數行。必著其爲某某者乎。要之古人以學術爲公器。故不以此爲嫌。章氏學誠有言公之篇。余於古書通例中言之詳矣。凡古書有後人續入者。以歷史地理書爲多。議論文則少見。蓋實用與空論之別耳。是書漢志在形法家。隋唐以下諸志。皆爲地理書之冠。四庫始改入小說家。此豈街談巷議之出于稗官者乎。自我作古。變易劉班以來之舊例。可謂率爾操觚者矣。尋四庫之所以改隸者。其說有二。一曰敘序山水。多參以神怪。不知山海經本因九鼎圖而作。左傳之敘九鼎也。曰。「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夫既圖魑魅罔兩之形。安得不參以神怪乎。劉秀奏曰。「孝武皇帝時。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肎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與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郭璞序曰。「陽火出于氷水。陰鼠生于炎山。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若乃東方朔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縣符。於戲。羣惑者亦可以少寤乎。」然則提要所謂多參以神怪者。毋亦郭景純所謂怪所不可怪者歟。四庫總纂紀文達公。宜乎不信山海經語神怪矣。而所作閱微草堂筆記五種。曾載嗣誠謀英勇公因獵於塞外。見一人無頭。以乳爲目。以臍爲口。乘馬射鹿。公以爲即山海經之形天氏也。（見卷七海外西經。）又文達言。烏魯木齊山中。有小人長尺餘。紅柳花時。好以紅柳爲圈戴之。謂之紅柳娃。嘗向人家竊食。逐之則跪而泣。覘人去遠。始躡山越澗而去。疑即山海經之靖人。（見卷十四大荒東經。）然則不獨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文達亦幾於無怪矣。何作提要而以爲神怪也。二曰道里山川。率難考據。亦其時治之者未精耳。後來若畢沅郝懿行二家。其於道里山川。多能言之鑿鑿。絕非憑空杜撰。提要云云。得毋如

兒駱駝言爲腫背也乎。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山海經十八卷

觀書中載夏后啟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雋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歟觀楚詞天問多與相符使古無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詞辨證謂其反因天問而作似乎不然至王應麟王會補傳引朱子之言謂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曰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云云則得其實矣

玉縉案光聰諧有不爲齋隨筆甲說是書有六則其第三則云中山經

青要之山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據此一語已知非禹益所作何必指摘其載有夏后啟文王及秦漢郡縣名而後定其爲後來附益耶化熊非美事禹忍言耶其時雖質朴無諱益亦何必述之第四則云經中屢稱郡縣畢本解之曰淮南子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則郡縣之名夏殷有之不獨周矣世俗以此疑經非也案淮南子莫不爲郡縣之語蓋卽後來之制明之猶云莫不有君長耳政如左傳陳桓公方有寵於王之例安得以辭害意遽謂夏殷已有郡縣之稱

山海經圖讚

郭璞撰

題山海經圖讃

晉人著作惟郭景純藻翰瓌秀視之若僊靈玄恠惚怳相接甞從他書見其山海爾雅等讃每以不得全帙為恨壬寅秋偶過趙田袁若思案頭見有此讃不覺蹋地狂叫便從若思乞一昔膏火手自錄之時凜秋風雨寒劇不可忍至著被匡坐五夜始竟憊劇就枕枕則兩牕耿耿辨須眉矣俄而若思相問困不能答若思曰不識此中自穫可得釋君此勞否余為一笑而起武原胡震亨孝轅識

山海經圖讃二卷孝轅從袁若思案頭得之有讃無圖為讃凡二百八十五讃皆二韻率就物還辭辭足暎物簡令質雅異有古詩風格視江庾諸讃頌便整麗纖弱風斯下矣王弇州謂當列于詩紀有旨哉惜亡其大荒諸經余乃尋檢他書掇拾散落復得十餘條附之卷末雖多殘缺亦景純之碎金斷璧也繡水沈士龍識

山海經圖讃補遺

晉郭璞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封豕

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厭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伎

鼸鼠

鼸之為鼠食烟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籍孕婦人為大任

弱水

弱出崑山鴻毛是沉北淪流沙南暎火林惟水之奇莫測其深

都廣之野

都廣之野珍恠所聚爰有羔穀鸞歌鳳舞后稷託終樂哉斯土

猩猩

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號音若嬰自然知往頗測物情

若木

若生之木崑山是濵朱華電照碧葉玉津食之靈知為力為神

翡翠

翠雀麇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以采

欵冬

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欵冬之生擢頴堅水物体所安焉知渙凝

鬼草

馬得鬼草是樹是蓏服之不憂樂天儀世如波淚舟任波流滯

蟒蛇

蠢蠢萬生咸以類長惟蛇之君是謂巨蟒小則數尋大或百丈

枳首蛇

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貧天然無異駢拇

鱳魚

鱳之爲狀半鳥半鱗形如雞鯉食之已疣

飛魚

飛魚如豚赤文無羽服之不雷可以禦兵

焦堯

焦堯極麼靖人唯小四體具足鬚眉才了

太平御覽及藝文類聚釋迦方志尚有比目魚崑崙山等贊十條俱係爾雅圖讚故爾別不敢濫入

山海經圖讚補遺終

山海經圖讚卷之一

晉郭璞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南山經圖讚

桂

桂生南裔拔萃岑嶺廣莫熙葩凌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雲挺

迷穀

爰有奇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潛有靈標

狌狌

狌狌似猴走立行伏櫰木挺力少辛明目飛廉迅足豈食斯肉

水玉

水玉沐浴潛映洞淵赤松是服靈蛻乘煙吐納六氣昇降九天

白猿

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眄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鹿蜀

鹿蜀之獸馬質虎文驤首吟鳴矯足騰羣佩其皮毛子孫如雲

鯥

魚號曰鯥處不在水厥狀如牛鳥翼蛇尾隨時隱見倚乎生死

類

類之爲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用不假器窈窕是佩不知妬忌

猼訑

猼訑似羊眼反在背視之則奇推之無怪若欲不恐厥皮可佩

䳜鵂魚

䳜茶嘉草食之不飢鳥首蛇尾其名䳜鵂六足三翅並暈

灌灌鳥赤鱬

厥聲如訶厥形如鳩佩之辨惑出自青丘赤鱬之物魚身人頭

鵹鳥

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鵹鳴于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

猾褢

猾褢之獸見則興役膺政而出匪亂不適天下有道幽形匿跡

長右彘

長右四耳厥狀如猴實爲水祥見則橫流彘虎其身厥尾如牛

會稽山

禹徂會稽爰朝羣臣不虔是討乃戮長人玉匱表夏玄石勒秦

患䳋

有獸無口其名曰患害氣不入厥體無間至理之盡出乎自然

犀

犀頭似豬形兼牛質角則并三分身互出鼓鼻生風壯氣隘溢

兕

兕推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象

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如尾動若丘徙

蠱雕瞿如鳥虎蛟

蠱雕有角聲若兒號瞿如三手厥狀似鵁魚身蛇尾是謂虎蛟

鳳

鳳皇靈鳥實冠羽群八象其體五德其文羽翼來儀應我聖君

育隧谷

育隧之谷爰含凱風青陽既謝氣應祝融炎旁是扇以散鬱隆

鱄魚顒鳥

顒鳥栖林鱄魚處淵俱爲旱徵災延普天測之無象厥數推玄

白蓉

白蓉爭蘇其汁如飴食之辟穀味有餘滋逍遙忘勞窮生盡期

西山經圖讚

羬羊

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太華山

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裳

肥遺蛇

肥遺爲物與災合契鼓翼陽山以表亢厲桑林既禱倏忽潛逝

鴖渠赤鷩鳥文莖木鴖鳥

鴖渠已殃赤鷩辟火文莖愈聾是則嘉果鴖亦衛災厥形惟麽

流赭

沙則潛流亦有運赭干以求鐵趍在其下𤛛牛之癘作采于社

豪彘

剛鬣之族號曰豪彘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黃雚草肥遺鳥囂獸

浴疾之草厥子赭赤肥遺似鶉其肉已疫囂獸長臂爲物好擲

橐𩇯

有鳥人面一脚孤立性與時反冬出夏蟄帶其羽毛迅雷不入

桃枝

嶓冢美竹厥號桃枝叢薄幽藹從容猗靡以安寢杖以扶危

杜衡

狌狌犇人杜衡走馬理固須因體亦有假足駿在感安事御者

蓇容草谿邊獸櫟鳥

有華無實蓇容之樹谿邊類狗皮厭妖蠱黑文赤翁鳥愈隱痔

礜石

禀氣方殊舛錯理微礜石殺鼠蠶食而肥物性雖反齊之一歸

玃如

玃如之獸鹿狀四角馬足人手其尾則白貌兼三形攀木緣石

鸚鵡

鸚鵡慧鳥青羽赤喙四指中分行則以觜自貽伊籠見幽坐趾

數斯鳥擎獸鸓鳥

數斯人脚厥狀似鴟擎獸大眼有鳥名鸓兩頭四足翔若合飛

鸞鳥

鸞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

鳧徯鳥朱厭獸

鳧徯朱厭見則有兵類異感同理不虛行推之自然厥數難明

蠻蠻

比翼之鳥似鳧青赤雖云一形氣同體隔延頸離鳥翩飛合翮

丹木玉膏

丹木煒煒沸沸玉膏黃軒是服遂攀龍豪眇然升遐羣下烏號

瑾瑜玉

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霓君子

是佩矣德閑邪
鍾山之子鼓欽䲹
欽䲹及鼓是殺祖江帝乃戮之崑崙之東二子
皆化矯翼亦同
鰩魚
見則邑穰厥名曰鰩經營二海矯翼閑霄惟味
之奇見歎伊庖
神英招
槐江之山英招是主巡遊四海撫翼雲儛實惟
帝圃有謂玄圃
橎木
搖惟靈樹爰生若木重根增駕流光旁燭食之
靈化榮名仙錄
崑崙丘
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㠑然
中峙號曰天柱
神陸吾
有吾得一以處崑崙開明是對司帝之門吐納
靈氣熊熊魂魂
土螻獸欽原鳥
土螻食人四角似羊欽原類蜂大如鴛鴦觸物
則斃其銳難當
沙棠
安得沙棠制爲龍舟汎彼滄海眇然遐遊聊以
逍遙任波去留
䳋鳥沙棠實蓍草
司帝百服其鳥名䳋沙棠之實惟果是珍爰有

奇采厥號曰蓍
神長乘
九德之氣是生長乘人狀豹尾其神則凝妙物
自潛世無得稱
西王母
天帝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贄賦詩交歡輒外
之事難以具言
積石
積石之中實生重河夏后氏導石門湧波珍物
斯備比奇崑阿
白帝少昊
少昊之帝號曰金天磈氏之官亦在此山是司
日入其景則圓
猙
章莪之山奇怪所宅有獸似豹厥色惟赤五尾
一角鳴如擊石
畢方
畢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
流災火不炎正
文貝
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貴以文彩賈以小大簡則
易資犯而不過
天狗
乾麻不長天狗不大厥質雖小禳災除害氣之
相王在乎食帶
三青鳥
山名三危青鳥所憩往來崑崙王母是隸穆王

西征旋軫斯地
江疑徼徊獸䳋鳥
江疑所居風雲是潛獸有徼徊毛如披蓑䳋鳥
一頭厥身則兼
神耆童
顓頊之子嗣作火正鏗鏘其鳴聲如鍾磬處于
騩山唯靈之盛
帝江
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聽不以聰強爲
之名曰惟帝江
獂獸鵸鴾鳥
鵸鴾三頭獂獸三尾俱御不祥消凶辟眯君子
服之不逢不韙
當扈
鳥飛以翼當扈則鬚廢多任少沛然有餘輪運
於轂至用在無
白狼
矯矯白狼有道則遊應符變質乃銜靈鉤惟德
是適出殷見周
白虎
甝虪之虎仁而有猛其質載皓其文載炳應德
而擾止我交境
駮
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騰髦驤首嘘天雷鳴氣無
不凌吞虎辟兵
神䰠蠻冉遺魚
其音如吟一脚人面鼠身䰠頭厥號曰蠻目如

馬耳食厥妖變（道藏本）

櫰木

櫰之爲木厥形似棟若能長服拔樹排山力則有之壽亦宜然（同上）

窮奇獸　贏魚　孰湖獸

窮奇如牛蝟毛自表濛水之贏匪魚伊鳥孰湖之獸見人則抱（同上）

鳥鼠同穴山

鵌鵌二蟲殊類同歸聚不以方或走或飛不然之然難以理推（同上）

鰠魚

物以感應亦不數動壯士挺劍氣激白虹鰠魚潛淵出則邑悚（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九）

絮魮魚

形如覆銚包玉含珠有而不積泄以尾閭闆與道會可謂奇魚（同上）

丹木

爰有丹木生彼淆盤厥實如瓜其味甘酸蠲痾辟火用奇桂蘭（道藏本）

北山經

水馬

馬實龍精爰出水類渥洼之駿是靈是瑞昔在夏后亦有何騶（道藏本）

䑏疏獸　鵸鵌鳥　何羅魚

厥火之獸厥名䑏疏有鳥自化號曰鵸鵌一頭十身何羅之魚（同上）

儵

涸和損平莫慘于憂詩詠萱艸山經則儵壅焉遺岱聊以盤遊（同上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七引前四句）

孟槐

孟槐似貆其豪則赤列象畏獸凶邪是辟氣之相勝莫見其迹（同上）

鰼鰼魚

鼓翮一揮十翼翩翻厥形如鵲鱗在羽端是謂怪魚食之辟癉（道藏本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騖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耳鼠

蹠實以足排虛以羽翹尾翻飛奇哉耳鼠厥皮惟良百毒是禦

幽頞

幽頞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佯睡好用小慧終是嬰繫

寓鳥　孟極　足訾獸

鼠而傳翼厥聲如羊孟極似豹或倚無良見人則呼號曰足訾

鵁鳥

毛如雌雉朋翔羣下飛則籠日集則蔽野肉驗鈹石不勞補寫

諸犍獸　白鵺　竦斯鳥

諸犍善吒行則銜尾白鵺竦斯厥狀如雉見人則跳頭文如繡

磁石

磁石吸鐵瑇瑁取芥氣有潛感數亦冥會物之相投出乎意外（瑇瑁作琥珀二）

旄牛

牛充兵機兼之者旄冠于旌鼓爲軍之標匪肉致災亦毛之招

長蛇

長蛇百尋厥鬣如彘飛羣走類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厲

山𤟤

山𤟤之獸見人歡謔厥性善投行如矢激是惟氣精出則風作（作諸作飄一）

窫窳　諸懷獸　鮨魚　肥遺蛇

窫窳諸懷是則害人鮨之爲狀羊鱗黑文肥遺之蛇一頭兩身

鱃魚

陽鑒動日土蛇致宵徵戎鱃魚食則不驕物在所感其用無標

狍鴞

狍鴞貪婪其目在腋食人未盡還自齦割圖形妙鼎是謂不若

獨　䮖馬　獨狢

有獸如豹厥文惟縟閑善躍峻䮖馬一角虎狀馬尾號曰獨狢

鷩鶌

鷩鶌之鳥厥名鶌鶋昏明是互晝隱夜覩物貴應用安事鶌鶋

居暨獸囂鳥三条

居暨豚鳴如彙赤毛四翼一目其名曰囂二系
無枝厥樹惟高

驒獸

驒獸四角馬尾有距涉歷歸山騰嶮躍岨厥貌
惟奇如是旋舞

天馬

龍憑雲遊騰蛇假霧未若天馬自然凌翥有理
懸運天機潛御

鶌居

鶌居如烏青身黃足食之不飢可以辟穀內厥
嘆珍配彼丹木

飛鼠

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鼠鼓翰翛然背騰用無
常所惟神是馮

鵈鵲象蛇鮨父魚

有鳥善驚名曰鶴々象蛇似雉自生子孫鮨父
魚首厥體如豚

酸與

景山有鳥禀形殊類厥狀如蛇腳二翼四見則
邑恐食之不醉

鴣鸐黃鳥

鴣鸐之鳥食之不瞧爰有黃鳥其鳴自叫婦人
是服矯情易操

精衛

炎帝之女化為精衛沈形東海靈爽西邁乃銜
木石以填波害

辣辣羆九獸大蛇

辣辣似羊眼在耳後發生尾上號曰羆九幽都
之山大蛇牛响

東山經圖讚

鱅鱅魚從從獸𪃢鼠

魚號鱅鱅如牛虎駮從從之狀似狗六腳𪃢鼠
如雞見則旱涸

偹蟰

偹蟰蛇狀振翼灑光憑波騰逝出入江湘見則
歲旱是維火祥

狪狪

蜯則含珠獸胡不可狪狪如豚被褐懷禍患難
無由招之自我

堪抒魚軨軨獸

堪抒軨軨殊氣同占見則洪水天下昏墊豈伊
妄降亦應牒讖

珠蟞魚

澧水之鮮形如浮肺體兼三才以貨賈害厥用
既多何以自衛

犰狳

犰狳之獸見人佯眠與災協氣出則無年此豈
能為歸之於天

狸力獸鵹胡鳥

狸力鵹胡或飛或伏是惟土祥出興功築長城
之役同集秦域

朱獳

朱獳無奇見則邑駭通感靡誠維數所在因事
而作未始無待

獙獙蠪蛭獸絜鉤鳥

獙獙如狐有翼不飛九尾虎爪號曰蠪蛭絜鉤
似凫見則民悲

峳峳

治在得賢亡由失人峳峳之來乃致狡賓歸之
冥應誰見其津

蠵龜

水圓四十潛源溢沸靈龜爰處掉尾養氣莊生
是感揮竿傲貴

妴胡精精獸鮯鮯魚

妴胡之狀似麋魚眼精精如牛以尾自辨鮯鮯
所潛厥深無限

猲狙獸鬿雀

猲狙狡獸鬿雀惡鳥或狼其體或虎其爪安用
甲兵戢之以道

芑木

馬維剛駿塗之芑汁不勞孫陽自然閑習厥術
無方理有潛軌

茈魚薄魚

有魚十身蘪蕪其臭食之和體氣不下溜薄之
躍淵是維災候

合窳

豬身人面號曰合窳厥性貪殘物為不咀至陰
之精見則水雨

當康獸䱻魚

當康如豚見則歲穰䱻魚鳥翼飛乃流光同出
殊應或災或祥

蜚

蜚則災獸跂踵厲深會所經涉竭水槁林亶氣自然體此殃淫

中山經圖讚

桃林

桃林之谷實惟塞野武王克商休牛風馬阨越三塗作喩西夏

嗚石

金石同類潛響是韞擊之雷駭厥聲遠聞苟以數通氣無不運

旋龜人魚脩辟

聲如破木實曰旋龜脩辟似黽厥鳴如鴟人魚類鯑出于洛伊

帝臺棋

茫茫帝臺維靈之貴爰有石棋五彩煥蔚禱百神以和天氣

若華烏酸草

㶕㶕之草厥實如瓜烏酸之葉三成黃華可以爲毒不畏蚖蛇

䔄草

䔄草黃華實如菟絲君子是佩人服媚之帝女所化其理難思

山膏獸黃棘

山膏如豚厥性好罵黃棘是食匪子匪化雖無貞操理同不嫁

三足龜

造物維均靡偏靡頗少不爲短長不爲多賁能三足何異黿鼈

嘉榮

霆維天精動心駭目曷以禦之嘉榮是服所正者神用口腸腹

天楄牛傷文獸騰魚

牛傷鎮氣天楄弭噎文獸如蜂枝尾反舌騰魚青斑處于逵穴

帝休

帝休之樹厥枝交對竦本少室曾陰雲霄君子服之匪怒伊愛

泰室

嵩維岳宗華岱恒衡氣通天漢神洞幽明䂂然中立衆山之英天漢一作元漢

栯木

爰有嘉樹厥名曰栯薄言采之窈窕是服君子維歡家無反目

䔄草

䔄草赤華實如蘡薁食之益智忽不自覺殆齊生知功奇於學

鶡鳥

鶡之爲鳥同羣相爲畸類被侵雖死不避毛飾武士兼厲以義

鳴蛇化蛇

鳴化二蛇同類異狀拂翼俱遊騰波漂浪見則並災或淫或亢

赤銅

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炙有彩尸子所歎驗之彼宰彼一作及

神熏池

泰逢虎尾武羅人面熏池之神厥狀不見爰有美玉河林如蒨

神武羅

有神武羅細腰白齒聲如鳴珮以鐻貫耳司帝密都是宜女子

鴢鳥

鴢鳥似鳧翠羽朱目既麗其形亦奇其肉婦女是食子孫繁育

荀草

荀草赤實厥狀如菅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艷厥媚三遷

馬腹獸飛魚

馬腹之物人面似虎飛魚如豚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鼓

神泰逢

神號泰逢好遊山陽濯足九州出入流光天氣是動孔甲迷惶

蒯栢

蒯栢白華厥子如丹實肥變氣食之忘寒物隨所染墨子所歎

橘櫾

厥苞橘櫾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蒨翠藍靈均是詠以爲美談

蒗

大騩之山爰有奇草青華白實食之無夭雖不

增齡可以禦老

鮫魚

魚之別屬厥號曰鮫珠皮毒尾匪鱗匪毛可以錯角兼飾劍刀

鴆鳥

蝮維毒魁鴆鳥是啗拂翼鳴林草瘁木㵼羽行隱戮厥罰難犯

椒

椒之灌植實繁有倫拂穎霑霜朱實芬辛服之不已洞見通神（倫一本作榛）

神𩇯圍計蒙涉𧍞

涉𧍞三腳𩇯圍虎爪計蒙龍首獨稟異表升降風雨茫茫渺渺

岷山

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淼冥作紀南夏天清地靜

夔牛

西南巨牛出自江岷體若垂雲肉盈千鈞雖有逸力難以揮輪

崍山

邛崍峻嶮其坂九折王陽逡巡王尊逞節殷有三仁漢稱二哲

㹢狼雍和猴獸

㹢狼之出兵不外擊雍和作恐猴乃流疫同惡殊災氣各有適

蜼

寓屬之才莫過于蜼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形雖隱列象宗爽

熊穴

熊山有穴神人是出與彼石鼓象殊應一祥雖先見厥事非吉

跂踵

青耕禦疫跂踵降災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民咨實為病媒

蛟

匪蛇匪龍鱗彩炳煥騰躍波濤蜿蜒江漢漢武飲羽飛鋒是斷

神耕父

清泠之水在乎山頂耕父是游流光灕景黔首祀禜以弭災眚

九鐘

嶢崩涇竭鱗鬪日薄九鐘將鳴淩霜乃落氣之相應觸感而作

嬰勺

支離之山有鳥似鵲白身赤眼厥尾如勺維彼有斗不可以酌

獜

有獸虎爪厥號曰獜好自跳撲鼓甲振奮若食其肉不覺風迅

帝臺漿

帝臺之水飲蠲心病靈府是滌和神養性食可逍遙濯髮浴泳

狙如

狙如微蟲厥體無害見則師興兩陣交會物之所感靡有小大

帝女桑

爰有洪桑生瀆淪潭厥圍五丈枝相交參園客是採帝女所蠶

梁渠狻即聞獜獸鴃鵌鳥

梁渠致兵狻即起災鴃鵌辟火物各有能聞獜之見大風乃來

神于兒

于兒如人蛇頭有兩常遊江淵見于洞庭乍潛乍出神光惚恍

神二女

神之二女爰宅洞庭游化五江惚恍窈冥號曰夫人是維湘靈

飛蛇

騰蛇配龍因霧而躍雖欲登天雲罷陸莫材非所任難以久託

山海經圖讚卷之二

晉郭璞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海外南經圖讚

自此山來蟲爲蛇蛇號爲魚

殊無定實貴無常珍物不自物自物由人萬事皆然豈伊蛇鱗

羽民國

鳥喙長頰羽生則卵矯翼而翔能飛不遠人維倮屬何狀之反

神人二八

羽民之東有神司夜二八連臂自相羈駕晝隱宵出詭時淪化

讙頭國

讙國鳥喙行則杖羽潛于海濱維食杞柜實維嘉穀所謂濡黍

厭火國

有人獸體厥狀怪譎吐納炎精火隨氣烈推之無奇理有不熱

三珠樹

三珠所生赤水之際翹葉柏竦美壯若彗濯彩丹波自相霞映

臷國

不蠶不絲不稼不穡百獸率儛羣鳥拊翼是號臷民自然衣食

貫胸交脛支舌國

鑠金洪鑪灑成萬品造物無私各任所禀歸於曲成是見兆朕

不死國

有人爰處員丘之上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悠無竟

鑿齒國

鑿齒人類實有傑牙猛越九嬰害過長蛇堯乃命羿斃之壽華

三首國

雖云一氣呼吸異道觀則俱見食則皆飽物形自周造化非巧

焦僥國

羣籟舛吹氣有萬殊大人三丈焦僥尺餘混之一歸此亦僑如

長臂國

雙肱三尺體如中人彼曷爲者長臂之民修腳是負捕魚海濱

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

聖德廣被物無不懷爰乃殂落封墓表哀異類猶然矧乃華黎

視肉

聚肉有眼而無腸胃與彼馬勃頗相髣髴奇在不盡食人薄味

南方祝融

祝融火神雲駕龍驂氣御朱明正陽是含作配炎帝列位于南

海外西經圖讚

夏后啟

筮御飛龍果儛九代雲融是揮玉璜是佩對揚帝德稟天靈誨

三身國一臂國

品物流行以散混沌增不爲多減不爲損厥變難原請尋其本

奇肱國

妙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風構思制爲飛輪凌頹遂軌帝湯是賓

形天

爭神不勝爲帝所戮遂厥形天臍口乳目仍揮干戚雖化不服

女祭女戚

彼妹者子誰氏二女曷爲水間操魚持俎厥儷安在離羣逸處

鴍鳥鶬鳥

有鳥青黃號曰鶬鴍與妖會合所集會至類則梟鵲厥狀難媚

丈夫國

偏化陽無產理丈夫之國王孟是始感靈所通桑石無子

女丑尸

十日並熯女丑以斃暴于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逢天之厲

巫咸

羣有十巫巫咸所統經技是搜術藝是綜採藥靈山隨時登降

并封

龍過無頭并封連載物狀相乖如驥分背數得

自過尋之[illegible]閒

女子國

簡狄有吞姜嫄有履女子之國浴于黃水乃娠乃字生男則死

軒轅國

軒轅之人承天之祜冬不襲衣夏不扇暑猶氣之和家為彭祖

乘黃

飛黃奇駿乘之難老揣角輕騰忽若龍矯實鑒有德乃集厥阜

滅蒙鳥大運山雄常樹

青質赤尾號曰滅蒙大運之山百仞三重雄常之樹應德而通

龍魚

龍魚一角似狸處陵俟時而出神聖攸乘飛騖九域乘雲上昇

西方蓐收

蓐收金神白毛虎爪珥蛇執鉞專司無道立號西阿恭行天討

海外北經圖讚

無脅國

萬物相傳非子則根無脅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

燭龍

天缺西北龍銜火精氣為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神

一目國

蒼四不多此一不少于野冥瞽洞見無表形遊逍旅所貴維眇

柔利國

柔利之人曲腳反肘子求之容方此無醜所貴者神形于何有

共工臣相柳

共工之臣號曰相柳禀此奇表蛇身九首恃力桀暴終禽夏后

深目國

深目類胡但絕縮軒轅道降欸塞歸服穿胸長腳同會異族

聶耳國

聶耳之國海渚是縣雕虎斯使奇物畢見形有相須手不離面

夸父

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沙逐日遯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

尋木

眇眇尋木生于河邊踈枝千里上干雲天垂陰四極下蓋虞淵

跂踵國

厥形雖大斯腳則企跳步雀踊踵不閡地應德而臻欸塞歸義

歐絲野

女子鮫人體近蠶蚌出珠匪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

無腸國

無腸之人厥體維洞心實靈府餘則外用得一自全理無不共

平丘

兩山之間丘號曰平爰有遺玉駿馬維青視肉甘華奇果所生

騊駼

騊駼野駿產自北域交頸相摩分背翹陸雖有孫陽終不能服

北方禺彊

禺彊水神面色黧黑乘龍踐蛇凌雲附翼靈一玄冥立于北極

海外東經圖讚

君子國

東方氣仁國有君子薰華是食雕虎是使雅好禮讓禮委論理

天吳

眈眈水伯號曰谷神八頭十尾人面虎身龍據兩川威無不震

九尾狐

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銜書作瑞周文以標靈符

豎亥

禹命豎亥青丘之北東盡太遠西窮邠國步履宇宙以明靈德

十日

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弦仰落陽烏可謂洞感天人懸符

毛民國
牢悲海鳥西子駭麋或貴穴倮或尊裳衣物我
相傾孰了是非
黑齒國雨師妾玄股國勞民國
陽谷之山國號黑齒雨師之妾以蛇掛耳玄股
食鷗勞民黑趾
東方勾芒
有神人面身鳥素服銜帝之命錫齡秦穆皇天
無親行善有福
海內南經圖讚
梟陽
髴髴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
號咷反為我戮
狌狌
狌狌之狀形乍如犬厥性識往為物警辨以酒
招災自治纓罥
夏后啟臣孟涂
孟涂司巴聽訟是非厥理有此血乃見衣所請
靈斷嗚呼神微
建木
爰有建木黃實紫柯皮如蛇纓葉有素羅絕蔭
弱水義人則過
氐人
炎帝之苗實生氐人死則復蘇厥身為鱗雲雨
是託浮游天津
巴蛇
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為期厥大

何如居生是疑
海內西經圖讚
貳負臣危
漢擊磐石其中則危劉生是識羣臣莫知可謂
博物山海乃奇
流黃酆氏國
城圍三百連河比棟動左塵昏恣氣霧重焉得
遊之以遨以縱
大澤方百里
地瑕積羽厥方百里羣鳥雲集鼓翅雷起穆王
旋軫爰榮騄耳
流沙
天限內外分以流沙經帶西極頹濤委蛇注于
黑水永溺餘波
木禾
崑崙之陽鴻鷺之阿爰有嘉穀號曰木禾匪植
匪藝自然靈播
開明
開明天獸稟茲金精虎身人面表此桀形瞪視
崑山威懾百靈
文玉玕琪樹
文玉玕琪方以類叢翠葉猗萎丹柯玲瓏玉光
爭煥彩豔火龍
不死樹
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
西姥烏得如羿
甘水聖木

醴泉璿木養齡盡性增氣之和袪神之冥何必
生知然後為聖
窫窳
窫窳無罪見害貳負帝命羣巫操藥夾守遂淪
溺淵變為龍首
服常琅玕樹
服常琅玕崑山奇樹丹實珠離綠葉碧布三頭
是伺遞望遞顧
海內北經圖讚
吉良
金精朱鬣龍行駿時拾節鴻鶩塵不及起是謂
吉黃釋聖牖里
蛇巫山鬼神鴝大羣帝臺大蜂朱蛾
蛇巫之山有人操杯鬼神鴝大主為妖災大蜂
朱蛾羣帝之臺
闒非彼比尸稱戎
人面獸身是謂闒非被髮折頸據北之尸戎三
其角林豎其肩
騶虞
怪獸五彩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
騶虞詩歎其仁
冰夷
稟華之精練食石入乘龍隱淪往來海若是謂
水仙號曰河伯
王子夜尸
子夜之尸體分成七離不為疏合不為密苟以
神御形歸於一

宵明燭光

水有佳人宵明燭光流燿河湄禀此奇祥維舜
二女別處一方

列姑射山大蟹陵魚

姑射之山寔栖神人大蟹千里亦有陵鱗曠哉
溟海含怪藏珍

蓬萊山

蓬萊之山玉碧構林金臺雲館皜哉獸禽實維
靈府玉主甘心

海內東經圖讚

郁州

南極之山越處東海不行而至不動而改維神
所運物無常在

韓鴈始鳩雷澤神琅琊臺

韓鴈始鳩在海之州雷澤之神鼓腹優游琅琊
嶕嶢邈若雲樓

豎沙居繇埻端璽㬇國

豎沙居繇埻端璽㬇沙漠之嶠絕地之館或羈
于秦或賓于漢

大江北江南江浙江廬淮湘漢濛溫潁汝
涇渭白沅贛酒鬱肄潢洛汾沁濟潦虖池

漳水

川瀆交錯渙瀾流帶通潛潤下經營華外殊出
同歸混之東會 倣一齋

山海經圖講卷之二 終

山海經補注

楊慎 撰

南滙 吳省蘭 泉之 輯
仁和 沈敦禮 咁修 校

山海經補註

明 楊慎 升菴 仕履見史部滇載記

南山經 八條

鵲山

舊本作䧿近刻本改作鵲此等古字宜存之甚矣今人之妄也

猨翼之山

猨猿有翼哉言此山之險而難登猨亦須翼諺所謂胡孫愁也

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

今雲南蒙化府有此獸土人謂之香髦具兩體二十八宿圖形圖心房二宿皆具兩體是禽家演禽宿爲兔心宿爲狐今之兔有雌無雄攢日而孕狐有兩體故能媚惑亶爰之類自爲牝牡又何疑焉　再考此獸類名叢類無異同雄亦類雌雌亦類雄類字之義愈益可明許氏說文云犬多相類故類字從犬非也犬有食犬吠犬獵犬之分其色又病何得言相類乎古人制字凡獸多從犬從羊未必盡取義也

浮玉之山北望具區

浮玉山即金山也唐明皇改浮玉山爲金山前人詩云天將白玉浮諸水帝以黃金姓此山

成山四方而三壇閼水出焉音遏而南流注于虖勺虖音呼

虖勺或作虖多

按虖勺即滹沱也古今字異耳況多之音與沱相近無疑　滹沱有南有北此南滹沱也其字古書所載例無定體山海經作虖勺又作虖多此南也作滹池北滹沱也說文作虖池而引詩滮池北流今誤作滮

池水經作滹池吳語楚文作亞駝字林作滹沱周禮作虖池史記作呼沱九州記作滹沱禮記作呼池注作惡池

洵山洵水出焉而南流注於閼之澤其中多茈蠃紫色螺也

螺色白磨之則紫文生余親見之

漆吳之山處于東海其光載出載入是惟日次

郭注云神光之所潛耀是日景之所次舍　山海經載日月所出入之山凡數十並峰巒隱映竅谷崩爛所見然矣非必日月出沒定在是也史記云崑崙山日月所隱避以爲光明者也西京樂府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孟郊遊南山詩日月石上生幽谷夜光明是也

命者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飴可以釋勞其名曰白䓘可以血玉

郭璞云或作睪蘇睪蘇一名白䓘見廣雅音羔血可染玉作光彩　愼按睪即皋字董仲舒春秋繁露云皋蘇釋勞即此也伍子亦有睪蘇之文睪皋蘇也芷白蘇也血玉之說則未試

西山經 十七條

錢來之山其下多洗石

郭云澡洗可以磢體去垢圿磢初兩切圿音介垢之石今南中有之

松果之山濩水出焉有鳥焉其名曰䳋渠其狀如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㬥

䳋渠今南中通海縣有之名曰䳋雞有注音形謬

小華之山其草多萆荔

萆荔郭注音戾非

嶓冢之山其上多桃枝鉤端桃枝今名桃竹實心多節可以爲杖又可爲簫的鉤端竹也其色紅可以束物　有草焉其本如桔梗黑華而不實名曰蓇蓉食之使人無子今名花骨蓉一名花蓇菰

皐塗之山其陰多銀黃注

銀黃漢代用以爲佩唐太宗賜房元齡銀黃帶宋人小說云其物黃於黃金

騩山騩音巍一音詭是錞于西海錞猶堤埻也音章閏切其中多采石采石石有彩色者今雌黃空青碌碧之屬

愼按穆天子傳天子至於重䣙氏之黑水爰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於是乎出又云重䣙氏其先三苗天子舍於珠澤注珠澤在越嶲又水經注若水旁有光珠之穴采石即彩石也采石山光珠穴疑即今寶山寶井今其地產寶石其品有紅剌紫剌靸紅硬紅

猫睛祖母綠其價有百倍黃金者皆爲方曜亦妖物也

嶓冢之山漢水出焉其中多白珠今蜀郡平澤出青珠

左思蜀都賦云青珠黃環是也

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

石涅可以染黑色論語云涅而不緇即此物也又可以書字謂之石墨上古用漆書中古用石墨書今代用煙墨不知石墨爲何物矣　本草黑石脂一名石涅又名元丹又名黑丹

峚山其上多丹木其狀如穀食之不饑丹水出焉其中

多白玉是有玉膏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瑩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峚音密峚山不知所在觀其說似莊子之說建德華胥列子之蓬壺員嶠後世之記天台桃洞也

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中多玉其陰多榣木之有若

榣木大木也舊注曰榣木不生花是也尸子曰大木之有奇靈者爲若木凡木大至百圍千歷千載皆有奇靈不獨扶桑得稱若木耳又曰食若木者多爲仁人

東望恆山四成成亦重也爾雅云再成曰英也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

搏猶脅也蓋退之送窮文實昉此一句

是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惟員神磈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

日西入則景反東照故曰反景揚雄賦所謂倒景也磈音宅西曰昧谷嵬傀納日古文昧谷作柳谷鄭元曰五色采爲柳日入時具五色說文穀音曰入色也尚書傳曰柳谷日入之神秋山海經有反景亦居之白帝蓋倒景反照在秋爲多其發于兆有作倒指紅者誤所謂日沒雨晴紅光必有風也有如金光穿射者古詩所謂日腳射空金縷直西望于山爲山赤也凡年雨作霽截霞截陰雲氣斑駁日光穿漏其中蹤者殺藏隱見是則所謂神司反景也

天上有神爲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

此豈因古詩用聲人爲樂官而傳會其說乎或者實有此物而因以爲人爲樂師乎

翼望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

紅光之所司也 昔天文志東海氣如圓簦

白於之山洛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於渭

括地志白於山在慶州洛源縣 洛有二此秦中之洛也伊洛之洛其源出熊耳前漢書云洛出冢嶺

鳥鼠同穴之山

此即禹貢所紀導渭之山也鳥鼠同穴今陝西人實云有之括修撰正成邊時親見之宋人作野傳乃以鳥鼠爲一山同穴爲一山蓋欲附於不譜惟而不知其妄可笑也

濫水西流注於漢水多鰠魮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

郭云亦珠母蚌類 文選所謂[illegible]也

北山經十六條

單狐之山多機木

郭云機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出蜀中 慎按即今之榿也

譙明之山譙水出焉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今名八帶魚

隄山隄水出焉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

[illegible]

縣雍之山古文作雍其獸多閭

閭即貐也似驢而岐蹄角如麢羊一名山驢汲冢周書曰北唐以閭鄉射禮國君射於郊則閭謂以閭皮爲侯也縣雍山今在晉陽

白沙山廣圓三百里盡沙也

世傳六一公作醉翁亭記始云滁州四面皆有山又改云滁爲州山四周又改云云末乃改云環滁皆山也可謂簡而奇然山海經已有此語如瀧岡所表求其生而不得下敢辭語出孔叢子學古文者豈可不讀

梁渠之山有鳥焉名曰囂其音如鵲食之止衕

郭云治衕下也音洞 元時名巷曰胡衕經世大典作衚衕亦昔傳會古字矣彼焉知之中國文人爲之飾耳然而元人字學高於宋人多矣

馬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訆

郭云言肉翅飛行自在 在天爲勾陳在地爲天馬五行家有其目而不知其物也文人所用天馬行空之語亦指此爾

天池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其名曰飛鼠

郭云用其背上毛飛飛則仰也 此即文選所爲飛蝠窮蔚姚安蒙化有之余所親見也其肉可食其皮治難產

敦山教水出焉西流注於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

郭云今河東聞喜縣有乾河口但有故溝無復水是也 今在陝州唐名石壕杜子美詩有石壕吏一首今名乾壕鎮 敦即殽也秦晉戰於殽即此地兩山則殽之南北兩嶽也夏后皋墓文王避雨陵在焉見公羊傳

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藷藇

景山即毛詩景山也藷藇即今山藥藷萸有二種此草藷藇也中山經其木多藷藇木藷藇也

其草多秦椒

秦椒今名地椒狗獲字食之故味比他羊爲美

濁漳之山漳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

丹林今之潞州路化領柿林實甚故曰丹林實北地

之上腴太行之鐵谷坤丹水在懷慶府修武縣
神囷之山滏水出焉
　囷音如倉囷之囷　滏水在今磁州
泰戲之山虖沱之水出焉
　注今虖沱水出鴈門鹵城縣南武夫山　古本作滹
沱虖沱後人改也
燕山多嬰石
　郭云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　今此石
出保定之滿城縣
倫山有獸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
　郭云川竅也　按伯樂馬經云有馬白州州竅是川
字以此可證
雉號之山其風如飈　注飈急風貌音戾○他本引此或作飈
　東山經五條
竹山錞于江
　錞于江形如錞也與晉灣之山其首枕汾用字相類
嶧皐之水其中多蜃珧
　蜃蚌也珧玉珧亦蚌屬　宋人謂之江瑤柱今登萊
　海間皆有之
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

括地志有南姑射山北姑射山亦猶語有南語北語
　滿有東滿西滿也
硜　一作　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名曰
峳峳　音攸　見則其國多狡客　狡客狡猾人也
無皐之山南望幼海即少海也東望榑木
　郭云扶桑二音　慎按鄭元注禮記不改本字而影
　其下郭璞注山海經亦不改本字而音其下深得聖
　人闕文之義宋人則直改之矣音何且顛倒況字與
　音乎
　中山經四條

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䰠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
豹文小要而白齒而穿耳以鐻其鳴如鳴玉是山也宜
女子
　淮南子云青腰玉女降霜神也蓋本此而演衍之
姑媱之山　媱音遙　帝女死焉化為䔄草其葉胥成服之媚
於人
　注一名荒夫草　楚國先賢傳云帝之季女名曰瑤
　姬精魂化草實為靈芝亦此類也
龜山多扶竹
　注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　陶淵明歸
　去來辭策扶老以流憩即此杖也又見蒼頡解詁

[illegible]山多[illegible]
　辟闢靶也就即臂也
　海外南經一條
羽民國有神人二八連臂為帝司夜於此野
　注晝隱夜見　南中夷方或有之夜行逢之土人謂
　之夜遊神亦不怪也
　海外西經二條
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儛九代
　注九代馬名儛謂盤作之令舞也　盤作之謂衆盤
　旋之令馬儛其上古時儛馬更發於唐世猶有此戲
玉空邊等為璣　郭注文
　謂玉空其中而肉其邊肉好均也玉之內孔曰肉外
　讀曰好古玉有肉倍好者有好倍肉者瑗則肉好兩
　均所謂玉瑗璣等也
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也　郭注文
　喬人雙木續足之戲今曰蹺蹻
　海外北經四條
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
　首衝南方古記非上所謂之條虎色者蛇斑如虎是

鼎上之像文只彩色照染別之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
　逐音胄郭璞讀
歐絲之野一女子跪據樹歐絲
　郭云言噉桑而吐絲蓋蠶類也　世傳蠶神為女子
　謂之馬頭娘後漢志曰宛窳蓋此類也
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柳甘柤甘華
　遺玉即陽玉也松枝千年為茯苓又千年為琥珀又
　千年為翳字書遺玉也是其解也高昌人名為
　木[illegible]
　甘華即甘華陶　名木靈仙名
　海外東經二條
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
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
　選萬也選與萬古音相通遂借其字右手把算左手
　指青丘亦言籌簿也
元股之國其為人衣魚食鷗在雨師妾北
　鷗即鷗衣魚食鷗謂木中蝎也　雨師亦有妾哉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羅女送妃之類耳
　海內南經一條

甌居海中
　甌東甌也在岐海中　岐海海之岐流也猶云稗海
閩在海中
　閩越即西甌亦在岐海中　閩已見此近修閩志乃
　不知引此而妄加杜撰
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葉如羅其實如
欒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
　欒作丸謂實如丸彈也
　海內西經四條
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　郭注文

謂形如半月唐詩江畔洲如月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

郭注言非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不得登　古謂有才藝者爲羿非必指有窮之君也

玕琪赤玉屬也吳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餘莖葉紫色詰曲傾靡有光彩

按此即珊瑚樹

莊子有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玕琪子　文係郭注

按今莊子本無此人

海內北經　七條

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方跪進杯食

注槃瓠殺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生男爲狗女爲美人　今雲南百夷之地女多美其俗不論貴賤人有數妻妻妾事夫如事君不相妒忌夫就妾宿雖妻亦反服役之云乖夫主也進食更衣必跪不敢仰視近日婆夢寶爲兵備親至其地戲謂人曰中國稱文王妃后不妒百夷之婦家家文王妃后也跪進杯食蓋紀其俗

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虞乘之日行千里

騶吾騶虞也

列姑射在海河洲中

山名即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

姑射國在海中

東山經流沙百里曰北姑射山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山皆在中國此曰藐姑射蓋言遠在海中也

大蟹在海中

郭注蓋千里之蟹也　汲冢王會篇海陽人貢大蟹其殼專車此云千里則又大矣　嶺南異物志昔有遊南海中行過洲渚林木茂甚乃維舟登岸爨於水傍半炊而林沒急斷纜乃得去詳視之大蟹也又元中記曰天下之大物北海中之蟹能舉鰲如山其身故在水　又類裘錄異嘗有人浮南海泊於孤岸忽有一物如蒲帆飛過海將近舟舟人競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碎墮舟視之乃蛺蝶也去其翅足秤之得肉八十斤噉之甚肥美蝶有八十斤則蟹大千里亦有之矣

明組邑居海中

爾雅云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注海中艸生之類此等謂明組者也

大人之市在海中

即今登州海市

海內東經　四條

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脈　文係郭注

按河圖絳象注云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庭即禹藏眞文之所一名包山吳王闔閭登包山之上命龍威丈人入包山得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而還吳王不識使問仲尼詭云赤烏銜書以授王仲尼曰昔吾

游西海之上聞童謠曰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造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六百初今強取出喪國廬丘按諸言乃龍威丈人洞中得之赤烏所銜非丘所知也吳王懼乃復歸其書　唐張說洞庭詩地穴穿東武江流下西蜀

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

郭注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源從臨洮之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縣入潛　即水經所謂天池白水也

沅水出象郡入下雋西

雋古音脈袞反今音髓

溱水出衡阜東

即溱水也

大荒東經　十條

少昊之國少昊孺一本有帝字顓頊於此

郭云孺義未詳今按孺謂長育之也則無煩義郭蓋以爲求之反不得耳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按山海經紀日月之出者七日月所入五日月所出

入一其紀日月之出也曰大言山曰合虛山曰明星山曰鞠陵山曰湯谷扶木曰猗天蘇門山曰壑明俊疾山皆在大荒東經其紀日月之入曰豐沮玉門山曰日月山天樞也曰鏖鏊鉅一本作鏊鉅山曰常陽山曰大荒山皆在大荒西經曰洛日一在大荒南經之甘淵曰洛月一在大荒西經之元丹山其紀日月所出入一在大荒西經之方山柜格之松爲考之淮南子日所出入又多不同存而不論可也

犁䰠之尸

古靈字或從巫或從王或從鬼或從雨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

銷姓者所賜其國之姓也

是維嬴土之國

嬴按讀爲盈也土音杜

帝俊生黑齒姜姓黍食

凡言生者未必其親所產尚書孫別生分類生之爲言姓也蓋賜之姓而別其種類自傳既久後世自以爲聖帝之苗裔也如今雲南木邪說之皮云天皇帝是我兄之類古者五胡皆自以爲聖帝之後匈奴自謂天之驕子元魏謂天嗣自謂天女所生不離

於誕天況堙八千

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䝞

郭即魖說文云夔神魖也黃帝以夔皮冒鼓聲聞五百里因訝夔形爲鼓故穆天子傳有黃蛇鼉鼓之文

帝舜生戲戲生搖民

今廣西有猺民豈即此耶

女丑有大蟹

郭云廣千里也 天文有巨蟹宮蓋謂此

三騅視肉

郭云聚肉有眼 按視肉之文山海經屢見郭惟此有解又云食之不盡皆不可曉缺之可也

大荒南經二條

氾天之山赤水窮焉

郭云流極於此山也此篇又有不庭之山滎水窮焉成山甘水窮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死塗之山青水窮焉

三身之國姚姓黍食

黍食言猶火食也他如盈民之國於姓黍食不死之

藝海珠塵　山海經補注　天

國阿姓甘木是食蜮民之國桑姓食黍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又有大人之國大荒北海外有丑民之國依姓食黍儋耳之國任姓食穀胡不與之國烈姓黍食深目之國朌姓食魚魚山威姓食黍苗民釐姓食肉夷狄豈有姓哉蓋禹錫土姓而遷及四裔也書所謂聲教訖海此亦可證今南中夷人有台國同一姓者其遺俗乎其曰食不曰粒食粒食不實王制所云不火食者也

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一本有浴字）日於甘淵郭云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其後世遂爲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於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暘谷虞淵也 河圖緯象曰郊之隆土爲扶桑日所升宜暎之匯下絡炎泉月所登漢武帝昆明池中刻牽牛而右織女象雲漢之遼邈蓋效此耳

大荒西經四條

白丹青丹

注又有黑丹也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然則丹者別是彩色名亦猶黑白黃皆云丹也尚書大傳云丹邸出丹雘青邸出青雘是丹與青皆名雘亦猶今俗名黑墨朱墨也黑丹即黑石脂石

藝海珠塵　山海經補注　三

湼也此篇又有元丹之山出黑丹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

與浴日義同其曰帝俊之妻生十日自甲至癸也生月十又二自子至亥也

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有兵

注引周書云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楚反時吠過梁國 元至正中襄衍江柴山下有赤犬羣吠未幾兵亂

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道猶從也韓非子云元稱二八道南方而來）蛇乃化爲魚（禮記水潦至不爲魚鼈王充云水至蛇新化爲魚鼈人也）是謂魚婦死即復蘇

淮南子云后稷隴在建木西人死復蘇其中爲魚

今南中有夷能以術呪尸爲魚而食之

大荒北經四條

亦在畏獸書中 郭注文係據山海圖爲說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

禺谷即虞淵古人用字同以同音相借璣淵又作吳泉

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

藝海珠塵　山海經補注　重

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

阮嗣宗詩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乃用此事

西北（一本有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瞑乃晦其視乃明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謁是字古文法奇之又奇

海內經六條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

注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 此蓋郭璞別以畏圖增入之也畏人曠今之成都也

女在壽城天谷今名玉女洞

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

嘉穀之米炊之皆有膏

百穀自生冬夏播琴

琴今本誤改作穀齊民要術所引可證

西南有巴國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居是壚土

注今三巴是 出是塵土言其地濤隤無礫埃也長綦侯予啓思與予相遇於巴東其詠巴賦詩有水覆遂兩儀之句乎蜀衛晉之侯曰此句亦微有祖子知

藝海珠塵　山海經補注　重

乎予曰豈非用山海經巴國域中出是塵土乎侯笑曰是也

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

今南中有夷名娥昌其人手持蛇啗之其採樵歸籠中捕蛇數十蛇亦不能去不知何術也疑即此類

[illegible]遌之山其草多龍脩

郭云龍須也生石穴中而倒垂可以爲席 鄭緝之東陽記仙姥巖下不生雜草惟出龍須

周書倉太史嘗為予言升菴先生著有水經補注山海經補注二書疏釋精確足補酈道元郭景純所未備惜水經注早佚存者惟山海一卷耳予亟借而讀之信然按何宇度益部談資水經補注在所見已刻三十種之內而山海經注則云已刻未見者今此本存而彼轉逸何顯晦之各不侔也仁和趙一清作水經注釋四十卷引據原校二十九人升菴居其首則先生之書固有存者予特未之見耳又檢討吳任臣博採

衆說作山海經廣注見於浙江採輯遺書總目予亦未見其書又未知其能取先生之說而折衷焉否也童山李調元序

山海經補注序畢

雲南山川志

楊慎撰

雲南山川志

明成都楊　愼撰
平湖陸　烜訂

玉案山

玉案山在雲南府城西二十五里一名列和蒙山秀麗多泉石石有碁盤山北平坡中有三泉如盆池郡人春日遊賞於此山中有玉案蘭若

金馬山

金馬山在東二十五里西到碧雞山中隔滇池山不甚高而綿亘西南數十里上有長亭下有金馬關

碧雞山

碧雞山在西南三十里東瞰滇澤蒼崖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澄波雲橫絕頂雲南一佳景也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而致遣王褒往祀至蜀而卒顏師古謂金形如雞碧形如馬未知果否

太華山

太華山在碧雞西北

秋雱山

秋雱山在嵩盟州東四十里世傳蒙世隆征烏蒙得四女歸至此山四女逢望故鄉俯仰歎息忽山巔霧結三峰爨謂三爲秋霧爲雱其山崗巒獨峻登眺則雲南悉在目中又名崚嵸山

滇池

滇池在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合龍盤江黃龍溪諸水滙爲此池中產衣鉢蓮花盤千葉蕊分三色下流爲螳螂川中有大小臥納二山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

瀑布泉

瀑布泉在府城西二十里寶珠寺後崖高十餘丈泉自上汪下噴珠濺沫清澈可愛

點蒼山

點蒼山在大理府城西高千餘仞有峰十九蒼翠如玉盤亘三百餘里山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又有瀑布諸泉流汪爲錦浪等十八州蒙氏封爲中嶽

鳳羽山

鳳羽山在浪穹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羅浮山相傳蒙氏細奴邏興時有鳳翔於此故名鳳羽後鳳死每歲冬衆鳥哀吊其上故又名鳥吊至今土人於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

九曲山

九曲山在洱河東百餘里峰岳攢簇狀如蓮花九盤而上又名九重岩上有石洞人莫能通

西洱海

西洱海在府城東古葉榆河也一名洱海又名西洱河源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滙於此形如人耳周三百餘里中有羅筌濃禾赤厓三島及四洲九曲之勝下流合於樣備江濃禾島形如几案故又名玉案山

判丈山

判丈山在臨安府城南二十里高千餘仞中有三峰削出如筆架昔大理段思平外舅爨判居其上因名有祠在焉

碧玉峰

碧玉峰在寧州北五十里巖石磷磷下瞰撫仙湖波光涵浸如碧玉上有碧玉神祠傍有石如懸鐘又名石鍾巖

玉壁山

玉壁山在定遠縣東六十里高可千仞望之色如玉壁其東有鳳羽山南有易者山北有絕頂峰皆

丹崖壁立高出羣山之表

雪山

雪山在麗江府西北二十餘里一名玉龍山條岡百里歸巍千峰上揷雲漢下臨麗水山巔積雪經春不消巖崖澗谷淸泉飛流蒙氏異牟尋封爲北嶽

九隆山

九隆山在司城南七里山有九嶺又名九坡嶺沙

河源出於此相傳昔有一婦名沙壺浣絮水中見沉木有感因孕產九男後沉木化爲龍衆子驚走惟季子背龍而坐龍因舐其背蠻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故名九隆長而黠遂推爲酋長山下又有一夫婦生九女九隆兄弟娶之種類遂蕃皆刻畫其身象龍文於衣皆著尾世居此山之下諸葛亮南征時鑿斷山脈以泄其氣有跡存焉

哀牢山

哀牢山在司城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訛爲哀牢絕頂有一石如人坐懷中有二穴名天井土人於春首視水之盈涸以卜歲之豐凶至者見水溢以爲吉兆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右穴水涸取右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鼻二泉出焉一溫一凉號爲玉泉故又名玉泉山

博南山

博南山在永平縣西南四十里一名金浪巔山一

名丁當丁山極爲險隘乃蒲蠻出沒之所

瀾滄江

瀾滄江經司城東北八十五里羅岷山下漢明帝兵開博南行者愁怨作歌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瀾津渡瀾滄爲他人渡舊處以竹索爲橋後廢本朝洪武末鎮撫華岳鑄三鐵柱於岸岸以維舟

方丈山

方丈山在鶴慶府城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洞中有池深不可測水滴岩下如方響音昔蒙氏羅閣鳳孫觀音像於壁故又名觀音山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

蒙樂山

蒙樂山在景東府北九十里一名無量山高不可躋連亘三百餘里中有石洞深不可測一峰特出狀若崆峒蒙氏封爲南岳其南有泉爲通華河其北有泉爲淸水河俱東入於大河

烏蒙山

烏蒙山在祿勸州東北三百里一名絳雲露山北臨金沙江山有十二峰聳秀爲一州諸山之冠八九月間常有雪其頂有烏龍泉下流爲烏龍河蒙氏封此山爲東岳

高黎共山

高黎共山在司城東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崑崙岡夷語訛爲高良公山極高峻介騰衝潞江之間冬月潞江無霜其山頂霜雪極爲嚴冱蒙氏封爲西岳其頂有分水泉極淸列行者咸掬飲之

臥獅山

臥獅山在法寶山之南五里以形名高百丈餘袤二里其山俗名臥獅窩其下有洞曰芭蕉廣二尋高稱之入深百五十步其中石乳燦爛有如蓮如鐘如傘之異故又名石花

雲巖山

雲巖山在城北二十五里高二百丈餘盤爲三里許積木陰森巖石深百步中有石橫臥於下長丈餘好事者鑿而爲佛建寺以覆之扁曰雲岩臥佛其左有洞洞門高三尺深十丈餘寺外築臺建門臺下有池東望沉瀁足爲佳麗

羅岷

羅岷在城北八十里卽瀾滄江西岸高千丈餘延袤四十里舊傳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者名羅岷常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於此後人爲之立祠祀之岩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俗謂之催行石按飛石本岩上野獸拋踏而下相傳有人於將曉時見石自江中飛上霧中甚多羅岷之南爲險山勢極峻絕邏年循鳥道闢仄路以通往來行人便之

易羅池

易羅池在龍泉門外瞰九隆山麓泉由地噴者九

寶潑滾沸出不舍晝夜郡人神之因名曰九龍池周遭甃以磚石內有荷花夏月盛開西岸有二亭其一舊名觀瀾御史陰汝登重建題曰龍池春曉其一跨沸泉之上舊名偕樂副使郭春震重建題曰九龍清泒泉石澄清游人絡繹足為一方形勝

昀竹菴先生其著書多在滇南之當也

實暨發花零妓扶輿时遊歷所志陳垣跋

雲南山川志終

雲緬山川志

李榮陞撰

雲緬山川志

萬載李榮陞

山

雲緬來山與南內幹同祖於大崑崙山東行至麗江以西尾分幹南行亦謂之大雪山出番界入雲南大抵西趨潞江東趨瀾滄布勢不遠至永昌而漸廣其體東散爲羅岷山入順寧境通志云其山分三支西南及直南下者俱短惟東南一支挾瀾滄而東爲蒙化山復分支爲趙江東去者爲右甸爲順寧雲州諸山而直南下者爲枯柯嶺即分水之脊是也枯柯嶺東南行度草房哨（在州南）又南爲杜偉山峻陶獨聳（在州東南）東南爲碩岷山入雲州界東迤飛鷲山爲其脈（在州西）折而北屏峙爲猛馬哨東北穿大圍（在州東）東南行爲提渡嶺爲岸栗哨爲猛賴山爲邁乃山曁爲接天山（在緬寧）入緬寧界西南行爲南亭遊爲南岷山西轉南爲大雀山接猛猛界矣其去路東南過耿馬孟連孟艮八百安南占城而終於海今據其幹枝之在境內者志焉

萬岷山在州西南順寧界上東連猛郎山覆峰爲秀山北木蓋草墳河下流附瀾滄入南海山南水爲盤河下流附瀾滄江入西南海萬里蜿蜒之脊不特雲緬宗之而已

瓢馬塘山其脈西北自萬岷來南馳爲盤蓁谷拉木嶺張脈山乾坡而盡於盤山北馳爲昆舞爲猛度而盡於下猛臭之一山也橫亘二三百里羅列以南其嶺夾山深樹冥冥行者仰不見日身在三四十里上以爲谷底也猛度桶州南南河外與大雀山對峙自州右望之如人字山半平敞爲數村居人多傍其屋便游暇撫如地行仙焉有明時土州事教其弟學不相能而出居學讓其上游以弟故人以下猛目之

長坡其脈西南自瓢馬塘來伏於猛甸道脊而東起爲長坡北轉爲猛木脊邦谷爲黃草壩盡於猓扎其西麓所派爲樂培皆爲荷花海子爲田心村爲草皮街爲內凹塘海海子托體甚高至海所四山轉平藕花不種而茂人傳其內有物焉田心村據兩洞之會地平曠有微碍少人居爲海廣僅十數畝皆汙萊三耳圍吐烟成霧人不敢探其邊海西即玉案山隔河與官署對

猛賴山其脈西自長坡來經南安營況轉而北合爲高空馳八九十里而盡於昆棠與阿輪南北相望順甸河一大關也嶺皆老箐無人到在城東六七十里通志誤移於城西府志失載當人莫知其名然此山南鄰威信北跨永平大平諸里其所謂諸村猶存營岸營洱之名故知其在此耳

邁乃山其脈西北自營賴來東南繞緬寧而轉爲龍潭山邁乃山官房皆山巒延百里實接天山之脈也山之東水入南麻其西水入南丁

接天山通志云在府南三百里猛緬東界多積雪府志云雪山在雲州城東南二百里猛麻境其巔有平臨自然爐成高下皋非巖生又有石門石室遊者時

猛之予幽邦東人云山半以上無人居惟緬僧歲一扳登採異花以供佛山之西即緬寧境蓋雪山即接天矣而府志遺其名別于西鳴山下注云前有快頭山左爲偏邦山右爲胡孫山今按此三山皆在緬寧而西鳴則暨隔順寧之西彼此不相屬殆誤以雪山爲西鳴也營龍經行雲緬此山爲　高鯤西千里乃因瀾江而東麓迤邐綿亘百里盤紆偃曲然布勢猶廣矣

南掌山一名南岸其脈東北自雪山來橫抱緬村東南而抵于鼎山隔河與緬本相錯箐柱層巒不見天披登中四北望城大僅如盂平田千百頃瀾其外高峻所稀見也山中竹箐叢翳本以升猛南北入從旁戶男女環毯而寢其下半家居之彼此不爲聚與之語重譯乃通蓄其食無稻衣無布無甲子之紀宗支之係度世冥冥然蓋古之鼠窖其此矣

南們山其脈自南掌東北來横帶緬南亦謂之分水嶺南丁瀕其北折而西南入於瀾滄蒜瀕其南折而東入于瀾滄

南岷山在西南猛猛界上東與南們連體而分脈北行蒟卒倬邁緬西瀦山皆其分派也通志謂猛緬西南界有山高六十里者惟此可以當之然審勢辨脊無人徑不能計其里之實嘗登南們遙望其峯群朵與南們同其高但遜于接天耳

大雀山在西南猛猛界上脈自南們北來繞寧安之東東支依麗恭而盡其幹出界東南趨耿馬也（已上正幹）

習鸞山其脈出于猛角昆角之山東南行近順寧城分爲二其北出者爲快山抱城而東爲樂平山與峯山東南入州境爲習鸞山府志云在州北一百五十里其高千仞下臨瀾江是也通志謂在城東六十里殊不屬山之西有龍潭南流入于順寧河凡順甸以北陽澗以南諸山皆以此爲祖

阿輪山脈西自習鸞來伏爲分水嶺東起大山峙累百餘里當伏脈處下去瀾猶二十里則其之高可知通志云高二千仞下臨瀾滄雲地惟此山積雪府志

云與崑東無量山隔江遙對其險爲諸山之冠予嘗於江外山巔望南汀形勢皆連綿遠天此山尤冥然不測所稱拔庶山無量之上志所稱不虛矣若山諸里爲蒙化僧戶闢化土人率據其所分聚落如稻木林之類名之無有知阿輪者惟分水嶺南下有哨名拔羅即阿輪之轉音前人設專哨在其間其後分爲大平林後而阿輪乃降爲一隅猶順寧三台山哨亦以分多降居西路今志猶云三台去山頂十里正此類也然後猶存三台之號此則併本音而亦亡其名實是非之真誰從辨之山在城東北百二十里舊志脫北字

天馬山脈北自習鸞來過營盲山山南猶爲天馬新城依其東麓其西即順寧境與峯山隔瀾而臨之山距城纔五里土人以其地近故爲之美名然在雲諸山中不爲高通志云如天馬臨空登其巔則川形勝無遺乃臆說也府志則出

鍋鏟山馬鞍山營盤

猛卯山其脈北出於營盲東行南折爲猛卯長嶺與天馬同福稍高新城在其西鹽水外兩山之間嶺有平甸故明人改流時建城於山然遠山高而屬不過近山淺而氣不避疫所以難往也山雖峻而無石嵐昏十禍草木樹然志乃云形如列戟蓋翠欲流疑之非其實不足矣

猶岳山其脈與府治北之保山同祖而分支南行爲營盤山立新寨口過岳山山東南入州境其勢北連把邊南連大雀西面延屬數百里通貫爲一不可窮其道里而東盡於州之舊城自州治循脊行一日可達山半有呂祖閣畫花崖及脈壩鐵井皆老箐阻絕山之陰峙有雪映地而色赤故受瑯名南臙水派爲南北河其近州者北爲阿首谷南爲內布谷居人猶賴之雨惟秋深見峰焉

象山出於猶岳之中枝直行十里而横延如象南尾而北首官署民居鄉境爲市之屬皆憑之右肋有乾海子其水東流入於南河

大雀山脈自猶岳南劈爲浴水灣迤邐而東爲大雀其巔有盤石可坐數十人岩洞錯列於下按脈東行爲衙珠窩環嶺如大城一峯正錦其戶亦幽居之選也東伏再起爲內布峯自南橫西望衆山皆低惟此人立於高空

八剌山其脈西自營賴東北抵順甸東翥過府治長六七十里龍馬塘在其上八剌土音爲吧喇今轉爲波羅矣山在城南八十里通志誤爲十里府志失載夫府載其所屬官詳於省而疏脫如此其於省志亦未之寓目也

東山其脈西北自營蠶山分脊而南行爲陶幹山習官山白水繞東山盡於南引河口府志云習宜山有泉岩水白其端洌瀠而下如綴絲映空十餘里外即望見之下有白水村又云猛麻寨東山上有龍潭方廣沒深前明世猶女遇兵亂於此遇害屍其志據廬於寨側衛之其地絕險惟無以自給久而遂墜

昆睦山其脈西出於雪山東岸於汀其地三面臨水有潭在頂上頂而曲兩端斬欲如人目江水濤漂氣漂之故土人目爲江眼爲山之南即緬寧境

邦東山雪山東麓也北與猛麻八道箐連氣象平由古樹箐遊燈石村落周遭行者快其坦迤然下距地面二十里矣（已上正幹之左支本入緬甸境）

西粤山滇志云山脊峭壁有洞其洞廣十餘丈上浮翠蔓如垂蓮深邃莫窮府
志云在府南一百六十里阿度吾里懸崖數十丈流乳爲樓閣細如筍如芝
石刻爲瑚翠洞天山之泉匯其中四五里爲池盈者水沉碧時見巨鰲大如屋
人莫敢近猛會常遣人秉炬極探之穿出山後箐中花木秀異阻水而返其山
在猛緬界今按緬之西接璜州之猛甸猛回與順寧耿馬都惟州之猛底西連阿
度吾西粤山雖在其界然予未之到其山水分合不能悉悉附記於此俟後之
好遊者
鄭據山東與猛麻官房箐連氣其水西入南丁滇志云在猛緬西北百二十五
里二猛往來徑於此
鳳凰山其脈西自南岷來東北行數十里盡於南角水內緬寧城據餘坡之上
山腦如鳥布翅故名東麓有溫湯在丁河曲硫磺瑩白緬貿之所售山西有八
仙洞大小相觸爲房室凹透有石幢天成觸臨其頂啓龕於蘇若時藉待年之
女新其下觀世音者以鋼梳將爲祠外叠庵守之今並廢

恍迦山與鳳凰山分脈於南岷而外轉東行盡於城西南角水外山高而多腳
界如幟形故以名今土人則號其南小山爲獅頭者形亦儼然此山東臨平甸
與雪山遙對滇志謂在緬西南誤也
美木山其脈亦出南岷而北行過箐門左分邦帕右分邁乃又北爲美木山西
與雲州分界爲遠氣皆老箐蜻蛉紅娘子樹出其中也芭烏箐其脈南自緬寧箐
門來入州南境爲芭烏箐芭乃箐上下張龍箐北抵丁河之曲其分芭烏而南
出者縣昆塘而盡於猛回西南出者懸象扒而抵於邦紅皆縱橫彌幅入瘴壑
深
錢寶山滇志云在城南一百五十里以問州人無知者審其里向得之西南界
上其山西北爲順寧西南爲鎮康耿馬東北即州猛底也耿馬人名爲猛止州
人稱爲曼母語音輕重之差耳南丁河帶其東南志乃云猛緬渣江殊誤予嘗
登緬寧箐門山而天晴霽遠嶺登橫望此山獨帶長雲其尖殆合於霄漢也土
人云北起右甸南極南丁綿亙數百里與發東鈔樂山相似故亦名鎮盤以上
正脈之右支東入瀾滄江者
鞏架山在瀾滄江東發東界上南丙幹東行至雲南縣分幹右出爲定西嶺南
東行至蒙化發現爲鈔樂山山分支西南行過黃谷山猛賴山又西南爲鞏架
入緬寧胡蚌村依其麓
發茂山其脈自鞏架山東分而南轉西行迤邐爲發茂山有村依其南麓
實兼山在緬寧東南偶乃泊河謝距城一二百里其山分界三郡東北發東東南
威遠西北緬寧鞏架之委也以上東界內脈之分支
所纂雲南通志乾隆　年所修順寧府志乾隆二十　年所修其載兼於辭
而望於義亦隨文斷改然不致失其意舊志具可按也
川

讀遊記云雲州東界瀾滄江西界潞江按雲西爲灣甸鎮康潞江猶在外然西
南有南丁河亦其水之左支也瀾滄西洱自唐人有名黑水者宋程大昌直指爲
禹貢黑水明李元陽登張之說西出叢番入雲南南遷大理順寧雲州緬寧威
遠普洱折而東盤老撾交趾入於南海迭逕雲緬境內幾八百里而右入之支
亦不一今並志之
瀾滄江西北來離順寧縣境而永東南數左蒙化右雲州互爲天塹爲永瑳州
北東二方從此首入右切習翻之山東南行經神舟渡
府志云古渡在下游朝陽寺側土寇蔣朝臣割州城分兵據之州人游於此
結筏夜渡以速援兵賊駭以爲神解圍遂今渡名神舟以此
右過丙老河水於阿輪山麓而東經阿古止渡過習宜水又東經昔閉渡至
平掌過丫尾水又東左岸入發東境經羊街渡漸轉南微東行經溫懷渡過習
箐水又南經邑旧渡過發筏水在緬寧神舟渡下即有營盤在渡東即又南過
佑順河口又南經蕪蔴渡過其水又南繞龍馬渡過發弄水又南繞波羅
山麓過其水南經烏啓渡轉東微南行繞鳥箐號乾過其水入猛麻境轉南行
過發蚌箐水在緬寧其口名發白江邦協水過卜水南繞丙乾山麓經磯鑿渡
過其水又南過打黑水又南過南麻河口遶昆崙山之東又南過那戈水繞行
八道箐以周於緬寧計其長約三百餘里渡子云自神舟沿江下四十里阿古
止二十里昔閉渡三十里羊街五十里溫懷一百二十里乏資九十里蕪蔴
九十里烏啓一百八十里磯鑿渡長幾六百里江路紆迴倍於烏路耳神舟羊
街烏啓磯鑿皆官爲船濟行旅餘五渡民自爲之然渡子利過客之錢率不以
聞頃年奉李制府公文設卡於神舟以督稅圭之江楚游民之入州者並禁焉
瀾滄江從緬寧東首入其境曲折南行至邑里過上渡轉而西南右過那限河
河西出猛麻界接天山山之水四分西爲明孚河北爲那戈河東爲那限河
那限河左抱邦東山麓東南入於江

又西南行左岸離發東境全江入於緬寧西行轉微南右過發幾大水蚌糯水
水並西北出撥天山東南入於江
又西南過南榮箐水至虎捕過下渡又西南右過發頂河左過戊家箐河又西
南右過箐邊河那摩河那竹河南行左過發茂河口
河東北出發東界分水嶺西南行迤上下發茂村過發丫水於其左折而西
又收那卡水那板水西南入於江
又西南右過護蒜河口
河北出於南劃山山西北迤邐南岷西南幹所經也其水東南行遶圈谷又
南右合亨安水於大雀山之東東行過護蒜汛爲護蒜水入於江
轉南出緬寧境入威遠地其下游轉而東左過緬寧之乃泊河迤南東西去
河東北出發東之界其山北與發茂河分水西南行右過發丫水而南至乃
泊出緬寧境下游逕威遠入于江

瀾滄江自東流南斜貫緬中鳥路約二百餘里
按瀾滄爲黑水之濁中國自江河外無與絜長者然在雲緬間瘴氣不能半
里過處所山無十丈之平上下千里無城郭村落旧時故無行船非人不能
通無所用之也右岸阿輪山八刷山接天山左岸無益山並迤且與州司相
絡始其舊遺雲李東雪嶺山之半氣結拔幹蒸嵐迴北下爲澀淫故瘴發瘴
尤厲滇志云歲五六月江中有物色如霜光如火聲如析木碎石謂之瘴母
人觸之輒死又云起于春末止于秋杪岸上草相結爲草頭瘴時
幽行旅皆絕土風凶惡如此故非其土夷及附近之爲容者不敢問津焉
永佑河導源州西北右甸之東發山爲右甸河東南行合猛佑水爲永佑河經
阿度吾里折而東右帶烏亟左帶雪山納其水東北由州境西首入小孤山峽
於右逕昆弄箐東行左過大雀山右抱白石崖過南溫樹水北轉過衙朱箐猛
度箐又東行抱下衙廠塢而下過螃蟹之口

其水南出頭道箐黑馬塘山與昆弄分水黑馬之泉北流合衆源過永鋼翻
爲螃蟹河又北過蝦培水荷花海子水水出東山頂物怪守之其有人不敢
取常有鹽水鹵田者雲霧驟起雷鼈山下其水並匯於螃蟹河又北行過發
樹左抱下衙村入永佑河
又東左過南辛河口
河一名小龍河西北出大雪山過河中村南行右合雁箐左合海舞箐瀝於
鎮天之岩其口豐垣絕高有石室窈深木中又南過獨發橋有村曰丙布據
南辛之心山腳一牛平洞回合可念其水曲折出山入永佑河
東行逕舊城南大侯州奉氏土城也亦謂之上衙爲奉氏有土之始不可詳也
歷中兒叔爲知州治此郭舉爲目治下衙既而設流官治新城故目此爲舊城
河水繞城散爲數汶南卓橋跨其上謂之南河其橋舊名新興康熙中州人以
鎮宗榮之後圮於水轉北行右負玉案山至鐵水橋闊之左與順寧河會
其橋明季名延柱見於滇遊記康熙中知州刀飛龍復成之更名廣福以無堅
岸亦就圮
順寧河導源府城北之雁門箐東南行過衛亭橫桃源水董永水自左來會過
迎春橋右轉趙交鳳山尾合蹬桑水爲順寧河南行左帶樂平山九龜山右帶
雞冠諸山收其水南微東行過洛甸河
河西南出中阿山東北流至洛黨入順寧河
又南過錦花山箐轉而東右合於大箐東南穿把邊山峽以出又南右過石頭
箐收發岳阿首之水左合於龍潭由州境西首入右繞象山之猪州舊城北北
草橋跨其上爲北河一名南坎河蓋夷語不識其義北河東至鐵水閣之左入
於永佑河府志複出順寧衛亨又謂隴門失考而以洛甸爲浴甸皆誤入州境
亦然諸水雖土人號爲河實細流也近繞城下志尚昧其首尾分合況他乎
南河既合爲順甸河一名順佑河東北行右過黃草壩諸箐左過新城河口

河北出猛卯山之西經内崴而南地多沙磧及水暴田畝壞又南逕新城之東雲州城也明爲縣中改流建州治於此河水又南過乾海山海島西坡上廣可十頃其初水澄深有物游焉州人爲樓市其側航舟以遊貨後成傳爲龍徙海漸不盈城中亦作而地墟突其水下注新城河又南東入於順甸河

穿其東橫攔一名富春雍正知州吳元壂所修今僅餘右趾又東右過北麻河口

河南出蠻乃大箐南與南麻河分水北麻水北流西帶長坡黃草壩東帶猛賴通爲小猛麻對南大猛麻爲名也箐内支水十數窮炭成川北至猛扎地入順甸河士人亦曰爲猛扎河

北徼東過猛郎河口

猛郎河出分水凹北與丙老河分水故名其水南行繞猛撥寨而東左會馬四河於會掌村口又東南帶猛郎街穿其橋左合於牛槽之河河北出阿鞝山南流降於村有水濆出平地石穴間廣闊數畝其氣上冲如黑霧半里外硫磺逆鼻其熱不可探流稍遠溫凉平土人藉以浴男女異次爲穴側有廟繞柱龍如生僧云常乘風雨出游故鎖繫之其水南附牛槽而入猛郎河猛郎河又東右合溫弄之水水西出習璽山蠻冒箐東行過溫弄有橋橫其上四尉木爲底長七八丈寬以石亭其堅可作數百歲有錫生者語予云州地多祥砂夏復攻其岸橋輒壞故猛郎之工新羅村曾然如四木者亦鹽林宅之運兌吁四木皆大良材也而秖爲村杠以待牛馬之走又不能保夏漲之不侵惜乎其水東入猛郎河猛郎河又東折而南左過蠻著水而甸入順河東南行左過丙邊河定喜河右過昆棗河昆象河昆掌河左水並出阿輪山稜木嶺右水並出蠻羅山犬牙相加以入於順甸又東南至猛乃入於隴欽江其水自西境東橫貫雲境而最紆折烏路二百里江行倍之總其支派所經幾半雲地焉

南麻河導源州南之蠻乃山山南與緬寧分水東有大龍潭其水東行入猛底境左合蠻況之水折而南繞新街於其右過蠻遮水新村水又南右過南滿箐水曲折行穿橫樹橋逕蠻梁蠻拔邦別而出於司治之東其地爲土圍奉氏豎土壁於此四百餘年下圍繞其外民戶纔百餘還處窮箐如盤踞焉其水東南行右過南辛河東回龍寺而左轉與南引河合

南引河亦導源蠻乃山其西與蠻況分水南引水東南行右繞陶斡山左帶昌渧坳入猛麻境折而南逕蠻宜村白水村村西大山巔有龍潭其水東懸流數十丈北東入於南引河河又南右過習元河導源邦別箐與龍潭相連懸岩亦詭或回風激吼雨則旋至土人以爲候焉其水東南入南引河又東南合南麻河

東入於隴欽江烏路長一百六十里

南丁河導源司南之分水嶺其山西於猛猛分水故以名南丁源東北行過其汛左會猛革水猛托水於嶺北爲南丁河北行經背本里左過南本水溫湯水湯在杭峽間四無人徑高岩爲扃深樹爲帷爲晴泉聲清冷盈耳圓方二井相承別水深熱入之夏冬盈溢長如春巷奉氏有十時避暑之地其水東注南丁河

又北行右過蠻浪水穿蠻甕橋河中石壘池爲兩岸相抱乃得過故以名又北右過南辛水出於峽牛谿十數里逕緬寧城之東故猛緬司治也奉氏有碑存緬寺記其歷年九百有餘乾隆十一年改流爲緬寧其城東距南丁河半里寺逕橋橫其上河水北出右過南布水折而西至蠻判村南角河自左來會

河導源猛猛界南能山西與猛托河分水南角源東行北轉穿猛索橋邦貿水左來合之水導源西境之分水嶺西水入猛河嶺東水逕邦貿東北行左合猛外河河北出押丁箐東南流經猛外村而合邦貿水又東合南角水

東行出峽入於南丁河

又北行右帶白塔過南蚌水入於峽右過南嶺水南柯水南梗水又北逕邦傑塘過嶍嶪水

水導源害山西合梁箐水穿昔甫橋入南丁河昔甫程園作嶍嶪夷以音近書寫之

南丁河西北行右過蠻項水

水東出猛麻官房箐經發判寨西南入南丁河即蠻項也亦通爲梗

折而西左過邏糯水

水西出邦盷箐東北行入南丁河

北逕邏丁即南之轉也右過坝抗水李孟水棠臘坳水蠻毫水李孟亦通爲猛尾爲西北行右過邦海水逃乃水

水出東北猛麻境之逃乃箐故名乃俗字也合饒乃爲音行於文案其水西南行入南丁河

折而西右過的緬蒜箐水西南行丫河大水自右來出於峽入雲州猛甸壩

丫河出州西南猛道箐與蛹蝴河分水爲南西注折而南富雲緬要道斷隴委曲行者苦之目爲四十八渡水登於志其後改道北趾箐密竪當年如脊成心不能免也雨淥汛至飽資橋水石非險無民戶一把總駐此率數十兵以詰行旅水穿橋而南左會蠻乃山箐水爲丫口又南穿緬寧界入南丁河

南丁河西南行右過紅坡水

水出黑馬南嶺其西與色度分水東爲蠻殿形左通安如蠻名右通蠻卡唐庄總爲一箐其水東南行逕回興山西爲紅坡水山頂有天池廣數畝味甘洌行人利之紅坡水南入南丁河

又西南右過南侽水丫尾水左過昆布水海多水逕猛頭街之東名猛賴河穿木角橋南行過猴臘水蠻峻水舊有藤橋橫其上嵯正中易以木石後圯於水

猛賴河西南行左過象扒山右過乾坡折而西過盤河之口

盤河導源州西瓦暱山山北水爲草壩河其南源總爲色木漕水西南行逃蠻樹街邦別箐蚌龍箐大蚌箐出盤村之右爲盤河又西南逕舊口西紅岡水自右來其水出蹦寧之那多岩東南行逆入於盤猛底河自右來其水西出順寧之　南行入州過邦信水安谷水折而東逕猛廷街之南東繞賓紅岩入於盤盤河東南入南丁河此河所歷皆深箐惟猛底稍闢

又西南左過邦紅水右過新岷水

水出耿馬界上蠻顯山梅葛大春夏積雪其水東南入南丁河

穿其橫接耿馬界矣又西南繞白石汛而出猛回河自左來會

河有二源象鼻水出緬寧南南蚱大山山東爲南丁南角正源西南爲猛勇虎口源西入於南丁而象鼻水出其西西北行至烟地哨右會箐門水邦帕水左會丙一水强度水又北行左會南邦鼠水爲邦怒河古蹟志云猛緬邦鼠山有諸葛碑文剝不可辨其水右繞象鼻嶺而西麗老河自右來繞其嶺合爲象鼻水入雲州猛回境西南行夾岸皆壁行者穿河十八渡乃至街子其水右繞猛回街而與象扒水合象扒水出蠻烏箐西南行左合南烏水昆康水右繞象扒之山前時箐寨無路人蹤野象逕以行故山氏之其水左過鎦河水而南與象鼻水合爲猛回河南行左過臘山水折而西右過邦猫水入耿馬境又西南入南丁河

下游爲孟定猛撕境入于潞江潞江本潞水唐轉爲怒水今人猶名哩江山川考

論云即禹貢黑水西出爲斯瀾入雲南南逕大理永昌騰越而右挾南丁河入南海也此河合雲緬觀之東自順道箐支派西盡白石汛河口如丁字之橫畫北自緬寧水口南游分水之曲腳如丁字之直鈎河以丁爲名雲得其橫緬得

其縱大地奇文也山隨水轉雲地自猛度迄于坡皆東於水内其世傳勾稍好如飛白惟緬地追爲之衰距南麻差遠有似偃筆而書耳予嘗謂古人製字精六義而巧譜之說亦與如江河字固多象形諧聲河又從可聲作乜起自西南而趨北復南轉北於東北與禹貢導河之文叶計水經所注諸水非古河形不足以當之然後相楷體改挑向内河勢亦逼南延今南丁出於林蜂造化之所流衍適蠻之所循誦皆出無心而亦與楷體内挑丁文同天下事多如此其合者不須巧附也　南丁自南至北烏路二百餘里中蟠緬腹以注於臘其支派所占界得五之三屆而西南斜貫雲州二鄉之境長一百五十里烏道箐以南水皆歸焉

圖說 附

雲緬相連其圖刻於志雖於料然粗略無足徵庚子歲予兼攝南堤曾令鄉約各記其名物以授工師而鄉民昧於方位彼此隔柔不能合一其後予西赴順寧東過猛麻南極底回之邊頗能條貫其大勢其未及到者復令人分道以往兩相審之解任後三兒光宁闢方為全圖凡方隅之廣狹山水之附離道路之曲直官署民房軍屯隘口城市多寡遠近之數既詳於尺寸案兗州有九里三鄉錄村數百以會試均係羅半出其語亦宜略知其概而圖未登也今春邪河守漢無事爰發分圖所載准以經見訪聞之實界而舉之校讐僅數日而事訖使是圖成之於官則凡有所期會發遣可以杜奸欺而預為處亦與民省事之一端矣夫在官當害於日不暇給及其無事也追而記之宜有以登於將來不可視為蘧廬而忽置之也壬寅正月十三

榮陞字厚岡乾隆時官雲南知縣最久好治輿地之學其紀述多得諸親歷非東原北江諸老空談考據者可比檀默齋滇南詩話極推服之此書多糾正志乘之誤尤可寶貴原刻本志南峯山一條緊接上文混而為一志關滄江一條按語誤與正文平列今悉釐正自撰小注不必再加注字於上前後各節皆如例唯中數節有之當係傳寫衍文悉以意删去據厚岡自記當時尚有分圖備載山水道路軍屯隘口城市與此志并行予搜諸滇人無知者注中兩引征緬圖亦不知何人所作姑存其目以竢異日之搜求光緒丁未臘月新昌胡思敬記

影舊鈔卷子本天台山記

古逸叢書之廿五

遵義黎氏校刊

天台山記

徐靈府撰

天台山記　方瀛觀徐　徵君纂

孫綽云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信矣其蓋冥瀛之靈墟三清之別館按真誥云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當牛斗之分以其上應台宿光輔紫宸故名天台亦曰桐柏陶隱居登真隱訣云大小台處五縣中央即餘姚臨海唐興句章剡縣是大小台乃桐柏山六里乃至二石橋先得小者後行百餘里更得大者在衆高處棌蘿人跡歸見之石屏虹梁與畫相似又見玉堂金闕瑩橋邊有蓮花狀大如車輪其花恍惚不可熟見大小台者以石橋之大小為名按此說即天台與桐柏二山相接而小異也按長康啟蒙記云天台山在會稽郡五縣界中去人境不遠路經瀑布次經猶溪去千浙山猶溪在唐興縣東二十里發源自花頂從歷風山東南流合縣大溪入于臨海郡溪江也其水深險前有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臨絕溟之澗忘其身者然後能度之者見天台山蔚然綺秀雙嶺於青霄之上有瓊樓玉堂瑤林醴泉仙物畢種偶或有見者當時所樹記之再尋則不復可得也按此記說則神異之所非遠次可觀焉今遊人衆所見者蓋非此橋且猶溪高處不見有橋今衆人所見者乃在敬亭西二十里水流于剡縣界定知不是長康所說之橋也州取山名曰台州縣猶唐興即古始豐縣也肅宗上元二年改為唐興縣山去州一百四十八里去縣北十八里一頭並入滄海中有金庭不死之鄉在桐柏之中方四可三十里上常有黃雲覆之樹則蘇玕琳琅泉則石髓金漿真誥謂金庭洞天是桐柏真人之所治也真人　周靈王太子喬字子晉好吹笙作鳳鳴於伊雒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不得佛乘白鶴謝時人而仙授任為桐柏真人右弼王領五岳司侍帝晨治茲山也故真誥云吳句曲之金陵越桐柏之金庭成真之靈墟養神之福境名山福地記云洪波不登三災莫至又去經丹水南行有洞交會從中過即赤城丹山之洞上玉清平之天周迴三百里洞門在樂安縣界即十六洞天第六洞即茅司命所治也群峯崢嶸瓌偉合沓磨霄凌漢自藹雲起霧棄逕芳蹊花間發光散輝燭四時如春鳳翔神鸞棲於其上豐孤文豹隱於其中南馳縉雲北接四明東拒溟海西通剡川又多產樫松桂叢疏積翠於重巖玄光靈芝吐穎於幽谷至於巖崿邐景匯從與五岳爭雄考異校奇自可羽烏山為正爰洎晉宗至于梁陳咸以日中星鳥望秩茲山嚴禋禮釋為常興祀典子門篇云凡諸小山不堪作神丹

天台山記

金液皆有衣在之蟠千霄若冠佩環入崖嶠嵩
嶺少失緒雲羅諸大小台此諸山西神居處助
人為福可以從真線藥台矣天台觀在唐興縣
北十八里桐柏山西南瀑布嵓下舊圖經云吳主
孫權為葛仙公所創觀居縣北松王真君讚
東北連丹霞洞西北枕翠屏嵓故孫興公天台
山賦云搏壁立之翠屏即此嵓也仙壇与翠屏
巖衛靈圖峙瀑布逆流落々西崖同可千餘丈
狀素蜺垂天飛帛掛地孫興公賦云瀑布飛流
以界道即此處是也騰波濆沫近驚飛雲數紀
震雷送洞鐘瀑布南流百餘步与靈溪相
合流經縣大溪入于臨海郡也觀中流引瀑水
縈遶廊院繚繞絕沼前芰荷芳蘺竹交暎遊
者忘歸縣之極也觀處一百五十步先有桃柳
史君宅号巳登霄山居南躡蒼嶺北接凌霄
峯左右皆孤小山邐迤為勢東北連丹霞洞々
有葛仙公鍊丹之所也宅中有植雲飛翠檉
於篁其右曲池環沼藥院丹爐斯亦鍊化之奇
景也柳君名泌憲宗十三年自後判石门山詔
徵授台州刺史不至郡便止山下領務脩藥後
渾家於丹霞洞隱仙也自天台觀西有瀑布直上
里宋元嘉年中沙門法順所居近瀑布水見以
為名寺北一里有嵓高百丈名百丈嵓々下靈溪
孫興公賦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寺

引從小徑厨中過遶寺廊院寺南九峯山々
高百餘丈周迴六里亦天台有派幹也舊名九
桃山天寶六載改為九峯山有王從少与交遊林
峯登北山以為勝賦也自天台觀北路上桐柏觀
一十二里皆懸崖磴道盤折而上皆長松蔽路覆
于桐柏洞門故賦云藤萋々纖草蔭落々之長
松即此地也自洞門一小嶺可二里乃至觀處倚
小松嶺々前巖然平陸數頃四面樁起峯巒有若
郛郭迴神莫之所依懸巢許之所飲自非餐
佩凌霄漢夢廻鶴々天但與天地同長久者何
以居焉有褚先生於道之所又徐法師於此至
道房塵閣号曰隱真之宅峯觀前有田頃餘
東有溪因清淺々注田西經三井飛流瀑布九疊
遊客但觀景奇物異恍然以界吉都京者矣
觀即唐睿宗景龍二年為白雲先生所置
白先生乃司馬天師也名子微字承禎河內溫人
穿戴在碑中先生初入花頂峯過王羲之天山
學業先生遇筆法付羲之王羲之書於龍
吾語夫受筆法與俗不同須靜其心後澄其
心思暮在內書筋骨附近氣力又須抱傳權管
与拯和死殘下筆与授峯不到莫誇緒云但取
堅強筋力者成自然緒正東邊在宮子莫類過
盡是異獸精靈也向金邊受業凡人到彼必傷
絕殘害命徐將來抖伊不敢西邊石室甚是清

閑常磯候令詩書兼足松花仙藥可給朝食石
茗香泉堪充暮飲閑觀少白散情懷同即凌峯
莫思閑事看之既家處多豈敢有違一登石室
二載不歸夜則望月臨池朝則模雲倚管澄德
其思莫從內書精勤其心神若秀筆法光迴
數轉節勿頻移日就月將便經半載羲之第一
年學書似蛇驚蠶字異寒泉筆下龍飛
行內孫猿雜禾殊妙界以驚群至第二年學
書似鶴處春林雲飛西閣筆含五教墨點如
霸勁骨相連似岳含鏤至第三年學書時為
是妙也遂書得數紙來先生再歸處於宮上一
見凜然作色高聲謂羲之曰子之書法全
未有功筋骨俱少氣力全無作此書樣豈成文
字但且學書有命即至仙堂無事不勞相訪
羲之唱喏即歸書堂後又得三年功書成矣
先生乃讚羲之曰今汝書跡歷世不同後處不
淡濃處不濃得之者罕有見之者難逢值一
字千金當賞獻一字萬民歎後學讚曰采矣
中抔群山中峰靈鶴中沖五嶽中嵩吾今歸洛
汝向九霄任汝歸於世界如鶴出籠別後有心相
顧時々遠望白雲中先生初入天台後 睿宗皇
帝詔授桐柏舊觀請 先生居之表降勅書曰
天朝葛仙公壇桐柏觀在天台山初闢始皇縣
人所伐松竹毀廢壇場多有穢褻頻致殃咎

州縣官与司馬綾師相知於天台山中僻方封取四十里以爲禽獸草木長生之福地置一觀仍還舊額桐柏天尊堂有五雲其上盖而良遠書之以記祥也天寶六載郡守賈公長源及玄靜先生李君名含光即天師弟子也 玄宗所著之碑太史崔尚製文翰林學士翰林學士韓擇木書 玄宗皇帝親書其碑額觀南一里有石壇一級八塼石雜砌方廣三十二丈桜侍輪經即太極三真人下降授葛仙公經道於天台山處降上真於此壇也仙公真經并義注之所也其迹具在本經傳中此不備載壇西南下石上有雜書刻記之曰孫使徐公壇擬仙公經真人自稱姓徐名玄勒字則未詳何人也壇前有録名曰隆真壇之多種荷花之類自壇南一里有洞門之外西南一里餘至王真君壇真君即桐柏真人也有小殿即真君儀像儼焉開元初[illegible][illegible]劍并之度道士七人灑掃也殿前有石泉名曰醴泉南三步御五仁真亭下臨万仞坐觀千里遊者登之坐眺未隱桐西壇在真君殿西北二十步有石壇方廣四丈八尺一級號以古塼今州縣祈請水旱皆於此壇殿東二十步又有古八角壇自殿西北下山三百步即有三井一井今圖塞俗傳云當有在師洗手櫃之一旦因塞二井其深不測並自然天鑿嘗有好事者投綸於其間繪綸盡而不及

盛或云通海或云海賊者可辭也甚春夏時奔雨將降則瀑流灌激澎湧雷吼有若妖怪潛匿之駭怒也其間遊者見之莫不聳駭驚懼也中有水旱令長每廢乾情誠祈於晴雨无不不響應也是國家投龍壁醮祭祈福之所 高宗永淳二年投龍於此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敕令太常卿作禮儀使齊繒賣金龍白壁投於井大曆元年主上遣中使王守宏道門威儀趙常盈太清宮大德阮維閑翰林待詔孫通玄五月十三日到山於天台觀設醮詣往三井投龍璧也自三井西上一峯約二里有備院名佛窟院今道元觀是也前枕翠屏巖北連桐柏大山翠屏巖与仙壇使（侯）怪瀑布雙峙霄降半隱雲表岳上有亭子極眺平瞰此靈嶽爲殊景也自桐柏觀西北行七里乃至瓊臺中天以盤居自百丈巖亢上曬豈路峙腸石深險不可登陟事須登仙壇取桐柏路方可得到即平視瓊臺而下臨雙闕而遊者多恐顛墜不在中天雙闕不出雲表猶在山上觀之從巖自下仰視則瓊臺不覺中天雙闕五里使雲漢仰行翠壁万仞森侍相向奇花異種牙發芳蒸彌含雲貌逸稱清音余嘗尋瓊臺下雲漢行流北行三十里或緣緩峻激其平則三四五里積潭澗院香其深則六丈乃又斫石鼓巖水色明鮮歷歷見度鐵鏁縈迴遵

之者不覺忘歸非神仙之窟宅焉能若斯桐柏東北五里有華林山居水石清秀靈异之境也長慶初道士陳寡言修真之所自觀北上一峯可五里有方瀛山居上有平地頃餘前有池塘廣數畝敲於中有小洲島焉有奇芝前眺空蒼岑後倚雲蓋即後峯名也西極瓊臺東近華林即靈府長慶元年定居於此是天台第二重自方瀛上七里有玉霄山居平地頃餘四山迴合又邃若洞天也即天台第三重自玉霄東南行三里有雙石硐列為高門可百餘仞因呼為石門桐柏觀北之有上華頂路之深邃極遠遊人罕達此行多取國清路上自天台觀西行十五里有白巖寺之去縣三十里宋末有僧曇遵所見精舍自天台觀東行一十五里有赤城山之高三百丈周迴七里即天台南門也古今即是於國家醮祭之所甚山積石之色泥如朝霞望之如雉堞故名赤城亦名燒山故賦云赤城霞起以建標即此山也半山有飛霞寺即是梁岳王母為居此寺也今則廢矣山下有石壁道士居之其中山趾有寺曰中巖寺即是西國高僧白道猷所居也國清寺在縣北十里皆長松夾道至于寺之即 隋煬帝開皇十八年為智顗禪師所創也寺有五峯一八桂峯二暎霞峯三靈芝峯四靈禽峯五祥雲峯雙澗迴抱天下四絶寺國清第一絶也寺玄號寧寺之

次前石壇中有泉者，唐明禪師錫杖敲開，名
錫杖泉。自國清寺東北一十五里有禪林寺，寺之本
智顗禪師修禪於此也。以貞元四年使臣移黃
巖縣廢禪林寺額表易於道場之名。寺東一
十五里有香爐峯，居處嶮峯上多有香柏檉桂
之木相連。有宴坐峯，其峯可高百餘丈，
是智者大師降魔峯。後有神人送石屏峯於大
師，皆後至今存焉。峯下有龍潭，周迴一里，下注
楞溪之也。縣大溪耳。寺西北上十里有陳田，昔有神人
於此開田供智者大師朝餐暮飯。自陳田西可五里西入一源甚平坦，
芳白砂，有僧居之。禪林寺西北上二十五里乃
至歌亭，即平昌孟公蘭巖察術東北一十里
乃至虛壇，今來是智者禪院也。白雲先生
所居之處也。先生早歲從道，始居嵩華，猶離
於風塵，不任繼覽，遂東入台岳，雅惬素尚，遂北
遠絕冥之所，冥默于天台山中，有不死之鄉，
禪之靈墟，常有黄雲覆之，北則其地也。故建
思真之堂，兼芳黄雲堂之右小洞，南有崗，其
勢迴合，崗前有平地，立壇一級，用石甃之，名白
雲壇。故先生靈墟頌云：雲芳黄雲，以集氣壇，
名云神仙覿清景，東為鍊形之室，及制所居，
南為鳳軒之基，以吟風雲，暢西為朝神靜閑齋，
析偏北曰龍章之閣，以晦霄圖，畢釋而不延可
待風雨，然而不書可全。廬白壇前十步有大溪

發源華頂，東南流至海界。又堂西十步有泉，
其色味甘，可以愈疾。中間平地立別院，營入丹
爐，於創鏡臺，皆克就。長松十株，修竹數頃，皆天
師手植。顗有詔，令先生皆不就。垂暮宗景雲二
年，令兄承禕就山邀迎，徵書曰：煉師德超河上，
道邁洛仁，高迹躡落之塵，獨步清源之境。朕
初臨寶位，久藉嶽歆，雅非充聚，不圖翹心關訣。
軒轅鄰歷，道想崆峒，緬惟彼懷，宜妨此顧，朝欽
夕佇，盼滯心飛，欲遣使者迎，或恐驚擾，故
令承禕往詔，願與同來，披啟不遲，無先此處。先
生元和至京，帝問以調身以清高為貴，理國
則如何？先生對曰：國猶身也，身猶國也。老君曰：遊
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也。
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
為而成，無為之理，蓋之道也。帝歎曰：廣成之言
何以加此。請歸山，帝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時
朝屬詞之士贈詩百餘人。帝遂置桐柏觀。先
生居之，白雲墟南出二十里有山，在歡溪也。梁
高士顧歡嘗居此，是名歡溪也。自歌亭西行往
洞一十五里至石橋，頭有小亭子，石橋色皆
蒼，長七丈，南頭闊七尺，北頭闊二尺，龍形龜背，架
萬仞之壑，下有兩澗合流，從橋下過，迸為瀑布，
西流出剡縣界。從下仰視，若晴虹之飲澗，渚勢
險峭，水聲崩落，時有過者，目眩心悸。今此之所

見者正是北橋也，是羅漢兩居之所也。意在
小者則不知，大者復在何處。蓋神仙冥隱，非常
人所觀。從此橋沿澗行一十五里，又有一石橋，中斷，
芳為斷橋也。自歌亭北去卅里上華頂峯，北
天台山極高處也。常為雲霧霾翳，少有晴朗
之時，其高寒嚴，以寒，先生經洞凝冱，經夏不
消。若遇晴時，則朝觀日之所從，圖經云：向曉雞
鳴生，從靈墟至華頂，雨霧從東朝銷不絕，甚上
連天尊堂，并左右二室用覆以蓋，日月朝蒼，
其光鑿竅以貯雲霧，夕吸其氣，堂前立壇三
級，堂內有石像，石磬上有鐵香爐并鐘，北壇之
為芭蕉，近無從開也。堂東一十步有甘泉，先生
住經二十八載，頻奉勅詔，先生皆不就，不求長俗
人員隱猶許高棲，道士能真理宣邀遠入，說
云難阻，仮懷宣從此奏請，漸來表奏，再三，開
元十一年，玄宗皇帝追入内，先生辭歸，帝笑
往悲遠離，以近請遂於王屋山置陽臺觀，待望陽
其觀處之合靈墟華頂無復堂宇，惟餘極竹
天氣晴望見海水煙色，朕然與天同光，若請
真之侍朗三山十洲，翳縣而灑雲臥風笙佛
而閑自華頂北直下四峻阻千崖万壑千尋，
復澗依程，層巔雲樹隱託，非人之所及。又
云天台北門在剡縣金庭觀，觀前有香爐峯，峯
下有小亢，可以窺之，則莫窮於深淺。自天台山泉

十三

有一峯孤秀回拔与天台相對曰天姥峯峯下
臨剡縣路仰望宛在天表舊屬臨海郡今
隸會稽又有大唐山唐二峰去天姥峯為谷
天姥岑有石橋以天台相連石壁上有刊字
科斗文之高邈不可尋究月攀者勿幾
笙歌之聲宋元嘉中遣畫工匠寫山狀
於圓扇以標靈異即漢明帝時劉阮二人採
藥遇仙之所也古之剡人劉晨阮肇入山遇
仙於此其事已具在本傳又按仙經云此山有
石橋一所現二所不知其處又云琅嶽仙人匿
得橋即与相見以此言之昆靈仙之橋也非今
常人見者自非精誠者達隔絕相隔莫似不
可得見橋之安可睹之靈於奇禽異獸千狀
萬類不可稱記靈葩仙草潛產谷中莫能名
之而五芝耀然非夏不遇達求匿歟豈凡
所覩靈府以元和十年自衡岳移居台嶺定
室方瀛至寶曆初歲已逾再閏從真之暇聊
採經誥以述斯記用彰靈焉

天台山記一卷

天台山記

田融藏本

直齋書錄解題

天台山記一卷

唐道士徐靈府撰元和中人也余假守臨海就使本
道嘉熙丙申十月解郡符趨會稽治所道過之欲
往遊會大雪不果改轅由驛道至今以為恨偶見此
記錄之以寄卧遊之意

南嶽小錄

李冲昭纂

藝海珠塵　史部地理類

南嶽小錄

李冲昭纂（唐末道士通占 蘂文略作仲昭）

金山 錢熙輔 次丞 輯

婁 陳祖綬 子佩 校

沖昭弱年悟道近歲依師泊臨嶽門頻訪靈跡唯求古來舊記希窮勝異之事莫之有者咸云兵火之後其文散失遂偏閱古碑及衡山圖經湘中記仍致詰於師資長耆嶽下耆年或得一事旋貯篋笥今據所得上有五峯三澗古來宮觀藥院至于歷代得道飛升之流靈異

之蹤撮而直書總成一卷目爲南嶽小錄庶道侶遊山得之披覽粗知靈跡之所自云時壬戌歲冬十月序

敘嶽

南嶽者周禮職方氏曰南嶽之鎮曰衡以其分當翼軫光輔紫宸鈐三氣之根約五靈之德上列注生之宿下符長育之功稱物平施故謂之衡山五嶽眞形圖云霍靈鑑貳麻玉笥洞陽小僞九嶷羅浮等十山爲之佐命復有神仙聖境曰朱陵洞洞天也又云山鎭靈氣時有異人又福庭誌云朱陵之天周環七百里七十大峯有五小峯有二壇靈光青玉學道居此度世上昇又青玉壇洞靈源光天壇悉是福地五嶽作鎭皆有高眞統治蓋以導雲雨養萬物惠羣生者也

五峯

祝融峯　紫蓋峯　雲密峯　天柱峯

石廩峯

祝融峯去地高九千七百八十丈在諸峯之北最高擁諸峯而直上有祝融廟基及青玉壇光天壇白璧壇雷公池鼠穴仙梨樹上清院基峯之東南有李泌書堂

紫蓋峯去地高四千五百丈九尺其形勢殺有似傘蓋因以爲名上有仙人池七眞閣下有紫蓋院基王氏藥

堂

雲密峯昔夏禹治水登此峯立碑紀其山高下丈尺皆科斗文字近代樵人或有遇者其碑至靈隱而不見又有禹溪及隱眞平斷石源朱陵洞丹崖仙人石室存焉

天柱峯其形似柱因以爲名亦名柱括峯下有魏夫人石壇或云魏夫人在此處得道

石廩峯遠望如倉廩其上方闊十丈傳云旁通洞府昔有洞門觀胡浮先生常乘白豹遊之又有小石廟峯下有舜廟又有華蓋岣嶁掷鉢回鴈皆小峯之數

三澗

靈澗　壽澗　洞眞澗

靈澗以其通於仙源而多靈藥是有其名出紫蓋峯西逾聖壽觀合壽澗南下嶽觀分注平野又有洞眞澗

司天霍王廟

司天霍王廟在嶽觀前去觀百餘步本以南方屬火配神曰祝融玄宗封爲司天王以配夏亨有廟令司人本廟在祝融峯上隋代遷移廢華致觀而建立今祝融峯頂有古廟基存焉

眞君廟

眞君廟在嶽觀之東五十餘步本與司天王同廟各殿

開元中司馬天師上言五嶽洞天各有上眞所治不可以血食之神同其饗祀既協聖旨爰剏清廟是歲也啓夏之際潔齋致醮兼度道士五人長備焚修灑埽朗開元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明制也五靈經云佐治者九人從吏三百人羽衛官三萬人爲國家祈眞請命之地上眞司天太虛眞人領南嶽司命即炎老君也潛山眞人鮑君副治霍山眞人韓君佐治金華眞人黃君初平天柱眞人左君元放南嶽眞人鄭君思遠霍林眞人許君遜丹霞眞人涓君陽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並居佐命之曹吳越楚蜀之會皆當司察之

衡嶽觀

衡嶽觀在華蓋峯下按舊碑晉太康八年徐眞人靈期鄧眞人郁之建置梁天監二年周眞人靜眞再加宏葺武帝賜三百戶莊田充基業至隋大業八年詔請蔡天師法濟李天師法超住觀焚修興行教法衡州府庫田疇什物並賜觀資用唐貞觀二年太宗重書額請張天師惠明度道士四十九人爲國焚修高宗宏道元年請葉天師法善封嶽時方四十里充宮觀長生之地禁樵採斷畋獵能獄琛以爲常典觀內有田先生得道降眞堂劉天師眞堂後有尹眞人上昇壇其觀碑文翰學士

晉懿撰今見存焉

招仙觀

招仙觀按舊碑文曰肇基劉宋分宇蕭齊又別傳晉咸亨間徐眞人建置至齊元興元年七月二日有住持昇玄道士張曇要乘鶴白日沖天其夜雷電激吼天地震動今觀後約一里地有朝天香壇存焉唐貞觀二年蕭天師靈護廬陵人時在嶽招仙觀亂後荒涼天師素能點化之術遂點化黃白之物投外藩轉錢物而剏觀宇不數年究致完合貞觀五年建尋眞閣

九眞觀

九眞觀按碑文晉太康中鄧眞人建招徐眞人祠唐開元年中有王天師仙喬初天師爲行者道性沖昭有非常之志因將嶽中茶二百條弗直入京國每擔茶器於城門內施茶忽一日遇高力士見而異之問其所來乃曰某是南嶽行者今爲本住九眞觀殿宇破落特將茶來募施主耳於是力士上聞玄宗召見嘉歎久之問曰爾有願否對曰願鬱鬱家國盛濟濟經道興上深加禮焉仰於內殿披度厚與金帛建置令歸嶽中修葺觀宇不數年而完全道行逾高聲流上國尋有詔命封爲天師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得道

又有薛天師季昌本綿州綿竹縣尉在京捨官入道志操不羣將歸南嶽上聞元宗元宗嘉之亦厚頒金帛上命筆賦詩送贈有序曰鍊師初解簪裾栖心衡嶽及發道籙慨然來茲願歸舊居以守虛白不違雅志且臺精修倘遇靈藥尚望時來城闕也乃賦詩一首龍行云羽詩曰洞府修眞客衡陽念舊居將中金闕要顧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籟虛猶期傳祕籙來往候仙輿後封天師又師司馬天師元宗禮重呼爲道兄凡是觀中什物多是恩賜臨行又贈金器一百事銀器二百事綿帛至多皆有御札天師以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自離亂後焚燒蕩然雖重修舍宇竟未完復唯存恩賜鐘一口重四千斤咸通中有王尊師名因節住持道行出衆營葺至多蹤達京師爲王侯所重今在北嶽封總教大師觀後有白雲先生藥堂又有一小池名甘泉其泉味甘煎茶似乳舊日亦有甘泉院

西靈觀

西靈觀按圖經云梁天監五年建置本女眞住持經兵火後未暇修營西有魏夫人仙壇開元中有女眞薛師在壇得道又於晨溪別搆道院每出入常有白豹隨行遊歷洞府薛天師嘗詣之不與相見後不知所之

聖壽觀

聖壽觀本靈夏盧尚書名藏書堂以咸通六年抗表奏捨爲聖壽觀觀內盧公眞堂殿儼然又有層崖峭壁修竹茂松澗水潺湲風景甚異

九仙宮

九仙宮本張眞人名始珍所居有石壇方闊丈餘梁天監三年有仙者八人迎張眞人於石壇上同昇天去咸通九年衡州刺史史與奏置宮額十年十月勅下宜依所奏行之

中宮

中宮本梁朝王眞人靈輿修行上昇之處又大歷年李德琳先生居之得道

元陽宮

元陽宮本晉敬陳眞人興明修行上昇之處

上淸宮

上淸宮本徐眞人靈期修行上昇之處大歷七年有元和先生張太空居之得道又大中元年蔡威儀居之得道

紫虛閣

紫虛閣有魏夫人仙壇高一丈二尺上圓平約闊一丈

亦名飛流壇傳云夫人自撫州乘龍飛來至此夫人晉大尉舒之女諱華存號上眞紫虛元君有壽閣儀像儼然又云晉成和年於此修道又北去半里有神潭投龍潭每修齋畢投金龍於此

石室隱眞宮

石室隱眞宮大歷年中廣成劉先生元靜修行之處行三五步岡尋虎穴而居之名曰隱眞宮刺史韓皐出俸錢爲剏舍眞閣初先生在茲十五年餘修道眞有知者時因太史占之云有眞人星見隱者在茲嶽得道應於天文上聞武宗武宗遣降詔命委本道監軍使遣人齎詔徵召使人到嶽遍尋無所不至忽一日中使人行及中宮西南面三里餘歷嶮攀蘿見一石室深邃屈曲有似人家於是攀蘿入深口乃見先生凝然而坐中使宣命先生初乃佯狂後卽承命尋赴闕庭詔封爲帝師號廣成先生却復茲地未幾而羽化今石室有昔時鐵石爲礁壇天寶臺碑礎甕缶碁局茶鐺燈臺皆就石爲琢成之今悉存焉

凌虛臺

凌虛臺昔有薛天師季昌周尊師混沖相次居之得道

洞靈臺

洞靈臺本李天師明後居之得道亦是福地

添香臺

添香臺昔有女眞居之得道今臺及聖境存焉

劉根先生藥巖

劉根先生藥巖昔有仙人劉根居之修行之所在九仙宮之西北頗甚深邃亦殊異之境也

紫蓋院

紫蓋院昔有道人建置亂後唯基址存焉

白雲先生藥堂

白雲先生藥堂在九眞觀西開元中司馬天師承禎本號白雲先生後授眞一先生嘗於此修行

尹眞人壇

尹眞人壇在嶽觀北百餘步眞人諱道全上昇之處

田先生藥巖

田先生藥巖在中宮東面百餘步先生諱良逸元和中修行於此後得道

北帝院

北帝院在嶽觀東北去觀三里昔有女眞侯鍊師居之修行勤於香火後亦得道

洞靈源

洞眞瀑布在招仙觀北去觀三里瀑布如簾垂及亭臺
碑文紀其勝異上有朝天壇昔日張眞人曇要上昇之
處又下有投龍潭每修齋畢投金龍於此也

王氏藥院

王氏藥院咸通間有術士王生居之有茂松修竹流水
周遶及多柤樹茶園今基址存焉

光天觀

光天觀傳云融峯院是觀基

隱眞平

隱眞平在雲密峯之中坦然而平方闊五里是神仙遨
遊之所時人尋之少有到者

斷石源

斷石源在隱眞平水源有石高數丈闊數尺而中斷上
有鐫字云此有丹砂水如乳而甘香有人得掬飲之可
壽至千歲尋遊者到此間惟聞石下有流水之聲在左
邊聽即落右邊在右邊聽即落左邊罕有得者

朱陵洞

朱陵洞即三茅洞天在九仙宮正西三里有石巖下有
斗石方二丈是舊時投金簡之所傳云朱陵洞之東門
也

前代九眞人出九仙宮碑晉有九仙觀

陳眞人興明居元陽宮晉武帝太始元年三月一日上
昇
胡浮先生姓施名存居洞門觀西峯擣虛閣晉惠帝永
康九年四月上昇
尹眞人道全居擲觀湊晉懷帝元嘉元年正月九日上
昇
徐眞人靈期居上清宮宋元嘉二年九月九日上昇
陳眞人惠度居古玉清宮齊武帝永明二年五月十三
日上昇

張眞人曇要居招仙觀齊延興元年七月三日上昇
張眞人始彰居九仙宮梁天監三年七月十三日上昇
王眞人靈輿居中宮梁天監十一年七月十三日上昇
鄧眞人郁之字玄寂居洞門觀梁天監十年十二月三
十日上昇
又有雙襲祖雙子辨二人相次得道

唐朝得道人十四人在嶽一

殷先生景童天寶十七年七月三日得道
蕭先生靈護宏道三年八月十五日得道
李天師思慕天寶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得道

何尊師隱其名天寶二年十月十五日得道
薛天師季昌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
王天師仙喬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得道
傅天師符仙乾元三年十一月七日得道
董先生奉仙大歷元年十一月六日得道
元和張先生太空大歷七年二月八日上清宮得道
李先生德琳大歷十二年九月五日中宮得道
田先生良逸元和六年正月七日在降眞院得道
廣成劉先生元靜大中五年五月十一日得道
周尊師混沖會昌二年正月得道
尊威儀大中元年上清宮得道
田先生有弟子陳徽君馮徽君張徽君三人不就徵皆
於天台山相次得道

眞君傳漢中壘校尉劉向撰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
燒數往崑崙山中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
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焉
王母者神人之面蓬髮戴勝虎爪善嘯巖居名王母在
崑崙之墟焉讚曰

渺渺赤松　飄飄少女　接手翻飛　泠然雙舉

縱身長風　俄翼玄圃　妙達坎巽　作範可雨

田先生寫眞讚葛紫谷子諱蕢撰

田先生寶衡之佚民間世所出天然眞氣生而知道醇
孝養親得混朴自然之理言貌不飾裘褐垢敝侯王禮
重我亦不榮眈隸給輕我亦不陋驅役鬼神意往即至
一入衡嶽逾五十年九百門人皆是軒冕請爲法主一
作帝師廣成先生是也即先生之道其可知也儀形可
貿圖寫存焉自始及今未有稱述黃承其闕序以讚云

靈根獨秀　眞人間生　仙非積學　道乃天成
汪汪德貌　落落神情　茲形如在　猶可作程

南嶽小錄一卷

唐道士李沖昭撰卷首有自序稱弱年悟道近歲
依師泊臨嶽門頻訪靈蹟偏閱古碑及衡山圖經
湘中記仍致詰於師資長者媵下耆年或得一事
旋貯篋笥撮而直書總成一卷案書中有咸通年
號當作於懿宗以後序末所題壬戌歲蓋昭宗天
復二年也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不著
錄鄭樵通志藝文略始載有此名與此本卷數相
合惟沖昭作仲昭或傳刻誤歟書中先列五峯三

澗次敘宮觀祠廟壇院之屬而以歷代得道飛昇
之迹附之雖黃冠自張其教不無夸誕之辭而唐
世名山洞府之書如盧鴻一嵩山記張密廬山雜記
令狐見堯玉笥山記杜光庭武夷山記今並無存
此獨以舊本流傳勝境靈蹤足資掌故是亦考圖
經者所宜徵據矣此本爲明蔡汝楠守衡州時所
刻前有小引亦謂所載事蹟名物悉與今本不同
云

廬山記

陳舜俞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廬山記三卷附廬山記略一卷宋陳舜俞撰舜俞字令舉烏程人所居曰白牛村因自號白牛居士慶曆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歷官都官員外郎熙寧中出知山陰縣以不奉行青苗法謫南康監稅事迹具宋史本傳舜俞謫官時與致仕劉渙遊覽廬山嘗以六十日之力盡南北山水之勝每恨慧遠周景武輩作山記疎略而渙舊嘗雜錄聞見未暇詮次舜俞因採其說參以記載考驗所傳晝則山行夜則發書考證泓泉塊石具載不遺折衷是非必可傳而後已又作俯仰之圖尋山先後之次以冠之人服其精自記云余始遊廬山問山中塔廟興廢及水石之名無能為予言者雖言之往往襲謬失實因取九江圖經前人雜錄稽之本史或親至其處考驗銘志參訂耆老作廬山記其湮泐蕪沒不可復知者則闕疑焉凡唐以前碑記因其有歲月甲子爵里之詳故并錄之庶或有補史氏云云其目有總敘山篇第一敘北山篇第二敘南山篇第三而無第四第五篇圖亦不存勘驗永樂大典所缺亦同然北宋地志傳世者稀此書考據精核尤非後來廬山紀勝諸書所及雖經殘缺猶可寶貴故特錄而存之舊本所附廬山記略一卷舊載此本之末不知何人所附入今亦併錄存之備參考焉

廬山記卷一

宋陳舜俞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總敘山篇第一

案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九江前漢郊祀志云元封中武帝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大川桑欽水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劉昭注續漢志酈道元注水經並用此說又豫章舊志云匡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也或曰字君孝父東野王與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鄡陽曰越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精於洞庭之山故謂之廬山張僧鑒尋陽記廬山東南有三宮所謂三天子都也廬宮後溪水出焉上宮人所不至有三石梁長十餘丈廣盈尺其下無底中宮在別嶺悉是大石兩邊有小阜峰號為石障封為形若羊馬夾道相對下宮彭蠡湖際宮亭廟舊所也山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周回垂五百里其山九疊川亦九派郡國志曰疊障九層崇巖萬仞懷靈抱異包諸仙迹尋陽記又云秦始皇二十七年東登廬山以望九江至上霄峰以與眾峰相接因命之峰後有刻石云是夏禹所刻丈尺里數文字不可辨伏滔遊山序曰廬山者江陽之名嶽其大形也背岷流面彭蠡蟠根所據亘數百里重巘架嶂仰插雲日俯瞰川湖之流焉王彪之山賦敘曰廬山彭澤之山也雖非五嶽之數穹隆嵯峨之名山也孫放山賦曰尋陽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柴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冠峰或亘巖中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每雨其下成潦而上猶皎日峰頭有大盤石可坐數百人以上皆遊此山也朱之楚謫賦云偉哉壯麗峻極氤氳包靈奇以蘊藉絕峰乎青雲巖澄則嵐岫開鏡風生則芳林流芬循崖故神明鱗迹路絕故人迹自分巖清升仙於玄崖世高垂化於斯亭感聖凌雲以遊峰忽騁景而入冥或問其清塵妙無得而稱名也若其南面巍峨北背岩巒懸霤分流以飛瀑七嶺重嶂而疊勢映以竹柏蔚以檉松縈以三湖帶以九江臺四物之蕭森爽獨秀於玄冬矣二流之潺湲注百川之所衝湖門百尋峻闕千仞香爐吐雲以像煙甘原通谷而先潤梁元帝廬山記天日月麗天奎宿所以貞觀川

岳帶地后土所以推尊廬山者亦南國之鎮雖□□而雲霞共色長風夜作則萬流俱響晨飆晚吟則百籟齊應東瞻洪井識史布之在茲西望石梁見指贊之可拾誠復希類易悲山中難久攀躋結桂多見淹留其餘古今賦咏不可備載實天下之名山也江州在山北二十里本在大江之北尋水之陽因名尋陽今蘄州之蘄城即其故址咸和九年刺史溫嶠始自江北移於湓城之南義熙元年刺史郭昶移居江夏八月□懷王遐治尋陽太清二年蕭大心因侯景之亂欲依險因乃移於湓口城仍號懷玉為城故州張僧鑒尋陽記云湓口城灌嬰所築漢建平中孫權經北城命鑿井適中□發得石函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卜云三百年當塞後不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為己瑞井極深湓江有風浪井水輒動邦人號應潮井故李白下尋陽城泛彭蠡詩云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今井在衙城內之西圃城上有北樓下臨湓江遐高眺遠為一郡之勝陳散騎常侍張正見遊城詩云開山暎遠壑灌邑□□中流□□飛照水江月上明樓棄書□廣亮傳云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樓俄不覺亮至人將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咏竟夕則事在武昌之南樓也後人以亮嘗為江州刺史因名此曰庾樓實非當時秋夜所登之遺址也是郡兩世或號九江或號尋陽唐衰楊氏李氏代有其地升為奉化軍節度皇朝開寶四年平江南降為軍州事太平興國三年升星子鎮為縣仍隸焉七年割星子與建昌都昌三縣置南康軍於是山南屬南康山北屬江州矣

廬山記卷一

廬山記卷二

敘山北篇第二

出江州之南出德化門五里至延壽院舊名羅溪場過延壽院五里至石塘橋有濂溪周郎中之隱居周名惇頤字茂叔道州人仕宦有才略早聞高名樂廬山之勝因家潯陽創別墅于負郭自名曰濂溪過濂溪東入寶嚴禪院十里北至太乙觀亦十里寶嚴舊曰雙溪景德三年賜今名院當官道吳乾貞二年僧常真始基焉常真荊南人姓田氏人謂之田道者勤身耕斲以待四方遊者二林僧修睦號楚湘東西二林監寺諷論大德官命廢省庵舍睦謂之曰今撤子所守則何歸乎田曰本是林下人却歸林下去睦異其言因加敬待贈

之詩曰入門空寂寂真箇出家兒有行鬼不識無心人謂癡古殿寒梢對流水落花隨欲別一何慚相逢所恨遲由是歷南唐爲中山之表宇顯德六年元宗賜田使給諸庵嚴無田者歲取其糧者二十六庵廢南抵吳章山五里由嶺下北行一里道西有雲慶庵舊名雲鏡因流泉爲池多畜魴鱮歲已久遊泳甚狎由雲慶西一里至寶積庵松竹蒙密白雲亭在其上北望湓江雖石可坐數人鳴泉過其下此山北僧庵之最佳者雲慶寶積皆在寶嚴之南由雲慶過寶嚴亦三里寶嚴之東十五里有下龍泉院太一觀北別有龍泉庵故此以下別之由龍泉十里至寶勝庵由寶勝庵八里至白鹿臺由白鹿臺十五里至仁壽院由仁壽院十里至香積院由香積院三十里至長嶺院長嶺院者彭蠡湖之別嶼也凡下龍泉至香積非在山間然山人野客窮覽幽遠皆嘗至焉水聲山色有足嘉者香積之西二十里有山南開先寺之場圃曰大富莊過大富則遊山之南矣寶嚴之西一里至龍池庵舊名冒峰由冒峰五里至庵巖莊由庵巖莊一里至禪智院舊名淨居其後有綠野亭由禪智院五里至大中祥符觀舊名太乙宮祥符中賜今名葛洪神仙傳曰董奉字君異閩中侯官人少有道術交阯太守士燮死已三日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捎之食頃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能語遂復常後居廬山治人之疾不取貲幣使愈者植杏五株數年蔚然成林奉乃作倉廩宣言人買杏

杏不須來報但一器杏償一器稻人有欺者猛獸輒逐之所積稻復以施人後上昇號碧虛上監是觀即杏林之故地也唐昇元六年徐知證作真人廟記又有保大十二年記今存焉氣象蕭然過者敬而不敢褻沼泉游魚尤爲蕃衍或曰真人杏林在山南張景詩云桃花謾說武陵源誤殺劉郎不得仙爭似蓮花峰下客栽成紅杏上青天今蓮花峰在觀後觀之北五里有龍泉庵初遠法師至於廬山愛此閑曠欲結庵焉地無流泉師以杖刺地應時泉涌浸爲溪流既而潯陽歲旱遠師誦龍王經於池上俄有龍起而上天雨乃大足故號龍泉龍泉之南十里有妙智院舊名行春亭由妙智五里至蛇岡高僧傳云安世高安息國王之太子讓國於季父而出家遊魏闕行達䢼亭湖時湖神能分風上下敬憚因與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忽降祝曰吾昔外國俱與子出家學道而性多瞋恚故形神報今見同學悲欣不可勝言世高請神出形神乃出大蟒頭不知尾之長短世高向之梵語贊唄數番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廟有絹千匹并雜寶物世高爲持去豫章造東寺焉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故名其岡曰蛇岡蛇岡之下五里至太平觀太乙觀之西南二里又有國泰庵其西上有蓮花峰十里峰頂有蓮花庵由國泰五里至報恩庵由報恩一里至雲際庵由雲際二里至永清庵亦名下蓮花庵永清之稍北有半道人隱居由永清之西一里至雲溪庵亦名蓮花洞自太

乙觀至雲溪凡佛老之居八同在蓮花峰下由雲溪二里亦至太平觀唐號九天使者真君廟南唐昇元元年賜名通玄府本朝興國二年賜今名錄異記云唐開元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玄宗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謂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西北據下置木石基址素具但須工力耳帝即遣中使詣山西北有基址宛然信宿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堂殿廊宇隨類至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沈於湓浦至是浮出豁望丹黃翠廟北地得之綵飾備足既而建日度有壇　三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語使者廟因塗像於壁或曰明皇始以夢告左右左右不信俄有神降於庭燦雲乘足儀仗侍衛甚偉明皇命吳道子走筆寫之其所立像即依倣焉始僵廟記李泚撰泚自稱蘄州黃梅縣東山衡門之下草茅臣開元二十年歲次壬申正月乙巳朔二十五日己巳立其略曰勅置廟使內供奉將使者真圖建立祠廟章醮行道設醮使大弘道觀法師張平公使持節江州諸軍事守江州刺史獨孤禎朝散大夫行長史楊楚五行司馬皇甫楚玉尋陽縣令魏昌同護修奉焉又有使者祥驗記開元二十年壬申三月八日辛亥宣義郎行彭澤縣尉滑覲撰述祥驗之事五略曰江水泛溢吹栰近山計木幾登水復舊一也野竹散材則迸岡距谷丹粉雜色則穴出崖生二也謝土之夜風雲空澄仙燈遠照三也渡彭蠡湖謁廟者數百人舟八所

得翊日皆紙錢四也騎從龍虎刻削駛人或土或木入廟成列忽有汗出其面者五也其碑歲久訛缺治平三年重立復有張靈官記靈官名櫰武蔡之碑將帥有臨功及物帝命爲靈官廟壁之像五百八張其一人焉事詳本記癸酉歲開寶六年上元日御史大夫徐玄撰右內史舍人集賢學士徐鍇書辭多不載觀門之左有劉越石至道中郡守考功員外郎孫遇始立碣置祠焉昔匡裕廬於山有少年屢詣之自通曰姓劉名越家在前山之左邀裕過之且曰至山下有石高二丈許即于居可叩之裕後如約而往至山下四顧無居室果唯一石乃叩之石爲之開因遇神仙洞府之事觀遺記云裕受道於仙人者蓋謂此也觀旁有仙鄉亭下視樓觀儼若洞府遊者皆登焉太平觀之西南五里有清泰庵由清泰庵一里至廣澤院舊名龍潭在院之東南之山上五里若歲旱郡縣必禱焉由廣澤下山至太平興國寺七里寺前之水曰清溪溪上有清溪亭寺晉武帝太元九年置舊名東林唐會昌三年廢大中三年復皇朝興國二年賜今名法師諱慧遠俗姓賈鴈門樓煩人師道安於恆山爲安高弟始住荊州上明寺後欲之羅浮道由廬山居龍泉精舍去東林十五里而遠既而學侶浸衆同時慧永禪師已居西林山請結鄰好刺史桓伊亦所欽仰乃置寺焉事具寺碑開元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前陳州刺史李邕撰并書會昌三年僧雲皋始刻石焉時裴休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張又新爲江州刺史實助成之裴

題其篇末云贊北海詞翰想見風采張亦作記於碑陰大中十年四月十三日沙門玄觀請河東裴光遠篆額光遠國子監太學博士初遠師之欲徙者谷也山神告夢曰此處幽靜足以棲神忽於後夜雷雨震擊明旦視之惟素沙匝地兼有榱桷文梓良木既作殿故名神運牛僧孺太和四年自武昌還朝過之爲書其榜神運之殿四字又有木數尺南唐元宗題曰神運木今並存焉會昌中寺與林木並係戶部毀皆大中興復刺史崔黯爲捐私錢以倡施者搢紳從者數百人姓名爵里今刊於石仍藏當時之疏亦崔之詞也崔又作復寺碑左散騎常侍柳公權書流泉匝寺下入虎溪昔遠師送客過此虎輒號鳴故名焉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合道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蓋起於此神運殿之後有白蓮池昔謝靈運恃才傲物少所推重一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即寺翻涅槃經因鑿池爲臺植白蓮池中名其臺曰翻經臺今白蓮亭即其故地遠公與慧永慧持曇順曇恒竺道生慧叡道敬道昺曇詵白衣張野宗炳劉遺民張詮周續之雷次宗梵僧佛䭾耶舍佛䭾跋陀羅（○案原本脫此五字依通志高賢傳補）十八人者同修淨土之法因號白蓮社十八賢有傳附篇末池上舊有文殊瑞像閣今像亡閣廢有文殊殿瑞像者晉陶侃初爲廣州刺史海濱漁人常見夜有光焰遂網之得金文殊菩薩之像傍有誌記云阿育王所鑄後商人於東海亦獲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焉

侃以遷武昌寒溪寺主者僧珍嘗往夏口夢寺火而像屋獨有神物圍繞珍馳還寺果已焚惟像屋並存侃移督江州以像神靈使人迎以自隨復爲風濤所溺時荊楚爲之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至遠公剏寺乃禱於水上其像復出始迎置神運殿後造重閣以奉香火故李邕寺記云昔王睹罪文殊降形昭海不沉驅於陶侃追火不爇夢於僧珍蓋謂此也至會昌毀寺二僧負像藏之錦繡谷之峯頂其後寺復訪之藏處不獲二僧相疑或匿之俄見圓光瑞色現於空表或至今遊人至峯頂佛手巖天池有見光相者寺有晉輦備虬龍之飾舊號桓帝輦故貫休詩云桓玄舊輦發雲濕耶舍孤墳落照遲今人題詠謂安帝猶按晉大亨二年桓玄纂位廢帝爲平固王遷於尋陽及義師之起玄亦奔尋陽旌旗輿服猶備帝者之儀於是迫平固西上奔竄之際因留輦東林舊稱桓輦蓋有自也桓安音相近後人不察而改之耳經藏院在寺東廡經之帙尾有曰貞元十三年寫者經藏碑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朝請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李肇撰略曰元和四年雲間僧靈澈流竄而歸棲泊此山將去言於江南西道觀察使武陽公韋公丹韋之夫人蘭陵蕭氏卒皆有服珥之資貿田荊州收其租入以奉檀施至是取之益以己俸即洪州鈔勝而致之仍建堂殿又命浮槎寺僧義形以至藏會昌之厄僧道深竊藏之石室後寺復而經出焚亡失者

過半僧正言稍補之大中十二年武陽之子宙復世廉察因施錢再作堂宇仍誌其事故有韋丹韋宙寫咸通八年刺史苗紳有二韋寫眞贊紳宙之外孫也又有一人物色題曰紀王寺僧曰其旁有具銜江州刺史德化王楊澈也文字剝落不識者因粉飾而漫滅之今寺有下平林口田皆其所施故寺僧寫眞列於二韋之間以示追奉案唐史澈未嘗封紀王天祐十五年徐知訓在揚州爲朱瑾所殺保大年間追封紀王則其事蹟無接於二林者蓋後人妄加之耳白公草堂在寺之東北隅元和十年公自太子贊善大夫以言事忤執政出爲州司馬明年作草堂於香鑪峯北遺愛寺南在東遊廬焉公作記見於本集後與遺愛寺並廢久之好事者祠公風跡以東林寺北藍墻之外作堂焉五代衰亂復爲兵火野燒之所毀至道中郡守孫考功追構之然皆非元和故基也昔公之遊東林也既經藏中有遠公諸文士倡和集時諸長老亦請公文集同藏之至太和九年爲太子賓客始以文集六十卷歸之會昌中致仕復送後集十卷及香山居士之像廣明中與遠公匡山集並爲淮南高駢所毀吳太和六年德化王澈營抄勝以補其闕復亡失今所藏皆景德四年詔史館書校而勝者匡山集亦二十卷景福二年嘗重寫明道中爲部使者刑部許申所借今本十卷寺僧抄補用以訛舛今廬山略記并遊石門詩序刊石於寺皆因集中本云過草堂半山有二泉山石閒名曰雙玉澗次有上方舍利塔佛䭾跋陀

羅禪師之所立也梵語跋陀羅漢言覺賢迦維羅衛國甘露飯王之苗裔也年十七鳩摩羅剎度之與同學習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覽焉其師嘆曰賢一夫敵三十人入長安與鳩摩羅什剖析玄旨什爲之屈至廬山與遠公同社先持釋迦舍利三數自隨因葬山頂表以浮圖後宋孝武帝召止道場寺譯華嚴經唐開元十四年庫部郎中中書舍人江州刺史李訥作禪師記訥亦自稱凡凡禪師金紫光祿大夫同州刺史上柱國范陽縣開國男張廷珪書開元十七年歲次己巳七月己丑朔十五日癸卯建其旁刻顏魯公題名百六十字上方之北有虎跑泉昔遠公與社賢每遊北峰頂患去水甚遠虎輒跑石出泉次五杉閣五杉猶茂合抱敞以危閣閣南西山僧應之舊結庵於五杉之間保大中爲元宗所遇作五杉集行於世桑門備用之書也今子孫在東林猶藏其手畫其西石磴凡三百級由上方而下過滴翠亭復三休而至聰明泉聰明泉者荊州殷仲堪之訪遠公也相與談易於林間仲堪辨悟遠公因指泉曰君之辯如此泉涌後世因號聰明泉唐李衛公匡廬賦云講精義於松間注云東林寺有松數株尚存今泉上有屋而無松蓋其故地云次有佛影臺遠公匡山集云佛影在西方那伽阿羅國南古仙人石室中以晉義熙十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因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跡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在星紀赤奮若貞於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驗別

記銘之於石孟江州懷玉王別駕喬之張常侍野殷晉安隱毛黃門修之宗隱士炳孟散騎孟司馬二人名闕殷主簿蔚范孝廉悅之王參軍穆夜等咸賦銘贊遠公佛影銘載吾高僧傳劉遺民亦讚曰靈圖表暉影俟神造功出理諧事非人運李邕記云影圖西來舍利東化或塔涌於地或光屬於天影圖者佛影也舍利爲跋陀羅所藏者也此臺寺僧追建焉是寺也最爲廬山之古剎自唐開元元和以來迄於保大顯德間文志碑志遊人歌詠題名班班有存者今著其目於後篇遠公大中六年謚辯覺法師裴休書其榜觀音殿東壁有大中十一年宛陵洪錯摹張僧繇畫維摩居士其餘壁畫亦大中咸通中所爲雖俗筆亦近世畫工所不能及法

華寶聖院碑僧齊己書又有明皇銅像李通玄長者寫真皆
前世故物本朝之改寺名也徐鉉常侍親篆太平興國之寺
六字今皆藏焉昔傳寺有遠公袈裟竺道生麈尾扇梁武帝
鉢盂遠公袈裟即頻公所禮僧伽衣今已腐朽而有佛馱耶
舍二尊者革舄謝靈運翻經貝多葉五六片餘皆亡矣李邕
碑云羅什致其澡瓶巧錫雙口姚泓奉其雕像工極五年事
亦具高僧傳年代寖遠宜無復存者禪月貫休詩云盧楞伽
畫苔侵蓋殷仲堪碑雨滴穿貫休天祐間人距今一百五十
餘年寺僧亦不知其髣髴矣甘露戒壇在寺之東南隅梁太
清中慧法師講金光明經於林間甘露凝木者三日因於林
間作戒壇焉世傳江南有三戒壇此其一也嘗爲僧房之叢

畦其僧夢有神黃金介冑抓其喉責以穢壇理事僧懼甃用
磚石存其遺址遠公初諡辯覺昇元三年諡正覺大師興國
三年諡圓悟大師仍名其墳曰凝寂之塔塔在二林之間其
旁二杉一在南處圍二十七尺一稍在下圍二十尺遠公以
晉義熙十二年卒葬此山蓋當時所植云乾明寺在凝寂塔
之西百餘步舊名西林興國中賜今額晉惠永禪師之道場
也西林道場碑隋太常博士渤海歐陽詢撰無書人姓名然
筆勢清勁世傳即歐書也大業十二年歲在丁丑十月戊寅
朔十五日壬辰立略曰先有曇現比邱俗姓竺氏本爲趙冥
將以匡阜靈巖栖止幽棲及還郡即此精廬草創有惠慈慧
永河內繁氏高足稱首異香入室猛獸馴階紹隆主業安禪
結宇晉光祿卿誌陽陶範締構伽藍命曰西林是歲晉太和
之二年也梁天監三年僧恩律師附僧智鉉法師大業二年
慧遠禪師七年道雎法師並加增葺唐永泰元年顏魯公與
法真律師躋重閣觀張僧繇畫盧舍那佛梁武帝壓絳繡鉢
袋亦題於歐碑之首重閣大業二年所建今三者皆亡永師
義熙十年示化葬澗南香谷之口興國三年亦諡覺寂大師
名其塔曰實智之塔寺後高處有香谷亭昔永公有西林別
立茅室於嶺上每欲禪師即往居焉室中嘗有芬馥之氣因
名香谷後人作亭其上號香谷亭以存其故事其下有水閣
院興國中錫名隆教唐貞元二年齊翔律師之道場也朋長
慶二年十月十六日示寂有碑唐人鄭素卿撰太和六年歲

次壬子三月甲午朔六日己巳立保大八年南唐武國李定
公徐鉉追重修藏經亦公所施皆有跋尾藏之西壁南唐人
蕭須菩提自稱樵人王翰是寺也水石之美而有德人亦東
林之亞也慶歷初當塗僧宗慧大師道真建浮圖七級於隆
教院排香谷之形勝詩前過遷隱橋一里至林口市昔竺道
生葬焉蓋前世之深林幽谷永平歲入闢爲屋廬以會商旅
墳域遂在喧闐之中康定初郡守田瑜俾守僧改葬於凝寂
之左九江錄云通隱橋南有金獅子峰上有三石若基峰下
有索谷堂今索谷堂猶存餘皆亡通隱之西一里有匡君廟
尋陽記云昔漢武帝南巡祠名山問廬君何神也博士對曰
昔匡裕得道於此乃賜號大明公唐天寶元年詔立祠焉西
林之東五里有黃土庵其旁又有看經庵由看經庵一里至
崇福庵由崇福庵五里至香城庵香城之旁有觀音庵次有
東庵由東庵稍下一里有廣濟庵又半里有聖僧塢由聖僧
巖二里至石盆庵西林之東南五里至下化城院由下化城
三里至護國庵由護國一里亦至石盆庵石盆在山上非鑿
鑿所成盆中清泉雖旱不竭石盆之上半里至保興庵其旁
半里有大師庵次上化城院亦義熙中遠公所立也祥符中
錫名普照寺本朝陳尚書恕布衣時遊焉其子恭公秉政請
錫御書度僧今有陳氏祠堂有保大中移寺等三碣好事者
刻白樂天遊大林寺詩并前後序於石於屋壁凡遊人在二
林望上化城樓閣隱隱在雲霧中有若圖畫自東林徑去猶

半日之久既至化城其僧必訊客曰朝日上山與否蓋過上
化城山路崎險中間往往不可行肩輿矣直上十里道中過
雞冠石大四望石大瀉油石大香爐峰此峰山南山北皆有
真形圖舜常出雲氣故名以象形李白詩云日照香爐生紫
烟遙看瀑布掛長川即謂在山南者也孟浩然詩云掛席數
千里好山都未逢艤舟尋陽郭始見香爐峰即此峰也東林
寺正在其下過香爐峰至峰頂院院旁盤石極平廣下視空
闊無復障蔽張野山記云峰頂有大石可坐數百人蓋謂此
也峰下有藏經岩即會昌所以藏東林之經也有南唐廢道
者庵基峰頂之南十里有香積庵過香積下視五老峰望落
星石在水中如覆盃直下山二十里則山南棲賢之澗東萬

壽源也路極險人罕由之予熙寧四年九月與數道人飯於
峰頂由香積路策杖而下其至棲賢則日夕矣峰頂院之前
有猝蛇行者飲牛池遠公始居山山多蛇遊行者不知何許
人嘗侍遠公善驅蛇蛇爲之盡去故號猝蛇行者常耕於峰
頂有猝蛇行者田塍隴髣髴可耕今無耕者說者曰蓋山神
云故至今山雖高深樵蘇弋獵之人不聞罹蟲蛇之毒山中
人言山有一虎亦未嘗傷一人深蹊土中但時有行跡人謂
之遊山虎或爲遊山之客道此事恐涉譏誚亦謂之巡山虎
也山峰頂五里至大林今名寶林寺梁天監二年刺史蕭綱
所造中廢唐初復興故有虞世南撰復寺記古有平雲庵遺
法師塚園廢寺基猝蛇行者葬牛塚皆在絕頂而反平廣延

袤不知其極謝靈運望諸嶠詩云積峽忽復啓平塗俄已
閉巒隴有合沓往來無蹤轍晝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正此
處也又白樂天大林寺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
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且序其詩云余與
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
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深道建神照
雲皐寂然恩慈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
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
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
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澗草猶短
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怳然若別造一世界者既
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宏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
詩句余與集虛輩嘆且曰此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
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至今垂二十年寂而無繼者嗟乎
名利之誘人也韓退之題西林寺故蕭郎中舊堂詩云中郎
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
落煙霞註云公有女爲尼在江州今好事者榜其詩於西林
韓集中無蕭郎中名或疑是蕭穎士非也穎士困躓不達正
所謂蕭郎中存也凡峰頂大林之境白公道之備矣予嘗九
月遊二林秋暑未可以却扇明日至大林流泉或凝冰矣又
嘗二月遊焉桃李飄零牡丹微開與白公所見者略同矣由
寶林一里至鄰峰其峰下臨大壑巉峰巇嶸不可名狀皆

遠公製涅槃經疏於此疏成故以名其峰其側一峰名文殊
塔即藏文殊像遠亡之此山間矣由擲筆峰一里至佛手巖
以石為屋可容百衆旁有流泉因石為渠巖上巨石偃若指
掌故名佛手南唐元宗時有僧行因住此巖三十年製華嚴
別論十卷詔命不赴由佛手巖三里至天池院一名羅漢池
池在山頂大旱不為之竭張景詩曰若以山形比人骨此池
應合是泥丸人以為的句也其西有羅漢把鉞巖四祖坐禪
石文殊亭世傳代州五臺山文殊所居人之至者往往見兜
羅綿雲五色圓光光中或有菩薩及仙子諸相此山傳有文
殊之像舊矣近歲自皇祐治平已來人之所睹不減五臺人
之記其所見於此亭者多矣院南下山一里有隆禪師塔師
名智隆金州人南唐保大中追諡證真禪師圓智之塔一名
望仙臺又名定心石凡此者皆可以下視空闊萬里新羅巖
在其下二里巖石之間可庇風雨亦有幽泉可給烹瀹昔海
東僧居焉故謂新羅巖其東二里有十八賢臺平廣可坐十
餘人十八賢謂自慧遠法師以下十八人者由天池直下山
十五里同名錦繡谷舊錄云谷中奇花異卉不可殫述三四
月間紅紫匝地如被錦繡故以為名今山間幽房小檻往往
種瑞香太平觀東林寺為盛其花紫而香烈非群芳之比始
野生深林草莽中人聞其香尋而得之栽培數年則大茂今
移植幾遍天下蓋出此山云谷之水其源出於谷中曰錦繡
源水傍有雙龍庵次廣福庵次尊勝庵次寶寧庵之西

則有石門其源出於石門澗東與錦繡谷之水合西流五十
里入湓水由雙龍至寶寧四庵相望皆不百步同在兩澗之
間靈運望石門詩曰高峰隔半天長崖斷千里雞鳴清澗中
猿嘯白雲裏自寶寧庵泝澗東行過小山俗名新婦嶺三里
而近有南北二石柱峰鐵船峰懸瀑注其前為龍潭天將雨
雲物未有不出望其上正十八賢臺也石柱峰下有庵甚近
歲為澗水所壞無居者蓋昔賢所遊取道於此以登絕頂今
人過石柱峰無至者矣由寶寧五里至福海庵由福海二里
至祥雲庵祥雲昔　是書堂今地名書堂源前有香象鋪北
名阿那衙內有阿那寺基舊傳山間人時聞鐘梵之聲寺燬
不見其旁半里有羅漢巖山深無塵聖賢所宅不為過矣祥

雲之上十里上有雲頂峰峰頂有庵同名雲頂亦廬山之一
峰特然而高者也由祥雲八里至月輪菴月輪之旁有靈泉
菴由靈泉七里至報國庵由報國一里東南由官道過甘泉
驛又五里至崇聖禪院舊名觀音圓通道場始南唐元德六
年詔命東吳僧緣德居之賜號道濟禪師卒葬於圓通之東
峰今號廣福院去圓通二里以圓通之壯觀甲於山北不減
山南之歸宗而土田上腴歲入倍之石渠流水二百五十餘
丈水源有清音亭然是寺也爾無古今一人題詠碑刻凡乾
德中所賜緣德手詔四道宋齊丘書簡八幅晉王景遂書百
勝軍節度使王崇文書及道濟所依三事衲並藏於廣福以
上皆隸江州云

廬山記卷二終

廬山記卷三

敘山南篇第三

由圓通二十里至康王谷景德觀舊名康王觀入谷中泝澗
行五里至龍泉院又二十里有水簾飛泉被巖而下者二三
十派其高不可計其廣七十餘尺陸鴻漸茶經嘗第其水為
天下第一舊傳楚康王為秦將王翦所窘匿於谷中因隱焉
故號康王谷觀之碑刻皆言其然考之非是也楚康王昭以
春秋魯襄公之二十八年卒魯陳鄭許之君送葬于西門之
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時楚方強去頃襄氣弱滅甚者凡
三百二十有六年其間不容復有康王也國亡而自匿於山
谷或康王之子孫未可知也舊觀基在谷中梁大同二年道

士張法施所建隋開皇十年道士丁玄真能攝伏鬼神遷銅
馬廟於谷內而建今觀焉康王觀之西半里有大明庵由大
明菴至毗盧菴長興菴皆二里康王觀之南五里又有乾壽
菴由乾壽二里至仁王院由仁王至淨慧院七里自康王觀
由官道十五里亦至淨慧禪院淨慧舊名黃龍靈湯院有湯
泉四時沸騰為丹黃之泉須臾熟生物病瘡人浴之有愈者
黃龍山在靈湯之南亦廬山之別峰也其南十里亦有青霞
觀靈湯之東二里道旁有謝康樂經臺又三里過栗里源有
陶令醉石陶令名潛字元亮或曰字淵明義熙三年為彭澤
令曰吾安能為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兒乃棄去賦歸去來
辭晉史有傳所居栗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懸瀑平廣可
坐十餘人元亮自放以酒故名醉石自栗里三里及承天歸
宗禪院晉咸康六年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王羲之捨以為梵
僧那連耶舍尊者一名達摩多羅故有右軍墨池至唐寶歷
初僧智常居焉始大興禪剎智常大歷中得法於江西道一
禪師道一姓馬僧史謂之馬祖智常之目重瞳以藥目按
摩之後目眥俱赤世號赤眼歸宗江州刺史李渤與常問答
語在景德傳燈錄土木之盛山南為冠金輪峰上當峰正居
其後左右盤礴面勢平遠昔人卜其基曰是山有翔鸞展翼
之勢院東之水故名鸞溪溪上有橋溪西石渠流泉二百餘
丈因水為碓瀹圃栽蔬規摹氣象皆有可觀者金輪之峰左
右有石鏡隱現無時光潤如鑑熙寧五年夏有客遊歸宗歸

謂予言今日在寺門上見金輪峰石鏡寺僧言有居數年未之見者上霄峰傑然最高卽始皇登之謂其與霄漢相接因名焉陳太僕卿劉刪詩曰泰始瞰宇宙漢帝上旋旂蓋謂此也世傳峰半如有石室中有文字云是夏禹所刻其字大如掌文皆隱起外有石屏蔽之自上懸縋方到春夏泉源不可辨秋冬方分明昔有好事者往摹之僅百餘言今人無復至者楄底池亦在上霄峰後尋陽記云吳猛乘舟龍負而行猛戒舟人閉目舟人闚曳觸林木之聲懼而竊窺龍遂委其船山頂舊傳故老眞見山頂猶有敗艑栖賢之東後有構斷源亦因猛得名歲月久莫可考驗矣尋陽記又云山有三石梁長數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與弟子緣石梁而渡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如雞卵并有桂樹皆高丈餘輕風時度聞鏘磬之聲見一老人坐桂樹下玉杯盛甘露漿授猛又逢數人宛若舊識仍設玉膏猛弟子輒竊一寶器欲　示世人須臾雲霧晦冥梁化如指猛令送還乃手引諸徒閉目而返劉刪詩故云危梁取大壑瀑布曳中天李白詩亦云金闕前開二峰長銀河倒挂三石梁神仙之事固莫知其處也歸宗之旁西行百餘步有辨符觀舊名靈溪九江錄云齊永明元年道士宋文超依廬山南麓而創焉觀記云玉笥山記秦亂名宦者十有三人棄官學道經於廬山內武士三人曰唐建成李德文宋雲刁欲遂棲焉餘十人曰不然初志歸於蓋玉洞府豈可中道而廢言訖未行一夕雷電奄至庵舍左右

廬山記卷三　三

化成大溪溪中盤石上有玉簡天篆曰神化靈溪金簡標題眞人受旨玉洞潛棲十人者莫知所終三武士遂棲於溪側漢武帝時賜名靈溪觀南唐齊王景達重修功未就而薨其賢順妃寶成其志是碑也文林郎試祕書省正字掌宮宅表奏朱渙奉命撰開寶五年太歲壬申八月戊子朔六日樹故屋壁間有篆眞題曰守太師尚書令齊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三千戶李景達謚昭孝冊封太弟太歲癸酉二月丙戌二十四日己酉爲由靈溪一里至香泉院吳太和六年僧惠珍置天上塔天下塔皆有百步相望香泉云者以流水過堂奉之杏林故名二墳卽歸宗之方墳也由下塔五里至隆教院在般若峰頂舊名般若臺隆教之旁有石門棲六布水庵六與

性庵一名崔師臺皆不遠百步覺性之上百餘步有重巖庵過重巖三里至謝塔先草堂景先以醫技游公卿之門丞相韓魏公及閣臺名士往往贈之詩自云所居卽杏林之故地杏林在山北事具太乙觀由謝氏草堂三里至靈棲院一峰在其上百步偉崒然特立亦名紫霄峰頂有鐵浮圖九級記云劉瑗序云周顯德中有祥光現於其地人咸異之闕下十二尺得古記云赤烏二年有天竺沙門以釋迦佛舍利葬焉衆高僧傳赤烏十年丁卯歲沙門康僧會初至建鄴時吳國初見沙門容服非常有司奏聞檢察權卽召會詰曰佛有何靈會曰如來遷迹已越千年遺骨舍利神應無方權以爲誕謂曰若得舍利當爲造塔乃潔淨室以銅瓶如梵禮請至三

廬山記卷三　四

七日忽聞瓶中鏘然有聲果得舍利權朝集觀五色照耀權復以烈火試之不焚擊之以鐵不碎權大嗟伏卽爲造塔以始有佛宇故號建初則其前八年未有葬舍利者明矣世俗苟欲張大其事因失其實多此類也顯德中始易浮圖以鐵皇祐二年重修晉咸康中梵僧耶舍卒亦墳於棲靈棲靈之下八里有三將軍廟去歸宗一里卽謂秦武士唐建成以下三人者鄉人歲祠焉由棲靈至重雲庵四里亦萬歲庵亦天宮庵皆相去百步由天宮至餘峰庵一里餘峰之旁上山二十里至白雲庵上有洞穴大石如室其中流泉其地可耕今無居者山中行人望瀑懸直下數百尺皆知其出於白雲洞由餘峰二里至先天觀舊名崇善梁大同二年郡陽太守楊友江爲保大初女眞楊保宗重修錫名眞風有保大五年歲次丁未八月壬午朔二十八日己酉朝議郞尚書虞部員外郞武騎尉賜緋魚袋韓熙載奉敕撰記略曰六宮之中競施服玩珠珍綵繡計逾千萬碑陰刻當時嬪御姓氏十餘人其西北里有柳大卿　名安建陽人官於江東樂此眞境因作室焉由先天至太虛簡寂觀二里宋陸先生之隱居也先生名修靜吳興東遷人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素欽其風作停霞寶蓋使左僕射徐湛宣旨留之先生固辭遂遊江漢後帝有太和之難人咸異之大明五年始置館廬山泰始三年明帝復加詔命仍使刺史王景文敦勸屢辭不獲乃至闕設崇虛館通仙堂以待之仍會僑釋之士講道於莊嚴佛寺久

廬山記卷三

之永徽初啓求還山不許五年三月二日卒卽之屬色如生異香不絕後三日廬山諸徒咸見先生霓旌紛然來止須臾不知所在先生之去也常衣布襲至是布襲掛於峰樹今西澗一峰名布襲巖賜謚簡寂先生始以故居爲簡寂觀唐太極元年二月七日敕醮於觀有異龍靈鶴之異降詔褒異仍付史館辯多不載觀在白雲峰之下其間一峰獨出而秀卓者曰紫霄峰故張祜詩曰紫霄峰下草堂仙千載空遺石磬懸其北又有屏風山丹崖紫壁縈繞盤礴實山南之甲觀其前一里有鷄籠山高百餘丈峰旁有石望之若鷄一青一赤尋陽記鷄籠山下有淵水常深一尺泉涌如潮昔刻不差朔望尤大其俗呼爲潮泉今蕪沒無知者觀門之上有朝眞閣殿前有先生鬬石高六七尺方廣丈餘其向乾亥亦名禮斗石殿之後有道藏石刻目錄列於四壁藏中銅天尊像昔存云是像也本歸宗寺之佛會昌之毀寺也爲道士所得寺雖復而不還故其像衣沙門服而加冠焉聞者哂之亦有先生石磬其聲清越祠堂之西有白雲樓觀之在梁也名簡寂觀司徒右長史太子僕射建昌縣開國侯吳興沈璿撰記天監十四年十一月立至唐寶應中道士吳筠又作先生碑上元二年歲次辛丑九月十三日建二碑並保大中重立是觀也頗存陳隋至唐已來人題詠西澗懸瀑落於廡前章應物之爲刺史也游其下故其詩卒章曰嗟哉廢茲賞行春始重尋聊將横吹笛一寫山中音其北別有澗水下與西澗合白雲

廬山記卷三　六

樓坐見此二瀑苦竹亘生於山谷春筍初出其味甘美俗傳廬山詩云簡寂觀中甜苦筍歸宗寺裏淡鹹齏言皆珍快也觀門外有先生煉丹井次有連理樹其幹合抱其根盤屈於巨石之上澗中有堅曬衣石昔江南野人有道術亦善吟味卒於金陵逆旅已而人有過者常好澣衣曝此石上由簡寂至棲隱觀五里古名棲隱洞舊傳梁昭明太子書堂也保大中道士譚紫霄來自閩中賜號金門羽客始立觀於此謂之在閩中號洞玄天師貞一先生棲隱之東五里有古靈庵由古靈至開先禪院十里舊傳梁昭明太子之居棲隱也又築招隱室於此南唐元宗居藩邸時爲書堂卽位後保大年間始爲佛寺號開先馮延巳記碣見存本朝興國二年賜名華

寂鶴鳴峰在後元宗之徙南都也至此院眷戀久之故有烈祖元宗後主之書篆及元宗之御押藏焉至今開先棲賢歸宗圓通四院之僧皆以三忌營齋以懷之由官道過澗橋上有四角亭次楊梅亭當寺門有招隱橋橋下有石井曰招隱泉招隱皆古名也元宗始作橋焉瀑布在其西山南山北有瀑布者無慮十餘處故貫休題廬山云小瀑便高三百尺短松多是一千年惟此水著於前世唐徐凝詩云今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李白詩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半天即此水也香爐峰與雙劒峰相連屬在瀑水之旁遥望若在其東北水源在山頂人未有窮之者或曰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爲開先之瀑布院東大悲亭及諸堂榭往往

隱几見之澗中之石或含雲母可坐可臥可激可濯澗上有石橋橋上有漱玉亭 此山南之絶致也院前過溪西一里有石碑庵大石在山脊天然如大碑堅緻不可鑱刻由石碑上山七里至永泰院其上有黃石巖九江錄云古招隱寺在黃石巖下此其址也永泰之上有道人庵次聖僧巖次善才巖次羅漢巖四庵巖相去在五里之間瀑流之所過也又五里皆登絶險乃至黃石巖俗傳黃石公所居非也其崖壁皆黃色視前三巖特平廣可容百餘人永泰之前有文殊臺與香爐雙劒峰相爲高下瀑布前在山下皆仰而望之因爲雄偉至文殊臺則平視之然後知飛雷飛練皆賦象之不足也開先之東半山別有小瀑飄洒亦不下百餘尺名曰馬尾泉言其小不得同名爲瀑也由開先至萬杉院二里本朝景德二年始建舊有古石崖先是僧曰太超即山植杉萬本有爲之言於朝者乃賜錢建院仍錫土田佛像供器及其成也仁宗錫御篆牓其殿曰金仙寳殿内翰錢易書其門牓有仁廟御容暨章獻明肅之寫眞及錦衾褥銷金服數事藏焉皆當時所賜太超亦號廣智大師是院舊名慶雲天聖中勅改今額直集賢院徐奭記碣尚存院後有流泉泉畔有滴翠亭遊者必久之萬杉之東南三里有凌雲庵舊名凌雲書堂九江錄云劉軻書堂在凌雲峰下早年居此廉使裴公美其才薦之上第爲史官著撰頗傳於世自韓吏部以下皆推之又有薛諫議書堂即劉弇侍御舊居會昌中薛自南海書記滿秩覲經

營之坐見二瀑布泉石竹松特爲幽絶郡守行春及遊人多過之薛諫議未見名與二劉唐史皆無傳軻元和十四年進士登第太和初歷監察御史四年轉殿中開成中遷秘書丞史館修撰學士出爲洺州刺史二林碑誌多其手筆焉所謂凌雲庵蓋劉薛之故基也或曰何乾曜侍郎始以書堂爲僧居乾曜亦未詳其世系今有墳在遷鶯谷由萬杉至眞教院三里舊名雲峰南所謂古石崖在其後巇若屏障由眞教至景德院三里舊名高遠由景德至李微古書堂一里微古保大中仕至樞密左右副使坐宋齊丘黨與賜自盡由李氏書堂之上四里有香積院香積院在五乳峰下由香積二里至俱胝庵俱胝之旁有觀音庵次半里許有齊雲庵由齊雲三里至臥龍庵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絶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蒼崖四五丈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臥龍之下五里有青蓮院舊名白雲庵南唐僧冲照號慧悟禪師湯悅作寫眞贊徐鉉篆石刻存焉青蓮之旁有鸞峰庵舊名下倡臺庵若由鸞峰五里至道林庵道林之旁有羅靜院舊名中興庵禪靜於諸庵獨無流泉鑿井而飲無土田貿活血丹以養然堂宇亦特爲完整次有寶巖庵次有靜隱院舊名寶峰庵與澗出其中春雨盛時激湍號怒亦水石佳處西澗有劉居士

庵居士名渙字凝之筠州人天聖八年擢進士第居官有直氣不屑輒棄去卜居星子嘗乘黃犢往來山中尤愛此澗於是山僧結茅以待之由道林至寶峰三院相去皆一里至祖教院舊名上偃臺其南有盤龍庵西源庵後有寶輪庵皆不遠百步由寶林至禍水菴三里禍水至幽邃庵一里由幽邃至赤眼禪師庵塔一里禪師即所謂赤眼歸宗卒葬此山之石人峰下以石爲像凜然如生建隆二年謚至覺禪師妙相之塔由塔院至棲賢禪院十里其間脩林繁陰上蔽烈日行者過之必愛而休道旁過棲賢疏閣毗盧庵亦有可觀者凡自五乳峰下香積院至此十有八處同在棲賢澗之西者皆云棲賢澗西諸庵棲賢院石人峰在其北今名寶覺與

國中所賜始南都永明七年諮議參軍張希奏置寺於郡陽西二十里唐寶歷初刺史李渤徙置是山以僧智常居之智常學者數百人春夏居棲賢秋冬居歸宗會昌中廢寺爲祠中僧懷祐復興焉號棲賢報國禪院乾寧中號護國棲賢寺其旁僅掛使將仕郎守太子通事舍人鍾匡時書匡時時年十六故今人愛而藏之歷南唐保大中寺益大振存當時制書猶十餘本其間一道乾寧元年七月賜棲賢寺額署禮部侍郎平章事鄭至尚父守侍中兼中書令使官凡三十三人又一道乾寧四年十一月賜懷祐塔名傳燈之塔仍號玄悟大師其敕書署中書侍郎平章事崔至太師兼中書令使官凡三十二人時江西觀察使鍾傳奉行焉建隆初元宗之徙

南都也游覽久之故有駐蹕亭或云澗旁石上有元宗石刻今淪没不可復見三峽澗出寺其源甚遠澗中有龍湫三四莫知其極方暑雨之暴至也山之衆壑同下聲若雷霆澗石大小無慮萬計悉塡湫中今古不見小塞疑下通於海矣其旁建龍祠歲旱則禱焉祥符中閩僧文僧造石梁其上其袤六十尺覆以層屋最爲山中之雄觀傍澗有陸羽井次寒泉亭亭下龍湫或有蛟魚出焉人以神物畏之僧堂之西有羅漢巖覆陀巖其南百餘步有白雲庵院之後有愛堂遊者必憩焉棲賢之前十里有羅漢禪院羅漢巖在其北一里本朝咸平三年廣濟大師法堅始創焉朝廷乃錫田以養其徒名曰聖惠莊祥符三年祖印大師僧行林繼之始植松檜官道十年以遷軍壁文公楊大年作栽松記有說甚大在法堂上其圖二十有三尺舜之聲動山谷亦敘之也瀕者也院西之水曰玉淵東入彭蠡湖十里澗北祖印葬焉故相張士遜有塔銘羅漢之東五里有折桂院莊又五里至白鹿洞貞元中李渤字濬之與仲兄涉偕隱居焉後徙少室以右拾遺召不拜寶歷中嘗爲江州刺史乃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名勝劉夢得禹錫登清輝館詩云尋陽江色潮添滿彭蠡秋聲鴈引來南望廬山千萬仞共誇新出棟梁材清輝館在江州亦渤所創故禹錫美之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亦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

主以主教授保大中以田錫徵士史虛白虛白北海人避地廬山韓熙載薦其可用元宗召至便殿訪以國事辭曰漁釣之人安知邦國大計又醉溺殿上元宗曰眞處士也因賜田遣歸仍免其租虛白死子孫困於租入不能有其地遂易他主矣咸平五年敕重修仍塑宣聖十哲之像今猶爲茂草由白鹿洞三里至承天觀舊名白鶴觀九江錄云唐弘道元年十二月奉勅置在潯陽城下神龍二年六月三日勅撰龍興觀因移山中易名龍興大歷中道士劉玄和何子玉居焉張弘道門靈驗記云劉玄和地仙也嘗爲郡守李承醉昇齋奏事皆有天曹批報事悉符驗觀之東北山上有木瓜巖劉玄和始居巖中嘗植之至今餘蘗猶有存者觀中有大杉木其高百餘尺圍二十尺亦當時所植祥符五年朝廷作太乙宮於京師詔求楩柟木一百二十尺之長者天下差官行山林此杉幾代焉由承天觀之西至棲賢院亦幾五里游者往往過從焉棲賢院東傍澗而行半里至淨住院舊名發雲庵淨住過澗至歸宗院二里而近舊名資聖太玄峯在其前其旁百餘步有金師臺由歸宗入萬壽源至萬壽院二里由萬壽復出南行三里至楞伽院舊名下白石其山號橫斷源楞伽院有李氏房李名常字公擇少時兄弟讀書山中既去寺僧虛其室不居因爲藏書室中幾萬卷蘇子瞻爲作山房藏書記今刻石留壁間由楞伽東上山三里至證道院舊名上白石由證道三里至太平興國院舊名臥雲庵有峯在其後亦名香爐峯前有經閣所藏之經朝廷祥符二年敕賜印經院由太平一里至上五峯香林院中道幽澗潺湲清淺特可翫由香林五里至淨居院舊名上庵由淨居五里至下五峯延福院有南唐所賜蓮觀禪師智筠手劄三十道三道元宗所署餘皆後主署筠河中人保大中住棲賢院開寶中詔住清涼寺後歸五峯初號幽棲院名棲玄蘭若祥符元年改延福由延福三里至竹林院由竹林二里至福源菴舊名靈眞十有三處水石無不佳惟明眞巖石玲瓏或欹或立有洞府之狀坐大石上對五老峯如賓客亦此山之最勝處也由明眞復下山五里至禪妙院舊名德政庵古名青牛谷九江錄云昔有道士洪志乘青牛得道於此壇場猶存唐人楊衡宿青

牛谷詩云隨雲步入青牛谷青牛道士留我宿可憐夜久月明中惟有壇邊一枝竹蓋亦古之名迹今爲耕隴矣由靜妙一里至雲臺庵後有石崖崖上有流水由雲臺履小徑三里至聖果院舊名淨明庵聖果之前有解空院舊名吉祥庵凡德政淨明吉祥三庵祝諸僧居俱爲完潔解空之西北百步有谷源庵庵之前路左右皆石雖非峻阜固自奇偉庵後幽泉涓涓不竭不必湍激而後可愛也谷源東北行二里至證寂院舊名折桂庵唐相李逢吉嘗依李渤海學於此山逢吉去而爲僧居故名折桂逢吉字虛舟長慶寶歷間附鄭注王守澄仕至宰相唐書有傳庵僧因逢吉家集中記錄刊於石辭多舛誤其山名將竿源山上有南唐惠濟禪師石墳由證寂半里至華巖院由華巖東北行三里至承福院舊名龍雲道中望五老峯歷歷可數高下爲十餘峯矣中有師子峯狀若刻削雲物隱映尤所賞似庵之後巔有亂石西北直下有磨旗峯亦在五老峯之間也蓋起淨住至承福院凡二十有一洞在棲賢之澗東者謂之澗東諸庵巖云由承福下山入大富莊八里由大富莊東北行至慧日禪院十里院在官道西下官道傍澗而行兩山挾澗亘複者五里究若洞府衛名仙居洞院記云唐乾寧中僧如義始結庵舍吳太和初僧惡從乃大構禪刹時楊溥刺江州頗捐信施仍親篆仙居永安禪居之牓題曰吳太和五年歲次癸巳正月戊寅朔奉化軍節度使江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中書令使持節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上柱國德化王食邑三千戶楊溥篆祥符二年改今額而僧寶其故篆如義之居山也朱朴嘗依以肄業乾寧中有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爲姦利朴附之因薦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即日自國子博士拜諫議大夫平章事議論迂闊動爲笑端數月巖士敗遂俱爲驩建所殺故今謂之朱朴書堂道旁有隆龍淵次白龜池次文殊臺出白石英堪入藥品中或有五色光俗因謂之菩薩石次羅漢臺次觀音泉乃至慧日院五爵峯在其前五爵峯之下有大雄庵去慧日三里山勢環聳屹若城壁亦則一奧處也內翰錢易記云貞觀二年梵僧尋山愛其深邃有若大雄演法之勢故名大雄太和中宣宗避難與僧志閑

嘗居焉後出官道行田間七里至佛殿庵僅同田舍佛殿一里至興福庵復爲完潔由興福庵三里至智林院舊名慈雲其前有瑞雲巖若崩雲紫翠欲墮於地馬祖大師嘗居焉有馬祖巖馬祖泉其北至吳章嶺三里過嶺則江州界也慧日之西南十里至大城庵山勢如城郭故名大城其北一里過張家山山間數百家皆是張姓張山之西二里至延眞觀舊曰昭德觀治平二年賜今名唐貞元中李女貞所棲女貞名騰空宰相李林甫之女李太白送李女貞歸廬山詩曰妻君相門女學道愛神仙素手掬秋霜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弄玉鞭楊運自江州刺史入朝會昭德皇后喪因言詠眞洞蔡尋眞騰空所居可錫觀名以伸追奉德宗因以尋眞名詠眞洞而是觀也以昭德之諡名之近世好事以太白送女貞歸山詩并蔡尋騰空詩刊石於祠壁昭德之前西一里有東登雲庵林深水遠亦山之佳處也棲賢澗亦有登雲庵故此以東別之昭德源在觀北源上有凌雲峯峯下有淨慧院去昭德觀一里舊名永昌院祥符中改今名院記云泰弘始中德安上人自西涼來居焉光化中希奉上人重修齊已撰昭德之西出官道二十里至尋眞沖虛觀故名詠眞洞遊眞諸迹三十六洞天詠眞洞天第八七十二福地廬山爲元辰福地是觀也即詠眞洞天五老峯正在其後唐貞元年女貞蔡尋眞居之因以爲名觀後有白龍澗懸瀑注焉舊史云漢武帝過九江樂羽章觀於屏風疊下臨相思澗今五老之一峯盤石如屏壁焉蓋其故地金潭上有滌淨亭尋眞之下西南二里有普覺院舊名長慶由普覺西還十里亦至羅漢禪院羅漢之南五里至聖惠莊即咸平中所賜廣濟者廣濟卒亦葬焉莊之南二里有大衙庵蓋自南康軍之東北出尋陽門一里則有東庵院院中有寶湖閣南望楊闌左迎北臨宮亭湖湖上宮亭神廟寰宇記云周武王十五年蠡其神能分風擘流行旅過之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詩云分風爲二擘流成兩干寶搜神記云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中流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耶

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公直知下兄女怒妻曰吾何面於當世也復下己女於水中將度遂見二女於岸側旁有一吏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神林灣在湖之西北尋陽云爲安世高之所度其神乃化形蛻於蛇岡至今舟人往來猶禱焉又自軍南出福星門則落星石在彭蠡湖水中石上有落星寺王僧辯陳武帝破侯景於落星灣卽其地也其西有釣魚臺南有流清庵亦在水旁落星灣泛舟過釣魚臺一里至明心院舊名翠微庵由明心至楞伽庵五里楞伽至善才庵五里善才三里至凌雲庵凌雲三里亦至萬杉禪院明心之東南五里又至東古山法輪院法輪北至萬杉院亦十里又有西古山山有

興禪院在歸宗之東十里其東三十里抵南康軍所謂東西古山非廬山也然草木閒野亦自可愛善才屋宇爽塏楞伽有流水在其後自南康軍入山過楞伽則無不澇淺者矣凡自軍西出建　門一里傍官道有承天院院依隆阜上有松峰亭今名草堂過此則去遊閒先矣自軍北出五老門半里過望雲亭五里過聖惠莊又五里過羅漢院則去遊樓賢矣

右自寶巖之南雲慶至於圓通同隸江州謂之山北老子之宇二同名觀佛之宇五十有五或曰寺曰院曰庵巖曰蘭若其實皆僧居也由康王觀至于慧日之北窗雲同隸南康謂之山南老子之宇九佛之宇九十有三余始遊廬山問山中塔廟興廢及水石之名無能爲予言者雖言之往往襲謬失實因取九江之圖經前人雜錄稽之本史或親至其處考驗銘志參訂耆老作廬山記其湮沕蕪沒不可復知者則闕疑焉凡唐以前碑記因其有歲月甲子爵里之詳故并錄之庶或有補史氏云

廬山記卷三終

廬山記略

釋慧遠撰

廬山記略　宋　釋慧遠　撰

山在江州尋陽江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江之南爲小山去小山至十餘里左挾彭澤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而據其會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引彭澤西入江一曰天子障彭澤也山在其西故舊以所濱爲彭蠡有匡裕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裕受道於仙人共遊此山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其所止爲神仙之廬因以名山焉其山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迴垂五百里風雲之所攄江湖之所帶高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窮巖人獸兩絶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瓔珞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

而集或大風振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奇聲駭人此其變化不可測者矣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跡之所罕經也昔太史公東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三湖北望九江東西四目若涉天庭焉其嶺下半里許有重巘上有懸崖傍有石室即古仙之所居也其後有巖漢董奉館於巖下常爲人治病法多奇神驗絶於俗醫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數年之中蔚然成林計奉在民間近二百年容狀常如三十時俄而昇仙遂絶迹於杏林其北嶺西崖之間常有懸流遙注激勢相趣百餘仞中雲氣映天望之若山在霄霧焉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即以宮亭爲號安侯世高所感化事在安侯傳七嶺同會于東共成峰崿其崖窮絶莫有昇之者有一夫見人著沙門服凌虛直上既至則迴身踞其峰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此似得道者當時能文之士咸爲之異又所止多奇觸象有異北背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有龍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似出於龍首也南對岑岸上有奇木獨絶於林表數十丈其下似一層佛浮圖白鶴之所翔玄雲之所入也東南有香鑪山孤峰秀起遊氣籠其上則氤氲若香烟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衆山殊別天將雨其下水氣涌起如車馬蓋此即龍井之所吐其左有翠林青雀白猿之所翔玄鳥之所蟄西南有石門山其狀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萬物之奇略舉其異而已耳遊廬山記并

詩自記此二十三載凡再詣石門四遊南嶺始入林渡雙闕所則踐其基登涉十餘里乃林表迴步少許便得重巘東望香爐秀絶衆形北眺九江目流神覽過此轉覺道隘而狹力進復數百步方造預嶺積石連阜霜崿相乘及翠斯觀三倍於前矣然後攀弱條陟峭逕足危體疲僅達孤松其下有盤石可坐十人四瞻遐矚寓目長懷周茲暢而悟曰小大之相出量不可窮高下之相傾豈孤顯於氣象也哉于時日將禺而未中亂諸行入去松林尚有三四五里既至乃傍林際憩息嶺視四嶺之內猶觀掌焉水至松林又有石櫪溜其下條然使人目眩斯瀑布之源三流之始水壅天池已備敘於別記其上有雙石臨虛若將墜而未落傍有盤崖紆迴壁立千仞翠林被崖萬籟齊響還音在岫若絶而有聞請尋所由似境窮其竅器深其量故也傳聞有石井方湖是所未踐乍覩之者疑爲神淵中有赤鱗涌出狀若龍魚野人不能取直歎其奇而已耳毎因暇時追述所經覺情無定位以所遇爲通塞或撫常事而牽于近感至言而達　遠更以俯園池之內思不出局乘高眺物乃發深懷嗟咏不足聊復寄以興云

五言遊廬山

崇巖吐清氣幽岫棲神跡希聲奏羣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逕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流心叩音聽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五言奉和劉隱士遺民

理神固超絶涉麁罕不羣孰至　烟外曉然與物分冥冥玄谷裏響集自可聞交峰無曠秀交嶺有通雲悟深婉冲思在要開冥欣中歲攤散與臨岫想幽閭弱朋友歸瑩暴懷博靈無示陶淨玄匠落照俟虛所

五言奉和王臨賀喬之

超遊罕神遇妙善自玄同徹彼虛明域　茲塵　封衆阜平寥廓一岫獨凌空霄景憑巖落清氣與時雍有標造神極有客越　睇長河灑茂楚險雨列秋松危步臨絶冥靈壑映萬壼風泉調遠氣遙響多喈嗈遐麗既悠然餘　覩九江事脇天人界常間清吹空

五言奉和張常野

翩翩混太象望崖莫由險發遠遜其天超步不階漸揭來越重垠一舉拔塵染遼朗中天盼向豁遐瞻條乘此攄瑩心可以忘遺玷曠風被幽宅妖途故死滅

名山洞天福地記

撰人不詳

名山洞天福地記

國家保安宗社脩金籙齋設羅天醮祈恩請福謝過
消災投金龍玉簡於天下名山洞府謹按本教龜山
白玉上經具列所在去處云爾

第一王屋洞周廻一萬里名小有清虛之天在東都
第二委羽洞周廻一萬里名大有虛明之天在兖州
東嶽
第三西城洞周廻三千里名太玄總真之天在梁州
西王母所居崑崙之別宮
第四西玄洞周廻一千里名三玄極真之天在華州
第五青城洞周廻二千里名寶仙九室之天在蜀青
城縣
第六赤城洞周廻三百里名上玉清平之天在台州
唐興縣
第七羅浮洞周廻五百里名朱明耀真之天在惠州
博羅縣八十里
第八句曲洞周廻一百五十里名金壇華陽之天在
潤州金壇縣界屬茅山
第九林屋洞周廻四百里名佐神幽墟之天在蘇州
洞庭湖中
第十括蒼洞周廻三百里名成德隱玄之天在台州
樂安縣界有官一所

右十洞天大小悉皆相通光明景曜妙異不可備
陳

太上列上真之封掌之

第一洞霍童山周廻三千里名霍林之天在福州長
溪縣有三所觀及遊仙湖
第二洞東嶽太山周廻一千里名蓬玄之天在兖州
第三洞南嶽衡山周廻七百里名朱陵之天在衡州
衡山縣
第四洞西嶽華山周廻三百里名總仙之天在華州
第五洞北嶽鎮山周廻一百三十里名總玄之天在
鎮州
第六洞中嶽嵩山周廻三千里名思真之天在洛州
第七洞峨嵋山周廻三百里名靈陵太妙之天在蜀
嘉州
第八洞廬山周廻二百六十里名洞靈詠真之天在
江州
第九洞四明山周廻一百八十里名丹山赤水之天
在明州
第十洞會稽山周廻三百五十里名陽明洞天一名
極玄太元之天在越州
第十一洞太白山周廻五百里名玄德之天在明州
第十二洞西山周廻三百里名天寶極玄之天在洪
州
第十三洞大圍山周廻三百里名好生玄上之天在
潭州醴陵縣
第十四洞潛山周廻八十里名天柱司玄之天在舒
州懷寧縣
第十五洞鬼谷山周廻七十里名玄思之天在信州
貴溪縣
第十六洞武夷山周廻一百二十里名昇真化玄之
天在建寧府
第十七洞玉笥山周廻一百二十里名太秀法樂之
天在臨江軍
第十八洞華蓋山周廻三十里名容成太玉之天在
溫州永嘉縣
第十九洞蓋竹山周廻八十里名長耀寶元之天在
台州臨海縣
第二十洞都嶠山周廻一百八十里名寶玄之天在
容州
第二十一洞白石山周廻七十里名瓊秀長真之天
在和州
第二十二洞句漏山周廻四十里名玉闕寶圭之天
在容州流陽縣
第二十三洞九疑山周廻三十里名相真太虛之天
在道州
第二十四洞洞陽山周廻一百十里名洞陽隱觀之
天在潭州
第二十五洞幕阜山周廻一百里名玄真太元之天
在鄂州唐年縣
第二十六洞大酉山周廻一百里名大酉華妙之天
在辰州
第二十七洞金庭山周廻三百里名金庭崇妙之天
在剡縣
第二十八洞麻姑山周廻一百五十里名丹霞之天
在撫州南城縣
第二十九洞仙都山周廻三百里名祈仙之天在處
州縉雲縣
第三十洞青田山周廻四十里名青田太鶴之天在
處州青田縣
第三十一洞鍾山周廻一百里名朱湖太生之天在
潤州上元縣
第三十二洞良常山周廻三十里名方會之天在茅
山東北
第三十三洞紫蓋山周廻八十里名紫玄洞照之天
第三十四洞天目山周廻二百里名太微玄蓋之天
在杭州餘杭縣
第三十五洞桃源山周廻七十里名白馬玄光之天
在朗州武陵縣
第三十六洞金華山周廻一百五十里名金華洞元
之天在婺州金華山

右三十六小洞天出本教龜山白玉上經

地肺山在潤州茅山
蓋竹山在台州臨海縣
石磕山在台州黃巖縣

東仙源在台州樂安縣
青嶼山在西海
赤水山在眞誥巖
郁木坑在臨江軍新淦縣
丹霞洞在撫州南城縣
君山在洞庭湖中
桂源山在桂州桂陽縣
靈墟在天台山
沃州在剡縣南
天姥岑在唐興縣
若耶溪在會稽縣
金庭山在剡縣
清遠山在浦陽縣
安山在交州
馬嶺山在郴州
鵝羊山在潭州長沙縣
洞眞墟在長沙縣西
青玉壇在衡山祝融峰西
洞靈源在南嶽招仙觀西
光天壇在南嶽
洞宮在長溪縣
陶山在温州安固縣
三皇井在温州永嘉縣
爛柯山在衢州西安縣
芹溪在建寧府建陽縣
龍虎山在信州貴溪縣
靈山在饒州
泉水源在龍川界
金精山在虔州虔化縣
閤皁山在臨江軍新淦縣
始豐山在豐城縣
逍遥山在洪州南昌縣
東白源在洪州新吳縣
鉢池在楚山
論山在潤州丹徒縣
毛公壇在洞庭湖中

雞籠山在和州歷陽縣
桐栢山在台州唐興縣
平都山在忠州
綠羅山在武陵縣
彰龍山在澧陽縣
抱福山在連州
大面峯在鄂州
虎溪在江州
元辰山在都昌縣
馬蹄山在饒州鄱陽縣
德山在武陵縣
藍水在河中
玉峰在河中
天柱山在杭州於潛縣
商谷山在商州
張公洞在常州宜興縣
湖魚洞在姚州西
白山中條山在河中
司馬悔山在天台山北面
綿竹山在蜀西川
甘山在黔中
瑰山在溪山
金城山在古限戍
雲山在朗州武陵縣
北邙山在東都
武當山在均州
女几山在洛州福昌縣
少室山在東都
廬山在江州
西仙源在台州嶠嶺
南田山在東海
玉溜山在樂城縣
抱犢山在鎮州
右七十二福地

名山洞天福地記

游名山記

都穆著

遊名山記引

吾少也有四方之志思欲如司馬子長縱遊天下以大吾觀及官侍從地近職親雖燕南諸山未獲数至焉今茲告歸謂可如志而耄及之雖吳中諸山未及徧遊焉靜言思之忝未嘗不以爲嘆玄敬乃能以使事騁四方歊月終南之顛過首陽拖夷齊之高風登華山弔希夷蜕函登嵩山入少林寺濯驪山温泉入王屋扣司馬子微之扃三門砥柱龍門伊闕皆極天下壯觀近如兩京畿甸諸山皆遐探遠討搜奇抉怪而又能以文字發之讀名山記雖不識其地若身至其地者可謂善遊而能言者矣然吾與玄敬約如天之福假我以年吾方與子北泝長江視廬山瀑布浮沅湘上岳陽樓望衡岳窺瞿塘三峽歷劍閣峨眉入關中覽秦漢故都還登泰岱慨想七十二君之遺封南出武林觀淛江潮上會稽探禹穴佇子陵釣臺歷天台雁宕至武夷欸羅浮上韶石望蒼梧九疑而還子肎從吾遊乎雖然太湖有山焉是爲洞天福地願子先之無錫縣尹侯君世卿刻其名山記以傳予爲引諸首

正德乙亥冬十一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兼戸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王鏊著

遊名山記敘終

遊名山記目録

卷之一
華山
驪山
終南山
砥柱
嵩山
首陽山
卷之二
王屋山
伊闕
茆山
金山
焦山
王喬洞
雲龍山
卷之三
京師西山上　京師西山下
牛首山
觀音巖
靈谷
寶石山
善權洞
張公洞

南嶽銅棺二山
卷之四
石龍渦
吳郡諸山
北固山
黃鶴山　招隱山
經山沈山附　道場山

遊名山記目錄終

陳眉公訂正遊名山記卷之一

吳郡　都穆　著
檇李　尙元聲
繡水　沈德先　藏

華山

五嶽惟西嶽華山爲最高蓋其去地凡五千仞而禹貢周官及爾雅之書皆嘗載之則又不特以其高也歲癸酉夏六月予奉使寧夏嘗道其

下羈於公務不暇遊秋九月回至陝藩時御史劉君養和適按其地聞予之欲登山也相之以人丙子至華州同年石僉憲君錫居憂於家贈予山行之具而華士郭從義願從以遊丁丑至華陰憲副同年張君汝誠兵備潼關遣敎授馬九騎復來陪予值陰雨庚辰始克出城南行八里至雲臺觀中舊有孟東野留題宋建隆初希夷先生重建折而西一里至朝元洞七本在華山蒼龍嶺上此其下院中之洞乃鑿土爲之不甚深廣入遂目以朝元非也院有老君殿其前娑羅樹數百年物視其子類栗道士云灰之服以酒可愈心痛東行里許至玉泉院洞有希夷先生塑像黃衣束絛儼乎如生老道士少聞之師言像塑於先生存時元至正間宣撫王守誠嘗摹刻於石今樹洞中院東巨石如削刻宋陳古靈詩其上有亭名曰山孫眺遠殊勝小飲數杯

石東北古藤繞樹屈蟠如龍蹄石復繞樹如故道士供茗予問上山難易言緣險甚難遂易冠服出玉泉命道士前導東南數十步入華山神門二十步經總土地祠石有流泉自山而下淙然可聽自此入山口旁山對開若與世隔予神思飛越輿夫亦解予意疾行數十步入五龍神祠或謂山無龍潛不宜有此按道家書載希夷先生初隱武當有五老人來聽講易謂希夷曰吾輩日月池中龍也此非君所棲令其閉目凌空馳風張目乃在華山石上又謂希夷之睡乃五龍蟄法蓋龍所授也以祠觀之其信然歟三里有大石突出崖際上覆如屋又二里道多亂石遂舍肩輿扶携以登石罅貯泉纖鱗金色或黑如墨群游其中戲掬之忽潛不見予題名石上九騎從義繼之不百步聞鳥声不類或以爲猴也一里雙石並峙道士云此第一關內有古

殿閉其無人上崖刻第一關三大字下有小洞石滑不可登四里至方洞壁有今尚書喬公希大題名洞後懸泉匯而爲池分流下山右斗崖百尺名希夷硤其上類穴乃希夷蛻骨所在舊有鐵鎖道士言嘗攀以上見骨盤木函色微紅香甚後有人竊趾骨以去道士憤之斷其鎖自是人不得上西折四十步過第二關大石中分若斧劈者此雖造物之爲亦甚異也三里至娑

羅平自入山五里即行石上崎嶇傴仄登頓勞甚玉曠而夷僅見此爾道士言不特此也青柯平亦然爾雅謂大野曰平正以其夷而曠也平之西有八仙洞洞厓石壁立每尺許即鑿爲小坎深可四寸鐵鎖下垂上有昊天殿非攀鎖躡坎不可上令道士試之其行如飛猶狻猱然然亦危矣從者有一二人見道士上亦隨而上而不知其習之熟也痛遏之昊天殿南挺然孤

高數千尺者爲上方峰由下及顚亦有石坎獨以峻絕其鎖兩垂予豈惟不能登昂首視之固已目眩而神驚矣從是而上草棘蒙道鉤人衣袂隨披隨行五里厓腹插木上布以土行僅容足越之始知九萬回顧大声曰此非連雲棧邪則皆大驚二里泉出竇間飲之甘冽名涼水泉泉佫甚少休泉上青柯平道士聞予之遊也持茗來獻一里道士指西厓云上有北斗平紫微洞惜不能至又五里及青柯平入通仙觀〻在日月巖下離地數丈有洞前爲焚修之殿攀鎖乃上厓左銳而高者西峰也相傳自平登其顚七里右爲寥陽洞當其前者爲混元殿咸有道士居之予以所携酒與九葩從義面峰共飲夜深待月不至遂宿觀中辛巳早起東上四十步有石若怒獸張顧中像土神名土地巖又上六十步石側讀元人重修通仙觀記其下卧石壘

道曰回心石中隆旁殺俯瞰斷厓千尺予欲度石九萬輩以雪花飄墮頗有難色而從者亦皆予止予笑曰吾回心矣各以杖扶之而下數里雨時作時止衣履霑濕而汗流浹背問之青柯平則猶雪也因嘆地之高下而寒燠乃爾昔之人謂鳥声不上青柯非以其無食亦以高寒而然也午復至雲臺適致政都憲屈公道伸餞湖廣憲使李君承裕于此遂同歡燕午後入華陰城或有誚予好奇而不能攀鎖以盡三峰之勝予曰昔昌黎公嘗凌絕顚度不能下至於發狂慟哭人以爲好奇之過予抱遊辭而濟勝之具素乏故每于登陟逢險輒止夠以先人遺體而履此不測吾豈敢哉雖然兩日之遊足償夙心則予之所得抑亦多矣

驪山

驪山在西安之臨潼縣出縣南半里即抵其麓

經雷神殿東折門有綽楔榜曰溫泉池過此有室三楹啓其扃即溫泉也人呼爲官池蓋非貴人不得浴此池四周甃石如玉環狀中一小石上鑿七竅泉由是出相傳甃石起秦始皇其後漢武帝復加修飾或云今之池後周天和中造又云唐玄宗廣之不能詳也室之內有古今石刻歲久錯乱弘治癸亥知縣事者聚之壘于門外儼若屛障官池之左有泉曰混池以浴小民

東行即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視其欵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惜多剝落左刻金尚元龍草字其陰刻劉子顒成道記于驪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凝眞大師三清殿後爲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殿也南上十五步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即溫泉發源處飮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爲玉女洗頭池冰凝

者多去瘠孟山之半平岗朝元閣舊趾于此山左肩曰東繡嶺右肩曰西繡嶺當時林木花卉之盛類錦繡然故名閣與華清之廢皆不知何時其易爲道士之居則復晉天福中也又上二里爲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于朝元閣南玄宗于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殆當時人筆其西南有泉名飮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老母殿老母即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顚舊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來諸侯之處下山浴于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體融暢夙痾頓捐快哉東行八里折而南二里至秦始皇陵〻內城周五里舊有門四外城周十二里其址俱存自南登之二丘並峙人曰此南門也石門石樞猶露土中陵高可四丈昔項羽黃巢皆嘗發之其地老人云始皇葬山之中

此特其虛冢老人之言當必有所扱遊之日爲
癸酉六月庚子侍予遊者太學生呂建也

終南山

癸酉八月予以使事寓秦會舊僚田君有年約
以中秋賞翫月終南山中田君是予言至期與
予出城南門而秀才費樟復偕以行三十里經
樊川漢將樊噲食邑于此在唐爲韋安石別
業又名韋曲岡巒迴繞松竹森映而水田䟽圃
連絡乎其間亦秦中一勝地也杜子美詩云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綠罇雖盡日白髮老禁春石角鉤衣破藤枝刺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又云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郭何終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還
歸岡之上登牛頭寺僧悉閒官人至悉邀去
予以所携酒共酌松下寺舊有唐貞元中徐士
龍撰偏照禪師碑今不存所存惟仙人丘長春
詩刻拂塵讀之韋曲之東有杜曲乃唐相杜岐
公所居當時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迩京

也岐公孫牧自吳興守入知制誥盡以俸金創
治其墅嘗曰富貴有數吾得老爲樊川翁有文
章數百號樊川集顧草木禽魚亦無根矣離牛
頭南行四十里至終南山入普光寺寺在山之
麓洪武中建其一乃在山上即隋之龍泉寺也
僧出迓執禮甚恭時日巳暮天空無雲月出松
頂爛若銀盤衆咸自慶幸以爲玆遊之不易逢
予吳人秦吳相去地數千里則又以爲玆山之

不易遊也遂相與舉杯稱飲山深夜寂林影在
地仰視明月疑此身之居玄圃閬風而忘乎人
間世也十六日予欲遊太一宮西行三里終南
之陰即宮所在中有碑爲希夷先生所撰宮記
其略云太一宮者即太一降臨之地山水秀絕
靈迹環遶寔萬古神仙之宅漢元封初武帝之
所建也武帝嘗鑾輿躬臨封其山曰太一池曰
湫源仍立太一元君祠于池之側晉元帝封祠

爲金華洞天唐高祖始定天下即降手詔修崇
殿宇中宗時命于池北創湫源之閣下宮創昇
仙之堂開元中玄宗臨幸復創駕鶴之軒于宮
西北親文其碑自僖宗入蜀宮罹兵火至後晉
相國桑公出鎮古雍禱雨獲應重修廢墜而宮
還舊觀矣希夷人傳其詩而文絕少若此記者
蓋平生之僅見也出宮而南三里入山谷中有
泉出奔声如擊筑如轟雷咫尺人語不辯二里
息足磐石道士有造橋者持酒果來獻衆忻然
共飲命人携之以隨過泉石佳處輒飲数杯又
二里道益峻險遂舍肩輿躡亂石冐懸厓屈曲
而上山之西有日月巖下刻篆書松泉二大字
又上至抱子巖經玉皇洞又有八仙洞在山之
西壁限以流泉足非跣不得入又上有石儼若
老嫗憑巖而休左一圓石明可鑒物謂之石鏡
再上則湫源池也池一名太一湫其上環以群

山雄偉秀特勢過脊潦水廣可數丈深丈許錦
鱗浮游人莫敢觸瀆之大有二三尺者自昔禱
雨咸在于是其南即太一殿惟一道士居之王維詩云太一近天都連山接海隅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殿左有三官雷神二祠所謂金華洞者
在山之最高處道士云洞有積水然不能至也
田君與費生以疲極卧三官洞予面池獨酌頃
之道士具午食食畢下山復至太一宮方舉杯
適長安令送酒使輿益豪題名壁上既因至普
光予欲翫月上寺過門不入命輿夫疾行上山
道悉甃以石而松栢梨栗夾植其旁遇險則趨
別道已而復故蓋五里而始至寺孟郊詩云烏飛不到處僧房逆山顛龍在水常碧雨開山更鮮步出白石上坐依清溪邊地寒松桂短石險道塗偏晚磬送歸客數声落遙天
寺有方池名曰仰天跨以石梁于玆
宵翫月爲宜張筵池上而浮雲滓空衆頗弗懌
予戲謂之曰昔人詩不有狡獪吹開之句乎命

小閑黍取笙簫雜奏之倏焉雲開月朗則皆大
笑謂予言之不妄也十七日下山復飲下寺從
別道回二十里至興教寺內有三塔其中塔特
高大爲唐三藏法師玄奘瘞身之所尚書屯田
郎中劉軻銘左爲慈恩基公塔太子左庶子李
弘度銘右則大周圓測法師塔銘之者貢士宋
復也寺之北舊有玉峰軒宋元豐四年知永興
軍呂大防建今廢惟長安令陳正舉記石僅存

午飲寺中六十里入城

砥柱

砥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之中以其形似柱故名禹貢謂導河東至于砥柱即此癸酉五月道陝會僉憲殷君文濟飲間言及躍然欲與之遊以使事不果十月予回至陝則殷君已先我遊遂決意而往乙卯知州事顏君如瓌命州學生熊釜張崇勉從予離州二十里午食又二十

里循河行十里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其始特一巨石而平如砥想昔河水汎濫禹遂鑿之爲三水行其間声激如雷而鬼門尤爲險惡舟筏一入鮮有得脫名之曰鬼宜矣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即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相傳上有唐太宗碑銘今不存蔡氏書傳以三門爲砥柱州志亦謂砥柱即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謬誤若此又按隋書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砥柱今屹然中流上無土木而河之廣僅如三門奚有崩摧而壅河逆流至數十里之遠蓋距河兩岸皆山意者當時或崩入遂以爲砥柱而史氏書之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有以哉

嵩山

癸酉十一月朔予至洛陽欲圖嵩山之遊二日

丙寅至偃師縣三日丁卯離偃師沿洛河南行五里渡河十里登唐廬陵王墓上石人馬暨石表猶存中一碑高大字漫滅不可讀三十里至轘轅口兩山對峙石道崎嶇乃唐高宗幸少林寺時所鑿山行八里至少林寺寺在少室山北麓後魏主孝文爲胡僧跋陀建一碑刻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敕有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幾变早識妙因踰彼究尊廓玆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有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餘不欲授官賜地四十頃此可補唐書之缺惜無有知之者少林僧至今以武勇聞則其所從來遠矣寺佛殿後爲講堂堂後左右有立雪亭昔僧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卒嗣其法今僧中稱爲二祖出西廊百步有甘露臺胡僧

跋陀于此飜經天降甘露故名西北上山二里至達磨菴殿前有六祖手植栢又上一室門外石刻達磨面壁之菴六大字宋蔡卞書室中塑達磨像案置一石高僅二尺廣尺許其上達磨之形宛然拭之益顯蓋菴之上四里有達磨洞玆石乃其九年所面古謂精誠可通金石諒哉回至方丈適登封令李性父遠來相迓夜酌同宿寺中四日戊辰性父以事先去寺主僧文載

言經閣後有古槐一任視之其高十丈圍三十尺文載誦文潞公遊寺詩有五品封槐今尚在之句則其壽可知第未知封自何時莫能考也出寺東行十五里折而東北三里至戒壇寺入門破屋三楹其中碑四刻元學士李溥光所書茶榜字經四寸遒偉可愛後即戒壇傾圮已久旁有唐大曆二年勅戒壇碑寺左百步爲會善寺法堂中有後周嵩陽寺碑後刻云大唐麟德

元年移植於此可謂古矣佛殿東偏有泉出自山中惟供寺僧之汲通之俾資灌溉則伏而不流僧云唐有高僧晏公于此誦法華經龍作人來聽晏知其龍也告以寺乏水遂送此泉益其相傳如此東南行時有飛雪十里至登封察院雪乃大作性父張燕陪飲者學諭尹亨伯司訓梁文升皆予同郡人也五日己巳雪猶未止亨伯招飲學宮六日庚午雪霽登封東行嵩山近目雪蒙其頂而玉田瑤樹復相帶映其淸遐入恨無驚人之筆如范寬輩者以圖之耳八里至嵩山神祠祠在黃蓋峰下蓋嵩山巍然中國之中其周幾二百里群山拱列有類兒曹宜其秀鍾靈聚爲五嶽之尊而黃蓋一峰在山東南盡處其宅神靈尤宜祠之外有亭扁曰草參過客憚于入謁多展拜于此入門三重咸有古栢或喬或偃或俯或欹或屈而蟠或怒而攫或奇而

栰騰又或如帷幄之張車蓋之擁幾二百株三
門之內四嶽神祠分列左右又入門有降神殿
壁繪生甫及申像歲久惜多剝落謁嶽神殿其
西爲御香亭每　朝廷降香悉貯于是祠多歷
代碑刻不能盡讀午飲祠之公宇飲畢南行二
里折而東北二里山之北麓入盧岩寺恭唐盧
鴻隱處後遂爲僧廬其上四里復有盧岩上寺
聞石壁飛瀑數丈觀此殊勝路斗雪深竟莫能
至七日辛未登封北三里至嵩陽廢觀其中所
存惟唐李林甫觀記元五祖堂記二碑及三古
栢栢之高皆不逾三丈大者六人圍之下舊有
石刻云漢武帝封大將軍其次四人圍之不盡
道士云此次將軍也皆形狀怪甚不可圖繪夫
漢武迄今千七百年栢在當時則已受封其壽
固不可測以今視之殆殷周時物邪其又次亦
三人圍之予平生見栢之古者多矣若二封栢

豈惟予所未見盡天下之壽木或未有能過之
者奇哉奇哉又東三里據山之陽者爲崇福宮
其後名萬歲山昔漢武帝臨幸聞空中呼萬歲
者三因即其地建萬歲觀唐更名太乙宋于此
奉安眞宗御容設提舉管勾以祝釐中故有奕
碁愣湔泛觴三亭今唯存泛觴之石予命道士
引泉委曲流之立飲其上而寒風砭人數杯即
罷下山東行一里觀啓母石石旁之祠及唐崔

融碑今皆不存按啓母石事見淮南子（淮南子曰禹治洪水經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其鼓塗山氏來見禹方作熊慚之而去至嵩高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其說不經後之人
益嘗辨之

首陽山

首陽山在蒲州南四十五里爲伯夷叔齊隱處
之墟癸酉十月戊戌道過潼關潼關去首陽里
僅餘二十遂與敬援馬九萬出關北渡黃河登

岸即蒲州也午至山下謁二賢祠門之外有古
栢二其一大二十圍高二丈許形狀殊怪其次
圍殺三之一二根相距數尺而幹上交若兄弟
之相倚者倚爲二賢手植殆未必然其亦千年
物歟祠之像爲宋元祐中所塑其前復塑一白
鹿問之道士云二賢食薇兼飲鹿乳故塑之此
說不見傳記人鮮有知者祠下有歷代石刻其
最舊者唐開元十三年梁昇卿碑也祠之右即
二賢葬處高墳並峙上多古栢直墳之前爲屋
中樹由谷老人碑及刻首陽山古賢人墓七大
字與九萬飲道士房日暮乃還夫首陽之重于
天下後世以二賢之故然考山之所以得名其
說不一孔子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
于今稱之考亭集注謂首陽山名及其注詩至
首陽之巔則云首陽首山之南也安成劉氏取
春秋傳趙宣子田于首山之說謂泛名其山則

曰首山以山南而言則曰首陽先儒謂首陽即
古之雷首也禹貢曰壺口雷首至于大嶽蔡仲
默云雷首在蒲坂縣南蒲坂即今之蒲州蓋州
之山無所謂雷首者今首陽北數里有中條山
州志謂此即雷首曰中條者以其界河曲之間
延綿不絕故名又謂中條之下有水曰雷澤即
舜所漁之地此又可見中條之爲雷首矣若雷
首之獨稱首山猶太華而曰華山匡廬而曰廬山此自昔皆然不可謂首山爲泛名也

陳眉公訂正遊名山記卷之二

吳郡　都穆　著
檇李　岳元聲
華亭　孫孟芳　校

王屋山

書禹貢曰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今王屋山在河南濟源縣西八十里山形如王者車蓋其中有洞名曰小有爲天下第一洞天歲癸酉仲冬十

有三日予至濟源欲往遊焉縣令張君英暨其校官偕予出縣西三里經濟瀆祠入謁大濟之神其殿北有北海神殿咸著祀典北海殿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爲卽濟水所聚蓋其源出自王屋天壇之巔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歷虢公臺入於河禹貢曰導沇水東流爲濟是也東池俗傳闇能出物以應人之求然率始於三月至四月望而止餘月則否予友潘黃門希召嘗爲懷慶理官作文辨之謂春夏之交泉脈騰沸而濟尤勁疾物隨沸而上予嘗爲作序是日默禱於神願出物以彰靈異道士云水泉不動物不能上非亘斯時爲然仲夏至秋亦然予曰爾復爲我禱久之物竟不能出始信希召之辯爲有見而足以破紛紛之惑也出祠南行三里與諸君別折而西四十里午食自此登秦嶺二十里至澗河

稍野人家十四日早行二十里至陽臺宮宮在王屋南麓八仙洞上爲唐司馬子微修仙之所宋徽宗嘗遊幸其中天尊殿壁繪神仙龍鶴雲氣升降葦節羽儀之屬甚奇蓋開元中人筆殿左有唐大中八年碑上刻唐宗與子微書并送還天台詩一首詩云紫府求賢士清溪祖逸人江湖與城闕異跡且殊倫間有幽棲者居然厭俗塵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調神地道逾稽嶺天台接海濱音徽從此間萬古一芳春宮之東三百步有後晉燕眞人井其上有洗參石糟相傳燕君於此得道上昇近道士亙井樹屋云將以祀眞人也宮北上一里經山神祠三里覲仙貓洞人云燕眞人丹成雞犬俱昇仙貓獨留不去人就洞呼仙哥時或有應者二里涉不老泉又二里至李道人菴道人山西高平人弱冠時以母病登天壇舍身崖舍身以祈其愈予詰之答

云初墮時但知行清化鎮上（鎮在河內縣去山百五十里）忽有龜蛇左右相遏始知墮崖則已坐深谷中肢體無損凡四晝夜因知饑渴天壇老道士聞其舍身竟而得之時隆寒俾之附火右足悉墮其趾自是母病亦愈遂結菴山中其事誠異然亦愚矣予曰使爾以舍身之心以求仙道道豈有不成者哉啜茗而出五里上紫微宮至此巳及山半群山環坐積雪猶在予心目豁然道士有

陳性常者知其爲吾鄉人延之共飲性常舊在武當山之自然菴今年七十有八而神氣淸茂似有道者移居茲山已二十年其學乃仙人張三丰之再傳爲予言張師名玄玄遼陽人自號三丰遯叟世人因其號第稱之曰三丰而鮮知其名正統間猶在後不知所之予曰人傳三丰爲陝右之寶雞人而君謂遼陽人孰是性常曰寶雞張師嘗寓之非彼產也飲畢宮西半里

至皇仙坡性常草菴小坐北折緣險一里閱玉泉泉爲方井上刻石云玉泉聖水旱涝如故山中道士多汲以供食飲仰視天壇去此尚十八里路陡隘且多積雪左右澗壑不可丈尺足未陟而氣已奪惟神遊而已予問道士小有洞所在云在山之西脅峰下元季鄉民避兵者多穢其中自是洞口遂塞今不知其處夜宿陽臺十五日復還濟源

伊闕

伊闕在洛陽西南三十里癸酉仲冬廿九日進士路君敬夫偕予往遊離城五里經天津橋橋久傾圮石悉爲有力者取去今易以木二里至邵子祠卽所謂安樂窩中爲塑像瞻拜而出二十三里至伊闕其得名以兩巖對峙而伊水出其間俗又名龍門謂兩巖爲禹所鑿司馬溫公嘗辯之以文以爲天之所爲而禹特治之非鑿

也予考之龍門在今山西之夏津縣乃誠禹跡則此固非矣上西巖登五龍祠沿厓行入潛溪寺寺皆石洞爲之龕徧巖內外石佛大小以千萬計傳昔拓跋魏胡后崇佛命工所鑿與敬夫午酌出寺東行石罅時有流泉惟稍北三泉四時常溫名曰溫泉二里渡伊水折而東南半里至東巖一巨石中裂老僧云此龍門也昔有龍自此而出鱗鬣之形宛然石上乃知世俗之說又似非誣益遊人往往止於西巖罔有抵東巖者無僧指示未嘗見此雖溫公之辯但謂非禹所鑿則其他可知矣行六十步有石將墮旁留虎跡各虎托石又十三步得鳳凰石其跡大幾一尺五爪一距深入石理與虎跡皆涉於異行似僞爲然予觀今之圖鳳者惟一距三爪未聞其爪之五使眞有僞爲不效圖之形則又疑其眞也敬夫曰茲遊也得識龍門辯鳳爪皆平生之所未及願書以裨郡乘之缺遂書之

遊名山記　卷二　六

翀山

歲癸亥四月辛丑予至句容同年西蜀裴君汝敬適宰是邑胥會間予欲爲翀山之遊甚喜壬寅裴君相以輿馬出句容東南門迤邐而行地多隆窪兼之久雨新霽値泥淖有沒股者二十里至於鄉厨人具食就民廬小憩東行十五里至蔡墓村日方亭午又五里經土地祠俗謂之

五里廟蓋自是五里抵山之麓居民數十家間官人過皆謁門而觀山有三峰最高者爲大茅峰草被之其綠如偕而茂樹清泉復相映帶予神情飛動命輿夫疾行上山二里至崇禧萬壽宮其東有東西楚王洞自華陽洞西三水合流趨宮之前相傳昔楚威王遊憩於是沈靈官清叙聞予至率道士出迓宮叢楽閣貞白華陽下館入門有崇臺三級磴石堅緻名拜章臺宋徽

遊名山記　卷二　七

宗時殉宮又有陶貞白王遠知祠遠知貞白弟子共敎所謂王法主是也坐方丈覓君予欲登大茅峰詢道之遠近沈靈官云峰去此十里日未昃可往返也遂假其軟輿出宮東行析而南約五里道始石級躋陟頗艱輿非挽不得上里許舍輿而徒予足弱被以童子步疾即喘息隨之必俟其定而後進經朝山亭復上憇半山土地祠峰至是登已四里去其巔不遠殆不止於半也又上緣厓而行道益峻險登壇諸山邐列雲霧蕀慄不暇顧瞻行兩寬爲道士各持茫數片謂可以獲福雀躍而至君角健者予哂之戒毋失足一里聖祐觀據峰之巔大茅君升仙處也觀北稍上平石爲天市壇道士云永樂中於此五埋玉簡左稍下則龍池也池不甚廣小黑龍十數游其中取視之長僅三寸昂首四足目睛爛然腹有丹書而無牡牝蓋蜥蜴類也宋祥

符間嘗遣使賚祭緘二龍於器將獻之闕下中道風雨惟存其一御製詩送之還山洪武中亦命取入宮五失其四每歲旱禱雨輒應今與山之神同著祀典祀山神日以重午而祀龍則以驚蟄皆縣官親詣行事下山東北半里聞喜客泉昏甕以石圓徑丈深可半尋衆鼓掌即湧沸津津如散珠且否則湛然山復有撫掌泉在昭明讀書臺下與此泉同誠異蹟也泝澗東折數百步二碑屹立草中其一宋景祐間賜觀額勅牒其一晏元獻五雲觀記又東百步至華陽洞道家書謂三十六洞之八周百五十里名金壇華陽之天上巨厓如削有華陽洞三大字旁多昔人題名洞舊塞於泥近道士募衆通之外兩石相拒狀如掀唇後人累甓爲垣以防失足而復亭其上以俟遊者自其左循石級俯首而入巖泉點滴下多積水數丈泥仍塞不可以前益

遊名山記　卷二　九

洞有五門此南面之西便門也洞右東下數百步有石柱洞口偪仄容僅一人予瘦不能入東北道多亂石經仙人洞西折歷馬迎街度石梁上元符萬壽宮宮陶貞白故宅中亦有拜章臺堅緻不逮崇禧臺之右二碑刻宋理宗聖德仁祐之殿六大字并前元賜印劍還山省劄登方丈大茆峰當其前道士出酒予亦欲少息酌數杯出還崇禧已暝沈靈官開宴言元符宗師與

其宮眞人宋元皆給二品銀印　國初猶然洪武巳未以本山道士被遴逐削宗師眞人之號而收其印設正副靈官代之又言歲庚戌三月之望辰刻三茅君現形大茅峰西足躡祥雲金光繞身食頃而散見者幾二百人或曰茅君現形其衣皆雲氣所爲無眉目也夜深宿方丈左室聞窻外聲澎湃洶湧飄忽飈激如秋江怒濤又如大將之師萬馬奔騰千里驟至予意是日熱必大雨處其妨遊攬衣起徐耳之蓋松風云山空人寂境乃如是宜陶貞白之愛聽也癸卯凌晨訪沈靈官經茅君殿其北墻上有道士書周天蟾茅山賦天蟾元季金陵人博學多伎能然賦無甚奇讀數語即去既而沈靈官偕至方丈觀宋徽宗賜元符宗師玉印方三寸許其色蒼潤文曰九老仙都君印篆刻精妙非今人可及元符有法劍一亦徽宗所賜與印皆鎭山之寶也早食沈靈官偕予出山一里入崇禧觀其右王法主墓攝衣欲登而阻於行潦墓前二石表猶是唐物與今之製絕異左表中斷道士續以新石北折幾三里有古松千株殿角出其中者祠宇宮也宮祀三茅君道祖唐屯田員外郎柳識皆有文刻石今亡適道士送酒至沈靈官謂之曰女第愛酒當共酌陶貞白墓下予從之北折五里草際道斷碑一石羊二其一羊已無

首碑字大數寸其僅存者云宗玄場敕陶隱居瘞劍之地上數百步拜貞白墓敗垣荒草上老樹欲壓元劉宗師大彬刻石表之未幾道士酒至予舉杯以酹陶公遂籍草而坐小飲數巡一里至玉晨觀即所謂金陵地肺天下第一福地者也東晉楊羲許長史父子並於此得道其前池曰雷平眞誥謂昔雷氏養龍之所後人謂爲郭眞人養龍池非也池之南爲伏龍岡上有唐玄靜先生李含光墓不及登觀門列古檜十四傳爲許長史手植大逾合抱紋皆左紐若出人力此可以觀造化之巧近一株瘁什人剖其皮以去道士云左紐檜不止是三淸殿前凡六老君殿前凡二藏殿茅君殿後皆有其一予平生見樹之奇古者惟常熟之七星檜錢塘之九里松及此而已七星檜植於梁九里松植於唐壽咸遜左紐下視宋元之木直孫曾耳觀東檜下有古井石闌刻字巳半漫剝摹讀數四逆之以意始辯其字云晉許眞人丹井梁天監十四年重開十六年安闌今道士呼爲陶公丹井豈以其重開而誤耶觀之兩廡及庭古碑二十有五其間梁刻者一唐刻者六南唐刻者二予所最愛則陶貞白許長史碑顏魯公玄靜先生碑暨李陽冰篆餘皆宋刻不能悉讀登白馬老君殿前有周眞人池其水巳涸老君像後龜仙人展

上公像山志稱上公高辛時人不知其何據劉大彬題板謂因漢像而增飾之亦未必然也午飯方丈閱法堂東有陰陽井亟觀之井二穴而共一水以其氣分寒燠故名道士云此許長史舊迹飲之可以愈疾未刻辭玉晨與沈靈官別

金山

金山在揚子江心其勝槩爲天下第一蓋自唐以來則巳然矣弘治戊午秋予與同舉之士將會試春官舟濟中流風恬日麗江平如掌倚行之人咸有喜色十里維舟山下有石並峙其前類雙闕然傳爲郭璞葬處入龍遊寺酌中冷泉味極甘洌唐人水品以爲東南第一水是也散行登毘盧閣其南爲妙高臺半巳傾圮上故有楞伽室宋眉山蘇公嘗書經於此北曰善財樓今與室俱廢上大悲閣東少息足既而登吞海亭席地環坐小飲數巡聞留雲亭據山之顚攝衣登之四望江波淼然臺殿皆在其下令人神爽飛越亭南石刻妙高臺及玉鑑堂六大字披草視之稍下有塔基二南北相向蓋宋曾丞相布所建洪武間燬於火經緣欄亭循石級西下歲久石多斷裂俯視江波如行天上足甚危慄須之至祖師巖中肖唐裴頭陀像即開山得金山因以名者也巖之右有洞深黑不可入日向暮由故道出觀龍池僧言旱歲禱之可致雲雨

池左有龍王祠嘗著祀典有司每秋祀以特豕僧復言山有江山一覽煙雨奇觀二亭回急皆不及遊順風張帆仍飲舟中還瓜步宿衆謂斯遊也倏而往倏而還絕波濤之虞極心目之賞是誠足樂不可以無記予家姑蘇去江不四百里鄉嘗一至江口欲爲山遊懼於風濤而未能也今而得偕良朋以畢素願殆有數焉而非偶然者矣夫江山猶昨人事靡常然則吾輩之登臨能無慷慨激烈如昔之人者乎遂爲記之以貽諸君

焦山

弘治甲子秋八月予北上京師丙辰道經鎮江思覽焦山之勝丁卯出定波門東北行十里憩象山下望焦山屹立江中崔巍聳拔若堆藍凝黛而殿宇墻廡歷歷可辯予喜不自禁呼舟疾渡須臾抵山入普濟禪寺門有徐武功書榜曰

遊名山記 卷二 一五

諸山第一峰歷藏殿謁焦隱士祠隱士名光字孝然漢末河東人嘗隱山中寺今祀爲護伽藍神前楹有佛印禪師十六詠詩石及沈尚書固祠記坐方丈啜茗語僧欲遍搜奇勝僧遂導予出寺西行上山二百步巖上刻浮玉二大字乃趙宋人書蓋茲山即古之浮玉其名焦則始於隱士所謂地因人而勝者也巖左右有昔人題名摩崖讀之前一石橫出其刻字曰石屏與浮玉對北折登江山壯觀亭讀徐武功亭記又六十步緣石而上至三召洞洞石倚斫容可數人中像隱士僧云光在漢末嘗三召不起按蔡中郎贊稱光爲徵君則三召之語益非虛也循故道兩躋石級登觀音閣前修篁叢立其右僧房據江之勝而金山雄峙其前尤爲妙絕東折餘二百步飲吸江亭相傳其址舊爲浮圖洪武初燬於火後遂易以亭西小軒三楹予復飲焉東

遊名山記 卷二 一六

行經焦仙嶺上大悲亭即宋善財亭故址山之最高處也江波浩渺極目無際而雲樹風帆隱映遐邇五年塵土一洗而盡誠奇觀也午飯方丈飯罷僧移席酌予於自然菴面其前者汝山象山而象山去尤不遠予問僧瘞鶴銘所在云在山之足石已崩裂墮江雖水落亦不復見古謂石有時而泐信哉予性好遊山水之覽多矣惟金焦二山並峙於江爲江漢朝宗之門戶山川形勝殆莫有過之者歲戊午會試南宮嘗一遊金山而茲山未之及也每對人言以爲欠事乃今數年而獲遊焉天之賜我可謂厚矣不可無述以記其勝輒記之

王喬洞

多見多聞聖人所貴而孤陋謭淺學者病焉然天下之事物蓋有所見而不逮所聞又有所見而逾於所聞者昔之人固已言之予未嘗不稱

遊名山記 卷二 一七

嘆而以爲可信也若新安之王喬洞殆所見逾於所聞者乎洞在縣西二十里予近道河南則嘗開之乃今而獲遊焉洞之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不特一石爲然衆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一木復産枝葉予見之始而驚終乃大駭以爲穹壤間之所未有使人爲予言予安能信今試以語人若舍予亦未必不以爲妄吁何其異邪碑言昔神仙大丹之成土木皆化爲石其說似爲得之第不可與俗人道耳按王喬有三其一乃周靈王太子其一漢葉縣令其一蜀之益都人俱有仙術今未知孰是或又謂此即爛柯山而以晉王質之事實之爛柯山在今衢州循舊名信安豈新安之與信安聲相近而誤稱邪然此亦何足辨神仙之事在昔固有之矣

雲龍山

遊名山記 卷二 一八

雲龍山在徐州城南二里州志謂山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元朱澤民寺記謂宋武帝微時嘗憩宿於是有雲龍旋繞之異此爲得之山一名石佛唐昭宗時溥爲節度使朱全忠遣子友裕敗溥軍於石佛山下即其地也丙寅冬自京師之官南都十一月乙酉過徐欲登茲山以覽其勝都司周君寅之與予聯舟寔陪以行午抵山麓躋磴而上入寺觀所謂石佛者像僅半軀

崇可二丈廣倍之左右侍衛之儀皆鑿石所爲山之陰度黃茅岡憶蘇文忠公詩亂石如羊之句矚眺久之其下卽宋張山人放鶴亭故址蘇公所與記者後之人創三賢堂於上三賢爲昌黎韓子蘇公暨陳師道蓋昌黎嘗爲州推官蘇公嘗知州事師道則州人而教授於學者也升高而望一州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誠有如蘇公所云而子房楚王二山至戲馬之臺皆

歷歷在目乎竊有感焉徐爲古戰爭地而楚漢其尤也方高帝之起豐沛子房佐之百戰威項竟有天下使當時而無子房漢之爲漢殆未可知然則項氏之滅雖謂子房滅之可也彼淮陰侯者功非不偉直搏兎逐鹿輩耳烏足以望子房而今皆雲散鳥沒銷歇不存千載之下遺蹟斷碑荒林煙草適足以資人之慨嘆而逸民高士乃獨笑傲其間得失兩忘理亂不聞如張山人者樂死而後已乎於是知功名之累人不如悠閒之肆志也雖然予欲遊名山而未能者安得雪月之夕悲歌劇飲於斯以賴招鶴之辭山人有知能不泠然御風來邪姑記之以俟

遊名山記卷之二　終

陳眉公訂正遊名山記卷之三

吳郡　都穆　著

檇李　岳和聲

繡水　黃申暘　校

京師西山上

予官京師聞西山之勝久矣而未獲一遊正德丙寅三月之望監察御史熊君士選戶部員外郎李君獻吉招予將翼日往遊且起獻吉以他

事先躍馬去期會於大功德寺與士選出城西北行時有雨點處敗遊興已而稍霽皆相顧大喜二十里至青龍橋其下民廬頗稠花柳隱映水嗃東作方興予謂士選此何異於江南北折八里經回龍菴復折而西隨行兩僮足不及馬與士選緩轡俟之二里抵西湖湖中萍荇蒲藻交青布綠而野禽沙鳥翔泳於水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人言每盛夏荷開雲錦瀰漫尤爲清絕沿湖行二里達大功德寺寺舊名護聖其前有古臺三相傳金元氏主遊樂更衣之處或曰此看花釣魚臺也入寺殿堂門廡金碧炫爛極爲壯麗中立二穹碑其一乃宣德中　御製建寺文其一元氏舊物字皆剝刻莫能讀僧錄覺義淇公予之鄉人聞客至出速登毗盧閣崇可數尋凭闌而眺一寺之景攢聚目睫蓋寺倚山而創而閣又雄據乎其中故得以專其勝

也午燕淇公山園適獻吉與兵部郎中李君貽敎主事王君伯安偕至遂共飲花下獻吉前此嘗遊功德言寺左甕山之陽有元臣耶律楚材墓楚材有祠刻華嚴洞壁獻吉能記其數語爲客誦之飲畢出寺西行數百步至玉泉山金章宗嘗建行宮其上今廢西南一洞不甚深廣予疲坐洞口以需衆客山之北麓鑿石爲螭頭泉自其口出瀦而爲池卽所謂玉泉其形如規瑩澈無瑕深莫可測掬飲之甚甘上有亭宏敞可憇其東石梁橫跨泉由之東流入湖經大內注都城東南至大通河爲京師八景之一衆樂甚舉杯仍飲西南行至補陀寺寺在玉泉山半門內有呂公洞廣僅丈許深倍之僧云僊人呂洞賓嘗遊於此寺之右躋石級上望湖亭峰巒圍拱湖水亘其前儼如匹練士選伯安皆留詩亭上予與二李君恐道遠城不及入但疾飲數杯

暨歸日猶未暮獻吉謂予宜有記惟西山爲京師之勝而玉泉又西山之勝蓋其潤澤滋溉溥及天下固　國脈之所在也中間不幸據於金元干戈相尋殆無寧歲大夫士爲西山之遊而載之文翰者不一二見今逢至理易戰爭之區爲行樂之地而予輩得以暇日遊燕笑詠於斯其幸大矣而烏可忘所賜耶聊記之貽未遊者

京師西山下

予暮春嘗遊京師西山僅抵玉泉而返聞有所謂香山者未暇遊也乃十月之朔與莆陽翁君嘛彎出阜成門西行時北風撲面甚急道上之草已黃惟霜林紅葉如錦可翫二十里至田村解鞍小飲西北風益橫馬不肎前痛鞭之又二十五里度石梁半里下馬西行閱蓮花池水已半涸敗荷間有存者池故遼金時竹林寺基土人嘗於其下得敗垣石井古云桑海之变有以

也緣麓而上至香山永安寺寺門書名甘露以前有泉橫流濟馭飲之者若甘露然也僧錄左善世吾鄉東白僊公爲寺住持以他事出其徒左覺義振威偕書記宗林出逆遂共度石梁其下爲方池正統間嘗遣中官以金魚數十投其中今巨者盈尺聞履聲輒潛不見又上登金剛殿後有古檜六離立若人殆前朝物又上由畫廊登慈恩殿其右爲香爐岡以岡之上石形肖爐山之得名蓋取諸此岡下二石突焉而出者曰蟾蜍石又下有丹井二相距丈許傳昔鑿井時嘗得丹砂故名今一寺之飲皆汲於此歷藏殿至宗林房夢感泉在房之前林言金章宗嘗至其地夢矢發泉迸且起掘地果得美泉後寺僧以泉淺淺之遂隱今數十年矣遵廡西上道頗峻隘與翁君假僧杖扶之曲折數百步至虹光寺寺據山巔短垣遶門地悉甃以石寬平可

坐茲山之勝一覽俱盡而西湖咫尺在望令人渺焉有故鄉洲渚之想入寺觀千佛殿殿圓製極工成化初創於中官中官高麗人也嘗見其國金剛山有圓殿故移其製於此與翁君飲茶出還東白方丈經觀音閣讀先師學士程公所撰碑閣之左曰來青軒其妙不減洪光而其前者金章宗登星臺也予欲登以日暮不果適洪光僧送白菊二本至命僮子媛所携酒酌翁君夜共宿明日遂歸翁君名洪讀書善文予友之而林則嘗學詩於予者也

牛首山

金陵多佳山其可遊者稱牛首山爲最山據城之南初名牛頭以其雙峰並峙若牛角然佛氏書所謂江表牛頭是也晉王丞相導嘗指以語人曰此天闕也後又名爲天闕山云丁卯七月廿有三日吏部主事顧君華玉治具與予約客

爲山中之遊時如約者戶部員外郎黃君子和朱君升之國學進士陳君魯南而予兄元翁侍焉遂共出鳳臺門南行十五里至塘灣其中荷花尚存下馬翫之有僧舍臨於塘共入啜茗又南行十里度嶺予馬逸幾墮又三里抵山舍馬西上升之獨乘魯南騾疾去予輩徐步尾之二里達弘覺寺門內二井其昔左曰白龜池右曰虎跑泉後僧以其險更甃爲井而虎泉尤清洌寺衆咸汲於是躋石級庭中銀杏一株圍可二丈入方丈午食食畢登浮圖至其顛有聯句詩經修廊東行緣石魚貫而上登觀音閣憑闌俯視第見浮圖之尖再上閣有舍身臺及辟支佛足跡以峻險不及觀下至兜率巖巖空洞上突出如屋列席小飲久之至文殊洞升之魯南潛匿洞中口鳴鳴作吟聲共挽出之前有屋一楹衆復聯詩書壁上既而登山之背觀蕭昭明飲

馬池徑可丈餘冬夏不涸下而西至辟支洞廣差勝文殊石浮圖立其前辟支舍利所藏處也老僧言少嘗見舍利放光今數十年矣浮圖有石刻二其一宋皇祐二年記不著撰人氏名中載誌公荅宋明帝語云昔辟支佛冬居於此其一如愚居士滿庭芳詞字絕類黃太史居士未詳何人殆隱逸之儔與西下經禪堂旁室圖其門有竇如錢日光射浮圖影倒矗佛案紙上不可曉也夜燕方丈予以倦騎去衆作詩角險至鷄號乃罷二十四日早食出寺而南山路斗峻馬屢乘屢卻時雲霧四興只尺莫辨逆視山足則日光在田禾黍映之綠黃榮碧如僧伽黎衣笑語三君以爲不知身之在人間世也五里至獻花岩石益奇麗中虛深可十步儼若堂宇相傳唐高僧懶融嘗居其中有百鳥獻花之異巖因以名山故有幽棲寺今已不存成化間山衆

僧道興至其地堅坐不動有財者樂爲之施寺由是復興今名華岩岩之南曰屯雲亭衆以觴熱解衣小憩又南曰芙蓉閣閣嵌岩石登其上群峰攢蹙悉在目睫山之最佳處也衆共飲焉北下僧廬其扁曰無邊風月可坐眺遠又下有軒曰無塵仍飲賦詩又二里出山

觀音巖

予性好山水所至之處山水之佳者未嘗不遊遊必有作所以識也丁卯春來官南都南都地稱佳麗凡山之近而可遊者往往遊之聞觀音岩屹然長江之上爲天下絕景獨以道遠不及登九月甲子工部司務錢君邀予及兵馬梅君爲茲巖之遊午至岩下其陽有閣駕空百尺獨闌而眺江之形勝悉萃目前莫有藏遯而舟楫往來日道其下俯可與語誠亦奇矣然予不能無感夫江無心於舟楫也而舟楫隨之其憧憧

往來大率皆利名之人而隱者不與焉人而曰隱亦以身處江湖愛其清曠而可樂也今既專於往來之人則江湖爲利名之塗而塵坌交集又何清曠之有哉予於是有以知隱者之難得而人心之易溺也今以江言之其濤浪之掀怒龍魚之出沒人鮮不懼遂於利名者獨易視之以身試其不測則江湖之險雖能溺人之身而利名之溺人又有甚於江湖者矣予與二君身雖羈於簪紱而興則在乎山水夫山水之樂未易有也疾病患難欲遊而不可得出而遊矣風雨冥晦雖遊而不能樂必暇而遊遊而樂又有如茲巖者予輩得以觴詠其間視人之冒險躁進而以之爲戒則茲遊之所得可謂多矣是用記之錢君名鉞吳興人梅君名僑南都人

靈谷

丁卯二月十有二日予與客八人爲靈谷寺之

遊寺在紫金山南中有梁神僧寶誌塔　國初鼎定宮室以塔當遷　勑遷於此錫以今額御書第一禪林四字刻之洞門過此長松夾道蒼翠如沐行松間三里及寺其前有萬工池相傳鑿池時脅役萬夫故名入門歷琵琶街人鼓掌相應有聲若彈絲然時山中桃李盛開而幽花異卉紛錯其間極爲可翫午飲方丈僧侑以香茗兼出碁娛客塵襟灑然已而問八功德水八功德者山記謂一淸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除痾昔寺之僧法喜以居無泉竭誠求西域阿耨池七日掘地得之梁已前嘗取以給御案一云梁有胡僧寓錫山中乏水山龍爲溢水以成是池釋氏之說如此弗能詳也池故在崡壁寺東自遷誌塔水從之而涸舊池遂涸人以爲異今山僧鑿石窦曲引之有松亭立其上若庇蔭然客流杯水中落花間浮觴杯而

行至客前則競取以飲雖不飲者亦徘徊忘去樂哉斯遊不可無述八人爲金華章廷式象陰李應靈宜陽金有制東川黎廷表麻城梅仲修雲間黃天章永平李德哲上饒鄭立之其二人則穆時期而不與者溫陵陳弘載臨江廖德章也

寶石山

壬戌秋八月既望予至杭閱西湖之上有寶石山甚勝將以斯夕翫月其上故人周學諭襄虞携酒命輿與予自山之陰而登酌元學士黃晉卿讀書之軒山俯瞰全湖一碧萬頃而吳山前據頹屏障然其他若鳳凰南屏之山萬松慈雲之嶺又皆蜿蜒廻拱欲趨而先其東則錢塘之江淼漫浩渺極目無際而西陵諸山出沒煙靄翠靄間誠天下之絕境也夕陽既沒明月在軒山姿水色倏焉而變其妙愈呈予情愈豁飛觴

痛飲恐闌忘寐蓋不知夜之幾何恍然若置身廣寒淸虛之府樂可言耶夫茲山之遊者衆矣大率於春而不於秋或有之又皆以晝而不以夜如予輩之遊既值乎夜復秋之中天地朗然纖埃不翳幸可言耶余性好月丙辰中秋嘗玩於揚子江之君山每誇於人以爲平生奇觀今而復玩於此殆造物者之不吝靳而亦豈易得哉夫湖山月色千古常新第以人情之異故

悲喜隨焉前乎吾者其賞與否共悲與喜固不可得而知乎獨怪夫南宋之不競而山水之累之也則斯遊也不幾於喜極而悲者乎愧予淺陋不能追武黄公負兹山矣聊志之以遺山僧

善權洞

義興山水甲於東南而善權乾洞及大小水洞尤號勝絶歲癸亥夏四月乙卯予始至義興欲爲三洞之遊丙辰遂與客泛舟西南行四十里

午食又十里抵玉帶橋舍舟北折度石橋長松夾道其大有合抱者二里達善權寺寺在國山東南齊建元中建蓋祝英臺之故宅也門有榜曰龍岩福地行松間数百步泉上有亭翼然曰湧金小憩久之復行上圓通閣左祀唐李司空蠙宋李忠定綱李學士曾伯及我　朝周文襄恍四公皆有惠於寺而司空則義興人也閣之下多唐宋碑刻不暇悉讀後稍右有古栢什地如蒼虬欲走不可控挈自是登釋迦文佛殿其規制與今絶異山之僧方策迓於柱礎下見刻字云創於大中十年七月盖自唐迄今幾七百年山路遼僻不罹兵火其巋然獨存宜也相傳昔創殿時雷震其處柱有字者凡三一曰詩氷漢一曰射鈎記一曰詩米褒謝君之巳字皆倒書大可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或謂三者皆雷神之名不可曉也正統間周文襄亦嘗見之

嚴命削射鈎記三字隨削而字隨入文襄異之乃止今柱上削處猶窪鄉民恒摹搨以去云佩之可以愈痁入三生堂觀李曾伯書扁右偏石室刻碧蘚菴三大字即祝英臺讀書之處而李司空亦藏修於是寺之後亂石離立泉交流其間數十步至小水洞上飛喦突出巉峻可二十仞而大石冥其左右其中有竇形類偃月深莫可測水由是出客投以瓦石飄鬨然鳴李司空碑謂徵時親見白龍騰出洞中蓋龍穴云水出洞潛行石下百步乃見其一南注經寺之鍾樓一東流至於寺門一自湧金亭南下與東流匯至玉帶橋入於溪鄉之人資以灌田甚利暮宿策房丁巳寺後東北上山里許經九斗壇昔梁武帝嘗於此禱雨五代時爲道士所據僧爭之至鬨於江南後主遂復爲其有西北循石磴而下至乾洞右崖有刻字曰仙李巖下小洞如甕

覗之無所見洞左峭壁百尺一古木葉類榆朴根緣壁下垂附石而出復産枝葉人不知其根也洞門巨石中峙其通明處可容千人上流乳凝結詭狀不一其下石紛錯交互青緑眩目顧接不暇左一石類象特巨背復有石類佛趺坐兩目可辨右巨石與左石相向類獅子張顧若肆嚙者行百步即深黑僮子秉炬前導約數十步有石柱崇幾二尋大六圍光潔如玉唐張承

吉詩所謂玉柱閟靈根是也稍前有鹽堆米堆及仙人丹竈鹽堆米堆者皆以石色晶瑩取其形似恐炬滅不可久留出乾洞北下五十步草木蔽翳聞泉聲怒如轟雷衆皆膽掉股慄幾不能措足又西南下八十步至大水洞上即所謂乾洞仰視之如石樓然其前湧泉奔赴石上濺沫如銀注入洞中出小水洞一石卧當泉衝洞穹然高敞口石立如泉頗類乾洞上有懸石欲

墮未墮觀者竦懼而石之白而方者高下井井儼如經畫曰仙人田豬水尺許冬夏不枯客爭取以潤目仙人田左下有池圓徑一丈其北壁石如渴獸欲飲於池策云自此炬入可聞寺中鷄犬聲而石滑湍急足不能進午出飲方丈夜宿邑人潘氏

張公洞

戊午潘氏早食欲爲張公洞之遊舟遂經東溪風逆甚四十里至湖務鎮微雨予與不可過乘肩輿冒雨東南行羣山在目蒼翠可挹五里避雨天申宫宫舊名洞靈觀宵有後唐明宗題榜及南唐韓熙載撰碑今皆不存而殿宇亦已傾圮所存惟三星石門而已須臾雨霽道士隨予南行至盂山舍輿而登路多草莽約半里抵張公洞詢道士洞之得名云唐仙人張果得道之所予嘗覽周處風土記謂漢張道陵修仙於此

而郭景純亦稱陽羨有張公洞則知名洞始於道陵不以果也洞面西北其周五里脣有石相距丈許上一石橫亙宛若門闕俯身從石級南下數十步上皆飛岩峭壁嵌空邃深駭人心目莫敢端視予足弱附石小憩盤旋而下又數百步洞益空豁石壁三面儼如堂宇其通明處方可四丈謂之天窻雜樹蒙翳天光下垂傳爲吳赤烏中震霆所闢上石乳萬株異形詭狀不可摹繪時有泉下滴人黙承之出洞衣潔如故稍有言其滴處遂痕歸必浣滌亦甚異也中一臺崇三丈面可坐百人宋縣令趙伯津架以息遊者坐飲久之俯瞰冥窅足不能措命童子秉炬先後扶攜而下臺南石刻張公洞福地五字道書謂天下福地七十有二此其五十八也臺之下怪石紛錯歛者倚者銳而出者却而後者顛而欲仆者拔而起者橫理者端莊而拱者偃者

夷者將斷而復續者與石乳皆蒼綠一色傳染不進又有如筝之植如鳳之騫如獸之怒而走飢而噬蓋洞之妙至此咸萃而遊者亦多止是洞西壁斜裂下多亂石其東一穴類洞而小人不敢入正南壁下其深黒處云可通後洞出洞半里東折覩後洞門石頗隘予疲極不能入又東南數百步至會仙岩孤峰側立數仞橫理若鑿道士言昔有人見二叟倚石遯形而入因以名岩其下空洞有泉出焉自石而趨潺潺有聲極可聽一斷碑橫卧草際乃元延祐四年重修會仙亭記與客共酌岩下日已迫暮聞多虎不可久留遂返

南岳銅棺二山

巳未潘氏東南十里行山峽間竹樹陰翳無徑來者所值惟樵人一二二里至南岳山按南岳本衡州之衡山吳孫皓以陽羨山石裂爲瑞遣

使封之改曰國山遂禪此爲南岳蓋漢武嘗移衡山之祭於灊霍皓竊其義耳南岳寺在山之麓山因以名門有卓錫泉旱歲不竭又有稠錫樹極高大枝葉與他木絕異相傳唐天寶中有稠錫禪師自桐廬來卓庵演法寺與樹皆其遺跡毎季春縣官祀山之神泉上然後以茶入貢蓋其地即古之陽羨茶產此獨佳宋鄒忠公浩自嶺外歸東遊愛之欲誅茅不果而李丞相綱亦留詩山中寺近頗廢法堂後舊有天然井泉甚甘潔已塞於僧予爲之惋惜大抵僧庸必敗毀山水景物以絕遊者此其恒態不特一井然也寺之左三百步有飛瀑千尺如白龍下垂匯而爲池僧言稠錫禪師剖腹洗腸之處今名洗腸池予欲南上登銅棺山路陡峻不可以輿循崖而行旁無草木下視甚危時東風頗發四山圖之力益勁予與隸僕屢仆相顧皆大駭扶携

而前七里逢僧菴一僧已出童子煮茶供客其側有善行洞昔善行尊者之所居也洞深可數丈坐石小飲午飯於僧菴菴之後巨石如偃其隙流泉涓涓不息晝夜僧引之以竹終歲仰給始天授歟山高百八十五丈周十五里爲一縣之鎮予所歷僅及其半聞山顛池有三足鼈六目龜詢之山人云今不復見惟蜥蜴游其中縣官值旱禱雨輒應興盡不暇登陟銅棺之說縣志謂漢縣令袁玘有善政其歿也天降銅棺遂葬於是今山南巨石高壘若冢狀咸以爲玘墓所在此殊不經意昔者茲山產銅有司采銅於山如鐵官鹽官之類後之人譌官爲棺云姑識之俟博識者

陳眉公訂正遊名山記卷之四

吳郡 都穆 著
檇李 岳駿聲
繡水 黃邦錫 校

石龍渦

邠西北多山山之中有石龍渦者人稱其奇勝癸酉秋八月四日予以使事道邠知州事古恒齊侯聞予之嗜山水也請曰願留一日爲龍渦之遊予諾之翌日與鄉進士兩劉君出州西門不百武齊侯已候道左揖入顯應禪院院舊名普照中有碑乃金正隆間僧所撰院記侯舉酒酹客侑之以樂過午侯云當先往龍渦以俟遂跨馬去予與兩劉君尾之行四里渡涇河深可二尺從者皆攝衣涉之昔漢武帝祀甘泉至涇橋有女子浴於水乳長七尺侍中張寬曰天星主祭祀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即此水也又五里由小谷入山盤旋以上石壁千尺殊形詭狀而懸溜點滴霑人衣袂緣厓行下視淵壑目駭心悸側身而進前後援之以人數百武至五龍神祠祠創於唐大曆八年其廢已久所存惟元延祐三年禱雨有感碑近齊侯亦以禱雨獲應祠由是重建所謂石龍渦者在山之巔路斗峻人鮮能至間有至者言渦乃一大坎中刻石爲龍形然不知埋自何時延祐碑謂禱而以罌取渦水迎置城隍祠中雷即殷殷起於座隅久之大雨雱霈齊侯之禱雖焚香瞻禮忽坎中出雲淋漫山谷而雨隨至可謂靈矣共飲祠下時日已墜西山圍石逵陰風襲人衆衣薄殆不能勝命從者張蓋衛之予意祠之創自唐逮今斷碑殘刻或有隱瓦礫者除之果得石刻乃金崇慶二年靜難軍節度判官汴梁張瑋詩二絕邠在唐爲靜難軍金之官襲唐制也詩前有小序其一題昭慶院云招提高據半山隈蒼栢青松頂上栽日暮荒村無宿處主僧邀我寺中來其一題石龍渦云深谷幽藥渾似冢飛泉滴瀝不干雲此間正是神龍宅莫借甘膏爲我分詞語清拔皆州志所不載予四人者皆大喜以爲斯遊之不徒然不可以不記也齊侯名寧兩劉君一曰澂一曰儒道

吳郡諸山

弘治己酉秋九月甲戌予與客泛舟將遍遊吳郭西諸山客曰虎丘之勝甲吳下且密迩闤闠遊必自虎丘始予諾焉亭午至山下觀憨憨泉泉爲人投瓦礫塞之將泥不食從石旁上東山廟即短簿祠中罷然雜以土偶有老僧方閉關坐穴中與語頗可聽下東山北行登千人石旁有古木根出如蟠虬一本而爲幹者三經清遠道士放鶴澗澗漼莽生焉後人亭其上既而登五聖臺僧供茗命前導西南行至一菴甚幽寂蓋宋和靖書院故址也悵惋久之南行沿小溪復上千人石度石梁酌陸羽泉近廂僧屋其半頗減清潔出觀劍池左石刻虎丘劍池四大字是顏魯公書上兩厓壁立數仞勢欲崩裂其陰多昔人題名衆恐不能久讀遂登可月亭北有蔡君謨象生公講臺字分鐫四砥而亡其一衆皆從故道下去時已過暝予欲止宿客不可乃返乙亥仍泊虎丘午食出射瀆大風西北來舟遲遲行絳屢斷屢續西望天平岝㟧泰餘杭諸山如龍游馬逸應接不暇過許墅入竹青塘而西日先返射影在山半霞綵絢爛丹青雜施工不能繪至通安橋已昏黑夜深抵友人朱氏宿丙子早食出朱墅北泛彭山崦午西風甚急遂由崦而北約五里至陳湖莊復五里由望湖橋南出游湖從曲港登新豐南山共坐苔石山人有牧羊者予問瀕湖諸山始知高出鄧尉者曰銅坑山亞銅坑曰安山牛城嘴居游湖北與安山對峙如兩峽然而其西接太湖極北青霞一抹視洞庭兩山猶遠者無錫之九龍山也下山歡飲盡醉丁丑早雲霧翳布空中疑有變少焉日光曈曨衆遊興勃發由謝莊而行復經游湖南過陸家港里許入西崦水益縱山益近兩嶺稠叠横廻峭拔呈技獻巧殆不可狀而浮圖

七級幷龜山巔影落水中予笑曰此王摩詰得意筆也洎泰定橋登虎山一里至光福寺主僧聞客至出逆入方丈山峙其前者名鉢盂其左鄧尉山也壁有元人聯句詩多剝落皆不著氏名其字畫類黃鑒早有墨沼從窓隙窺之僧云傳為顧野王研池殆或然也過齋堂讀唐進士顧在鎔詩刻遂上龜山坐浮圖下浮圖有巢鶴二見人戛戛作聲衆方欲呼酒僧謂七寶泉在鄧尉東麓不三里而近共出登舟經東崦已半淤塞蘆葦蒲稗生其中覘西崦少劣至則舍舟遵山徑行夾道多古梅長松入僧菴有雙柿丹實纍纍可愛上山行修竹間有亭憩焉其後即七寶泉泉生石間甃甓以石形如滿月深尺許掬飲甚甘僧接竹引之然不知發自何時且弔陸子之不能遭與玆泉之不遭世予家筆題名亭上暮還光福方丈戊寅至姚家河陸行數里

遊名山記 卷四 六

遊秦慈菴中故有養閑樓元季里儒徐良夫好客四方賢士多集樓上今亡獨其扁存堂背自山茶枇杷躑躅植左右山僧欲導觀山上泉不果三里至玄墓山從松篠間傴僂而上山多楊梅梅樹湖水明滅樹間泉冉冉如空中行入西塔院小飲晚院之僧具湯沐宿焉己卯自西而南路多古梅蒼蘚被之如鱗出大道東北千步有長松五株鷹巢其一度石梁上萬佛閣南草太湖法華山橫亘其中漁舟數十出沒若鳧鴈然而洞庭諸山隱隱列煙霧間詩思頓發北而東有僧揖入小閣閣覘萬佛十才一二然所據地高出木杪山四面環之如玦景特奇僧飯客閣上仍出松花餅客作詩有不見太湖眞面目眼前終愧法華山之句予不以為然乃作詩為法華訟冤西行可百步至僧房其扁曰天開圖畫見湖景多然見小橫山一抹又西經僧房

遊名山記 卷四 七

六以日暮不及遊還塔院宿庚辰僧陪客下山西行謁宋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旁有香火院僧盡出斷碑五六橫草莽間蓋玄墓至是四里至銅坑山山一名銅井僧云高三百丈予與客取捷上由別道山多亂石且峻拔行者多顛躓矜一人踣衆皆大笑至僧菴觀所謂銅井已無水深可丈餘上大石若將壓者予令童子入井大呼聲不得出如在甕中山多奇石可望見二百里萃山在其下小山浮湖中如杯人人大快以為平生奇觀適山人送酒至遂剖橘作杯飲皆盡晝菴僧煮菜供午食循道至山半勢亦斗峻皆掖以童子狼狽而下回視莫不心悸更歷以為無厭去銅坑東北三里謁宋章都官墓抵包家河登舟挽還朱氏宿辛巳至蜀山訪王清獻公玄孫晉索其舊藏出清獻畫像及辛感詩族譜閱之門內有塑像置壁刺亦云是清獻公

遊名山記 卷四 八

壇角塑像為尼相者清獻母張夫人也晉言清獻父積翁死海上張氏年甫三十七抱清獻入覲時清獻生才三歲元主恐張氏二志命殿前祝髮為比丘尼號無為大師住吳中妙湛禪寺出門讀草間碑碑凡三其一無為大師塔銘鄧文原撰午還朱氏壬午復經彭山崦八九里艤舟又二里至泰餘抗山夾道松如步障上山數百步息足僧舍復上至大石下有泉二泓其一為雲泉石錯互若頹領斷齶從後視之又若猿猴卯首尻下其前磐石如臥鼓可坐二三十人入雲泉菴躋石級有古梅生石隙東折石一股西躋類猛士跂足立入行其下又折而西鑿石為階旁設以闌杌桯不可憑屋壁讀李武選吳太史張子靜史明古諸公聯句又上得大石巖上俯下莽中像開山僧衆小憩午酌菴之北樓日暮下山與諸客別是夕宿通安橋癸未入城

遊名山記 卷四 九

蓋自甲戌至癸未凡十日皆風日清美所歷往還百數十里歷名山六小山二而諸客者皆冠衣詳雅從容尊俎間莫不目飽意滿充然有得而忘其疲其慶幸不既多乎遂次第筆之

北固山

北固山在京口城北下臨長江元和郡縣志謂其勢險固故名梁史大同十年武帝嘗幸此山易名北顧予嘗讀謝靈運遊山詩及世說所載

荷令則登山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使人有淩雲
之意未嘗不賞嘆其勝癸丑之歲獲一遊焉同
游者讙呼飲酒不能徧覽窮搜竊用悔恨丁丑
夏五月復至京口錢逸人德宇從臾予遊而坐
雨數日庚子雨止時尚寶卿劉君克柔適至劉
君予進士同年也聞予欲遊欣然治具遂與劉
君及庠士唐和卿出城自山之岡而登里許至
甘露寺寺之得名以創於吳甘露元年或云以甘露降

名寺非也門榜曰天下第一江山宋延陵吳琚書蓋
梁武帝舊嘗書此不存殆甬之也門內稍右有
鐵浮圖十級乃唐李德裕觀察浙西時所鑄奉
舍利以資穆宗冥福後燬於火今之浮圖宋元
豐間鑄非復唐之舊矣劉君以所携酒酌於觀
音殿前長江在目茫無畔岸殿側崖下有秋月
潭潭之右為走馬澗其水已涸午寺僧飯客方
丈庭下有鐵鑊二僧云梁武帝植蓮其中以供
佛者登山之巔多景樓僅存其址予癸丑之遊
樓猶未燬嘗記把酒倚闌雲影墮江金焦兩山
東西對峙如青螺列銀盤中最為奇觀今樓雖
廢景猶昨也慨嘆久之多景北下山足有石室
深可丈餘名觀音洞崖峻草滑人鮮得至和卿
復要飲於真武祠祠在山之半飲畢予欲觀狠
石僧識其處命之前導下山至演武場而石在
焉蘇文忠公詩序謂寺有石如羊相傳諸葛孔

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兵今此石絕不類
羊而亦不在寺中予疑移於後人摭以數人不
動視其下則石之生土中者豈蘇公作詩時未
之見邪演武之左有小水渟泓深碧名鳳凰池
其上山石壁立可瓻惜不移席於此隨行僧言
天津泉在山南麓鄰於僧室以下山不及觀聞
洪武初　高廟駐蹕山中見僧汲於江賦詩
有甘露生泉天降津之句僧後掘地得泉因以
天語名之予惟斯游之樂固昔之所無而況有
同年同志如劉君和卿則又非偶然者京口之
山以金焦北固為首人稱三山其勝槩誠天下
之最也金焦予鄉遊其間皆為作記而復記斯
游幸亦大矣神仙渺茫又何必舍此以求所謂
三山者哉

黃鵠山

遊北固之明日辛丑予與同知府事嚴君應階

郡人太僕貳卿曹君汝學春官副郎唐君雲卿
約為黃鵠山之遊應階適有公事雲卿亦以疾
作不能如約壬寅偕曹君出郡南門西行一里
憩勝果寺寺為宋高宗成肅皇后父冀王毋慶
國夫人葬處今寺之右偏石人羊虎猶存僧築
垣圍之人不得入坐禪堂啜茗其前銀杏一株
巨甚僧云此宋植也出寺西行半里南折經崇
岡西北二里至山寰宇記謂宋高祖微時息竹

林寺有黃鶴翔舞其上及即位遂易山之名曰
黃鶴郡志嘗辨其誤鄉人今稱鴻鶴誤益甚矣
山之陰有古刹曰鶴林即所謂竹林寺也法堂
中龕唐李華所譔元素禪師碑版乃宋咸淳庚
午重刻其左米元章祠也僧今祀為護迦藍神
堂之後左壁多宋人詩刻按唐李嘉祐許渾朱
放皇甫曾綦毋潛宋曾南豐蘇子瞻皆嘗留題
于此宋刻中僅見雅蘇公詩耳寺在唐有杜鵑

花與唐昌玉蕊皆名聞天下相傳貞元間其種
移自海外每花時或窺二女子來游其下蓋花
神也後有仙人殷七七者於重九日能開是花
復感女仙之降其說見續仙傳花至宋枯瘁僧
以山躑躅補之今亦不復存矣予問僧濂溪書
院舊址不知所在為之悵惋蓋周子昔寓郡中
或謂其嘗師寺僧壽涯而論者則謂此乃強求
其所自出未為知周子者因記茲遊遂併及之

招隱山

離黃鵠西南行三里抵招隱山山以晉處士戴
顒所居得名或又以為昭隱謂梁昭明太子嘗
讀書於此予覩駱賓王遊寺詩云共尋招隱寺
初識戴顒家而張祜題寺亦云千年戴顒宅乃
知名山始於戴公其曰昭明者非也寺舊有玉
蕊花唐李衛公刺郡府有詩刻石遂聞於世宋
周益公云唐人甚重此花唐昌觀集賢翰林二

院皆有之非凡品也親舊自招隱來遠致一本則寺中之花在求猶有存者劉元父云瓊花別名八仙花或謂李衛公所賦玉蕊即此宋敏求云后土祠瓊花即李衛公所謂玉蕊二公博洽無比不應以玉蕊爲瓊花洪景盧云玉蕊即今之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今江東在處有之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遊折花而去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因招隱之游漫志之以備山中故事

經山 沈山附

乙亥季秋予寓丹陽孫氏主人思和知予癖於山水言其鄉經山沈山之勝謂不可不遊十日己亥遂與客及思和西行里許過曲水村循鳳山而北由桃華澗折而南經泥山十里至九靈山其陽有仁靖觀益宋翟忠惠公汝文功德院也衆入小憩思和命從者饋酒各飲數杯山間

西行十六里陳山嶺西下爲經山山一名金牛上有金牛洞輿地志謂漢時金牛出山之東馳至曲阿鄉人𠜱斷其道名其地爲㭊口牛皆奔聚又名其地曰奔牛即今武進之奔牛壩是也山之下有寺晉咸康間建名經山院宋易名崇教其前銀杏一株相傳植於東晉其大七人圍之形狀怪奇而腹枵然復有銀杏生其中亦合抱矣思和欲折老幹一枝奉父爲杖從者登樹俯視其中樹上有小蛇無目長不盈尺伏而不動對客言將以樹枝挑之予曰此或蟄龍驚之不可命其亟下客有善丹青者爲樹作圖衆共飲樹下從東而還八里經李家山西山流泉夾道行松陰間二里抵沈山山南唐時爲尚書郎沈彬隱居得名今有廣教寺即彬宅也寺左石壁數仞若環翠屏午飯僧室僧言寺之後有彬墓飯罷謁之僧仍出寺碑錄本乃元人筆中載

彬宜春人嘗官建康後辭任已而從釋結菴於寺之左時年八十有九啓壽穴得銅牌 上有字云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後遂葬焉予覩江南野錄亦嘗載此但野錄云彬臨終日葬處乃一虛塚石臺有漆燈一叉有銅牌篆云云今復覽碑文益信其事之不誣也又東八里從九灵山還思和氏

道場山

予至吳興之三日郡太守同年呂君文郁招余爲道場之遊同遊者前四川參議郡人王君肅之亦同年也舟出郡南門三里舍舟入峴山寺登藏經閣啜茗出西行即抵峴山山本名顯其曰峴者避唐諱也上有石坡陀積流潦石歲久窪然儼如尊形唐別駕李適之嘗樂亭其上名曰窪尊今廢顏魯公刺州日與客陸羽吳筠及詩僧皎然輩同遊有石尊聯句蘇文忠公守郡亦有登峴山亭詩呂君謂余曰僧房有竹共徑觀焉已而飲浮碧亭亭據碧浪湖之勝其左下篁草蒙翳予命僧剪除之湖之全體始呈亭後有碑乃予友劉元瑞所作亭記況碧浪湖夾岸之山遠近起伏蒼翠欲滴而湖水如玉旁風生浪湧色尤可愛昔之人稱吳興山水清遠爲天下第一殆指此耶南行二里經浮玉山郡之山有兩浮玉其一在孝豐縣東南十五里名大浮玉此則小浮玉也山特一巨石趙子昂謂其不以水之盈縮而爲低昂時値梅雨石幾沒其頂余笑謂二君曰浮玉今不浮矣又七里抵道場浜肩輿西行里許即道場山也上山六百步經嘯月亭故址又上四百餘步有老屋三楹榜曰伏虎道場洪武初郡太守襄陽楚岳筆也蓋此山自昔多虎郡志謂唐有僧如訥者過山中坐盤石上虎伏其側三宿不去訥遂結菴居之人

因名其處曰伏虎岩楚公之題榜者此也西北而上百十二步有金剛殿折而北經萬佛閣閣左右鐘鼓樓僅存其址度石梁其下爲放生池登釋迦佛殿東北曰一勺泉北二池曰萬工曰瑶席瑶席云者取蘇文忠詩屋底清池照瑶席語也南上幾一百步經華光樓其西即所謂伏虎岩百三十步至仰高亭又上至息肩亭小憩久之自此至望湖亭太湖在目羣峰環之亦登

臨之佳處也又上百步有華光殿其後閣雄據山顛借已破敝予問僧閣奚名僧云此華光閣也余曰山之樓殿既名華光不應此名復同欲呂君易之再詢之人則云閣名雲峰此亦可見僧之愚矣遂相與一笑閣之東有浮圖七級成化間燬於雷火今惟存其中之石忽陰雲四興雨隨至小酌僧室雨霽移席望湖亭痛飲下山將半予題名石上回至南門民舍已張燈矣是

歲丙子五月乙巳記

題遊名山記後

吳郡都君玄敬性沈靜攻古文辭酷嗜山水所至輒選名勝者以遊徜徉其間極幽遐奇詭之觀乃已退則託之楮筆稱所欲言使人讀之歷歷然巖巉巘而聽潺湲也可謂妙於文矣玄敬少遊李范齋吳匏菴諸公之門得其議論韻度爲多廉於進取年幾五十始出仕蓋非其好也予嘗覩今人之所好甚於山水者且什百抑各

從其志焉爾求之古人亦嘗好今人所好矣而爲今人之好者乃獨文章言論不隨世之磨滅者在焉嗚呼士可以知取舍矣屬有感玄敬且別去因題其集而歸之正德戊辰冬十月中休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海陵儲巏題

山行雜記

宋彥著

山行雜記

余觀記山水者多矣連篇累牘無不自以爲適於山水者細按之則不然葢人好山水必其厭苦世網塵纓而藉山水以發其淸恬閑曠之趣若夫胷中廓然自能淸恬閑曠將無往不適又何必適于山水故凡待山水而適者必其心先有所不適者也以不適求適何異于以八音娛聾以五色治盲安能定其致趣得其情性哉近世一二名家每擇名勝而游游必記記必倣古文辭卽多雅馴而求其一覽了然若身涉其中者殆未之有也乃知紀勝董狐良不易得下者記姓名中者著形象上則能使烟雲淋漓千百世入人眉睫至于能宣游者之高致攷風俗之利病又豈特盤情娛目把玩淸暉已哉柳州鈷鉧諸篇實挺傳神進而漁父江臯屈大夫至今不死更求其至則三百篇田工士女言言自適葢能自適者觸景寓物每得其眞卽自陳其不適之情政所以爲適耳余非能適者而登山臨水時能以淸恬閑曠心記之詞無詮次曾不知於諸公雅馴者何如第稱曰山擣杌水春秋尚庶幾焉而史外傳心亦時見於筆端云爾

華亭宋彥識

陳眉公訂正山行雜記

華亭宋　彥著

繡水　沈德先　戴全祐　校

三月十六日入山乘款段徐行道經嘉興觀下庄橋禹壽寺道上杏花夾繁李山桃盛開遥見香山碧雲諸峯半山如積雪白雲撲面香氣襲骨前視家户輿馬絡繹回顧小車載稚栗虩虩輕陰微綠中便是葛翁移居圖惜余不久又將出山耳

抵靑龍橋東張氏房寓下馬倦甚小憇至日下春策蹇至玉泉山訪子賢僧歸已暮矣酌村醪三四杯步橋上淡雲微月烟樹朦朧四山夾水雨水夾橋橋下流水瞀瞀有聲徙倚久之四顧村中燈火光滅盡乃歸歸坐窓下聽雨更餘乃寢

曉起雨初霽開南窓見甕山磊磊諸石如洗出紺玉啟北扉望金山松柏菁葱掩映臺殿翠色欲滴忽白烟一縷如綫亘天漸遠漸分如葢如席白雲四出晴色朗然矣急握筆記之乃櫛沐甕山前仁慈菴荒敗有古意入門三百武兩傍椿樹夾之登石磴二十級有堂三楹兩廡翼之西廡前爲樓看山下水田綠映北壁數歷外卽西湖恨樓卑不能多得水使十里澄光若縞帶

耳
仁慈庵左為圓靜寺寺門度石橋大道通湖堤門內半里許從左小徑登臺精藍十餘室室西為殿三楹左右各精舍一間面全湖水色地據山履觀湖第一處余欲暫假信宿土人云其主僧號淨香往西方菴當甲西山非顯要不交那得輕留宿余訪之果然復從右小徑得一僧舍湫隘殊甚其僧老病一徒乞食于四方遇余欣然因留寓

青龍橋南里許為西方菴東望擬湖杪一區菴左為中貴義塚庵今受司禮三十餘人供養下院頗多湖上膏腴水田皆屬王侶僧甚富梵宇不雄偉而極精嚴庵後一樓尤工緻余訪淨香久不得見一僧出揖欒然有貴人風

京師城內外諸山諸名剎皆有下院居俗人室家所稱名師者宿亦時過其地京師名為和尚家

西方庵稍南為三元寺甚隘而頗得水木之勝

青龍橋北半里許為曹家山妙應寺殿扃不開殿左傍小逕直上里許從東山披百武趾西轉登石級三十餘層為毘盧殿山高望湖僅若一盆盎東傾都城雉堞左臂可扞聽橋下水若挂千琴于松間風吹無斷續聲與下聽者迥絕

看水宜近看山宜遠聽水宜高水近則曠山遠則深聽水愈高則聲愈響

西湖北岸長堤五六里砌石古色可愛夾堤烟柳綠蔭參天樹多合抱者龍王廟據其中僅僅一壘耳堤下菰蒲荇藻交映翡翠西北諸山環遶鳧鴈渊中流羣飛聲振林木夏月行堤上內視平疇千頃綠雲撲地外視波光十里空灝際天諸峯秀色在眉睫間絕無武陵脂粉氣更可賞也

西湖水每合討重三兩山間井水每合重二兩八錢五分湖水淡微甘山間水則甘而洌耳

春雨淙淙二日霽後登山看花俱泫泫不禁李花微作黃色杏白如粉海棠鬧色退盡少頃風掠山巔松濤頓發飄瓣滿山如積雪花事至此遂盡

廣三元寺即功德寺昔時壯麗直比祇園今廢矣　聖駕幸西山於此駐蹕橋外古松園之盡作蛟龍偃蓋中則森列古栢青皮溜雨黛色參天山勢回繚拱揖入之真深山窮谷也

日將入步西湖堤右小龍王廟坐門闌望湖湖修三倍於廣廟當其衝得湖勝最全牆東角臨湖有一線路側身轉入隙地半規更堪坐坐少許山作赭色已而霞光萬道貫地亘天披堤綠楊如城隔水山如青綃水紋如縐縠鋪地既若紅色欲燃久之霞漸紫而暝烟合矣月色東上爍爍浮動鎔金跳溢山漸白樹稍青所稱玉湫金塘不是過也

西湖蓄水專以資運河湖濱多水田春夏間頗苦旱夏秋間又苦澇臭若專設一司精究水利湖宜開廣濬深諸山水溢則能受諸田苦旱則能洩閘司又侯淺深以啟閉則遲無阻滯而三輔內膏腴可指望矣

潤土人勝游處必稱碧雲香山余殊以為不然乃皆山路逶迤處隨山行遶功德寺後過金山口見一高峯插天峯頂時見紺殿角忽趨之行數里道經諸王寢園中丹垣碧甍蒼松翠栢掩映馬首而荒寂絕無僧舍民居路多礫石不可行向所見紺殿已不可即矣僅見一谷口頗幽邃騎不能上乃下馬步上坡三里許山路稍南則南行度大壑沿壑行又二里許朱門煥然上書寶藏精藍入門南向上石磴荒圮傍深壑頗可畏二里許見廢寺披宿莽陳荄而入入門百武上石級為天王殿再百武上石級為寶藏殿殿右傍小逕上石棧棧凡五轉每轉可二丈餘棧盡為臺臺有觀音殿二十里外所見紺角者即此也殿前覘門外嶺若樹屏在門則向之所謂高峯插天者耳更上度數嶺嶺巘峭陡峻攀莎草根兢乃上可十五六里許登中峯頂東瞰宮闕閭閻歷歷可指南望房山北望居庸若

壁磬可應爲諸山第一奇槪下嶺從舊路下石棱盡處覩甘泉泉在石罅中出甘冠西山北寺係正統四年爲西域僧道深建深爲金碧峰弟子與解學士縉胡宗伯濙成國勇友善游金山口偶過此山得甘泉一掬因留此建滄雪菴後勅賜名寶藏寺泉從殿前行上下有八景今泉非故道八景蹤跡不可尋寺亦頹敗矣然而古意雄觀更爲增勝未審數百年後碧雲香山得似之否也

十九日早步湖上踏春草碧色春水綠波句思都門有遠行客宿南仲舍且祖道折柳以贈而余不得爲南浦別大爲黯然

功德寺西二里許爲玉泉山山下有望湖亭亭廢半規池池中一石塔僅露頂頂沒則是歲旹澇矣池名蹋蒔湖自此二樓至山前右折而南爲金山寺左上臨石壁數丈下浮一泓南北修二畝餘橫半之復折過寺前泉皆從石底噴出洄洑有聲清徹如鑑四散灌田數百頃山有二洞名上華嚴洞下華嚴洞寺亦名華嚴寺寺室僅僅數楹而俯瞰湖光殊可喜上洞深十餘丈寬稱之下洞亦如之獨洞前皆屏以高垣使不得外眺則殊不可曉也

金山寺東廂三楹推窗臨石壁看水朝曦夕月別有奇觀西山中觀泉第一處

金山寺轉右爲玉泉山西名瓦窯頭西向有隆佑菴數層門有垂楊柳内蒔名花時卉楚楚可觀

從玉泉山後北行三里許有眞武廟爲金山口金山遥遥五里度嶺凡二中嶺鑿石通道下嶺四里許至冷泉村過村每見道傍有水田水無蓄瀦亦無一線飛流每每於田間見水噴如鉢如釜泉從底噴起底見白沙非石也一噴之洑灌數畝更二里許村曰泰州務後即畫眉山山有黑龍王祠入門上石級碑亭一再上石級列碑亭二皆歷朝禱雨靈應而記也再上石級小殿三楹中居龍王像碧甍丹棟燦煥可觀自下亭東下歷石巖甚奇古乃見龍湫闊廣十畝水從石罅中噴而泉底正出與玉泉同酌之凉沁入骨覺玉泉微甘較從東垣下溢出田間潺潺有聲川氣直冒山嶺山前俱成水田然不能如玉泉之綠雲彌望也

自冷泉至烏龍潭數里內俱可成水田惜僅寥寥數歷耳土人云棄不及至玉泉之堅實以水太寒故也

余既遊烏龍潭不欲循故道歸問行路云度高嶺即臥佛寺策蹇遊之復遇童子指曰此嶺絕高名半天雲當避之而從南逶數里得卑嶺易度余喜半天雲之名竟趨高嶺嶺圓如髻度一嶺一髻復起如是者十三嶺始得登巔每嶺可二里許易則騎險則步將躋巔三嶺益險不容騎跼蹐若一線所謂前人視後人頂後人見前人屨底者也始百步一息再五十步一息再三十步二十步步不勝喘息則得遠眺闕外諸峯旹足娛目聊得自慰四面數十里皆童山絕無樹木不聞人烟矣登頂四望雲在半山彌漫不見山根望都城如棊組一片平鋪僅能數天寧慈壽白塔諸浮圖不能若寶藏頂分明也下嶺三里許復值一峻嶺如磨盤每盤直下三百武凡五十四盤至山麓不數仰山十八矣嶺盡得石坡路甚滑七八里得廣泉寺傍水行出臥佛寺乃歸

臥佛至玉泉道上有壯節祠已傾圮左傍即其墓道栢甚古碑文乃　諭祭文曰某年月日遣某官想是修時不能致而然者也文中稱崇安侯謚壯節諱公而無其名葢靖難武臣戰死者耳

十九夜燈下遣奴子入城作書致友人凡六封捉筆娓娓不休臨發有不盡重題緘外若塡家信因吟明朝更度桑乾北遥望并州是故鄉詩大爲切厭

是夕倦甚靜坐久之偶思居城市日久便欲入山求靜恐非眞靜政是好動一念惟久而無他

念乃眞好靜耳既而思之以為不然坡公云凡人坐久思行眠久思立然而行立者終如不若坐臥之安也則城市安得與山林比哉

半天雲諸嶺雖無草木而石最可觀凡所謂鐘鼎旗鼓墩柱樓閣之形伏虎飛龍倒馬翔鵬之勢傑砢嶢嵒岬嶁嵯岈之奇無不備具所最奇者有三一則石大如室中有一線若鋸分者而內有石丁復連不斷一則攲側嶺上欲墮中一穴可容身入內空處五六尺可趺坐上復有二竅甚明朗一則方石三四丈許黑色有紫紋如梅花瓣瓣中有細竅汲澗水灌之水四面溢出如珠想諸竅皆宛轉相通天下奇石無踰此矣臨臥將斗斛貯水置爐上一覺後漸聞涓涓聲已而淙淙不輟瀉石雲濤夜靜逾響側臥枕上耳實則聲愈高且鏗然有餘音便不減錢塘戰鼓乃知枕上聽湯泉處處可得惜乎人不解也每思古人一丘一壑之言以為此眞好山水者蓋眞好則一過心適之地必誅茆結宇耕雲鋤月以終其身頃刻不可離矣若夫廣募各勝徒事游覽是山水奴僕耳至于鑿石引泉高臺複宇裝飾景物又是游人奴僕耳吾鄉趙凡夫庶幾於此而剏建精藍亦覺多事大率山水如交遊知己多不足以言知己知己而感恩多則不足以報知己故好山水者必不廣涉山水得山水趣者必不求多於山水

圓靜山房西垣小窓尺許啟之見鄰僧屋後梨花一樹燦爛奪目少頃月光返射瓊影瑶輝欻入滿室昔稱玉山朗照映人今喜得此玉樹

北地入春少雨每數日必一風風則草木皆變柳之甲拆綻眼被翬垂絲無不藉風道路青草亦然唐羅鄴春風詩云暗添芳草池塘色信不誣也

從望湖亭度嶺五六里許為臥佛寺寺前列古柏百株翠色可愛度白石橋山門為據建白石塔於上殿宇廊廡偉麗兩夾道皆僧舍向南層列各精雅有致殿左側出小門西數十武有巨石突然中立高可二丈鑿石為級以上上有觀音堂一楹前鑿池右有泉有橋四圍皆石壁古樹度橋為隆教寺泉從寺前度浙泉行逶迤宛轉二里許則為錚鏦澎湃聲突復循水行二里上嶺為玉華寺寺當山口如甕口一排外眺極有別趣下嶺復循水行再登一嶺為廣泉寺寺亦古泉亦稍烈再上即通山北道也循故道下復上得圓通菴菴右為太和菴泉水源于此一方亭據其上傍泉多烏桕文杏秀石嵌壁相錯凡濺石縈叢回湍咽激飛絲挂布噴玉濺珠無所不備度泉有鳥道行三里許得普濟殿寺寺前一嶺上有小圃中一石如鉢水冬夏不涸取汲多于此過此則山益深中有狼豝遂不敢上而止

臥佛南度嶺三里許為碧雲寺蒼松翳門遥見翠微影組殿朱門亦自可喜入門殿宇大約同臥佛而僧寮在兩廡後東西向旱列無幽邃意殿前二方池石甃楚楚蓄金魚游人以為奇觀右傍小徑至石壁下一泉出焉清甘可酌其陽有方亭倚竹叢最大有瀟湘雨色殿後石塋甚整為于中丞塚故亦名為于公寺

碧雲南二里許為香山山逕兩傍夾嘉樹四面多果園花時如錦入山漸高樹益嘉新松偃蓋弱藤縣鉤迂迴林谷出沒烟雲寺極新煥石橋廣數丈據平坡曠有幽致殿宇亞碧雲而僧舍蕭散勝之殿後為眞武殿石級僅十餘層而兩傍緣以鐵鎖拾級登太和山也左入觀音閣閣右為軒三楹　御書來青軒遥矚遠眺疊翠深雲俱廊廡間物夜坐遲月上千峯次第捲映處泉數曲若縞帶銀絲浮光泳影于紺碧蒼紫間極為佳勝無月時夜半起看星斗珠輝爍爍真露夜霜樹色有光無影山嵐宿霧微分此山中第一景人不易知也

香山碧雲臥佛山本相屬游者亦無不並稱臥佛稍久樹蒼古可玩而又多烏桕秋時滿山紅樹掩映飛霞其勝在泉香山之勝在遥遥之跡

在樹樹之陽在新秀春時青若紫茸高掩杏園
秋時黃樹蒼藤參差楓葉爲西山第一境碧雲
有竹可觀殊不遠兩山也
香山嶺上至碧雲僅二里許所經皆果園路左
右皆短石垣極有幽趣
山中最多者杏花間有桃花杏花枝江南甚白
山桃花瘦而緋淺李花穠艷倍江南所以花時
入山遥望滿山如雪僧舍間有海棠甚夥然亦
玉質微梢生紅不似南中深紅也
春暮坐臥佛後泉水頭聽泉聲潑亂而下瀰邊
繁英飄墮時紫結如搏旋轉久之始得下驗賓
玉糝花如薄雪沸水若輕雷爲此詠也
香山南爲門頭村村後爲萬安山山門上建白
石塔爲弘敎禪林入門爲大神通塔院登山迴
歸大壑二里有石橋度壑爲曹家廟徑轉折而
上繚以青垣仰望既少致而室宇前復不得外
眺從東廡側有徑徑右臺眺玉泉西湖如鏡楷
不於此處作室稍北有樓五楹樓左登石逕得
一亭俱少堪眺出門上百武爲翠巖寺後室饒
幽趣寺右小逕環遶上爲古碧雲更幽寂下寺
度橋又里許折一轉左上有平臺爲弘敎寺臺
寬三四十丈大亭覆其勝可四眺入寺殿宇亦
寬厥殿後有泉飛遶方丈而行甚清冽循舊徑
不半里爲古聖祠中列聖賢像甚湫隘而且傾

圮矣祠前上石磴二十級爲中峯菴登石磴三
磴皆三四十級入門中堂五楹翼以兩廡俱精
舍中庭高松蔽蔭不見日光門右壘石臺搆方
亭亦名來青軒適當山口望千里平蕪煞然心
遠西山中最勝此爲第一
曹家廟至中峯菴凡數里道傍雜樹深秋時蒼
黃紫翠無所不有菴居最高處傍菴多古松松
間鼠時竄逐上下絕不畏人
由古和壽道上嶺云可度平陂余以足疲不能
往竟由止下一嶺俯瞰香山臺殿樓閣參差松
露間可作仙山圖畫一粉本山房夜坐道人携
瓶汲碧雲泉歸瀹松蘿若雪濤初瀉碧霧破剪
滿室作九畹香氣恨無人共賞適小童在都城
來携仲含東至中云二十二三當訪余于山中
覺之喜甚廻還復闌暇至七碗乃罷
中峯下有鮑中貴墓建香火名延壽菴前樹高
垣兩傍爲門相去二里許夾路古槐中通廣道
門外二松皆合抱千枝交起翳薈繁廣門內二
百步至山門橫倍之石級左右屏列松四株虬
輪屑盖如畫老勝於門外入門復分立四株庭
廣半門外上爲天王殿殿內爲佛殿極壯麗兩
廡十三楹承之殿後方丈亦相當兩廡外更多
精舍內外庭砌亦極工緻都下雅賜之地無與
爲比也

中峯下南過龍泉禪林爲静妙庵亦名廣公寺
益勝中貴墓也由朱欄版橋入門寺極藻飾方
丈在左甚寬廣出門循大道而南度[illegible]惠寺慈
應寺崇壽寺宣化寺俱荒陋而石塔嶙峋紺殿
隱見於松栢蒼翠間極爲行人點綴數里至萬
佛閣久圮新葺閣九楹中三楹供佛東西皆青
室極精潔几榻皆文梨亦檀僧大圓一高足甚
都秀熟諳內典過寺爲杏子口過嶺道傍皆杏
杏皆百餘年幹老勁絕似金陵靈谷梅山上杏
敎道上稍小數里爲嘉禧禪林古栢四圍外不
見寺再數里爲普應寺登山即平陂逕矣始上
山度石梁二三級甚峻上漸平逶迤數里幾至
山顛乃得寺爲大圓通殿前松甚古寺俱頹廢
出寺門左渡澗澗中石俱有金銀星上里許爲
寶珠洞洞不盈丈有僧棲在焉從山凹處見杏
子俟北諸山水極可喜下山俯見杏林眞如堆
雪又似姑蘇玄墓山間檝也山右有龍泉菴龍
廣寺右接代寺再下復從右一谷入得證果寺
再右得清凉寺清凉荒廢府盡然俯看平陂不
啻金陵祖堂看牛首耳
登平陂最覲獨宜花時秋日然其妙義在四散
精藍古剎尋幽探勝集陂有餘與令人忘歸也
平陂南數里有碑南山第一路路甚廣道傍皆
古槐路砌紫閩石鱗鱗淨無塵人炯詡大縹紗

雲中不減武陵居過承恩寺里許爲海藏寺循
爲徑徑兩傍俱嘉樹幽古倍勝他山三里許爲
寺四山駢羅相圍獨此寺君當玦口殿後方丈
最高處瞰滿觀一帶水縈繞行旅車騎可數山
中遠眺處不少而此以得水爲勝下寺門循古
道一橋當澗道三分一通寺一通山後一通上
普濟寺普濟太枯寂爲度嶺處

兩山圍多佳勝然未得勝已先碌碌塵坌中數
十里矣不若竟寓青龍玉泉間出門便是山陰
道也惟雪中寠寒登山爲一快耳

功德寺前度橋循水行直至玉泉寺門南二橋
過金山寺橋蜿蜒六七里孤蒲菱芡綠柳青楊
叢羅屬驛其間絕岸頗是芳洲曲澗紅彩碧滋
爍然奪目見日如在鏡中行衣無纖塵也

燕山極宜栝槐家寺皆合抱云是八十年物中
峯庵曹家廟云是三十年物

山中諸泉圓通寺前水第一甘清香冽皆倫實
徽次之甘稍勝平陂諸山稍淡碧雲玉泉稍軟
爲龍潭大冽矣

看山郭忠恕贊竹漾寂歷烟雨滅沒只此八字
一幅生綃墨妙儼然在前非深於畫者不能爲
此言亦非深於畫者不知此言之妙余所寓山
房僅容膝四山壁執掩映短垣邐迤窗前垣
缺處從綠楊景裡晃朗一片潮光千峯倒入浮
鄭垢烟晴陰明晦昕夕變態百出不知於斯言
何如也

山行雜記

山行雜記一卷

明宋彥撰彥華亭人與趙宦光同時嘗至京師歷
遊玉泉香山因紀其園亭刹寺巖壑之勝蓋亦學
做城南記諸書而作然考據多疎如中稱玉泉道
上有壯節祠碑稱崇安侯譚公而無其名疑爲靖
難武臣戰死者案崇安侯譚淵從成祖起兵於夾
河戰歿子孫得世襲侯爵當時如鄭曉王世貞所
著書內皆詳載其事而彥不能知亦殊昧於典故
矣

天目游紀

黃汝亨著

天目游紀序

錢塘山水歎美夷易草木之妍舟車之安造物者裒而聚之以供遊人至西湖而極矣若刻削幽迥氷梯造天鑿室蜂房柎檻無地雲寒松短崖險泉溜物外之士往往居之又若以雙徑二目爲羽人衲子所偏私遊者不得而爭也貞父長湖上煙姿物

色業恣取而獨會又以其餘扳蒙密陟巉岨爭羽人衲子之所擅不已奢耶夫遊之爲道仁者暇智者暘勇者决三德備焉缺則無以爲遊志五岳者吾讓其廣保一丘者吾病其隘必也環吾居千里而近崇椒廣浸杖舄必通有同吾好者褰裳從之斯予志焉而若推若挽又類有物主之予嘗汎胥口登洞庭三宿天目洞庭天目皆峙爲東西予獲其西矣而俱遺其東貞父所謂三緣合則得之千里離則失之尋尺信不偶也猶記曩宿幻住辰起見白雲如海海中萍藻數葉蓋下方峯皆云翌朝從師子岩乃纔得一角無復昨之奇幻矣貞父所見雲似猶遜師岩而雙清庄構煙景所

未有此二事予爲差勝也東目瀑布大滌洞天妙喜菴泉老塔時在夢中會當積往聞有客先予來泉間石上數掬掌絕倒者其貞父也夫

歇菴居士陶望齡書

天目遊紀

武林　黃汝亨貞父著
華亭　陳繼儒仲醇訂
繡水　沈啓先贊生校

天目稱吾浙名山不佞生平作廿餘年天目想未遂今夏偶得從鍾陵釋肩歸居西湖月餘人事亦復如結此興勃不能已秋山固佳閒天目過九月寒甚不可登遂以是月二之日夕發然

炬行野間如迅鳥赴林十餘里赴佛慧寺賦公之約時已過晚鍾三五刻石林兄弟僧持燈候山門矣明宗詢禪師夙有同遊之期家姪茂材此興不淺次旦俱邀至佛慧從錢塘聶姥中明府候輿馬是午至郎從西溪行石徑中竹樹溪蕩所過饒野趣便與市喧迥絕晚至禹杭程明府以報滿出次旦丞戍君促輿馬至郎出城西門問所謂大滌洞霄者而登爲徑亦自野間行八九里許有竹十餘林俱密陰濃翠日影不得下漸近山漸佳左右俱巖岫曲折幽絕溪流齒齒從澗中下聲砰磕從巖齒間出稍進而小橋泉石更清澄可美旁多白泥初視之如堆玉積雪似可觀聞之人言白石在本山三里外近爲市人琢之入溪搗爲粉取重貲爲此山聚祓又恨無力掃除之耳未幾老道士周尚文出迓至洞霄殘碑下文字剝蝕不可讀書法近晉唐人

筆甚佳又上則洞霄宮殿宇也按志茲山爲大
滌玄蓋洞天漢武元封三年始建宮壇歷今千
五百餘年唐建天柱觀歷宋及我　明俱遣使
崇奉之甚盛今半頹殘矣獨玉皇殿係宋舊物
木皆用楠無塵三清殿係郭眞君結茅處已非
故木方丈有㑳翁提舉洞霄宮像在一扁金書
洞天福地四字骨力清剛則宋理宗筆也是日
方午遂呼道士引至大滌洞洞深窅即漢武投
龍簡之所持火炬匍得入行里許有唐宋人留
題滅沒不易辨石色如蒼黑玉中縱橫白文如
盼又似飛雲片片志稱中有白鼠玉芝未得見

也洞口橫石如鼓擊之有塡塡聲又上則天柱
峰千仞壁立名山記稱五嶽之外天有八柱見
于中國者三此其一也其上有棲眞洞暮不及
登又亭有飛玉亘霜泉有鏡潭無骨碧名字俱
佳已堙沒未得獨撫掌泉在宮殿下昔人撫掌

天目遊記　五

湧泉處今已泥濁佳者已入于膽品題所稱青
山九瑣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閭庭下流泉翠
蛟舞洞中飛鼠白鴉櫥是也自洞霄而下溪山
荒落居多晚入臨安則樊明府已縣榻僧寺矣
是晚樊致虛進士再晤公署有別詩宿化成寺
五之日從化成寺驅車出城南門從琊山鳳岫
而上爲玲瓏山石壘蜿蜒長岩幽邃凡九折似
霧鷲韜光山徑徑中書九折巖三字乃蘇子瞻

筆其上有石亘丈許如長榻石下泉淙淙似枕
閒過題醉眠石三字亦坡公筆微剛尚附據石
枕流大快事也石上羅漢松一株蒼葉老幹可
合抱定千年物又爲三休亭殆取摩詰芘徑幾
萬轉數里將三休之句再上爲辛夷亭有辛夷
一株枝幹疏勁洪先生古木有飛來辛夷花句
浮玉生爲識其旁枝云亭旁則折憬對有石流
泉珠如乳甚佳峻上可里許爲石佛殿殿旁鐫

天目遊記　六

東坡山谷佛印三像前邑令爲之甚鄙俗稍左

雲洸漾米壺坐聽之令人形神俱沈其前萬山
合嶂空濛閒織煙浮碧與虹光雪瀑相映射它
山未有眞勝境也轉而上則昭明禪寺矣此山
爲梁昭明太子翻經處兩目皆以擅勝殿左有
寶誌公像又有昭明像朗秀絕倫旁爲千佛閣
從東目頂下覩翠峰在煙雲中回互昂伏如海
水浪文大爽人意寺後爲昭明洗眼池一名廻
光庵即陽和所題謂昭明分經時一眼受障以

天目遊記　七

此池水得洗去云從池而上爲白雲窩舊名西
寺竹色亦佳又自松徑上爲分經臺即昭明分
金剛經三十二分處四面無竹樹皆沙礫草蔓
臺有三松一爲雷火所摧存其二俱枯立樹留
一線如畫臺亦殘夷已甚余笑謂明宗師當出
大佛力爲昭明丹落文字庫與霜葉雲根俱匱
耳臺有靜室少坐爲題一偈而下臺旁爲葛稚
川煉丹池池水小涸不及洗眼池甚遠從此折
而東下爲黑驢庵世稱希都祖師於此得道時
以黑驢往來後爲虎所食師受囑此山至今無
虎山前後窗陰竹色頗佳又折而下二里許砂
石險仄不能駐履過此寬坦如布又四圍列嶂
如屏飛泉激石大如霧隱山之廻龍澗澗色如
縞帶一名玉澗泉益東明祖師靜修所是爲平
溪庵逆而上仍飄昭明寺時夕照既下初月煒
煒出松頂上又寺前有大杉數樹高廣可垂蔭

天目遊記　八

千步清冷之氣相逼而來與明宗師酬送片語遂
矣而起宿作西行之策
七之朔自東目折而下天目清和如春晴山葉
地所履皆坦還經昭明庵日未午會手苦茗以
待飲之別去行十餘里則潛陽在望矣山腰壘
石爲門是臨潛界又數里石壁峻立方數十丈
龍阜碧翠色不減米崖少頃則山岑條白烟靡
雜起如毒霧草木黃落不待秋至余訝問山行

人皆攢眉荅云是開采使穴礦處也無何至西目山脚號僊清庵亦取昭明浣濯兩眼之意僧房煙湊凡四十有六而毀于寨四寨逼眼角亦爲貢礦之場僧皆泣下云此名區勝地不意遭此劫灰無論千年之樹催枝折幹即僧人聞而毒死者若干衆　聖王何從聞知予亦悲酸低首不能荅稍徙而上千步爲白雲竹房去礦所稍遠遂宿焉作志感詩一首次叅從白雲曳輿左

徑上稍南有旭日峰西爲紫薇峯東北上有昭明峰又西爲仰止橋亭木石一片亦佳坐而吸之亭右石磴藤蘿如鉢一峰中峙四面翠薇俱落故名倚翠峰又睨而望一峰石孔攢叢千億計似蜂窠蟻穴與倚翠亭相對是名花石峰右睨而可指者則香爐峰也又上爲響木崖片石丈許作障潤水旁激宥砰湃然聲戛瀉石喧響若荅亦奇聞也山半有亭稍左上爲下觀音崖岩內小方盈幅尺中忽生楓樹一株長丈餘外懸歷三十年不加長下爲小觀音坐僧云禱雨輒應又左轉爲上觀音岩岩西有鶯歌石酷肖岩有數松皆清特四面險絕無礙貪者不能取又上有眠牛石相傳高峰開山時聞牛聲趣視忽不見至今有牛跡圓跡如印云據此則擷玉峰立玉亭可眺而望稍上爲真際亭高麗國王與中峰祖師參會說法處方在半山時雲

霧簇擁將有雨厄至真際復開霽甚山靈助我哉又折而上松徑甚平可步清涼橋在焉不數武爲着衣亭向祿寺僧會衆祝天壽於此更着法衣上殿卓光祿易爲掇衣亭似無當歷級而上即獅子林矣拜佛畢就方丈飯已從殿左只尺上斷巖菴爲斷巖祖師塔此老苦行是高峯最得意弟子陸太宰五臺額其堂曰坐斷千巖塔頂受摩久晶晶發白玉光門外杉樹大四圍枝如擎臂從斷巖塔而上千餘里爲金仙絕頂樹木稀少惟長徑數里即就山石磊砌而成僧云是語溪呂公希周所助不意呂公于此存一善狀去頂少許有偃人解石幾廿餘扇矩石如屏橫可三十餘丈高可五丈其上俱雲跡霜痕如龍馬文五色又如唐宋錦此見化工點染之妙不佞願謂明宗就此可作雲嶠詩寄劉幼安司成也諸磊磊散立者如琇如側如蹲踞如甲

胄不可勝狀至頂則爲四偃人解石處石板薄不盈寸長僅丈許解文一線可穿而望有全解者有解及半者有倒解者神工鬼斧所不及也四偃人曰寶華曰洞玄曰含清曰歸一僅存二像坐小石屋中吾不知爲誰僧云所羅金偃小池冬夏俱不涸旱禱立應眞見未曾有從者皆歡呼欲狂乃折而下頂將月初起可俯興落日光漸相迫下觀雲氣橫絕半空如帶稍覺四垂

則具區君雪敬亭白岳嚴灘富渚可眺而會不知日之欲暮乃急相挽歸衣袂已濕露滑滑欲倒至獅子林月已大朗澹雲去來卷慢虛無中坐譚天際似鴻濛之世乃信淵明羲皇上人不虛也越宿爲九日雅稱登高之期於是各起披衣急索首箭飯覽獅子林左之未竟者從林登左對玉柱峰者爲玉立亭是高峯得悟處環視崖壁青林黃葉綴丹碧碧如五色錯繡不佞毎

言秋色澹而艷勝春色遠甚此益信耳行亭左數武對見雷洞如橋門僧云每雷昏煙霧紛起從上聽之如嬰兒聲亦妙音也從亭後緣崖捫蘿而下絕級無磴彼此相曳如猿猱升木稱大嶮絕半里許爲西方庵是月溪法師所創今一須南僧悟靈居之氣宇靜秀定可作兩峰白足自吾西行未見其侶也庵旁上有石崖亦絕磴級中可結小茅瓢余與家姪蒼蒼衡相覷怔石靈木攢聚獻狀明宗師怯不及登余偶向悟靈僧言公氣稍矣而眼太活荅曰也須活轉予匱應曰且死着遂咲而起步爲悟道亭是中峰得悟處矣中峰塔院有像具清潸相高麗所賜二十五條法衣尚在布薄于紙而色香襯近世未有稍西爲眞氣洞僧云冬煖夏涼其息自蒸過此爲玉柱峯峰峻立十餘丈僧幾二畝許險絕無石鄉旁二松特挿甚奇頂五松俱高不可

攀行頃之得松徑竟三五里許皆松可數萬頭香氣菲菲襲人郁烈異常徑似西山弘光寺而廣長勝之過此則高峰祖師塔院矣法身存張公洞即獅子巖內像甚岑崯予謂明宗是此老枯木寒灰意味也塔西覆盂即中峰所結相繞禮三匝而退巖傍爲象鼻峰巖上有飛雲閣閣下爲千丈巖巖大陡絕慄慄不敢垂視其下即此老布歎梯度接人處吾丈人長篇題其塔前曰師吼一聲壁立千仞甚足傳神而侔予易以他對可恨塔有銅鉢一朱色梵文甚古大滌孟三恭高麗作中峰師供者轉以供師云其右入爲活埋菴孟高麗居中峰處云吾師活埋於此乎是地馮開之司成俱有詩與明宗次韻題之而活埋庵之前爲香爐峰是時日方稷千峰輝翠色自峰際落上衆雲漢下俯群岫爭妍競秀

天目遊紀　十四

秋爽都集剛逢九日高踞峰頭吟昔人醉把茱萸之句因與明宗撫掌狂叫曰我輩百年有幾坐天目峰頭登高賦詩如此會亦復有幾遂相與賦一絕而下明宗師一絕更清曠可人也是日已夕仍還雙清竹院宿覺霞氣山光尚拂拂襟袖間次登計尋故道作徑山遊矣

徑山在臨安北三十里東西天目逶山之徑也九日晚宿化城寺次日即欲朝發而同年汪存康至引裾留醉予笑曰因勝孟公投轄雅情耶遂留飲是日午前因便登餞武肅王墓墓在縣治右出城西有山名石鏡峻巖片石甚秀俗傳武肅微時過之照見冕旒此不可考有像藏開化寺兩眉谿豎如箭而裘色似武安寺又有婆留井須井夾道有舊宮門礎刻亦勝蹟也次朝至普淨寺飯發足明宗師曰記昨夕過溪流清淺遊魚如髮似鳥行虛空此意云何予鼓掌唯唯行六七里許從西北磴道上十餘里曲折盤

天目遊紀　十五

薄大都以竹存勝綠陰翠靄時時拂披襟帶鳥語頗清多不似兩天目頂寥絕無鳥聲日未夕投中峯南院宿從院背小徑仍行竹間翠陰郁馥林林千立天光從竹隙入予從來看竹無此地幽暢也因以剩夕問萬松塔及月亭千松塔爲得衣菴是陸太宰沈中丞碑記蛻骨處也塔所居菖蒲田環山繞林俱饒蒼翠色而紅葉燁燁出秋林中更覺艷絕仍歸院長臥樓上爲十三朝矣登起飯院僧引看妙喜菴爲大慧杲禪師塔杲師有像清美無倫廉名蓋宋季宗所題也又進而塔後行竹徑上殘碑爲四十八代端禪師塔有至正間諭祭文前有放生大圓池中深三四丈許亦竹翠所繞又上爲寂照庵則達觀和尚從長安歸瘞處因記予往者逆此公於長安西掖門外隔面送語遂成異世生平雄心蜀氣究竟此寂寂中不可謂無因世間一切法

天目遊紀　十六

何處可任爲之大息起仍右轉竹叢中有靈雞塚在焉此雞不食生類居國一欽禪師會衆說法時時竚聽因師去長安長鳴三日而死乃信一切衆生具佛靈也志尚載靈雞塚今不知其處雞塚下爲喝石庵石碎爲三屏張筠立上下可十丈餘乃巾子山人持咒立喝神通現示此非擬議可及開山欽禪師像較大慧更超秀而長耳似法相　止乞霧人也此下有香水海泉澹可嚼仍歸南院飯即從徑山東南下入禹杭東南徑迤折十餘里大都嶺岫澗泉相錯落間以竹色不似西徑竹樹居勝晚仍禹杭公署宿十四日示戒君促集輿馬行入西溪一帶烟雨微濕翠竹林叢不甚減徑山西境小憩永興寺爲馮開之司成中興池有濟顛和尚無尾螺靈跡頃之仍投佛慧賦公移竹室下榻二日聊紀此游草而賦公有孫方垂髫予發足時持紙

天目遊紀　十七

索書尚徙如虎歸時忽聞物化驚嘆無常迅速如此人生不五嶽遊而五鼎食何爲因思向平俟婚嫁畢游名山語亦貪天幸令婚嫁未畢卒然不可知此身不當俗死耶明宗聞之大咲促予疾草此紀而各得詩如干首是遊也幸而得三緣前後十餘日俱晴霽似春無片刻陰雨有天祿靈巘名剎秋林酛所在獻勝有山緣一得明宗禪侶而家姪載筆以從所逢山主賓俱供

懸無物色有人録即予生平好遊亦何能數數得此牧之名山作入林佳話耳九月秋紀成爲十六日

天目遊紀終

天目游記一卷

明黃汝亨撰汝亨有古奏議已著録是記乃汝亨與佛慧寺僧同遊天目山而作序是山景物頗詳然記中敘月敘日而不敘爲何年亦行文之偶疏也

羅浮志

陳槤撰

予家寶安。去羅浮不二百里。而近當天宇澄碧。山色歷歷在眉睫間。今雖宦游於外。而寤寐未嘗忘也。永樂八年秋八月。予自滁陽考績至京師。偕同邑徵士袁友信。訪神樂觀道士徐子明鄧能宗。談及玆山之勝。徐鄧舊住山中。因出羅浮志。乃宋是庵王胄所輯。而後人所續者。惜非刻本。卷帙弗全。字多舛謬。幸而指掌諸圖記猶在。有是徵者二人固請釐正刪補。予嘉其意之勤。遂爲之考訂去取。彙而成編。增至一十五卷。寶安陳槤。

羅浮志卷一

明　東莞陳　槤廷器撰

羅浮總論

羅浮山。在惠州府博羅縣西北三十里。漢志云。浮山自會稽來。博於羅山。故名博羅。山。閩中記云。郭璞以爲州蛮羅山即是羅浮耳。羅浮記云。浮山、乃蓬萊之一島。堯時洪水所漂。浮海而來。與浮山合而爲一。今山上猶有東方草木、及翡翠。五距越王山鷄。元和志云。山之峯、四百三十有二。南越志云。山之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三百二十七里。十五嶺。三十二峯。九百八十瀑泉。本紀云。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五百二十七里。茅君內傳云。羅浮山有洞。周回五里。名曰、朱明燿眞洞天。又曰、句漏洞天。東通王屋。北通岱岳。西通峨嵋。南通羅浮。有洞房石室、七十餘所。有瀑布垂流三十例。有奇石如削成。謂之石樓。山上有湖。岸周回五里。常應海潮。此蓋前代紀載、有不可得而致詳者。然其峯巒雄秀。泉石清妍。巖洞幽深。雲霞明媚。至若珍禽奇獸之繁育。異草名花之駢生。與夫琳宮梵宇之勝。仙釋靈異之迹。往往而在。即之者、如在蓬瀛員嶠間也。因以其名迹著者、表而出之。俾知羅浮之勝、不在五岳四鎮下也。

洞天。道經云、第七洞天。

朱明燿眞洞天。在羅浮山。青陽先生治之。朱桃椎爲朱明洞主。

福地。道經云、三十一福地。

泉源福地。在羅浮山頂。鄭思遠鍊丹處。華子期治之。

山

白水山。在羅浮東麓。舊有寺及縣水壇。有巨人迹。名佛迹。瑇瑁山。在羅浮山之東。山下池中有瑇瑁。因得名。

泉源山。在羅浮二山接連處。俗呼分四。泉流湍急。東流東山。西流西山。其下各成潭。

峯

玉鵝峯。在羅山。俗呼鵝嶺。下接風洞、雲洞、雨洞。在太慈寺洞內。

鐵橋峯。在羅浮二山相接處。昔人過鐵橋於此。

麻姑峯。在沖虛觀之西南。麻姑壇、其上常有綵雲。

丫髻峯。一名雙髻峯。在蓬萊洞之左。

上界三峯。上接鐵橋峯。高三千仞。在烟霭中。人莫能到。香盆峯、會真峯、櫻桃峯、抛毬峯、刀子峯、錦繡峯、黃猿峯、致雲峯、大旗峯、小旗峯、雲母峯、雞籠峯、俱在東。

飛雲頂。高出諸峯上。白玉蟾有詩。

巖

羅漢巖。在寶積寺後。或云、有穴通金壇山。

伏虎巖。在羅漢巖後。附僧惠越居此。常引虎枕其膝。因得名。

牧羊巖。在上界第三峯。頂上有羊迹。

瀑水巖。在幽居洞之後。

君子巖。在長春觀前。

雲峯巖。在蝴蝶洞上。

通天巖。在君子巖側。

洞

夜樂洞。在上界三峯下。昔人跚仙樂於此。因得名。

黃龍洞。在延祥寺之西五里。前漢於此建天華宮。

朱明洞。在沖虛觀後。道書云、朱真人所治。榛莽不可入。

觀源洞。一名麻姑洞。一名藥院。在沖虛觀前。葛仙翁洗藥之處。

幽居洞。在沖虛觀西北。有鄒公書堂。

蝴蝶洞。在雲峯巖下。洞多蝴蝶。相傳云、葛仙遺衣所化。

水簾洞。在雲峯巖前。水石最勝。張祕書留丞相讀書於此。

石洞。在明福觀後。即鄭仙騎牛入石處。莫道人結菴居之。

蓬萊洞。在白鶴觀之東北。

獅子洞。在延祥寺西。舊有道者曾通結菴于此。詳見王胄獅子菴記。

野人洞。即唐王觀所居處。

桃源洞。昔王寶在此坐化。李文溪有詩。

金沙洞。石臼洞。朱冷洞。泰和洞。歐陽洞。赤水洞。白雲洞。白角洞。大慈寺洞。古老洞。白芒洞。枕榔洞。大坑洞。

以上諸洞。昔人間有留題。

谷

鳳凰谷。在夜樂洞西。舊傳谷有鳳凰出入。

青霞谷。在沖虛觀後。蘇真人脩真之所。

穴

蛇穴。在白鶴觀東北。或云穴中有路通眉州。昔單道開蟬蛻之所。

坑

龍王坑。杖泰禪師說法於此。有神龍來聽因得名。

澗

蒲澗。東坡自註云、安期生之故居。澗中產九節菖蒲。

溪

雲母溪。在鳳凰岡下。其中出雲母石。

羅陽溪。在雙髻峯下。出貓竹。

潭

鳳凰潭。在鳳凰谷。昔有鳳來浴潭中。有五色雲氣。

上中下龍潭。亦名西龍潭。有瀑布泉三千仞。

東龍潭。在樂楷下。潭上有五龍堂。

犀牛潭。在夜樂洞側。昔人遇仙騎犀牛於潭上。至今石上有迹存焉。

池

瑤池。在山頂。又名龍母池。神仙常宴於此。

阿耨池。在飛雲塔之西。放泰禪師入定之處。

夜樂池。在飛雲塔側。池中夜有樂聲。

白蓮池。在彩雲軒前。

流杯池。在樂楷下。昔有八仙會飲於此。其傍石上、有八仙詩刻。

岡

鳳凰岡。在泉源山背。何仙姑所居。

石

佛迹石。在白水山。有佛迹甚異。

試劍石二。在夜樂洞中。軒轅仙人試劍。一在雙髻峯。

八仙石。在漱𤅷池上。

伏虎石。裴竹 有詩。

泉

錫杖泉。在寶積寺。於泰禪師駐錫之地。宋唐子酉有卓錫泉記。

瀑布泉。在夜樂洞中。上界三峯。側飛三十仞。

小水簾。在明福觀左。此處多隱者庵。

湯泉。在白水巖佛迹寺西。眉山唐子酉有記。

村

梅花村。即趙師雄醉臥梅花處。

市

洞天藥市。府判陳應斗有詩云。肘後靈雞一一傳。多將靈藥種神山。仙禽來爲仙翁買。桃杖懸壺走世間。

門

石門。宋兩金有詩云。蒙茸披遊自成蹊。兩扇巖扉丈尺齊。說與白雲休鎖鑰。留將千古指人迷。

羅浮志卷二

寺觀 樓、閣、宮、祠、軒、庵、亭、院、廬、莊、壇、塔、橋、匯、藥欄、遊巖、仙蹊、佛龕、其附。

凡山水之勝者。多爲琳宮梵宇所據。矧羅浮爲嶺南名勝哉。初山中寺觀樓閣之建。非止一所。金碧丹堊之飾。熒煌照爛于崇岡秀嶺之上。誠一時偉觀也。歷年既久。摧廢益多。幸而存者。今亦無幾。豈物之興廢。亦有數耶。洪惟聖明康雍熙之治。修廢舉墜。寔維其時。嘗見休辭沓至。寵章褒崇。煥炫煥照耀林壑。而表偉觀於千萬年也。今以前代寺、觀、樓、閣諸名。備述於後。俾探奇嗜古之士。遊觀茲山者。有可考云。

寺

延祥寺。梁蕭譽建。唐朝賜額。

寶積寺。在山腰三里餘。宋朝賜額。

龍華寺。在山下。有昌福夫人祠。

南樓寺。在石樓之南。因得名。

資福寺。在山下。

東林寺。在雙髻峯下。

花首寺。在黃龍洞西。

觀

冲虛觀。在延祥寺東七里。
酥醪觀。在冲虛觀北。葛仙北山庵基。
長壽觀。在酥醪觀西北。乃南漢天華宮。俗呼爲南天華。
明福觀。在冲虛觀東三里。南漢所建。亦名九天觀。東坡先生書額。
白鶴觀。在冲虛觀東。葛仙東山庵基。

樓

大小石樓。在山上十里。一樓相去五里。其狀如樓。有石門俯視滄海。昔東坡有記云。夜半見日出。

閣

蓬萊閣。在遺履軒前。
中閣。在山腰三里。唐僧懷迪所建。
澄虛閣。在冲虛觀。
御書閣。在寶積寺。藏宋太宗眞宗仁宗御書、及故德賜佛衣、嘉祐賜藏經。
朝通閣。惠陽鄧誥有詩。

堂

鄭公書堂。在冲虛觀西北。宋太府寺丞鄭珍嘗讀書於此。因名。

祠

何仙姑祠。梅蟜有詩。
昌福夫人祠。在龍華寺。

軒

遺履軒。在蓬萊閣後。鮑仙、葛仙、夜談之所。
綠雲軒。在麻姑峯下。
東軒。近白雲庵。

庵

黃野人庵。近冲虛觀。黃乃葛仙門人也。昔有啞虎守之。
天華庵。陳白立有詩。
慈濟庵。在黃龍洞。
白雲庵。昔有茶庵。住庵者。不著姓名。但稱逍遙子。今茶庵亦名逍遙庵。
雲峯庵。昔有住庵者。髮黃如金。耳重聽。不下山者三十七年。富處趙汝馭有詩云。一庵移向白雲深。丁卯年來住至今。鳥弄蟬鳴都過耳。心如鐵石髮如金。

見日庵。在飛雲頂上。趙富處嘗命黃道人居之。有詩云。莫把桃花與世間。日方明處隱尤難。道人辦得心堅固。好向飛雲頂上安。
可賦庵。乃趙丞相書堂。在梅花村。

亭

松風亭。東坡有羅浮松風亭見梅花詩。

院

西華道院。在明福觀。張元庵退居之所。

廬

野人廬。韶無擇有詩。

臺

瑤石臺。在浮山。接鐵橋峯。高五百六十丈有奇。
花首臺。在黃龍洞西。後改花首寺。
釣魚臺。在冲虛觀左。

壇

明月戒壇。在延祥寺。唐時度僧於此受戒。
朱眞人朝斗壇。在朱明洞口。蘇子瞻云。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
花首壇。在黃龍洞。佛書云。花首菩薩五百會於此。
劉仙壇。在蟠龍峯。乃劉高尙眞人打坐處。石壇高百丈。左右生竹葉符。鎭壓蛇虎。
百尺壇。唐明皇遣人祭山所。

塔

阿耨塔。敖泰禪師入定處。一云。梁廣督建塔三十六所。今猶有存者。
飛雲塔。在山頂上。敖泰禪師所建。

橋

天漢橋。在雲峯巖前。
金仙橋。在冲虛觀前。
鐵橋。橋有石路石柱。望之如橋。在羅浮二山相接處。雲霧常蔽。人迹不到。乃神仙之境。

竈

丹竈。在冲虛觀。東坡書稚川丹竈四字。

藥槽

藥槽。在流杯池上。葛仙翁擣藥之所。尙有臼三處。

碓磑

水碓磑。在香積寺。東坡有遊香積寺見水碓磑詩。

冢

衣冠冢。在沖虛觀。葛仙尸解。葬其衣冠。

佛像

鐵佛像。在延祥寺。西域所獻者。

銅佛像。在寶積寺。東坡遊山記云。飲卓錫泉。禮天竺瑞像。卽此也。

鐵玉㫖像、及二侍從像。在沖虛觀。南漢所鑄。

鐵佛手。延平陳璀有詩。

羅浮志卷三

雜志

宋紹興中。眉山蘇公子瞻。謫居惠陽凡四年。往來羅浮。多有紀述。後皆湮沒無聞。紹興中。教官陳中始於公文集中錄其數事。登于志。樁因取之。與山中靈迹、物產、合而書之。以便觀覽。

東坡雜書數事　稚川道開傳後

葛稚川、與單道開。皆西晉人。沒於東晉。又皆隱於羅浮。使稚川見道開。必有遇焉。而抱朴子內篇。論皆不及道開。豈稚川昇化時。道開尚未至羅浮也耶。稚川乞句漏令。遊南海。遂入羅浮。按本傳在至和初。而道開自鄴至江南。在昇平三年。以後相去蓋三十餘年。必稚川先化也。紹聖四年九月。余始至羅浮洞中。聞山中人。則道開無復遺迹矣。亦不知石室所在。獨書此傳。遺沖虛觀道士鄧守安。以備山中逸事。

記羅浮異境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卽沖虛觀遊長壽觀。中路復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人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脩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己不起。亦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有緣也。

記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半夜見日事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亦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

記侯道華事

唐永樂道士侯道華。嘗遊羅浮。後得道。上帝賜其姓名李內芝。道華竊食鄧天師丹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嘗得食一枚云。

記山元卿蔡少霞事

唐有人夢至羅浮。見新宮作銘云。紫陽眞人山元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至羅浮。人遺其書碑。末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

題卓錫禪師錫杖泉

予昔自卞入淮。泛江泝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之甘於井也審矣。予來嶺外。自揚子江。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淸遠峽。水色如碧玉。味亦益勝。今日遊羅浮。酌卓錫禪師錫杖泉。則淸遠峽水又在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鬬茶。此水不虛出也。

名何葊之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爲行童。兒狀肥黑矮小。予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因名之曰。葊之。字曰。表絲。且祝老何善待之。壯長非庸物也。

書松醪賦後（松醪賦并序全錄此事）

予爲中山守。始食北岳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執絝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已上九事係東坡所遺者。）

葛仙論服雄黃

葛仙云。服雄黃。以松脂和之。令人長生。除三尸。玉女來傳。可役鬼神。玉女嘗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眞玉女。若無誌者。鬼試人也。又云。帶雄黃入山林。卽不畏蛇虺。若中人。以少末傅之。登時愈。遊山者不可闕也。

山中木客

東坡詩云。木客佩山飱。又云。山中惟木客。蓋據用木客事。按徐鉉小說載。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宮採木。逃於山中。食木實。遂得不死。時就居民飲酒。爲詩一篇曰。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羅浮必有此族也。

天華宮事迹

羅浮山之西。南漢主建天華宮。有甘露、羽蓋等亭。雲華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云。延祥寺西北。有兩峯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其地。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曰

黃龍洞。此地卽爲僞西廨。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逝羅浮。爲狡兔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澮通山。往來山洞。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飯命。則知劉氏爲宮室於山間。無事則爲臨賞之樂。警急則爲逋逃之所。其計窮矣。

民得古劍

後唐天成中。羅浮山民。掘井得古劍。有篆文曰。丁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隱重重。以獻僞漢主劉陟。國人莫之辨。廣南歲傳其言。知者云。宋太祖丁亥年降誕。是巳水同宮也。於文耳口王爲聖。尹口爲君。重山爲出。蓋丁亥年聖君出也。

樵人遇仙

白水巖。羅浮之東麓也。有樵人登絕頂。忽遇長澗。中有小石橋。僅可容足。隔澗有二人對棊於林下。傍列棗發異果。有二小童侍。樵人悵而歸。集鄉人共求之。已失其處矣。

記石

唐白樂天太湖石記云。奇章公嗜石。東第南墅。列而致之。以太湖爲甲。羅浮、天竺、次焉。則知羅浮之石。自唐以前珍重之矣。然亦難得也。

瑞光

羅浮山頂常有寶光。每番舶自海外來。未千里間。則見山頂有光閃閃如電。卽相賀。舶人皆以此爲候。有先見者衆必賞之。今山上遇晴夜。常有瑞光燁然。居民熟見之。

慶雲

宋孝宗淳熙元年。惠州守臣奏。詔建醮于羅浮山。蒇事之日。天容紺碧。風氣清爽。醮壇西北。慶雲見。輪囷都麗。華彩繽紛。五色祥光。上互傍淡。有金龍迴翔其中。白玉蟾記其事甚詳。

龍葱竹

龍葱竹、大可十圍。世但聞其名。而不識其物。水簾洞有道人庵。忽遇道侶。自言姓黃。託宿一宵。及去、留下將玉莖一條。可長二丈餘。而無節。蓋龍葱竹也。或以道侶爲黃野人。

九節菖蒲

九節菖蒲、產於羅浮西麓之蒲澗石上。一寸九節。紫花者爲佳。秦安期生嘗採食之。山中人以七月二十五日爲蒲澗節。蓋安期生以是日在蒲澗上昇也。

金線草

金線草、山中靈異草也。

七星松

七星松、多產黃龍洞。

竹葉符

竹葉符、可以飭厭蛇虎。蓋竹葉上。有文如符篆。故云。惟劉仙壇左右有之。

丹竈泥

葛稚川在羅浮修鍊。及仙去。人於其鍊丹處。撮土爲丸。可以療病。

瑤巖石

羅浮有七十二石室。而瑤巖石最佳。林顏有詩。

御園柑子

山中舊有柑子最佳。唐朝亦嘗充貢。故有御園柑子之名。

石刻

昔人篆書羅浮二大字。廣一丈許。刻於石。

啞虎巡山

茅君內傳云。羅浮山上有湖。岸周迴數里。皆廳海湖。有斑橋石柱。人不到者、而有啞虎巡山云。

五色雀

羅浮有五色雀、各被方色。非時不見。若士大夫將遊山。則先翔集。寺僧以此爲候。其尤可愛者。朱處正色。若朝服。玄緋冠黑色者。司其進止。余襄公靖有五色雀詩。

紅翠

皮日休寄題軒轅先生所居詩云。紅翠數聲瑤室響。註云。紅翠、鳥名也。

羅浮志卷四

神仙 女仙、釋、道、附、

羅浮爲洞天福地之所。以故歷代葆眞沖醇。超然遐舉之士。恆居之。及其終也。飛騰解化。遊神丹臺。筆錄寥寥。靑山如故。然世著靈迹。猶歷歷可徵。稽志逸之。非闕典歟。權因閱眞仙體道通鑑、與四方雜記。得神仙之在羅浮者。若鄭安期、葛稚川、白玉蟾等三十一人。鮑仙姑等五人。名僧高道。若景泰禪師、神定道人等。又七人。其靈異之迹。灼然可紀。因載其略。

鄭安期 秦人

鄭安期。世稱爲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始異之。賜金璧度數千萬。出阜鄉亭。皆置而去。以赤玉舄一緉爲報。留書曰。千歲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卽遣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安期嘗遊羅浮。後隱廣州之蒲澗。後以道授馬明生。馬授陰長生。陰授爾朱先生云。

朱靈芝 漢人

朱靈芝。不知何許人。隱羅浮山。安期生授以金丹之旨。後得道。治朱明耀眞洞天。

陰長生 漢人

陰長生、新野人。聞馬明生得度世法。乃入諸名山求之。到南陽太和山中。與明生遇。遂師事之。明生不授以道。居十餘年。未嘗懈怠。同時有共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怨恚而去。長生禮敬彌篤。明生數因言語得失之際。觀實闖之。長生和顏悅心。奉謝不及。積二十年。明生始問其所欲。長生跪曰。惟乞生爾。今以蕘草之身。委質天匠。不敢有所汲汲。惟於迴迷也。明生矜其志。乃以太淸金液神丹授之。後得道、入武當山石室中。復居羅浮山鐵橋峯下。後入忠州平都山。修鍊服丹。白日昇天。著書九篇。多言上古仙者。不可具記。

蘇元明 漢人

蘇元明、不知何許人。嘗於羅浮山靑霞谷修鍊大丹。後得道。不知所終。

任敦 漢人

任敦、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學道。後居茅山南洞。行斗步之道、及洞元五符。能召役鬼神。隱身分形。嘗居山舍。虎狼不敢觸犯。

桃俊 漢人

桃俊、字翁仲。錢塘人。明經術與異。晚爲交趾太守。漢末棄官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幼平教俊服九精煉氣輔星在心之術。俊嚴之道成。皆往來羅浮云。

鮑靚

鮑靚、字太元。陳留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爲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以自濟。時葛稚川居羅浮。與稚川善。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達旦乃去。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還。或怪而候之。則雙履也。墉城集仙錄。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于石子岡。後遇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右有兵馬之聲。賊之。駭驚中聞其刀铮然有聲。若雷霆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復葬之。嘗書云。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郡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翫。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遷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爾。帝從之。洪遂將子姪偕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云。洪、體之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元霄。騁足。則能追躡風景。猶欲戢勁翮於斥鷃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何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苍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兎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予所

著曰內篇、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之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樸子。因以名書。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辨元賾。析理深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遊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史臣曰。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眞。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黃野人

黃野人、爲稚川之弟子也。（或云稚川之弟）稚川棲山煉丹。野人隨之。葛旣仙去。留丹於柱石之間。野人自外至。得一粒。服之。爲地行仙。今肉身常在世間。有緣者或遇之。有樵夫患腳瘡。久年不瘥。隔溪喚之。使前。削木皮傅之。令閉目隱痛。少頃。則肉身已隱矣。而瘡則遂瘥。又一傴僂者遇之。令於道上俯拾。以進起來。腰脊自如。而失野人所在。野人今常在山中。施有緣藥。如削木皮補缺脣。捏土醫折瘢之類至多。後有人遊羅浮。宿留巖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維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聲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卽野人明矣。又宋度宗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帽、著練。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名。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上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書畢。渡海而去。豈非野人之儔侶乎。

葛仙翁

葛元、字孝先。世稱爲仙翁。家本瑯琊。世傳簪組。年八歲。失怙恃。克自樹立。而天資穎秀。性識明茂。十三遁古今。凡經傳子史。靡不該覽。見父手澤履迹。必仰天號泣。飛鳥爲之悽鳴。悵然曰。山川不改色。嚴父已歸空。天下有長生不死之道。何不修之。因遁迹靈岳。思求異人。安閒澹泊。內足無求。時賢欲辟爲掾。則辭曰。蔬食被褐。枕石漱流。吾所樂也。豈能以此而易彼哉。乃入天台赤城上虞山。精思念道。祈願有得。後遇蘇元明。一云左元放。授以金丹之旨。於羅浮飛雲頂煉丹得道。後以其術傳鄭思遠。初仙翁辭吳主曰。山林微賤。久耕恩寵。今者暫適丹陛。未有再見之期。願陛下息兵字民。推誠及物。永安宗社。長享太平。吳主曰。卿性識高尚。道行尊貴。名隸丹臺。豈容久淹塵世。太子登。聞仙翁得道。乃築別室。招延。日親訪問。仙翁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將心自正。必靜必清。毋勞汝形。毋搖汝精。乃可長生。此廣成子答軒轅黃帝所請也。今殿下居儲宮。將嗣大寶。要在清心寡慾。遠佞尊賢。拔擇英豪。光宅天下。變調四序。撫育羣黎。此乃四海無窮之休。豈特一身之福也。太子曰。觀卿所陳。允合時論。然予意亦欲修身以及國。且丹經非造次可聞。至道精微。非萬機之餘能悉研究。又問仙翁。莊周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何也。仙翁曰。六合之內。囿於形象陰陽之數。猶可致詰。六合之外。人所希見。渺茫之中。太虛之表。聖人罔述。故不論也。太子稱善。

鄭思遠

鄭思遠、字子華。少爲書生。善律曆候緯。晚師葛孝先。於羅浮泉源福地。修煉得道。後居廬江馬迹山。仁及

鳥獸。所住山。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雌虎。雄虎驚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雄虎尋見、還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騎雄虎。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時於永康橫江橋逢相識許隱。思遠暖藥酒。虎卽拾柴然火。隱患齒痛。從思遠求虎鬚。欲及熱插齒間得愈。思遠拔之。虎伏不動。

單道開

單道開、燉煌人。常衣粗衣。或贈以細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臥。常服細石子。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此地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晉穆帝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敕弟子以尸至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蟬蛻耳。乃爲之贊。

許碏

許碏、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委羽、武夷、霍童、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碏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嘆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拈（切只再）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指點嫌輕脫。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樓醉歌。昇雲而去。

劉曕

劉曕、小字宜哥。家貧好道。嘗隨道士入羅浮山。與兄瞻俱讀書。曕山棲求道。無巾裘。蒻角布衣。事道士爲文雅。曕而瞻性慕榮達。曕謂瞻曰。彼必不第。則逃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矣。然慎於富貴。四十年當有驗。曕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蹤矣。自後曕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山。瞻進士登科。歷踐清顯。及踐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謫驩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蒻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詰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瞻問形狀。具以對。瞻嗟嘆。乃迎而見之。曕顏貌可二十來許。瞻已皤然衰朽。爲逐臣。悲喜不勝。曕復勉之曰。與爾爲兄弟手足。所痛離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嗟咸嘆。謂曕曰。可復修之否。曕曰。兄身遊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話平生隔闊。一夕失曕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乃南行。歿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特。惟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遊羅浮山。嘆曰。此朱明洞天。昔葛稚川曾棲此。以煉丹。今雖無鄧嶽相留。聊自駐泊爾。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庵以居。常餌黃精。飱霞服氣。數十年。或出遊增城泉山布水之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

無定。或一食則十數人之食。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卻歸石樓庵。竟不復出。隱於山中矣。

陶八八

陶八八不知何許人。唐顏眞卿早年典郡江南。遇八八。授以刀圭碧霞丹。他日相待於羅浮山。後眞卿使李希烈至北水。忽遇陶。笑謂曰。吉、吉。遂指嵩少而去。眞卿竟爲李希烈所害。希烈敗。詔得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見兩道士樹下圍棋。一道士笑曰。爲寄一書達吾家。立札一封。題寄偃師北山顏家。商人至其所居。卽塋兆也。守冢者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因藏于室。子孫發塚。則已空矣。

軒轅集

軒轅集者不知何許人。居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則目有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巖谷。毒蛇猛獸隨之。若有所衛護。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才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則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盤中。其酒瀝瀝而出。麴糵之香略無減。唐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乎。答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可致。況長生久視乎。又問先生與張果孰愈。曰。臣不知他。但年少於果耳。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于外。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纔及玉階。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鬢髮朱脣。年方二八。須臾變爲老嫗。雞皮鮐背。鬢髮皤然。宮人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卻復故。京師素無荳蔻、荔枝花。上因語及。俄頃二花皆至。各數百朵。枝葉方茂。如新擷者。又嘗柑子。集曰。臣山下有者味踰於此。上曰。朕無緣得矣。集遂取御座前碧玉甌。以寶盆覆之。俄頃撤盆。柑子在其下。上食之。嘆其甘美無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卽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上有一挑。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久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探錢。以施貧者。比至江陵。數十萬。取錢不竭。未及山。忽亡其所在。中使皇恐。不日。南海奏先生已歸羅浮矣。

李終南

李終南、自云住羅浮山。時李德裕好餌雄朱。終南曰。相公好服丹砂。丸大。但促壽耳。懷中出小玉象子。如拳許大。曰。可求旬餌瑩者、致象鼻下。象服其砂復吐出。方可餌。此乃純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今以奉借。忠孝是念。無致其咎。又出金象曰。此是雌者。與玉爲偶。德裕一一驗之無差。服之。顏色愈少。鬚髮如漆。乃求采殊異。凡數百人。其後南遷。至鬼門關。逢終南。怒索二象曰。不諱吾言。因當如此。德裕俯首不予。至臨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德裕至朱崖。飲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大獸。句漏者朱崖之寶。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贊皇不及也。贊皇德裕別稱。

石泰

石泰、字得之。常州人。號杏林。一號翠元子。遇張紫陽、得金丹之道。苦志修煉。道成、作還元篇行于世。壽一

百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尸解。作頌云。雷破泥丸穴。眞身似火龍。不知誰下手。打破太虛空。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陳楠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盤櫳箍桶爲生。浮湛俗間。人無知者。作盤櫳箍桶頌。盤櫳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一位土爲尊。磨來磨去知多少。個裏全無斧鑿痕。箍桶頌云。有漏教無漏。如何水泄通。既能圓密了。內外一直空。其言下超悟如此。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於毗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每人求符水。翠虛捻土付之。病輒愈。故人呼之爲陳泥丸。宋徽宗政和中。擢提舉道錄院事。後歸羅浮。以道法行於世。所至與人治鬼。湖陽民家女苦狐魅。狂易無度。翠虛用雷符窶狐魅殺之。時披髮走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塵垢滿身。間食犬肉。終日爛醉。莫測所如。然濟人利物。效驗有不可稱者。嘗之杏橋。遇鄰船舉人爰喝死。翠虛執蛇鞭下淵潭。驅龍起。須臾陰雲四合。雷雨交作。壇內深足。遂爲豐年。遇三山大漲。渡洪流端悍。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上。遇暴盜拉殺擲之。後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衡炎帥節。執拘送邕州去。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含水銀。越宿吐視。已成白金。乞與其徒不顧。翠虛嘗自言腳世四十三。然有四世見之者。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于世。及作羅浮翠虛吟。以丹法授瓊山白玉蟾。其出入玉蟾常侍左右。翠虛於寧宗嘉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潭州赴鶴會。說與會主云。我當來會裏尸解。會主不以爲事。遂留四句。命玉蟾遺之。曰。頂上雷聲霹靂。混沌落地無蹤。今朝得路便行。騎個無角火龍。彼時玉蟾隨侍在漳州梁山。翠虛與一箍桶老子擔角入水而逝。其箍桶老子。先有一斧在地。再尋其斧。斧亦不見。玉蟾嘆曰。此水解也。當日有葛縣尉在漳州寧鄉縣見之。翠虛與尉之父爲久契。因寄一書。使尉歸潮。達其父。後方知當日在此尸解。在彼見也。翠虛度弟子三人。鞠九思、沙蟄虛、白玉蟾。

白玉蟾

白玉蟾字如晦。世爲閩人。以其祖任瓊州之日。故生於海南。乃自號爲海瓊子。或號海南翁。或號瓊山道人。或號蠙庵。或號武夷散人。或號神霄散吏。幼舉童子。長遊方外。得翠虛陳泥丸之術。當時士大夫欲以異科薦之。弗就也。自得道之後。蔬腸絕粒凡九年。而四方學者如牛毛。若夫出處之大槩。與其著書立言之略。及所行有神異靈奇之處。備見諸書。初先生事翠虛九年。始得其道。翠虛遊方外。必與之俱。逮翠虛解化于臨漳。先生乃往還於羅浮、霍童、武夷、龍虎、天台、金華、九日諸山。其在羅浮。多有詩文。蓬頭跣足。一衲弊甚。而神清氣爽。與弱冠少年無異。喜飲酒。不見其醉。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出言成章。文不加點。隨身無片紙。落筆滿四方。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間自寫其容。數筆立就。工畫者不能及。受上清籙。行諸階法。於都天大雷最著。所用雷印常佩肘間。所至祈禳。輒有異應。時言休咎。聳動聾俗。姓名達於九重。養素之餘。笑而不答。有願從之遊者。莫得也。嘗在京師。遊西湖。至暮墮水。舟人甚駭。遶湖而尋不見。達旦。則先生在水上。納兀然也。一日、有持刃追脅者。先生叱之。其人不覺墮刃而

走。先生召之曰。爾來勿疑。遂以刃遺之。郡人有稱先生入水不溺。逢兵不害者。後縱遊名山。莫知所之。或云。尸解於海豐縣。

藍喬

藍喬、字子升。循州雷川人。母陳氏。無子。禱於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有異光。年十二、巳能爲詩章。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學道必爲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爲。乃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之志。獨學無友。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飄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餌焉。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眞氣鍊治所成。母寶用之。兒不歸矣。湖人吳子野。遇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污吾瓜。當於水中啖耳。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蹤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催裝。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鑿。後遊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能盈紙百幅於足下。令人片片裂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盈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儵儵隨而上昇。仙鶴成群自南來迎。望之隱然。縣聞空中笙簫之音。猶長嘯李太白詩云。下視天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雌從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去云。

郭葆光

郭葆光、少隸羅浮山沖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名達九重。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七道士從之俱不見。上問爲誰。葆光對曰。臣居山習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

莫道人

莫道人者、容州人。居羅浮石洞。入山不知其幾年。問之。亦自不言其歲數。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歲者。言自小年巳見其丰姿。今其容貌鬚髮。不異於昔。精力甚健。登山如飛。遇飲而飲。遇食而食。或辟穀數日。不避寒暑。蕭然一庵。傍無侍者。常夜坐於飛雲頂石巖間。有虎侍傍。不叱道之。逢且乃去。貴宦遊山求見之。多不遇。道之詩者不一。宋理宗末年猶在。

崔羽

崔羽、號紫霞。唐州人。少隸京師班直休官樂道。宋高宗紹興間遊羅浮。巳老矣。初不自言其年。朱顏方瞳。舉止朴野。性嗜酒。人且攜邀之。飲則醉。醉則歌中所言休咎皆驗。後居東莞數年。一夕、命道流設醮于上清觀。禮畢。命酌酒盡。倘作笑語若對客者。人問之曰。鍾、呂、陳三先生會于此。既徹爵。奄然端坐而逝。縣人共迎置于紫霞亭焚之。有蝴蝶徑尺。自烈焰中騰空而去。是日鄉人有識之者。於榴花渡見其東歸羅浮也。

古成之

古成之、河源人。登進士第。仕至漢州綿竹縣令。嘗有憶羅浮詩二篇。自註云。此詩寄羅浮隱者。逸其姓名。

在綿竹一年。忽索告身。題其末云。洞裏乾坤誰得到。壺中日月我曾遊。留今留古爭留得。一笑浮生萬事休。擲筆而逝。後人親見與漢州郡守相辭。其門人他方出幹。在路迎見成之手攜隻履。云歸羅浮。回家開棺。有隻履存焉。後雷霹武夷山幔亭峯石。題曰。河源古成之於此上昇。世傳尸解得仙去。

黃眞人

黃眞人者。不知何許人。石晉時爲惠州太守。棄官入羅浮山水簾洞。宋紹興中。丹陽蘇從直徙居後湖。因酒困臥。黃易姓名謁之。道行者持刺叩榻曰。有客江宣贊者求見。取刺視之。題云。惠州羅浮山水簾洞長生道人江觀潮。又題其兩畔各一句云。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遇是長生。因以藥一粒授蘇曰。餌此當飛昇度世。若情慾未畢。亦延壽一紀。遂別去。後數年。蘇忽[illegible]。氣絕。家人以頂煖不忍斂。諸子記前事。取黃所授藥投口中。即起。又數年。蘇一日無疾而化。詳見吳興陶安世所撰蘇後湖遇黃眞人記。

鄺仙

鄺仙、不知何代人。在羅浮修道。有人見其騎牛入石。今有石洞在明福觀。

羅浮志卷五

女仙

鮑姑

鮑姑、南海太守鮑靚之女。侍散騎常侍葛稚川之妻也。東晉元帝大興元年。靚於蔣山遇眞人陰長生。授尸解之術。累徵至黃門侍郎。求出爲南海太守。以姑適葛稚川。稚川自散騎常侍爲煉丹砂。求爲句漏縣令。靚在南海。小女及笄。無病暴卒。靚時對賓客。略無悲悼。葬於羅浮山。容色若生。人以爲尸解。姑與稚川相次登仙後。有崔煒者。居南海。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神廟。煒往觀之。見一老嫗。足蹶觸人酒甕。被當罏者毆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當罏者曰。值一貫。煒即脫衣爲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塗。乃曰。昨蒙爲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灸贅瘤。今有越井岡艾少許。聊爲君謝。若遇贅瘤。即可以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後遇一僧人。贅垂於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大富室。其人有贅。一灼立愈。由是名顯。延者甚衆。一旦遂成富翁。煒不敢忘。日夕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靚之女。葛洪眞人之妻也。行此灸於南海。積有年耳。

徐仙姑

徐仙姑者、附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巳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善禁咒之術。遊海內三

江、五嶽、天台、四明、羅浮、括蒼、名山勝狀。多所覽歷。多宿巖麓林竇之中。間寓止寺院。一日、忽有強人數輩。巧言挑侮。姑嘅叱之。強甞憤怒。欲以刃刺之。詞色愈悍。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臥。遽撤其燭。其人喜。以爲得志。明日、姑理策出山。其人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縛。口禁不能言。姑去數里。其人乃如故。姑來往江表。與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故。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而敬之。若神焉。無敢以非正之意戲侮者。唐懿宗咸通初。因詣臨賀縣白鶴觀道士黄雲陶。曰。我先君歷仕周隋。以方術顯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留以此辭之。皆之才之女也。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回。則持山果歸遺其母。後遂辟穀。語言異常。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廣州會仙觀記云。何仙姑居此食雲母。唐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至元宗天寶九載。都盧觀會鄉人齋。有五色雲起於麻姑壇。衆皆見之。有仙人縹緲而出。道士蔡天一識其爲何仙姑也。代宗大曆中又現身於羅浮小石樓。廣州刺史高翬具上其事於朝。

盧眉娘

盧眉娘、唐順宗朝。南海貢之京師。稱北祖帝師之裔。自大定中。流落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字如粟米。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爲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每日食胡麻飯二三合。憲宗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榮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爲黄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大師。後神化。香氣滿室。弟子將葬。發舉棺輕。即徹其蓋。惟存藕屨焉。其後有人見眉娘乘紫雲遊於海上。或遊羅浮山。羅浮道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

吳氏

妙明眞人吳氏。句容縣士人女也。幼遇異人得訣。修煉不食。雖水亦不飲。宋徽宗宣和間。召赴闕。館之蔡京第。京賦之詩。有姑射神仙猶飲露。獨甞王母未宗桃之句。既而得請復還錢塘。未幾。欲他往。人或問之。曰。城中皆黑氣。可速避去。踰經浹旬。即有金人之禍。眞人肌膚明秀。語論皆歷歷可聽。未嘗觀書。皆以古今無不知者。後隱惠州羅浮山。

釋

景泰禪師　晉人

景泰禪師、始來羅浮。築庵山中。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庵成。師卓錫於地。泉湧數尺。日汲不竭。人號爲卓錫泉。山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爲甲於嶺南。唐子西有卓錫泉記。今其地爲寶積寺。師嘗說法。有龍來爲人。號其處爲龍王坑。師又於阿耨池東建塔一座。曰飛雲。後人定於此。

惠越禪師　隋人

惠越禪師、不知何許人。雲遊至羅浮。常居山巖下。引虎枕其膝。後人以其所居巖爲伏虎巖。亦名羅漢巖。

小白禪師　唐人

小白禪師、嘗居南嶽。其遊羅浮詩。有遊人莫著單衣去。六月飛雲帶雪寒之句。

懷迪禪師　唐人

懷迪禪師、不知何許人。嘗居羅浮。中閣乃其所建也。

契虛禪師　唐人

契虛禪師、不知何許人。嘗居羅浮山。一日遇異人。導遊稚川仙府。眞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應。眞人曰。三仇、乃三尸名也。

普通禪師　宋人

普通禪師、宋開禧甲子。自曹溪來居泉源山前。此居者。多欲爲庵。而苦於無水。及師來居。敍其地。得泉於樹之側。其味甘冷。視卓錫無異。人皆神之。

神定道人　宋人

神定道人、素有戒行。從普通禪師來居泉源。以禪定爲業。諸方學道者。咸宗之。後名其所庵爲獅子庵。

老和尚　宋人

老和尚者、不知何許人。嘗居飛雲塔下。結庵以居。壽踰百歲。草衣木食。泊然無營。遊山者。皆以物施之。惟一道者代薪汲。後跏趺而逝。

道

劉眞人

劉高尚眞人、不知何代人。嘗於蝴蝶峯建石壇。高百丈。爲打坐之所。左右生竹葉符。可以鎭壓蛇虎。

蔡天一　唐人

蔡天一、羅浮道士也。唐天寶九載。於都盧觀修齋時。有仙子縹緲而降。知其爲何仙姑。詳見仙姑傳。

侯道華　唐人

侯道華、初爲永樂道士。遊羅浮。遇異人。

鄧守安　宋人

鄧守安、嘗修煉羅浮。素名知道。山中相傳有黄野人者。守安一日忽於庵前見其足迹。長二尺許。時蘇公子瞻謫居惠州。素重守安。聞其事。戲作詩寄之。有聊戲山中人。空飛本無迹之句。首建東新橋船四十隻濟人。功莫大焉。

鄒師正　宋人

鄒師正、羅浮道士也。能詩文。嘗主沖虛觀。郡文學掾王胄修羅浮圖志成。送沖虛觀師正募緣刊行。

張月窓　宋人

張月窓、一號復齋。一號滿然。不知何許人。嘗住羅浮。從白玉蟾遊。玉蟾傳安樂法與之。詩曰。收斂精神出

默然。頂門一路聚靈烟。且并陽火煮金鼎。卻降靈泉灌玉田。交結只於牛渚外。分明正在鵲橋邊。工夫九九數六六。此是人間安樂仙。又示金丹訣云。大金只是水中金。一物飛浮一物沉。兩半（一作畔）一斤同二八。崑崙山頂海波心。其見重於玉蟾者如此。

梁真素　宋人

梁真素、冲虛觀道士也。道行峻潔。有詩名。嘗於雙髻峯下建元元觀不成。今有遺址。

王寧素

王寧素、羅浮道士也。道行夙彰。惠守趙汝廈。嘗謁其住見月庵。手植杉於庵前。後化去。庵遂廢。

何宗一　宋人

何宗一、羅浮道士也。蘇文忠公謫惠陽。素重其爲人。詳見羅志文忠公名何苓之事。

羅浮志卷六

人物

匡山遇謫仙而愈顯。少室得李渤而益著。蓋地雖勝。必因人而後彰也。羅浮、爲南海之仙山。神靈之奧區。而賢魏公、張鮑皆、嘗講讀其中。至今其名與山俱高。松風蘿月。亦有德色。然則茲山蓋無讓於匡山少室矣。且歷代名縉紳。才大夫。來遊觀者。皆有紀述。或中心慕之而未嘗一至者。亦多形諸篇什。樵既取而錄之矣。復紀其姓氏官封之顯著者。爲茲山增重云。

梁、蕭譽

蕭譽、梁大同元年。持節都督廣、交、容、桂、成、高、合、新、崖、羅、十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河東王。嘗製羅浮銘文刻于山。

晉　袁宏

袁宏、仕晉爲南海太守。嘗登羅浮。作單道開贊。

隋　趙師雄

趙師雄、隋開皇中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馨襲人。因與扣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子來前。笑歌戲舞。師雄醉

寢。但覺寒風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今其處號梅花村。

唐　李白

李白、字太白。唐興聖皇帝九世孫。元宗朝。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有懷岑倫南遊羅浮及西江送友人之羅浮詩。

杜甫

杜甫、字子美。元宗朝。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肅宗朝。檢校工部員外郎。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作詠懷詩。自註云。甫欲發老於羅浮山。故詩有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之句。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官至禮部尚書。有羅浮夜半見日詩。

李賀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詩。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有羅浮山與葛篇。

李翠玉

李翠玉、字文山。有將遊羅浮。登樓伽盤別羽客詩。

高發

高發、廣州刺史。代宗大歷中。仙人何仙姑見於羅浮小石樓。發具上其事。

李象先

李象先、隱居羅浮。時仙姑盧眉娘得道。憲宗賜號逍遙大師。象先嘗爲傳。

皮日休

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也。咸通中及第。爲著作郎。有寄題羅浮軒轅先生詩。

王靚

王靚、嘗居野人洞讀書。今有王子書室坑。

宋　陳堯佐

陳堯佐、由潮倅權惠守。嘗遊羅浮。愛其山水之勝。命工圖之。遂爲之詩。後拜相。諡文惠。

蘇軾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工文章。尚氣節。官至禮部尚書。諡文忠。紹興元年。謫惠州。居白鶴峯下。圖惠者。凡四年。往來羅浮者。殆居其半。

余靖

余靖、字安道。知英州。有潁川公圖迎羅浮詩序。及序五色雀事。歷官至工部侍郎。諡忠襄。

留正

留正、嘗在羅浮水簾洞讀書。有天漢橋詩。後拜相。封魏國公。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爲廣東轉運判官。有羅浮詩。

朱熹

朱熹、字元晦。號晦菴。諡文公。嘗和東坡羅浮梅花村詩以寄意。

楊萬里

楊萬里、號誠齋。爲廣東提刑。嘗至羅浮有詩。

唐庚

唐庚、字子西。有才路。由太博謫居惠陽。有羅浮卓錫泉、湯泉、佛迹三記并詩。

張宋卿

張宋卿、嘗讀書羅浮水簾洞。後官至祕書郎。有憶羅浮詩。

留元長

留元長、丞相留魏公之孫。號紫元子。嘗著金丹世系記。授道士鄒師正。

陳偁

陳偁、延平人。守惠陽。有遊羅浮詩。其子瓘爲諫議大夫。號了翁。

祖無擇

祖無擇、字擇之。嘉祐中爲廣東提刑。嘗被制決獄至羅浮。有詩。

耿南仲

耿南仲、廣東提刑。遊羅浮有詩。

芮燁

芮燁、國子祭酒。有中閣院詩。

鄭玠

鄭玠、湞陽人。官至太府寺丞。嘗讀書羅浮。有白雲庵詩。其子康佐。後知惠州。亦有羅浮詩。

李南仲

李南仲、湞陽人。中神童科。知康州。有羅浮山賦。

譚粹

譚粹、湊江人。知惠州。有重脩羅浮集序。

陳巿

陳巿、長樂人。惠州文學掾。嘗取東坡先生文集有關羅浮者。得雜著十五篇。申自跋其後。

陳鵬飛

陳鵬飛、永嘉人。由侍講謫居惠州。遊羅浮。有錫杖泉詩。

曾治鳳

曾治鳳、號東皐。廣東經略。有遊羅浮詩。

李夢呂

李夢呂、循州人。號蓬湖。官至僉判。有遊羅浮詩。

林千之

林千之、莆陽人。官至府僉。有水簾洞贈讀書堂黃秀才詩。

郭之美

郭之美、廬陵人。惠州文學掾。嘗撰山記一卷。自爲之序。

趙汝馭

趙汝馭、號霽廬。惠州太守。有羅浮山行記。及羅浮諸詩。

陳洹

陳洹、字公源。京學進士。有羅浮廣莫庵記。

趙希嬰

趙希嬰、博羅令。嘗作見日庵記。

王胄

王胄、字希戴。淸源人。號是庵。惠州文學掾。文章典雅。才識絕倫。嘗脩羅浮圖志。蒐采無遺。尤當於理。識者韙之。

李昴英

李昴英、號文溪。探花郎。吏部侍郎。嘗題冲虛觀脩造疏。及國醮奉使賀香詩。

留筠

留筠、字端父。號老巖。廣東經略。有朱明洞諸詩。

高伸

高伸、中書舍人。直史館。知廣州軍。嘗撰中閣禪院脩建道場疏。

朱篆

朱篆、賜同進士出身。有羅浮圖志續跋。

鄭萬

鄭萬、免解進士。有羅浮圖志後跋。

朱賞

朱質、金華人。由侍郎謫居惠州。有羅浮諸詩。

鄧茂良

鄧茂良、廣東經略。有詩戲東無語唐道人。後拜參政。

劉克莊

劉克莊、號後村。廣東提刑。有甫田入。

吳輿

吳輿、廣東提刑。有羅浮詩。

元 趙孟傑

趙孟傑、號栖隱。博羅縣宰。有蟾山記。

陳賁裳

陳賁裳、號清谿。惠州路教授。有登山記。

羅浮志卷七

文

羅浮、爲神仙之洞府。祝釐之道場。崇奉之靈區也。以故休徵之紀。詔章之褒。碑碣之載。積如雲霞。惜乎歷年曠邈。遺逸已多。今不追錄成編。後來將何考證。凡舊志文詞有關茲山者。皆類次于左。後有所得。當續書之。以傳於無窮云。

序 宋

宮師潁川公圖題羅浮詩序 余靖

道家品天下名山。稱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又有十大洞天。而羅浮籍在大洞天之七。其岫穴所通。遠則峨嵋。近則金壇。蓋蓬萊之一島。神仙之聚窟。豈獨桑公侯之祀。揖登臨之美而已。彼嵩少、終南、中條、太華、枕乎名利之場。故吟詠者日爭咀嚼含漱。以買聲譽。而茲山磅礴海上。寂寥千載。自非安恬愉樂幽靜者。孰肯於名外摘詞。爲不世之觀乎。今宮師致政相君。嘗於咸平初。以太常丞領郡來此。伸其屐而遊焉。稚川煉藥之區。景泰冥心之地。咸有留詠。觀夫大人君子之存誠也。卷道而遠迹。不在於斧遺時而調燮。不謂之泰。所以託言寄意。安於道而已矣。故其解相印如脫屣。豈非素樂於閑曠者哉。博羅令黃君。以曳據之舊。而希其高。惜其粉字塵蠹。湮沒而不紀。遂琢翠珉而刻之。以永其傳。靖屬辰來遊。會其鋟刻。因書

歲月于右。中閣地居上方。幽境絕勝。長老德堅。復爲宗門之秀。故立石于中閣云。宋康定二年。歲次辛巳七月日。前知英州余靖序。

山記序 盧陵郭之美

羅浮之名、旁出傳記。甚云備矣。而僻在遐壤。遊者罕到。故巖谷之幽邃。風氣之盛異、人不得而知之。余昔補中。爲惠掾。被命閱銀治。遍走山下。訪諸耆舊。以爲山自蓬萊所分。蓋神仙之所宅。頗怪其說。乃登石樓。俯視滄海。洪波浩瀚。混乎無際。而三山之勢。若隱若沒乎其上。信乎風俗所傳良有實也。又訪諸山僧。則得唐元和中黃野人所集異事二十條。言多鄙俚。而意或可采。及晉梁以來。逮乎我朝。繼有賢者。或讚記篇詠。歷歷在石。因考諸圖牒。傳採傳聞。集成山記一卷。至於方域之本源。歷代之崇蹟。宮泉邱壑之異。草木鳥獸之名。皆錄其可知者。庶乎太史之遺求、職方之博訪。開卷而得之矣。盧陵郭之美序。

羅浮集序 凌江譚粹

嘗觀劉禹錫初見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及見荊山。以爲此外無秀。繼遊池州九華山。然後悼前言之容易。噫、使禹錫及見羅浮。奚特九華之比哉。昔嘗一閱羅浮山記。乃郡掾郭之美採摭圖傳。纂次編集。其說謂是山通句曲之洞。接茆山之勝。浮雲溢於會稽。分靈島於蓬萊。姑疑其誕謾而未之信。及元豐初。承乏郡事。遂獲親至而目擊。觀夫星壇天成。石鑑開潔。湖鏡冰玉。竹產龍蕊。姿清音於樂池。耀寒光於丹竈。文禽異卉。交錯如繡。瑤巖窮谷。愈覽愈新。誠可謂此外無奇。峯巒聳立。開數百里。石樓倚漢。峨嵋橫空。勢凌天倪。影浸溟渤。蒼翠鬱蔥。出雲爲霖。誠可謂此外無秀。今年春被命東來。尋訪山記。已無板刻。因命博蒐負爲全集。命工刊鏤。責付寶積禪剎。係歷管載。庶幾傳於綿永。而覽之者披文悟妙。神悅心得。寧不慰歟。元符三年八月望日。知郡凌江譚粹序。

國朝 送神樂徐道士歸羅浮序 寶安陳璉

聖朝混一區宇。制禮作樂。以昭太平。而尤致謹天地百神之祀。凡太常樂舞諸生。咸選道家者流充之。以其克守老氏清淨無爲之道也。洪武己巳。博羅徐子明、由羅浮明福觀道士被選至京師。尋賜住神樂觀。其爲人。淳篤勤恪。所業既精。聲譽遍洞列。凡預供祀之列者。餘三十年。未嘗有毫髮過失。人皆重之。永樂十年春正月。以年耄弗克供事。禮部具以聞。上憫其老。詔許還山。吏科右給事羅君亨信、與其游素厚。徵搢紳先生歌詩。以華其行。復走書滁陽。屬文爲序。予聞明福爲羅浮古道場。至今五百餘年。而境益勝者。由其徒克守老氏之學也。老氏之學。雖以清淨無爲爲宗。而道德五千言。推本皇道帝德之所以盛。而有以涉乎天人之故。誠非小智穆察者所能窺也。子明居京師有年。得高人至士爲之依歸。於斯道講之有素。今而蒙恩賜還。遂所願。不徒佚老故山。坐閱年歲。尚當談皇道帝德之盛。以揚至治明清淨無爲之旨。以啓藁蒙。力棟宇封樹之勤。以佚人事。雖非昔者竭供事之誠。獨不足以仰裨治道乎。他日聞有振元風宏道脈。爲羅浮增重者。必吾子明也。永樂十年春二月。掌滁州事中順大夫直隸揚州府知府寶安陳璉序。

羅浮志卷八

記

卓錫泉記　　唐　庚（字子西太傳羅山人）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博膺可以隕霜。悲泣可以頹城。浩歌可以裂石。而況於得道者乎。諸妄既除。表裏皆空。一眞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異於此。吾遊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荅。已而庵成。師卓錫於地。泉湧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爲甲於嶺南。然自梁以來。未有記其事者。夫師之爲人。誠不可得而知。然吾聞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得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完。慧則流通。以深完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於此者。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之士。如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爲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喑鳴叱咤。飛泉爲之湧溢。與師無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方其困於絕域之中。激奮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與精進無二體。雖其害於一切之誠。而無定慧之素。以故得之艱難。非若師之顧指目使。既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慮。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君臣父子之間。而尙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精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其堅

者。可使斷而通。其柔者、可使激而躍也。而獨不得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事。無不可立者。年月日記。

蘇後湖遇黃眞人記（後湖序。字黃庭。）　　陶　定（字安世。廣州運判。吳興人。）

紹興乙丑歲。余寓居東山。夏四月、聞蘇君得疾不輕。恐先朝露。念偉人之不復見。挐舟往詢之。道由松江。少泊於雅庵之前。主人爲余掃地下榻。徐問行李所至。余對以此。雅庵曰。後湖遇羅浮仙人。得道不死矣。後湖。蘇君自號也。余甚喜異。嘗爲雅庵留一日。適行。端午日、見蘇於馬跡新居。君聞余來。喜甚。與諸子相候道傍。同步以歸。即酌酒梅歎。余以所聞於雅庵者、質之。君曰。前歲冬十一月。適一日病酒困臥。頭不舉。徐行者持刺叩榻曰。有客稱江宜者求見。（徐行者。卽蘇君村童。）取刺字觀之。題云。羅浮山水簾洞長生道人江觀潮。又題其兩旁各一句云。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遇是長生。意甚悅其語。強出觀之。綠裘躡後。忽曰。羅浮黃眞人。以君不欲世間聲利。姓名已在仙籍中。命某持丹以授君。君曰。某平生未嘗識黃眞人。且形骸已壞。那可更服丹藥也。江曰。此丹非五金八石所成。酒與人氣所化。服之無害。君徐觀江之衣服修麗。而言語鄙陋。略無醞藉。而丹藥又非平日所事者。謾謝之曰。丹非願得。偶病不能相延。當令兒輩來陪也。江曰。某之來。特爲君。君既不欲得。即當持歸。但路遙獨行。敢求一宿。若且晴。即可去。不然。暫留可乎。君曰。無不可者。延之於松菊軒。君獨歸臥。夜漏五鼓。會天大雨。偶釋昨日事。且疑之。欲得其丹。及旦、亟命邀江。江至。其酌酒未行。君語江曰。丹可見否。江喜。急於囊中取以授之。君未及接。交江遽云。且延一紀。君開貼觀之。如豆許。色正黃。亦不作元氣也。江謂君曰。遇有篤疾則服之。酒見丹之功效也。凡有身疾。且想丹。丹力行至則愈。又曰。服此即當飛昇度世。若未能忘情欲。則延壽一紀。壽終亦當爲仙官也。酒數行。適有人從蘇所乘驢以還之者。江見曰。此驢夙昔爲人。因戾驢介笑。驢即笑。復求青蒻裹少鹽飼之。觀

曰。復人去。再斥其笑。驢應聲亦笑。坐間甚駭異之。而江乃命君繪黃眞人像以事之。君問黃眞人者厥貌何如耶。江曰。只須畫一神仙道人。但服黃道衣。腰以阜條。著陰山鞋。手持水晶數珠。及懸一玉瓢子在右帶也。又言、羅浮人有遇黃眞人者。常於鐵橋懸崖雲霧之間。其服佩如此。江則辭別。期以五年復來。曰。若再來時。君異於今日矣。是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君得疾。藥石弗瘳。至除夕。氣絕。家人以其頂煖。未敢以斂。達曙。諸子方記丹事。再開笥收之。丹貼刺字如故。得丹投之。卽起。若無疾者。自此飲啗自若。君欲復取刺字丹貼。然灰以飲之。再尋。皆不復見也。數日、君乃遣長子至京口。命工圖眞人像。像成。宛如昔見江宜貌之貌。始悟江即黃眞人。余向者見君鬚髮如霜。至是一年。復黑。君雖遭兵火間。有目喪其瞻子。因此睽然。余前年之官長安。不復與君相聞。去歲五月。得鄉林報云。得君丙寅十一月後書。言耳中時聞異音。羅浮仙人。期以數年相見。應盡便盡。餘不復較。臘月。則遊山諸道友。元日、與家人歡飲。逆旦。披衣曳枕出門。云黃眞人來矣。婢僕驚奔。倫能換衣襟。則已立化。余則於湘西洞眞庵廊地設位爲文以祭之。詩以哭之。可概見於此也。戊辰正月二十五日記。

陶自註。後二十年。定手書再刻石於羅浮山水簾洞。以廣其傳。

冲虛觀記　　趙　瞻（南豐尉）

昔皆葛稚川、以儒學知名。才堪國史。本無濟世之志。一時當塗交章辟致。宜其厥華躐要。爵有奇觀。雖其則勉強起而從之。視彼名位顯榮。曾浮雲游塵。終以神仙導養之法為事。由常侍大箸作。出補句漏令。至廣州。而刺史鄧嶽。眷禮過。不能留也。遂登羅浮。剏都虛、孤青、白鶴、酥醪、東西南北四庵。為往來偃息之地。探靈芝神藥。以養眞丹。蓋自從祖仙翁葛孝先。吳時在飛雲頂作丹以來。風流相承。豈特咸和初避地遠引而然也。今冲虛觀。乃都虛之遺址。義熙初始置祠以祀之。逮唐天寶中。命守者十家。巳而為觀。余少時。亦嘗來遊。徒見宏偉高明。凝嚴深邃。人閒晝永。塵土不到。其山形水脈。縈廻環抱。前揖後從。各當尊卑起伏之勢。如天造地成。端若有待者。其顯者。雲烟之變態。氣象之明滅。其微者。禽鳥之飛翔。花木之葬色。殆與世間特異。眞神仙境也。視羅浮二山諸觀。為甲。聖朝每遣使祭醮降香。或府郡監司。非時祈禱。莫先於此。實稚川成道得仙之地。丹竈俱存。事往千年。髣髴猶在。其高蹤獨步。未易追繼。苟能致誠景仰。其眞風。緬想其音容。雖久如在也。羅浮介於廣惠水陸之衝。觀僻在東北一隅。距官道十餘里。倘無誠心。誰肯枉步。士大夫以是故。車馬相屬於道不絕。而遊人逸士。幅巾杖屨往來。無虛日也。余去此久矣。一日、道師梁君智芳。以書抵余曰。茲觀創已久。因循不葺。三清殿與仙聖祠像。風摧雨漏。殆將弗支者過半。若非力治而完之。則何以嚴事上帝。寅奉高眞。所以伸臣子虔祝聖壽萬萬之誠者乎。前此法師金壇郎鄒葆光住持。本有此意。適會太守譚大夫延請住羅浮醮宮。遂營造一切。故不暇及。未幾。智芳闢之。且夕廢退。實任其責。葆光亦出錢五萬。贊成其事。幸今完復。可支百年。子其為我記之。余聞師之精誠感發。不謀而應

者翕然。故富者施財。壯者出力。智者獻畫。匠者效工。旬月間。去昔之腐敗。而易之以新堅。增其基之卑濕。而築之以高峻。革陋就華。又嚴之以深靖。功既告成。信士來會。人物皆和。天地澄霽。人謂師一志奉道。舉功主張。物理相符。自然之應也。故敘其本末如此。又因得而論之。夫道家者流。專於黃老列莊之學。其謂源出於儒也。大抵以清淨虛無為宗。以逍遙物外為適。以飛仙羽化為事。下視塵世。了不相干。宜得幽邃曠遠之地。以遂其樂。然後可以積功累行。鍊內外丹。為飛騰蛻骨之舉也。矧羅浮為天下名山。列於十大洞天第七福地。高士異人。繼隱於此者不少。如單道開之殊華。亦豈下稚川也耶。石室遺跡。且無一存。其他庸可究哉。此稚川之名得以獨著。而與山其傳也。若夫風氣之靈異。神仙之往來。垂於載記。相傳於山中之人。古今不誣。意者壺中天地日月。光彩不老。庶其在此。當必有稚川之遺靈奇跡。以付後之得道者矣。鸑鸞車驂風馭。安知無其人乎。苟或遊止於其中。亦人間之至樂也。雖然暫去人而息跡者易。安於澹泊之久者。常情固難。履斯門。酌斯泉。自非忘世味。去健羨。至誠求道者。不能也。無為飽食端坐。以有愧於前哲。為山靈所咍。亦茲山有望於羽客幽人者也。併書以告之。政和五年四月日記。

佛跡記　　　唐庚

巨人跡者千。長三肘。蓋闔稱之。在湯泉之東。瀑布之西。散印於巖石之下。深者二寸許。前此未有稱者。近時山中實始見之。自是播傳於人。而或者以為佛跡。嘻、此其可謂異矣。與漢武帝時東萊緱氏所見可同日語哉。是時天子求神仙。為長生不死之計。厚禮方士。唯其所欲。為李廣者。結髮戰匈奴。三十年不能取

封邑。而五利為樂通侯。設醮晚節。願為中郎。出入禁闥不可得。而公孫卿為中大夫。郎第、王邑、金錢、車服之賜。莫知紀極。而甚者。乃至尙主。夫好之所在。奸僞資之。故當世所謂天馬、寶鼎、仙人之跡。大抵皆詐。今巨迹出於炎海之濱。晦昧於黃茅白草之中。以故不為世俗所知。雖知亦莫之貴。誰炎之貴。此其所以為異。何則。凡物求而得之則容有僞焉。不謀而獲者。乃眞耳。謂之佛迹。雖古無所考。然姜嫄之事。詩人指為帝跡。彼亦安所考哉。不過以蹤知之。今夫五嶺之南。瘴癘之鄉。民生於其間者。既已薄福。而放逐居此者。又皆罪戾之餘。故諸聖出此。警悟而調化之。此理亦無疑者。羅浮比年往往有異跡。其股至數寸。而棲禪寺亦時時見之。得非疾者愈劇。而救者不得不力歟。不然何以多且數也。

金丹世系記　　　陳元長

□□□□□□□□□□□□□□□□□□□□□□□□□
□□□□□□□□□□□□□□□□□□□□□□□□□
□□□□□□□□□□□□□□□□□□□□□□□□□
□□□□□□虎大、還丹授之於天下後世朝夕也。姑以茲山老仙言之。昔有眞人鄭安期。來遊羅浮。後於廣州蒲澗所隱而成道者也。嘗謂秦始皇曰。後三千年。訪我蓬萊山。此羅浮山。則其別島也。安期以法授之朱靈芝。此山朱明耀眞洞天。係朱眞人所治也。朱以授陰長生。山中鐵橋峯、乃長生所居。陰以授蘇元明。於山中青霞谷修煉大丹。蘇以授葛孝先。吳時、於山中飛雲頂煉丹。葛以授鄭思遠字子華。於山中泉源福地修煉。鄭以授葛孝先之從子洪。字稚川。謂之抱朴子。於山中麻姑峯下煉丹。洪之授於鮑靚南

海為太守者。鮑以女妻洪。遂得陰君相傳丹法。洪妻鮑仙姑。亦傳於黃野人。乃稚川之徒。世傳其要。前後相授。所得者。依而行之。其道皆成。所謂金丹之道。學者果如何哉。人能知此。可不學乎。余作縣鄭武秩滿被命佐漕嶺南。方將治行。一夕、有夢於羅浮者。今舟次惠海。前望大山。紫翠際天。篙人謂余曰。此即羅浮山也。余思之。先公丞相嘗隱此山。想書堂猶存。於是艤舟作興。登高眺遠。搜奇訪古。因感余所得者。皆山中之仙。問於黃冠。相顧恍然。莫知所謂。遂書羅浮金丹世系。以授知觀鄒師正云。年月日記。

慶雲記　　　白玉蟾 紫清先生

孝宗卽皇帝位。以淳熙元年十月十五日。命惠州守王寧奉詔。有醮於羅浮山。山即十大洞天之一。而朱明耀眞之府也。先是唐天成中。此洞天府忽出古劍。其上篆文。已應太祖皇帝丁亥聖君出之讖。國朝以來。時遣中使致金龍玉簡之敬。歲修國醮。籍為甲令。是日也。御香萬上。嚴事虔誠。步虛聲則。環珮作序。天容紺碧。風日清美。珍禽舞。馴虎悅。仙花瑤草。滿洞芳妍。醮壇之西北隅。有五色光華出焉。上亙霄吳。是謂卿雲。輪囷郁麗。華蓋繽紛。中有金龍。徊翔蓊鬱。天人交慶。實應太平。夫太平無象也。然而瑞慶大來。亦於其人。天於其天。天意以之昭格。山川於焉出雲。雲物精祲。猶登臺以課之。述官以紀之。況以昔之。自祥符初。泰山慶雲現。今焉復應。猶歟盛哉。河清海潤。信有其時。奉醮漕臣。繪圖上之。踰年。有旨命禮部。凡過郊恩給降度牒以披戴。其年勞者、使修香火。永為與故。寶慶丁亥、道士鄒師正該覃恩給州官繳之知冲

盧觀畢。與恤休符。命爲記文。而繫之以銘曰。太祖之潛龍也。古劍出焉。孝宗之飛龍也。慶雲翔焉。劍所以化龍於地。雲所以從龍於天。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羅浮山行記

霅盧趙汝馭 郡守

博羅郡太守。歲下元有事於朱明洞天。將天子命。福吾民也。余於癸卯事已。明日與客步自沖虛。東行數里。泉聲潺然出叢翳中。其上。則洞口也。由洞口而南。有巖壁。壁宛若門。然從門以入。欻然見寒梅冷落於榛栢棘莿間。崎嶇窈窕。皆有古意。往往如者不甚見。賞間其地。則趙師雄醉醒花下。月落參橫。翠羽啾嘈處也。時道士方披荊棘導客。車虔蒙密、穿葱蒨、必疏剔乃可過。登嶺則舍車就杖。拔杖以上。路轉山腰。與者已紆道士亦倦。皆辦興盡。獨余謂客曰。不詣其極不盡也。益上登伏虎巖。至朝真石。視衆山於選對之罅已培塿然矣。過分水凹。迤逦磴平曠。如坞如與。忽然若舞處上騰以凌空。雲氣變態互見。可驚可愕。不可名狀。猶是天地渾沌如雞子未判時。恨無處可托。以伺日出東漭縉朔。登西而上。寄危羅於錯羽。細若綫縷。旣即聚星之榻。猶躊躇□□。凜凜欲墜。黎明。指揮衆。命道士從所取道闢焉。且以目行心苦者指而授之曰。某地宜門。某地宜亭。又某地宜庵焉。博羅令贊其事。籌相其役。以明年成。再至而隣封士女。和會千百。名人鉅公。亦巾車蠟屐。從五羊石來。蹭蹬出紫羅。夜分納米錯嶽。龜眉鮑齒。和與讚歎。自有此山。未有此捻。旣離而甘雨洗蹤。訪且而鮮禽照采。又相賀以爲豐年之兆。賢人之徵也。驗之圖誌。皆謂然。豈帝祇山靈。亦動心於此乎。少焉快晴。提漿裹餱。從余山行。蜿蜒若魚貫。山之麓。有門曰履雲。表飛雲之巔始從足下也。向所謂洞口。有亭曰仙春。邐迤遠白。佳趣現前。向所謂巖者不貲。有門曰梅花村。芳眼疎明。

耆迎人笑。向所謂興盡欲返。有亭曰横翠。依崖據勝。可眺可休。向所謂凌霄之罅。有亭曰拂松。銳石舉風。衆象軒豁。向所謂無處可託。有庵曰見日。卓然三千六百丈之上。審山面勢。大約如指授。方余至横翠。與莆田方東巖遇。至拂松。又與文溪遇。爲通宵來絕頂。嚱然大塊。叫萬竅而舞六花。瀼瀼一色。悽神寒骨。如行天中。已而閉戶兀坐。會衛趣而吟哦之。不知夜已子。而披衣起。天際已明。其上則暗。久之。火輪由暗中射飛蕩以出。向所謂渾沌又若造物者始判渾渾而六合嶄新也。林第一開。負寒凌嘶。變而明嵐煙翠。凡嶺南之山川。隱顯背嚮。咸無遁形。已而觀水樂池。登小石樓。望文溪東闕。於大石樓上。若與抱朴子、桃椎子、相期於縹緲。過中閣茗飲。復歸沖虛。翌日訪諸庵。得桃源王寧。臨安人也。圓籬跌坐。不茹不葷。不踐戶外。二十三年矣。命之住見日庵。人宜之。渠亦忻然可。既詩二十八字當插帖。又規陽宮以遮陰風。買腴田以給常住。由行勝概。大都盡矣。於是抖詩囊得若干首。命小胥錄之。隨景輒吟。隨倡輒和。不暇計工拙也。若夫是庵之創始。細大顛末。已請記於文溪。茲故不書。文溪。吏部侍郎李公昴英。爲丙戌掄魁。東闕。莆田方演孫。令、清源趙希懿。簿、三陽林實。客、菊山朱南垢。余則霅盧趙汝馭。旹淳祐四年甲辰良月望後二日。書以啓之好遊者。

廣莫庵記

陳 洹 京學進士

覽名思白、懷吏隱也。樓名莫疏。蓋知止也。自古托名不朽者何茲。獨神仙超樊籠之表。遊莽蒼之鄉。將爲

之題品。以屬非徒。自非不食煙火人語。未免瑕纇垂棘。廬陵秦淵。指以爲玷。龍馬渡江以來。羅浮有莫洞觀者。疑軒轅第之流。按圖經知年三甲戌。能言崇觀間事。答得其大概。紹定庚寅、五羊別駕陳公文孫來上涉博羅。宿治。聞莫羽化已三年。然猶指泊頭之碩。盛變鶴之祥。見諸詩文。備著迎之異。余歲寓惠陽郡齋。以國醮日、從史君東嶽先生來遊。千騎停驂。講其陳列。先生首訪道人梁彌仙者。與語。彌仙朴野世翠陪接。先生與語。必有所見。後三歲。余復過於增江。因叩行居。即莫之舊庵。且請史君書扁金三萬。使之發其大書廣莫庵三字以光其額。屬余作記。余與彌仙而詰之曰。子知廣莫之義乎。吾聞混元一散。三十二天。瓊樓玉殿。黃道紫垣。規運其布。獨元始天尊。乘鸞降騶象馭。類視太虛之上。扶搖羊角。動逾八荒。大鵬鼓翮。一擊三千里。搏霄六月。僅獲南溟一息。西望廣寒。闈三萬八千戶。傍有老人延壽鄉。鶴太平左界有銀潢流衍天支。萬里不絕。此天之廣莫也。與地廣輪。去天八萬一千三百餘里。東南西北。相去二億三萬餘里。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僑與間崐。隨潮出沒。弱水隔蓬萊。又三十萬里。東登泰山。黃河環繞。下視六國。蠻觸相持。如蜂窠蟻穴。總總紛紛。裂爲九州。不過海內之一垤。北望漢北。飛沙揚塵。又不知其幾千萬里。此地之廣莫也。鄒飛廉。寄郭七日而不知返。此子列子之廣莫也。遊嬋娟。泛浩蕩。見天孫而不之覺。此張博望之廣莫也。東遊滄海。山林皆寂。聞洶湧澎湃聲。操水仙一曲。此琴中廣莫也。枚筆旋摐南遊荊揚。過紫微於天台。探嫦娥於桑石。此詩中之廣莫也。子知之乎。天之廣莫。得一以清。地之廣莫。得一以寧。擧之廣莫、趣入杳冥。詩之廣莫、妙貫元精。該萬殊於一致。葆沖氣以爲人。子、天耶。人耶。其廣莫之中耶。抑廣莫之外耶。蓋是以其粗而觀之。子、一廣莫也。洞觀、亦一廣莫也。達人大觀、世界粒粟。空無定空。廣莫何有。史君書外之旨。子其探之。彌仙頷領而起。爲記其實。五羊天慶管轄趙允中。以常師莫。請命刻之。癸巳中和節記。門人京學進士陳洹公源撰。

湯泉記

過水北十餘里。得白水山。山行一里許。得佛迹院。院中涌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爲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中出硫磺。地中即溫。初不問南北。臨流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磺在水中。水不能溫。則硫磺之論。亦未爲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爲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雖數千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橫絕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丈。而炎涼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怪者。吹氣爲寒。呵氣爲溫。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臨流之水。在開元天寶時。故爲知名。恩澤寵遇。震耀一時。然自是以來。是非口語。亦且紛紛矣。此泉出東南萬里外。非山僧野叟之所游息。則騷人遷客之所賦咏而彼倜也。湔拭何自而至哉。爲泉計者。其肯以此而易彼乎。同遊者三人。年月日記。

獅子庵記

王 肖

羅浮名山。學道者萃焉。曰寺。曰觀。僧道分處。庭宇精嚴。物景幽絕。然猶涉人世之事。其有人跡不到之地。

縛草爲庵。倏然物外。又不可以人間勝景同日語也。山中之庵。何曾百餘。皆路入迂詰。勢隱崖巖。雖以水石環以花果。綢茅穴土。鮮潔無塵。殆類猶茹芝。清澄有味。一到其間。名利之心釋然矣。宦游嶺表者。皆以不得其山爲恥。余丙戌冬。謁家而往。遊羅浮。留浹旬。遊迹勝地。無間夷險。皆得徧及。一日。訪黃龍洞。登七星壇。果杯少憩於松陰之下。有道人神定者。延入其庵。素壁茅簷。柴扉竹欄。池雖不鑿而可以鑑。徒倚顧衆居有紀律。窈而曠之。巖洞幽邃。峯巒蜿蜒。背負九峯。路通雲頂。而驛七松。分過斗魁。左右巖石。如翔如伏。如揖如顧。如樓閣棧道之勢。花果隨分。禽鳥自得。林影散而白日開。風籟停而衆谷寂。人境俱勝。於諸庵爲甲。俯視世俗。迥然隔絕而不相聞。余喟然曰。朱門烏得有此樂哉。顧問道人。是庵何名。道人曰。此獅子洞也。因以名庵。又問獅子名洞之故。道人舉佛書所載獅子事以爲對。余應之曰。藏經所謂獅子王者。取其無畏也。獅子吼者。取其說法也。獅子主者。取其禪定也。人能無畏能說法能禪定。則胸中自有獅子。而何泥於洞。局於庵。道人曰。洞名獅子非洞。庵名獅子非庵。吾能內絕狐疑。外降魔障。藏身如獅子。有大神通。彼庵若洞。皆自我主之。故以名焉。余笑曰。子能主是庵與洞。而爲子之主者誰歟。道人雖唯唯似有所得。異甚。命余爲大書獅子庵三字以扁之。作是語已。辭而下山。適遇老者。仍詰其庵之所始。與夫道人之所得。老者曰。其地古號泉源洞天。是亦異人修眞之所。開禧甲子。神定從其師普通自曹溪來。駐錫於此。於今二十餘年矣。前此亦多欲爲庵。而苦於無水。嘉定癸未。普通竅其地。得水於樹之側。其味甘冷。視景泰之卓錫擬異。爲山是結庵。爲脩行之所。今神定實董其衆。以禪定爲脩己之要。以參請爲待人之道。以持戒爲接物之方。諸方學道者。多來參訪。雖草庵而有叢林之風。異佛子之難可得也。逾年。道人踵門求紀其立庵之意。迺摭其實而爲之書。時寶慶丁亥結夏日記。

見日庵記（此庵在飛雲頂） 趙希塈 邑宰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未必仙也。而幕天席地者。猶能之。羅浮絕頂。人行越宿。牽蘿剖茅。蓋頂結草。纔足一宿間。巖嵐滑清。與動自然而然。得非仙歟。今築石爲徑。覆广爲庵。壁泥沌而坦夷。寶庵先生之深意、天獨知之。試從游覽諸賢。徧走山巔者何多。能留飛雲者何寡。豈非道阻且長。而鴟鵂一枝未有所托歟。今半山之坳。峻石之側。亭翠相望。可以憩息。笻杖不已。造阿耨塔。驗夜樂池。又有左片石礙。可以安止。爲昔之登者。今見其多矣。夫學道之士。不畏蛇虺。不虞風露。操甚堅。行甚峻。然山林攻苦者。祗爲宿而遂宦貴人每修爲卉生自重之念。遂使宿仙窟宅。留在中華。無惡風弱水之虞。而登者竟以嵌巖中械可勝數哉。自劉高尙築竹葉符而蛇虺之患除。今先生架庵創亭。而風露之虞無。異世同功。一等地位中人。恨劉夢得、蘇子瞻生乎前。不及見。徒有見日詩章而已。寶庵先生以玉堂人物。得趣乎玉京之勝概。揖金壁衆鳩工度材。諸亭各有作扁。而是庵見日揭。其得嶺海一如幾何。美意可想。羅浮仙人揖掌而笑。謂寶庵先生日邊消息。且暮到。且故卻衆遂道士事業。未容伴赤松遊云。時淳祐乙巳孟秋。刻門生承直郎、知惠州博羅縣、主管勸農公事兼軍正趙希塈記。

趙寶庵旣請寶谷王寧素道士住見日庵。手植山松於庵前。自寶谷仙去、庵荒。

登山記 鄒儲徐心遠 代作

羅浮第七洞天。乃稚川葛仙煉丹之所。余因分治惠陽。繼覽吳偶。疊巘峯前。遐覩天南仙境。首登沖虛明福二觀。睹若鳥萬壽。郡有鄒儲徐心遠。約之同行。如期而至梅花村。心遠以老脚跰足。不能從焉。余遂攝衣而上山。歸仙石巖。伏虎巖。盤礴於八仙石上。第一日之力。歸殿飛雲之巔。是日也。宇宙澄清。滄海一碧。燒香致敬。須臾、雲生足下。霧漫天低。倏有雙鳧翔舞其上。日之夕矣。於是編竹爲廬。席地一宿。次曉、披衣帶雨而下。木客長嘯。彩禽來集。望石樓、漱水簾、遊梅屋、尋仙伎、觀樂槽、出松關、過心遠於斯。惠余以詩卷。披雲一笑而回。從余者。書吏周偉、徐英、博羅縣令劉亨。因書以記其會。時元貞乙未仲冬二十日。前行御史、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唐古台書。

登山記 陳清溪 路學教授

大德十一年七月。惠州路欽奉五月二十二日詔書。皇帝登大寶位。潛恩汪濊。宇宙更始。越十月旣望。本路同知惠州路總管府事完顏道武、偕本路陳教授清溪、躬詣羅浮山沖虛觀。請道錄黃間眞等設醮。升雲壇上錄章。祝聖人萬壽太子千秋。金烏開雲。彩禽飛舞。山川草木。如有喜色。逢掖之士。方袍之侶。黃冠白叟。暨厥婦子。襁負來集壇下。觀者凡數百人。莫不舉手加額。謂國醮不講者三十餘年。一旦脩舉。典章條業。指佛精嚴。歸美報上。實甚盛事。不可不紀。助俸者。王府判、韓繼歷、辛知事、雷提領、博羅趙縣尹、管幹醮事教諭陳承可、府吏李仲時。清溪旣撰青詞。謹書士民之語于壁間。以昭盛覩云。

醮山記 趙孟傑 邑宰

至大元年十月。惠州路同知完顏可山。經歷韓良遇。幽蒙爵典。率僚屬祀羅浮名山。上祝天子萬壽。下祈民福。自梅花村步飛雲頂。四顧寂寥。山簇水碧。凝旋日。金璧交粲。白雲如氈。下隔塵世。已而夜轉星移。海際曉出金盤。蘿蔓錦綵。花曳目不可極。乃自石樓而下。憩寶積。詣沖虛。命道錄黃菊巖等蔵祀。祀畢。陰雲流布。幺鳳幽鳴。油然雨意。見者鼓舞。百姓悅懌。釋子亦合掌讚歎。一時之盛舉也。捐俸協贊者。路達魯花赤慎遠、府判王屋山、推官郭深甫、知事辛德新、提控案牘路教授翁儼山、總辦路吏謝子安。偕行者、僧錄謝大雲、道判周樵隱、學正蕭如春、教諭王謙翁、張履椅、利心村巡檢羅子錦、同知舍人元吉侍。儼山旣爲青詞。遂命博羅縣尹趙橘隱記而爲之書。時旣望也。

羅浮指掌圖記 鄒師正 沖虛羽士

名山異境。散布人寰。其知名者。有十大洞天。五在江、浙。（台州委羽山、處州括蒼山、天台山、蘇州林屋山、句曲山）三在梁、益。（華州西元山、鄂州青城山、成府西城山）與夫洛京一（河南府王屋山）、惠陽一（博羅縣羅浮山）而已。洛京衣冠都會之地。江浙梁益舟車奔湊之鄉。輻輳輻。往來不絕。其林泉之美。登覽之便。著於有聞。蓋地勢使然也。獨羅浮邈處海上。天下想聞之。而恨不至其地。間有能至之者。非遺世高蹈之士。必希仙慕道之人。山之高。凡三千六百丈。地之袤。直五百里。峯巒之多。四百三十二。溪澗川源。有不可勝數者。是雖長年隱者。猶未易遍覽。而況士大夫來遊者。暫至倏還。旬日而能。又安能周知哉。指掌圖所以作也。遊山者、自龍華寺（有大人跡）七里登山。初至延祥寺。（臨觀）

明月戒壇。（唐時度附於此受戒）百尺增。（唐時禁山此）鐵佛像。（西鑄數者）所御園柑子。（唐時充其）逆山腰三里餘，有寶積寺。寺（宋賜額）中閣。
（[illegible]所建）御書閣。（[illegible]）及錫杖泉。（[illegible]）銅佛像。（[illegible]）寺後羅漢閣。
（[illegible]）伏虎巖。（[illegible]）佛跡石。（[illegible]）上山十里，有大小石樓。（[illegible]）
（[illegible]）鐵橋峯。（[illegible]）上界三峯。（[illegible]）青羊巖。（[illegible]）
（[illegible]）夜樂洞。（[illegible]）牛潭。（[illegible]）試劍石。（[illegible]）瀑布泉。（[illegible]）
（[illegible]）鳳凰谷。（[illegible]）浴潭。（[illegible]）石臺。（[illegible]）飛雲塔。（[illegible]）
（[illegible]）瑤池。（[illegible]）阿耨池。（[illegible]）夜樂池。（[illegible]）阿耨塔。（[illegible]）
（[illegible]）泉源山。（[illegible]）玉鴨峯。（[illegible]）龍王坑。（[illegible]）
（[illegible]）上中下龍潭。（[illegible]）花首壇。（[illegible]）資福寺。□□□南樓寺。（[illegible]）去延祥寺之西五里餘，曰黃龍洞。（[illegible]）七星壇。（[illegible]）獅子洞。（[illegible]）花首臺。（[illegible]）山背曰鳳凰岡。（[illegible]）雲母溪。（[illegible]）循延祥而東七里餘，抵沖虛觀。（[illegible]）丹竈。（[illegible]）衣冠冢。（[illegible]）蓬萊閣。閣後道履軒。（[illegible]）銅玉皇像。及二侍從三尊。（[illegible]）觀後朱明洞。（[illegible]）入朱真人朝斗壇。（[illegible]）黃野人庵。（[illegible]）釣魚臺。（[illegible]）青霞谷。（[illegible]）野人洞。（[illegible]）觀之北曰酥醪觀。（[illegible]）麻姑峯。（[illegible]）觀之南曰觀源洞。（[illegible]）西北[illegible]居洞。（[illegible]）滴水巖。（[illegible]）長壽觀。（[illegible]）中路。（[illegible]）直上君子巖。（[illegible]）北下曰蝴蝶洞。（[illegible]）前曰水簾洞。（[illegible]）天漢橋。路出樂楷。（[illegible]）其下爲流杯池。（[illegible]）羅浮石刻。（[illegible]）東龍潭。（[illegible]）自沖虛觀出會仙橋，東行三里餘，抵明福觀。（[illegible]）蓮遁至石洞。（[illegible]）小水簾。（[illegible]）白鶴觀。（[illegible]）東北至蛇穴。（[illegible]州）又東數里，至蓬萊洞、丫髻峯，又名雙髻峯。有劉仙壇。（[illegible]）峯下有試劍石。（[illegible]）有羅陽溪。（[illegible]）東林寺山之東西，有香臺峯、會眞峯、櫻桃峯、拋球峯、刀子峯、錦繡峯、黃猿峯、鉢盂峯、玫雲峯、大旗峯、小旗峯、雲母峯、雞籠峯，其餘經樹名數頗多，未可枚舉。金沙洞、石臼洞、朱明洞、泰和洞、歐陽洞、赤水洞、白雲洞、白角洞、大慈寺洞、古老洞、白芒古洞、桄榔洞、大坑洞，其餘洞谷，集中備載。奇峯秀岑，獨流怪石，不可名狀。此遊山者之梗概也。若夫仙聖之幻化，草木之奇異，鳥獸之靈怪，騷人名士之題詠，神仙古迹之隱顯，則有圖志可考。大抵洞裏乾坤，壺中日月，雖與世相絕，然亦人與山有緣，則蓬萊遠隔弱水，以躡車飛空而或可到。與山無緣，則瀛州近對會稽，雖驅石爲海而非可逢。故作指掌圖，以與好事者覽焉。

羅浮志卷九

銘

梁　羅浮銘

神哉蓬島。合影羅岑。南滚溟渤。西負桂林。巃嵸斜峙。牛嶺傍升。形高華嶽。德邁衡[illegible]。橫天起巘。插雲生[illegible]。修崖藏技。抵峯鳳立。所謂耀其仙靈攸集。飽觀棲偃。葛洪餌丹。梁盧王佐。控鶴軒鸞。翠袍掛日。朱霞冒冠。寶文可佩。冰玉宜飧。翠生浮暐。陳電發暉。枝葉禮義。點則是非。無因獨往。山阿采薇。吐吸沖氣。卷服雲衣。亡他利己。骨捐身跣。至人齊物。中退蘊妙。灰心守一。形枯道要。史吹姬笙。稽翠阮端。桃出李傍。李生桃側。無侯相因。李假桃食。桃李蹤榮。終無久艷。不摧松桂。歲寒表色。甘唯一味。安止容膝。神以動彼。騎隨滿盈。溢滿則欷。淳眞志畢。積想幽人。羨茲貞吉。敢刻名山。勒名斯實。

晉　河東州王[illegible]之

贊

宋　羅浮圖贊（有序）　陳堯佐

羅浮山，惠州之望也。按本記，山高三千六百丈，周迴五百一十七里。然羅山一山也，浮山即蓬萊之別島也。堯水浮至，依羅山而止，故有羅浮之號焉。又曰第七大洞天，即此山也。戊戌冬，僕出官潮陽，庚子春，權牧茲郡。公餘命駕山下，覩二嶠之異，躡幽巖，步邃谷，累日彌夕，愛之忘返。乃召畫工相與立山之陽，審望

靜祇。卽而圖之。旣成、攜以歸。凡見之者。雖草野漁末之子。必曰、茲羅浮山也。一無殊焉。噫、是亦得其真矣。雖不能流泉出雲。鳴鹿嘯虎。至于觀寺之隱見。聚落之向背。左右遠邇。亦楔槊焉。惜其委之海隅。卓爾天外。好事者、其有見亦難乎。贊曰。

惟盡之妙。惟山之肖。豈曰筆精。是亦心照。白雲未封。清名空耀。嗟乎翠岑。委此遐徼。

二贊贊　唐子西

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中人知有稚川、而不知有道開。葢稚川旣爲鄒嶽所留。居山燒煉著書者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惟食細石數百。澹無所爲。以故後世莫知而考。陳郡袁宏、雖作道開贊。然宏嘗爲桓溫作九錫文矣。此乎豈宜復弄世外事。而贊文亦復不見於世。遂作二贊書之山谷。而不顯其處。以貽後代之好奇者云。贊曰。

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鄒嶽細兒。處仲餘氣。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外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恤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右稚川。

世人茹柔。剛則吐之。赴抄爛飯。日如牛飼。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啗餅餌。北平飲羽。出於無心。食石之理。於我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以礪其齒。　右道開。

指掌圖贊　王胄

羅浮二山。綿亘高遠。峯巒巖洞。在在靈迹。不可遍歷。余夢其境。嘗往遊焉。浹日登眺。百未一及。歸來深以不到不識爲恨。冲虛鄒道士、畫而爲圖。名以指掌。自記之。袖來出示。一覽之餘。山之勝槩。應不偏識。噫、須彌雖大、芥子可納。羅浮雖廣、尺紙可圖。卽圖而觀。方寸自有羅浮矣。爲之贊曰。

山之高、不知其幾千丈。一睹是圖。如指諸掌。山之大、不知其幾百里。自圖一睹。如掌可指。誰謂圖小。其大何如。羅山浮山。具載無餘。何必登高。觀圖足矣。可以遠世俗之塵慮。可以趣神仙之要旨。葛稚川何人哉。大爲之則是。

偈　鄭處厚

羅浮景泰禪師說法偈

禪師說法。非口所說。神龍聽之。非耳所聽。禪師之法。壁立千仞。於不言間。風淸月冷。神龍之聽。谷虛聲應。於弗聞外。淵渟波淨。禪師棲山。爲賓中主。神龍潛淵。爲主中賓。龍以答問。師以寢答。口耳兩忘。是眞說法。

頌　高紳

中閣禪院修建道場頌　并序

皇帝在宥天下。十有三載。元功格于穹昊。大化融於四海。中外寧一。黎獻康樂。以無爲不宰之功。博施於萬有。用慈惠仁覆之教。茂育於羣生。每歲臨道中使。劬求郡國巖瀆靑詞之祀。授職於百神。儆靈集福之方。仰稽於皇覺。故名山勝境。靡不周徧。旣而年穀順成。風雨咸若。兵銷武偃。遐邇安。然猶御寰履冰。日愼一日。因天下事爲事。以百姓心爲心。愛甚納隍。軫深扇暍。景德四年仲冬。乃命大內太傅高班內品李懷信。賫齋文。建道場于羅浮山中閣禪院七晝夜。仍降內府名香以錫之。爲民作福。蓋天意也。是山按圖牒爲蓬萊之別島。實朱明之一洞天。蘊祕韜奇。含靈蓄異。瑤花琪葉。鎭以紫杳之壇。紹敘乘烟宅以白雲

之洞。儞乃寶坊湍邃。祇樹幽深。紺殿晨嚴。鬮齋夕燎。祝詞祕奧。雖梵唄於五天。燕俗氛氲。散香雲於三界。有五色珍禽翠翔翥所。靈應繽紛而效祉。陰雲藹薆而復晴。其冥感有如此者。其他精廬靜宇。福地殊庭。徧歷焚香。皆遵密旨。大哉。元后之德。與天地合。元覽之應。相將升受。豈止於一祥一瑞而已。昔之王者。望祀山川。檢泥鎭。或求神仙以自奉。或求年壽以收永。我后則不然。恭默有道。至仁也。屈己從民。濟衆也。仁以因天下之基。衆以成天下之務。以稔歲嘉禾爲上瑞。以愛物養民爲長生。功成我不矜。能惠加人不求顯。有一于此。列辟納或難之。況齊于下流。雅頌洋溢。紬諸功德。播爲聲詩。不亦深乎。紳沐浴元化。剌舉朱方。欽惟聖作。仰止仙鄕。夫功以文著。事以頌揚。非文非頌。曷攄淸光。謹爲頌曰。

巖巖羅浮。鎭于南荒。三山一海。浮空而至。開闔烟嵐。苻蓊松桂。斎異康時。宅靈瑞帝。吾皇撫運。惠綏四時。名山大川。罔不肅祇。乃建中閣。民祈福禧。法會攸啓。天意聿篩。皇皇者華。將命精潔。偶嶠香降。博山焚爇。川祇薦瑞。天龍生悅。五色盡彩。翔飛冡浣。時旣平兮歲亦豐。聖有作兮佛感通。慧日一照兮昏衢曉。慈雲廣覆兮火宅空。被聲教於海外。躋仁壽於域中。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惟聖德與神功。

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二月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史館知廣州軍事兼市舶管句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高紳撰。

遊羅浮題名　蘇子瞻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居士遷于惠州。艤舟泊頭鎭。明日肩輿十五里。皆二十八日至羅浮山。入延祥寺、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遠甚。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二里冲虛觀。觀葛稚川丹竈。次之朱眞人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山。坐遺履軒。望麻姑峯。方飲憩。道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旣醉、復宿寶積中閣。夜大風林木甚有聲。晨粥已還舟。忽花首寺。從遊者、幼子過。巡檢史玉。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觀道人陳熙。山中可遊而未暇者、明福觀、石樓、黃龍洞、期明年三月復來。

度牒題名

聖人在山。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羅浮之祀。載諸圖牒。其爲名山也、昭昭矣。香火之奉。實自晉代。著於唐朝。在明皇時、詔歲度道士二人。所以歲祀事者。可謂嚴矣。至宋朝著令。歲以十月下元節日、長吏醮山以禮事神。有加前朝。天子致吉蠲之告。無事祕咒曰。惟爾民是祈。臣子效尊封之義。無所歸報曰。惟吾君是祝。遐藥揭虔。亦旣有年。聖德格天。山祇效職。故符瑞之貺。不求而獲。迺淳熙甲午。守臣王寧奉祀于山。而慶雲起于祠所。五色輪囷。茲實太平之應。繪圖奏上。有旨三歲放牧。賜冲虛觀道士一員。專修祠事。獨敷休哉。所以報神之意厚矣。而有司以故實藩駁。謂非格例。再奉御筆特免執奏。應天下名山、不許援例。豈不爲山間盛典乎。省樹黃冠。茂膺聖渥。焚修之外。其思崇眞體道。以仰副朝家崇奉之美意云。度牒頒降。始自淳熙丙申。自時厥後。億千萬年。祝天子壽。則題名續書于左方。作度牒題名。

領得一。丙申李惟一。己亥呂致祈。壬寅李道昌。乙巳區致祥。戊申丁如愚。辛亥呂得固。甲寅羅翁輔。丁巳鄭清俊。庚申祖道光
癸亥胡具慥。丙寅黃抃光。己巳羅師安。壬申秦崇真。乙亥陳守中。戊寅劉守仁。辛巳黃守元。甲申鄒師正。丁亥以後失錄。

羅浮圖誌後跋

王胄

世言神仙之境，皆曰蓬萊。蓬萊爲弱水所隔，昔童男丱女，老死於漢舟中，竟不獲見其髣髴。茲分一島，而爲羅浮，名公鉅卿，孰不願一見焉。然心慕巖泉，身係社稷者，不及至也。仕宦離邈，職守有拘者，不暇至也。進退自適，修遠是阻，不能至也。是故仙境雖可慕，能一至者幾人。至者亦有矣，能遍歷者幾人。黽勉一遊，必徧歷而後已，惟有心者能之。然洞天之本始，仙聖之源流，史傳之紀載，幽居之隱淪，動植之靈異，前後之吟詠，不可以備知，詎然而歸，亦無益也。甫此郡掾郭公之美，嘗爲羅浮山記，郡侯譚公梓，又嘗爲羅浮集，皆爲有心於此山者設也。今集二家之萃，編爲成書，曰羅浮圖志。凡地里廣袤之數，巖洞泉石之名，祠宮遊舍之居，異仙高士之迹，宸奎聖翰之煥炳，符瑞寶鎮之璀璨，與夫一草木、一禽蟲之有異於人間者，靡不詳訪而備錄之。而又搜尋古今之碑記，以實其言，收拾士大夫之詩詞，以備其事。記錄有據，編次有序，留題之多，因其題之時，相爲先後，無復以職位崇卑論，庶幾後來雄詞雅詠，踵亦接續而書焉。是編既成，可以窮數千載事於須臾，覽數百里境於指顧，名公鉅卿昔之願一見而不可得者，茲不待躬履而得之矣。刻諸琰石，藏之琳館，是亦山中之一寶鎮也。敬志于卷末云。寶慶丁亥閏月望日，清源王胄希識書于郡庠之圖史。

續跋

鄭萬

記錄名山，千載事也。非胸次容乾坤，學力到今古，筆端妙造化，曷克當之。昔人入廬山讀書，見郡記論徐凝瀑布之詩，與李謫仙並傳，而不覺失笑。又有遊仙都得舊誌云，山桂上有黃帝鼎湖，而未知鼎湖在陝之湖城，則惘其博古不精熟也。蓋取予不到，無以逃作者衡鑑之目，考訂不實，尤難乎寓後來雌黃之口。今天下名山，率有記錄，如其傳以成訛，僞以誤真，一時筆削不及研細，或爲士大夫所嗤黜，則終古瑕纇，反爲名山累。羅浮舊有山記行於世，疎脫餡路，甚於前失，適若朱明爲第七洞天，泉源山爲三十一福地，道書所載者甚備，而舊記乃從而略之。葛稚川，單道開，俱西晉人，隱於羅浮，東坡子西行山記，皆恨山中人知有稚川，不知有道開。此自有宇宙，便有茲山，名勝異境，飛仙蛻客，直可指計，而此乎不錄，則所記者謂何。武周紀功之碑，齒近龜詭，延祥冥報之事，跡涉怪誕，似不足厠齒牙於名山，而夸詡其事於簡牘，殊覺清泉白石，有塵俗狀，而無物外意。然則名山而遇若人，猶爲未遇也。是惟先生以倫魁儒望，策仕郡庠，於羅浮一覩面目，傾蓋相友，簪嶽酌泉，泰之泉間，訊稚川之竈，傲睨文惠之碑，贊遊戲東坡之翰墨，胸次脊其學力，學力副其筆端，有所寄興，歸呂開奏，凡所以品題奇勝，賞發幽潛，若神物爲之呵護，適沖虛道士鄒師正，以圖誌請，欣然許之，於是殘碑斷簡之遺缺，村童野叟之講問，佛言內典之散漫，懸崖粉板之故新，成就蒐括，析分戶門，類一洗舊記疎略窳漏之失，而羅浮事蹟宮而臨，精而復略矣。使閉門而討，亦可問津涉涯，況率簡來遊乎。所謂藏山之秘寶者也。萬摳衣從先生後，編成而嗣萬校讎，以寫琬琰，萬

竊自念，遊聖門者難爲言，詎敢措辭。抑觀諸易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天高矣，而畜於山中，此厥大於小之驗，孔子所以登泰山而小天下也。始之於邱垤也，唯見羅浮之大，今之於羅浮也，又以見先生之所以大。敢錄其所得於先生者，以附於編末云。寶慶丁亥六月既望，門人免解進士鄭萬謹跋。

續跋

朱篆

羅浮，天下之名山也。府教先生清源王公，天下之名士也。以名士遊名山，爲之歌詩，以紀奇勝，爲之圖誌，以紹久遠。雖生泉石，煥發幽祕。山自東坡而後，百有餘年，而復一遇者也。公將遊山中，山有百歲得道之士，樵處石洞，晨興忽汎掃庭戶，語其徒曰，貴人且至。越明日，而公果至。道人起敬，從杖屨後，備詳宿乃去。異時歷節來遊，有迫之而弗去，獨惓惓於此，意者與寄高遠，趣尚幽雅，然方寸與造物者遊，而方外之士，神交心契也。聞宦，昔歐陽公初仕洛陽，遊嵩山，見蒼蘚成文，丹書四字曰神仙之洞，世傳異仙遊戲人間，必爲瑰奇名世之士，其歐陽公之徒歟。王公倫魁南省，他日名位德業，當不減於歐陽公。而且發軔於羅浮，視嵩山之事，亦復不異。敬於是編之末，表而出之，庶幾觀者有所考信云。寶慶丁亥六月中澣，門生鄉同進士出身朱篆謹跋。

題東坡先生雜帖後

陳申

先生謫南，留惠四年，家于白鶴峯下，而杖屨往來羅浮殆居其半。方其得祥玉京，托興物象之表，妙語縱橫，當不可勝紀。今觀羅浮集，皆漏略不載。申官學是州，求訪先生遺文，無一得者，其筆墨真跡，藏於人家，

想倘有之，亦莫能致，乃搜先生文集係羅浮述作者，得雜書十五篇，逸亡之餘，所見者此耳。嗚呼，仲尼之存，或削其迹，而步冥之後，履藏千載，自古聖賢，還晦於一時，而晨暴於無窮者，固若此。今公議稍伸，先生之緒言遺事，人爭諷錄，況於文章乎。其見寶於世，與秘藏遺履，孰爲輕重哉。好事者掇采而鋟傳之，此區區所望也。紹興乙卯，長樂陳申謹序。

羅浮山沖虛觀化緣疏語

伏以胡蝶洞天，傳鐵橋海眼之異，龍鬚竹老，號石樓瑤池之雄。是人間第七洞天，况山中又一福地。水簾捲起，蓬島浮來。飛雲頂望見潮生，夜半時早知日出。梅花開處，空翠羽之啁嘈，燕子不來，向碧塘之寂寞。奈歷歲涉時之浸久，致內蛛外蟻之交攻。遊蜂依酒盃，留推戶，損飛絮亂蒸子，亭廢壇荒。雖然開口告人難，但要出手做事易。葛稚川丹竈，震風凌雨之晰幪，單道開石龕，上棟下宇之壯麗，可謂天開勝境，地闢名山，國重典彝，崴嚴醮禮。我郡侯文行忠信，可行蠻貊。今皇帝神聖聰明，一似堯禹。山裏豈無真宰，相地行也有活神仙。是人皆可結緣，此事一了公案。謹疏。

賦

羅浮山賦

李南仲 知惠州，中神童科，南陽人。

羅山浮山，東西相聯，脊開通句曲之洞，號朱明之天，連延大江之外，崛起滄溟之邊，乃百粵羣山之祖，與

謝而以齊肩。鐵橋鎖乎絕頂。石樓峙乎半巔。登覽遐極。俱在乎掌握之前。海嶼逶迤。何其小然。周五百二十七里。列四百三十二峯。源洞溪谷。數千百並。并包廣博。光大含洪。開者如盂。徵者如鐘。銛者如戟。轉者如弓。悴者如老。卑者如竟。曲者如臂。亂者如蓬。排者如掌。聳者如嘴。平者如几。圓者如龍。展者如鳳。猛者如熊。呀者如虎。蟠者如祖。其要妙淵極。不可形容。橫。然其若倨。儼然其若悲。曠然其若鐵。藏然其若蒙。明然其若覩。豁然其若聽。不曖不昧。孰爲始而孰爲終。蕨羅羲晉。惟道之從。又若佛老之宮。瑞氣純融。鮮芽諸曲。丹碧跨雄。藻石瑤璨。溪水玲瓏。山之珉瑕。竹之籠翠。翠雀玉色。藥蘂千叢。寢寶兮丹砂道窟。岌巖兮瑞霞隱窈。懸崖斗折。非人跡所通。此粗爲大者。纍舉其宗。其餘鎖鋼。安可搜窮。群岩隱霧。朝夕隆朧。時有岸幘羽服。野人山翁。忽去倏來。不知其蹤。綃長生而久視。亦往往間有乎其中。時有萬舶乘風。不知西東。瞻我峻極。烟光紫茸。洞谷嶽崢。開乾闔坤。怒風叫號。畫膴四門。恍然之內。隱隱若萬兵之屯。豈非呼吸號呂。有鬼神之湊萃。徐而萬籟息。朝霞斂。日月光耀。氣象始溫。又或午夜瑞森。樂池奏音。步黠妙韻。彈絲擊金。疑有雲和之瑟。空桑之琴。得非許谷幽邃。縹緲有列仙而下臨。西□乎羅織之境。東走于玉屋之深。瀛洲方丈。名擅秀岑。抵乎北向之戶。如旬漏與桂林。莫此蟄宅。朋來盍簪。想夫列席環坐。開扉冲襟。珠璣璨瑤庭。寶金翠琳。海桃盤薦。左右綢繆。冥漠之恬澹。惘世網之浮沈。翛然往返。不繼以羅。鼻息萬里。瑣縞之駭駭。千變萬化。非至神之妙。孰能考諸。客有覽予之賦。從而詰曰。子之言、則當矣。事、則備矣。宜、則博矣。然予竊有議者。惜夫二山之居在南方之遠。僻去天子之上都。邈乎數千百里。疏嚴浩博。少見遊於王公。靈蹟幽渺。未彈紀於文史。比泰華及嵩高。未可齊其班爵。愚乃從而辨曰。子之所云。未燭厥旨。昔者。大積之判。洪濛之始。纖堯水之九年。汎濫絕其涯涘。費茫茫之無垠。亘嶠南之絕底。赫赫上帝。眷然閔此。以蓬萊之三山。分一支而遠徙。東浮海以合焉。謂博羅兮有以。然後驅蟲蛇而歸之山。逐魚龍而赴之水。天地復位。日月正晷。乃有州閭與鄉黨。遂知君臣與父子。以陶以漁。以耘以耔。出粟米與犧牲。供郊廟之祭祀。則是山也、遂鎮炎荒。上正星紀。惟金三品。楩楠杞梓。翡翠羽毛。虎豹犀兕。竹箭丹砂。橘柚綿荔。珍角瑇瑁。元龜象齒。石蜜山蕉。黃精白芷。蟣屈龍骨。桂香桐葉。先貢賦以充庭。何九州之敢擬。足以璨上國之文章。增皇家之盛美。翊以嘗祀融之宅位。贊冥圭以乘離。譬行雨施。產英孕奇。其在國家。有大縣祈。驛使奔走。帝誠肅祗。投金龍與玉版。指道路以奔馳。將事之夕。明燈熒斯。乃至翔鸞舞鶴。繞殿紫芝。仙壇祭訖。宜室受禧。萬有千歲。景福介時。俾昌而熾。允王保之。帝子皇孫。慶流本支。獻南山之壽誠。天保之詩。與夫他山頑蠢。徒當乎四遠之逆。壘飾別館。止可事于遊嬉。吮毫探吻。但發夫負磐名之所爲。於功業兮何補。於造化分何裨。豈比增高爲地。與美天基。發固南極。鎮安外夷。巍巍隆隆。無窮無虧。寢宅秘軸。文采葳蕤。瑞牒斯著。又奚徇乎塡區之遠。而客乃駭汗退席。斂容就卑。歎管窺之淺淺。小子什莫之知。而今而後。安敢措之以辭。

羅浮志卷十

詩

羅浮。舊有題詠。騷客振響。林壑增輝。歷年既久。散逸尤甚。後來收錄者。雖云富矣。然精粗相雜。工拙莫分。予因擬其英華。芟其鄙俚。首紀神仙之詩。次錄唐宋以後諸作。若夫播大雅之音。騰金玉之奏者。尚有俟當代名公鉅卿。與賢才逸士云。

神仙　羅浮神仙留題（昔藍相傳此詩題在上界三峯□□□者得之蘇以說騎遊今石上詩□□!見）

千徑風光遍不開。洞中樓閣鎖瓊瑰。羅山萬仞雲中起。浮島一峯天外來。五嶽神仙多往復。九霄鸞鶴自徘徊。葛真花隱丹爐畔。掩映麻姑鶴繡臺。

八仙詩（古今相傳有八仙共飲於當樹下岩杯盤上飲畢題詩於石上鐫刻殆石歲久字半漫滅）

溜流詩瀉溪澗。激石穿雲灑復旋。琥珀杯深誰共飲。八仙齊自賀遐年。

黃龍洞無名仙詩三首

雲外觀山出怪奇。雲間標緲立多時。鑿丹有力如何負。泉錫無源底內移。千古流傳成勝跡。幾人怪採得眞機。邀留爲愛黃龍洞。松下閑尋一局棋。

白鶴歸來歲月長。人間名利久相忘。心傳六洞丹霞訣。口詠三光紫府章。雲裏泉流芝草潤。山間月近桂

枝香。清遊恰欠麻姑在。好約同來醉玉蟾。

黃龍洞內石佛起。中是神仙地。盧巖遙透武陵源。變作七星泉。

貞陽鄭介穉葛仙詩 有序

唐時。有人避地入觀源洞。見石室壁間刻柳川詩云。松門石徑苔芳草。落花滿院香沉沉。及再觀不見其處。恨不記其全篇。介為足成全篇云。

麻姑峯頭黃鶴歸。柳川篋上丹霞棲。寒猿嘯木山月白。正是仙人朝斗時。遊天境象何盡杳。松門石徑苔芳草。落花滿院香沉沉。穩似劉郎應解到。碧溪數聲連舊篇。夢回已覺松牕曉。

憶羅浮 古成之 河源人。仕綿竹令。□城仙去。

相思天一邊。知在石樓間。高臥人稀到。數峯雲共閑。仙方新更試。易破舊竹關。好探盤頭信。時應有鶴還。

又

憶著羅浮最上峯。當年曾得寄凡蹤。憑欄月色出滄海。欹枕秋聲入古松。採藥靜尋幽澗泥。寄書閑背白雲封。紅塵一下拘名利。不聽山間午夜鐘。

羅浮無名仙人詩 天聖道人遊石洞。於其壁上見此詩。云是元山人所題。此詩蓋羅浮道人作。

羅浮先生居道流。飲泉漱石輕王侯。壺中日月長來往。物外乾坤自在遊。劍氣衝開山月曉。琴心寫破洞天秋。相逢莫恨無多日。袖拂紅塵歸去休。

寄羅浮道士 呂洞賓

羅浮道士誰同流。草衣木食輕王侯。世間甲子管不得。壺裏乾坤只自由。數著殘棋江月曉。一聲長嘯海山秋。飲餘回首話歸路。笑指白雲天際頭。

贈鄒金垣歸羅浮 曹仙姑 仙姑嫁於鄒。非何仙姑。

羅浮道士真仙子。羅出樊籠求不死。冰壺皎潔水鑑清。洞然表裏無塵滓。叱咤雷霆發指端。蔵邪役鬼篆飛丹。朝吞清氣松聰暖。夜禮星辰玉簡寒。琴心和雅胎仙舞。屏絕淫哇追太古。幽澗蒼森海島風。篠管錄綠江天雨。昔居僻在海南邊。溪上閑想洞裏天。鹽鼠九苞飛檻外。珍禽五色舞花前。金絲鳥語紫河車。青霞路嶺鐵橋斜。羅浮自古神仙宅。萬里來尋況是家。我昔聞中方幼稚。當年曾覽羅浮記。形質雖拘一室間。精魂已出千山外。如今親見羅浮人。疑是朱明峯上真。劍氣袖攜三尺水。霞漿杖掛一壺春。松姿鶴步何蕭散。風調飄飄絕俗眼。彈琴論道極精微。追隨永日忘疏懶。吾師出處任高情。止則止兮行則行。富有溪山寧顧利。貴懷道義不干名。我今寄跡都城裏。門外喧喧非入耳。土牀布被日高眠。不為公來不能起。問公去速來何遲。得接高談難許時。白雲偶向帝鄉過。去住無蹤安可期。我亦韶華斷羈紲。何異翻蓬與飄葉。相逢邂逅即開顏。禮樂何曾為吾設。志同笙磬合宮商。道乖肝膽成胡越。相近未必常往還。相遙未必長離別。翻然孤鶴又南征。寄語石樓好風月。

贈冲虛觀道士 白玉蟾

吾師有道親。山水窟中人。無著故無塵。是僊還是真。煙霞供笑詠。泉石蘊精神。何日分峯隱。誅茅願卜鄰。

次水簾洞韻

天上真珠直下垂。更無鉤箔捲塵埃。青鸞白鶴從教入。紫詔黃封不用來。夜月祇為蘇鄰照。曉風端與葛黃開。縱饒展掛長千尺。莫掩羅浮紫翠堆。

羅浮

鐵作橋梁鑄作蓋。石為樓閣水為簾。歸來猶向相傳語。記取前回白玉蟾。

飛雲頂 此詩在冲虛觀。此詩是丹訣傳。與都師正不能自信。惜並與樓名。

飛雲頂上開闌干。夜半海浮出玉盤。捲起水簾三百尺。松風吹度鐵橋寒。

羅浮歌朝斗回作

紫府飛步謁瓊樓。回首人間只一周。鸞鶴寫山上起。月沉碧海水中浮。香煙欲斷歸來早。羽翮相迎未敢留。盡說塵緣知路。瑤池花木未應秋。

羅浮奏章回 無名氏

玉殿朝元夜已深。三千世界靜沉沉。微微花雨霑琪樹。浩浩天風動寶林。煙鎖翠嵐山頂上。月明碧海中心。步虛聲斷一回首。十二樓臺何處尋。

騎鶴吟 白玉蟾

羅浮山中春晝長。風吹蘭花滿面香。博山香斷一欹枕。飛神直到玉帝旁。火鈴將軍同直舍。忽覺羽衣旋羽翮。三千神女笑回眸。紫鸞端簡趨下。奏言臣昔因蹈酒。醉墮紅塵如此久。袖藏一卷玉雷書。進前再拜重稽首。今朝天開九虎關。乃將見帝玉皺顏。令臣奏畢速回首。下界一去思帝難。此時侍仙小黃散手執金書貼玉版。精神縹緲素光中。不覺瓊文照心眼。於中最妙何所言。青龍命下蒼蒼悅。胸擬南辰開地眼。掌翻北斗透天門。香煙未滅烏雲走。風驅火豬逐鐵狗。紫籙飛出碧霄中。劍光只見雷聲吼。夢回無人可與言。一嘯天地陰晴分。

桃源洞

因訪霞飼傍柳陰。不堪風景把人推。松杉十丈入斤斧。夏屋數間俱劫灰。道士看心歸丹竈。兒童勸我舉盃。誰知自有長生訣。獨步白雲歸去來。

詠懷 大曆四年在潭州。而歎益老於羅浮山。 杜甫 字子美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颻桂水遊。悵望蒼梧暮。潛魚不銜鉤。走鹿無反顧。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衣食相拘閡。朋知限流寓。風濤上春沙。千里侵江樹。逆行少吉日。時節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多憂污桃源。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愛各馳騖。羸瘠且如何。魄奪針灸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怒。終當掛帆席。天意難告訴。南為祝融客。勉強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

禪房懷友人岑倫南遊羅浮　李白(字太白)

娟娟羅浮月。搖艷桂水雲。美人竟獨往。而我安能群。一朝語笑隔。萬里懽情分。沉吟綵霞沒。夢寐群芳歇。歸鴻度三湘。遊子在百越。邊塵染衣劍。白日凋華髮。春風變楚關。秋聲落吳山。草木結悲緒。風沙悽苦顏。朅來已永久。頹思如循環。飄飄限江裔。想像空留灣。離憂每醉心。別淚徒盈袂。坐愁青天末。出望黃雲蔽。目極何悠悠。梅花南嶺頭。空長滅征鳥。水闊無還舟。寶劍終難託。金囊非易求。歸來儻有問。桂樹山之幽。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在南昌作)　前人

桂水分五嶺。衡山朝九疑。鄉關渺安西。流浪將何之。素色愁明湖。秋渚晦寒姿。疇昔紫芳意。已過黃髮期。君王縱疏散。雲壑借巢夷。爾去之羅浮。我還憩峨眉。中道闊萬里。霞月遙相思。如尋楚狂子。瓊樹有芳枝。

將遊羅浮登楞伽臺別羽客(臺在廬陵)　李群玉(字文山)

清遠登寺臺。晃朗縱覽曆。溜泉嚥仙風。於此逍遙魄。冷光激遠目。百里見海色。送雲歸蓬壺。望客滅秋碧。波瀾收日氣。天自回澄寂。百越入掌中。十洲點空白。身居鰲鳥上。口詠元元籍。飄如出塵籠。想望吹簫客。冥冥人間世。歌哭不足惜。朅來羅浮巔。披雲煉瓊液。謝公雲岑興。可以躡高跡。吾將抱瑤琴。絕境縱所適。

羅浮山人與葛篇　李賀(字長吉)

依依宜織江南空。雨中六月蘭臺風。博羅老仙時出洞。千歲石牀啼鬼工。蛇毒濃凝洞堂溼。江魚不食銜沙立。欲剪箱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澀。

羅浮夜半見日　劉禹錫

陰陽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咿喔天雞鳴。扶桑色昕昕。赤波千萬里。湧出黃金輪。

羅浮　南岳僧小白

危閣閑登思渺茫。九天如在掌中看。遊人莫著單衣去。六月飛雲帶雪寒。

送芝上人遊羅浮二首　岳麓僧清絕

一瓶一錫十方遊。揮塵湘南夜語投。四百好峯在何許。寄師雙眼看羅浮。

此身政坐愛名山。投老來尋可得閒。遙夜相思千里月。想應騎虎度松關。

中洲　僧小白

棲層高閣倚巖扃。俯瞰塵寰仰摘星。盡夜泉聲混天樂。遊人好向靜中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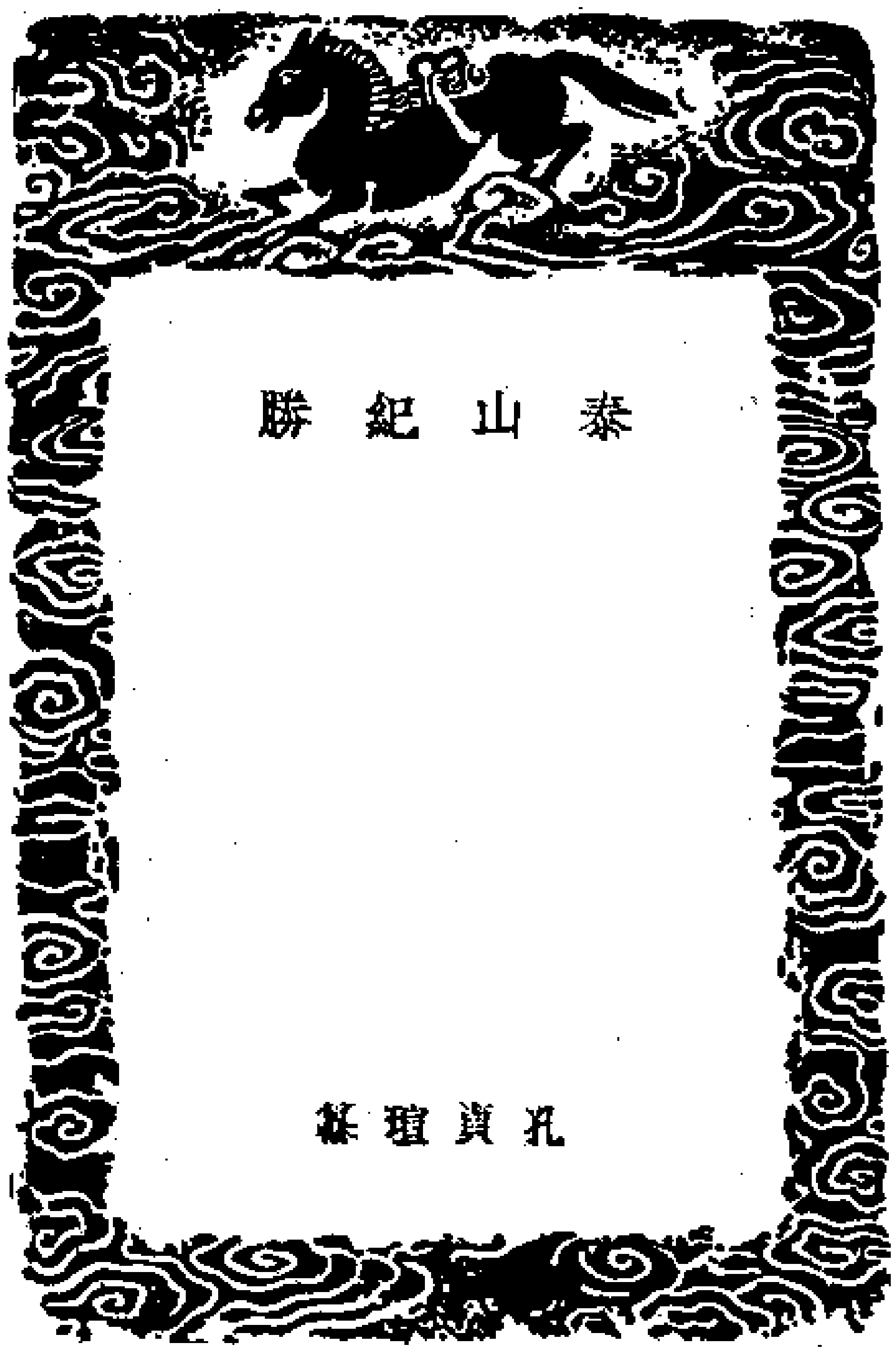
寄題羅浮軒轅先生所居　皮日休

亂峯四百三十二。欲問徵君何處尋。紅翠數聲瑤室響。梅檀一炷石樓深。山都遣負沽來酒。樵客容看化後金。從此謁師知不遠。求官先有葛洪心。

右羅浮志十卷。明東莞陳槤廷器撰。按先生事迹。具見各通志本傳中。明史藝文志稱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家有萬卷堂。多秘府所無之書。四方之士來借觀。必館穀焉。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先生詩。較孫仲衍不及。視李蓬南諸君似勝之。粵中山水。必首羅浮。據南雄府志有宋譚惟所撰志。迄今未見。是書則先生因宋王胄所輯與後人所續者。益正刪補。彙而成編。然如袁彥伯羅山疏。竺法真登羅山疏。謝康樂賦。暨太平御覽所輯數條。其最古者。均未纂入。仍未免缺略之憾。然今通行本。國朝長洲宋廣業所輯羅浮山志會編。蕪穢不堪。固不若是書簡潔謹嚴。尚見廬山真面。探奇者所必須也。亡友黃石溪明經。舊藏明初印本。宛然宋槧。吾與借讀鈔存一分。端居多暇。略為校勘。以付梓人。內有缺頁。唐子西佛迹記。據本集補之。而元長金丹世系記。亦載山志會編。殆經後人竄亂。至末云。自馬蓋鄭列仙傳諸書。實無至羅浮之事。朱真人亦非安期弟子。而元朗生孝先之後。豈師也哉。陳槤作志。據之以立傳。則謬悠之極。元長宋人也。而預料先生之傳是書乎。姑缺之俟補入。自序亦缺。即以山志會編所載者弁於其首云。十五卷。殆鈔胥者誤也。戊申長夏後學伍崇曜謹跋。

新刊羅浮志

羅浮。東廣名山。神仙窟宅。四方君子。或未能一至焉。所謂仙凡之隔。霄壤之殊矣。近得致政大參吳公。出示羅浮志。迺東莞致仕亞卿陳公所著。門人羅彥通編錄。大參重加裒集考訂。披閱之餘。不出門庭。山中仙景。宛在目前。遂捐俸繡梓。以永其傳云。大明成化五年春三月吉日。承事郎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知縣信豐胡[illegible]。



泰山紀勝小引

曩年登岱。未能領略其勝。歲癸丑。就祿泰安。旋以計偕。往來長安道上。席不遑煖。五月既望。偕子天木、安子貞吉、檄予登山。攜酒餌作二日遊。始得與山水作周旋。窮深蹈遠。怡然會心。思有以喻之於言。然詩歌拘於聲律。題勝乎文。雖古人避之弗擧也。於是隨其所歷名勝。紀以質言。以備異日展玩。使不忘於心。非敢質之士夫。曰可以當臥遊也。闕里孔貞瑄璧六識於岱下之弗措軒。

泰山紀勝

清 闕里孔貞瑄璧六甫纂

萬仙樓

一天門。歷萬仙樓。山路紆折。澗水瀠帶。樹木蓊然。望之如重堂邃閣。上通瑤府。雖萬仞初步。知其蘊藉彌深也。

經石峪

澗東有峪。乳山倒垂。說若萬笏。倚岩作石亭。左峯肱抱。中石陂斜平如掌。方數畝許。徧鐫字如斗大。相傳以爲晒經石。上有小瀑布。橫渦若矩簾。泛蝕經字。半雕落矣。布席陂中央趺坐。水左右來。濺人衣裾。欲身汲寒流漱齒。似非人間境界。

水簾洞

歷高老橋人祖廟望嵩嵩亭。皆遙通由翠趨乾。及洞忽轉而來。如肺腑際折。而飛瀑從西北來、淨如垂練。洞口藏簾中。水弱。時隱約可見。

玉皇廟

歇馬崖及玉皇廟。山容始肅。穆存當遐。疑無攀躋處。登眺者有儼若之思。其左側林壑尤美。上懸崖依巘

而東，松柏森鬱，人跡罕至，殊多勝槩焉。

迴馬嶺

山迴路轉，岐崗甫通，突而直山懸澗水，劃然阻絕，轉仄向東南，梯雲御風而行，纔達嶺巔，蓋山腹中脈絡盤紆，至此又一大折云。

快活三

盤曁陟雙廟西，眺扇子崖，如相拱揖，倒盤而下，路皆平圓，野花與岸樹雜發，點綴茅舍竹籬間，絕似平野村落人家，無復巖巖氣象，皆如接巖賓之後，忽遇好友，坦懷笑語，遙望對松山，另開一幅畫圖矣。

御帳崖

中路瀑布，惟御帳崖為勝，勢極斗峻，飛流濺沫，珠迸玉溶，下與龍文石相激映，崖上青石平，可坐數百人，諸水從雲間奔赴，頓覺冷然與人世迴隔，雖薄遊亦當作十日盤桓，砰上鑿痕尚多，疑是御帳遺址。

五松樹

始皇東巡，五大夫以捍衛功受封，不知後嗣幾年而沒，或者非甘棠遺愛，土人不復擁護之，幸後王寬仁，不奪其爵，迄今十八公猶襲名號，未詳是其苗裔否，其別族有獨立大夫，亦就衰拉矣。

朝陽洞

石嵌出雲，逼山背溯，入朝陽洞，避雨，洞中澄泉甘冽，礀上滴露如懸珠，道士以器承之，命曰石乳，宵遊後石屏，礧礌有奇致，西偏石筍人罕登，米萬鍾用六書古篆題雲根二字，筆法遒然生動。

對松山

冒雨行對松山，奇絕，雲填澗谷皆平，眼前斜飛，若輕絮積棉，推挽可動，仰視兩山，連然雲壓頂，上與松樹皺結，神合無間，忽悟松樹乃雲苗所鍾，感泉石之氣而生也，風動微露，鬐鬣若怪，龍藏雲霧中，瞰人欲搏。

十八盤

過大龍峪，分路西北，兩山壁立，中通一線，仰窺天門如鏡，險峭不可登，聯鎖為欄，緣雲傍躋，躋天門返顧，凜然動登高臨深之悔，雖自詡賁育，亦復氣奪。

新盤

東行入新盤，俯視羣山，錯疊如綺，懸雁刀五老諸峯，上猿子崖，度天橋，皆幽折可盤礴，舊謂舊盤似直臣，新盤似端士，一則磊落光大，巖峻不可屈撓，是冠裳入朝氣象，一則綿邈蕭疎，饒有風流，隱逸君子之所珍也，既登，少憩御香亭，遙望宮殿嵯峨，不知人間天上。

蓮花峯

殿外白蓮若供養，數峯擁立，花瓣寬平，又絕類蓮實，遊人多坐飲其上，眞在深入澗中，見化工位置獨巧。

摩崖碑

碑因山體為之，青石削立，橫直不可以尋尺計，光澤若劘磨，皆用八分，成梯空嵌行，人間唐開元年所製

也，碑底側有巨泉，陰滲滑冽，過人毛髮，千百人取給不竭。

具太山

一石挺立，或題聰明正直四字，命之曰具太山，世傳五岳眞形本此，甚矣人之好異也。

玉皇頂

玉皇廟倚嶽極頂，北望羣山萬仞，咸從拱扶，或若星羅，或若碁布，或若連營，或若聚羣，鳥獸龜龍，劍盾矛戟之形，無不備具，堪輿家謂之祖山聚講，有以哉。

紀異

山上下陰晴氣候不同，盛夏苦寒，御夾單衣，不免擁爐，時微雨新霽，紅日麗空，殘雲滿地，俯視茫茫，如陸海堆絮，積雲不知其幾千萬頃，客指示顧予曰，其下人家方陰也。

試心石

石銳僅可容足，下臨絕澗，常有道士鶴立其上索錢，過者駭且笑，謂是以命貿財者，夫以命貿財，寧獨一道士哉。

無字碑

無字碑，非碑也，度其中必有所藏，當是封禪文銘，或玉撿金函之屬，相傳一巡方惡其疑天下，命撤之，甫動其蓋，雷風驟作，說雖近怪，然其中有物焉，則斷斷無疑。

孔子崖

泰山惟孔崖極空闊，無障蔽，可以窮目力之所至，後卽山陰，路崖前二短碣，紀與顏子望吳門事，舊有講堂，今成荒烟蔓草矣。

孔子廟

廟在極頂之東，先年頹構復傾，基址尚存，碑記小天下數字，今諸祠鼎新，惟此未遑修舉，過者慨之。

探海石

一峯橫出，東指渤海，三面無所憑依，雨滑風烈則不可登，好事者或飲酒其上，是亦以命貿酒者。

望海樓

樓踞東巔，與玉皇頂路錯，夜晴明，早往候日出，星漸沒，微暉散綺，識輪將升，海霧盡赤，蕩漾久之，日突出海水，晃若閃鏡，轉睫間，紅光射目，不可逼視矣。

捨身崖

捨身崖奇險，以石投之，移時及地，微聞碯然之聲，愚民或擲身其下，常有遺骸掛住，不知何取，或曰墨氏之教也，夫墨子兼愛，其流弊乃至不仁其身，悲夫。

又

兼愛非中也，然摩頂放踵，猶曰以其利天下而後為之也，夫棄物於江河以為廉，人則笑之，至於捨身而

無所利焉公乎爾。一先正刻經諸其旁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仁人之意哉。然不若泯其名滅其迹之爲愈也。

仙人橋

橋當絕澗峭壁夾橫石若橋。履之如將可陟。往往既過卻視。股慄不能遏。

八仙洞

由丈人峯下山陰道。迤邐而東。洞在北山之岩。危若鵲棲。鳥道一線。松阿結茅屋數椽。點塵不到。若或有隱君子焉。

石屋

石屋與八仙洞相連。然無徑可通。捫石如纍卵。緣藤附葛而下。行五六里始達。雲路迤折。緣山跨澗。嵐氣與松風相激盪。沾染襟袖。肩宇爲之浸綠。既至。峭壁團峦。聳千百仞。皆神工削成。展若列屏。曲若卷蓋。松生岩阿。間撐雲蔽日。上不見天。澗下松棚。如積霧蒸屋。亦不見地。轉側入黃華蓮花二洞。掬泉水飲之。覺寒泉中冷猶是人間滋味也。此爲幽陰第一洞天福地。徘徊彌日。喟然觀止。

日觀

天地絪縕浸淫溢沆之氣。以息相吹。野馬耶。塵埃耶。茫茫無所止極矣。況於微風薄霧。密雨濃雲。皆足障遮。而欲窮千里之目。迎初日。觀海水。其數往而不獲一觀也。則宜秋深冬初。星皎雲淨。夜色空濛如縠。天雞鳴。微芒生。凝睇久待。苦日不至。纔一轉睫。倏露半體若月弦。咸望厥色殷紅。箱光不曜。輪騰而上。少頃日中忽如一燈吐焰。次如炬。次如瓶。次如蠡。次如荷蓋上黃白下紫赤。類薄蝕狀。又次如荷蓋覆瓶之倒置。最後如炬燈之燼盡。其初爲海氣所蒙。蠕蠕既盡。然後全體昭融。晦芒四射。趨蹌前卻。若危船簸浪。鶻盪心目。神體爲之不寧。日下積霧色正黑。根而頂霧之下。忽出白練。長可竟天。與客相顧錯愕。驚嘆曰。是非海水耶。古之人不予欺也。

觀海石

觀海石在仙人橋畔。石筍前茁。闊僅尺許。三面深塹。洞黑無底。蛇行匍伏。始克一登。睥睨左右。頭目眴然。竦咳欲號。心神怖悸。移日不怡。古人擇地投足。非周行不履。恐蹉步偶誤。自貽之戚。

小蓬萊

小蓬萊在東澗。湍湍迅激。巖石若傾蓋。亭午見日。盛夏拉一二清放之士。脫山樵。布几中流。壘石蹲坐。浮觴避暑。相與和歌。歌曰。滄浪之水清兮。乃以濯我足。下有寒澄引溪。風作颼颼聲。頓覺轉炎爲涼。驅夏徂秋。不知世間有煩惱事。

王母池

池受小蓬萊之水。深廣可勝小艇。左呂仙洞。右蘊玉瑟。夏秋山水暴漲。聲沉沉作江湖吼。震搖城市。如殷雷未吐。郡人有竟夕不能寐者。

四陽菴

背倚左腋。幽邃遊憩。爲黃冠燒煉之所。遊覽者會旂弗斷。僻故也。唯僻故勝。南望徂徠。若几案可憑。式旌想竹溪六君子之遺風猶有存者。

明堂泉

以明堂名泉。誌其地也。左謝過城。小山。寬平方里許。中有馳道。疑卽明堂舊基。或曰。以脅侯歸用謝過之故。泉一線。涓涓濴折入汶。掬水濯纓。穆然動懷古之想。若漢明堂在州東北隅。倚左腋落脈虎砂。異礎首水口。逆登道形勢亦勝。近鄉大夫卜兆焉。

普照寺

寺隱山坳。脊嶺間之。鐘磬隱然。而寺不可見。路轉峯迴。則已至也。林木蓊鬱。松篁飛雨。異氣盤光。輪囷其上。高僧往往卓錫焉。東溪幽勝異搆。排澗流而東之。築堂其衝。岩阿種菊。皆徧。命曰菊圃。導流南注。爲石塘九曲。蒔荷搆軒以夾籬。清夜弧往。臨池取月。坐石邀風。不知僧之非我。我之非僧也。

投書澗 三賢書院

三賢書院。背倚奇樹。列峯拱抱。孫明復著春秋發微於此。石介侍立。石猶存。上有遺痕。投書澗稍院東偏。胡安定十年不歸。得家問。見平安二字。輒投澗中。古人勵志精勤堅苦如此。其卓然表見於世非偶。故今遊者芳其躅。居者榮其名。

三陽菴

菴與普照寺共一羅城。乳峯鍵結。投書澗爲之限帶。由書院螺旋而上。五里許抵山門。青松落陰。雲物冷冷。層巒斷壁。積翠欲流。殿宇數十楹。各有牧祀。其左殿龕下。龍口吐泉。承以曲池。滑行出香積。手掬注釜。煮粳蔬。皆香冽殊常。緣丹梯轉上界。多煉坐幽洞道人。往往解蟬蛻者。西北峯陪參差。飛瀑如練。俯視城郭。與舊里相錯。慨然丁令化鶴之感。

白龍池

靈雨颯颯。或有窟孌。匯西北諸壑之水。流爲渿河。經大峪口大石峽。白石燦爛。沙水澄鮮。石鱗魚生焉。

二丈崖

西丈崖。由會仙菴過仙人影。峻若建瓴。而北丈崖如懸修瓷。噴萬斛真珠。奔騰來合。遙望之似雙龍飲澗。其西北復懸二瀑。萃于竹林。四水亂落。相助奇焉。

仙人影

天地泡影也。泡影之中。涵影萬狀。致足樂已。生而不息。去而不留。何居仙人之留影也。西上危岩。得山之半。峯青而影白。宛肖人形。眉鬚衣褶皆具。俗呼仙人影。昔始皇遣方士求海上三山。若將可至。風輒引之而去。留見之焉。然則蓬萊方丈瀛州安期羨門之屬。皆影而已矣。銘曰。天地闢。寅會昌。萬八百。形影張。神生象。化流光。去不息。顯若藏。造物功。妙難量。若有人。山之陽。薜蘿衣。雲霞裳。發西極。從東荒。立僧阿。指扶

桑。丹藥就。形獨傷。賴彭在。劫不戕。人間世。日促忙。嗟終古。自徜徉。

竹林寺

西谷幽邃。曲徑緣隆一綫。過北丈崖。勢忽開朗如月滿。古木交天。濃陰匝地。泉竹清勝。每雨後晨雲覆寺。日彩薄之。寺影輒懸雲中。如蜃樓。世傳老僧插麈化爲天麻。故天麻生竹林者良。蓋靈氣所鍾歟。觀唐詩般勸竹林寺。又得幾回過。悵然增感。

扇子崖

由竹林躡澗陟西山。荊棘叢葺。險澀無蹊。攀茅尋樵子履蹤。取道轉突崖懸棧。達玉皇洞。聞犬吠雲中。雞鳴天半。訇然色喜。按行劉孟子藝壘。寬平宜寺。旋登二嶺。始抵崔嵬峯。如扇面障空。因以得名。列嶂皆犀利棘矜。傲岸不俯。似欲抗衡岱宗。而力不逮者。遂號傲來。西南峯底。洞竄巨蛇。常就道人丐食。忘機不驚。山陰洞極幽。容數百人。中有碌碡几榻。可以避世。孟子曾竊踞其上。俗呼牛王洞。意必牛劉聲譌耳。甚以名豈不聞。然則名可忽乎哉。

九女寨

孤峯絕澗。深藤密箐。山鬼叫嘯。岩鶻飛騰。門多麋豕豺虎蹤跡。空庭落葉。廢宇封塵。明月清風。自作來往。鼠竄丹竈。蠹蝕秘詮。忽聞松柏謖謖。蹩然空谷足音。

社首壇址

封禪者何。上下祭之義也。增土而築曰封。除地爲墠曰墠。變墠而禪。神之也。規做閣丘方澤之意。紀傳七十二君。自虞舜巡狩外。事不著於經。文不垂於世。蓋戛戛乎難言之。禪祭或於社首。或於云亭。或於梁父。或於徂徠小山。卜地得吉則用之。或曰。從營蹕之所便爾。社首逈接蒿里。西北有洞。幽深不可測。明初得玉簡十。宋真宗祀后土所瘞也。流俗矯飾以誑。怪幻窮之說。以愚蠢牟利。遂爲龍斷。殊神先生所不道。爲其矯誣而不可訓也。

岱廟 漢柏唐槐

岱廟東嶽。正祀歷代柴望祭告之所。殿宇弘麗。繚以周垣。樓堞百雉。中有漢柏唐槐。斯篆邕隸。其駐蹕環詠諸亭。藏有今銘刻甚富。今海內所奔走而禱祀者。賴先獲濟而後酹神。不詳所自防。抑或東嶽非小民之所得祀。故假借祀碧霞云爾乎。

天書觀

宋真宗藏天書處。或曰在鐵塔之下。今無稽焉。

靈應宮

明萬曆年建。宮殿鉅有。鎏金寶閣。烈日中騰光飛焰。

陰字碑

登太山謝天書述二祖功德碑。在城南北向。宋真宗御書。王欽若文。文典雅有清廟氣象。審端疑有明堂

氣象。世稱雙絕。或謂岱嶽東巖平削。欽若欲摩崖紀功。與唐八分並峙。且成其額。真宗謙讓未遑。勒碑山下。取對越之義。其字完美。說者於欽若不取其人取其文。於真宗不取其事取其書。

雲亭

雲雲亭兩山頭立。遶折一逕。上有真宗御製碑銘。去城二舍。背負五嶺。襟帶汶流。岱陽勝地。

梁父

今所號梁父。有疇無山。按志距州百里。竊疑非是。先聖詩曰。徂徠其高。梁父迴迆。因知梁父與岱必近。或山側之傲來諸峯。古今異名也。

黑龍潭

太山東六十里。曰黑龍潭。驟雨如瀑。衝山壁立萬仞。若鬼斧劈裁。下臨巨潭。灘頭迸湧。神龍窟宅。每陰雨。雷自潭出。隱隱若嚴鼓奔輪。水陰洌逼人。毛髮皆豎。臨望森竦屏息。無敢高聲咳唾者。

夾谷

按記夾谷在祝其山。皆石闌險隘。北下二十里。歷大小石棚。皆鼠穴鳥道。不通車馬。躋險會祝其。非便。或別取坦道。迂迴而至歟。抑大聖人作用。以禮信爲甲兵。恃險投險。皆非常情所及耶。

顏神鎮

東岳繡幅。山水明秀。得海岱之精胚。地產鉛煤。粒土如金。潘水金嶺之所交會。泉石清瑩。鮮泥滓沙礫。東留肯渤。泱泱大風。

青雲山即黟山 金斗山附

金斗肥枯。青雲瘦潤。雖峯嶺削。翠色可摘。倩若芙蓉叢出。與華不注如出一塢。有桃塢松林龍門飛泉之勝。至觀音坪。寺僧例勸止焉。曰香香。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此止境。非盡境也。緣石縫仄行。入山陰洞。穴隘仰視絕頂。四圍巉峭。垂鎖延登。坂峻塹深。俗呼閻羅鼻。險可知也。巢在石成一片。無斷續接落之痕。瑩光纈渠。臨風遠眺。東蒙雲物。飛入襟袖。欲下。目眩魄奪。始信昌黎華山投書之事。按碑記崛起平阜。矗立天表。秀絕倚施。奇象傲特。蓋岱方之弟崑。岱宗之襟帶。可謂善於名狀矣。

宮山 古新甫俗號蓮花

漢武東巡。其雄心闊目。睥睨傾漢四海。踔蹶五嶽。適獨瞪睎於此。建離宮。何居。曰。彼有取爾也。新甫著乎魯頌。以離宮故。更今名。九峯如蓮。因號焉。世祀大夫。香火極盛。士大夫遊者輪蹄頗眾。名山湮鬱。如斯地之士。不遇知己。使孤標自賞。不亦惜乎。山東西有兩候城。逕岡複嶺。蜿蜿蜒蜒。遠山環衛。勢如登機。北眺九峯攢翠。蓮瓣半吐。如天水碧盧。精華在隱見之間。及山麓諸勝。皆斂不露。轉訝亢直。不愜所望。陟天門。忽開異境。始知大美中涵。屏褶曲澗。百折不窮。過快活三。登蓮花砰。觀石梁飛瀑。嘆爲奇絕。蓋山腹結穴要地。彷彿御帳崖。而深險過之。及漢五丈夫松。虬枝蝌幹。龍攀蛟斝。若欲與秦松爭衡者。長生池上下兩塘。潛相灌注。下塘金鯽。或泝行出上塘。頗有禹門登龍之意。其上奧雲洞。外狹中闊。可布几席。夏秋雲從

洞出。滴露如雨。開小渠。引洞外激流有聲。觀音白衣兩巖。萬峰插天。離奇天矯。有天然石屏隔崖。如同宮異院。其腰絡突峯。如乳如鼻。如脬如餅。如龜如麟。如鳳峙。如龍蹲。皆錦疊綉錯有層次。而雲溪風隧中。怪砂帶水。枝驛橫生。如猪牙。如嚥嗑。如錐如鼓。如棲如權。如虹飲澗。如鼠尋穴。如柄投壁。如柱入臼。皆棘於跌宕。作鈎距閃撲之形。蓋其山皆抱胎。水知戀源。立則有據。去乃不躁。所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倚。綺麗宛實於之勝致矣。西北天河水。源藏雲根。曲澗承之。若淨瓶。白雲洞、人祖廟、挂斗巖。標緲天半。由懸遶轉上界。斷橋深塹。隔絕塵緣。柒鐵練猿跳而過。達新甫絕頂。峯顛鴉狩。百里外望之。蒼翠不盡。杜詩齊魯青未了。登獨望岱云附乎。山四週。有朝陽洞、仙人橋、仙人洞、老虎窩、麻塔堌、白雲堀、春榜溝、末子坊、三圈懸流之勝。竪離宮在山之陽。秋千石柱猶存。雨後或得遺鉚。誦觀新甫。宛肖岱宗。非比肩之兄弟。定繼體之宗子。但太山古稱。新甫秀麗。品其骨相。蓋其體而微者歟。

又

青雲華嶽之小影。蓮花岱宗之後身。斯以奇矣。問由底春榜溝諸洞天。嵌空玲瓏。俯有流泉。仰見日月。亂時人多入之。近如武陵之迷遊也。按峰山最爲玲瓏。由山腹可達絕巔。遊者快覩之蓮花玲瓏。鮮有聞者。則術僻之偶異。而山靈固不爲之顯晦也。

盤岩

岱西有長城鉅防。斐敬洞。綿亘百餘里。兩山夾道。一水中流。瀠洄百折。異島奇芳。足人耳目。中盤岩谷虛中如弧。路盤旋若將。山北道斷澗。怪石齒齒。似欲嚙絕塵世輪蹄者。有石梁可渡。緣隨村落。彷彿輞川。峯巒作百獸舉舞。其最肖者臥象行獅。天鐘之奇。象作朝態。獅爲走山。威形左顧。首尾驚悟。迸然生動。令人怪嘆化工之巧。林麓松柏外。多白榆紙𨯅。寺有積鐵。世傳達摩鐵袈裟。東北甘露泉。佛堂中發地得源。砌以文石。泓然渟瑩。中懸琉璃燈映之。洞見九淵。掬飲肌骨皆冷。心塵頓淨。潛行出寺。可引爲曲水分注。時有桃蕊流去人間。見者疑是武陵桃花也。獅口嘲闐。若下臨石棚。鳥雀皆馴。老僧撥飯食之。百鳥喧爭。飛集肩背。不避生客。始知李白居徂徠山中。鳥雀皆能呼而弄之於掌。非虛。古名賢雜蹟。在湖山都會者。非缺則毀。唯盤巖以僻獲全。完好無斁。榻之足成大觀。文獻無徵。其求之野。

泰山屆從

五峯如指。錦屏似帶。華山倚蹬。雞嶺清嚴。龍洞有透山之奇。謁山饒啄日之勢。河傳雪浪。峪號桃花。鳳岫偃凰。駝岡負子。虎窩與鵰窩補錯。石猴與石馬蟬聯。七十二峯。廟磴長空。七十二泉。晉通渤海。泉推趵突。爆珠激天。峯稱獨秀。卓筆出地。據山起千載之孝思。鵲湖壯一城之勝覽。坎水速艮。旋擬承乾。宗子端嚴。去天伊邇。故能拔此孤標。羣孫羅列。遂岱漸遙。始克受其秀氣。六駿之數。既已舉其一鴉。八駿之遊。尙期遍夫四岳。匪效尤於盤遊。實雅志乎向平。鍵管雖工。山靈莫謝。

封禪

巡狩之於封禪。其同乎。曰異哉。曷異乎爾。異之以其用心也。其用心之異奈何。曰。虞舜時巡。同律考度。協

時正日。修禮遠器。懋德與庸。覲諸侯朝之方岳。明其疆議而致精乎民。其心無非爲民事也。然後燔柴崇玉。告虔於天地。望秩山川。徧於羣神。因巡狩而祭告舉焉。非若後世登符獻瑞。粉飾功。求神仙。搜圖讖。謝天貺。祈福利。治馳道。快遊觀。責進獻。盛扈從。織甲兵。煩供億。小民輟耕罷紡。劇增坫之役。百執事望命棄職。司警蹕之次。竟擾海內騷然。而方且與一二從諛之臣。附麗靡之文。矯誣之詞。將以潤色太平。夸炫赫弈者。嗟夫。曾謂泰山不如林放。蓋巡狩勤民以敬天。封禪誣天以病民。虞舜歲周四岳而民不勞。秦漢唐宋。曠世一行。而天下敝。何哉。其用心有毫釐千里之異也。而佞夫儉人。方將草封禪議禮儀。聚訟盈廷。迷君之意。而助啓其機。以光武之賢。不能勝羣臣之請。則中主以下無譏矣。蓋奠麗山河。帝王之盛節。劉蕡邱濬。儒生之餘事。豈取相如封禪草。安石萬言書。洋洋纚纚。使人謂斐然大章。遂能流譽天下哉。

徂徠山 補遺

徂徠居羣山之中。繼太岱。昆新甫。金斗青崖石門九仙。子孫羅列。屉防皆肴東岱金牛。遙爲賓主。雙汶絡其面。背匯於西南。如帶結於撫山峯特嶢巘。是體俱備。四向開嶂。砂水相經。龍脈去來。其可識別。山週百二十里。由巽掠燒。入森石峪。進若卷荷。退若綢蕉。有廣石瀑布。跨路山腰。峪之所由名也。殿宇隱松楸之中。溪流藏藤葛之下。風栗霜柿。綠苞赤實。纍若繁星。巖阿偃仄。隙於朝山。遶西溪澗流而北。山形始暢。另闢洞天。林木葱鬱。溪水淙淙。隨處輒爲魚沼。遂墮下瀨激行。出山外。水冬夏不盈不涸。蓋山得斯峪也始幽。峪得斯溪也始秀。已過溪。由山頂趨二聖宮。澗怪嶙峋。不通履齒。或壘石為其往來之向。跨三嶺瞰而北。下深峪而西。出二聖之背。如顯脫藩底。宮即藥王殿。其乳山結體尊嚴。開局正大。嚴溪多竹。實以藤蘿。外有補珠。山當谷口。幽幽巖嵩。閟然風迴水滯矣。徧訪六逸遺址。故老鮮能言之者。相一山之勝。此爲弁冕。其爲竹溪無疑也。得元時殘碣文。缺落不全。大約記夫子老聃講道事。土人謂以袁郭二仙名宮者誤矣。距太平頂三十里。爲徂徠絕巔。雙峯頡頏。一平一嶠。平可結廬。嶠可築壘。嶠非平不大。平非嶠不奇。勢固有相濟而不相亂者乎。其下紫源池極闊。聞諸羽士。廬宿蒲蒸九節云。西南十六峪。幽僻絕塵。旋澗繞懸珠。三十餘里始達。從太平頂容眺。正對汶水。與東北趨州浴遙相照應。據山之坤艮爲兩別谷。山陰旃莊蘆谷。多前賢題勒。沒於荒苔。未辨是六逸篆蹟否。嗟夫。探奇索隱。愈深愈幽。遺恨愈多。遊者觀其大略。取適吾心而已矣。

封長白山記

方象瑛著

封長白山記

清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康熙十有六年四月望。上以長白山發祥要地。特命內大臣覺羅武某。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費耀色。一等侍衛塞護禮等。於大駕前馳驛往。五月四日啓行。十四日至盛京。二十三日至兀喇。宣諭鎮守將軍等。召村莊獵戶。皆無知長白者。都統尼雅漢族祖岱穆布魯。世採獵。以老退閑。自言祖居額黑訥陰。聞其父嘗云。獵鹿長白山。負以歸。四日可抵家。以此度之。長白山距訥陰當不遠。因問訥陰路幾何。獵戶喝喇大額黑等曰。陸行十日。水路乘小舟二十日。乃命獵人喀喇前導。各持三月糧。又慮食盡馬乏。不能歸也。期將軍巴海載米一舟。候于訥陰。于是喝喇大額黑等由舟。覺羅等由山。大薩布素由陸。六月三日啓行。經文德痕河。阿虎山康納訥林郁爾薩河。渾沱河。法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水敦林巴克嗒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凡數十處。抵訥陰。而喝喇大等亦至。蓋自逆溯由瓦努湖河至佛多和河。復順流衆會。纔七月耳。十一日發訥陰。一望林莽。迷不得路。薩布素率旋甲二百人。伐木開道。十二日。悉衆行。是日薩布素遣顧係等。先後馳報前進。約百數十里。登一山。升樹而望。遙見遠峯白光片片。殆長白山也。因留喝喇大額黑胥呆蛛蚌。十四日。與薩布素等會。密樹茂林。攢擁開路。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雲霧迷漫。不復見山。乃從鶴鳴處覓徑。得鹿蹊。循之以進。則山麓矣。始至一處。樹木環密。中頗坦而圓。

有草無木。前臨水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爛漫。隨移駐林中。然雲霧漫迷。無所見也。衆惶感。前跪綸音禮甫畢。雲披霧捲。歷歷可覩。莫不歎呼稱異。遂攀躋而上。有勝地平敞如臺。遙望山形長闊。近視頗圓。所見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百里。五峯環繞。憑水而立。頂有池。約三四十里。無草木。碧水澄清。波文蕩漾。繞池諸峯。望之搖搖若墜。觀者駭焉。南一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則處處有水。左流為松阿里兀喇河。右流為大小訥陰河。瞻眺之際。峯頭遊鹿一羣。皆駭逸。惟七鹿忽隕落。衆皆曰。神賜也。蓋登者適七人。時正乏食。拜而受之。回首望山。倏復雲霧。遂于十八日南回。至前登山高望處。一氣杳冥。并不見有山光矣。二十一日至二訥陰河合流處。二十五日至恰庫河。則訥陰東流合處也。二十九日由恰庫河。歷色克騰圖白黑喝爾漢喝大渾薩滿薩克錫法克錫松阿里多渾。大江險絕處凡九。七月二日次兀喇。十二日抵甯古塔。偏閱會甯諸府。八月二十一日返京。具疏聞。上以發祥之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下內閣禮部議。封為長白山之神。歲時享祀。如五嶽焉。夫封山之典。肇始唐虞。然報祀嶽瀆。非有關于禎祥之自也。志稱長白山橫亘千里。南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注為鴨綠。北流為混同。國家龍興所自。然至今無知其處者。睿慮周詳。穆然念祖宗所由出。專官訪求。備歷險異。卒光大典。以答神庥。其享天心而致鑒既宜哉。謹摭原疏。綴緝為記。用誌千萬世無疆之盛云。

遊羅浮記

潘耒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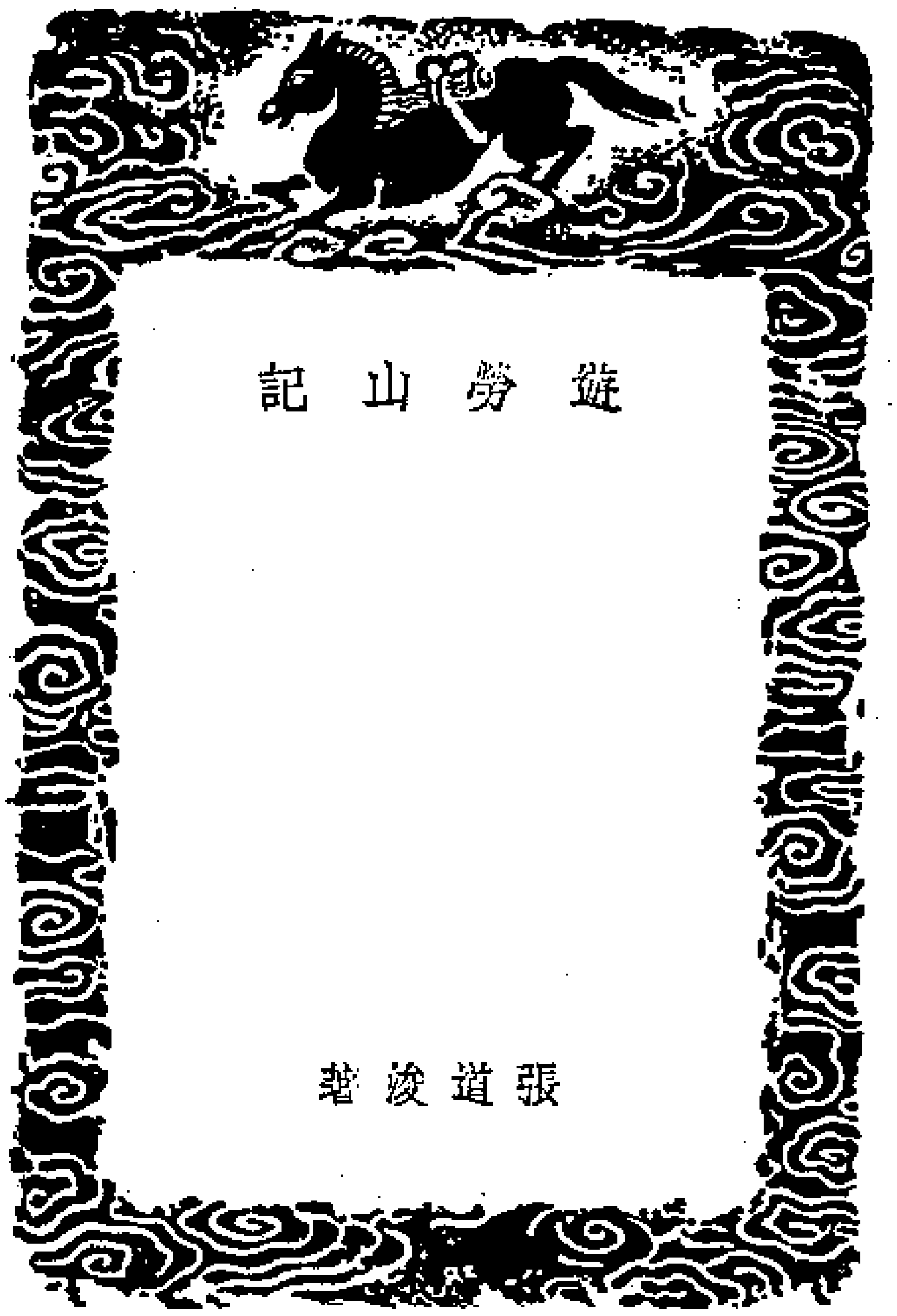
遊羅浮記

清　松陵潘　耒次耕著

羅浮之奇勝。載於圖經。詠於志乘。雜見於名賢詩翰者。不可勝記。中州人士之來嶺南者。必以遊羅浮為辭。比其還。問羅浮作何狀。輒嚬不能對。第言兵燹後。山中道梗。泉石榛蕪。不可遊。蓋十無一至者。獨余嘗心怪之。去冬客羊城。即銳意欲登羅浮。謀諸士人。尼余者十人而九。歲首之瑞州。制府吳公相留。忽忽春盡。將告歸。公笑曰。曾遊羅浮乎。遊而還。荔枝熟矣。啖之歸。未晚也。余曰。善。微公言。固將一往。遂放舟過五羊。遇黎方回。為余言。羅浮非難遊。苦無棲息地。有華首臺者。名刹也。其主僧愿異。適在是。必與偕行乃可。鹿公嗣法天然和尚。學通內外。相見甚喜。載與同行。以四月十七日發廣州。五十餘里抵南海神廟。廟甚宏敞。有銅鼓二。其一徑五尺餘。刻鏤精巧。背紅斑駁。扣之淵淵。是漢以前物。其一徑三尺許。聲質俱劣。宋時物也。歷代論祭碑鱗列。兩廡昌黎碑特高大。碑陰及兩旁題刻皆滿。廟外高阜上有浴日亭。蘇子瞻詩碣存焉。臨眺極於虎門。際天皆海矣。徘徊至暮。宿廟側。明日行六十里。抵石灘。遙望羅浮蒼蒼。亘天如橫雲。明日行二十餘里。抵泊頭。假華首下院。舍舟而輿行十餘里。雨驟作。諸巖岫皆隱不見。惟老人峯孤聳霄外。若舉手相招者。然又十餘里抵華首。則已昏黑。惟見長松夾道。流泉淙淙作金玉聲。下榻小樓。閱羅浮志。將選勝以遊。鹿公言志不足憑。必得里人熟習徑路者導遊乃可。黎明起。見四山皆頂雲霧。雨勢

未已。而山行須竹兜。索之近村無有。乃伐竹為之。早飯已。與鹿公步山門。有青黃雀飛鳴林間。文采絢爛。所謂五色雀。客至則迎者也。寺門怪石森立。東西溪交流錯織。中為平坡。圓正如蓮。故號華首臺。舊云有五百華首菩薩集會於此。古剎久廢。崇禎間。空隱禪師開法於此。博羅韓尚書長公子出家嗣法。為剎人和尚。與東莞孝廉張二果共興此剎。尚書夫人施田飯僧。兵後山中諸菴觀皆毀。惟此僅存。寺後泉石甚奇。有合掌巖。巨石中空。下廣上銳。如合十爪。有瀑布落懸巖。注於平潭。飛流四射。如傾萬斛珠。墜潭而輒躍起數尺。最為壯觀。而昔未有名。余名之曰躍雪潭。潭後為錦屏峯。蒼藤錦石。相錯如鋪繡然。是暮雨止。新治竹兜成。而鹿公所覓導遊者黎老人亦至。遂以次早出遊。五里至黃龍徑。又二里至延祥寺址。望見梅花村。離落隱隱。又十里許。至沖虛觀。觀故葛稚川所居。唐從祠。宋立觀。往時宏麗甲一山。今蓬萊閣遺履軒皆廢。惟三清殿存。其御筒亭為仙祠。則提督許公、郡守呂侯所新葺也。黃冠皆散處村落。求觀所藏銅龍魚不可得。惟得竹葉符數枚。葉上鏤文十數。疊如繆篆。亦異跡也。觀後有稚川丹竈遺址。竈下泥云可以療病。觀東有澗。循澗行百餘步。有巨石。刻朱明洞三大字。石上有廬。稱黃野人廬云。觀前白蓮池。今廢為田。西南一峯崎拔。名麻姑峯。有巖名麻姑壇。又有朝斗壇。皆在榛莽中。不可到。徒倚觀門。鹿公出所攜果茗。拾落葉煮泉啜之。取舊路以歸。轉山坳。見懸瀑百餘仞。曰是中必有佳境。黎老人言此水簾洞也。乃舍輿策杖。溯瀑而上。為大龍潭、小龍潭。為樂槽、石臼。為大水簾、小水簾。皆一瀑布也。瀑得雨而怒。虹奔龍捲。砰訇作雷聲。穿澗屈山行。或履危石如劍稜。或凌飛瀑如輪轂。路愈險。境愈奇。澗中平廣處。有石坡可坐數十人。飛湍旋激。名流杯池。云羣仙會飲之所也。瀑流有大小而無枯竭。澗中石漱蕩久。皆作蒼白色。如凍雪覆泥。又如北方白松。膚紋明淨可愛。宋人篆書石刻。在隔澗懸崖。未及捫讀。落日銜山。促歸轡首。翼日。乃為黃龍洞、寶積之遊。黃龍洞自黃龍徑折而上。有南漢天華宮故址。洞亦以瀑布為奇。與水簾號東西龍潭。勝槩約略相埒。瀑中亦有平廣處。可鋪文茵。可行羽觴。有四賢祠。久廢。在叢莽中。四賢者。周濂溪、羅豫章、李延平、陳白沙也。山佳勝處。皆寺觀踞之。惟此獨為儒林。而居守無人。一毀而莫能復也。祠之後為老人峯、瑤臺峯、大石樓、小石樓。皆秀削峻嶒。矗立翠微中。乍開乍合。寶積寺在伏虎巖之下。有梁景泰禪師卓錫泉。味極甘冽。泉在石盤中。徑尺深尺。汲之隨竭。竭之隨注。積雨不溢。大旱不涸。誠為神異。寺亦久廢。新構精舍數楹。前俯層崖。臨望甚曠。東有一小潭。水亦清冽。石刻云林一仙洗藥池。而志書不載。與鹿公藉蒲團。蔭茂樹。吟眺竟日。烹泉數甌。盡瓶中茗乃歸。歸而議遊飛雲峯。飛雲峯者。羅浮絕頂也。雖晴明時。皆有雲霧籠罩。去地四十餘里。遊人稀得到。尼余上者復十人而九。或言磴道陡峻。不容兜輿。或言夏月草長。中有飛蟲。伺人而噬。或言山中陰晴不定。遊者多為暴雨所阻。余曰。來粵東而不遊羅浮。猶不來也。遊羅浮而不登飛雲。猶不遊也。吾志必往。山靈豈拒我哉。鹿公見余意堅。趣辦行具。五更作三十人飯。半以蓐食。半舁上山。供午餐。遂自寺右循西溪上。竹篠蓊甚峻側。五里至嶺頭。稍平坦。可乘兜輿。又二里。至羅漢峯。又二里。至文殊峯。竟斬崖為徑。下臨絕壑。雲蓬蓬然起於足下。俄而嵐霧四合。上下混茫無所見。或疑雨且作。余言曾雨遊亦復佳。又前五里許。至寶塔峯。峯多杜鵑。樹有長丈餘大合抱者。老

人云。春月花開。滿山如雲錦。婆娑峯下。從者進所攜酒。滿引數卮而行。又前至小尖峯、大尖峯。又前至三丫峯。又前至杜鵑峯。自寶塔至是。可數里。往往穿杜鵑林中行。而此峯尤盛。叢柯連幹。雜生巖間。類名園卉木。家人選可徙植者攜之。人一本。又三里至七星峯。峯有七阜。又二里至分水凹。林樹茂密。一澗中流。旁多藥草。所謂泉源福地者也。又二里至鳳凰嶺。嶺有巨石。平正如棋枰。又里許至阿耨池。池在亂石間。徑三尺許。渟泓滿碧。旁有平石。可坐數人。老樹夏雲。藤蘿蓊鬱。龐公命侍者汲池煮茗。出果餅療飢。其湯沃飯僕夫。而別命童子煮糜粥以待。是時雲霧漸開。諸峯皆出其頂。纍纍如青螺髻。又里許。至見日亭。故址。有雜樹數百株。森梢竟谷。又二里許。至飛雲頂。頂正尖圓。四望洞達。於時天無纖雲。萬象畢露。往時所見大小石樓玉鵝蓬萊諸峯。渺在霄漢者。皆如培塿、帖帖肘腋下。其頂可俯而摩也。振衣峯巔。遊目萬里。南望虎門外。大海瀰漫。一碧無際。東見博羅河源象頭平陵諸山。北則龍門虎獅天嶺。西則增城牛牯南樵諸山。如屏如墉。如拱如抱。綿延數百里不絕。而羅浮在其中。尖若千葉蓮花之萌。飛雲頂在其上。又若九層浮圖之尖。所謂高三千六百丈者、殆非虛語。至稱夜半見日。則理之所無。以歷術推之。日出平地。百里止差分秒。高山與平地相去幾何。其近海諸山。水光浮日光而上。見之差早。之罘泰岱秦望天台。皆東逼海。故先見日。今羅浮之東。連山橫亘。無從見水。而東南去海不甚遠。冬月登山巔。見日當差早。亦不過頃刻之間。大約如日落時。下方昏黑。山間猶存返影耳。而談者遂云夜半披衣。見火輪射飛濤以出。則夸而近於誣矣。縱覽久之。日已晡。乃下。至阿耨池。啜糜粥以行。老人云。登飛雲有三路。東路由沖虛觀而上。則過青霞玉女會眞諸峯。中路由黃龍洞而上。則過瑤壇通天中界諸峯。西則今華首路。若取一徑以上。別取一徑以下。再登再下。則諸峯之勝盡矣。惜乎沖虛寶積。不可棲宿。不得已尋舊路歸。下山宜易於登山。而峻處每不留足。與人尤慄慄。余大半步行。過峯門佳處。輒躊躇凝望不忍別。迨至華首而日落矣。人皆以無風雨得登飛雲爲賀。黎老人亦詫生長茲山。見遊山而登飛雲者。不過十數人。登飛雲而晴明極望者。尤絕少也。天下事敗於猶豫而成於勇決。余志一定。雨師雲將。朱眞葛仙。輦來相余。人定勝天。信而有徵。龐公謂余何不以此勇決者學道。聖域可立躋也。余深媿其言。羅浮舊志。創於永樂時陳琴軒璉。嘉靖中黎惟敬民表綴成十二卷。典雅可觀。崇禎末。博羅諸生韓德煇別撰新志。雖文筆不振。而每峯每洞。各爲圖說。則功多於前人矣。然吾觀羅浮二山橫亘數十里。秀巖深壑。以千百數。浮在羅之西北。尤大而長。今圖經所載諸名勝。皆屬諸羅。而浮則渠未之及。卽羅亦僅東南一隅。在沖虛左右者。如華首嶽後。泉石至佳。且無述焉。況其他乎。誠能攜善書者裹糧躡屩。周行山之前後左右。品題而圖繪之。附以篇詠。勒成一書。斯盡善矣。龐公豈有意乎。余以倦遊遠客。勢不能久留茲山。雖努力登絕巔。猶之嘗鼎一臠。窺豹一斑已耳。惟當就見聞所及。刻書摹寫。仰酬山靈。而黎方回留家園。黑葉荔枝待我。將就之飽啖。然後出嶺。庶不負與公盛心。且將詒於他遊嶺南者。謂吾所得於諸君獨多也。康熙戊辰孟夏二十四日記。



遊勞山記

清　灰山張道浚著

泰岱嵯峙處方。支分派衍。磊磊落落。直走海涯。如子孫羅列於前。莫敢抗觀。獨即墨有山。環海百餘里。名勞盛。峯巒複嶺。崒嵂而起。齊記稱泰山高。不如東海勞。昔傳吳王夫差於此山。得靈寶度人經。又寰宇記言。始皇登勞盛。望蓬萊。以勞於陟。即名勞。又以驅之不動稱牢。及考列仙傳。樂正子長遇仙於此山。得赤散丹以長年。邱長春謂三面大海。背負平川。真洞天福地。名不佳而易爲鼇。有詩云。卓犖鼇山立海隅。鎮微巍秀出天衢。群峯削蠟幾千仞。亂石穿松一萬株。又云。牢山本即是鼇山。大海中心不可攀。上帝欲令修道果。故移仙跡近人間。李青蓮亦有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之詩。結云。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掃落花。則知山實仙靈奧區。僻處海曲。舉世鮮聞。即聞之亦未易躋攀而登。得窮其奇盡其變也。康熙甲戌。余自薊北返而東遊。潘太史雪石謂余曰。子之遊不虛也。殆將登大小勞而極海山之勝乎。且爲其言其槩。余心慕之。三年。願莫能申。丁丑四月既望。刺史陳君按行部內。余得偕過不其城。與會適逢。因攜一童子周變入山。一府役章姓引導。馬一騾二。由城東南行三十里。翠峰當馬首。疑絕人徑。忽樹峭壁雙開。松風夾路。而入約二里許。名峽口。旁有古寺。廣庭無他物。惟藥品幾種曝日下。香氣觸鼻。觀道人知醫。時以濟人。走塵市。余獨坐藤影石壇上。久之。迤邐而東。地復盤旋。不知爲衆山深處。雲開霞捲。登一小峯。（小名蓮盤。邑中堂氏謂曲嶺。）

忽得東海全勝。銀濤萬頃之上。南望紫翠千尉。隨波蕩漾。蓋異不可名狀。恨不得即插翅飛去。童子牽衣遽下。遵大路。折而南。十里至峪哥莊。憩修真菴。松間犬吠。道流知客至。拾松枝烹茗相款。詩邑侯張君銓。楚人也。命候人設饌黍於此。余知而止之。與一補衲上人共蔬飯。飯罷。循山東向。即前所望諸峯。亂石嶙峋。轉折成路。馬蹄蹐蹬難前。行山麓十餘里。陡嶺絕巘。緣峻壁。仰瞻蒼穹。俯臨萬仞。心驚目眩。不知所措。山腹仄徑蜿蜒盤空凌虛。不得不釋鞍曳杖。又行十里許。兩足下巨石劍戟。浪花乘風搏激。濤捲雲翻。頃刻萬狀。昔稱孫位畫水幾於道。恐見此筆底亦將窮矣。空洞中有聲如雷。時殷林木。復恍惚見龍光魚影。鶴駕雲車。翻飛於虛無縹緲之間。直抵於扶桑析木窮荒極島之外。兩目收拾亦大奇哉。從隨峯轉。雲傍人飛。於橫溪絕壑中。度飛仙橋。進一道院。寂寥古殿。丹竈依然。此太平宮也。上有白龍老君華陽諸洞。捫蘿攀磴而上。備歷幽絕。時日已西下。斜陽掛松林。二十里之間。鬱鬱蒼蒼。松多千百年物。蟠枝鶴骨。有挺然千尺凌霄而其蔽天蔽日之槩者。有周圍合抱而橫枝磊砢。壁紛儼然龍驤虎踞之狀。而高不四五尺者。有遠架巖壑而岸然高視者。有倒托懸崖如俯首恭而揖者。或三五競列於前。或一枝獨秀於後。或兩相糾纏結而爲門。或分行排立。整如部伍而不錯亂。駐步更有殆葩珍卉。緣谷沿溪。奇麗珍寓。依人不捨。莫可名識者。由是而抵華嚴。（庵名）山多伐毛洗髓之流。獨此庵爲釋子道場。邑人黃氏所創。於茲未久。故高峻禪室。虛廡峻閣。佛像法相。紺蓋幢影之類。靡不嚴整。勝於他處。坐倚十間樓頭。聽清梵琅琅。出山坳樹隙間。與海潮相和應。夜半登大悲閣。倚岸先萬修話。凭欄觀海。正當月臨峯頂。湖上山波。碧三千世界。無非銀浴冰結。頹然一身。直與清淑之氣相融洽。雞鳴。僧拉躋最後高峯。日輪欲溟渤波平際天。見雲霞五色中。擁出丹砂輪彩。疑陽烏已離暘谷。孰知少頃焜煌閃爍。如鎔金燭鼎。方由一線而全升。初猶洸漾水光中也。一輪初上。山耶水耶。人耶物耶。由晦復明。光華四散。與日得未曾有。僧言海氣氤氳。晨曦夜晦若此。纖悉畢現。人不數見者也。徘徊久之。軒衣而起。僧摘山蔬供麥飯。味濟而甘。亦非人世間所常服。乃塵絆未釋。不能縱步華樓巨峯之勝。遂與諸僧別於塔院前。清渠一泓。澄澈見底。金魚可百許。游泳自若。初不知有人之樂其樂者。并不知十步之外。更有大洋之可樂也。僧訂後遊。余曰。縱不得盡經異丹。以求長年。仍當縱步華樓巨峯。訪青蓮掃花壇上。圖所深願。遂循路而返。重過修真。尋蒲團上道人。叩其姓氏不言。其蒲團上歲月。亦不知幾何矣。贈余藤杖一枝。枝節離奇。色如朱漆。即山中物。歷年遊久者。受之將歸奉母壽。薄暮抵城中。刺史公即余所遊。口不殫述。因書一二於此以示之。至山之高。未知果能出於泰岱否。周官太史氏職掌天下輿圖海嶽鎮瀆。必能考核得實。何時得繼見潘太史。當復質之。

遊雁蕩山記

(說鈴之一)

周清源著

游雁蕩山記

清　毘陵周清原蓉湖著

浙東濱海。郡多佳山水。天台雁蕩尤著。晉孫綽賦天台。至比于蓬萊方丈。而不及雁宕。謝康樂守永嘉。闢奇境殆盡。雁宕無聞焉。相傳迨宋時。其迹始顯。豈山川闔闢顯晦。亦各有時數歟。將其地險僻。雖以康樂之好奇不能至耶。天台上應垣宿。因山以名郡縣。信如孫綽所賦。佳勝可知。特其山去郡遠。余匆匆按部。不能往。比自台赴永嘉。路出樂清縣。則雁宕在道左焉。大荊。樂清戍也。去縣治百四十里。所過官道。多峻嶺。計程必兩日始得達。余以十月十二日抵大荊。訪雁蕩所從入。但迂官道十里便得一遊。且到縣仍兩日耳。夫余以使至。觀游非所急。然以千古名勝。近在肘腋。必過而裹足。豈人情哉。翼日遂裹糧以行。賓客之自負好奇者。皆與焉。從事僕役凡三五輩。其簿書行李。皆遣自官道去。通計入山者十有四人。大荊城旁有高山。上立烽堠。海潮嚙其下。或曰五更觀日出極佳。濱海諸郡山皆歷歷可指。客先有振衣欲往者。至是以專意雁宕。不果去。

老僧巖者。雁山門戶也。去大荊五六里。高可數千尺。低眉偏袒。絕似老僧。海氣觸山石。侵曉皆成白雲。或橫亘巖下。遠望之儼若趺坐狀。行益近。雲氣稍薄。比至岩下。巍然立石耳。一肩一項。乃是兩峯。自此林木蒼翳。崖石縱削。徑紆轡遼。漸入佳境矣。

聞天台有石梁焉。蜿蜒跨空。飛泉萬丈。出其下。遊者目搖心悸。多不能度。蓋奇境也。雁蕩山乃更有石梁洞。洞可容千人。然石梁環洞。門起長數十丈。扶群女蘿雜縈其上。略如蒼髯老龍飲澗。作攫挐之勢。亦一奇境也。顧余聞天台石梁。高瞰絕頂。重以瀑布增勝。而此獨偃蹇岩下。想當少遜耳。洞下南出百里許。折而西行。有謝公嶺。自嶺以東。皆為雁宕東外谷。

踰謝公嶺而西。始無負土山。山石乃盡立。蓋別有天地矣。嶺下有大澗。度危石至澗。南望澗水上源。夾岸樹皆蒼翠一色。山從蒼翠中拔起。各數千仞。如斷岸。如築馳道。如重城睥睨。其叢峯如劍。如槊。如華表。如竹抽籜。如靈芝。如獸伏。如鳥鶱翩。如人立。或坐如合掌。奇幻詭怪。不可殫述。石徑出諸峯下。行里許。得古寺。寺名靈峯。不虛也。寺旁為靈峯洞。而上。凡歷八百級。深廣倍石梁之四。高可六七丈。男婦人間大隨羣。泉從石縫下滴罌中。如壓小槽。如滑雪洞外。皆天一片。下廣上銳。空明翠滴。驟張目絕似大野中望見遠山者。尋入寺作蔬藹之饌。緩步出復路。過叢箬峯下。客以石攤險。多不肯去。意謂山水奇境。至此觀止也。西靈峯五里。而寺者曰淨名精舍。老僧曰啓巖。頗不俗。精舍在深谷中。數過絕澗。始至門前。有地寬平百畝。果木皆成行列。其後軒面石壁。如百尺墻。墻下雜植花竹。條葉鮮麗。長如春時。堦前列藥爐茶臼。架上多名人手跡。皆題詠甌越諸山者。卷帙各精緻有法。凡坐斗室中。檢點移時。令人有超然之想。僧徐言靈岩佳處。余問何如靈峯。僧笑曰。過之。賓客縱至。成偏行。與敦躍躍。遂趣拉僧去。

昔人謂雁宕實勝天台。余未至天台。不能定其優劣也。比來靈巖。數此言當不虛云。靈岩有寺。廢久矣。而羣峯叠列露呈秀。固知天地自然之奇。非斧鑿所能出。稍一點綴。反掩其色耳。寺基負石屏峯。峯高插天。左有峯曰展旗。右有峯曰天柱。高與石屏等。天柱後為玉女峯。兩峯之間。別有小峯二。土人呼為僧拜石。

頗肖。余坐廢寺柱礎上。歷數諸峯。各賦一詩贈之。尋由石屏後小嶺上。盤折行千步。至龍鼻洞。龍鼻水出焉。洞視石梁更險。而險倍靈峯。獨秀卓筆兩峯在其下。洞之勝至靈峯而止。峯之勝至靈巖而止。瀑布之勝至大龍湫而止。是曰起大荊。凡行四十餘里。曰馬鞍嶺。啓藏辭去。余率賓從步行至嶺上。望觀音諸峯。既度嶺。急命舁將投羅漢寺宿。未至寺六七里。寺僧來迎。指路旁谷曰。從此入為大龍湫。明日可一往也。余念明日至龍湫。則當自寺中却行十餘里。往復甚費。遂引車入谷。緣澗行。水聲潺潺。遙見一峯聳出。蛤岈其端。却是剪刀峯矣。南行又里餘。徑始絕。仰視石巖高數千丈。下臨絕谷。谷中皆磊砢大石。龍湫水直從巖頂飛墜。空中散落如雨。激亂石。嘈咗作聲。時初冬久旱。始至時水勢頗緩。有頃忽大至。橫流倒瀉。如決滄川。豈山靈有知耶。山風盤旋。吹雨過偏還。從者皆走避。余偕數客直至岩下諦視。則岩端出石腳反數十丈。故水直下。如建瓴。立未定。鬚髮已濕。賓客皆大笑。為水聲所掩不聞也。谷中多石齒罅。若水尤鮮潔可愛。距那菴、瑞鹿院、皆僅存遺址而已。先是靈岩卓筆峯下。亦有龍湫瀑布。僅長三百尺。故特有大小之別。

坐龍湫上。不覺日晚。適寺僧取茗椀至。余訝其迅速。則自龍湫出里許。谷中有小嶺甚銳。即寺後山也。過此便可直達僧廚下。不必出谷行矣。日暮道遠。客爭言踰嶺便。余無以難也。遂相與鼓餘勇。藉僧為嚮道。

凌欃而上，初不知嶺之鋭。至嶺脊俯視，則儼若堵墻。寺中炊烟一縷，從墻脚出。寺後樹百尺，皆負墻而立。微茫有小徑可下，則松葉墳積，不可辨。遙見寺俯直下，如瞰平地，膽始稍稍壯。然每一措足，儼然如履春冰。攀附藤蔓，蟬聯而下。卒皆無恙。蓋天下事每失于不及持，而成于多畏，故馳張則馬逸，飽怒帆則舟覆。無所畏也。世路險巘，時時如行此嶺，常無患顛蹶矣。寺四面皆高山，夜坐望東北上，僅見斗柄。徐問僧雁宕何處，不知也。但云相傳靈岩絕頂有大湖，雁過而棲，當棲止其中，故名雁蕩。水流出谷爲大龍湫。蓋不可至矣。

晨起就路，破崖出竹，踏箬簌簌有聲。二里許，至能仁寺。亦久廢。大鑊容數百斛，置榛莽中，是宋時物也。又西行爲丹芳嶺。甚高峻，凡四十九盤而下。山勢始開拓，大小芙蓉山在焉。自靈岩以東爲雁蕩東谷，自靈岩以西爲雁蕩西谷。能仁至丹芳，則西外谷也。雁宕山止此。

樂清縣志載雁蕩山有十谷八洞三十岩。峯之得名者一百有二。遊所得十僅四五也。客以未能悉至，多快快者。嗟乎，天下大矣。名山廣澤，裹天地之靈秀。神工鬼斧，奧區幻境，何所不有。此十谷八洞三十岩一百有二峯者，亦人迹所可到，故得而寺之名之耳。若夫丹崖千疊，白雲萬頃，其中安知無更勝靈岩之峯、靈峯之洞、龍湫之水者。康樂既不能得之于昔，豈後人遽能盡之于今耶。夫至人不膠物而與世推移，吾嘗過此體也，可遊則遊，可去則去。必將費時日，棄政事，冒寬絕險，以求盡茲山之勝，則放情遺世者之爲，亦非士君子之所尚也。是日過窰嶼，及大小白沙三嶺，皆傍海行。蓋浙東諸山，如括蒼、天台、四明、雁蕩，皆橫亘千里，旁隸數郡，其支山奔騰蔓延，率皆盡海而止。午後坐大白沙望潮，初至時猶在數十里外，倏忽抵岩下。澎湃震撼，崖石俱動。天風吹衣裳，蕭蕭然。客相顧歎奇絕，使昨日登大荊西山，不知視此更當孰優劣也。晚次樂清縣，篩皆行李之走官道者，已先數刻至，亦兩日云。

泰山道里記

聶鈫纂

泰山道里記

清 聶 鈫纂 鈫字劍光 泰安人

余生長泰山下。嘗蒐討岱故。更思以游歷得其實。乾隆癸亥。安邱劉履夫其旋教授泰安。與余善。每同攀幽躋險。探得往蹟。戊辰春。車駕東巡。嘗事髲履夫輯御路古蹟隨筆。泰山紀略。脫藁授余。後履夫除知嘉定縣。卒官。余亦卜居山中。歲庚辰。有仁和成城衡宗者來纂泰安府志。訪獲紀略。亟加歎賞。因請攜歸。厥後別刻泰山勝槩志一卷。竝多采紀略。然其中有一地兩稱。或名同地異。巖谷險阻。向有題刻。惜爲苔蘚蔓。辨者近迺翳榛親加刮磨以覈之。雖風雨寒暑。弗憚其勞。而又質之野老。參考羣書。竭半生精力。爰彙爲一編。提挈道里爲綱領。分之爲五。合之爲一。名曰泰山道里記。凡古蹟祠宇橋坊。悉綴其下。他如高里。徂徠。云亭諸山。皆支峯別阜。石汶。北汶。三谿諸水。同歸於大汶。再靈巖琨瑞川各名蹟。連屬嶽之極北者。疆異縣。何妨兩載。而泰山全體著矣。之數者庶幾補前人諸紀所不逮。亦欲使後之遊者易致焉。惟是管窺所及。文詞鄙拙。復芟繁較訂。自乙酉迄壬辰。四易稾而始定。非敢謂記之成也。聊以自娛山居云爾。聶鈫書。

泰山廣雅謂之岱宗。風俗通義曰。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白虎通德論曰。東嶽爲岱宗者。言萬物之相代於東方也。又嶽之爲言桷也。桷考功德定黜陟也。禹貢謂之岱。周禮謂之岱山。爾雅論語謂之泰山。是泰山之名後於岱也。

泰山結體。惟魯頌巖巖一語足以形容氣象。後人謂泰山如坐者。言一山之體也。又曰泰山爲龍者。言泰山之奔赴也。蓋說皆謂山脈自西而東。鄭樵通志謂濟南諸山其北麓。兗州諸山其南麓。青齊海上諸山其左翼。河東諸山其右翼。終不言其脈之所起。李光地禹貢注導山四條。惟第一條言入海。餘三者或長或短。率無入海之文。且岱爲嶽宗。用表徐青之畛。延東卽其入海處。經文不及。以是滋疑。嘗因奏對備聞山東諸山之脈自營州跨海而來。遣官按履。經十餘年。非意之也。蓋自聖祖御製泰山龍脈論出而百家息喙矣。

泰山面西南。杜氏通典之說也。後人多謂南向。蓋登山者皆由紅門一路。適值其南。於此仰望。峯巒掩蔽。不見絕巘。惟自山西南視之。則正面出矣。亦足徵其非自西來也。其背倚東北。眾峯排列。最據形勝云。

泰山道里見於載籍者。博聞錄謂高四千丈。環一千里。茅君內傳謂周回三千里。其說荒遠。不可稽。唐徐堅初學記引漢官儀及泰山記曰。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晉郭璞山海經注謂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唐六典謂周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故俗皆以爲四十里云。然登山者寅上而未下。度其時在平地僅行六七十里而已。況攀陟爲勞。不足四十里明矣。明萬曆間有參政張五典者。嘗立一法量之。其法用豎竿一。長一丈。刻以尺寸。竿端從一環。用橫竿一。長亦一丈。中置一環。兩端皆五尺。取其輕重相稱。以繩繫於橫竿之環。而又穿於豎竿之環。牽其繩之尾。則橫竿可上可下。而不失其平。於是以豎竿所立之處。視橫竿所至之處。則五尺爲一步矣。此以量其遠近也。每量一步若在平地。則橫竿由端以至豎竿前後俱著於地。若前高而後下。則橫竿前著於地而後懸於空。視竿所懸處至地尺寸若干。此以量其高

下也。又備一册。每葉畫三百六十格。每量一步則填一格。平地則於格內填一平字。其高尺寸若干。亦於格內注之。填盡一葉。則尺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其高則累尺寸而計之。不爽也。由山下至絕頂凡量四千三百八十四步。而紆迴曲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中除倒盤抵十八丈五尺七寸。抵高數外。實高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折步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平高共積五千一百二十步有奇。實一十四里零八十餘步耳。

泰安府城爲岱嶽鎮。自漢迄南北朝。爲奉高縣。爲泰山郡治。在今治東北四十里。其時兼領博縣。在今治東南二十五里。隋開皇時。改奉高曰岱山。大業初。省岱山入博城。唐高宗改名乾封。宋太祖開寶五年。詔遷治就嶽廟。眞宗祥符元年。改名奉符。屬襲慶府。金初爲泰安軍。尋改泰安州。治奉符縣。元因之。明初。省奉符。歸併歸泰安州。隸濟南府。國朝雍正十三年。升州爲府。轄州一縣六。倚郭爲泰安縣。其城內外祠觀名蹟。有關泰山掌故者。竝備錄之。

府城內西北爲岱廟。水經注引從征記曰。泰山有下中上三廟。牆闕嚴整。廟中柏樹夾兩階。大二十餘圍。蓋漢武所植也。門閣三重。樓榭四所。壇一所。按此廟蓋下廟也。其制初爲遙參門。門與城南門相直。其前卽宋眞宗駐蹕之地也。門外爲亭。上起石坊。乾隆三十五年奉敕增建。額遙參亭三字。北爲遙參亭。亭一名草參。凡有事於嶽者。拜於亭而後入。是爲入廟之始。自明人設元君像於亭中。遂與廟隔。不可通輦路

奐。亭後爲岱廟坊。康熙間。布政使施天裔創建。北爲廟城。堞方三里。高三丈。門八。南嚮者五。中曰正陽。三十五年奉敕重建。額岱廟二字。東西兩掖門。東掖之東曰仰高。西掖之西曰見大。東一曰青陽。又名東華。西一曰素景。又名西華。北一曰魯瞻。又名厚載。門各有樓。又四角亦皆有樓。曰巽。曰艮。曰乾。曰坤。各隨其方焉。由中門而入。北爲配天門。其東爲三靈侯殿。又東爲炳靈殿。文獻通考。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即此。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令兗州增葺祠宇。又於廟北墻建亭。名曰盛成。肖像一男一女。亭圮。移像於後寢宮。今乃建祀於此。按俗刻增補搜神記引唐會要云。泰山有五子某某。三曰至聖炳靈王。配永泰夫人。一女曰玉女大仙。即碧霞元君。其說妄誕不足據。殿前漢柏六株。老幹扶疎。有明陳昌言漢柏圖讚。西北隅一株兩幹。乾隆二十七年御製漢柏圖詩。碑陰勒詩一首。并建亭於殿西。其殿西乃宋孫明復初聞學館處。名曰信道堂。併自爲記。金黨懷英篆。兩先生祠碑云。孫石兩先生講學舊館。爲岱廟所併。猶名爲柏林地。歲分施錢爲養士之費。今則遺蹤盡亡矣。其門外。有宋宣和宇文粹中撰修廟碑。炳靈殿北舊爲迎賓堂。有司候王人之所。康熙間。增設三茅殿。乾隆三十五年。改建駐蹕亭。配天門。西爲太尉殿。宋佐命定錄補所謂彌公杜琮也。又西爲延禧殿。今竝祀三茅於內。集仙傳所謂東嶽上卿漢茅盈及弟茅固茅衷也。殿前有元聖旨泰定鼠兒年。至正猴兒年碑。及杜翱撰東嶽別殿重修堂廡碑。竝亡。中階唐槐一株。古幹中劈。蔭覆半畝。有明人甘一驥大書唐槐二字碑。其門外。有宋祥符鼂迥撰加封碑。延禧殿北舊有御香亭。爲貯御香之所。有誠明堂。爲祭官齋宿之所。竝圮。西爲環咏亭。四垣嵌歷代石刻百餘。計种放題跋其尤也。明萬曆間重建。乾隆十二年拓新之。今上東巡。謁岱廟。四賦岱巔。皆駐蹕於此。有御製環咏亭詩三首。勒亭壁。北爲藏經堂。內貯歷代經文典誥。東爲魯班殿。殿前有乾隆三十五年內務府大臣劉浩賚奉敕重修泰山神廟告竣題名碑。配天門北爲仁安門。門前有國朝告祭碑十三。修廟碑一。左右環立。門內東西碑亭二。碑凡四。其在東者。金大定楊伯仁撰重修廟碑一。明告祭碑六。國朝告祭碑五。御製亭碑。今上御製重建廟碑一。其在西者。宋祥符楊億撰天貺殿碑一。明初詔去封號碑一。告祭碑五。天順間。薛瑄撰修廟文。竝勒天貺殿碑後面。國朝康熙間施天裔修廟碑一。告祭碑一。又有石幢一。制最古。通蓋趺高可二丈八。而剝蝕無字。俗以無字碑呼之。而宋宣和襲慶守錢伯言紀遊碑。陰勒明鄒宏文跋。嘉靖間李欽撰修廟碑及明代諭祭各碑。悉爲工人徵毀。中爲石欄。欄內外怪石凡九。皆有題勒。北爲露臺。臺之上。屹然中立者曰扶桑石。挺然北向者曰孤忠柏。廟內階旁有古檜數十。蟠結杈枒。此即從征記所稱漢柏夾兩階者。其餘翠柏森列。惟露臺西南二株。附枝倒垂如絡。皆施天裔修廟時所植也。露臺東西。雙井夾之。西井味尤甘美。有明州人李欽古井記。宋之遴詩碑香井是也。又有鐵桶二。大數抱。宋建中靖國元年造。有奉符縣人李諒題記。周以迴廊。各繪冥司善惡狀。東廊中間爲鼓樓。樓後有東齋房。圮。西廊中間爲鐘樓。樓後有神器庫。從征記曰。庫中有漢時故樂器。及神車木偶。皆精緻巧麗。又有石勒建武十三年永貴侯張余上金馬一匹。高二尺餘。形制甚精。是其地也。北有西齋房。今竝亡。露臺北爲峻極殿。即宋之天貺殿。殿九間。重簷八角。祀泰山之神。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封齊天王。宋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加封仁聖天齊王。四年。詔加上天齊仁聖帝。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加封天齊大生仁聖帝。明太祖洪武三年。改稱東嶽泰山之神。國朝崇號曰。帝出乎震。人生于寅。康熙二十三年。聖祖仁皇帝。躬祀於此。賜額曰配天作鎮。雍正九年。世宗憲皇帝額曰。岱封錫福。乾隆十三年。今上躬祭額曰大德曰生。十六。二十二。二十七年。上皆親祭。三十六年。上復親祭。賜玉圭一。高三尺五寸。寬八寸。色微青。有御製岱廟詩六首。竝勒殿前東西碑亭。後爲寢宮。宮五間。宋大中祥符五年。册封東嶽淑明后。今上額曰。福興造化。東西曰配寢。凡岱廟之廢興可考者。自宋迄國朝。皆相繼增修。碑具在。出府城北門外一里。爲岱宗坊。登岱者自此始。坊創於明隆慶間。巡撫姜廷頤。總河翁大立。巡按羅鳳翔等建。雍正八年。郎中丁皂保林達奉敕重建。篆書坊額。西南爲鳳凰臺。漢書宣帝元康元年。鳳凰集泰山。後因其地爲臺。臺上覆以亭。廢。猶有土邱石柱。乾隆十二年。爲工人掘土所毀。坊東爲鄷都廟。神稱鄷都大帝。配以其府十王。道經云。鄷都爲陰氣之主。九地之樞機。又曰十王之中。七曰泰山。故祀此。今上額曰。現因果法。墀下有古柏。柏頂寄生檜一株。根枝鬱茂。俗呼飛來柏。廟始於明宏治十四年。太監李瑞建。有嘉靖四十一年李欽撰重修碑。坊西從爲升元觀。乾隆三十五年。建行宮於此。有御書體元堂額。向多古柏。今猶存數株耳。

坊北爲三皇廟。祀伏羲、神農、黃帝。配以八蜡。兩廡祀先醫。明宏治間。嘗遣中官致祭。有御祝文碑。今以歲十二月八日致祭。爲郡人蜡祭之所。

北爲升元觀。觀初名建封院。宋政和八年。賜額升元。有敕牒碑。元至元二十二年張志純重修。改曰朝元。有徐世隆碑。北神祀東嶽帝君。俗謂之東嶽廟神。此則自西南而徙建者。

北爲玉皇閣。萬曆八年建。白鶴泉故道也。按明一統志。縣廨瀉出。宛如垂練。岱史云。泉洌味甘。異於他水。泰山小史云。泉出一天門下一里。水西南流。迨宋擬此城。疏泉繚繞其下。城北舊有水道。經岱廟東南出。折而西南曰遊升街。至城西南。出會涂河入泮。歸汶。嘉靖間。郡人封尚章別鑿於泉側。引水爲池。曰封家池。凡輶軒講集。多於此。尚章沒。其家苦於供應。遂用瓦瓮塞之。復立閣於上。自泉塞後。宋以州中科目漸稀。與當事議浚通。竟爲衆所阻。然至今夏秋大雨時。閣旁地中猶隱隱如雷吼。西南有泉一泓。清冽甘美。蓋其支流耳。乾隆十八年。知縣馮光宿建石坊於前。額曰白鶴。西偏別構一亭。二十七年。知縣程志隆拓建。西爲北斗殿。隆慶間建。前有人祖殿。祀秦始皇。蓋本史記所云祖龍者。人之先也。近改塑神祠。北爲金龍四大王廟。山東通志稱神爲南宋謝緒。行四。錢塘人。隱金龍山。宋亡。投苕水死。明天啓四年。以擁護漕河。封今號。康熙元年祀此。有王紀碑。西爲青帝觀。顧炎武謂即月令所謂其帝太皞也。附晉禮儀志。開皇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岱嶽。爲壇如南郊。又陳樂設位於青帝壇。如南郊。帝服袞冕。乘金輅。備法駕。行禮畢。遂詣青帝壇祭焉。按觀創建無考。宋祥符初重修。加封廣生帝君。有御製碑。今佚。又北爲金山明立高真院於上。今名西眼光殿。殿西有眼光泉。遊人多於此掬水洗目。

自大王廟轉而東北爲后土殿。有宋范致君題名。勒殿門外。有井曰滌塵泉。東爲老君堂。古岱嶽觀之一

闕也，唐爲老氏離宮，武后賜額曰白鶴，自高宗以下六帝一后修齋建醮，皆於此觀，有雙碑以蓋趺合兩束之，俗呼鴛鴦碑，其字四面，每面作四五層，書法不一，唐碑存於泰山者唯此與元宗紀泰山銘耳，顧炎武采入金石文字，遙衍頹基敝廨，皆岱嶽觀故地，按水經注曰，古帝升封，設舍所跨處有石鼓存焉，在故觀南趾，從征記曰，中廟去下廟五里，屋宇又崇麗於下廟，廟東西夾澗，岱史載向尙存古松柏十餘株，有趙子昂題刻漢柏二字，今與樹俱亡，是岱嶽觀在元以前爲東嶽中廟矣，東爲瑤玉庵，祀王母，宋皇祐間鍊師屍歸蒙冀居此，賜紫服，題名於石，後人增飾藥王殿、觀瀾亭，石渠夾徑，建以橋欄，庵前有飛鸞泉，又東跨澗，古有王母橋，今廢，旁爲呂公洞，唐雙碑載洪詩謂之發生洞，宋錢伯言紀遊謂之金母洞，傳純陽子煉丹於此，內有純陽石像，上爲飛虹嶺，宋疑泰山紀事曰，昔呂公題詩石壁，有虹常對詩頂，遂一夕呂公復至，揮筆點其額，遂化龍飛去，因名飛虹云，按岱史呂公於紹聖政和間題詩二首於王母池，即此，其遺刻在今府署南關帝廟壁，嶺上舊有巖巖亭，金知州姚述築建，并自爲記，明成化間參政張盛移建於水簾洞東，亦亡，洞北爲虬在灣，卽岱史所謂王母池，一名瑤池，水經注，古者帝王升封，咸憩此水是也，按

宋李諤記稱昔黃帝建岱嶽觀，遣女七人，雲冠羽衣，修奉香火，以迎西王母，其說荒遠不可稽，然老君堂雙碑載唐人題名，有拜訪瑤池之語，知其久也，上有王母樓，俗稱梳洗樓，地以中溪經流繞府城東南，遂名梳洗河，山海經所謂環水也，有環水橋，明舉人張虎建，又南過封祀壇，東則河淤伏流，至木頭灣復見，入洋歸汶，總名中谿也，虬在灣北，石厂森陰，谿水潰瀠，泰山紀勝謂之小蓬萊，爲工人采石所毀，崖西谿有巡山李元英等及巡山孫明叔等題名，皆無朝號，又唐雙碑內刻宋人題名有巡山供奉何懷習巡山侍禁李安二官名并存，致飛虬嶺東爲虎山，其上有東眼光殿，雍正八年建，遙與西眼光對峙，

玉皇閣北爲關帝廟，康熙、乾隆間相繼拓修，今上額曰神威巨鎭，廟東有憩亭及隆井，

北爲一天門坊，明參政龐光題，康熙五十六年巡撫李樹德重建，自岱宗坊至此四里，是入盤道之始，凡坊皆跨道，遊者經其下也，

北一坊明羅洪先題曰，孔子登臨處，孔子登泰山見於孟子、列子，而其駐足之地則誰其見而識之者乎，

西爲合雲亭，雍正三年知州與賢建，有今上賜亭額，

北爲天階坊，明巡按高應芳題，

北爲元君廟，元君有上中下三廟，此其中廟也，旁有且止亭，明天啓六年僧興旺拓建，知州于可久記，康熙間建紅門坊於前，額曰瞻嵓初步，爲登岱者衆路之會，

北爲觀音閣，舊名飛雲，今上額曰普門圓應，東爲更衣亭，凡士夫登岱者，至是易便服以行，今改彌勒院，

其南別構一亭，東北爲黑石埠，草木森蔚，谿內片石如几，曰小洞天，下有灣曰柳條、飲馬、石硤、各隨地命名，大澗皆然，漢枚乘謂泰山之霤穿石是也，東爲篩竿峪，水南流遶虎山北，又東南繞明衡庭大亭先塋側，匯水爲石馬灣，過岱道村呂仙橋，入梳洗河，村中有呂仙祠，萬曆間建，宋濂記碑，

元君廟西北爲大藏嶺，門東趾至顚，有石屋各一，其南丹壁懸崖，則所謂紅門也，西爲垂刀山，宋時得天

書於此，西爲鄆都峪，俗名鬼兒峪，水南流，遶金山北，又西南入澇河，

觀并閣北跨道爲萬仙樓，舊稱望仙，明萬曆四十八年建，上祀王母，配以列仙，中爲元君，今上額曰，敷賫羣真，下爲隱真洞，其東澗水縈紆，匯爲碧泉，夾澗多櫻桃叢竹，曰櫻桃園，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今可見者惟此與普照寺嶽東北竹子園耳，北爲桃源峪，或謂之桃花洞，前人題刻紛紛，惜唐代題名已鏟毀，猶有時十月張鍊師因拜岳大曆八年十數字可識，

北爲蘊亭，順治十六年建，爲遊人憩息之所，

北爲斗母宮，舊龍泉觀也，明嘉靖二十一年德藩重建，濟南陳鳳記，

北爲高老橋坊，自一天門坊至此五里，北即高老橋，古有高老開此道，故名，有嘉靖三十九年副使高捷重修橋碑，其旁有龍泉水從西北山峽經此，東注中谿，

橋北山勢突起，明從人祠殿，今改三官廟，東北里許，有漱玉橋，北爲砲高嶺，爲石經峪，宋陳國瑞題名石經谷，石坪廣畝許，古刻隸書金剛經於上，字大如斗，不記姓名年號，殘毀過半，明王世懋疑爲宋元人筆，而無所指實，按北齊武平時，梁父令王子椿好內典，嘗於徂來山刻石經二，俱隸書，字跡古勁，與此如出一手，則是經或亦子椿書耶，隆慶間侍郎萬恭云，近人刻大學聖經於上端，以勝之，今佚，汪坦刻詩般一章，在焉，北爲水簾崖，多題識，稍西石壁中分曰仙峽，石又名試劍石，萬恭摩壁爲記，并建石亭，額曰高山流水，亭西上舊有聽雨軒，轉而東爲龍泉峯，又曰楷楷崮，石經峪水出焉，上接三叉澗，遶峯後，又西南注中谿，

三官廟北爲水簾洞坊，自高老橋坊至此三里，一澗深廣，有橋跨之，曰住水流橋，西北一里爲天紳巖，山坳古澗出水，卽水簾洞，危壁飛瀑，名曰水簾泉，東注中谿，

水簾洞北爲登仙橋，東折而上爲嶽馬崖，亦曰馬棚崖，言崖可蔽馬也，岱史云，向有異書三卷，風雨不滅，傳爲呂仙蹟，故又名三字崖，大學士邢人趙國麟詩曰，一澗容中落，雙崖勢欲連，崖忽傾落，遺復題云，高岸已夷陵谷變，後來休笑誰闕疑，西北爲黃頂埠，叢樹蘿起，烟雲中望之若人立，或若跳躍，其南有地名曰白楊坊，多白楊樹，石厂幽杳，額曰白楊洞，祀彌勒石像，有漱池水，西南流，遶凌漢峯後而下，匯爲碧仙灣，水碧于油也，俗呼香油灣，入西谿，

嶽馬崖北有聖水泉，跨道殿閣鉅麗，卽明嘉靖升仙閣趾，乾隆十二年拓建，改名壺天閣，今上駐蹕於此，有御書閣額及御書壺天閣詩三首，勒東北崖，西偏爲倚山亭，

對閣爲元君殿，今上額曰瓊宇珠照，

北爲玉皇廟，今上額曰紫垣凝命，

其上盤嶺疊嶂，爲迴馬嶺，一名石關，應劭謂之天門，自水簾洞坊至迴馬嶺坊凡七里，過此馬不能登矣，有御製迴馬嶺詩三首，東西勒崖，嶺迤西爲九峯山，轉而東爲十峯嶺，岱史稱古雲巖，下爲鷹石灣，旁有一石似鷹也，水南流，會石經峪，

東轉而上。為金星亭。西折為三大士殿。西北過步天橋有十二連盤。

北為黃峴嶺。土色黃赤異他處。又名中谿山。遙東有瀑水南流。中谿發源於此。西折復有黃峴嶺坊。今圮。

再上為二天門坊。自迴馬嶺坊至此五里。峯迴路轉。是為登岱之半。有廟祀黑虎。俗呼二虎廟。旁為虎阜石。巨石蹲踞。此虎西南可覽傲來。北有倒三盤。

北為快活三路。凡三里。甚不崎嶇。行者快之。一名快活山。旁有玉液泉。石穴迸水。北為跨虹橋。

自北而西為增福廟。為元君殿。西北復有迎天坊。圮。北為龍文石。文理盤旋若龍。一名蛟龍石。北為迴龍橋。

北為小龍峪坊。圮。其西即小龍峪。石峽飛泉。勢若龍躍。東崖兩石谽谺。中噴湧泉。曰小龍口。西北為攔住山。以盤嶂橫抵谷口也。其上為霽月巖。有半山亭故址。下為濟龍澗。水西南流入黃西河。

又北而西。過雪花橋。再上為三蹬崖。平處三里。至此又復欹崎。側一石鐫明徐川檢蔣兩鑑颰歐。東為御帳坪。片石坦谿。為宋真宗駐蹕處。有石猶存焉。前為飛瀑巖。瀑水懸流。若濺花鋪玉而下。曰護駕泉。又名銀河。聖祖仁皇帝御製百丈崖觀瀑詩即此。坪北復有五大夫松。史記秦始皇登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大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漢書但云大樹。不云松也。初學記引漢官儀及泰山記云。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現在蓋漢人實見其松也。泰山紀事。松舊有二株。蒼秀參天。四圍碧石欄。根無土。蟠於石上。萬曆三十年。泰山起蛟。遂失松所在。以為化龍去。按五大夫樹。唐陸贄稱為五株。今新栽五松。有坊額曰五大夫。皆好事者為之。坊即小天門。俗史稱誠意門。自二天門坊至此五里。坊側巨石屹立。相傳萬曆三十一年夏自山巔墜此。因名飛來。有柯紹皋題識。西崖勒今上御製飛來石詩。俗史云。誠意門西為公署。東為五松亭。又名憩客亭。明人重建。題曰御帳遺蹟。今俱亡。東有盤鬱石。如人拱立。又東一山曰老人砦。有朗然子洞。元初劉朗然修道處。下為三叉澗。會雙澗而西南流。

五松北陂為望仙亭。圮。明人篆亭名於崖。兩崖夾徑。勒今上御製五大夫松詩二首。

西上為朝陽洞坊。自五大夫坊至此一里。

北上為凌虛閣。圮。西為振衣亭址。乾隆十二年改建駐蹕亭於此。有御書勝覽方輿額。遙東別構級松亭。尋圮。

北為元君殿。今上額曰靈府慈光。

北即朝陽洞。深廣如巨屋。南闢向日。舊名迎陽。亦曰雲陽。朱衡更名朝陽。東為御風巖。磨勒今上御製朝陽洞詩。因名萬丈碑。字徑三尺。又詩二首刻於洞東石壁。洞北一松獨挺山崖。曰處士松。有明方元煥題識。徐澤民碣曰。獨立大夫。治中州人。蕭協中泰山小史云。萬曆三十一年一夕風雨失其樹。惟碣存焉。其曰處士。曰獨立。豈秦封也。按此一大夫孰為封與。

北為對松山坊。自朝陽洞坊至此四里。兩峯夾路對峙。蒼松蔚薦。曰對松山。亦曰萬松山。松厄於石。不能大。雨不常及。以雲氣沾潤而生。且莖枝皆作蛟虯狀。風謖謖。清入肺。過聖水橋東。崖勒今上御製詩二首。

詩云。岱嶽最佳處。對松真絕奇。稍北復有大悲殿。今上額曰。道岸慈航。西有乾坤樓。明洪朝寶建。圮。近改新盤於橋西高阜上。或謂之雲門。

北為龍門坊。舊額大龍峪坊。自對松山坊至此四里。坊東即大龍峪。衆水歸峽。飛泉若瀉。舊有龍王廟。上有金母殿址。北曰雞冠峯。片石聳立於上。翔鳳嶺南嶺也。轉而東為數盤口。有度天橋。明萬曆間參政呂坤建。令登岱者上從東而下從西。雖相踐踏。蓋仁人之用心如此、並圮。南有雁翎峯。尖峯峭出。遙花峯下址也。北上。崖縫吐水曰大龍口。宋鄒伯溫所謂龍口泉。大石有罅如龍哆其口。水自中出也。

北為石壁峪。兩山夾削壁立。東曰飛龍巖。西曰翔鳳嶺。中為十八盤。有升仙坊。自龍門坊至此三里。磐蹬直上。天門忽闢。其相距一里餘。按後漢書注。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仰視巖谷。磛磛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蹀蹀據頓地。不避溼闇。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劭所述極登陟之狀。後易以鐵索而盤皆密級。不必十餘步一休矣。有今上御製登岱疏詩一首。度十八盤詩二首勒東巖。

十八盤盡處為南天門。舊稱三天門。劭所謂天門也。其上有閣曰摩空。自是躡天有路矣。門外西側有自然碑。高六尺三寸。寬四尺八寸。不加磨礱。因石勒元天門銘。杜仁傑撰。嚴忠範正書。字徑二寸。銘辭古雅。書法端嚴。一佳刻也。今即其地築臺而是碑遂瘞。門內舊為三靈侯祠。通志稱周諫官唐裒、葛雍、周武也。宋真宗東封泰山。見三神人於天門。因加封建祀。後改祀於鳳凰山。圮。遂移鳳凰山之關帝廟於此。今上額曰乾坤正氣。應劭曰。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鋼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即封禪具也。杜仁傑天門銘序曰。泰山天門無室宇尚矣。布山張鍊師為之經構。累歲乃成。可謂破天荒者也。按張志純號天倪子。隱布山。在今治西南八十里許。

南天門西為月觀峯。西偏怪石攢簇。即漢官儀及泰山記所謂山頂西巖為仙人石閭也。兩石環立如屏。名曰西天門。下為上桃峪。桃花峪源也。西注混源池。中一石卓立。為君子峯。又南為西神霄山。或謂之閭峯巖。變峯峻特。峽口有臥馬峯。瀑水南流至對松山東注龍峪。

關帝廟東北有石坊。明人題曰升中。今廢。

東為天街。廛而市者可三十家。劭所謂東上一里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是其地矣。迤北為行宮。乾隆十二年建。有御書雲巖額。今圮。按此地舊稱五賢堂。祀孟、荀、揚、文、韓五子。相傳為蘇源明讀書處。又有屑吾軒。石林館。皆其故址也。西為萬福泉。泰山小史云。石穴涌流。甘冽異凡。時中貴汲以進上。賜名萬福。遊人掬之洗目。謂可卻病。稍北為避人厂。幽僻可棲。

自天街北為鳳凰山。其前舊有蓬元坊。明人建。按名山洞天福地記。第二洞東嶽泰山。周迴一千里。名蓬元之天。此坊之所取名也。南有白雲洞坊。萬曆間巡撫李戴建。圮。西為象山。為鎖雲巖。又名雲窩。即白雲

洞。有今上御製詩勒璧。然洞頂東北凹處。有亭有軒。皆額曰雲岑。李蔵記石並忘。洞南深谷陡峻。或稱百丈崖。水西南流入石壁峪。轉而東爲砧子石。南爲迷花峯。五峯攢簇如迷花。花髾寬平。亦絕頂。迷東危崖萬仞。俗史所謂五花崖。仰視不見絕巔。崖蔽之也。登之。視盤道中人往來雜遝如蟻。俗又呼蟻人峯。峯頂有試心石。二石鉤連於上。登之動搖。或曰惟心誠則不動。迤南有神泉。馬第伯記云。飲之清美利人。溝水南流達於雛嶽谿。經對松山而西注龍峪。

鳳凰山東爲閣屏峯。即俗史懸石峯也。舊有老君堂。圮。東偏爲虎頭崖。巨石狀如臥虎。南折轉東爲避風崖。石广深邃而向陽。宋人題刻殆徧。東北有萬壽殿。隆泰山小史稱萬壽宮。又有御香殿。亦曰御香亭。萬曆四十二年建。祀九蓮菩薩。並造大銅鐘一。上有御製鐘銘。崇禎十四年復增祀上菩薩殿。久圮。移像於青帝宮。置鐘於後石屋。按二后升祔時。先後建祀。皆額並置祀山下天書觀內。東爲鬪仙巖。多宋元題名。明人大書振衣岡三字。鐫級過半。上有魯班洞。稍北有萬曆時所築北斗壇。四面皆門。西中通。上復爲臺。曰禮斗。碧石並峙。多文采。俗呼補天二星。取泰山北斗之義也。又東巨石熱麗。上鐫天柱峯三字。下有宋劉袞馬熙題名。東北崖石罅滴水如貫珠。曰珍珠泉。晝夜出斛許。味極佳。迤南有明設西宮。紫額曰仰止亭。凡遊宦止宿恆於此。今亡。

東爲碧霞祠。元君上廟也。文獻通考。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頂。池側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濁。宋眞宗東封。先營頓置泉。當涌上進升山。其流自廣。滴瀝可鑑。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遣使與石爲龕。奉置舊所。令欽若致祭。上爲作記。按古玉女池廟大關祠基。適掩於正殿龕座下。今祠東有聖水井。西有玉女池。井建亭遺跡。皆後人傅會耳。俗史云宋建昭眞祠。金稱昭眞觀。明洪武中重修。號碧霞元君。成宏嘉靖間拓建。額曰碧霞靈佑宮。按元君之祀傳述不一。其以爲黃帝所遣玉女者。瑤池記也。其以爲泰山神女者。博物志也。明人崔文奎獨有取於坤道成女之說。蓋謂岱嶽毓神。上通乾象。降靈下土。故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於義吻合。而劉禹錫送東嶽張鍊師詩云。久事元君住翠微。是在唐時已有元君之名。蓋由來久矣。祠正殿五間。像設及蓋瓦鴟吻簷鈴之類。皆範銅爲之。其玉像不知毀於何時也。欄其東一間曰東寶庫。西一間曰西寶庫。用以投儲諸所捐施。名曰泥施錢。蓋即漢武時所謂梨棗錢也。自乾隆二十四五年以來。每遇四月誕會之期。御賜旛器鼎幟紙嶂珠多磁晶金玉之屬。舊有玉印。篆刻天仙照縣四字。或亦祥符時與玉像並造耶。又有明人郭諒所鑄銅鼓鼎瓶。各識以銘。東西廡設眼光子孫像。瓦皆鐵冶。中爲香亭。創萬曆。建金闕處。有方從哲撰金闕記銅碑。及天啓賜鑑佑宮銅碑。又舊有秦篆刻石。先是在玉女池上。後移置祠之東廡。其石高四尺。四面廣狹不等。載始皇銘辭及二世詔書。世傳爲李斯篆字。徑二寸五分。宋人劉跂親爲摹搨。得字二百二十有二。近數年前。廡本僅存臣斯以下二十九字。宋有明北平許□錄書跋。乾隆五年廟災。是碣殲於火。所明泰山進香題名記鐵碑銅鼓鼎爐爲汁。而玉印獨完。從燼煨得之。惟一角少缺。東西碑亭二。南爲重門。後額神秀門。前爲寢綽楔三。向有坊三。北曰護國庇佑。東曰崇仁濟世。西曰聖德安民。萬曆間巡撫

李輔。巡按吳定。錦應庚等建。圮。臺東有鼓樓。西有鐘樓。南爲大門。舊額金闕。國朝順治十八年知州曲允斌重修。復於大門上增建歌舞樓。東西各築石闕。大門外爲焚帛爐。又曰火池。遠近禱者焚楮幣於此。南爲照壁。康熙五十六年六月六日泰山大水。登岱男女漂流者無算。盤路祠廟皆圮。命江南學政林之濬江西學政魚鸞翔重修。雍正七年發帑遣內務府郎中丁皂保赫達塞重修。立碑祠門外。通東西爲蠲革香稅碑。按泰山設立香稅。自明始。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奉旨永禁。乾隆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災。命內務府員外郎汪都東建。三十五年命內務府大臣劉浩重建。皆有御製碑文紀其事。三十六年五月十五夜泰山水。盤路圮。知府夏勷重修。凡二十四橋皆恢拓之。有戊辰御製登泰山詩二首。刻東亭碑陰。辛未乙酉南巡過泰山詩四首。辛卯登泰山詩二首。並勒祠門外通東碑陰碑側。丁丑孟春過泰山詩二首。勒祠門外通西碑陰。按明萬曆間王錫爵撰東嶽碧霞宮碑云。庚寅歲。近侍諸臣呂進朝等進曰。兩宮太后聖壽彌往禮嶽祀顏。上許之。乃立石以紀。碑陰有后妃皇子侍臣等題名。其石嬰堅處自京師至此。然廟災後是碑尚完整。近爲工人毀壞。殿內先後恭懸聖祖仁皇帝御額曰。坤元叶應。世宗憲皇帝額曰。福綏海宇。今上額曰。靈維嶽嶽。又額贊化東皇。顯鐵命曰。古者庶人魚菽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第四方男女不遠數千里進香報賽。皆先有事於元君。而後及於他廟也。

東石闕外爲駐蹕亭。即康熙中更衣亭。乾隆十二年拓建。俗史稱東公署。香稅總巡官所居皆此地。東南爲寶藏嶺。上有獅子石。介五花崖。望海石間也。

東北上爲東嶽廟。從征記所謂上廟在山頂。即封禪處也。元時張志純拓建。明嘉靖間巡撫曾銑重修。布政使陳儒爲記。今上額曰。資始惟元。又額。上摩者吳。廟北懸崖間壁爲大觀峯。一曰彌高巖。有唐元宗紀泰山銘。世謂之磨崖碑。高二丈九尺。寬一丈六尺七寸。額高三尺九寸。寬四尺。開元十四年九月御製八分書并題額。字徑五寸。額字徑一尺九寸。米燊云。碑銘典雅。或是燕許手筆。而御書遒勁若怒猊渴驥。翩東安閒。不比孝經之多肉少骨。若唐隸盡如此。何慚漢碑碣乎。王世貞云。其下三尺許爲搨碑者冬月燒火蝕之。遂不全。濟南府志。碑下截剝落葉彬補書。按彬所補百八字。形似小異。後列從臣題名。字差小。好事者以古篆錄毀。猶有開國公臣李仁德。上柱國臣李元紘。臣尉大雅。臣王敬之。三十餘字。容處亦有題名。惟顏眞卿名已亡。其旁有大小懸鼓石。下有桃花洞。裂天泉。雲水池夾之。又唐高宗朝覲碑。蘇頲封東嶽朝覲頌。皆磨於崖。並佚。康熙二十三年聖祖仁皇帝御製雲峯二大字。今上御製戊辰二月晦夜宿岱頂詩二首。恭瞻皇祖勒崖雲峯二大字詩一首。並勒此崖之西。其上有唐乾封元年劉仁願題記。南側一石。高可一丈。南面刻一拳石三字。北面刻聰明正直四字。孔貞瑄謂之眞泰山。取五嶽眞形之義也。唐磨崖東爲宋磨崖碑。眞宗述功德銘。磨勒於上。高二丈六尺。寬一丈一尺六寸。額高二尺八寸。寬五尺五寸。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御製正書并篆額。是碑有二。一勒山上。一勒山下城南。其勒山下者所謂陰字碑也。其勒山上者。文字徑二寸。額字徑八寸。明嘉靖間鄒人汪坦大書東安邵鳴岐等題名一則。又安

陽人莅德來當事僚友同遊.引漢陳荀諸賢之聚太史以德星奏一事自爲題名.復書德星巖三大字.並鐫.蓋以上俱存約毀三四十字.下截尚有字句可讀.共得字二百二十有五.篆額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之銘十三字.完好如初.原碑字跡猶存.何以孔貞瑄稱只存其額也.文獻通考.初王欽若言唐高宗元宗二碑之東石壁.南向平峭.欲即崖成碑.以勒聖製.上曰.朕之功德固無所紀.若須撰述.不過對上天報佑.敘祖宗盛美爾.命勒石北向.以答天貺.元好問東遊略記云.嶽頂封禪壇下有唐宋磨崖.據此則眞宗之述功德銘.先經勒帖嶺.後又立碑城南也.乃後人第知有城南之碑.而不復知有帖嶺之碑矣.

西北爲青帝宮.李戟重修.今上額曰.慈天廣祐.東有碧天泉.今涸.大門外巨石踣臥.名曰獨石.

西爲後寢宮.明碑.神憩宮.女冠爲元君臥像焉.今上額曰.德源坤輿.

西爲望吳峯.俗呼孔子巖.韓詩外傳.孔子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以指之者也.明建過化亭於上.圯.遂立孔子廟於下.嘉靖萬曆間朱衡、鄒大猷、查志隆相繼修葺.以四配.後知州桑悊約以非禮.徹去.國朝康熙十五年吳雲楊霖又重建.與石爲像.乾隆三十五年今上額曰.因高喻大.其前有坊.李樹德題曰.望吳聖蹟.廟西有崇閣曰登仙臺.岱史以純陽嘗登此云.

德星巖北爲泰山絕巔.舊稱太平頂.俗名玉皇頂.有玉帝觀.即古太清宮也.明成化十九年中使以內帑重建.隆慶六年萬恭徹觀於巔北.出巔石而表之.觀中有今上額曰.妙蓮無爲.東側爲迎旭亭.今上額曰.浴日發雲.自南天門至絕巔六里餘.登岱者必以此爲極焉.

絕巔前爲封臺.基方廣.碣曰.古登封臺.按漢官儀.秦篆刻石東北百餘步.得始皇封所.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臺上有壇.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則詔書所謂酢棃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太山下.未及上.百官爲先上跪拜.置棃棗錢於道以求福.壇以南有玉盤玉龜.即此也.有今上御製登封臺詩二首.勒飛龍巖絕壁.

觀大門外有碑而無字.高一丈五尺五寸.南北面各寬三尺六寸.東西側各厚二尺四寸.碑上微狹於下.頂似幢蓋.而趺爲土埀.或曰石表.或曰神主石.或言其下有金書玉簡.當是石函.色黃白堅緻.無昔辭.非嶽之所有.世傳秦皇無字碑.然始皇刻石見於史記.二世詔書即刻其上.不應旣有刻石.復立此碑.顧炎武辨爲漢武帝立.東有巨石.勒今上御製無字碑詩.史記封禪書云.上因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茲碑是也.後漢書郊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注師古曰.從山下轉石而上也.是其證矣.漢官儀曰.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今石尖其處.封禪書又曰.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加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絕巔東南爲平頂峯.巔石平敞.東北爲探海石.一石橫出.東指無依.

平頂南爲乾坤亭.明挾仙宮故址.亭始於康熙二十三年建.中有碣曰.孔子小天下處.前一亭.聖祖仁皇

帝額曰.普照乾坤.今上額曰.獨尊宇宙.內有碑.丁丑首夏壬午孟夏御製登岱詩各二首.勒碑兩面.碑兩側亦有詩二首.

東南爲日觀峯.即漢官儀及泰山記所謂山頂東巖.爲介丘也.其曰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故以名焉.魏莊渠書曰.日觀峯者.夜半可以眺見浴日.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翠嵐者.海島.蓬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中如大玉盤.遙海微望而見海日是矣.王世貞以日觀秦觀越觀爲一峯.言觀日出則爲日觀.西望見秦則爲秦觀.南望見越則爲越觀.後人所指某某峯.皆妄也.自天門月觀.繼絕巔至此.皆曰泰山頂.宋眞宗改稱太平頂也.日觀西爲登封壇.蓋唐時築也.岱史載日觀峯西爲宋築石函.方丈許.亦題刻曰古封禪壇.俗曰寶藏庫.以所藏金書玉簡故云.唐書禮樂志.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爲圓壇.又爲壇於山上.號登封壇.旋名登封壇曰萬歲臺.元宗十三年有事泰山.立圓臺於山上.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又爲圓壇於山下.典禮樂章可徵也.宋史眞宗東封於山上.置圓臺.又宋史禮志.眞宗祥符初有事泰山.記敍之甚詳也.按前代登封爲金泥玉簡之事.皆甚其地.而壇基無存.岱史云.洪武初.居民於山中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有司獻於朝.驗其刻乃宋眞宗祀泰山后土文.又成化十八年秋.日觀峯下雨水衝出玉簡.命中使有事東藩.復瘞以獻.乃命仍瘞舊所.後延日照觀.嘉靖間復從觀海亭.額曰日觀亭.稍北爲望海樓.並圯.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工人於日觀峯側鑿石.得玉匣二.各緘以玉檢金繩.啓視其一爲祥符玉册.共十七簡.簡字一行.外用黃綾摺疊裹之.見風灰飛.其一未啓.其簡尺寸悉如宋史禮志所載.巡撫阿里袞獻於朝.有今上御製日觀峯詩二首.刻碑兩面.建亭於上.東爲東天門.又東爲伏虎門.峽口陡險.下爲騰龍淵.煙雲杳靄.深不可測.水東北流.會洗鶴灣.

日觀峯南爲愛身崖.舊稱舍身崖.三面陡削.絕無尾徑.四方愚民往往爲親病誓代.親愈則躍身投崖以死.明何起鳴織垣示禁.碣曰愛身崖.俗本無舍.何況愛緣.非舍非愛.作如是觀.崖上勒宋政和間題名.中立一石高丈許.曰瞻魯臺.俗名擲千石.東巖題海日奇觀四字.旁有可止臺.稍南有方正石.端瑩如碑.側東南爲神憩山.俗名嚇人峯.縣崖天半.吁駭殊甚.南巖東西有影翠石.下爲九龍峪.納諸水東南流.北折繞神憩.東匯雲河水.爲漾東北.注騰龍淵.北崖一洞.極深敞.曰清靜石屋.中有清泉.元初女冠孫清靜修眞處.川林僻曠.隱跡翠巖.故俗呼爲仙人.據云.北爲空明山.中穴通明.日光穿午.

愛身崖西爲仙人橋.兩崖夾.側中三石銜接加梁.西爲望海石.巨石如錦.與日觀埒.西有蓬觀洞.俗稱昭眞庫.高深幽暗.遊者憩焉.又南石壁峻削.爲蛇倒巖.元好問送天倪子歸布山詩曰.稜日天門直登覽.蛇仙巖下幸遊留.有汪老石屋.岱史云.翰林王義之蹟跌化此.稍東爲瀑虛谿.水激洞西南流.中有突秀峯.泰山小史所稱石筍也.峯頂喬松偃蓋.今亡.

絕巔東北七里爲鶴山.松檄嶽名老鶴巢云.

絕巔西里許爲丈人峯.狀如老人傴僂.按漢書郊祀志云.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唐顯慶式西陽雜俎云.元宗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女壻鄭鎰本九品官.封禪後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元宗見鎰

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幡綽曰。此泰山之力也。俗稱外舅曰泰山。曰丈人。本諸此。說郛引黃氏語錄之。有今上御製丈人峯詩勒於上。側有飯碗泉。今涸。

西爲石馬山。遊黃華洞進路處也。呂坤因洞路艱危。故題迴車巖於此。

北爲北天門。舊有石坊。額曰元武門。今廢。

又北爲躋雲嶺。丹嶂凌空。嶺東有八仙洞。危若鵲樓。即馬第伯所云石室也。其下爲亂石。溝水南流。過□塵橋。東折。經鶴山北。又東匯爲洗鶴灣。夾岸陡險。蒼松敧臥。如梁水濱。洄而東注。達於谿果峪。

東北爲獨足盤。明萬曆間創闢此徑。林古度大書黃花棧三字勒北崖。崖壇敞如女牆。其上松石杈枒如筍。鋒偃謂之筍城。并題記於崖東北。又東南兩峯回翔。爲雙鳳嶺。舊稱大小牛心石。亦曰大小蠟燭峯。各因形命名。南臨洗鶴灣。

獨足盤東北爲元君廟。內有萬松亭。後改彌勒殿。自東而上爲蕭然閣。下祀呂仙。東有三官殿。祀移像於元君殿西舍。明隆慶六年肥城大輔將軍睦樾建。有禁約碑。萬曆崇禎間州人徐鑑裁王度皆讀書於此。廟北爲天空山。俗稱玉女山。其巔平坦。呼爲蹬觀臺。舊史云。堯嘗登此。意或因蹬觀而訛之耶。臺前右洞清邃。曰黃華。俗以環洞多黃花故名。傳爲玉女修眞處。中有靈異泉。東一洞曰蓮花。石瓣倒綴如蓮。懸露涓滴。謂之石乳泉。積冰恍如玉柱。有今上御製蓮花洞詩勒壁。即舊史所謂後石屋也。然鎖亭下亦有石屋。由地道可通。窈然闃。後人於其地立元君墓。傳會滋甚。自迴車巖迤邐至此。總名後石塢。俗呼後十五。言南天門至此十五里爲奧區云。

自天空山東爲九龍岡。上有鑑池。詩可鑑髮。俗呼玉女洗頭盆。北爲鳳凰池。東北爲飲虎池。東北八里爲廣山爲五女圍石。舊史云夜有呼號相力之聲。詰朝巨石壘成圍。蓋五仙女爲之。又有張遠書。天空山北爲坳山。嶂圍秀拔。爲仙人躋。躋可容千人。際雲嶺北爲明月嶂。翠巒秀列。儼若屏障。泰山紀事。宋張崇懿結茅隱此。曾產紫芝一本。因名採芝庵。旁有燕脂石。色如渥丹。又北爲懶張石屋。相傳明張三丰煉眞處。其西爲孤山。崎嶸特起。東北爲小冰牢峪。即舊史天牢峪也。陰壑層冰。經夏始解。因名凌冰洞。水東北流。入天井。北爲眺平臺。舊多花木。天地運度經。太山北有桂樹七十株。其實赤如橘也。西里許爲揚子峪。崖岸深陡。西十餘里爲牢隘山。山似攫去其半也。眺平臺西北六里爲大冰牢峪。石冊嶮閟。又曰冰寨。觀冰洞危甚。水東北流。入天井。

其在東南麓者。對松山東有松巖。老松森竦。陰翳蔽日。西北有斐子洞。傳漢斐儆曾棲此。高深險僻。南爲馬鞍山。兩山並起如馬鞍。西南爲視離崖。石巉縱橫六七里。中凹如洞。有泉出其巔。曰懸漈泉。瀑水南流。達於雙溝。迤西則所謂老人崖也。其南有巨石紫潤。俗名肝華石。又南危崖壁立。或呼石練陀。旁有九間石屋。又東南爲延坡嶺。雙溝環涌。嶺北諸谷水皆匯此。又名東谿。由爲東谿發源也。水東南流約五里。合於艾峪。而注艾峪。東有艾窪村。地多艾。東南五里爲栗子峪。水南流遶小津口下延坡嶺。南爲楊老塢。舊史稱楊老國。嶺崖險阻。上卻平曠。昔楊老避兵於此。南爲摩天嶺。巖巖特起。雲至此多散去。一名擎雲峯。

迤南爲屏風巖。嶺巖之間。橫溝涌流。而東導南折。遶淩漢峯。西曰堰嶺河。河腹雙泉逆涌。匯爲金牛灣。又東南有納青龍泉水。又西南會桃洗河。屏風巖前爲四陽庵。一名潛仙。舊址在西南。明萬曆初道士柴慧庵修煉處。蕭大亨移建於此。庵南石竅滴水曰漏泉。又南爲迴龍峪。有筆架石。雙流旋繞東南。會堰嶺河。淩漢峯東爲織彩灣。水東南流經白家河八十里。河自陵天嶺東四里爲鵝鶻崖。峭壁巢野鴿。東二里爲風門。又南三里爲臥龍峪。本名五龍峪。東二里爲中陵山。東二里爲水牛埠。東北爲小津口村。東西椒山夾之。水東南流入謚漢峪。又南至沙溝入汶。山西爲椒子峪。南里許有杏園。栗椒杏各以樹之多者得名。南二里傳家村。旁有石舟。巨石上浮如舟也。南里許有地曰謝過城。舊史云。齊魯會夾谷後。歸田謝過於此。然左傳所不載。夾谷今在萊蕪境也。謝過城東里許有漢明堂遺址。案水經注。漢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降坐明堂於山之東北阯。武帝以古處險狹而不顯也。欲治明堂於奉高旁而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之。通水環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於汶上。如帶圖也。古引水爲壁雍處。基趾尙存。舊史云。其地舒衍。突起石岡。嶺平而高。四丈許。周約三畝。後枕嶽麓。支山如屏障。左右如衛從。然谿水瀠洄。南會於汶。遙望徂徠如列屏。案當時朝會之規宛在。元人題刻明堂故基四字。今佚。乾隆辛卯御製漢明堂詩。立碑其上。艾峪水自北來匯此。西折而南。因名明堂泉。北經流曰十里河。由津歸汶。總名東谿也。泰山泉鰕甚多。濟志謂入下橋海觀葛。諸三泉。均屬萊蕪縣境。十里河東四里有紅亭遺址。春秋昭公八年。秋蒐于紅。向有土邱。今其鄉訛爲紅廟云。椒山東八里爲杏山。有鑿黃洞。下爲王老峪。土邱高廣。又西南爲

水泉峪。漢明堂東北二十七里有奉高故城。今故縣村是也。旁有大雲禪寺。金大定四年勅牒勒壁。水經注。奉高縣。漢武帝元封元年立。以奉太山邑治也。縣北有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季札之聘上國也。喪子於嬴博之間。即此處。從征記曰。嬴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圓。其高可隱也。前有石銘一所。漢末奉高令所立。無所述敍。標誌而已。碑石糜碎。靡有遺矣。唯趺存焉。按奉高城東北七里北褫村。旁有大冢。疑即季札子墓。又東南八里過接頭村。有古城遺阯。即春秋時齊之博邑也。哀公十一年會吳伐齊。左傳。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接嬴邑故城在今萊蕪境也。

其在西南麓者。對松山西南有五陀嶷。紅葉嶺。峽石溝諸名稱。西南四里爲石猴山。北曰石後。又名西谿。山下爲黃西河。上納龍峪之水。經黃峴嶺西。故以名河。爲西谿發源也。又西遶九女砦。南一峯高處奇旋若蓮。舊史云。昔有九女避兵於此。地多石英。白者如水晶。有色淡紫。瑩徹五稜。魏書景初元年。增崇宮殿。鑿太山之石英也。又西遶三尖山。南山西脊有石厂。下爲欄櫨閣。自九峯之西爲仙趾峪。一名馬蹄峪。有仙人草履跡。長尺餘。馬蹄跡。徑五寸。水西南流。遶雞塒嶺。下與黃西河會。又南遶丹穴嶺東。其嶺黃壤舒衍。西下爲八里溝。又西遶鳳凰山。北匯爲馬蹄灣。北受八里溝水。又南過竹林寺。西。故又曰竹林西河。寺莫知所肇。自唐迄今。屢經興替。元元貞初。僧法海重修。李謙記。明時滿空禪師重建。萬曆間。陶思聖等重修。吳維城記。其時叢竹千竿。銀杏雙挺。今蕩然矣。自白楊坊南爲淩漢砦。砦可容數百人。高處爲淩漢峯。

丹嶂蒼巢。或名金泉峯也。峯南有嶺曰振鐸。峪曰黑虎。水南流匯爲新泉。西折過子午橋而注。中爲普照寺。唐宋時古刹。金大定間奉勅重建。額曰普照禪林。有勅牒石刻勒殿壁。明永樂間。高麗滿空禪師國朝康熙初崇川詩僧元玉先後卓錫於此。寺東有元玉別構石堂。并自爲銘。復大書石堂二字左右題其一十二歲各系以長短句。旁爲元玉塔。有太史淄川唐夢賚塔銘。寺之西南爲滿空禪師塔。而塔銘碑近移寺大門內。塔北爲魯齋相田時耕墓。西北有臥象石。又西北爲投書澗。水南下東受新泉之水。又西南交流。俗史云。投書澗胡瑗讀書於此。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字。即投澗中。澗上有碣曰。宋胡安定先生投書處。西爲上書院。世稱泰山書院。舊有石介記勒壁。今亡。黨懷英曰孫明復石守道築室泰山不以爲學館。爲大關獄祠。堪基甫追。乃北徙山麓。而鄉人指以爲上書院者。則其所徙地也。元好問曰泰山上書院。唐周朴所居。宋孫明復居之。明嘉靖間僉事盧問之委孫石神位於此。顏曰仰德堂。後又合祀胡瑗爲三賢祠。春秋致祭。康熙五十一年學政黃叔琳知州徐肇顯重建。乾隆四年知府蔣尙思重修。東偏舊有明人別構。有松亭幷題識投經臺講書臺諸蹟。祠前西爲香水峪。上接投書澗諸水。西南流會於西谿。上爲三陽觀。舊名三陽庵。明嘉靖時德藩建。鍊師王三陽居此。萬曆間大興締造。有大學士東阿于愼行碑記。東南爲木末亭。愼行之所名也。自北石級陡絕而上。旁有金莫崖。嶺巔曰天外。多松柟。轉而東有石厂曰三陽洞。一名勝禪洞。觀大門外有救苦臺。南側有三陽墓。又西爲傲來山。巍峩特起。有與岱爭脊之勢。又名芙蓉峯。其巓一洞曰歸雲。內有石池涵流。自竹林寺西南入。高岸深谷。人單行攀藤附葛而上。石竇可通曰帶門。有金貞祐間題名。西旁一洞中可窺天者三。名曰三透天。俗呼玉皇洞。南爲天勝砦。坦處

可容千人。俗史云。漢劉盆子等聚兵于上。有演武場張旗石及柱窩礁礎之蹟。按泰山紀事云。岱西南峯最陡峻處有劉盆子砦。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轉入泰山。後議立盆子。時兵已數十萬。鼓行而西。則盆子固未嘗據此。特以崇歸盆子部下。名劉盆子砦耳。元初僧通慧律師行全結茅於峯高山天勝砦。即此山巔。東北縣石明通明。俗名獅子峯。時行全之徒德友亦避地於此。旁有懸刀峯。東爲扇子崖。傾崎宛如摺箑。明蒲坂楊博題曰仙人掌。崖北舊多青桐曰青桐澗。水東流入竹林西河。明季。州舉人王無欲築室崖巔。復結茅其下。曰西山別業。其時櫻桃夾徑。松柟盤紆。今濯濯矣。僅存石廟曰無梁殿。祀玉皇。下爲石閣閣洞四楹。上祀元始天尊。並無欲建碑記在焉。東有仙桃石。巨石嵌空如桃。東南有會仙庵。把澗水東注西百丈崖。青桐澗北危崖崩塌狀。俗稱壺餅崖。其陽有劉盆子洞。仰視洞懸絕而門窔。西北二里爲火焰山。一峯縣飈特異。南崖一洞深邃。志稱觀音洞。俗訛魔王洞。下爲石屏峪。水西南流過黃金口入龍潭西一里有水音砦。平處亦容千人。天勝砦西南爲弄水巖。雙峯嶒起。又南爲雙龍峯。圓垂如鐘。即宋錢伯言紀遊所稱處也。會仙庵東爲飛鵝峯。石色深黝。忽若人形對拱。稍白者西。赭者東。曰仙人影。泰山小史所謂衣染古煙碧神凝秋水清者也。又東爲東百丈崖。瀑瀉若垂紳。名曰天紳泉。下匯黑龍潭。沉碧無底。稍西南爲忽雷澗。俗史云。天將雨時。每聞雷聲迅發於此。又西爲西百丈崖。視東崖倍高。懸流如挂練。亦曰水簾泉。東上爲招軍嶺。舊有石塢蹟。又有萃美亭。金知州姚建榮建。元奉符尹王悟重修。廉訪使徐𣈶記

云。面水簾而瞰天紳。諸峯咸會。因榜曰萃美亭。亭圮。記石亦亡。又南爲白龍池。縣崖絕壑。殆非人境。池北崖揭樹亘。上復嶠削。形若井。俗史謂之石井。上鐫元非石三大字。下崖鐫劉宋人題名。嵒氏金石文字記載之未盡也。池東有三元石。前爲淵濟公祠。俗史云。宋元豐五年封白龍爲淵濟公。始建祠。縣人趙合爲記。是池禱雨輒應。元明多刻石祠中。今並亡。惟元至正時盛澤記碣尙存。漫漶無撰書人姓名。俗史稱知州路希尹撰文矣。乾隆十三年東巡。遣官致祭於池。遂得雨。南爲鐵鼓砦。水激石嵌如擂鼓。又南爲躍星潭。澄深靜。西崖平削。刻弄水嵓三字。又南一石屹立。勒雞籠峯三字。又南爲大峪。中一石如匣曰劍匣石。一石中分如劈。曰試劍石。一石如人影。戴巾持劍而坐。舒一足曰仙影石。又南石峽寬隆者二。曰大石峽小石峽。自黃西河經龍潭龍池至此爲西谿會歸處。谿水東折。選元杜仁傑縣墓。北俗稱土公土母。南一里有豐碑。額曰大元太師泰安武穆王神道之碑銘。延祐四年四月姚燧撰并八分書篆額。兩面皆有撰額文。起南面而北。上截字猶可讀。下截多殘缺。墓西有搘鼓石。谿水又南東受梳洗泉之水。繞府城西南。遶古汶陽橋及渿河橋下。又南入泮。歸汶。總名西谿也。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四日。谿水泛漲。上下河畔廬舍男女漂流者無算。汶陽橋北爲天書觀。俗史云。觀本名乾元。門閣三重。殿廡三所。宋史禮志。大中祥符元年閏六月八日封祀。制置使王欽若言泰山西南垂刀山上有紅紫雲氣。漸成華蓋。至地而散。其日木工董祚於靈液亭北見黃素書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覩上有御名。馳告欽若。遂迎至官舍授中使捧詣闕。因建天書觀於此。按天書即欽若所爲黃素書也。當時群臣相欺。侈言祥瑞。其書詞見三朝符瑞志。龍圖閣待制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國初張習孔雲谷

臥餘遺謂今批尖傳何也。觀大門內舊有泉有亭。明人題刻醴泉二字。文獻通考。袞州乾封縣民王用田中有黃見錯土。得小青錢數十。爭取之。錢墜石罅。因發石。有涌泉二十四眼。味極甘美。又枯石河復有涌泉二十五眼。又一眼出層阜之上。縱橫勢浸盛。又別引數派。變魚躍其中。有果實流出。似李而小。味甚甘。及古今錢百餘。封禪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貯水馳驛以獻。分賜近臣。詔設欄格護之。六月詔建亭以靈液爲額。宋祕曰余宜條時猶見觀內泉出石崖下注。有垂楊數株。大二十圍。蓋宋祥符時所植。今樹既爲有。而泉又堅深爲池。非其舊矣。俗史云。岱頂玉女池北有靈液亭。宋史無之。泉側鐵洋圖十三級。明嘉靖十二年造。自正德間即其中爲元君殿。簷道中官致祭。有御祝文勒殿東壁。其後爲九蓮殿。萬曆間命中使特修告竣。故天書觀顏爲天慶宮。岱頂大麼五年金碑所載也。又北後爲智上殿。崇禎間勅建副使左佩佐碑云。皇上追崇孝純皇太后爲西天淨土極樂世界菩薩。上號曰智上。建寶刹於岱。辛巳啓土鳩工。三載告成。改神廟時尊孝定皇太后爲九蓮菩薩。即今智上前殿者。像設皆飾銅鍍金爲之。按九蓮菩薩語見毛奇齡彤史拾遺記。乾隆十一年觀大門樓災。其西有翠陰亭。亦宋時建。圮。西爲泰山書院。乾隆二十九年知府姚立德購民舍改建。知縣程隆記。西北七里爲皇碑亭。有康熙三十七年萬姓感恩碑。其北一亭有四十三年聖祖仁皇帝御製詩勒壁。西爲下泉。其水自傲來山西飛瀑而下。中有石鼓。巨石如縣鼓也。東南流入泮。西五里爲大佛嶺。舊有大佛寺。範銅爲像。高丈餘。

其在東北麓者九龍岡東爲天燭山南峯矗立如炬東西遙相對峙即吳同春續遊泰山記誤指爲介邱者也按廣雅小陵曰邱則非高山可知矣其下爲谿里峪巖穴深邃涌泉不竭昔有魔女化此又名風魔谿東南流入埠帶峪天燭山東爲分水嶺其南則有埠帶峪李家泉諸水其北則有旋螺峪冰半峪諸水皆循嶺分流焉東二里爲觀星嶺東北即李家泉水南流入栗子峪分水嶺東爲鷹嘴峪有村曰大津口蘆植栗東北多槲林世謂之山羅巖北五里爲竹子園其西地極平曠羣峯環峙林木蓊鬱雙谿瀠繞交流中爲周明堂故址封禪書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齊有太山之明堂是也漢之廢基又在其旁今稱明堂村訛曰明家灘據金學士黨懷英谷山寺碑云嶽東北阯有明堂引沈存中說而以爲漢舊懷英生長泰山通志故本水經注漢武帝封太山降坐明堂於山之東北阯適近周明堂處武帝以古處險狹不顯今奉高作明堂於汶水如帶圖在山之東南阯去周明堂三十里又岱史稱周明堂故址在嶽東北麓旁有谷山寺蓋指地之著者而言按寺基峻僻距明堂尚十里顧引懷英碑記強爲牽附殊未可信明堂南爲大梘山西南爲黑山西北爲介山峻峯特異絕頂孤松挺秀俗名定南針頂之西南有黑蹬石屋頂之西北有金礦洞二其在東者懸崖上下二穴水自崖巔下注其在西者一穴幽暗出水人不能入洞外多墜石紋皆結紫石英即岱史稱金絲洞元初邱處機煉丹處也又東北有蓮花峯谷山西北爲思谷嶺南山中峽俗名雁嶺河水東流匯爲天井灣嶺北爲佛峪亦曰佛谷水東流與馬蹄泉會其上有寺額曰谷山玉泉禪寺元魏時僧意降錫處至金釋善寶重建有黨懷英撰谷山寺碑及泰和大安間勅牒碑東有古井水色紫黑充溢遇旱不減懷英八分書玉泉二大字碑東北而上爲藥師七佛閣元至元間釋善護建久圮學士閻復碑記在焉北爲返倒山爲青岡峪水東南流入天井爲仙臺嶺即長城嶺其上石臺有二曰南拱曰北拱遙相對峙山東通志謂漢武帝於此望祀蓬萊而史無其文也又北踰仙臺嶺至玉皇嶺爲縢城長城界仙臺之陽有馬蹄泉又名妙草泉水南流逕牛欄口西又南入天津河自牛欄口東十里有地曰藥圃蓋昔人皆種藥於此又有千戶廳稱名無攷東三里爲龍門山澗水東南流東北五里爲鹿町山有黃伯陽洞岱史云戰國時黃伯陽修隱處也大津口東五里爲青山絕頂巨石如冠漢書昭帝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大石起立高丈五尺有白烏數千集其旁稍南爲望仙臺岱史云漢武帝築也東南有黃結庵青山東四里爲升仙嶺東南爲石汶源出天井灣納諸谷之水東南流繞周明堂側曰天津河右會旋螺峪水又東南逕竹子園南右會雁愁澗水又東南逕大津口村北又東逕青山北曰麻塔河北四里有仁育庵又東左會龍門溝水又東北介仙源嶺鹿町山之間曰津拱河陡岸深涸昔人所云石釜也又東北左會梳洗河水又東而南即入石汶處北八里爲門家墅爲會仙觀故址元道士孟登浩修煉於此有至元五年杜森記碑旁有方井井四洞淵泓莫測觀北爲南金山有伏金石傳昔大雨沖出金礦東北六里爲大盛山東南三里爲小盛山中夾梳洗河過黃坂前村東西北十三里爲竹山爲石塢村國初侍郎王度知縣范惟粹故居也自黃坂東北過南港村三四十里至長城嶺下槲林尤勝梳洗河發源於此小盛山東八里爲祝山巔極圓特有國初巡按趙宏文墓東北二十里爲九坂嶺爲九曲

峪水西流逕南砧崖滌池南折至九頂山後又東匯紅井河東南一山勢衍脊聳谿深上有數穴如甑俗名菊山又曰石窟山或稱肅然山者誤封禪書漢武帝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舊志未詳顧炎武攷引酉陽雜俎以長山縣長白山當之非是魏書崔光傳弟敬友嘗於肅然山南設食以供行者又萊蕪王祚保北有山碑云古福巖山恐即肅然山也按楊邱山東有小陵舒暢崛起是其地矣自祝山東五里爲狼虎峪水南流入汶五代史黃巢死於泰山狼虎谷別見後錄巢爲尚讓所急陷泰山狼虎谷乃自髡爲僧得脫於此並存攷東北三里爲九頂山南有大冢俗稱爲黃巢墓金井河繞山東南折而西南其河西溪曰西金井人或淘金於此以東金井在河東溪萊蕪境也又西南逕汶里村東入汶岱史載嶽西桃花峪嘗有人採白金礦山海經云其下多金是也又云其上多玉今不可見然嶽巔時炫光彩意或玉韞之輝與文獻通考後齊天統初岱山封禪壇玉璧自出殆其驗矣石汶又南逕崖下村東有育英書院明州人李汝桂講學北地世稱理學名儒又南有李汝桂墓石汶又南逕山口村東抵故奉高西曰天井灣至此遂折九十餘里左受萊蕪原山之水過古博邑城北合爲牟汶西南流有牟汶河村碣曰古靜封鎮縣志誤以大汶口村當之也按述征記泰山郡水有北汶嬴汶牟汶柴汶與水經注之石汶世稱五汶皆源別流同其經流總名大汶又西南與萊蕪之牟嬴二汶會經[illegible]山北又西南過博縣故城南右會北汶而南折循徂徠西麓過陽關故城西至大汶口東左納柴汶本名小汶大小二汶交流又西南經東平汶上界入南旺湖分水口南北分流曰運河也

其在西北麓者避人厂西北有船石附崖闊數丈西北爲霜月巖爲沐龜潭水西北流經李子灣至老虎窩入桃峪又北土地平曠亦曰快活三里有雲巖庵故址庵後石厂深廣而西闢曰夕陽洞所謂上石屋也自桃峪之北而起者其水過陀頭巖南折而西北爲混元池石岸皆黑中央獨白如月印澄潭又西北過鷹窩崖西陡崖多鳥巢北爲滑風嶺其嶺延亘孤高壁磴崎嶇下爲老虎窩石穴深邃中有水又東石厂相通故深敞側有元都觀久圮又西北爲龍灣邱巒突出如島嶼下有碧花池石皆碧紋天然池甃又西北逕黃石崖南稍西林木匝里許中爲野人之處轉而北三里爲缺齒峯舊有傅老庵下爲香泉水南流入桃峪西北爲猛虎澗蓋孔子嘗歎苛政猛於虎後人強名之耳爲花園地多金銀花爲青天嶺北至長城嶺兩嶺夾澗其澗一源兩分即水經注分水谿也一東南流一西北流西北流者出青天嶺西南至泰長兩縣界首村過瀛川橋折而西北其經流曰中川循長城麓達於函山左納鹽巖諸谷水而注東南流者遶青天嶺東麓南折左會虎溝水過海眼桃花峪再轉東南其經流曰北汶與中川分流各半故又名泮河或謂從桃花峪分流非矣按長城嶺俗呼大嶺古長城所經戰國策所謂齊有長城巨防者也史記六國年表齊威王十一年趙取我長城楚世家蓋長城以爲防正義曰太山郡記云泰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泰山千餘里至瑯琊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今太山郡記齊記皆不可見而竹書紀年謂周顯王十八年齊築防以爲長城其時當齊威王之二十八年而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管子云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則春秋時已有長城矣城因

山爲之起。平陰之防門，緣泰山北岡而東，徑萊蕪博山臨朐沂水莒州日照諸城，蜿蜒幾二千里，至滕州海中大朱山止。據太山郡記及水經注、括地志皆謂至琅邪臺入海，或指地之著者而言，其實相距尚六十里也。猛虎溝西南爲河上林村，多桃樹，峪水又西南曲，中有石竇，深不測，曰大海眼。西納白草峪水，峪南爲峨頂巖，形如岸幘。西南爲老鴉峯，俗名老鴉尖。東南舊有碧峯寺，圮。碣大亭碑記在焉。西南爲縱纜山。下爲縱纜峪，有桂仙庵故址。西崖一洞深邃，岱史稱白鶴洞，所謂下石屋也。又南爲鑿渦，其下長石敧斜，曰石龍。遶於小海眼，西南爲西神庫，巨石朗潤，給餅之搖動，或謂中有寶藏云。又南逕中軍坪，石闕多文彩。又南注大小養魚池，池西爲襁負山，即岱史嶽山也。以大山負小，如襁子狀。山半有銳兒石，徑一丈餘，峯削如錐。東南有坦地約十畝，俗呼蠶子地，舊爲古雲臺庵，有明正德釋道轉重建三教堂碑。西南爲元君廟，內有玉皇殿及鐵佛殿，移勁峯之鐵佛建此。魚池南即桃花峪會歸處，舊時多桃樹，又名紅雨川。有今上御製桃花峪詩，勒北崖。又西南出峪口，再折而東，經新莊，達于非里鋪，又東南過萬里山，南又東南過全標店東，自分水嶺至此，迴曲凡八十餘里，總名泮河。上內三谿之水，合於大汶河。自桃峪之南而起者，混元池。下三汶澗自西來，入之。西爲十字峯，峪水又西北，大倒溝自西來入之。溝西爲清龍宮故址。南爲齊風嶺，西爲丁香峪，多紅白丁香花。西爲思鄉嶺，岱史云人死魂歸於此而思鄉也。峪水又西北，小倒溝自西來入之。溝西爲南頂，峯巒突起。頂西南爲胡桃園，多胡桃樹。南爲梯子山，爲石廣溝，西有玲瓏石。梯子山西南爲透明山，陡削玲瓏。北拱老鴉峯，宛如几案。南有雕耳石。東南爲東神庫石，若垂鐘，無苔痕，時或光彩閃爍，與西庫埒。東爲龍山，上爲姜傀峯。南一石若人形，名曰眞人峯。西南爲黃石巖，巖南有白姑庵，白姑無所考，或因黃姑而傅會之耶。南爲車道巖，北有雙溝如轍跡。又西爲雞架山，五峯排列。崖峭倒懸，多野巢，即岱史雕窩山也。山北爲羊欄坡石，岱史謂仙人牧地。周有巨石，秀麗尤奇。山南爲燕脂坡，地多燕脂瓣花。清風嶺南爲猴愁峪，西爲白練石，屆中集拖白練，島西南爲水幽石，屆出水不竭。又南爲拔山，視諸峯差高，岱史謂之雁飛嶺。東有一石聳立，曰回雁峯。東北爲燕窩石，大石有竇如燕窩，轉而南爲水鈴山，水聲觸石似鈴也。東南爲烏龍潭，西爲壇子澗。拔山西爲五峯頂，東巖蒼松叢茂，俗呼松樓。東北有黃姑庵，按黃姑牽牛星別名也。拔山五峯之間曰風門，南爲迎風嶺，下有枯石河，水東流，經龍潭，南折過大埠嶺，東入泮。又南爲西橫嶺，其嶺西自桃花峪，東至烏龍潭，橫亘二十餘里。西上爲黃金口，西北爲海棠峪，多秋海棠花，高三四尺，夏日即開。西南爲臍子溝，中有臍子峯，一石孅秀，流水盤旋。西爲刺楸山，以多刺楸樹得名。西爲土餘山，陡險，頂平無壤十八畝。西南爲駱駝嶺，有藏峯寺，創於元，重修於明，有碑記。東爲蓑草泉，南流入泮。西爲橫嶺，西二十餘里爲三縮山，三峯相連如鼎足，有龍駒寺，明時重修。寺前古木參天，甘露泉東流入於泮。西十二里爲黃山，九泉遞逝，古有延慶院，宋海定禪師重建，元明皆重修之，額曰雲泉寺。州人周宏紀。西爲肥城縣界。

其名蹟在城中者，岱廟東南爲東嶽冥福禪院，唐開元間創建，後唐釋智顯、後晉志隱皆相繼增修，僞齊時劉豫重建，改曰崇法禪院，元重修之。內有後唐長興四年勅牒碑，僞齊阜昌二年重刊，額曰特賜冥福

禪院地土之記。碑上下兩層，字大小不一。後晉天福間元休撰東嶽冥福禪院新寫藏經碑。明正德任文獻撰重修寺碑可考。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無年代書人姓名。金泰和黨懷英撰新補塑釋迦佛舊像斷碑云，舊爲嶽祠區奧，釋迦佛像主伴凡五位，並湮沒於賜寄開之際。基有鄉老趙璠以正殿曠久，始就緒重新之。其曰賜寄開，則璣歷代勅牒及御書經文典藏處。今斷碑移置縣署土地祠壁。南爲龍王廟，即宋封白龍爲淵濟公也。乾隆三十年知縣程志龍以白龍池淵濟公祠久廢，始建祠城中。

東有會眞宮，即古寒高宮。宋眞宗東封，嘗齋於宮之殿，請殿以宴羣臣父老者也。岱史云：元張志純居會眞宮數載，道行超羣，賜號崇眞保德大師，授紫服。宮在明時尚有玉皇殿及李白詩刻。成化十八年重修。萬曆二十二年八月初七日悉燬於火，惟成志純偈頌勒壁。後即故址改建關帝廟，歲時致祭於此。內附張僊祠。岱史云：唐開元中與李某同至泰山學道，李歸襄陽，後張僊棲林麓以示異，故祀此。又南爲爲南先生祠，其學館向在岱廟地，併於廟，而後徙於山麓。大定十九年始建祠於大門之左，黨懷英記。此則成化二十三年知州胡瑄請於朝而建者，吳寬記。國朝順治十年學道施閏章等重修，爲文以記。今名二賢祠。西北爲和聖祠，多明人石刻，歲時祭焉。岱廟西北爲長春觀，元初知州張郁建，金鄉女冠崔守愼嗣法於燕京長春國師，後修眞於此，賜號妙眞觀。圮。有中統二年元和子記碑。金石文字記云：長春觀有元丁亥年碑。岱史云：有邱神仙牒及成吉思皇帝勅旨碑，並亡。按邱神仙即元之邱處機，成吉思皇帝者元太祖尊號也。

城北門外西北隅爲白雲觀，明萬曆間周藩泰國將軍勤魋建，祀王母。其後增祀元君，殿設雕欄，樓榭層疊。今改稱梳粧院。其東爲駐蹕亭，乾隆三十五年建。

城東門外東北隅爲風伯雨師廟，元至元年建。岱史云：按天文志，風伯箕星，雨師畢星也。先是廟圮，止遺一碣。明成化二十二年旱，雩不雨，或油然雨狀，輒爲風散。知府蔡晟請其所祭之，風息大雨如注，因復立廟，尋圮。嘉靖中知州鄭豸易以壇。

城南門外迤東有臺基，其上即宋眞宗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五石合成，制若屏障，高九尺，通寬二丈三尺一寸，額高二尺八寸，寬四尺八寸，與岱頂殘碑字體無異，以圖誌在山頂，故字從北向，俗呼陰字碑。明巡按吳從憲篆刻其前曰泰陰碑，其北舊有從憲所建泰陰亭，并自爲記，揭其亭曰昭事上帝，望其門曰升中古蹟。東南爲宋封祀壇故址，眞宗東封時所築，有王旦壇頌碑。又有九宮貴神壇，久廢。陰字碑南爲朝覲壇故址，有陳堯叟壇頌碑，壇上舊有穆昌殿，眞宗以朝百官者也。又有瑞雲亭，泰山紀事云，當時御香亭也。眞宗將登封，齋於會眞宮之穆清殿，有黃白雲如幢蓋龍鳳狀，起大平頂，焚香再拜，雲變五色，復有雲如橋梁，紫雲覆之，久而不散，遂以名亭。今改爲山川壇。又東南爲唐封祀壇故址，唐書禮樂志，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爲圓壇山南四里，號封祀壇，旋名封祀壇曰舞鶴臺。元宗時亦爲壇於此，有張說壇頌碑，佚。壇北舊有白騾冢，鄭棨開元傳信記：上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倜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騾無疾而

璩上歎異之。諡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櫬槥壘石爲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於今存焉。俗史所載本北泉山小史。謂在嶽陽。碑記冢説尙存。泰安縣志。在紅門東。然紅門東有豐碑斷踣。趺下磨滅無字。惟碑額稜上有垂拱元年弖廿五造二年五月十二字。碑側猶存宋人題識。當日東封安在哉。茫茫今古眞虛埃。字句可讀。翻轉審視底面。有行書字影。差小。隱隱莫辨。按趙明誠金石錄云。唐登封紀號文。高宗撰幷行書飛白書額。小字。乾封元年二月一勒石山下。不知毀於何時。一立碑山下。豈武后補刻。以殘碑及開元記證之。白騾冢在城東南。失其處矣。南郊有皇恩碑亭。乾隆十三年士民恭建。

城西門外南折爲鑑芝街。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丁未。法駕入乾封縣奉高宮。戊申。王欽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餘本。此街之所以得名也。迤東有書院。明宋燾靑巖社也。康熙中趙國麟嘗講學於此。巡撫蔣陳錫檄知州石鏗增葺。乾隆五年知府王一夔以泰山書院久廢。就宋氏社拓修。因易名。街南爲靈派侯廟。後晉天福六年建。其神舊稱瀛河將軍。又曰通泉侯。宋眞宗東封。泉水方涸。俄有清流涌出。賜封靈派侯。有元豐王成撰重修木板記。元至元玉正撰重修廟記。碑具在。西有金星泉。水南流。明人建金銀橋。引城濠水入瀛河。今僧道作法事。有金銀橋渿河橋。以誑世取財。蓋借此傳會耳。河西爲煉巖堂。一名俗嶽廟。林嘉靖間主簿州人張思齊同弟思周思彰以蘋父疾建。有提督肥城李邦珍記。南爲靈應宮。元君下廟也。廟規撫致。萬曆三十九年奉敕拓建。賜今額。有張邦紀碑。其制前後殿廡通廊周密。中爲崇臺。四門上起銅樓。號金闕。殿字欄楯像設皆範銅鍍金爲之。鑑在俗嶽廟。後移遷泰亭。復徙於此。其東爲駐蹕亭。乾隆三十五年建。西爲社首山。高僅五丈。封禪書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注應劭曰。山名。在博縣。唐書禮樂志。高宗爲降禪壇於社首山上。旋名降禪壇曰景雲臺。元宗禪於社首。宋史禮志。眞宗禪社首。有王欽若壇頌碑在焉。又宋史太平興國中。有得唐元宗禪社首玉冊蒼璧。至大中祥符元年。令瘞於舊所。後立和公廟。神稱高里。爲東嶽輔相。疑勑元豐胡元質記。或謂趙德王兆祥。西北有對俗亭。明李戴毛在建。西南有瓊翠亭故址。近故爲閻王殿。下有後晉經持咒幢。天福九年僧歸仁正書。字多剝蝕。後書題名內有俗嶽鎮使及俗嶽鎮都虞候官名。則舊制所未詳。西爲亭禪山。本名高里山。嵬類篇。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即此。注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注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呼爲下里者也。字則爲蓬蒿之蒿。或者既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有此謬。陸士衡尙不免。況其餘乎。今流俗皆本此。蒿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山之陰有古仙洞。謂鬼仙葸協中曰洞。深暗。余嘗偕友探奇。執燈籠火種而入。曲徑寬隘者三。有竅不甚深。內石牀一。石磴二。登牀捫其頂。一穴上有巨石蓋之。旁無所通矣。山之陽有玉仙石。片石瑩潔。乾隆二十六年知縣程志隆廢栽松柏培護之。迨三十四年工人采石自洞門上下塝去數丈。而形勢遂失其舊。高里社首之間爲高里山神祠。額曰森羅殿。顧炎武曰。自晉陸機泰山吟始以梁父高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因之。遂令古昔帝王降禪之壇。一變而爲閻王鬼伯之祠矣。祠創建無考。元至元二十一年重修。徐世隆記。明成化三年重修。許彬記。萬曆間奉勅重建。見俗頂天啓銅碑。

城南四十里爲介石山。俗史云。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禪於此。按宋史無其事。南二里許爲石閭山。有碣眞洞。漢武帝本紀。太初三年所禪即此。按史記。石閭者在大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縣志以俗所云五道嶺當之。誤。五道嶺在其北十里。石閭南三里爲亭亭山。史記稱黃帝禪亭亭。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亭亭山東。黃帝所禪也。山有神廟。水上有石門。舊分水下溉處也。漢書地理志。泰山郡鉅平注。有亭亭山祠。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封山神爲廣禪侯。遣秘書丞直史館姜嶼致祭。有御製碑。元知州張郁知縣張侌重修。南十三里爲大汶口。有石橋。雍正間重建。水經注。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按鉅平爲晉羊祜原封梁地。武帝以平吳功封南城侯。固辭不拜。仍爲鉅平侯。上從之。有今上御製羊祜城詩即此。又西三里許迤衡翔莊爲行宮。內有四賢祠。乾隆三十年東巡。三十六年幸曲阜。駐蹕於此。有御製四賢祠詩曰。孫石氣求。永嘉應孔。胡異權並升堂。大汶口東南三十里爲梁父山。平衍突出。封禪書。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其左舊有地主祠。史記。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漢武帝及光武帝皆降禪於此。而壇址無存。南爲梁父城。漢時置縣。屬太山郡。水經注引開山圖曰。太山在左。元父在右。元父知生。梁甫主死。王者封太山。禪梁甫。故縣取名焉。諸葛亮幼從父玄。後徙居南陽。好爲梁父吟。謂此也。今其村爲梁父云。

城西南七十里有蛇邱故城。今樓上村址也。水經注。汶水又西。洸水注焉。今謂之濟河。又西逕蛇邱縣南。縣治鑄鄉故城。春秋左傳宣叔娶於鑄者也。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縣東北[illegible]陵也。自汶之北。平陽梅目。僖公以賜季友。即此。蛇水又西南逕鑄鄉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故京相璠曰。今濟北有蛇邱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俗謂之濁須水。非矣。按蛇水上納濫應諸泉。又西南逕汶陽縣北。下游即濁須水。盡謂之濁河。西南三里許有汶陽故城。今城上村是也。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汶陽縣北。莽之汶亭也。縣北有曲水亭。春秋桓公十二年經書公會杞侯莒子於曲池。左傳曰平杞莒也。故杜預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按樓上邇河之間有土邱。傳爲曲水亭址。汶水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上村南七里爲闞陵故城。水經注。漢章帝元和三年東巡泰山。立行宮於汶陽。執金吾耿恭屯城門於汶上。萊蕪存焉。世謂之闞陵城也。遙西立元君廟祀。通志以汶陽闞陵爲一城。並曲池載入甯陽縣境。又西約二十五里爲顏子坡。俗史云。州治西南境有高坡。孔子引顏淵望吳門繫馬。因與俱下於此。城東南二十二里有橫坡。狀類龜陰。北之田曰龜陰。按水經注。博縣北有龜山。山北即龜陰之田。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西南有石塔五級。曰興搭。蓋遼早乾水溢。顧命金明昌三年李德元等建。碑勒安升瓣記。南三里即博縣故城。漢之博也。城東爲天封寺。舊號郭頂寺。宋祥符有事泰山。更以天封爲額。金大定二十四年。僧道先法超重修。有黨懷英碑記。

泰山東南三十里爲徂來山。山於泰山猶勞兒然。水經注。山多松柏。詩所謂徂來之松也。郡山記曰。徂來山在梁甫奉高博三縣界。猶爲美松。亦曰尤峽之山也。赤眉渠帥樊崇所據也。故崇自號尤峽三老矣。後

魏地形志。太山郡梁父縣有徂來山在北。輿地廣記。唐省梁父入博城。歐陽修曰。徂來秀東山。孔貞瑄曰。龍脈自泰山。徂來經金牛龍山。蜿蜒東赴。至水管堂論。汶盤結於此。大小汶絡其面背。山周百六十里。自郡城至山北。蹊徑迫窄。遊岱宗而探徂來之勝者。則繞山之東西兩路。自前面入。約百餘里。自山南面突起者爲三猶崮。一名三台山。北巖曰獨秀峯。傳云李白題勒。上爲九龍宮。中爲玉皇廟。明崇禎間重修。其下爲感應侯祠。祀徂來山神。山東通志。金明昌元年封爲護國威應侯。今祠圯。松柏猶存。西北里許崖壁潙水。羊公河出焉。逶折西南流。逕羊祜墓北。又西南注小汶。西北五里爲二聖宮。古稱二聖堂。元鹿森隱居處。東南峭石壁立。篆書貧樂巖。濟易齋諸號。杜仁傑爲撰銘。殘缺不可讀。許衡嘗讀書於此。扁其室曰魯齋。後卽以爲號。宮剏於元初。開國侯徂陽時珍建。有益津高勳碑記。增祀玉皇閣。王母殿。三清殿。稍北。石洞方廣。趙國麟名曰甕瓢。又北。乳山秀峙。舊多竹木。谿水繞前而西注。古刻竹谿佳境於巖。按孔氏紀勝。唐天寶間李白。孔巢父。韓準。裴政。陶沔。張叔明隱此。號竹谿六逸堂。然二聖堂卽六逸舊基。而俗謂以黨竹谿當之也。乳山之北。谿水河出焉。上納諸谷水。匯此西導。曰日新池。逶於毛老谷。過茅茨村南。又西入大汶。東北四里爲萬松嶺。下有石屋。甘泉涓洌。北十里雙峯頡頏。爲徂來絕巔。亦曰太平頂。古有威應侯祠。今並其基亡矣。頂西有紫霞洞。下爲李源砦。自來泉。飛流自乳山。西二里舊有毛姑庵。元初州人毛仙姑居之。修持三十餘載。臨化留頌。泰定軍節度時岩爲紀石於墓。遂稱其地爲毛老谷。西十里爲縣珠山。康熙間。高沙臥雲者居此。因立臥雲庵。祀呂仙。圯。移像於南樓。有九龍嶺。八道溝。石幡峪。東崖縣石如

珠。此山之所由名也。匯水爲蘋池。南流會響水河。西三里爲樂山。有聚泉庵。俗稱大庵。西五里爲北頂。有佛寺。明宏治間。僧文原重建。州人徐鑑記。西爲廣長嶺。西五里爲關山。有古四禪寺。北齊河清二年創建。金大定二年。奉勅重建。賜額法雲禪寺。有勅牒碑。僧法潤。福燈相繼住持。元至元間。南峯禪師重修。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大雨。東山裂。泉橫流。而寺基無存。上峪之水西流。曰滄浪溝。中屹立一石。泰安縣志謂之鼇樓臺。又西南入大汶。西南里許爲鶯山。有老君洞。南五里爲他山。白蓮泉發源處。水西南流。逕積穀山。南入大汶。泉北有法雲禪寺。僧福燈建。有大定二年勅牒碑。上下兩層。上刻勅牒。下鐫張華夫記。自三猶崮東六里爲女智崮。西北四里爲天平前砦。赤眉所據。卽此。地極平曠。纍石爲基。址猶存。又東三里過清風頂。南又北二里。跨澗爲橋。名曰隔凡。西爲升仙臺。北爲隱仙觀。祀呂純陽。內有玉帝閣。三清殿。明萬曆中。有于仙號抏虛者。歸此修養有年。蟬蛻完真。觀門外古木夾徑。多桃竹。由水匯池南流。有康熙間趙國麟撰贍田碑。及題刻徂來第一桃源。深處諸蹟。又西南二里爲桃花峪。自觀東石屋東闢有天然丹竈。傳爲于仙煉丹處。國麟書煉丹爐三字。稍東爲藏石峪。石皺廣數畝。飛瀑瀉浪。勢若建瓴。至觀南與西澗合流。繞天平砦又西南注羊公河。觀北巖小脊陀巖二里。孤峯插天。世謂之背人峯。西有于仙群衣冠冢。貴人峯東四里爲風門口。爲西別谷水。東南流里許。有釣魚臺。東南三里過磁山南。朱櫻夾岸。曰櫻桃園。東二里爲南馬嶺。爲東別谷水。西南流五里。與西別谷合流。南注小汶。嶺上爲趙州庵。圯。僅存呂仙閣。中爲北斗殿。俗呼團瓢。下爲三皇廟。舊稱寺基。南五里爲砦山。又東五里爲雞山。崖谿出焉。水東南

流過鎮里村西。又南入小汶。其上有光化禪寺。寺刱於後魏。宋祥符間。賜號曰崇慶。元初時珍重修。高湖記。內有清池。注茶舍。東南里許。一巨石。南面刻北齊時隸書大般若經。字徑五寸。多剝蝕。惟曰窣有無十餘字。隱隱可辨。後書冠軍將軍梁父縣令王子椿。徐納有道字。僧其造數字。其東面大書四佛名。末有中正部貧武平元年。縣志以中正誤爲正月。蓮山東北爲圓崖。爲大悲庵。東南三里爲映佛巖。上刻隸書般若波羅密經。冠軍將軍梁父縣令王子椿十七字。其文云。文殊師利曰。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羅密。佛言般若波羅密無口無口。無名無相。非口無口。無歸依。無洲口無口。無福無口無口如凡界無古今。口亦無關。三十二字。背鐫武平元年。僧齊大衆造。後有四字類押狀。不可識。字徑一尺及七寸不等。蓋因石爲之。又東一里爲熱山。東五里爲松山。有松巖洞。東南一里爲崮堂山。其山兩穴可通。曰崮堂洞。又南里許爲兩埠山。兩山對峙如岸。已上皆屬徂來之陽。自絕巔北二里爲響藥峪。峪東北三里爲紫溢池。產九節菖蒲及玲瓏草。水東北流。經天平後砦。東至沙溝河。北折過西砦。又西北入大汶。峪西北二里爲花坡。北二里爲中軍幢。以地處徂來適中也。康熙間建三清殿。其有地洞。深暗。西爲招軍石。周多石寨。旁有隱旺泉。下爲大峪。水西流入臘慈澗。北五里爲玲瓏山。秀拔玲瓏。有楚人洞。相傳唐王希夷隱此。自中軍幢東二里爲金魚石。巨石中有魚形若隱若現。相傳一夕風雨。石劈化龍去。半踏於地。兩石魚痕宛在。有明知州許應元題識。東五里爲長春嶺。黃擬秀異。周袤約十里。宋石介卜築其下。多從遊者。世謂之徂來書院。今遺址猶稱爲講書堂。所著有徂來文集二十卷。明人宋懋觀二篇入諸子彙函。俗稱石介因竹谿六逸堂築室著書。非是。旁有姜潛別墅。號曰讀易堂。石介在焉。寄題詩曰。連雲棧外四千里。讀易堂中一帙

書。北爲天平後砦。按此砦去中軍幢不遠。黃巢聚兵處。有演武場。柱窩遺蹟。又東爲龍谿。水東北流。過燕子石屋側。危崖瀑流而下。曰濯龍灣。以崖上凸起三疊。婉若游龍。故云。北導西折曰四里河。繞徂來北麓。又西南入於大汶。天平砦東北。爲西仙霞隝。又東爲鳳鳴山。若鳳舉其首。下爲黃峪。又東爲東仙霞隝。又東爲虎穴山。爲牛山。山南有朗僧洞。神化庵。山北有大藏峪。自中軍幢西四里。兩峯並峙。俗稱角山。三石懸立。曰鞦韆峯。又西登土嶺。爲大砦口。逕東陡岸幽谷。則所謂臘慈澗也。水北流。經石匣溝。謂爲白鶴灣。又東北。會四里河。大砦口西北三里爲贊石崮。北崖篆刻竹谿二字。水西北流。逕竹谿庵。又西北。經轉山。下匯曲水河。入大汶。案竹谿庵。金黨懷英所居。著竹谿集三十卷。元大德間。教授時王震撰竹谿庵碑。字多漫漶。康熙間。於其地立玉帝閣。轉山西爲峋嶁山。爲吳山溝。水西南流。入大汶。又北三里爲石氏塋域。介自爲墓表。西一里有宋嶽讃神道碑。已上皆屬徂來之陰。

徂來山南二十里許。爲古南城。城晉太傅羊祜封邑。金于城內建大覺禪院。有大定二年。勅牒碑。僧福壽講法於此。元初。僧道嚴重建。城西有村曰羊舍。俗以爲羊氏塋域也。東北有大冢。泰山紀事稱羊續墓。按續墓在新泰。說此不可致。城東北十里爲岱山城。寰宇記。北齊置。在乾封縣東南六十里。依徂來山。今鎮里村尚有城堞遺址。又南六里爲宮里鎮。有漢武帝廟。爲漢武東巡駐蹕處。因而立廟。金燬於火。元時重建。又西南有柳里村。卽古柳下地。和聖湯沐鄉。巴里北有和聖墓碑。久廢。宮里南三十里爲云云山。皆壤

闕伏。史記。自無懷氏至周成王。禪云云者凡九。山上舊有云云亭。西下一石。刻賈氏譽院四字。傳爲元賈進士讀書地。失其名。其北有坡曰羽林。村曰廿露。又西爲古柴城。水經注。淄水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地里志曰。太山之屬縣也。世謂之柴汶矣。上接新泰縣龍堂山之水。至鎮里村南。總名小汶。東納瀏河泉合流。因名淄水。齊乘云。太山南亦有淄水。即此。又西過羊祜臨南。又西過龍鄉故城南。而注云云山東南八十里爲放城鎮。林放故里也。有唐太和幾碑。故相國趙國麟嘗遊徂來山。著記遊。以抒樂巖礙石峪爲最。其形容入妙。因是以輝映前後。然前賢題詠。半沒於瓦礫榛莽間。而名稱多從土人。則孜訂爲難也。甲申暮春之初。余偕友稽訪。杖屨殆遍。所經邱壑祠宇。隨筆誌之。未免引證瑣屑。但久幽之蹟。得附泰山而一彰。亦可以藉對相國也。敘識。

泰山西北四十餘里爲靈巖。古稱方山。或曰玉符山。多松柏。齊乘謂之十里松。元八達氏題識曰。巖前松檜時時綠。東晉京兆竺僧朗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初止於琨瑞山。降錫嘗往來於此說法。猛獸歸伏。亂石點頭。靈巖所由名也。屬泰山郡。唐隸齊州山茌縣。尋改爲長淸縣。元屬泰安州。後併濟南府。山自泰山陰長城嶺西北。經西棋子嶺。蜿蜒挺特。層崖削壁。面南向。周迴六十里。自泰山後鳥道磽礫難行。登泰山。觀遊靈巖者。由泰安府城西北遶山西麓而入。九十里。經長清境之潘徐村。東北過雞鳴山下。有靈石洞。夜半皆聞雞鳴。山西麓曰麻衣洞。元李堅樓隱處。東北過大路。抵雙槐樹。爲入靈巖者各路之會。由濟南府境東南面入。經新莊。爲宋新入公故里。有大書號曉歸別處。結綵便栽岩十字。後世題留題。延爲呂仙蹟。觀遐賢亭。壁內嵌呂仙像。南爲新入公墓。東南逕塔寶峪。西立石如塔。而中空壘然。又東跨道爲坊。額曰靈巖勝境。乾隆二十六年建。東南爲黃峴山。有老虎窩。東爲明孔山。其山一孔。南北相通。盤旋北入。內有石佛像。再入一嶺。甚深。山巔有靈光亭址。東爲淼思峪。又東爲大橫溝。崇興橋。俗呼大石橋。有宋釋仁欽修橋碑。大觀二年郭思撰。王高篆。郭升卿正書。南向。其北面先勒元豐王臨飛白書。靈巖道場四大字。並佳。明嘉靖林璣撰重修橋碑。又名通靈橋。又東爲小橫溝。明空橋。俗呼小石橋。明時重建。橋東有鑑背石。西南爲滴水崖。乾隆二十二年車駕幸靈巖。賜名雨花巖三大字及詩一首。又二十七三十三十六年詩三首。並勒一碑。建亭其地。出上水石。激泥如石。雖小。亦自具邱壑。東南爲凌霄峯。又東爲黃茅岡。爲南路。東導梵溝。諸水經此。南會甜象泉。而西注。鑑背石東爲北路。即飲馬溝。李興祖靈巖志稱宋眞宗幸靈巖。曾此飲馬得名。有新石橋。明天啓中科圜柱建。東納彩泉諸水。經三空橋下。則澗阻伏流。至此復洑。屆山西南。黃龍泉水自南來入之。又西過雨花巖。大小橫溝之水。雙抵谷間。流各從北來入之。其下曰滌思峪。又西與南路交流。匯爲大谿。又西。石鷗泉水自南來入之。又西北。注於沙河。即水經所謂中川也。又西北過長清城東北。歸大清河。新石橋東爲伽藍殿。有明宏治間僧慧海重修碑。西壁勒宋李堯文題名。西南爲地藏庵。東南爲藥師佛龕。思議佛殿。並圮。又西北爲方山神祠。壁勒前賢題詠。補書蘇轍詩跋。東旁有豐碑。元文書訥大書大靈巖寺四字。北向。南面鐫僧家奴跋。北即靈巖寺。殿閣屏障案北魏孝文帝本紀。太和三年起鹿泉殿思遠佛寺於方山。遂擬幸焉。追正光初。僧法定復興拓建。曰靈巖寺。見宋郭思

石橋記碑。隋文帝本紀。開皇十五年。旅玉符。疑即此寺。舊址在甘露泉西。唐貞觀時。徙於西南麓。宋熙寧間。移建於此。仍額靈巖。有勅牒碑。歷代修葺。制加詳焉。大門內三橋相並。中曰聚善。東曰虎谿。西曰接引。明時重建。凡寺內外諸水皆匯橋下。西注飲馬溝。今廢。二門內碑石林立。其在東者。金明昌周馳撰田園記碑一。明聖旨碑二。修廟碑二。泰山進香紀碑一。其在西者。宋嘉祐王逵撰千佛殿碑一。金明昌黨懷英撰靈巖寺碑一。元聖旨碑三。明聖旨碑三。成化艾俊撰感應記碑一。東西爲鐘鼓樓。北爲大雄殿。殿七間。祀觀音文殊普賢。案此殿即宋之獻堂。及山門。本無像設。皆明正德間僧潘所增設也。乾隆二十二年。今上賜額曰卓錫名藍。又二十七。三十。三十六年。御製靈巖寺禮佛詩三首。勒大門外東廡。南賢齋廡。東爲韋駄殿。西爲觀音堂。山甘露泉遷此。大殿北爲五花閣。上祀三大士。下祀閻通普陀。閣四面各五間。門四。迴廊壯麗。宋嘉祐間僧重靜建。明正德中至珍重修。乾隆十一年性瑞重建。西有古檜一株。志稱唐貞觀中僧陳元奘降錫靈巖。將往西域求經。時有小檜。背摩其頂。今幹枯枝茂。石欄護之。有今上御書摩頂松三大字碑。陰勒詩一首。又御製圖詩碑。陽勒詩一首。並建亭。其西爲彌勒殿。又西地洞深邃。或曰辟支洞。亦曰巨刻洞也。上爲千手殿。大門外有宣和宋齊古施五百羅漢碑。五花閣東北爲駐蹕亭。乾隆二十一年建。即彌勒殿舊基。內有古柏一株。明王之士碣曰漢柏。周垣勒前人題咏。又東北背崖之陽。卓錫泉出焉。世傳爲佛圖澄錫杖卓出者。又名錫杖泉。水西流。匯爲鏡池。澄泓宛瀅。俗呼功德池。有今上御書卓錫泉三大字。詩二首。勒崖。舊有龍王廟。今改卓錫亭。迤東二井相連。碣曰雙鶴泉。齊乘稱立鶴泉也。宋蘇轍云。昔法定建寺。患其無水。雙鶴飛鳴。其下涓涓。果得二泉。今一泉寒。碣亡。鏡池西北爲千佛殿。殿七間。中祀毘盧。漆藤爲之。配以藥師彌陀。範銅爲之。左右小佛千餘。即唐貞觀中僧慧崇所移建者。宋拓修之。明嘉靖間重建。傳光宅記。萬曆間德藩重修。康熙五十三年僧靜遠重修。殿壁前後。勒宋宣和間石刻。元蛇兒年國師法旨碑。蒙古字。明皆大千造像碑。李夔遠造像碑。東北爲御書閣。慧崇建。志稱唐僧陳元奘譯經處。有大觀時仁欽篆書閣額。萬曆間重刊。而志誤爲貞觀御筆。閣內外周嵌歷代石刻。如宋蔡卞所書圓通經。尤足貴也。北上有超然亭址。今爲方丈禪堂。闢東爲后土殿。宋時重修。有明嘉靖間僧洪覺重修碑。闢西爲般舟殿。法僧祖居重修。周垣內外。皆嵌歷代石刻。西爲辟支塔。塔九級。每級門四。隅六。皆磚石爲之。唐天寶中建。宋嘉祐間重修。元明相繼修之。西偏爲藏經殿。乾隆十四年燬於火。有元張起巖撰建龍藏碑。其後爲倚翠亭。迤西爲和尚林。有唐天寶中慧崇塔及宋元塔銘。西北爲松風閣。稍西爲朝元殿。由甘露泉移此。南下爲關帝廟。后土殿。東爲定公殿。祀有金陳壽愷撰定公圖序碣。移置大殿西舍壁。明魯城王重修殿碑。路臥。又北爲玉皇殿。自韋馱殿東爲輪藏。德藩皆修之。嘉靖二十四年重修。任士憑記。萬曆四十四年重修。周萬鎰記。雍正八年僧性瑞重建。內爲孔雀佛殿址。近改爲公館。東爲達摩殿。由甘露泉移此。自伽藍殿東過仙人巖。爲白衣殿。星月樓及維摩庵。皆圮。庵爲明劉亮采讀書地。號其室曰面壁齋。有題勒面壁偈。繪印泉遺蹟。稍東爲鐵袈裟亭。昔法定時有鐵佛自地湧出。高六尺許。如袈裟披摺之狀。篆書鐵袈裟三字。舊在甘露泉之達摩殿後。置於此。旁有印池。水出南雲洞。繞亭而西注。又北

伏行。會彩泉。上有接引佛殿。圮。東即彩泉北發源也。水西流。遶三峯橋而注兩雲洞北。爲行宮。乾隆二十一年建。中有雙山樓。御書巡方撿秀額。北屋如屏幛。有仁欽所建抱甕亭。又曰絕妙。適西別構觀花亭。對峙。厓之東趾。甘露泉出焉。水西流。繞甘露亭北。又西過玉河橋下。復北折入御花園。匯魚池。伏行而南。會巖第一名泉也。有今上御書甘露泉三大字。勒厓。復纍刻立碑。建亭。又詩四首並勒碑陰碑側及額兩面。大門內。迤西。舊有石龜泉。湖。其地傳爲金陳壽愷。元杜仁傑舊隱處。即志所載觀音朝元達摩各殿故址。古木參差。多老檜。礌砢擁腫。狀若虬龍。志稱千歲檜也。東北爲小石厂。嶠聳平臺。曰可公林。明釋真可瘞此。朗公傳勒厓側。今上御製登玉符山詩二首。勒於上。東爲大石厂。一名半室。厓由小石厂而上。北爲白雲洞。有今上御書白雲洞額。及題詩四首。並勒洞壁。其旁有駐蹕亭。西過轉山。亦有駐蹕亭。東上有宋政和張勸題盤巖觀音道場六大字。勒北厓。最高處爲懸果巖。俗呼功德頂。石龕宏敞。有釋迦佛像。皆因石爲之。北魏孝文帝本紀。太和三年。於方山起文石室。五年。建永固石室於山上。立碑於石室之庭。八年幸方山石窟寺。蓋謂此也。龕座刻宋元題名。頂迤西爲佛日巖。頂西北有飲虎池。西北流。中匯方泉。東厓有老佛窩。池水又西。遶積翠巖南。又西南流。小橋溝源也。佛日巖南爲巢鶴巖。昔有雙鶴止此。直接石埠。幽曠坦豁。俗謂之晒經臺。有今上御書巢鶴巖三大字。及詩四首。並勒一碑。建亭。南爲蹲獅巖。或曰盤石也。東谷口有雲窩。又南懸厓有觀音洞。三門相通。內有石佛像。東南多宋人題名。勒厓。有坦地約三畝。不生草木。曰無生地。佛家以無生爲上乘。故云。西爲香靈巖。俗呼琵琶山。有雙嵩塔。西北里許。北峪之水

南流。經朝元洞。圓光洞東而注大橫溝。源也。自白雲洞南三里。爲石尨峯。南爲靈巖峯。峽通一線。即小天門。東二里有華嚴泉。水北流。入黃家峪。西折注於中川。北爲華嚴寺。圮。北五里爲野老村。東皆中山張老莊隱處。靈巖峯南爲朗公山。西巖有朗公石。狀如老僧偏立。迤南爲九曲峪。朗公砦。朗公泉水北流。東折南下三里。注盤帶河。朗公石西南爲如來頂。快活巖。臥象嶺。又南爲珠山。有楚溝。會納支水。南發源也。又東。雙峯皆圓峙。俗稱東西磨山。中夾蘆溝。水東流。南折爲棋子嶺。西爲曲溝水。曰三叉口。又西至武家村南。北接盤帶河水。南接紅葉峪水。匯爲合一河。又河過長城鋪。北注於中川。北峪之北有石厂。中一竅如井。西北二里有神寶泉。下爲清米峪水。北流。西折入於中川。上爲神寶寺。北魏正光初僧法定創建。今廢。有斷碑。篆額曰大唐齊州神寶寺之碑。開元廿四年十月日子與撰。隸兼八分書。碑側鐫行書心經。最古。殘缺撰人姓名。稍東有元大德十年聖旨碑。北爲寶山。上立玉皇廟。有明嘉靖高奎撰重修碑。東曰神谷。北二里爲黃尖山。兩厓對峙。俗呼梯子厓。厓上南北兩山相連。曰雙峯。其陰石竅出水。甘美充溢。謂之館泌泉。過其西。折而東北爲石鴨峪。幽厂尤奇。如巢蝸。或稱栖佛洞。殆盡矣。泰山東北四十餘里爲琨瑞山。一名金輿山。輿或作榆。又名崑崙山。崘訛作崙。又名金盧山。攷酉陽雜俎。皆名金輿山。東有金輿洞。志稱爲風洞。齊乘稱西龍洞山。酈道元云。昔秦時竺僧朗居之。因號朗公谷。舊名琨瑞山。勢秀拔。雙流如帶。而西南向。周六十里。自泰安府城東北踰長城嶺。經玉皇嶺。至百餘里。自歷城縣東南經佛峪村至八十五里。山西北爲神通寺。道元云。竺僧朗大起殿舍。舊稱朗公寺。隋開皇三

年。文帝以通微顯感。故曰神通也。其制門閣兩重。北爲大雄殿。東曰伽藍殿。西曰達摩殿。有元至治那天祐興公道德碑。明宏治張天瑞重修寺碑。北爲千佛殿。圮。有元大德智京岩公碑。明成化僧太初寺外護碑。嘉靖重修千佛殿碑。北爲方丈。東爲祠堂。又北爲法堂。兩翼爲廊。齊乘云。神通寺有汝泉。歷城縣志寺內本無泉。惟方丈西有白龍池。或即汝泉與。然又湧於僧舍下。東廊下有朗公時所浚神泉。非涸。寺西地敞豁。舊有藏經堂。轉輪藏。鐘鼓樓。圮。又南一臺有四門塔。構架皆石爲之。塔南古柏一株。九頂蒼秀。傳云漢植。其東有宋三壇寺寶塔坡。因石懸成。紹聖間潘卞爲撰銘。又東有染池龍洞泉。洞門半掩。石龍半露。水自中出。經青龍岡。通聖橋西。注玉水。有嘉靖金城撰重修橋碑。寺西北隅。地勢幽曠。中曰朗公塔。制最古。餘多元時篆書塔銘。又西爲千佛巖。峭厓絕壁。有大小石佛千龕。多魏齊及唐人所鐫。猶有造像記二十餘可識。又西北爲黑風谷。地危險。昔人皆避亂於此。爲紅鶴厓石壁。凌雲洞名曰大觀也。又西北爲季兒砦。泉子峪。爲許牛砦。通天峪。巨石懸臥如梁。曰仙人橋。青槐岡。東三里有海螺峪。匯錫杖泉西南注於玉水。泉側有瀰彌塔。宋宣和間建。劉宗鑾題名。東南三十里爲長城嶺。嶺南北水皆分流。酉陽雜俎謂之分流山。遙北爲梯子山。谷水更多。東有仙人洞。雲梯西爲仙龍潭。玉水源也。玉水以玉符山得名。見水經及注。縣志稱錦陽川。納諸水。秀迤西北流。左會磁洞溝水。又西北經桃科新東。左會枯泉之水。又西北遶平頭山東。爲龍集山。上有玉泉寺。下爲風門嶺。爲勞山。又西北。左會龍門峪水。又西北遶齊千砦南。又西遶琨瑞山南。曰琨瑞峪。梯子山西爲天麻峯。獨孤泉北流。又西爲松峯。下有龍池。

亦玉水發源處。水西北流。經窩鋪峪。有永興觀。又北過雙鎖山紅山口。西右會三岔水。又西過金輿山南。又北與琨瑞峪合流。總名玉水也。左會涌泉之水。有涌泉橋。明萬曆間建。郭邦雲記。西偏爲蒲泉庵。隋開皇時重修。明嘉靖間重修。段雄記。玉水又西。經屏風山南。有黃巢洞。爲盤碴所掩。上立天齊廟。有明宏治韓相撰重修碑。又西遶柳埠村南。中有紫微觀。圮。松峯西北爲變破峯。山勢突兀。頂有數穴。深不測。曰雲洞。東爲陡峪。多丹楓樹。西爲雲谷。下有雙泉。又西北爲蛟洪峪。中有苦苣泉。爲苦洪峪琴泉。齊乘謂泉甲天下。謂琴筑而味勝醴是也。又西北遶靈鷲山西。有九塔寺。塔九頂。唐天寶大歷間重修。內有觀音殿。明正德間重修。馬雄記。嘉靖間重修。許邦才記。碑具在。門外有聖水泉。又北遶回龍山西。長城嶺北爲鞦韆嶺。山高陰寒。多積水。曰冰臺。經夏始解。又名冰泉。北經龍峽入印度泉。鞦韆臺西爲玉泉嶺。下有蔣溝臺。遶北爲瓦子嶺。遍山皆瓦礫。志稱爲秦皇行在也。又北爲齊城峪。茶臼河出焉。中有試茶泉。懸流飛瀉。經康泉。右會勺泉峪水。又北過白石厓西。左會避暑泉水。又東北遶虎頭厓西。右會蹬鑿泉水。入於玉水。瓦子嶺西爲龜峪。有潮齊洞。上接印度泉水。經閻家河北流。右會石灰溝水。又東北。右會鐵池水。又北經三角洞東。又北。右會石厂谷水。又北經青嶺東。入於玉水。玉水又西。經柏厓北。有透明洞。下爲柏水灣。又西。左會欄石峪水。又西經扶山北。有子房洞。深里許。地河伏流。洞旁爲五帝閣。東五里有子房庵。金天眷時碑。熨斗泉東北流。北六里有都泉。爲皆北諸泉之總。舊立黃姑庵於上。石塔有開元字。水西注會亦籠泉。又西一里。遶三尖峯南。峯之西曰木敦砦。曰龍洞峪。玉水又西北經鑾度口南。接錦雲川。合流一名南

川。發源于玉皇嶺之蔚溝。西南爲坂山。爲五女石山。滿水西北流經東南棋子二嶺中。峽會西棋子嶺水。曰出山溝。又名出泉溝。逕于黑山砦。北有下安寺故址。川從東北流。左會百花泉水。又北左會雙泉水。又西北。經楊廣砦東。又北爲魏花砦。宋楷撰魏花故居也。楊廣砦西爲火焰山。爲天麻砦。中夾道溝峪。北爲鹿通山。有普門寺。元時建。成化崇禎間重修。門外有聖水池。旁爲雲水庵。又北爲方山砦。有白雲寺。又北爲九女砦。三石削立。宛如三婦。並在雲中。又名三媳婦砦。北爲滂泉峪。嶺爲滂泉峪。嶺西爲隱士峪。有藺莊。臺中爲法雲寺。唐永徽初建。久廢。玉水又西逕康王山。南爲黑水灣。山之西。巨石偏立曰老人峯。有醴泉寺。一名四合。元至正間重修。玉水又西逕中宮鎭。南。舊乘稱中宮東有懸泉。柳泉。東泉。皆入玉水。北接錦繡川合流。一名北川。發源於梯子山雲梯澗。西北流。左會紅泉峪水。又北。右會石鴿峪水。又東北。左會燕脂泉水。又東北。右會穪池水。又北。經黃櫨泉鸄寇峪。會雲河水。又北。經盤砦南。右會天井峪水。又西爲大祖嶺。有祖灣水。西南流。又西經桃花嶺。南有桃源洞。右會大黑谷水。又北逕背石崖東。又北。左會白雲泉水。又西經林泉觀南。又西經琨瑞山北。左會猴子峪水。有朱老庵。又西。左會馬踏峪水。有華嚴寺。元時建。又西北經香孤山南。又西。經大佛寺。會實姑泉水。又西南。左會稻池水。玉水又西北。經月牙嶺北。又西北。逕轆口嶺北。又西北。逕臥虎山南。又西北。逕黃山北。山周如城。疑卽水經注之玉符山也。以錦陽川所經。故又曰玉水。齊乘云。靈巖與方山相連。疑卽玉符山。案靈巖前後之水。瀰流與朗公谷水無異。則非玉符可知矣。今皆以靈巖爲玉符山。蓋因齊乘而誤。又西北至漏馬崖南。則汨然而止。伏流而東。發趵突泉。又北。曰濼水。又東。曰小淸。然西北流者。至長淸縣之槪山北。復見。又西北。逕嶽山北。又西北經齊河縣界。入大淸河。水經謂之濟水會歸矣。

泰山界齊魯間。防于管子。孔子登泰山小天下。孟子。後世著述不一。是編恐未悉合。偶讀靈巖志。歎其雄勝奇巧。然皆泰山也。故王元美曰。靈巖是泰山背最幽絕處。遊泰山不遊靈巖不成遊也。案靈巖在泰山西北。至水經注琨瑞山之朗公谷在泰山東北。猶兩背然。或謂朗公谷局靈巖者誤。而岱史諸書姑置弗載。致泰山全體不備。非例也。歲乙酉夏。余適遊靈巖。探琨瑞。覓訪名蹟。據三川。辨玉水。履勘源流。附錄之以補胃泰山者之闕略云。余又謂山水從金石中見。金石自山水中來。今是編既出。猶有泰山金石致六卷。凡歷代遺蹟。碑制方向。及間有斷缺者。須分別存佚。各爲跋語剖斷以注之。恭紀國朝東巡金石錄爲卷首。編附泰山道里記于卷末。是山水與金石所宜並著者也。歎流光之迅速。嗟老眼之昏華。未可矯強。姑存廬志。癸巳春。有上元嚴侍讀先生。雅好登臨。廣蒐金石。因竊泰山志過訪泰山道里記及泰山金石致諸書。披閱搢紳。酒別爲金石類彙一書。而泰山金石井隨意采入。豈非時數使然哉。噫。金石也。山水也。同余夙癖。爲不徒矣。敍又識。

泰山寧故。古有泰山記。其亡已久。至明始有泰山志。爲吳百朋所輯。後查志隆易名岱史。屢城劉勘增修之。其書分類雜陳。率多掛漏。未稱完善。若叔祖剛光性嗜山水。遍覽名勝。蒐討金石之文。閱三十年成一書。名曰泰山道里記。凡諸記載所未言。而尤嘗特留意。如石經峪刻金剛經。據徂徠刻石。辨爲北齊王冠

軍書。唐紀泰山銘下截剝落。葉彬補書百八字。宋述功德銘爲勒僧額。鐫毀原碑字猶存。介邱巖分水嶺及古明堂。均失毀當疑。又歷然山峯高娥。季札子墓與白騾冢。俱誤指其地。汶汴三路諸水皆未詳源流。岱背琨瑞靈巖諸山因隸他縣而未錄。叔祖逐加考驗。析叢羣書。辨訛補闕。徵信確鑿。以路爲綱。殊簡括有法。集成見示。讀之而有數焉。蓋叔祖嘗留心經世之學。今且終老鄉里。杖履徧山谷。借此消歲月以娛其志。而年已逾五十矣。書之傳不傳。非所計也。乾隆丙戌正月侄孫學文敬跋。

黃山領要錄

汪洪度撰

黃山領要錄序

志者史之屬也志錄山水與史傳人物雖各有體然人物山水皆有形有神寫生者略其形而取其神則無不同故以腐筆爲之則舊而無味以莊筆爲之則鬱而不暢惟以快筆寫之旁見側出則飛騰錯峭舉無遁形而神理出焉史家快筆于古獨推子長乃說者謂後世即有子長脫未遇史記中人與其事雖有筆亦終無所託以傳歸熙甫亦自謂生平不得當世異人傑士豐功偉烈書之以爲憾事良有以也余謂不然無史記中人與其事豈無宇宙之奇足與之相頡頏者豈無足與相頡頏其奇雖傳而猶未盡傳者於是假道雲泉借資松石安在不可傳其神於阿堵乎此吾門人于鼎黃山領要錄所爲作也夫黃山天所閟未盡之奇以待不得志之良史才使之少抒其未出之蘊者也于鼎之錄黃山也別出機杼別具爐鑿一洗志家格套之陋馳騁縱橫任其筆之所之而情理以生惟其快而已且第舉大要而全山之真面目喚然亦如子長傳人物抱一篇胥聚於一二語中而已無乎不盡斯又得其傳神之微妙法者噫乎于鼎之筆斤斤見於錄山水已足空前絕後如此然則人亦特患無筆耳雖微當世異人傑士豐功偉烈書之要其奇豈遂無可表見哉康熙庚辰長至日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前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濟南王士禎撰

黃山領要錄序

天下名山自五嶽外黃山爲首郡國志稱天目高萬八千丈僅及黟山之趾而黟山又特高黟山者黃山也水經注謂之黟山其改名黃則自天寶六年始山既高特峯峰互峙朝嵐夕煙千態萬狀山不一境境不一時雖千萬人遊亦第各領所見而未嘗同焉新安汪子于鼎好古能文結廬於黃山樂志忘返讀書之隙陟巇窮源入深林坐怪石縈青繚白無遠不到始領其要而錄之計目五十有奇釐爲上下二卷而又廣輯山圖以列於前選諸遊什以系於後於是黃山三十六峯八巖十二洞二十四溪之奇瞭然於茲編人雖未嘗裹糧重繭以遊而黃山在几席間矣今夫宇內名山川至多不可數人非大章豎亥惡能步八極而周萬里乃向子平欲婚嫁畢徧遊五嶽嚴君平州有九遊其八以爲恨彼殆未領其要者耶苟領其要雖如宗少文圖山於壁鼓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臥遊一室之內而已足也顧吾嘗謂讀書屬文皆有要在人所自領耳君先世司馬伯玉先生才甄萬軸客睥睨久之司馬曰無苦其多人士所用祇須熟讀數種而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世必有好古能文如于鼎其人乃能領黃山之要而錄之也夫商丘宋犖撰

黃山領要錄　序　一

黃山領要錄序

方寸中無嶔奇磊落之氣。欲舒焉而無從。可以不作此錄也。或沉阨譴低。城規魄狹。甘爲處褌之蝨。無振衣千仞之概。亦可不讀此錄。或雲海盪胸。石泉洗耳。獨鶴驚鸞。朝碧落而暮蒼梧。便可焚却此錄。如其不然。則有此山。何可一日無此錄哉。領要云者。取其神奇。略其習見。如史遷傳人物。千載下讀之如其面焉。其意在斯耳。丙子。偕吾友于鼎爲黃山遊。歸而宿余青芝書舍。篝燈援筆。文不加點而錄成。奩奇磊落。先得我心。余遂不復作。他日與吾友幸而遂山棲之志。雲煙與偕。神仙作隊。亦不忍便焚却也。函以待千百里外千百年後。有志振衣千仞者。而供其快讀可乎。同里吳苑撰。

黃山領要錄目次

上卷

黃山 附朱鷺黃海合評
雲門峰 附雲海記
浮溪
祥符寺
朱砂泉
桃花源
白龍潭
蓮華菴
鳴絃泉
仙橋
老人峰
天都峰

小心坡
臥龍松附黃山松說
一線天
玉屏峰附佛文殊院
破石松
蓮華峰
喝石居
百步雲梯
鰲魚洞
天門
擲缽峰
下卷
九龍泉
雲谷禪院附澹歸禪師黃山紀遊
逍遙溪
散花塢
皮蓬
師子林
飛光岫
鍊丹臺
光明頂
平天矼
飛來石
石牀峰
鐵綫潭
西海門
始信峰
擾龍松
石筍矼
松谷

五渡
仙人榜
翠微寺
洋湖

黃山領要錄卷上

清 歙 汪洪度于鼎撰

黃山

黃山聚千百奇峯。拔地摩天於數百里內。四面周圍。無偏欹缺陷。正面東南向。玲瓏蕭散。秀絕人寰。然古未有黃山名者。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云。浙江又北。歷黟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宋羅願新安志云。黃山名黟山。在縣西北百二十八里。高千一百八十仞。東南則歙。西南爲休寧。西北則蔽於寧國府之太平縣。相傳黃帝曾與容成子浮丘公合丹於此。後又有仙人曹阮之跡。故峯有容成浮丘。溪有曹溪阮溪之名。天寶六年六月。敕改爲黃山。按江南諸大山。有天目天台之勝。郡國志稱天目高萬八千丈。僅及黟山之趾。而黟山又峙高。然則鄰郡諸山。皆此山支脈也。山有峯三十六。水源亦三十六。溪二十四。洞十有二。巖八。靈蹟不可勝數。水流而下。合揚之水。爲浙江之源。愚按寰宇志亦稱北黟山。黟即黝也。色微青黑之謂黝。色黑而澤之謂黟。山膚剝盡而骨僅存。蒼青所凝。遙望成黛。又肌理細膩。蒼潤鮮華。以黟名山。允爲不易。自唐好道家之說。僞譔周書異記。引黃帝。改稱黃山。嗣後遂因之。明程汸則謂黃山隤然中居。委和四表。有坤道焉。故名。亦足洗異記之陋。嘗考水經注。載上虞陳業。值漢之季。潔身清行。遁跡黟山。會稽典錄謂其隱於黟歙。志懷霜雪。正苑之性。同操柳下。嗚呼。此古之表名山者。所爲獨稱逃斯人也。人之入是山也。倘亦審所自處哉。

附長洲朱登黃華合評

黃華以奇背也。華雄黃秀。華大黃散。收雄大者行其巔。日遊胸開。一眺而俛。攝秀散者躪所至。憐心醉魄。在在引人。太華如磊落丈夫。氣概歷落。所少幽致。黃山如文采學士。流映四出。轉覺多姿。太華如天大將軍身。一見而肅魄滅沒。黃山如百千天女。妙莊嚴相。隨凡而治。點都整。太華如四大天王。分視須彌頂。日月遊行出其下。黃山如群仙會燕。瑤池閬苑。三島十洲。集其前。若以杖楊以郎當。度猿猱苦之險以成其奇。太華然。黃山否也。四五月。瑤草琪花。爛漫峯谷。盛夏如春。山爲增麗焉。黃山然。太華否也。太華三峯。輪而少理。但驚疑上。黃山諸峯。纖巧新奇可盤桓。太華一石。勁橫長。趣多如覆敦。黃山無盡藏。石豎立橫鋪。備諸幻背。太華之松。僅六七株柯。凌霜上古。黃山之松。千柯千態。舉玉石嶙品。恭略以陳矣。要自兩開奇峙。未敢於中畫甲乙也。

雲門峯

入新安至欲浦。即見兩峯對峙。鋒鍔甚利。似欲上劘青霄者。俗呼黃山剪刀峯。攷山志稱雲門。謂久居山中者。見雲之樓息此峯。朝夕不滅。又其出其歸。根必由於此。故名。從東南百里外。望峯而趨。他峯乍隱乍見。獨兩峯處處見之。至芳村躔而左右。抵湯口。則身漸入雲中。而門不復見矣。峯蓋爲西之邊境。洪谷一綜曰。石者雲之根。黃山之西。由土而變石者。自雲門始。其下即浮溪。豐樂之水出焉。流入新安江。

附雲海記

雲莫非海。而莫奇於黃山。故惟黃山稱海。夫雲。山川所出。嘘吸成雨者也。其去地也近。之尋丈。遠之數十百里。又遠之千里而止。天之蒼蒼。不知其幾千萬里也。雲安從至焉。則凡雲所不至之處。從其背以視下。皆海也。特無人焉身立雲上。故無從見之。高莫如山。山之高莫如黃山。身踞黃山之巔。雲斯下矣。雲在下。一白萬頃。往來澄蕩之勢。不謂之海得乎。或謂泰山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山非不高。身非不立雲上。什未聞之曰俗海。曰泰山體端而凝。黃山骨秀而散。端而凝。故崇隆獨尊。雲雖浩瀚。無用岫以襯其奇。勢可成海而不能成。且俗自有海。不必藉雲以爲海也。秀而散。故挺千百仞削成之峯。分峙欲宣兩都。雲之生也。遠近諸山之雲。瀰漫匯匯。湍然來會。諸峯以次漸沒。不爲所沒者。獨天都、蓮花、鍊丹、三峯。勢極震撼。時三峯岌岌。人亦恐其不能自存。然雲之力終不能與峯齊。聚而出。旋而歸。常往來腰脅間。讓峯擁出雲上而不復爭也。於是隨風鼓盪。上下劃然中分。其上天宇曠然。蔚藍一色。其下兜羅緜中。日光穿漏。峯態避之。乍吐乍吞。紺紫縹碧。作千萬種光。是故山以外則一望茫然。波平若鏡。山以內則練帛千條。縈洄遊曳於諸峯之隙。上參差而下平。如蓬萊島嶼。高峙天風海濤上。仙山樓閣。歷歷不掩也。如芙蓉萬朵。叢生湖光瀲灩中。因風搖漾不定也。又雲所至。必挾風而行。松之在山以億萬計。風過合萬山松葉。相與怒號乎雲中。而澎湃之聲益宏。至若皓魄高懸。煙雲浮空。雪浪銀濤。瀰淼無窮。斯又可稱月海矣。聞老於山居者言。雲實有家。從某山出者。必從某山入。炎天風雨雲龍出沒時。屢驗之不爽。蓋遠近諸山之雲。似無以爲黃山之雲。輔而實輔之。其出其歸。悉聽命於黃山之

雲。而雲在黃山者。以石爲家。黃山石崩清峻。屬雲不能久留。故萬疊滄波。方怕浮於天地。忽然解散。如鬼驚兔逝。峯青松翠。纖悉劃露。向者氤氳之氣。曾不知其所之矣。又聞昔有客方坐山齋研墨苦吟。雲忽入几席間。盡卷墨瀋以去。硯淨如拭。予友閔麟嗣言黃山之雲。時有乾溼之異。溼則衣裳盡濡。書卷如經緗霏。乾則反是。則誠非他山雲所得而概論也已。

浮溪

山中空而泉實。其巔諸峯之泉。匯而爲二十四溪。皆由太平逕縣至蕪湖入江。惟浮溪出雲門峯。爲豐樂水之源。東南流入歙。距雲門二十里。有橋曰浮溪。橋志稱浮溪以上。舊有老梅萬樹。糾結石罅間。實時溪路險隘。人不能盡采。以供猿鼠。猿鼠亦不能盡食也。任其搖落。實復爲樹。遂鬱而成林云。花時在春夏之交。新綠際天。飄雲罩雪。山常不夜。朝暾夕曛。出沒隱見於花隙。遊蜂相逐。蕭奔激響。與溪聲相亂。清流一道。隱然從花片中出。入行花中十里不能盡。相傳浮丘植壇在其中。嘗有至者。見檀臺及白蓮花池左右。有靈米之積。邀攀人取之。迷不知其處。

祥符寺

祥符寺。創自唐開元十八年。志滿禪師令達華菴其故處也。大中五年。刺史李敬方感白龍見。始移建於湯泉之西。天祐二年。刺史陶雅重建。改號湯院。南唐保大二年。改爲靈泉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敕爲寺。因稱祥符。而人稱湯寺者。以寺近湯泉也。寺觸古朴軒敞。應周寶密。壁有詩二首。紫翠林中使赤腳。白龍潭

上看青山。樂燼丹井知何處。三十六峯煙月寒。又何年白日騎鸞鶴。踏碎天都峯上雲。欲起軒轅問九鼎。道衣重侍玉虛君。署曰南宮祠吏衆客谷樵夫題。書法奇偉奔放。蓋明羅文恭洪先筆也。舊在寺門。康熙初。全壁移嵌樓下。左側有軒。面紫石峯。傳祭酒夢諭題曰紫玉。後有樓。天都紫石青鸞諸峯。冷光溼翠。倒入簷楹。使人毛骨上湔。軒轅帝浮丘容成二公。吳祭酒苑題曰仙源寺。尚後背峭壁絕巘。從東南入山者至此。見石漸多。土漸少。溪水來自湯嶺。穿亂石以行。聲無斷續。至白龍以下。則石愈大也。屋若輪若罵。水愈怒也。濤驚雲洩。若罵擊。愈宏也。潭淺鼓鐘。若潭深鐃鈸。若罵。寺門外古樹楠薑。葉交岸合。仰不見日。隙見日影。風水相激。影無定時。人對面幾不見。近語幾不聞。寺之右山半有洞。翼飛泉挂其上。風吹泉動。激紋鼻鼻。若湘水簾。曰水簾洞。人坐洞中。觀泉心目開朗。夕陽在山。餘暉倒射。紫綠俄忽。洞外復有小洞二。受夕照尤多。曰餐霞洞。洞左有石。類馬蹄。曰馬蹄石。旁有石方而長。天然碑也。曰軒轅碑。洞右舊有下公菴。今廢已久。寺多啼禽。聲若歌若答。節奏疾徐。曰山樂鳥。下山則無有。見元汪文節澤民記中。按山樂鳥種類非一。朵與皮鎚雪公審定。聲尤清越者三。其一較鸜鵒差大。每集必數十。毛淺赤黃色。飛鳴而爵其豐羽。則腋下碎錦爛爛。磔磔然如伶工舞時而見其裼衣之文繡也。遊人將至。必先期集而翻鳴。昔將顚。叙者作人語曰。客到客到。蓋鼓樂而相導焉。其一微似百舌。亦數十爲羣。其聲隆隆。乍翻如彈弦。繁已作裂帛聲。時而大聲轟轟。若車輪過市。時而小聲嬌嬌。如洞簫之餘音未絕也。其一質小而輕便。飛不過尋丈。聲如鈴鐸之最細者。多至數百。散依叢薄間。璀屑正耐清聽。已忽飄颺隨風四散而去。

朱砂泉

泉之溫，畢萃之華也。天下泉之不藉硫而溫者有三，驪山以礬石，安寧以碧玉，黃山以朱砂。朱砂泉在香泉溪上，石池天成，長丈許，廣半之，深不踰三尺，瑩澈見底，旁有欹石，碧色可枕。上蒸氣如甑，下布細砂，砂中沸泡噴湧，蟹眼魚眼，以次而升，旋復成珠，迸散而四射，湧處砂熱不可觸。魚鰕誤入輒斃，而水中苔蘚終古不變蒼翠。春時色微紅，夏秋水過灼，則石罅別出寒泉瀉入，溫涼適劑，至冬而別派竭，水加灼焉。左畔小石竅，水溢則從竅流，借穢濁以出，駛疾靡停，終日人浴而垢不積。舊有片石覆池之半，爲天生泉广。不知何年鑿石甃亭，如橋孔，遊者愜情至今。大曆中刺史薛邕就立庵舍，設盆杅以備入浴者，多愈。後至大中，刺史李敬方以風疾，比歲凡再入浴，感白龍見而疾瘳。元符三年正月，休寧太平民三人來浴，凌晨水變赤色，地勢傾動，波沸湧，聲如雷，馳以告寺之人，曰：是朱砂見也。山下民聞者，爭來汲飲，或化中泉赤三日，人無知者。一僧浴之，遂踰百歲。萬曆乙卯，朱砂見，偏溪皆赤，香聞數里。天啓中，余寄升浴湯泉，見鼠長尺餘，純赤色，從池躍出，曰朱砂鼠。志稱山有湯泉二，此爲上池，溪流數十步爲下池，下池又分爲二，小者稍隘，大者廣倍之，而無疊石，沙濺水淺，小石齒齒如榴子，山僧壘甃以待行旅，別鑿此以供作客云。池上懸崖千尺，竹樹邃密，周設帷幄，翠屏如畫，巖花點綴，石壁鐫元鄭玉先生題名。池對岸有石，先生嘗垂釣其上，人稱鄭公釣石。

桃花源

故老相傳桃花峯下沿澗，舊有桃數萬株，花時饒豔，徧山皆赤，名桃花澗。花落隨流而下，名桃花浪，入湯泉，名桃花湯。邑人余寄升建菴於澗上之谷中，（菴名[illegible]谷）曰桃花源。尋源者由祥符寺左折入石林中，則寄升所闢徑也。徑離祥符寺，就高巨石磊落如屋，從欹側中數折入，水聲在耳，峯影在目，夾道皆大石，與喬木參差互映。石皆絡古藤，綴異樹，行可半里，巨石如蜡作俯狀，中隔二尺，別一巨石偃臥受之，過此壁嶝高下，有小澗爲隔，聯以木橋，躡橋登級，石轉有石如餅，上下皆平，厚三尺餘，環三丈，兩石擎之，一石如鼎仰受，受處不盈二三寸。其上四突遠眺，可布席。其下卻竇，通人行。再轉，一石壁立，橫亘數丈，旁石凌爲小塢，遂隔水聲使微。古梅四株，花時能覆其上，（盛名梅花巖）再折而登，始見菴徑，至此里許，凡爲折四十二，登高三十六，每折每登，敖輒隨異。澗中多石，巨者如象，小者如羊，一閣踞大石上，亦寄升建也。閣正對白龍潭，萬山飛瀑奔赴交流，旁對羅漢級，禿露如脊，中一巨石突起，雨後水從脊流，至巨石處，塥礙不得直奔，激怒旁衝，飛舞而下，林寒澗肅，水勢激而成風也。四山木葉，秋冬不凋，風過葉鳴，與衆流競響，臥是閣，澈夜枕上，嘈嘈疑風雨驟至，又如遠客江湖，夢中聞波濤之砰訇也，因以狎浪名。西偏一軒，大都青鬱鉢盂諸峯，瀑水當軒直落，明華亭陳繼儒題曰飛白，出後扉，登坡陀，有亭峙潭上，豐潤曹鉖題曰響雪。

白龍潭

唐刺史李敬方浴湯泉，見白龍於潭，因作室於湯之西，勒銘於石，潭之得名始此。或曰雨過風發，四山瀑水，掉頭擺尾，望若奔虯，故名潭。方廣十餘丈，數大石縈洄而成，瀨有思致者，爲之水簾，諸澗泉高懸數丈，

乘空落下，一石仰承，中凹處正受水，如臼之受杵，聲轟轟然。水急臼不任受，復湧起，從空橫噴，然後瀉入潭中。勢以層疊而得壯猛，假從石旁側落，則勢緩矣。雨急泉怒，則不暇由故道，橫空越潭，挾千百雷霆飛下。潭靜時，空明洞徹，作淺玻瓈色，望去若無。花片落著水上，微風漾作轉紋，始辨其爲水面也。四周高崖古木，如張帷幄，如擁旌旆。時有羣猿纍纍，接臂而下飲焉。按白龍潭一山衆水之門也，將雨，或見白雲一縷起潭中，須臾彌布山谷，雨則大至。

蓮華菴

坐郡城樓西北，望一山嶕嶢，主賓輔佐，展展環遶。入山漸深而漸隱也，則峯高而嶂合也。必地近而勢幾相效，斯得復覽其全，其蓮華菴乎。菴故湯院址，院後移湯泉之西，址存山中。山純石而獨坦，且儉於水，此獨多土，寬廣數畝，桃花澗遶其下。邑人鮑元則買地建菴，左隣爲祥林居，後爲華嚴閣，居北面南，與袞黃以對蓮華峯，因以名菴。菴對非直蓮華也，遊人宿菴中，晨起諸峯從霧露中盥沐出，天都正中，儼天帝垂旒負扆而立，青鸞峯左，僅見華蓋，朱砂紫石承之，若張翼而趁其尾，蓮華峰右若菡萏未舒，桃花壁遙外護之玉屏，正當缺處爲之障，師子仙橋在煙雲杳靄間，爲之郛，袁菴猶館也。諸峯盡插鏡中，若驪人顧影自媚，衛菴者有天然器三，一硯牀，昂首出目，四足據地，爪甲奮張，如疾奔狀，餘枝四札，可趺坐一人，旁倚四人；一鑪架，雕紋藻績，屈鐵交錯，中規合矩，萬截業宛然，可植以懸鐘鼓；一竇几狀，類波斯胡顛，角崩齒然，皆巖石立，前方承左蓮華，右蓮蕊，可以分置諸供，觀者初不知皆古樹根也。雕琢久之，僧乃言此檟也，此辛夷也，此荊也。菴有鐘勒建文四年月日造字，成祖革除建文，金石碑版悉易洪武，鐘歷三百年獨存，匪山僻深，焉易逃此。

鳴絃泉

沿香泉溪行數里中，像類分明，是奇歐巧者無窮，視之皆石也。其在溪上，有虎負嵎立，昂首張牙，勢伺搏噬，前一石揹其類於不意中，顧之殊駭愕，已乃偃僂出入其腹下，曰虎頭巖。巖上里許，有僧倚溪若宜而軱，負手側項，衣袂仙仙，若不勝飲而逃以避者，曰醉石。石旁有聲鏗鏘出林木之上，曰鳴絃泉。一山中凹旁張，則處層石磊磊，懸泉百仞，至山半而厄於石，則激射逆上，散爲數十道，其勢稍殺，下有橫石，長三丈許，廣度其鈍，若琴橫於几，案其中而泉徑焉，餘沫及撒石上，如冰絃初調，五音畢具。春夏瀑布盛時，則以黃鍾爲宮，其聲爲天風海濤，或鼓湧巖之引，形聲皆肖琴也，曰橫琴石。下有伏石，爲蛾爲蝸爲鳥，色陽白而陰黝，如太古雪積未消，曰停雪石。入谷行半里，有泉泠然注石而成科者三，盈科復下衝激而成科者五，光燦燦然，曰落星泉。谷折而隘，有石倚巖坼裂，曰劍石。其下皆溪，溪中亂石間有井，弁口而淺中，底如閒盎，受水十斗許，下積五色卵石，出石成斛，底如故，不能測其所窮。先公（明左司馬錄道兵）題曰丹井，井上有物峰中猶張，櫻之刺觸人手，如龍魚也，然無頭角鬐鬣，曰鱗石。溪中有泉奔而觸石，石不任受，激而爲狂濤怒浪，一巨石中立砥之，其流乃紆徐盤折，有波轉渦迴之觀，明江中丞東之題曰迴瀾石。溪邊崖上有石如巨斛，初從峽中出，可坐二十餘人，人坐其上，四顧羣峰環繞，蘇蔓披拂，峯影入水，上下一碧，先公大書

右上曰飛舟於壑。

仙橋

潘之恆云。方士申濟盧言。曾到仙橋。以扁舸而登。萬曆丙午。僧大用結龕鍊丹臺前。嘗夜經行橋上。乙卯夏。僧佛乘尋山蹤。詫我以仙橋。言剎那上下。若飛鳥翔空。四顧峰巒。皆播弄飛走。可叱而擒。云。方拱乾云。下光明頂。漸與天都蓮華別。越一嶺。歷巳山下。轉山下趨在萬仞芙蓉頂行。溪礀二里許。礀盡爲別峰庵。別峰不受天都蓮華餘。左右諸劍峰截立。從此覓路。向天橋。至師子峰。巳無路。命僕夫持鐮鑿蹤先之。攀援而上。以手代足。過師子峰四石。居再下一穴。復上一穴。可五六里許。皆蛇行猿攀。備諸艱狀。穴窮一石。名清涼臺。登之。見天都蓮華。撲人眉宇。於是瞰天橋。如長虹亘千巖上矣。楊補云。橋長亘天。環如蓋崩峯脊。不勝一鳥。三石合成。中斷。嵌以尖石。斷合無痕。以湊泊互倚爲力。不致傾墜。橋側臨萬丈淵。余按黃山仙橋。昔人多疑爲幻境。在有無閒。至潘山史始以爲可登。方楊親至其側。則又似僅可望。志云。坐鳴絃澗上望橋。如在天際。又云。百步雲梯前亦望見之。又云。從鍊丹臺直望橋孔有五。乍隱乍現。若無定所。又云。有采山人宿橋下。月夜聞橋上笙歌聲。天明覓橋不見。然則橋即非幻。要豈載朽腐軀所得常往來者耶。

仙橋柏在仙橋虹。根去杪不踰尺。葉密如齒。樹杪可經行。可趺坐。可偃臥。

老人峰

慈光寺望諸峰。列峙天都左右。若爲之夾輔者。老人峰儼然獨拱。而居賓師之位。出寺左折。上行深巖古木中。巖窮澗接。奇花異草。芬馥叢生。遊人坐石聽泉。不知身在山中也。里餘有石指三四。形如佛手。曰佛掌巖。又里許。左峭壁閒懸崖天半。若墉若垣。有門有堂。樓閣殿楹。宛在中央。曰空相寺。爲石壁見影可望不可登。又三里許。曰觀音崖。崖下可坐數十人。一壁嶒出崖左。一壁中赤光晃耀。曰朱砂洞。其壁上广下吐。望之若墜。或曰。五百歲洞閥砂出。過之者仙矣。過巖。疎林廣石。可眺可行。里許至朵藥源。源中崖曰綠蓑坡。曰龍鱗谷。曰香谷。五六里蒼林綠石。慘澹成徑。遊人之身。幾化凍碧。正晦寒甚。忽有豁處。則老人峰矣。峰立石如叢傀。陟其冢。舒目曠然。蓮華蓮蕊。皆森立以相向。天都支而東。爲青鸞朱砂。紫石支而中。爲是峰。蓋五伏五起。乖寺脈焉。常熟□□□云。自觀音崖而上。老木樛徑。溝藤冒石。青竹綠莎。嶷絡搖綴。日影乍穿。飛泉忽灑。陰沈晝霧。非復人世。山未及上。曰翠微。其此之謂乎。升老人峰。天宇恢廓。雲物在下。三十六峰。參錯涌見。悅悅然又度一世矣。吾至此而後乃知黃山也。

天都峰

中黃山而爲群峰所宗焉者。莫高天都峰。方夜云。人言天都最高。然非所據。余望天都於蓮華。則髻在捷。登天都望蓮華。則翹其頂而不可得也。以是知蓮華獨尊。余友吳菘初亦力持此論。及宿文殊院。觀日出。乃確信其不然。謝曰初出時。東南隅紅光蔽天。一片紅綃。先覆天都峰頂。少頃。然後覆西南一峯。[illegible]又少頃。然後乃覆蓮華峯上。故知宇內山高。無復有過者。圖經云。其頂不可登。明中葉。僧普門。偕徒數人。始躋其頂。闢有僧斷菴偕衆九人。登頂疊石成塔。又揭二竿。以懸幡鐙。直指劉君稱天都峯頂三奇。爲

記記之。世鮮有登者。以危險不欲身試。近寺僧某曾數至峰頂。遊人有耽奇癖者。謀之僧。則欣然抱大紙播利鋪先導。以是間有登者。云出松門。遶蓮至山峽而已無徑也。從峽中撥蘿蔓而上。上一石。如大士趺面中立。左右遠近諦視無弗肖者。松生於肘。象楊柳枝。石背微雲過禁。青綠紫宛。吳道子繪像絹素上。是名觀音石。過石則皆榛莽。撥人頂接前人踵。魚貫而升。險絕處以爪勾而趾踏之。五六里始屆一峯。峯頂側臥一石如牛。是名耕雲峯。峯下大石。周迴平衍。奇松古柏環之。少憩。向東行。遶峯之南。而壁開行。壁多古松。下蔓草類龍鬚。與杏相雜。攀松踏草。至岡脊。復從山後折而北。巖迴谷轉。崎嶇險線崖依附而行。崖前右脊側出如懸弓斗。上斗下削。身立萬仞。導者先登。復下豎立一穩石。以手來援。乃得抱石翻身以進。是名馬鞍石。嘗抱石回顧時。身若空懸。莫知所從來。訢回抵閣腹。折而南。忽一壁插立。高二丈許。不得徑上。則精兩枯木以登。蓋壁上突出而下縮入。導者伐枯木精短以爲之階。然後得提其肩以上也。是名蹬頭石。南去復見峭壁。則高廣數十丈。無罅隙可援。枯木亦無由設。導者曰。是罔玉壁也。其上有閣。名誰能背。尤險。過此可至頂無難。語畢。試作郭索行。至壁。壁半橫開一縫。寬僅尺許。上突石逼身。身不能立。以身伏縫中。手握縫內松根。蛇行數丈。一巨松橫於前。抱松而轉。仍陡絕不能登也。高處有石屏如拳。乃援松頂施綆。挽拳石。通體凝虛。執綆飛躍。如懸絲而上。既上。始得垂綆下。東客腰。俾亦緣石牖以登焉。岡勢蜿蜒十餘丈。昂首如龍脊。如魚背。名鰲魚背也一兩箱直削。下臨無底。身不敢直。則騎脊如蛙行。膝隨掌移。柚身而漸進。約五十步。忽中斷。斷處三四尺。導者令起立。立定。援手蹴身。一躍而過。得坦道五六步。少坐。復攀曲磴。出深林。東折。盤盤踏柏頂爲路。柏身不盈尺。大可合抱。枝榦蔓延數畝地。翠色欲滴。奇有衣古苔。錯出柏葉中。南折至一洞。中有石龕石牀。由洞轉出山北。又得一洞。深十餘丈。東西百武。前後豁達。上覆一石。大數尋。是名接雲洞。即文殊院所望之天都石屋也。曰接雲洞者。謂天將雨。則雲從洞出。爲則仍歸洞也。洞旁石竅中積甘泉。瀅瀅如玉。賓洞之東。巖轡迴巽。折而南。奇松鱗次。枝柯皆從頂生。交錯奇肆。非復諸峯所見。松下青苔尺許。躡之沒脛。旋復平滿。綠松拂壁。西折。上一坡。得大石。寬平如砥。導者乃含綆說鋪石上。指嵌懸幡鐙。曰是名品字三峯。天都之絕頂也。峯之高更無過此者。云初登峯時。謂一石壁而旋。問導者一言而變樂。得一平處而色定。見一樹一石異者而戀戀。迨陵絕頂。相顧協息。導者指江一綫外。吳越諸城郭。以金陵長干浮圖。依稀煙靄中。若可指而數也。而目始曠然。而心神始暢然。按峯之體。尺尺寸寸。皆衆石壘疊爲之。玲瓏洞達。故松柏根株。得穿罅穴隙。四面環視。中皆有空處。而天光漏焉。峯之態不可以一面定。從東天門下承相源。復從源上石樓所見。如巨靈五指。乍伸乍屈。或離或合。及陟慈光寺仰視。則如冕而平。如胄而突。從白龍潭望之。正中如屏。旁無附麗。及登光明頂。則與蓮華相向而立。若偏背易嚮。步武換形。如鏡中倒影。橫見側出。非坐臥俯仰之久。不能勞騁萬一。峯之色則雨晴寒燠。雲霞日月。頃刻變幻無定相。人各一見。見各不同。欲舉以相告。則轉瞬又非。夫古化工手。亦染人所習見之山耳。即或能染此。覺太奇不似山矣。況安所得此色而爲之染歟。

小心坡

入山者勸言艱險。夫艱與險不同。艱則崎嶇犖确。筋骸力疲。繼欲憩而趾不寧。然或以道途瑣異。心神爽豁而忘之。險則身無附麗。目下視無崖岸。心戰戰而足欲浮。跬步一不戒。則罹不測。雖瑣異當前不暇顧。山路艱多於險。險舊有數處。小心坡尤甚。循天都峯趾。上文殊院者必經之。坡上有兩松側生。根絡石罅。枝葉相接。與遊人相揖讓。曰迎送松。坡上巨石仄起。貌脊狹於肩。左右絕壁萬仞。人陟坡。神已先沮。必少憩定魄然後行。趾探蹠縮。愈不得前。目視穩處。植其膝。振其氣。然後行也。近好事家疏廣其徑。於險處多鑿石使受趾。兩壁削處。復甃石如欄楯。蹉怯者亦得鼓勇而前。向之峯惜不暇顧者。今則羅列襟帶間。恣人幽討。

臥龍松

别迎送松。取道石級。磴崖直上。雖欄楯外護。心惴惴然。已踏入石罅中。神稍斂。已忽得一巨石類蒲團。憩。據石趺坐。見天都峯儼儼聳聳。儼建幢天半。盪氣始得揚。已復見一松。身橫左壁。枝偃右壁。長丈有奇。天矯迤蜒。宛然龍臥。臥矣。頭忽上昂。角鬣騫張。如臥將起。松盡始出罅。歎奇者神思超越。多戀戀留罅中不能去。

附黃山松說

松生黃山。獨以奇秀稱。松之遇也。松之遇幸乎。曰。有幸有不幸。何謂幸。曰。黃山多石而少土。凡木不能生。惟松生之。殆皆生於石而以石爲母者也。夫黃山之石。峻峭者其性。瘦勁者其質。鮮潤者其膚。詭怪變幻者其態。松之孕於石腹也。如神聖之人。未生而先得母之胎教。既生而相與厚其生者。有日月以爲之沐浴。有雲霞以爲之渲染。復有百萬峯巒周遭環匝。以大爲之防。人世膩濁之氣。垢穢之塵。無從得而近。四境之內。又蹇巘嶄嶻。巖嶽穴械所爲盤錯而玉於成者。更不少容其姑息。故長而受其摧折者不一致。而奇秀叢生。蓋嚴氣正性。越於巉削。厄於年歲。往往裂石摶峯。雖崖赴綮各遇其詰屈。以鬭勝。而最奇自非先時所能預料。亦不能預懸一格以相期者矣。此所遇之幸也。而曰不幸何也。曰。所遇之時。山之闢蓋靈異。幾千萬年。至明中葉。釋普門開山而徑始通。松於是始與世人相見。由是尊之爲帝。（擾龍松）況之於佛。（接引松）擬之爲龍。（臥龍松）狎之爲耳目近玩。（棋盤送迎蒲團諸松）松之名不脛而走四方矣。松名日著。保無入山而覬覦者乎。今則幽崖邃谷。刈石劚株者。相尋而至。吾懼其終弗能保也。甚至附樵子。伐爲薪。火爲炭。覺微利於村市。松之不幸至此。則無寧山未闢時。韜其光於混沌未鑿之初。猶得自全其天倪也已。要之松不知也。幸不幸安於所遇耳。余竊歎松之生於黃山者。其所遇獨殊也。書之以告世之關懷者。

一綫天

初。普門安公之崇度文殊院也。自言入天門。延頸上瞷。見羣峭摩天。奇松掩映。英英有欲出勢。度其上必有異。爰伐石作磴。依崖作徑。愈進而愈奇。過臥龍松。出罅有轉。忽崖石中斷。下視無底。百計不得前。倦而假寐。似對山有神招之者。覺而架木懸度。果獲殊勝。因伐松爲棧。名之曰斷凡。過棧一壁斗絕。勢若削戟。

旁有片石摩空。若起而與之爭高者。兩石勢幾欲合。忽從空若有劈而裂之者。裂處可通人往來。然不能並受趾。止容作豎鼈行者。兩壁水淙淙下注。晴亦飛雨。松皆鍼鬣鐵骨。陰交翠鎖。猿鳥相呼。闃寂如在壑中。天光倒射。青若與綫。因名之曰一綫天。（以闞之則一綫天）

玉屏峯（舊稱文殊院）

天都蓮華兩峯間。高幹聳立。儼若居中以臨者。玉屏峯。而人侷呼文殊院也。命名之初。若雅仙佛而名無由貢焉者。故峯也而軒轅之矣。院也而文殊之矣。文殊未至東土。軒轅尤不經。而卒莫之易者。以普門安公一夢而命之名。公言在代州時。嘗夢至一山。而恍侍文殊座也。後南遊自嶽入黃山。覺其境不得。癸丑秋。遙望玉屏。忽心動。及躋攀而上。至趺石。大驚。宛然夢中境也。爰建院以供文殊。闢石作級。以通往來。而更名其地曰夢像臺。山之奇與日闢。實自茲峯始。峯之奇不勝舉。尤著者。厥有天澥巖、獅象石、趺石、立雪臺、仙桃峯、蓋鶴松、神鴉、碧雞、天馬。遊人既度斷凡橋。升級登絕石復上。合澄遊如夜。仰瞰石頂。忽漏入天光。有竇如井。竇中植木。梯可二丈許。人緣梯出竇。如甁緣綆而出井幹中。既出。則天高雲低。山峙蟄伏。若久窈幽中新發之而出者。曰天澥巖。再折百餘武。上石磴。過夾壁。轉旋而至院。院前地平敞數畝。背負玉屏。一石昂首而蹲於左。如師。一石曳長身右拱。如象。二羅松簇簇如羽蓋。面擁石如覆裂。裂上有

趺跡。即趺石也。桃花峯當趺石之足。其流爲桃花湯。其東天都。其西蓮華。其南面曠如也。類際羣峯。如飛隼下擊焉。循象石右行。有臺曰立雪。正對後海諸峯。乍觀如維見頷。而雲爲其蔽也。雲漸解散。千巖萬壑次第呈露。疑瀛海中浮三神山。諸仙真人。飛相往來。可乘颷輪駕雲車。把臂而與之語。臺畔有石如桃。曰仙桃峯。古松數株。迸出石縫。倚桃作翔舞勢。臺下臨絕壑。從石隙中瞰壑底。有石如鶴。展翼舉一足而立。峯頂一松遶覆之。曰蓋鶴松。山有神鴉一雙。從峯頂下。翔集僧掌中。應候取食。客至必先期鳴。客遊山則背行而先。若相引導然。峯頭得日最早。澥將盡時。有啼聲與山下鳴雞相應。僧曰。碧雞也。形如雉。翠翔碧颸。鳴聲清越。傳會者以爲天雞云。又有獸如馬。曰天馬。毛色雄金。足擁浮雲。峯相隔數丈。或數十丈。騰躍而過。僧及遊人。多於院前見之。

破石松

從玉屏峯象石之旋右行。名懸度嶺。山徑似開似塞。水淙淙下於壁。至壁幾不容趾。捫壁以度。水激石珠濺人衣。折旋不及里許。身忽入蓮華蓮蕊兩峯界中。從小禿脊騰空壁上者。蓮華譜也。落云者。砂礫錯錯然爾。無泉飛而瀑懸也。將盡有石高二丈。圍丈餘。一松盤旋石上。虯枝四出。陰蔭數畝地。人見頂不見餘。餘蓋藏石腹中。孕結既久。則迸裂石縫以出。盤抱如母懷子。

蓮華峯

百里外。青芙蓉一朵。聳秀萬峯之上。望而知爲蓮華峯。漸近則華之全體呈露。四面是形。惟西缺一角耳。蓮蕊一峯。從瓣中突起。遙爲之聯絡焉。峯峻險不下天都。然有徑入山而能登者十九。循文殊院而西。崎壁上橫度三里。度而復下三里。過蓮華溝。則步步向天行。六七里至峯半。則蓮華蓮蕊分歧處也。穿其中

西行。趾足四顧。四踏石。橫仙橋。登煉藥峯。若可躍而過。可呼而應耳。而相隔不知其幾十里。望且行。繞西北巃嵸級上。有石下垂而象鼻若者數百仞。傳鼻而登。左壁上有凹規而滿月若者。中樹陰長翠類瓷耀影。（俗名月[illegible]巖）下有石拱翔而兔若者。矯首遙望之。名兔兒石。自此以上。復幾窮。壁忽裂。中空如竇。側身入。肩背摩石以升。磴復出。且入於竇中。每出一竇。必延頸闚覷。俄而天都峯壁立當前也。俄而聳門諸峯咸伏其下也。俄而蓮蕊亭亭。若垂手可摘。俄而竇外直下不見底。一片石橫之。凭石下視。得不悸。蒼蒼然雲舫以外諸山。一覽無窮也。歷一竇。心目一換。凡九出入竇中。至广室而竇盡。广在峯西懸崖上。萬曆甲寅。釋普門開峯徑時所置也。广前古柏。盤折輪囷。順風飄香。山下十里皆聞。广旁有泉。積一晝夜。可供三人。終歲不竭。（關不立名字今廢址尚存）广右折而上。有巨石腹若者。微鑿數凹痕。抱腹揣凹。屈伸以進。再轉險益峻。石中斷。則置木為橋。度橋稍折。過絕壁而復又窮。則置木為梯。梯一至再。則試跨級。僅容趾。身懸萬仞外。攀膝而登。始至頂。未入竇前。從外踏覷。崱塊然一鐵壁耳。及穿入。始知數百萬石。芻相聯貫所成。徑礙峰腹中。紆回如迷。蠶穿峯腹而出。又如緣脊本上重臺焉。坐頂見峯實中黃山立。萬山慴服。獨天都抗不相下。每天氣清霽。極目千萬里。江山湖海。歷歷見之。西北天盡處。一黑影如眠弓。形勢壯闊。蔽天一隅。數時不異。審視之山也。莫能定其名。巔有三峯。一峯稍低數丈。有小池。清泉出焉。味甘洌。或曰。以泉浣目。盲者可復明也。中產細砂。觸手與香。經宿不散。二峯高相若。而石裂中分。人僅登其一。其分處險絕不能登。余友吳之驎。其叔太史廷簡。曾乘興超距而過。累石爲壘以誌之。已回顧大驚。足不能舉。同遊者肩肘牽曳。始得返。今累石猶存。距峯數十武。有蠶魚石。石峯而險。松檜叢生其上。深巖四絕。人不能至。

喝石居

過玉屏峯二里許。蓬室數椽。敞大石枯壁直出。欲墮不墮。室正承石。居者安之。山僧相傳。石從峯落時。將至居而忽止。似有人喝而止之者。因名所居曰喝石。僧嘗於春莫時。見羣猿各執花。花色無一同者。餞其黨舉至。則以次上蓮蕊峯。各選石坐。片晌。忽羣嘯一聲。遂不復見。僧躡跡之。不得。一日。乘輿攀援而陟峯半。見深處一石。坎若窪尊。水色微紅。僧掬而飲之。酒也。甘洌芬馥。知爲向所執花釀者云。按山中仙猿一白二蒼。不與衆猿伍。風日晴美。則縱觀雲物。白者踞石如箏。山僧呼爲雪翁。舉手禮之。亦起欠相繇。似舉手而答。蒼者鬚亦盡白。常左右白者。或搔其背。或撫摩其體。若侍從而不敢旋行。見之者絕少。其他猿行若隊伍。居無定所。歷一巖壑。必窮搜其中險僻。窺拾其中花果。既盡。然後徙而之他。一山之中。分隊而循環遊覽焉。數之。每隊必九十有九。其毛青黃不一色。溫厚足禦寒。然當凝沍時。則羣相偎耕。旋聚而成大毬。滾滾巖石之上。在內久者復出。而易在外者以入。遞相更轉。無有停息。山中人謂之猿毬。

百步雲梯

過仙鶯探蓮子石。正行間。路忽斷。諦視。得梯石縫中。循梯而下。石砌陡甚。不能全受足。導者時時以手相援。一級一俾。身如從天而降。歷級凡七百有奇。曰百步。蓋縮其數以慰怯者心。曰雲。謂昔過梯者必雲遊不見險而後敢行也。梯既盡。轉入石峽。奇松秀石。始得放眼瞻矚。至蠶魚洞口。坐石少憩。導者顧指所歷

梯石。如外懸天半。下空空無所麗。流沙亦滑。不知所底。

蠶魚洞

吳贍泰云。緣百步雲梯。級既盡。有捷鰭昂首淩空而躍。曰蠶魚峯。塔絕北嶺。非五丁闢洞口。無從得徑矣。初入口。黝不見人。猿臂相引而上。隙光透穴。始乃得辨。遊倨出洞。則飄飄然立白雲之上。回顧向來徑不可得。蓋前後海路於是乎有也。峯右石壁如削。豎不盈數尺。長數十尋。壁立空際。不相依傍。曰松缸。四周俱臨萬仞。石無寸土。蚪枝從石罅中迸出。向人俯仰。可扳枝而坐其頂。

天門

天門在天都峯麓。雙石洞闢如闕。門闕。從老人峯而上。步步緣天都之趾。從如篆煙。裊緪壁中。一路奇松裂石。詭出爪拏。森然向人翔舞。數人同行。一或小憩。亦相失。而聞前行人聲。已在天際。追躡之。若有人倚松邀待者。及至其地。而始知爲石也。蓋石多類人。竝肖諸物形。任人意命之名。無弗肖。要皆造物小技。名不雅馴。貞賞者略之。前坡舊有茶菴。曰趙州。顧宗伯錫疇易曰山點。明崇禎七年。菴中僧夜夢神告曰。明晨借徑過此。須暫避。當不致驚矣。僧遂如其言。甫下山半里。山頂風雷大作。雨雹四擊。巨石掀播。聲振陵谷。石火灰埃。如電瞬雲飛。水湧峯摧。中有紅光攫蛟飛去。已而聲收塵散。四山寂然。如初。僧返則菴已移數丈地。椽瓦纖塵不損。几床依然。瓶花無恙。一巨石隨水漂墮菴前。上有松五株。石既移。松鱗鬣枝葉亦纖毫不損。俯仰映帶。益覺有情。今松石存而菴久圮。

擲鉢峯

山一望盡峻嶒也。有石從空擲下。高十尋。廣數十丈。圍若鉢盂。覆峻嶒之上。每新霽。微雲出沒。掩映其旁。疑初覆頃勢從遠來。雖已落。餘力左廠右蕩。尚旋旋不定也。舊名鉢盂峯。界桃花水相爾諭開。湯司成賓尹更名擲鉢。昔有工人登峯伐木。木挂別崖。工斷木至峯側。壁有石蓮蕊蕊一朵。紅光映射。持斧入臟。見石蓮花一枝。根連石骨。以斧截之。供院中。其光耀日。數十年色不變。

黃山領要錄卷下

九疊泉

循苦竹溪十餘里。古木深林。交柯接蔭。石級遞引。直上青天中。有亭曰天紳。坐亭中。兩耳風濤聲無斷續潸。對山峽中泉鳴也。仰視泉飛處則瀑。瀑停處則潭。潭復注下則又瀑。數其潭則九也。當峽靜水殺時。潭色澄泚。如一串綠珠。分散峽中而嵌之。大雨過。激湍怒浪。盤旋衝擊。彌山飛溜。盡爲瀑擺。以助其肆。秋末深林木得霜。丹黃錯繡。色與山翠相間。練帛一道。半隱半露。蜿蜒雲中。志一稱九龍潭。從亭右折而上。回顧九疊忽在下。聲亦漸遠。然其源罕有能窮者。

雲谷禪院

雲谷禪院。一名承相源。居鉢盂峰下山塢中。由山椒上五里。憩天紳亭。又里餘。有石綸斫如門。側身入。徑曲而奇。怪石蹲伏。蒼柯老樹。轉入轉幽。禽聲泉聲樹聲。非坐久莫能辨。循行十五里。凡數百折。忽羅松杉櫻。左右列植若長衢。從樹陰中穿小橋而出院門也。院初爲巖鎮汪氏別業。萬曆己酉。寓安寄公來黃山。主人與師語。大悅。盡以地畀之。不數年。前後殿宇告成。廚湢寮室稱是。師幼依雲棲宏公。受具足戒。脩淨土業。及開拓兹宇。佛殿供佛。以二六時燈光香篆。報答佛恩。構舍棲僧。以漏盡鳴鐘。宵分擊板。梵響清激。振警昏迷。禪寮肅客。以豐儉適宜。廣示平等規制。一本雲棲僧。六七十衆。寂如無人。住院開法。必迎天下

古德。余所及見者。櫱菴師自鐵巖。鐵夫師自天童。錫先後止院中。院前一峯。矗立天半。與院門對。院外有武郎澗。澗流乍疾乍徐。一碓石砥柱其中。方廣嚴整。橫二丈。縱五丈。登石仰矚。則一山峰屼。盡繞石前。澗上多桃。斜枝曲幹。花色亦異凡種。澗中有魚。長尾四足。虬首龍脊。黑如點漆。能升木餌鳥。遊者或見之。僧則曰龍見矣。下里許。即櫱菴師塔。師名正志。故給諫熊公開元也。崇禎末。疏論首輔延儒。予杖謫戍。後爲僧。晚歲駐此。余嘗過謁。爲余道恨事津津不休。尋入華山。未幾示寂。遺命歸骨黃山。

附櫱菴禪師黃山紀慨

曷慨乎黃山。雖萬人中無一人到。慨莫大乎幸到。而卒不能以予之口。代萬人之目。慨不解也。何也。人非可精擊言。天與人半可彷彿言。全天焉則絕謂矣。衆多可迹類言。鮮少可引伸言。僅有焉則名模不到矣。故道路可塗說。身恰地臍人者。皆世間淺事。甚深法不然。無惑乎賦招游學喻也。予初耳黃山名甚熟。謂是遊必不可無記。比讀諸遊記。則記遊之氣頓盡。以彼博通巧麗。洪纖備搜。無復有餘義待拾遺。道取次登臨。而後知記之於遊各有當。於山則有不盡也。不獨前人不盡。履轉至後人亦不盡也。不獨予今日不盡。履轉至他日亦不盡也。然則從古帝王之所封禪。神人之所窟宅。舉無以加於此乎。非也。漸披而頓快。夷易而險拔。小拘而大暢。人情也。大則不能頓領。險亦不覺之。三者常苦不得兼。物理也。山與水相得難。著十洲三島弱海中。石與樹相得難。挺亘古松楸於西華東岱。非相得之大者乎。然肉眼所觀。不逾芥孔。稍廣則渙澤矣。俯繩若干道路。而後一楷一樹。當於乃心。得不酬勞。安得快且驚且暢乎。有解人焉。以盆爲沼。石爲島。魚蝦遊之。不知其幾千里也。又有材士焉。畫地爲園觀。累土石爲山。雜植名材其間。令人屈曲穿通。不知其在几案下也。凡須漸得者。皆頓得。快矣。然不能使人暢。亦不能使人驚。則大與險闕焉耳。具區三萬頃。所涵秀異。不可以數計。登縹緲之巔而羣情竦然也。快矣。暢矣。獨不能使人驚。武夷九曲。曲皆小險。不窮力可畢收也。驚與快略備焉。而苦不大。不能使人暢。猶嫌其天與人半。非全天也。黃山集千仞數百仞劖成之峰。凡予盱。置一盌中。如天子有事於圜丘方澤。而羽林軍執殳扈也。如脩竹園林一旦辱於斧斤。而新篁怒生也。如瀟湘日夕。商舶聚泊。而叢檣指天也。其趾之相去不能以寸。而其肩之相摩亦不能一綫。匡山瀑布纔三百丈。仰而矚之。使如銀河天上來。此諸峰什伯丈。頫而瞰之。莫窮其際。不如坐非非想。顚闇浮欲墮乎。險無逾。大無逾。頓亦無逾。有不驚且快且暢者。必非人情。乃一雨之後。川原氣合。更有所謂雲海者。其積也厚。則深雪橫鋪。日中千百峰或沒半身。或及肩。亦有祇存螺髻黛眉。沐浴銀海者。其積也薄。則及趾而止。未沒者。如無數青琅玕。卓立絣疎。知密成壺致。而青色青光。白色白光。則世間一切寶無與倫也。向祇謂松生太古。不附一爪甲泥。而身之高與人等。猶之長與睫毛等。色之葱翠與碧油幢等。凡千百萬雖奇高簡。雜陳峭壁。側應接不暇。而其他一峯一指。過其人物。可擅美他山者。兹山無取焉。石與樹相得。皆稱獨步。豈知有此奇幻。山與水亦未嘗不相得乎。然其覩之也。宜向晨風定時。少選則濃雲就蒸。舉起爲蛟宮之謗。不得波平如鏡。雖蕩漾百端。倏忽異狀。而青光與白光相亂。較檢前所深一籌矣。又宜其霽而薄霧時。萬山銜

景。照人眉髮皆青。若一旦晴空。則豬痕歷歷。直是萬艘沈水香。高廣爲鳴鵠捷。短勁爲馬蹄。中空而銳爲雞骨。雖夭矯詭。所至駭目。而青黯黯之意。不易遭逢。不無遺憾矣。予所見百嶴羣山之銳。匡雲衛雲之變。非不奇。以語於黃山黃雲。則大有逕庭。非誣也。彼山雖銳而向背亦不中繩。雲雖變而搭峽易沒。致不多。故讓美也。夫人生如蟻處禪。都無善狀。祇有此快暢號人一手掌地。稍致身其上。亦足以抉磨眼皆旋。勘撩應。海內千萬里。無一寸壤。徽人不至。當不至茲山。海內千萬里。管領徽者。未易更僕數。獨斯百餘里。從茲山不至。偶有至焉。則以看山爲號。而情存夫東道主人者。雖茫遊。神不善也。夫枝著彰明若此。且疾聲呼不應。更語之曰。有快暢號人一路秘在。形山。瞪目而不見。傾耳而不聞。不動步而可到也。若不好乎。非掩口笑則掉頭去耳。倘冀其含齦齶膽。道邈稅駕。何異以驪龍珠易蜣蜋之彈哉。終古無一人至。黃山自佳。吾不爲山恨。爲一切人恨。然如此乎言之。遂以爲能盡黃山。納之函挈扶桑也。黃山之勝。必須親到。非筆舌所幾。如可幾。予不恨矣。

逍遙溪

雲谷後踰二嶺。徑中源菴舊址。又里許。礫沒骭。箐沒頂。殺登明以趨。徑窮壁轉。溪水潺潺出絕屈中。漸進漸闊。復得晴豁者。逍遙溪也。一名錦魚溪。循溪水石相半。石峻嶒蘊變。踏者翕者削者輪囷者。皆透通宛轉。一石各具一態。人行石上。水行石下。呼吸之聲相應。乍合瀰而淺峭。猿鳥幾不能至。有朽木架之。履而中沛。捫壁作蝸延。復掇起踔躍以免。溪有三源。一源中出。東西源夾之。東力稍勁。則合中西以敵。激鬭方

石開。蕩宕尹題曰鬪玉。東陬有潭。如夾鏡當撰。剖而助其衆。下此爲潭。殆不可數。尤異者有印潭月潭劍潭屏潭花潭。以潭形之方者規者長者曲且角者瓣稠者名之。形奇矣。色復奇。潭淺色淺碧。潭深色深青。潭石白而色澱素也。潭石赭而色研朱也。潭石緒金而色燦黃也。其底皆若有神物怪焉者。幽不可測。溪行十里。攝石者三之二。石阻水邐。斷行叢薄中三之一焉。更進兩壁爭束一峰。守溪之暌。老松冠之。水石之不接者里餘。可望不可即。方拱乾云。潭纍纍可數。十一潭獨綠如碧玉。光光與月影去來爲幻。杖聲水。綠爾晴飛。予習潭情最熟。惟霜時月白時。秋氣澄淨。乃得此。此乃時時爾爾。當是素色倒映。非關溪也。志云。有探源至七八里者。會日暮路迷。蹲坐石上。見數處火光燭天。因大恐。悄然中燦陟踰山十餘里。乃達石筍矼。

散花塢

西北大壑中諸名勝不勝窮。統名之曰散花塢。其中石勢。參錯際天。石必有松。根穿罅隙。側生倒垂不一狀。每雲生壑底。石不爲所掩者半出沒雲上。如天龍八部人非人等。騎獸跨虎。踞者角者。舒翩跳蹭。穿崖躍海而來。猙獰詭譎。備諸幻相。松枝映射。霞光紛紛滿壑。儼天花墮空飛墜。青紺琉璃時密時疎。各具奇趣。昔人謂不到散花塢。不知天下無松石。則所稱散花。指松石也。然志稱春英時。花色凡千萬種。爭奇鬭艷。布滿壑中。幾與峰平。故名之。二說姑存。以俟論定。

皮篷

昔有僧居散花塢中。截古樹枝柯架屋上。即覆以樹皮。遊人多藉以信宿。得覽禰壑松石花鳥之奇。因華呼爲皮篷。余門人洪雲行謂黃山峰從根起。類皆從上瞰下。此獨居衆壑之中。其望峰也。則自下而瞰上。殆爲茲山另闢一境。從雲谷右折而上。數里梯躋峭援。徑無從人。有石如人。引手向西面指。神翩翩然曰。指路峰。遊者乃得遵所指以進。嗣有獨僧心一者。依篷舊址建菴以居。名曰兜率。佛廬三開。坐迎遠翠。近挹址僅存其中。三面皆峰環繞。獨虛東南一面以納雲。雲初起時。遙見飛練一縷。從缺處搖颺入。須臾布滿山巖壑。若雲海。雪莊師因易所居名雲舫也。師淮陰人。嗣法洞宗。愛住山水。披髮爲黃山遊。至此遂挂瓢笠松間。依古洞以棲。檄取樸樕。架屋覆皮如篷時。人無知者。梭櫚不足。則掇草根木葉食之。日對奇峰。絃歌自樂。無何。名動四方。或薦諸朝。使者三返。強起至京師。不踰月。堅請還山。人聞其行。重之。時以衣糧相餉。則揆筆寫山花數種以報。千態百狀。悉人目未經見者。余友吳菘樹爲山花譜。遂所對諸峰。肖物形者不可縷數。錦屏遼供天樂天爵。雜施香鑪諸峰。其最也。肖人形者。則有負鑒大士、伯陽老子、面壁僧、聽泉僧。則有攜背負兒、兒仰面視者。則有人天外矯首立者。時或見其一。時或見其二三。余見時少。蓋雲氣爲蔽。虧云。月三時皆從東南缺處出。獨夏月爲天樂峰蔽。見月較遲。惟雲舫背之左右壁上。清光先照。師陟級而望。見月從萬松松葉中湧上。一鍼一縷。無復蔽匿。愛構數椽其上。榜曰得月軒。香鑪峰右上。古苔一片。月夜儼一巨人。白衣科頭。倚石而立。追之漸不見也。日出覓之。亦不得。夜復見之。因呼爲月仙。後凡春二月、秋八月。月極明時。輒指而相告曰。月仙來矣。月仙來矣。師言初至山時。春夜擁衾臥。窗外如聞絲竹。徒櫻諸音。中雜鐃角鐘鏡磬柝。甚熱。始悟春冰初泮。分瀉諸壑中。此傾彼注。激而成音。則輕重疾徐。均若有節之者。轉聽轉幻。晉明審所爲鐃角鐘鏡諸吹。則石縫冰裂如巨筒。水灌其中。瀰廬而鳴響壯云。雲舫中廬閣山房。次第繕成。終燬於火。吳給諫苑。偕余相過。師肅客同坐臥風露中。聲酒爲咢竹皮覆之。故遠近皆知雲舫也。而呼皮篷如初。

師子林

師子林在一望平遠高低峰團中。不知其在後海千峰萬壑之上也。萬曆壬子春。五臺僧一乘過此。謂峰壑可供遊覽。峰團可力鋤。諸吾何求哉。乃構屋數楹。負土拓基。與衆同力作。不踰月。菴成。遠近助衣糧者日至。有偷兒潛伏室中。夜分竊所助物。將啓戶去。忽有光從門限起。明如白晝。諸匠驚起執得。師笑而遣之。菴四面山。海棠萬株。沿圍徧植。叢草花時。盡赭黃色。菴正對師子峰。峰爲林案。從林望峰。峰極巉。勿拱一阜。有巨石脩平。一石師蹲伏其上。巨鬐修類。形狀瓌詭。非約略似也。直似矣。外獨峙一峰。作林中扃鐍。攢衆石以成。類師形。因名林焉。菴廢已久。峰下有菴曰師子幢。後亦廢。康熙初。太平某邑侯就峰下幢址重建。額書師子林。存舊名也。

飛光岫

師子林右際一石。高數百仞。僧一乘居林中。每霜晨夕。必陟石頂眺望。一日曉起。見雲中日出。光彩異常。急呼衆登石望之。宿霧未收。紅光動蕩中。瑩如鏡。外五色爲緣。人人自睹其形。師知爲攝身光也。又肴

月過夜半，月落，忽朗如白晝，自頂徧身作紫金色，念居林中，異光屢見，則是岫也。其光明藏獻，因名飛光岫。趙寒山宧光大篆三字，鐫於石壁。

鍊丹臺

造物一大丹青手，至黃山，則諸家皴法，尤無弗備，披麻、鐵綫、解索、鼠跡、蟹脚，（皆皴法名）各因其地以施，然山勢雄峭，皴以大劈斧（皴法）為多。至鍊丹臺，又迥然異矣。臺在鍊丹峯下，黃山諸峯，側影菊帙，敷華如菡萏，凝聚於其中，若菂中之臺。方廣可設萬人，三面劃削，前臨無地，忽一峯拔地而起，端拱乎臺，名紫玉屏，屏頂虛粘危石，筆牀硯山，如几案間物。菊諸峯石簇簇然，似欲從壑底爭先以上，而未能者，其為質也皆瘦，其為色也皆澤，其為痕也皆遒細幽㵎，蜷麗嫵媚，似全用畫眉筆皴染而成焉。坐臺睇眺，如姝未離閣，鏡未離笥，洪濛純鉤，英英欲出匣，觸人五色，眩而不驚。萬曆末有僧結茅臺前，中僅容一几席，而榜之曰萬笏林。後圮，吳江僧雁黃重建，循臺而下，壁嵌丹洞，洞臨幽澗，有石蓮花一瓣，各掩洞口。吳士棋頌曰，穿雲雙舄，渡海一梧，狂呼欲絕，凌空仙臺，玲瓏迢遞，淹溝崔嵬，迷峯繡抹，斷崿蔎攢，僕緣崑崙，丸礫蓬萊，紫煙鸞長，碧玉夢回，於焉旦夕，偉哉游哉。

光明頂

後海抗天都、蓮華而稱尊者，光明頂即鍊丹峯，圖經三十六峯之第一峯也。前由師子林選石鼓，繞飛來石，登天海，後由雲舫閣、珠林塢，上白沙矼，歷三海門、平天矼而上，皆可至。至則獵仄磴，攀偃松，俛引而上絕頂。頂廣而角嶄然，崖起於東方，其下鮮能測者。嘗投石測之，琅然鏘然，乍轟乍沈，百千聲而未有已。頂之左梅際，前復有大石如席，據席俯睞，近則五老峯肩摩踵接，拱而環峙，遠則前後海峯，各負勢不相下者，皆俯伏來朝。其餘稱山怪石，無不爭赴壑中，如萬馬脫羈，奮鬣飛控，又如百萬貔虎之師，銜枚疾走，偃旗息鼓，斬關奪門而出者，皆備睞方備。僧乃引手菊指山以外層疊如波翻浪湧者，曰寧國、旌德諸山也。縈帶鋪而不定，雲氣時欲掩之者，曰揚子江也。聚小岫如菡萏者，曰九子也。積藍沈於天末者，匡廬也。又從天都、蓮華兩峯隙中指江三折，江以外目將窮際，一氣浩瀚蓬勃者，曰海也。昔有客坐頂至夕，見日復上丈許，光輝異常，逾時乃落。其落也，不以漸，如火輪欲墮，已復躍出，又或墮或出，如是者數，然後落。又有晨起陟頂者，曰輪大十倍於恆，破浪直上，倏然有聲，因悟地高臨海，獻日之墮也，海水分裂，日落其中，浪隨湧合，抱日以沈，墮而又出也，海水既合復開，吐日騰光，勢如上舉，其旦出而有聲也，則海波激蕩為之也。地高而臨海無疑。

平天矼

平天矼，矼字，土人讀如絳，與虹同，謂如虹亘天也。矼上有徑，其平，左右皆石，石皆有稜，石上皆松，松皆不欲翹楚，故宿筋脈以悉其攫拏。人行矼中，石角鉤衣，松鍼刺袂，數步一折，每履一折，必枕松踞石，良久然後行。中一松高二尺，葉密布蔭數丈，地頂正平若砥，攢簇非井，人以為背蒲團也。每過輒投杖挽松，藉以登。叢上可容四人趺坐，指相語，近指一山，巉崿層疊如繪，遠指山外城郭村墟、谿澗田疇，堆積縈摺如錦

繡。坐久風蓬蓬然起，疑松勢欲飛，可乘以御風而去。松殆為有志遐觀而濟勝無具、不能登蓮華峯頂者設也。

飛來石

山有三石飛來，一落頭林菴前，一落翠微寺西峯側，一落海門峯上。底石皆背領殿，待空中飛來，仰承而適與之合，而高危秀聳，則無過海門峯上者。上平天矼里餘，石林隆起，中缺若戶，亦稱海門。登海門望峯，一卷石耳，至其側，則高出羣峯數十仞，峯頂將平，其上片石倚空，側立高十丈許，與下石絕不相屬。僧言昔有人以綫從中界過以驗之，勢如初飛來時，脚將墜懸，顫顫欲仆，仄身過其面，受足處僅容趾，石勢直欲倒壓，乃貼地下瞰，股栗不已也。或投小石下，相擊，其聲繚然以遠，更以大石相投，則爆轟高出峯頭數仞，僧戒勿投也。下為鐵綫潭，有龍蟄云。識夢瑣云，自飛來石循崖而北，諸峯遙奇，起伏縱橫，以千百數，而玲瓏如一，龍窟在下，謝伯貞僕夫戲擲大石，轟轟而下，驚龍，致雨雹大作，伏地移時乃免。

石牀峯

一峯青崖聳削，上有石牀，橫陳如白玉，其平如砥，古松一株，冉冉成蔭，如相覆幬，又有紫石牀三，碧石枕三，世傳黃狐園有號猶枕，枕之則五湖四海十洲三島，盡入夢中，今但登牀伏枕，不待入夢，而蓬瀛島嶼，交於目前矣。枕後一屏為峰，欲枕窺壑，鐵綫潭正在其下。

鐵綫潭

山中龍窟不一，最靈異者鐵綫潭。相傳昔歲大旱，獵人適得活虎，所司命斬虎頭，血淋漓投潭中，致龍驚而風雨作。近邇苦旱，境內外居民鳴金集衆，稽首羅拜禱於潭。禱畢，一人環綆約腰，平承尻，緊瓶執鐵練，攀奔懸而下，至潭石盡綫沈奇寒刺骨處，而竊斯近，乃繫牌於香，置香石縫，以瓶汲水，急挽綆而上。與衆疾趨以歸，計香燼牌藩，身去潭已十餘里，迴望烈風雷電從潭中起，所負瓶水，洶洶有聲，蓋瓶水所至而甘霖隨焉。衆必持挺執兵護其後，恐途中有截而奪之者，則雨僅及其地而止，俗曰抄（去聲）龍潭也。昔有衆方槊潭而縋，一人失足墮潭底，衆驚散歸，紿其家人曰，後即至也。已果至，衆驚問，對曰，山腹盡空也，始墮時，風颼颼然，似掖而下千仞井，身忽在潭旁石穴中。穴徑玲瓏，繞行數時，隧十百折，漸見光透入，因尋膝著地，肩背摩石，望光以趨，古苔亂石間，不計幾十百里，漸聞人家雞犬聲，乃從隙中出，則他郡境也。由是間路歸。

西海門

飛來石下平衍里餘，行高岡夾道中，繞入村莊農舍也，僧慈悲居之，曰慈悲菴，菴後級層層上，為藥師殿，前有小池，清夜月明風定，林樹倒影如鏡，清澈可觀。穿菴圃西行里許，忽雙柱擎天，若宸居帝闕，雖閶闔洞開，無敢闖入，惟踞峯頂，同石峯並立，與足底齊，門以外者，嶙丹崿，筆植屏張，門之旁，齊天之峰，絕去廣髮，決爪牙以峙，若龍彪蹲虎，雖變鬬，從門俯視，壯者瘠者，銳者圓者，直者衺者，絕壑中拔距以起，不知萬億計，如叢竹之新筍，亂抽翠光，欲舞。從門仰視，雲門、仙橋、芙蓉諸峰，四面而環於目，與天俱暮焉。山榮

日午。形復生形。影復疊影。視久。眩眩目睛為勞。必少閉而徐開。始豁然也。三海門各極靈通。然睇瞬一新。皆神功鬼斧所不能至。莫西海門若者。

始信峯

始信峯。從散花隝中凸起。三面臨壑。背北面南。緣石脊以登。將至巔。而壁中坼。相去丈許。下視無垠。忽彼壁有松。與枝而抵此壁。曰接引松。松下從獨木為梁。遊者委身空中。目不敢瞬。手援松枝。足踹獨木。惴慄以度。度已過峽。峽中三石聳峙不得上。則貫石坼為級。路益峻。履益滑。周望無路。折而忽通。移步數折。至峯頂。峯左右皆松。虯枝老幹。捍崖拄壁。態無一同。伸縮屈強。矯矯極翔舞之勢。坐松根。倚危壁。極遠眺望。右散花隝。紫綠并翠。宛若圖繡。左則有二仙對弈。後立幞頭者。背手而觀。余弟洋度云。從師子林望此峯。直培塿耳。及造極下窺。不見底。四顧目搖搖無倚附。然後始信為峯。峭壁環立。中有孤茅。名定空寘。僧一乘。住三年。每從師子林暮宿於此。兩峯不爽。繼有烏窠道士。采藥入山。亦予宿室中。石壁鐫寒江子獨坐五字。寒江子者。邑烈士江天一也。負奇氣。喜佳山水。嘗登峯兀坐終日。題名石壁以見志。著有代黃山答遠方士大夫書。卒與金文毅聲同殉國難。青原藥地大師曾寫茲峯影。寄余兄弟。約偕隱山中。因擬即定空寘舊址結茅。將於是乎老焉。

擾龍松

散花隝一綫石脊。直走入峽。突起為峯。高數百仞。峯頂方石屏立。石上一松覆之。曰擾龍松。松幹不盈三尺。周圍丈許。似欲挾石飛去。不能。姑旋石而舞者。左枝長三四丈。剛極反柔。絜鬚搖曳如垂柳。有客窮搜奇險。脊從壑中攀援至峯半。見松根長數十丈。蜿蜒出走。不知所之。右幹見峯坼。則松從坼中直上透頂。復橫冠一石。力盡勢屈。始蟠縮峯頂而成幹焉。左垂一枝。乃其餘怒。鬱結奮迅以出者。軋中千峯。面面與松相向。如羣后執玉來朝。松體之秀。松位之尊也。無上人又稱曰帝松。

石筍矼

石筍之奇奇者峯。尤奇者矼。峯之奇一石耳。高數十仞。疊下銳上。崟崟茁於新長竹。剝剝落落。脫於初解籜。遠望若混同一片。至其側則孑然秀峙。與羣峯實相離遠。矼之奇。筍族蕃衍。不可以數計。意其初本一峯巨壑。支毀骨析。蕩為無數化身。撐拄虛空。以作黃山後勁。峯峯偶然。實峯峯位置。造物其有心歟。其無心歟。數里內森然齊舉。目搖搖。四顧無主。口張不得下。登盡人世所有形狀器物。咸備畢肖。雜陳天半。西望有立佛。東望有貢寶番。附於矼側有遊仙。佛宜冠冠之。番宜弁弁之。仙宜劍劍之。宜佩佩之。宜[illegible]之。宜市市之。類有意施設者。又石每如累棊。萬尋之杪。纍纍若懸。髮欲墮不墮。石上必有松。松之奇極畫師意之所鑄。不必目之所有。隨筆賦形。即畫師亦自詫其無似。而以貌矼中石上之松。則無一弗肖。有一峯而綴以數松者。有一松而籠蓋數峯者。登矼循覽。莫奇於雨新霽時。峯色一一從雨氣中洗出。積翠欲斂。殘雲尚流。一片憁縷。峽以輕縠。如花在鏡。美人在簾。若有若無。忽遮忽露。且雲之能匪帷幔之。又從而界之。或兩峯疑一。界之而始知為兩也。或削峯疑肥。界之而始知為削也。一轉一複。神秀迭見。緣崖涉澗。下二

十里。至松谷。天啓甲戌。邑人朵薈升於矼中得最勝處。構菴曰穎林。念峯勢皆高。非樓不足盡其勝。因構樓其上。左循壁翼以廚寮。右附一軒。為登山棲憩之所。菴前後左右之奇。見諸記頌。稱者曰峯峽。開窗正對。若闢一門。現出翠峯。對破青天。為數十百道。曰招隱峯。一峯拔起壑中。上復坼為小峯。南正對仙掌。五峯駢列。長短大小如掌形。曰飛來石。峯如柱石。段段層累。縫合無迹。頂立兩石。雙合而中分。復一石飛落雙上。視之常若未穩。曰跏趺峯。峯半忽平如截。後留片石為幢。恰可箕踞跌坐。俯逼深壑。遠望皆古松。松頂正與坐齊。似擁雲上登。坐數武。皆宛轉松底。萬山起伏。換變悉列。坐前曰冰雪菴。隔澗陡削不可登。遠望倚空而林列者。盡筍也。

松谷

松谷者。嶽真人尹甫別號也。真人。宋寶祐時為天水都伯。忤姦被讒。遇異人得法。後遂隱仙源。至翡翠下而樂之。結茅松間。即以松谷名。明羅汝芳書東士號山四字。真人塔在殿後寺前。小溪。溪上四面皆山。山四面與菴對。方夜云入松谷。坐石上。望青龍潭無語可贊。無色可似。人多與黃龍潭並稱。黃潭雖不及青潭。然逆石而上。沿而下。大亞於青潭。而澄碧與青潭無異者。不可什百計。天下色至此極矣。當無復有出其上者。余雅性耽水石。志欲搜攬宇內。至此則一潭若可了一生也。遊者信耳。至松谷。呼導者引至兩潭上一觀。即策杖言歸。以此多不知松谷潭富。吳瞻泰云。環谷四周高峯插天。脩竹萬竿。上摶雲日。夜闌人靜。惟聞瀑風疾雨。豐隆礔裂。尾石作聲。睽覵天宇。清寂寥亦竹然以遠。循潭躡之。五潭在焉。然從山巔將至谷里許。亦多潭。遠聽淙淙然。稍近聲漸寂。俯而臨之。則一潭激徹瑩淨。人影鬚眉畢鑑。曰鏡潭。不在五潭之列。則近寺激潭。未經物色者。殆不可勝悉乎。

五潭

將至松谷。滴見澗泉亂流。蓋挾各道所行之水。於層峯疊嶂間。盡力衝擊而下。蟲號益怒。迸為深潭。青黃黑白。各如其名。流出則淨潔同派。從師子林外注。流入寺後者。為黑龍潭。黃龍潭在青龍潭右。高隔一澗。三潭俱當寺之外。輕寺之上。擊則為小白龍潭。潭在路旁。可先一覩。志稱松谷有四潭。合以油潭則五矣。瀉尹所題為珠淵者。則黃龍潭也。潭既受水。砂石在底。魚藻在宮。隨所納見之。天形山形。人物往來之形。雲煙草樹。爪指鬚髮。紛相掩映於光明界中。混為一迹。都忘上下。吳伯與所稱淵渟泓澄。大石梁斜覆其上。覆不盡者什三。得日如瓊玉。得空若碧琉璃。得雲若燭銀飛濤者。則青龍潭也。大石上有天生池。池中白石。光瑩晶瑩。渟滀瀠瀯。如有神物斂漱其間。令觀者怖悸。至所謂油潭者。以石縫直長如油榨得名也。越數武。一大石嵌空如屋。題曰龍淵。激水橫行屋下。聲若轟雷。石竅關通。各爭奇妙。潭如五千人大瓮。他潭色皆沈黝中。莫可窺。此獨黟黔紫綃。清澈見底。底石卷然如怒魚欲躍。可垂手而取。及以竿纏投之。則俄至潭半而止。雖增至十餘尋。仍餘半焉。按潭而係以青黃黑白者。各以所映石壁之色名之也。稱龍以表其幽深耳。山中人遂以潭之色為龍之色。曰龍實居之。潘之恒皆更其名。黑曰墨潭。白曰玉檻。黃曰瑠石。青曰空青。油潭色沈綠也。曰懸黎。惜未鐫於潭石也。

仙人榜

由松谷沿溪尋道宛轉行陡級。三里中。流水聲不絕也。水中巨石纍纍。純白如玉。又數里至老菴基。基爲松谷異人初結茅處。山漸上漸銳。銳峯錯崿。中有石如偉丈夫紳笏而立。以小松爲簪纓。挂榜仙人也。榜在仙人近側。一名天牌石。牌縱以黃中含綠字。博旭射之。行數波捺。另蝌蚪薤葉諸文。然終莫能意會。相傳有道者曾架閣道上觀。詳審僅識一仙字。是夜迅雷忽起。擊石去其字。今鑿痕猶在。再轉皆絕壁。壁半一穴中空。𨻶半規。直透隔山天光。俗呼爲天眼。

翠微寺

唐中和二年。有僧從身毒國萬里東來。建寺翠微峯下。因曰翠微寺。僧冬夏衣麻衣。名其麻一縷者。輒能已疾。因稱曰麻衣師。遺蛻在寺外塔中。庭有井泉。味甘美。不溢不涸。相傳麻衣卓錫處也。曰錫泉。遊者從湯嶺來。南出剪刀峯。背夾溪。皆黑壁千仞。古松倒影水中。趺爲碧潭。以數十計。至釣橋菴。再跨小橋。燕尾溪流。乃鍊丹臺瀑水衝源而下者。與外溪合。勢愈湍湃。石上碧泓。三疊如砌。再西度浮游嶺下。平路依山旋轉。北折而至寺。寺前多古松。一松幹大數圍。偶風折一枝。懸於下。枝幹崙連處。其勢必斷。懸久本枝漸槁。折者皆鱗翠蘸。視他枝較茂甚。曰折枝松。松間石磵橫道。僧橋焉。覆之屋以息遊者。元汪澤民榜曰翼然。寺寬博塏爽。舉前所見之亂峯磽确。飄爲層環周身者。須臾暫伏。而則以清遠逸秀相薰。明謝賓尹題其食堂曰隱翠。相傳樵者於峯下見牛形質過異。偏體皆青。欲牽之。忽入水不見。故翠微深處曰青牛源。

潘之恆云。客問翠微何以稱勝。余曰。由萬峯得一峯。則孤勝。由百境會一境。則幽勝。翠微之在黃山。其猶雲山鶴澗中龍乎。又客語余曰。黃海諸峯與翠微。不可以大小尊卑論矣。在翠微則黃海諸峯。伏而不見。見黃海諸峯。則翠微亦隱。大小尊卑之若相竊而不相乘。相遜而不相凌也。固如是哉。西峯堂去翠微半里許。平地突起一峯。態甚娟秀。山半鑿堂。堂前花竹秀野。甃中植茶花。時香雪霏霏。堂側鳴石山房。爲焦氏別業。

洋湖

太平縣西二十餘里。一山當前。怪石撐其上。芙蓉峯也。峯下湖名洋湖。湖十頃。峯環泉注。中生荇藻。綠髮可數。明霞返照。倒影湖底。夜嵐如曳練。蘆葦花時。秋雪漫漫。不見涯涘。釋普門擬築臺湖中。中建無量殿。旁開十門。外離水三丈。週遭築隄。隄上建十堂。接遊侶。各用橋度入殿。堂後垂檐。上建飛閣。四面環湖。往來用筏以渡。志業未遂。今一望爲蕪田矣。然鴻雁來。猶多棲宿其中。

黃山領要錄跋

黃山奇秀甲天下。敍志紀述。不下數十家。然遊歷有詳略。心眼有疎密。記載有工拙。惟不求領要。故讀者迷神眩目。欲藉爲茲山之指南一覽。如逢舊識。往往難之。先于鼎公結廬於始信峯頭。消遣十載。若今流傳之迹。峰巒松石之奇。撮其大要。著黃山領要錄一編。分前後海爲上下二卷。迴山之脈絡分明。翠巘之精華備萃。當時新城商邱兩先生愛而序之。惜迄今未謀剞劂。殊缺陷也。谿德從稿本中敬錄成帙。急付梓人。公之同好。俾遊覽之士。攜諸行笈。繼邱林壑。瞭如指掌。三十六峰。奇秀畢集於斯。是錄也。亦可謂極黃海之大觀而無憾矣。乾隆乙未清和月。從元孫谿德謹識。

匡廬紀遊

(說鈴之一)

吳闌思著

匡廬紀遊

清　武進吳闌思道賢著

歸宗寺

出星子南郭，循湖濱而行，空翠映波，層烟如織，遙望綠雲杳冥，松色與山光滅沒，則開先萬杉諸寺也，渦東右山十里，渡石梁，竹木翠陰，蒼森夾徑，聽澗水潺湲聲，不覺抵歸宗寺。

墨池

歸宗爲右軍故宅，殿右墨池存焉。

金輪峯

歸宗寺後，亭亭如天柱，翠黛千尺，爲金輪峯，峯頂有鐵塔藏舍利。

復生松

歸宗寺有古松，凋殘斧斤，中已朽矣，逡觀大師石塡其中，土封而祝之，遂復蒼鬱，老幹分披，有拏雲攫石之勢。

玉簾泉

由歸宗寺後坐松嶺，千餘步，折而西，澗水奔湃，下視杳冥，云昔右軍養鵝池，策杖而上，則太悲閣，閣長不及里，左右臨深谷，岡巒，攀鳥道，側身捫蘿，過石壁，行漸下，高竹數千竿，生石澗旁，遵澗過石梁，有巨石，上

架小樓三楹，憩樓倚窗，三面皆絕壁，瀑水百丈，噴珠壓窗，六月如深秋也，故名玉簾泉。

簡寂觀

距歸宗之北三里，爲簡寂觀，是陸脩靜養道處，古松十九株，爲魏晉時物，偃者拂地，聳者入雲，虬枝古翰，蓋畫所不能寫，藉草而坐，聽瓶吟半日。

日照菴

觀後有樵徑，涉石澗，攀崇岡，屈折而上，五六里許，則日照菴，四圍山色，空翠欲滴，香爐犀牛漢陽三峯，縹緲插雲，即太白讀書處也。

黃崖

由日照菴東行六七里，則黃崖，下視開先，在綠雲杳冥間，石壁萬仞，樵逕盈尺，行瀑布之上，下聞水聲如雷，逶迤爲黃崖寺。

空生閣

黃崖寺後有溪，溪水奔瀉，聲喧亂石中，循溪而行，入山洞，洞後有梯級，折而上，又出石門，上構茅屋，曰空生閣，閣前巨石成涼，石壁千仞，竹木蒼翳，坐閣中遠眺彭湖，水烟帆影，近入襟帶間，下閣探瀑布源，迤邐而返。

文殊臺

談匡廬之勝者，輒首瀑布，而游匡廬瀑布者，率皆遠望而未近接，下黃崖里許，一峯孤撐，則文殊臺，去瀑布咫尺耳，側足過飛梁，見石壁陡削，匹練倒挂，不可端倪，長溪亂石，與奔浪相鬭，如蛟鱗蜿蜒也。

開先寺

由黃崖鳥道而下，則開先寺，入寺有橋名招隱，喬松千樹，皆南唐以來舊物，夾道千尺，亭亭如雲，天地黛色，松下行百步，折而北，拾級登臺，始至寺門，望黃崖瀑布，已在天際矣。

青玉峽

由寺後行石徑百餘步，則爲青玉峽，地當瀑布下流，水可鑑鬚髮，飛流三折，入潭而歸溪。

萬杉寺

由開先左取道至萬杉寺，亂山環繞，翠黛幽深，殿閣參差，金碧壯麗，如入李將軍圖畫間。

棲賢寺

游萬杉之後旬，澥著平金風起，約伴作棲賢之游，出北郊七八里，登崇岡，崖岫千疊，白雲往來，好鳥弄晴，半似暮春時也，十里渡棲賢橋，喬松千萬，園林高下，屈曲成蹊，空翠侵人，萬籟俱寂，但水聲澎湃，如雷入行於瀑布奔流間耳。

玉淵

廬山之東，七十二水，至棲賢合流而歸壑，水勢觸石，怒流注空，斜飛十餘丈而後際，怪石突兀，危崖嵌空，

登臨其地。覺風雨雜沓矣。

三峽澗

玉淵之水。由石澗奔流。過棲賢橋而歸于湖。坐橋下。石壁陰森。綿延屈突。隱見玉淵飛流。如在天上。東坡先生以爲類唐三峽。遂牓崖而誌之。

招隱泉

橋東有泉名招隱。勺水耳。取之不竭。

白崖

棲賢寺後。沿溪而東。行漸高。岡陵高下。流水潺湲。田畦處處。雞犬桑麻。依山臨流。各具一趣。徑盡。登峻嶺。行松林中。石壁陡削。鳥道懸崖。俯視雲霧。徑斷梯而上。坐石踏草。開闢左右。奇石插天。懸泉百丈。遙瞰而下。開中雖當暑。必挾纊乃可坐。開左有大小石屋二。可坐臥。前臨絕壑。遙眺彭湖。蒼者水。烟極目無際。乃郡丞李宗思讀書處。

白鹿洞

距棲賢十餘里。則白鹿洞。洞外書院。爲考亭朱夫子講學處。廟貌巍煥。絃誦不衰。正當五老峯之麓。

太平寺

余自丁巳游匡廬。迄庚申。越四載矣。再抵星渚。下九月之望。與李梅子聯騎出北郭。時陽光欲墜。西山無色。獨返照射五老峯。巉巖嵌空。須眉歷歷。渡松四十里。折而東。循小徑石磴。紆迴而逗于樹杪。四顧岑寂。忽聞鈴鐸吟風。穿林巒之隙見樓觀。同游者云。此太平寺。遂止宿焉。

凌霄崖

由太平寺左。尋徑。披榛行里許。抵凌霄崖。竹木挺秀。蒼翠潤衣。宿露未晞。旭日照耀。拾級而登。遙望五老峯。白烟環繞。吞吐變化。獨太乙紫霄兩峯兀然近人。入寺。樓閣紆迴。近倚石壁。爲故南城令苗公鳩資。

馬祖洞

洞在凌霄寺後咫尺。怪石三五。突兀似小山。石上生古松。盤曲如蓋。穿石而過。有石崖嵌空如屋。有闕僧誦梵經其中。是爲馬祖習禪處。

青松舍

距凌霄崖右二里。則青松舍。茅齋三楹。面深壑。齋中窅靜曠朗。爲可毓上人誅茅新建者。開後窗。正對五老峯。峻峭秀拔。近者咫尺也。

木瓜洞

青松舍右登峻嶺。折而南。亂石嵯峨。古樹屈曲。幽禽啼竄。叢菊綴道。行二里。則木瓜洞。向聞此地有羽客可談異者。抵洞。石庭如砥。黃葉滿地。岑寂無人。但遙眺千林紅葉。悵然而返也。

白石菴

逗故道。下嶺岡里許。則白石菴。

二層崖

二層崖。居五老峯之半。由白石菴後。拾級而登。路極陡峻。行四五里。回望彭湖如帶。蠡渚如杯。五老迎面而立。如斧削。此冰裂。如虎豹之蹲。如芙蓉之簇。千萬狀態。不可端倪也。

獅子峯

二層崖之左。越嶺而攀鳥道。撥白雲。超絕壑。有龐眉老僧。曳杖而上。憩焉。仰而望。見三峯縹緲。一峯銳而挺。一峯左顧而欹。一峯右顧而側耳。皆有形可象而難爲名。欲尋五老之蹤。又杳不可聞。久之恍然曰。余聞匡山有獅子峯。此其是耶。僧曰然。

觀音崖

由二層崖右。松嶺小徑。行數百步。折而南。有崖。累石爲塔。上有古松。盤曲蒼翠。少憩其上。下瞰絕壑萬仞。白雲杳冥。覺蒼身處非復人境。崖前巨石百尺。宛如白衣大士。亭亭雲際。同游者曰。是崖以觀音名。子其見否。

金雞峯

由觀音崖下百餘級。走鳥道。捫蘿。側足行五六里。遙見一峯。亞于五老峯麓。有石鼓翼而嘯雲霄。是名金雞峯。

金鵝峯

由金雞峯繞峯尋道得樵徑。闊不盈尺。下臨絕壑、行四五里。漸下。則金鵝峯。叢竹夾道。千峯迴環。中有廟若。幽邃可偃息。

金沙菴

過金鵝峯。陟嶺而下二三里。則金沙菴。青松千樹。翠竹萬竿。菴不甚宏麗。而高敞可喜。

白崖

由金沙菴松嶺策杖而上。折而左。里許則白崖。昔年紀游。已略述其槩。時山吐白烟。風雨欲至。遂宿於崖上。夜聽瀑水聲。如松風萬頃。生于枕簟間。曉起推窗。四望烟霧遊漫。如舟行大海中。四面波濤。不復知有世界。微風東來。雲氣舒卷。忽而一峯乍見。忽而絕壁半開。忽而千嶂中斷。忽而萬壑合冥。恢奇秘幻。不可摹擬。少焉陽烏游光。雲收入岫。凭欄俯眺。見白雲乍凝。有團團如輪者。有飄飄如絲者。有綿綿如雪者。有漫漫如絮者。俱橫遮山麓罅隙間。青松紅葉。怪石奔流。湖光一片。山城半角。或隱或見。又如天孫織錦。五色炫目。匡廬幽賞。無過于斯。觀止矣。遂策蹇而還。

白鶴觀

余兩游匡廬。終以未登五老、歷天池、爲恨。自崖歸之後旬。將東裝過筠州。許明府印諸邀余遍歷名勝。遂尋北郊故道。至王陽坂右。行里許。憩於白鶴觀。觀居五老之麓。唐道士劉混成修煉處。坡公游嘗經行。極

稱司空表聖詩碑落影勺，能爲寫照。今漸委荒烟宿草間矣。唯門前古檜，綠葉婆娑，或不改舊時風景也。

棲賢寺

余丁未夏抄，游棲賢寺。坐玉淵，對五老顛極幽賞。前旬從白崖歸，再憩寺中。秋山曠朗，別一風景。猶以匆匆言旋爲恨。茲從白崖觀小徑行二里，度棲賢橋。松烟翁鬱，草露沾衣。薄暮抵寺，遂止宿焉。凡三過矣。

歎喜亭

早發棲賢，循澗而行。青松紅樹，微含宿露。旭日未起，清氣襲人。行四五里，路漸高，過廬洞口。拾級前登，十里則歎喜亭。亭居匡山中路，越匡廬而過潯陽，皆周行也。路峻礎險，行者至此，稍可宴息，生歡喜心。名實稱是。

含鄱口

由歎喜亭鼓力而登，復二三里，則含鄱口。兩峯相夾，過此路復平坦，千峯環繞，一澗平流，竟不知置身天際。但由山北面趨星郡者，至此則鄱陽千頃，盡在眼前，萬壑縱橫，雲生足底，豁然大觀，耳目一變也。

金竹坪

入含鄱口，坦途而行。二三里，復臨深壑，松杉夾道，礎道紆回，斜日照曜，猶凝冰雪。山北地陰而土寒也。行五六里，登崇岡，長松萬株，亭亭挺秀。有寺名金竹坪，基址平廣，樓閣宏麗，鐵船上衛，諸峯列于前，天池香爐諸峯環于後。金竹正居匡廬之中云。

天池

金竹坪下嶺，尋樵徑，度將軍山，石徑陡仄，捫蘿而行。六七里，一峯特立，峯巔有寺，殿覆鐵瓦。前有池方丈許，冬夏不涸，是爲天池。

聚仙亭

寺西不數步，有亭名聚仙。□天眼尊者、周顛仙、赤腳僧、徐道人、王陽明先生顏其額焉。

文殊臺

亭西有石臺，高丈許，平若几案。上置石亭，塑文殊像。右松一株，屈曲如蓋，葉短枝虬，舉手可摩其巔，皆千年物也。登臺下瞰，壁立千仞，楚山潯江，隱見在目。

清涼臺

由天池小徑，涉澗而行二里，怪石如屋，突兀橫塞，似無路然。近乃見谷口，下臨絕壑。策筇杖，褰衣踏石礎，極斗峻，舉足撐如，攀蹋乃可下。歷數千級礎道，蒼捫石而行里許，懸崖寒路，幸去地三四尺，傴僂而過。見草樓倚絕壁，清修者居之。由樓前石級而下，路絕，獨木爲梁，猿引而度。復行數十步，路又絕，古松架橋，長二丈許，闊不容尺，下臨無地。過此則清涼臺。臺廣三丈許，四鄰絕壑，乃巨石拔地而出，神斧所削，上銳而下平，實造化之神奇也。坐臺上，南顧則鐵船將軍兩峯，如一峯而裂者，怒濤飲薄，瀉於兩峯間；北顧則天馬峯標聯插雲，獅子峯突兀嶔崟，勢吞諸勝；東顧有巨石方如印，緣絕壁上而不墜，有片峯薄如屏風。

下有斷痕，迎風而不折。西顧，巨谷逶迤，中有石阜，圍如城郭，而陡削，而中斷，是爲石門，是惠遠諸道人游宴處也。晚石罅中，隱見楚山千盤，大約週遭不及三里，而藍奇百出，洵爲山北絕勝云。

獅子崖

始下清涼臺，歷石磴百級，橫行數百步，則獅子崖。崖石嵌空，如屋之半，下有平臺若堂，中架竹樓，有習靜者居之。

御碑亭

游清涼臺還至天池，遵平岡而行，青松紫藤，蒼篁紅樹，中闊處一峯前峙，則御碑亭。舊傳有仙于此乘白鹿上昇，名曰白鹿昇仙臺。明太祖製碑鐫周顛仙傳，而建亭于此，蓋有取焉。

佛手崖

面御碑亭峯迴不數步，則佛手崖。崖高深三數丈，崖口石參差，如手之俯而五指騈騈。崖盡有石，黑質白紋，乳泉涓涓，不絕而成池。

訪仙亭

亭去崖數十步，沿石壁而行，繞山構亭，曰訪仙，蓋訪顛仙也。亭前有磐石突出，下臨絕壑，好事者鐫竹林寺三字其上。

大林寺

由佛手崖西北行里許，則大林寺。古木蕭條，黃葉滿地，金碧剝落，苔蘚侵堦。獨古檜一枝，大數十圍，高千尺，云是支公手植，迄今二千載矣。

祖塔

大林寺之南曰祖塔。荒山寂歷，樓閣半頹，有鐵塔高丈許，下坐赤腳僧蟬蛻，亦一古蹟云。

黃龍寺

由祖塔而東北，行四五里，越嶺度溪，路極紆折，有寺名黃龍，爲明神宗香火院。三六十阿羅漢，皆滇南銅鑄者，生氣勃勃，如觀僧繇筆也。

硃砂菴

遊金竹坪故道，仍出含鄱口，東南五里，折而北，則硃砂菴。石澗水喧，荒齋寂靜，正面五老第一峯之陰。

五老峯

由硃砂菴東行里許，登嶺折而南，復登一嶺，行五六里，始至第一峯。紫霄遊其肩，金雞附其足，遠眺湖山，顯晦千里，豁然長嘯，空谷應聲。不數百步，轉而登第二峯，所見如之。更轉而登第三峯，是爲中峯，視諸峯挺而獨出。時午日陽和，天無纖雲，下視二府，觀音獅子三峯，茅屋散布，緇流往來，歷歷可數。彭湖如帶，環繞足下。諸山撲地如培塿，田疇萬頃，山川繡錯，又如棋局，以青白相間，縱橫歷落。酌酒極目，樂而忘返。以從者苦饑，下至青蓮寺飽食，興未已，鼓力策杖，再上中峯，躋峯巔，有巨石吐于絕壁，乃解衣縛帶，猿引而

見天僅一痕也。

登。蛇下行。視峯骿巃嵸。不可端倪。有挺立如笋者。有竪立如屏者。有蹲踞如獸者。有飛舞如鳥者。有劃裂千丈。直下而中分者。有鑱削萬仞。鋭平而斗絕者。要皆上接太虛。下臨無地。又如積雪成山。白色皓皓嵌空玲瓏。自成奇險。僅可目遇。不可意擬。匡廬絕勝。無過於斯。

青蓮寺

下五老峯。還至青蓮寺。秋山翠老。右澗水喧。落月近人。疎星欲墮。深山寄宿。殊有清趣。

文殊院

早起。穿林分宿莽而入。陟崇岡千餘步。則文殊院。院面五老。中峯之陰。中有隱者。三十年不下山。如桃源中人。不知有漢也。

九雲寺

青蓮寺循澗而行。兩峯之介。山陡地逼。如夏雲連綿。層次橫亙。數里。是為九雲屏寺。而九雲之中。奇峰迴闃。不聞鳥雀聲。蓋匡山極陰處也。

綠水潭

由九雲屏依澗而行。路絕。捫壁以附。下臨深澗。怒流湍迅。過此勢漸平。一溪溶溶。水色紺碧。風浪水石相纖。如拋綠玉千片于琉璃盤中。中有黑影如斧沉。是為龍潭。祈雨者于此致禱焉。

一綫天

過綠水潭。踏澗石而行。里許。策杖登嶺。路漸高。一山劃裂。如試劍石中分。而高深十數丈。路窄容一人行。行數十步。旁有兩洞。深不可測。相傳為竹林寺後門。亦好事者臆見歟。

三疊泉

五老之陰。衆水會而成溪。長數十里。繞九雲屏而東注。溪盡絕壑千丈。瀑布迅注。凡三疊。始下玉川門。由一綫天登嶺。折而南。峯迴崖曲。三疊不全見。近麻姑崖。有孤松倚絕壑。抱松探身。憑虛下眺。始見匹練三折。掛于青壁。玉隳讓其高。黃崖遜其幽。匡廬瀑布。斯為第一也。

凌雲舍

由麻姑嶺而下。徑不盈尺。且陡絕無階級。踞步乃可下。稍捷輒躓矣。行六七里。高篁夾道。黛色蒼蒼。精舍倚崖。峯石巉巖如奇雲。是為凌雲舍。

玉川門

廬山之秀。鍾於五老。五老之秀。凝結于玉川門。自凌雲舍依山而行。里許。亂石突兀。水行石門。作鏗磕聲。蓋三疊泉下流也。踏澗中石。策杖而行。高低肆嵬。兩足不並立。如是者里許。見巨石二。高三四丈。倚青松。飛流。從石澗落。捫石而轉。歷石磴數千級。有石崖。玲瓏如屋。而穿歸之。白石青松古藤。似寶鏡中圖畫。路。傴僂而過。蒼翠森森。別一天日。右倚石壁。色如鐵。左臨高峯。翼如鵬。無寸土。無纖塵。唯精舍數間。略似平地。階下巨石四五。壘以竹木。雲林丘壑。當不是過。舍後崖谷遙遠。蒼翠杳冥。三疊泉奔注而來。水霧陰翳。

水經

桑欽撰

水經總論

晁公武曰水經三卷漢桑欽撰欽成帝時人後魏酈道元注史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行於世陳振孫曰欽邯鄲書目以爲漢人晁氏言成帝時人當有所據按唐志注或云郭璞撰又杜氏通典援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贍所釋固應精當然水經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前漢狄縣安帝更名又云荷

水過湖陸則前漢湖陵縣章帝更名又云汾水過河東郡永安則前漢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所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證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統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疎略亦爲迂怪以其僻書人多不視謂其審正未之精也

王伯厚曰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晉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明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爲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

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通典又謂景純注解疎略多迂怪今郭注不傳

歐陽圭齋曰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梁末之考也舊唐志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在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佑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此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京順帝以後人以證一縣疑之也今經言

江水東逕過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否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嘗見載於漢藝文志也

水經總目

卷上

河水 漯水
汾水 澮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過水
晉水 湛水
濟水 淸水
沁水 淇水
蕩水 洹水
濁漳水 淸漳水
易水 滱水
聖水 巨馬水
濕水 濕餘水
沽水 鮑丘水
濡水 大遼水
小遼水 浿水
洛水 伊水
瀍水 澗水
穀水 甘水
漆水 滻水
沮水 渭水
漾水 丹水
汝水

卷下

潁水 洧水
潩水 潧水
陰溝水 汳水
睢水 瓠子水
汶水 泗水
沂水 洙水
沭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濰水 膠水
沔水 潛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沘水 淮水
滍水 淯水
潕水 溳水
灈水 瀙水
㵐水 漻水
蘄水 決水
沘水 泄水
肥水施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涔水
江水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沫水 延江水
沅酉水 存水
溫水 淹水
葉榆水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泿水
資水 漣水
湘水 灕水
溱水 洭水
深水 鍾水
耒水 洣水
漉水 瀏水
溳水 贛水
廬水 漸江水
斤江水 山澤 附

水經卷上

河水

漢　桑欽撰　　南昌許旭惠校

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月以西南流，河水又南入葱嶺山，河水又西逕罽賓國北，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南，河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又西逕四大塔北，又西逕陀衛國北，河水

又東逕皮山國北。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又西北流注于河。南河又東逕于闐北，南河又東北逕扜彌國北，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北河又東北流分爲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北河之東，南逕溫宿國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河水又東注于泑澤，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河水又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河水又東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河水東又逕澆河故城北，河水又東北逕黃川城，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河水又東北逕廣違城北，又合烏頭川水，河水又東逕邯川城南，河水又東臨津，谿水注之，河水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河水又東，左會白土川水，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一水，河水又東得野亭南，河水又東歷

鳳林北，河水又東與灕水合，河水又逕左南城南，大河又東逕赤岸北，河水又東，洮水注之，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又東過榆中縣北，又東過天水北界，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河水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河水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河水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河水又逕典農城東，河水又北逕典農城東，河水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河水又北，枝津河水又東北逕渾懷鄣西，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河水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河水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故城南，河水又北屈而爲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迆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河水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東逕高闕南，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河水又南逕馬陰山西，河水又

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河水又東逕原亭城南，河水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河水又東逕稒陽城南，又東過臨沃縣南，河水又東，枝津出焉。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河水又東逕稒陽縣故城南，河水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河水屈而流，白渠水注之，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之

間，濟有君子之名，河水又東南，左合一水，河水又南，樹頹水注之，河水又南，太羅水注之，河水又左得湳水口，又南過西河圁晉陽縣東，河水又東，端水入焉，河水又南，諸次之水入焉，河水又南，湳水注之，又南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河水又南，陵水注之，河水又南得離石水口，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河水又南合契水，河水又南得大蛇水，河水又南，又納𨙸水，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河水又南，瀦川石樓山南，逕蒲城東，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河水又

南得鯉魚河，水又南，羊求水入焉，河水又南爲採桑津，又南過皮氏縣西，河水又南合蒲水，河水又南逕丹水西南，河水又南，黑水注之，河水又南至崌谷傍。河水又南，洛水自猴山枝分東派，東南注于河，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河水又南，右合[illegible]谷水，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河水又西，徐水注之，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又南過汾陰縣西，河水又逕郃陽城東，河水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過蒲坂縣西，河水又南逕雷首山西，又南，涑水注之，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河水又東逕閿鄉，侯河東與全鳩澗水合，又東過河北縣南，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河水又會槃澗，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河水又東合柏谷水，河水又東，右合門水，又東過陜縣北，又西逕陜縣故城南，又東過大陽縣南。河水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又東過砥柱間，河之右，則崤水注之，河水又東，千崤

之水注焉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清水從西北
來注之河水又東與教水合河水又與畛水合河水
又東合庸庸之水河水又東逕平陰縣北河水西會
滽水一作右會河水又東過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
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河水又逕陶平亭北河
水又東逕洛陽縣北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河水
又東湨水入焉又東溝水注焉又東過鞏縣北洛水
從縣西北流注之又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
之河水又逕黃馬坂北河水又東逕旋門坂北河水
東逕成皋大伾山下河水南對玉門河水又東合汜
水河水又東逕板城北河水又東逕五龍塢北又東
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
河水又東逕八激堤北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河水又
東北逕赤岸固北而東北注之又東北過武德縣東
沁水從之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河水又東北
通謂之延津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
北來注之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河
水又東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逕黎陽縣南河水自津

東北逕涼城縣河水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河水又
東北為長壽津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故瀆又逕繁陽
縣故城東北逕陰安縣故城西故瀆又東北逕昌樂
縣故城東故瀆又東北逕平邑郭西又東北逕元城
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至于大陸北播于九河河
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河水故瀆東北
逕發干縣北城西又屈逕其北大河故瀆又東逕貝
丘縣故城南大河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大河
故瀆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

繹幕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大河故
瀆又北逕修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大河故瀆
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左瀆又北逕經
城東發城西又逕南宮縣西北注絳瀆右瀆又東北
逕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長
樂郡武強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廣川縣與水步道合
又東北逕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逕蘇津亭南張甲故
瀆又東北至修縣東會清河屯氏別河東枝津出焉
東逕信成縣故城南又東逕清陽縣故城南清河郡北又

東北逕陵鄉南又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南又東北
逕東陽縣故城南屯氏別瀆又東北逕清河郡南又
東北逕清河故城西屯氏別河北瀆東逕繹幕縣故
城南東邑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平原縣枝津北出至
安陵縣遂絕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北逕重平縣故城
南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縣今無水又東為咸
河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北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
東絕大河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東北枝津又出
東北至安德縣界東會商河屯氏別河南瀆又東北
於平原界又有枝渠右出至安德縣遂絕屯氏別河
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
馬河東北逕安德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臨齊城南然
又屈逕其城東故瀆廣四十步又東北逕重丘縣故
城西又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又逕般縣故城北
東逕樂陵縣故城北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東北
入海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逕甘陵之信鄉縣故城
南屯氏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北逕靈縣北又東
北逕鄃縣與鳴犢河故瀆合上承大河故瀆於靈縣

南東北逕靈縣東東入鄃縣而北合屯氏瀆又東北
右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瓠子河出焉河
水東逕鐵丘南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為濮陽
津河水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為郭口津河水又東
逕鄄城縣北一作田名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河
水又東北逕委粟津左會浮水故瀆故瀆東絕大河
故瀆東逕五鹿之野浮水故瀆又東南逕國邑又東
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觀浮水故瀆又東逕河牧城
而東北出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
焉河水又東逕武陽縣東范縣西而東北流也又東
北過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河水
又歷柯澤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流注又東北
過茌平縣西河自鄧里渠東北逕昌鄉亭北逕碻磝
城西河水又與鄧里渠水上承大河於東阿縣西東
逕東阿縣故城北又東北逕臨邑縣與將渠合又北
逕茌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於河河水又東
北流逕四瀆津又東北過高唐縣界

漯水

漯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漯水又東北逕文鄉
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右與黃溝同注川澤又東
逕文鄉城又東南逕王城北黃溝又東北逕左與漯
水隱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瀆東注漯
水矣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漯水又逕高唐縣
故城東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漯水又東北
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漯水東南逕東
朝陽縣故城南漯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漯水
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東鄒城北漯水

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漯水又東北逕千乘縣二
城間又東北爲馬常坑又東北過楊墟縣東商河出
焉商河又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
北逕昌平縣故城南又東逕般縣故城南又東逕樂
陵縣故城南商河又東逕朸鄉縣故城南沙溝水注
之商河又東北流逕馬嶺城西北而流屈而東注南
轉逕城東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商河又分
爲二水南水謂之長叢溝北水世又謂之白薄瀆大
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大河又北逕張公城臨

側河瀆河水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大河右瀆世謂
之甘棗溝故瀆又東北歷長隄逕溫陰縣北河水又
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又東北過漯陽縣北河水自
平原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東北逕般縣樂
陵初鄉厭次縣故南厭次河河水又逕漯陽縣故城
北（一作右）逕河水又東北爲漯沃津河水又東逕千乘城
北又東北過黎城縣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
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河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
逕甲下城南東南歷常沈注濟

汾水

汾水出大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東南過晉陽縣東晉
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又南洞渦水從東來注之又南
過大陵縣東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之
又南過冠（一作寇）爵津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
西又南過楊縣東西南過高梁邑西又南過平陽縣
東又南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又西過長修
縣南又西過皮氏縣南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

澮水

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西過其縣南又西
南[illegible]虒祁宮南又西至王橋注于汾水

涑水

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又西過周陽邑南
又西南過其縣南又西南過安邑縣西又南過解縣
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

文水

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屈南到平陶縣
東北東入于汾

原公水

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東過其縣北又東入于
汾

洞渦水

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
南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

晉水

晉水出晉陽縣西縣甕山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
汾水

湛水

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東過其縣北又東過波縣
之北又東過毋辟邑南又東南當平陰縣之東北南
入于河

濟水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溫縣西
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南流過墳城西
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
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北礫磎南東出過滎陽

北濟水又東逕西廣武城北濟水又東逕東廣武城
北濟水又東逕敖山北濟水又東合滎瀆濟水又東
逕滎陽縣北濟水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濟水又東
索水注之又東過陽武縣北濟水又東北流南濟也
逕陽武縣故城南濟水又東逕封丘縣南濟水又東
逕東昏縣故城北濟水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又東
過封丘縣北北濟也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濟
瀆又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北又東過平丘縣南北
濟也濟水者又東過濟陽縣北濟也又東過冤朐縣

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南濟也濟水又東北菏水東出
焉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
王陵南濟水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又屈從縣東
北流南濟也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菏
水北爲濟瀆北濟又東北逕冤朐縣故城北又東北
與濮水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又東北過壽張縣
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濟水又北逕須
朐城西濟水又逕微鄉東又北過須昌縣西濟水又
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
又北過穀城縣西濟水又北逕周首亭西又北過臨
邑縣東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濟水又東北至垣苗
城西又東北過盧縣北濟水又逕盧縣故城北濟水
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濟水又東北右會玉水濟水又
東北濼水出焉濟水又東北華不注山又東北過臺
縣北濟水又東北合芹溝水又東北過菅縣南又東
過梁鄒縣北又東北過臨濟縣南濟水又東北逕爲
淵渚謂之平州濟水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又東
北過利縣西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又東北入海

其一水東流者過乘氏縣南又東過昌邑縣北又東過金鄉縣南又東過東緡縣北濟水又東逕漢平狄將軍扶溝侯淮陽朱鮪冢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濟水東逕重鄉城南洞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又東南過沛縣東北又東南過留縣北又東過彭城縣北睢水從西來注之濟水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又東南過徐縣北又東至下邳睢陵縣南入于淮

清水

清水出河內修武縣之北黑山東北過獲嘉縣北又東過汲縣北又東入于河

沁水

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南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氏縣東又南過陽阿縣東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又東過野王縣北又東過州縣北又東過邢丘縣之北一曰懷又東過武德縣南又東南至榮陽縣北東入于河

淇水

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又東過內黃縣南爲

水經 〈卷上 十五

白溝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又東北過館陶縣北又東北過清淵縣西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爲清河又東北過東武城縣西又北過廣川縣東又東過修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又東北過南皮縣西又東北過浮陽縣西又東北過濊邑北又東北過鄉邑南又東北過窮河邑南又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

蕩水

蕩水出河內蕩陰縣西山東又東北至內黃縣入于黃澤

洹水

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過隆慮縣北又東北出山逕鄴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

濁漳水

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之漳水焉東過其縣南屈從縣東北流注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潞縣北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西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

水經 〈卷上 十六

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之西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虖池河會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別出北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合清河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

清漳水

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黽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

易水

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容城縣南又東過安次縣南又東過東州縣南東入于海

滱水

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南過廣昌縣南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唐縣南又東逕安喜縣南又東過安國縣北又東過博陵縣南又東北入于易

水經 〈卷上 十七

聖水

聖水出上谷東過良鄉縣南又東過長鄉縣北又東過安次縣南東入于海

巨馬水

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淶山東過迺縣北又東南過容城縣北又東南至泉州縣西南東入入大濮又南又東過勃海東平舒縣北東入于海

濕水

濕水出鴈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又東過涿鹿縣北又東南出山過廣陽薊縣北又東至漁陽雍奴縣西入笥溝

濕餘水

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流過軍都縣南又東流過薊縣北又北屈東南至狐奴縣西入于沽河

沽水

沽河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狐奴縣北西南與濕餘水合爲沽河又東南至雍奴縣西爲笥溝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泒河尾也

水經 〈卷上 十八

鮑丘水

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

濡水

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

大遼水

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又東南過房縣西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于海又玄

蒐高句驪縣有遼山

小遼水

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隧縣入于大遼水也

浿水

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於臨浿縣東入于海

洛水

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洛水又東戸水注之洛水又東得乳水洛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洛水又東逕熊耳山北東北過盧氏縣南

洛水逕陽渠關北洛水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洛水東與高門水合洛水又東松楊谿水注之洛水又東庫谷水注之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又東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于父邑之南洛水又東渠谷又東北過宜陽縣南洛水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又東北出散關南洛水又東枝瀆左出焉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洛水又北陽渠水注之洛水又東逕訾城北又東羅水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洛水又東北流入于河

伊水

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郭落山又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新城縣南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

瀍水

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

澗水

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

穀水

穀水出宏農黽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東北過穀城縣北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

甘水

甘水出宏農宜陽縣鹿蹄山東北至河南縣南北入洛

漆水

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

滻水

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入于灞

沮水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

渭水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又北過襄武縣北又東過獂道縣南又東過冀縣北又東過上邽縣又東過陳倉縣西又東過武功縣北又東芒水從南來流注之渭水又東過槐里縣南又東澇水從南來注之

渭水又東北逕黃山宮南就水注之渭水又東合田谿水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渭水又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水又東北與鎬水合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而泆水注之又東過長安縣北渭水又東與泆水枝津合渭水又逕長安城北又東過華陰縣北又東過鄭縣北又東過霸陵縣北新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東入于河

漾水

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

丹水

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東南過其縣南又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于丹水縣入于汋

汝水

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東南過其縣北又東南穎川郟縣南又東南過定陵縣北又東南過郾

縣北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又東南過平輿縣南一作平輿又東至原鹿縣南入于淮

水經卷下

潁水

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又東南過其縣南又東南過陽翟縣北又東南過潁陽縣西又東南過潁陰縣西南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又東南過臨潁縣南又東南過汝南隱強縣北洧水從河南密縣東流注之又東過西華縣北又南過汝陽縣北又東南過南頓縣北濦水從西來流注之又東南至新陽縣北蒗蕩渠水從西北來注之

洧水

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東南過其縣南又東過鄭縣南鄶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南過長社縣北又東南過新汲縣東北又東南過茅城邑之東北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

潩水

潩水出河南密縣大騩山東南入于潁

潧水

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東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其縣東又南入于洧水渠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之北又東至浚儀縣又屈南至扶溝縣北其一者東南過陳縣北又東南至汝南新陽縣北又東南過山桑縣北又東南過龍亢縣南又東南過義城縣西南入于淮

陰溝水

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蒗蕩渠東南至沛為濄水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于淮

汳水

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為獲水餘波南入淮陽城中獲水出汳水於梁郡蒙縣北又東過蕭縣南又東至彭城縣北東入于泗

睢水

睢水出梁郡鄢縣又東過睢陽縣南又東過相縣南屈從城北東流當蕭縣南入于睢

瓠子水

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陽縣為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縣為濮水又北過東郡范縣東北為濟渠與將渠合又東北過東阿縣東又東北過臨邑縣西又東北過茌平縣東為鄧里渠又東北過祝阿縣為濟渠又東北至梁鄒縣西分為二其東北者為濟河其東者為時水又東北至濟西濟河東北入于河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太山華縣東又南至費縣東入于沂

汶水

汶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屈從縣西南流過博縣西北又西南過蛇

丘縣南又西南過剛縣北又西南過平章縣南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

泗水

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過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平陽縣西又南過高平縣西洸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又南過沛縣東又東逕相陽郡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呂縣南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于淮

沂水

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南西流又屈南過郯縣西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

洙水

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至卞縣入于泗

沭水

沭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東南過其縣東又東南過莒縣東又南過陽都縣東入于沂

巨洋水

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西又北過臨朐縣東又北過劇縣西又東北過壽光縣西又東北入于海

淄水

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又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過利縣東又東北入于海

汶水

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東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于濰

濰水

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過東武縣西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

膠水

滕水出黔陬縣膠山北，過其縣西，又北過夷安縣東，又北過當利縣西，北入于海。

沔水

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沔水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沔水又東逕武侯壘南，又東逕沔陽故城南，沔水又東逕西樂城北，漢水又左得度口水，漢水又東，黃沙水左注之，漢水又東合褒水，漢水又東逕胡廟崖下，又東過南鄭縣南，漢水又東得長柳渡，漢水又左會文水，漢水又東，黑水注之，又東逕城固縣南，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漢水又東至灘城南，與洛谷水合，漢水又東逕小城固南，漢水又東逕石門灘，漢水又東逕媯墟，爲灘，漢水又東逕猴徑灘，漢水又東逕小大黃金南，漢水又東合蘧蒢溪口，漢水又東，右會洋水，漢水又東歷敖頭，漢水又東合直水，漢水又東逕直城南，漢水又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漢水又東逕魚脯谿口，又東過西城縣南，漢水又東，右得大勢溪水，右對月谷口，漢水又

東逕西城縣故城南，漢水又東爲鱉灘，漢水又東，今旬水，漢水又東逕木蘭塞南，漢水又東，左得育溪，濟水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漢水又東歷姚方，沔水又東過襄陽縣北，沔水又東，合檀谿水，沔水又逕平魯城南，又從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沔水中有魚梁洲，沔水又逕桃林亭東，沔水又東南逕蔡洲，沔水又東南邑城北，沔水又東合洞口，又東過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沔水又東南流逕黎丘故城西，又南過邔縣東北，一作沔水又

南得木里水合，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縣東流注之，沔水又逕鄀縣故城南，沔水又東敖水注之，沔水又東南與白水合，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沔水又東右會權口，沔水又東南與陽口合，又東南逕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沔水又東逕左桑，沔水又東合巨亮水口，沔水又東得合驛口，沔水又東謂之横桑，沔水又東謂之鄖潭，沔水又東得死沔，沔水又東與力口合，沔水又東南洎入水焉，沔水又東逕沌陽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羨

縣北，南入于江，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南江又南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江水又東逕黃橋下，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江水又東注于海，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出焉，自上粉縣北流注之，又東過鄖鄉縣南，漢水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漢水又東逕琵琶谷口，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漢水又東爲假子潭，漢水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漢水又東平陽川水注之，沔水又東南逕縣城東，沔水又東逕龍巢山下，又東南逕涉都縣東北，又東南過鄀縣之西南，又南逕㲇城東，又南過陰縣之西，沔水又東南得洛谿口，又南過筑陽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又東逕學城南，沔水又南逕筑陽縣東，沔水又東爲漆灘，又東過山都縣東北，

沔水又東逕樂山北，沔水又東逕隆中，

潛水

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于江，

湍水

湍水出酈縣北芬山，南流過其縣東，又南過冠軍縣東，又東過白牛邑南，又東南至新野縣東，入于淯，

均水

均水出淅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又南當涉都邑縣北，南入于沔，

粉水

粉水出房陵縣，東流過郢邑南，又東過穀邑南，東入于沔，

白水

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又東至新野縣西，東入于淯，

比水

比水出比陽東北太胡山，東南流逕其縣南，泄水從南來注之，又西至新野縣南入于淯，

淮水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淮水又東逕義陽縣，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淮水又東得師口水，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淮水又東，油水注之，淮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淮水又東北流，左會瀾水，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新息縣南，淮水又東逕浮光山北，淮水又東，右絜水，淮水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淮水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淮水又東北

合資水又東過期思縣北淮水又東北淠水注之一作淠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淮水又東谷水入焉又東淮水又東北左會濯水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泄水洪水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水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淮水又北左合椒水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淮水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淮水又北逕莫耶山西又東

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水又東北濠水注之淮水又北沙水注之又東過鍾離縣北淮水又東逕夏丘縣南淮水又東逕浮山淮水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淮水又東蘄水注之淮水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又東南小木流注之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

滍水

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郾縣南東入于汝

淯水

淯水出宏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又屈南過淯陽縣東又南過新野縣西西過鄧縣東南入于沔

㶏水

㶏水出㶏強縣南澤中東入潁

灈水

灈水出汝南吳房縣　奥山東過其縣北入于汝

瀙水

瀙水出潕陰縣東上界山東過吳房縣南又東過灈陽縣南又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

潕水

潕水出潕陰縣西北扶予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過西平縣北又東過郾縣南又東過定潁縣北東入于汝

溳水

溳水出蔡陽縣東南過隨縣西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又東南入于夏

滠水

滠水出江夏平春縣西南過安陸入于溳

蘄水

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南過其縣西又南至蘄口南入于江

決水

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北過其縣東又北過安豐縣東又北入于淮

沘水

沘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東北過六縣東北入于淮

泄水

泄水出博安縣北過芍陂西與沘水合西北入于淮

肥水

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肥水別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又北過壽春縣東北入于淮

施水

施水亦從廣陽鄉東南入于湖

沮水

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水東南過臨沮縣界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

漳水

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東南過蓼亭又東過章鄉南又南至枝江縣北烏扶邑入于沮

夏水

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

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

羌水

羌水出羌中參狼谷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縣東南入于江

涪水

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南至小廣魏與梓潼合

梓潼水

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又西南至小廣魏縣南入于墊江

涔水

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

江水

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又有湔水入焉江水又東別為沱江水又歷都安縣又東南過犍為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又東南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渚水北流注江水又與符黑水合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

巴山東過廣魏洛陽南東南注之江水逕漢安縣北
江水東逕樊石灘又逕大附灘又東逕符縣北邪東
南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
東彊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五水合南流注之又江
水東至枳縣西延江從牂牁郡北流西屈注之又逕
東望峽東歷平都江水又逕虎鬚灘江水又東逕臨
江縣南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左逕石城南又東至
平洲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壇江水又東
右得將龜溪口江水又東南會北集渠江水又右逕
池務口江水又東逕右龍又東逕羊腸虎背灘江水
又東彭水注之江水又東右逕朐䏰縣故城南江水
又東逕瞿巫灘江水又逕東陽灘江水又逕魚復縣
之故陵江水又東爲落牛灘逕故陵北江水又右逕
夜清而東歷朝陽道口江水又東左逕新市里南江
水又東右合陽元水口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
安宮南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江水又東南逕
赤岬西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廣
谿峽西過鄒縣東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南入于

馮江水又東烏飛水注之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
江水又東巫溪水注之江水又東逕巫峽江水歷峽
東逕新崩灘江水又東逕石門灘又東逕秭歸縣之
南江水又東逕城北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江水又
東逕歸鄉縣故城北江水又東逕信陵縣南江水又
東過夷陵縣南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插竈下江
水又東流頭灘江水又東逕宂呂縣北江水又東逕
狼尾灘而歷人灘江水又東逕黃牛山江水又東逕
西陵峽江水歷禹斷江江水出峽東南流逕城故州

江水又東逕故城北江水又東逕白鹿巖江水又東
歷荊門虎牙之門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
縣南東北注之江水又東逕上明城北江水又東會
沮口又南過江陵縣南江水又東逕燕尾洲江水東
得馬牧口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
郢城南江水又東得豫章口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
出焉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江水又東涌水
注之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又東南
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東右合油口又東逕公安縣

北江水左會高口江水又東得故市口江水又右逕
楊岐北山大江又東左合子夏口大江又東左得侯
臺水口大江右得龍穴水口江水自龍巢而東得俞口
又東得清揚土塢二口大江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
赭要江水左得飯筐上口江水又右得上檀浦江水
又東逕竹町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
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左得二
夏浦又東逕彭城口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江
水又左逕白螺山南江水左逕止烏林南江水又東
左得子練口江水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江
水東右得蒲口江水左逕百人山南江水東逕大軍
山南江水又東逕小軍山南江水又東逕簰翅山北
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江水
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州江水又東逕魯山南江水
左得湖口水通太湖又東合灄口水上承溳水於安
陸縣而東逕灄陽縣北東南注于江江水又東湖水
自北南注謂之嘉吳江右岸頓得二夏浦北對東城
洲西浦側有雍伏戍江之左岸東會龍驤水口出北

山鑿中江之有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江水東逕
若城南又東過邾縣南江水右得黎磯北江水又東
逕邾縣故城南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江水又左逕
赤鼻山南又東逕西陽郡南郡治即西陽縣也江之
右岸有鄂縣故城江水左則巴水注之又東逕軑縣
故城南東會希水口出灊縣霍山西麓山北有灊縣
故城大江右岸有厭里口安樂浦江水左得赤水浦
江水又東逕南陽山南江水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
江水東歷孟家溠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其北又
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東注之又東過下雉縣北
用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又東左得青林口

青衣水

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至犍爲南
安縣入于江

桓水

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

若水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南過

越巂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又東
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
江

沫水

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巂靈
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東入于江

延江水

延江水出犍爲南廣縣又東至牂牁鄨縣東屈北流
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又東南至武陵西陽縣入

于酉水

沅酉水

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

存水

存水出犍爲郁鄢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又
東北至潭中縣注于潭

溫水

溫水出牂牁夜郎縣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又
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東北入于鬱

淹水

淹水出越巂遂久縣徼外東南至蜻蛉縣又東過姑
復縣南東入于若水

葉榆水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過不韋縣
東南出益州界入牂牁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
出進桑關過交趾麊泠縣北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
至東界復合爲三水東入海

夷水

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很山縣南又東過夷
道縣北東入于江

油水

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界又東北入于江

澧水

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零陽
縣之北又東過作唐縣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
東入于江

沅水

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爲沅
水又東北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
江

泿水

泿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潭中縣
與鄰水合又東至蒼梧猛陵縣爲鬱溪又東至高要縣
爲大水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爲二其一南入于
海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于海其餘又東南一千五
百里入南海

資水

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東北過夫夷縣東北過邵
陵縣之北又東北過益陽縣北又東與沅水合於湖
中東北入于江也

漣水

漣水出連道縣西資水之別東北過湘南縣南又東
北至臨湘縣西南東入于湘

湘水

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北過零陵縣東又東
北過洮陽縣東又東北過泉陵縣西又東北過重安

縣東又東北過酃縣西承水從東南來注之又東北
過陰山縣西洣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醴陵縣西
漉水從東注之又北過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
注之又北瀉水從西南來注之又北過羅縣西㵋水從
東來流注之又北過下雋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之
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

灕水

灕水亦出陽海山南過蒼梧荔浦縣又南至廣信縣
入于鬱水

溱水

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東至曲江
縣安寧邑東屈西南流過湞陽縣出洭浦關與桂水
合南入于海

洭水

洭水出桂陽縣盧聚東南過含洭縣南出洭浦關爲
桂水

深水

深水出桂陽盧聚西北過零陵營道縣南又西北過

營浦縣南又西北過泉陵縣西北七里至燕室邪入
于湘

鍾水

鍾水出桂陽南平縣都山北過其縣東又東北過來
清亭又北過鍾亭與𣺥水合又北過魏寧縣之東又
東北入于湘

耒水

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又北過其縣之西又北過便
縣之西又西北過耒陽縣之東又北過酃縣東北入
于湘

洣水

洣水出茶陵縣上鄉西北過其縣西又西北過攸縣
南又西北過陰山縣南又西北入于湘

漉水

漉水出醴陵縣東漉山西過其縣南屈從縣西西北
流至漉浦注入于湘

瀏水

瀏水出臨湘縣東南瀏陽縣西北過其縣東北與涝溪水合西入于湘

湞水

湞水出豫章艾縣西過長沙羅縣西又西累石山入于湘水

贛水

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又西北過廬陵縣西又東北過石陽縣西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北過新淦縣西又北過南昌縣西又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

廬水

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

漸江水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

斤江水

斤江水出交趾龍編縣東北至鬱林領方縣東注于鬱容容夜郁湛乘牛渚須無濡營進皐無地零侯黎無會逢離夫省無變由蒲王都融勇外此皆出日南郡西東入于海

山澤

嵩高爲中嶽在潁川陽城縣西北

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

霍山爲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

華山爲西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

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

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

恒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

壺中山在河東北屈縣東

南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

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關山在扶風汧縣之西

隴山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

須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

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

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

嶓冢山在宏農盧氏縣南

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

外方山崧高是也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

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江

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

菏澤在定陶縣東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大邳地在河南成皐縣北陽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益州沲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荊州沲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地之南在邔縣之北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

右桑欽水經三卷鄱陽晁氏言成帝時人自唐杜君卿宋王伯厚元歐陽圭齋皆紛紛致疑究未定爲何人所撰今既董存其說卷端無容複述矣竊以爲此書可疑之大者在于水道原委多未究悉僞謬傳流亦有脫誤又不獨經注相淆已也南條之水江爲大而江漢合流入海乃在尋陽彭蠡之間徐堅初學記引水經江水至江夏與沔水合至尋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卽禹貢所謂九江孔殷也郭璞江賦源二分于崌崍

流九派乎尋陽蓋亦要其首尾而言作水經者當宜于尋陽九道概不言及而今本水經敘江水止于東過下雉縣北東左得青林口酈注亦祇載青林湖水西南歷尋陽分爲二水而不及九派其于沔水與江合流東過彭蠡澤下直接東北出居巢縣南亦無此文又蘇文公石鐘山記引水經彭蠡之口有石鐘山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若洪鐘石鐘得名始見于此其於廬江水注云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鐘鼓亦指石鐘山言而今水經于江流及贛水條下俱不見有所謂石鐘山者則是唐宋人所見古本水經與今本必尚有不同者茲特舉其一二端耳石林葉氏謂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淛獨略由欽北人未嘗至東南則于江漢水道原委不詳固無足怪加又傳寫久遠僞編殘脫而欲以意爲之攷正亦甚難矣金時禮部郎中蔡正甫嘗作補正水經三卷歐陽圭齋序其書謂江自尋陽以北吳松以東能使道元無

遺恨而又惜其書不可得見也汝上王謨識

水經注

酈道元撰

酈道元水經注原序

序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爲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賾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闚天歷筩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緣古世

脉華戎代襲郛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澓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御製題酈道元水經注六韻有序

酈道元水經注自明至今惟朱謀㙔校本行世其文與杜佑通典樂史太平寰宇記所引經注往往不合又多意爲改竄殊失本來面目近因裒集永樂大典散見之書其中水經注雖多割裂而按日稽核全文具存尚可彙輯與今本相校既有異同且載道元自序一篇亦世所未見蓋猶據宋人善本錄入茲經館臣排緝成編凡篇目混淆經注相錯者悉加釐訂其脫簡有自數字至四百餘字者亦均爲補正以數百

年叢殘缺佚之書一旦復還舊觀若隱有呵護者然亦藝林佳話也因題六韻紀之

檢書斷簡萃全珍自序猶存善長真都以殘山賸水竟知合浦與延津笑他割裂籌無術（永樂大典所載之書類多散入各韻分析割裂無遺是書亦其一也）際此完成若有神南北少訛因未到（酈道元仕于北魏雖嘗出使關中道足跡未嘗一至塞外故水經注中所載塞外形勢未能吻合如江河水之源遠分合及前郡縣多有舛訛至江淮以南豫齊梁道元亦未親歷其地訛謬爲考訂詳傳聞所及）古今略異究堪循（數尋沿襲無徵其說之多益甚）悉心編纂誠宜獎觸目研磨信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難功人

水經注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一　河水
卷二　河水
卷三　河水
卷四　河水

卷五　河水
卷六　汾水　澮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過水
晉水　湛水
卷七　濟水
卷八　濟水
卷九　清水　沁水
淇水　蕩水
洹水
卷十　濁漳水　清漳水
卷十一

易水　滱水
卷十二　聖水　巨馬水
卷十三　㶟水
卷十四　濕餘水　沽河
鮑丘水　濡水
大遼水　小遼水
浿水
卷十五　洛水　伊水
瀍水　澗水
卷十六　穀水　甘水
漆水　滻水
沮水
卷十七

渭水
卷十八　渭水
卷十九　渭水
卷二十　漾水　丹水
卷二十一　汝水
卷二十二　潁水　洧水
潩水　潧水
渠
卷二十三　陰溝水　汳水
獲水
卷二十四　睢水　瓠子河
汶水

卷二十五　泗水　沂水
洙水
卷二十六　沭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濰水　膠水
卷二十七　沔水
卷二十八　沔水
卷二十九　沔水　潛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
卷三十

淮水
卷三十一
滍水 淯水
㶏水 灈水
溳水 潕水
涓水
卷三十二
漻水 蘄水
決水 沘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涔水
卷三十三
江水
卷三十四
江水

卷三十五
江水
卷三十六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沫水
延江水 存水
溫水
卷三十七
淹水 葉榆河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泿水
卷三十八
資水 漣水
湘水 灕水
溱水
卷三十九
洭水 深水

鍾水 耒水
洣水 漉水
瀏水 潙水
贛水 廬江水
卷四十
漸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臣等謹案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崇文總目稱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引滹沱水涇水洛水皆不見于今書然今書仍作四十卷蓋後人分析以足原數也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㙔所校盛行于世而舛謬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按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譌層出疊見其中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其道元自序

一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蓋當時所據猶屬宋槧善本也謹排比原文與近本鉤稽校勘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三四百年之疑竇一旦曠若發蒙是皆我
皇上稽古右文經籍道盛璇題瑤笈之祕灑然畢臻遂使前代遺編幸逢
昌運發其光于蠹簡之中若有神物撝呵以待
聖朝而出者是亦曠世之一遇矣至于經文注語諸本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義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語附于下方至塞外羣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跡皆所未經故于灤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陽之建置俱不免附會乖

錯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尤爲傳聞失實自我
皇上命使履視盡得其脈絡曲折之詳
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諸篇爲之抉摘舛謬條分縷晳足永訂千秋耳食沿訛謹錄弁簡端永昭定論又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

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爾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舉人臣戴震

水經注卷一

後魏酈道元撰

河水（案二字原本誤連經文今改正近刻河水下有一二等字乃明人妄加今刪去）

崑崙墟在西北

三成爲崑崙丘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案桐近刻譌作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案層近刻譌作增）一名天庭是爲太帝之居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千七百四十里（案近刻千上有一字）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山（案近刻作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案近刻作以西北行北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縣殊（案近刻譌作經記縣殊）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爲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案三尺近刻譌作二尺）

河水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案近刻脫如字）故曰水具財也（案具上近刻衍水字）五害之屬（案近刻脫此四字）水最爲大（案近刻水上衍而字）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案逝近刻譌作遊）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案奔近刻譌作犇）風俗通曰江河淮濟爲四瀆（案近刻瀆字在下）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東北陬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河出崑崙虛（案近刻虛譌作墟五字）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案此十六字當是注內之小注錯編在所引爾雅之下觀此內如此類者甚多）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案漢書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此作仲議）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案令近刻譌作今）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爲狹比淮濟爲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案入下近刻有于字）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案此十三字實亦是注內之小注故編在所引山海經之閒）

河水又出于陽紆陵門

之山而注于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璇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粤在伏羲受龍馬圖于

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于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于此也高誘以為陽紆秦藪非也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昆侖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案近刻作升崑崙封豐隆之葬）豐隆雷公也黃帝宮（案此三字近刻訛作雷電龍）即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破而用之（案大段朱箋云當作火煆非）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調御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案近刻訛作凡度七百渡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

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盤石之隥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案漢書今本作二千餘里千字誤當以此為正）方到懸度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猨飲也有白草（案近刻訛作白羊原本及漢書作白草）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懸度乎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長國（案長近刻作萇）烏長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有及曬衣石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蒲那般河（案近刻訛般字）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摩頭羅國（案近刻逕字下衍流逕二字）而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為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海四萬里也（案近刻西下有五字）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訶剌諸國而入南海是也（案訶近刻訛作河）

遠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出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故釋氏西域記有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國最西頭恒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褐國（案褐近刻訛作竭下同）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褐國南城北雙樹閒有希連禪河河邊世尊于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

人以新白緤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栴檀木為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然大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然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案娑羅近刻訛作婆羅）其樹花名娑羅佉也（案佉近刻訛作袪）此花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竺枝扶南記曰（案枝

原本訛作芝）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之（案目近刻訛作自）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見（案刹近刻訛作剎）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注于恒（案近刻脫注字）恒水又東逕毗舍利城北（案利近刻訛作離）釋氏西域記曰毗舍利維邪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邪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案十近刻訛作千）城周圓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住于此本奄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案奄近刻訛作菴）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國國王小夫人（案近刻作有一國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案好近刻作特）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服（案服近刻作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

愁𠕅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樓案西近刻作東賊來時上我置樓上案此五字近刻作置我樓上四字則我能卻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于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兩手擠乳案擠近刻作搆乳乳作五百道俱墮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案父母近刻作二父王皆得辟支佛今其塔猶在案其近刻作二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于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釋氏西域記曰恒曲中次東有僧迦扇柰揭城案道近刻訛作中文城下衍也字佛下三道寶階國也案近刻脫道字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南佛自忉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為母說法處寶階既沒阿育王于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為吼怖效心誠案近刻作怖效心伏恒水又東逕罽賓饒夷城城南接恒水案近刻作饒夷城南接恒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為諸弟子說法處恒水又東南逕沙祇國北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生長七尺不增不減今猶尚在恒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故淨王宮也案故下近刻衍白字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案出下近刻有池字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案扳近刻作攀下同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記曰城北三里恒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案父近刻訛作外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案羅衛羅越互相通稱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

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為四姓住在故城中為優婆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彼日浮圖壞盡條王猶見修治一浮圖私訶條王送物助成案迷近刻訛作迷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扳樹樹名須訶案近刻脫訶字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扳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尚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恒以香花供養尚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貼著石上逾更明也案吉貝近刻訛作古貝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閻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于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案一據下近刻誤作據左一據據右六字晉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捧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花此時以至河南摩強水即于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強水在迦維羅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十由旬菩薩于是暫過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于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達鉢愁宿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國十里明旦便去暮宿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于是徑詣貝多樹案徑近刻訛作逕貝多樹在閱祇北案下近刻衍貝多二字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與經異故記所不同竺法維曰迦維衛國案近刻作迦維衛國脫衛字佛所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二

千天地之中央也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嘾楊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為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案委近刻訛作安山川饒沃恣所欲案恣下近刻衍其字左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云案云近刻訛作之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迴梨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為天地之中也案地近刻訛作竺恒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此中空荒無人案近刻脫此中二字案荒近刻訛作蕪羣象以鼻取水灑地若蒼梧會稽象耕鳥耘矣恒水又東至五河口案近刻河口下有合字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利案舍利原本訛作舍離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案此句下近刻有毗舍離諸四字乃衍文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彌則梨車復怨即于中河入火光三昧燒具兩般泥洹案具兩近刻訛作身兩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旬案由旬迦那近刻訛作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案弗近刻作佛邑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宮殿皆起牆闕雕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亦名文殊師利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之賴此一人宏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諸國中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中國今改正唯此城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里餘案二近刻作三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北戶向塔案北戶近刻作戶北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圍案此四字近刻訛作圍丈四五高三丈餘

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塔北三百步(案近刻脫一塔字作北三四百步)阿育王于此作泥犂城城中有石柱(案近刻脫一城字)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有銘記作泥犂城因緣及年數日月恒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案此句原本脫畫石二字近刻補)畫跡故在恒水又西逕王舍新城是阿闍世王所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蓱沙王舊城也(案蓱沙近刻訛作沙蓱考蓱萍字通用)東西五六

水經注　卷一

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處其城空荒又無人徑入谷傳山(案傳近刻訛作搏)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四十步(案四近刻作三)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天魔波旬化作雕鷲恐阿難(案天妖近刻訛作天)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西望其山有兩峯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胡語耆闍鷲也(案胡語二字近刻訛在又竺法維云下此處作山名耆闍鷲也)又竺法維云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案近刻脫石字)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同遠邇亦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誦首楞嚴香華供養聞見之宗也又西逕迦那城南三十里(案近刻三作二)到佛苦行六年坐樹處有林木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得扳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

水經注　卷一

于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見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旬(案句近刻作延)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導引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帀西去(案西近刻訛作而)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菩薩(案近刻無北二字)魔王自從南來(案近刻下有試字)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三女變為老姥不自服(案末謀一肆云不字上疑脫一莫字)佛于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案自雨峯雙立雨字起至此向字止黃省曾本原刻訛在後即是佛补細闕也細字下固字上)梵天來詣佛處(案諸近刻作請)四天王捧鉢處皆立塔外國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足尼連禪河浴(案浴近刻訛作)浴竟于河邊啖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鉢沒

水經注　卷一

(案近刻脫中字)中迦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先三佛亦見佛于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菩提樹去貝多樹二里于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釋氏西域記曰尼連水南注恒水水西有佛樹佛于此苦行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上即佛入水浴處東上岸尼拘律樹下坐(案拘律近刻作衞立)舍女上糜于此于是西度水于六年樹南貝多樹下坐降魔得佛也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

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復順恒水西下到迦尸國波羅柰城竺法維曰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衞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里許即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栖宿故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居巴連弗邑又順恒水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釋氏西域記曰恒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佉蘭池(案近刻訛作有佉下蒲池)恒水在北(案近刻訛作池水恒在北)佛下說戒處也(案近刻下訛作不)

水經注　卷一

恒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恒水又東到多摩梨靬國(案靬近刻訛作軒下同)即是海口也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靬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逕西行極大秦也又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國號擔袟(案袟近刻作秩)屬天竺遣黃門字興為擔袟王釋氏西域記曰恒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為東西也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案近刻脫調字)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圖調傳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為解乃宣為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諸名人不應河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案河近刻訛作何)釋云復書曰(案近刻訛作日)按穆天子傳穆王于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去宗周瀍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

今見泰傳非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為無熱丘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為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縕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至欲訪地脈川案近刻訛作若不與經符驗程準途故自無會釋氏不復根其衆歸之鴻致案衆近刻作趣陳其細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今按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之書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案近刻脱在其西三字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為下地高誘曰地或作池案此下近刻有山海經不周之山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十九字考山海經中言不周之山者亦無此語當是衍文則以崑崙為近佛圖調之說阿耨達六水葱嶺于闐二水之限案佛圖調近刻訛作浮圖調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按十洲記案近刻訛作十三州記崑崙山案山下近刻衍也字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案北近刻訛作東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匝繞山案近刻作周迴繞匝山字錯下句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闊之井案闊近刻作闕西南近承淵之谷案淵近刻作深此四角大山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云去咸陽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廣萬里形如偃盆下狹上廣案近刻脱下狹二字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輝案干近刻訛作于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案山近刻訛作出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燭日暉案近刻作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旋機案近刻作琁璣元氣流布玉衡常理順九天而調陰陽案玉衡常理順九天近刻作玉衡理九天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案下張上廣至此廁本及近刻並訛有皆衍也下張華叙東方朔神異經日上今據十洲記訂正其北海外又有鍾山案近刻脱此八字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案近刻作所合天帝居治處也案居近刻訛作君下有所字衍考東方朔之言及經五萬里之文難言佛圖調康泰之傳是矣案佛近刻訛作浮又脱傳字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為巨小非為細存非為有隱非為無其所苞者廣矣于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為寡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也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迴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惟會益工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為五行神案近刻脱五字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法五龍之跡行無為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為十二時神也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寔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然六合之內其苞遠矣幽致沖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案此下近刻衍一渾字思絕根尋自不登兩龍于雲轍騁八駿于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說孰使辨哉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案此下原本及近刻有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連七字考山海經云積石之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即今河行積石山南逕其東析而西流逕山北然後積東山流形勢適合石門當在析西之處不得云西南流也作水經皆誤以為河自石門潛行地中而入蔥嶺泉後循出故不取冒以西流之諸下言入蔥嶺陬上不得言其流當是積入見山海經河水皆以西流句與下有有門相連逕後其諸于此又因下文言南入蔥嶺與應石西流為西南流耳林治通與兩引水經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即積以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絕不及河水冒因西南流七字其為唐時本所無甚明今據通典訂正刪去七字

山海經曰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案近刻訛作出渤海又出海水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

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謂此矣逕積石
而爲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宏壯
莫尚美于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
西域記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
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案山海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水經蓋本其說後記葱嶺于闐河聯又本之西域傳其書雜襲而成故滋重論次道元則以葱嶺于闐之河入蒲昌海潛行地中復出爲積石河然積石今同部葉爾羌西于闐即和闐在葉爾羌東南蒲昌海即羅布淖爾在闐東西北積石山在青海境積石之西五六百里即星宿海今呼鄂敦塔拉朱思本所謂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自餘者也道元言河之所潛出于積石宜即指星宿海

水經注卷二

後魏酈道元撰

河水案二字原本誤連經文今改正近刻訛作河水二經文上復衍河水二字今刪去

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注通典引水經有此文蓋唐已後始脫去今據通典補正

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國案捐毒近刻訛作身毒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
南屬葱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
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
爲二水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葱嶺西郭義恭廣志
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又逕難兜國北北接
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河水又西逕罽賓
國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敘葱嶺之水分東西先藏葱嶺分源西流逕休循難兜罽賓月氏安息入雷翥海之水不得與經文淆案今改正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
賓治循鮮城土地平和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
物踰于中夏大國也山險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
土身熱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治監氏城其俗與安息同匈奴冒頓單
于破月氏殺其王以頭爲飲器國遂分遠過大宛西
居大夏爲大月氏其餘小衆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
中號小月氏故有大月氏小月氏之名也又西逕安
息國南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城臨嬀水地方數千里最
大國也有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也河
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注內敘葱嶺西流之水終於此釋氏西域記曰蜺羅跂禘出阿耨達
山之北西逕于闐國案西字近刻訛在之北上漢書西域傳曰于
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案之近刻作以注下有于字又西逕四

大塔北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內言葱嶺西流之水因連及蜺羅跂禘水逕于闐國大塔北西至安息同入雷翥海亦不得與經文淆案今改正近刻訛二字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以頭施人
故因名國國東有投身餧餓虎處皆起塔案餧近刻作飼又
西逕揵陀衛國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是阿育王子法
益所治邑佛爲菩薩時亦于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
起大塔又有弗樓沙國案弗近刻訛作佛天帝釋變爲牧牛
小兒聚土爲佛塔法王因而成大塔所謂四大塔也
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
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
共牽復不進王知鉢緣未至于是起塔留鉢供養鉢
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
人以少花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花供養正復百千萬
斛終亦不滿佛圖調曰案近刻脫調字佛鉢青玉也受三斗
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
把滿則亦便如言又按道人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
月支國起浮圖高三十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
鎖縣鉢鉢是青石或云懸鉢虛空案旁行爲書記也字起至此句處

字在近刻訛在後與予合同下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之前原本不相屬須菩提置鉢在
金机上佛一足跡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梵
香七寶璧玉供養塔跡佛牙袈裟頂相舍利悉在弗
樓沙國釋氏西域記曰揵陀越王城西北案揵近刻作下同
有鉢吐羅越城佛袈裟王城也東有寺重復尋川水
西北十里有河步羅龍淵佛到淵上浣衣處案浣近刻訛字
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案注內敘蜺羅跂禘水終於此又
日揵陀越西西海中有安息國竺枝扶南記曰安息
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

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漢書西域傳又云犂靬
條支臨西海（案犂靬近刻作犛靬）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
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
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
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記所云崑崙者焉張
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也河
水自葱嶺分源東逕迦舍羅國（案迦近刻作伽）釋氏西域記
曰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
不由城南有水東北流出羅逝西山山即葱嶺也逕

岐沙谷出谷分為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盧
城其俗與西夜子合同（案其字原本訛在俗字下今據文義改正）又東流
逕依耐國北去無雷五百四十里俗同于合河水又
東（案此四字近刻作又東流三字）逕蒲犂國北治蒲犂谷北去疏勒
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文葱嶺河自岐沙谷分為二此先敘南河逕無雷依耐蒲犂皮山而東合于闐河不得與經混今改正）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
里
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案原本及近刻並脫所出二字今並逕與補正）又東注蒲昌海（案原本及近刻並脫又字今據逕與補正）
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案此九字近刻訛作經原本訛作注文）南源導
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
西城土多玉石（案土近刻訛作上）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
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帝西南行路中無人
民沙行艱難所逕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
達于闐其國殷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
無聲城南十五里（案城南近刻訛作南城）有利剎寺中有石鞾
石上有足跡彼俗言是辟支佛跡法顯所不傳疑非

佛跡也又西北流注于河（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上下文乃注內敘于闐河入逕於南河）
即經所謂北注葱嶺河也南河又東逕
于闐國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上下文注內敘葱嶺南河逕于闐扞彌精絕且末鄯善入牢蘭海不得與經文混今改正）
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
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
東水皆東流南河又東北逕扞彌國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治扞彌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
精絕國北西去扞彌四百六十里南河又東逕且末
國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釋氏
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
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國治且
末城西通精絕二千里東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種五
穀其俗（案俗近刻訛作兵）略與漢同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
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為注濱河注
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樓
蘭王不恭于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
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為王更
名其國為鄯善百官祖道橫門王自請天子曰身在

漢久恐為前王子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
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
勱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
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
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
冒堤勱厲聲曰王尊建節（案尊近刻訛作遵）河堤不溢王霸
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
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
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

服外國其水東注澤（案注內敘葱嶺南河合于闐河於此）澤在樓蘭
國北扞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
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
五里（案八百近刻訛作三百）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土地
沙鹵少田仰穀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
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
送漢使故彼俗謂是澤為牢蘭海也（案澤原本訛作水今據上文其水東注澤改正）
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於北三千里
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即釋

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逕屈茨烏夷禪善入牢蘭
海者也北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
疏勒逕流南河之北（案此二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文葱嶺河自岐沙谷分為二此敘北河逕疏勒溫宿龜茲墨山注賓樓蘭入蒲昌海不得與經混今改正）漢書
西域傳曰葱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
千里河出其中（案以上約舉漢書西域傳之文近刻西域上衍釋氏二字朱謀㙔箋謂當作釋氏西域記非也）暨于溫宿之南左合枝水枝水上承北河
于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
山水合水出北溪東南流逕疏勒城下南去莎車五
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釋氏西
域記曰國有佛浴牀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于宮
中供養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為匈奴左
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側澗傍水自金蒲遷居此城
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深一十五
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歎曰
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
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
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為神遂即引去後車師

叛與匈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
士卒同生死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
建初元年章帝納司徒鮑昱之言（案章帝近刻訛作明帝）遣兵
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
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
餘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大恐羌遥呼曰（案遥近刻訛作遙）
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前有二十
六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相依而還枝河又東逕莎
車國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注文北河至溫宿合枝河因枝河逕疏勒莎車案溫宿所入北枝河所謂不得為北河注混作經於是枝河北河相亂後人妄改耳）治莎
車城西南去蒲犂七百四十里漢武帝開西域屯田
于此有鐵山出青玉枝河又東逕溫宿國南（案此九字近刻訛作北河之東南逕溫宿又原本及近刻訛作經考上下文皆敘枝河則此北字亦誤後人妄改今訂正）
治溫宿城土地物類與鄯善同北至烏孫赤谷
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于此枝河右入
北河（案注內敘枝河於此）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敘於北河所逕）姑墨川水注之（案姑字上近刻衍又字）
水導姑墨西北（案近刻脫水字）歷赤沙山（案近刻脫歷字）東南流

水經注 卷二 九

逕姑墨國西治南城（案近刻脫南城二字）南至于闐馬行十五
日土出銅鐵及雌黃其水又東南流右注北河（案河字近刻訛作流）
北河又東逕龜茲國南（案近刻脫北字）又東左合龜茲
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釋氏西域記曰屈茨
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
冶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廣志云（案近刻脫云字）
龜茲能鑄冶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釋氏西域記曰
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出山東南
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

注北河（案北近刻訛作此）東川水（案東字上近刻衍又字）出龜茲東北
（案近刻脫出字）歷赤沙積梨（案近刻脫歷字）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
龜茲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
川水又東南流逕于輪臺之東也昔漢武帝初通西
域置校尉屯田于此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輪臺
以東地廣饒水草可溉田五千頃以上（案可近刻訛作有）其
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收穫與中國同時
匈奴弱不敢近西域于是徙莎車相去千餘里即是
臺也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

水經注 卷二 十

西川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蓋屯
校所守也其水東南注東川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
國南治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東去玉門陽
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
于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漢使持節鄭吉并護北道
故號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東南注大河
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
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山敦薨
之水出焉（案近刻脫敦薨之山四字）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昆崙
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東流分為
二水左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案近刻脫左水二字）逕流焉
耆之野（案逕近刻訛作經）屈而東南流（案而字近刻訛作南）注于敦薨
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為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
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西去烏壘四百里南
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分為二水澗瀾
雙引（案瀾字上近刻衍但字）洪瀾雙發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
東導于危須國西（案國近刻訛作城）國治危須城西去焉耆
百里又東南注流于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

（案溢近刻訛作渾）溢而為海（案海原本訛作流據宋本改正）史記曰焉耆近
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敦薨之水自西海
逕尉犁國國治尉犁城西去都護治所三百里北去
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
城別注（案近刻脫逕字）裂以為田桑弘羊曰臣愚以為連城
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即此處也其水又屈而南
逕渠犁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
流逕渠犁國治渠犁城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漢
武帝通西域屯渠犁即此處也南與精絕接東北與
尉犁接又南流注于河山海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
于泑澤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
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河水又東逕注
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蓋墢田士所屯（案墢田士近刻訛作發田土）故城禪國名耳河水
又東注于泑澤（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至此乃注內敘北河所經）
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
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案近刻訛作墟）胡之大國也蒲
昌海溢（案近刻脫昌字）盪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案近刻訛作元）

水經注 卷二 十二

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澮其崖岸（案近刻其崖岸訛作其岸）餘溜風
吹稍成龍形西面向海（案西字上近刻衍皆字）因名龍城地廣
千里皆為鹽而剛堅也行人所逕畜產皆布氈臥之
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案枕近刻訛作杭）以次相累類霧
起雲浮（案起近刻訛作氣）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
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
山海經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岳崇之山
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東去
玉門陽關千三百里（案漢書西域傳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與漢書同惟水）

(劉注作千三百里是登二者皆誤千字)廣輪四百里(案近刻作廣袤二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當其澴流之上(案近刻脫其字)飛禽奮翩于霄中者無不墜于淵波矣卽河水之所潛而出于積石也

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

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竝間關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于西塞之外出于積石之山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案西下近刻有南字)是山也萬物無不有(案近刻下有焉字)禹貢所謂

水經注 卷二

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案左近刻訛作在)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析支之地(案逕下近刻有于字)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東北歷敦煌酒泉張掖南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敦煌(案下酒泉張掖皆釋其義此當有脫文漢書註引應劭敦大也煌盛也)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說文曰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從邑君聲釋名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于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因名會稽是也(案因字近刻訛作國上衍會計二字)河逕其南而纏絡遠矣河水自河曲又東逕西海郡南(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又訛作河水自東河曲考注義乃承上河曲之文今改正)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周海亭燧相望莽敗衆亂郡亦棄廢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五年貫友代聶尚爲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其熟麥數萬斛于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且作大船(案且近刻訛作其)于河峽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河曲永元九年(案近刻訛作八年)迷唐復與鍾存東寇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聽還大小榆谷迷唐(案此下近刻衍賴八二字)謂漢造河橋(案謂近刻訛作以)兵來無時故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羌爲讎種人與官兵擊之允川去迷唐數十里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營因戰迷唐敗走于是西海及大小榆谷(案近刻脫谷字)無復聚落隃麋相

水經注 卷二

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與諸種相傍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河以廣田畜(案河近刻作水)故能彊大常雄諸種今黨援沮壞(案近刻訛作壞沮)親屬離叛其餘勝兵不過數百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殖穀富邊省輸轉之役上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遂開屯田二十七部(案近刻脫屯字)列屯夾河(案近刻脫屯二字)與建威相首尾後羌反遂罷按段國沙州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百五十步兩岸累石作基陛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鎮壓兩邊俱平(案近刻訛作采)相去三丈並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橋在清水川東也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

河水右逕沙州北(案右近刻訛作又)段國曰澆河西南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案楊近刻訛作陽)望黃沙猶若人委乾糒于地(案糒近刻作于地)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迴數百里沙州于是取號

水經注 卷二

焉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蓋取河之關塞也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爲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舉首易偏矣(案此句有脫誤未詳)言當玄靜平徭役也釋名又曰縣懸也懸于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弦也弦以貞直言下體之居鄰民之位不輕其誓施繩用法不曲如弦弦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系字在半也(案此脫誤未詳)漢高帝六年(案原本及近刻六訛作元據漢書改正)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令各自築其城也河水又東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案此二十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上文河關縣乎據經水皆依經爲注又乎近刻訛作身)水西南出灕瀆東北流入大谷謂之大谷水北逕澆河城西南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澆河故城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又東訛作東又)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渾阿豺爲安西將軍澆河公卽此城也河水又東北逕黃川城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案此二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昔段頵擊羌于石城投河墮坑而死者八百餘人卽于此也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

訛作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河水又東北逕廣違城北右合烏頭川水（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右訛作又）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邯川城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及城之左右歷谷有二水（案二近刻訛作三）導自北山南逕邯亭注于河河水又東臨津溪水注之（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自南山北逕臨津城西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案近刻脫有字）城在大河之北而為緣河濟渡之處（案原本訛作之北近刻脫下復衍北字）魏涼州刺史郭淮（案淮近刻訛作雍州刺史此云涼州誤）破羌縣塞于白土即此處矣（案塞近刻訛作寨）河水又東左會白土川水（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白土城西北下東南流逕白土城北又東南注于河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參差夾岸連壤負險相望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嵾嵾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達者（案達近刻作逮）因

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為唐述山（案之近刻訛作為之）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故秦川記曰河峽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案近刻訛作字）亮南安八世下封有水（案下封未詳是地名）導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河水又東得野亭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

訛作經今考南字即[illegible]此下教野亭水所出之文亦脫）又東北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于河謂之野亭曰（案亭近刻訛作城）河水又東歷鳳林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鳳林山名也五巒俱峙耆彥云（案彥近刻訛作諺）昔有鳳鳥飛遊五峰故因有斯目矣秦州記曰枹罕原北名鳳林川川中則黃河東流也河水又東與灕水合（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導源塞外羌中故地理志曰其水出西塞外東北流歷野虜中逕消銅城西又東北逕列城東（案近刻脫北字逕下又衍河字）考地說無目蓋出自戎方矣左合列水（案合近刻訛作右）水出西北溪東北流逕列城北右入灕水（案右近刻訛作又）城居二水之會也灕水又北逕可石孤城西西戎之名也又東北右合黑城溪水（案右近刻訛作石）水出西北山下（案山近刻訛作溪）東南流逕黑城南又東南枝水左出焉又東北入灕水灕水又東北逕榆城東榆城溪水

注之水出素和細越西北山下東南流逕細越川（案逕下近刻有于字）夷俗鄉名也又東南出狄周峽東南右合黑城溪之枝津津水上承溪水東北逕黑城東東北注之榆溪又東南逕榆城南東北注灕水灕水又東北逕石門口山高險峻絕（案近刻脫峻字）對岸若門故峽得厥名矣疑即皐蘭山門也漢武帝元狩三年驃騎霍去病出隴西至皐蘭謂是山之關塞也（案謂字上近刻衍應字）應劭漢書音義曰（案近刻脫應劭二字）皐蘭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案注字上近刻衍應字）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今是山去河不遠故論者疑目河山之關矣灕水又東北皐蘭山水自山左右翼注灕水灕水又東白石川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山下（案近刻脫山字）東南流枝津東注焉白石川水又南逕白石城西而注灕水灕水又東逕白石縣

故城南王莽更曰順礫闞駰曰白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灕水逕其北今灕水逕其南（案其字近刻訛作東）而不出其北也灕水又東逕白石山北應劭曰白石山在東羅溪水注之（案近刻脫水字）水出西南山下東入灕水灕水又東左合罕幵南溪水水出罕幵西（案近刻脫一水字）東南流逕罕幵南注之（案此二字近刻訛在灕水逕東南下）十三州志曰廣大阪在枹罕西北罕幵在焉昔慕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馳而創居于此灕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應劭曰故枹罕侯邑也（案枹罕近刻訛作罕羌）十三

州志曰枹罕縣在郡西二百一十里灕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也灕水又東北故城川水注之水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金紐大嶺北（案紐大二字近刻訛作細）北又東北逕一故城南又東北與北水會北源自西南逕故城北右入南水亂流東北注灕水灕水又東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白石城北又東絕罕幵溪又東逕枹罕城南又東入灕水灕水又東北出峽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灕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河水又逕左南城南（案此八字

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焉大河又東逕赤岸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乞佛于此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水又東洮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朱[illegible]於前經文誤改洮水字洮水由不察此屬注文耳）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嵹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

以爲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嶓臺西傾之異名也洮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案近刻脫渾字)吐谷渾者始是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爲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自洮嶓南北三百里中地草徧是龍鬚而無樵柴洮水又東北流逕洮陽曾城北(案近刻脫曾字)沙州記曰嶓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城臨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于臨洮上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城也洮水又東逕洪和山南(案洪近刻訛作共)城在四山中洮水又東逕迷和城北羌名也又東逕甘枳亭歷望曲在臨洮西南(案近刻脫臨洮二字)去龍桑城二百里(案近刻脫城字)洮水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于斯水上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索西城西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從五溪祥僮谷出索西與羌戰破之築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居之俗名赤水城(案近刻脫俗名二字)亦曰臨洮東城也沙州記曰從東洮至西洮百二十里者也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西而西北流馬防以建初二年從安故五溪出龍桑開通舊路者也俗名龍城洮水又西北逕步和亭東步和川水注之水出西山下東北流出山逕步和亭北東北注洮水洮水又北出門峽歷求厥川蕈川水注之水出桑嵐西溪東流歷桑嵐川又東逕蕈川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歷峽逕偏橋出夷始梁右合藍埕川水水東南出石底橫下北歷埕川西北注洮水洮水又東北逕桑城東又北會藍川水水源出求厥川西北溪(案近刻作出求厥川西北溪兩源歷川)東北流逕藍川歷桑城北(案近刻訛作歷水城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逕外羌城西又北逕和博城東城在山內左合和博川水(案水字近刻亦作川)水出城西南山下東北逕和博城南東北注于洮水洮水北逕安故縣故城西地理志(案志下近刻衍曰字)隴西之屬縣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郡南四十七里蓋延轉擊狄道安故五溪反羌(案反近刻訛作及)大破之即此也洮水又北逕狄道故城西(案狄道原本作降狄道縣下同)闞駰曰今曰武始也洮水在城西北流(案北流近刻訛作東北下)又北隴水注之(案隴近刻訛作壟)即山海經所謂濫水也水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西逕隴坻(案近刻脫隴字坻訛作底)其山岸崩落者聲聞數百里故揚雄稱響若坻頹是也又西北逕白石山下地理志曰狄道東有白石山濫水又西北逕武街城南(案街近刻訛作衛)又西北逕狄道故城東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曰邑(案近刻訛作有公主邑曰)應劭曰反舌左衽不與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東故曰隴西也神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士王莽更郡縣之名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昔馬援爲隴西太守六年爲狄道開渠引水種秔稻而郡中樂業即此水也濫水又西北流注于洮水(案洮水下近刻衍逕字)洮水右合二水左會大夏川水(案左近刻訛作右)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亂流逕金紐城南(案紐近刻訛作鈕下同)十三州志曰大夏縣西有故金紐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地理志(案志下近刻衍曰字)王莽之順夏晉書地道記曰縣有禹廟禹所出也又東北出山注于洮水洮水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

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

金城郡治也漢昭帝始元六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爲脩遠縣河水逕其南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鹽池北故闞駰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地理志曰湟水所出(案出下近刻有也字)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爲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有鹽池闞駰曰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湟水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范曄後漢書曰湟中月氏胡者其王爲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弱者南入山從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後漢西羌傳曰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以奴隸亡入三河羌怪爲神(案近刻脫豎字)推以爲豪河湟之間多禽獸以射獵爲事遂見敬信依者甚衆其曾孫忍因留湟中爲湟中羌也湟水又東右控四水導源四溪東北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赤城北而東入經戎峽口右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案近刻脫一水字)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又東北逕臨羌城西東北流注于湟(案近刻脫湟字)湟水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漢武帝元封元年(案元封近刻訛作元狩)以封孫都爲侯國王莽之監羌也謂之綏戎城非也湟水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東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闞駰曰臨羌新縣在郡西百八十里湟水逕城南也城有東西門西北隅有子城湟水又東右合溜溪伏溜石杜蘭四川東北流

注之左會臨羌溪水水發新縣西北東南流歷縣北東南入湟水湟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有出西南山下案右近刻訛作又東北流逕龍駒城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長寧川水注之水出松山東南流逕晉昌城案近刻訛作川晉昌川水注之長寧水又東南養女川水注之水發養女北山有二源皆長湍遠發南總一川逕養女山謂之養女川闞駰曰長寧亭北有養女嶺郎浩亹山西平之北山也亂流出峽南逕長寧亭東城有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在西平西北四十里十三州志曰六十里遠矣長寧水又東南與一水合水出西山東南流水南山上案南上近刻衍出字有風伯祠春秋祭之其水東南逕長寧亭南東入長寧水長寧水又東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牛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遠山案西近刻訛作其東北流逕牛心堆東又北逕西平亭西東北入湟水湟水又東逕西平城北東城即故亭也漢景帝六年封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邪為侯國魏黄初中立西平郡憑倚故亭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為郡治湟水又東逕土樓南樓北倚山原峯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樓下有神祠雕牆故壁存焉闞駰曰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亭東北五里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亭北厲次相綴東北流至土樓南北入湟水湟水又東右合葱谷水水有四源各出一溪亂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東亭北東出漆峽山峽也東流右則漆谷常溪注之左則甘夷川水入焉湟水又東安夷川水注之水發遠山西北流控引眾川案近刻漉訛作逕脫引字北屈逕安夷城西北東入湟水湟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城有東西門在西平亭東七十里案在近刻訛作去闞駰曰四十里湟水又東左合宜春水水出東北宜春溪西南流至安夷城南案近刻脫城字入湟水湟水又東勒且溪水注之水出縣東南勒且溪北流逕安夷城東而北入湟水湟水有勒且之名疑即此號也闞駰曰金城河初與浩亹河合又與勒且河合者也湟水又東左則承流谷水南入案左則近刻作左合右會達扶東西二溪水參差北注亂流東出期頓雞谷二水北流注之案期字上近刻衍東流二字又東案近刻脫此二字此那孤長門兩川南流入湟水六山名也案此四字原本訛在上亂流東出句

下今考上六水出六山之溪谷皆舉山以名其水故遂釋之亦注內之小注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東流右合來谷乞斤二水案近刻訛作又斤下衍流字左會陽非流溪細谷三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城省南門十三州志曰湟水河在南門前東過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又東南逕小晉興城北故都尉治闞駰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案城下近刻衍也字湟水又東與閤門河合即浩亹河也出西塞外案西下近刻衍北字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東南逕西平之鮮谷塞尉故城南又東南與湛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嶺下東源發于白岸谷合為一川東南流逕霧山注閤門河閤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東南左合南流川水水出北山案近刻脫一水字南流入于閤門河閤門河又東逕浩亹縣故城南王莽曰興武矣闞駰曰浩讀閤也故亦曰閤門水兩兼其稱矣又東流注于湟水故地理志曰浩亹水東至允吾入湟水湟水又東逕允吾縣北為鄭伯津與澗水合案澗近刻訛作潤水出令居縣西北塞外案出下近刻衍縣北二字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漢武帝元鼎二

年置王莽之罕虜也又南逕永登亭西歷黑石谷南流注鄭伯津湟水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脩遠亭也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交龍案交近刻訛作蛟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下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枝楊縣逆水注之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陽非亭北案亭北近刻訛作北亭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故廣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治無戴案原本訛作蘇戴三國志改正于此處也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蹄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故漢武帝天馬之歌曰案武帝一字近刻訛作賦字天馬來兮歷無草案近刻訛作息逕千里兮循東道案循近刻訛作逕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驟首而馳晨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案夕字近刻訛作食時二字長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蹄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是有大小之迹體狀不同視之便別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于湟

水地理志曰逆水出允吾東至枝陽入湟湟水又東流案湟水二字近刻訛作河字注于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闞駰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為名也釋氏西域記曰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里阿步干鮮卑山案阿步干近刻訛作河步于東流至金城為大河河出昆侖案近刻脫一河字昆侖即阿耨達山也河水又東逕石城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謂之石城津闞駰曰在金城西北矣河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漢書集註薛瓚云金者取

其墜罔也故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矣王莽之金屏也世本曰鯀作城風俗通曰城盛也從土成聲管子曰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案近刻脫一郭字）郭外爲之土閬（案近刻訛作郭外之上閬）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案近刻脫此四字）命之曰金城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泉注之出縣之南山按耆舊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爲羌所推爲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爲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成林其水自縣北流注于河也

又東過榆中縣北

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按地理志（案志下近刻衍日字）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榆中在金城即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南者也

又東過天水北界

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案苑近刻訛作菀下同）東北流歷此成川（案成近刻訛作城）世謂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羌豪迷吾等萬餘人（案迷近刻訛作述）到襄武首陽平襄勇士抄此苑馬（案抄上近刻衍至字焉訛作焉）焚燒亭驛即此處也又曰苑川水地爲龍馬之沃土故馬援請與田戶中分以自給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案近刻訛作七十甲）西城即乞佛所都也又北入于河也

又東北過武威媼圍縣南（案近刻訛作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

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東北入河也

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

地理志曰滿福也（案近刻訛）屬國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有水出縣西（案近刻脫有字西訛作山）世謂之二十八渡行者勤于溯涉故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注河又有赤晔川水南出赤蒿谷北流逕赤晔川又北逕牛官川又北逕義城西北北流歷三城川而北流注于河也

又東北逕安定北界麥田山

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漢武帝元鼎三年（案近刻訛作元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即于此也王莽更名之曰鄉禮也李斐曰音賴又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出祖厲南山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注于河（案河下近刻衍水字）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案此十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谷（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以上注叙河之西南來所逕至此即經所謂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也）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案近刻脫山字）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即苦水也（案苦近刻訛作若下同）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案谷近刻訛作壑）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囂吳漢從高平第一城苦水谷入（案原本及近刻並脫吳字據後漢書補）即是谷也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三年置（案近刻脫置字）安定郡治也王莽更名其縣曰鋪睦西十里有獨阜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伯壇故世俗呼此阜爲風堆其水又北龍泉水注之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東北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出秦長城（案近刻脫長字）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又西北流逕東西二土樓故城門北（案土樓近刻訛作太樓）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隴山西東水發源縣西南二十六里湫淵淵在四山中

湫水北流西北出長城北與次水會水出縣西南四十里長城西山中北流逕魏行宮故殿東又北次水注之出縣西南四十里山中北流逕行宮故殿西又北合次水水出縣西南四十八里東北流又與次水合水出縣西南六十里酸陽山東北流左會右水總爲一川東逕西樓北（案樓近刻訛作婁）東注苦水段熲爲護羌校尉于安定高平苦水討先零斬首八千級于是水之上苦水又北與石門水合水有五源東水導源高平縣西八十里西北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州泉東北流右入東水亂流左會三川參差相得東北同爲一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水曰石門水在縣西北八十餘里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川水又北自延水注之水西出自延溪（案延近刻脫溪字）東流歷峽謂之自延口在縣西北百里（案近刻縣下衍之字）又東北逕延城南東入高平川川水又北逕廉城東按地理志（案志下近刻衍曰字）北地有廉縣（案近刻縣下衍城字）闞駰言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漢新秦之土率爲狄場故城舊壁盡從胡目（案胡近刻訛作故）地理淪移不可復識當是世人誤證也川水又北苦水注之水發縣東北百里山（案此處有訛脫）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案近刻訛作高平高平又北）逕三水縣西肥水注之水出高平縣西北二百里牽條山西東北流與若勃溪合水有二源（案水字近刻訛在合字上）總歸一瀆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流違泉水注焉泉流所發導于若勃溪東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出峽注于高平川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王莽之廣延亭也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議郎張奐（案奐近刻訛作傳）

爲安定屬國都尉治此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郁入于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縣東有溫泉溫泉東有鹽池故地理志曰縣有鹽官今于城之東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疑卽縣之鹽官也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于此有上河之名也

水經注卷二

水經注卷三

後魏酈道元撰

河水（案二字原本譌在經文又北上近刻又增河水三字表目）

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

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卽上河峽也（案近刻脫也字）世謂之爲青山峽（案近刻脫峽字）河水歷峽北注枝分東出河水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今考經據當時郡縣至道元時或廢或徙是注曰爲故城後竝同）秦置北部都尉（案部原本譌作地城陝書改正）治縣城王莽名郡爲威戎縣曰持武（案持近刻譌作特據漢書作持）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爲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應于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尺大十圍梢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在河渚上（案在字上近刻衍城字）赫連果城也桑果餘林仍列洲上但語出戎方（案語近刻譌作諸）不究城名訪諸耆舊咸言故老宿彥云（案云近刻作言）赫連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以爲邑號故目城爲白口騮韶之謬遂仍今稱所未詳也河水又逕典農城東（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又下脫北字）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世謂之漢城薛瓚曰上河在西河富平縣卽此也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也（案漢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馮參乃農都尉典字衍典農之名始於建安非）河水又北逕典農城東（案此九字近刻譌作經）俗名之爲呂城皆參所屯以事農甿（案甿原本譌甿字本有）河水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王莽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北河水又北與枝津合（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北字譌在與字下）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爾雅曰灉反入言河決復入者也河之有灉若漢之有潛也河水又東北逕渾懷障西（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地理志（案志下近刻衍曰字）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太和初三齊平徙歷下民居此遂有歷城之名矣（案城近刻作地）南去北地三百里（案北地近刻譌作北城）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去北地五百里（案北地近刻譌作北城）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盡若虎馬之狀（案虎太平御覽引作虤近刻譌作獸）粲然成著類似圖焉故亦謂之畫石山也

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

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漢武帝元狩三年置十三州志曰在臨戎縣西百四十里（案四近刻作三）河水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案此十一字近刻譌作經）元朔五年立舊朔方郡治王莽之所謂推武也（案河水又北至此共二十九字原本脫近刻有）河水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縣故城南（案此二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漢武帝元狩三年立王莽之綏武也枝渠東注以溉田所謂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屈而爲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迆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案此二十五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漢武帝元朔二年開朔方郡縣卽西部都尉治（案縣卽二字近刻譌作治又有三字）有道自縣西北出雞鹿塞王莽更郡曰溝搜縣曰極武其水積而爲屠申澤澤東西百二十里故地理志曰屠申澤在縣東卽是澤也闞駰謂之窳渾澤矣（案近刻脫矣字）屈從縣北東流（案近刻脫東字此句原本及近刻竝誤入注內接謂之渾澤矣下今考文義乃承上經臨戎縣非注文例）河水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今考其脈絡乃承上注屈而爲南河又北迆西之文）漢武帝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是也（案此二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譌在後王莽之臨河也下至河目縣西）上東逕高闕南（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據爲北河下）史記趙武靈

王晉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善能雲舉望若闕焉卽狀表目（案卽近刻訛作節）故有高闕之名也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案自近刻作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衛青將十萬人敗右賢王于高闕卽此處也河水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恭王子劉賢爲侯國王莽之監河也

至河目縣西（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譌入注內按渠北河是也下）

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文義乃承上注文臨河縣）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東流逕石跡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馬之跡故納斯稱焉（案近刻作故斯阜納稱焉）南屈逕河目縣在北假中（案近刻訛作左脫中字）地名也（案此三字亦注內之小注）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案近刻作去水謀瑋云宋本作西）皆北假也史記曰秦使蒙恬將十萬人北擊胡度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北河又南合南河南河上承西河（案近刻脫南河二字）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東部都尉治（案東上近刻衍有字）王莽之鹽官也逕流二百許里東會于河河水又南逕馬陰山西（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南近刻作東）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謂是山也而卽實不在河南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今山在縣北言陰山在河南又傳疑之非也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佗異山故廣志曰朔方郡北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義志之僻也（案義志近刻作識誌）陰山在河東南則可矣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詩

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卽此城也王莽以爲武符者也按地理志云金連鹽澤（案金近刻訛作今）青鹽澤並在縣南矣又按魏土地記曰縣有大鹽池其鹽大而青白名曰青鹽又名戎鹽入藥分漢置典鹽官（案近刻訛作典官鹽）池去平城宮千二百里（案城近刻訛作地）在新秦之中服虔曰新秦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以北朔方以南也薛瓚曰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也

屈南過五原西安陽縣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譌入注內按謂之新秦也下）

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地理志（案志下近刻衍曰字）朔方有渠搜縣中部都尉治王莽之溝搜亭也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對南（案舉近刻訛作與）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河水又東（案近刻脫東字）逕西安陽縣故城南（案縣字近刻脫）王莽更之曰漳安矣（案漳近刻訛作障）河水又東（案近刻脫又字）逕田辟城南地理志曰故西部都尉治也

屈東過九原縣南（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譌入注內按西部都尉治也下）

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成宜縣皆在九原之西河水又東乃承上注文田辟城）王莽更曰艾虜也河水又東逕原亭城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闞駰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河水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闞駰曰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謂之石崖城河水又東逕稒陽城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稒作副今考漢書地理志于五原郡下云東部都尉治稒陽卽此稒陽城也亦謂之稒陽塞別有稒陽縣故城塞在縣西北）東部都尉治又逕河陰縣故城北（案近刻脫又字）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王莽之獲降郡成平縣矣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王莽之塡河亭也竹書紀年（案年下近刻有云字）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戍吏皆貉服矣其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築亭障爲河上塞徐廣史記音義曰陰山在五原北卽此山也始皇三十三年（案近刻訛作二十四年）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並陰山築長城及開南越地晝警夜作民勞怨苦故楊泉物理論曰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

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矣蒙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脈此固當死也

又東過臨沃縣南

王莽之振武也河水又東枝津出焉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障卽此山也西北趣光祿城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還詔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徐自爲所築城也（案保近刻訛作堡）故城得其名矣城東北卽懷朔鎭城也其水自障東南流逕臨沃城東東南注于河河水又東逕稒陽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王莽之固陰也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障河水決其西南隅又東南枝津注焉水上承大河于臨沃縣東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河水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

大河東逕咸陽縣故城南王莽之賁武也河水屈而
流白渠水注之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水出塞外西逕定
襄武進縣故城北西部都尉治王莽更曰伐蠻案曰近刻
作名 世祖建武中封趙盧爲侯國也白渠水西北逕成
樂城北案近刻脫城字 郡國志曰成樂故屬定襄也魏土地
記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
石盧城也白渠水又西逕魏雲中宮南魏土地記曰
雲中宮在雲中縣故城東四十里案近刻脫縣字 白渠水又
西南逕雲中故城南故趙地虞氏記云趙武侯案近刻脫
武字 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于河西造大城
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
于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爲我乎
乃即于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秦始皇十三年立
雲中郡王莽更郡曰受降案近刻脫此七字 縣曰遠服安白
渠水又西北逕沙陵縣故城南王莽之希恩縣也其
水西注沙陵湖又有芒干水案干原本訛作于據漢書改正下同 出塞
外南逕鍾山山即陰山故郎中侯應言于漢曰陰山
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自孝武出師攘之于漠
北匈奴失陰山過之未嘗不哭謂此山也其水西南
逕武皋縣王莽之永武也又南逕原陽縣故城西又
西南與武泉水合其水東出武泉縣之故城西南縣
即王莽之所謂順泉者也水南流又西屈逕北輿縣
故城南按地理志案志下近刻衍日字 五原有南輿縣王莽之
南利也故此加北舊中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廣陵
有輿縣案輿漢書地理志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 故此加北疑太疎遠也其
水又西南入芒干水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
有城在右縈帶長城案縈近刻訛作側 背山面澤謂之白道
城案白道下近刻衍南谷口有四字 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
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窮余每讀琴操見琴慎相
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及其跋陟斯途案跋近刻訛作拔
遠懷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顧瞻左右山椒之上
案椒近刻訛作樹 有垣若頽基焉沿溪亘鎮東西無極疑趙
武靈王之所築也芒干水又西南案近刻訛作又南西 逕雲中
城北白道中溪水注之水發源武川北塞中其水南
流逕武川鎮城城以景明中築案近刻脫一城字 以禦北狄
矣其水西南流歷谷逕魏帝行宮東世謂之阿計頭
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圓角而不方四門列
觀城內惟臺殿而已其水又西南歷中溪出山西南
流于雲中城北案此下原本及近刻並重于雲中城北五字係衍文 南注芒干
水芒干水又西案近刻脫水字 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中南
流逕廣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
屆于陰山之講武臺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
中書郎高聰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惟
童阜耳即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夏案注近刻訛作柱夏近刻
訛作廈 堂宇綺井案井近刻訛作拼 圖畫奇禽異獸之象殿之西
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鏤桷取狀古之溫室也其時帝
幸龍荒遊鸞朔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捨蕃委誠重
譯拜闕陛見之所也故殿以廣德爲名魏太平真君
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道振慴四
荒有蠻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譯稽顙恂恂南
秦斂斂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東郡公
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孝伯尚書盧遐等從
臣姓名若新鐫焉其水歷谷南出山西南入芒干水
芒干水又西南注沙陵湖湖水西南入于河河水南
入楨陵縣西北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
間而出案此二十六字爲句原本及近刻並截上九字訛作經下十七字仍爲注文 余以
太和中爲尚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縣在山南
王莽之績陸也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
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
乖川去之次似非關究也案此駁正經文東過楨陵沙南之誤

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

定襄郡漢高帝六年置案近刻脫帝字 王莽之得降也桐過
縣王莽更名椅桐者也河水于二縣之間濟有君子
之名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皇魏桓帝十一年案皇魏近刻訛作昔
漢一訛作二 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
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
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囊一無所
損案囊近刻訛作昔 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
帝曰君子也案近刻脫帝字 即名其津爲君子濟濟在雲
中城西南二百餘里河水又東南左合一水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水出契吳東山西逕故里南案近刻南下衍西字 北
俗謂之契吳亭其水又西流注于河河水又南樹頹
水注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水出東山西南流右合中
陵川水水出中陵縣西南山下案近刻脫西字 北俗謂之大
浴真山案近刻挺真字山下衍其字 水亦取名焉東北流逕中陵
縣故城東北俗謂之北右突城王莽之遮害也十三
州志曰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陵縣世祖建武二
十五年置其水又西北右合一水水出東山案出近刻訛作
自 北俗謂之貸敢山水又受名焉其水西北流案水下近
刻衍自字 注于中陵水中陵水又西北流逕善無縣故城
西王莽之陰館也十三州志曰舊定襄郡治地理志

鴈門郡治(案近刻脫下衍日字)其水又西北流右會一水(案近刻右訛作又)水出東山下北俗謂之吐文水山又取名焉北流逕鈕亭南又西流逕土壁亭南(案近刻脫又字逕字)西出峽左入中陵水中陵水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謂之沃水(案沃原本訛作流今改正)又東逕沃陽縣故城南(案故近刻訛作坆)北俗謂之可不埿城王莽之敬陽也又東北逕沃陽城東又東合可不埿水水出東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沃水又東(案近刻脫沃水二字又下衍會字)逕參合縣南魏因參合陘以即名也北俗謂之倉鶴陘道出其中亦謂之參合口陘在縣之西北(案陘在近刻訛作陘左)即燕書所謂太子寶自河西(案近刻脫西字)還師參合三軍奔潰即是處也魏立縣以隸涼城郡(案近刻郡下有也字)西去沃陽縣故城二十里縣北十里有都尉城地理志曰沃陽縣西部都尉治者也北俗謂之阿養城其水又東合一水水出縣東南六十里山下北俗謂之從豆渾水西北流注于沃水沃水又東北流注鹽池地理志曰鹽澤在東北者也今鹽池西南去沃陽縣故城六十五里(案近刻脫里字)池水澂渟淵而不流東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池北七里(案近刻作十里)即涼城郡治(案近刻訛作王)池西有舊城俗謂之涼城也郡取名焉地理志曰澤有長丞(案漢官制有令長皆有丞)此城即長丞所治也城西三里有小阜阜下有泉東南流注池北俗謂之大谷北堆(案近刻訛作此)水亦受目焉中陵川水自枝津西北流右合一水于連嶺北水出沃陽縣東北山下(案近刻脫水字)北俗謂之烏伏眞山(案眞近刻訛作名)水曰諸升袁河西南流逕沃陽縣左合中陵川亂流西南與一水合北俗謂之樹頹水水出東山下西南流右合諸升袁水亂流西南注分爲二水左水枝分南出北俗謂之太羅河右水西逕故城南北俗謂之昆新城(案謂近刻訛作名)其水自城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太羅水注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源上承樹頹河南流西轉逕武州縣故城南(案近刻脫州字下同)十三州志曰武州縣在善無城西南百五十里(案近刻脫城字南字)北俗謂之太羅城水亦藉稱焉其水西南流一水注之(案一近刻作水)水導故城西北五十里南流逕城西北俗名之曰故槃迴城(案近刻脫俗字)又南流注太羅河太羅河又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左得湳水口(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東南流東觀記曰郭伋字細侯(案近刻脫字字)爲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逢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謝而發去諸兒復送郭外問使君何日還伋計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念小兒即止野亭須期至乃往其水又東南流羌人因水以氏之漢沖帝時羌湳狐奴歸化蓋其渠帥也其水俗亦謂之爲遄波水東南流入長城東鹹水出長城西鹹谷東入湳水湳水又東南渾波水出西北窮谷東南流注于湳水湳水又東逕西河富昌縣故城南王莽之富成也湳水又東流入于河(案原本訛作湳今改正)河水左合一水(案原本脫河字)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其山(案近刻脫山字)巖層岫衍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涌波襄雷渀電洩(案電近刻作雲)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于縣西歷山尋河並無過峴(案峴近刻作乃過峴水經云當作過阻)至是乃爲河之巨險(案近刻脫河之二字)即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有餘里也

又南過西河圁陽縣東

西河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王莽改曰歸新圁水出上郡白土縣圁谷東逕其縣南地理志曰圁水出西東入河(案東近刻作南蓋後人所妄改)王莽更曰黃土也東至長城與神銜水合(案銜近刻訛作衡下同)水出縣南神銜山(案近刻脫神字)出峽東至長城(案近刻訛作峽山東出至長城)入于圁圁水又東逕鴻門縣縣故鴻門亭地理風俗記曰圁陰縣西五十里有鴻門亭天封苑(案近刻訛作宛)火井廟火從地中出圁水又東梁水注之水出西北梁谷東南流注圁水圁水又東逕圁陰縣北漢惠帝五年立王莽故曰方陰矣又東桑谷水注之水出西北桑溪(案此句之下近刻又衍東北桑溪圁字縣衍文)東北流入于圁圁水又東逕圁陽縣南(案近刻訛作逕圁南)東流注于河河水又東端水入焉(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西出號山山海經曰其水多漆其下(案其下近刻脫山字)其草多芎藭(案近刻訛作芎藭)是多冷石(案冷近刻訛作泠)端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水又南諸次之水入焉(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上郡諸次山山海經曰諸次之山諸次之水出焉(案近刻脫之字焉字)是山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衆蛇(案衆近刻訛作象)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谿舊塞者也自谿西去悉榆柳之藪矣(案柳近刻訛作林)緣歷沙陵屆龜茲縣西北(案近刻訛作西出)故謂廣長榆也王恢云樹榆爲塞謂此矣蘇林以爲榆中在上郡非也按始皇本紀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此推之不得在上郡漢書音義蘇林爲失

是也案失是近刻訛作是失其水東入長城小榆水合焉案榆下近刻衍林字歷澗西北案澗近刻訛作源窮谷其源也又東合首積水水西出首積溪案近刻脫水字又重一溪字東注諸次水又東入于河山海經曰諸次之水東流注于河郎此水也

河水又南湯水注之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山海經曰水出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硌石下多榛楛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也

又南離石縣西案又南下脫過字

奢延水注之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水經必云某水從某來注之不言從某來者乃注文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流山海經所謂生水出孟山者也案孟近刻訛作盂郭景純曰孟或作明漢破羌將軍段熲破羌于奢延澤虜走洛川洛川在南俗因縣土謂之奢延水又謂之朔方水矣案近刻脫方字東北流逕其縣故城南王莽之奢節也赫連龍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將作大匠梁公叱于阿利案近刻訛作叱于阿梨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并造五兵器銳精利乃咸百鍊爲龍雀大鐶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

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又鑄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皆以黃金飾之列于宮殿之前則今夏州治也奢延水又東北與溫泉合源西北出沙溪而東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黑水入焉水出奢延縣黑澗案近刻脫水字東南歷沙陵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合交蘭水水出龜茲縣交蘭谷案近刻脫水字東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北流與鏡波水合水源出南邪山南谷東北流注于奢延水奢延水又東逕膚施縣帝原水西北出龜茲縣東南流縣因處龜茲降胡著稱又東南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案近刻脫奢延水三字及東字逕膚施縣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漢高祖并三秦復以爲郡王莽以漢馬員案馬員字季主爲增山連率歸世祖以爲上郡太守司馬彪曰增山者上郡之別名也東入五龍山地理志曰縣有五龍山帝原水案山下近刻衍也字白下亦爲通稱也歷長城東出于白翟之中案近刻訛作出于赤翟白翟之中又有平水案平近刻訛作年出西北平溪東南入奢延水奢延水又東走馬水注之水出西南長城

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昔二世賜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上陵畤山上有黃帝冢故也帝崩惟弓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矣其水東流昔段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闚羌在奢延澤即此處也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其水東北流入長城又東北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與白羊水合其水出于西南白羊溪循溪東北注于奢延水案循近刻訛作逕奢延水又東入于河山海經曰生水東流注于河河水又南陵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陵川北溪南逕其川西轉入河河水又南得離石水口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離石北山案近刻脫水出二字南流逕離石縣故城西史記云秦昭王伐趙取離石者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子劉綰爲侯國後漢西河郡治也其水又南出西轉逕隰城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子劉忠爲侯國王莽之慈平亭也胡俗語訛尙有千城之稱其水西流注于河也

又南過中陽縣西

中陽縣故城在東案陽近刻訛作南東翼汾水隔越重山不濱于河也

又南過土軍縣西

吐京郡治故城郎土軍縣之故城也胡漢譯言音爲訛變矣案近刻訛作皆訛爲秦其城圓長而不方漢高帝十一年以封武侯宣義爲侯國縣有龍泉出城東南道左山下牧馬川上多產名駒駿同滇池天馬案近刻訛作元河其水西北流至其城東南七軍水出道左高山西南注之龍泉水又北屈逕其城東西北入于河河水又南合契水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傍溪東入窮谷其源也又南至藤谷水口水源東窮此溪也河水又南得大蛇水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發源溪首西流入河河水又南右納辱水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山海經曰辱水出鳥山案出下近刻衍于字其上多桑其下多楮陰多鐵陽多玉其水東流注于河俗謂之秀延水東流得浣水口傍溪西轉窮溪便即浣水之源也辱水又東案辱水近刻訛作延水下同會根水案會下近刻衍于字西南溪下根水所發而東北注辱水辱水又東南案近刻脫辱水又三字露跳水出西露溪案出

西近刻訛作西出東流又東北入辱水亂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左合信支水水發源東露溪案近刻脫溪字西流入于河河水又南左會石羊水循溪東入導源窮谷西流注于河

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

城谷水東發荒原案近刻訛作原荒西歷長溪西南入于河河水又南合孔溪口案近刻脫孔字水出孔山南歷溪西流注于河孔山之上有穴如車輪三所東西相當相去各二丈許南北直通故謂之孔山也山在蒲城西南三

十餘里河水又右會區水山海經西次四經之首案西近刻訛作曰曰陰山西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杻橿其陽多金玉案近刻脫其陽二字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世謂之清水東流入上郡長城案上郡二字近刻訛在東流上東逕老人山下又東北流至老人谷傍水北出極溪便得水源清水又東得龍尾水口水出北地神泉障北山龍尾溪東北流注清水清水又東會三湖水水出南山三湖谷東北流入清水清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林水地理志謂之洧水也故言高奴縣有洧

水肥可𦊆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池爲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膏車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謂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項羽以封董翳爲翟王居之三秦此其一也漢高祖破以縣之王莽之利平矣民俗語訛謂之高樓城也豐林川長津瀉注北流會清水案近刻清訛作消下同又脫水字清水又南案近刻訛作右奚谷水注之案奚近刻訛作溪水西出奚川東南流入清水清水又東注于河河水又南蒲川水出石樓山南逕蒲城東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本脫水出二字即重耳所奔之處也又南歷蒲子縣故城西今大魏之汾州治徐廣晉紀稱劉淵自離石南移蒲子者也闞駰曰蒲城在西北漢武帝置其水南出得黃盧水口水東出蒲子城南案近刻脫水字出下復衍匱字東北入谷極溪便水之源也蒲水又南案近刻脫蒲水二字合紫川水水東北出紫川谷案水字下近刻衍出字西南合江水江水出江谷西北入紫川水紫川水又西北入蒲水蒲水又西南入于河河水又南合黑水案近刻訛作河水入南黑水水出定陽縣西山二源奇發同瀉一壑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南流右合定水俗謂之白水也水西出其縣南山定水谷東逕定陽縣故城南案東近刻作更應劭曰縣在定水之陽也定水又東注于黑水亂流東南入于河

水經注卷三

水經注卷四

後魏 酈道元 撰

河水案二字原本訛在經文又南上近刻又增河水西三字表目

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

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風山案近刻脫西四二字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當其衝飄也略無生草案蓋上近刻衍而字蓋常不定案近刻脫常字衆風之門故也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山海經曰孟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黃堊涅石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

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隥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阨案近刻訛作實謂黃河之巨阨兼孟門津之名矣案近刻脫門字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案魄近刻作魂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濬波頹疊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又有燕完水注之異源合舍西流注河河水又南得鯉魚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有脫文作鯉魚澗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河水又南羊求水入焉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東出羊求川案近刻脫水字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城即夷吾所奔邑也王莽之朕北也汲郡古文曰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加北國語曰二五言于獻公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其水西流注于河河又南為採桑津(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春秋僖公八年晉里克敗狄于採桑是也赤水出西北罷谷川東謂之赤石川東入于河河水又南合蒲水(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西則兩源並發俱導一山出西河陰山縣王莽之山寧也陰山東麓南水東北與長松水合水西出丹陽山東(案近刻訛作水出西三陽山東)東北流左入蒲水蒲水又東北與北溪合同為一川東北注河河水又南丹水西南出丹陽山(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上九字訛作經下三字仍屬注文)東北逕冶官東(案近刻脫官字)俗謂之丹陽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矣其水東北會白水口水出丹山東而西北注之丹水又東北入河(案近刻重一字)河水又南黑水西出丹山東(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上六字訛作經下五字仍屬注文)而東北入于河河水又南至崤谷傍谷東北崤澗(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上九字訛作經下四字仍屬注文)水源所導也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洛水自熊山枝分東派東南注于河(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昔魏文侯築館洛陰指謂是水也

又南過皮氏縣西(案此經原本及近刻並訛在赤水出西北罷谷川東之前)

皮氏縣王莽之延平也故城在龍門東南不得延逕皮氏方屆龍門也(案此注原本及近刻並訛在上注之末據指謂是水也下)

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

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岸上並有廟祠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文字紊滅不可復識一碑是太和中立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赤于龍門三里(案近刻河下有水字)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京房易妖占曰河水赤下民恨河水又南右合暘谷水(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自溪東南流逕夏陽縣西北東南注于河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原自山東南出至河(案原自近刻訛作自原)昔之望也在漢瀾夏陽縣之西北(案近刻脫北字)臨于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問伯宗(案近刻以下衍此字)即是處也春秋穀梁傳曰成公五年梁山崩壅河水三日不流召伯尊遇輦者不避使車右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因問之輦者曰君親縞素率羣臣哭之斯流矣如其言而河流河水又南崤谷水注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水出縣西北梁山東南流橫溪水注之(案近刻脫水字)水出三累山其山層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按爾雅山三成為崑崙丘(案近刻崙字下衍邱字)斯山豈亦崑崙丘乎山下水際有二石室蓋隱者之故居矣細水東流注于崤谷側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案西面近刻訛作面西)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扃接闥所謂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跡庭中亦有舊宇處尚髣髴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瓢飲似是栖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案近刻脫授字)疑即此也而無以辨之(案近刻脫以字)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北故少梁也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從今名矣王莽之冀亭也其水東南注于河(案注近刻訛作流)昔韓信之襲魏王豹也以木罌自此渡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漢陽太守殷濟精廬南(案南朱謀㙔云舊本作尚宋本作尚在吳本改為南今考原本已作南吳本改也)俗謂之子夏廟陶水又南逕高門南(案陶近刻訛作河)蓋層阜墮缺故流高門之稱矣又東南逕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故司馬遷碑文云高門華池在茲夏陽(案近刻此下有西城北漢陽太守殷濟精舍四里所凡十四字係上文衍複在此)今高門東去華池三里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虢邑也在太陽東三十里(案近刻此下有城南二字亦衍文)又歷高陽宮北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冢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桓(案近刻訛作柏)太史公自敘曰遷生于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溪水東南流入河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河山

之固即于此也河水又南徐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西南訛)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漢武帝登仙宮東東南流絕彊梁原(案近刻脫原字)右逕劉仲城北(案右近刻訛作石)是漢祖兄劉仲之封邑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郃陽(案郃近刻訛作部)國名也高祖八年侯劉仲是也其水東南逕子夏陵北東入河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東(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上九字訛作經東字仍屬注文)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即子夏廟室也

又南過汾陰縣西

河水東際汾陰脽(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雅邵今改正)縣故城在脽側漢高帝六年封周昌為侯國魏土地記曰河東郡北八十里有汾陰城北去汾水三里城西北隅曰脽丘上有后土祠封禪書曰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丘是也又有萬歲宮漢宣帝神爵元年幸萬歲宮東濟大河而神魚舞水矣昔趙簡子沈欒徼于此曰吾好聲色而是子致之吾好士六年不進一人是長吾過而黜吾善君子以為能諡矣(案近刻吾二字訛長黜作黜)河水又逕郃陽城東(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及周威烈王

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陽案近刻訛作郃郎此城也故有莘邑矣爲大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謂此也城北有瀵水案近刻訛作城北注北瀵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于河又于城內側中案內近刻訛作南有瀵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瀵水東流注于河案近刻流下衍東字水南猶有文母廟廟前有碑案近刻脫一廟字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河水又南瀵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

三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湧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之爲瀵魁古人壅其流以爲陂水種稻東西二百步南北百餘步與郃陽瀵水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瀵水皆潛相通案近刻作皆相潛通故呂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爲瀵水其水西南流歷蒲坂西西流注于河河水又南逕陶城西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舜陶河濱皇甫士安以爲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孟津有陶河之稱蓋從此始之南對蒲津關汲冢竹書紀年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于蒲坂關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犀角象齒焉

又南過蒲坂縣西

地理志曰縣故蒲也王莽更名蒲城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有長坂故加坂也孟康曰晉文公以賂秦秦人還蒲于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也薛瓚注漢書曰秦世家以垣爲蒲反案漢書作秦世家云以垣爲蒲反此史記秦本紀語案陰日爲當爲易蒹字訛也然則本非蒲也皇甫謐曰舜所都

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陽及潘者也案潘原本訛作瀋今考潘縣漢書地理志屬上谷郡灅水章潘泉故瀆上承潘泉于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今城中有舜廟魏秦州刺史治太和遷都罷州置河東郡郡多流雜案近刻訛作謂謂之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醖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士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郡南有歷山案近刻山下衍也字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案西近刻訛作迺上有舜廟周處風土記曰舊說舜葬上虞又記云耕于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案上虞剡並屬會稽郡順帝永建四年分上虞南鄉立始寧縣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余按周處此志爲不近情傳疑則可證實非矣安可假木異名附山殊稱强引大舜即比寧壤案近刻訛作寧壤更爲失誌記之本體差實錄之常經矣歷山嬀汭言是則安于彼乖矣尚書所

謂釐降二女于嬀汭也孔安國曰居嬀水之內王肅曰嬀汭虞地名皇甫謐曰納二女于嬀水之汭馬季長曰水所出曰汭然則汭似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渾流西注入于河河水南逕雷首山西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南上近刻有又字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也案近刻脫也字俗亦謂之堯山山上有故城世又曰堯城闞駰曰蒲坂堯都按地理志曰縣有堯山首山祠案首近刻訛作有下脫山字雷首山在南事有似而非非而似千載眇邈非所詳耳又南涑水注之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河北縣雷首山縣北與蒲坂分山有夷齊廟闞駰十三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也案也字近刻訛在其水下其水西南流亦曰雷水穆天子傳曰壬戌天子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于雷水之于是也昔趙盾田首山食祁彌明翳桑之下案祁近刻訛作提即于此也涑水又西南流注于河春秋左傳謂之涑川者也俗謂之陽安澗水

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

汲郡竹書紀年曰晉惠公十五年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春秋左氏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璧于此案投近刻訛作拔子推笑曰案笑近刻訛作哭天開公子子犯以爲功吾不忍與同位遂逃焉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漢書地理志案志下近刻衍曰字舊京兆尹之屬縣也案州近刻訛作郡左丘明國語云案此六字近刻訛作古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巖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案徧近刻訛作偏坤訛作神能造山川出江河案近刻脫江字所謂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常有好事之士案近刻作入故升華岳而觀厥跡焉自下廟歷列柏南行十一里東廻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謂之北君祠諸欲升山者至此皆祈請焉從此南入谷七里案此近刻訛作比又屆一祠謂之石養父母石龕木主

存焉又南出一里至天井(案近刻訛作又入)井裁容人穴空
迂廻頓曲而上(案頓近刻作傾)可高六丈餘山上又有微涓
細水流入井中亦不甚沾人上者皆所由陟更無別
路欲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窗也出井東南行二
里峻坂斗上斗下降此坂二里許又復東上百丈崖
升降皆須扳繩挽葛而行矣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
旁稍進逕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案祠近刻訛作神)
名曰胡越寺神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夾嶺廣
裁三尺餘兩箱懸崖數萬仞(案近刻訛作數萬字)窺不見底祀祠
有感則雲輿之平然後敢度猶須騎嶺抽身漸以就
進故世謂斯嶺爲摶嶺矣度此二里便屆山頂(案便近刻訛作復)
上方七里靈泉二所一名蒲池西流注于澗一
名太上泉東注澗下上宮神廟近東北隅其中塑貌
雜物事難詳載自上宮東北出四百五十步有屈嶺
東南望巨靈手跡惟見洪崖赤壁而已都無山下上
觀之分均矣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
濩水注之(案濩近刻並訛作漢今據山海經改正)水出松果之山(案近刻訛作)
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于河述

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說因水以名地也河水自
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案巷近刻訛作卷下同)
坂傍絕澗(案近刻脫坂字)陟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
濟潼矣(案潼下近刻有關字)歷北出東崤(案崤近刻訛作嵴)通謂之函
谷關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
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嚴險周固衿帶易守所謂秦得
百二并吞諸侯也是以王元說隗囂曰請以一丸泥
東封函谷關圖王不成其弊足霸矣郭緣生記曰漢
末之亂魏武征韓遂馬超連兵此地今際河之西有

曹公壘道東原上云李典營義熙十三年王師曾據
此壘西征記曰沿路逶迤入函道六里有舊城(案近刻脫有字)城周百餘步北臨大河南對高山姚氏置關以守
峽宋武帝入長安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爲營或平
地結壘(案壘近刻訛作城)爲大小七營濱帶河險姚氏亦保
據山原陵阜之上(案近刻脫陵字)尚傳故跡矣關之直北隔
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
所謂風堆者也南則河濱姚氏之營與晉對岸河水
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南出玉溪

北流逕皇天原西周固記開山東首上平博方可里
餘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于其上名之爲望
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又北逕閿鄉城西(案閿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閺下同)郡國志曰弘農湖縣有閿鄉世謂之閿鄉
水也魏尚書僕射閿鄉侯河東衞伯儒之故邑其水
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閿鄉城北東與全鳩澗水
合(案城北近刻訛作河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南山北逕皇
天原東述征記曰全節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
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矣西征賦曰咸徵名于桃
原者也晉太康地記曰桃林在閿鄉南谷中其水又
北流注于河(案近刻訛作洞)

又東過河北縣南

縣與湖縣分河蓼水出襄山蓼谷西南注于河(案注近刻訛作流)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北出于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晉獻
公滅魏以封畢萬卜偃曰魏大名也萬後其昌乎後
乃縣之在河之北故曰河北縣也今城南西二面並
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許里處河山之間

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城內有龍泉南流
出城又南斷而不流永樂溪水又南入于河余按中
山經(案近刻脫山字)即渠豬之水也太史公封禪書稱華山
以西名山七薄山其一焉薄山即襄山也徐廣曰蒲
坂縣有襄山山海經曰蒲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共水
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東則渠豬之山渠豬之水出焉
而南流注于河如淮封禪書二水無西南注河之理
今診蓼水川流所趣與共水相扶永樂溪水導源注
于河又與渠豬勢合蒲山統目總稱亦與襄山不殊
故揚雄河東賦曰河靈矍踢(案近刻訛作躩踢)掌華蹈襄注
云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以是推之知襄山在蒲坂
溪水即渠豬之水也(案近刻訛作蓼)河水自河北城南東
逕芮城(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冢干
木晉之賢人也魏文侯過其門式其廬所謂德尊萬
古芳越來今矣汲冢竹書紀年曰晉武公元年尚一
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匪直大荔故芮也此亦
有焉紀年又云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
萬出奔魏八年周師虢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九年

戎人逆芮伯萬于郊(案郊近刻訛作邠)斯城亦或芮伯之故
畫也(案畫朱譌埒云疑是畤字)河水右會槃澗水(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右訛作又)水出湖縣夸父山北逕漢武帝思子宮歸來
望思臺東(案思近刻訛作子)又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逕湖
縣故城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昔范叔入關遇穰侯于
北矣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圓三百仞武王伐
紂天下既定王巡嶽瀆(案近刻訛作及)放馬華陽散牛桃
林即此處也其中多野馬造父于此得驊騮綠耳盜
驪之乘以獻周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湖水又北

逕湖縣東而北流入于河魏土地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于荆山之下有龍垂胡于鼎黃帝登龍從登者七十人遂升于天故名其地爲鼎胡（案近刻訛作湖）荆山在馮翊首山在蒲坂與湖縣相連晉書地道記太康記竝言胡縣也漢武帝改作湖俗云黃帝自此乘龍上天也地理志曰京兆湖縣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案近刻訛作湖）不言黃帝升龍也山海經曰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木多椶柟多竹箭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

桃林其中多馬湖水出焉北流注于河故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河水又東合柏谷水（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水出弘農縣南石隄山（案南近刻訛作兩）山下有石隄祠銘云魏甘露四年散騎常侍征南將軍豫州刺史領弘農太守南平公之所經建也其水南流逕其亭下晉公子重耳出亡（案晉近刻訛作普）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不如之翟漢武帝嘗微行此亭見饋亭長妻故潘岳西征賦曰長傲客于柏谷妻覩貌而獻餐謂此亭也谷水又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右合門水（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門水即洛水之枝流者也洛水自上洛縣東北于拒陽城西北（案近刻訛陽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也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即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案山下近刻衍華陽二字）門水出焉者也又東北歷峽謂之鴻關水水東有城（案近刻脫一水字）即關亭也水西有塢謂之鴻關塢（案近刻訛作鵠）世亦謂之劉項裂地處非也余按上洛有鴻臚澗池是水津渠沿注故謂斯川爲鴻臚澗鴻關之

名乃延是矣門水又東北歷邑川二水注之（案二近刻訛作婦）左水出于陽華之陰（案近刻訛作陽）東北流逕盤埼亭西東北流與右水合右水出陽華之陽（案近刻訛作陰）東北流逕盛墙亭東東北與左水合（案近刻脫一東字）即山海經所謂錯姑之水出于陽華之陰東北流注于門水者也（案錯姑近刻作諸姑下同）又東北蠲水注之水有二源左水南出于衙嶺（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衙嶺下同今據漢書改正）世謂之石城山其水東北流逕石城西東北合右水右水出石城山東北逕石城東東北入左水地理志曰蠲水出衙嶺下谷（案谷漢書作谿）閑山圖曰衙山在函谷山西南是水亂流東注于錯姑之水二水悉得通稱矣歷澗東北出謂之閑方口水側有阜謂之方伯堆（案宋近刻訛作名）宋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案武近刻訛作威）與建威將軍柳元景北入軍於方伯堆者也堆上有城即方平所築也（案平近刻訛作酋）又東北逕邑川城南（案邑近刻訛作入）即漢封賀門之故邑川受其名亦曰賀門城在函谷關南七里又東北田渠水注之（案渠下近刻衍川字）水出衙山之白石谷（案近刻脫水字衙訛作衛）東北流逕故亭東是薛安都

軍所築城也其水又逕鹿蹄山西山石之上有鹿蹏自然成著（案近刻訛作者）非人功所刊歷田渠川謂之田渠水西北流注于蠲水蠲水又北入門水水之左右即函谷山也門水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城即故函谷關校尉舊治處也終軍棄繻于此燕丹孟嘗亦義勤雞鳴于其下可謂深心有感忘誠難奪矣昔老子西入關尹喜望氣于此也故趙至與嵇茂齊書曰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亦言與嵇叔夜書及關尹望氣之所界說紛綸竝未知所定矣漢武帝元鼎四年徙關于

新安縣以故關爲弘農縣弘農郡治王莽更名右隊劉植公爲郡虎相隨渡河光武問而善之其水側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于此有洹津之名（案洹近刻訛作垣）說者咸云漢武微行柏谷遇辱竇門又感其妻深識之饋既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竇津是也（案津下近刻衍者字）故潘岳西征賦云（案近刻脫云字）酬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袁豹之徒竝以爲然余按河之南畔夾側水濆有津謂之洹津河北縣有洹水（案此下近刻衍洹津其水四字）南入于河河水故有洹津之名不從門始

蓋事類名同故作者疑之（案疑近刻訛作是）竹書穆天子傳曰天子自寞軨乃次于洹水之陽丁亥入于南鄭考其沿歷所踵（案近刻訛作蹤）路直斯津以是推之知非因門矣餘或謂之偃鄉澗水也河水又東左合一水（案近刻東訛作右合訛作右）其水二源疏引（案二近刻訛作三下同）俱導薄山（案近刻訛作水）南流會成一川其二水之內世謂之閑原言虞芮所爭之田所未詳矣又南注于河河之右曹水注之（案近刻之訛作水曹訛作會）水出南山北逕曹陽亭西陳涉遣周章入秦少府章邯斬之于此魏氏以爲好陽晉書地道記曰亭在弘農縣東十三里其水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菑水注之水出常烝之山西北逕曲沃城南又屈逕其城西西北入河諸注述者咸言曲沃在北此非也魏司徒崔浩以爲曲沃地名也余按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爲積古之傳矣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城西七里（案近刻脫城字）故因名焉其水自南山通河亦謂之曹陽坑是以潘岳西征賦曰行于漫瀆之口憩于曹陽之墟袁豹崔浩亦

不非其地矣余按漢書昔獻帝東遷逼以寇難李傕郭汜追戰于弘農澗天子遂露次曹陽楊奉董承外與傕和內引白波李樂等破傕乘輿于是得進復來戰奉等大敗兵相連綴四十餘里方得達陝以是推之似非曹陽然以山海經求之蓋曹字相類是或有曹陽之名也河水又東合湋水(案湋水近刻訛作潐潐)水導源常烝之山俗謂之爲干山(案干近刻訛作于)蓋先後之異名也山在陝城南八十里其川(案此下近刻衍流也二字)二源雙導同注一壑而西北流注于河

又東過陝縣北

橐水出橐山西北流又有崖水(案崖近刻訛作干)出南山北谷(案谷近刻訛作合)逕崖峽北流與干山之水會(案干近刻亦訛作于下同)水出干山東谷(案近刻脫水字)南川合注于崖水又東北注橐水橐水北流出谷謂之漫澗矣與安陽溪水合水出石崤南西逕安陽城南漢昭帝封上官桀爲侯國(案昭帝近刻訛作武帝)潘岳所謂我徂安陽也東合漫澗水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也又西逕陝縣故城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上下文乃注內敘橐水所逕)又合一水謂之瀆谷

水南出近溪北流注橐橐水又西北逕陝城西西北入于河(案注內敘橐水終于此)河北對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公羊曰晉敗之大陽者也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崤尸而還是也東則咸陽澗水注之水出北虞山南至陝津注河河南即陝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爲東西之別東城即虢邑之上陽也虢仲之所都爲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武王以封神農之後于此王莽更名黃眉矣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懸水百餘仞臨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涌起方數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所沒處(案沒近刻訛作投)又云石虎載經于此沉沒二物並存水所以涌所未詳也或云翁仲頭髻常出水之漲減恒與水齊晉軍當至髻不復出今惟見水與耳嗟嗟有聲聲聞數里按秦始皇二十六年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爲善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胷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

長五丈足六尺李斯書也故衞恒敘篆曰秦之李斯號爲工篆諸山碑及銅人銘(案近刻脫碑字)皆斯書也漢自阿房徙之未央宮前俗謂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夢銅人泣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後董卓毀其九爲錢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重不可勝至霸水西停之漢晉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鄴宮苻堅又徙之長安毀二爲錢其一未至而苻堅亂百姓推置陝北河中于是金狄滅余以爲鴻河巨瀆故應不爲細梗躓湍長津碩浪無宜以微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濤波者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獻帝東遷日夕潛渡(案日近刻訛作自)墜坑爭舟舟指可掬亦是處矣

又東過大陽縣南

交澗水出吳山東南流入河河水又東路澗水亦出吳山東逕大陽城西西南流(案此下近刻衍注水二字)入于河河水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竹書紀年曰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

公醜奔衞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地理志曰北虢也有天子廟王莽更名勤田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城在大河之陽也(案在近刻訛作南)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之爲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于虞虢之間即此處也傅巖東北十餘里即巔軨坂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巔軨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傅說傭隱止息于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橋之東北有虞原原上道東(案近刻脫一原字)有虞城堯妻舜以嬪于虞者也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于此(案衞近刻訛作衛)是爲虞公晉太康地記(案近刻脫晉字康訛作原)所謂北虞也城東有山世謂之五家冢冢上有虞公廟春秋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曰是取中府置外府也公從之及取虢滅虞乃牽馬操璧璧則猶故馬齒長矣即宮之奇所謂(案所下近刻衍以字)虞虢其猶輔車相依脣亡則齒寒虢亡虞亦亡矣其城北對長坂二十

許里謂之虞坂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戰國策曰昔騏驥駕鹽車上于虞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此蓋其困處也橋之東北山溪中(案之近刻訛作水)有小水西南注沙澗(案注近刻訛作流)亂流逕大陽城東河北郡治也沙澗水南流注于河(案近刻脫沙流下衍今字)河水又東左合積石土柱二溪(案近刻東下衍字合亦訛作右)並北發大陽之山南流入于河是山也亦通謂之爲薄山矣故穆天子傳曰天子自鹽己丑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案近刻脫山字)乃宿于虞是也

又東過砥柱間

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搜神記稱齊景公渡于江沇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冶子于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亦或作江沅

字者也若因地而為名則宜在蜀及長沙按春秋此二土並景公之所不至古冶子亦無因而騁其勇矣劉向敘晏子春秋稱古冶子曰吾嘗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從而殺之視之乃黿也不言江沅矣又考史遷記云景公十二年公見晉平公十八年復見晉昭公旌軒所指路直斯津從黿砥柱事或在茲又云觀者以為河伯賢于江沅之證河伯本非江神又河可知也河之右側崤水注之（案側近刻訛作則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河南盤崤山西北流水上有梁俗謂之鴨橋也歷澗東北流與石崤水合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也秦將襲鄭蹇叔致諫而公辭焉蹇叔哭子曰吾見其出不見其入晉人禦師必于崤矣余收爾骨焉孟明果覆秦師于此崤水又北左合西水（案左下近刻衍右字）亂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千崤之水注焉（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南導于千崤之山其水北流纏絡二道漢建安中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故更開北道自後行旅

率多從之今山側附路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修復舊道太崤以東西崤以西明非一崤也西有二石又南五十步（案近刻作五六十步）臨溪有恬漠先生翼神碑蓋隱斯山也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翼岸夾山巍峯峻舉（案巍近刻訛作峨）羣山疊秀重嶺干霄鄭玄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余按鄭玄所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案擬近刻訛作礙）自砥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百二十里河中竦石傑出（案中近刻訛作水）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漢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鐫廣之上乃令焉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平日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寇慈（案近刻訛作慈）帥工五千人（案近刻脫工字）歲常修治以平河阻（案近刻脫阻字）晉泰始三年正月（案近刻訛作秦始皇三年五月）武帝遣監運大中大夫趙國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衆五千餘人修

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湍濟濤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躕難濟故有衆峽諸灘之言五戶灘名也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亦不知所以也

又東過平陰縣北清水從西北來注之

清水出清廉山之西嶺世亦謂之清營山其水東南流出峽峽左有城蓋古關防也清水歷其南東流逕皋落城北服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謂之倚亳城蓋讀聲近轉（案近刻訛作傳）因失實也春秋左傳所謂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者也與倚亳川水合水出北山礦谷東南流注于清清水又東逕清廉城南又東南流右會南溪水（案近刻右訛作又水訛作溪）水出南山而東注清水清水又東合乾廣澗水（案近刻脫乾字）水出石人嶺下（案石近刻訛作左）南流俗謂之扶蘇水又南歷好苗北馬頭山亦曰白水原西南逕垣縣故城北史記魏武侯二年城安邑至垣即是縣也其水西南流注清水（案流注二字近刻訛在會清流句下）水色白濁（案近刻脫水字）初會清流乃有玄素之異也清水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即垣縣之壺丘

亭（案丘亭上原本及近刻並重城東即垣縣之壺七字）晉遷宋五大夫所居也清水又東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與教水合（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垣縣北教山南逕輔山山高三十許里上有泉源（案近刻脫源字）不測其深山頂周圓五六里少草木山海經曰孟門東南有平山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又是王屋之次疑即平山也其水南流歷鼓鍾上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輕崖秀舉（案舉近刻訛作譽）百有餘丈峰次青松巖懸赬石于中歷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水廣十許步南流歷鼓鍾川分為二澗一澗西北出百六十許里山岫迴岨纔通馬步今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今無復有水一水歷冶官西世人謂之鼓鍾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及銅錢也城西阜下有大泉西流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峽山海經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即是山也其水重源又發（案又近刻訛作復）南至西馬頭山東截坡下又伏流南十餘里復出又謂之伏流水南入于河山海經曰教山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案而近刻訛作又）是水

冬乾夏流是惟乾河也今世人猶謂之為乾澗矣河
水又與畛水合（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新安縣青要
山今謂之彊山（案彊近刻訛作疆下衍山海經曰河水又東七字）其水
北流入于河山海經曰青要之山畛水出焉即是水
也河水又東正回之水入焉水出騩山彊山東阜也
東流俗謂之彊川水與石瓜隋川合（案近刻訛作與石等瓜川合）
水出西北石澗中（案近刻脫水字）東南流注于彊川水彊川
水又東逕彊冶鐵官東東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合
庸庸之水（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河東垣縣宜蘇山
（案東近刻訛作南）俗謂之長泉水山海經曰水多黃貝伊洛
門也其水北流分為二水一水北入河一水又東北
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平陰縣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地理風俗記曰河南平陰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
又曰在平城之南故曰平陰也三老董公說高祖處
陸機所謂皤皤董叟謀我平陰者也魏文帝改曰河
陰矣河水又會瀍水（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垣縣王
屋山西瀍溪（案山西近刻訛作西山）夾山東南流逕故城東即
瀍關也漢光武建武二年遣司空王梁北守瀍關天
井關擊赤眉別校皆降之獻帝自陝北渡安邑東出
瀍關即是關也瀍水西歷逕關城南歷軹關南逕苗
亭西亭故周之苗邑也又東流注于河經書清水非
也是乃瀍水耳（案清水入河處在平陰縣西瀍水則在縣東經于大河東逕平陰縣北之下乃言清水注河故道元辯其非）
又東至鄧（案此西亭原本及近刻並訛在上句清水從西北來注之上考清水入河之後河水乃至鄧而平縣又在其東今濟源西有瀍水有苗亭孟縣西南有鄧城道元云訓大東逕平縣故城北鄧云河水十斯有鄧津之曰湛津今孟縣南上注不言經文之誤然則二讀上下例亂存道元後失今訂正）
濟陽西北四十二里故鄧鄉矣（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後條注內）

西南隰孟津河之下今訂正

水經注卷五

後魏　酈道元　撰

河水（案二字原本訛在卷文又東上近刻又增河水五三字在曰上）
又東過平縣北（案平下原本及近刻衍陰字今考言過平陰而水注不得言過于上湛水來注明矣後人習見平陰迺加陰字於平下）湛水從北來注之
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河陽故城在今孟縣西平陰在今孟縣東平陰縣之西北平陰之東）之春秋經書天王狩于
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侯執衛侯歸于京師春秋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溫執衛侯是會也晉侯
召襄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狩地服虔賈逵
曰河陽溫也班固漢書地理志司馬彪袁山松郡國
志（案山松原本及近刻並脫山字今補）晉太康地道記十三州
志河陽別縣非溫邑也（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河陽故城在今孟縣西溫故城在今溫縣西南三十里）
漢高帝六年封陳涓為侯國王莽之河
亭也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郭緣生述征
記曰踐土今冶坂城是名異春秋為非也（案冶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治北亭在今孟縣西南冶坂城在今孟縣西北其非）
今河北見者河陽城故縣也在冶坂西北蓋晉
之溫地故羣儒有溫之論矣魏土地記曰冶坂城舊
名漢祖渡城險固南臨孟津河河水右逕臨平亭北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近刻訛作又）帝王世紀曰光武葬臨平
亭南西望平陰者也河水又東逕洛陽縣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津
水二渚分屬之也（案近刻脫字渚訛作為）上舊有河平侯祠祠

前有碑今不知所在郭緣生語曰昔文王之世大魚
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渚河平
侯祠即斯祠也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訛入經今考以上注文河之西來所逕至此即上經文所謂又東過平縣北也）漢武帝
元朔三年封濟北貞王子劉遂爲侯國王莽之所謂
治平矣俗謂之小平也有高祖講武場河北側岸有
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徙諸徒隸府戶（案徒近刻訛作從）并
羽林虎賁領隊防之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
戴也夷齊之歌所以 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齊之廟
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雒陽令徐循
與處士平原蘇騰（案近刻脫騰字）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
又有周公廟魏氏起玄武觀于芒垂張景陽玄武觀
賦所謂高樓特起竦跱岧嶢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
之清飈也朝廷又置冰室于斯阜室內有冰井春秋
左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常以十二月採冰于河津
之隘峽石之阿北陰之中即邠詩二之日鑿冰沖沖
矣而內于井室所謂納于凌陰者也河南有鉤陳壘
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

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鬭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
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決禽敵
（案決近刻訛作秋）是以壘稱其名矣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
論衡曰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逆流（案逆近刻訛作疾）
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于舟
燔以告天（案燔近刻訛作增）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
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
于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晉陽秋曰杜預造河橋于
富平津（案近刻脫河字）所謂造舟爲梁也又謂之爲陶河（案爲近刻訛作曰）
魏尚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試樓船覆于陶
河謂此也昔禹治洪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
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于淵及子朝篡位與敬
王戰乃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
于河上將賣之則變而爲石及敬王位定得玉者獻
之復爲玉也河水又東淏水入焉（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誤訛作湨湨水詳見卷七濟水內）山海經曰和山上無草木而多瑤碧
寔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
于河其陽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是于萯山之陽出

入有光呂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遇
大風雨迷惑入于民室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爲即東
首陽山也蓋是山之殊目矣今于首陽東山無水以
應之當是今古世懸川域改狀矣昔帝堯脩壇河洛
擇良議沈率舜等升于首山而遵河渚（案遵近刻訛作導）有
五老遊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也
五老乃翻爲流星而升于昴即于此也又東濟水注
焉（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此即注內所謂今濟水自溫縣入河者也）

又東過鞏縣北

河水于此有五社渡爲五社津建武元年朱鮪遣持
節使者賈彊討難將軍蘇茂將三萬人從五社津渡
攻溫馮異遣校尉與寇恂合擊之大敗追至河上生
擒萬餘人投河而死者數千人縣北有山臨河（案近刻訛
作城）謂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案近
刻脫淮字）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
賦曰鱣鯉王鮪春暮來遊（案近刻脫春字）周禮春薦鮪然非
時及他處則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
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即是處矣

（案近刻脫此二字）

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

洛水于鞏縣（案近刻縣下衍西字）東逕洛汭（案近刻脫逕字）北對琅邪
渚入于河謂之洛口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河（案近刻訛
作洛）清濁異流皦焉殊別應場靈河賦曰資靈川之遐
源（案遐近刻訛作虛）出崑崙之神丘涉津洛之阪泉（案阪近刻訛作
坂）播九道于中州者也

又東過成皐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

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皐縣南（案皐近刻訛作高）又東逕
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皐分河（案河下近刻衍水字）河
水右逕黃馬坂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近刻右訛作石）謂之黃
馬關孫登之去楊駿作書與洛中故人處也河水又
東逕旋門坂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成皐西大坂者
也升陟此坂而東趣成皐也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
洛之交流看成皐之旋門者也河水又東逕成皐大
伾山下（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許
慎呂忱等竝以爲丘一成也孔安國以爲再成曰伾
亦或以爲地名非也尚書禹貢曰過洛汭至大伾者

也鄭康成曰地喉也沈出伾際矣（案此句之下近刻衍然則大伾四字）
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
此然則大伾即是山矣伾北即經所謂濟水從北來
注之者也今濟水自溫縣入河（案濟近刻訛作沛）不于此也
所入者奉溝水耳（案溝近刻訛作濟）即濟沇之故瀆矣（案濟近刻
訛作溝）成皐縣之故城在伾上（案近刻脫城在二字）縈帶伾阜絕
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城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
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
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脩

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于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案捕近刻訛作擒命之爲柙畜之東虢案近刻訛作虞是曰虎牢矣然則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爲關漢乃縣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苕嶢孤上景明中言之壽春路值茲邑升眺清遠勢盡川陸羈途遊至有傷深情河水南對玉門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于是處也門東對臨河側岸有土穴魏攻北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案北

司州近刻訛作此同州戰經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容防捍潛作地道取井余頃因公至彼故往尋之其穴處猶存河水又東合汜水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曰方山也北流合東關水案近刻脫合字東訛作車水出嵩渚之山案近刻脫水字作出于嵩渚之山也泉發于層阜之上一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也東爲索水西爲東關之水案近刻作東流爲索水西注爲車關西北流揚蘭水注之水出非山西北流注東關水案注下近刻衍爲字東關水又西北清水入焉案清近刻訛作靖水自東浦西流與東關水合而亂流注于汜汜水又北右合石城水水出石城山其山復澗重嶺敧疊若城山頂泉流瀑布懸瀉下有濫泉東流洩注邊有數十石畦畦有數野蔬巖側石窟數口隱跡存焉而不知誰所經始也又東北流注于汜水汜水又北合鄭水案又近刻訛作下水西出婁山至冬則煖故世謂之溫泉東北流逕田鄤谷謂之田鄤溪水東流注于汜水汜水又北逕虎牢城東漢破司馬欣曹咎于是水之上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艱賦所謂步汜口之芳草弔周襄之

郜館者也余按昔儒之論案近刻脫皆字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是乃城名非爲水目原夫致謬之由俱以汜鄭爲名故也是爲爽矣又按郭緣生述征記劉澄之永初記竝言高祖即帝位于是水之陽今不復知舊壇所在盧諶崔雲亦言是矣余按高皇帝受天命于定陶汜水不在此也于是求壇故無髣髴矣案無近刻訛作焉河水又東逕板城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有津謂之板城渚口河水又東逕五龍塢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塢隝長河案塢字近刻訛在河字下有五龍祠應劭云崑崙山廟在河南滎陽縣案南近刻訛作東疑即此祠所未詳

又東過滎陽縣北蒗蕩渠出焉案近刻脫北字蕩訛作湯

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蒗蕩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脩汴渠東侵日月彌廣門閭故處案門閭近刻訛作水門皆在水中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汳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水形便案近刻問下衍理字景陳利害應對敏捷帝甚善之乃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以錢帛後作隄發卒數十萬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治渠案近刻吳訛作失治渠訛作共築隄防脩堨

防字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一水門更相迴注無復滲漏之患案滲近刻訛作潰明年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顯名王吳及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渠案河字近刻訛在爲堰下渠訛作進下衍古口二字咸曰金隄靈帝建寧中又增脩石門以遏渠口案渠近刻訛作鉅水盛則通注津耗則斷流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案此下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春秋左傳曰文公七年

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二年案近刻訛作十二年河絕于扈即于是也河水又東逕八激隄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于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隄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晉楚之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即是處也河水又東北逕赤岸固北而東北注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西北來注之案近刻脫西北來注四字

河水自武德縣漢獻帝延康元年封曹叡爲侯國即魏明帝也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案此下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大發卒塞之故班固云文堙棗野武作瓠歌謂斷此口也今無水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石勒之襲劉曜途出于此以河冰泮爲神靈之助號是處爲靈昌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案近刻訛作脅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吝意趙建武中造浮橋于津上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工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沈璧于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匠而還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近刻脫逕字又此句之下衍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九字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石濟津案原本及近刻竝脫右字今考即非城縣東北作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在衛東案衛近刻訛作衡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也案近刻訛在即此下又此句之下衍河字是水有棘津之名十字晉伐陸渾

亦于此渡宋元嘉中（案近刻訛作年）遣輔國將軍蕭斌率寧朔將軍王玄謨北入宣威將軍垣護之（案垣近刻訛作桓）以水軍守石濟即此處也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案近刻脫高字）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案此所謂舊河即禹貢古河也）河水又東右逕滑臺城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城有三重中小城謂之滑臺城舊傳滑臺人自修築此城因以名焉城即故鄭廩延邑也下有延津春秋傳曰孔悝爲蒯聵所逐載伯姬于平陽行于延津是也廩延南故城即衞之平陽亭也今時人謂此津爲延壽津宋元嘉中右將軍到彥之（案近刻脫將字）留建威將軍朱脩之守此城魏軍南伐脩之執節不下其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母乃號踊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時今忽如此吾兒必沒矣脩之絕援果以其日陷没城故東郡治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

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異（案近刻訛作異）地吐妖民厲疫（案近刻訛作疾）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爲異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明年宮車宴駕徵解瀆侯爲漢嗣是爲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又清也

又東北過黎陽縣南

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衞是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也王莽之黎蒸也（案黎蒸近刻訛作黎丞）今黎山之東北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憑山爲基東阻于河（案于近刻訛作爲）故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昔慕容玄明自鄴率衆南徙滑臺既無舟楫將保黎陽昏而流澌冰合于夜中濟訖旦而冰泮燕民謂是處爲天橋津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戴延之謂之逯明壘（案逯近刻訛作逮下同）周二十里言逯明石勒十八騎中之一（案近刻脫此二字）城因名焉郭緣生曰城袁紹時築皆非也余按竹書紀

年梁惠成王十一年（案近刻訛作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道（案馳近刻訛作地）我取枳道與鄭鹿（案此下近刻脫鄭鹿二字）即是城也今城內有故臺尚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王玄謨自滑臺走鹿鳴者也濟取名焉故亦曰鹿鳴津又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衞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關羽爲曹公斬良以報效即此處也（案也上近刻衍是字）白馬有韋鄉韋城故津亦有韋津之稱史記所謂下脩武渡韋津者也（案下脩武近刻訛作脩武下）河水舊于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案出近刻訛作決）金隄既建故渠水斷尚謂之白馬瀆故瀆東逕鹿鳴城南又東北逕白馬縣之涼城北耆舊傳云東郡白馬縣之神馬亭實中層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許步狀丘斬城也（案此句有脫誤未詳）自外耕耘壟斫削落平盡正南有躔陛陟上（案躔陛近刻訛作上）方軌是由西南側城有神馬寺樹木脩整西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東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疑即開山圖之所謂白馬山也山下常有白馬羣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注云山在鄭北（案北近刻訛作此又在下句故字下）故鄭也所未詳劉澄之云有白馬塞孟達登之長歎可謂于川土疎妄矣亭上舊置涼城縣治此（案舊字下近刻衍日字涼訛作源）白馬濟又東南逕濮陽縣散入濮水所在決會更相通注以成往復也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縣（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河北有般祠孟氏記云祠在河中積石爲基河水漲盛恒與水齊戴氏西征記曰今見祠在東岸臨河累石爲壁其屋宇容身而已殊似無靈不如孟氏所記將恐言之過也河水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祠在北岸頓丘郡界臨側長河廟前有碑魏青龍三年立河水又東北爲長壽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爲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二渠以引河（案此有脫文漢書作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盟津雒內至于大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一則漯川（案此下近刻有則字）今所流也一則北

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也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以下乃注內敘河之故瀆所逕）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衞太子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衞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衞之河上邑漢高帝十二年封將軍李必爲侯國矣故瀆又逕繁陽縣故城東（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史記趙將廉頗伐魏取繁陽者也（案近刻脫取字）北逕陰安縣故城西（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漢武帝元朔五年封衞不疑爲侯國故瀆又東北逕樂昌縣故城東（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

訛作城地理志東郡之鄃縣也漢宣帝封王稚君爲侯國故竇又東北逕平邑郭西（案此十字原本訛作經近刻並訛作經）竹書紀年晉烈公二年（案近刻訛作四年）趙城平邑五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圍平邑九年（案近刻訛作十年）齊田肸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案近刻訛作于）邯鄲之師敗逋（案近刻訛作遺）獲韓舉取平邑新城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故縣氏焉魏（案漢書地理志魏郡元城應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此引史記誤是地理風俗記之誤）郭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

城（案之字下近刻有在字）公羊曰襄邑也說曰襄陷矣郡國志曰五鹿故沙鹿有沙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于五鹿其女叔雉屆此思哭是曰女雉之丘爲沙鹿之異名也春秋左傳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後王翁孺自濟南（案近刻此作齊脫南字）徙元城正直其地日月當之王氏爲舜後土也漢火也王禁生政君其母夢見月入懷年十八詔入太子宮生成帝爲元后漢祚道汙四世稱制故曰火七相乘而爲雄也及崩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于漢配元生成者也獻帝建安中（案獻帝上近刻衍漢字）袁紹與曹操相禦于官渡（案禦近刻作御）紹逼大司農鄭玄載病隨軍屆此而卒郡守已下受業者縗絰赴者千餘人玄注五經讖緯候歷天文經通于世故范曄贊曰孔書遂明漢章中輟矣縣北有沙丘堰障水也（案此四字近刻訛在亦曰讀下）尚書禹貢曰北過降水（案近刻脫此九字）不遵其道曰降亦曰瀆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此仍上文例引禹貢以解釋難其國耳）風俗通曰河播

也播爲九河自此始也禹貢兗州九河既道（案道下近刻有衍字）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句盤鬲津也同爲逆河鄭玄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迎受矣（案近刻訛作承）蓋疏潤下之勢以通河海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廩丘貝丘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案川近刻訛作光）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漢世河決金隄南北離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案穿近刻訛作川）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者也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案此三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王莽之所謂戢楯矣漢武帝以大將軍衛青破右賢王功封其子登爲侯國大河故瀆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應劭曰左氏傳齊襄公田于貝丘是也余按京相璠杜預並言在博昌即司馬彪郡國志所謂貝中聚者也應注于此事近違矣大河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地理志之所謂厝也王莽改曰厝治者也漢安帝父孝德皇以太子被廢爲王薨于此乃

葬其地尊陵曰甘陵縣亦取名焉桓帝建和二年改清河曰甘陵（案縣亦取名焉五字近刻訛在此曰甘陵下二訛作元脫清河二字）是周之甘泉市地也（案市近刻訛作市）陵在瀆北丘墳高巨雖中經發壞猶若層陵矣世謂之唐侯冢（案近刻訛作家）城曰邑城皆非也昔南陽文叔良以建安中爲甘陵丞夜宿水側趙人蘭襲夢求改葬叔良明循水求棺果于水側得棺半許落水叔良顧親舊曰若聞人傳此吾必以爲不然遂爲移殯醊而去之大河故瀆又東逕艾亭城南又東逕平晉城南今城中有浮圖五層上有

金露盤題云趙建武八年比釋道龍和上竺浮圖經樹德勸化興立神廟（案興近刻訛作與）浮圖已壞露盤尚存煒煒有光明大河故瀆又東北逕䣢縣故城南王莽之播亭也河水于縣（案水近刻訛作瀆）別出爲鳴犢河河水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東呂后四年以父嬰功封子佗襲爲侯國（案襲近刻訛作龍）王莽更名之曰善陸大河故瀆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案三瀆謂屯氏河及屯氏別河之南北瀆近刻三訛作二）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地理志曰鬲津

也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鬲后羿國也（案近刻脫羿字）應劭曰鬲偃姓咎繇後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建義將軍朱祜爲侯國（案祜近刻訛作祐）大河故瀆又北逕脩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本脩之安陵鄉也地理風俗記曰脩縣東四十里有安陵鄉（案近刻訛作鄉）故縣也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案注內敘河故瀆終于此）之一水分大河故瀆北出爲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案此二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上三字屬注文下十八字訛作經）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防河復北決于館陶縣分爲屯氏河廣深與大河等成帝之世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上使河隄謁者王延世塞之三十六日隄成詔以建始五年爲河平元年以延世爲光祿大夫是水亦斷屯氏故瀆水之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成縣（案近刻訛作信城縣下同）張甲河出焉（案近刻脫河字）地理志（案志下近刻有曰字）張甲河（案此下近刻衍及瀆二字）首受屯氏別河于信成縣者也張甲河故瀆（案故近刻訛作及）北絕清河于廣宗縣（案清字近刻訛在縣字下）分爲二瀆左瀆逕廣宗縣故城西又北逕建始縣故城東田融云趙

武帝十二年(案近刻訛作二十二年)立建興郡(案近刻原本脫郡字)治廣宗置建始興德五縣隸焉左瀆又北逕經城東繚城西又逕南宮縣西北注絳瀆(案此二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注內叙張甲河左瀆終于此)右瀆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長樂郡棗彊縣故城東(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武彊今訂正又此三十二字亦訛作經今考以下乃注內叙張甲河右瀆所逕)長樂故信都也晉太康五年改從今名又東北逕廣川縣與絳瀆水故道合(案原本及近刻竝脫絳瀆二字今考濁漳水注內言絳瀆東逕于廣川縣與之張甲河同歸于海眞爲絳瀆合流之驗然)又東北逕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逕棘津亭南(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徐廣曰棘津在廣川司馬彪曰縣北有棘津城呂尚賣食之困疑在此也劉澄之云譙郡酇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呂尚所困處也余按春秋左傳伐巢克棘入州來無津字杜預春秋釋地又言棘亭在酇縣東北亦不云有津字矣而竟不知澄之于何而得是說然天下以棘爲名者多未可咸謂之棘津也又春秋昭公十七年(案近刻訛作十四年)晉侯使荀吳帥師涉自棘津用牲于洛遂滅陸渾杜預釋地闕而不書服虔曰棘津猶孟津也徐廣晉紀又言石勒自葛陂寇河北襲汲人向冰(案近刻訛作人向水)于枋頭濟自棘津在東郡河內之間田融以爲即石濟南津也雖千古茫昧理世玄遠遺文逸句容或可尋沿途隱顯方土可驗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干周文王又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九十身爲帝師皇甫士安云欲隱東海之濱聞文王善養老故入釣于周今汲水城亦言有呂望隱居處起自東海迄于酆雍緣其逕趣趙魏爲密厝之譏宋事爲疎矣張甲故瀆又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注內叙張甲河右瀆終于此)十三州志曰張甲河東北至脩縣入清漳者也屯氏別河又東枝津出焉東逕信成縣故城南又東逕清陽縣故城南清河郡北(案此三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屯氏別河又東承前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之文以下則又叙屯氏別河之枝津也)魏自清陽徙置也又東北逕陵鄉南又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南(案此二十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地理志曰王莽更之曰胥陵矣俗人謂之高黎郭非也應劭曰東武城東北三十里有陽鄉故縣也又東散絕無復津逕(案注內叙屯氏別河枝津終于此)屯氏別河又東北逕清河郡南又東北逕清河故城西(案此二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叙屯氏別河所逕)漢高帝六年封王吸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甘陵郡東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者世謂之鵲城也又東北逕繹幕縣南分爲二瀆屯氏別河北瀆東逕繹幕縣故城南東絕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平原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北逕重平縣故城南(案此五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叙屯氏別河北瀆承上分爲二瀆之文)應劭曰重合縣西南八十里有重平鄉故縣也又東北逕重合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定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劉越爲侯國(案越近刻訛作成)地理風俗記曰饒安縣東南三十里有定鄉城故縣也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縣今無水又東爲咸河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北(案此三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地理志渤海之屬縣也東注于海(案注內叙屯氏別河北瀆終于此)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東絕大河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枝津右出東北至安德縣界東會商河屯氏別河南瀆又東北于平原界

又有枝渠右出至安德縣遂絕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案此八十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叙屯氏別河南瀆所逕)即地理志所謂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者也東北逕安德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臨齊城南始東齊未賓(案此二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十八字訛作經下四字仍屬注文)大魏築城以臨之故城得其名也又屈逕其城東故瀆廣四十步又東北逕重丘縣故城西(案此二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秋盟于重丘伐齊故也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縣也又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北海有平昌縣故加西漢宣帝元康元年封王長君爲侯國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後漢書稱公孫瓚破黃巾于般河即此瀆也又東爲白鹿淵水南北三百步東西千餘步深三丈餘其水冬清而夏濁滲而不流若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般瀆又逕般縣故城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二字屬注文下七字訛作經今考以下乃注內叙屯氏別河南瀆所逕者也)王莽更之曰分明也東逕樂陵縣故城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地理志曰故都尉治伏琛安謨言平原邑今分爲郡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海(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注內叙屯氏別河南瀆終于此)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逕甘陵之信鄉縣故城南(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以下乃注內叙屯氏河之文)地理志曰安帝更名安平(案安帝近刻訛作寧帝)應劭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鄉故縣也屯氏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北又東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鄃縣與鳴犢河故瀆合上承大河故瀆于靈縣南(案此四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地理志曰河水自靈

瀆別出為鳴犢河者也東北逕靈縣東東入鄃縣而北合屯氏瀆屯氏瀆兼鳴犢之稱也又東逕鄃縣故城北東北合大河故瀆謂之鳴犢口（案近刻脫鳴犢二字注內殷也）（氏河此下終）十三州志曰鳴犢河東北至脩入屯氏考瀆則不至也（案此六十六字原本北作經近刻截上東北逕蓚縣東東入鄃縣而北合屯氏瀆十六字訛作經作仍譌注又）

又東北過衛縣南（案近刻作又東北在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瓠子河出焉

河水東逕鐵丘南（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鐵丘成並值長壽津東）

（衛國縣之西南乃注文不得與經相紊）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邯鄲稷帥師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案近刻訛作丘）望見鄭師衛太子自投車下即此處也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案近刻訛作目城）戚邑也東城有子路冢（案近刻脫東城二字戚邑上衍城字）河之西岸有竿城郡國志曰衛縣有竿城者也河南有龍淵宮武帝元光中河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人塞決河起龍淵宮蓋武帝起宮于決河之傍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也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經文濮陽在河縣下于地望疎舛故注正其失）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宣房堰（案近刻訛作堰）粤在漢世河決金隄涿郡王尊（案近刻訛作遵下同）自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決壞尊躬率民吏投沈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塡隄廬居其上民吏皆走（案近刻作吏民皆走）尊立不動而水波齊足而止公私壯其勇節河水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為郭口津河水又東逕鄄城縣北（案此二十四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故城在河南十八里王莽之鄄良也沇州舊治鄄城武創業始自于此河上之邑最為峻固晉八王故事曰東海王越治鄄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越惡之移治濮陽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城侯鄧艾廟廟南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沇州刺史關內侯安定彭超立河之南岸有新城宋寧朔將軍王玄謨前鋒入河所築也北岸有新臺鴻基層廣高數丈衛宣公所築新臺矣詩齊姜所賦也為廬關津（案近刻訛作盧）臺東有小城崎嶇頹側臺址枕河（案近刻脫址字）俗謂之邸閣城（案近刻訛作為之邸閣城）疑故關津都尉治也所未詳矣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春秋經書築臺于秦者也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大河之北即東武陽縣也左會浮水故瀆（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故瀆上承大河于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縣故城南（案此下近刻有故字）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公二十年經書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焉昔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

陽即是瀆也故瀆東絕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敘浮水所逕）晉文公受塊于野人即此處矣京相璠曰今衛縣西北三十里（案衛下近刻衍國字）有五鹿城（案近刻訛作地）今屬頓丘縣浮水故瀆又東南逕衛國邑城北（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截十一字訛作經下二字仍為注）上故衛公國也漢光武以封周後也又東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觀（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應劭曰夏有觀扈即此城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年齊田壽率師伐我（案近刻訛作趙）圍觀觀降浮水故瀆又東逕河牧城而東北出（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故觀國姚姓）郡國志曰衛本觀故國姚姓（案近刻訛作衛）有河牧城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注內敘浮水至于此）又有漯水出焉（案此六字亦訛作經）戴延之謂之武水也（案水字近刻訛作陽又後注內漯水注之下九十八字原本重見于此）河水又東逕武陽縣東范縣西而東北流也（案此十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又東北過東阿縣北

河水于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倉亭津在柯澤皆值東阿西南乃注文不得與經紊）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

界去東阿六十里魏土地記曰津在武陽縣東北七十里津河濟名也河水右歷柯澤（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衛孫文子敗公徒于阿澤者也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流注（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近刻脫又東北三字）河水枝津東出謂之鄧里渠也

又東北過茌平縣西

河自鄧里渠東北逕昌鄉亭北又東北逕碻磝城西（案此二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述征記曰碻磝津名也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為津也其城臨水西南崩于河宋元嘉二十七年以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平碻磝守之都督劉義恭以沙城不堪守召玄謨令毀城而還後更城之（案更近刻訛作登）魏立濟州治此也河水衝其西南隅又崩于河即故茌平縣也應劭曰茌山名也縣在山之平地（案近刻訛作陸）故曰茌平也王莽之功崇矣經曰大河在其西鄧里渠歷其東（案本經稱于河東云東北過茌平縣中為鄧里渠即此所謂）即斯邑也昔石勒之隸師懽屯耕于茌平聞鼓角鞞鐸之聲于是縣也西與聊城分河（案近刻訛作西此作聊）河水又東北與鄧里渠合水上承大河于

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案此二十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故衛邑也應仲瑗曰有西故稱東魏封曹植為王國
大城北門內西側皐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
歲嘗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俗有阿
井之名縣出佳繒縑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
阿縞之衣也又東北逕臨邑縣與將渠合又北逕茌
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流
逕四瀆津（案此二十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津西側岸臨河有四
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然
滎口石門水斷不通（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滎山本有石鑿門不通今據濟水注內滎口石門訂正）始自是出東北流逕九里與清水合故濟瀆
也（案瀆近刻訛作故）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
通故有四瀆之名也昔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歎自
是而返曰丘之不濟命也夫琴操以為孔子臨狄水
而歌矣（案近刻脫矣字曰字作云）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
更相加余按臨濟故狄也是濟所逕得其通稱也（案也字近刻在逕字下）
河水又逕楊墟縣之故城東俗猶謂是城
曰陽城矣河水又逕茌平城東疑縣徙也（案今本脫此四字考上文以碻磝城為茌平縣至是又有茌平城故道元疑縣當徙此）城內有故臺世謂

之時平城非也蓋茌時音相近耳
又東北過高唐縣東（案原本及近刻竝作縣界蓋後人所改今考下注云大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經言出東誤耳可證經本作東故酈特辯之）
河水于縣漯水注之地理志曰漯水出東武陽今漯
水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
操為東郡所治也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于堂池池
南故基尚存城內有一石甚大城西門名冰井門門
內曲中冰井猶存門外有故臺號武陽臺市臺亦在

驪難遊迹（案此九十六字原本又見前戴延之謂之武水也下近刻則此存後考下文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所謂自城者承上武陽新城也其故漯水注之則漯注河在高唐縣水自故三字不可通矣然則九十六字本應繫之于此後人妄移前耳今存此割彼）水自城東北
逕東武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王莽之
武昌也然則漯水亦或武水矣臧洪為東郡太守治
此曹操圍張超于雍丘洪以情義請袁紹救之不許
洪與紹絕紹圍洪城中無食洪呼吏士曰洪于大義
不得不死諸君無事空與此禍（案與近刻作受）衆泣曰何忍
捨明府也男女八千餘人相枕而死洪不屈紹殺洪

邑人陳容為丞謂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
日生紹又殺之士為傷歎今城四周紹圍郭尚存水
市陛壍于城東北合為一瀆東北出郭逕陽平縣之
岡成城西（案原本及近刻脫岡字據後漢書補）郡國志曰陽平縣有
岡成亭（案成近刻訛作城）又北逕陽平縣故城東漢昭帝元
平元年封丞相蔡義為侯國漯水又北絕莘道城之
西北有莘亭春秋桓公十六年衛宣公使伋使諸齊
令盜待于莘伋壽繼殞于此亭京相璠曰今平原陽
平縣北十里（案平近刻訛作陽）有故莘亭（案此下近刻衍道字）阨限
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于河上感二子于夙
齡詩人乘舟誠可悲矣今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為
孝祠矣（案近刻脫矣字）漯水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縣故
清也漢高帝八年封室中同為侯國（案近刻室訛作空脫同字）宣帝
封許廣漢少弟翁孫于樂平竝為侯國王莽之清治
矣漢章帝建初中（案近刻訛作始）更從今名也漯水又北
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內有金城周市有水南門有馳
道絕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東門側有層臺秀出
雲表（案近刻脫此二字）魯仲連所謂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

衆者也漯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以下注內敘漯水所逕）地理風俗記曰甘陵故清河清
河在南十七里今于甘陵縣故城東南無城以擬之
直東二十里有艾亭城東南四十里有此城擬即清
河城也後漢居之故世稱繇城也漯水又東北逕文
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案此二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載上十八字仍為注經下三字訛作）城內有層臺秀上（案近刻脫內二字）王莽
改之曰加睦也右與黃溝同注川澤（案此八字及近刻原本竝訛作經）
黃溝承聊城郭水水泛則津注水耗則輟流自城
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春秋所謂聊
攝以東也俗稱郭城非也城東西三里南北二里東
西隅有金城城卑下墟郭尚存左右多墳壠京相璠
曰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今此城西去聊城
二十五六里許即攝城者也又東逕文鄉城北又東
南逕王城北（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上下文乃注內敘漯水所逕）魏
太常七年安平王鎮平原所築世謂之王城太和二
十三年罷鎮立平原郡治此城也黃溝又東北流左
與漯水隱覆勢鎮河陸東出于高唐縣大河右迤東

注漯水矣（案此三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桑欽地理志曰漯水
出高唐余按竹書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
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
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
氏所言蓋津流所出（案近刻脫所字）次于是閒也（案近刻是訛作所）
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漯水又東北逕
援縣故城西（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王莽之東順亭也杜
預釋地曰濟南祝阿縣西北有援城漯水又東北逕
高唐縣故城東（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昔齊威王使肦子

守高唐案肸近刻訛作盼趙人不敢漁于河魯仲連子謂田巴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者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年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案犂近刻訛作黎下同毀高唐之郭杜預曰轅即援也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案北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縣故犂邑也漢武帝元光三年封何敖降王王莽更名翼成歷北漯陰城南伏琛謂之漯陽城南有魏兗州刺史劉岱碑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漯陰縣今巨漯亭是也漯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案此

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崔成請老于崔者也案近刻脫于字崔下衍氏字杜預釋地曰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漯水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漢高帝七年案近刻訛作六年封都尉宰寄爲侯國案宰近刻訛作華地理風俗記曰南陽有朝陽縣故加東地理志曰王莽之脩治也漯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碑碣尚存以明經爲秦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隱焉漢興教于齊魯之間撰五經尚書大傳文帝安車徵之案文帝二字近刻訛在撰字上年老不行乃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于徵君號曰伏生者也漯水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古鄒侯國案古近刻訛作有舜後姚姓也又東北逕東鄒城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地理志案志下近刻衍曰字千乘郡有東鄒縣漯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漢高帝七年封婁敬爲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城案信下近刻衍侯字都尉治故城者也漯水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漢高帝六年以爲千乘郡王莽之建信也章帝建初四年爲

王國和帝永元七年改爲樂安郡故齊地案近刻訛作也伏琛曰千乘城在齊城西北百五十里案近刻脫在字隔會水即漯水之別名也又東北爲馬常坑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案注內敘漯水終于此河海之饒茲焉爲最地理風俗記曰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書浮于濟漯亦是水者也

又東北過楊虛縣東商河出焉案楊虛今漢書地理志訛作楊慮功臣表同惟王子侯表仍作楊虛又河先逕楊虛乃至高唐經之次楊虛于高唐後非也注就高唐下附記漯水至此經之後錯敘刻訛

地理志楊虛平原之隸縣也漢文帝四年案文近刻訛作景以封齊悼惠王子將閭爲侯國也案閭近刻訛作廬城在高唐城之西南經次于此是不比也商河首受河水案近刻脫水字亦漯水及澤水所潛也案潛下近刻衍水字淵而不流世謂之清水自此雖沙漲填塞厥迹尚存歷澤而北俗謂之落里坑逕張公城西又北重源潛發案此下近刻有世謂之落里坑六字係衍文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商河又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

北逕平昌縣故城南案平昌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昌平據漢書改正又東逕般縣故城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案此四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敘商河所逕漢宣帝地節四年封侍中史子長爲侯國商河又東逕朸縣故城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朸近刻訛作初下同高后八年封齊悼惠王子劉辟光爲侯國王莽更之曰張鄉應劭曰般縣東南六十里有朸鄉城故縣也沙溝水注之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南出大河之陽泉源之不合河者二百步其水北流注商河商河又東北流逕馬嶺城西北屈而東注南轉逕城東案此二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城在河曲之中東海王越斬汲桑于是城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案此二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地理志曰侯國也王莽曰樂安亭案近刻訛作安樂亭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案此二字近刻脫闞駰曰厭次縣本富平侯車騎將軍張安世之封邑案侯近刻訛作矣非也按漢書昭帝元鳳六年封右將軍張安世爲富平侯薨子延壽嗣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案郡下近刻脫在字陳留風俗傳曰陳留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縣也是乃安世所食矣歲入租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堪

久居先人大國上書請減戶案近刻脫請字天子以爲有讓徙封平原并食一邑戶口如故而稅減半十三州志曰明帝永平五年改曰厭次矣按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帝六年封元頃爲侯國徐廣音義曰漢書作爰類案作下近刻衍侯字是知厭次舊名非始明帝蓋復故耳縣西有東方朔冢冢側有祠案近刻脫一祠字祠有神驗水側有雲城漢武帝元封四年封齊孝王子劉信爲侯國也商河又分爲二水南水謂之長叢溝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東流傾注于海案于近刻訛作爲溝南海側有蒲臺臺高八丈方二百步三齊略記曰蒲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遊海上于臺上蟠蒲繫馬至今每歲蒲生案近刻脫簇字紫委若有繫狀似水楊可以爲箭今東去海三十里北水世又謂之百薄瀆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百近刻訛作自東北流注于海水矣案注內敘商河終于此大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經敘河水云又東北逕高唐縣東已見前此係注文正經之失春秋左傳襄公十九年齊靈公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以夙沙衛爲少傅齊侯卒崔杼逆光光立殺公子牙于句瀆之丘衛奔高唐以叛京

相播曰本平原縣也齊之西鄙也大河逕其西而不出其東經言出東誤耳(案此譏前經文高唐縣東之失)過大河又北逕張公城臨側河湄(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衛青州刺史張治此(案張某闕其名)故世謂之張公城水有津焉名之曰張公渡河水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地理風俗記曰原博平也故曰平原矣縣故平原郡治矣漢高帝六年置王莽改曰河平也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案此下近刻衍河字)河水東北過高唐縣東(案近刻作河水北過高唐縣東)高唐即平原也(案近刻脫高唐二字)故經言河水逕高唐縣東(案此明河水逕高唐縣東而云過高唐縣東者由誤以平原爲高唐)非也按地理志曰(案原本及近刻此下有高唐平原也五字係衍上行文地理志無是語)高唐漯水所出平原則篤馬河導焉明平原非高唐大河不得出其東審矣大河右溢世謂之甘棗溝(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側多數故俗取名焉河盛則委泛水耗則輟流故溝又東北歷長隄逕漯陰縣北(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漯近刻訛作濕今改正)東逕著城北東爲陂淀淵潭相接世謂之穢野薄河水又東北逕阿陽縣故城西(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阿陽近刻訛作陽阿下同)漢高帝六年封郎中萬訢爲侯國應劭曰漯陰縣東南五十里有阿陽鄉故縣也

又東北過漯陽縣北(案漯陽近刻訛作濕陰)

河水自平原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東北逕般縣樂陵枋鄉至厭次縣故城南爲厭次河(案此三十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漢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數百(案近刻訛作下同)乘船寇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吏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與賊合戰並爲賊擒求代雄豪縱雄于此津所輔可謂孝盡愛敬義感君臣矣河水右逕漯陰縣故城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王莽之巨武縣也河水又東北爲漯沃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在漯沃縣故城南(案近刻脫在字)王莽之延亭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縣也魏改爲後部亭今俗遂名之曰右輔城河水又東逕千乘城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伏琛之所謂千乘北城者也

又東北過利縣北(案利縣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和縣考濟水章經文云東北過利縣西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即謂此經訛舛今改正)又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

河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案此二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經言濟水注河非也(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禽于城下考濟水注云又東北河水枝津之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濟非濟入河其文與此注互相發明)河水自枝津東北流逕甲下邑北世謂之禽于城又東北流入于海(案此即濟水注所謂河水于濟漯之北別流注海者是也)淮南子曰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尚書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案所導近刻訛作河)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案周移近刻訛作碣)又以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是以漢司空掾王璜言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案近刻作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折云(案折近刻作君)碣石在海中蓋淪于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

水經注卷六

後魏 酈道元 撰

汾水 澮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過水 晉水 湛水

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

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案近刻其下衍東字汾字下有其名二字)曰管涔之山其上無木而下多玉(案山海經作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案西近刻訛作而)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修巖有草無木泉源導于南麓之下蓋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夾岸連山聯峯接勢劉淵族子曜嘗隱避于管涔之山(案避近刻作居)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劍御(案御上近刻有除字)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爲五色也後曜遂爲胡王矣汾水又南與東西溫溪合水出左右近溪(案近刻脫左字)聲流翼注水上雜樹交蔭雲垂煙接自是水流瀨波襄轉泛又南逕一城東憑墉積石側枕汾水俗謂之代城(案此下近刻衍一城字)又南出二城間其城角倚翼枕汾流世謂之侯莫干城蓋語出戎方傳呼失實也汾水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川土寬平峘山夷水地理志曰(案近刻作故地理志衍故字脫曰字)汾水出汾陽縣北山西南流者也漢高帝十一年封靳彊爲侯國後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行(案近刻作縈委)若羊腸焉故倉坂取名矣漢永平中治呼沱石臼河按司馬彪後漢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案此十九字亦注內之小注)蓋資承呼沱之

水轉山東之漕(案近刻脊承訛作杳乘漕訛作費)自都慮至羊腸倉(案慮近刻訛作盧)將憑汾水以漕太原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案三近刻訛作二)死者無算拜鄧訓為謁者監護水功訓隱括知其難立具言肅宗肅宗從之全活數千人和熹鄧后之立(案熹近刻訛作憙)叔父陔以為訓積善所致也(案原本及近刻竝脫陔字今據後漢書補)羊腸即此倉也又南逕秀容城東(案近刻脫此七字)魏土地記曰秀容胡人徙居之立秀容護軍治東去汾水六十里(案治近刻訛作汾)南與酸水合水源西出少陽之山東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水出新興郡西流逕洛陰城北又西逕盂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分祁氏七縣為大夫之邑以孟丙為孟大夫洛陰水又西(案洛陰二字近刻脫)逕狼孟縣故城南王莽之狼調也左右夾澗幽深南面大壑俗謂之狼馬澗舊斷澗為城有南北門門闕故壁尚在洛陰水又西南逕陽曲城北魏土地記曰陽曲胡寄居太原界置陽曲護軍治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陽曲城西南注也

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案近刻南在東字下)

太原郡治晉陽城秦莊襄王三年立(案莊近刻訛作昭)尚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雅曰大鹵太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鹵爐也(案近刻爐訛作盧脫一鹵字及也字)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郡取稱焉魏土地記曰城東有汾水南流水東有晉使持節都督并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太原成王之碑水上舊有梁青荓殞于梁下(案青荓近刻訛作清洲)豫讓死于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汾水西逕晉陽城南舊有介子推祠祠前有碑廟宇傾頹惟單碑獨存矣今文字剝落無可尋也

又南洞過水從東來注之(案過近刻訛作渦下同)

汾水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故榆次之梗陽鄉也(案鄉近刻訛作縣)魏獻子以邑大夫魏戊也京相璠曰梗陽晉邑也今太原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案城近刻訛作地)汾水又南即洞過水會者也

又南過大陵縣東

昔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想見其人吳廣進孟姚焉即于此縣也王莽改曰大寧矣汾水于縣左迆為鄔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為汾陂其陂東西四里南北十餘里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洟之澤俗謂之鄔城泊(案泊近刻脫泊字)許慎說文曰漚水出西河中陽縣北沙(案之近刻訛作西)南入河即此水也漚水又會嬰侯之水山海經稱謁戾之山嬰侯之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祀水(案祀近刻訛作汜下同)水出祀山其水殊源共舍(案舍近刻訛作合)其注于嬰侯之水亂流逕中都縣南俗又謂之中都水侯甲水注之水發源祁縣胡甲山(案近刻訛作原祁訛作平)有長坂謂之胡甲嶺即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也在祁縣侯甲水又西北歷宜歲郭逕太谷謂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為祁藪也即爾雅所謂昭餘祁矣賈辛邑也辛貌醜妻不為言與之如皋射雉雙中之則笑也(案左傳魏子叔向稱賈大夫步柱石賈圖之大夫足也此說以為賈辛)王莽之示縣也又西逕京陵縣故城

北王莽更名曰致城矣于春秋為九原之地也故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并植于晉國不免其身智不足稱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不顧其君仁不足稱(案近刻脫此十二字)吾其隨會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案近刻脫此十六字)其故京尚存(案故字近刻訛在其字上)漢興增陵于其下故曰京陵焉侯甲水又西北逕中都縣故城南城臨際水湄(案城近刻訛作隱城)春秋昭公二年晉侯執陳無宇于中都者也漢文帝為代王都此武帝元封四年上幸中都宮殿上見光赦中都死罪以下侯甲水又西合于嬰侯之水逕鄔縣故城南晉大夫司馬彌牟之邑也謂之鄔水俗亦曰慮水慮鄔聲相近故因變為又西北入鄔陂而歸于汾流矣

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之

汾水又南與石桐水合即綿水也水出界休縣之綿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昔子推逃晉文公之賞而隱于綿上之山也晉文公求之不得乃

封綿為介子推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因名斯山為介山故袁山松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綿上聚子推廟王肅喪服要記曰昔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于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霣于地(案霣近刻訛作隕)故作桂樹焉吾父生于宮殿死于枕席何用桂樹為余按夫子尚非

墒塊送葬安能剛桂樹爲禮乎王肅此證近于誣矣石桐水又西流注于汾水汾水又西南逕界休縣故城西王莽更名之曰界美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冲以有道司徒徵案此句有脫誤未詳林宗縣人也案近刻脫人字碑司徒舉太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案近刻訛作三建寧二年案近刻訛作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

扶風馬日磾等遂來奔喪持朋友服案近刻脫持字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案此下近刻衍其碑文數四字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惟郭有道無愧于色矣汾水之右有左部城側臨汾水蓋劉淵爲晉都尉所築也

又南過冠爵津

汾津名也在界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險隘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纍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尺案近刻脫水字五字尺訛作丈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爲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之地險也

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西

故彘縣也周厲王流于彘即此城也王莽更名黃城漢順帝陽嘉三年改曰永安縣霍伯之都也

歷唐城東案此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入注內接霍伯之都也下以體例考之乃經之書法與注異今改正

薛瓚注漢書云堯所都也東去彘十里汾水又南案近刻訛作又東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上有飛廉墓飛廉以善走事紂惡來多力見知周武王伐紂案近刻脫武字兼殺惡來飛廉先爲紂使北方還無所報乃壇于霍太山而致命焉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汝石棺以葬死遂以葬焉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祀案近刻祀訛作事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湘東陰山縣有侯崇山上有靈壇壇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亦其北也彘水又西流逕觀阜北故百邑也原過之從襄子也受竹書于王澤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于百邑襄子拜受三神之命遂滅智氏祠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之世謂其處爲觀阜也彘水又西流逕永安縣故城南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故霍國也昔晉獻公滅霍趙夙爲御霍公求奔齊案霍公求近刻訛作霍哀公下同晉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奉

祀晉復穰蓋霍公求之故居也汾水又逕趙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也汾水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發源成潭漲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城南西流注于汾水

又南過楊縣東

澗水東出穀遠縣西山西南逕霍山南又西逕楊縣故城北案楊縣二字近刻訛在晉字上晉大夫僚安之邑也案僚安近刻訛作僚公去安應劭曰故楊侯國王莽更名有年亭也其水西流入于汾水汾水逕楊城西不于東矣魏土地記曰平陽郡治楊縣郡西有汾水南流者是也

西南過高梁邑西

黑水出黑山西逕楊城南又西與巢山水會山海經曰牛首之山勞水出焉西流注于潏水疑是水也潏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東南出巢山東谷北逕浮山東又西北流與勞水合亂流西北逕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于晉寄懷公于此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三年案近刻訛作三十年智伯瑤

城高梁漢高帝十二年以爲侯國封恭侯酈疥于斯邑也案疥近刻訛作介

又南過平陽縣東

汾水又南逕白馬城西魏刑白馬而築之故世謂之白馬城今平陽郡治汾水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晉大夫趙鼂之故邑也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漢昭帝封度遼將軍范明友爲侯國王莽之香平也魏立平陽郡案魏近刻訛作晉治此矣水側有堯廟廟前有碑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永嘉三年劉淵徙平陽于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龍紐其文曰有新寶之印王莽所造也淵以爲天授改永鳳二年爲河瑞元年汾水南與平水合案平水近刻訛作平陽水出平陽縣西壺口山案近刻脫縣字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廚者也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俗以爲晉水非也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郤犨之邑也故其地有犨氏鄉亭矣西

北有晉襄公陵(案近刻脫此七字)縣蓋即陵以命氏也(案命近刻作名)王莽更名曰幹昌矣

又南過臨汾縣東

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卽鈃隥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鈃隥西南至鹽是也(案鹽近刻訛作監)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逕𪧐城南又西流入汾(案流字近刻訛作南)

又屈從縣南西流

汾水又逕絳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武王二十五年(案梁武王近刻訛作梁惠成王)絳中地坼西絕于汾汾水西逕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裁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物在水故能持久而不敗也又西逕魏正平郡南故東雍州治(案近刻脫治字)太和中皇都徙洛罷州立郡矣又西逕王澤(案原本訛作王橋近刻訛作王橋考原書于王澤卽此地今改正)澮水入焉

又西過長脩縣南

汾水又西與古水合水出臨汾縣故城西黃阜下其大若輪西南流故溝橫出焉(案溝橫近刻訛作橫溝)東注于汾

今無水又西南逕魏正平郡北又西逕荀城東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也古水又西南入于汾汾水又西南逕長脩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一年以為侯國封杜恬也(案杜近刻訛作莊)有脩水出縣南而西南流入汾汾水又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也城北有清原晉侯蒐清原作三軍處也汾水又逕冀亭南昔臼季使過冀野見郤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言之文公文公命之為卿復與之冀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杜預釋地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卽此亭也汾水又西與華水合水出北山華谷西南流逕一故城西俗謂之梗陽城非也梗陽在榆次不在此按故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踰殷歷周(案歷近刻訛作立)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齊秦晉卿士蔿斯其冑也食采華陽今蒲坂北亭卽是城也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汾水又逕稷山北在水南四十許里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高十三里西去介山十五里山上有稷祠山下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案近刻脫晉侯四字)是也

又西過皮氏縣南

汾水西逕鄈丘北(案鄈近刻訛作鄈下同)故漢氏之方澤也賈逵云漢法三年祭地汾陰方澤澤中有方丘故謂之方澤丘卽鄈丘也許慎說文稱從邑癸聲(案癸近刻訛作登)河東臨汾地名矣在介山北山卽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文穎言在皮氏縣東南則可三十里(案則近刻訛作側)乃非也今準此山可高十餘里山上有神廟廟側有靈泉祈祭之日周而不耗世亦謂之子推祠揚雄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龍門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所逃隱于是山卽實非也余按介推所隱者綿山也文公環而封之為介推田號其山為介山杜預曰在西河界休縣者是也汾水又西逕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為河所毀故書敘曰祖乙圮于耿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是也殷衰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乃自耿遷亳(案此下近刻衍徙字)晉獻公滅耿(案近刻耿訛作滅之)以封趙夙後獲

子與韓魏分晉韓康子居平陽魏桓子都安邑號為三晉此其一也漢武帝行幸河東濟汾河作秋風辭于斯水之上汾水又西逕皮氏縣南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率師伐我圍皮氏翟章率師救皮氏圍疾西風十三年城皮氏者也漢河東太守潘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故渠尚存今無水也

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

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阜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謂之汾陰脽應劭曰脽丘類也汾陰男子公孫祥望氣寶物之精上見祥言之于武帝武帝于水獲寶鼎焉遷于甘泉宮改其年曰元鼎卽此處

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

澮水東出絳高山(案絳近刻作譌)亦曰河南山又曰澮山西逕翼城南按詩譜言晉穆侯遷都于絳暨孫孝侯改絳為翼翼為晉之舊都也後獻公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之為絳故司馬遷史記年表稱獻公九年始城絳都左傳莊公二十六年晉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是

也其水又西南合黑水(案此下近刻衍導字)水導源東北黑水谷西南流逕翼城北右引北川水水出平川南流注之亂流西南入澮水澮水又西南與諸水合謂之澮交竹書紀年曰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作為文公也(案此句有訛字未詳)又有賀水東出近川西南至澮交入澮又有高泉水出東南近川西北趣澮交注澮又南紫谷水東出白馬山白馬川遁甲開山圖曰絳山東距白馬山謂是山也西逕熒庭城南(案熒近刻訛作榮)而西出紫谷與乾河合卽教水之枝川也史記白

起傳稱涉河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其水西與田川水合水出東溪西北至澮交入澮又有干家水（案干近刻訛作女）出干家谷竹書紀年曰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有范壁水出于壁下並西北流至翼廣城昔晉軍北入翼廣築之因即其姓以名之二水合而西北流至澮交入澮澮水

又西南與絳水合俗謂之白水非也水出絳山東（案此下近刻衍寒字）寒泉奮涌揚波北注縣流奔壑一十許丈（案一近刻訛作十）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望之極為奇觀

矣其水西北流注于澮應劭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為言也史記稱智伯率韓魏引水灌晉陽不沒者三版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安邑絳水可以浸平陽（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汾水可以浸平陽絳水可以浸安邑今據國策史記資治通鑑訂正）時韓居平陽魏都安邑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以亡魏宣公問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孔子以為幾乎余覩智氏之談矣汾水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灌平陽未識所由也（案原本及近刻亦安邑平陽互訛今據括地志及胡三省注通鑑所引此文訂正）

西過其縣南

春秋成公六年晉景公謀去故絳欲居郇瑕韓獻子曰（案原本及近刻六年訛作元年晉景公訛作晉悼公韓獻子訛作魏獻子今據左傳改正）土薄水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即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六年封越騎將軍華無害為侯國縣南對絳山面背二水古文瑣語曰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大貍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首陽

之神有大貍身狐尾其名曰者飲酒得福則徵之蓋于是水之上也（案此有脫誤朱謀㙔云太平廣記引汲冢瑣語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貍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貍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于霍太山而歸其逢君于澮乎君其有喜）

又西南過虒祁宮南

宮在新田絳縣故城西四十里晉平公之所構也時有石言于魏榆晉侯以問師曠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言也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石言不亦宜乎叔向以為子野之言君子矣其宮也（案也近刻訛作地）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澮絕于梁即是水也

又西至王澤注于汾水（案澤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擇下注內不誤）

晉智伯瑤攻趙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遇三人于此澤自帶以下不見持竹二節與原過曰為我遺無卹原過受之于是澤所謂王澤也

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

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水源東出

清野山世人以為清襄山也其水東逕大嶺下（案近刻脫逕字）西流出謂之咍口又西合涑水鄭使子產問晉平公疾平公曰卜云臺駘為祟（案駘近刻訛作台下同）史官莫知敢問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能相容帝遷閼伯于商丘遷實沈于大夏臺駘實沈之後能業其官帝用嘉之國于汾川（案近刻脫于字）由是觀之臺駘汾洮之神也賈逵曰汾洮二水名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為洮亭也然則涑水殆亦洮水之兼稱乎

西過周陽邑南

其城南臨涑水北倚山原竹書紀年晉獻公一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兎舞于市即是邑也漢景帝以封田勝為侯國（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涑水西逕董澤陂南即古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春秋文公六年蒐于董（案此下近刻衍澤字）即斯澤也涑水又與景水合水出景山北谷山海經曰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北望少澤其草多藷藇秦椒其陰多赭其陽多玉郭景純曰鹽販之澤即解縣鹽池也按經不言有水今有水焉西北流

注于涑水也

又西南過左邑縣南（案左邑縣近刻訛作其縣）

涑水又西逕仲郵鄉北又西逕桐鄉城北竹書紀年曰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于翼（案成近刻訛作城）至桐乃返者也（案近刻桐訛作洞下衍鄉字）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者也涑水又西與沙渠水合水出東南近川西北流注于涑水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為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春秋傳曰下國有宗廟謂之國在絳曰下國矣即新城也王莽之兆亭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濬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為激揚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耳水側即狐突遇申生處也春秋傳曰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曰夷吾無禮吾請帝以畀秦對曰神不歆非類君其圖之君曰諾請七日見我于新城西偏及期而往見于此處故傳曰鬼神所憑有時而信矣涑水又西逕王官城北城在南原上（案近刻脫城字）春秋左傳成公十三年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康猶

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故有河曲之戰是矣今世人猶謂其城曰王城也

又西南過安邑縣西

安邑禹都也禹娶塗山氏女思戀本國築臺以望之今城南門臺基猶存余按禮天子諸侯臺門隅阿相降而已未必一如書傳也故晉邑矣春秋時魏絳自魏徙此昔文侯懸師經之琴于其門以爲言戒也武侯二年又城安邑蓋增廣之秦始皇使左更白起取安邑置河東郡王莽更名兆隊（案近刻訛作陽）縣曰河東也有項曼都學道升仙忽復還此河東號曰斥仙漢世又有閔仲叔隱遁市邑罕有知者後以識瞻而去涑水西南逕監鹽縣故城（案此縣即下文所云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者也）城南有鹽池上承鹽水（案近刻訛作水承之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地理志曰山在安邑縣南（案近刻訛作東）海外西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案近刻脫國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眞巫禮巫抵巫謝巫羅（案近刻盼作朌眞作貞禮作孔）十巫從此升降

百藥爰在郭景純曰言羣巫上下靈山採藥往來也蓋神巫所遊故山得其名矣谷口嶺上（案上近刻訛作口）有巫咸祠其水又逕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鹽池地理志曰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愼謂之鹽（案近刻訛作謂之鹽監）長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一十六里從鹽省古聲（案近刻作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從鹽古聲）呂沈曰夙沙初作煮海鹽（案近刻訛作呂寇曰沈沙作煮海謂之鹽）河東鹽池謂之鹽（案近刻訛作謂之解鹽蓋後人所改）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案潭近刻訛作渾）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惟山水暴至雨澍潢潦奔泆（案近刻訛作惟木則暴雨澍甘潦奔洪）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堨水逕防其淫濫謂之鹽水亦謂之爲堨水（案近刻脫謂之二字此句之下有也故二字）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也澤南面層山天巖雲秀地谷淵深（案近刻淵深訛作池谷深泉）左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路出其中名之曰徑南通上陽北暨鹽澤（案暨近刻訛作臨）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春秋成公六年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溉曰沃鹽鹽池也（案此四字近刻訛作

鹽鹽也三字）土俗裂水沃麻（案近刻訛作土人鄉俗引水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鹺也（案鹹近刻訛作鹽）而味苦號曰鹽田鹽盬之名始資是矣本司鹽都尉治領兵千餘人守之周穆王漢章帝竝幸安邑而觀鹽池故杜預曰猗氏有鹽池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

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

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春秋文公七年晉敗秦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闞駰曰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縣南對澤即猗頓之故居也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于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閒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于猗氏故曰猗頓也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杜元凱春秋釋地云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余按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四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

狐桑泉臼衰皆降于秦師（案于近刻訛作焉）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案曰字近刻訛在春字上）桑泉臼衰竝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于杜氏單文孤證矣涑水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春秋晉惠公以秦返國許秦以河外五城內及解梁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春秋僖公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伯使燭之武謂秦穆公曰（案近刻脫穆字）晉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者也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涑水又西南逕張陽城東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張城南鄭者也（案張城近刻訛作張陽城）漢書之所謂東張矣高祖二年曹參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軍東張（案孫下近刻衍林字）大破之蘇林曰屬河東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爲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

對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溪萬仞方嶺雲迴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山之表翠柏蔭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鸖蕭也發于上而潛于下矣厥頂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疎銅芸紫菀之族也是以緇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巘勢多懸絕來去者咸援蘿騰崟尋葛降深于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縻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水白山（案白近刻訛作泉）北流五里而伏云潛通澤渚所未詳也西陂即張澤也

西北去蒲坂十五里東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冬夏積水亦時有盈耗也

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屈南到平陶縣東北東入于汾

文水逕大陵縣故城西而南流有泌水注之縣西南山下武氏穿井給養井至幽深後一朝水溢平地（案近刻訛作泌）東南注文水文水又南逕平陶縣之故城東西逕其城內南流出郭王莽更曰多穰也文水又南逕縣右會隱泉口水出謁泉山之上頂（案近刻脫出字）俗云陽

雨愆時是謁是禱故山得其名非所詳也其山石崖絕險壁立天固崖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室有層松飾巖列柏綺望惟西側一處得歷級升陟頂上平地十許頃沙門釋僧光表建二剎泉發于兩寺之間東流逕石崁注山下又東潛堨隱沒而不恆流故有隱泉之名矣雨澤豐澍則通入文水文水又南逕茲氏縣故城東爲文湖東西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謂之西湖（案近刻訛作西河）在縣東十里湖之西側臨湖又有一城謂之潴城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潴藍即水以名城也文湖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案晉書地道記太康地記西河有中陽城（案近刻訛作縣）舊縣也文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水西出狐岐之山（案西出近刻訛作出西）東逕六壁城南魏朝舊置六壁于其下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太和中罷鎮仍置西河郡焉勝水又東合陽泉水水出西山陽溪東逕六壁城北又東南流注于勝水勝水又東逕中陽故城南又東合文水文水又東南入于汾水也

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東過其縣北

縣故秦置也漢高帝更封祈陽侯舉爲侯國王莽之茲同也魏黃初二年分太原復置西河郡晉徙封陳王斌于西河故縣有西河繆王司馬子政廟（案近刻脫分太原至故縣有凡二十字又擾攘訛作搔攘）碑文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以咸寧三年（案近刻作四年）改命爵土明年（案近刻作其年）十二月喪國臣太農閻崇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以述勳德碑北廟基尚存也

又東入于汾

水注文湖不至汾也

洞過水出沾縣北山（案魏書地形志作同過云五水合道故曰同過近刻過作渦）

其水西流與南溪水合水出南山西北流注洞過水洞過水又西北黑水西出山三源合舍（案近刻訛作三合源舍）同歸一川東流南屈逕受陽縣故城東（案近刻脫逕字）按晉太康地記樂平郡有受陽縣盧諶征艱賦所謂歷受陽而總轡者也其水又西南入洞過水洞過水又西蒲水南出蒲谷北流注之洞過水又西（案近刻訛作于洞過又西）

與原過水合近北便水源也（案近刻訛作北便水源也）逕水西阜上有原過祠蓋懷道協靈受書天使憂結宿情傳芳後日棟宇雖淪攢木猶茂故水取名焉（案故下近刻有脫二字衍）其水南流注于洞過水也

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

榆次縣故涂水鄉（案涂近刻訛作塗下塗陽同）晉大夫智徐吾之邑也春秋昭公八年晉侯築虒祁之宮有石言晉之魏榆服虔曰魏晉邑榆州里名也漢書曰榆次十三州志以爲涂陽縣矣王莽之太原亭也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智伯瑤于其下刎腹絕腸折頸摺頤處也（案近刻頸訛作頭摺訛作播）其水又西南流逕武灌城西北（案灌近刻訛作觀）盧諶征艱賦曰逕武館之故郛問厥塗之遐近（案涂近刻訛作塗）洞過水又西南爲淳湖謂之洞過澤（案澤近刻訛作津）澤南（案近刻訛作而）涂水注之水出陽邑東北大嵰山涂谷西南逕蘿蘑亭南與蔣谷水合水出縣東南蔣溪魏土地記曰晉陽城東南百一十里至山有蔣谷大道度軒車嶺通于武鄉水自蔣溪西北流西逕箕城北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杜預釋

地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與邯鄲榆次陽邑者也王莽之繁穰矣蔣溪又西合涂水亂流西北入洞過澤也

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

劉琨之爲并州也劉曜引兵邀擊之（案劉曜近刻訛作劉淵）合戰于洞過即是水也

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山

縣故唐國也春秋左傳稱唐叔未生其母邑姜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呂氏春秋曰叔虞與成王居王援桐葉爲珪以授之曰吾以此封汝虞以告周公周公請曰天子封虞乎王曰余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時唐滅乃封之于唐縣有晉水後改名爲晉故子夏敘詩稱此晉也而謂之唐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也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並言晉水出龍山一名結絀山（案名近刻訛作水）在縣西北非也山海經曰懸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晉水以灌晉陽（案以近刻訛作水）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

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于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遊宦子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于晉川之中最爲勝處

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汾水

洺水分爲二派（案近刻訛作汾水分爲二流）北瀆卽智氏故渠也昔在戰國襄子保晉陽智氏防山以水之城不沒者三版與韓魏望歎于此故智氏用亡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周灌溉（案灌近刻訛作溉）漢末赤眉之難郡掾劉茂負太守孫福匿于城門西下空穴中其夜奔盂卽是處也東南出城流注于汾水也其南瀆于石塘之下伏流逕舊溪東南出逕晉陽城南城在晉水之陽故曰晉陽矣（案近刻脫故字）經書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杜預曰大鹵晉陽縣也爲晉之舊都春秋定公十三年趙鞅以晉陽叛後乃爲趙矣其水又東南流入于汾

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

湛水出軹縣南原湛溪（案近刻訛作源湛）俗謂之椹水也（案近刻訛作湛）是熹聲形盡鄰故字讀俱變同于三豕之誤耳其水自溪出南流

東過其縣北又東過波縣之北（案近刻波訛作皮）

湛水南逕向城東而南注

又東過毋辟邑南

原經所注（案原本及近刻訛作源）斯乃湨川之所由（案湨原本及近刻訛作溴今改正湨水詳見卷七濟水內）非湛水之闕證也是乃經之誤證耳（案近刻脫乃字）湛水自向城東南逕湛城東時人謂之椹城（案近刻湛城訛作椹城）亦或謂之隰城矣溪曰隰澗隰城在東言此非矣後漢郡國志曰河陽縣有湛城是也

又東南當平縣之東北（案平縣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平陰縣考河水注云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又東湨水入焉此注云湨川之所由不得爲平陰明矣今訂正）南入于河

湛水又東南逕鄧南流注于河故河濟有鄧津之名矣（案鄧津在孟津西河水自西而東先得清水次至孟津次至平陰乃得湨水又先得湛水次至平縣下得湛水平縣下得湨水經敘清水于平陰下敘湛水于平縣下皆于地望不符故道元辨其非）

水經注卷六

水經注卷七

後魏酈道元撰

濟水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案近刻脫此四字）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澤（案秦近刻訛作泰）郭景純云聯沇聲相近卽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城孔安國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者齊也（案近刻脫此三字）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案名下近刻衍也字）所出不同鄉原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軹縣西（案原近刻訛作源）北平地（案軹縣近刻訛作溫城）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案近刻脫東字）昔晉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卽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案漢書地理志軹縣孟康曰原鄉晉文公所圍是也此後鄉卽承上文軹縣言）杜預曰沁水縣西北有原城者是也（案沁近刻訛作沇又是字訛在也字下）南流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案西字近刻訛作而）東流水注之（案注字近刻訛作流）本出西南東北流注于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爲衍水卽沇水也衍沇聲相近轉呼失實也（案轉近刻作傳）濟水又東南逕絺城北而出于溫矣（案絺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郗今考左傳蘇忿生之田絺其一也後漢志波縣有絺城在今懷慶府西南三十里）其一水枝津南流注于湨湨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案近刻脫湨字）俗謂之爲白澗水南逕原城西春秋會于湨梁謂是水之墳梁也爾雅曰梁莫大于湨梁梁水堤也湨水又東南逕陽城東與南源合水

出陽城南溪陽亦樊也一曰陽樊國語曰王以陽樊賜晉陽人不服文公圍之倉葛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君而殘之無乃不可乎公乃出陽人春秋樊氏叛惠王使虢公伐樊執仲皮歸于京師即此城也其水東北流與㶏流水合水出軹關南東北流又北注于湨(案湨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溴今改正)謂之㶏流口湨水又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左會濟水枝渠湨水又東逕鍾繇塢北世謂之鍾公壘又東南塗溝水注之水出軹縣西南山下北流東轉入軹縣故城中又屈而北流出軹郭漢文帝元年封薄昭爲侯國也又東北流注于湨湨水又東北逕波縣故城北漢高帝封公上不害爲侯國(案湨水所逕乃今濟源縣東南二十里即波城不害封城侯或波訛作沒)湨水又東南流天漿澗水注之水出軹南華(案近刻訛作華下同)向城北城在臯上(案近刻脫城字)俗謂之韓王城非也京相璠曰或云今河內軹西有城名向(案城近刻訛作地)今無杜元凱春秋釋地亦言是矣蓋相襲之向故不得以地名而無城也闞駰十三州志曰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國也傳曰向姜不安于莒而歸者矣汲

郡竹書紀年曰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即是城也其水有二源俱導各出一溪東北流合爲一川名曰天漿溪又東北逕一故城俗謂之冶城(案冶近刻訛作治下同)水亦曰冶水又東流注于湨湨水又東南流右會同水水出南原下(案原近刻訛作源)東北流逕白騎塢南塢在原上爲二溪之會北帶深隍三面阻險惟西版築而已東北流逕安國城西又東北注湨水湨水東南逕安國城東又南逕毋辟邑西世謂之無比城亦曰馬髀城皆非也朝廷以居廢太子謂之河陽庶人湨水又南注于河

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

濟水于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之邑也春秋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虢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虢公臺基趾尚存濟水南流注于河郭緣生述征記曰濟水(案近刻脫水字)河內溫縣注于河蓋沿歷之實證非爲謬說也濟水故瀆于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城北又東逕虢公冢北皇覽曰虢公冢在

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

屈從縣東南流過隤城西(案隤近刻訛作墳下同)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

濟水故瀆東南合奉溝水水上承朱溝于野王城西東南逕陽鄉城北(案此下近刻重又東南逕陽鄉城此九字)又東南逕李城西秦攻趙鄗鄲且降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勝分家財饗士得敢死者三千人李同與赴秦軍秦軍退同死(案近刻作李同死)封其父爲李侯故徐廣曰河內平皋縣有李城即此城也于城西南爲陂水淹地百許頃蒹葭萑葦生焉號曰李陂又逕隤城西屈而東北流逕其城北又東逕平皋城南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桓公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以其在河之皋勢處平夷(案近刻訛作勢平夷)故曰平皋瓚注漢書云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不至此也(案近刻脫也字)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不皋是邢丘非國也余按春秋宣公六年赤狄伐晉圍邢丘昔晉侯送女于楚送之邢丘即是此處也非

無城之言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三年鄭城邢丘司馬彪後漢郡國志云縣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矣漢高帝七年(案近刻訛作六年)封碭郡長項佗爲侯國(案佗近刻訛作他)賜姓劉氏武帝以爲縣其水又南注于河也

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礫溪南(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又東至北礫溪南北字後人所加漢書地志顏師古引水經無北字又詳注內)東出過滎澤北(案滎澤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榮澤今考此即注內所謂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者也)

釋名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洪爲滎澤尚書曰滎波既瀦孔安國曰滎澤波水已成遏瀦(案遏近刻訛作過字)闞駰曰滎播(案近刻訛作滎波)澤名也故呂忱云播水在滎陽謂是水也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之世司空伏恭薦樂浪人王景字仲通好學多藝善能治水顯宗詔與謁者王吳(案吳原本及近刻訛作吳下同今改正)始作浚儀渠吳用景法水乃不害此即景吳所脩故瀆也(案近刻訛作)渠流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明帝永平十

五年東巡至無鹽帝嘉景功拜河堤謁者(案此下近刻有英字)靈帝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石銘云建寧四年十一月黃場石也而主吏姓名磨滅不可復識(案朱謀㙔云玉海引水經注浚儀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爲大溝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陳留風俗傳曰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續述征記曰汴渠儀而分汴東注謂之南渠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石銘云建寧四年十一月黃場石)魏太和中又更脩之撤故增新石字淪落無復在者水北有石門亭戴延之

所云新築城城周三百步（案城周近刻訛作周城）滎陽太守所鎮者也水南帶三皇山（案近刻脫皇字）即皇室山亦謂之爲三室山也濟水又東逕西廣武城北（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廣武二城故山及滎濟澤入皆滎陽縣之河不得與濟索今改正）郡國志滎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胸處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濟水又東逕東廣武城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楚項羽城之漢破曹咎羽還廣武爲高壇（案近刻訛作壇云宋本作壇）置太公其上曰漢不下吾烹之高祖不聽將害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但益怨耳羽從之今名其壇曰項羽堆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于其上婁煩精魄喪歸矣濟水又東逕敖山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案今詩作搏獸于敖）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仲丁自亳遷囂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于其中故亦曰敖倉城也濟水又東合滎瀆（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滎瀆近刻訛作滎澤）瀆首受河水（案首近刻訛作水）有石門謂之爲滎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導自此始也門南際河有故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誨疏達河川遹荒庶土（案遹近刻訛作遙）往大河衝塞（案塞近刻訛作寒云）侵齧金堤以竹籠石葺土而爲堨（案近刻訛作堨下衍葺字）壞隤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爲障功業既就徭役用息未詳詔書許誨立功府卿（案卿近刻訛作鄉）規基經始詔策加命（案策近刻訛作業）遷在沇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纘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懞濤怒湍急激

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所常憂昔崇鯀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于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議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勳之嘉課上德之弘表也昔禹脩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安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于後其辭云云使河堤謁者山陽東緡司馬登（案近刻訛作經）字伯志代東萊曲成王誨（案曲成近刻訛作典城）字孟堅河內太守宋城向豹（案近刻訛作守城向豹）字伯升丞汝南鄧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堤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頌石銘歲遠字多淪缺其所滅蓋闕如也滎瀆又東南流注于濟（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改正）今無水次東得宿須水口水受大河渠側有扈亭水（案亭近刻訛作城）自亭東南流注于濟今無水宿須在河之北不在此也蓋名同耳自西緣帶山隰秦漢以來亦有通否濟水與河渾濤東注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將通之不果而還義熙十三年劉公西征又命寧朔將軍劉遵考仍此渠而漕之始有激湍東注而終山崩壅塞劉公于北十里更鑿故渠通之今則南瀆通津（案今近刻訛作合）川澗是導耳濟水于此又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三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即是水也音卞（案音近刻訛作昔）京相璠曰在敖北濟水又東逕滎陽縣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濟水分河東南流過滎陽縣北也）曹太祖與徐榮戰不利曹洪授馬于此處也濟水又東礫石溪水注之（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礫溪上又加南字南謂爲首云上有此礫溪故此爲南礙溪石字衍下云世謂之礫石澗石字非衍明矣經言濟于滎陽縣下此亦言于滎陽縣下並有滎陽縣文後人不察前屬經文後而竝文故妄加南北二字耳）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也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東北流歷敖山南春秋晉楚之戰設伏于敖前謂是也北逕虢亭北沚水又東北逕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溪矣經云濟出其南非也（案濟東流而礫溪東北注之則濟在其北經不當云濟出其南故道元辯之）濟水又東索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與東關水同源分流（案東關近刻訛作分水）即古旃然水也（案近刻脫然字）其水東北流器難之水注之山海經曰少陘之山器難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役水即此水也其水北流逕金亭又北逕京縣故城西入于旃然之水城故鄭邑也莊公以居弟段號京城大叔祭仲曰京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城北有埿山岡趙世家成侯二十年魏獻滎陽因以爲壇臺岡也其水亂流北逕小索亭西京相璠曰京有小索亭世語以爲大索氏兄弟居此故號小索者也又爲索水索水又北逕大柵城東晉滎陽民張卓董邁等遭荒鳩聚流雜保固（案近刻訛作流雜壁固）名爲大柵塢至太平眞君八年豫州刺史崔白（案白近刻訛作栢）自虎牢移州治此又東開廣舊城創制改築焉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邑省州置鄭州索水又屈而西流與梧桐澗水合水出西南梧桐谷東北流注于索斯水亦時有通塞而不常流也索水又北屈東逕大索城南春秋傳曰鄭子皮勞叔向于索氏（案近刻訛作水）即此城也晉地道志所謂京有大索小索亭漢書京索之間也索水又東逕號亭南應劭曰滎陽故號公之國也今號亭是矣司馬彪（案近

刻譌作叔馬郡國志曰縣有虢亭俗謂之平桃城案桃近刻譌作
眺城內有大冢名管叔冢或亦謂之爲虢眺城非也
蓋號虢字相類字轉失實也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
項羽戰于京索遁于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
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此鳩故作鳩
杖以扶老案廣志楚鳩一名嘷啁號眺之名蓋因鳩
以起目焉所未詳也索水又東北流須水右入焉水
近出京城東北二里榆子溝亦曰案榆溝也又或謂
之爲小索水東北流木黎溝水注之水上承京城南
淵世謂之車輪淵淵水東北流謂之木黎溝又東北
入于須水須水又東北流于滎陽城西南北注索索
水又東逕滎陽縣故城南漢王之困滎陽也紀信曰
臣詐降楚王宜間出信乃乘王車出東門稱漢降楚
楚軍稱萬歲震動天地王與數十騎出西門得免楚
圍羽見信大怒遂烹之信冢在城西北三里故蔡伯
喈述征賦曰過漢祖之所隘弔紀信于滎陽其城跨
倚岡原居山之陽王莽立爲新隊案隊近刻譌作隧備周六
隊之制魏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

郡縣自滎關以東案縣字近刻譌在郡字上創建滎陽郡并戶二
萬五千以南鄉筑陽亭侯李勝字公昭案昭近刻譌作照爲郡
守故原武典農校尉案故近刻譌作領政有遺惠民爲立祠
于城北五里號曰李君祠廟前有石蹠蹠上有石的
石的銘具存其略曰百族欣戴咸推廉誠令猶祀禱
焉索水又東逕周苛冢北漢祖之出滎陽也令御史
大夫周苛守之項羽拔滎陽獲苛曰吾以公爲上將
軍封三萬戶侯能盡節乎苛瞋目罵羽羽怒烹之索
水又東流北屈西轉北逕滎陽城東而北流注濟水

杜預曰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汳春秋襄公十
八年楚伐鄭右師涉穎次于旃然闕是水也濟渠水
斷汳溝惟承此始故云汳受旃然矣案汳近刻譌作皈亦謂
之鴻溝水蓋因漢楚分王指水爲斷故也郡國志曰
滎陽有鴻溝水是也蓋因城地而變名爲川流之異
目濟水又東逕滎澤北案此卽經所謂東出滎澤北也原本及近刻並作滎陽
澤陽字衍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
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
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

代鄭西濟于濟隧杜預闕其地而曰水名也案近刻譌作而
名之水也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衆澤中北流至衡雍
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往
復徑通矣案徑近刻譌作逕出河之濟卽陰溝之上源也濟隧
絶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自于岑造八激
堤于河陰水脉徑斷故瀆難尋又南會于滎澤然水
既斷民謂其處爲滎澤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滎澤
而屠懿公弘演報命納肝處也有垂隴城濟瀆出其
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者也京相璠曰
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垂隴城案近刻脫垂字郎
此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
隴之名矣濟瀆又有沙城案瀆近刻譌作濟城左佩濟瀆竹
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王會鄭釐侯于巫沙者也濟
瀆有故城世謂之水城案近刻脫之字又此句之下衍非也二字史記秦
昭王三十二年案近刻譌作四十二年魏冉攻魏走芒卯入北
宅卽故宅陽城也竹書紀年曰惠成王十三年案近刻脫
成字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
者也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齊鄭伐衛荀瑤城宅陽

俗言水城非矣濟水自澤東出卽是始矣王隱曰河
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堤矣謂此濟也案近刻譌作北濟也
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
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
故釐城也濟水右合黃水案右近刻譌作又水發源京縣黃
堆山案近刻譌作推山東南流名祝龍泉泉勢沸湧狀若巨
鼎揚湯案近刻譌作湯湯西南流謂之龍項口世謂之京水
也又屈而北注魚子溝水入焉水出石暗澗東北流
又北與遐還水合水出西溪東流水上有連理樹其
樹柞櫟也案近刻脫樹字南北對生凌空交合溪水歷二樹
之間東流注于魚水魚水又屈而西北注黃水黃水
又北逕高陽亭東又北至故市縣重泉水注之水出
京城西南少陘山案少陘近刻譌作小陘東北流又北流逕高
陽亭西東北流注于黃水又東北逕故市縣故城南
漢高帝六年案漢近刻譌作漢封閻澤赤爲侯國河南郡之
屬縣也案河南郡之四字近刻脫黃水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爲二
水一水北入滎澤下爲船塘俗謂之郟城陂東西四
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案近刻譌作甲辰

天子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卽黃雀
溝矣穆天子傳曰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者也又東
北與靖水枝津合二水之會爲黃淵案近刻譌作黃泉北流注
于濟水

又東過陽武縣南案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縣北考南濟在陽武南其在陽武北者乃北濟觀道元于此下敘南濟所逕而北濟則遲敘於後封丘下經文作縣南明矣今改正

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蒗蕩渠出
焉濟水又東北流南濟也逕陽武縣故城南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今考上下文乃注內敘南濟所逕而此句則釋經所謂東過陽武縣南也王莽

更名之曰陽桓矣又東為白馬淵淵東西二里南北
百五十步淵流名為白馬溝 案近刻淵作泉脫馬字 又東逕房
城北穆天子傳曰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疑即
斯城也郭注以為趙邑房子也余謂穆王里鄭甫而
郭以趙之房邑為疑更為非矣濟水又東逕封丘縣
南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此注內敘濟所逕 又東逕大梁城北
又東逕倉垣城又東逕小黃縣之故城北縣有黃亭
說濟又謂之曰黃溝 案此句之上當有脫文 縣故陽武之東
黃鄉也故水以名縣 案此句亦有脫誤 沛公起兵野戰喪皇

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
是丹蛇自水濯洗 案蛇近刻訛作虵 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
髮焉故謂曰昭靈夫人因作寢以寧神也濟水又東
逕東昏縣故城北 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亦注內敘南濟所逕 陽
武縣之戶牖鄉矣漢丞相陳平家焉平少為社宰以
善均肉稱今民祠其社平有功于高祖封戶牖侯是
後置東昏縣也王莽改曰東明矣濟水又東逕濟陽
縣故城南 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亦注內敘南濟所逕 故武父城
也城在濟水之陽故以為名王莽改之曰濟前者也
光武生濟陽宮光明照室即其處也東觀漢記曰光
武以建平元年生于濟陽縣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
穗大于凡禾縣界大熟因名曰秀

又東過封丘縣北

北濟也 案此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濟自滎澤流出有南濟北濟之分南濟行陽武封丘濟陽冤朐定陶之南而不逕其北北濟則行陽武封丘濟陽冤朐定陶之北而不逕其南作水經者敘濟水東過陽武南封丘北平丘南濟陽北冤朐定陶南道元不顯言其非因于過嘉其南下敘南濟逕陽武封丘濟陽南于歸封丘北平丘南濟陽北下皆以北濟釋之于過冤朐定陶南下又敘南濟所逕其北濟之逕冤朐定陶北則補敘于從乘氏縣東北流入鉅野澤下新號外敘注內分南濟北濟各有條理自在

多訛為經于是愈益舛錯不可讀今詳為訂正 自滎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
脩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年鄭子然盟于脩澤者也
鄭地矣杜預曰卷東有武脩亭濟水又東逕原武縣
故城南 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原武在陽武封丘之西乃注內敘北濟所逕不得與經竝今改正 案春秋之原圃也穆天子傳曰祭父自圃鄭
來謁天子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
是也王莽之原桓矣濟瀆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
東絕長城 案此下近刻衍築也二字 按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
二年龍賈率師築長城于西邊自亥谷以南鄭所城
矣竹書紀年云是梁惠成王十五年築也 案近刻脫成字 郡
國志曰長城自卷逕陽武到密者是矣濟瀆又東逕
酸棗縣之烏巢澤澤北 案近刻脫一澤字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烏巢澤在陽武東封丘西亦注內敘北濟所逕 有故市亭 案近刻脫市字 晉太康地
記曰澤在陵貫之東南昔曹太祖濟許攸之策破袁
紹運處也濟瀆又東逕封丘縣北 案近刻脫北字 南燕縣之
延鄉也其在春秋為長丘焉應劭曰左傳宋敗狄于
長丘獲長狄緣斯是也漢高帝封翟盱為侯國 案近刻脫北三字
濮水出焉濟瀆又東逕大梁城之赤亭北而東

注

又東過平丘縣南

北濟也 案此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田儋死處
也又有曲濟亭皆臨側濟水者 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下三字訛作經上三字仍屬注文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原本及近刻並脫北字下二字訛作經今補正 自武父城北 案此下原本及近刻並衍國稱曰三字因下文即引國稱陳留風俗傳曰云云而致衍 闞駰曰在縣西
北鄭邑也東逕濟陽縣故城北圈稱陳留風俗傳曰
縣故宋地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濟陽漢
景帝中六年 案中下近刻衍元字 封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應
劭曰濟川今陳留濟陽縣 案近刻脫留字 是也

又東過冤朐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

南濟也 案此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濟瀆自濟陽縣故城南東
逕戎城北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杜預曰陳留
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是也濟水又東北菏水東出焉
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濟別非為菏值冤朐之西乃注內敘南濟所逕 濟水又

東北逕冤朐縣故城南呂后元年封楚元王子劉埶
為侯國王莽之濟平亭也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
南 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魏冉冢陵昔值冤朐之東定陶之西亦注內敘南濟所逕 冉秦宣太后弟也代客卿壽燭為相封于穰益封
于陶號曰穰侯富于王室范雎說秦秦王悟其擅權
免相就封出關輜車千乘卒于陶而因葬焉世謂之
安平陵墓南崩碑尚存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
南 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漢哀帝父也帝即位母丁太后
建平二年崩上曰宜起陵于恭皇之園遂葬定陶貴
震山東王莽秉政貶號丁姬開其槨戶火出炎四五
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槨中器物公卿遣子
弟及諸生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
王母傅太后墳及丁姬冢二旬皆平莽又周棘其處
以為世戒云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于丁姬竁中今
其墳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數周面開重門南
門內夾道有崩碑二所世尚謂之丁昭儀宗又謂之
長隧陵蓋所毀者傅太后陵耳丁姬墳墓事與書違
不甚過毀未必一如史說也墳南 案墳近刻訛作墳 魏郡治

也世謂之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寢也濟
水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側城
東注案此下近刻衍也字縣故三䟽國也湯追桀伐三䟽即此
周武王封弟叔振鐸之邑故曹國也漢宣帝甘露二
年更濟陰為定陶國王莽之濟平也戰國之世范蠡
既雪會稽之恥乃變姓名寓于陶為朱公以陶天下
之中諸侯四通貨物之所交易也治產致千金富好
行德子孫修業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曰陶朱公也

又屈從縣東北流

南濟也案此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又東北右合菏水案菏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河下同水上承濟水于濟陽縣東世謂之五丈溝
又東逕陶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陶丘在定陶西南案近刻訛作西南有陶丘陶丘亭在南墨子以為釜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者也尚書
所謂導菏水自陶丘北謂此也菏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氾水氾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郡南
爾雅曰濟別為濋呂忱曰水決復入為氾案爾雅乃氾字音似與此處氾水下云取其氾愛者異義元訛引廣異名也氾水又東合于菏
瀆昔漢祖既定天下即帝位于定陶氾水之陽張晏
曰氾水在濟陰界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也氾水之
名案近刻脫之字于是乎在矣菏水又東北案菏原本訛作河近刻訛作氾
逕定陶縣南又東北右合黃水枝渠渠上承黃溝東
北合菏而北注濟瀆也

水經注卷七

水經注卷八

後魏酈道元撰

濟水案二字原本訛在經文又東上近刻又增濟水二三字表目

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

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案原本訛作二十八年近刻訛作三十四年今據左傳改正分曹地東傅于濟濟水自是東北流案近刻訛作北東流

出鉅澤

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案此十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入注內按出鉅澤下今考下云經所謂濟水自乘氏縣兩分東北入于鉅野也可證此屬經文

南為菏水北為濟瀆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逕乘氏縣與
濟渠濮渠合北濟自濟陽縣北東北逕煮棗城南郡
國志曰冤朐縣有煮棗城即此也漢高祖十二年封
革朱為侯國北濟又東北逕冤朐縣故城北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前卷注內敘北濟至濟陽止此復補敘濟陽以下北濟所逕 又東北
逕呂都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祁都也又東北逕
定陶縣故城北漢景帝中六年案此三字近刻作中元六年又訛在東注下以濟水出其北東注分梁于定陶置濟陰國指北
濟而定名也案近刻國訛作邦北訛作為 又東北與濮水合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上承濟水于封丘縣即地理志所謂
濮渠水首受濟者也闞駰曰首受別濟即北濟也其
故瀆自濟東北流左迆為高梁陂方三里濮水又東
逕匡城北孔子去衛適陳遇難于匡者也又東北左
會別濮水受河于酸棗縣故杜預云濮水出酸棗縣
首受河竹書紀年曰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
河水溢酸棗郛漢世塞之故班固云文堙棗野案近刻訛作大堙隄棗也今無水其故瀆東北逕南北二棣城閒左傳
襄公五年楚子囊伐陳公會于城棣以救之者也濮

渠又東北逕酸棗縣故城南韓國矣圖稱曰昔天子
建國名都或以令名案令近刻訛作合或以山林故豫章以
樹氏郡案近刻訛作邦酸棗以棘名邦故曰酸棗也漢官儀
曰舊河堤謁者居之城西有韓王望氣臺孫子荊故
臺賦敘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故
老云案故近刻訛作國韓王聽訟觀臺高十五仞雖樓榭泯
滅然廣基似于山嶽召公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
而臺觀僭崇數盈于世以鑒來今故作賦曰蔑丘陵
之邐迤亞五嶽之嵯峨言壯觀也城北韓之市地也
聶政為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遂皮面而死案皮近刻訛作披其姊哭之于此城內有後漢酸棗令劉孟陽碑
濮水北積成陂案積近刻訛作債陂方五里號曰同池陂又
東逕胙亭東注故胙國也富辰所謂邢茅胙祭周公
之胤也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南案近刻訛作內故南燕姞姓
之國也有北燕故以南氏縣東為陽清湖陂南北五
里東西三十里亦曰燕城湖逕桃城南即戰國策所
謂酸棗虛桃者也案虛桃近刻訛作桃虛脫者字漢高帝十二年封
劉襄為侯國而東注于濮俗謂之朝平溝濮渠又東

北又與酸水故瀆會酸瀆首受河于酸棗縣東逕酸
棗城北延津南謂之酸水竹書紀年曰秦蘇胡率師
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者也酸瀆水又東北逕
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春秋定
公八年公會晉師于瓦魯尚執羔自是會始也又東
南會于濮世謂之百尺溝濮渠之側有漆城竹書紀
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鄲伐衛取漆富丘城之者也
或亦謂之宛濮亭案宛近刻作苑下同又訛在濮字下春秋甯武子與
衛人盟于宛濮杜預曰長垣西南案西近刻訛作而近濮水

也京相璠曰衞地也似非關究〔案近刻訛作完〕而不知其所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五年公子景賈率師伐鄭韓明
戰于陽我師敗逋澤北有垢陵亭〔案近刻脫有字〕亦或謂之
大陵城非所究也又有桂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
七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逋亦曰桂
陵案史記齊威王使田忌擊魏敗之桂陵齊于是彊
自稱爲王以令天下濮渠又東逕蒲城北故衞之蒲
邑孔子將之衞子路出于蒲者也韓子曰魯以仲夏
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
器焉余案家語言仲由爲郈宰〔案近刻訛作蒲宰〕脩溝瀆與

之簞食瓢飲夫子令賜止之無得宰又入其境三稱
其善身爲大夫終死衞難濮渠又東逕韋城南卽白
馬縣之韋鄉也史遷記曰夏伯豕韋之故國矣城西
出而不方城中有六大井皆隧道下俗謂之江井也
有馳道自城屬于長垣濮渠東絕馳道東逕長垣縣
故城北衞地也故首垣矣秦更從今名王莽改爲長
固縣陳留風俗傳曰縣有防垣故縣氏之孝安帝以
建光元年封元舅宋俊爲侯國縣有祭城濮渠逕其
北鄭大夫祭仲之邑也杜預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
祭城者也圖稱又言長垣縣有羅亭故長羅縣也漢
封後將軍常惠爲侯國也地理志曰王莽更長羅爲惠
澤後漢省并長垣有長羅澤卽吳季英牧豬處也又
有長羅岡蘧伯玉岡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伯
鄉一名新鄉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冢曹大家東征賦
曰到長垣之境界兮察農野之居民覩蒲城之丘墟
兮生荊棘之蓁蓁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潤其丘
墳〔案墳近刻訛作壟〕惟令德之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昔吳

季札聘上國至衞觀典府賓亭父疇以衞多君子也
濮渠又東分爲二瀆北濮出焉濮渠又東逕須城北
衞詩云思須與漕也毛云須衞邑矣鄭云自衞而東
逕邑故思濮渠又北逕襄丘亭南竹書紀年曰襄王
七年韓明率師伐襄丘九年〔案近刻訛作十年〕楚庶章率師
來會我次于襄丘者也濮水又東逕濮陽縣故城南
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
濮水而死矣後衞靈公將之晉而設舍于濮水之上
夜聞新聲召師涓受之于是水也濮水又東逕濟陽
離狐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瑞狐也郡國志曰故屬
東郡濮水又東逕葭密縣故城北竹書紀年元公三
年〔案近刻訛作幽王十三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案幽公近刻訛作文〕
公取葭密〔案取近刻訛作郰〕遂城之濮水又東北逕鹿城南
郡國志曰濟陰乘氏縣有鹿城鄉〔案鹿近刻訛作表〕春秋僖
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預謂此亭也濮水又東
與句瀆合〔案近刻脫此二字〕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陽縣東
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也左傳以爲句瀆
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又東入乘氏縣左會濮

水與濟同入鉅野故地理志曰濮水自濮陽南入鉅
野亦經所謂濟水自乘氏縣兩分東北入于鉅野也
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爲〕水上承
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案此下近刻衍爲字〕又北逕闞鄉城西
春秋桓公十有一年經書公會宋公于闞郡國志曰
東平陸有闞亭皇覽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
城中冢高七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絳民名爲
蚩尤旗十三州志曰壽張有蚩尤祠又北與濟瀆合
〔案近刻脫與字〕自渚迄于北口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

太和四年率衆北入掘渠通濟至義熙十三年劉武
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已上又謂之桓公瀆
濟自是北注也春秋莊公十八年經書夏公追戎于
濟西京相璠曰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是也
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
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
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注濟〔案注近刻訛作流〕或謂清卽
濟也爲貢濟東北會于汶今枯渠注鉅澤鉅澤北則
清口〔案近刻訛作水〕清水與汶會也李欽曰汶水出太山萊

蕪縣西南入濟是也濟水又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
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卽此處也劉澄之引是山以證
梁父爲不近情矣山之西南有呂仲悌墓河東岸有
石橋橋本當河河移故廁岸也〔案廁近刻訛作側〕古老言此橋
東海呂母起兵所造也山北三里有呂母宅宅東三
里卽濟水濟水又北逕須胊城西〔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城臨側濟水故須胊國也〔案近刻作故國風姓也〕春秋僖公二
十一年子魚曰任宿須胊顓臾風姓也寔司太皞與
有濟之祀〔案此非子魚語當元凱語引耳朱謀㙔云本傳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則子魚之言已竟于此其任宿須胊等語別自是端爲邾人滅須句張本〕
杜預曰須胊在須昌縣西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西
北有胊城者是也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
東臨濟水水東卽無鹽縣界也山西有冀州刺史王
紛碑漢中平四年立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
公羊傳謂之微〔案此下近刻衍在字〕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
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濟水又北分爲
二水其枝津西北出〔案此下近刻有焉字〕謂之馬頰水者也

又北過須昌縣西

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秦以為縣漢高帝十一年封趙衍為侯國濟水于縣趙溝水注之濟水又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西流趙溝出焉東北注于濟馬頰水又逕桃城東春秋桓公十年經書公會衛侯于桃丘衛地也杜預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案近刻脫城字)即桃丘矣馬頰水又東北流逕魚山南(案近刻脫魚字)山即吾山也漢武帝瓠子歌所謂吾山平者也山上有柳舒城(案柳近刻訛作栁)魏東阿王曹子建每登之有終焉之志及其終也葬山西西去東阿城四十里(案城近刻訛作木)其水又東注于濟(案近刻濟上衍濟字)謂之馬頰口也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春秋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案此下近刻衍著也二字)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是下濟水通得清水之目焉(案近刻脫下字)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案濁近刻訛作濟)即此水也

又北過穀城縣西

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齊桓公以魯莊公二十三年城之邑管仲焉城內有夷吾井魏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山出文石陽穀之地春秋齊侯宋公會于陽穀者也縣有黃山臺(案縣近刻訛作穀)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也又有猥水出東南大檻山猥溪(案此下近刻有西猥溪三字衍)西北逕穀城西又北有西流泉出城東近山西北逕穀城北西注猥水以其流西故即名焉又西北入濟水

(案近刻訛作清水)城西北三里有項王羽之冢半許毀壞石碣尚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云冢去縣十五里謬也今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非也余按史遷記魯為楚守漢王示羽首魯乃降遂以魯公禮葬羽于穀城寧得言彼也濟水又北逕周首亭西(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春秋文公十有一年(案一近刻訛作二)左丘明云襄公二年王子成父獲長狄僑如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即是邑也今世謂之盧子城濟北郡治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也

又北過臨邑縣東

地理志曰縣有濟水祠王莽之穀城亭也水有石門以石為之故濟水之門也春秋隱公五年齊鄭會于石門鄭車僨濟即于此也京相璠曰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侯沈玉濟河會于魯濟尋湨梁之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者也杜預曰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又云巫山在平陰東北昔齊侯登望晉軍畏衆而歸師曠邢伯聞烏烏之聲知齊師潛遁人物咸淪地理昭著賢于杜氏東北之證矣今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子堂濟水右迤遏為湄湖(案遏近刻訛作過)方四十餘里濟水又東北逕垣苗城西(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故洛當城

也伏韜北征記曰濟水又與清河合流至洛當者也宋武帝西征長安令垣苗鎮此(案垣苗近刻訛作桓邊)故俗又有垣苗城之稱(案近刻訛作故俗人有桓苗之稱)河水自四瀆口東北流而為濟(案四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泗今改正四瀆口見卷五河水內又濟近刻訛作清)魏土地記曰盟津河別流十里與清水合亂流而東逕洛當城北黑白異流涇渭殊別而東南流注也

又東北過盧縣北

濟水東北與湄溝合水上承湄湖北流注濟爾雅曰水草交曰湄通谷者微𨻶為舍人曰水中有草木交合也郭景純曰微水邊通谷也釋名曰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濟水又逕盧縣故城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濟北郡治也漢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蓋以濟水在北故也濟水又逕什城北城際水湄故邸閣也祝阿人孫什將家居之以避時難因謂之什城焉濟水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東南出山茌縣之分水嶺溪一源兩分泉流半解亦謂之分流交半水南出太山入汶半水出山茌縣西北流逕東太原郡南(案東字近刻訛在逕字上考東太原係劉宋僑置)郡治山[illegible]固

(案山[illegible]作山茌西者非)北與賓溪水合(案近刻訛作與賓谷水合)水出南格馬山賓溪谷(案近刻賓上衍溪字又脫谷字)北逕盧縣故城北陝敦戍南西北流與中川水合謂之格馬口其水又北逕盧縣故城東而北流入濟俗謂之為沙溝水濟水又東北右會玉水(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導源太山朗公谷(案近刻脫一谷字)舊名琨瑞溪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于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秦書云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連樓

累關(案累近刻譌作疊)雖素飾不同竝以靜外致稱卽此谷也水亦謂之琨瑞水也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曰玉水又西北逕獵山東又西北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經書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春秋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案近刻譌作阿)左傳所謂督陽者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漢高帝十一年封高邑爲侯國王莽之安成者也故俗謂是水爲祝阿澗水北流注于濟建武五年耿弇東擊張步從朝陽橋濟渡兵卽是處也濟水又東北濼水入焉(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入譌作出)

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案歷城近刻脫城字)泉源上奮水湧若輪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俗謂之爲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書舜耕歷山亦云在此所未詳也其水北爲大明湖西卽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案此下近刻衍極字)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湖水引瀆東入西郭東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陂水上承東城歷祀下泉(案陂近刻譌作湖)泉源競發(案近刻脫泉字)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州僚賓燕公私多萃其上分爲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逕歷城北西北爲陂謂之歷水與濼水會又北歷水枝津(案此六字近刻譌作自水枝津合水)首受歷水于歷城東東北逕東城西而北出郭又北注濼水又北聽水出焉濼水又北流注于濟謂之濼口也濟水又東北(案此句之下近刻衍一經字據華不注山乃華水之源非濟水所逕疑誤非也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華不注山(案此四字原本及近刻亦竝譌作經)單椒秀澤不連丘陵以自高虎牙

桀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故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案曰字近刻譌在春字上名下復衍也字)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春秋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爲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卽華水也北絕聽瀆二十里注于濟

又東北過臺縣北

巨合水南出雞山西北北逕巨合故城西耿弇之討張步也守巨里卽此城也三面有城西有深坑坑西卽弇所營也與費邑戰斬邑于此巨合水又北合關盧水(案此下近刻衍關盧二字)水導源馬耳山北逕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陵城(案陵近刻譌作陸)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澤中世謂之武原淵(案近刻譌作泉)北逕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案布近刻譌作有)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公九年卽位又不朝十年滅之城東門外有樂安任照先碑濟南郡治也(案近刻脫郡字)漢文帝十六年置爲王國景帝二年爲郡王莽更名樂安(案此下近刻衍郡字)其水又北逕巨合城東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發爲侯國(案此下近刻衍于字)其水合關盧水西出注巨合水(案西近刻譌作而)而巨合水西北逕臺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東郡尉戴野爲侯國王莽之臺治也其水西北流白野泉水注之水出臺城西南白野泉北逕留山西北流而右注巨合水巨合水又北聽水注之水上承濼水東

流北屈又東北流注于巨合水亂流又北入于濟濟水又東北合芹溝水(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水出臺縣故城東南西北流逕臺城東又西北入于濟水

又東北過菅縣南

濟水東逕菅縣故城南漢文帝四年(案近刻譌作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爲侯國右納百脈水(案此下近刻衍百脈二字)水出土鼓縣故城西(案土原本及近刻譌作鼓今據漢書改正)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謂之百脈水其水西北流逕陽丘縣故城中(案陽近刻譌作楊下同)漢孝文帝四年(案文帝近刻譌作景帝)以封齊悼惠王子劉安爲陽丘侯世謂之章丘城非也城南有女郎山山上有神祠俗謂之女郎祠左右民祀焉其水西北出城北逕黃巾固蓋賊所屯故固得名焉百脈水又東北流注于濟濟水又東(案近刻譌作東又)有楊渚溝水出逢陵故城西南二十里(案出逢陵近刻譌作逕於逢陵脫又二十里三字)西北逕土鼓城東又西北逕章丘城東又北逕寧戚城西(案近刻脫戚城二字)而北流注于濟水也

又東過梁鄒縣北

隴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水出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水西北逕其城南王莽之濟南亭也應劭曰縣在般水之陽故資名焉(案故近刻譌作縣)其水又南屈西入隴水隴水北逕其縣西北流至萌水口(案此下近刻衍萌字)水出西南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東北入于隴水隴水又西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水南出長白山東柳泉口(案柳近刻譌作栁)山卽陳仲子夫妻之所隱也孟子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避兄離母家于於陵卽此處也其水又逕於陵縣故城西王莽之於陸也

世祖建武十五年更封則鄉侯侯霸之子昱為侯國案近刻脫之子昱三字其水北流注于瀧水瀧水卽古袁水也故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瀧水又西北逕梁鄒縣故城南又北屈逕其城西漢高祖六年封武虎為侯國其水北注濟城之東北又有時水西北注焉

又東北過臨濟縣南

縣故狄邑也王莽更名利居漢記安帝永初二年改狄今名以臨濟故地理風俗記云案此下近刻衍有字樂安太守治晏謨齊記曰有南北二城隔濟水南城卽被陽縣之故城也北枕濟水地理志曰侯國也如淳曰一作瘦音罷軍之罷也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劉燕之國也今渤海僑郡治濟水又東北逕為淵渚謂之平州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漯沃縣側有平安故城案壽字近刻訛在安字下俗謂之會城非也案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縣侯國也王莽曰鴻睦也應劭曰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平安亭故縣也世尚存平州之名矣濟水又東北逕高

昌縣故城西案地理志千乘郡有高昌縣漢宣帝地節四年封董忠為侯國世謂之馬昌城非也案非近刻訛作北濟水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伏琛齊記曰博昌城西北五十里有南北二城相去三十里隔時濟二水指此為博昌北城非也樂安與博昌薄姑分水俱同西北薄姑去齊城六十里樂安越水差遠驗非尤明班固曰千乘郡有樂安縣應劭曰取休令之名矣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為侯國城西三里有任光等冢光是宛縣人案近刻脫宛字不得為博昌明矣濟水又逕薄姑城北後漢郡國志曰博昌縣有薄姑城地理書曰呂尚封于齊郡薄姑薄姑故城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史遷曰獻公徙薄姑案獻公近刻訛作胡公城內有高臺春秋昭公二十年齊景公飲于臺上曰古而不死何樂如之晏平仲對曰昔爽鳩氏始居之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又因之蒲姑氏又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臣以為古若不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樂卽于是臺也濟水又東北逕狼牙固西而東北流也

又東北過利縣西

地理志齊郡有利縣王莽之利治也晏謨曰縣在齊城北五十里也案齊近刻訛作濟又脫也字

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

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案齊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濟今改正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為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濟非濟入河又東北入海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經言濟水入河則支已錄下仍辨經濟水入河之非可證五字屬注文甚明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濟水仍流不絕經言入河二說並失然河水于濟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郭或以為濟注之卽實非也案卽近刻訛作事尋經脈水不如山經之為密矣

其一水東南流者過乘氏縣南案近刻脫南字

菏水分濟于定陶東北案菏近刻訛作河下同東南右合黃溝枝流俗謂之界溝也北逕巳氏縣故城西案巳近刻訛作元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毛公曰景

山大山也又北逕楚丘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丘亭杜預云楚丘在成武縣西南衛懿公為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曹邑齊桓公城楚丘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卽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玄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又東北逕成武城西又東北逕郈城東疑郈徙也所未詳矣又東北逕梁丘城西案丘近刻訛作山地理志曰昌邑縣有梁丘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宋人齊人會于梁丘者也杜預曰高平昌邑縣西南有梁丘鄉又東北于乘氏縣西而北注菏水菏水又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縣卽春秋之乘丘也故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也漢孝景中五年案中下近刻衍元字封梁孝王子買為侯國也地理志曰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郡國志曰乘氏有泗水此乃菏澤也案菏澤近刻訛作河濟下同尚書有導菏澤之說自陶丘北東至于菏無泗水之文又曰導菏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縣之東北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澤水淼漫俱鍾淮

泗案淮近刻訛作睢故志有睢陵入淮之言以通苞泗名矣然諸水注泗者多不止此可以終歸泗水便得擅通稱也或更有泗水亦可是水之兼其目所未詳也

又東過昌邑縣北

菏水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地理志曰縣故梁也漢景帝中六年案中下近刻衍元字分梁為山陽國案此下近刻衍漢字武帝天漢四年更為昌邑國以封昌邑王髆案髆近刻訛作賀賀廢國除以為山陽郡王莽之鉅野郡也後更為高平郡後漢兗州治案近刻脫治字縣令王密懷金謁東萊州太守

楊震震不受是其恆四知處也大城東北有金城城內有沇州刺史河東薛季像碑（案季近刻訛作李）以郎中拜剡令甘露降園熹平四年遷州明年甘露復降殿前樹從事馮巡主簿華操等相與褒樹表勒棠政次西有沇州刺史茂陵楊叔恭碑（案陵近刻訛作陽）從事孫光等以建寧四年立西北有東太山成人班孟堅碑建和十年尚書右丞拜沇州刺史從事秦閏等（案閏近刻訛作圄）刊石頌德政碑咸列焉

又東過金鄉縣南

郡國志曰山陽有金鄉縣菏水逕其故城南世謂之故縣城北有金鄉山也

又東過東緡縣北

菏水又東逕漢平狄將軍扶濟侯淮陽朱鮪冢（案此十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濟訛作瀆）墓北有石廟菏水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故宋地春秋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緡縣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都者也後漢世祖建武十一年封馮異長子璋爲侯國

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

菏水東逕重鄉城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菏訛作濟）左傳所謂臧文仲宿于重館者也菏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案臺字近刻訛在高字下）其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水也菏水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左傳僖公七年秋盟于甯母謀伐鄭也菏水又東與鉅野黃水合菏澤別名也（案還近刻訛作澤）黃水上承鉅澤諸陂澤有濛淀育陂（案育近刻訛作有）黃湖水東流謂之黃水又有薛訓渚水自渚歷薛村前分爲二流一水東注黃水一水西北入澤即洪水也黃水東南流水南有漢荊州刺史李剛墓剛字叔毅山陽高平人（案平近刻訛作車）熹平元年卒見其碑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椽架高丈餘鏤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側荷梁柱（案荷近刻訛作菏）四壁隱起雕刻爲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作制工麗不甚傷毀黃水又東逕鉅野縣北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故欲置戍于此城城之所在則鉅野澤也衍東北出爲大野矣昔西狩獲麟于是處也皇覽曰山陽鉅野縣（案野近刻訛作澤）有肩髀冢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蚩尤與黃帝戰克之于涿鹿之野身體異處故別葬焉黃水又東逕咸亭北春秋桓公七年經書焚咸丘者也水南有金鄉山（案近刻脫山字）縣之東界也金鄉數山皆空中穴口謂之隧也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數里（案里近刻訛作山下復衍有字）漢司隸校尉魯峻（案峻近刻訛作恭）穿山得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鄉山山形峻峭冢前有石祠石廟四

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文字分明又有石牀長八尺磨瑩鮮明叩之聲聞遠近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敗石牀各取去爲魯氏之後所訟二人並免官焦氏山東即金鄉山也有冢謂之秦王陵山上二百步得冢口塹深十丈兩壁峻峭廣二丈入行七十步得埏門門外左右皆有空可容五六十人謂之白馬空埏門內二丈得外堂外堂之後又得內堂觀者皆執燭而行雖無他雕鏤然治石甚精或云是漢昌邑哀王冢所未詳也東南有范巨卿冢名件猶存（案名件近刻作名在）巨卿名式山陽之金鄉人漢荊州刺史與汝南張劭長沙陳平子石交號爲死友矣黃水又東南逕任城郡之亢父縣故城西夏后氏之任國也漢章帝元和元年別爲任城在北王莽之延就亭也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王莽更之曰順父矣地理志東平屬縣也世祖建武二年封劉隆爲侯國其水謂之桓公溝（案水近刻訛作中）南至方與縣入于菏水菏水又東逕泰梁夾岸積石一里

高二丈言秦始皇東巡所造因以名焉

菏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

澤水所鍾也尚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菏是也（案說文菏字下亦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東觀漢記曰蘇茂殺淮陽太守得其郡營廣樂大司馬吳漢圍茂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陵（案近刻訛作陸）與劉永相會濟陰山陽濟兵于此處也

又東南過沛縣東北

濟與泗亂故濟納互稱矣（案近刻濟訛作沛互訛作于）東觀漢記安平侯蓋延傳曰延爲虎牙大將軍與永爭戰永軍又走（案近刻走作與戰水軍又走）泗水者半復與戰（案復近刻訛作漁）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脩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祠高廟也

又東南過留縣北

留縣故城翼佩泗濟宋邑也春秋左傳所謂侵宋呂留也故紫休伯避地賦曰朝余發乎泗洲夕余宿于留鄉者也張良委身漢祖始自此矣終亦取封焉城內有張良廟也

又東過彭城縣北獲水從西來注之（案獲原本訛作雖近刻訛作雕注）

濟水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北隅不東過也獲水自西注之城北枕水濟泗水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不逕其北也(案其下近刻訛作經)蓋經誤證

又東南過徐縣北

地理志曰臨淮郡漢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縣王莽更之曰淮平縣曰徐調故徐國也(案近刻脫故徐二字)春秋昭公三十年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遂滅徐徐子奔楚楚救徐弗及遂城夷以處之張華博物志錄著作令史茅温所爲送(案此三字當有脫誤未詳)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之異言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于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獵于水側得棄卵銜以來歸孤獨母以爲異(案近刻脫孤字)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寔黃龍也偃王葬之徐中(案葬近刻訛作昔)今見有狗壟焉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案通近刻訛作導)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爲號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鬭遂爲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廟有神靈民人請禱焉依文即事似有符驗但世代綿遠難以詳矣今徐城外有徐君墓昔延陵季子解劍于此所謂不違心許也

又東至下邳睢陵縣南入于淮

濟水與泗水渾濤東南流(案渾濤近刻訛作渾淘)至角城同入淮經書睢陵誤耳

水經注卷八

水經注卷九

後魏酈道元撰

清水　沁水　淇水

蕩水　洹水

清水出河內脩武縣之北黑山

黑山在縣北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乘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赴之聲(案赴近刻訛作朴)震動山谷左右石壁層深(案近刻脫層深二字)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峰北嶺多結禪栖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刹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達(案達近刻訛作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爲勝處也其水歷澗飛流(案流近刻訛作泉)清冷洞觀謂之清水矣溪曰瑤溪又曰瑤澗清水又南(案近刻脫南字)與小瑤水合水近出西北窮溪(案西下近刻衍溪字)東南流注清水(案此下近刻衍之字)清水又東南流吳澤陂水注之水上承吳陂于脩武縣故城西北脩武故寗也亦曰南陽矣(案南近刻訛作朝)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故應劭地理風俗記云河內殷國也周名之爲南陽又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始皇改曰脩武徐廣王隱並言始皇改遂漢書注云案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案近刻脫趙字)西伐脩武時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余案韓詩外傳言武王伐紂勒兵于寗更名寗曰脩武矣魏獻子田大陸還卒于寗是也漢高帝八年封都尉魏遫爲侯國亦曰大脩武有小故稱大小脩武在東漢祖與滕公齊自玉門津而濟小脩武者也大陸即吳澤矣魏土地記曰脩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案澤近刻訛作[illegible])陂南北

二十許里東西三十里(案西近刻訛作則)西則長明溝入焉(案近刻訛作蔡溝入焉)水有二源北水上承河內野王縣東北界溝分枝津為長明溝(案近刻訛作為長明溝分枝津)東逕雍城南寒泉水注之水出雍城西北泉流南注逕雍城西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雍文之昭也京相璠曰今河內山陽西(案山上近刻衍山字)有故雍城又東南注長明溝溝水又東逕射犬城北漢大司馬張揚為將楊醜所害眭固殺醜屯此(案眭近刻訛作睢下同)欲北合袁紹與眭同字白菟或戒固曰將軍字菟而此邑名犬菟見犬其勢必驚宜急去固不從(案固近刻訛作)漢建安四年(案近刻訛作興平四年)魏太祖斬之于此以魏种為河內太守守之沁州教太祖曰惟种不棄孤及走太祖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射犬平食之公曰惟其才也釋而用之(案惟近刻訛作雖)長明溝水東入石澗(案長上近刻衍故字)東流蔡溝水入焉水上承州縣北白馬溝東分謂之蔡溝(案溝近刻訛作為)東會長明溝水又東逕脩武縣之吳亭北東入吳陂次北有苟泉水入焉水出山陽縣故脩武城西南同源分派裂為

二水南為苟泉北則吳瀆二瀆雙導俱東入陂山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有陸真阜南有皐母馬鳴二泉東南合注于吳陂也次陸真阜之東北得覆釜堆堆南有三泉相去四五里參差次合(案近刻訛作合次)南注于陂泉在濁鹿城西建安二十五年魏封漢獻帝為山陽公濁鹿城即是公所居也陂水之北際釁側有隤城(案近刻訛作隤城有隤地也)春秋隱公十一年王以司寇蘇忿生之田欑茅隤十二邑與鄭者也(案近刻訛作王以欑茅隤十二邑與司寇蘇忿生者也)京相璠曰河內脩武縣北有故隤城實中今

世俗謂之皮垍方四百步實中高八丈際陂北隔水十五里俗所謂蘭丘也方二百步西十里又有一丘際山(案山近刻訛作陂)世謂之勑丘方五百步形狀相類疑即古欑茅也杜預曰二邑在脩武縣北所未詳也又東長泉水注之源出白鹿山東南伏流逕十三里重源浚發于鄧城西北(案北下近刻又有東伏流四字係衍文)世亦謂之重泉水也又逕七賢祠東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貞萋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琅邪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

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遊時人號之為竹林七賢(案此下近刻有也字)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也後人立廟于其處廟南又有一泉東南流注于長泉水郭緣生述征記所云白鹿山東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蓋謂此也其水又南逕鄧城東名之為鄧淵又謂之為白屋水也昔司馬懿征公孫淵還達白屋即于此也其水又東南流逕隤城北又東南歷澤注于陂陂水東流(案陂近刻訛作城)謂之八光溝而東流注于清水謂之長清河而東周永豐塢(案塢近刻訛作城)有丁公泉發于焦泉之右次東得焦泉泉發于天門之左天井固右(案固近刻訛作石)天門山石自空狀若門焉廣三丈高兩匹深丈餘更無所出世謂之天門也東五百餘步中有石穴西向裁得容人(案此下近刻衍平行二字係衍文)東南入徑至天井直上三匹有餘扳躡而升至上平東西二百步(案東字近刻訛在平字上)南北七百步四面險絕無由升陟矣上有比丘釋僧訓精舍寺有十餘僧(案有十近刻訛作十有)給養難周多出下平有志者居之寺左右雜樹疎頒(案頒近刻訛作頌)有一石泉方

丈餘清水湛然常無增減山居者資以給飲北有石室二口舊是隱者念一之所今無人矣泉發于北阜南流成溪世謂之焦泉也(案近刻脫之字)次東得魚鮑泉次東得張波泉次東得三淵泉梗河參連(案河近刻訛作何)女宿相屬是四川在重門城西並單川南注也重門城昔齊王芳為司馬師廢之宮于此即魏志所謂送齊王于河內重門者也城在共縣故城西北二十里城南有安陽陂次東又得卓水陂次東(案次近刻訛作大)有百門陂(案近刻訛作北門陂)陂方五百步在共縣故城西漢高帝八年封盧罷師為共侯(案近刻訛作封盧罷師為共侯國)即共和之故國也共伯既歸帝政逍遙于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所謂共北山也仙者孫登之所處袁彥伯竹林七賢傳稱叔夜嘗採藥山澤遇之于山冬以被髮自覆夏則編草為裳彈一絃琴而五聲和其水三川南合謂之清川又南逕凡城東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曰共縣有凡亭(案近刻訛作汎亭)周凡伯國春秋隱公七年經書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預曰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其水又西南與前四水總為一瀆又謂之

陶水南流注于清水清水又東周新豐塢又東注也

東北過獲嘉縣北

漢書稱越相呂嘉反武帝元鼎六年巡行于汲郡中鄉得呂嘉首因以為獲嘉縣後漢封侍中馮石為侯國縣故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冢北有碑越字彥善縣人也累遷桂陽郡五官將尚書僕射遭憂服闋守河南尹建寧中卒碑東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俱碎淪毀莫記清水又東周新樂城城在獲嘉縣故城東北即汲之新中鄉也(案之近刻訛作水)

又東過汲縣北

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案此下近刻衍也字)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嘗釣于此也(案近刻訛作鉤)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案本近刻作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于是國老王喬趙據鄭篤功曹郭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壇祀爲之位主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

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令立碑于其上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遯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磻溪苟愜神心曲渚則可磻溪之名斯無嫌矣清水又東逕故石梁下梁跨水上橋石崩褫餘基尚存清水又東與倉水合水出西北方山(案近刻訛作上)山西有倉谷(案近刻脫谷字)谷有倉玉珉石故名焉其水東南流潛行地下又東南復出俗謂之雹水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矣郡國志曰朝歌縣南有牧野竹書紀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詩所謂坶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巡親幸其墳而加弔焉刊石樹碑列于墓隧矣雹水又東南入于清水清水又東南逕合城南故三會亭也以其淇清合河故受名焉清水又屈而南逕鳳皇臺東北(案鳳近刻訛作爲)南注也

又東入于河

謂之清口(案近刻訛作河)即淇河口也蓋互受其名耳地理志曰清河水出內黃縣南無清水可來所有者惟鍾是水耳蓋河徙南注清水瀆移匯流逕絕(案匯近刻訛作滙)餘目尚存(案近刻脫尚存二字)故東川有清河之稱相嗣不斷(案此下近刻有目尚存故東川六字係衍文當刪)曹公開白溝遏水北注方復故瀆矣

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案謁近刻訛作渴)

沁水即涅水也(案涅近刻訛作沮)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三源奇注逕瀉一隍又南會三水歷落出左右近溪參差翼注之也

南過穀遠縣東又南過陭氏縣東(案陭氏縣上黨有陭氏縣河東原本及近刻皆訛作猗注內同今改正)

穀遠縣王莽之穀近也沁水又南逕陭氏縣故城東劉聰以詹事魯繇爲冀州治此也沁水又南歷陭氏關又南與驫驫水合水出東北巨駿山乘高瀉浪觸石流響世人因聲以納稱西南流注于沁沁水又南與秦川水合水出巨峻山東帶引衆溪積以成川又西南逕端氏縣故城東昔韓趙魏分晉遷晉君于端

氏縣即此是也其水南流入于沁水

又南過陽阿縣東

沁水南逕陽阿縣故城西魏土地記曰建興郡治陽阿縣郡西四十里有沁水南流沁水又南與濩澤水合水出濩澤城西白澗嶺下(案近刻脫澗字)東逕濩澤墨子曰舜漁濩澤應劭曰澤在縣西北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玄武濩澤者也其水際城東注又東合清澗水水出其縣北(案縣近刻訛作城)東南逕濩澤城東(案近刻作濩澤縣東)又南入于澤水澤水又東得陽泉口水出鹿臺山(案水字近刻訛在口字上)山上有水淵而不流其水東逕陽陵城南即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訢爲侯國水歷嶕嶢山東(案近刻訛作嶕嶢山東)下與黑嶺水合水出西北黑嶺下即關陘也其水東南流逕北鄉亭下(案鄉近刻訛作卿)又東南逕陽陵城東南注陽泉水(案注近刻訛作逕)陽泉水又南注濩澤水濩水又東南(案此下近刻衍又字)有上澗水注之水導源西北輔山東逕銅于崖南歷析城山北山在濩澤南禹貢所謂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也山甚高

峻上平坦下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數十步外多細竹其水自山陰東入濩澤水濩澤水又東南注于沁水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西(案西近刻訛作南)又東南流逕午璧亭東而南入山其水沿波漱石(案其水二字近刻訛在又東南流句之上)淵渦八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于沁水沁水又南五十餘里沿流上下步徑裁通(案徑近刻訛作逕)小竹細筍被于山渚蒙蘢茂密奇爲翳薈也

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

沁水南逕石門(案此下近刻衍也字)謂之沁口魏土地記曰河內郡野王縣西七十里有沁水左逕沁水城西附城東南流也(案原本此下有南字係衍文)石門是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爲魏野王典農中郎將之所造也按其表云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案鞮近刻訛作堤)屈曲周迴水道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石漂迸木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爲累方石爲

門（案近刻脫棊字）若天暘旱（案暘近刻訛作亢）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
澤充溢則閉防斷水空渠衍涉足以成河雲雨由人
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
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詔書
聽許于是夾岸累石結以爲門用代木門枋故石門
舊有枋口之稱矣溉田頃畝之數間二歲月之功（案近刻脫
二歲月[illegible]云借作閒闕）事見門側石銘矣水西有孔山山上
石穴洞開穴內石上有車轍牛跡耆舊傳云自然成
著（案著近刻訛作者）非人功所就也其水南分爲二水一水
南出爲朱溝水沁水又逕沁水縣故城北（案近刻脫沁水二字）
蓋藉水以名縣矣春秋之少水也京相璠曰晉地
矣又云少水今沁水也沁水又東逕沁水亭北世謂
之小沁城沁水又東（案近刻脫又字）右合小沁水水出北山
臺渟淵南流爲臺渟水東南入沁水（案東南近刻訛作南東）沁
水又東倍澗水注之水北出五行之山南流注于沁
水

又東過野王縣北

沁水又東邗水注之（案邗近刻訛作邘下同）水出太行之阜山
即五行之異名也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
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迴矣使吾暴亂
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爲能持滿高誘云今太行山也
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詩所謂徒殆野王道傾
蓋上黨關即此山矣其水南流逕邘城西故邘國也
城南有邗臺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將伐鄭富辰諫
曰邘武之穆也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
邘城邘臺是也今故城當太行南路道出其中漢武
帝封李壽爲侯國邘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

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以舊宇毀落上求脩復野
王令范衆愛河內太守元真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
立碑于廟治中劉明別駕呂次文（案近刻作丈）主簿向班
虎荀靈龜以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爲云仲
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鐸（案近刻作犢）遂旋車
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于太行嶺南爲之立廟蓋
往時迴轅處也余按諸子書及史籍之文並言仲尼
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命也夫是非太行迴轅之言
也碑云魯國孔氏官于洛陽因居廟下以奉蒸嘗斯
言是矣（案是近刻訛作乏）蓋孔氏遷山下（案氏近刻訛作因）追思聖
祖故立廟存饗耳其猶劉累遷魯立堯祠于山矣非
謂迴轅于此也邘水東南逕邘亭西京相璠曰又有
亭在臺西南三十里今是亭在邘城東南七八里蓋
京氏之謬耳或更有之余所不詳其水又南流注于
沁沁水東逕野王縣故城北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
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始皇拔魏東地置東郡
衛元君自濮陽徙野王（案近刻訛作漢）即此縣也漢高帝
元年爲殷國二年爲河內郡（案近刻脫郡字）王莽之後隊縣
曰平野矣魏懷州刺史治皇都遷洛（案近刻訛作治）省州復
郡水北有華嶽廟廟側有攢柏數百根對郭臨川負
岡蔭渚青青彌望奇可翫也懷州刺史頓丘李洪之
之所經構也廟有碑焉是河內郡功曹山陽荀靈龜
以和平四年造天安元年立沁水又東朱溝枝津入
焉又東與丹水合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
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
林丹水出焉即斯水矣丹水自源東北流又屈而東
注左會絕水地理志曰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

南入絕水是也絕水出泫氏縣西北楊谷故地理志
曰楊谷絕水所出東南流左會長平水水出長平縣
西北小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城泫氏之長平亭也史
記曰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
軍長平使廉頗爲將後遣馬服君之子趙括代之秦
密使武安君白起攻之括四十萬衆降起起坑之于
此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
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于壘中
因山爲臺崔嵬桀起今仍號之曰白起臺城之左右
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十餘里悉秦趙故
壘遺壁舊存焉漢武帝元朔二年以封將軍衛青爲
侯國（案近刻脫國字）其水東南流注絕水絕水又東南流逕
泫氏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
泫氏絕水東南與泫水會水導源縣西北泫谷東流
逕一故城南俗謂之都鄉城又東南逕泫氏縣故城
南（案近刻脫縣字）世祖建武六年封萬普爲侯國而東會絕
水亂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城
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衆流血
丹川由是俗名爲丹水斯爲不經矣丹水又東南流

注于丹谷即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晉書地
道記曰縣有太行關丹溪爲關之東谷途自此去不
復由關矣丹水又逕二石人北（案人近刻訛作入）而各在一
山角倚相望南爲河內北曰上黨二郡以之分境丹
水又東南歷西巖下巖下有大泉湧發洪流巨輸淵
深不測蘋藻茭芹（案茭近刻訛作冬）竟川含綠雖嚴辰肅月
無變暄萋（案萋近刻訛作蓁）丹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
都縣故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東南流歷天井關地

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太元十五年晉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于太行遣軍至白水去長子百六十里白水又東天井溪水會焉水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謂之白水交丹水又東南出山逕鄈城西城在山際俗謂之期城非也司馬彪郡國志曰山陽有鄈城京相璠曰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鄈城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趙

成侯偃韓懿侯伐我葵即此城也丹水又南屈而西轉光溝水出焉丹水又西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于沁謂之丹口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即此水也沁水又東光溝水注之水首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入沁水沁水又東南流逕成鄉城北又東逕中都亭南左合界溝水 案左近刻訛作又 又上承光溝東南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逕中都亭西而南流注于沁水也

又東過州縣北 案州縣近刻訛作洲縣注內州縣也同今改正

縣故州也春秋左傳隱公十有一年周以賜鄭公孫段 案此二字上有脫文當云昭公二年晉以州田賜鄭公孫段 六國時 案此三字當作其後二字 韓宣子徙居之有白馬溝水注之水首受白馬湖湖一名朱管陂陂上承長明溝湖水東南流逕金亭西分為二水一水東出為蔡溝一水南注于沁也 案注近刻訛作流

又東過懷縣之北 案近刻作邢丘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邢丘曰懷春秋

時赤翟伐晉圍懷是也王莽以為河內故河內郡治也舊三河之地矣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為三河也縣北有沁陽城沁水逕其南而東注也

又東過武德縣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于河

沁水于縣南水積為陂通結數湖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于沁水縣西北自枋口東南流 案枋近刻訛作方 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為沙溝水也其水又東南于野王城西枝渠左出焉 案出近刻訛作水 以周城溉東逕野王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而北注沁水朱溝自枝渠東南逕州城南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殷城北郭緣生述征記曰河之北岸河內懷縣有殷城或謂楚漢之際殷王卬治之 案卬近刻訛作印下同 非也余按竹書紀年云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 案此下近刻衍一殷字 即是城也然則殷之為名久矣 案殷近刻訛作殷 知非從卬始昔劉聰 案近刻訛作聰 以郭默為殷州刺史督緣河諸軍事治此城 案此下近刻衍城字 朱溝水又東南注于湖湖水右納沙溝水水分朱溝南派東南逕安昌城西漢成帝河平四年封丞相張禹為侯國今城之東南有古冢時人謂之

張禹墓余按漢書禹河內軹人徙家蓮勺鴻嘉元年禹以老乞骸骨 案近刻脫骨字 自治冢塋起祠堂于平陵之肥牛亭 案近刻亭下衍有字 近延陵奏請之詔為徙亭哀帝建平二年薨遂葬于彼此則非也沙溝水又東逕隰城北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是也京相璠曰在懷縣西南又逕殷城西東南流入于陂陂水又值武德縣南至滎陽縣北 案此九字近刻脫 東南流入于河先儒亦咸謂是溝為濟渠故班固及闞駰並言濟水至武德入河蓋濟水枝瀆條分所在布稱亦兼丹水之目矣

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

山海經曰淇水出沮洳山 案沮洳近刻訛作沮如 水出山側頹波瀾注衝激橫山山上合下開可減六七十步巨石磥砢交積隍澗傾瀾丼瀉 案丼近刻訛作丼 勢同雷轉激水散氛曖若雾合又東北沾水注之 案沾近刻訛作沽下沾臺並作沽臺 水出壺關縣東沾臺下石壁崇高昂藏隱天泉流發于西北隅與金谷水合金谷即沾臺之西溪也東北會沾水又東流注淇水淇水又逕南羅川又歷三羅城

北 案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之考魏書地形志共城縣西北大十里大山中有羅門山脈西東之羅內有衛羅中羅北羅三城衛羅之乃三字之誤 東北與女臺水合水發西北三女臺下東北流注于淇淇水又東北歷淇陽川 案近刻訛作隕 逕石城西北城在原上帶澗枕淇淇水又東北西流水注之水出東大嶺下西流逕石樓南在北陵石上緣垂縈立亭亭極峻其水西流水也又東逕馮都壘南世謂之淇陽城在西北三十里淇水又東出山分為二水水會立石堰 案近刻脫一水字 遏水以沃白溝左為菀水右則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竹書紀年晉定公十八年 案二十八年近刻訛作十八年 淇絕于舊衛即此也淇水又東右合泉源水 案泉源水近刻訛作泉水 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東南流 案近刻脫流字 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于此斮脛而視髓也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晉書地道記曰本沫邑也詩云爰采唐矣沬之鄉矣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為殷都也紂都在禹貢冀州大陸之野 案禹貢二字近刻訛作紂都上 即此矣有糟丘酒池之事焉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晉灼曰史記樂書紂

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迴車不逕其邑論語比考讖曰(案近刻訛作論撰考讖)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揜目宰予獨顧由蹷墮車(案近刻蹷訛作蹷下同)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蹷之使墮車也今城內有殷鹿臺紂昔自投于火處也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帝受辛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武王以殷之遺民封紂子武庚于茲邑分其地爲三曰邶鄘衛使管叔蔡叔霍叔輔之爲三監叛周討平以封康叔爲衛箕子佯狂自悲故琴操有箕子操迴其墟父母之邦也不勝悲作麥秀歌後乃當晉(案此四字近刻訛在有紂之餘風下)地居河淇之間戰國時皆屬于趙男女淫縱有紂之餘風(案餘近刻訛作遺)土險多寇(案土近刻訛作山)漢以虞詡爲令朋友以難治致弔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逕其城東(案逕近刻訛作至)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案此即二源之一)東流逕駱駝谷(案東流近刻訛作更出)于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矣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返水捍注揵從深隍(案近刻訛作隍後深隍)隥嶇積石千通水穴萬變觀者若思不周賞情之圖狀矣其水東逕朝歌城北(案東近刻訛作更)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也故衛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注云同出異歸爲肥泉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時所浸潤水少(案近刻脫水字)所歸枝散而多(案下近刻脫有名字)似肥者也犍爲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博物志謂之澳水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毛云菉王芻也竹編竹也漢武

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輸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草不異毛興(案近刻訛作注)又言澳隈也鄭亦不以爲津源而張司空專以爲水流入于淇非所究也然斯水即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案泉源近刻訛作源泉)故衛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衛女思歸指以爲喻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爲左右也淇水又南歷枋堰舊淇水口(案近刻訛作南)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地理志曰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曰(案此下近刻衍在字)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是也(案近刻脫也字)漢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爲枋頭是以盧諶征艱賦曰後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者也自後遂廢魏熙平中復通之故渠歷枋城北(案枋近刻訛作楊)東出今瀆破故堨(案近刻作揭)其堰悉鐵柱木石參用其故瀆南逕枋城西又南分爲二水一水南注清水水流上下更相通注河清水盛(案水有二源至此句清字止皆近刻訛在濮水注內八風谷之錯石也溜字下原本不誤)北入故渠自此始矣一水東流逕枋城南東與菀口合菀水上承淇水于元甫城西北自石堰東菀城西(案東下近刻衍注字)屈逕其城南又東南流歷土軍東北(案土軍原本及近刻並訛作五軍考土軍漢名地理志屬西河北魏立吐京郡吐京即土軍音譌之轉也計九原西河吐京諸胡山配郡縣鑑吐京民於此但魏書作吐京道元猶用土軍字耳)得舊石逗(案近刻訛作淮)故五水分流世號五穴口今惟通并爲二水(案近刻脫水字)一水西注淇水謂之天井溝一水逕土軍東分爲蓼溝東入白祀陂又南分東入同山陂溉田七十餘頃二陂所結即臺陰野矣菀水東南入淇水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于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

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案令近刻訛作今)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瀆也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者也(案榆下近刻衍城字)淇水又北逕其城東(案近刻脫又北二字)東北逕同山東又東北逕帝嚳冢西(案又字下近刻有北逕其城東五字係衍文)世謂之頓丘臺非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又北逕白祀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俗謂之殷王陵非也帝王世紀曰顓頊葬東郡頓丘城南廣陽里大冢者是也淇水又北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案此下近刻有又屈逕頓丘西六字係衍文)爾雅曰山一成謂之頓丘釋名謂一頓而成丘無高下小大之殺也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胡(案土軍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出軍係後人所改)置土軍于丘側(案此土軍原本及近刻並訛作五軍下同)故其名亦曰土軍也(案此下八十一字近刻訛在前淇水又東之下右合皋源水之下)又屈逕頓丘縣故城西(案又屈二字近刻訛在上頓丘在淇之上水南下)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皇覽曰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世謂之殷皆非也蓋因丘而爲名故曰頓丘矣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案枉近刻訛作柱)春秋左傳定公十四年公會齊侯衞侯于牽者也杜預曰黎陽東北有牽城即此城矣淇水又東北逕石柱岡東北注矣

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

淇水又東北逕并陽城西世謂之辟陽城非也卽都國志所謂內黃縣有并陽聚者也白溝又北左合蕩

水(案近刻訛作陽水)又東北流逕內黃縣故城南縣右對黃澤郡國志曰縣有黃澤者也(案近刻脫也字)地理風俗記曰陳留有外黃故加內史記曰趙廉頗伐魏取黃即此縣

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

白溝自縣北逕戲陽城東世謂之羲陽聚(案近刻訛作羲陽郭)春秋昭公十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戲陽是也白溝又北逕高城亭東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北逕問亭東即魏界也魏縣故城(案近刻脫魏字縣故城三字訛在應劭曰下)應

劭曰魏武侯之別都也城內有武侯臺王莽之魏城亭也右與新河合洹水枝流也白溝又東北逕銅馬城西蓋光武征銅馬所築也故城得其名矣白溝又東北逕羅勒城東又東北漳水注之謂之利漳口(案魏志云建安十八年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是也)自下清漳白溝淇河咸得通稱也

又東北過館陶縣北又東北過清淵縣西

白溝水又東北逕趙城西又北阿難河出焉蓋魏將阿難所導以利衡貝遂有阿難之稱矣(案近刻衡訛作衛)白溝又東北逕空陵城西又北逕蓨亭城西東去館陶縣故城十五里縣即春秋所謂冠氏也魏陽平郡治也其水又屈逕其縣北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縣故館陶之別鄉也漢宣帝地節三年置(案近刻訛作元康三年置)以封后父許伯爲侯國地理志王莽之延平縣矣其水又東過清淵縣故城西(案其水近刻訛作淇水下)又歷縣之西北爲清淵故縣有清淵之名矣世謂之魚池城非也其水又東北逕榆陽城北漢武帝作(案近刻訛作昭帝)封太常江德爲侯國文穎曰邑在魏郡清淵世謂之清淵城非也

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爲清河

清河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和帝永元五年(案近刻和帝訛作殤帝)封皇太子萬年爲王國田融言趙立建興郡于城內置臨清縣于水東自趙石始也清河之右有李雲墓雲字行祖甘陵人好學善陰陽舉孝廉遷白馬令中常侍單超等立掖庭民女亳氏爲后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雲上書移副三府曰(案近刻副訛作刺)孔子云帝者諦也今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案近刻訛作者)是帝欲不諦乎帝怒下獄殺之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今石柱尚存俗猶謂之李氏石柱清河又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城橋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袁本初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紹將麴義(案麴近刻作鞠)破瓚于界城橋斬瓚冀州刺史嚴綱又破瓚殿兵于橋上即此梁也世謂之爲城橋言傳呼失實矣清河又東北逕信鄉西地理風俗記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鄉故縣也清河又北逕信成縣故城西

應劭曰甘陵西北五十里有信成亭故縣也趙置水東縣于此城故亦曰水東城清河又東北逕清陽縣故城西漢高祖置清河郡治此景帝中三年(案此五字近刻訛作中元三年景帝六字)封皇子乘爲王國王莽之平河也(案平河近刻訛作河平)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于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尙節畮壟之夫而實履道類班彪失據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很鄙有辱天官(案近刻訛作[illegible])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爲兼爲差代以弭幽中之訟(案弭近刻訛作㢱)漢桓帝建和三年(案近刻訛作建和元年)改清河爲甘陵王國以王妖言徙其年立甘陵郡治此焉

又東北過東武城縣西

清河又東北逕陵鄉西應劭曰東武城西南七十里

有陵鄉故縣也後漢封太僕梁松爲侯國故世謂之梁侯城遂立侯城縣治也清河又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西(案故字近刻訛在縣字上)史記趙公子勝號平原君以解邯鄲之功受封于此定襄有武城故加東矣清河又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漢高祖七年封右司馬陳胥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樂歲地理風俗記曰東武城西北三十里有復陽亭故縣也世名之曰檻城非也清河又東北流(案清河下近刻有水字)逕東陽縣故城西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云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廣川惠王子晏爲侯國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東武城縣西北五十里(案近刻脫縣字)有東陽城故縣也

又北過廣川縣東

清河北逕廣川縣故城南(案河近刻訛作水)闞駰曰縣中有長河爲流(案近刻脫中字)故曰廣川也水側有羌壘姚氏之故居也今廣川縣治清河又東北逕歷縣故城南地理志信都之屬縣也王莽更名曰歷寧也應劭曰廣川縣西北三十里有歷城亭故縣也今亭在縣東如北(案近刻訛作如此)水濟尙謂之爲歷口渡也

又東過脩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

清河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阻深堤高鄣無復有水矣又逕脩縣故城南屈逕其城東脩音條王莽更名之曰脩治(案近刻訛作治脩)郡國志曰故屬信都清河又東北左與橫漳枝津故瀆合(案橫近刻訛作黃)又東北逕脩國故城東漢文帝封周亞夫為侯國故世謂之北脩城也清河又東北逕邸閣城東城臨側清河晉脩縣治城內有縣長魯國孔明碑清河又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地理志東光有胡蘇亭者也(案近刻脫地理志東光有胡蘇亭九字及也字)世謂之羌城非也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逕東光縣故城西後漢封耿純為侯國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人入渤海(案近刻訛作北海)公孫瓚破之于東光界追奔是水斬首三萬流血丹水即是水也

又東北過南皮縣西

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東逕南皮縣故城南又東逕樂亭北地理志之臨樂縣故城也王莽更名樂亭晉書地道志太康地記樂陵國有新樂縣即此城矣又東逕新鄉城北即地理志高樂故城也王莽更之曰為鄉矣無棣溝又東分為二瀆無棣溝又東逕樂陵郡北(案近刻于下有逕字)又東屈而北出又東轉逕苑鄉縣故城南(案近刻訛作苑鄉故城南)又東南逕高成縣故城南(案高成近刻訛作高城)與枝瀆合枝瀆上承無棣溝(案近刻脫枝字清訛作溝)南逕樂陵郡西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鍾漢武帝元朔四年封河間獻王子劉陰為侯國應劭曰漢靈帝改曰饒安也滄州治枝瀆又東南屈東北注無棣溝無棣溝又東北逕一故城北世謂之功城也又東北逕鹽山東北入海春秋僖公四年(案近刻脫此二字)齊楚之盟于召陵也管仲曰昔召康公賜命先君太公履(案近刻賜作錫)北至于無棣蓋四履之所也京相璠曰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二說參差未知所定然管仲以責楚無棣在此方之為近既世傳已久(案近刻以作又)且以聞見書之清河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十三州志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也王莽之迎河亭(案近刻迎訛作延)史記惠景侯者年表云漢景帝後七年(案近刻訛作文帝後元年中)封孝文后兄子彭祖為侯國建安中魏武擒袁譚于此城也清河又北逕北皮城東(案近刻脫北字)左會滹沱別河故瀆(案近刻訛作左所漳城別南)謂之合口(案近刻脫口字)城謂之合城也(案城謂近刻訛作故謂)地理風俗記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即是城矣(案近刻脫此四字作有北皮城也)

又東北過浮陽縣西(案近刻過訛作逕)

清河東北流(案近刻脫浮字)浮水故瀆出焉按史記趙之南界有浮水焉浮水在南而此有浮陽之稱者蓋浮水出入津流同逆混并滄漳二瀆河之舊道浮水故迹又自斯別是縣有浮陽之名也(案浮陽近刻訛作浮水)首受清河于縣界東北逕高成縣之苑鄉城北(案高成近刻訛作高城苑鄉城訛作苑城非)又東逕章武縣之故城北(案近刻脫北字)漢景帝後七年封孝文后弟竇廣國為侯國王莽更名桓章晉太始中立章武郡治此浮水故瀆又東逕篋山北魏土地記曰高成東北五十里有篋山長七里浮瀆又東北逕柳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劉陽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高成縣東北五十里有柳亭故縣也世謂之辟亭非也浮瀆又東北逕漢武帝望海臺又東注于海應劭曰浮陽縣(案近刻脫陽字)浮水所出入海朝夕往來曰再(案朝夕近刻作潮汐)今溝無復有水也清河又北分為二瀆枝分東出又謂之浮瀆清河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案近刻脫縣字)王莽之浮城也建武十五年更封驍騎將軍平鄉侯劉歆為侯國(案近刻脫國字)浮陽郡治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謂之合口也(案近刻口訛作河)

又東北過濊邑北

濊水出焉(案濊水詳濊水注內)

又東北過鄉邑南

清河又東分為二水枝津右出焉東逕漢武帝故臺北魏土地記曰(案魏下近刻衍氏字)章武縣東百里有武帝臺南北有二臺相去六十里基高六十丈俗云漢武帝東巡海上所築又東注于海清河又東北逕紵姑邑南俗謂之新城非也

又東北過窮河邑南(案過近刻訛作逕)

清河又東北逕窮河邑南俗謂之三女城非也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案近刻州訛作周)水經曰笥溝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自下為派河尾也(案原本經曰笥溝泉周作水縣東南與清河合者自下為清河下也近刻訛作自自又訛作曰考沽河自文六又東南千東叙縣西爲笥溝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派河尾也今據以訂此文之舛訛)又東泉州渠出焉(案近刻訛作泉泉州渠詳鮑丘水注內)

又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

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石勒使王述煮鹽于角飛即城異名矣魏土地記曰高城縣東北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咸煮海水藉鹽為業即此城也清河自是入于海

蕩水出河內蕩陰縣西山東

蕩水出縣西石尚山泉流逕其縣故城南縣因水以取名也晉伐成都王穎敗帝于是水之南盧綝四王起事曰（案綝近刻訛作林）惠帝征成都王穎戰敗時舉輦司馬八人猶在轝上軍人競就殺舉輦者乘輿頓地帝傷三矢百僚奔散唯侍中嵇紹扶帝士將兵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眾曰受太弟命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斬之血汙帝衣將洗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洗也此則嵇延祖殞命之所

又東北至內黃縣入于黃澤

羑水出蕩陰西北韓大牛泉地理志曰縣之西山羑水所出也羑水又東逕韓附壁北又東流逕羑城北故羑里也史記音義曰牖里在蕩陰縣廣雅曰牖獄犴也（案近刻訛作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圄土昔殷紂納崇侯虎之言囚西伯于此散宜生南宮括見文王乃演易用明否泰始終之義焉羑城北水積成淵方十餘步深一丈餘東至內黃與防水會水出西山馬頭澗東逕防城北盧諶征艱賦所謂越防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羑水又東歷黃澤入蕩水地理志曰羑水至內黃入蕩者也蕩水又東與長沙溝水合其水導源黑山北谷（案黑近刻訛作里）東流逕晉鄙故壘北謂之晉鄙城名之為魏將城昔魏公子無忌矯奪晉鄙軍于是處故班叔皮遊居賦曰過蕩陰而弔晉鄙責公子之不臣者也其水又東（案其近刻訛作淇）謂之宜師溝又東逕蕩陰縣南又東逕枉人山（案枉近刻訛作柱）東北至內黃縣（案縣近刻訛作澤）右入蕩水亦謂之黃雀溝是水秋夏則泛春冬則耗蕩水又逕內黃城南（案近刻脫東字）陳留有外黃故稱內也東注白溝

洹水出上黨泫氏縣

水出洹山山在長子縣也

東過隆慮縣北

縣北有隆慮山昔帛仲理之所遊神也縣因山以取名漢高帝六年封周竈為侯國應劭曰殤帝曰隆故改從林也縣有黃華水（案華近刻訛作革字下同）出于神囷之山黃華谷北崖上（案近刻脫上字）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門帶帶即山之第三級也去地七里懸水東南注壑直瀉巖下狀若雞翹故謂之雞翹洪蓋亦天台赤城之流也（案近刻脫之字）其水東流至谷口潛入地下東北十里復出名柳渚渚周四五里是黃華水重源再發也東流茸泉水注之水出林慮山北澤中（案澤近刻訛作川）東南流與雙泉合水出魯般門東下流入茸泉水茸泉水又東南流注黃華水謂之陵陽水又東入于洹水也

又東北出山過鄴縣南（案過近刻訛作逕）

洹水出山東逕殷墟北（案東近刻訛作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案近刻訛作殷）昔者項羽與章邯盟于此地矣洹水又東枝津出焉東北流逕鄴

城南謂之新河又東分為二水一水北逕東明觀下（案近刻脫一水二字）昔慕容儁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購求其尸而莫之知（案近刻訛作莫知之）後宮嬖妾言虎葬東明觀下于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腐儁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使御史中尉陽約（案陽近刻訛作楊）數其罪而鞭之此蓋虎始葬處也又北逕建春門石梁不高大治石工密舊橋首夾建兩石柱螭矩趺勒甚佳（案佳近刻訛作短）乘輿南幸以其作制華妙致之平城東側西闕北對射堂淥水平潭碧林側浦可遊憩矣（案近刻訛作憩）其水西逕魏武玄武故苑（案近刻其水下有苑其二字係衍文）苑舊有玄武池以肄舟楫有魚梁釣臺竹木灌叢今池林絕滅略無遺跡矣其水西流注于漳南水東北逕女亭城北又東北逕高陵城南東合坰溝又東逕鄗陂北與台陂水合陂東西三十里南北（案北下有脫文下云上承洹水亦訛脫不可考）注白溝河溝上承洹水北絕新河北逕高陵城東又北逕斥丘縣故城西縣南角有斥丘蓋因丘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經書昭公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也漢高

帝六年封唐厲為侯國王莽之利丘矣又屈逕其城北（案近刻訛作北城）東北流注于白溝洹水自鄴東逕安陽縣故城北徐廣晉紀曰石遵自李城北入斬張豺于安陽是也（案近刻訛作李豺字）魏土地記曰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城北有洹水東流者也洹水又東至長樂縣左則枝溝出焉（案則近刻訛作溝出焉）洹水又東逕長樂縣故城南按晉書地理志曰魏郡有長樂縣也

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

洹水逕內黃縣北東流注于白溝世謂之洹口也（案口近刻訛作水）許慎說文呂忱字林並云洹水出晉魯之間昔聲伯夢涉洹水或與己瓊瑰而食之（案己近刻訛作其）泣而又為瓊瑰盈其懷矣（案為近刻訛作與）從而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後言之之暮而卒（案近刻脫之字）即是水也

水經注卷九

水經注卷十

後魏 酈道元 撰

濁漳水 清漳水

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案此下原本及近刻有之漳水焉四字刪）

（注文漳水二字訛作經後人又加之焉二字耳）漳水出鹿谷山（案原本及近刻脫漳水二字及山字太平御覽引此注云漳水出鹿谷山今據以訂正）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故異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䊮蓋水入焉（案䊮近刻訛作轍）。三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為別耳。

又東過其縣南

又東，堯水自西山東北流逕堯廟北，又東逕長子縣故城南，周史辛甲所封邑也。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即是縣也。秦置上黨郡治此。其水東北流入漳水。漳水東會于梁水，梁水出南梁山，北流逕長子縣故城南（案逕近刻訛作至）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尚子、涅（案涅近刻訛作沮）。尚子即長子之異名也。梁水又北入漳水。

屈從縣東北流（案此下近刻衍注字）

陶水南出陶鄉（案近刻訛作南出南陶）北流逕長子城東，西轉逕其城北，東注于漳水。

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南（案此八字近刻移在後過縣北之上又脫南字）

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案此下近刻衍絳字）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為濫水也（案謂之下近刻有絳水西出穀遠縣七字係複上衍文）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故留吁國也（案吁近刻訛作于）潞氏之屬。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孫蒯于純留是也。其水東北流入于漳。

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案出近刻訛作逕）東入漳。漳水又東，涷水注之（案涷原本及近刻訛作涑下同今據說文改正）水西出發鳩山（案西出近刻訛作出西）東逕余吾縣故城南。漢光武建武六年，封景丹于尚為侯國（案于尚近刻訛作尚子）涷水又東逕屯留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史記：趙肅侯奪晉君端氏而徙居之此矣。其水又東流注于漳。故許慎曰：水出發鳩山入漳（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關）從水東聲也（案東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章）。漳水又東北（案近刻脫此三字）逕壺關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故黎國也。有黎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矣。呂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武為侯國。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興上書訟衛太子，即邑人也。縣在屯留東，不得先壺關而後屯留也。漳水歷鹿臺山與銅鞮水合（案近刻脫合字）水出銅鞮縣西北石磴山，東流與專池水合。水出八特山，東北流入銅鞮水。銅鞮水又東南合女諫水（案合近刻訛作逕）水西北出好松山（案近刻脫出字）東南流，北則葦池水與公主水合而右注之，南則榆交水與皇后水合而左入焉。亂流東南注于銅鞮水。銅鞮水又東逕

李憙墓前，有碑，碑石破碎，故李氏以太和元年立之。其水又東逕故城北，城在山阜之上，下臨岫壑，東西北三面阻袤二里，世謂之斷梁城，即故縣之上虒亭也。銅鞮水又東逕銅鞮縣故城北，城在水南山中，晉大夫羊舌赤銅鞮伯華之邑也。漢高祖破韓王信于此縣。銅鞮水又東南流逕頃城西，即縣之下虒聚也。地理志曰：縣有上虒亭、下虒聚者也。銅鞮水又南逕胡邑西，又東屈逕其城南，又東逕襄垣縣入于漳。漳水又東北流逕襄垣縣故城南，王莽之上黨亭。

潞縣北

縣故赤翟潞子國也。其相酆舒有儁才而不以茂德，晉伯宗數其五罪，使荀林父滅之。闞駰曰：有潞水，為冀州浸，即漳水也。余按燕書，王猛與慕容評相遇于潞川也。評障錮山泉（案近刻脫泉字）鬻水與軍，入絹匹水二石。無佗大川可以為浸（案近刻脫無字）所有巨浸，長湍惟漳水耳。故世人亦謂濁漳為潞水矣。縣北對故臺壁（案近刻訛作壁臺下同）漳水逕其南，本潞子所立也，世名之為臺壁。慕容垂伐慕容永于長子，軍次潞川，永率精兵拒

戰，阻河自固，垂陣臺壁，一戰破之，即是處也。漳水于是左合黃須水口（案合近刻訛作右）水出臺壁西張諱巖下，世傳巖赤則土離兵害，故惡其變化無常，恒以石粉汙之令白，是以俗目之為張諱巖。其水南流逕臺壁西，又南入于漳。漳水又東北歷望夫山，山之南有石人，竚于山上，狀有懷于雲表，因以名焉。有涅水（案涅近刻訛作湼）西出覆甑山而東流，與西湯溪水合。水出涅縣西山湯谷，五泉俱會，謂之五會之泉，交東南流，謂之西湯水。又東南流注涅水。涅水又東逕涅縣故城南，縣氏涅水也（案近刻涅下有氏字考地理志上黨郡涅氏縣漢為涅縣）東與白雞水合，水出縣之西山，東逕其縣北，東南流入涅水。涅水又東南（案此下近刻衍與字）武鄉水會焉。水源出武山西南，逕武鄉縣故城西，而南得清谷口（案而南下近刻衍出字）水源出東北長山清谷，西南與轑粉白壁二水合（案近刻粉訛作轑壁訛作璧）南入武鄉水。又南得黃水口，黃水三源同注一壑，東南流與隱室水合。水源西北出隱室山，東南注黃水（案黃近刻訛作潢）又東入武鄉水。武鄉水又東南注于涅水。涅水又東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

磻陽城北會谷水入焉（案：谷近刻訛作石，下同）水出林慮縣之
倉谷溪東北逕魯班門西雙闕昂藏（案：近刻脫雙字）石壁霞
舉左右結石脩防崇基仍存北逕偏橋東即林慮之
嶠嶺抱犢固也石隥西陛陟踵脩上五里餘嶠路中
斷四五丈中以木為偏橋劣得通行亦言故有偏橋
之名矣自上猶須攀蘿捫葛方乃自津山頂即庾袞
眩墜處也（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眴庾墜處也考晉書庾袞傳袞適林慮山石勒來攻乃相與登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將收穫命子怡與之下中途目眩墜崖而死可證此處眩墜事今訛作庾又脫袞字）倉谷溪水又北合白木溪溪水出壺關縣東
白木川東逕百畮城北蓋同仇池百頃之稱矣又東
逕林慮縣之石門谷又注于倉溪水倉溪水又北逕
磻陽城東而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葛公亭北
而東注矣

又東過武安縣

漳水于縣東（案：漳水下近刻衍逕字）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
之（案：近刻脫漳字又注下衍流字）世謂決入之所為交漳口也（案：漳近刻訛作潮）

又東出山過鄴縣西

漳水又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張晏曰三戶地名也
在梁期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四十里又東
汙水注之（案：汙近刻訛作汗）水出武安縣山東南流逕汙城
北（案：汙城近刻訛作于城）昔項羽與蒲將軍英布濟自三戶破
章邯于是水汙水東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武城南
世謂之梁期城梁期在鄴北俗亦謂之兩期城皆為
非也司馬彪郡國志曰鄴縣有武城武城即期城矣
漳水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為字
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脩也（案：建近刻訛作達）

魏文帝遊征賦曰羨西門之嘉迹忽遙睇其靈宇漳
水右與枝水合其水上承漳水于邯會西而東別與
邯水合水發源邯山東北逕邯會縣故城西北注枝
水（案：枝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漳今改正）故曰邯會也張晏曰漳水之別
自城西南與邯山之水會今城旁猶有溝渠存焉漢
武帝元朔二年封趙敬肅王子劉仁為侯國其水又
東北入于漳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為鄴令也引漳以
溉鄴民賴其用其後至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又堰
漳水以灌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魏武王又堨漳

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二十里中（案：近刻脫二十二字）作十二
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為十二流皆
懸水門陸氏鄴中記云水所溉之處名曰堰陵澤（案：近刻作晏陵澤）故左思之賦魏都謂墱流十二同源異口者
也魏武之攻鄴也引漳水以圍之獻帝春秋曰司空
鄴城圍周四十里初淺而狹如或可越審配不出爭
利望而笑之司空一夜增脩廣深二丈引漳水以注
之遂拔鄴本齊桓公所置也故管子曰築五鹿中牟
鄴以衛諸夏也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案：此近刻訛作北）故曰魏也漢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鄴縣王莽
更名魏城後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故曰三魏魏武
又以郡國之舊引漳流自城西東入逕銅雀臺下伏
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也渠水又南逕止車門下
魏武封于鄴為北宮宮有文昌殿溝水南北夾道枝
流引灌所在通渡東出石竇堰下（案：近刻脫堰字）注之隍水
（案：隍近刻訛作湟）故魏武登臺賦曰引長明灌街里謂此渠
也石氏于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太武二殿于濟北穀
城之山（案：穀近刻訛作殺）採文石為基一基下五百武直宿

衛屈柱跌瓦悉鑄銅為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洛
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國也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
城為之基（案：近刻訛作之為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
年魏武所起平坦略盡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鄴
西三臺是也（案：近刻脫三字）謂臺已平或更有見意所未詳
中曰銅雀臺（案：中上近刻有其字）高十丈有屋百一間（案：近刻作一百餘）
臺成命諸子登之並使為賦陳思王下筆成章美捷
當時亦魏武望奉常王叔治之處也昔嚴才與其屬
攻掖門脩聞變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
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
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卿何來也脩曰食其
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時人以為美談
矣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榱彌覆其上盤迴
隔之名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
地二十七丈又作銅雀于樓巔舒翼若飛南則金虎
臺（案：虎近刻訛作雀）高八丈有屋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
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間（案：近刻脫五字）上有冰室室有數井
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

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鹽窖（案：近刻訛作及鹽脫窖字）以備不
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
而崢嶸者也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
曰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廄門西曰
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高三十五丈石
氏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
氏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鏘天北城上有齊
斗樓（案：斗近刻訛作平）超出羣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
南北五里飾表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

皆加觀榭層甍反宇〔案近刻訛作反字〕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當其全盛之時去鄴六七十里遠望苕亭巍若仙居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之遺迹鄴為王業之本基故號五都也今相州刺史及魏郡治漳水自西門豹祠北逕趙閣馬臺西基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每講武于其下升觀以望之虎自臺上放鳴鏑之矢以為軍騎出入之節矣漳水又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俗巫為河伯取婦祭于此陌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約諸三老曰為河伯娶婦幸來告知〔案幸近刻訛作辛〕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掾賦斂百姓取錢百萬巫覡行里中有好女者祝當為河伯婦〔案祝近刻訛作呪〕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狀豹往會之三老巫掾與民咸集赴觀巫嫗年七十從十女弟子豹呼婦視之以為非妙令巫嫗入報河伯投巫于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並投于河豹磬折曰〔案磬近刻訛作罄〕三老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為河伯取婦淫祀雖斷地留祭陌之稱焉又慕容儁投石虎尸處也田融以為紫陌也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于水上為佛圖澄先造生墓于紫陌建武十五年卒十二月葬焉即此處也漳水又對趙氏臨漳宮宮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及始蠶之月虎帥皇后及夫人採桑于此今地有遺桑墉無尺雉矣漳水又北滏水入焉〔案近刻訛作滏又大平御覽引水經注曰滏水熱故曰石鼓山南巖下泉源奮涌若湯之濟其水冬溫夏冷崖上有魏世所立銘水上有祠能興雲雨滏水東注入漳謂之合河文當在此句之下原本及近刻並訛齊〕

漳水又東逕梁期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漢武帝元鼎五年封任破胡為侯國晉惠帝永興元年驃騎王浚遣烏丸渴末逕至梁期侯騎到鄴成都王穎遣將軍石超討末為末所敗于此也〔案近刻脫也字〕又逕平陽城北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鄴師敗邯鄲師于平陽者也〔案近刻脫敗字〕司馬彪郡國志曰鄴有平陽城即此地也

又東過列人縣南

漳水又東右逕斥丘縣北即裴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即是也地理風俗記曰列人縣西南六十里有即裴城故縣也漳水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為列治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八年惠成王伐邯鄲取列人者也于縣右合白渠故瀆白渠水出魏郡武安縣欽口山東南流逕邯鄲縣南又東與拘澗水合〔案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潤下同今據漢書改正〕水導源武始東山白渠北俗猶謂是水為拘河也拘澗水又東〔案原本及近刻訛作白渠水又東今改正〕又有牛首水入焉水出邯鄲縣西堵山東流分為二水洪湍雙逝澄映兩川漢景帝時七國悖逆〔案七近刻訛作六〕命曲周侯酈寄攻趙圍邯鄲相

捍七月〔案近刻訛作日〕引牛首拘水灌城城壞王自殺其水東入邯鄲城逕溫明殿南漢世祖擒王郎幸邯鄲晝臥處也其水又東逕叢臺南六國時趙王之臺也郡國志曰邯鄲有叢臺故劉劭趙都賦曰結雲閣于南宇立叢臺于少陽者也今遺基舊墉尚在其水又東歷邯鄲阜張晏所謂邯山在東城下者也曰單盡也城郭從邑故加邑邯鄲之名蓋指此以立稱矣故趙郡治也長沙耆舊傳稱桓楷為趙郡太守曾有遺囊粟于路者行人掛囊于樹莫敢取之即于是處也

其水又東流出城又合成一川也又東澄而為渚渚水東南流〔案近刻訛作沚水東南流〕注拘澗水又東入白渠又東故瀆出焉一水東為澤渚曲梁縣之雞澤也國語所謂雞丘矣東北通澄湖白渠故瀆南出所在枝分右出即邯溝也歷邯溝縣故城東蓋因溝以氏縣也地理風俗記曰即裴城西北二十里有邯溝城故縣也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八年伐邯鄲取肥者也晉書地道記曰太康中立以隸廣平也渠道交徑互相纏縈與白渠同歸逕列人右會

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東至列人入漳是也

又東北過斥漳縣南

應劭曰其國斥鹵故曰斥漳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斷舊溪東北出〔案舊字近刻訛在斷字上〕消流瀦注而已尚書所謂覃懷厎績至于衡漳者也孔安國曰衡橫也言漳水橫流也〔案言下近刻衍覃字〕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應劭曰縣故館陶之別鄉漢宣帝地節三年置〔案近刻訛作元帝元康三年置〕以封后父許伯為侯國王莽更曰延平也〔案近刻訛作平延〕

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

衡漳故瀆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地理志廣平有南曲縣〔案近刻訛作曲周縣〕應劭曰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又逕曲周縣故城東地理志曰漢武帝建元四年置王莽更名直周矣按史記大將軍酈商以高祖六年封曲周縣為侯國又考漢書同〔案近刻訛作史記〕是知曲周舊縣非始孝武嘯父〔案近刻訛作蓋商〕冀州人在縣市補履數十年〔案近刻脫十字〕人奇其不老求其術而不能

得也衞漳又北逕巨橋邸閣西舊有大梁橫水故有巨橋之稱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以賑殷之饑民服虔曰巨橋倉名許慎曰(案近刻脫此三字)鉅鹿水之大橋也今臨側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狀若丘墟蓋遺囤故窖處也衡水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應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取目焉路溫舒縣之東里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澤中取蒲牒用寫書即此澤也鉅鹿郡治秦始皇二十五年滅趙以爲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年(案近刻重一元字)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二年(案近刻訛作三年)以封趙敬肅王子爲平干國(案近刻訛作廣平侯國)世祖中興更爲鉅鹿也鄭玄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案近刻訛作北共山)淇水出焉(案淇水下近刻有共水二字係衍文)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于

齊師之降(案近刻訛作城)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案近刻脫惡字)惡言降故改云共耳(案近刻訛作云共之)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余按鄭玄據尚書有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推次言之故以淇水爲降水共城爲降城所未詳也稽之群書共縣本共和之故國(案國上近刻衍故字)是有共名不因惡降而更稱(案近刻脫國字)禹著山經淇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遠當非改絳草爲今號但是水導源共北山(案近刻訛作共山地)也玄欲成降義(案義下近刻有國字義訛作議)故以淇水爲降水耳

即如玄引地說黎陽鉅鹿非千里之逕直信都于大陸者也(案近刻此語有脫誤)惟屯氏北出館陶事近之矣按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是乃與漳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川脈舛偶殊瀆而衡漳舊道與屯氏相亂(案近刻脫氏字)乃書有濫降之文(案近刻脫文字)與地說千里之誌(案近刻誌說二字在與字上)即之逢致與書相鄰河之過降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自宿迄于鉅鹿出于東北皆爲大陸語之纏絡厥勢耿矣九河既播八枝代絕(案枝近刻訛作技)

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故鬲般列于東北徙駭瀆聯漳絳同逝之狀粗分陂障之會猶在按經考瀆自安故目矣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昔袁本初還自易京上巳屆此率其賓從禊飲于斯津矣衡漳又逕沙丘臺東紂所成也在鉅鹿故城東北七十里趙武靈王與秦始皇並死于此矣又逕銅馬祠東漢光武廟也更始三年秋光武追銅馬于館陶大破之遂降之賊不自安世祖令其歸營乃輕騎行其壘賊乃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遂將降人分配諸將衆數十萬人故關西號世祖曰銅馬帝也祠取名焉廟側有碑述河內脩武縣張導字景明以建和三年爲鉅鹿太守漳津汎濫土不稼穡導披按地圖與丞彭參掾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裏傭功排通以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用嘉賴題云漳河神壇碑而俗老耆儒猶揭斯廟爲銅馬劉神寺(案近刻劉訛作劉)是碑頃因震裂餘半不可復識矣又逕南宮縣故城西漢惠帝元年以封張越人子買爲侯國王莽之序中也其水與隅醴通爲衡

津(案隅近刻誤作禑)又有長蘆淫水之名絳水之稱矣今漳水既斷絳水非復纏絡矣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又東南逕經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經縣東五十里有經城故縣也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城鄉也更始二年和戎卒正邳彤(案近刻訛作太守邳彤)與上會信都南安城鄉上大悅即此處也故瀆又東北逕辟陽亭漢高帝六年封審食其爲侯國王莽之樂信也地理風俗記曰廣川西南六十里有辟陽亭故縣也絳瀆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于信都城東連于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入于海也

又北過堂陽縣西

衡水自縣分爲二水(案衡近刻訛作橫)其一水北出逕縣故城西世祖自信都以四千人先攻堂陽降水者也水上有梁謂之旅津渡商旅所濟故也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門石崩褫餘基殆在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長蘆水東逕堂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堂

水之陽穀梁傳曰水北爲陽也今于縣故城南(案南字近刻訛在故字下)更無別水惟是水東出可以當之斯水蓋也堂水之兼稱矣長蘆水又東逕九門城北(案城近刻訛作成又)(脫此字)故縣也又東逕扶柳縣故城南(案於近刻脫原本作扶及)(據漢書改正)世祖建武三十年封寇恂子損爲侯國(案國近刻訛作損)又東歷北逕信都縣故城西信都郡治也漢高帝六年置景帝中二年(案近刻脫中字)爲廣川惠王越國王莽更爲新博縣曰新博亭光武自薊至信都是也明帝永平十五年更名樂成安帝延光中改曰安平

城內有漢冀州從事安平趙徵碑又有魏冀州刺史
陳留丁紹碑青龍三年立城南有獻文帝南巡碑（案近刻訛文字）其水側城北注又北逕安陽城東又北逕武陽
城東十三州志曰扶柳縣東北有武陽城故縣也又
北爲博廣池池多名蟹佳蝦歲貢王朝以充膳府又
北逕下博縣故城東而北流注于衡水也
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
扶柳縣故城在信都城西衡水逕其西（案絳瀆之左出昔北逕言都城東長蘆水自扶柳城南北逕信都城西而達水明逕扶柳城西不得逕信都城西水經之文誤矣）

道元正之縣有扶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也衡水又北逕
昌城縣故城西地理志信都有昌城縣（案今漢書作昌成無土旁）
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差爲侯國闞駰曰昌城
本名阜城矣應劭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城故縣
也世祖之下堂陽昌城人劉植率宗親子弟據邑以
奉世祖是也又逕西梁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扶
柳縣西北五十里有西梁城（案近刻脫西字）故縣也世以爲
五梁城蓋字狀致謬耳衡漳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
漢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爲侯國王莽改之曰桓分也
合斯洨故瀆斯洨水首受大白渠大白渠首受綿蔓
水綿蔓水上承桃水水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流世
謂之曰桃水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也又北流逕井
陘關下注澤發水亂流東北逕常山蒲吾縣西而桃
水出焉南逕蒲吾縣故城西又東南流逕桑中縣故
城北世謂之石勒城蓋趙氏增城之（案城近刻訛作成）故擅
其目俗又謂之高功城（案近刻脫城下有也字）地理志曰侯
國也桃水又東南流逕綿蔓縣故城北王莽之綿延
也世祖建武二年封郭況爲侯國自下通謂之綿蔓

水綿蔓水又東流逕樂陽縣故城西右合井陘山水

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水（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東北流屈逕
陳餘壘西（案近刻訛作而）俗謂之故壁城昔在楚漢韓信東
入餘拒之于此不納左車之計悉衆西戰信遣奇兵
自間道出立幟于其壘師奔失據遂死泜上其水又
屈逕其壘南又南逕城西東注綿蔓水綿蔓水又屈
從城南俗名曰臨清城非也地理志曰侯國矣王莽
更之曰暢苗者也（案暢近刻訛作申）東觀漢記曰（案記近刻訛作書）
光武使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以銚期爲偏將軍別
攻真定宋子餘賊拔樂陽稾肥壘者也（案拔近刻訛作援）綿
蔓水又東逕烏子堰枝津出焉又東謂之大白渠地
理志所謂首受綿蔓水者也白渠水又東南逕關縣
故城北（案關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關今改正）地理志常山之屬縣也又
東爲成郎河水上有大梁謂之成郎橋又東逕耿鄉
南世祖封前將軍耿純爲侯國世謂之宜安城又東
逕宋子縣故城北又謂之宋子河漢高帝八年封許
瘛爲侯國（案瘛近刻訛作瘛）王莽更名宜子昔高漸離擊筑
傭工（案近刻脫高字傭訛作傳）自此入秦又東逕敬武縣故城北

按地理志鉅鹿之屬縣也漢元帝封女敬武公主爲
湯沐邑闞駰十三州記曰楊氏縣北四十里有敬武
亭（案近刻脫敬字）故縣也今其城實中小邑耳故俗名之曰
敬武壘即古邑也白渠水又東謂之斯洨水地理志
曰大白渠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者也（案近刻訛作東至曲陽入洨河者也）東分爲二水枝津右出焉東南流謂之百尺溝
又東南逕和城北世謂之初丘城非也漢高帝十一
年封郎中公孫昔爲侯國（案昔近刻訛作耳）又東南逕貰城
西（案貰近刻訛作有下同）漢高帝六年封呂博爲侯國百尺溝

東南散流逕歷鄉東而南入泜湖東注衡水也斯洨
水自枝津東逕貰城北又東積而爲陂謂之陽糜淵
淵水左納白渠枝水俗謂之泜水水承白渠于藁城
縣之烏子堰（案近刻脫城字）又東逕肥纍縣之故城南又東
逕陳臺南臺甚寬廣今上陽臺屯居之又東逕新豐
城北按地理志云鉅鹿有新市縣侯國也王莽更之
曰樂市而無新豐之目所未詳矣其水又東逕昔陽
城南世謂之曰直陽城非也本鼓聚矣春秋左傳昭
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月鼓人請降

穆子曰猶有食色不許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
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
也（案近刻無也字有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八字係後人以左傳之文增改）賈怠無卒棄
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
惡不愆城可獲也（案近刻無也字有而民知義所五字亦後人以左傳增改）有死
義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克鼓而返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既獻而返之鼓
子又叛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負甲息于門外（案近刻脫外字）
襲而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者也十三
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
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白渠枝水又東逕下曲
陽城北（案枝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泜復脫下字）又逕安鄉縣故城南地
理志曰侯國也又東逕貰縣（案近刻訛作有蒸）入斯洨水斯
洨水又東逕西梁城南又東北逕樂信縣故城南地
理志鉅鹿屬縣侯國也又東入衡水衡水又北爲袁
譚渡蓋譚自鄴往還所由故濟得厥名
又東北過下博縣之西
衡水又北逕鄡縣故城東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

年秦封衛缺于鄡改名曰商郎此是也故王莽改曰秦聚也地理風俗記曰縣北有鄡阜蓋縣氏之又右逕下博縣故城西王莽改曰閏博應劭曰太山有博故此加下漢光武自滹沱南出至此失道不知所以遇白衣老父曰信都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世祖赴之任光開門納焉漢氏中興始基之矣尋求老父不得（案老父近刻訛作父老）議者以爲神衛漳又東北歷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𤥨（案近刻訛作爭）西逕樂鄉縣故城南王莽更之曰樂丘也又東引葭水注之（案近刻訛作葭水注）也

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

經敘阜城于下博之下昌亭之上考地非比于事爲同勃海阜城又在東昌之東故知非也（案後漢安平國之阜城即前漢信都國之昌城故道元謂其非勃海之阜城也）漳水又東北逕武邑郡南魏所置也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按史記秦破趙將扈輒于武隧斬首十萬即于此處也王莽更名桓隧矣白馬河注之水上承滹沱東逕樂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衡漳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王莽之順桓也晉武帝封子于縣以爲王國後分武邑武隧觀津爲武邑郡治此衡漳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强淵淵之西南（案此下近刻衍之字）側水有武强縣故治故淵得其名焉東觀漢記曰光武拜王梁爲大司空以爲侯國者舊云邑人有行于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爲湖縣長及吏咸爲魚矣今縣治東北半里許蔣水淵水又東南結而爲湖又謂之郎君淵耆舊又言縣淪之日其子東奔又陷于此故淵得郎君之目矣淵水北通謂之石虎口又東北爲張平澤澤水所泛北決堤口謂之張刀溝北注衡漳（案近刻訛作衡河）謂之張平口亦曰張平溝水溢則南注水耗則輟流衡漳又逕東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也王莽之田昌也俗名之曰東相（案近刻脫曰字）蓋相昌聲韻合故致茲誤矣西有昌城故目是城爲東昌矣衡漳又東北右會滹沱故瀆謂之合口衡漳又東北分爲二川當其水決處名之曰李聰淀

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北別出（案近刻訛作別出北）

衡漳于縣無別出之瀆出縣北者（案近刻脫出字）乃滹沱別水分滹沱故瀆之所纏絡也衡漳又東分爲二水左出爲向氏口瀆水自此決入也（案近刻訛作瀆水自此決入水也）衡漳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漢文帝封韓王信之子韓頹當（案近刻訛作高帝封韓頹當）爲侯國王莽之樂成亭也衡漳又東北右合柏梁溠水上承李聰淀東北爲柏梁溠東逕蒲領縣故城南（案蒲近刻訛作滿）漢武帝元朔三年封廣川惠王子劉嘉（案近刻脫惠字）爲侯國地理風俗記云脩縣西北八十里有蒲領鄉故縣也又東北會桑社枝津（案近刻訛作社下）又東北逕弓高城北又東注衡漳謂之柏梁口衡漳又東北右會桑社溝溝上承從陂世謂盧達從薄亦謂之摩訶河（案近刻訛作摩河）東南通清河西北達衡水春秋雨泛（案此下近刻有漳澤津渚令五字係衍文）觀津城北方二十里盡爲澤藪蓋水所鍾也其瀆逕觀津縣故城北樂毅自燕降趙封之于此邑號望諸君王莽之朔定亭也又東逕竇氏青山南側堤東出青山即漢文帝竇后父少翁冢也少翁是縣人（案近刻脫郎是縣人二字作）遭秦之亂漁釣隱身墜淵而死景帝立后遣使者塡以葬父起大墳于觀津城東南故民號曰青山也又東逕董仲舒廟南仲舒廣川人也世猶謂之董府君祠春秋祈祭不輟舊溝又東逕脩市縣故城北（案脩近刻訛作脩下同）漢宣帝本始四年封清河綱王子劉寅爲侯國王莽更之曰居寧也俗謂之溫城非也地理風俗記曰脩縣西北二十里有脩市城故縣也又東會從陂陂水南北十里東西六十步子午潭漲淵而不流亦謂之桑社淵從陂南出夾堤東派逕脩縣故城北東合清漳漳泛則北注澤盛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通（案近刻訛作逕通）從陂北出東北分爲二川一川北逕弓高城西而北注柏梁溠一川東逕弓高城南又東北楊津溝水出焉（案楊近刻作陽下同又此下原本及近刻有左瀆北入衡漳謂之楊洪口凡十一字係注文混作經今刪）衡水東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縣故城南河閒郡治地理志曰故趙也漢文帝二年（案近刻脫此二字）別爲國應劭曰在兩河之間也景帝九年封子德爲河閒王是爲獻王王莽更名郡曰朔定縣曰陸信褚先生曰漢宣帝地節三年封

大將軍霍光兄子山爲侯國也章帝（案近刻訛作漢宣帝三字）封子開于此桓帝（案桓帝上近刻衍漢字）追尊祖父孝王開爲孝穆王以其邑奉山陵故加陵曰樂成陵也（案近刻脫成字）今城中有故池方八十步舊引衡水北入城注池池北對層臺基陛荒蕪示存古意也

又東北過成平縣南（案近刻此下有合清河三字）

衡漳又東逕建成縣故城南（案近刻訛作津）按地理志故屬勃海郡褚先生曰漢昭帝元鳳三年封丞相黃霸爲侯國也成平縣故城在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河

闞駰王子劉禮爲侯國王莽之澤亭也城南北相直衡漳又東右會楊津溝水水自成（案此三字近刻訛作自澤水）東逕阜城南地理志勃海有阜城縣王莽更名吾城者非經所謂阜城也建武十五年世祖更封大司馬王梁爲侯國楊津溝水又東北逕建成縣左入衡水謂之楊津口衡漳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又逕南皮縣之北皮亭而東北逕浮陽縣西東北注也（案近刻訛作之）

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

清漳逕章武縣故城西（案逕近刻訛作自）故濊邑也枝瀆出焉謂之濊水東北逕參戶亭（案戶近刻作后下同）分爲二瀆應劭曰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世謂之平虜城枝水又東注謂之蔡伏溝又東積而爲淀一水逕亭北又逕東平舒縣故城南代郡有平舒城故加東地理志勃海之屬縣也魏土地記曰章武郡治故世以爲章武故城非也又東北分爲二水一右出爲淀（案一下近刻衍水字）一水北注滹沱謂之濊口清漳亂流而東注于海

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案要近刻訛作黽）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

淮南子曰清漳出揭戾山（案高近刻訛作揭）高誘云山在沾縣今清漳出沾縣故城東北俗謂之沾山（案近刻並作漳山）後漢分沾縣爲樂平郡（案近刻脫郡字）治沾縣水出樂平郡沾縣界故晉太康地記曰樂平縣舊名沾縣（案近刻訛作舊名清漳縣）漢之故縣矣（案近刻脫舊字）其山亦曰鹿谷山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不歷其西也又南逕昔陽城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

遂入昔陽杜預曰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者是也其水又南得梁榆水口水出梁榆城西大嵰山水有二源北水東南流逕其城東南注于南水（案近刻脫于字）南水亦出西山東逕文當城北又東北逕梁榆城南即閼與故城也秦伐趙閼與（案趙近刻訛作韓）惠文王使趙奢救之奢納許歷之說破秦于閼與謂此也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並言涅縣有閼與聚盧諶征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尋閼與之舊都（案近刻訛作下）闞駰亦云閼與今梁榆城是也（案闞駰二字近刻訛作樞字）漢高帝八年封馮解散爲侯國（案近刻作爲閼氏侯國當是後人據史記所增）其水左合北水（案左近刻訛作右）北水又東南入于清漳清漳又東南與轑水相得轑水出轑陽縣西北轑山（案轑陽近刻訛作轑河下同）南流逕轑陽縣故城西南東流至粟城注于清漳也

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案涉近刻作沙漢志亦作沙涉字形相似而一國志有涉長之稱今從原本）

按地理志魏郡之屬縣也漳水于此有涉河之稱蓋名因地變也（案近刻脫河字）

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

水經注卷十

水經注卷十一

後魏酈道元撰

易水　滱水

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

易水出西山寬中谷（案此道元所謂北易今名中易水）東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不從王莽之政（案從近刻作同）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此山故其捨居世以爲五大夫城即此岳讚云五王在中廬崑迹緒者也易水又東左與子莊溪水合水北出子莊關南流逕五公城西

屈逕其城南五公即王興之五子也（案即近刻作猶）光武即帝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憙侯（案憙近刻訛作喜）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爲唐侯所謂中山五王也（案近刻作中山之五王也）俗又以五公名居矣二城並廣一里許俱在岡阜之上上斜而下方（案二城以下十八字近刻誤在後館之下）其水東南入于易水易水又東右會女思谷水水出西南女思澗東北流注于易謂之三會口易水又東屆關門城西南即燕之長城門也與樊石山水合水源西出廣昌縣之樊石山（案縣上近刻衍鄉字）東流逕覆釜山下東流注于易水易水又東屆燕之長城又東逕漸離城南蓋太子丹館高漸離處也易水又東逕武陽城南（案近刻脫城字）蓋易自寬中歷武夫關東出是兼武水之稱故燕之下都擅武陽之名左得濡水枝津故瀆武陽大城東南小城即故安縣之故城也漢文帝封丞相申屠嘉爲侯國城東西二里南北一里半高誘云易水逕故安城南城外東流（案近刻脫城字）即斯水也誘是涿人事經明證（案近刻訛作事明經證）今水被城東南隅（案隅近刻訛作陂）世又謂易水爲故安河武陽蓋燕昭王

之所城也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故傅逮述遊賦曰出北薊歷良鄉登金臺觀武陽兩城遼廓舊迹冥芒蓋謂是處也易水東流而出于范陽

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容城縣南

易水逕范陽縣故城南(案逕下近刻衍此字復脫南字)秦末張耳陳餘為陳勝略地燕趙命蒯通說之(案命字近刻訛在燕趙上)范陽先下是也漢景帝中二年(案近刻訛作中元三年)封匈奴降王代為侯國王莽之順陰也(案近刻訛作之通順也)昔慕容垂之為范陽也戍之郎斯(案此十三字近刻訛在後臺北有蘭馬臺之上又郎斯下當有脫文)意欲圖還上京阻于行蘞造次不獲遂中(案此十六字近刻訛在後可得而尋下又上下當有脫文未詳)易水又東與濡水合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案此道元所謂北濡今名北易水)東流與源泉水合水發北溪東南流注濡水(案南流近刻訛作西北)濡水又東南逕樊於期館西是其授首于荊軻處也濡水又東南流逕荊軻館北昔燕丹納田生之言尊軻上卿館之于此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㪅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案二館以下三十三字近刻訛在前谷又以五公名居矣之下)濡水又東逕武陽城西北(案近刻脫武字)舊堨濡水枝流南入城逕柏冢西冢垣城側闕水堨也四周墍域深廣有若城焉(案近刻垣訛作相垣訛作且城訛作城)其水側有數墳墳高壯望若青丘詢之古老訪之史籍並無文證以私情求之當是燕都之前故墳也或言燕之墳塋斯不然矣其水之故瀆南出屈而東轉又分為二瀆(案此下近刻有一水東注金臺陂七字係羼出衍文)一水還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堨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釣臺(案近刻脫有字二訛作一)參差交峙迢遞相望更為佳觀矣其一水東出注金臺陂陂東西六七里南

北五里(案近刻訛作東西六七十步南有金北五十步)側陂西北有釣臺高丈餘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如減(案此下近刻有高十餘丈四字係羼出衍文)北有小金臺(案近刻脫此五字)臺北有蘭馬臺並悉高數丈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徑通(案徑近刻作逕)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棟堵咸淪柱礎尚存是其基構可得而尋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宦遊歷說之民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言燕昭創

之于前子丹踵之于後故雕牆敗館尚傳鐫刻之石(案近刻訛作名)雖無經記可憑(案近刻訛作雖無紀可悉)察其古跡似符宿傳矣(案近刻脫宿字)濡水自堰又東逕紫池堡西屈而北流又有渾塘溝水注之水出遒縣西白馬山南溪中東南流入濡水濡水又東逕塞口古壘石堰水處也濡水舊枝分南入城東大陂陂方四里今無水陂內有泉渊而不流際池北側俗謂聖女泉濡水又東得白楊水口水出遒縣西山白楊嶺下(案縣下近刻有之字)東南流入濡水時人謂之虎眼泉也濡水東合檀水(案近刻作檀本)山水出遒縣西北檀山西南南流與石泉水會水出石泉固東南隅水廣二十許步深三丈固在衆山之內平川之中四周絕澗阻水八丈有餘石高五丈石上赤土又高一匹(案近刻訛作四上有文字係後人妄加)壁立直上(案近刻作堂廟立上)廣四十五步水之不周者路不容軌僅通人馬謂之石泉固固上宿有白楊寺是白楊山神也寺側林木交蔭叢柯隱景沙門釋法澄建剎于其上更為思玄之勝處也其水南流注于檀水故俗有并溝之稱焉(案近刻作安)其水又東南流歷故安縣北而南

注濡水濡水又東南流于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南合易水而注巨馬水也故地理志曰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至范陽入濡水闞駰亦言是矣又曰濡水合渠許慎曰濡水入淶淶渠二號即巨馬之異名(案巨馬河注云卽涿水也又云亦曰渠水故此言二號卽巨馬之異名本及近刻兩淶字並訛作深而脫文入淶今名本又訛作入涿淶皆誤轉訛作)然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濡水南濡(案南濡見於水內南易南濡並入北易而北濡云濡水入易並以下流復合二易攝通稱北易可言入北南易可言入南故曰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濡水南濡也北以南濡北易逕諸稍不可通矣)北易至涿郡范陽縣會北濡又並亂流入淶(案此卽上所謂濡水東南合易並注巨馬水也)是則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東逕容城縣故城北渾濤東注至勃海平舒縣與易水合(案道元敘北易既會北濡入淶與淶水同逕容城至平舒與南易合以下則敘南易源流二易混舉兼于不分北南尋求端緒故覽者竟似訛之)闞駰曰涿郡西界代之易水而是水(案北南易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郎山東北燕王仙臺東臺有三峰甚為崇峻騰雲冠峰高霞翼嶺岫壑沖深含煙罩霧耆舊言燕昭王求仙處其東謂之石虎岡范曄漢書云中山簡王焉之塋也(案近刻脫焉字)厚其葬採涿郡山石以樹墳塋陵隧碑獸並出此山(案此下近刻有虎之石虎)

(山六字係出山衍文)有所遺二石虎後人因以名岡山之東麓(案近刻脫山字)卽泉源所導也經所謂閻鄉西山(案近刻西訛作山西脫山字)其水東流有場水南會渾波同注俗謂之為雹河司馬彪郡國志曰雹水出故安縣世祖令耿況擊故安西山賊吳耐蠡符雹上十餘營皆破之卽是水者也易水又東逕孔山北山下有鍾乳穴穴出佳乳採者篝火尋沙入穴里許渡一水潛流通注(案近刻注訛作渭流)其深可涉于中衆穴奇分令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趣每于疑路必有歷記返者乃尋孔以自達矣上

又有大孔豁達洞開(案豁近刻訛作谿)故以孔山為名也其水又東逕西故安城南(案城下近刻衍其字)即闕鄉城也歷送荊陘北(案送近刻訛作逕)耆舊云燕丹餞荊軻于此因而名焉世代已遠非所詳也遺名舊傳不容不詮庶廣後人傳聞之聽易水又東流屈逕長城西又東流南逕武隧縣南新城縣北(案隧近刻訛作遂下同)史記曰趙將李牧伐燕取武隧方城是也俗又謂是水為武隧津(案近刻脫是字)津北對長城門謂之汾門(案汾近刻訛作汾下同)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與燕(案近刻脫上王字)

燕以葛城武陽與趙即此也亦曰汾水門又謂之梁門矣易水東分為梁門陂易水又東梁門陂水注之水上承易水于梁門東入長城東北入陂陂水北接范陽陂陂在范陽城西十里方十五里俗亦謂之為臨鄉陂陂水南通梁門淀方三里淀水東南流出長城注易(案近刻脫城字)謂之范水易水自下有范水通目又東逕范陽縣故城南即應劭所謂范水之陽也易水又東逕樊輿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脩為侯國王莽更名握符矣地理風俗記曰北新城縣東二十里有樊輿亭故縣也易水又東逕容城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趙將夜于深澤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于容城(案唯近刻訛作攜)皆為侯國王莽更名深澤也易水又東埿水注之(案埿近刻訛下同)水上承二陂于容城縣東南謂之大埿淀小埿淀其水南流注易水謂之埿洞口(案洞近刻訛作同)水側有渾埿城易水逕其南東合滱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案西近刻訛作城)東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易水又東逕易京南漢末公孫瓚害劉虞于

薊下時童謠云燕南垂趙北際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地當之故自薊徙臨易水謂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趙建武四年石虎自遼西南達易京以京障至固令二萬人廢壞之今者城壁夷平(案城近刻訛作壁)其樓基尚存猶高一匹餘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樓即瓚所保也(案保近刻訛作堡)故瓚與子書云袁氏之攻狀若鬼神衝梯舞于樓上鼓角鳴于地中即此樓也易水又東逕易縣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闞駰稱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于易水上燕丹子稱荊軻入秦太子與知謀者(案近刻脫此十四字)(際後人妄刪考渭水注亦記太子丹之遺事亦引燕丹子曰當是古書之逸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荊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為壯聲士髮皆衝冠為哀聲士皆流涕疑于此也余按遺傳舊跡多在武陽似不餞此也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降王僕𪒠為侯國也

又東過安次縣南

易水逕縣南鄚縣故城北(案鄚近刻訛作鄭)東至文安縣與

滹沱合史記蘇秦曰燕長城以北易水以南正謂此水也是以班固闞駰之徒咸以斯水謂之南易

又東過泉州縣南(案泉近刻訛作東)東入于海

經書水之所歷沿次注海也

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

即㶟夷之水也(案㶟近刻訛作溫周禮作㶟)出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者也其水東南流山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世謂之石銘陘也其水又南逕候塘(案近刻訛作候塘)川名也又東合

溫泉水水出西北暄谷其水溫熱若湯能愈百疾故世謂之溫泉焉東南流逕興豆亭北亭在南原上敧傾而不正故世以敧城目之水自原(案近刻脫此三字)東南注于滱(案滱近刻訛作流)滱水又東莎泉水注之(案近刻脫莎字)水導源莎泉南流水側有莎泉亭東南入于滱水滱水又東逕靈丘縣故城南(案此下近刻有水自原東南注滱水八字係重出衍文)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縣古屬代漢靈帝光和元年中山相臧旻上請別屬也瓚注地理志曰(案近刻脫瓚注二字)靈丘之號在武靈王之前矣

又按司馬遷史記(案近刻脫此二字)趙敬侯九年(案九近刻訛作二)敗齊于靈丘則名不因武靈王事(案近刻脫武字)如瓚注(案注近刻訛作淺)滱水自縣南流入峽謂之隘門設隘于峽以譏禁行旅歷南山高峰隱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澗西轉逕御射臺南臺在北阜上臺南有御射石碑南則秀嶂分霄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車駕沿濔(案近刻訛作沿革)每出是所遊藝焉(案近刻脫是字)滱水西流又南轉東屈逕北海王詳之石碣南御射碑石柱北而南流也(案射碑近刻訛作所猶又流下有者字衍)

東南過廣昌縣南(案近刻脫京字)

滱水東逕嘉牙川有一水南來注之水出恒山北麓稚川三合(案稚近刻訛作雅)逕嘉牙亭東而北流注于滱水水之北山行即廣昌縣界滱水又東逕倒馬關關山險隘最為深峭(案最近刻訛作是)勢均詩人高岡之病良馬傳險之困行軒故關受其名焉關水出西南長溪下東北歷關注滱滱水南山上起御坐于松園建祗洹于東圃東北二面岫嶂高深霞峰隱日水望澄明淵無潛甲行李所逕鮮不徘徊忘返矣

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

滱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下東北流出峽峽右山側（案近刻訛作則）有祗洹精廬飛陸陵山丹盤虹梁（案此二語有訛誤）長津泛瀾縈帶其下東北流注于滱滱水又屈而東合兩嶺溪水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北嶺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遠峯石隥逶迤沿途九曲歷睇諸山咸爲劣矣抑亦羊腸邛崍之類者也齊宋通和路出其間其水東北流注于滱水又東左合懸水水出山原岫盤谷輕湍濬下分石飛懸（案此下注衍水字）一匹有餘直灌山際白波奮流自成潭渚其水東南流揚湍注于滱滱水又東流歷鴻山（案近刻脫鴻字）世謂是處爲鴻頭疑即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關尉治北平而畫塞于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土所極也（案近刻極訛作抹）滱水于是左納鴻上水水出西北近溪東南流注于滱水也

又東過唐縣南

滱水又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案近刻左訛作中又脫在唐縣三字）縣有雹水（案近刻脫此西字）亦或謂之爲唐水也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城內有小山在城西側而銳上若委粟焉（案近刻而訛作水）疑即地道記所云望都縣有委粟關也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謂之中山城以城中有唐水（案此二字近刻訛作山之間三字）因復謂之爲廣唐城也中山記以爲中人城（案近刻中山記上衍故字）又以爲鼓聚殊爲乖謬矣言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案近刻譌作此）中人中山郡治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東二十里有故中人城（案東近刻訛作西下云但其不東正此言東之譌）若望都城東

有一城名堯姑城（案近刻姑訛作始）本無中人之傳（案近刻訛作中山之傳）潘或以爲中人所未詳也中山記所言中人者城東去望都故城十餘里二十里則蘇但苦其不東觀夫異說（案近刻夫訛作矣）咸爲爽矣今此城于盧奴城北如西六十里城之西北泉源所導西逕郎山北（案近刻郎訛作根）郎唐音讀近寔兼唐水之傳（案近刻傳訛作稱）西流歷左人亭注滱水滱水又東左會一水水出中山城北郎阜下（案近刻訛作郎中阜下）亦謂之唐水也然于城非在西（案近刻西訛作在西）俗又名之爲雹水（案近刻脫雹字）又兼二名焉西南流入滱亦所未詳蓋傳疑耳滱水又東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爲郎禹貢所謂恒衞既從也滱水又東右苞馬溺水水出上曲陽城東北馬溺山（案近刻山訛作水）東北流逕伏亭晉書地道記曰望都縣有馬溺關中山記曰八渡馬溺是山曲要害之地二關勢接（案近刻勢接訛作一）一疑斯城即是關尉宿治異目之來非所詳矣馬溺水又東流注于滱滱水又東逕中人亭南春秋左傳昭公十三年晉荀吳率師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者也滱水又東逕京丘北世謂之京陵（案近刻脫陵字）南對漢中山頃王陵（案近刻脫中山二字）滱水北對君子岸岸上有哀王子憲王陵坎下有泉源積水亦曰泉上岸滱水又東逕白土北南即靖王子康王陵三墳並列者是滱水又東逕樂羊城北史記稱魏文侯使樂羊滅中山蓋其故城中山所造也故城得其名滱水又東逕唐縣故城南此二城（案此近刻訛作北二城謂左人唐城也）俱在滱水之陽故曰滱水逕其南（案近刻滱訛作盧）城西又有一水導源縣之西北平地（案近刻訛作縣之西北平城之西）泉湧而出俗亦謂之爲唐水也東

流至唐城西北隅埸而爲湖俗謂之唐池蓮荷被水嬉遊多萃其上（案近刻嬉訛作嬉）信爲勝處也（案近刻勝訛作稱）其水南入小溝下注滱水自上歷下通稱唐川之兼稱焉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唐縣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于此城取中人鄉則四十也唐水在西北入滱與應符合又言堯山者在南則無山以擬之爲非也闞駰十三州志曰中山治盧奴（案近刻脫中字）唐縣故城在國北七十五里駰所說北則非也（案近刻此訛作北）史記曰帝嚳氏沒帝堯氏作始封于唐望都縣在南今此城南對盧奴故城自外無城以應之考古知今事義全違俗名望都故城則八十許里（案此句之上有脫文）距中山城則七十里驗途推邑宜爲唐城城北去堯山五里（案近刻脫里字）與七十五里之說相符然則俗謂之都山（案近刻都山訛作郁山）即是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皇甫謐曰堯山一名豆山今山于城北如東（案近刻加東二字訛作而）崭絕孤峙虎牙桀立（案近刻虎訛作處）山南有堯廟是即堯所登之山者也地理志曰堯山在南今考此城之南又無山以應之是故先後論者咸以地理記之說爲失（案近刻此下脫字）

[illegible]又即俗說以唐城爲望都城者自北無城以擬之假復有之途程紆遠（案近刻脫遠字）山河之狀全乖古證傳爲疏罔是城西北豆山西足有一泉源東北流逕豆山下合蒲水亂流轉注東入滱是豈唐水乎所未詳也又于是城之南如東十餘里有一城俗謂之高昌縣城或望都之故城也縣在唐南（案近刻此下脫有字）皇甫謐曰相去五十里稽諸城地猶十五里蓋書誤耳此城之東有山孤峙世以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山孤都聲相近疑即所謂都山也帝王世紀曰堯母慶

都所居故縣目曰望都案此六字近刻訛在前望都之故城也下張晏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都縣以爲名也唐亦中山城也爲武公之國周同姓周之衰也國有赤狄之難齊桓霸諸侯疆理邑土遣管仲攘戎狄築城以固之案此三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滱水南盧奴縣之故城下地理志曰盧水出北平上文義不連貫今訂正移于此其後桓公不恤國政周王問太史餘曰今之諸侯孰先亡乎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所以異禽獸也今中山淫昏康樂逞欲無度其先亡矣後二年果滅魏文侯以封太子擊也漢

水經注　卷十一

高祖立中山郡景帝三年爲王國案近刻訛作侯國王莽之常山也魏皇始二年破中山立安州天興三年改曰定州治水南盧奴縣之故城昔耿伯昭歸世祖于此處也滱水之右盧水注之水上承城內黑水池案此二十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今府榭猶傳故制下自漢及燕上今訂正移此地理志曰盧水出北平疑爲疎闊闞駰應劭之徒咸亦言是矣余按盧奴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百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水黑曰盧案近刻訛作黑水口盧不流曰奴故此城藉水以取名矣案此城近刻訛作城北池水東北際水有漢中山王故宮處案近刻脫中山二字臺殿觀榭皆上國之制簡王尊貴壯麗有加始築兩宮開四門穿北城累石爲竇案近刻訛爲字通池流于城中案近刻訛作通承水流于城中唐造魚池釣臺戲馬之觀歲久頹毀遺基尚存今悉加土爲利剎靈圖案近刻訛作剎利池之四周居民駢比填褊穢陋案近刻訛作褊而泉源不絕暨趙石建武七年遣北中郎將始築小城興起北榭立宮造殿後燕因其故宮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築隔城興復宮觀今府榭猶傳故制自漢及燕池水遷石竇

水經注　卷十一

案漢近刻訛作漢遷水訛作承滱水石竇既毀池道亦絕水潛流出城潭積微漲消水東北注于滱滱水又東逕漢哀王陵北冢有二墳故世謂之兩女陵非也哀王是靖王之孫康王之子也滱水又東右會長星溝溝出上曲陽縣西北長星渚案出近刻訛作在渚水東流又合洛光水水出洛光溝案近刻訛作涓東入長星水亂流東逕恒山下廟北漢末喪亂山道不通此舊有下階神殿中世以來歲書法族焉晉魏改有東西二廟廟前有碑闕壇場列柏焉案柏近刻訛作相其水又東逕上曲陽縣故城北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以歲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昭王南征不還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罷井田因以立縣城在山曲之陽案陽近刻訛作隈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王莽之常山亭也又東南流胡泉水注之水首受胡泉案近刻脫水首二字逕上曲陽縣南又東逕平樂亭北左會長星川東南逕盧奴城南又東北川渠之左有張氏墓冢有漢上谷太守議郎張平仲碑光和中立川渠又東北合滱水水有窮通不常津注

水經注　卷十一

又東過安憙縣南案過近刻訛作逕憙訛作喜

縣故安險也其地蹕險有井塗之難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應爲侯國王莽更名寧險漢章帝改曰安憙中山記曰縣在唐水之曲案曲近刻訛作西山高岸險故曰安險邑豐民安改曰安憙秦氏建元中唐水汎漲高岸崩頹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橫如梁柱焉後燕之初此木尚在未知所從余考記稽疑蓋城地當初山水漭盪漂淪巨栰阜積于斯沙息壤加漸以成地案近刻脫字成地訛作城池板築既興物固能久耳滱水又東逕鄉城北舊盧奴之鄉也中山記曰盧奴有三鄉斯其一焉後隸安憙城郭南有漢明帝時孝子王立碑案明帝時近刻訛作朝時

又東過安國縣北

滱水歷縣東分爲二水一水枝分東南流逕解瀆亭南漢順帝陽嘉元年封河間孝王子淑于解瀆亭爲侯國孫宏即靈帝也又東南逕任丘城南又東南逕安郭亭南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傳富爲侯國其水又東南流入于滹沱滱水又東北流逕

水經注　卷十一

解瀆亭北而東北注

又東過博陵縣南

滱水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縣故饒陽之下鄉者也自河間分屬博陵漢安帝元初七年案元初近刻訛作永初封河間王開子翼爲都鄉侯順帝永建五年更爲侯國也又東北逕博陵縣故城南案近刻脫東北二字即古陸成案近刻訛作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貞爲侯國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沖爲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焉漢末罷還安平晉太始年復爲郡今謂是城爲野城滱水又東北逕侯世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陵陽亭東又北左會博水水出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王莽更名曰順調矣又東南潛入地下博水又東南循瀆重源涌發案循近刻訛作於東南逕三梁亭南疑即古勺梁也竹書紀年曰燕人伐趙圍濁鹿趙武靈王案近刻脫武字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梁者也今廣昌東嶺之東有山俗名之曰濁鹿邏案近刻訛作羅城地不遠案近刻訛作地城土勢相鄰以

此推之或近是矣所未詳也博水又東南逕穀梁亭南又東逕陽城縣散為澤渚渚水瀦漲方廣數里（案近刻脫里字）匪直蒲筍是豐寔亦偏饒菱藕至若孌婉丱童及弱年崽子（案近刻作孌童丱角弱年女子角字亦字皆從人旁改方言江湘之間凡言是子謂之崽廣韻山皆切此從之稱）或單舟採菱或疊舸折芰（案近刻作芰誤）長歌陽春愛深綠水掇拾者不言疲謳詠者自流響（案近刻脫此二字）于時行旅過瞩亦有慰于羈望矣世謂之為陽城淀也陽城縣故城近在西北故陂得其名焉郡國志曰蒲陰縣有陽城者也今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其水又伏流循瀆屆清梁亭西北重源又發博水又東逕白堤亭南（案白近刻訛作自）又東逕廣望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忠為侯國又東合堀溝溝上承清梁陂又北逕清涼城東（案涼近刻訛作源）即將梁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朝平為侯國其水東北入博水博水又東北左則濡水注之（案此南濡也今名鄭水）水出蒲陰縣西昌安郭南中山記曰郭東有舜氏甘泉有舜及二妃祠稽諸傳記（案諸下近刻衍于字）無聞此處世代云遠異說之來于是乎在矣其水

自源東逕其縣故城南枉渚迴湍率多曲復亦謂之為曲逆水也張晏曰濡水于城北（案濡近刻訛作滿）曲而西流是受此名故縣亦因水名而氏曲逆矣春秋左傳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曲逆是也漢高帝擊韓王信自代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宇甚多曰壯哉吾行天下惟洛陽與是耳詔以封陳平為曲逆侯王莽更名順平濡水又東與蘇水合水出縣西南近山東北流逕堯姑亭南（案姑近刻訛作始）又東逕其縣入濡濡水又東（案兩濡字近刻並訛作滿）得蒲水口水出西北蒲陽山西南流積

水成淵東西百步南北百餘步深而不測蒲水又東南流（案蒲近刻訛作滿）水側有古神祠世謂之為百祠亦曰蒲上祠所未詳也又南逕陽安亭東（案陽安近刻訛作安陽下同）晉書地道記曰蒲陰縣有陽安關蓋陽安關都尉治世俗名斯川為陽安壙蒲水又東南歷壙逕陽安關下名關皋為唐頭坂（案皋近刻訛作睪）出關北流又東流逕夏屋故城實中險絕竹書紀年曰魏殷臣趙公孫裒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者也其城東側因阿仍墉築一城（案阿近刻訛作河）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于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其水又東南流逕蒲陰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城在蒲水之陰漢章帝章和二年行巡北岳以曲逆名不善因山水之名改曰蒲陰焉水右合魚水水出北平縣西南魚山山石若巨魚（案近刻訛作山石若巨馬）水發其下故世俗以物色名川又東流注于蒲水又東入濡故地理志曰蒲水蘇水竝從縣東入濡水又東北逕樂城南又東入博水自下博水亦兼濡水通稱矣春秋昭公七年齊與燕盟于濡上（案近刻訛作會于濡水）杜預曰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閒鄚縣入易水是濡水與滱俱亙舉通稱矣（案此下近刻有地理志曰博水東至高陽入河十二字係重出衍文）博水又東北徐水注之水西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迴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迴之名下望層山盛若蟻蛭實兼孤山之稱亦峻竦也（案竦近刻訛作[illegible]）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東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逕南崖下（案崖近刻訛作巖下同）水陰又有一碑徐水又隨山南轉逕東崖下水際又有一碑凡此三銘皆翼對層巒

（案近刻訛作巖）巖障深高壁立霞峙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迴之險邃（案邃近刻訛作途）覽崇岸之竦峙乃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踰于巖山刊石用讚元功夾碑竝有層臺二所即御射處也碑陰皆列樹碑官名徐水東北屈逕郎山（案東北屈近刻訛作屈東北）又屈逕其山南岑（案岑字近刻作岑山二字）競舉若豎鳥翅立石嶄巖亦如劍杪極地險之崇峭漢武之世戾太子以巫蠱出奔其子遠遁斯山故世有郎山之名山南有郎山君碑事具其文（案近刻訛作山南有郎山事具其文）徐水又逕郎山君中子觸鋒將軍廟南（案中子近刻訛作中山子）廟前有碑晉惠帝永康元年八月十四日壬寅發詔錫君父子法祠其碑劉曜光初七年前頓丘太守郎宣（案頓丘近刻訛作頓兵）樹碑焉徐水又逕北平縣縣界有漢熹平四年幽冀二州以戊子詔書（案戊近刻訛作代）遣冀州從事王球幽州從事張昭（案近刻訛作張服）郡縣分境立石標界具揭石文矣徐水又東南流歷石門中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瀾注七丈有餘濆瀑之音奇為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自激（案自近刻訛作日）濤襲四陸瞰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東南出山逕其城中有故碑是太白君碑郎山君之元子也其水又東流漢光武追銅馬五幡于北平破之于順水北（案近刻脫于字）乘勝追北為其所敗短兵相接光武自投崖下遇突騎王豐于是授馬退保范陽（案范近刻訛作藩）順水蓋徐州之別名也徐水又東逕蒲城北又東逕清苑城又東南與盧水合（案盧近刻本及近刻並訛作濾下同今據魏書改正又近刻脫城字）水出蒲城西（案近刻脫城字）俗謂

之泉頭水也地理志曰北平縣有盧水案此下近刻有東入河三字係衍文即是水也東逕其城又東南左入徐水地理志曰東至高陽入博案近刻訛作入河今漢書各本亦訛今不能也徐水又東左合曹水水出西北朔寧縣曹河澤案今下近刻衍會字水出西北訛作出西北水東南流左合岐山之水水出岐山東逕邢安城北又東南入曹河曹水又東南逕北新城縣故城南案此下近刻有河南又逕北新城故城北十字係衍文王莽之朔平縣也曹水又東入于徐水徐水又東南逕故城北案近刻故上有一字俗謂之祭關城案關近刻訛作遞所未詳也徐水又東

注博水案注近刻作流入地理志曰徐水出北平東至高陽入于博又東入滱地理志曰博水自望都東至高陽入于滱是也案近刻訛作入于河又脫是也二字今漢書各本亦訛

又東北入于易

滱水又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地說無依城之名案地近刻訛作他即古葛城也郡國志曰高陽有葛城燕以與趙者也滱水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王莽之阿陸也建武二年更封左將軍任光為侯國滱水東北至長城注于易水者也案此易水謂南易至文安與滹沱合者長城在今文安縣界

水經注卷十一

水經注卷十二

後魏酈道元撰

聖水　巨馬水

聖水出上谷

故燕地案地近刻訛作也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王隱晉書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王莽更名朔調也案更近刻作改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東南流逕大防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丈入穴轉更崇深穴中有水耆舊傳言昔有沙門釋惠

彌者好精物隱嘗篝火尋之傍水入穴三里有餘穴分為二一穴殊小西北出不知趣詣一穴西南出入穴經五六日方還案穴近刻訛作水又不測窮深其水夏冷冬溫春秋有白魚出穴數日而返人有採捕食者美珍常味蓋亦丙穴嘉魚之類也案類上近刻衍流字是水東北流入聖水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又東頹波瀉澗一丈有餘而南流也案近刻脫南字

過良鄉縣南

聖水南流歷縣西轉又南逕良鄉縣故城西王莽之廣陽也有防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大防山南而東南流逕羊頭阜下俗謂之羊頭溪案謂近刻作為其水又東南流至縣東入聖水聖水又南與樂水合水出縣西北大防山南案山南近刻訛作南山東南流歷縣西而東南流注聖水聖水又東逕其縣故城南又東逕聖聚南案聖聚近刻訛作聚聖蓋藉水而懷稱也又東與俠河合水出良鄉縣西甘泉原東谷東逕西鄉縣故城北王莽之移風也世謂之都鄉城按地理志涿郡有西鄉縣無都鄉城蓋世傳之非也又東逕良鄉城南又東北注聖水世謂之俠活河又名之曰非理之溝也

又東過陽鄉縣北案陽近刻作長蓋後人所改

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水首受涿水于徐城東南良鄉西分垣水案垣近刻訛作桓世謂之南沙溝案沙近刻訛作涉即桃水也案桃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杭考漢志涿縣下云桃水首受涿水分東此今改正東逕遒縣北又東逕涿縣故城下與涿水合世以為涿水案為近刻訛作謂又亦謂之桃水出涿縣故城西南奇溝東八里大坎下數泉同發東逕桃仁墟北或曰因水以名墟則是桃水也或曰終仁之故居非桃仁也案仁近刻訛作水余按地理志桃水上承涿水此水所發不與志同謂終為是又東北與樂堆泉合水出堆東東南流注于涿水涿水又東北逕涿縣故城西注于桃應劭曰涿郡故燕漢高帝六年置其南有涿水郡蓋氏焉案氏近刻訛作于闞駰亦言是矣今于涿城南無水以應之所有惟西南有是水矣應劭又云涿水出上谷涿鹿縣余按涿水自涿鹿東注㶟水案㶟近刻訛作濕下同㶟水東南逕廣陽郡與涿郡分水漢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

涿之為名當受涿水通稱矣故郡縣氏之但物理潛通所在分發故在匈奴為涿耶水案匈奴近刻訛作山谷山川阻闊殊無沿注之理所在受名者皆是經隱顯相闕適情受用以此推之事或近矣而非所安也桃水又東逕涿縣故城北王莽更名垣翰晉大始元年改曰范陽郡今郡理涿縣故城城內東北角有晉康王碑城東有范陽王司馬虓廟碑案司馬近刻訛作司虓桃水又東北與垣水會水上承涿水于良鄉縣分桃水案承近刻訛作分之世謂之北沙溝案沙近刻訛作涉故應劭曰垣水出

良鄉東逕垣縣故城北史記音義曰河間有武垣縣涿有垣縣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降王賜爲侯國王莽之垣翰亭矣世謂之頃城非也又東逕頃亦地名也故有頃上言世名之頃前河又東洛水注之水上承鳴澤渚渚方十五里漢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鳴澤者也服虔曰澤名在逎縣北界卽此澤矣西則獨樹水注之水出逎縣北山東入渚北有甘泉水注之水出良鄉西山東南逕西鄉城西而南注鳴澤渚（案近刻訛鳴字）渚水東出爲洛水（案近刻脫渚水東出爲洛六字）又東逕西鄉城

南又東逕垣縣而南入垣水垣水又東逕涿縣北東流注于桃故應劭曰垣水東入桃闞駰曰至陽鄉注之今按經脈而不能屆也桃水東逕陽鄉（案逕近刻訛作入）東注聖水聖水又東廣陽水注之水出小廣陽西山東逕廣陽縣故城北又東福祿水注焉水出西山東南逕廣陽縣故城南東入廣陽水亂流東南至陽鄉縣右注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陽鄉城西不逕其北矣縣故涿之陽亭也地理風俗記曰涿縣東五十里有陽鄉亭後分爲縣王莽時更名章武卽長鄉縣也按太康地記涿有長鄉而無陽鄉矣聖水又東逕長興城南又東逕方城縣故城北（案近刻脫北字）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魏封劉放爲侯國聖水又東左會白祀溝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流左合婁城水水出平地導源東南流（案源近刻訛作泉）右注白祀水亂流東南逕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去長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甘露三年所封也又東南入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玄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侯伯

言貊獫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案近刻脫之字城字）非也聖水又東南流右會清淀水水發西淀東流注聖水謂之劉公口也

又東過安次縣南東入于海

聖水又東逕勃海安次縣故城南漢靈帝（案近刻訛作桓帝）中平三年（案近刻訛作二年）封荆州刺史王敏爲侯國又東南流注于巨馬河而不達于海也

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淶山

卽淶水也有二源俱發淶山東逕廣昌縣故城南王莽之廣屏矣（案矣字近刻訛在下向國字下）魏封樂進爲侯國淶水又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南而東北流又逕東射魚城南又屈逕其城東竹書紀年曰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窮射字相類疑卽此城也所未詳矣淶水又逕三女亭西又逕樓亭北左屬白澗溪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皆然望同積雪故以物色受名其水又東北流謂之石槽水伏流地下溢則通津委注（案溢近刻訛作[illegible]）謂之白澗口淶水又東北桑谷水注之水南發桑

溪（案近刻脫桑字）北注淶水淶水又北逕小贊東又東逕大嶺南蓋霍原隱居教授處也（案近刻脫居字）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教授數千人爲王浚所害（案近刻訛作召）雖千古世懸猶表二黌之稱既無碑頌竟不知定誰居也淶水又東北歷紫石溪口與紫水合水北出聖人城北大亘下東南流左會磊砢溪水（案磊近刻訛作疊）磊出崩委澗積石淪隍故溪澗受其名矣水出東北西南流注紫石溪水紫石溪水又逕聖人城東又東南右會檀車水水出檀車硎（案車近刻訛作石）東南流逕聖人城南（案近刻訛作城東南）南流注紫石水又南注于淶水淶水又東南逕楡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謂之楡城河淶水又南逕藏刀山下層巖壁立直上干霄遠望崖側有若積刀鐶鐶相比咸悉西首淶水東逕徐城北故瀆出焉（案近刻脫故瀆二字）世謂之沙溝水又東督亢溝出焉一水東南流卽督亢溝也一水西南出卽淶水之故瀆矣（案近刻脫水字）水盛則長津宏注水耗則通波潛伏重源顯于逎縣則舊川矣（案近刻訛作舊勝川矣）

東過逎縣北

淶水上承故瀆于縣北垂重源再發結爲長潭廣百許步長數百步左右翼帶涓流控引衆水（案近刻脫衆字）自成淵潜長川漫下十許里（案近刻訛作十一許步）東南流逕逎縣故城東（案近刻脫逎字）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隆彊爲侯國王莽更名逎屏也謂之巨馬河亦曰渠水也又東南流袁本初遣别將崔巨業攻固安不下退還公孫瓚追擊之于巨馬水死者六七千人卽此水也又東南逕范陽縣故城北易水注之

又東南過容城縣北

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于逎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枝流津通纏絡墟圃匪直田漁之贍可懷信爲游神之勝處也其水東南流又名之爲酈亭溝其水又西南轉歷大利亭南入巨馬水又東逕容城縣故城北又東督亢溝水注之水上承淶水于淶谷引之則長津委注遏之則微川輟流水德含和變通在我東南流逕逎縣北又東逕涿縣酈亭樓桑里南卽劉備之舊里也又東

逕督亢澤澤苞方城縣縣故屬廣陽後隸于涿郡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丹使荆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絕滅地理書上古聖賢冢地記曰督亢地在涿郡今故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也風俗通曰亢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崖際也沆漭之無水斥鹵之謂也其水自澤枝分東逕涿縣故城南又東逕漢侍中盧植墓南又東散爲澤渚督亢澤也北屈注于桃水督亢水又南謂之白溝水南逕廣陽亭西而南合枝溝（案南合近刻訛作合南）溝水西受巨馬河東出爲枝溝又東注白溝白溝又南入于巨馬河巨馬河又東南逕益昌縣護淀水右注之水上承護陂于臨鄉縣故城西東南逕臨鄉城南（案近刻脫城字）漢封廣陽頃王子雲爲侯國（案近刻脫頃字雲訛作[illegible]）地理風俗記曰（案近刻脫風俗二字）方城南十里有臨鄉城故縣也（案此下近刻有城南十里西字係衍文）淀水又東南逕益昌縣故城西南入巨馬水巨馬水東逕益昌縣故城南漢封廣陽頃王子嬰爲侯國王莽之有秩也地理風俗記曰方城縣東八十里有益昌城故縣也又東八丈溝水

注之水出安次縣東北平地（案此下近刻衍泉字）東南逕安次城東東南逕泉州縣故城西（案泉近刻訛作東）又南右合滹沱河枯溝溝自安次西北東逕常道城東安次縣故城西晉司空劉琨所守以拒石勒也又東南至泉州縣西南東入八丈溝又南入巨馬河（案此二十字原本錯上十六字訛作經下四字仍屬注文近刻竝爲注）亂流東注也

又東過勃海東平舒縣北東入于海

地理志曰涞水東南至容城入于河（案河近刻訛作海）河自濡水也（案此[illegible]）蓋互以明會矣巨馬水于平舒城北（案近刻脫城字）南入于滹沱而同歸于海也

水經注卷十二

水經注卷十三

後魏酈道元撰

㶟水

㶟水出鴈門陰館縣（案㶟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漯說文㶟水出鴈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方近刻據習仍已誤久矣不得讀力追切今從說文爲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

㶟水出于累頭山一曰治水泉發于山側沿波歷澗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城西縣故樓煩鄉也漢景帝後三年置王莽更名富臧矣（案今本漢書作富代）魏皇興三年（案皇興近刻訛作天安）齊平徙其民于縣立平齊郡㶟水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縣西北上平（案原本作上下從近刻）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即溹涫水者也耆老云其水潛通（案近刻脫通字）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案此下近刻有其水二字）澄渟鏡淨潭而不流（案近刻脫潭字）昔安定朝那之湫淵也淸水流潭停馬沖照池中常無片草及其風籜（案籜近刻訛作擇）有窬幡有小鳥翠色投淵銜出若會稽之耘鳥也（案耘近刻訛作芸）其水陽旱不耗（案耗近刻訛作竭）陰霖不溢無能測其淵深也古老相傳言嘗有人乘車于池側忽遇大風飄之于水有人獲其輪于桑乾泉故知二水潛流通注矣池東隔阜又有一石池方可五六十步（案原本作五六十里從近刻）淸深鏡潔不異大池桑乾水自源東南流右會馬邑川水水出馬邑西川俗謂之磨川矣蓋狄語音訛（案音近刻訛作言）馬磨聲相近故爾其水東逕馬邑縣故城南干寶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于武州塞內（案胡近刻訛作周）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案近刻脫矣字）有馬馳走一地（案近刻脫地字）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

城乃不崩遂名之爲馬邑(案近刻脱之爲二字)或以爲代之馬
城也諸記紛競未識所是漢以斯邑封韓王信後爲
匈奴所圍信遂降之王莽更名之曰章昭其水東注
桑乾水(案近刻訛作流)桑乾水又東南流水南有故城東
北臨河又東南右合灅水亂流枝水南分(案水近刻訛作之)
桑乾水又東左合武州塞水(案州近刻訛作周)水出故城東
南流出山逕日没城南蓋夕陽西頹戎車所薄之城
故也(案近刻脱城字作故也)東有日中城(案東近刻訛作東)城東又有早
起城亦曰食時城在黄瓜阜北曲中其水又東流右
注桑乾水桑乾水又東南逕黄瓜阜曲西又屈逕其
堆南徐廣曰猗盧廢嫡子曰利孫于黄瓜堆者也又
東右合枝津枝津上承桑乾河東南流逕桑乾郡北
(案近刻脱桑乾二字)大魏因水以立郡受厥稱焉又東北左合夏
屋山水水南出夏屋山之東溪西北流逕故城北所
未詳也又西北入桑乾枝水桑乾枝水又東流長津
委浪(案近刻脱浪字)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
深晨鳧夕鴈泛濫其上黛甲素鱗潛躍其下俯仰池
潭意深魚鳥所寡唯良木耳俗謂之南池池北對漢

陶縣之故城(案注上字此下近刻脱故字)故曰南池也南池水又
東北注桑乾水爲濕水自下並受通稱矣(案近刻脱自下二字)
灅水又東北逕石亭西(案石近刻訛作亭)蓋皇魏天賜三年
之所經建也灅水又東北逕白狼堆南魏烈祖道武
皇帝於是遇白狼之瑞故斯阜納稱焉阜上有故宮
廟樓榭基雉尚崇每至鷹隼之秋羽獵之日肆閱清
野爲升眺之逸地矣灅水又東流四十九里東逕巨
魏亭北又東崞川水注之(案近刻脱水字)水南出崞縣故城
南(案崞下近刻衍山字)王莽之崞張也縣南面玄岳右背崞山

處二山之中(案二近刻訛作三)故以崞號爲名矣其水又西
出山謂之崞口北流逕蕃時縣故城東(案近刻脱東字)王莽
之當要也又北逕巨魏亭東(案近刻脱東字)又北逕劇陽縣
故城西王莽之善陽也按十三州志曰在陰館縣東
北一百三里其水又東注于灅水灅水又東逕班氏
縣南如渾水注之水出涼城旋鴻縣西南五十餘里
東流逕故城南北俗謂之獨谷孤城水亦即名焉東
合旋鴻池水水出旋鴻縣東山下水積成池(案池近刻訛作
餌)北引魚水水出魚溪南流注池池水吐納川流以

成巨沼東西二里南北四里北對涼川城之南池(案涼
川城近刻訛作涼州池)池方五十里俗名乞伏袁池(案近刻訛作河)
隔越山阜烏道不遠雲霞之所常有(案此下有脱文)西南流
逕旋鴻縣南右合如渾水是總二水之名矣如渾水
又東南流逕永固縣(案永近刻訛作水)縣以太和中因山堂
之目以氏縣也右會羊水(案近刻訛作年水)水出平城縣之
西苑外武州塞北出東轉逕燕昌城南按燕書建興
十年慕容垂自河西還(案近刻訛作西河)軍敗于參合
死者六萬人十一年垂衆北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
祭弔之禮死者父兄皆號泣六軍哀慟(案近刻脱六軍二字)垂
慙憤嘔血因而寢疾焉轝過平城北四十里疾篤築
燕昌城而還即此城也北俗謂之老公城(案北上近刻衍步字)
(城也此二字下有)羊水又東注于如渾水亂流逕方山南(案近刻訛)
嶺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東北有高祖陵
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階欄檻及
扉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陽之八風
谷黑石爲之雕鏤隱起以金銀間雲矩有若錦焉堂
之內外四側結兩石趺(案近刻訛作扶)張青石屛風(案張近刻訛作

帳)以文石爲緣並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
前鐫石爲碑獸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闇日
院外西側有思遠靈圖圖之西有齋堂南門表二石
闕闕下斬山累結御路下望靈泉宮池皎若圓鏡矣
(案此下近刻有羊水又東注五字係衍文)如渾水又南至靈泉池枝津東
南注池池東西百步南北二百步池諸舊名白楊泉
泉上有白楊樹(案有近刻訛作出)因以名焉其猶長楊五柞
之流稱矣南面舊京北背方嶺左右山原(案近刻訛作源)亭
觀繡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如渾水又南逕
北宮下舊宮人作薄所在如渾水又南分爲二水一
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歷諸池沼又南逕虎圈東魏
太平眞君五年成之以牢虎也季秋之月聖上親御
圈上勑虎士效力于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獸即詩
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也故魏有捍虎圈也又逕
平城西郭內魏太常七年所城也(案城近刻訛作感)城周西
郭外有郊天壇壇之東側有郊天碑建興四年立其
水又南(案近刻訛作水又南)屈逕平城縣故城南史記曰高帝
先至平城史記音義曰在鴈門即此縣矣王莽之平

順也魏天興二年遷都于此太和十六年破安昌諸
殿(案安昌上近刻有太華二字)造太極殿東西堂及朝堂夾建象
魏乾元中陽端門東西二掖門雲龍神虎中華諸門
皆飾以觀閣東堂東接太和殿殿之東階下有一碑
太和中立石是洛陽八風谷之緇石也(案上石字近刻訛在之字
下)太和殿之東北(案太和二字近刻因與灅水互誤脱入灅水注內訛作太和泉
水)接紫宮寺南對承賢門門南即皇信堂堂之四周
圖古聖忠臣烈士之容刊題其側是辯章郎彭城張
僧達樂安蔣少遊筆(案近刻訛作于)堂南對白臺臺甚高廣

臺基四周列壁閣道自內而升〔案道近刻作路〕國之圖籙祕
籍悉積其下臺西即朱明閣直侍之官出入所由也
〔案近刻脫也字〕其水夾御路南流逕蓬臺西魏神瑞三年又
建白樓〔案又下近刻衍發字〕樓甚高竦加觀榭于其上表裏飾
以石粉皜曜建素赭白綺分故世謂之白樓也後置
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爲城里諸門啟閉之候
謂之戒晨鼓也又南逕皇舅寺西是太師昌黎王馮
晉國所造〔案近刻訛作太師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圖其神圖像
皆合青石爲之加以金銀火齊衆綵之上煒煒有精

光又南逕永寧七級浮圖西〔案永近刻訛作水〕其制甚妙〔案近
刻脫其字〕工在寡雙又南遠出郊郭弱柳蔭街絲楊被浦
公私引裂用周園溉〔案近刻作漑〕長塘曲池所在布濩故
不可得而論也一水南逕白登山西服虔曰白登臺
名也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城若丘陵矣
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臺南對岡阜即
白登山也故漢書稱上遂至平城上白登者也爲匈
奴所圍處孫暢之述畫曰漢高祖被圍七日陳平使
能畫作美女送與冒頓閼氏恐冒頓勝漢其寵必衰
說冒頓解圍于此矣其水又逕寧先宮東獻文帝之
爲太上皇所居故宮矣宮之東次下有兩石柱是石
虎鄴城東門石橋柱也按柱勒趙建武中造以其石
作工妙徙之于此余爲尚書祠部與宜都王穆羆同
拜北郊親所經見柱側悉鏤雲矩上作蟠螭甚有形
勢信爲工巧去子丹碑則遠矣〔案側近刻訛作惻〕其水又南
逕平城縣故城東司州代尹治皇都洛陽以爲恆州
水左有大道壇廟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謙之所議
建也兼諸嶽廟碑亦多所署立其廟階三成四周欄

檻上階之上以木爲圓基令互相枝梧〔案互近刻訛作五〕以
版砌其上欄陛承阿上圓制如明堂而專室四戶室
內有神坐坐右列玉磬皇輿親降受籙靈壇號曰天
師宮揚道式暫重當時增之東北舊有靜輪宮魏神
䴥四年造抑亦柏梁之流也臺榭高廣〔案近刻脫榭字〕超出
雲間欲令上延霄客下絕囂浮太平真君十一年又
毀之物不停固白登亦繼褫矣水右有三層浮圖真
容鷲架悉結石也裝制麗質亦盡美善也東郭外太
和中閹人宕昌公鉗耳慶時〔案慶近刻訛作慶〕立祇洹舍于
東皋椽瓦梁棟臺壁櫺陛尊容聖像及牀坐軒帳悉
青石也圖制可觀所恨惟列壁合石疎而不密庭中
有祇洹碑碑題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豐盛
神圖妙塔桀跱相望法輪東轉茲爲上矣其水自北
苑南出歷京城內河干兩湄太和十年累石結岸夾
塘之上雜樹交蔭郭南結兩石橋橫水爲梁又南逕
藉田及藥圃西明堂東明堂上圓下方四周十二堂
九室〔案近刻訛作十二戶九室〕而不爲重隅也室外柱內綺井之
下施機輪飾縹〔案近刻脫縹字〕仰象天狀畫北道之宿焉

蓋天也〔案上谿陽八風谷之稱石也自句字起至此句天字並近刻誤在漯水注內右合泉源水
下原本不誤又此句朱謀瑋云當作畫北辰刻循象畫天也〕每月臨斗所建之辰
轉應天道此之異古也加靈臺于其上下則引水爲
辟雍水側結石爲塘事準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經建
也如渾水又南與武州川水會〔案州近刻訛作周下同〕水出縣
西南山下二源翼導俱發一山東北流合成一川北
流逕武州縣故城西王莽之桓州也又東北右合黃
水〔案近刻訛作黃山水〕水西出黃卮下東北流〔案東近刻訛作重〕壘山
之水注焉水出西山東流注于黃水黃水又東注武

州川〔案州近刻訛作周〕又東歷故亭北右合火山西溪水水
導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案近刻訛作六十七步〕
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
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東方朔神異傳云南方
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
晝夜火燃得猛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
尺餘細如絲色白時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
其毛績以爲布謂之火浣布是山亦其類也但卉物
則不能然其山以火從地中出故亦名熒臺矣火井

東五六尺又東有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熱勢又同
〔案近刻訛作勢熱又同〕以草內之則不燃皆沾濡露結故俗以
湯井爲目井東有火井祠〔案火近刻訛作文〕以時祀祭焉井
北百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崖下有風穴〔案崖近刻
訛作岸〕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
三伏盛暑猶須襲裘寒吹陵人不可暫停而其山出
雛烏形類雅烏純黑而姣好音與之同繢采綵發觜
若丹砂性馴良而易附帝幼子捕而執之〔案此下近刻衍
日字〕赤觜烏亦曰阿鵴烏救小而雅〔案近刻脫小字〕純黑反哺
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脰而
羣飛者〔案脰近刻訛作頭下同〕謂之燕烏大而白脰者謂之蒼
烏爾雅曰鸒斯卑居也孫炎曰〔案炎近刻訛作災〕卑居楚烏
犍爲舍人以爲雅居〔案近刻訛作鵶居〕說文謂之雅雅楚烏
莊子曰雅賈矣烏鵲亦曰賈烏也〔案近刻也上有者字〕又按瑞
應圖有三足烏赤烏白烏之名而無記于此烏故書
其異耳自恆山已北竝有此矣其水又東北流注武
州川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并諸
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

山因儼結構（案近刻作搆）其容巨壯世法所希（案近刻希作稀）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川水又東南流山山魏土地記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案城下近刻衍宮字州訛作川）自山口枝渠東出入苑溉諸園池苑有洛陽殿殿北有宮館一水自枝渠南流東南出火山水注之水發火山東溪東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熱同樵炭也又東注武州川逕平城縣南東流注如渾水（案東字近刻訛在南字上）又南流逕班氏縣故城東王莽之班副也闞駰十三州志曰班氏縣在郡西南百里北俗謂之去留城也如渾水又東南流注于灅水灅水又東逕平邑縣故城南（案近刻下衍北字）趙獻侯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代王莽所謂平胡也十三州志曰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案近刻脫百字）北俗謂之䫂寘城灅水又東逕沙陵南魏金田之地也事同酇武鄉中定矣（案此句有脫誤按松之注三國志引魏略云河北諸郡以正儲爲司金中郎將續漢書百官志本注云鄭公爲司金中郎將皆司徐志鄭于王矣）灅水又東逕狋氏縣故城北王莽更名之曰狋聚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高柳南百三十里俗謂之苦力干城矣（案近刻訛作爲）灅水又東逕

道人縣故城南地理志王莽之道仁也地理風俗記曰初築此城有仙人遊其地故因以爲城名矣今城北有潟澱而不流（案近刻訛作流）故俗謂之爲平湖也十三州志曰道人城在高柳東北八十里所未詳也灅水又東逕陽原縣故城南地理志代郡之屬縣也北俗謂之比鄉州城（案近刻比訛作北）灅水又東安陽水注之（案近刻脫之字安字上近刻衍又東二字）水出縣東北潭中（案潭近刻訛作澤）北俗謂之太拔迴水自潭東南流注于灅水（案潭近刻訛作源）又東逕東安陽縣故城北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

代安陽君（案近刻脫君主父二字）此即齊封邑王莽之竟安也（案近刻竟訛作境）地理風俗記曰五原有西安陽故此加東也灅水又東逕昌平縣溫水注之水出南壙下三源俱導合而南流東北注灅水灅水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王莽之長昌也昔牽招爲魏鮮卑校尉屯此灅水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王莽更名之曰安德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經言出南非也蓋誤證矣魏任城王彰以建安二十三年伐

烏丸入涿郡逐北逕至桑乾（案近刻訛作逐北至桑乾）正于此也（案近刻正訛作止）灅水又東流祁夷水注之水出平舒縣東逕平舒縣之故城南澤中史記趙孝成王十九年以汾門予燕易平舒徐廣曰平舒在代王莽更名之曰平葆後漢世祖建武七年封揚武將軍馬成爲侯國（案國近刻訛作縣）其水控引衆泉以成一川魏土地記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西南五里代水所出東北流言代水非也祁夷水又東北逕南亭南又東北逕石門關北舊道由中山故關也又東北流水側有故池按魏土地記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魚池池西北有代王臺東去代城四十里祁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即廣野君所謂杜飛狐之口也蘇林據鄭公之說言在上黨即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于安次即于此道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飛狐關關水西北流逕南舍亭西又逕句瑣亭西西北注祁夷水祁夷水又東北流逕代城西盧植言初築此城板幹一夜自移于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澤中營城自護結草爲九門

于是就以爲治城周市而不方周四十七里開九門更名其故城曰東城趙滅代（案此下有脫文）漢封孝文爲代王都顧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是其地也王莽更之曰厭狄亭魏土地記曰城內有二泉一泉流出城西門（案泉近刻訛作澤下同）一泉流出城北門二泉皆北注代水祁夷水又東北熱水注之水出綾羅澤澤際有熱水亭其水東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又東北谷水注之水出昌平縣故城南（案近刻脫水字）又東北入祁夷水祁夷水有會逆水水導源將城東西北流逕將城北在代城東北十五里疑即東代矣而尚傳將城之名盧植曰此城方就而板幹自移應劭曰城徙西南去故代五十里故名代曰東城或傳謂創錯情用疑焉而無以辨之逆水又西注于祁夷之水逆之爲名以西流故也祁夷水東北逕青牛淵水自淵東注之耆彥云（案近刻訛作誤）有潛龍出于甚浦形類青牛焉故淵潭受名矣潭深不測而水周多蓮藕生焉祁夷水又北逕一故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是代之東城而非所

詳也又逕昌平郡東魏太和中置西南去故城六十里又北連水入焉水出雊瞀縣東西北流逕雊瞀縣故城南又西逕廣昌城南魏土地記曰代南二百里有廣昌城南通大嶺即實非也十三州記曰平舒城東九十里有廣平城疑是城也尋其名狀村理爲非又西逕王莽城南又西到剌山水注之水出到剌山西山甚層峻未有升其巔者（案巔近刻訛作巔）魏土地記曰代城東五十里有到剌山上有佳大黃也其水北流逕一故亭東城北有石人故世謂之石人城西北

注連水連水又北逕當城縣故城西高祖十二年周
勃定代斬陳豨于當城即此處也應劭曰當桓都山
作城故曰當城也又逕故代東而西北流注祁夷水
祁夷水西有隋山山上有神廟謂之女郎祠方俗所
祠也祁夷水又北逕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于灅水
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灅是也灅
水又東北逕石山水口水出南山北流逕空侯城東
魏土地記曰代城東北九十里有空侯城者也（案近刻訛
者字）其水又東北流注灅水灅水又東逕潘縣故城北

（案近刻訛作逕潘城縣北）東合協陽關水水出協溪魏土地記曰
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協陽關關道西通代郡其水
東北流歷笄頭山闞駰曰笄頭山在潘城南即是山
也又北逕潘縣故城左會潘泉故瀆瀆舊上承潘泉
于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
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虞舜廟
十三州記曰廣平城東北百一十里有潘縣地理志
曰王莽更名樹武其泉從廣十數步東出城注協陽
關水雨盛則通注陽旱則不流惟泄泉而已關水又
東北流注于灅水灅水又東逕雍洛城南魏土地記
曰下洛城西南二十里（案西南近刻訛作西西）有雍洛城桑乾
水在城南東流者也灅水又東逕下洛縣故城南王
莽之下忠也魏燕州廣甯縣廣甯郡治魏土地記曰
去平城五十里城南二百步有堯廟灅水又東逕高
邑亭北（案近刻脫此七字）又東逕三臺北灅水又東逕無鄉
城北地理風俗記曰燕語呼毛爲無（案毛近刻訛作亡）今改
宜鄉也灅水又東（案此下近刻衍逕字）溫泉水注之水上承溫
泉于橋山下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橋

山山下有溫泉（案近刻脫一山字）泉上有祭堂雕簷華宇被
于浦上石池吐泉湯湯其下炎涼代序是水灼焉無
改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池水北流入于灅水灅
水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玄鎭西長川城
南小山（案柔近刻訛作予）山海經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
玉脩水出焉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應劭曰當城
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故縣也代稱不拘名號變改
按其城郭相去遠矣地理志曰中部都尉治于延水
出縣北塞外即脩水也脩水又東南逕馬城縣故城
北地理志曰東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馬城在高柳
東二百四十里俗謂是水爲河頭河頭出戎方土俗
變名耳又東逕零丁城南右合延鄉水水出縣西山
東逕延陵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當城西北有延
陵鄉故縣也俗指爲琦城（案近刻訛作黃指謂之琦城川）又東逕羅
亭又東逕馬城南（案近刻訛作北）又東注脩水又東南于大
甯郡北右注鴈門水山海經曰鴈門之水出于鴈門
之山鴈出其門（案近刻訛作閒）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
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其水東南

流逕高柳縣故城北舊代郡治秦始皇二十三年虜
趙王遷以國爲郡王莽之所謂厭狄也建武十九年
世祖封代相堪爲侯國者率捐斬韓忠于此處城在
平城東南六七十里于代爲西北也鴈門水又東南
流屈逕一故城背山面澤北俗謂之比險城鴈門水
又東南流屈而東北積而爲潭其陂斜長而不方東
北可二十餘里廣十五里蒹葭叢生焉敦水注之其
水導源西北少咸山之南麓（案近刻其訛作導山字訛在之字下）東流
逕參合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道人城北五十里

有參合鄉故縣也敦水又東（案近刻訛作東又）遼水注之水
出東阜下西北流逕故城北俗謂之和堆城又北合
敦水亂流東北注鴈門水故山海經曰少咸之山敦
水出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郭景純曰水出鴈門山
謂斯水也鴈門水又東北入陽門山謂之陽門水與
神泉水合（案近刻脫一字）水出葦壁北水有靈焉及其密
雲不雨陽旱愆期多禱請焉水有二流世謂之比連
泉一水東北逕一故城東世謂之石虎城而東北流
注陽門水又東逕三會亭北又東逕西伺道城北又

東注台谷水注之水上承神泉于葦壁北東逕陽門
山南託台谷謂之託台水汲引泉溪渾濤東注（案近刻濤
訛作渾東一作濤字）又行者聞十餘疲東逕三會城南又東逕託
台亭北又東北逕馬頭亭北東北注鴈門水鴈門水
又東逕大甯郡北魏太和中置有脩水注之即山海
經所謂脩水東流注于鴈門水也地理志有于延水
而無鴈門脩水之名山海經有鴈門之目而無說于
延河（案無近刻訛桑乾）自下亦通謂之于延水矣水側有桑
林故時人亦謂是水爲桑乾河也斯乃北土寡桑至
此見之因以名焉于延水又東逕罔城南按史記蔡
澤燕人也謝病歸相秦號剛成君疑即澤所邑也世
名武罔城于延水又東左與寧川水合水出西北東
南流逕小甯縣故城西東南流注于延水于延水又
東（案近刻脫此十九字）逕小甯縣故城南地理志寧縣也西部
都尉治王莽之博康也魏土地記曰大甯城西二十
里有小甯城昔邑人班丘仲居水側賣藥于甯百餘
年人以爲壽後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
人取仲尸棄于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從而詰

之此人失悑案此近刻訛作北叩頭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去矣後爲夫餘王驛使來甯案來近刻訛作永此方人謂之鷸仙也案此近刻訛作北于延水又東黑城川水注之水有三源出黑土城西北奇源合注總爲一川東南逕黑土城西又東南流逕大甯縣西而南入延河延河又東逕大甯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甯也王莽曰廣康矣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北百三十里案近刻脫城字有大甯城于延水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王莽之穀武也世謂之如口城魏土地記曰城在鳴雞山西十里南通大道西達甯川于延水又東南逕鳴雞山西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三十里有延河東流北有鳴雞山史記曰趙襄子殺代王于夏屋而幷其土襄子迎其姊于代其姊代之夫人也至此曰代已亡矣吾將何歸乎遂磨笄于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爲立祠焉因名其山爲磨笄山案其山近刻脫山字每夜有野雞羣鳴于祠屋上故亦謂之爲鳴雞山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其側有鍾乳穴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殺民憐之爲立神屋于山側因名之爲磨笄之山未詳孰是于延水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久居也案近刻脫所字其水東南流注于㶟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甯入沽案沽原本及近刻訛作治今據漢書改正非矣

又東過涿鹿縣北

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王莽所謂㭊陸也案㭊近刻訛作㴊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案阿近刻訛作河即于是也案近刻作是蓋也其水又東北與阪泉合水導源縣之東泉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晉太康地理記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城無東面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併則流注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涿水又東逕平原郡南魏徙平原之民置此故立僑郡以統流雜案雜近刻訛作離涿水又東北逕祚亭北而東北入㶟水亦云涿水枝分入何奴考謂之涿邪水案近刻脫水字地理潛顯難以究昭非所知也㶟水又東南左會清夷水亦謂之滄河也水出長亭南西逕北城村故城北又西北平鄉川水注之水出平鄉亭西西北流注清夷水清夷水又西北逕陰莫亭在居庸縣南十里清夷水又西會牧牛山水案近刻脫水字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者舊云山下亦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駮身自山而降下飲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導九十九泉積以成川西南流谷水與浮圖溝水注之水出夷輿縣故城西南王莽以爲朔調亭也其水俱西南流注于滄水滄水又西南右合地裂溝古老云晉世地裂分此界開成溝壑有小水俗謂之分界水南流入滄河滄河又西逕居庸縣故城南魏上谷郡治昔劉虞攻公孫瓚不克北保此城爲瓚所擒有粟水入焉水出縣下城西枕水又屈逕其縣南南注滄河又西右與陽溝水合案右與近刻訛作與右水出縣東北西南流逕居庸縣故城北案近刻脫故字西逕大翮小翮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共秀競舉峯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眞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道化爲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翮于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神山屋東有溫湯水口其山在縣西北二十里峯舉四十里上廟則次仲廟也右出溫湯療治萬病泉所發之麓俗謂之土亭山此水炎熱倍甚諸湯下足便爛人體療疾者要須別引消息用之耳不得直大翮山東其水東南流左會陽溝水亂流而注滄河滄河又左得清夷水口魏土地記曰牧牛泉西流與清夷水合者也自下二水互受通稱矣清夷水又西靈亭水注之案亭下近刻衍城字水出馬蘭西溪東衆泉瀉溜歸于澤澤水所鍾以成溝瀆水又左與馬蘭溪水會水導源馬蘭城案近刻脫城字城北負山勢因阿仍溪民居所給惟仗此水南流出城東南入澤水澤水又南逕靈亭北又屈逕靈亭東次仲落翮于此案靈字近刻訛在次仲上故是亭有靈亭之稱矣其水又南流注于清夷水清夷水又西與泉溝水會案與近刻訛作得水導源川南平地北注清夷水清夷水又西南得桓公泉蓋齊桓公霸世北伐山戎過孤竹西征束馬懸車上卑耳之西極故水受斯名也水源出沮陽縣東而西北流入清夷水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秦上谷郡治此案秦字下近刻衍始皇字王莽改郡曰朔調縣曰沮陰闞駰曰涿鹿東北至上谷城六十里魏土地記曰

城北有清夷水西流也其水又屈逕其城西南流注
于㶟水㶟水南至馬陘山謂之落馬洪 案近刻訛作河
又東南出山
㶟水又南出山 案近刻訛作入 瀑布飛梁懸河注壑漰湍
十許丈謂之落馬洪抑亦孟門之流也㶟水自南出
山謂之清泉河俗亦謂之曰千水非也㶟水又東南
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過廣陽薊縣北
㶟水又東逕廣陽縣故城北謝承後漢書曰世祖與
銚期出薊至廣陽欲南行即此城也謂之小廣陽㶟
水又東北逕薊縣故城南魏土地記曰薊城南七里
有清泉河而不逕其北蓋經誤證矣昔周武王封堯
後于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猶魯
之曲阜齊之營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秦始皇
二十三年滅燕以為廣陽郡漢高帝以封盧綰為燕
王更名燕國 案近刻脫名字 王莽改曰廣有 案近刻訛作公 縣曰代
戎 案近刻訛作成 城有萬載宮光明殿東掖門下舊慕容儁
立銅馬像處昔慕容廆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
儁光壽元年齒四十九矣 案近刻脫齒字 而駿逸不虧儁奇
之比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為銘讚鐫頌其傍
像成而馬死矣大城東門內道左有魏征北將軍建
成鄉景侯劉靖碑 案近刻北訛作城 晉司隸校尉王密
表靖功加于民 案近刻脫靖字 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
二十日刊石建碑 案近刻訛作嘉 揚于後葉矣㶟水又東
與洗馬溝水合水上承薊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
俱出縣西北平地導源流結西湖湖東西二里南北
三里蓋燕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川亭望遠亦為遊矚

水經注　卷十三

之勝所也㶟水東流為洗馬溝側城南門東注 案近刻訛
作南東門注 昔銚期奮戟處也其水又東入㶟水㶟水又
東逕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薊城中景明中造
浮圖建刹窮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尋者通城
西北大陵而起二墳基趾磐固 案近刻脫磐字訛作鯈 猶自高
壯竟不知何王陵也㶟水又東南高梁之水注焉水
出薊城西北平地泉流東注 案近刻脫流字 逕燕王陵北又
東逕薊城北又東南流魏土地記曰薊東十里有高
梁之水者也其水又東南入㶟水
又東至漁陽雍奴縣西入笥溝
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潁川太守寇恂為雍奴侯魏遣
張郃樂進圍雍奴即此城矣笥溝潞水之別名也 案近
刻脫潞字 魏土地記曰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流與潞河
合㶟水東入漁陽所在枝分故俗諺云高梁無上源
清泉無下尾蓋以高梁微涓淺薄裁足津通憑藉
流方成川甽清泉至潞所在枝分更為微津散漫難
尋故也

水經注　卷十三

水經注卷十四

後魏酈道元撰

濕餘水　古河　鮑丘水　濡水
大遼水　小遼水　浿水

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 案漢書地理志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元史泰定三年溫榆水出昌平山水記云溫榆河即昌平之榆河遂史作溫榆本水經注之濕餘水與字相涉而遂也今老溫東濕嵩儀之訛後漢書王莽帶云可證溫水濆溫水乃潘水冊章挺道米王盧思蓋方知渠閑則久核不衛鄭兩附書畜溫水作溫餘水也李賢注引溫餘嶂之鎮矣溫水有袛爽爲幽證通溫餘是漢書溫餘是水經承訛已久今始訂之
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更始使
者入上谷 案近刻脫更始二字 耿況迎之于居庸關即是關也
其水導源關山南流歷故關下溪之東岸有石室三
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蓋故關之候臺矣南則絕谷
累石為關垣 案近刻訛作此 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
深側道褊狹林鄣邃險 案近刻訛作嶮 路才容軌曉禽暮
獸寒鳴相和羇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其水歷
山南逕軍都縣界又謂之軍都關續漢書曰尚書盧
植隱上谷軍都山是也 案近刻脫是字 其水南流出關謂之
下口水流潛伏十許里也 案近刻也上衍是字
東流過軍都縣南 案近刻東上衍又字 又東流過薊縣北
濕餘水故瀆東逕軍都縣故城南又東重源潛發積
而為潭謂之濕餘潭又東流易荊水注之其水導源
西北千蓼泉 案近刻北下衍逕字 亦曰丁蓼水東南流逕郁山
西謂之易荊水公孫瓚之敗于鮑丘也走保易荊疑
阻此水也 案走保易京在今雄縣界非易荊水也此誤引 易荊水又東左
合虎眼泉水出平川東南流入易荊水又東南與孤
山之水合水發川左導源孤山東南流入易荊水謂

水經注　卷十四　一

水經注 卷十四 二 王氏合校

之塔昇水又東逕薊城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南(案昌平近刻訛作平昌)又謂之昌平水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又東流注濕餘水(案濕餘近刻訛作溼北)濕餘水又東南流左合芹城水(案合近刻訛作右)水出北山南逕芹城(案此下近刻有又字)東南流注濕餘水濕餘水又東南流逕安樂故城西更始使謁者韓鴻北徇承制拜吳漢爲安樂令即此城也

又北屈東南至狐奴縣西入于沽河

昔彭寵使狐奴令王梁南助光武起兵自是縣矣濕餘水于縣西南東入沽河故地理志曰濕餘水自軍都縣東至潞南入沽是也(案潞今漢書作路)

沽河從塞外來

沽河出禦夷鎮西北九十里丹花嶺下東南流大谷水注之水發鎮北大谷溪西南流逕獨石北界石孫生不因阿而自峙(案阿近刻訛作河)又南九源水注之(案源近刻訛作泉)水導北川左右翼注八川共成一水(案八近刻訛作入)故有九源之稱其水南流至獨石注大谷水大谷水又南逕獨石西又南逕禦夷鎮城西魏太和中置以

水經注 卷十四 三 王氏合校

捍北狄也又東南尖谷水注之水源出鎮城東北尖溪西南流逕鎮城東西南流注大谷水亂流南注沽水又南出峽夾岸有二城(案夾近刻訛作東字)世謂之獨固門以其精險憑固易爲依據(案據近刻訛作古字)巖壁升蹬(案蹬近刻訛作隥)疎通若門故得是名也沽水又南左合乾溪水引北川西南逕一故亭東又西南注沽水沽水又西南逕赤城東趙建武年并州刺史王霸爲燕所敗退保此城城在山阜之上下枕深隍(案枕近刻訛作杌)溪水之名藉以變稱故河有赤城之號矣沽水又東南與鵰谷水

合水有二源南即陽樂水也(案漯水注內又別有陽樂水此水漢志作樂陽)水出且居縣地理志曰水出縣東南流逕大翮山小翮山北(案南流近刻訛作東北流)歷女祁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東部都尉治王莽之那縣也世謂之橫水又謂之陽田河(案田近刻訛作曲)又東南逕一故亭又東左與候鹵水合(案候近刻訛作侯下同)水出西北山東南流逕候鹵城北城在居庸縣西北二百里故名云候鹵太和中更名禦夷鎮又東南流注陽樂水陽樂水又東南傍狼山南(案傍字上近刻衍逕字)山有白色特上(案上近刻訛作自字)亭亭孤立超出羣

水經注 卷十四 四 王氏合校

山之表又東南逕溫泉東泉在山曲之中又逕赤城西屈逕其城南東南入赤城河河水又東南右合高峯水水出高峯戍東南城在山上其水西南流又屈而東南入沽水沽水又西南流出山逕漁陽縣故城西而南合七度水水出北山貞頭谷故亦謂之黃頒水東南流注于沽水沽水又南濕水注之水出縣東南平地泉流西逕漁陽縣故城南應劭曰在漁水之陽也(案近刻脫此九字)考諸地說則無聞(案此下近刻衍脈所識三字)水尋川則有自(案近刻訛作考地薄川則存應氏自)今城在斯水之陽有符應說漁陽之名當爲此秦發閭左戍漁陽即是城也漁水又西南入沽水(案漁水近刻訛作溫漁)沽水又南與螺山之水合水出漁陽城南小山魏土地記曰城南五里有螺山其水西南入沽水沽水又南逕安樂縣故城東晉書地道記曰晉封劉禪爲公國俗謂之西潞水也

沽 南過漁陽狐奴縣北西南與濕餘水合爲潞河(案潞近刻訛作路)

沽水西南流逕狐奴山西又南逕狐奴縣故城西濕

水經注 卷十四 五 王氏合校

陽太守張堪于縣開稻田教民種殖百姓得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沽水又南陽重溝水注之水出狐奴山南轉逕狐奴城西(案西近刻訛作南)王莽之所謂舉符也俗城南注右會沽水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沽水又南左會鮑丘水世所謂東潞也沽水又南逕潞縣爲潞河(案近刻訛作爲有潞名潞河也)魏土地記曰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是也(案近刻脫是字)

又東南至雍奴縣西爲笥溝(案近刻脫爲字)

潞水入焉俗謂之合口也又東鮑丘水于縣西北而東出(案近刻出下有焉字衍)

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派河尾也

沽河又東南逕泉州縣故城東王莽之泉調也沽水又東南合清河今無水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同歸于海(案沱近刻訛作池)故經曰派河尾也

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

鮑丘水出禦夷北塞中南流逕九莊嶺東俗謂之大

水經注 卷十四 六 王氏合校

榆河又南逕鎮東南九十里西密雲戍西又南左合道人溪水水出北川(案近刻脫出字)南流逕孔山西又歷密雲戍東左合孟廣嵎水水出嵎下嵎甚層峻峨冠眾山之表其水西逕孔山南上有洞穴開明故土俗以孔山流稱嵎水又西南至密雲戍東西注道人水亂流西南逕密雲戍城南(案近刻脫西南二字)右會大榆河有東密雲故是城言西矣大榆河又東南流白楊泉水注之北發白楊溪望離右注大榆河(案望與下白坎相對舉近刻訛作望離)又東南流螯溪水自坎注之(案坎近刻訛作決)大榆河

又東南出峽（案近刻脫出字）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左合縣之北溪水水出縣北廣長塹南太和中掘此以防北狄其水南流逕滑鹽縣故城東王莽更名匡德也漢明帝改曰鹽田右承治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御夷鎮二百里南注鮑丘水又南逕傂奚縣故城東（案奚近刻訛作溪）王莽更之曰敦德也鮑丘水又西南逕獷平縣故城東王莽之所謂平獷也又南合三城水水出日里山（案日近刻作四）西逕三城（案三城近刻作平城蓋後人所改）謂之三城水又逕香陘山山上悉生藁本香世故名焉又

西逕石窟南窟內寬廣行者依焉窟內有水湍而不流栖薪者取給焉又西北逕伏凌山南（案凌近刻訛作淩）與石門水合水出伏凌山山高峻巖鄣寒深陰崖積雪凝冰夏結事同離騷峨峨之詠故世人因以名山也一水西南流注之（案近刻脫之字）是水有桑谷之名蓋沿出桑溪故也又西南逕獷平城東南而右注鮑丘水鮑丘水又東南逕漁陽縣故城南漁陽郡治也（案近刻脫縣故城南漁陽六字）秦始皇二十二年置王莽更名通路縣曰得漁鮑丘水又西南流公孫瓚既害劉虞烏丸思劉氏之德遂共子和合衆十萬破瓚于是水之上斬首二萬鮑丘水又西南歷狐奴城東又西南流注于沽河

亂流而南

又南過潞縣西

鮑丘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稱矣（案潞河近刻訛作鮑丘）高梁水注之水首受㶟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其詞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

山以觀源流相㶟水以度形勢（案近刻訛作際脫水字）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民之殷富（案羨近刻訛作美）乃使帳下丁鴻督軍士千人（案督字近刻訛在丁鴻上）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案遏近刻訛作即）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案潞近刻訛作黃也訛作時）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案山川近刻訛作泉）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案含近刻作合）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案近刻訛作濟）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滮池以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

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脩主遏（案主近刻訛作立）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繈負而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

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事見其碑辭又東南流逕薊縣北（案近刻脫逕字）又東至潞縣注于鮑丘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漢光武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于潞東謂是縣也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爲漁陽太守治此寵叛光武遣游擊將軍鄧隆伐之軍于是水之南光武策其必敗果爲寵所破遺壁故壘存焉鮑丘水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也（案垠近刻訛作限）

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

鮑丘水自雍奴縣故城西北舊分笥溝水東出今笥溝水斷（案今近刻訛作合脫水字）衆川東注混同一瀆東逕其縣北又東與泃河合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白楊谷西北流逕平谷縣屈西南流獨樂水入焉水出北抱犢固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後漢建武元年光武遣十二將追大槍五幡及平谷大破之于是縣也其水南流入于泃泃水又左合盤山水水出山上其山峻險人跡罕交去山三十許里望山上水可高二十餘里素湍皓然頹波歷溪沿流而下自西北轉注于泃水泃水又東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南與洳河會水出北山山在傂奚縣故城東南東南流逕博陸故城北又屈逕其城東世謂之平陸城非也漢武帝璽書封大司馬霍光爲侯國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而無其縣食邑北海河東薛瓚曰按漁陽有博陸城謂此也今城在且居山之陽（案近刻訛作今其居山之陽）處平陸之上而帶川流面據四水文氏所謂無縣目（案近刻訛作有）嘉美名也洳水又東南流逕平谷縣故城西而東南流注

于泃河（案泃河上近刻衍渠字）泃河又南逕秋城東而南合五百溝水水出七山北東逕平谷縣之秋城南東入于泃河泃河又東南逕臨泃城北（案泃近刻訛作河）屈而歷其城東側城南出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齊師及燕戰于泃水齊師遁即是水也泃水又南入鮑丘水鮑丘水又東合泉州渠口故瀆上承滹沱水于泉州縣（案滹沱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滹池考淇水注云清河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又東泉州渠出焉即此今改正）故以泉州爲名北逕泉州縣東又北逕雍奴縣東西去雍奴故城百二十里自滹沱北入其下歷水澤百八十里入鮑丘河謂之泉州口陳壽魏志曰曹太祖以蹋頓擾邊將征之（案將字上近刻衍公字）從泃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今無水鮑丘水又東庚水注之（案庚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庾下同考漢志右北平無終浭水西至雍奴入海從俊靡灅水南至無終東入庚顏師古云浭音庚即下所云入庚者同一水也可證庾乃庚之訛今改正）水出右北平徐無縣北塞中而南流歷徐無山得黑牛谷水又得沙谷水竝西出山東流注庚水昔田子泰避難居之（案子泰近刻訛作子春）衆至五千家開山圖曰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按注云其木色黑似炭而無葉有石赤色如丹以二石相磨（案二近刻訛作一）則火發以然無灰之木可以終身今則無之其水又逕徐無縣故城東王莽之北順亭也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東北百一十里有徐無城其水又西南與周盧溪水合水出徐無山東南流注庚水庚水又西南流灅水注之水出右北平俊靡縣王莽之俊麻也東南流（案此三字近刻脫）世謂之車轝水又東南流與溫泉水合水出北山溫溪（案溫近刻脫溫字）即溫源也養疾者不能澡其炎漂以其過灼故也（案近刻脫也字）魏土地記曰徐無城東有溫湯即此也其

水經注　卷十四　王編清校

水南流百步便伏流入于地下水盛則通注灅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案山下近刻衍之字）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漁陽張純反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中郎將孟益（案益近刻訛作盆）率公孫瓚討純戰于石門大破之灅水又東南流謂之北黃水又屈而爲南黃水又西南逕無終山即帛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又于是山作金五千斤以救百姓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壇社即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雍伯洛陽人至性篤孝父母終殁葬之于無終山山高八十里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即家焉陽氏譜敘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宅無終因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居于縣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後潞徙于西山之下陽公又遷居焉而受玉田之賜情不好寶玉田自去今猶謂之爲玉田陽于寶曰于種石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曰玉田至今相傳云玉田之揭起于此矣而今不知所在同于譜敘自去文矣（案子近刻訛作之又玉田自去見碑文此言譜敘者蓋碑文即譜敘所引）藍水注之水出北山東流屈而南（案南近刻訛作東）逕無終縣故城東故城無終子國也春秋襄公四年（案近刻訛作十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是也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平郡治此王莽之所謂北順也漢世李廣爲郡出遇伏石謂虎射之飲羽即此處矣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

水經注　卷十四　王編清校

百三十里有無終城其水又南入灅水灅水又西南入于庚水地理志曰灅水出俊靡縣南至無終東入庚水庚水世亦謂之爲柘水也南逕燕山下（案近刻訛作上）縣巖之側有石鼓去地百餘丈望若數百石囷有石梁貫之鼓之東南有石援桴狀同擊勢耆舊言燕山石鼓鳴則土有兵庚水又南逕北平城西而南入鮑丘水謂之柘口鮑丘水又東逕右北平郡故城南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鮑丘水又東巨梁水注之水出土垠縣北陳宮山西南流逕觀雞山謂之觀雞水水東有觀雞寺寺內起大堂（案近刻訛作甚）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塈基內疎通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蓋以此土寒嚴霜氣肅猛出家沙門率皆貧薄施主慮闕道業故崇斯構是以志道者多栖託焉其水又西南流右合區落水水出縣北山東南流入巨梁水巨梁水又南（案近刻訛作西）逕土垠縣故城西左會寒渡水水出縣東北西南流至縣右注梁河梁河又南潤于水注之水出東北山西南流逕土垠縣故城

水經注　卷十四　王編清校

東西南流入巨梁水巨梁水又東南右合五里水水發北平城東北五里山故世以五里名溝一名田鑪泉西流南屈逕北平城東南流注巨梁河亂流入于鮑丘水（案此下近刻衍巨梁二字）自是水之南南極滹沱（案近刻脫有字）一西至泉州雍奴東極于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淀枝流條分（案近刻訛作條枝）往往逕通非惟梁河鮑丘歸海者也

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

濡水出禦夷鎮東南其水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出

山合成一川 案濡水即今灤河源出巴延屯圖古爾山名都爾本諾爾西北至炭罕利須三道河源自東會之道元當時未經親履其地遙揣山來會之三道河爲灤河由源外屬失實恭讀 御製灤源考證訂酈氏之訛謹錄弁卷首 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鎮北百四十里北流左則連淵水注之 案近刻左下衍道字淵訛作泉 水出故城東西北流逕故城南又西北逕綠水池南池水淵而不流 案池近刻訛作其 其水又西屈而北流又東逕故城北連結兩沼 案沼上近刻衍池字 謂之連淵浦 案淵近刻訛作泉 又東北注難河難河右則汙水入焉 案汙近刻作汗 水出東塢南西北流逕沙野南北人名之曰沙野 案存近刻

水經注 卷十四 王臨清校

案近刻脫野字 鎮東北二百三十里西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訛耳濡水又北逕沙野西又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逕沙野北東北流逕林山北 案後有木林山水其地即唐之松陘嶺林山及木林山皆松林山之訛 水北有池潭而不流濡水又東北流逕孤山南東北流呂泉水注之水出呂泉塢西東南流屈而東逕塢南東北流三泉水注之其源三泉雁次合爲一水鎮東北四百里東南注呂泉水呂泉水又東逕孤山北又東北逆流水注之水出東南導泉西流右屈而東北注木林山水會之水出山南東注逆水亂流東北注濡河濡河又東盤泉入焉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濡河又東南水流迴曲謂之曲河鎮東北三百里又東出峽入安州界東南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蠻中 案漢志白檀縣作溫水師古曰溫音呼鵠反 漢景帝詔李廣曰將軍其帥師東轅弭節白檀者也又東南流右與要水合水出塞外三川並導謂之大要水也東南流逕要陽縣故城東本都尉治王莽更之曰要術矣要水又東南流逕白檀縣而東南流入于濡 案白檀要陽在今密雲縣注并濡水所經

酈氏此說外誤殊甚 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特加辨正一破千古傳訛謹附訂于此 濡水又東南索頭水注之水北出索頭川南流 案此八字近刻訛作水北流南四字 逕廣陽僑郡西魏分右北平置今安州治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右爲溪水亦曰西藏水東南流出溪與蟠泉水合泉發州東十五里東流九十里東注西藏水西藏水又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水出東溪一曰東藏水西南流出谷與中藏水合水導中溪南流出谷南注東藏水故自其川曰三藏川水曰三藏水東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 案西藏水即今之固都爾呼河先合中藏水即今之茅溝河次合東藏水即今之賽音河酈氏叙東藏水於中藏水之前以爲東溪西溪合流而與西源會殊乖川流之次恭讀 御製熱河考訂正評審道元之附會耳食顯然無據謹錄弁卷首並附識于此 亂流右會龍泉水水出東山下淵深不測其水西南流注于三藏水三藏水又東南流與龍芻水合西出于能芻之溪 案西近刻訛作而 東流入三藏水 案近刻脫三字 又東南流逕武列溪 案近刻脫武字 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挺在層巒之上 案近刻脫挺字在訛作左又此句之下衍有字 孤石雲舉臨崖危峻可高百餘仞控守所經 案近刻經作逕

水經注 卷十四 王臨清校

命選鋒之士彎張弧矢 案近刻脫弧字 無能柏其禁標者其水東合流入濡濡水又東南五渡水注之水北出安樂縣丁原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本三會城也其水南入五渡塘于其川也流紆曲溯涉者頻濟故川塘取名矣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與高石水合水東出安樂縣東山西流歷三會城南西入五渡川下注濡水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東出度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 案清陘近刻訛作青陘下同 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崢之名矣 案崢近刻作崢 燕景昭元璽二年

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軌刻石嶺上以記事功其銘尚存而庾杲之注揚都賦言盧龍山在平岡城北殊爲孟浪遠失事實余按盧龍東越清陘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陳壽魏志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平岡在盧龍東北遠矣而仲初言在南非也濡水又東南逕盧龍故城東漢建安十二年魏武征蹋頓所築也濡水又南黃洛水注之水北出

水經注 卷十四 王臨清校

盧龍山南流入于濡濡水又東南洛水合爲水出盧龍塞西南流注濡水濡水又屈而流 案近刻訛作又合爲而注 左得去潤水又合敖水二水並自盧龍西注濡水濡水又東南流逕令支縣故城東王莽之令氏亭也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遼西郡令支隸焉魏土地記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逕孤竹城西右合玄水世謂之小濡水 案世近刻訛作也 非也水出肥如縣東北玄溪 案溪近刻脫字 西南流逕其縣東東屈南轉西迴逕肥如縣故城南俗又謂之肥如水 案近刻脫之字又此句之下衍非也二字 故城肥子國應劭曰晉滅肥肥子奔燕燕封于此故曰肥如也漢高帝六年封蔡寅爲侯國西南流右會盧水水出縣東北沮溪南流謂之大沮水又南左合陽樂水水出東北陽樂縣溪 案溪近刻脫字 地理風俗記曰陽樂故燕地 案近刻訛作也 遼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魏土地記曰海陽城西南有陽樂城其水又西南入于沮水謂之陽口沮水又西南小沮水注之水發冷溪世謂之冷池又南得溫泉水口 案此下近刻衍注之二字 水出東北溫溪自溪西南流入于小沮水小沮水又南流與

大沮水合而爲盧水也桑欽說盧子之書言晉既滅肥遷其族于盧水盧水有二渠號小沮大沮合而入于玄水案水上近刻衍盧字又南與溫水合水出肥如城北西流注于玄水地理志曰盧水南入玄玄水又西南逕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故地理志曰玄水東入濡蓋自東而注也地理志曰令支有孤竹城故孤竹國也案故字近刻訛在史字上史記曰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于此而餓死于首陽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吏嗤笑者皆無疾而死于是改葬之晉書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爲因爲立祠焉祠在山上城在山側肥如縣南十二里水之會也

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

濡水自孤竹城東南逕西鄉北案西近刻訛作主瓠溝水注之水出城東南東流注濡水濡水又逕故城南案故近刻訛作敗分爲二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也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瀆自雍奴縣承鮑丘水東出謂之鹽關口魏太祖征蹋頓與泃口俱導也世謂之新河矣案近刻脫之字陳壽魏志云以通海也案近刻脫云字海字上衍河字新河又東北絕庚水案近刻作慶水訛又東北出逕右北平絕泃渠之水又東北逕昌城縣故城北案此下近刻衍故字王莽之淑武也新河又東分爲二水案近刻脫分字枝瀆東南入海新河自枝渠東出合封大水謂之交流口案近刻訛作合水出新安平縣案近刻脫安字下同西南流逕新安平縣故城西地理志遼西之屬縣也又東南流龍鮮水注之水出縣西北世謂之馬頭水案近刻訛作山二源俱導南合一川東流注封大水案近刻脫封字地理志曰龍鮮水東入封大水者也亂流南會新河南注于海案注近刻訛作流地理志曰封大水于海陽縣南入海新河又東出海陽縣與緩虛水會案虛近刻訛作盧下同水出新平縣東北世謂之大籠川案近刻訛作山東南流逕令支城西西南流與新河合南流注于海案近刻脫注字地理志曰緩虛水與封大水皆南入海新河又東與素河會謂之白水口水出令支縣之藍山南合新河又東南入海新河又東至九過口案過近刻作過枝分南注海新河又東逕海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六年封搖毋餘爲侯國魏土地記曰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陽城者也新河又東與清水會水出海陽縣東南流逕海陽城東又南合新河又南流十許里西入九過注海新河又東絕清水又東木究水出焉南入海新河又東左迤爲北陽孤淀案北近刻訛作孔淀水右絕新河案近刻脫淀水二字白上衍右字南注海新河又東會于濡濡水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王莽之選武也絫縣幷屬臨渝王莽更臨渝爲馮德案馮近刻訛作憑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揭石也案揭近刻作碣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隱案近刻脫此二字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三齊略記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于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疑即是也濡水于此南入海而不逕海陽縣西也蓋經誤證耳又按管子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案援近刻訛作授引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之神有俞兒案管子登山之神有俞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豈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袪衣示前有水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今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溪者亦不知所在也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

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

遼水亦言出砥石山案砥近刻訛作祗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西王莽之長說也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漢高帝八年封紀通爲侯國王莽之昌平也故平州治又南逕遼隊縣故城西案近刻南訛作隊縣訛作隧王莽更名之曰順睦也案睦近刻訛作陸公孫淵遣將軍畢衍拒司馬懿于遼隊即

又東南過房縣西

地理志房故遼東之屬縣也遼水右會白狼水水出

右北平白狼縣東南案近刻此下有成縣三字係衍文北流西北屈逕廣成縣故城南王莽之平虜也俗謂之廣都城又西北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地理志右北平有石城縣北屈逕白鹿山西郎白狼山也魏書國志曰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爲袁氏所厚故袁尚歸之數入爲害公出盧龍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未至柳城二百里尚與蹋頓將數萬騎逆戰公登白狼山望柳城卒與虜遇乘其不整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胡漢降者二十萬口英雄記

曰曹操于是擊馬鞍于馬上作十片郎于此也博物志曰魏武于馬上逢獅子使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獅子吼呼奮越案吼近刻訛作哮左右威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貍超上王車軛上獅子將至此獸便跳上獅子頭上獅子伏不敢起于是遂殺之得獅子而還未至洛陽四十里洛中雞狗皆無鳴吠者也案洛中近刻訛作洛陽其水又東北入廣成縣東注白狼水白狼水北逕白狼縣故城東案近刻脫故字王莽更名伏狄白狼水又東方城川水注之水發源西南山下案山近刻訛作川東流北屈逕一故城西案西近刻訛作東世謂之雀目城東屈逕方城北東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東部都尉治王莽之禽虜也應劭曰今昌黎也高平川水注之水出西北平川東流逕倭城北蓋倭地人徙之案近刻訛作蓋倭也人徙之又東南逕乳樓城北蓋逕戎鄉邑兼夷稱也案近刻訛作之又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自孱水注之水導西北遼山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逕龍山西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

也使陽騖築龍城改柳城爲龍城縣十二年黑龍白龍見于龍山皝親觀龍去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悅大赦號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祠于山上白狼水又北逕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遼道有黃龍亭者也案遼近刻訛作黎魏營州刺史治魏土地記曰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東北下郎是也又東北濫真水出西北塞外東南歷重山東南入白狼水又東北出東流分爲二水案近刻脫分字右水疑即渝水也地理志曰渝水首受白狼水西南循山逕一故城西世以爲河連城案近刻訛作逆城衍西字世字疑是臨渝縣之故城王莽曰馮德者矣案近刻訛作焉渝水南流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曰櫧倫水蓋戎方之變名耳疑即地理志所謂侯水北入渝者也十三州志曰侯水南入渝地理志蓋言自北而南也案蓋言近刻訛作言蓋又西南流注于渝渝水又東南逕一故城東俗曰女羅城又南逕營丘城西營丘在齊而名之于遼燕之間者蓋燕齊遼迴僑分所在其水東南入海地理志曰渝水自塞外南入海案近

刻脫外字一水東北出塞爲白狼水又東南流至房縣注于遼魏土地記曰白狼水下入遼也

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于海

十三州志曰案近刻脫曰字大遼水自塞外案近刻脫外字西南至安市入于海

又玄菟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

縣故高句麗胡之國也案胡近刻訛作相漢武帝元封二年平右渠置玄菟郡于此王莽之下句麗水出遼山西南流逕遼陽縣與大梁水會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至遼陽入小遼水案近刻訛作西南流逕遼水故地理志曰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都國志曰縣故屬遼東後入玄菟其水西南流故謂之爲梁水也小遼水又西南逕襄平縣爲淡淵晉永嘉三年淵小遼水又逕遼隊縣案近刻訛作逕襄平縣入大遼水案梁近刻訛作梁司馬宣王之平遼東也斬公孫淵于斯水之上者也

西南至遼隊縣入于大遼水也案此十二字近刻在前故小遼水所出下係後人改移

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臨浿縣東入于海案近刻過下衍于字

許慎云浿水出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浿水縣十三州志曰浿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蓋出其縣南逕鏤方也案近刻訛作而又此句之下原本空一字朱謀㙔引謝耳伯云宋本原缺十二字昔燕人衞滿自浿水西至朝鮮案西近刻訛作而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織信厚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戰國時滿乃王之都王險城地方數千里至其孫右渠漢武帝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討右渠破渠于浿水遂滅之若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其地今高句麗之國治余訪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故樂浪朝鮮縣即樂浪郡治漢武帝置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又漢興以朝鮮爲遠循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考之今古于事差謬蓋經誤證也

水經注卷十五

後魏酈道元撰

洛水　伊水　瀍水　澗水

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

地理志曰洛出冢領山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水出西北竹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尸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近刻訛作尸下同）水北發尸山（案發上近刻衍出字）南流入洛洛水又東得乳水（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北出良餘山南流注于洛（案流近刻訛作南）洛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蠱尾之山（案蠱近刻訛作蟲）東流入洛洛水又東（案近刻脫一洛字）至陽虛山合玄扈之水山海經曰洛水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案此十五字近刻脫）是也又曰自鹿蹏之山以至玄扈之山凡九山玄扈亦山名也而通與讙舉為九山之次焉故山海經曰此二山者洛閒也是知玄扈之水出于玄扈之山蓋山水兼受其目矣其水逕于陽虛之下山海經又曰（案又字近刻訛在曰字下）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為洛汭也河圖玉版曰倉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郎于此水也洛水又東歷清池山（案此句之下近刻有傍字）東合武里水水南出武里山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爾雅所謂洛別為波也洛水又東要水入焉水南出三要山東北逕拒陽城西而東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與獲水合水南出獲輿山（案輿近刻訛作與下同）俗謂之備水也東北逕獲輿川世名之為卻川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案此十八字原本訛上十五字訛作經下三字仍屬注文近刻並上九字訛作經下九字仍屬注文）博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其源者是也

東北過盧氏縣南

洛水逕鵯渠關北（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近刻鵯作陽下同）鵯渠水南出鵯渠山（案南出近刻訛作出南）即荀渠山也其水一源兩分川流半解一水西北流屈而東北入于洛山海經曰讙耳之山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疑即是水也荀渠蓋熊耳之殊稱若太行之歸山也故地說曰熊耳之山地門也洛水出其閒是亦總名矣其一水東北逕鵯渠城西故關城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九年晉韓龍取盧氏城（案竹書紀年今作龐又近刻脫取盧二字）王莽之昌富也有盧氏川水注之水北出盧氏山東南流逕盧氏城東東南流注于洛（案近刻脫一東字南北作而）洛水又東與合三川（案與上近刻衍逕字）並出縣之南山東北注洛開山圖曰盧氏山宜五穀可避水災亦通謂之石城山山在宜陽山西南千名之山咸處其內陵阜原隰（案隰近刻訛作險）易以度身者也又有葛蔓谷

水自南山流注洛水洛水又東逕高門城南即宋書所謂後軍外兵龐季明入盧氏進達高門木城者也洛水東與高門水合（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北山東南流合洛水枝澤水上承洛水東北流逕石勒城北又東逕高門城北東入高門水亂流南注洛洛水又東松陽溪水注之（案陽近刻訛作楊下同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松陽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黃亭南又東合黃亭溪水（案亭近刻作城）水出鵜鶘山山有二峰峻極于天高崖雲舉亢石無階猨徒喪其捷巧鼯族謝其輕工及其長霄冒嶺層霞冠峰方乃就辨優劣耳故有大小鵜鶘之名矣溪水東南流歷亭下謂之黃亭溪水又東南入于洛洛水又東得荀公溪口（案溪近刻訛作莢）水出南山荀公澗（案近刻脫公字）即龐季明所入荀公谷者也其水歷谷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檀山南其山四絕孤峙山上有塢聚俗謂之檀山塢義熙中劉公西入長安舟師所屆次于洛陽命參軍戴延之（案軍近刻訛作將軍）與府舍人虞道元即舟遡流窮覽洛川欲知水軍可至之處延之屆此而返竟不達其源也洛水

又東庫谷水注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自宜陽山南三川並發合為一溪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得鵜鶘水口水北發鵜鶘澗（案北發近刻訛作發北）東南流入于洛洛水又逕僕谷亭北左合北水水出北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侯谷水出南山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逕龍驤城北龍驤將軍王鎮惡從劉公西入長安陸行所由（案行近刻訛作徑）故城得其名洛水又東左合宜陽北山水水自北溪南流注洛洛水又東虞由澗水注之水出南山由溪北流逕龍驤城東而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右得直谷水水出南山北逕屯城西北流注于洛水也

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

城西有塢水（案近刻脫有字）出北四里山上原高二十五丈故黽池縣治南對金門塢水南五里舊宜陽縣治也洛水右會金門溪水水南出金門山北逕金門塢西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合款水其水（案此二字近刻作一有字）二源並發兩川逕引謂之大款水也合而東南入于洛洛水又東黍良谷水入焉（案良近刻訛作艮）水南出金門山

闕由關門山多重固在韓(案山下近刻衍由字)建武二年強弩
大將軍陳俊(案大近刻訛作偏)轉擊金門白馬皆破之即此
也而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左合北溪南流入于
洛也
又東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于父邑之南
太陰谷水南出太陰溪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合白
馬溪水水出宜陽山澗有大石厥狀似馬故溪澗以
物色受名也溪水東北流注于洛(案東下近刻衍又字)洛水又
東有昌澗水注之水出西北宜陽山而東南流逕實
陽故郡南舊陽市邑也故洛陽都典農治此後改爲
郡其水又南注于洛洛水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川
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東三箱天險峭絶惟築西面
即爲固(案固上近刻有合字)一合之名起于是矣劉曜之將攻
河南也晉將軍魏該奔于此故于父邑也洛水又東
合杜陽澗水(案陽近刻訛作楊下同)水出西北杜陽溪東南逕
一合塢東與槃谷水合亂流東南入洛洛水又東渠
谷水出宜陽縣南女几山(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上六字訛作經下九字的竄注文)東北流逕雲中塢左上迢遰層巘(案巘近刻訛作巚)流

水經注 卷十五

煙半垂纓帶山阜故塢受其名渠谷水又東北入洛
水(案近刻脱谷二字)臧榮緒晉書稱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
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覺其情神非常咸共傳
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登
笑曰復作向聲又爲嘯求與俱出登不肯籍因別去
登上峰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振山谷籍怪而
問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籍更求之不知所
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余按孫綽之敘高士傳言在
蘇門山又別作登傳孫盛魏春秋亦言在蘇門山又
不列姓名阮嗣宗感之著大人先生論言吾不知其
人既神遊自得不與物交阮氏尚不能動其英操復
不識何人而能得其姓名
又東北過宜陽縣南
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峰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
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
積甲仗與熊耳平即是山也山際有池池水東南流
水側有一池世謂之澠池矣又東南逕宜陽縣故城
西謂之西度水又東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逕宜陽

水經注 卷十五

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秦武王以甘茂爲丞
相曰寡人欲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朽矣茂請約魏以
攻韓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城故韓地也後乃縣之漢
哀帝封息夫躬爲侯國城之西門赤眉樊崇與盆子
及大將等奉璽綬緞壁處世祖不即見明日陳兵于
洛水見盆子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不
悔上歎曰卿庸中皦皦鐵中錚錚也洛水又東與厭
染之水合(案染近刻訛作梁)水出縣北傅山大陂山無草木
其水自陂北流傾而東南注世謂之五延水又東南
流逕宜陽縣故城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南黃
中澗水出北阜二源奇發總成一川東流注于洛洛
水又東祿泉水注之(案近刻脱水字)其水北出近溪(案近刻訛作近出北溪)洛水又東共水入焉水北出長石之山山無草
木其門有谷焉厥名共谷共水出焉南流得尹溪口
水出西北尹谷東南注之共水又西南與左澗水會
(案共水又西南與近刻訛作其水有與爲南)水東出近川西流注于共水
共水又南與李谷水合水出西北李溪東南注綦水
綦水發源綦谷西南流與李谷水合而西南流入共
水共水世謂之石頭泉(案近刻脱之字)而南流注于洛洛水
又東黑澗水南出陸渾西山歷于黑澗西北入洛洛
水又東臨亭川水注之水出西北近溪東南與長澗
水會(案與下近刻衍南字)水出北山南入臨亭水又東南歷九
曲西而南入洛水也
又東北出散關南
洛水東逕九曲南其地十里有坂九曲穆天子傳所
謂天子西征升于九阿此是也洛水又東與豪水會
水出新安縣密山南流歷九曲東而南流入于洛洛
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黑可以書疏故以石墨名
山矣洛水又東枝瀆左出焉(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東出
關絶惠水又逕清女冢南冢在北山上耆舊傳云斯
女清貞秀古跡表來今矣枝瀆又東(案枝近刻訛作故下同)逕
周山上有周靈王冢皇覽曰周靈王葬于河南城西
南周山上蓋以王生而神故諡曰靈其冢人祠之不
絶又東北逕柏亭南皇覽曰周山在柏亭西北(案北近刻訛作柏)謂斯亭也又東北逕三王陵東北出(案此下近刻衍焉字)
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魏司徒公崔浩注西

水經注 卷十五

征賦云定鼎爲攷子朝作難西周政弱人荒悼敬二
王與景王俱葬于此故世以三王名陵帝王世紀曰
景王葬于翟泉今洛陽太倉中大冢是也而復傳言
在此所未詳矣又悼敬二王稽諸史傳復無葬處今
陵東有石碑錄赧王以上世王名號考之碑記周墓
明矣枝瀆東北歷制鄉逕河南縣王城西歷郟鄏陌
杜預釋地曰縣西有郟鄏陌謂此也枝瀆又北入穀
蓋經始周啟瀆久廢不脩矣洛水自枝瀆又東出關
惠水右注之世謂之八關水戴延之西征記謂之八

闕澤卽經所謂散關鄔自南山横洛水北屬于河皆
關塞也卽楊僕冢僮所築矣惠水出白石山之陽東
南流與瞻水合水東出婁涿之山而南流入惠水惠
水又東南謝水北出瞻諸之山東南流又有交觸之
水北出廆山南流俱合惠水惠水又南流逕關城北
（案城北近刻訛作北城）二十里者也（案此有訛誤）其城西阻塞垣東
枕惠水（案枕近刻訛作扰）靈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爲
大將軍率五營士屯都亭（案近刻脫率字）置函谷廣城伊闕
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孟津等八關（案函谷下近刻訛闕字闕亦訛）

（作圖從殿小字）都尉官治此函谷爲之首在八關之限故世
人總其統目有八關之名矣其水又南流入于洛水
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陽而南流注于洛謂
是水也洛水又與號水會水出扶豬之山（案扶豬近刻訛作林播）
北流注于洛水之南（案之近刻作其）則鹿蹏之山也世謂
之非山（案此下近刻衍也字）其山陰則峻絕百仞陽則原阜隆
平甘水發于東麓北流注于洛水也
又東北過河南縣南
周書稱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南繫于
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孝經援神契曰
八方之廣周洛爲中謂之洛邑竹書紀年晉定公二
十年洛絕于周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南
有甘洛城郡國志所謂甘城也（案志下近刻衍日字）地記曰洛
水東北過五零陪尾北與澗瀍合是二水東入千金
渠故瀆存焉
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
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曰我卜瀍水東亦惟
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

以爲天下之湊方六百里因西八百里（案此三字近刻脫）爲
千里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案近刻訛作二十三年）晉合諸侯大
夫戍成周之城故亦曰成周也司馬遷自序云（案近刻脫司馬二字）
太史公留滯周南摯仲治曰古之周南今之洛
陽漢高祖始欲都之感婁敬之言不日而駕行矣屬
光武中興宸居洛邑逮于魏晉咸兩宅焉故魏略曰
漢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佳魏爲土德土水之牡
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佳加水長沙耆舊傳
云祝良字召卿（案召近刻訛作石）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
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案近刻作）
午紫雲水起（案近刻作沓起）甘雨登降人爲歌曰天久不雨
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祈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則縣司及河南尹治司隸周官也漢武帝使領徒隸
董督京畿後因名司州焉（案近刻脫使字）地記曰洛水東入
于中提山閒東流會于伊是也昔黃帝之時天大霧
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
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昔
王子晉好吹鳳笙招延道士與浮丘同遊伊洛之浦

（案鳳字近刻訛在道字上）含始又受玉雞之瑞于此水亦洛神宓
妃之所在也洛水又東合水南出半石之山北逕合
水塢而東北流注于公路澗但世俗音譌號之曰光
祿澗非也上有袁術固四周絕澗迢遞百仞廣四五
里有一水淵而不流故溪澗卽其名也合水北與劉
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逕劉聚（案逕近刻訛作于）三面
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其水
西北流注于合水合水又北流注于洛水也
又東過偃師縣南

洛水東逕計素渚中朝時百國貢計所頓故渚得其
名又直偃師故縣南（案直近刻訛作東）與緱氏分水又東休
水自南注之其水導源少室山西流逕穴山南而北
與少室山水合水出少室北溪西南流注休水休水
又左會南溪水水發大穴南山北流入休水休水又
西南北屈潛流地下其故瀆北屈出峽謂之大穴口
北歷覆釜堆東蓋以物象受名矣又東倒零阜塢水
流潛通重源又發側緱氏原闕山圖謂之緱氏山也
亦云仙者升焉言王子晉控鶴斯阜（案鶴近刻訛作鵠）靈王望

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屣俗亦謂之爲撫
父堆堆上有子晉祠或言在九山非此世代已遠（案此下近刻有矣字）
莫能辨之劉向列仙傳云世有簫管之聲焉
休水又逕延壽城南緱氏縣治故滑費春秋滑國所
都也王莽更名中亭卽緱氏城也城有仙人祠謂之
仙人觀休水又西轉北屈逕其城西水之西南有司
空密陵元侯鄭袤廟碑（案元近刻訛作光脫袤字）文缺不可復識
又有晉城門校尉昌原恭侯鄭仲林碑晉泰始六年
立（案泰近刻訛作臺）休水又北流注于洛水洛水又東逕百
谷塢北戴延之西征記曰塢在川南因高爲塢高十
餘丈劉武王西入長安舟師所保也（案保近刻訛作堡）洛水
又北陽渠水注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竹書紀年晉襄
公六年洛絕于洞卽此處也洛水又北逕偃師城東
東北歷郭中水南謂之南郭（案此下近刻有中水之南郭五字係衍文）亦
曰上郭也逕訾城西司馬彪所謂訾聚也而郭水注
之水出北山郭溪其水南流世謂之溫泉水水側有
僵人穴（案僵近刻訛作殭）穴中有僵尸戴延之從劉武王西
征記曰有此尸尸今猶在夫物無不化之理魄無不

遷之道（案遷近刻作遷）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偶之狀喻其
推移未若正形之速遷矣郭水又東南于訾城西北
東入洛水故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郭谷水東入
洛謂之下郭故有上郭下郭之名亦謂之北郭于是
有南郭北郭之稱矣又有郭城蓋周大夫郭肸之舊
邑（案肸近刻訛作盻下同）洛水又東逕訾城北又東羅水注之
（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羅水出方山羅川西北流蒲池水注
之水南出蒲陂（案近刻脫水字訛作出南蒲陂）西北流合羅水謂之
長羅川（案近刻訛作長川）亦曰羅中也蓋肸子郭羅之宿居
故川得其名耳羅水又西北白馬溪水注之水出嵩
山北麓逕白馬塢東而北入羅水西北流白桐澗水
注之（案桐近刻訛作相下同）水出嵩麓桐溪北流逕九山東又
北九山溪水入焉（案山下近刻衍東字）水出百稱山東谷其山
孤峰秀出嶕嶢分立仲長統曰昔密有卜成者（案卜成近
刻訛作十城）身遊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境謂是山也山
際有九山廟廟前有碑云九顯靈府君者太華之元
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嵩岳北帶洛澨
晉元康二年九月太歲在戌（案此有脫誤近刻作太歲庚午考元康二年乃

壬子也）帝遣殿中中郎將關內侯樊廣縱氏令王與主
簿傳演（案近刻脫主簿二字傳演訛作傳）奉宣詔命興立廟殿焉又有
百蟲將軍顯靈碑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
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晉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順
人吳義等建立堂廟永平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立
頌讚示後賢矣其水東北流入白桐澗又北逕袁公
塢東蓋公路始固有此也故有袁公之名矣北流注
于羅水羅水又西北逕袁公塢北又西北逕潘岳父
子墓前有碑岳父芘瑯琊太守碑石破落文字缺敗

岳碑題云給事黃門侍郎潘君之碑碑云君遇孫秀
之難闔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以增慟乃樹碑以記
事太常潘尼之辭也羅水又于訾城東北入于洛水
也

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

洛水又東明樂泉水注之水出南原下三泉並導故
世謂之五道泉即古明溪泉也春秋昭公二十二年
師次于明溪者也洛水又東逕鞏縣故城南東周所
居也本周之鞏伯國也春秋左傳所謂尹文公
涉于鞏即于此也洛水又東濁水注之即古黃水也

（案黃近刻訛作皇）水出南原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黃亭
即此亭也春秋所謂次于黃者也洛水又東北洞水
發南溪石泉（案洞近刻訛作洞下洞）世亦名之為石泉水也京
相璠曰鞏東地名坎欿在洞水東疑即此水也又逕
盤谷塢東世又名之曰盤谷水（案盤近刻訛作盤）司馬彪郡
國志鞏有坎欿聚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出及坎欿
服虔亦以為鞏東邑名也今考厥文若狀焉而不能
精辨耳晉太康地記晉書地道記並言在鞏西非也
其水又北入洛水又東北流入于河（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
訛作經）山海經曰洛水成臯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
什谷也故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謂此
川也史記音義曰鞏縣有郭谷水者也黃帝東巡河
過洛脩壇沈璧受龍圖于河龜書于洛赤文綠字（案綠
近刻訛作篆）堯帝又脩壇河洛擇良即沈（案近刻訛此沈作濃即作誤）榮
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搖赤文綠色廣袤九
尺負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案七近刻訛作日）帝王
錄紀興亡之數以授之堯（案近刻脫堯字）又東沈書于日稷

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于舜舜又習
堯禮（案禮近刻訛作祀）沈書于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至于稷
下榮光休至黃龍卷甲舒圖壇畔赤文綠錯以授舜
舜以禪禹殷湯東觀于洛習禮堯壇降璧三沈榮光
不起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烏以浴隨魚亦上化為
黑玉赤勒之書黑龜赤文之題也湯以伐桀故春秋
說題辭曰河以道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
沈禮焉竹書紀年曰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鬭蓋洛水
之神也昔夏太康失政為羿所逐其昆弟五人須于
洛汭作五子之歌于是地矣

伊水出南陽魯陽縣西蔓渠山（案近刻脫魯陽二字）

山海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
魏山地理志曰出熊耳山即麓大同陵巒互別耳伊
水自熊耳東北逕鸞川亭北鸞水出鸞山北流際其
城東而北入伊水世人謂伊水為鸞水鸞水為交水
故名斯川為鸞川也又東為淵潭潭渾若沸亦不測
其深淺也伊水又東北逕東亭城南又屈逕其亭東
東北流者也

東北過郭落山

陽水出陽山陽溪世人謂之太陽谷水亦取名焉東
流入伊水伊水又東北鮮水入焉水出鮮山北流注
于伊伊水又與蠻水合水出盧氏縣之蠻谷東流入
于伊

又東北過陸渾縣南

山海經曰滽滽之水出于蔓山南流注于伊水今水
出陸渾縣之西南王母澗澗北山上有王母祠故世
因以名溪東流注于伊水即滽滽之水也伊水歷崖

口山峽也翼崖深高壁立若闕崖上有塢伊水逕其下歷峽北流即古三塗山也杜預釋地曰山在縣南陸渾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今是山在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周書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案近刻脫此二十七字春秋昭公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服虔曰三塗大行轘轅崤澠案近刻作澠非南望也京相璠著春秋土地名案近刻脫土字亦云山名也以服氏之說案近刻作服氏之言云塗道也準周書南望之文或

言宜爲轘轅大谷伊闕案近刻或訛作服谷訛作崖皆爲非也春秋晉伐陸渾請有事于三塗知是山明矣有七谷水注之水西出女几山之南七溪山案几宋本作机近刻訛作机上有西王母祠東南流注于伊水又北叒谷水注之水出女几山之東谷東逕故亭南東流入于伊水伊水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嶺上有崑崙祠民猶祈焉劉澄之永初記稱陸渾縣西有伏流坂者也今山在縣南崖口北三十里許西則非也北與温泉水合水出新城縣之狼皐山西南皋下案狼皐山西近刻作狼皐山之西西南流會于伊水伊水又東北逕伏睹嶺左納焦澗水水西出鹿蹄山案蹄近刻訛作蹏東流逕孤山南案近刻脫孤字其山介立豐上單秀孤峙故世謂之方山即劉中書澄之所謂縣有孤山者也東歷伏睹嶺南東流注于伊伊水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陸渾西山即陸渾都也案陸下近刻衍山字都訛作者郭文之故居訪胡昭之遺像世去不停莫識所在其水有二源俱導而東注號略在陸渾縣西九十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縣西號略地案近刻訛作池春秋所謂東盡號略者也北水東流合侯篤水水

出西北侯溪案水近刻作淵東南流注于涓水涓水又東逕陸渾縣故城北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魯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案秦近刻訛作春故縣氏之也涓水東南流左合南水水出西山七谷亦謂之七谷水阻澗東逝案近刻作派歷其縣南又東南左會北水亂流左合瀾滀水案水近刻訛作滀水上承陸渾縣東禪渚渚在原上案在近刻訛作左陂方十里佳饒魚葦即山海經所謂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郭景純注云禪一音暖案一近刻訛在禪字上鯀化羽淵而復在此然已變怪亦無往而不化矣世謂此澤爲慎望陂陂水南流注于涓水案近刻涓作陽水下同涓水又東南注于伊水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嬰兒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母明視而見臼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于庖長而有賢德案長近刻訛作而長殷以爲尹曰伊尹也

又東北過新城縣南

馬懷橋長水出新城西山東逕晉使持節征南將軍宗均碑南案宗近刻訛作宋均字文平縣人也其碑太始三年十二月立其水又東流入于伊又有明水出梁縣西狼皐山案近刻作狼睾山俗謂之石澗水也西北流逕楊亮壘南西北合康水水亦出狼皐山東北流逕范塢北與明水合案近刻此下衍北汶二字又西南流入于伊山海經曰放皐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是也伊水又與大戟水會水出梁縣西有二源北水出廣成澤西南逕楊志塢北與南水合水源南出廣城澤西流逕

陸渾縣南案近刻訛作西流陸渾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案近刻脫境字廣城澤在新城縣界黃阜西北流屈而東逕楊志塢南案近刻脫志字又北屈逕其塢東又逕塢北同注老倒澗俗謂之老倒澗水西流入于伊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鄤聚今名鄤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其水又東北流注于伊水伊水又北逕當階城西案近刻訛作當階城西北又逕大狂水入焉水東出陽城縣之大𦊅山案近刻訛作大苦口山海經曰大

𦊅之山多㻬琈之玉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其中多三足龜人食之者無大疾可以已腫狂水又西逕綸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曰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者也左與倚薄山水合水北出倚薄之山南逕黃城西又南逕綸氏縣故城東案近刻脫縣字而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八風溪水注之水北出八風山南流逕綸氏縣故城西案近刻脫縣故二字西南流入于狂水狂水又西得三交水口水有三源案三近刻訛作二各導一溪故出山南流合舍案此四字近刻訛作南合流二字故世有三交之名也石上菖蒲一寸九節爲藥最妙服久化僊案近刻脫此十六字其水西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逕缶高山北西南與灃水合水出東北瀍谷西南流逕武林亭東北又屈逕其亭南其水又西南逕陽亭東蕭藉水以名亭也又東南流入于狂狂水又西逕陽城南又西逕當階城南而西流注于伊伊水又北土溝水出玄𦊅山西案西近刻訛作西山東逕玄𦊅山南又東逕新城縣故城北東流注于伊水伊水又北枝橋水入焉水出西山東流入于伊水伊水又北會厭澗水水出西

由東流逕郊垂亭南春秋左傳文公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于郊垂者也服虔曰郊垂在高都南杜預釋地曰河南新城縣北有郊垂亭司馬彪郡國志曰新城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遺基存焉 案近刻焉作猶在 京相璠曰舊說言郊垂在高都南今上黨有高都縣余謂京論疎遠未足以證無如虔說之指密矣 案如虔近刻訛作知筆 其水又東注于伊水伊水又北逕高都城東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河南新城縣有高都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東周與鄭高都利者也又東儒之水 案儒近刻訛作傳 出于半石之山西南流逕紙輸城北西歷艾澗以其水西流 案水字近刻訛在以其上 又謂之小狂水也其水又西南逕大石嶺南開山圖所謂大石山也山下有大石嶺碑河南隱士通明以漢靈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于山堂立碑文字淺鄙殆不可尋魏文帝獵于此山虎超乘輿孫禮拔劍投虎于是山山在洛陽南而劉澄之言在洛東北非也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王隱晉書曰惠帝使校尉陳總仲元詣洛陽山請雨總盡除小祀惟存大石而祈之七日大雨即是山也來儒之水又西南逕赤眉城南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謂之曲水也

又東北過伊闕中

伊水逕前亭西左傳昭公二十二年 案近刻訛作三十二年 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者也 案詭近刻訛作號 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爲泉周地也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 案近刻塞作爲 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巖西嶺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峰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于伊水傅毅反都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也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此已下蓋記水之漲減也 案減近刻訛作滅 右壁又有石銘云 案右近刻訛作石 元康五年 案元康近刻訛作永康 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監作掾董猗李褒斬岸開石平通伊闕石文尚存也

水經注 卷十五 茅元銘校

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

伊水自闕東北流枝津右出焉 案焉近刻訛作之 東北引溉東會合水同注公路澗入于洛今無水戰國策曰東周欲爲田西周不下水蘇子見西周君曰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民皆種他種欲貧之 案貧近刻訛作食 不如下水以病之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是東周受命于君矣 案受命近刻脫命字 西周遂下水即是水之故渠也伊水又東北枝渠左出爲水積成湖北流注于洛今無水 案近刻訛作合伊水 伊水又東北至洛陽縣南逕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建之後漢書郊祀志曰 案近刻脫度字 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陽城南七里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其外壇上爲五帝位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按禮天子大裘而冕祭辟天上帝于此今衰冕也壇壝無復紫矣伊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廣志曰鯢魚聲如小兒啼 案近刻脫啼字 有四足形如鯪鱧 案近刻脫鱧字 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著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膏爲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即鯢魚也

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

縣北有替亭 案替近刻訛作潛 瀍水出其北梓澤中梓澤地名也澤北對原阜即裴氏墓塋所在碑闕存焉其水歷澤東南流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替亭之處也 案替近刻訛作潛 即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

東與千金渠合

周書曰我卜瀍水西謂斯水也東南流水西南有帛仲理墓墓前有碑題云眞人帛君之表仲理名護益州巴郡人晉永寧二年十一月立瀍水又東南流注于穀穀水自千金堨東注謂之千金渠也

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

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

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陽東南注于洛澗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澗地理志曰澗水在新安縣東南入洛 案近刻在出南下衍東字 是爲密矣東北流歷函谷東坂東謂之八特坂 案穀水注內稱自三崤決鍵至非下瀍水東皆是也原本及近刻並脫此下又其上引山海經之文故以山海經曰北流注于穀九字重出于此今訂正

水經注 卷十五 茅元銘校

東南入于洛

孔安國曰澗水出澠池山今新安縣西北有一水北出澠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而東南流入于穀水安國所言當斯水也然穀水出澠池下合澗水得其通稱或亦指之爲澗水也並未之辭耳 案近刻辭訛作詳 今考水東十里有水世謂之慈澗又謂之澗水按山海經則少水也而非澗水蓄習俗之誤耳又按河南有離山水謂之爲澗水水西北出離山東南流 案此下近刻有注于穀山澗水也又東南流共十一字係上下文訛衍故刪 歷郟山于穀城東而南

流注于穀舊與穀水亂流（案此下近刻衍南岡二字）南入于洛今穀水東入千金渠澗水與之俱東入洛矣或以是水爲周公之所相卜也呂忱曰今河南死水（案說水注云南出爲死穀北出爲澗瀆）疑其是此水也（案是下近刻衍即字）然意所未詳故並書存之耳

水經注卷十六

後魏酈道元撰

穀水　甘水　漆水
瀍水　沮水

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墦塚林穀陽谷

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墦塚穀水出焉東流注于洛其中多珚玉今穀水出千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案于近刻訛作千）東北流歷黽池川本中鄉地也漢景帝中二年（案近刻脫中字二訛作三）初城徙萬戶爲縣（案近刻脫城字縣字）因崤黽之池以目縣焉亦或謂之彭池故徐廣史記音義曰黽或作彭穀水出處也（案近刻脫出處二字）穀水又東逕秦趙二城南司馬彪續漢書曰赤眉從黽池自利陽南欲赴宜陽者也世謂之俱利城耆彥曰（案彥近刻訛作彥）昔秦趙之會各據一城秦王使趙王鼓瑟藺相如令秦王擊缶處也馮異又破赤眉于是川矣故光武璽書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案近刻脫）收之桑榆矣穀水又東逕土崤北所謂三崤也（案三近刻訛作二）穀水又東左會北溪溪水北出黽池山東南流注于穀（案南近刻訛作西）疑即孔安國所謂澗水也穀水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崤黽昔項羽西入秦坑降卒二十萬于此國滅身亡宜矣穀水又東逕千秋亭南其亭累石爲垣世謂之千秋城也（案近刻脫千秋二字）潘岳西征賦曰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謂是亭也又東逕雍谷溪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峽石之稱矣穀水歷側（案穀近刻訛作習）左與北川水合水有二源並導北山東南流合成一水自乾注巽入于穀穀水又東逕缺門山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

得是名矣二壁爭高斗聳相亂西瞻雙阜右望如砥穀水自門而東（案門上近刻衍缺字）廣陽川水注之水出廣陽北山東南流注于穀南望微山雲峰相亂穀水又逕白超壘南（案朱謀㙔云當作白超考元和志白超壘一名白超塢漢末黃巾賊起白超築此壘以自固朱氏非也）戴延之西征記云次至白超壘去函谷十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夾立（案夾近刻訛作來）相去百餘步從中出北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超壘也是壘在缺門東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冶官所在（案冶官近刻訛作治官）魏晉之日引穀水爲水冶（案冶近刻訛作治）以經國用遺跡尚存（案近刻訛作有）穀水又東石默溪水出微山東麓石默溪東北流入于穀穀水又東宋水北流注于穀穀水又東逕魏將作大匠毋丘興墓南（案興下近刻衍盛字下同）二碑存焉儉父也習略別傳曰略嘗隨軍西征過其墓而歎謂士友曰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備法應滅族果如其言穀水又東逕函谷關南東北流皁澗水注之水出新安縣東南流逕毋丘興墓東又南逕函谷關西關高險陿（案陿近刻訛作狹）路出廣郭漢元鼎三年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居關外請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于新安即此處也昔郭丹西入關感慨于其下曰不乘駟馬高車終不出此關也去家十二年果如志焉皁澗水又東流入于穀穀水又東北逕函谷關城東右合爽水（案爽近刻訛作桑爽）爽水之山海經曰白石山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水出焉（案爽下近刻衍之字）世謂之紵麻澗北流注于穀（案此下近刻有山海經曰西字）其中多碧綠（案綠近刻訛作緣字）穀水又東澗水注之山海經曰婁涿山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澗水出焉北流注于穀（案山海經曰北流注于穀九字原本及近刻又見澗水注）

（內諸之八特坂下係重出衍文）蓋仲治三輔決錄注云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澗穀二水之交作五門客因舍以爲名今在河南西四十里以山海經推按里數不殊仲治所記水會尚有故居處斯則澗水也即周書所謂我卜澗水東言是水也（案此七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澗水注內上連山海經曰北流注于穀九字據八特坂下今改正移于此又澗水東下近刻衍古水二字）自下通謂澗水爲穀水之兼稱焉（案焉下近刻衍之字）故尚書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無穀水之目是名亦通稱矣劉澄之云新安有澗水源出縣北（案近刻訛作北縣）又有淵水未知其源余

考諸地記並無淵水但淵澗字相似時有字錯爲淵也故闞駰地理志曰禹貢之澗水是以知傳寫書誤字謬舛真澄之不思所致耳既無斯水何源之可求乎穀水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曰瞻諸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波水出于其陰世謂之百答水（案世近刻訛作答也）北流注于穀（案此下近刻有山海經曰西字）其中多茈石文石穀水又東少水注之山海經曰廆山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少水出于其陰控引衆溪積以成川東流注于穀世謂之慈澗也穀水又東俞隨之水注之山海經曰平逢山西十里廆山其陽多㻬琈之玉俞隨之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賦曰澡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是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故呂忱曰孝水在河南而戴延之言在函谷關西劉澄之又云出檀山（案檀近刻訛作擅下同）檀山在宜陽縣西在穀水南無南入之理（案上所引不言南入當有脫文）考尋茲說當承緣生述征謬誌耳緣生從戍行旅征途訊訪既非舊土故無所究今川瀔比注澄映泥濘何得言枯涸也（案上所引無枯）

（涸之語當有脫文）皆爲疏僻矣

東北過穀城縣北

城西臨穀水故縣取名焉穀水又東逕穀城南不歷其北又東（案此下近刻衍逕字）洛水枝流入焉今無水也

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

河南王城西北（案近刻脫王字）穀水之右有石磧磧南出爲死穀北出爲湖溝魏太和四年（案近刻訛作七年）暴水流高三丈此地下停流以成湖渚造溝以通水東西十里決湖以注瀍水穀水又逕河南王城西北（案近刻脫西字）所謂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地理志曰河南河南縣故郟鄏地也京相璠曰郟山名鄏地邑也卜年定鼎爲王之東都謂之新邑是爲王城其城東南名曰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故謂是地爲鼎中楚子伐陸渾之戎問鼎于此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于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洛鬬也今城之東南缺千步世又謂之穀洛鬬處俱爲非也余按史傳周靈王之時穀洛二水鬬毀王宮王將堨之太子晉諫王不聽遺堰三堤尚

存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賀韋昭曰洛水在王城南穀水在王城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西而南流合于洛兩水相格有似于鬬而毀王城西南也穎容著春秋條例言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始知緣生行中造次入關經究故事與實違矣考王城周桓公于是爲西周及其孫惠公封少子于鞏爲東周故有東西之名矣秦滅周以爲三川郡項羽封申陽爲河南王漢以爲河南郡王莽又名之曰保忠信鄉（案近刻訛作郷）光武都洛陽以爲尹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穀水又東流逕乾祭門北（案王城北門曰乾祭門）子朝之亂晉所開也東至千金堨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脩此堰謂之千金堨積石爲堨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堨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堨更開溝渠此水衝渠上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蓋魏明帝脩王張故績也（案明近刻訛作文）堨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案此下近刻衍也字）語林曰陳

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脩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逮于晉世大水暴注溝瀆泄壞又廣功焉石人東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案近刻訛作井）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堨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澇即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無令遏（案近刻作今故爲令遏朱謀㙔云宋本作堨棄大功故爲今堨皆係後人臆改）更于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爲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踰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于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于西更開二堨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代龍渠即九龍渠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堨永嘉初汝陰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孚脩之以利漕運（案近刻脫此二十一字）公私賴之水積年渠堨頹毀石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太和中脩復故堨按千金堨石人西脇下文

穴朽渦渠久疏渠引水者當于河南城北石磧西更
開渠北出使首狐丘 案近刻訛作孤立 故溝東下因故易就
磧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
少又渠堨新成未患于水是以不敢預脩通之若于
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磧故書之于石以遺後賢矣
雖石磧淪敗故跡可憑準之于文北引渠東合舊瀆
舊瀆又東晉惠帝造石梁于水上 案梁近刻訛作渠 按橋西
門之南頰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
巷水門除豎枋更為函枋立作覆枋屋前後辟級續
石障使南北入岸築治漱處破石以為殺矣到三年
三月十五日畢訖 案訖近刻訛作紀 并紀列門廣長深淺于左
右巷東西長七尺南北龍尾廣十二丈巷瀆口高三
丈謂之皋門橋 案皋近刻訛作睪下同 潘岳西征賦曰秣馬皋門
案近刻訛作秣馬睪門 即此處也穀水又東又結石梁跨水制
城西梁也穀水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
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 案近刻脫谷字 東南流逕晉衛尉卿
石崇之故居 案此下近刻衍也字 石季倫金谷詩集敘曰余以
元康七年從太僕出為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界

水經注 卷十六 九 于鼎 校

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樹眾果竹柏藥草備具 案近刻此作蔽
翳 金谷水又東南流入于穀穀水又東逕金墉城北
魏明帝于洛陽城西北角築之 案近刻此句下有謂金谷水至陽城止共二
十六字 謂之金墉城 案此下近刻有魏文帝三字係衍文 起層樓于東北
隅晉宮閣名曰金墉有崇天堂即此地上架木為榭
故白樓矣 案白近刻訛作臼 皇居創徙宮極未就止蹕于此
構宵榭于故臺所謂臺以停停也南曰乾光門夾建
兩觀觀下列朱桁于塹以為御路東曰含春門北有
還門 案還近刻訛作過 城上西面列觀五十步一睥睨屋臺

置一鍾以和漏鼓西北連廡函蓋 案近刻脫函字 墉比廣榭
案比近刻訛作北 炎夏之日高觀常以避暑 案朱謀㙔云高觀當作高祖考
追元以孝昌中元高貴之亂得及神武時事蹟書高祖紀當幸洛陽紀乃紹字之訛 為綠水
池一所在金墉者也穀水逕洛陽小城北因阿舊城
憑結金墉故向城也 案城近刻訛作地 永嘉之亂 案近刻脫之字 結
以為壘號洛陽壘 案壘下近刻有日字 故洛陽記曰陵雲臺西
有金市金市北對洛陽壘者也又東歷大夏門下 案北
城之西頭門大夏門是也通 故夏門也陸機與弟書云門有三層
高百尺魏明帝造門內東側際城有魏明帝所起景

水經注 卷十六 十 于鼎 校

陽山 案明帝近刻訛作文帝下同 餘基尚存孫盛魏春秋曰景初
元年 案近刻訛作黃初元年 明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取白石
英及紫石英及五色大石于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
山于芳林園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于時百
役繁興 案時近刻訛作是 帝躬自掘土率羣臣三公已下莫
不展力山之東舊有九江陸機洛陽記曰九江直作
圓水水中作圓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逕通東京賦曰
案近刻脫東京二字 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
案近刻訛作麗 今也山則塊阜獨立江無復髣髴矣穀水又
東 案東近刻訛作梁 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
玉井井悉以珉玉為之以緇石為口 案緇近刻訛作錙 工作
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逕瑤華宮南 案近刻脫逕字 歷
景陽山北山有都亭 案有近刻訛作在 堂上結方湖湖中起
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
面射侯夾席武峙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險
雲臺風觀纓巒帶阜遊觀者升降阿閣 案閣近刻訛作閤 出
入虹陛望之狀鳧沒鸞舉矣其中引水飛皋 案皋近刻訛作睪
傾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柏蔭于層石繡

薄叢于泉側微飆暫拂則芳溢于六空實為神居矣
案叢近刻訛作入 其水東注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華臺
案近刻訛作九花叢朱謀㙔云當作九華殿考臺以黃初七年築書殿原為一旭 殿基悉是
洛中故碑累之今造釣臺于其上池南直魏文帝茅
茨堂 案直近刻訛作置 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其水
自天淵池東出華林園逕聽訟觀南故平望觀也魏
明帝常言獄天下之命也每斷大獄恒幸觀聽之以
太和三年更從今名觀西北接華林隸簿昔劉楨磨
石處也文士傳曰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
命甄后出拜 案拜近刻訛作拜也 坐者咸伏惟劉楨平視之
案近刻訛作平伸視之 太祖以為不敬送徒隸簿後太祖乘步
牽車乘城降閱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拒坐磨石不動
案拒坐近刻訛作匠坐朱謀㙔云一作臣坐 太祖曰此非劉楨也石如何
性楨曰石出荊山玄巖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內秉堅
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瑩稟氣貞正稟性自
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為文學池水又東流入洛陽
縣之南池 案入近刻訛作于 池即故翟泉也南北百一十步
東西七十步皇甫謐曰悼王葬景王于翟泉今洛陽

水經注 卷十六 十一 于鼎 校

太倉中大冢是也春秋定公元年晉魏獻子合諸侯
之大夫于翟泉始盟城周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
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今按周威烈王葬洛陽城
內東北隅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翟泉在兩冢之間
側廣莫門道東建春門路北路即東宮街也于洛陽
為東北後秦封呂不韋為洛陽十萬戶侯大其城并
得景王冢矣是其墓地也及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
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止
馬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今色

若胡寇矣其可遠言乎後五年劉曜王彌入洛帝居平陽陸機洛陽記曰（案近刻脫曰字）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所在不得于太倉西南也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脩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亦言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翟泉（案泉近刻訛作地）又曰舊說言翟泉本自在洛陽北萇弘城成周乃繞之（案近刻脫城字）杜預因其一證謂必是翟泉（案近刻脫謂字）而卽實非也後遂爲東宮池晉中州記曰惠帝爲太子出聞蝦蟇聲問人爲是官蝦蟇私蝦蟇侍臣賈胤對曰在官地爲官蝦蟇在私地爲私蝦蟇令曰若官蝦蟇可給廩先是有讖云蝦蟇當貴昔晉朝收愍懷太子于後池卽是池也其一水自大夏門東逕宣武觀憑城結構不更增墉（案墉近刻訛作牆）左右夾列步廊參差翼跂南望天淵池北矚宣武場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于宣武場上爲欄苞虎牙（案近刻訛作阱）使力士袒裼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亭然不動帝于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場西故賈充宅地穀水又東逕廣莫門北（案北城之東頭門曰廣莫門）漢之穀門也北對芒阜（案芒邙古字通用）連嶺脩亘（案近刻訛作垣）苞總衆山始自洛口西踰平陰悉芒壠也（案壠近刻訛作隴）魏志曰明帝欲平北芒令登臺見孟津侍中辛毗諫曰若九河溢涌洪水爲害丘陵皆夷何以禦之帝乃止穀水又東屈南（案近刻訛作東出序南宋本南訛作而）逕建春門石橋下（案東城之北頭門曰建春門）卽上東門也阮嗣宗詠懷詩曰步出上東門者也一曰上升門晉曰建陽門百官志曰洛陽十二門（案二近刻訛作一）每門候一人（案近刻脫每門一字）六百石東觀漢記曰郅惲爲上東

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內上令從門間識面惲曰火明遼遠遂拒不開由是上益重之亦袁本初挂節處也橋首建兩石柱橋之右柱銘云陽嘉四年乙酉壬申詔書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梁柱敦敕工匠盡要妙之巧攢立重石累高周距橋工路博流通萬里云云河南尹邳崇隗丞渤海重合雙福水曹掾中牟任防史王蔭史趙興將作吏睢陽申翔道橋掾成皐卑國洛陽令江雙丞平陽降監掾王騰之主石作右北平山仲三月起作八月畢成其水依柱又自樂里道屈而東出陽渠（案又近刻訛作文）昔陸機爲成都王穎入洛敗北而返（案北近刻訛作此）水南郎馬市（案此下近刻有也字）舊洛陽有三市斯其一也亦嵇叔夜爲司馬昭所害處也（案近刻脫也字）北則白社故里（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昔孫子荊會董威輦于白社謂此矣以同載爲榮故有威輦閣又東逕馬市石橋橋南有二石柱鼓無文刻也漢司空漁陽王梁之爲河南也將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後張純堰

洛以通漕（案以近刻訛作而）洛中公私穰贍（案近刻訛作饒）是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按陸機洛陽記劉澄之永初記言城之西面有陽渠周公制之也昔周遷殷民于洛邑城隍偪狹卑陋之所耳晉故城成周以居敬王泰又廣之以封不韋以是推之非專周公可知矣亦謂之九曲瀆河南十二縣境簿云（案上近刻脫境字）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西至洛陽又按傅暢晉書云都水使者陳狼鑿運渠從洛口入注九曲至東陽門是以阮嗣宗詠懷詩所謂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岑又

言遙望九曲間裴徊欲何之者也陽渠水南暨閶闔門（案西城之北頭門曰閶闔門）漢之上西門者也漢宮記曰上西門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厄于戌故以丹鏤之太和遷都從門南側其水北乘高渠枝分上下歷故石橋東入城逕望先寺中有碑碑側法子丹碑作龍矩勢（案書曰雲矩曰嫣非曰龍凡屢見未詳云偃作龍止非也）于今作則佳方古猶劣渠水又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右（案宮城西門曰千秋門）宮門也又枝流入石逗伏流注靈芝九龍池魏太和中皇都遷洛陽經構宮極脩理街渠務窮隱發石視之

曾無毀壞又石工細密非今知所擬亦奇爲精至也遂因用之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二門衡栿之上皆刻雲龍風虎之狀以火齊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輝霜文翠照陸離眩目又南逕通門掖門西又南流東轉逕閶闔門南（案此乃宮城正南門下云改雉門爲閶闔門是也與前掖門下閶闔門同名異地）案禮王有五門謂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一曰畢門亦曰虎門也魏明帝上法太極于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爲閶闔門昔在漢世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翫之以爲勝宜官北宮膀題咸是鵠筆南宮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韋誕以古篆書之皆鵠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諸桁榜題皆是式書周官太宰以正月懸治法于象魏廣雅曰闕謂之象魏風俗通曰晉昭公設兩觀于門是謂之闕從門欮聲爾雅曰觀

水經注　卷十六　　子鼎校

謂之闕。說文曰：闕，門觀也。漢官典職曰：偃師去洛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是明峻極矣。洛陽故宮名有朱雀闕、白虎闕、蒼龍闕、北闕、南宮闕也。東觀漢記曰：更始發洛陽，李松奉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即斯闕也。白虎通曰：門必有闕者何？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今閶闔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雖不如禮，猶象而魏之〔案而字近刻訛在下句上字之下〕，上加復思以易觀矣。廣雅曰：復思謂之屏。釋名曰：屏，自障屏也；罘思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于此〔案近刻訛作詳〕復重思之也。漢末兵起，壞園陵罘思，曰：無使民復思漢也。故鹽鐵論曰：垣闕罘思，言樹屏隅角所以架也。穎容又曰：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于闕，所以求論譽于人，故謂之闕矣。今閶闔前水南道右置登聞鼓，以納諫。昔黃帝立明堂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有立鼓之訊，湯有總街之誹，武王有靈臺之復，皆所以廣設過誤之備也。渠水又枝分夾路南出，逕太尉、司徒兩坊間〔案此字近刻訛在逕字下〕，謂之銅駝街。舊魏明帝置銅駝諸獸于閶闔南街。陸機云：駝高九尺，脊出太尉坊者也〔案脊近刻訛作頭〕。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槃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剎靈圖，未有若斯之構。按釋法顯行傳，西國有爵離浮圖，其高與此相狀。東都西域，俱為莊妙矣。其地是曹爽故宅，經始之日，于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土可丈許〔案土近刻訛作地〕，地壁悉纍方石砌之，石作細密，都無所毀。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庸匠，亦難復制此。桓氏有言：曹子丹生此豚犢

水經注　卷十六　　子鼎校

信矣。渠左是魏晉故廟地，今悉民居，無復遺墉也。渠水又西歷廟社之間，南注南渠。廟社各以物色辨方。周禮，廟及路寢皆如明堂，而有燕寢焉，惟祧廟則無〔案廟近刻訛作朝〕。後代通為一廟，列正室于下，無復燕寢之制。禮，天子建國，左廟右社，以石為主，祭則藏之。今多王公攝事，王者不親拜焉。咸寧元年〔案寧近刻訛作陵〕，洛陽大風，帝社樹折，青氣屬天。元王東渡，魏社代昌矣。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魏明帝始築闕，崩，壓殺數百人，遂不復築，故無闕門。南屏中舊有置銅翁仲處，金狄既淪，故處亦褫，惟壞石存焉。自此南直宣陽門，經緯通達〔案經近刻訛作徑〕，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街，犯門禁，以此見薄。渠水又東逕杜元凱所謂翟泉北，今無水，坎方九丈六尺，深二丈餘，似是人功而不類于泉陂，是驗非之一證也。又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王室定，遂徙居成周，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之。泉源既塞，明無故處，是驗非之二證也。杜預言翟泉在太倉西南，既言西南，于洛陽不得為東北，是驗非之三證也。稽之地說，事幾明矣，不得為翟泉也。渠水歷司空府前，逕太倉南，出東陽門石橋下〔案出東近刻訛作東出〕，注陽渠。穀水自閶闔門而南，逕土山東〔案此閶闔門乃上西門也近刻訛作逕閶闔門南上東〕，水西三里有坂，坂上有土山，漢大將軍梁冀所成，築土為山，植木成苑〔案木近刻訛作林〕。張璠漢記曰：山多峭坂，以象二崤，積金玉，採捕禽獸以充其中。有人殺苑兔者，迭相尋逐，死者十三人。南出逕西陽門〔案正西門曰西陽門〕，舊漢氏之西明門也，亦曰雍門矣。舊門在南，太和中以故門邪出〔案近刻訛作出邪〕，故徙是門，東對東陽門。穀水又南逕白馬寺

水經注　卷十六　　子鼎校

東。昔漢明帝〔案昔近刻訛作是〕夢見大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欓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寺名。此榆欓後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輪東轉，創自此矣。穀水又南逕平樂觀東。李尤平樂觀賦曰：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祕偉之奇珍。華嶠後漢書曰：靈帝于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子住大蓋下，禮畢，天子躬擐甲，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帀而還，設祕戲以示遠人。故東京賦曰：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古人以良金鑄其象〔案象近刻訛作形〕。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平樂觀。今于上西門外無他基觀，惟西明門外獨有此臺，巍然廣秀，疑即平樂觀也。又言皇女稚殤，埋于臺側，故復名之曰皇女臺。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董卓銷為金用，銅馬徙于建始殿東階下。胡軍喪亂，此象遂淪。穀水又南逕西明門〔案西城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近刻訛作西門〕，故廣陽門也。門左枝渠東派入城，逕太社前，又東逕太廟南，又東于青陽門右下注陽渠。穀水又南，東屈逕津陽門南〔案城南西頭門曰津陽門〕，故津門也〔案近刻津下衍陽字〕。昔洛水泛洪，漂害者眾〔案近刻漂下衍落字〕，津陽城門校尉〔案近刻脫尉字〕將築以遏水，諫議大夫陳宣止之曰：王尊臣也〔案宣尊近刻訛作宜遵〕，水絕其足，朝廷中興，必不入矣。水乃造門而退。穀水又東逕宣陽門南〔案城南西頭次門曰宣陽門〕，故苑門也。皇都遷洛，移置

于此對閶闔門南直洛水浮桁故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者也夫洛陽考之中土卜惟洛食定爲神也（案此語有舛誤）門左即洛陽池處也池東舊平城門所在矣今塞北對洛陽南宮（案洛近刻訛作渚）故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屬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洛陽諸宮名曰南宮有譏臺臨照臺東京賦曰其南則有譏門曲榭邪阻城洫（案邪近刻訛作依）注云譏門冰室門也阻依也洫城下池也皆屈曲邪行依城池爲道故說文曰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矣譏

門卽宣陽門也門內有宣陽冰室周禮有冰人日在北陸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冰室舊在宣陽門內故得是名門既撤毀冰室又罷穀水又逕靈臺北望雲物也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嘗宴于此臺得鼮鼠于臺上亦諫議大夫第五子陵之所居倫少子也以清正（案朱謀㙔云此下疑脫爲都功曹四字）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尚書盧江朱孟興等皆倫故孝廉功曹（案近刻脫倫二字）各致禮餉並辭不受永建中卒穀水又東逕平昌門南（案正南門曰平昌門）故平門也又逕明堂北漢光武中元元年立尋其基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蔡邕月令章句同之故引水于其下爲辟雍也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案南城東頭門）晉宮閣名曰故建陽門也漢官曰（案漢官下朱謀㙔云宋本有儀字）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案近刻脫縣字）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良是遂堅縛之（案近刻訛）因刻記年月日以名焉何湯字仲弓（案此五字近刻訛作伸弓）嘗爲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內朝廷

穀水又東逕國子太學石經北周禮有國學教成均之法學記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東序西序殷人之左學右學（案近刻脫此二字）周人之東膠虞庠王制云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故有太學小學教國之子弟焉謂之國子漢魏以來置太學于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案熹近刻訛作嘉）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案近刻脫諫議大夫馬日磾八字又單訛作彈颺訛作訓）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古文出于黃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爲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

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案近刻訛作蕪曾劇者）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卽程邈于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隱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于秦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

之于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案十近刻訛作千）廣三十丈魏明帝（案近刻訛作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于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堂谿典等名（案近刻訛作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元年立（案元近刻訛作八）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脩太學刻石記年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案千近刻作在）陽嘉元年八月作畢（案元近刻訛作九）碑南面刻頌表下工字

裏鏤字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倫缺存半毀幾甍言永久諒用憮焉考古有三雍之文今靈臺太學並無辟雍處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二學尚髣髴前基矣穀水于城東南隅枝分北注逕青陽門東（案東城南頭門曰青陽門）故清明門也亦曰稅門亦曰芒門又北逕東陽門東（案正東門曰東陽門）故中東門也又北逕故太倉西洛陽地記曰大城東有太倉倉下運船常有千計卽是處也又北入洛陽溝穀水又東左迤爲池又東右出爲方湖東西百九十步南北七十步故水衡署之所在也穀水又東南轉屈而東注謂之阮曲云阮嗣宗之故居也穀水又東注鴻池陂百官志曰鴻池池名也在洛陽東二十里丞一人二百石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四周有塘池中又有東西橫塘水溜逕通（案逕近刻訛作延）故李尤鴻池陂銘曰鴻澤之陂聖王所規開源東注（案源近刻訛作水宋本朱謀㙔云建本作）又出自城池也其水又東左合七里澗晉後略曰成都王穎使吳人陸機爲前鋒都督伐京師戰進爲洛

軍所乘(案近刻訛作為治處所處)大敗于鹿苑人相登蹋死于塹中及七里澗澗為之滿即是澗也澗有石梁即旅人橋也昔孫登不欲久居洛陽知楊氏榮不保終思欲遯跡林鄉隱淪妄死(案妄近刻訛作亡)楊駿埋之于此橋之東駿後尋亡矣搜神記曰太康末京洛始為折楊之歌有兵革辛苦之辭駿後被誅太后幽死折楊之應也(案楊下近刻衍為字)凡是數橋皆累石為之亦高壯矣制作甚佳雖以時往損功而不廢行旅朱超石與兄書云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可受大舫過也(案此下近刻有作三字係衍文)題其上云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日用七萬五千人至四月末止此橋經破落復更脩補今無復文字陽渠水又東流逕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案穀水自閶闔門而南以下逕陽渠水原本及近刻獨此處及下逕亳殷忽前稱陽渠後復稱穀水考其地相比次非有錯豪西稱名參差或後人總改使然今姑仍之)廟在北山上成公綏所謂偃師西山也山上舊基尚存廟宇東向(案近刻訛作東面)門有兩石人對倚北石人背前銘云門亭長石人西有二石闕雖經頹毀猶高丈餘闕西即廟故基也基前有碑文字剝缺不復可識于安仰

澄芬于萬古讚清徽于廟像文字廢棄矣陽渠水又東逕亳殷南昔盤庚所遷改商曰殷此始也班固曰尸鄉故殷湯所都者也故亦曰湯亭薛瓚漢書注皇甫謐帝王世紀並以為非以為帝嚳都矣晉太康記地道記(案近刻訛作晉太康地理記)並言田橫死于是亭故改曰尸鄉非也余按司馬彪郡國志以為春秋之尸氏也其澤野有原夾郭多墳壠焉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京氏王隱記敘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忽結陰望道左若民居者因往逗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

與機言玄機服其能而無以酬折前致一辯(案近刻訛作前至一辯文)機題緯古今綜檢名實此少年不甚欣解將曉去稅駕逆旅嫗曰君何宿而來自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案止近刻訛作上)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攢木蔽日知所遇者審王弼也此山即祝雞翁之故居也搜神記曰祝雞翁者(案近刻脫祝字)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年餘雞至千餘頭皆有名字欲取呼之名則種別而至後之吳山莫知所去矣穀水又東逕偃師城南皇甫謐曰帝嚳作都于亳偃師

是也王莽之所謂師氏者也穀水又東流注于洛水矣

甘水出弘農宜陽縣鹿蹏山

山在河南陸渾縣故城西北俗謂之縱山水之所導發于山曲之中故世人目其所為甘掌焉(案掌近刻訛作棠)

東北至河南縣南北入洛

甘水發源東北流北屈逕一故城東在非山上世謂之石城也京相璠曰或云甘水西山上夷汙而平(案夷汙近刻訛作麥汁)有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指謂是城也余按甘水東十許里洛城南有故甘城焉北對河南故城世謂之鑒洛城鑒甘聲相近即故甘城也為王子帶之故邑矣是以昭叔有甘公之稱焉甘水又與非山水會水出非山東谷東流入于甘水甘水又于河南城西北入洛經言縣南非也(案此下近刻衍故字)京相璠曰今河南縣西南(案近刻重西南二字)二十有甘水北入洛斯得之矣

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

山海經曰揄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自北

而南矣尚書禹貢太史公禹本紀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案近刻訛作過洛)孔安國曰漆沮一水名矣(案今書傳作二水名)亦曰洛水也出馮翊北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案止近刻訛作上)止岐下故詩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案近刻訛作漆沮)又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符禹貢本紀之說許慎說文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入渭從水桼聲又云一曰漆城池也潘岳關中記曰關中有涇渭灞滻酆鄗漆沮之水酆鄗漆沮四水在長安西南鄠縣漆沮皆南注(案近刻脫南注三字)酆鄗水北注(案此下近刻有脫字)開山圖曰麓山西北有溫池(案近刻訛作地秉業埠云吳本改作他考承案入與西地溫池非吳氏改也)溫池西南八十里岐山(案近刻訛作岐州)在杜陽北(案近刻訛作杜陵)長安西有渠謂之漆渠(案近刻訛作漆溪)班固地理志云漆水在漆縣西(案近刻訛作)闞駰十三州志又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案近刻脫至字)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但川土奇異今說互出考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矣

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入于霸

地理志曰滻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西北流與一水合水出西南莽谷東北流注滻水滻水又北歷藍田川北流注于霸水地理志曰滻水北至霸陵入霸水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

地理志曰沮出直路縣西東入洛(案近刻訛作西東入洛)今水自直路縣東南逕讓石山(案近刻訛作)東南流歷檀臺川俗謂之檀臺水屈而夾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又得黃嶔水口水西北出雲陽縣石門山黃嶔谷東南流注宜君水又東南流逕祋祤

縣故城西縣以漢景帝二年置（案朱謀㙔云宋本以下有黃名二字今以文義考之乃衍文）其水南合銅官水水出縣東北（案近刻脫縣字又此句之下衍閒字）西南逕銅官川謂之銅官水又西南流逕祋祤縣東西南流逕其城南原下而西南注宜君水宜君水又南出土門山西又謂之沮水又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城在北原上又東逕漢太上皇陵北陵在南原上沮水東注鄭渠昔韓欲令秦無東伐使水工鄭國間秦鑿涇引水謂之鄭渠渠首上承涇水于中山西邸瓠口（案近刻脫邸字）所謂瓠中也爾雅

以爲周焦穫矣爲渠竝北山（案近刻脫爲字）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案近刻脫向字秦字）鄭國曰（案近刻脫鄭國二字）始臣爲間然渠亦秦之利（案近刻渠下有成字）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案近刻脫之地二字）皆畝一鍾關中沃野無復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命曰鄭渠渠瀆東逕宜秋城北又東逕中山南河渠書曰鑿涇水自中山西（案近刻西訛作而）封禪書漢武帝獲寶鼎于汾陰將薦之甘泉鼎至中山氤氳有黃雲蓋焉徐廣史記音義曰關中有中山非冀州者也指證此山俗謂之仲山非也鄭渠又東逕捨車宮南絕冶谷水（案冶近刻訛作治）鄭渠故瀆又東逕巀嶭山南池陽縣故城北又東絕清水又東逕北原下濁水注焉自濁水以上今無水（案近刻脫今字水字）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濁谷水又東南出原注鄭渠又東歷原逕曲梁城北又東逕太上陵南原下北屈逕原東與沮水合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卽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爲漆沮水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城卽櫟陽宮

也漢高帝葬皇考于是縣起墳陵署邑號改曰萬年也地理志曰馮翊萬年縣高帝置王莽曰異赤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櫟陽今萬年矣闞駰曰縣西有涇渭北有小河謂此水也（案謂近刻訛作渭）其水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逕郭獄城西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也其一水東出卽沮水也東與澤泉合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謂是水爲漆水也東流逕薄昭墓南冢在北原上又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沮循鄭渠東逕當道城南城在頻陽縣故城南頻陽宮也秦厲公置城北有頻山山有漢武帝殿以石架之縣在山南故曰頻陽也應劭曰縣在頻水之陽今縣之左右無水以應之所可當者惟鄭渠與沮水又東逕蓮芍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縣以草受名也沮水又東逕漢光武故城北又東逕粟邑縣故城北王莽更名粟城也後漢封騎都尉耿夔爲侯國其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也（案近刻也作矣）

水經注卷十七

後魏 酈道元 撰

渭水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

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南出鳥鼠山渭水谷（案南出近刻訛作出南又谷上衍出字）尚書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案地近刻訛作他）鳥鼠山同穴之枝榦也

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閒旣言其過明非一山也（案山近刻訛作水）又東北流而會于殊源也渭水東南流逕首陽縣南右得封溪水（案溪近刻訛作谿）次南得廣相溪水次東得共谷水左則天馬溪水次南則伯陽谷水竝參差翼注亂流東南出矣

東北過襄武縣北（案東北原本及近刻竝作又北考注云渭水常若東南不東北也可證又乃東之訛）

廣陽水出西山二源合注共成一川（案近刻脫共字）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南逕襄武縣東北荆頭川水入焉水出襄武西南鳥鼠山荆谷東北逕襄武縣故城北王莽更名相桓漢護羌校尉溫序行部爲隗囂部將苟宇所拘（案苟近刻訛作荀）銜鬚自刎處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常若東南不東北也又東梟水注之水出西南雀富谷東北逕襄武縣南東北流入于渭魏志稱咸熙二年襄武上言大人見身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案近刻訛作一寸）白髮著黃單衣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十二月天祿永終歷數在晉遂遷魏而事晉

又東過獂道縣南

右則岑溪水次則同水俱左注之（案近刻脫注之二字）次則過水右注之（案近刻脫次字）渭水又東南逕獂道縣故城西（案近刻脫又字）昔秦孝公西斬戎之獂王（案此下近刻有于此二字）應劭曰獂戎邑也漢靈帝中平五年（案近刻脫中平二字）別為南安郡赤亭水出郡之東山赤谷（案近刻脫郡之二字）西流逕城北南入渭水渭水又逕城南得粟水水出西南安都谷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新興川水出西南鳥鼠山二源合舍東北流與彰川合水出西南溪下東北至彰縣南本獂故道侯尉治後漢縣之永元元年和帝封耿秉為侯國也（案近刻脫和字）萬年川水出南山東北流注之又東北注新興川又東北逕新興縣北晉書地道記南安之屬縣也其水又東北與南川水合水出西南山下東北合北水又東北注于渭水渭水又東逕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津源所導出鹿部西山兩源合注東北流逕鹿部南亦謂之鹿部水又東北昌丘水出西南丘下東北注武城水亂流東北注渭水渭水又東入武陽川又有關城川水出南安城谷

水出北兩川參差注渭水（案兩近刻訛作丘）渭水又東有落門西山東流三谷水注之（案近刻訛作與又有谷上衍府字）三川統一東北流注于渭水有落門聚昔馮異攻落門未拔而薨建武十年來歙又攻之擒隗純隴右平渭水自落門東至黑水峽左右六水夾注左則武陽溪水次東得土門谷水（案次東近刻訛作東門）俱出北山南流入渭右則溫谷水（案近刻則下衍有字又脫水字）次東有故城溪水次東有閭里溪水亦名習溪水次東有黑水並出南山北流入渭渭水又東出黑水峽（案原本及近刻並脫峽字今據下文補）歷冀川

又東過冀縣北

渭水自黑水峽至岑峽南北十一水注之（案十一近刻訛作一並）北則溫谷水（案此下近刻有注之其水四字）導平襄縣南山溫溪東北流逕平襄縣故城南（案近刻城南訛作南城脫故字）故襄戎邑也王莽之所謂平相矣（案近刻訛作平襄縣矣）其水東南流歷三堆南又東流南屈歷黃槐川（案流下近刻衍而字屈訛作入折）梗津渠冬則輟流春夏水盛則通川注渭次則牛谷水（案近刻作午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長塹谷水次東有安蒲溪

水次東有衣谷水並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鳴聲隱隱如雷有頃止聞于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案皆近刻訛作自）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著崖脅（案著近刻訛作在）去地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則有兵是歲廣漢鉗子攻死囚盜庫兵略吏民衣繡衣自號為仙君黨與漫廣明年冬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信而有徵矣（案近刻脫矣字）其水北逕冀縣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縣之故天水郡治王莽更名鎮戎縣日冀治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改曰漢陽郡城郎隗囂稱西伯所居也後漢馬超之圍冀也（案近刻脫漢字）涼州別駕閻伯儉潛出水中將告急夏侯淵為超所擒令告城無救伯儉曰大軍方至咸稱萬歲超怒數之伯儉曰卿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案義近刻訛作儀）遂殺之渭水又東合冀水水出冀谷次東有滿谷水（案近刻脫水字）次東有當里溪水次東有託里水次東有渠谷水次東有黃土川水（案近刻脫有字）俱出南山北逕冀城東而北流注于渭（案近刻脫注字）渭水又東出岑峽入新陽川逕新陽

下城南溪谷赤蒿二水並出南山東北入渭水渭水又東與新陽崖水合即隴水也東北出隴山其水西流右逕瓦亭南（案近刻瓦下衍亭字）隗囂聞略陽陷使牛邯守瓦亭即此亭也一水亦出隴山（案一近刻訛作其）東南流歷瓦亭北又西南合為一水謂之瓦亭川西南流逕清賓溪北又西南與黑水合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西西南流莫吾南川水注之水東北出隴垂西南流歷黑城南注黑水黑水西南出懸鏡峽又西南入瓦亭水（案近刻作川）又有識水自西來會（案來近刻訛作東）世謂之鹿角口又南逕阿陽縣故城東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侵隴右漢陽長史蓋勳（案史近刻訛作吏）屯阿陽以拒賊即此城也其水又南與燕無水合水源延發東山西北逕瓦亭水又南左會方城川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逕成紀縣東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右與成紀水合水導源（案此三字近刻訛作源導二字）西北當亭川東流出破石峽津流遂斷故瀆東逕成紀縣故帝太皞庖犧所生之處也漢以為天水郡縣（案近刻脫縣字）王莽之阿陽郡治也又東濇源隱發通入成紀水（案入近刻訛作人）

之東南入瓦亭水（案近刻作川）瓦亭水又東南與受渠水相會水東出大隴山西逕受渠亭北又西南入瓦亭水（案近刻作川）瓦亭水又西南流（案瓦亭水近刻作川）歷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巖穴故岫壑取名焉釋萃彧穴直上可百餘仞石路逶迤劣通單步僵尸倚窟枯骨尚全惟無膚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童兒時（案童兒近刻訛作兒童）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其水又西南與略陽川水合水出隴山香谷西西流右則單溪西注左則閻川水入

焉（案闕近刻訛作闕廣川字）其水又西歷蒲池郊石得水出東南石魯溪西北注之其水又西歷略陽川內得破祇谷水次西得平相谷水又西得金黑谷水又西得南室水又西得蹺谷水竝出南山北流于略陽城東揚波北注川水又西逕略陽道故城北鑿渠水出南山（案逕近刻訛作灑）北逕壟峽北入城建武八年中郎將來歙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皆持斤斧自安民縣之楊城元始二年平帝罷安定滹沱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寺市里（案元始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山道至略陽（案從番須回中本自上自安民縣之楊城句近刻從字上有來歙二字乃後人妄增）入夜襲擊囂拒守將金梁等（案近刻訛作[illegible]）皆殺之因保其城隗囂聞略陽陷悉衆以攻歙激水灌城光武親將救之（案近刻脫此二字）囂走西城世祖與來歙會于此其水自城北注川一水二川蓄囂所堨以灌略陽也川水西得白楊泉又西得蒲谷水又西得蒲谷西川又西得龍尾溪水與蒲谷水合（案蒲近刻訛作渭）俱出南山飛清北入川水川水又西南得水洛口水源東導隴山西逕水洛亭西南流又得獺奴水口水出隴山西逕獺奴川又西逕水洛亭南西北注之亂流西南逕石門峽謂之石門水西南注略陽川略陽川水又西北流入瓦亭水瓦亭水又西南出顯親峽石宕水注之（案石近刻訛作礙）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媧祠庖羲之後有帝女媧焉與神農爲三皇矣其水南流注瓦亭水瓦亭水又西南逕顯親縣故城東南漢封大鴻臚竇固爲侯國白石岩水次得蝦蟆溪水次得金黑水（案近刻脫次字）又得宜都溪水咸出左右參差相入瓦亭水又東南

合安夷川口水源東出胡谷（案出下近刻衍更字）西北流歷峽水川與東陽川水會謂之取陽交又西得何谷川水又西得羅漢水竝自東北西南注夷水夷水又西逕顯親縣南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東南得大塹谷水又東南得折里溪水又東得六谷水（案谷近刻訛作合）皆出近溪諸峽注瓦亭水又東南出新陽峽崖岫壁立水出其間謂之新陽崖水又東南注于渭也（案近刻訛作瀆于渭）是也

又東過上邽縣

渭水東歷縣北邽山之陰流逕固嶺東北（案近刻脫流字東字）東南流蘭渠川水出自北山帶佩衆溪南流注于渭渭水東南與神澗水合開山圖所謂靈泉池也俗名之爲萬石灣淵深不測寔爲靈異先後漫遊者多罹其斃渭水又東南得歷泉水水北出歷泉溪（案近刻脫一水字又出字）東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南出橋亭西（案近刻訛作出橋西亭西）又南得藉水口水出西山百澗聲流總成一川東歷當亭川卽當亭縣治也左則當亭水右則會席水注之（案注之二字近刻訛在上當亭水下）又東與大弁川水合（案川近刻訛作州脫水合二字）

水出西山二源合注東歷大弁川東南流注于藉水藉水又東南流與竹嶺水合水出南山竹嶺二源同瀉東北入藉水藉水又東北逕上邽縣（案近刻又下衍又字逕作人）左佩四水（案近刻訛作五水）東會占溪水次東有大魯谷水（案谷近刻訛作魯）次東得小魯谷水次東有楊反谷水咸自北山流注藉水（案近刻脫流字）藉水右帶四水（案近刻訛作又帶五水）竹嶺東得亂石溪水次東得木門谷水（案木近刻訛作水）次東得羅城溪水次東得山谷水皆導源南山北流入藉水藉水又東黃瓜水注之其水發源黃瓜西谷東流逕黃瓜縣北又東清溪白水左右夾注又東北大旱谷水南出旱溪歷澗北流泉溪委漾同注黃瓜水黃瓜水又東北歷赤谷咸歸于藉藉水又東得毛泉谷水（案得近刻訛作合）又東逕上邽城南（案此下近刻衍又字）得毀泉水竝出南山北流注于藉藉水卽洋水也北有濛水注焉水出縣西北邽山翼帶衆流積以成溪東流南屈逕上邽縣故城西側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國也秦武公十年伐邽縣之舊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龍出是湖風雨隨之故漢武

帝元鼎三年（案近刻訛作二年）改爲天水郡其鄉居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板屋也濛水又南注藉水山海經曰邽山濛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洋謂是水也藉水又東得陽谷水又得石谷水（案石下近刻衍水字）竝自南山北入于藉藉水又東合段溪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藉水藉水又東入于渭渭水又東歷橋亭南而逕緜諸縣東（案緜近刻訛作入）與東亭水合亦謂之爲橋水也清水又或爲通稱矣水源東發小隴山衆川瀉注兢成一水西入東亭川爲東亭水與小祗大祗二水合又西北得南神谷水三川竝出東南差池瀉注又有埋蒲水發帶二川與延水竝西南注東亭水東亭水又西有則歎溝水（案歎近刻訛作數）次西得麴谷水水出東南（案水下近刻衍二字）二溪西北流注東亭川東亭川水右則溫谷水出小隴山又西莎谷水出南山莎溪（案莎近刻訛作莎南山訛作南北）西南注東亭川水東亭川水又西得清水口（案此下近刻有清字）水導源東北隴山二源俱發西南出隴口（案近刻訛作龍谷）合成一水西南流歷細野峽（案歷近刻訛作磨）逕清池谷又逕清水縣故城東王莽之識睦縣矣其水

西南合東亭川自下亦通謂之清水矣（案近刻脫自下亦通四字及矣字）又逕清水城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東北大隴山秦谷二源雙導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故秦亭（案近刻訛作有育故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為號始自是矣秦水西逕降隴縣故城南又西南自亥松多二水出隴山合而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秦水又西南歷隴川逕六槃口過清水城西南注清水清水上下咸謂之秦川又西羌水注焉水北出羌谷引納衆流合以成溪溪水星會謂之小羌水西南流左則長谷水西南注之（案近刻脫則字）右則東部水東南入焉羌水又南入清水（案近刻脫又字）清水又西南得綿諸水口其水導源西北綿諸溪（案近刻脫水字綿字）東南有長思水（案近刻訛作有興）北出長思溪（案近刻脫長字）南入綿諸水又東南歷綿諸道故城北（案近刻訛作綿諸故道其）歷東南入清水清水東南注渭渭水又東南合涇谷水水出西南涇谷之山東北流與橫水合水出東南橫谷西北逕橫水塢又西北入涇谷水（案近刻訛作入西北溪谷水）亂流西北出涇谷峽又西北軒轅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軒轅溪南安姚

瞻以為黃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皇甫謐云生壽丘丘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也其水北流注涇谷水涇谷水又西北白城溪東北流（案溪下近刻衍谷字）白城泉水出其西東注白城水白城水又東北入涇谷水涇谷水又東北歷董亭下楊難當使兒子保宗鎮董亭即是亭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渭山海經曰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是也渭水又東伯陽谷水入焉水出刑馬之山伯陽谷北流白水出東南白水溪（案近刻訛作白溪水）西北注伯陽水伯陽水又

西北歷谷引控羣流北注渭水渭水又東歷大利又東南流苗谷水注之水南出刑馬山（案南出近刻訛作出南）北歷平作西北逕苗谷屈而東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川蓋李耳西入往逕所由故山原峽谷往往播其名焉渭水東南流衆川瀉漬（案瀉近刻訛作水）鴻次鳴注（案鳴近刻訛作邊）左則伯陽東溪水注之次東得望松水次東得毛六溪水次東得皮周谷水次東得黃杜東溪水出北山南入渭水其右則明谷水（案明近刻訛作朗）次東得丘谷水（案近刻脫谷字）次東得丘谷東溪水次東有鉗巖谷水（案鉗

近刻訛作鈕）並出南山東北注渭渭水又東南出石門度小隴山逕南由縣南（案由近刻訛作田）東與楚水合世所謂長蛇水水出汧縣之數歷山也南流逕長蛇戍東魏和平三年築徙諸流民以遏隴寇楚水又南流注于渭闞駰以是水為汧水焉（案汧近刻訛作汧）渭水又東汧汙二水入焉余按諸地志（案諸近刻訛作譜）汧水出汧縣西北闞駰十三州志與此同復以汧水為龍魚水盡以其津流逕通而更攝其通稱矣渭水東入散關抱朴子神仙傳曰老子西出關關令尹喜候氣知真人將有西遊者遇老子彊令之著書耳不得已為著道德二經謂之老子書也有老子廟于寶搜神記云老子將西入關關令尹喜好道之士觀其人當西乃要之途也皇甫士安高士傳云老子為周柱下史及周衰乃以官隱為周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好無名務而世莫知其真人也至周景王十年孔子年十七遂適周見老聃然幽王失道（案失下近刻衍其字）平王東遷關以昇穆人以職從尹喜候氣非此明矣（案此下近刻衍而字）往逕所由茲焉或可渭水又東逕西武功北俗以為散關城（案近

刻脫為字城訛作名）非也褚先生乃曰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蜀口棧道近山無他高易高者是也渭水又與扞水合（案與下近刻衍其字）扞水出周道谷北逕武都故道縣之故城西王莽更名曰善治也故道縣有怒特祠列異傳曰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隨合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猶不斷疲士一人傷足不能去臥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為勞矣又曰秦公必持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于子何如乃默無言臥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為牛入水故秦為立祠其水又東北歷大散關而入渭水也渭水又東南（案近刻訛作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

又東過陳倉縣西

縣有陳倉山山上有陳寶雞鳴祠（案近刻脫祠字）昔秦文公感伯陽之言（案陽近刻訛作道）遊獵于陳倉遇之于此坂得若石焉其色如肝歸而寶祠之故曰陳寶其來也自東南暉暉聲若雷野雞皆鳴故曰雞鳴神也地理志

曰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盲冢祠（案近刻脫祠字）有羽陽宮秦武王起應劭曰縣氏陳山姚睦曰黃帝都陳言在此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犧生成紀（案此下近刻衍一紀字）徙治陳倉非陳倉所建也魏明帝遣將軍太原郝昭築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亮使昭鄉人靳詳說之不下亮以數萬攻昭千餘人以雲梯衝車地道逼射昭昭以火射連石拒之亮不利而還今汧水對亮城（案汧近刻訛作扞）是與昭相禦處也陳倉水出于陳倉山下東南流注于渭水渭水又東與綏陽溪水合（案近刻脫綏字水字）其

水上承斜水水自斜谷分注綏陽溪北屆陳倉入渭
故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險案近刻訛作雖
溪水縱橫難用行軍昔邏候往來要道通入案近刻入訛作者
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
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渭水又東逕郁夷縣
故城南地理志曰有汧水祠王莽更之曰郁平也東
觀漢記曰案近刻訛作書隗囂圍來歙于略陽世祖詔曰
桃花水出船槃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者也汧水
入焉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為弦蒲藪爾雅

曰水決之澤為汧汧之為名寔兼斯舉水有二源一
水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巖嶂高險不通軌轍故
張衡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
其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淵潭漲不測出五色魚俗
以為靈而莫敢採捕因謂是水為龍魚水自下亦通
謂之龍魚川川水東逕汧縣故城北史記秦文公東
獵汧田因遂都其地是也又東歷澤亂流為一案近刻脫流字
右得白龍泉案近刻脫得字白訛作日泉徑五尺源穴奮通案穴近刻訛作流
淪漪四泄東北流注于汧汧水又東會一水
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為吳山三峰霞舉疊秀雲
天崩標傾岌山頂相捍望之恒有落勢地理志曰吳
山在縣西古文以為汧山也案近刻訛作之以為二字國語所
謂虞矣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懸波側
注瀾漭渀湓案近刻脫渀字發源成川案源下近刻衍穴字北流注于
汧自水會上下咸謂之為龍魚川汧水又東南逕隃
麋縣故城南王莽之扶亭也昔郭欽恥王莽之徵而
遯跡于斯建武四年光武封耿況為侯國矣汧水東
南歷慈山東南逕郁夷縣平陽故城南史記秦寧公

二年徙平陽徐廣曰故郿之平陽亭也案郿近刻訛作鄙成
北有漢涼州刺史趙融碑靈帝建安元年立汧水又
東流注于渭案近刻脫注字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
山茲谷乘高激流注于溪中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
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
今人謂之凡谷案凡近刻訛作丸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
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一石室案近刻脫一字蓋太公所
居也水次平石釣處案水下近刻衍濱字即太公垂釣之所也
其投竿跽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其水
清泠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北去維堆城七十里
渭水又東逕積石原案近刻脫積字即北原也青龍二年諸
葛亮出斜谷司馬懿屯渭南雍州刺史郭淮案近刻脫刺史二字策亮必爭北原而屯遂先據之亮至果不得上案近刻脫此四字
渭水又東逕五丈原北魏氏春秋曰諸葛亮
據渭水南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
轉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諸君無事矣亮果屯
此原與懿相禦渭水又東逕郿縣故城南地理志曰
右輔都尉治魏春秋諸葛亮寇郿司馬懿據郿拒亮

即此縣也渭水又東逕郿塢南漢獻帝傳曰董卓發
卒築郿塢高與長安城等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
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其愚如此案渭水又東逕郿塢南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後雍水之末又南流注于渭下今考元和志云郿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十五里董卓塢在縣東北十六里寰宇記云武功故城在今郿縣東四十里郿塢即與郿縣故城北近不得踰越武功方及郿塢今改正

水經注卷十七

水經注卷十八

後魏酈道元撰

渭水案近刻前卷表目作渭水上此作渭水中

又東過武功縣北

渭水于縣斜水自南來注之案近刻脫水字水出縣西南衙
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諸葛亮與步騭書曰僕
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餘水出武功縣故
亦謂之武功水也是以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
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

水射之橋成馳去其水北流注于渭地理志曰斜水
出衙嶺北至郿注渭渭水又東逕馬冢北諸葛亮與
步騭書曰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
是以留耳渭水又逕武功縣故城北王莽之新光也
地理志曰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杜預以為中
南也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
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
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
山于諸山最為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山上有谷
春祠春櫟陽人成帝時病死而尸不寒後忽出櫟南
門及光門上而入太白山民為立祠于山前春秋來
祠中上廟崩山下有太白祠民所祀也劉曜之世是
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
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
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羣臣畢賀中書監劉
均進曰此國滅之象其可賀乎終如言矣渭水又東
溫泉水注之水出太一山其水沸涌如湯杜彥達曰
可治百病世清則疾愈世濁則無驗其水下合溪流

北注十三里入渭渭水又東逕斄縣故城南舊邰城也后稷之封邑矣詩所謂即有邰家室也 案即原本訛在詩字上 城東北有姜嫄祠城西南百步有稷祠邰之斄亭也王少林之爲郿縣也路逕此亭亭長曰亭凶殺人少林曰仁勝凶邪何鬼敢忤遂宿夜中聞女子稱冤之聲少林曰可前來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少林投衣與之女子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爲亭長所殺少林曰當爲理寃勿復害良善也因解衣于地忽然不見明告亭長遂服其事亭遂清安渭水又東逕雍縣南雍水注之水出雍山東南流歷中牢溪世謂之中牢水亦曰冰井水南流逕胡城東俗名也蓋秦惠公之故居所謂祈年宮也孝公又謂之爲橐泉宮按地理志曰在雍崔駰曰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皇覽亦言是矣劉向曰穆公葬無丘壟處也史記曰穆公之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良臣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賦黃鳥詩余謂崔駰及皇覽謬志也 案所稱自至至此句謬字止共四百三十七字近刻脫落據原本補 惠公孝公並是穆公之後繼世之君

矣子孫無由起宮于祖宗之墳陵矣以是推之知二證之非實也雍水又東 案近刻脫此四字下有而字係衍文 左會左陽水世名之西水水北出左陽溪南流逕岐州城西魏置岐州刺史治左陽水又南流注于雍水雍水又與東水合俗名也北出河桃谷南流右會南源世謂之逕眼泉亂流南逕岐州城東而南合雍水州居二水之中南則兩川之交會也世亦名之爲洴容水東流鄧公泉注之水出鄧艾祠北故名曰鄧公泉數源俱發于雍縣故城南 案近刻脫故字 縣故秦德公所居也晉書

地道記以爲西虢地也漢書地理志以爲西虢縣太康地記曰 案近刻脫地字 虢叔之國矣有虢宮平王東遷叔自此之上陽爲南虢矣雍有五畤祠以上祠祀五帝昔秦文公田于汧渭之間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以爲上帝之神于是作鄜畤祀白帝焉 案近刻作自帝 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 案近刻作頤倉北坂于 祀青帝爲靈公又于吳陽作上畤祀黃帝作下畤 案近刻脫此六字 祀炎帝爲獻公作畦畤于櫟陽而祀白帝 案近刻作作畦畤祀赤帝爲 漢高帝問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 案近刻作今何四也 博

士莫知其故帝曰我知之矣待我而五遂立北畤祀黑帝焉應劭曰四面積高曰雍闞駰曰宜爲神明之隩故立羣祠焉又有鳳臺鳳女祠秦穆公時有簫史者善吹簫能致白鵠孔雀穆公女弄玉好之公爲作鳳臺以將之積數十年一旦隨鳳去云雍宮世有簫管之聲焉今臺傾祠毀不復然矣鄧泉東流注于雍自下雖會他津猶得通稱故禹貢有雍沮會同之文矣 案此句舛誤 雍水又東逕召亭南世謂之樹亭川蓋召樹聲相近誤耳亭故召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後漢郡國志曰郿縣有召亭謂此也雍水又東南流與橫水合 案橫近刻訛作杜 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漆渠水南流大橫水注之 案橫近刻作漆 水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淮南子曰岐水出石橋山東南流相如封禪書曰收犍于岐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二川并逝 案并近刻訛作洋 俱爲一水南與橫水合自下通得岐水之目 案近刻脫此八字 俗謂之

小橫水亦或名之米流川逕岐山西 案近刻訛作郿 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昔秦盜食穆公馬處也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 案近刻脫姓字 母女登 案女近刻訛作安 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于姜水是其地也東注雍水雍水又南 案近刻脫此十二字訛作水合而東四字 逕美陽縣之中亭川合武水 案近刻脫此三字中亭川下有也字係衍文 水發杜陽縣大嶺側東西三百步南北二百步 案此十字近刻誤在下世謂之故縣川上 世謂之赤泥峴沿波歷澗俗名大橫水也疑即杜水矣其水東南流東逕杜陽縣故城 案近刻脫縣字 世謂之故縣川又故虢縣有杜陽川 案川近刻訛作谷 山北有杜陽谷有地穴北入亦不知所極在天柱山南故縣取名焉亦指是水而攝目矣即王莽之通杜也故地理志曰縣有杜水 案有近刻訛作白 杜水又東 案近刻脫杜水又三字 二坑水注之水有二源一水出西北與瀆魋水合而東 案近刻脫與字合上衍二字 歷五將山又合鄉谷水水出

鄉溪東南流入杜水 案近刻脫水字 謂之鄉谷川又南莫水注之 案莫近刻訛作夾 水出好畤縣梁山大嶺東 案近刻訛作泉 南逕梁山宮西故地理志曰好畤有梁山宮秦始皇起水東有好畤縣故城王莽之好邑也世祖建武二年封建威大將軍耿弇爲侯國又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注雍水謂之中亭水雍水又南逕美陽縣西 案近刻脫雍水二字 章和二年 案近刻訛作永元二年 更封彰侯耿秉爲侯國 案彰近刻訛作郿下衍雍字 其水又南流注于渭 案此下原本及近刻並雜入水又東逕鄭塢南至共應如此其五十三字今訂正移前與渭水東逕鄭縣故城南相比次 渭水

又東洛谷之水出其南山洛谷北流逕長城西魏甘露三年蜀遣姜維出洛谷圍長城即斯地也

又東芒水從南來流注之

芒水出南山芒谷(案近刻脫山字)北流逕玉女房水側山際有石室世謂之玉女房芒水又北逕盩厔縣之竹圃中分爲二水漢沖帝詔曰翟義作亂于東霍鴻負倚盩厔芒竹即此也其水分爲二流一水東北爲枝流(案水下近刻衍之字)一水北流注于渭也

水經注卷十九

後魏酈道元撰

渭水(案近刻作衍水下經文上復衍渭水二字)

又東過槐里縣南又東澇水從南來注之

渭水逕縣之故城南漢書集注李奇謂之小槐里縣之西城也(案近刻脫縣字)又東與芒水枝流合水受芒水于竹圃東北流又屈而北入于渭(案近刻脫北字)渭水又東北逕黃山宮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黃山宮及就水田谿水皆在槐里縣西不得與經稱涉今改正)即地理志所云縣有黃山宮惠帝二年起者也(案二近刻訛作三)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西至黃山宮故世謂之遊城也(案近刻也上有非字衍)就水注之(案此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南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昔李耳爲周柱史以世衰入戎于此有冢事非經證然莊周著書云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是非不死之言人禀五行之精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化之理以是推之或復如傳古人許以傳疑故兩存耳就水歷竹圃北(案近刻脫竹字)與縣水合水上承三泉(案近刻脫水字)(三訛作二)就水之右三泉奇發言歸一瀆北流左注就水(案注近刻訛作逕)就水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合田溪水(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南山田谷北流逕長楊宮西(案近刻脫逕字)又北逕盩厔縣故城西又東北與一水合水上承盩厔縣南源(案近刻訛作於厔南泉)北逕其縣東又北逕思鄉城西又北注田溪田溪水又北流注于渭水也

縣北有蒙蘢渠(案近刻訛作蒗有宗蘢源縣)上承渭水于郿縣東逕武功縣爲成林渠(案此有脫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郿下云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苑爲蒙蘢渠)東逕縣北(案近刻訛作縣苑)亦曰靈軹渠(案渠近刻訛作瀆)河渠書以爲引堵水(案近刻脫書字爲字)徐廣曰一作諸川

(案近刻訛作水)是也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小槐里縣此乃酈所謂過槐里縣南也)縣古犬丘邑也周懿王都之(案近刻訛作相)秦以爲廢丘亦曰舒丘中平元年靈帝(案中平近刻訛作桓帝)封左中郎將皇甫嵩爲侯國縣南對渭水北背通渠史記秦本紀云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洪範五行傳云赤者火色也水盡赤以火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陰陽亂秦用嚴刑敗亂之象後項羽入秦封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章邯爲雍王都廢丘爲三秦漢祖北定三秦引水灌城遂滅章邯三年改曰槐里王莽更名槐治也世謂之爲大槐里晉太康中始平郡治也其城遞帶防陸舊渠尚存即漢書所謂槐里環堤者也東有漏水(案漏近刻訛作涌)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東宮有長楊樹因以爲名漏水(案近刻訛作渭水)又北歷萯圃西(案近刻訛作逕萯圃西)亦謂之仙澤又北逕望仙宮又東北耿谷水注之水發南山耿谷北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西長楊五柞二宮(案此七字近刻脫)相去八里並以樹名宮亦猶陶氏以五柳立稱故張晏曰宮有五柞樹在盩厔縣西其水北逕仙澤東又北(案近刻訛作北又)逕望仙宮東又北與赤水會又北逕思鄉城東又北注渭水渭水又東合甘水(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萯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啓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案甘字近刻訛在邑字下)甘水又東得澇水口水出南山澇谷北逕漢宜春觀東又北(案又字近刻訛在東字上)逕鄠縣故城西澇水際城北出合美陂水水出宜春觀

北東北流注涝水涝水北注甘水而亂流入于渭案近刻脫涝水二字又脫注甘水而亂五字即上林故地也東方朔稱武帝建元中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夜漏十刻乃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待詔及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下故有期門之號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兎手格熊羆上大驩樂之上乃使大中大夫虞丘壽王案乃近刻訛作仍與待詔能用算者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屬之南山以為上林苑東方朔諫秦起阿房而

天下亂因陳秦階六符之事上乃拜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卒起上林苑故相如請為天子遊獵之賦稱烏有先生亡是公而奏上林也

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

豐水出豐溪西北流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為枝津一水西北流又北交水自東入焉又北昆明池水注之又北逕靈臺西又北至石墩注于渭案近刻脫此五十五字地說云案地近刻訛作池渭水又東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所有惟原阜石激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與便門對直武帝建元三年造案近刻訛作建武三衍手張昌曰橋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如淳曰去長安四十里渭水又逕太公廟北廟前有太公碑案近刻脫廟字文字褫缺今無可尋渭水又東北與鄗水合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鎬鄗水上承鄗池于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故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鄗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自漢武帝穿昆明池于是地案近刻脫武字基構淪褫今無可究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容入柏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容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

案近刻訛作過鎬池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鄗池君子之咸陽過鄗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案列近刻訛作扣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容行至鄗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容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有頃案近刻訛作及見頃聞語聲言祖龍死神道茫昧理難辨測故無以精其幽致矣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于鄗毛詩云滮流浪也而世傳以為水名矣鄭玄曰豐鄗之間水北流也鄗水北逕清泠臺西案清泠近刻訛作漢臺又逕磁石門西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為之故專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之以示神故亦曰卻胡門也鄗水又北注于渭案注近刻訛作逕渭水北有杜郵亭去咸陽十七里今名孝里亭中有白起祠嗟乎有制勝之功慚尹商之仁是地即其伏劍處也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雄文穎以為故咸陽矣秦孝公之所居離宮也獻公都櫟陽天雨金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出

至孝公作咸陽築冀闕而徙都之故西京賦曰秦里其朔案朔近刻訛作翔寔為咸陽太史公曰長安故咸陽也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別為渭城在長安西北渭水之陽王莽之京城也始隸扶風後并長安南有泬水注之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竹樓泬水近訛作沈下同考鄭縣東有沈水此乃一渭水也為陽中八川之一泬從穴不從九水上承皇子陂于樊川案上其字近刻衍其地即杜之樊鄉也漢祖至櫟陽以將軍樊噲灌廢丘最賜邑于此鄉也其水西北流逕杜縣之杜京西案逕近刻訛作注西北流逕杜伯冢南杜伯與其友

左儒仕宣王儒無罪見害杜伯死之終能報恨于宣王故咸公子安五言詩曰誰謂鬼無知杜伯射宣王泬水又西北逕下杜城即杜伯國也泬水又西北枝合故渠渠有二流上承交水合于高陽原而北逕河池陂東而北注泬水泬水又北與昆明故池會又北逕秦通六甚東又北逕堨水陂東又北得陂水水上承其陂案近刻訛作得陂水其陂東北流入于泬水泬水又北逕長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水上承池于昆明臺故王仲都所居也桓譚新論稱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

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載駟馬于上林昆明池上環冰而馳案近刻脫馳冬至上林十三字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于池臺上曛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池水北逕鄗京東秦阿房宮西史記曰秦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案人上近刻有之字先王之宮小乃作朝宮于渭南亦曰阿城也始皇先作前殿阿房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案抵下近刻衍城字表山巔為闕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關中記曰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其水又屈而逕其北東北流注堨水陂陂水北出逕漢武帝建章宮東于鳳闕南東注泬水泬水又北逕鳳闕東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其東鳳闕高七丈五尺俗言貞女樓案貞近刻訛作真非也漢武帝故事云闕高二十丈關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號鳳闕也故繁欽建章鳳闕賦曰案下近脫

刻衍樓字)秦漢規模廓然毀泯惟建章鳳闕巋然獨存雖
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也泬水又北分爲二水
一水東北流一水北逕神明臺東傅子宮室曰上于
建章中作神明臺井幹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
輦道相屬焉三輔黃圖曰神明臺在建章宮中上有
九室今人謂之九子臺即實非也(案近刻即作而)泬水又
逕漸臺東漢武帝故事曰建章宮北有太液池池中
有漸臺三十丈漸浸也爲池水所漸一說星名也南
有璧門三層高三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
爲之鑄銅鳳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椽首薄以玉璧
因曰璧玉門也泬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潏水
也故呂忱曰潏水出杜陵縣漢書音義曰潏水聲而
非水也亦曰高都水前漢之末王氏五侯大治池宅
(案近刻訛作沼)引泬水入長安城(案泬近刻訛作他)故百姓歌之曰
五侯初起曲陽最怨壞決高都竟連五杜土山漸臺
像西白虎即是水也

又東過長安縣北

渭水東分爲二水廣雅曰水自渭出爲渠其猶河之
有雍也此瀆東北流逕魏雍州刺史郭淮碑南又東
南合一水逕兩石人北秦始皇造橋鐵鐓重不勝故
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以祭之鐓乃可移動也又東
逕陽侯祠北漲瓤祠之此神能爲大波故配食河伯
也後人以爲鄧艾祠悲哉讒勝道消專忠受害矣此
水又東注渭水(案近刻訛作渭水又東注此水)水上有梁謂之渭橋
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于渭水南北以
象天宮故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
度以法牽牛南有長樂宮北有咸陽宮欲通二宮之

閒故造此橋(案近刻脫南有堂造此共十九字)廣六丈南北三百八
十步(案三百近刻訛作二百)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
梁橋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案主近刻訛作立下同)柱北馮翊主之有令丞各領徒千五百人橋之
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舊有忖留神像此
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很醜卿善
圖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
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
置其像于水惟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
橋魏武帝更脩之(案更上近刻衍遂字)橋廣三丈六尺(案近刻脫廣字)
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燕丹子曰燕
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發
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爲發又一說交龍扶轝
而機不發(案扶近刻作挾)但言(案此下有脫文)今不知其故處也渭
水又東與泬水枝津合(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文亦訛作流)水上
承泬水東北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爲二水一水東
入逍遙園注藕池池中有臺觀蓮荷被浦秀實可翫
其一水北流注于渭(案近刻脫注字)渭水又東逕長安城北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漢惠帝元年築六年成即咸陽也
秦離宮無城故城之王莽更名常安(案常近刻訛作長)十二
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本名宣平門王莽更名春王門
正月亭一曰東都門(案一近刻作亦)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即
逸萌挂冠處也第二門本名淸明門一曰凱門王莽
更名宣德門布恩亭(案名近刻作曰)內有藉田倉亦曰藉田
門第三門本名霸城門王莽更名仁壽門無疆亭民
見門色靑又名靑城門或曰靑綺門亦曰靑門門外
舊出好瓜昔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

種瓜此門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是以阮籍詠懷詩
云昔聞東陵瓜近在靑門外連畛拒阡陌子母相鉤
帶指謂此門也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盎門王莽
更名永淸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
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第
二門本名安門亦曰鼎路門王莽更名光禮門顯樂
亭北對武庫(案近刻脫此四字)第三門本名平門又曰便門
(案此四字近刻訛在後光華門也下)王莽更名信平門誠正亭一曰西
安門北對未央宮(案此十字近刻訛在顯樂亭下)西出南頭第一門
本名章門王莽更名萬秋門億年亭亦曰光華門也
(案華近刻訛作畢)第二門本名直門王莽更名直道門端路
亭故龍樓門也張晏曰門樓有銅龍三輔黃圖曰長
安西出第二門即此門也第三門本名西城門亦曰
雍門王莽更名章義門著義亭(案義近刻訛作誼)其水北入有
函里民名曰函里門(案民近刻訛作氏又此句之下脫亦曰光門四字)亦曰
突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
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
門徐廣曰棘門在渭北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
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曰棘門在橫門外按漢書徐厲
軍于此備何奴又有通門亥門也(案此下近刻衍其字)第二門
本名廚門(案近刻訛作洛門)又曰朝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
世亭一曰高門蘇林曰高門長安城北門也(案此下近刻衍一曰廚門四字)其內有長安廚官在東故名曰廚門也(案近刻東訛作事名訛作城)如淳曰今名廣門也第三門本名杜門亦
曰利城門王莽更名進和門臨水亭其外有客舍故
民曰客舍門(案近刻外訛作水民訛作名)又曰洛門也凡此諸門
皆通逵九達三途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

入爲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漢成帝之爲太子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西至直城門方乃得度上怪遲問其故以狀對上悦乃著令令太子得絶馳道也渭水東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東口東逕河池陂北（案近刻脫陂字）亦曰女觀陂又東合泬水亦曰漕渠又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南舊引水爲辟雍處在鼎路門東南七里其制上圓下方九宮十二堂（案近刻訛作室）四嚮五室（案近刻訛作邑）堂北三百步有靈臺是漢平帝元始四年立（案元始近刻訛作永始）渠

南有漢故圜丘成帝建始二年罷雍五畤始祀皇天上帝于長安南郊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南郎此也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漢武帝爲太子立使通賓客從所好也太子巫蠱事發斫杜門東出史良娣死葬于苑北宣帝以爲戾園以倡優千人樂思后園廟故亦曰千鄉故渠又東而北屈逕青門外與泬水枝渠會渠上承泬水于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爲倉池池在未央宮西池中有漸臺漢兵起王莽死于此臺又東逕未央宮北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臨渭水（案近刻訛作于水字）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迹山即基闕不假築高出長安城北有玄武闕即北闕也東有蒼龍闕闕內有閶闔止車諸門未央殿東有宣室玉堂麒麟含章白虎鳳皇朱雀鵷鸞昭陽諸殿天祿石渠麒麟三閣未央宮北即桂宮也周十餘里內有明光殿走狗臺柏梁臺舊乘複道用相逕通故張衡西京賦曰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

明光（案近刻訛作陛下殿屬字）逕北通于桂宮故渠出二宮之間謂之明渠也又東歷武庫北舊樗里子葬于此樗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葬于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云我百歲後是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疾以昭王七年卒（案近刻訛作夾）葬于渭南章臺東至漢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是也明渠又東逕漢高祖長樂宮北本秦之長樂宮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銅人殿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諸殿殿之東北有池池北有層臺俗謂是池爲酒池非也故渠北有樓豎漢京兆尹司馬文預碑（案近刻訛豎字）故渠又東出城分爲二渠即漢書所謂王渠者也蘇林曰王渠官渠也（案近刻訛作王官家渠也）猶今御溝矣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案近刻訛作覆盎門）一水逕楊橋下即青門橋也側城北逕鄧艾祠西而北注渭今無水其一水右入昆明故渠（案近刻脫水右入昆明故六字）東逕奉明縣廣城鄉之廉明苑南（案近刻訛作廣）史皇孫及王夫人葬于郭北宣帝遷苑南（案此下近刻衍史皇孫及王夫人七字）

卜以爲悼園益園民千六百家立奉明縣以奉二園園在東都門昌邑王賀自霸御法駕郎中令龔遂驂乘至廣明東都門是也故渠東北逕漢太尉夏侯嬰冢西葬日柩馬悲鳴輕車罔進下得石槨銘云于嗟滕公居此室（案其內有長安西官至此原本訛在後今移原次一水也下朱謀㙔移此）故遂葬焉冢在城東八里飲馬橋南四里故時人謂之馬冢故渠又北分爲二渠東逕虎圈南而東入霸一水北合渭今無水（案故遂葬焉至此原本誤在後陵之西如北一里西字下近刻多從朱謀㙔本截謂之馬冢以上二十三字移于此餘仍舊今考故渠又東以下乃注內錯簡覈渠所終朱氏不察耳）

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案長安故城在今長安縣西北霸陵故城在今咸寧縣東鄭縣故城在今華州北而華陰又在其東霸水西來由長安霸陵鄭縣乃至華陰入河原本經文于長安之後次華陰次鄭縣次霸陵接以東入于河近刻多從朱謀㙔本長安之後次鄭縣次華陰次霸陵皆失之注內誤舛尤甚其所敘成國等渠敝在欽蘆證無首尾翁舛蘼理今逕川址之方向此次推尋爲之是正）

霸者水上地名也（案者字近刻訛在水字下）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爲霸水以顯霸功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所謂多玉者也西北有銅谷水（案谷近刻訛作公）次東有

輞谷水（案輞近刻訛作網）二水合而西注（案近刻衍之字）又西流入埿水（案埿近刻訛作逕下同）埿水又西逕嶢關北歷嶢柳城（案近刻訛作嶢柳城）東西有二城魏置青埿軍于城內（案青近刻訛作溝下同）世亦謂之青埿城也秦二世三年漢祖入自武關攻秦趙高遣將距于嶢關者也土地記曰藍田縣南有嶢關地名嶢柳道通荊州晉地道記曰關當上洛縣西北埿水又西北流入霸霸水又北歷藍田川逕藍田縣東（案近刻訛作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年（案近刻脫成字）秦子向命爲藍君盜子向之故邑也川有漢臨江王榮冢景帝以罪徵之將行祖于江陵北門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不反矣榮至中尉郅都急切責王王年少恐而自殺葬于是川有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矜之霸水又左合滻水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史記秦襄王葬芷陽者是也（案是字近刻訛在也字下）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在長安東南三十里故王仲宣賦詩云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文帝嘗欲從霸陵上西馳下峻坂（案近刻脫陵上二字）袁盎攬轡于此處上曰將軍怯也盎曰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聖人不乘危今馳不測如馬驚車敗奈高廟何上乃止霸水又北長水注之水出杜縣白鹿原(案近刻訛作源)其水西北流謂之荆溪(案此下近刻衍溪水二字)又西北左合狗枷川水水有二源西川上承魏山之斫槃谷次東有苦谷二水合而東北流逕風涼原西關中圖曰麗山之西川中有阜名曰風涼原在魏山之陰雍州之福地卽是原也(案近刻脫也字)其水傍溪北注原上有漢武帝祠其水右合東川水出南山之石門谷次東有孟谷(案近刻脫次東有三字)次東有大谷次東有雀谷次東有土門谷(案近刻脫次字)五水北出谷(案近刻脫出字)西北歷風涼原東又北與西川會原爲二水之會亂流北逕宣帝許后陵東(案此下近刻衍而字)北去杜陵十里斯川于是有狗枷之名川東亦曰白鹿原也上有狗枷堡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案此下近刻衍故字)一堡無患故川得厥目焉川水又北逕杜陵東元帝初元元年葬宣帝杜陵北去長安五十里陵之西北有杜縣故城秦武公十一年縣之漢

宣帝元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案此下近刻衍也字)王莽之饒安也其水又北注荆溪荆溪水又北逕霸縣(案逕近刻訛作入)又有溫泉入焉水發自原下入荆溪水亂流注于霸俗謂之滻水非也史記音義文帝出安門注云在霸陵縣有故亭卽郡國志所謂長門亭也史記云霸滻長水也雖不在祠典以近咸陽秦漢都涇渭長水盡得比大川之禮昔文帝居霸陵北臨廁指新豐路示愼夫人曰此走邯鄲道也因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悽愴悲懷顧謂羣

臣曰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曰善拜廷尉葬昭曰高岸夾水爲廁今斯原夾二水也(案又東過霸陵縣北至此原本誤在後霸水又北注于渭之後朱㙔本訛在又逕新原東東南注于霸之後今改正)霸水又北會兩川又北故渠右出焉(案渠右近刻訛作原左)霸水又北逕王莽九廟南王莽地皇元年博徵天下工匠壞撤西苑建章諸宮館十餘所取材瓦以起九廟算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成九廟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

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雕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巨萬卒死者萬數霸水又北逕枳道在長安縣東十三里王莽九廟在其南漢世有白蛾羣飛(案蛾近刻訛作鵝)自東都門過枳道(案此下近刻有于字)呂后祓除于霸上還見蒼狗戟脅于斯道也水上有橋謂之霸橋地皇三年霸橋木災自東起卒數千以水汎沃救不滅晨燎夕盡王莽惡之下書曰甲午火橋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以二年終冬(案近刻脫聖祖至正以二十字)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一長存之道其名霸橋(案近刻脫橋字)爲長存橋霸水又北左納漕渠絕霸右出焉東逕霸城北又東逕子楚陵北皇甫謐曰秦莊王葬于芷陽之麗山(案芷陽近刻訛作葛)京兆東南霸陵山劉向曰莊王大其名立墳者也戰國策曰莊王異人更名子楚故世人猶以子楚名陵又東逕新豐縣右會故渠渠上承霸水(案近刻脫一渠字)東北逕霸城縣故城南(案霸城縣近刻脫城字)漢文帝之霸陵縣也(案陵下近刻衍縣字)王莽更之曰水章也魏明帝景

初元年(案近刻訛作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人有見薊子訓與父老共摩銅人曰正見鑄此時計爾日已近五百年矣(案近刻爾訛作其已訛作以)故渠又東北逕劉更始冢西更始二年爲赤眉所殺故侍中劉恭夜往取而埋之光武使司徒鄧禹收葬于霸陵縣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鮑永持節安集河東聞更始死歸世祖累遷司隸校尉行縣經更始墓(案墓近刻作逕)遂下拜哭盡哀而去帝問公卿大中大夫張湛曰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帝乃釋(案此下近刻衍之字)又東北逕新豐縣右合漕渠(案右近刻訛作又)漢大司農鄭當時所開也以渭難漕命齊水工徐伯發卒穿渠引渭其渠自昆明池(案其渠近刻訛作今據)南傍山原東至于河且田且漕大以爲便今無水(案近刻脫此二字)霸水又北逕秦虎圈東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卽是處也霸水又北入于渭水渭水又東會成國故渠渠魏尚書左僕射衞臻征蜀所開也號成國渠引以澆田(案田上近刻衍故字)其瀆上

承汧水于陳倉東東逕郿及武功槐里縣北渠左有安定梁嚴冢碑碣尚存又東逕漢武帝茂陵南(案近刻脫又東二字)故槐里之茂鄉也應劭曰帝自爲陵(案帝上近刻衍武字)在長安西北八十餘里漢武帝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陵之西而北

一里（案渐水又北曾所川至此句函字此原本訛在前于壁睢公居此室下水謀錯此考其文義前後皆敘成國故渠所逕也）即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謂之英陵（案英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黃三輔黃圖云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一里俗名英陵）夫人兄延年知音尤善歌舞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常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復傾國（案復近刻訛作與）佳人難再得上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曰延年女弟上召見之妖麗善歌舞得幸早卒上憫念之以后禮葬（案后近刻訛作厚）悲思不已賦詩悼傷故渠又東逕

水經注　卷十九

茂陵縣故城南武帝建元二年置地理志曰宣帝縣焉王莽之宣成也故渠又東逕龍泉北今人謂之溫泉非也渠北故坂北即龍淵廟（案北近刻訛作此）如淳曰三輔黃圖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廟處（案近刻訛作其處黃）蓋宮之遺也故渠又東逕姜原北渠北有漢昭帝陵（案陵上近刻有平字）東南去長安七十里又東逕平陵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昭帝置王莽之廣利也故渠之南有竇氏泉北有徘徊廟又東逕漢大將軍魏其侯竇嬰冢南又東逕成帝延陵南（案近刻脫東逕二字）陵之東北五里即

平帝康陵坂也故渠又東逕渭陵南（案近刻脫南字）元帝永光四年（案永光近刻訛作永元）以渭城壽陵亭原上爲初陵詔不立縣邑又東逕哀帝義陵南又東逕惠帝安陵南（案近刻脫東字）陵北有安陵縣故城（案此下近刻衍也字）地理志曰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側有杜郵亭又東逕渭城北地理志曰縣有蘭池宮秦始皇微行逢盜于蘭池今不知所在（案此下近刻有也字）又東逕長陵南亦曰長山也（案陵之西而北一里而字起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後不得爲渭縣西下今考文義亦敘成國故渠所逕上下地望連比具有首尾後無所謂故渠者也）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故

通曰山陵矣風俗通曰陵者天生自然者也今王公墳壠稱陵春秋左傳曰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冢者種也種墓也羅倚于山分卑尊之名者也（案亦曰長山也下原本及近刻並接以三秦記曰長城北有平原廣數百里民井以汲巢居井深五十尺方接以秦名云云今訂正移于後）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亞夫冢故渠東南謂之周氏曲又東南逕漢景帝陽陵南（案近刻脫南字）又東南注于渭今無水渭水又東逕霸城縣北（案近刻脫城字）與高陵分水水南有定陶恭王廟傳太后陵元帝崩傳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徵爲太子太子

水經注　卷十九

即帝位立恭王寢廟于京師比宣帝父悼皇故事元壽元年傅后崩合葬渭陵潘岳關中記漢帝后同塋則爲合葬不共陵也諸侯皆如之恭王廟在霸城西北廟西北即傅太后陵不與元帝同塋渭陵非謂元帝陵也蓋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也陵與元帝齊者謂高十二丈也王莽發傅太后冢冢崩壓殺數百人開棺臭聞數里（案近刻訛作月）公卿在位皆阿莽旨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

水經注　卷十九

作掘傅后冢二旬皆平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今其處積土猶高世謂之增墀又亦謂之堵皋俗亦謂之成帝初陵處所未詳也渭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冢次有碑左則涇水注之渭水又東逕鄭縣西孟蘢西郡之鄭從也渭水又東得白渠枝口又東與五丈渠合水出雲陽縣石門山謂之清水東南流逕黃嶔山西又南入殺祁縣歷原南出謂之濁水口東南流絕鄭渠又東南入高陵縣逕黃白城西本曲梁宮也南絕白渠屈而東流謂之曲梁水又東南逕高陵縣故

城北東南絕白渠濱又東南入萬年縣謂之五丈渠又逕藕原東東南流注于渭（案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後白渠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是也今無水下考其文義仍敘成國故渠其入渭在藕原之東南渠自西南東逕漢諸陵先武帝茂陵次昭帝平陵次成帝延陵次元帝渭陵次哀帝義陵次惠帝安陵次高帝長陵次景帝陽陵案三輔黃圖及記茂陵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義陵在扶風渭城西北原上去長安四十六里安陵在長安城北三十五里去長陵十里長陵亦去長安城三十五里陽陵在長安城東北四十五里注文前後錯亂今處其縣稱條貫可尋文以三輔黃圖諸陵里數參之無不附合）渭水右逕新豐縣故城北東與魚池水會水出麗山東北（案北近刻訛作此下又衍水字）

水經注　卷十九

本導源北流後秦始皇葬于山北水過而曲行東注北轉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汙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也（案池近刻訛作地）在秦皇陵東北五里周圍四里池水西北流逕始皇冢北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冢壙于麗戎之山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皇貪其美名因而葬焉斬山鑿石下錮三泉（案錮近刻訛作涸）以銅爲槨旁行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銀爲四瀆百川五嶽九州具地理之勢宮觀百官奇器珍寶充滿其中令匠作機弩有所穿近輒射之以人魚膏爲燈燭取其不滅者久之後宮無子者皆使殉葬甚衆墳高五丈周迴五里餘作者七十萬人積年方成而周章百萬之師已至其下乃使章邯領作者以禦難弗能禁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銷槨取銅牧人尋羊燒之火延九十日不能滅北對鴻門十里池水又西北流水之西南有溫泉世以療疾三秦記曰麗山西北有溫水祭則得入不祭則爛人肉俗云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生瘡（案近刻脫遊而忤其旨神女七字）始

皇謝之神女爲出溫水後人因以澡洗瘡張衡溫泉賦序曰余出驪山觀溫泉浴神井嘉洪澤之普施乃爲之賦云此湯也不使灼人形變矣池水又逕鴻門西又逕新豐縣故城東故驪戎地也高祖王關中太上皇思東歸故象舊里制茲新邑立城社樹枌榆令街庭若一分置豐民以實茲邑故名之爲新豐也漢靈帝建寧三年改爲都鄉封段熲爲侯國後立陰槃城其水際城北出世謂是水爲陰槃水（案城北近刻訛作北城）又（案近刻脫出字）北絕漕渠北注于渭（案渠北近刻訛作渠）渭水又東逕鴻門北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案近刻訛作阪下阪者也）右有鴻亭（案近刻訛作有鴻亭）漢書高祖將見項羽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采相繆（案近刻脫采字）或似龍或似雲非人臣之氣（案近刻作相）可誅之（案此下近刻有羨字）高祖會項羽范增目羽羽不應樊噲杖盾撞入人食豕肩于此羽壯之郡國志曰新豐縣東有鴻門亭者也郭緣生述征記（案此三字近刻脫）或云霸城南門曰鴻門也項羽將因會危高祖羽仁而弗斷范增謀而不納項伯終護高祖以獲免既抵霸上遣封漢王按漢書注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則霸上應百里按史記項伯夜馳告張良良與俱見高祖仍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爾今父老傳在霸城南門數十里于理爲得按緣生此記雖歷覽史漢述行途經見可謂學而不思矣今新豐縣故城東三里有坂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案城近刻訛作地）自新豐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舊停軍處東去新豐既遠何由項伯夜與張良共見高祖乎推此言之知緣生此記乖矣渭水又東石川水南注焉渭水又東戲水注之水出麗山馮公谷東北流又北逕麗戎城東春秋晉獻公五年伐之獲麗姬于是邑麗戎男國也姬姓秦之麗邑矣又北右總三川逕鴻門東又北逕戲亭東應劭曰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地隔諸縣不得爲湖縣西（案渭水右逕新豐縣故城北至此原本及近刻訛在南出待右下考鄭縣在今臨潼縣西北新豐故城在臨潼縣東北渭水逕鄭縣而東與新豐地相連此今改）正蘇林曰戲邑名在新豐東南四十里（案四近刻訛作三）孟康曰乃水名也今戲亭是也昔周幽王悅褒姒姒不笑王乃擊鼓舉烽以徵諸侯諸侯至（案近刻脫二諸侯字）而無寇褒姒乃笑王甚悅之及犬戎至王又舉烽以徵諸侯諸侯不至遂敗幽王于戲水之上身死于麗山之北故國語曰幽滅者也漢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爲初陵以爲非吉于霸曲亭南更營之（案近刻脫于字）鴻嘉元年于新豐戲鄉爲昌陵縣以奉初陵永始元年詔以昌陵卑下客土疏惡不可爲萬歲居其罷陵作令吏民反故徙將作大匠解萬年燉煌（案燉煌近刻訛作延）關中記曰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取土東山與粟同價所費巨萬積年無成即此處也戲水又北分爲二水並注渭水渭水又東泠水入焉水南出肺浮山蓋麗山連麓而異名也北會三川統歸一壑（案一近刻訛作二）歷陰槃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西水南出倒虎山（案西近刻訛作首又脫山字）西總五水單流逕秦步高宮東（案步下近刻衍注字）世名市丘城（案市近刻訛作立）歷新豐原東而北逕步壽宮西又北入渭渭水又東得西陽水又東得東陽水並南出廣鄉原北垂俱北入渭（案此原本及近刻訛在後戲縣令畢守君下今考文義乃敘戲水所逕首尾不得錯于東西之閒）渭水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南秦伐邽戎置邽戎于此有上邽故加下也渭水又東與竹水合水南出竹山北逕媚加谷（案媚近刻訛作嵋）歷廣鄉原東俗謂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得白渠口大始二年趙國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案首近刻訛作口）出于鄭渠南名曰白渠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案起近刻訛作在）即水所始也（案始近刻訛作治）東逕宜春城南又東南逕池陽城北枝瀆出焉東南歷藕原下（案歷近刻作逕）又東逕郭縣故城北（案近刻脫又東二字）東南入渭今無水白渠又東枝渠出焉東南逕高陵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左輔都尉治王莽之千春也太康地記謂之曰高陸也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四年（案近刻作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爲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大卜佐高魯夢客龜言（案魯近刻訛作曾）我將歸江南不遇死于秦魯于夢中自解曰（案魯近刻訛作曾）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爲謝玄破于淮肥自綸新城浮圖中秦亡國朗論矣又東逕櫟陽城北史記秦獻公二年城櫟陽自雍徙居之十八年爾金于是處也項羽以封司馬欣爲塞王按漢書高帝克關中始都之（案近刻脫克字）王莽之師亭也（案亭近刻訛作高）後漢建武二年封驃騎大將軍景丹爲侯國丹讓世祖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白渠又東逕秦孝公陵北又東南逕居陵城北蓮芍城南又東注金氏陂又東南注于渭故漢書溝洫志曰白

渠首起谷口（案近刻脫口字）尾入櫟陽是也今無水（案渭水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南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前分卑亭之名者也下考下邽故城在今渭南縣東北鄭縣之西不得雜入成國渠中今改正）

又東過鄭縣北

渭水又東逕鄭縣故城北故鄭舊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闞駰曰蕃在鄭西然則今鄭城是矣俗名之赤城水曰赤水非也苻健入秦據此城以抗杜洪小赤水卽山海經之灌水也水出石脆之山北逕蕭加谷于孤柏原西（案柏近刻訛作相）東北流與禺水合（案禺近刻訛作[illegible]）水出英山北流與招水相得（案[illegible]）亂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案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illegible]）渭水又東西石橋水南出馬嶺山積石據其東麓山距其西源泉上通懸流數十與華嶽同體其水北逕鄭城西水上有石橋雖崩褫舊跡猶存東去鄭城十里故世以橋名水也而北流注于渭闞駰謂之新鄭水渭水又東逕鄭縣故城北史記秦武公十年縣之鄭桓公友之故邑也漢書薛瓚注言周自穆王已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敗虢儈又滅遂居其地國于鄭父之丘是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余按遷史記考春秋國語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鄭又春秋國語並言桓公爲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于史伯而寄帑與賄于虢儈之間幽王霣于戲（案近刻訛作[illegible]）鄭桓公死之平王東遷鄭武公輔王室滅虢儈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乃遷封于彼（案乃近刻訛作[illegible]）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謂公孫獲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其能與許爭乎是指新鄭

為言矣（案是下近刻衍其字）然班固應劭鄭玄皇甫謐裴頠王隱闞駰及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爲友之始封（案此下近刻有也字）賢于薛瓚之單說也無宜違正經而從逸錄矣赤眉樊崇于鄭北設壇（案鄭近刻訛作鄉）祀城陽景王而尊右校卒史劉俠卿牧牛兒盆子爲帝年十五被髮徒跣爲具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簡見衆人拜恐畏欲啼號年建世後月餘乘白蓋小車與崇及尚書一人相隨向鄭北渡渭水卽此處也城南山北有五部神廟東南向華嶽廟前有碑後漢光和四年鄭縣令河東裴畢字君先立（案渭水又東西石橋水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illegible]流入于渭下考西石橋水在鄭城十里西渭灌水而得名灌水在華陰之東今改正）渭水又東與東石橋水會（案近刻脫東字）故沈水也水南出馬嶺山北流逕武平城東按地理志左馮翊有武城縣王莽之桓城也石橋水又逕鄭城東水有故石梁述征記曰鄭城東西十四里（案近刻脫西字）各有石梁者也又北逕沈陽城北（案近刻脫陽字）注于渭（案近刻脫此三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沈陽縣王莽更之曰制昌也蓋藉水以取稱矣渭水又東敷水注之水南出石山之敷谷北逕告平城東耆舊所傳言武王伐紂告太平于此故城得厥名非所詳也敷水又北逕集靈宮西地理志曰華陰縣有集靈宮武帝起故張昶華嶽碑稱漢武慕其靈築宮在其後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稠餘水注之（案近刻脫稠字）水南出稠餘山之陰（案稠近刻訛作調）北流入于渭俗謂之宣水也渭水又東合黃酸之水世名之爲千渠水（案千近刻訛作于）水南出升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逕平舒城北城側枕渭濱半破淪水南面通衢昔秦始皇之將亡也江神素車白馬道華山下返璧于

華陰平舒道曰爲遺鎬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卽江神返璧處也渭水之陽卽懷德縣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卽懷德縣故城也世謂之高陽城非矣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卽夏后鑄九鼎處也王莽更縣曰德驩渭水又東逕長城北長澗水注之水南出太華之山側長城東而北流注于渭水史記秦孝公元年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

又東過華陰縣北

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也（案近刻訛作焉）曹瞞傳曰操與馬超隔渭水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地多沙不可築城婁子伯說今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宿而成操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作城比明城立（案近刻脫此三字）于是水之次也渭水逕縣故城北春秋之陰晉也秦惠文王五年改曰寧秦漢高帝八年更名華陰王莽之華壇也（案壇近刻訛作亶）縣有華山山海經曰其高五千仞削成而四方遠而望之又若華狀西南有小華山也韓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鉤梯上華山以節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是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山（案近刻脫山字）見父與數人博于石上敕度世令還（案近刻還下重一山字）故能懷靈抱異耳山上有二泉東西分流至若山雨滂湃洪津泛灑挂溜騰虛直瀉山下有漢文帝廟（案近刻訛作漢文帝三廟）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漢鎮遠將軍段煨更脩祠堂碑文漢給事黃門侍郎張

沮造祀白書之文帝(案近刻訛作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存垂名海內(案垂近刻訛作垂)又刊侍中司隸校尉鍾繇弘農太守毋丘儉姓名磨六行鬱然脩平(案脩近刻訛作循)是太康八年弘農太守河東衛叔始為華陰令河東裴仲恂役其逸力脩立壇廟夾道樹柏迄于山陰事見永興元年華山石所造碑渭水又東沙渠水注之水出南山北流西北入長城(案近刻訛作長安城)城自華山北達于河(案達近刻訛作逕)華嶽銘曰秦晉爭其祠立城建其左者也郭著述征記指證魏之立長城長城在後不得在斯斯為非矣(案近刻脫一斯字)渠水又北注于渭(案渭水又東與石橋水會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前漢鄉原北垂俱北入渭下考石橋水逕鄭城東而廣鄉原在今渭南縣東南于城遠後今改正)三秦記曰長城北有平原廣數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尺(案此二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前亦曰長山也下長城訛作長安城考上言長城自華陰達于河即今華陰縣東長城遺址是也近華山之麓故地高而井深不得雜入成國渠中今改正)渭水又東逕定城北西征記曰城因原立(案近刻訛作土)述征記曰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渭水又東泥泉水注之水出南山靈谷而北流注于渭水也(案而下近刻衍泉字)渭水又東合沙渠

水經注 卷十九

水(案渠近刻作溝)水即符禺之水也(案禺近刻訛作愚)南出符石(案渭水又東逕定城北至此原本及近刻即接渠水又北注于渭下)又逕符禺之山北流入于渭(案此十一字原本訛在長安城北門下朱謀㙔本訛在灌水又北注于渭下符禹訛作頌悉考其文義係錯禺之水所移今改正)

東入于河

春秋之渭汭也左傳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隧服虔曰隧謂汭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云汭入也呂忱云汭者水相入也水會即船司空所在矣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服虔曰縣名都官

三輔黃圖有船庫官後改為縣王莽之船利者也

水經注 卷十九

水經注卷二十

後魏 酈道元 撰

漾水 丹水

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

常璩華陽國志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西縣嶓冢山(案西縣二字近刻脫)會白水逕葭萌入漢(案白水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一泉字今改正)始源曰沔按沔水出東狼谷逕沮縣入漢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

水經注 卷二十

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劉澄之云有水從阿陽縣(案阿近刻訛作河)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雍又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葭萌谷越野牛逕至關城(案關近刻訛作闕)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又曰始源曰沔是以經云漾水出氐道縣東至沮縣為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診其沿注似與三說相符而未極西漢之源矣然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者義或在茲矣班固地理志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並言漢有二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之嶓冢山闞駰云漢或為漾漾水出昆侖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為漾水又言隴西西縣(案近刻脫一西字)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魏白水又云漾水出獂道東至武都入漢許慎呂忱並言漾水出隴西獂道東至武都為漢水不言氐道然獂道在冀之西北(案獂道冀前漢並屬天水後漢並屬漢陽)又隔諸川無水南入疑出獂道之為謬矣又云漢漾也東為滄浪水山海經曰嶓冢

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江然東西兩川俱出
嶓冢而同為漢水者也孔安國曰泉始出為漾其猶
蒙耳而常璩專為漾山漾水當是作者附而為山水
之殊目矣余按山海經漾水出昆侖西北隅而南流
注于醜塗之水穆天子傳曰天子自舂山西征至于
赤烏氏己卯北征庚辰濟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曹
奴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案近刻脫曹奴二字人上有之字）乃獻
良馬九百牛羊七千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賜之
黃金之鹿戲乃膜拜而受余以太和中從高祖北巡
狄人猶有此獻雖古今世殊而所貢不異然川流隱
伏卒難詳照地理潛閟變通無方復不可全言闕氏
之非也雖津流派別枝渠勢懸原始要終潛流或一
故俱受漢漾之名納方土之稱是其有漢川漢陽廣
漢漢壽之號或因其始或據其終縱異名互見猶為
漢漾矣川共目殊或亦在斯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
所導也然微涓細注若通幂雁津注而已西流與馬
池水合水出上邽西南六十餘里謂之龍淵水言神
馬出水事同余吾來淵之異故因名焉闞山圖曰隴

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即是水也其水西流謂
之馬池川又西流入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流左得
蘭渠溪水次西有山黎谷水次西有鐵谷水次西有
石耽谷水次西有南谷水並出南山揚湍北注右得
高望谷水次西得西溪水次西得黃花谷水咸出北
山飛波南入西漢水又西南資水注之水北出資川
導源四壑南至資峽總為一水出峽西南流注西漢
水西漢水又西南得峽石水口水出苑亭西草黑谷
三溪西南至峽石口合為一瀆東南流屈而南注西

漢水西漢水又西南合楊廉川水水出西谷眾川瀉
流合成一川東南流逕西縣故城北秦莊公伐西戎
破之周宣王與其先大駱犬丘之地（案近刻脫先字）為西垂
大夫亦西垂宮也（案宮近刻訛作官）王莽之西治矣建武八
年世祖至阿陽（案阿陽近刻訛作陽河）竇融等悉會天水震動
隗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廣死囂愁窮城守時潁
川賊起車駕東歸留吳漢岑彭圍囂岑等壅西谷水
以縑幔盛土為堤灌城城未沒丈餘水穿壅不行地
中數丈涌出故城不壞王元請蜀救至（案近刻脫王元二字）漢

等退還上邽但廝廉字相狀後人因以人名名之故
習訛為楊廉也（案楊近刻作陽）置楊廉縣焉又東南流右會
茅川水水出西南戎溪東北流逕戎丘城南吳漢之
圍西城王捷登城向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
無二心願諸將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刎頸而死又
東北流注西谷水亂流東南入于西漢水西漢水又
西南逕始昌峽（案近刻此下有始昌峽城西六字係衍文重出）晉書地道
記曰天水始昌縣故城西也亦曰清崖峽西漢水又
西南逕宕備戍南左則宕備水自東南西北注之右
則鹽官水南入焉水北有鹽官（案近刻脫北字）在嶓冢西五
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
縣有鹽官是也其水東南逕宕備戍西東南入漢水
漢水又西南合左谷水水出南山窮溪北注漢水又
西南闞阜（案阜近刻訛作卑宋本亦作阜）水出西北五交谷（案出下近刻衍
字）東南歷祁山軍東南入漢水漢水又西南逕祁山
軍南雞水南出雞谷（案南出近刻訛作出南）北逕水南縣西北
流注于漢漢水又西逕安川水入焉其水導源建威
西北山白石戍東南二源合注（案近刻脫下注字）東逕建威

城南又東與蘭坑水會水出西南近溪東北逕蘭坑
城西東北流注建安水建安水又東逕蘭坑城北建
安城南其地故西縣之歷城也楊定自隴右徙治歷
城即此處也去仇池百二十里後改為建安城其水
又東合錯水水出錯水戍東南而東北入建安水建
安水又東北有雉尾谷水又東北有太谷水又北有
小祁山水並出東溪揚波西注又北左會胡谷水水
西出胡谷東逕金盤歷城二軍北軍在水南層山上
其水又東注建安水建安水又東北逕塞峽元嘉十
九年宋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伐楊難當難當將
妻子北奔（案近刻脫難當二字）安西參軍魯尚期（案尚近刻訛作將）追
出塞峽即是峽矣左山側有石穴洞人言潛通下辨
所未詳也其水出峽西北流注漢水漢水北連山秀
舉羅峰競峙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山上有城
極為巖固昔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漢水逕其南
城南三里有亮故壘壘之左右猶豐茂宿草蓋亮所
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開山圖曰漢陽西南
有祁山蹊徑逶迤（案蹊近刻訛作溪）山高巖險九州之名阻

天下之奇峻今此山于眾阜之中亦非為傑矣漢水
又西南與甲谷水合水出西南甲谷東北流注漢水
漢水又西逕南岈北岈中（案近刻訛作南岈北岈之中六字）上下有
二城相對左右墳壟低昂亘山被阜古諺云南岈北
岈萬有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縣五百里（案去
近刻誤作出祁山脫去字）有民萬戶矚其丘墟信為殷矣漢水西
南逕武植戍南武植戍水發北山二源奇發合于安
民戍南又南逕武植戍西而西南流注于漢水漢水
又西南逕平襄戍南又西南與水注之水出北山南

逕其戍西南入漢水漢水又西逕蘭倉城南又南右會兩溪俱出西山東流注于漢水漢水張華博物志云溫水出鳥鼠山下注漢水疑是此水而非所詳也漢水又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世俗名之為階陵水（案近刻世上衍水字）非也漢水又東南得北谷水又東南得武街水（案近刻脫谷水作）又東南得倉谷水右三水並出西溪東流注漢水漢水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絕壁峭峙孤險雲高望之形若覆唾壺（案近刻脫壺字下衍其字）高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迴開山圖謂之仇夷

所謂積石嵯峨嶔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為號山上豐水泉所謂清泉湧沸潤氣上流者也漢武帝元鼎六年開以為武都郡天池大澤在西故以都為目矣（案近刻訛以字）王莽更名樂平郡縣曰循虜（案此下近刻衍縣字）常璩范曄云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頃即指此也左右悉白馬氐矣漢獻帝建安中有天水氐楊騰者世居隴右為氐大帥子駒勇健多計徙居仇池魏拜為百頃氏王漢水又東合洛谷水水有二源（案近刻訛作洛谷谷有二源）同注一壑逕神蛇戍西（案近刻而合字逕訛作於下同）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馴良不為物毒洛谷水又南逕虎墟戍東又南逕仇池郡西瞿堆東西南入漢水漢水又東合洛溪水（案近刻洛溪訛作濁下同）水北發洛谷南逕威武戍南又西南與龍門水合水出西北龍門谷東流與橫水會東北窮溪即水源也又南逕龍門戍東又東南入洛溪水又東南逕上祿縣故城西脩源濬導逕引北溪南總兩川單流納漢漢水又東南逕濁水城南又東南會平樂水水出武街東北四十五里更馳南溪導源東北流山側有甘

泉涌波飛清（案近刻訛作流）下注平樂水（案近刻樂訛作洛下同）又逕甘泉戍南又東逕平樂戍南又東入漢謂之會口漢水東南逕脩城道南與脩水合水總二源東北合漢漢水又東南于槃頭郡南與濁水合水出濁城北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其水北出丁令谷南逕武街城西東南入濁水濁水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李琀（案近刻琀訛作倉）李稚（案近刻稚訛作推）以氐王楊難敵妻死葬陰平（案近刻楊難敵訛作擁堅）襲武街為氐所殺于此矣今廣業郡治（案魏書地形志槃頭郡廣業郡皆屬東益州後凡數見又云東益州之廣業郡宋漢卑千其下並云宋本作廣漢蓋此書為宋人□□者甚多故宋本亦往往不足據證）濁水又東宏休水注之水出北溪（案近刻訛作水北出溪）南逕武街城東而南流注于濁水濁水又東逕白石縣南續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峽中白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春夏輒濱溢敗壞城郭詡使燒石以醯灌之（案近刻醯作醢水）石皆碎裂因鐫去焉遂無泛溢之害濁水即白水之異名也濁水又東南逕陽水（案近刻陽訛作隰下同）北出埿谷南逕白石縣東而南入濁水濁水又東南與仇鳩水合水發鳩溪南逕河池縣故城西王莽之樂

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濁水濁水又東南與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逕河池戍東西南入濁水濁水又東南（案近刻脫又字）兩當水注之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城東魏征仇池築以置戍與馬鞍山水合水東出馬鞍山歷谷西流至故道城東西入故道水西南流北川水注之水出北谿櫪山南南流逕卑倉城下南至困冢川入故道水故道水又西南歷廣香交合廣香川水水出南田縣利喬山南流至廣香川謂之廣香川水又

南注故道水謂之廣香交故道水又西南入秦岡山尚婆水注之山高入雲遠望增狀若嶺紆曦軒峰柱月駕矣（案近刻駐訛作柱）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聖女神至于福應愆違方俗是祈水源北出利喬山南逕尚婆川謂之尚婆水歷兩當縣之尚婆城南魏故道郡治也西南至秦岡山（案近刻脫秦岡二字）入故道水故道水又右會黃盧山水（案近刻右訛作有會訛作合）水出西北天水郡黃盧山腹歷谷南流交注故道水故道水南入東益州之

廣業郡界（案近刻作廣漢乃後人妄改）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水上承武都沮縣之沮水瀆西南流注于兩當溪虞詡為郡漕穀布在沮從沮縣至下辨山道險絕水中多石舟車不通驢馬負運僦五致一詡乃于沮受僦直約自致之即將吏民按行皆燒石樹木開漕船道水運通利歲省萬計以其僦廩與吏士年四十餘萬也又西南注于濁水濁水南逕槃頭郡東而南合鳳溪水水上承濁水于廣業郡（案近刻廣業亦訛作廣漢）南逕鳳溪中有二石雙高其形若闕漢世有鳳凰止焉（案止近刻作王脫焉字）故謂之鳳凰臺北去郡三里水出臺下東南流左注濁水濁水又南注漢水漢水又東南歷漢曲逕挾崖與挾崖水合水西出擔潭交（案近刻擔訛作檐）東流入漢水漢水又東逕武興城南又東南與北谷水合水出武興東北而西南逕武興城北謂之北谷水南轉逕其城東而南與一水合水出東溪西流注北谷水又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南逕關城北除水出西北除溪東南流入于漢漢水又西南逕通谷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為西漢水漢水又

西南寒水注之水東出寒川西流入漢漢水又西逕石亭戍廣平水西出百頃川東南流注漢又有平阿水出東山西流注漢水漢水又逕晉壽城西而南合漢壽水水源出東山西逕東晉壽故城南而西南入于漢水也

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案廣魏朱謀㙔云宋本作廣漢今考水經乃三國魏時所撰宋人疑說以爲漢來穀故改作漢耳永樂大典內之本仍作廣魏蓋舊本相承如是）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

白水西北出于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又西南入白水白水又東逕洛和城南洛和水西南出和溪東北流逕南黑水城西而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又東南與大夷祝水合水出夷祝城西南窮溪（案南下近刻衍而字）北注夷水又東北合羊洪水水出東南羊溪西北逕夷祝城東又西北流屈而東北注于夷水夷水又東北入白水白水又東與安昌水會水源發衞大西溪東南逕鄧至安昌郡南又東南合無累水無累水出東北近溪西南入安昌水安昌水又東南入白水白水又東南入陰平得東維水水出西北維谷東南逕維城西東南入白水白水又東南逕陰平道故城南（案近刻脫道字）王莽更名摧虜矣即廣漢之北部也廣漢屬國都尉治漢安帝永初三年（案安帝近刻訛作平帝）分廣漢蠻夷置又有白馬水（案近刻脫又字）出長松縣西南白馬溪（案南下近刻衍而字溪訛作谿）東北逕長松縣北而東北注白水白水又東逕陰平大城北蓋其渠帥自故城徙居也白水又東偃溪水出西南偃溪東北流逕偃城西而東北流入白水白水又東逕偃城北又東北逕橋頭昔姜維之將還蜀也雍州刺史諸葛緒邀之于此後期不及故維得保劍閣而鍾會不能入也白水又與羌水合自下羌水又得其通稱矣白水又東逕郭公城南昔郭淮之攻廖化于陰平也築之故因名焉白水又東雍川水出西南雍溪（案溪近刻訛作漢）東北注白水白水又東合空冷水水發西南窮谷即川源也白水又東南與南五部水會水有二源西源出五部溪東南流東源出鄭谷西南合注白水（案合下近刻衍南字）白水又東南逕建昌郡東（案昌近刻訛作縣）而北與一水合二源同注共成一溪（案一近刻訛作三）西南流入于白水白水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即白水郡治也經云漢水出其西非也白水又東南與西谷水相得水出西溪東流逕白水城南東南入白水白水又南左會東流水東入檻溪（案檻溪近刻脫檻字）便即水源也白水又南逕武興城東（案近刻脫武字）又東南左得刺稽水口溪東北出便水源矣白水又東南清水左注之庾仲雍曰清水自祁山來合白水斯爲孟溟也水出于平武郡東北鴨累亘下南逕平武城東屈逕其城南又西歷平洛郡東南屈而南逕南陽僑郡東北又東南逕新巴縣東北又東南逕始平僑郡南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張載銘曰一人守險萬夫趑趄信然故李特至劍閣而歎曰劉氏有如此地而面縛于人豈不奴才也小劍水西南出劍谷東北流逕其戍下入清水清水又東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于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西晉壽即蜀王弟葭萌所封爲苴侯邑故遂名城爲葭萌矣（案近刻脫名字）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水有津關段元章善風角弟子歸元章封筒藥授之（案筒近刻訛作筩）曰路有急難開之生到葭萌從者與津吏諍打傷開筒得書言其破頭者（案近刻脫筒得書言五字）可以此藥裹之生乃歎服還卒業焉亦廉叔度抱父柩自沉處也

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

巴西郡治也劉璋之分三巴此其一焉闞駰曰彊水出陰平西北彊山一曰彊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敗之于彊川即是水也（案近刻脫之字水字）其水東北逕武都陰平梓潼南安入漢水漢水又東南逕津渠戍東又南逕閬中縣東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昔劉璋之攻霍峻于葭萌也自此水上[illegible]飛于此縣漢水又東南得東水口水出巴嶺南歷獠中謂之東遊水李壽之時獠自牂柯北入所在諸郡布滿山谷其水西南逕宋熙郡東又東南逕始平城東（案近刻脫城字）又東南逕巴西郡東又東入漢水漢水又東與濩溪水合水出獠中世亦謂之爲清水也東南流注漢水漢水又東南逕宕渠縣東又東南合宕渠水水西北出南鄭縣巴嶺（案南鄭縣近刻訛作鄭縣南）與槃余水同源派注南流謂之北水東南流與難江水合水出東北小巴山（案近刻脫小字）西南注之又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于漢（案近刻脫于字）

又東南過江州縣東（案近刻訛作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十字蓋因上注有又東南入漢句遂致訛）東南入于江（案近刻脫南字）

涪水注之庾仲雍所謂涪內水者也（案近刻庾訛作故嚴□字）

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領山

一名高豬嶺也（案近刻脫一字訛作山）丹水東南流與清池水
合水源東北出清池山西南流入于丹水
東南過其縣南
縣故屬京兆晉分爲郡地道記曰郡在洛上故以爲
名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
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案本源二字近刻作楚水）昔
四皓隱于楚山即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于四皓廟
東又東逕高車嶺南翼帶衆流北轉入丹水（案近刻脫水字）
嶺上有四皓廟丹水自倉野又東歷菟和山即春秋

所謂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者也
又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于丹水縣入于均（案原本及近刻均訛作泊今改正均水見卷二十九）
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闞駰竝以
爲上洛商縣也殷商之名（案商近刻訛作湯）起于此矣丹水
自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關應劭曰秦之南關
也通南陽郡春秋左傳哀公四年楚左司馬眅謂陰
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不然將通
于少習以聽命者也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漢
祖下析酈（案析近刻訛作淅下同）攻武關文穎曰武關在析縣
西百七十里弘農界也丹水又東南流入臼口歷其
戍下又東南析水出析縣西北弘農盧氏縣大嵩山
南流逕脩陽縣故城北縣即析之北鄉也又東入析
縣流結成潭謂之龍淵清潔神異耆舊傳云漢祖入
關逕觀是潭其下若有府舍焉事既非恒難以詳矣
其水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昭
公十八年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是也郭仲產云相
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余按史記（案近刻脫記字）楚襄王

元年秦出武關斬衆五萬取析十五城漢祖入關亦
言下析酈非無城之言脩之則可矣（案脩近刻訛作循）析水
又歷其縣東王莽更名縣爲君亭也（案君近刻訛作古）而南
流入丹水縣注于丹水故丹水會均有析口之稱丹
水又東南逕一故城南名曰三戶城昔漢祖入關王
陵起兵丹水以歸漢祖此城疑陵所築也丹水又逕
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昔楚申
息之師所戍也春秋之三戶矣杜預曰縣北有三戶
亭竹書紀年曰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郛者是也水
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赤光上照如
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淵
中丹水東南流至其縣南黃水北出芬山黃谷（案出芬山近刻訛作出北芬山）
南逕丹水縣南注丹水（案近刻訛作于字）黃水
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繢彩奮發煥若墨故謂之墨
山今河南新安縣有石墨山斯其類也丹水南有丹
崖山山悉赬壁霞舉若紅雲秀天二岫更爲殊觀矣
丹水又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漢建安中割南陽右
壤爲南鄉郡逮晉封宣帝孫暢爲順陽王因立爲順

陽郡（案近刻訛作爲立）而南鄉爲縣舊治鄼城（案治近刻訛作始）
永嘉中丹水浸沒至永和中徙治南鄉故城城南門
外舊有郡社柏樹大三十圍蕭欣爲郡伐之言有大
蛇從樹腹中墜下大數圍長三丈羣小蛇數十隨入
南山聲如風雨伐樹之前見夢于欣欣不以措意及
伐之更少日果死丹水又東逕南鄉縣北興寧末太
守王靡之改築今城城北半據在水中左右夾澗深
長及春夏水漲望若孤洲矣城前有晉順陽太守丁
穆碑郡民范甯立之丹水逕流兩縣之間歷于中之

北所謂商於者也故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
六百里謂以此矣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
南蠻即此水也又南合均水謂之析口（案口近刻訛作水）

水經注卷二十一

後魏 酈道元 撰

汝水

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

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卽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盂山又言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並異名也余以永平中蒙除魯陽太守會上臺下列山川圖以方誌參差遂令尋其源流此等既非學徒難以取悉既在逕見（案逕近刻訛作邇）不容不述

今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盂山蒙柏谷（案蒙近刻訛作黄）巖鄣深高山岫邃密石徑崎嶇人跡裁交西卽盧氏界也其水東北流逕太和城西又東流逕其城北左右深松列植（案近刻脫松列二字）筠柏交蔭尹公度之所棲神處也又東屈逕堯山西嶺下水流兩分一水東逕堯山南爲滍水也卽經所言滍水出堯山矣一水東北出爲汝水歷蒙柏谷左右岫壑爭深山阜競高夾水層松茂柏傾山蔭渚故世人以名也津流不已北歷長白沙口狐白溪水注之夾岸沙漲若雪因以取名其水南出狐白川北流注汝水汝水又東北趣狼皐山者也

東南過其縣北

汝水自狼皐山東出峽謂之汝阨也東歷麻解城北故郟鄏城也謂之蠻中左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者也杜預曰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俗以爲麻解城（案此下近刻衍非也二字）蓋蠻麻讀聲近故也汝水又逕周平城南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南者也汝水又東與三屯谷水合水

出南山北流逕石碣東（案碣近刻訛作𥔎）碣側刊云河南界又有一碣題言洛陽南界碑柱相對既無年月竟不知何代所表也其水又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東與廣成澤水合水出狼皐山北澤中安帝永初元年以廣成遊獵地假與貧民元初二年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于時馬融以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作廣成頌云大漢之初基也揆厥靈囿（案近刻訛作圖）營于南郊右矕三塗左枕嵩嶽面據衡陰背箕王屋浸以波溠演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其水自澤東南流逕溫泉南與溫泉水合溫水數源揚波于川左泉上華宇連蔭茨甓交拒（案拒近刻訛作炬）方塘石沼（案近刻脫方塘二字）錯落其間頤道者多歸之其水東南流注廣成澤水澤水又東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得魯公水口水上承陽人城東魯公陂城古梁之陽人聚也秦滅東周徙其君于此陂水東南流合于瀾水水出北山（案北近刻訛作兆）南流注之又亂流注于汝水汝水之右有霍陽

聚汝水逕其北東合霍陽山水水出南山杜預曰河南梁縣有霍山者也其水東北流逕霍陽聚東世謂之華浮城非也春秋左傳哀公四年楚侵梁及霍服虔曰梁霍周南鄙也建武二年世祖遣征虜將軍祭遵攻蠻中山賊張滿時厭新柏華餘賊合攻得霍陽聚卽此霍陽山水又逕梁城西按春秋周小邑也于戰國爲南梁矣故經云汝水逕其縣北俗謂之治城非也以北有注城故也今置治城縣治霍陽山水又東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左合三里水水北出梁縣西北而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故嵬狐聚也地理志云秦滅西周徙其君于此因乃縣之杜預曰河南縣西南有梁城卽是縣也水又東南逕注城南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史記魏文侯三十二年敗秦于注者也又與一水合水發注城東坂下東南流注三里水三里水又亂流入于汝汝水又東逕成安縣故城北按地理志潁川郡有成安縣侯國也史記建元以來功臣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五年校尉韓千

秋擊南越死封其子韓延年爲成安侯卽此邑矣世謂之白泉城非也俗謬耳汝水又東爲周公渡稽承休之徽號而有周公之嘉稱也汝水又東黃水注之水出梁山東南逕周承休縣故城東爲承休水縣故子南國也漢武帝元鼎四年幸洛陽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孼子嘉封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案魏近刻訛作衛）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初元五年爲周承休邑地理志曰侯國也元帝置元始二年更曰鄭公王莽之嘉美也（案美近刻訛作羙）故汝渡有周公之名蓋藉邑以納稱世謂之黃城（案世近刻訛作也）水曰黃水皆非也其水又東南逕白茅臺東又南逕梁[illegible]鄉西世謂之期城非也按後漢書（案近刻脫後字）世祖自潁川往梁[illegible]鄉馮魴先詣行所卽是邑也水積爲陂世謂之黃陂東轉逕其城南東流右合汝水

又東南過潁川郟縣南（案近刻脫過字）

汝水又東與張磨泉合水發北阜春夏水盛則南注汝水汝水又東分爲西長湖湖水南北五十餘步東西三百步汝水又東邑潤水北出大劉山南逕木蓼堆東案木近刻訛作水郟城西南流入于汝汝水又右迤爲湖湖水南北八九十步東西四五百步俗謂之東長湖湖水下入汝古養水也水出魯陽縣北將孤山北長岡下數泉俱發東歷永仁三堆南又東逕沙川世謂之沙水歷山符壘北又東逕沙亭南故養陰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襄城有養陰里京相璠曰在襄城郟縣西南養水名也俗以是水爲沙水故亦名之爲沙城非也又城處水之陽而以陰爲稱更用惑焉但流襍間居裂溉互移致令川渠異容津途改狀故物望疑於又右會湛水水出犨公壘西六十許步蓋漢祖入關往征是由故地擅斯目矣其水東北注養水養水又東北入東長湖亂流注汝水也案近刻脫流字汝水又逕郟縣故城南春秋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瑕之所城也汝水注之水出魯陽縣之將孤山東南流許慎云水出南陽魯陽案南陽近刻脫陽字入父城從水敖聲

呂忱字林亦言在魯陽澈水東入父城縣與桓水會案桓近刻作柏水出魯陽北山水有二源奇導于賈復城合爲一瀆逕賈復城北復南擊郾所築也俗語訛謬謂之寡婦城水曰寡婦水此瀆案此近刻訛作北水有窮通故有枯泉之稱焉其水東北流至父城縣北右注澈水亂流又東北至郟入汝汝水又東南左合藍水水出陽翟縣重嶺山東南流逕紀氏城西有層臺案層近刻訛作增謂之紀氏臺案謂近刻訛作記脫之字續漢書曰世祖車駕西征盜賊悉起郟令馮魴爲賊延褒所攻力屈上詣紀氏羣賊自降即是處在郟城東北十餘里其水又東南流逕黃阜東而南入汝水汝水又東南流與白溝水合案近刻與下衍又字水出夏亭城西案水出下近刻衍亭城西而南逕六字又南逕龍城西城西北即摩陂也縱廣可十五里魏青龍元年有龍見于郟之摩陂明帝幸陂觀龍于是改摩陂曰龍陂其城曰龍城其水又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南與龍山水會水出龍山龍溪北流際父城縣故城東昔楚平王大城城父以居太子建故杜預曰即襄城之父城縣也案原本訛作即襄城之城父縣也近刻又脫縣字左傳集

解今本亦誤考楚之城父邑漢置縣改曰父城屬潁川郡晉屬襄城郡觀晉襄郡有城父縣屬沛者是誤城郡漢晉皆不稱城父也今改正馮異據之以降世祖用報巾車之恩也其水又東北流與二水合俱出龍山北流注之又東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王隱晉書地道記曰楚靈王築劉向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服翠衣帶玉佩徙倚于流水之上即是水也楚大夫莊辛所說處後乃縣之呂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義爲侯國王莽更名相成也黃帝嘗遇牧童于其對故稱叔夜讚曰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憩茲邦也其城南對氾城周襄王出鄭居氾即是此城也春秋襄公二十六年楚伐鄭涉氾而歸杜預曰涉汝水于氾城下也晉襄城郡治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今置關于其下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東觀漢記曰車騎馬防以前參藥勤勞省闥增封侯國襄城羹亭千二百五十戶即此亭也汝水又東南逕繁丘城南而東南出也

又東南過定陵縣北

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方五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報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水北悉枕翼山阜于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也湛水又東南逕蒲城北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也湛水又東案湛近刻訛作漢于汝水九曲北東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爲湛水矣周禮荊州其浸潁湛鄭玄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汝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漢成帝元延三年封衛尉淳于長爲侯國王莽更之曰定城矣案近刻脫曰字東觀漢記曰光武擊王莽二公還到汝水上于渥以手飲水澡頰塵垢謂傅俊曰今日疲倦諸君寧備也即是水也水右則滍水左入焉左則百尺溝出矣溝水夾岸竹崇亦謂之爲百尺堤也自定陵城北通潁水于襄城縣潁盛則南播汝泆則北注溝之東有澄潭號曰龍淵在汝北四里

許南北百步東西二百步水至淸深常不耗竭案常近刻訛作嘗佳饒魚筍湖溢則東注漸水矣汝水又東南昆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唐山東南流逕昆陽縣故城西更始元年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案近刻脫者字選練武衞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又驅諸獷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世祖以數千兵徼之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入昆陽世祖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與十三騎出城南門收兵于郾尋邑圍城數十重

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案近刻脫中字）積弩亂發矢下如雨
城中人負戶而汲王尋請降不許世祖師營部俱進
頻破之乘勝以敢死三千人徑衝尋邑兵敗其中堅
于是水之上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
震呼動天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莽兵大潰昆水又
屈逕其城南世祖建武中封侍中傅俊爲侯國故後
漢郡國志有昆陽縣蓋藉水以氏縣也昆水又東逕
定陵城南又東注汝水汝水又東南逕奇領城西北
今南潁川郡治也濆水出焉世亦謂之大㶏水爾雅

曰河有雍汝有濆然則濆者汝別也故其下夾水之
邑猶流汝陽之名是或濆㶏之聲相近矣亦或下合
㶏潁兼統厥稱耳（案近刻作矣）

又東南過郾縣北

汝水逕奇領城西南　南流其城衿帶兩水側背違流
汝水又東南流逕郾縣故城北故魏下邑也史記楚
昭陽伐魏取郾是也汝水又東得醴水口（案近刻訛作口水）
水出南陽雉縣（案近刻訛作山）亦云導源雉衡山即山海經
云衡山也郭景純以爲南岳非也馬融廣成頌曰面
據衡陰指謂是山在雉縣界故世謂之雉衡山依山
海經不言有水（案此下近刻衍焉字）然醴水東流歷唐山下即
高鳳所隱之山也醴水又東南與皐水合水發皐山
郭景純言或作章山（案近刻脫言字）東流注于醴水醴水又
東南逕唐城北南入城而西流出城城蓋因山以即
稱矣醴水又屈而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
十五年許遷于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强
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
或作方字（案字近刻訛作城此四字亦注中之小注）唐勒奏土論曰我是

楚也（案此部有衍誤）世稱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
號曰萬城也余按春秋屈完之在召陵對齊侯曰楚
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
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高（案近刻脫高字）號曰葉公城即子
高之故邑也葉公好龍神龍下之河東王喬之爲葉
令也每月望常自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
顯宗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
飛來于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乃詔尚方
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
下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後天下玉棺于堂前吏民
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飾
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于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
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立廟號葉君
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民祈禱無不如應若
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
復聲焉或云即古仙人王喬也是以干氏書之于神
化醴水又逕其城東與燒車水合水西出苦菜山東
流側葉城南而下注醴水醴水又東逕葉公廟北廟

前有沈子高諸梁碑（案沈近刻訛作公）舊秦漢之世廟道有
雙闕几筵黃巾之亂殘毀頹闕魏太和景初中令長
脩飾舊宇後長沙南陳瑞以正始元年立碑碑字破
落遺文殆存事見其碑醴水又東與葉西陂水會縣
南有方城山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者也山有
湧泉北流畜之以爲陂陂塘方二里（案塘近刻作陂）陂水散
流又東逕葉城南而東北注醴水醴水又東注葉陂
陂東西十里南北七里二陂並諸梁之所堨也陂水
又東逕㵲陽縣故城北又東逕定陵城南東與荒溝

水合其水導源葉縣東逕㵲陽城北又東逕定陵縣
南又東南流注醴其水逕流昆醴之間纏絡四縣之
中疑即呂忱所謂𣵠水也（案𣵠近刻作混）今于定陵更無別
水惟是水可當之醴水東逕郾縣故城南左入汝山
海經曰醴水東流注于𣵠水也汝水又東南流逕郾
城西春秋左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者也汝
水又東南流㶏水注之

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

汝南郡楚之別也漢高祖四年置王莽改郡曰汝汾

縣故蔡國周武王克殷封其弟叔度于蔡世本曰上
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竹書紀年曰魏章率師及
鄭師伐楚取上蔡者也永初元年（案永初近刻訛作建安）安帝
封鄧騭爲侯國汝水又東逕懸瓠城北王智深云汝
南太守周矜起義于懸瓠者是矣今豫州刺史汝南
郡治城之西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
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耆彥云城北名馬灣（案灣近刻訛作）
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栗小殊不㪽固安之實也
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即栗州也樹木高茂
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射埻甚閑敞牧守及
英彥多所遊薄其城上西北隅高祖以太和中幸懸
瓠平南王肅起高臺于小城建層樓于隅闕下際水
湄降眺栗渚（案近刻脫眺字）左右列樹四周參差竦峙奇爲
佳觀也

又東南過平輿縣南

溱水出浮石嶺北青衣山亦謂之青衣水也東南逕
朗陵縣故城西應劭曰西南有朗陵山縣以氏焉世
祖建武中封城門校尉臧宮爲侯國也溱水又南屈

逕其縣南又東北逕北宜春縣故城北王莽更名之爲宜屋也豫章有宜春故加北矣元初三年(案元初近刻訛作永元)安帝封后父侍中閻暢爲侯國溱水又東北逕馬香城北又東北入汝汝水又東南逕平輿縣南安成縣故城北王莽更名至成也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爲侯國矣汝水又東南陂水注之(案近刻脫此二字又陂訛作汝)水首受慎水于慎陽縣故城南陂陂水兩分一水自陂北逕慎陽城四周城塹(案塹近刻訛作圍)潁川荀淑遇縣人黃叔度于逆旅與語移日曰子吾師表也范曄論曰(案曄近刻訛作曄)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塹水又自瀆東北流注北陂(案北近刻訛作七)一水自陂東北流積爲鯛陂(案鯛近刻訛作同)陂水又東北又結而爲陂世謂之窖陂陂水上承慎陽縣北陂東北流積而爲土陂陂水又東爲窖陂陂水又東南流注壁陂陂水又東北爲太陂陂水又東入汝汝水又東南逕平陵亭北又東南逕陽遂鄉北汝水又東逕櫟亭北(案櫟近刻訛作欒)春秋之棘櫟也杜預曰汝陰新

蔡縣東北有櫟亭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城北半淪水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南昔管蔡間王室放蔡叔而遷之其子胡能率德易行周公舉之爲鄉士以見于王王命之以蔡申呂地也(案申近刻訛作中)以奉叔度祀是爲蔡仲矣宋志曰故名其地爲新蔡王莽所謂新遷者也世祖建武二十八年(案近刻訛作元年)封吳國爲侯國汝南先賢傳曰新蔡鄭敬字次都爲郡功曹都尉高懿廳事前有槐樹白露類甘露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懿

不悅託疾而去汝水又東南左會澺水水上承汝水別流于奇領城東東南流爲練溝逕召陵縣西(案召近刻訛作邵)東南流注至上蔡西岡北爲黃陵陂陂水東流(案近刻脫水字)于上蔡岡東爲蔡塘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爲澺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公四年蔡滅沈以沈子嘉歸後楚以爲縣(案近刻脫縣字)史記曰秦將李信攻平輿敗之者也建武三十年世祖封銚統爲侯國本汝南郡治昔費長房爲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市長房從之因而自遠同入此壺隱淪仙路骨謝懷靈無

會而返雖能役使鬼神而終同物化城南里餘有神廟世謂之張明府祠水旱之不節則禱之廟前有圭碑文字紊碎不可復尋碑側有小石函按桂陽先賢書讚臨武張憙字季智爲平輿令時大大旱(案近刻訛作天)下大憙躬禱雩未獲嘉應(案近刻脫躬字憙字以此句之下衍憙字)乃積薪自焚(案薪近刻作柴)主簿侯崇(案近刻陳侯字)小吏張化從憙焚爲火既燎天靈感應即澍雨此憙自焚處也澺水又東南左迆爲葛陂陂方數十里水物含靈多所苞育昔費長房投杖于陂而龍變所在也又劾東海君于是陂矣陂水東出爲鮦水俗謂之三丈陂亦曰三嚴水水逕鮦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鮦水之陽漢明帝永平中封衛尉陰興子慶爲侯國也(案興近刻訛作輿)縣有葛陵城建武十五年更封安成侯銚丹爲侯國(案近刻訛作更名封銚州爲侯國)縣城之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琴(案近刻下衍城字)城北觀社里下土中得銅鼎銘云楚武王是知武王隧也鮦陂東注爲富水(案富近刻訛作鮦)水積之處謂之陂塘津渠交絡枝布川隰矣澺水自葛陂東南逕新蔡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汝汝水

又東南逕下桑里左迆爲橫塘陂又東北爲青陂者也(案青近刻訛作清下同)汝水又東南逕壺丘城北故陳地(近刻訛作也)春秋左傳文公九年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于晉是也汝水又東與青陂合水上承慎水于慎陽縣之上慎陂右溝北注馬城陂陂西有黃丘亭陂水又東逕新息亭北(案又近刻訛作於)又東爲綢陂陂水又東逕新息縣結爲牆陂陂水又東逕遂鄉東南而爲壁陂又東爲青陂陂東對大呂亭春秋外傳曰當成周時南有荊蠻申呂姜姓矣蔡平侯始封也西南有小呂亭故此稱大也側陂南有青陂廟廟前有陂(案近刻訛作故)漢靈帝建寧三年新蔡長河南緱氏李言上請修復青陂司徒臣訓尚書臣襲奏可洛陽宮于青陂東樹南樹碑(案于字近刻在洛陽宮上)碑稱青陂在縣坤地源起桐柏淮川別流入于澺溪逕新息縣陂(案近刻訛作城東南云宋本作陂今考陂亦陂之訛)衍入褒信界灌溉五百餘頃陂水又東分爲二水一水南入淮一水東南逕白亭北又東逕吳城南史記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于吳勝入居之故曰吳城也又東北屈逕壺丘東而北流

注于汝水世謂之薄溪水汝水又東逕褒信縣故城北而東注矣

又東至原鹿縣

汝水又東南逕縣故城西杜預釋地曰汝陰有原鹿縣也

南入于淮

所謂汝口側水有汝口戍淮汝之交會也

水經注卷二十一

水經注卷二十二

後魏酈道元撰

潁水 洧水 潩水 潧水 渠沙水

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

秦始皇十七年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蓋因水以著稱者也漢高帝二年以為韓國王莽之左隊也山海經曰潁水出少室山地理志曰出陽城縣陽乾山今潁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春秋潁考叔為其封人其水東北流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南流逕負黍亭東春秋定公六年鄭伐馮滑負黍者也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于負黍京相璠曰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也亦或謂是水為潁水東與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東合潁水故作者互舉二山言水所發也案近刻互訛作乃山訛作三呂氏春秋曰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潁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

東南過其縣南 案近刻作又東南又字後人所加

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崈高縣東北太室東溪縣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謂之崧陽城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澍崿流相承為二十八浦也暘旱輟津案暘近刻訛作陽而石潭不耗道路遊憩者惟得餐飲而已案餐近刻訛作飡無敢澡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豫是以行者憚之山下大潭周數里案潭近刻訛作澤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素之士多泛舟升陟取暢幽情其水東南逕陽城西案南逕近刻訛作流南石溜縈委溯者五涉故亦謂之五渡水東南流入潁水潁水逕其縣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于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漢成帝永始元年封趙臨為侯國也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墓焉案其近刻訛作之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又有許由廟碑闕尚存是漢潁川太守朱寵所立潁水逕其北東與龍淵水合其水導源龍淵東南流逕陽城北又東南入于潁潁水又東平洛溪水注之水發玉女臺下平洛澗世謂之平洛水呂忱所謂勺水出陽城山蓋斯水也又東南流注于潁潁水又東出陽關案陽下近刻衍城字歷康城南魏明帝封尚書右僕射衛臻為康鄉侯此即臻封邑也

又東南過陽翟縣北

潁水東南流逕陽關聚聚夾水相對俗謂之東西二土城也潁水又逕上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城上棘以涉潁者也縣西有故堰堰石崩褫頹基尚存舊遏潁水枝流所出也其故瀆東南逕三封山北今無水渠中又有泉流出為時人謂之嵎水東逕三封山東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啟筮亭啟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鈞臺也春秋左傳曰夏啟有鈞臺之享是也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其水又東南流水積為陂陂方十里俗謂之鈞臺陂案鈞字近刻訛在下句指字下蓋陂指臺取名也又西南流逕夏亭城西又屈而東南為郟之靡陂潁水自堨東逕陽翟縣故城北案近刻脫縣字夏禹始封于此為夏國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徐廣曰河南陽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經書秋鄭伯突入于櫟左傳桓公十五年突殺檀伯而居之服虔曰檀伯鄭守櫟大夫櫟鄭之大都宋忠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都之王隱曰陽翟本櫟也案近刻脫陽字故潁川郡治也城西有郭奉孝碑側水有九山祠碑案近刻訛作水側叢柏猶茂北枕川流也

又東南過潁陽縣西又東南過潁陰縣西南

應劭曰縣在潁水之陽故邑氏之按東觀漢記漢封車騎將軍馬防為侯國防城門校尉位在九卿上絕席潁水又南逕潁鄉城西潁陰縣故城在東北舊許昌典農都尉治也後改為縣魏明帝封侍中辛毗為侯國也潁水又東南逕柏祠曲東歷岡丘城南故汾丘城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子庚治兵于汾司馬彪曰襄城縣有汾丘杜預曰在襄城縣之東北也逕繁昌故縣北曲蠡之繁陽亭也魏書國志曰文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壇受禪于是地案近刻脫壇受二字改元黃初其年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受禪于此案近刻脫受字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曰遂于繁昌築靈壇也案壇近刻訛作臺于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也潁水又東南流逕青陵亭城北北對青陵陂陂縱廣二十里潁水逕其北枝入為陂陂西則漷水注之水出襄城縣之邑城下案漷近刻訛作郭東流注于陂陂水又東入臨潁縣之狼陂潁水又東南流而歷臨潁縣也

又東南過臨潁縣南又東南過汝南㶏強縣北洧水從
河南密縣東流注之

臨潁舊縣也潁水自縣西注(案近刻脫注字)小㶏水出焉(案近刻脫焉字)爾雅曰潁別為沙郭景純曰皆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也亦猶江別為沱也潁水又東南逕臯城北(案皐近刻訛作澤)即古臯城亭矣(案皐城近刻訛作城皐)春秋經書公及諸侯盟于臯鼬者也臯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潁水又東逕㶏陽城南竹書紀年曰孫何取㶏陽㶏強城在東北潁水不得逕其北也潁水又東南潩水入焉非洧水也

又東過西華縣北

王莽更名之曰華望也(案也上近刻衍縣字)有東故言西矣(案矣近刻作也)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中封鄧晨為侯國漢濟北戴封字平仲為西華令遇天旱慨治功無感乃積柴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案服近刻訛作伏)永元十二年徵太常焉(案焉近刻作也)縣北有習陽城潁水逕其南(案近刻作經其南也)經所謂洧水流注之也

又南過女陽縣北(案漢志女陽師古曰女讀曰汝下女陰亦同近刻女汝二字雜用)

縣故城南有汝水枝流故縣得厥稱矣闞駰曰本汝水別流其後枯竭號曰死汝水故其字無水余按汝女乃方俗之音故字隨讀改未必一如闞氏之說以窮通損字也潁水又東大㶏水注之又東南逕博陽縣故城東(案近刻脫故字)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邴吉為侯國王莽更名樂嘉

又東南過南頓縣北㶏水從西來流注之

㶏水于樂嘉縣入潁不至于頓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僖公二十五年楚伐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俗謂之潁陰城非也潁水又東南逕陳縣南又東南左會交口者也

又東南至新陽縣北蒗蕩渠水從西北來注之

經云蒗蕩渠者百尺溝之名別也潁水南合交口新溝(案近刻脫溝水二字)自是東出潁上有堰謂之新陽堰俗謂之山陽堨非也新溝自潁北東出縣在水北故應劭曰縣在新水之陽今縣故城在東明潁水不出其北蓋經誤耳潁水自堰東南流(案脫字近刻紀在丸字下)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公十七年魯滅項是矣潁水又東右合

谷水水上承平鄉諸陂東北逕南頓縣故城南側城東注春秋左傳所謂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也今其城在頓南三十餘里又東逕項城中楚襄王所郭以為別都都內西南小城項縣故城也舊潁州治谷水逕小城北又東逕魏豫州刺史賈逵祠北(案近刻脫魏豫州三字)王隱言祠任城北非也廟在小城東昔王凌為宣王司馬懿所執偵廟而歎曰賈梁道王凌魏之忠臣惟汝有靈知之遂仰鴆而死廟前有碑碑石金生于寶曰黃金可採為晉中興之瑞谷水又東流出城東注潁潁水又東側潁有公路城袁術所築也故世因以術字名城矣潁水又東逕臨潁城北城臨水闕南面又東逕貫陽三城間南北翼水竝非所具又東逕丘頭丘頭南枕水(案近刻脫水字)魏書郡國志曰宣王軍次丘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丘矣潁水又東南流(案近刻脫流字)于故城北細水注之水上承陽都陂(案宋本訛作陂近刻訛作陵)陂水枝分東南出為細水東逕新陽縣故城北又東南逕宋縣故城北(案宋下近刻衍公字)縣即所謂郪丘者也(案近刻脫所謂三字)秦伐魏取郪丘謂是

邑矣漢成帝綏和元年詔封殷後于沛以存三統平帝元始四年改曰宋公章帝建初四年徙邑于此故號新郪為宋公國也王莽之新延矣細水又南逕細陽縣新溝水注之(案近刻脫水字)溝自發交口(案溝上近刻有細字)東北逕新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呂青為侯國(案青近刻訛作清)王莽更名曰新明也故應劭曰縣在新水之陽今無水故渠舊道而已東入澤渚而散流入細細水又東南逕細陽縣故城南(案近刻脫縣字)王莽更之曰樂慶也世祖建武中封岑彭子遵為侯國細水又東南積而為陂謂之次塘公私引裂(案引近刻訛作列)以供田溉又東南流屈而西南入潁地理志曰細水出細陽縣東南入潁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定公十五年楚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案北近刻訛作地)潁水又東南汝水枝津注之水上承汝水別瀆于奇洛城東三十里世謂之大㶏水也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即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闞駰曰召者高也其

地丘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又東南逕征羌縣故召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世祖建武十一年以封中郎將來歙歙以征定西羌功故更名征羌也闞駰引戰國策以為秦昭王欲易地謂此非也(案近刻脫非字)汝水別瀆又東逕公路臺北臺臨水方百步袁術所築也汝水別溝又東逕西門城即南利也漢宣帝(案漢下近刻衍書字)封廣陵厲王子劉昌為侯國(案厲字近刻訛作王字下國訛作也)縣北三十里有甄城號曰北利故瀆出于二利之間關女陽之縣(案近刻脫關字)世名之死汝縣取水名故曰

女陽也又東逕南頓縣故城北〔案近刻脫北字〕又東南逕酈
陽城北又東逕郥鄉城北又東逕固始縣故城北地
理志縣故寢也寢丘在南故藉丘名縣矣王莽更名
之曰閏治〔案近刻脫閏字〕孫叔敖以土浸薄取而為封故能
綿嗣城北猶有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又慕叔
敖受邑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固始別汝又東逕蔡岡
北岡上有平陽侯相蔡昭冢昭字叔明周后稷之冑
冢有石闕闕前有二碑碑字淪碎不可復識羊虎傾
低殆存而已枝汝又東北流逕胡城南而東歷女陰

縣故城西北東入潁水潁水又東逕女陰縣故城北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曰高祖六年封夏侯嬰為
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汝濆也縣在汝水之陰故以汝
水納稱城西有一城故陶丘鄉也〔案鄉近刻訛作縣〕汝陰郡
治城外〔案治近刻訛作汝〕東北隅有舊臺翼城若丘俗謂之
女郎臺雖經頽毀猶自廣崇上有一井疑故陶丘鄉
所未詳〔案歷城丘字至此朱謀㙔本訛在後水受大濮陂瀆字下原本不誤〕

潁水東南流左合上吳百尺二水俱承次塘細陂南

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

流注于潁潁水又東南江陂水注之〔案江近刻訛作流〕水受
大漴陂〔案經又東南至此句漴字止朱謀㙔本訛在後會淮也後〕陂水南流積為
江陂南逕愼城西側城南流入于潁潁水又逕愼縣
故城南縣故楚邑白公所居以拒吳春秋左傳哀公
十六年吳人伐愼白公敗之王莽之愼治也世祖建
武中封劉賜為侯國潁水又東南逕蜩蟟郭東俗謂
之鄭城矣又東南入于淮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
于州來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案水受大漴陂字起至此朱謀㙔本訛在前歷陽丘城南陶字下而脫字之上兩字之下又誤錯逕公路臺北句臺北二字雜人其間〕

〔朱氏以為據朱本寫前後舛謬惟永樂大典內此水敘次不紊〕

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

水出山下亦言出潁川陽城山山在陽城縣之東北
蓋馬領之統目焉洧水東南流〔案洧近刻訛作清〕逕一故壘
南俗謂之陽子臺又東逕馬領塢北塢在山上〔案近刻脫塢字〕
塢下泉流北注亦謂洧別源也而入于洧水洧水
東流綏水會焉水出方山綏溪即山海經所謂浮戲
之山也東南流逕漢弘農太守張伯雅墓塋域四周
〔案近刻脫域字〕壘石為垣隅阿相降列于綏水之陰庚門表
二石闕夾對石獸于闕下冢前有石廟列植三碑碑
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案南近刻訛作內〕碑側樹兩石人
有數石柱及諸石獸矣〔案近刻脫矣字〕舊引綏水南入塋域
而為池沼〔案域近刻訛作城〕沼在丑地皆蟾蠩吐水石隍承
溜池之南又建石樓石廟前又翼列諸獸但物謝時
淪凋毀殆盡夫富而非義〔案夫近刻訛作矣〕比之浮雲況復
此乎王孫士安斯為達矣綏水又東南流逕上郭亭
南東南注洧洧水又東襄荷水注之水出北山子節
溪亦謂之子節水東南流注于洧〔案近刻脫注字〕洧水又東

會瀝滴泉水出深溪之側泉流丈餘懸水散注故世
士以瀝滴稱南流入洧水也

又東南過其縣南〔案近刻作又東南又字後人所加〕

洧水又東南流〔案近刻訛作東流南〕與承雲二水合俱出承雲
山二源雙導東南流注于洧世謂之東西承雲水洧
水又東微水注之水出微山東北流入于洧洧水又
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公六年會
諸侯伐鄭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案鄭所以近刻訛作以鄭二字〕
今縣城東門南側有漢密令卓茂祠茂字子康南陽
宛人溫仁寬雅恭而有禮人有認其馬者茂與之曰
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遂挽車而去後馬主得
馬謝而還之任漢黃門郎遷密令舉善而教口無惡
言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百姓為之立祠享
祀不輟矣洧水又左會璅泉水水出玉亭西北流注
于洧水洧水又東南與馬關水合水出玉亭下東北
流歷馬關謂之馬關水又東北注于洧洧水又東合
武定水水北出武定岡〔案北出近刻訛作出北〕西南流又屈而
東南流逕鄤烏塢西側塢東南流塢側有水懸流赴

壑一匹有餘直注澗下淪積成淵嬉遊者瞻望奇為
佳觀俗人觀此水挂于塢側遂目之為零烏水東南
流入于洧洧水又東與虎牘山水合水發南山虎牘
溪東北流入洧洧水又東南赤澗水注之水出武定
岡東南流逕皇臺岡下又歷岡東東南流注于洧洧
水又東南流潧水注之洧水又東南逕鄶城南世本
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案隤近刻訛作潰〕是生
六子孕三年啟其左脅三人出焉破其右脅三人出
焉其四曰萊言是為鄶人〔案近刻訛作求言是謂之鄶〕鄶人者鄭
是也鄭桓公問于史伯曰王室多難予安逃死乎史
伯曰虢鄶公之民遷之可也鄭氏東遷虢鄶獻十邑
焉劉楨云鄶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于虢都榮之南
〔案楨近刻訛作鄭棗〕左濟右洛居兩水之間〔案居下近刻衍鄶二字〕食
溱洧焉徐廣曰鄶在密縣妘姓矣不得在外方之
北也洧水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為參
辰口左傳襄公九年晉伐鄭濟于陰坂次于陰口而
還是也杜預曰陰坂洧津也服虔曰水南曰陰〔案水近刻訛作癸〕
口者水口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又晉

居參之分案參上近刻衍商字實沈之土案近刻訛作上鄭處大辰之
野案大辰近刻訛作辰火鬬伯之地帝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
又東過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
洧水又東逕新鄭縣故城中案近刻脫縣字左傳襄公元年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伐鄭人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
是也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鄶案鄶近刻訛作同
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皇
甫士安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
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矣城內有遺祠名曰
章乘是也洧水又東爲洧淵水春秋傳曰龍鬬于時
門之外洧淵即此潭也今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
南流逕鄭城南城之南門內舊外蛇與內蛇鬬內蛇
死六年大夫傅瑕殺鄭子納厲公案厲近刻訛作入是其徵
也案近刻訛作是徵也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姜惡公寤
生與段京居段不弟姜氏無訓莊公居夫人于城潁
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故成臺以望母案成近刻訛作城
用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言忻大隧之賦洩洩之慈
有嘉融融之孝得常矣洧水又東與黃水合經所謂

水經注 卷二十二 十五

潧水非也黃水出太山南黃泉東南流逕華城西史
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矣史記
秦昭王三十三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斬首十
五萬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嵇叔夜常采藥于
山澤學琴于古人即此亭也黃水東南流又與一水
合案一近刻訛作上水出華城南岡案近刻作水出兩崗中一源兩分
泉流派別東爲七虎澗水西流即是水也其水西南
流注于黃水黃即春秋之所謂黃崖也故杜預云苑
陵縣西有黃水者也案苑近刻訛作宛又東南流水側有二

臺謂之積粟臺臺東即二水之會也捕獐山水注之
案獐近刻訛作章下同水東出捕獐山西流注于黃水黃水又
南至鄭城北東轉于城之東北與黃溝合水出捕獐
山東南流至鄭城東北入黃水黃水又東南逕龍淵
東南案龍淵下近刻衍泉字七里溝水注之水出隙候亭東南
平地東注又屈而南流逕升城東又南歷燭城西案又
南近刻訛作又其南即鄭大夫燭之武邑也又南流注于洧水
也
又東南過長社縣北

水經注 卷二十二 十六

洧水東南流南濮北濮二水入焉濮音僕案近刻脫此二字此
亦注中之下注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
有故溝上承洧水水盛則通注龍淵水減則津渠輟
流案減近刻訛作滅津訛作律其瀆中濮泉南注東轉爲淵綠水
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矣所謂淵無潛
鱗也又東逕長社縣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春秋隱
公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
社魏潁川郡治也余以景明中出宰茲郡于南城西
側脩立客館版築既興于土下得一樹根案土近刻訛作上
甚壯大疑是故社怪長暴茂者也稽之故說縣無龍
淵水名蓋出近世矣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長社北
界有渠水但是水導于隍塹之中非北界之所謂又
按京杜地名並云案杜近刻訛作社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
乃縣徙于南矣然則是水即渠水也其水又東南逕
棘城北左傳所謂楚子伐鄭救齊次于棘澤者也渠
水又東左注洧水洧水又東南分爲二水案此下近刻衍出也字
其枝水東北流注沙案北近刻訛作南一水東逕許昌縣故
許男國也姜姓四岳之後矣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見

許男于洧上者也漢章帝建初四年案此下近刻衍更字封馬
光爲侯國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失天下及魏承漢
歷遂改名許昌也城內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
造準價八百餘萬洧水又東入汶倉城內俗以是水
爲汶水故有汶倉之名非也蓋洧水之邸閣耳洧水
又東逕鄢陵縣故城南案鄢近刻訛作隱下同李奇曰六國爲
安陵也昔秦求易地唐且受使于此漢高帝十二年
封都尉朱濞爲侯國案朱近刻訛作諸王莽更名左亭洧水
又東鄢陵陂水注之水出鄢陵南陂東西南流注于
洧水也
又東南過新汲縣東北
洧水自鄢陵東逕桐丘南俗謂之天井陵又曰岡非
也洧水又屈而南流案此下近刻衍其字水上有梁謂之桐門
橋案此下近刻有蓋字藉桐丘以取稱亦言取桐門亭而著目
焉案近刻脫著字然不知亭之所在未之詳也洧水又東南
逕桐丘城春秋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楚伐鄭鄭人將
奔桐丘即此城也杜預春秋釋地曰潁川許昌城東
北京相璠曰鄭地也案近刻脫此三字今圖無而城見存西

水經注 卷二十二 十七

南去許昌故城可三十五里俗名之曰堤其城南即
長堤固洧水之北防也案固近刻訛作因西面桐丘其城邪
長而不方蓋憑丘之稱即城之名矣洧水又東逕新
汲縣故城北漢宣帝神雀二年置于許之汲鄉曲洧
城以河內有汲縣故加新也案近刻此下衍漢章帝建初四年封金吾馬光爲侯國十六字城在洧水南堤上又東洧水右迆爲濩陂
洧水又逕匡城南扶溝之匡亭也又東洧水左迆爲
鴨子陂謂之大穴口也
又東南過茅城邑之東北

洧水自大穴口（案近刻脫大字）東南逕洧陽城西南逕茅城東北又南左合甲庚溝（案近刻脫甲字庚訛作庾）溝水上承洧水于大穴口東北枝分東逕洧陽故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復字類音讀變漢建安中封司空祭酒郭奉孝為侯國其水又東南為鴨子陂陂廣十五里餘波南入甲庚溝（案近刻波訛作陂庚訛作庾）西注洧（案近刻訛作又）東北瀉沙洧水又南逕一故城西世謂之思鄉城西去洧水十五里（案近刻脫水字）洧水又右合濩陂水水上承洧水于新汲縣（案近刻脫于字）南逕新汲縣故城東（案近刻脫縣字）

又南積而為陂陂之西北即長社城（案社近刻訛作舍）陂水東翼洧堤西面茅邑自城北門列築堤道迄于此岡世尚謂之茅岡即經所謂茅城邑也（案茅城邑近刻訛作茅邑地）陂水北出東入洧津西納北異流（案此句有脫誤未詳）

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

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韻聯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杜預曰長平縣東南有辰亭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之謬傳書之誤耳長平東南楙陂北畔有一亭東西減里南北五十許步俗謂之新亭亭又疑是杜氏所謂辰亭而未之詳也洧水又南逕長平縣故城西王莽之長正也洧水又南分為二水枝分東出（案分近刻訛作水）謂之五梁溝逕習陽城北又東逕瀆丘南丘上有故城郡國志曰長平故屬汝南縣有瀆丘城即此城也又東逕長平城南東注澇陂洧水南出謂之雞籠水故水會有籠口之名矣洧水又東逕習陽城西（案洧近刻訛作河）西南折入潁地理志

曰洧水東南至長平縣入潁者也

潩水出河南密縣大騩山

大騩即具茨山也黃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上受神芝圖于華蓋童子即是山也潩水出其阿流而為陂（案近刻陂訛作潩而訛作流）俗謂之玉女池東逕陘山北史記魏襄王六年敗楚于陘山者也山上有鄭祭仲冢冢西有子產墓累石為方墳墳東有廟並東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際廟舊有一枯柏樹其塵根故株之上多生稚柏成林（案近刻脫此二字）列秀青青望之奇嘉矣潩水又東南逕長社（林二字在此）南潩北潩二水出焉劉澄之經潩水源出大騩山東北流注泗衛鑒聲音于水上殊為乖矣余按水經為潩水不為濮也是水首受潩水（案潩近刻訛作潁）川渠雙引俱東注洧（案近刻訛作有）洧與之過沙枝流派亂互得通稱（案互近刻訛作牙）是以春秋昭公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曰濮水名也且字類音同津瀾邈別不得

為北濮上源師氏傳音于其上矣潩水又南逕鍾亭西又東南逕皇臺西（案近刻脫西字）又東南逕關亭西又東南逕宛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故邑也潩水又南分為二水（案近刻脫為字）一水南出逕胡城東故潁陰縣之狐人亭也其水南結為陂謂之胡城陂潩水自枝渠東逕酉射城東（案近刻脫城字）皇陂水注之水出西北皇臺七女岡北皇陂即古長社縣之濁澤也史記魏惠王元年韓懿侯與趙成侯合軍伐魏戰于濁澤是也其陂北對雞鳴城（案長近刻衍水字）即長社縣之濁城也（案近刻）

（訛作是）陂水東南流逕胡泉城北故潁陰縣之狐宗鄉也又東合胡城陂水（案胡近刻訛作狐）水上承皇陂（案近刻陂訛作承）（陂水）而東南流注于黃水謂之合作口而東逕曲彊城北東流入潩水時人謂之勑水非也勑潩音相類故字從聲變耳潩水又逕東西武亭間（案近刻訛作又東逕武亭間）兩城相對疑是古之岸門（案岸近刻訛作崖下同）史遷所謂走犀首于岸門者也徐廣曰潁陰有岸亭未知是否潩水又南逕射犬城東即鄭公孫射犬城也蓋俗謬耳潩水又南逕潁陰縣故城西魏明帝封司空陳羣為

侯國其水又東南逕許昌城南（案其水下近刻衍西二字東南逕脫城南二字）又東南與宣梁陂水合陂上承狼陂于潁陰城西南陂南北二十里東西十里春秋左傳曰楚子伐鄭師于狼淵是也（案近刻脫淵字）其水東南入許昌縣逕巨陵城北鄭地也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四年鄭厲公獲傅瑕于大陵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其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宣梁陂也陂水又東南入潩水潩水又西南流逕陶城西

又東南逕關陂東

東南入于潁

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

洧水出鄶城西北雞絡塢下（案西北近刻訛作北西）東南流逕賈復城西東南流左會濩水水出賈復城東南流注于洧洧水又南左會承雲山水水出西北承雲山東南歷溽子岡東注世謂岡峽為五鳴口東南流注于洧洧水又東南流歷下田川逕鄶城西謂之為柳泉水也故史伯答桓公曰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若克虢鄶君之土也如前華後河（案華近刻作芋）右洛左濟（案近

〔刻訛作洛右擠〕左主朱驪而食酒府〔案宋近刻訛作不〕循典刑以守之〔案循近刻訛作循〕可以少固即謂此矣洧水又南𢌿流奔鄩崩注大餘其下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淵深難測又南注于洧詩所謂溱與洧者也世亦謂之爲鄶水也〔案水近刻訛作所〕

東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其縣東又南入于洧水

自鄶潧東南更無別瀆不得逕新鄭而會洧也鄭城東入洧者黄崖水也蓋經誤證耳

渠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之北

風俗通曰渠者水所居也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案濟近刻訛作澗下同〕東逕滎澤北〔案近刻脫逕字〕東南分濟歷中牟縣之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黄草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今雖不能然諒亦非謬詩所謂東有圃草也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案近刻訛作圓〕澤在中牟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案二十近刻訛作一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案近刻津字重逕訛作一〕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漸小漸〔案近刻二漸字皆訛作蟖〕大

灰小灰義魯鍊秋大白楊小白楊散嚇禺中〔案近刻訛作禺〕羊圈〔案近刻訛作羊圍〕大鵠小鵠〔案近刻此二字訛〕龍澤蜜羅〔案近刻訛作蜜罹〕大哀小哀大長小長大縮小縮伯丘大蓋牛眼〔案近刻訛作眠〕等浦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故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者也又有一瀆自酸棗受河導自濮瀆〔案濮近刻訛作漢〕歷酸棗逕陽武縣南出世謂之十字溝而屬于渠或謂是瀆爲梁惠之年所開〔案梁近刻訛作渠〕而不能詳也斯浦乃水澤之所鍾爲鄭隰之淵藪矣渠水右合五池

溝〔案水近刻訛作又〕溝上承澤水〔案近刻脫溝字〕下流注渠〔案近刻脫注字〕謂之五池口魏嘉平三年〔案近刻訛作二年〕司馬懿帥中軍討太尉王凌于壽春自彼而還帝使侍中韋誕勞軍于五池者也今其地爲五池鄉矣渠水又東不家溝水注之水出京縣東南梅山北溪春秋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案近刻脫格字〕率銳師侵費右迴梅山杜預曰在密東北則是山也其水自溪東北流逕管城西故管國也周武王以封管叔矣〔案近刻脫王字〕成王幼弱周公攝政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公賦鴟鴞

以伐之師東山之師是也〔案師近刻訛作歸〕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楚次管以待之杜預曰京縣東北有管城者是也俗謂之爲管水又東北〔案又字近刻訛作上句俗字下〕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注黄雀溝謂之黄淵淵周百步其一水東越長城東北流水積爲淵南北二里東西百步謂之百尺水北入圃田澤分爲二水一水東北逕東武强城北漢書曹參傳〔案此下近刻有衍字〕擊羽嬰于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强因至滎陽薛瓚云按武强城在陽武縣郎斯城也漢高帝六年封騎將莊不識爲侯國又東北流左注于渠爲不家水口也一水東流又屈而南轉東南注白溝也渠水又東清池水注之〔案此下近刻有清池二字〕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彭爲高克邑也故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七虎澗水注之水出華城南岡〔案華近刻訛作舉〕一源兩派津川趣別西入黄雀溝〔案雀近刻訛作崖〕東爲七虎溪亦謂之爲華水也又東北流紫光溝水注之水出華陽城東北而東流俗名曰

紫光澗又東北注華水華水又東逕棐城北即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棐林子家賦鴻鴈者也春秋宣公元年諸侯會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案苑近刻訛作宛下同〕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鄉故城在新鄭東如北七十許里〔案近刻脫北字〕苑陵故城在東南五十許里〔案近刻脫陵字〕不得在新鄭北也考京服之説竝爲疎矣杜預云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今是亭南去新鄭縣故城四十許里〔案近刻脫蓋字〕蓋以南有林鄉亭故杜預據是爲北林最爲密矣又以林鄉爲棐亦或疑焉諸侯會棐楚遇于此寧得知不在是而更指他處也積古之傳事或不謬矣又東北逕鹿臺南岡北出爲七虎澗東流期水注之水出期城西北平地世號龍淵水東北流又北逕期城西又北與七虎澗合謂之虎溪水亂流東注逕期城北東會清口水司馬彪郡國志曰中牟有清口水即是水也清水又東北白溝水注之水有二源北水出密之梅山東南而東逕靖城南與南水合南水

出太山〔案南水近刻訛作水南出下衍合字〕西北流至靖城南左注北水即承水也山海經曰承水出太山之陰東北流注于役水者也世亦謂之靖澗水〔案靖近刻訛作所〕又東北流太水注之水出太山東平地山海經曰太水出于太山之陽而東南流注于役水世謂之禮水也東北逕武陵城西東北流注于承水承水又東北入黄雀溝北逕中陽城西城内有舊臺甚秀臺側有陂池池水清深澗水又東屈逕其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者也其水東北流爲白溝又

東北逕伯禽城北案東北近刻訛作北東蓋伯禽之魯往逕所
由也屈而南流東注于清水即潘岳都鄉碑所謂自
中牟故縣以西西至于清溝案近刻脫溝字指是水也亂流
東逕中牟宰魯恭祠南漢和帝時右扶風魯恭字仲
康以太尉掾遷中牟令政專德化不任刑罰吏民敬
信蝗不入境河南尹袁安疑不實使部掾肥親按行
之恭隨親行阡陌坐桑樹下雉止其旁有小兒親曰
兒何不擊雉曰將雛親起曰蟲不入境一異化及鳥
獸二異豎子懷仁三異久留非優賢請還是年嘉禾

生縣庭安美其治以狀上之徵博士侍中車駕每出
恭常陪乘上顧問民政無所隱諱故能遺愛自古祠
享來今矣案享近刻訛作饗 清溝水又東北逕沈清亭案近刻脫
亭字疑即博浪亭也服虔曰博浪陽武南地名也案南地名
近刻訛作二水沙名今有亭所未詳也歷博浪澤昔張良為韓
報仇于秦以金椎擊秦始皇不中中其副車于此又
北分為二水枝津東注清水清水自枝流北注渠謂
之清溝口渠水又左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為官渡水
又逕曹太祖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渡在中牟故
世又謂之中牟臺建安五年太祖營官渡袁紹保陽
武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
相禦合戰不利紹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壘公
亦起高臺以捍之即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
之東悉紹舊營遺基並存案基近刻訛作臺 渠水又東逕田
豐祠北袁本初慙不納其言害之時人嘉其誠謀無
辜見戮故立祠于是用表袁氏覆滅之宜矣又東役
水注之水出苑陵縣西隙候亭東世謂此亭為郤城
非也蓋隙郤聲相近耳中平陂世名之埿泉也即古

役水矣山海經曰役山役水所出北流注于河疑是
水也東北流逕苑陵縣故城北東北流逕焦城東陽
丘亭西世謂之焦溝水案世近刻訛作也 竹書紀年梁惠成
王十六年秦公孫壯率師伐鄭案近刻脫率師二字 圍焦城不
克即此城也俗謂之驛城非也役水自陽丘亭東流
逕山民城北案民近刻訛作氏下同 為高榆淵竹書紀年梁惠
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率師城上枳安陵山民者也
又東北為酢溝又東北魯溝水出焉役水又東北埿
溝水出焉又東北為八丈溝又東清水枝津注之水
自沈城東派注于役水役水又東逕曹公壘南東與
沫水合山海經云沫山案近刻脫此二字 沫水所出北流注
于役今是水出中牟城西南疑即沫水也東北流逕
中牟縣故城西案近刻脫西字 昔趙獻侯自耿都此班固云
趙自耿徙焉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置鼎于庭
不與己者烹之田英將褰裳赴鼎處也薛瓚注漢書
云中牟在春秋之時為鄭之堰也及三卿分晉則在
魏之邦土趙自漳北不及此也春秋傳曰衛侯如晉
過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

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在漯水
之上矣案漯近刻訛作濕下同 按春秋齊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
中牟衛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
牟曰衛雖小其君在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遇之
必敗乃敗齊師服虔不列中牟所在杜預曰今滎陽
有中牟迴遠疑為非也然地理參差土無常域隨其
強弱自相吞并疆里流移案流近刻訛作留 寧可一也兵車
所指逕紆難知自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趙之
南界極于浮水匪直專漳也案漳近刻訛作漯 趙自西取後

止中牟齊師伐其東鄙于宜無嫌而瓚徑指漯水案近
刻徑訛作逕脫指字空言中牟所在非論證也漢高帝十一年
封單父聖為侯國沭水又東北注于役水昔魏太祖
之背董卓也間行出中牟為亭長所錄郭長公世語
云為縣所拘功曹請釋焉役水又東北逕中牟澤即
鄭太叔攻萑蒲之盜于是澤也其水東流北屈注渠
案屈近刻訛作從 續述征記案近刻訛作水征述記 所謂自酱魁城到
酢溝十里者也渠水又東流而左會淵水案淵近刻訛作流
其水上承聖女陂陂周二百餘步水無耗竭湛然清

滿而南流注于渠渠水又東南而注大梁也

又東至浚儀縣

渠水東南逕赤城北案近刻脫渠字逕下衍西字 戴延之所謂西
北有大梁亭非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
疵率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案赫近刻訛作奭 鄭師敗逋即
此城也左則故瀆出焉秦始皇二十年王賁斷故渠
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又東逕大梁城南
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也于戰國為大梁周梁伯之
故居矣案近刻訛作之居也 梁伯好土功大其城號曰新里民
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
耳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
是也秦滅魏以為縣漢文帝封孝王于梁孝王以土
地下溼案溼近刻訛作濕 東都睢陽又改曰梁自是置縣以大
梁城廣居其東城夷門之東夷門即侯嬴抱關處也
續述征記以此城為師曠城言郭緣生曾遊此邑踐
夷門升吹臺終古之跡緬焉盡在余謂此乃梁氏之
臺門魏惠之都居案都近刻訛作鄭 非吹臺也當是誤證耳
西征記論儀封人即此縣又非也竹書紀年梁惠成

王三十一年三月爲大溝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陳留風俗傳曰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余謂故汳沙爲陰溝矣案近刻脫爲字浚之故曰浚其猶春秋之浚洙乎案近刻脫乎字漢氏之浚儀水案近刻脫浚字無他也皆變名矣其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劒到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劒也渠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汳沙到浚儀而分也汳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頡師曠城上有列僊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脫一澤字上多儁鬈衿帶牧澤方十五里俗謂之蒲關澤卽謂此矣梁王增築以爲吹臺城隍夷滅略存故跡今層臺孤立于牧澤之右矣其臺方百許步卽阮嗣宗詠懷詩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晉世喪亂乞活馮居削隳故基塚成二層上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餘世謂之乞活臺又謂之繁臺城案繁近刻訛作婆渠水于此案渠近刻訛作梁有陰溝鴻溝之稱焉項羽與漢高分王指是水以爲東西之別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故尉氏縣有波鄉波亭鴻溝鄉鴻溝亭案波鄉下近刻衍亭字皆藉水以立稱也今蕭縣西亦有鴻溝亭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後談者亦指此以爲楚漢之分王非也蓋春秋之所謂紅澤者矣渠水右與汜水合水上承役水于苑陵縣案苑近刻訛作宛下同縣故鄭都也王莽之左亭縣也役水枝津東派爲汜水者也而世俗謂之掔溝水也春秋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所謂東汜者也案無他也至此近刻訛在後楚東有沙水謂此水也之下原本不誤其水又東北逕中牟縣南又東北逕中牟

澤與淵水合水出中牟縣故城北案近刻脫故字城有層臺按郭長公世語案郭長公近刻訛作郭頒及干寶晉紀並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正月朔自正案正月近刻訛作正月朔日以爲晉氏中興之瑞案瑞近刻訛作端而今不知所在或言在中陽城池臺未知焉是淵水自池西出屈逕其城西而東南流注于汜汜水又東逕大梁亭南又東逕梁臺南東注渠渠水又東南流逕開封縣睢渙二水出焉右則新溝注之其水出逢池池上承役水于苑陵縣別爲魯溝水東南流逕開封縣故城北漢高帝十一年封陶舍爲侯國也陳留志稱阮簡案簡近刻訛作簡下二簡字俱作阮字茂弘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簡方圍棊長嘯吏云劫急簡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樂如是故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棊爲坐隱或亦謂之爲手談又謂之爲棊聖魯溝南際富城東南入百尺陂卽古之逢澤也徐廣史記音義曰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案近刻訛作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陂汲郡墓竹書紀年作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案近刻脫秦孝公會諸侯于七字斯其處也故應德璉西征賦曰鸞衡東指弭節逢澤其水東北流爲新溝新溝又東北流逕牛首鄉北謂之牛建城又東北注渠案渠近刻訛作梁卽沙水也音蔡許慎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從水少水少沙見矣案水少沙見近刻脫少字楚東有沙水謂此水也

又屈南至扶溝縣北案近刻脫縣字

沙水又東南逕牛首鄉東南魯溝水出焉案魯近刻訛作渠亦謂之宋溝也又逕陳留縣故城南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矣魯溝水又東南逕圉縣

故城北縣苦楚難脩其干戈以閉其患故曰圉也或曰邊陲之號矣歷萬人散王莽之篡也東郡太守翟義興兵討莽莽遣奮威將軍孫建擊之于圉北義師大敗尸積萬數血流溢道號其處爲萬人散百姓哀而祠之又歷魯溝亭又東南至陽夏縣故城西漢高祖六年封陳豨爲侯國魯溝又南入渦今無水也沙水又東南逕斗城西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殯伯有尸其臣葬之于是也案近刻是訛作城字沙水又東南逕牛首亭東左傳桓公十四年宋人與諸侯伐鄭東郊取牛首者也俗謂之車牛城矣沙水又東南八里溝水出焉又東南逕陳留縣裘氏鄉裘氏亭西又逕澹臺子羽冢東與八里溝合按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裘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有子羽祠民祈禱焉案近刻脫民字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未知孰是因其方志所敘就記纏絡焉溝水上承沙河而西南流逕牛首亭南與百尺陂水合其水自陂南逕開封城東三里岡左屈而西流南轉注八里溝又南得野兔水口水上承西南兔氏亭北野兔陂鄢地也春秋傳云鄭伯勞屈生于兔氏者也陂水東北入八里溝八里溝水又南逕召倉城西案召近刻訛作白又南逕兔氏亭東又南逕召陵亭西案召陵亭近刻訛作邵陵亭東入沙水沙水南逕扶溝縣故城東縣卽潁川之穀平鄉也有扶亭又有洧水溝故縣有扶溝之名焉建武元年漢光武封平狄將軍朱鮪爲侯國沙水又東與康溝水合水首受洧水于長社縣東東北逕向岡西卽鄭之向鄉也後人遏其上口今水盛則北注水耗則輟流又有長明溝水注之水出苑陵縣故城西北縣有

二城此則西城也二城以東悉多陂澤即古制澤也
京相璠曰鄭地杜預曰澤在滎陽苑陵縣東即春秋
之制田也故城西北平地出泉謂之龍淵泉泉水流
逕陵丘亭西(案泉水近刻訛作淵水)又西重泉水注之水出城西
北平地(案城西近刻訛作西城)泉湧南流逕陵丘亭西西南注
龍淵水龍淵水又東南逕凡陽亭西而南入白鴈陂
陂在長社縣東北(案近刻脫縣字)東西七里南北十里在林
鄉之西南司馬彪郡國志曰苑陵有林鄉亭白鴈陂
又引瀆南流謂之長明溝東轉北屈又東逕向城北
城側有向岡(案近刻脫有字)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師

于向者也又東有逆爲梁澤陂而東注于蔡澤陂長
明溝水又東逕尉氏縣故城南圈稱云尉氏鄭國之
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氏之邑故欒盈曰紼將
歸死于尉氏也溝瀆自是三分北分爲康溝東逕平
陸縣故城北高后元年封楚元王子禮爲侯國建武
元年以戶不滿三千罷爲尉氏縣之陵樹鄉又有陵
樹亭漢建安中封尚書荀攸爲陵樹鄉侯故陳留風
俗傳曰陵樹鄉故平陸縣也北有大澤名曰長樂廄
康溝又東逕扶溝縣之白亭北陳留風俗傳曰扶溝
縣有帛鄉帛亭名在七鄉十二亭中康溝又東逕少
曲亭陳留風俗傳曰尉氏縣有少曲亭俗謂之小城
也又東南逕扶溝縣故城東而東南注沙水沙水又
南會南水其水南流又分爲二水一水南逕關亭東
(案逕近刻訛作合)又東南流與左水合其水自枝瀆南逕召
陵亭西疑即扶溝之亭也而東南合右水(案右近刻訛作石)
世以是水與鄢陵陂水雙導亦謂之雙溝又東南入
沙水沙水南與蔡澤陂水合水出鄢陵城西北春秋

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鄢陵呂錡射中共王目王
召養由基使射殺之亦子反醉酒自斃處也陂東西
五里南北十里陂水東逕匡城北城在新汲縣之東
北即扶溝之匡亭也亭在匡城鄉春秋文公元年諸
侯朝晉衞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即此
邑也今陳留長垣縣南有匡城即平丘之匡亭也襄
邑又有承匡城然匡居陳衞之間亦往往有異邑矣
陂水又東南至扶溝城北又東南入沙水沙水又南
逕小扶城西而東南流也城即扶溝縣之平周亭東
漢和帝永元中(案近刻訛作永平中)封陳敬王子參爲侯國
(案近刻訛作王孫子恭爲侯國)沙水又東南逕大扶城西城即扶樂
故城也(案近刻訛作扶樂故縣也)城北二里有袁良碑(案良近刻訛作梁下同)
同云良陳國扶樂人(案近刻脫國字)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
更封劉隆爲扶樂侯即此城也渦水于是分焉不得
在扶溝北便分爲二水也
其一者東南過陳縣北(案北近刻訛作也)
沙水又東南逕東華城西又東南沙水枝瀆西南達
洧謂之甲庚溝今無水沙水又南與廣漕渠合上承

庶官陂云鄧艾所開也雖水流廢興溝瀆尚夥昔賈
逵爲魏豫州刺史通運渠二百里餘亦所謂賈侯渠
也而川渠逕復交錯畛陌無以辨之沙水又東逕長
平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陳城北故陳國也伏羲神農
並都之城東北三十許里猶有羲城實中(案城近刻訛作灿)
舜後嬀滿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太姬好祭祀故詩所謂坎其擊
鼓宛丘之下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
不知所在矣楚討陳殺夏徵舒于栗門以爲夏州後

城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
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
謂東門之池也城內有漢相王君造四縣邸碑文字
剝缺(案近刻訛作落)不可悉識其略曰惟茲陳國故曰淮陽
郡云云清惠著聞爲百姓畏愛求賢養士千有餘人
賜與田宅吏舍自損俸錢助之成邸五官掾西華陳
騏等二百五人以延熹二年云云故其頌曰脩德立
功四縣回附今碑之左右遺墉尚存基礎猶在時人
不復尋其碑證云孔子廟學非也後楚襄王爲秦所

滅徙都于此文穎曰西楚矣三楚斯其一焉城南郭
裏又有一城名曰淮陽城子產所置也漢高祖十一
年以爲淮陽國王莽更名郡爲新平(案近刻脫郡爲二字)縣曰
陳陵(案近刻訛作陵陳)故豫州治王隱晉書地道記云城北
有故沙名之爲死沙而今水流津通漕運所由矣沙
水又東而南屈逕陳城東謂之百尺溝又南分爲二
水新溝水出焉(案新溝水近刻訛作沙水)溝水東南流谷水注之
水源上承澇陂陂在陳城西北南暨犖城(案犖近刻訛作華)
皆爲陂矣陂水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澇城北王隱曰
犖北有谷水是也犖即櫟矣經書公會齊宋于櫟者
也杜預曰櫟即犖也在陳縣西北爲非櫟小城也在
陳郡西南谷水又東逕陳城南(案近刻又東下有流字)又東流
入于新溝水(案近刻訛作入于沙水)又東南注于潁(案東南下近刻有流
字)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魏書國志
曰司馬宣王討太尉王淩大軍掩至百尺堨(案近刻脫堨字)
即此堨也今俗呼之爲山陽堰非也蓋新水首受潁
于百尺溝(案此下近刻有王莽名新平之字係重出衍文)故堰兼有新陽
之名也以是推之悟故俗謂之非矣

又東南至汝南新陽縣北

沙水自百尺溝東逕寧平縣之故城南晉陽秋稱晉太傅東海王越之東奔也石勒追之焚尸于此數十萬衆斂手受害勒縱騎圍射尸積如山王夷甫死焉余謂俊者所以智勝羣情辨者所以文身袪惑夷甫雖體荷儁令口擅雌黃汙辱君親獲罪羯勒史官方之華王（案近刻訛作舉正）諒爲褒矣沙水又東積而爲陂謂之陽都陂（案近刻陂訛作牛）明水注之水上承沙水枝津（案近刻枝津訛作枝之）東出逕汝南郡之宜祿縣故城北王莽之賞都亭也明水又東北流注于陂陂水東南流謂之細水

又東逕新陽縣北又東高陂水東出焉沙水又東分爲二水即春秋所謂夷濮之水也枝津北逕譙縣故城西側城入渦沙水東南逕城父縣西南枝津出焉俗謂之章水（案此下近刻有也字）一水東注即濮水也（案濮近刻訛作注）俗謂之艾水（案艾近刻訛作文）東逕城父縣之故城南東流注也（案東字近刻訛在上也字訛作之）

又東南過山桑縣北

山桑故城在渦水北沙水不得逕其北明矣經言過北誤也

又東南過龍亢縣南

沙水逕故城北（案近刻脫逕字）又東南逕白鹿城北而東注也

又東南過義成縣西（案成近刻訛作城注內同）南入于淮

義成縣故屬沛後隸九江沙水東流注于淮謂之沙汭京相璠曰楚東地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楚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杜預曰沙水名也

水經注卷二十二

水經注卷二十三

後魏 酈道元 撰

陰溝水 汳水 獲水

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蒗蕩渠（案蕩近刻訛作蕩下同）

陰溝首受大河于卷縣（案于卷近刻訛在大河上）故瀆東南逕卷縣故城南又東逕蒙城北史記秦莊襄王元年蒙驁擊取成皋滎陽初置三川郡疑即驁所築也于事未詳故瀆東分爲二世謂之陰溝水京相璠以爲出河之濟又非所究俱東絕濟隧（案近刻訛作隊）右瀆東南逕陽武城北（案近刻訛作東西逕陽池城北）東南絕長城逕安亭北又東北會左瀆左瀆又東絕長城逕垣雍城南昔晉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于此故春秋書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呂氏春秋曰尊天子于衡雍者也郡國志曰卷縣有垣雝城即史記所記韓獻秦垣雍是也又東逕開光亭南又東逕清陽亭南又東合右瀆又東南逕封丘縣絕濟瀆東南至大梁合蒗蕩渠梁溝既開蒗蕩渠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故云出陽武矣（案近刻訛作武陽又脫矣字）東南逕大梁城北（案近刻脫東南二字）左屈與梁溝合（案溝字近刻訛在侃字下）俱東南流同受鴻溝沙水之目其川流之會左瀆東導者即汳水也蓋津源之變名矣故經云陰溝出蒗蕩渠也（案渠近刻訛作者）

東南至沛爲過水

陰溝始亂蒗蕩終別于沙而過水出焉過水受沙水于扶溝縣許慎又曰過水首受淮陽扶溝縣蒗蕩渠不得至沛方爲過水也（案此二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後老子生于曲過間之至過水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之上）爾雅曰過爲洵郭景純曰大水泆爲小水也（案近刻泆作溢有出別二字）呂忱曰洵過水也過水

逕大扶城西城之東北悉諸袁舊墓碑字傾低（案字近刻訛作羊）虎碑折惟司徒滂蜀郡太守騰博平令光碑字所存惟此自餘殆不可尋過水又東南逕陽夏縣西又東逕邈城北城實中而西有隙郭（案近刻訛作舉郭）過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鄭之大棘鄉也春秋宣公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獲華元左傳曰華元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將戰羊斟曰（案食士下近刻有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九字蓋後人據左傳之文所改）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遂御入鄭故見獲焉後其地爲楚莊所并（案近刻脫并字）故圈稱曰大棘楚地（案楚近刻訛作也）有楚太子建之墳及伍員釣臺池沼具存過水又東逕安平縣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士人敦樸易以統御過水又東逕鹿邑城北世謂之虎鄉城非也春秋之鳴鹿矣杜預曰陳國武平西南有鹿邑亭是也城南十里有晉中散大夫胡均碑元康八年立過水之北有漢溫令許續碑續字嗣公陳國人也舉賢良拜議郎遷溫令延熹中立過水又東逕武平縣故城北（案近刻脫北字）城之西南七里許有漢尚書令虞詡碑（案近刻脫碑字）碑題云虞君之碑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案近刻脫之字）爲朝歌令武都太守文字多缺不復可尋按范曄漢書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祖爲縣獄吏治存寬恕嘗曰于公爲里門子爲丞相吾雖不及于公子孫不必不爲九卿故字詡曰升卿定安蓋其幼字也魏武王初封于此終以武平華夏矣過水又東逕廣鄉城北圈稱曰襄邑有蛇丘亭改曰廣鄉矣（案近刻脫廣字）後漢順帝陽嘉四年封侍中棠境爲侯國即廣鄉也過水又東逕苦縣西南分爲二水枝流東北注于

賴城入谷（案注于二字近刻訛作東北上）謂死爲也渦水又東南屈（案近刻訛作又南東屈）逕苦縣故城南郡國志曰春秋之相也王莽更名之曰賴陵矣城之四門列築馳道東起賴鄉南自南門越水直指故臺西面南門列道徑趣廣鄉道西門馳道西屆武平北門馳道暨于北臺渦水又東北屈（案東下近刻衍南字）至賴鄉西（案近刻脫西字）谷水注之谷水首受渙水于襄邑縣東東逕承匡城東春秋經書夏叔仲彭生（案近刻脫仲字）會晉郤缺于承匡左傳曰謀諸侯之從楚者（案近刻訛作也）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

里有故承匡城谷水又東南逕已吾縣故城西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也雜以陳楚之地故梁國寧陵縣之徙種龍鄉也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徒求置縣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鄉直陽鄉十二年自鄢隸之（案近刻脫十二年三字鄢訛作鄢）命以嘉名曰已吾猶有陳楚之俗焉谷水又東逕柘縣故城東地理志淮陽之屬縣也城內有柘令許君清德頌石碑字紊惟此文見碑城西南里許有故陽臺令許叔種碑（案近刻臺字訛在種字下）光和中立又有漢故樂成陵令太尉掾許嬰碑嬰字處卿司隸校尉之子建寧元年立餘碑文字碎滅不復可觀當似司隸諸碑也谷水又東逕苦縣故城中水泛則四周隍塹耗則孤津獨逝谷水又東逕賴鄉城南其城實中東北隅有壘偏高俗以是臺在谷水北（案近刻訛作北）其城又謂之谷陽臺非也谷水自此東入渦水渦水又北逕老子廟東廟前有二碑在南門外漢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案中官近刻訛作宦臣）命陳相邊韶撰文（案近刻脫文字）碑北有雙石闕甚整頓石闕南側魏文帝黃初三年經譙所勒闕北東側有孔

子廟廟前有一碑西面是陳相魯國孔疇建和三年立北則老君廟廟東院中有九井焉又北渦水之側又有李母廟（案李母廟近刻訛作老子廟）廟在老子廟北廟前有李母冢冢東有碑是永興元年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于曲渦間渦水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其城卑小實中邊韶老子碑文云（案文近刻訛作又）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存在賴鄉之東（案東下近刻衍渦字）渦水處其陽疑即此城也（案疑近刻訛作然）自是無郭以應之渦水又東逕譙縣故城北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譙城頓而還是也王莽之延成亭也魏立譙郡沇州治沙水自南枝分北逕譙城西面北注渦渦水四周城側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廟堂餘基尚存柱礎仍在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榱櫨及柱皆雕鏤雲矩（案近刻訛作[illegible]今考隸釋水注內亦云[illegible]）上罦罳已碎闕北有圭碑題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碑陰又刊詔策（案詔近刻訛作石）二碑文同夾碑東西列對兩石馬高八尺五寸石作

麤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馬也有騰兄冢（案近刻[illegible]兄）（案附）冢東有碑題云漢故潁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刊樹碑歲月墳北有其元子熾冢冢東有碑題云漢故長水校尉曹君之碑歷太中大夫司馬長史侍中（案侍中上近刻衍用字）遷長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熾弟胤冢冢東有碑題云漢謁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廛側隍臨水魏書曰太祖作議郎告疾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案近刻脫春夏二字）秋冬射獵以自娛樂文帝以漢中

平四年生于此上有青雲如車蓋終日乃解即是處也後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于故宅壇前樹碑碑題云大饗之碑碑之東北渦水南有譙定王司馬士會冢冢前有碑晉永嘉三年立碑南二百許步有兩石柱高丈餘半下爲束竹交文作制極工（案近刻訛作巧士）石榜云晉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州江州諸軍事安東大將軍譙定王河內溫司馬公墓之神道渦水又東逕朱龜墓北東南流冢南枕道有碑（案近刻脫冢南二字）碑題云漢故幽州刺史朱君之碑龜

字伯靈（案伯近刻訛作泊）光和六年卒官故吏別駕從事史右北平無終年化中平二年造碑陰刊故吏姓名悉薊涿及上谷北平等人渦水東南逕層丘北丘阜獨秀巍然介立故壁壘所在也渦水又東南逕城父縣故城北（案近刻脫北字）沙水枝分注之水上承沙水于思善縣世謂之章水（案章近刻訛作漳下同又見渠水注內[illegible]）故有章頭之名也東北流逕城父縣故城西（案近刻脫縣字）側城東北流入于渦渦水又東逕下城父北郡國志曰山桑縣有下城父聚者也渦水又屈逕其聚東郎山西又東南屈逕郎山南山東有垂惠聚世謂之禮城袁山松郡國志曰山桑縣有垂惠聚即此城也渦水又東南逕過陽城北臨側渦水（案注內言臨側者不一[illegible]作側臨非也）魏太和中爲渦州治（案近刻脫渦字）以蓋表爲刺史後罷州立郡（案朱謀㙔云[illegible]）衿帶遏戍渦水又東南逕龍亢縣故城南漢建武十三年世祖封傅昌爲侯國故語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者也渦水又屈而南流出石梁梁石崩褫夾岸積石高二丈水歷其間又東南流逕荊山北（案近刻脫北字）而東流注也

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于淮

渦水又東左合北肥水北肥水出山桑縣西北澤藪東南流左右翼佩數源異出同歸蓋微脈涓注耳東南流逕山桑邑南俗謂之北平城昔文欽之封山桑侯疑食邑于此城東南有一碑碑文悉破無驗惟碑背故吏姓名尚存熹平元年義士門生沛國蕭劉定興立（案士近刻訛作土）北肥水又東逕山桑縣故城南俗謂之都亭（案此下近刻衍城字）非也今城內東側猶有山亭桀立陵阜高峻非洪臺所擬十三州志所謂山生于邑其亭有桑（案亭近刻訛作庭）因以氏縣者也郭城東有文穆冢碑三世二千石穆郡戶曹史徵試博士太常丞以明氣候擢拜侍中右中郎將遷九江彭城陳留三郡（案郡近刻訛作部）光和中卒故吏涿郡太守彭城呂虔等立北肥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瑕陂陂水又東南逕瑕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瑕即此城也故京相璠曰瑕楚地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杜預曰龍亢縣東有向城漢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為侯國即此城也俗謂之圓城非又東南逕義成南（案成近刻訛作城）世謂之楮城非又東入于渦渦水又東注淮經言下邳淮陵入淮誤矣

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

陰溝即蒗蕩渠也亦言汳受旃然水又云丹泌亂流（案泌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沁今改正）于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汳故汳兼丹水之稱河濟水斷（案濟近刻訛作沛）汳承旃然而東自王賁灌大梁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夏水洪泛則甚瀆津通故渠即陰溝也于大梁北又曰浚水矣故闞駰著陳留風俗傳曰浚水逕其北者也又東汳水出焉故經云汳出陰溝于浚儀縣北也汳水東逕倉垣城南即浚儀縣之倉垣亭也（案浚儀近刻訛作大梁）城臨汳水陳留相畢邈治此征東將軍苟晞之西也（案苟晞近刻訛作荀晞）邈走歸京晞使司馬東萊王讚代據倉垣斷留運漕汳水又東逕陳留縣之鉼鄉亭北陳留風俗傳所謂縣有鉼鄉亭即斯亭也汳水又逕小黃縣故城南神仙傳稱燕濟光扶風人死于江陵胡岡家岡殯埋之後百餘日人有見光于此縣寄書與岡（案與近刻訛作於）岡發視之惟有履存汳水又東逕鳴鴈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衛侯伐鄭至于鳴鴈者也杜預釋地云在雍丘縣西北今俗人尚謂之為白鴈亭汳水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逕陽樂城南西征記曰城在汳北一里周五里雍丘縣界汳水又東有故渠出焉南通睢水謂之董生決或言董氏作亂引水南通睢水故斯水受名焉今無水汳水又東枝津出焉俗名之為落架口西征記曰落架水名也續述征記曰在董生決下二里汳水又逕外黃縣南又東逕莠倉城北續述征記曰莠倉城去大游墓二十里又東逕大齊城南陳留風俗傳曰外黃縣有大齊亭又東逕科城北陳留風俗傳曰縣有科稟亭是則科稟亭也（案科近刻訛作料）汳水又東逕小齊城南汳水又南逕利望亭南風俗傳曰故成安也地理志陳留縣名（案近刻訛作志曰陳留舊名）漢武帝以封韓延年為侯國汳水又東龍門故瀆出焉瀆舊通睢水故西征記曰龍門水名也門北有土臺高三丈餘上方數十步汳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為菑獲渠考城縣周之采邑也于春秋為戴國矣左傳隱公十年秋宋衛蔡伐戴是也漢高帝十一年秋封彭祖為侯國陳留風俗傳曰秦之穀縣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菑縣王莽更名嘉穀（案此下近刻有衍字）章帝東巡過縣詔曰陳留菑縣（案近刻脫留字）其名不善高祖鄙柏人之邑世宗休聞喜而顯獲嘉應亨吉元符嘉皇靈之顧賜越有光烈考武皇其改菑縣曰考城是濟蓋因縣以獲名矣汳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為堂城非也汳水又東逕黃蒿塢北續述征記曰堂城至黃蒿二十里汳水又東逕斜城下續述征記曰黃蒿到斜城五里陳留風俗傳曰考城縣有斜亭汳水又東逕周塢側續述征記曰斜城東三里晉義熙中劉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緣汳故溝斬樹穿道七百餘里以開水路停泊于此（案泊近刻訛作薄）故茲塢流稱矣汳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為不祀稱無以供祠祭遺葛伯葛伯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又遺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又率民奪之不授者則殺之湯乃伐葛葛于六國屬魏魏安釐王以封公子無忌（案安釐王近刻訛作鰲王忌訛作咎）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汳水又東逕神坑塢又東逕夏侯長塢續述征記曰夏侯塢至周塢各相距五里汳水又東逕梁國睢陽縣故城北而東歷襄鄉塢南續述征記曰西去夏侯塢二十里東一里即襄鄉浮圖

也汳水逕其南漢熹平中某君所立（案近刻脫中某二字）死因葬之兄弟刻石樹碑（案近刻脫其字）以旌厥德隧前有獅子天鹿累塼作百達柱八所（案近刻達字訛作樹）荒蕪頹毀彫落略盡矣

又東至梁郡蒙縣爲獲水（案獲原本訛作濉近刻訛作雅考後獲水出汳水于梁郡蒙縣北而濉水出梁郡鄢縣可證北乃爲獲水甚明今改正）

餘波南入睢陽城中汳水又東逕貰城南（案貰近刻訛作貫）俗謂之薄城非也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貰城也（案貰近刻訛作貫）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貰杜預以爲貰也云貰貰字相似貰在齊謂貫澤也是矣（案近刻訛作以）非此也今于此地更無他城在蒙西北惟是邑耳考文準地貰邑明矣非亳可知汳水又東逕蒙縣故城北（案北蒙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逢今改正）俗謂之小蒙城也西征記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即莊周之本邑也爲蒙之漆園吏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沒杜門于此邑矣汳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惟睢陽城南側有小水南流入于睢城南二里有漢太傅掾橋載墓碑載字元賓梁國睢陽人也睢陽公子嘉平五年立城東百步有石室刊云漢鴻臚橋仁祠城北五里有石虎石柱而無碑誌不知何時建也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謂景薄爲北亳矣（案北近刻訛作此）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者也闞駰曰湯都也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皇甫謐以爲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之言湯居亳與葛爲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學陵去偃師八百里（案陵近刻訛作陂）不得童子餽餉而爲之

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古文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征自葛始即孟子之言是也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案池近刻訛作地）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于徵者也非殷湯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爲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而世謂之王子喬冢冢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眞人聞其仙不知興何代也博問道家（案問近刻訛作聞）或言潁川或言產蒙初建此城則有斯丘傳承先民曰王氏墓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之時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明則祭而察焉時天鴻雪下無人徑有大

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爲神其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立冢前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也忽然不見時令泰山萬熹（案近刻訛作喜）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應乃造靈廟以休厥神于是好道之儔自遠方集或絃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歷丹丘（案近刻覃訛作譚丘訛作思）知至德之宅兆實眞人之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致禮祠濯之敬肅如也國相東萊王璋字伯儀（案儀近刻訛作義）以爲神聖所興必有銘表乃與長史邊乾遂樹之玄石紀

頌道烈觀其碑文意似非遠既在逕見（案近刻訛作既有經見）不能不書存耳（案近刻作存焉）

獲水出汳水于梁郡蒙縣北

漢書地理志曰獲水首受甾獲渠（案獲水下近刻有也字又有十三州志曰五字並衍文）亦兼丹水之稱也竹書紀年曰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又曰宋大水（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宋大夫）丹水壅不流蓋汳水之變名也獲水自蒙東出（案近刻訛作出）水南有漢故繹幕令匠碑匠字公輔嶷府君之少子也碑字碎落不可尋識竟不知所立歲月也獲水又

東逕長樂固北己氏縣南東南流逕于蒙澤十三州志曰蒙澤在縣東春秋莊公十二年宋萬與公爭博殺閔公于斯澤矣獲水又東（案獲近刻訛作汳）逕虞縣故城北古虞國也昔夏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者也王莽之陳定亭也城東有漢司徒盛允墓碑（案近刻脫碑字）允字伯世（案允近刻訛作公）梁國虞人也其先奭氏至漢中葉避孝元皇帝諱改姓曰盛世濟其美以迄于公察孝廉除郎累遷司空司徒延熹中立墓中有石廟廟宇傾頹基構可尋獲水又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春秋哀公二十六年冬宋景公遊于空澤（案近刻脫宋景二字）辛巳卒于連中大尹立啓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者矣獲水又東逕龍譙固（案固近刻訛作國）又東合黃水口水上承黃陂下注獲水獲水又東入櫟林世謂之九里柞獲水又東南逕下邑縣故城北楚考烈王滅魯頃公亡遷下邑又楚漢彭城之戰呂后兄澤軍于下邑（案兄澤近刻訛作周）高祖敗還從澤軍子房寧指地之策收城下之師陸機所謂即下邑者也王莽更名下治矣獲

水又東逕碭縣故城北（案碭下近刻衍山字）應劭曰縣有碭山山在東出文石秦立碭郡蓋取山之名也王莽之節碭縣也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斬山作郭穿石爲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水有大鯉魚黎民謂藏有神不敢犯神（案近刻民訛作氏犯訛作犯之）凡到藏皆潔齋而進不齋者至藏輒有獸噬其足獸難得見者云似狗所未詳也山上有梁孝王祠獲水又東穀水注之上承碭陂（案碭近刻訛作陽）陂中有香城城在四水之中承諸陂散流爲零水濩水清水也（案爲近刻訛作謂）積而成潭謂之碭水碭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爲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浮遊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皆潔齋待于水旁設屋祠果乘赤鯉魚出入坐祠中碭中有可萬人觀之（案可近刻作千）留月餘復入水也彼水東注謂之穀水東逕安山北即碭北山也山有陳勝墓秦亂首兵伐秦弗終賊謀死葬于碭謚曰隱王也穀水又東北注于獲水獲水又東歷藍田鄉郭又東逕梁國杼秋縣故城南王莽之予秋也（案予近刻訛作子）獲水又東歷洪溝東注（案此下近刻衍之字）南北各一溝溝首對獲世謂之鴻溝（案鴻近刻訛作洪）非也春秋昭公八年秋蒐于紅杜預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即地理志之杼縣也景帝三年（案近刻訛作高后三年）封楚元王子富爲侯國王莽之所謂貢矣（案貢近刻訛作是）蓋溝名音同非楚漢所分也

又東過蕭縣南睢水北流注之（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入注內睢訛作獲考注云卽經所謂睢水也是此經之文而訛入注今改正）

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也戴延之謂之同孝山云取漢陽城侯劉德所居里名目山也劉澄之云縣南有目山未詳孰是也山有箕谷谷水北流注獲世謂之西流水言水上承梧桐陂陂水西流因以爲名也余嘗逕蕭邑城右惟是水北注獲水更無別水疑即經所謂睢水也城東西及南三面臨側獲水故沛郡治縣亦同居矣城南舊有石橋基處（案近刻訛作虛）猶石爲梁高二丈今荒毀殆盡亦不其誰所造也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春秋宣公十二年楚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之士同挾纊（案近刻作挾纊也三軍之士皆同挾纊乃後人據左傳之文所改）蓋恩使之然矣蕭文姬爲頃公之母郤克所謂蕭同叔子也獲水又東歷龍城不知誰所創築也獲水又東逕同孝山北山陰有楚元王冢上圓下方累石爲之高十餘丈廣百許步經十餘墳悉結石也獲水又東淨淨溝水注之水上承梧桐陂西北流即劉中書澄之所謂白溝水也（案溝近刻訛作瀆）又北入于獲俗名之曰淨淨溝也

又東至彭城縣北東入于泗

獲水自淨淨溝東逕阿育王寺北或言楚王英所造非所詳也盛遊育王之遺法因以名焉與安陂水合水上承安陂餘波北逕阿育王寺側水上有梁謂之玄注橋水旁有石墓宿經開發石作工奇殊爲壯構而不知誰冢疑即澄之所謂彥冢也水北流注于獲獲水又東逕彌黎城北劉澄之永初記所謂城之西南有彌黎城者也獲水于彭城西南迴而北流逕彭城城西北舊有楚大夫龔勝宅即楚老哭勝處也獲水又東轉逕城北而東注泗水北三里有石冢被開傳言楚元王之孫劉向冢未詳是否城即殷大夫老彭之國也于春秋爲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魚石崔子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于邳圯勒魚石于彭城（案勒近刻訛作勒）即是縣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項羽都焉謂之西楚漢祖定天下以爲楚郡封弟交爲楚王都之宣帝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王莽更之曰和樂郡也徐州治城內有漢司徒袁安魏中郎將徐庶等數碑並列植于街右咸曾爲楚相也（案近刻脫並字）大城之內有金城東北小城劉公更開廣之皆壘石高四丈列壍環之小城西又有一城（案近刻脫有字）是大司馬琅邪王所脩因項羽故臺經始即構宮觀門閣（案近刻閣訛作閤）惟新厥制義熙十二年霖雨驟澍汳水暴長城遂崩壞冠軍將軍彭城劉公之子也登更築之悉以塼壘宏壯堅峻樓櫓赫奕南北所無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河東薛安都舉城歸魏魏遣博陵公尉苟仁城陽公孔伯恭援之邑閣如初（案閣近刻作閤）觀不異昔日後毀撤一時俱盡間遺工雕鏤尚存龍雲達勢奇爲精妙矣城之東北角起層樓于其上號曰彭祖樓地理志曰彭城縣古彭祖國也（案古近刻作故）世本曰陸終之子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彭祖城是也下曰彭祖冢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于此有冢蓋亦元極之化矣其樓之側襟汳帶泗（案近刻脫襟字）東北爲二水之會也聳望川原極目清野斯爲佳處矣

水經注卷二十三

水經注卷二十四

後魏 酈道元 撰

睢水 瓠子河 汶水

睢水出梁郡鄢縣

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案蒗蕩近刻作蒗蕩)東北流地理志曰睢水首受陳留浚儀狼湯水也(案狼湯近刻作蒗蕩)經言出鄢非矣又東逕高陽故亭北俗謂之陳留北城非也蘇林曰高陽者陳留北縣也按在留故鄉聚名也(案故近刻訛作使)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十二月雍丘令董生仰餘徽于千載遊茂美于絕代命縣人長照為文(案長近刻作蔓)用章不朽之德其略云辍洗分餐諸謀帝猷陳鄭有涿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綏靜黎物生民以來功盛莫崇今故宇無閒而單碑介立矣(案近刻宇訛作字單訛作軍)陳留風俗傳曰酈氏居于高陽沛

公攻陳留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將軍商有功食邑于涿故自陳留徙涿(案此二字近刻脫)縣有鉼亭鉼鄉建武二年世祖封王常為侯國也睢水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縣舊杞國也殷湯周武以封夏后繼禹之嗣楚滅杞秦以為縣圈稱曰縣有五陵之名故以氏縣矣城內有夏后祠昔在二代享祀不輟秦始皇因禁其表為大城而以縣焉(案因近刻訛作固)睢水又東水積成湖俗謂之白羊陂陂方四十里右則蕩梁陂水注之其水上承陂水東北逕雍丘城北又東分為兩瀆謂之雙溝俱入白羊陂陂水(案近刻訛作之)東合洛架口(案近刻口上衍水字)水上承汳水謂之洛架水東南流入于睢水睢水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北又東逕雍丘城北睢水又東逕寧陵縣故城南故為伯國也王莽改曰康善矣歷鄢縣北二城南北相去五十里故經有出鄢之文城東七里水次有單父令楊彥尚書郎楊禪字文節兄弟二碑漢光和中立也

東過睢陽縣南(案東上近刻衍又字)

睢水又東逕橫城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樂大心禦華向于橫(案近刻作樂大心豐愆華牼向于橫蓋後人據左傳增加四字)杜預曰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習傳之非也睢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睢水又東逕高鄉亭北又東逕亳城北南亳也即湯所都矣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周成王(案近刻訛作武王)封微子啓于宋以嗣殷後為宋都也昔宋元君夢江使乘輜車被繡衣而謁于元君元君感衞平之言而求之于泉陽男子余且獻神龜于此矣秦始皇二十二年以為碭郡漢高祖嘗以沛公為碭郡長天下既定五年為梁國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為梁王太

后之愛子景帝寵弟也是以警衞貂侍飾同天子藏珍積寶多擬京師招延豪傑士咸歸之長卿之徒免官來遊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觀臺苑屏榭勢並皇居其所經構也役夫流唱必曰睢陽曲(案近刻般曲字)創傳由此始也城西門即寇先鼓琴處也先好釣居睢水旁宋景公問道不告殺之後十年止此門鼓琴而去宋人家家奉事之南門曰盧門也春秋華氏居盧門里叛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也司馬彪郡國志曰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焉獨上謂之蠡臺亦曰升臺焉當昔全盛之時故與雲霓競遠矣續述征記曰迴道似蠡故謂之蠡臺非也余按闕子稱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于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于孟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案城近刻訛作梁)餘勢逸勁猶飲羽于石梁然則蠡臺即是虎圈臺也蓋宋世牢虎所在矣晉太和中大司馬桓溫入河命豫州刺史袁真開石門鮮卑堅戍此臺真頓甲堅城之下

不果而還蠡臺如西(案如近刻作而)又有一臺俗謂之女郎臺臺之西北城中有涼馬臺臺東有曲池池北列兩釣臺水周六七百步蠡臺直東又有一臺世謂之雀臺也城內東西道北有晉梁王妃王氏陵表並列二碑碑云妃諱粲字女儀東萊曲城人也齊北海府君之孫司空東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嬪于司馬氏泰始二年妃于國太康五年薨營陵于新蒙之(案此下有脫文)太康九年立碑東即梁王之吹臺也(案臺近刻訛作宮)基陛階礎尚在今建追明寺故宮東即安梁之舊地也齊周五六百步(案齊近刻作勝)水列釣臺池東又有一臺世謂之清冷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臺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余按漢書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為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楊之門(案陽下近刻衍州字)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屬于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

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于其上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雪亦曰梁王不悅遊于兔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塊立無復鐘日之望矣城北五六里便得漢太尉橋玄墓案橋近刻訛作喬下同冢東有廟即曹氏孟德親酹處操本微素嘗候于玄玄曰天下將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感知己後經玄墓祭云操以頑質見納君子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約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言非至親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悽愴致祭以申宿懷冢列數碑一是漢朝羣儒英才哲士感橋氏德行之美乃共刊石立碑以示後世一碑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案近刻訛作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為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案近刻皦訛作微考訛作舍乃共勒嘉石昭明芳烈一碑是隴西枹罕北次陌碭守長騭為左尉漢陽獂道趙馮孝高以橋公嘗牧涼州感三綱之義慕將順之節以為公之

勳美宜宣舊邦乃樹碑頌以昭令德光和七年案近刻訛作元年主記掾李友字仲僚作碑文碑陰有右鼎文建寧三年拜司空又有中鼎文建寧四年拜司徒又有左鼎文光和元年拜太尉鼎銘文曰故臣門人相與述公之行咨度體則文德銘于三鼎武功勒于征鉞書于碑陰以昭光懿又有鉞文稱是用鏤石假象作茲征鉞軍鼓陳之于東階亦以昭公之文武之勳焉廟南列二柱柱東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廟前東北有石駝駝西北有二石馬皆高大亦不甚彫毀案近刻訛作廟惟惟廟頹構舊傳遺墉石鼓仍存鉞今不知所在睢水于城之陽積而為逢洪陂陂之西南有陂又東合明水水上承城南大池池周千步南流會睢謂之明水絕睢注渙睢水又東南流歷于竹圃水次綠竹蔭渚菁菁實望世人言梁王竹園也睢水又東逕穀熟縣故城北睢水又東蘄水出焉睢水又東逕粟縣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國也王莽曰成富睢水又東逕太丘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敬丘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恭王子節侯劉政為侯國漢明帝更從今

名列仙傳曰仙人文賓邑人賣靽履為業以正月朔日會故嫗于鄉亭西社教令服食不老即此處矣案近刻脫以正月至即此處共二十二字睢水又東逕芒縣故城北漢高帝六年封彭祖為侯國王莽之傳治也世祖改曰臨睢城西二里水南有豫州從事皇毓碑殞身州牧陰君之罪時年二十五臨睢長平輿李君二千石丞綸氏夏文則案近刻丞訛作承綸訛作輪高其行而悼其殞州國咨嗟閭表墓昭敘令德式示後人城內有臨睢長左馮翊王君碑善有治功累遷廣漢屬國都尉吏民思德縣人公府掾陳盛孫郎中兒定興案兒近刻訛作倪劉伯鄺等共立石表政以刊遠績縣北與碭縣分水有碭山芒碭二縣之間案近刻脫二字山澤深固多懷神智有仙者涓子主柱並隱碭山得道漢高祖隱之呂后望氣知之即于是處也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

又東過相縣南屈從城北東流當蕭縣南入于陂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入于睢考睢水與梧桐陂水相通注故經敘睢水言入于陂今改正

相縣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為泗水郡漢高

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南越桂林監居翁為侯國曰湘成也王莽更名郡曰吾符案近刻作更名之吾符縣曰吾符亭案此下近刻有也字睢水東逕石馬亭亭西有漢故伏波將軍馬援墓睢水又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案共近刻訛作恭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遇火而死斯堂即伯姬燒死處也城西有伯姬冢昔鄭渾為沛郡太守于蕭相二縣興陂堰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睢水又左合白溝水案溝近刻訛作瀆水上承梧桐陂陂側有梧桐山陂水西南流逕相城東而南流注于睢睢盛則北流入于陂陂溢則西北注于睢出入迴環更相通注故經有入陂之文案入陂原本及近刻訛作入睢今改正睢水又東逕彭城郡之靈壁東東南流漢書項羽敗漢王于靈壁東即此處也又云東通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界未詳案未近刻訛作又睢水逕穀熟兩分睢水而為蘄水案而字近刻訛在睢水上故二水所在枝分通謂兼稱案謂近刻訛作為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又云漢

軍之敗也睢水為之不流睢水又東南逕竹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篤亭也李奇曰今竹邑縣也睢水又東與滭湖水合水上承甾丘縣之渒陂南北百餘里東西四十里東至朝解亭西屆彭城甾丘縣之故城東王莽更名之曰善丘矣其水自陂南系于睢水又東睢水南案近刻訛作睢水又東南八丈故瀆水注之水上承蘄水而北會睢水又東逕符離縣故城北漢武帝元狩四年案元狩四年近刻訛作元光四年封路博德為侯國王莽之符合也睢水又東逕臨淮郡之取慮縣故城北案近刻脫北字

昔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爲縣令遇母于此乃使良馬踟躕輕軒罔進顧訪病嫗乃其母也誠願宿憑而冥感昭徵矣睢水又東合烏慈水水出縣西南烏慈渚潭漭東北流與長直故瀆合瀆舊上承蘄水(案近刻訛作溝)北流八十五里注烏慈水烏慈水又東逕取慮縣南又東屈逕其城東而北流注于睢睢水又東逕睢陵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劉楚爲侯國王莽之睢陸也睢水又東與潼水故瀆會舊上承潼縣西南潼陂東北流逕潼縣故城北又東北逕睢陵縣下會睢水(案近刻脫睢水二字)睢水又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高祖十二年封莊侯冷耳爲侯國應劭曰相水出沛國相縣(案近刻衍相水上下字)故此加下也然則相又是睢水之別名也(案近刻亦衍相字上下字)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經止蘄縣非也所謂得其一而亡其二矣

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

縣北十里即瓠河口也尚書禹貢雷夏既澤雝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雝許愼曰雝者河雝水也暨漢武帝元光三年(案近刻訛作武帝元封二年三字訛作之)河水南決漂害民居元封二年(案近刻訛作元封二年上文訛在此)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于是上自萬里沙還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塡決河上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案近刻脫此八字)殫爲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是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案近刻訛作維唯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迴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衞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案近刻脫此二十四字)隤竹林兮楗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口築宮于其上名曰宣房宮故亦謂瓠子隁爲宣房堰而水亦以瓠子受名焉平帝已後未及脩理河水東浸日月彌廣永平十二年顯宗詔樂浪人王景治渠築堤起自滎陽東至千乘一千餘里景乃防遏衝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絕而不通惟溝瀆存焉河水舊東決(案近刻訛作河)逕濮陽城東北故衞也帝顓頊之墟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案近刻訛作相土之相)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衞成公自楚丘遷此秦始皇徙衞君角于野王置東郡治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也章邯守濮陽(案近刻訛作章部衞公)環之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固又東逕鹹城南(案近刻脫此六字)春秋僖公十三年夏會于鹹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東南(案近刻脫北二字)有鹹城者是也(案近刻訛是字在也字之下)又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案近刻脫此六字)盡曹地也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案近刻訛作桃)或謂之洮也瓠瀆又東南逕清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經書楚滅蕭晉人宋衞曹同盟于清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魏東郡尉治(案近刻脫東字)

東至濟陰句陽縣爲新溝

瓠河故瀆又東逕句陽縣之小成陽(案近刻脫縣字小字)城北側讀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案近刻脫林字)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北半里許實中俗嘑以爲囚堯城士安蓋以是爲堯冢也瓠瀆又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亭瓠河逕其南爲羊里水蓋資城地而變名猶瓠有新溝之異稱矣黃初中賈逵爲豫州刺史與諸將征吳于洞浦有功魏封逵爲羊里亭侯邑四百戶即斯亭也俗名之羊子城非也蓋韻近字轉耳又東右會濮水枝津水上承濮渠東逕沮丘城南(案近刻訛作徂)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丘城六國時沮楚同音(案近刻脫音字)以爲楚丘非也又東逕濮城南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案近刻訛作西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者也又東逕句陽縣西句瀆出焉濮水枝渠又東北逕句陽縣之小成陽東垂亭西(案近刻衍小成陽下縣故二字)而北入瓠河地理志曰濮水首受泲于封丘縣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者也又按地理志山陽郡有都關縣今其城在廩丘城西考地志有陽廩丘俱屬濟陰(案句陽原本及近刻作句陽今據上文與地理志訂正)則都關無緣山陽理又按地理志鄃都亦是山陽之屬縣矣(案鄃漢志今本作城都)而京杜考地驗城(案近刻訛作相)又茲言在廩丘城南推此而論似地理志之誤矣(案近刻原本茲誤脫理字今據上文訂補)或亦疆理參差所未詳瓠瀆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公八年宋公衞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

者也

又東北過廩丘縣爲濮水

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成陽縣故城西北十餘里（案近刻訛作城）昔華胥履大跡處也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漁也澤之東南卽成陽縣故史記曰武王封弟叔武于成應劭曰其後乃遷于成之陽故曰成陽也地理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于城爲西南稱曰靈臺（案近刻訛作鄉）鄉曰崇仁邑號脩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筍不敢採捕前並列數碑栝柏數株檀馬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尙脩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蔭扶疎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于城爲西南在靈臺之東北按郭緣生述征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叙堯卽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妃祠（案近刻脫祠字）見漢建寧五

年五月（案五年近刻訛作四年）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云堯陵北仲山甫墓南（案近刻脫仲字）二冢間有伍員祠（案近刻脫有字）晉大安中立一碑是永興中建今碑祠並無處所又言堯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東南六里堯母慶都冢堯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驗狀咸爲疎僻蓋聞疑書疑耳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迍澤之東北（案近刻訛作湖）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也鄭玄曰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皇甫謐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余謂鄭玄之言爲然故揚雄河水賦曰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于河之㠐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按之圖緯于事爲允士安又云定陶西南陶丘舜所陶處也（案近刻脫所陶處三字）不言在此緣生爲失瓠河之北卽廩丘縣也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廩丘者春秋之所謂齊邑矣實表東海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案近刻脫一孫字）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案近刻脫會字）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師救廩丘及田

布戰于龍澤田布敗逋（案近刻田布敗逋訛作）是也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廩丘爲濮水者也縣南瓠北有羊角城春秋傳曰烏餘取衞羊角（案近刻脫烏餘二字衞訛作晉）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竇入介于其庫（案近刻脫于字）登其城克而取之者也京相璠曰衞邑也今東郡廩丘縣南有羊角城高魚魯邑也（案此五字近刻訛作今魯邑也四字）今廩丘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謂羊角爲角逐城皆非也瓠河又逕陽晉城南史記蘇秦說齊曰過衞陽晉之道逕于亢父之險者也今陽晉城在廩丘城東南十餘里與都關爲左右也張儀曰秦下甲攻衞陽晉人關天下之匈徐廣史記音義云關一作開東之亢父則其道矣瓠河之北又有郕都城（案續書今本作城都）春秋隱公五年（案近刻訛作三年）郕侵衞京相璠曰東郡廩丘縣南三十里有郕都故城（案近刻訛作有故郕都地理志曰山陽郕也十二字）褚先生曰漢封金安上爲侯國（案史記今本金安上所封國作都成）王莽更名之曰城穀者也瓠河又東逕黎縣故城南王莽改曰黎治矣應劭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黎縣也（案近刻訛作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

于衞（案黎侯下近刻衍陽字）詩所謂胡爲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瓠河又東逕𢉖縣故城南（案𢉖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廩說文云𢉖從广耗聲濟陰有𢉖縣故正）今地理志濟陰之屬縣也褚先生曰漢武帝封金日磾爲侯國王莽之萬歲矣世猶謂之爲萬歲亭也瓠河又東逕鄆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卽此城也

又北過東郡范縣東北爲濟渠與將渠合

瓠河自運城東北逕范縣與濟濮枝渠合故渠上承濟瀆于乘氏縣北逕范縣左納瓠瀆故經有濟渠之稱又北與將渠合（案近刻脫此二字）渠受河于范縣西北東南逕秦亭南杜預釋地曰（案近刻脫曰字）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者也（案近刻脫者字）又東南逕范縣故城南王莽更名建睦也漢興平中靳允爲范令曹太祖東征陶謙于徐州張邈迎呂布郡縣響應程昱說允曰君必固范我守東阿田單之功可立（案近刻脫此二字）卽斯邑也將渠又東會濟渠自下通謂之將渠北逕范城東俗又謂

之趙溝非也

又東北過東阿縣東

瓠河故瀆又東北左合將渠枝瀆枝瀆上承將渠于范縣（案近刻脫枝瀆二字）東北逕范縣北又東北逕東阿城南而東入瓠河故瀆又北逕東阿縣故城東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左傳曰冬盟于柯始及齊平杜預曰東阿卽柯邑也按國語曹沫挾七首劫齊桓公返遂邑于此矣

又東北過臨邑縣西又東北過茌平縣東爲鄧里渠一

自宣防已下將渠已上無復有水將渠下水首受河

自北爲鄧里渠

又東北過祝阿縣爲濟渠

河水自四瀆口出爲濟水（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自瀆口出考濟水注云河水自四瀆口東北流而爲濟又河水注云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逕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卽此今改正）濟水二瀆合而東注于祝阿也（案濟水二瀆四字有外渠考河水注云濟水受河翁自是出東北流九里與清水合故濟瀆也是河水自四瀆口分流入濟與故瀆合然則二瀆當是故瀆之訛）

又東北至梁鄒縣西分爲二

灉水尋梁鄒濟無二流蓋經之誤

其東北者爲濟河其東者爲時水又東北至濟西濟河東北入于海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太山華縣東

又南至費縣東入于沂

時卽耏水也音而春秋襄公三年齊晉盟于耏者也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澅水西北入濟（案近刻訛作沛下同）卽地理志之如水矣（案之近刻訛作下）耏加聲相似然則澅水卽耏水也蓋以澅與時合得通稱矣時水自西安城西南分爲二水枝津別出西流德會水注之水出昌國縣黃山西北流逕昌國縣故城南昔樂毅攻齊有功燕昭王以是縣封之爲昌國君德會水又西北五里泉水注之水出縣南黃阜北流逕城西北入德會又西北世謂之滄浪溝又北流注時水地理志曰德會水出昌國西北至西安入如是也（案如近刻訛作灉）時水又西逕東高苑城中而西注也俗人遏令側城南注又屈逕其城南（案近刻脫逕字）史記漢文帝十五年分齊爲膠西王國都高苑（案近刻訛作邑）徐廣音義曰樂安有高苑城故俗謂之東高苑也（案近刻脫高字）其水又北注故瀆又西蓋野溝水注之源導延鄉城東北平地出泉西北逕延鄉城北地理志千乘有延鄉縣世人謂故城爲從城延從字相似讀隨字改所未詳也西北流世謂之蓋野溝又西北流逕高苑縣北注時水時水又西逕西高苑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丙倩爲侯國王莽之常鄉也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源上出盤陽（案源上近刻訛作上源）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于樂安枝流旱則竭涸（案近刻訛作耗）爲春秋之乾時也左傳莊公九年齊魯戰地魯師敗處也時水西北至梁鄒城入于濟非濟入時蓋時來注濟若濟分東流明不得以時爲名尋時濟更無別流南延華費之所斯爲謬矣

汶水出萊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其縣南（案其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嬴蓋後人因注內言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南遂遽嬴實改考注云汶不得過其縣南也此何乃舉經文之誤今訂正）

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里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濟故不得過其縣南也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藥草（案近刻訛藥作皁）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蹊斷徑（案近刻脫斷字）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鮮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棲愚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余時逕此爲之躊躇爲之屢眷矣余按麥丘愚公在齊川谷猶傳其名不在魯（案此三字近刻訛在川谷上）蓋誌者之謬耳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桓公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成婚于齊也

又西南過奉高縣北（案西近刻訛作東）

奉高縣漢武帝元封元年立以奉泰山之祀泰山郡治也（案近刻脫之祀泰山四字）縣北有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季札之騁上國也喪子于嬴博之間卽此處也從征記曰嬴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圓其高可隱也前有石銘一所漢末奉高令所立無所述敘標誌而已自昔恒鑿民戶灑掃之今不能然碑石糜碎靡有遺矣惟故趺存焉（案近刻脫故字）

屈從縣西南流

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淮南子曰汶出弗其高誘曰山名也或斯阜矣（案近刻訛作也）牟縣故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故應劭曰魯附庸也俗謂是水爲牟汶也又西南逕奉高縣故城西（案近刻訛作而）西南流注于汶汶水又南右合北汶水水出分水溪源與中川分水東南流逕泰山東右合天門下溪水（案近刻脫合字）水出泰山天門下谷東流古者帝王升封咸憩此水水上往往有石窦存焉蓋古設舍所跨處也馬第伯書云光武封泰山第伯從登山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遙望其人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乃知是人（案近刻脫此二十四字）仰視巖石

松樹鬱鬱蒼蒼如在雲中俯視溪谷碌碌不可見丈尺（案近刻脫見字）直上七里天門（案七下近刻衍十字）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矣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日觀者（案近刻脫日觀二字）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其水自溪而東濬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田（案田字近刻訛在下句龜字下）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案此下近刻衍故字）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也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又合環水水出泰山南溪南流歷中下兩廟間（案下近刻訛作階）從征記曰泰山有下中上三廟牆闕嚴整廟中柏樹夾兩階大二十餘圍蓋漢武所植也赤眉嘗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存門閣三重樓榭四所三層壇一所高丈餘廣八尺樹前有大井極香冷異于凡水不知何代所掘不常浚渫而水旱不減庫中有漢時故樂器及神車木偶皆靡密巧麗又有石虎建武十三年（案虎近刻訛作勒）永貴侯張余上金馬一匹高二尺餘形制甚精中廟去下廟五里屋宇又崇麗于下廟廟東西夾澗上廟在山頂即封禪處也其水又屈而東流（案此下近刻衍又于汶水四字）又東南

逕明堂下（案近刻訛作又東南逕明堂下）漢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降坐明堂于山之東北阯武帝以古處險狹而不顯也欲治明堂于奉高傍而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于汶上（案近刻訛作水）如帶圖也古引水為辟雍處基礎存焉世謂此水為石汶山海經曰環水出泰山東流注

于汶（案近刻訛作注）即此水也環水又左入于汶水汶水數川合注（案近刻脫此四字）又西南流逕徂徠山西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廣雅曰道梓松也抱朴子稱玉策記曰千歲之松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又稱天陵有偃蓋之松也所謂樓松也脣運子曰松樅高十仞而無枝（案十近刻訛作千）非憂正室之無柱也（案正室近刻訛作王宮宋本訛作王宇）爾雅曰松葉柏身曰樅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甫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徠之山也赤眉渠帥樊崇所保也（案渠近刻訛作

壘）故崇自號尤徠三老矣山東有巢父廟（案近刻脫有字）山高十里山下有陂水方百許步三道流注一水東北沿溪而下屈逕縣南西北流入于汶一水北流歷澗西流入于汶一水南流逕陽關亭南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臧紇自陽關者也又西流入于汶水也

過博縣西北

汶水南逕博縣故城東春秋哀公十一年會吳伐齊取博者也（案近刻脫齊取二字）灌嬰破田橫于城下屈從其城南西流不在西北也汶水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春秋成公二年齊侯圍龍龍囚頃公嬖人盧蒲就魁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取龍者也漢高帝八年封謁者陳署為侯國汶水又西南逕亭亭山東黃帝所禪也山有神廟水上有石門舊分水下溉處也汶水又西南逕陽關故城西本鉅平縣之陽關亭矣（案此下近刻有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臧紇自陽關者矣十五字係重出衍文）陽虎據之以叛伐之虎焚萊門而奔齊者也汶水又南左會淄水水出泰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春秋隱公十一年營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

菟裘聚淄水又逕梁父縣故城南縣北有梁父山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故縣取名焉淄水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地理志泰山之屬縣也世謂之柴汶矣淄水又逕郕縣北（案近刻脫縣字）漢高帝六年封董渫為侯國春秋齊師圍郕郕人伐齊飲馬于斯水也昔孔子行于郕之野遇榮啟期于是衣鹿裘被髮琴歌三樂之歡夫子善其能寬矣淄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汶水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又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矣淮南子曰貉渡汶則死天地之性倚伏難尋固不可以情理窮也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王莽之汶亭也縣北有曲水亭（案亭上近刻衍池字）春秋桓公十二年經書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左傳曰平杞莒也故杜預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漢章帝元和二年（案近刻訛作三）年東巡泰山立行宮于汶陽執金吾耿恭屯于汶上城門基塹存焉（案城門二字近刻訛在于字上）世謂之闕陵城也汶

水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而西注（案近刻脫西字）

又西南過蛇丘縣南

汶水又西洸水注焉又西逕蛇丘縣南縣有鑄鄉城（案近刻訛作治鑄鄉故城）縣春秋左傳宣叔娶于鑄（案此下衍是也二字）杜預曰濟北蛇丘縣所治鑄鄉城者也（案左傳集解無鑄鄉城三字）

又西南過剛縣北（案近刻剛訛作闞）

地理志剛故闞也（案近刻剛訛作鄉）王莽更之曰柔應劭曰春秋經書齊人取讙及闡今闡亭是也（案近刻脫今闡二字）杜預春秋釋地曰闡在剛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

縣治俗人又謂之闡亭（案近刻訛作闞亭）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未知孰是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縣東北泰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僖公以賜季友蛇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故京相璠曰今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俗謂之濁須水非矣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經書公會齊侯于下讙是也今俗謂之夏暉城蓋春秋左傳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齊侯送姜氏于下讙非禮也（案近刻也上衍是字）世有夏暉之名矣蛇水又西南入汶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棘亭南春秋成公三年經書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圍之南去汶水八十里又西南逕遂城東地理志曰蛇丘遂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公十三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為然然縣東北無城以擬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杜預傳疑之非也又西逕下讙城西而入汶水汶水又西逕春亭北考古無春名惟平陸縣有崇陽亭然是亭東去剛城四十里（案近刻脫亭字）推璠所注則符並所未詳也

又西南過東平章縣南（案原本及近刻並脫東字今補）

地理志曰東平國故梁也景帝中六年（案中下近刻衍年字）別為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王莽之有鹽也（案近刻也上衍城字）章縣按世本任姓之國也齊人降章者也故城（案近刻脫城字）在無鹽縣東北五十里（案縣近刻訛作城）汶水又西南有泌水注之水出肥成縣東白原（案近刻訛作肥縣東北白原）西南流逕肥成縣故城南樂正子春謂其弟子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焉左逕句窳亭北章帝元和二年鳳凰集肥成句窳亭復其租而巡泰山即是亭也泌水又西南逕富成縣故城西王莽之成富也其水又西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王莽之鄣亭也世以此為鄣城非蓋因巨新之故耳

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

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郈鄉城南郈昭伯之故邑也（案郈昭伯近刻訛作魯叔孫昭伯）禍起闘雞矣（案起近刻訛作及）春秋左傳定公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縣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案近刻脫國字）今有厥亭汶水又西逕危山南世謂之龍山也漢書宣元六王傳曰（案近刻訛作漢書五行志曰）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案晉灼曰至此乃注文此下又竄漢書本文）東平王雲及后謁曰漢世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案近刻脫曰字此訛作書表訛作象又此十字訛在下除之下）自之石所祭治石象報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告之王自殺后謁棄市國除汶水又西合為一水西南入茂都淀淀陂水之異名也淀水西南出謂之巨野溝又西南逕致密城南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案近刻訛作城）即夫子所宰之邑矣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男女之禮路不拾遺器不彫偽矣巨野溝又西南入桓公河北水西出淀謂之巨良水西南逕致密城北西南流注洪瀆次一汶西逕郈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瀦為澤渚（案兩近刻訛作逆）初平三年曹公擊黃巾于壽張東鮑信戰死于此其右一汶西流逕無鹽縣之故城南舊宿國也齊宣后之故邑所謂無鹽醜女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劉慶為東平侯即此邑也王莽更名之曰有鹽亭汶水又西逕郈鄉城南（案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郃下同今據漢書改正）地理志所謂無鹽有郈鄉者也汶水西南流逕壽張縣故城北春秋之良縣也縣有壽聚漢曰壽良應劭曰世祖叔父名良（案良近刻訛作昏）故光武改曰壽張也建武十二年（案近刻訛作十五年）世祖封樊宏為侯國汶水又西南長直溝水注之水出須昌城東北穀陽山南逕須昌城東又南漆溝水注焉水出無鹽城東北五里阜山下西逕無鹽縣故城北水側有東平憲王倉冢碑闕存焉元和二年（案近刻訛作三年）章帝幸東平祀以太牢親拜祠坐賜御劍于陵前其水又西流注長直溝溝水奇分為二一水西逕須昌城南入濟（案近刻訛作濰下同）一水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流入濟故瀆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合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余按誘說是乃東汶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證耳

水經注卷二十四

水經注卷二十五

後魏　酈道元　撰

泗水　沂水　洙水

泗水出魯卞縣北山

地理志曰：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經言北山，皆為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昔因公事，沿歷徐沇，路逕洙泗，因令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春秋昭公七年，謝息納季孫之言，以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世謂之曰陶墟，舜所陶處也（案近刻脫陶字）。墟有漏澤（案漏近刻訛作瀉），方十五里，淥水澂渟，三丈如減。澤西際阜，俗謂之嬀亭山。蓋有陶墟舜井之言，因復有嬀亭之名矣。阜側有三石穴（案側近刻訛作則），廣圓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則數夕之中（案近刻脫一漏字，又訛在此句之下），傾陂竭澤矣。左右民居，識其將漏，預以木為曲洑（案近刻訛作狀），約障穴口，魚鼈暴鱗，不可勝載矣。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水源南側有一廟，栝柏成林，時人謂之原泉祠（案人近刻訛作則），非所究也。泗水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案近刻脫九字），季武子取卞，曰聞守卞者將叛，臣率徒以討之，是也。南有姑蔑城，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者也。水出二邑之間，西逕郚城北。春秋文公七年，經書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杜預曰：魯邑也。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也。泗水自卞而會于洙水也。

西南過魯縣北

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為二流，水側有一城，為二水之分會也。北為洙瀆。春秋莊公九年，經書冬，浚洙。京相璠、服虔、杜預（案近刻脫服虔二字，京相璠下衍曰字）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為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于洙泗之間。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于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案近刻脫面字，又此句之下衍洙字），南北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後漢初，闕里荊棘，自闕從講堂至九里。鮑永為相，因修饗祠，以誅魯賊彭豐等。郭緣生言：洙水在城南，非也。余按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罟棄之。韋昭云：泗在魯城北。史記冢記、王隱地道記咸言葬孔子于魯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子冢。春秋孔演圖曰：烏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即子貢廬墓處也。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命曰孔里。孔叢曰（案孔叢下近刻有子字，係後人竄入）：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獸碣具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諸異樹，不生棘木刺草。今則無復遺條矣。泗水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即爰居所止處也。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于魯城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祭之。展禽譏焉。故莊子曰：海鳥止于魯侯，觴之奏以廣樂，具以太牢，三日而死。此養非所養矣。門，郭之外亦戒。爰居所止處。呂氏春秋曰：昔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于郭門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為天下惜；子不肖人也，不足愛。弟子曰：不肖人惡能與國士并衣哉？戎歎曰：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半夜而死。沂水北對稷門，昔圉人犖有力，能投蓋于此門。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之桷，反覆門上也。春秋僖公二十年，經書春，新作南門。左傳曰：書不時也。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案近刻作故）。其遺基猶在，地八丈餘矣。亦曰雩門。春秋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皋比而出者也。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相陳君立。昔曾參居此，梟不入郭。縣即曲阜之地，少昊之墟，有大庭氏之庫。春秋豎牛之所攻也。故劉公幹魯都賦曰：戢武器于有炎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坰。周成王（案近刻訛作武王）封姬旦于曲阜，曰魯。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為薛郡。漢高后元年，為魯國。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雖崩夷，猶高數丈。臺西百步有大井，廣三丈，深十餘丈，以石壘之，石似磬制（案近刻訛作以）。春秋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攻魯（案近刻脫人字），公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也。臺之西北二里，有周公臺，高五丈，周五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漢高祖十三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自秦燒詩書，經典淪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

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之（案世近刻訛作時）希有見者于時聞堂上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案近刻此下衍孔字）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間東向（案間近刻訛作面）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卽召問伯果服焉魏黃初元年（案近刻訛作二年）文帝令郡國脩起孔子舊廟置百石吏卒（案近刻訛作夫卒）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栝柏猶茂廟之西北二里有顏母廟廟像猶嚴有

脩栝五株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卽靈光殿基東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洛池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臺之基岸悉石也（案此七字近刻訛作池臺悉石也五字）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也是漢景帝程姬子魯恭王之所造也殿之東南卽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

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沂水又西逕圜丘北丘高四丈餘沂水又西流昔韓雉射龍于斯水之上尸子曰韓雉見申羊于魯有龍飲于沂韓雉曰吾聞之（案近刻訛作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沂水又西右注泗水也（案近刻也上衍者字）

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

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囚諸負瑕是也應劭曰瑕丘在縣西南昔衞大夫公叔文子升于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死則我

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民良田也瑕丘之名蓋因斯以表稱矣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言衞地魯衞雖殊土則一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漢安帝永初七年（案近刻訛作永寧九年）封馬光子朗爲侯國（案近刻訛作復）其水西南流入邾（案邾字下有入邾二字誤）春秋哀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漷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鄒山之陽（案近刻脫在字）依巖阻以墉固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于此後乃縣之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王莽之鄒亭矣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以爲名也（案近刻脫以字）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案家近刻訛作處下衍字）人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晉永嘉中（案近刻脫晉字）太尉郗鑒將鄉曲保此山（案保近刻訛作避）胡賊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山北有絕巖秦始皇觀禮于魯登于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

書門詩所謂保有鳧嶧者也（案有近刻訛作其）漷水又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城南山上有奚仲冢晉太康地記曰（案近刻脫曰字）奚仲冢在城南二十五里山上百姓謂之神靈也齊封田文于此號孟嘗君有惠喻今郭側猶有文冢結石爲郭作制嚴固學麗可尋行人往還莫不迳觀以爲異見矣漷水又西逕仲虺城北晉太康地記曰奚仲遷于邳仲虺居之以爲湯左相其後當周爵稱侯後見侵削霸者所絀爲伯任姓也應劭曰邳在薛徐廣史記音義曰楚元王子郢客（案近刻脫客字）以呂后二年封上邳侯也有下故此爲上矣晉書地道記曰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漷水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案泗下近刻衍西字）故京相璠曰薛縣漷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是也經言瑕丘東誤耳

又南過平陽縣西

縣卽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齊田肹（案近刻訛作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

者也王莽改之曰黽平矣泗水又南逕故城西世謂之漆鄉應劭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有漆鄉（案此下近刻衍邾字）今見有故城西南方二里所未詳也

又南過高平縣西洸水從西北來（案西北近刻訛作北西）流注之

泗水南逕高平山山東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里與衆山相連其山最高頂上方平故謂之高平山縣亦取名焉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漢宣帝地節三年封丞相魏相爲侯國高帝七年（案近刻訛作八年）封將軍

陳錯為犖侯音措案錯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錯史記索隱引三倉云九江人名作錯曰錯不得爲錯明矣今改正又案史記漢書功臣表並作橐索隱云屬山陽而臣瓚于地理志云音稀則作橐之訛耳地理志山陽之屬縣也案近刻訛作地理志曰縣故山陽之屬也王莽改曰高平應劭曰章帝改按本志曰王莽改名章帝因之矣所謂洸水者洙水也蓋洸洙相入互受通稱矣案近刻脫互字

又南過方與縣東

漢哀帝建平四年縣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

掘養之

荷水從西來注之案荷近刻訛作菏

荷水即濟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沿注于荷故因以名焉

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

地理志故湖陵縣也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地理志口故湖陵縣也今更正荷水在南王莽改曰湖陸應劭曰案此下原本及近刻並衍尚書二字一名湖陵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為湖陸侯更名湖陸也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為湖陵侯更名湖陵也考後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湖陵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前志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又郡國志高平侯國故橐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蓋光武中興其莽前改者不行用至亭前敗湖陵為陽陵故紫為高平為興莽爲以莽不足道故直曰章帝與名耳光武永平二年以秦湖侯益東平國見光武十王列傳注云秦縣一名高平其正文及注南秦字皆秦之湖是光武時仍前漢之舊稱秦湖陵章帝巳後則稱為平湖陸也今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湖陵下云禹貢浮于湖淮通于泗水在南莽曰湖陸郡即曰尚書一名湖章帝封東平王倉于為湖陵侯東名湖陵此條字誤者入泗淮當作淮泗一也泗于河當作通于禹貢二水在南當作荷水在南三也向書二字當在禹貢二字上不當在應勒曰下西也應劭時稱湖陸巳久所引處勒語宜為地理風俗記湖陸縣之文一名湖當是一名湖陵校漢淸者多稱陸字以起下文有陵字為更名耳五也

今當作若六也為須陵侯當作為湖陵侯七也二校湖陵當作史名湖陸八也資元此注亦自尚書漢名荳校是書若據漢志訛本增入說文荷字下云二字水在山陽湖陵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而水荷澤水內敘荷水云又東南過湖陸縣東入于泗水經濟元注亦引尚書浮于淮泗達荷今南書本皆水道建于河以尚書及前後漢書水經注互有舛誤訛作彼此參錯一處訂正然難了徹故備論之泗水

又東逕郗鑒所築城北又東逕湖陵城東南昔桓溫之北入也范擒慕容忠于此城東有度尚碑泗水又左會南梁水地理志曰水出蕃縣今縣之東北平澤出泉若輪焉發源成川西南流分為二水北水枝出西逕蕃縣北案近刻訛作北水西出逕蕃縣北西逕滕城北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薛侯曰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者也漢高祖封夏侯嬰為侯國號曰滕公鄒長曰今沛郡公丘也其水又逕于丘為案于近刻訛作公縣故城在滕西北城周二十里內有子城案近刻脫此九字按地理志即滕也周懿王子

錯叔繡文公所封也齊滅之秦以為縣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共王子劉順為侯國世以此水溉我良田遂及百秭故有兩溝之名焉南梁水自枝渠西南逕魯國蕃縣故城東俗以南鄰于鄒亦謂之西鄒水南梁水又屈逕城南應劭曰縣古小邾邑也地理志曰其水西流注于濟渠案濟近刻訛作沛下同又脫渠字濟在湖陸西而左注泗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互受通稱故有入濟之文闞駰十三州志曰西至湖陸入泗是也經無南梁之名而有涓涓之稱案涓近刻訛作淯下同涓之水疑即是水也戴延之西征記亦言湖陸縣之東南有涓涓水亦無記于南梁謂是吳王所道之瀆也余按湖陸西南止有是水延之蓋以國語云吳王夫差起師將北會黃池掘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于濟以是言之故謂是水為吳王所掘案近刻脫掘字非也余以水路求之止有泗川耳案有近刻訛作自蓋北達沂西北逕于商魯而接于濟矣案近刻脫矣字與所說廣耳非謂起自東北受沂西南注濟也假之有通非吳所趣年載誠眇人情則近案近刻訛作邇以今忖古益知延之之不通情理矣案益近刻訛作知一泗水又南澗水注之又

逕薛之上邳城西而南注者也

又東過沛縣東

昔許由隱于沛澤即是縣也縣蓋取澤為名宋滅屬楚在泗水之濱案在近刻訛作左于秦為泗水郡治黃水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鄉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者也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張晏曰魏郡有內黃縣故加外也薛瓚曰縣有黃溝故縣氏焉闞駰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于春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宋華元居于穫里宣公十五年楚鄭圍宋晉解揚還楚案揚近刻訛作楊致命于此宋人懼使華元乘闉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城下之盟所不能也子反退一舍宋楚乃平今城東關上猶有華元祠之不較城北有華元冢黃溝自城南東逕葵丘下春秋僖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東略之不知

西則否矣其在鄗乎（案作近刻訛作符）君務靖亂無勤于行
晉侯乃還即此地也黃溝又東注大澤蒹葭萑葦生
焉（案萑近刻訛作萇）即世所謂大薺陂也陂水東北流逕定陶
縣南又東逕山陽郡成武縣之楚丘亭北（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上六字訛作經下八字作注文考之下皆注內敘黃溝所逕不得承接經文今改正）
黃溝又東逕成武縣故城南（案東逕下近刻有部城北三字係下文衍複在此）王莽更之曰成安也黃溝又東北逕郜城北春秋
桓公二年經書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左傳
曰宋督攻孔父而取其妻殺殤公而立公子馮以郜
大鼎賂公臧哀伯諫爲非禮（案哀近刻訛作僖）十三州志曰
今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黃溝又東
逕平樂縣故城南又東右合泡水即豐水之上源也
水上承大薺陂東逕貰城北（案貰近刻訛作貫）又東逕巳氏
縣故城北王莽之巳善也縣有伊尹冢崔駰曰殷帝
沃丁之時（案近刻脫一時字）伊尹卒葬于薄皇覽曰伊尹冢
在濟陰巳氏平利鄉皇甫謐曰伊尹年百餘歲而卒
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臨喪以報大德
焉又東逕孟諸澤杜預曰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又
東逕郜成縣故城南（案近刻脫又東二字郜成訛作郜城）地理志山陽
縣也王莽更名之曰告成矣（案告成近刻訛作郜城）故世有南
郜北郜之論也又東逕單父縣故城南（案近刻脫縣字）昔宓
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
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故
也子聞之曰誠彼形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
治者小也王莽更名撫縣爲利父矣（案父近刻訛作善）世祖
建武十三年封劉茂爲侯國又東逕平樂縣右合泡
水水上承睢水于下邑縣界（案睢近刻訛作雎下同）東北注一

水上承睢水于杼秋縣界北流世又謂之瓠蘆溝水
積爲渚渚水東北流二渠雙引左合灃水俗謂之二
泡也自下灃泡並得通稱矣故地理志曰平樂侯國
也泡水所出又逕豐西澤（案近刻訛作渒）謂之豐水漢書稱
高祖送徒驪山徒多亡到豐西澤有大蛇當徑拔劍
斬之此即漢高祖斬蛇處也又東逕大堰（案近刻訛作偃）水
分爲二又東逕豐縣故城南王莽之吾豐也水側城
東北流右合枝水上承豐西大堰派流東北逕豐城
北東注灃水灃水又東合黃水時人謂之狂水蓋狂
黃聲相近俗傳失實也自下黃水又兼通稱矣水上

舊有梁謂之泡橋王智深宋史云宋太尉劉義恭于
彭城遣軍主稽玄敬北至城觀侯魏軍魏軍于清西
望見玄敬士衆魏南康侯杜道儁引趣泡橋沛縣民
逆燒泡橋又于林中打鼓儁謂宋軍大至爭渡泡水
水深酷寒凍溺死者殆半清水即泡水之別名也（案泡近刻訛作泗）
沈約宋書稱魏軍欲渡清西非也泡水又東
逕沛縣故城南秦末兵起蕭何曹參迎漢祖于此城
高帝十一年封合陽侯劉仲子爲侯國城內有漢高
祖廟廟前有三碑後漢立廟基以青石爲之階陛尚
存劉備之爲徐州也治此袁術遣紀靈攻備備求救
呂布布救之屯小沛招靈請備共飲布謂靈曰玄德
布弟也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乃植戟于門布彎
弓曰觀布射戟小枝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
一發中之遂解此即布射戟枝處也述征記曰城極
大四周壍通豐水豐水于城南東注泗即泡水也地
理志曰泡水自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者也泗水南
逕小沛縣東縣治故城南垞上（案城近刻訛作縣）東岸有泗

水亭漢祖爲泗水亭長即此亭也故亭今有高祖廟
（案近刻脫祖字）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廟闕崩褫略無全者
水中有故石梁處遺石尚存高祖之破黥布也過之
置酒沛宮酒酣歌舞慷慨傷懷曰遊子思故鄉也泗
水又東南流逕廣戚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元年封
劉擇爲侯國（案擇近刻訛作澤）王莽更之曰力聚也泗水又
逕留縣而南逕垞城東城西南有崇侯虎廟道淪遺
愛不知何因而遠有此圖泗水又南逕宋大夫桓魋
冢西山枕泗水（案枕近刻訛作杌）西上盡石（案西上近刻訛作上西）鑿
而爲冢今人謂之石郭者也郭有二重石作工巧夫
一以爲不如死之速朽也

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

泗水西有龍華寺是沙門釋法顯遠出西域浮海東
還持龍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自法顯始也其所
持天竺二石（案竺近刻訛作篤）仍在南陛東基堪中其石尚
光潔可愛泗水又南獲水入焉（案獲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濩今改正獲水入泗見卷二十三獲水內）而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周顯王四十二
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于斯水始皇自

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
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稱
樂大早絕鼎系當是孟浪之傳耳泗水又逕龔勝墓
南墓碣尚存又經亞父冢東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
縣郭東居巢亭中有亞父井吏民親事皆祭亞父于
居巢廳上後更造祠于郭東至今祠之按漢書項羽
傳歷陽人范增未至彭城而發疽死不言之居巢今
彭城南有項羽涼馬臺（案涼近刻訛作據）臺之西南山麓上
即其冢也增不慕范蠡之舉而自絕于斯可謂褊矣

推考諸事墓近于此也（案墓字近刻訛在事字上）
又東南過呂縣南
呂宋邑也春秋襄公元年晉師伐鄭及陳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是也縣對泗水漢景帝三年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鬭于縣白頸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鬭時有吳楚之反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也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于石梁即斯梁也懸濤漰渀寔爲泗險孔子所謂魚鼈不能游又云

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則不能也蓋惟岳之喻未便極天明矣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泗水又東南流丁溪水注之溪水上承泗水于呂縣東南流北帶廣隰山高而注于泗川泗水冬春淺澀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從此溪即陸機行思賦所云（案近刻脫行思三字）乘丁水之捍岸排泗川之積沙者也晉太元九年左將軍謝玄于呂梁遣督護聞人奭用工九萬擁水立七埭以利運漕者（案朱埭訛作壞云埭當作埭）
又東南過下邳縣西
泗水歷縣逕葛嶧山東即奚仲所遷邳嶧者也泗水又東南逕下邳縣故城西東南流沂水流注焉（案近刻訛作沂下流）（案近刻衍字）故東海屬縣也應劭曰奚仲自薛徙居之故曰下邳也漢徙齊王韓信爲楚王都之後乃縣焉王莽之閏儉矣（案近刻脫矣字）東陽郡治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案近刻脫人字）今下邳是也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分屬廣陵故張晏曰東陽郡今廣陵郡也漢明帝置下邳郡矣城有三重其大城中有大

司馬石苞（案近刻脫大字）鎮東將軍胡質司徒王渾監軍石崇四碑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于此處矣中城呂布所守也小城晉中興北中郎將荀羨郗曇所治也昔泰山吳伯武少孤與弟文章相失二十餘年過于縣市文章欲敺伯武心神悲慟因相尋問（案近刻訛作詢）乃兄弟也縣爲沂泗之會也又有武原水注之水出彭城武原縣西北會注陂南逕其城西王莽之和樂亭也（案近刻脫和字）縣東有徐廟山山因徐徙即以名之也（案即以近刻訛作以即）山上有石室徐廟也武原水又南合武水謂之泇水南逕剛亭城又南至下邳入泗謂之武原水口也又有桐水出西北東海容丘縣東南至下邳入泗泗水東南逕下相縣故城東（案近刻訛作逕）王莽之從德也城之西北有漢太尉陳球墓墓前有三碑是弟子管寧華歆等所造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慮雎陵夏丘等縣以其父避難被害于此屠其男女十萬泗水爲之不流自是數縣人無行跡亦爲暴矣泗水又東南得睢水口泗水又逕宿預城之西又逕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縣也王莽更名之曰

康義矣晉元皇之爲安東也督運軍儲而爲邸閣也魏太和中南徐州治後省爲戍梁將張惠紹北入水軍所次憑固斯城更增脩郭塹其四面引水環之今城在泗水之中也
又東南入于淮
泗水又東逕陵栅南西征記曰舊陵縣之治也泗水又東南逕淮陽城北城臨泗水（案城字近刻訛在北字上）昔菑丘訢飲馬斬蛟眇目于此處也泗水又東南逕魏陽城北城枕泗川陸機行思賦曰行魏陽之枉渚故無魏陽矣即泗陽縣故城也王莽之所謂淮平亭矣蓋魏文帝幸廣陵所由或因變之未詳也泗水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于雎陵入淮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
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
鄭玄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案二近刻訛作三）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案近刻訛作也）俗謂之魚窮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右會洛預水水出洛預山東北流注之沂水東南流（案近刻訛流字）左合桑預水水

北出桑預山東注于沂水沂水又東南螳螂水入焉水出魯山東南流右注沂水沂水又東逕蓋縣故城南東會連綿之水水發連綿山南流逕蓋城東而南入沂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經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即公來山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間也浮來之水注之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沂水又南逕爆山西山有二峰相去一里雙聳齊秀圓峙若一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案莞近刻訛作光下同）與小沂水合（案近刻脫小字）孟康曰縣故鄆邑（案鄆近刻訛作鄆下同）今鄆亭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古爲東莞侯（案子近刻訛作節）魏文帝黃初中立爲東莞郡東燕錄謂之團城劉武帝北伐廣固登之以望王難（案此二字有舛誤朱謀瑋云當作五龍口有五龍口見二十六卷）魏南青州治左氏傳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猶謂之故東莞城矣小沂水出黃孤山西南流逕其城北西南注于沂沂水又南與閭山水合水出閭山

東南流右佩二水總歸于沂沂水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水出時密山春秋時莒地(案近刻脫春秋時三字)左傳莒人歸共仲于魯(案近刻脫左傳二字)及密而死是也時密水東流(案近刻脫時字下同)逕東安城南漢封魯孝王子強為東安侯時密水又東南流入沂沂水又南桑泉水北出五女山東南流巨圍水注之水出巨圍之山東南注于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堂阜水入焉其水導源堂阜春秋莊公九年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杜預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是也堂阜水又東南注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逕蒙陰縣故城北王莽之蒙恩也又東南與閭崗水合水有二源雙會東導一川俗謂之汶水也東逕蒙陰縣注桑泉水又東南(案近刻訛作又南東)盧川水注之(案盧近刻訛作廬)水出鹿嶺山東南流左則二川臻湊右則諸葛泉源斯奔亂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豨為侯國(案子近刻訛作弟豨訛作稀)王莽更名之曰著善矣又東南注于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右合蒙陰水(案陰下近刻衍二字)水出蒙山之陰(案近刻訛作蒙陰山)東北流昔琅邪承宮避亂此山立性好仁不與物競人有認其豕者捨之而去其水東北流入于沂沂水又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也齊伺盟齊利其地而遷之者也漢高帝六年封將軍丁復為侯國沂水又南與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陰東流逕陽都縣南東注沂水沂水又左合溫水水上承溫泉陂而西南入于沂水者也

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

沂水南逕中丘城西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左傳曰書不時也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郡國志曰琅邪有臨沂縣故屬東海郡有治水注之(案治近刻訛作洽下同)水出泰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地理志曰冠石山治水所出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武水出焉蓋水異名也東流逕蒙山下有祠治水又東南逕顓臾城北郡國志曰縣有顓臾城季氏將伐之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社稷之臣(案近刻此下有也字)何以伐之為(案近刻無之字)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于費者也治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為魯季

孫之邑子路將墮之公山弗擾帥襲魯弗克後季氏為陽虎所執弗擾以費畔即是邑也漢高帝六年封陳賀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順從也許慎說文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泗從水斤聲吕忱字林亦言是矣斯水東南流注者沂水在西不得言東南趣也皆為謬矣故世俗謂此水為小沂水治水又東南逕祊城南春秋隱公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泰山之祊而易許田杜預釋地曰祊鄭祀泰山之邑也在琅邪費縣東南治水又東南流注于沂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鄅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孥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矣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者是矣縣故琅邪郡治也

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南西流(案近刻訛作西南流)又屈南過郯縣西

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賁者也王莽更名章信也郯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

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魯公與之宴昭子叔孫婼問曰少昊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案近刻無矣字)黃帝炎帝以雲火紀官太皞以龍紀少皞摯鳳鳥統歷鳥官之司議政斯在孔子從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越子朱句滅郯以郯子鴣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為郯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即王莽之沂平者也

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

春秋左傳曰昭公十三年秋晉侯會吳子于良吳子辭水道不可以行晉乃還是也地理志曰良城王莽更名承翰矣沂水于下邳縣北西流分為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為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圯上即此處也建安二年曹操圍呂布于此引沂泗灌城而擒之

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

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或作池字蓋字誤也洙水自山西北逕蓋縣漢景帝中五年封后兄王信為侯國(案近刻脫王字)又西逕泰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公八年冬城平陽杜預曰今泰山平陽縣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晉武帝元康九年改為新泰縣也

西南至卞縣入于泗

洙水西南流盜泉水注之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尸子曰孔子至于暮矣而不宿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語比考讖曰(案讖比二字近刻訛作撰字)水名盜

泉仲尼不歎伯斯泉矣西北流注于洙水洙水又西南流于卞城西西南入泗水亂流西南至魯縣東北又分為二水水側有故城兩水之分會也洙水西北流逕孔里北是謂洙泗之間矣春秋之浚洙非謂始導矣蓋深廣之耳洙水又西南枝津出焉又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古結石為水門（案古近刻訛作又）跨于水上也西南流世謂之杜武㵎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縣之顯閭亭西邾邑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也杜預曰平陽北有顯閭亭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閭丘也（案近刻脫一閭字）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未知孰是又南洸水注之呂忱曰洸水出東平陽（案近刻脫陽字）上承汶水于剛縣西闞亭東爾雅曰汶別為闡其猶洛之有波矣洸水西南流逕盛鄉城西京相璠曰剛縣西南有盛鄉城者也又南逕泰山寧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共王子劉恬為侯國王莽改之曰寧順也又南洙水枝津注之水首受洙西南流逕瑕丘城北又西逕寧陽城南又西南入于洸水洸水又西南逕泰山郡乘丘縣故城東趙肅侯二十年韓將舉與齊魏戰于乘丘即此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將夜為侯國也洸水又東南流注于洙洙水又南至高平縣（案近刻脫縣字）南入于泗水西有茅鄉城東去高平三十里京相璠曰今高平縣西三十里有故茅鄉城者也

水經注卷二十五

水經注卷二十六

後魏　酈道元　撰

沭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濰水　膠水

沭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

大弁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也引控衆流積以成川東南流逕邳鄉南南去縣八十許里城有三面而不周于南故俗謂之半城沭水又東南流左合峴水（案合近刻訛作右）水北出大峴山東南流逕邳鄉東東南流注于沭水也

東南過其縣東

沭水左與箕山之水合水東出諸縣西箕山（案東出近刻訛作出東）劉澄之以為許由之所隱也更為巨謬矣其水西南流注于沭水也

又東南過莒縣東

地理志曰莒子之國盈姓也少昊後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死其妻將赴之道逢齊莊公公將弔之杞梁妻曰如殖死有罪（案近刻脫死字）君何辱命焉如殖無罪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敢與郊弔公旋車弔諸室妻乃哭于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為之墮（案近刻訛作墜）即是城也其城三重並悉崇峻惟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尸子曰莒君好鬼巫而國亡無知之難小白奔焉樂毅攻齊守險全國秦始皇縣之漢興以為城陽國封朱虛侯章治莒王莽之莒陵也光武合城陽國為琅邪國以封皇子京雅好宮室窮極伎巧壁帶飾以金銀（案壁近刻訛作璧）明帝時京不安莒移治開陽矣（案開近刻訛作關）沭水又南袁公水東出清山遵坤維而注沭（案沭近刻訛作沐）沭水又南浔水注之水出于巨公之山西南流舊（案舊近刻訛作尋）堨以溉田（案近刻溉下衍濟字）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浔水又西南流入沭沭水又南與葛陂水會水發三柱山西南流逕辟土城南（案近刻訛作辟城南）世謂之辟陽城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節侯劉壯為侯國也（案節近刻訛作劉）其水于邑積以為陂謂之辟陽湖西南流注于沭水也

又南過陽都縣東入于沂

沭水自陽都縣又南會武陽溝水水東出倉山山上有故城世謂之監官城非也即古有利城矣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劉釘為侯國也其城因山為基水導山下西北流謂之武陽溝又西至即丘縣注于沭沭水又南逕東海郡即丘縣故春秋之祝丘也桓公五年經書齊侯鄭伯如紀城祝丘左傳曰齊鄭朝紀欲襲之漢立為縣王莽更之曰就信也郡國志曰自東海分屬琅邪闞駰曰即祝魯之音（案即近刻訛作郎）蓋字承讀變矣沭水又南逕東海厚丘縣王莽更之曰祝其亭也分為二瀆一瀆西南出（案近刻脫一瀆二字）今無水世謂之枯沭一瀆南逕建陵縣故城東漢景帝六年（案近刻訛作八年）封衛綰為侯國王莽更之曰付亭也沭水又南逕建陵山西（案原本及近刻並脫建字今考魏書地形志建陵縣有建陵山）魏正光中（案光近刻訛作元）齊王之鎮徐州也立大堨遏水西流兩瀆之會置城防之曰曲沭戍自堨流三十里（案近刻脫堨字）西注沭水舊瀆謂之新渠舊瀆自厚丘西南出（案近刻脫舊瀆二字）左會新渠南入淮陽宿預縣注泗水

地理志所謂至下邳注泗者也經言于陽都入沂非矣沭水左瀆自大堰水斷故瀆東南出桑堰水注之水出襄賁縣泉流東注沭瀆又南左合橫溝水水發瀆右東入沭之故瀆又南暨于遏 案近刻改作堨今考注內堨亦通稱 遏其水西南流逕司吾山東又逕司吾縣故城西春秋左傳楚執鍾吾子以爲司吾縣王莽更之曰息吾也又西南至宿預注泗水也沭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于楚之柤地春秋襄公十年經書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柤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傅陽縣故城東北 案傳近刻訛作偪 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請歸智伯怒曰七日不克爾乎取之以謝罪也荀偃士匄攻之親受矢石遂滅之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漢以爲縣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齊孝王子劉就爲侯國王莽更之曰輔陽也郡國志曰偪陽有柤水柤水又東南 案近刻訛作柤水而南 亂于沂而注于沭謂之柤口城得其名矣東南至朐縣入游注海也

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西

泰山即東小泰山也巨洋水即國語所謂具水矣袁宏謂之巨眛王韶之以爲巨蔑亦或曰朐瀰皆一水也而廣其目焉其水北流逕朱虛縣故城西漢惠帝二年封齊悼惠王子劉章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丹山在西南丹水所出東入海丹水由朱虛丘阜矣故言朱虛城西有長坂遠峻名爲破車峴城東北二十里有丹山世謂之凡山縣在西南非山也丹凡字相類音從字變也 案此下近刻衍山導二字 丹水有二源各導一山世謂之東丹西丹水也西丹水自凡山 案近刻訛作穴山 北流逕劇縣故城東東丹水注之水出方山山有二水 案二近刻訛作三 一水即東丹水也北逕縣合西丹水而亂流又東北出逕渏薄澗北渏水亦出方山流入平壽縣積而爲渚水盛則北注東南流屈而東北流逕平壽縣故城西而北入丹水謂之魚合口丹水又東北逕望海臺東 案近刻脫海字 東北注海蓋亦縣所氏者也

又北過臨朐縣東

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飛泉側瀨于窮坎之下泉溪之上源麓之側有一祠目之爲冶泉祠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地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清泠特異淵無潛石淺鑠沙文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以爲嬉遊之處南北邃岸凌空疎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侍節東州 案侍近刻訛作待 至若炎夏火流閑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桂筍尋波 案近刻訛作汲又桂筍二字當作椎櫓 輕林委浪琴歌既洽歡情亦暢是焉棲寄寔可憑衿小東有一湖佳饒鮮筍匪

直方齊等藥寔亦潔並飛鱗其水東北流入巨洋謂之熏冶泉又逕臨朐縣故城東城古伯氏駢邑也漢武帝元朔元年 案近刻訛作二年 封菑川懿王子劉奴爲侯國應劭曰臨朐山名也故縣氏之朐亦水名其城側臨朐川 案近刻訛作側川臨朐 是以王莽用表厥稱焉城上下 案近刻訛作其城上下 治水悉是劉武皇北伐廣固營塹所在矣巨洋又東北逕委粟山東孤阜秀立 案秀近刻訛作委 形若委粟又東北洋水注之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澗口東南逕逢山祠西 案祠上近刻衍下字 洋水又東南 案近刻南作東 歷逢山下即石膏山也山麓三成 案近刻脫山字 壁立直上山上有石鼓鳴則年凶郭緣生續述征記曰逢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鼓齊地將亂石人輒打石鼓聲聞數十里 案近刻脫聲字 洋水歷其陰而東北流世謂之石溝水東北流出于委粟山北而東注于巨洋謂之石溝口然是水下流亦有時通塞及其春夏水泛川瀆無輟亦或謂之爲龍泉水地理志石膏山洋水所出是也 案近刻脫所字又是字訛作出字上 今于此縣惟是瀆當之似符羣證矣巨洋水又東北得邳泉口泉源西出平地東流注于巨洋水巨洋水又北會建德水水西發逢山阜而東流入巨洋水也

又北過劇縣西

巨洋水又東北合康浪水水發縣西南覗山無事樹木而圓峭孤峙巘岏分立左思齊都賦曰峨嶺鎮其左是也 案近刻脫覗字 康浪水北流注于巨洋巨洋又東北逕劇縣故城西古紀國也春秋莊公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弟季大去其國違齊難也後改曰劇故魯連子曰朐劇之人辯者也漢文帝十八年別爲菑川

國後并北海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錯爲侯國王莽更之曰俞縣也〔案近刻脫曰字俞訛作逾〕城之北側有故臺臺西有方池〔案近刻訛作地〕晏謨曰西去齊城九十七里耿弇破張步于臨淄追至巨洋水上僵尸相屬即是水也巨洋又東北逕晉龍驤將軍幽州刺史辟閭渾墓東而東北流墓側有一墳甚高大〔案近刻脫其字〕時人咸謂之爲馬陵而不知誰之丘壟也巨洋水又東北逕益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曰滌蕩也〔案滌蕩今漢書作探陽〕晏謨曰南去齊城五十里司馬宣王伐公孫淵北徙豐人住于此城遂改名爲南豐城也又東北積而爲潭枝津出焉謂之百尺溝西北流逕北益都城〔案此下近刻衍也字〕漢武帝元朔二年〔案近刻訛作三年〕封菑川懿王子劉胡爲侯國又西北流而注于巨淀矣

又東北過壽光縣西

巨洋水自巨淀湖〔案近刻脫巨淀二字〕東北逕縣故城西王莽之翼平亭也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鯉爲侯國城之西南水東有孔子石室故廟堂也中有孔子像弟子問經既無碑誌未詳所立巨洋又東北流堯

水注之水出劇縣南角崩山〔案角近刻訛作有〕即故義山也俗人以其山角若崩〔案近刻脫此二字〕因名爲角崩山亦名爲角林山皆世俗音譌也水即堯水矣地理志曰劇縣有義山堯水所出也北逕劇山東俗亦名之爲青山矣〔案劇近刻訛作水〕堯水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又言斟亭在平壽縣東南平壽故城在白狼水西今北海郡治水上承營陵縣之下流東北逕城東西入別畫湖亦曰朕懷湖湖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東北入海斟亭在溉水東水出桑犢亭東覆甑山亭故高密郡治世謂之故郡城山謂之塔山水曰鹿孟水亦曰晏孟水皆非也地理志桑犢〔案近刻訛作[illegible]〕北海之屬縣矣有覆甑山溉水所出北逕斟亭西北合白狼水〔案白近刻訛作今曰〕按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里溉水又北逕寒亭西而入別畫湖〔案近刻脫此五字〕郡國志曰平壽有斟城有寒亭〔案近刻訛作平壽在斟灌東〕薛瓚漢書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illegible]

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書序曰太康失國兄弟五人徯于河汭此即太康之居爲近洛也余考瓚所據今河南有尋地衛國有觀土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皇甫謐曰衞地〔案近刻訛作也〕又云夏相徙帝丘〔案帝近刻訛作商〕依同姓之諸侯于斟尋氏〔案近刻斟下衍灌斟二字〕即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窮后既伏善射篡相寒浞亦因逢蒙弑羿〔案羿近刻訛作羿下同〕即其居以生澆因其室而有豷故春秋襄公四年魏絳曰浞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殪于戈是以伍員言于吳子曰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處也有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之死也逃于鬲氏〔案鬲近刻訛作隔下同〕今鬲縣也收斟灌斟尋二國之餘燼〔案近刻脫斟尋字〕殺寒浞而立少康滅之有窮遂亡也是蓋竊其居而生其稱宅其業而表其邑羅濬文沿溉亭部有傳未可以彼有灌目謂畢此爲非按此尋名而專彼爲是以土推傳〔案土近刻訛作上〕應氏之據亦可按矣堯水又東北注巨洋伏琛晏謨並言堯頓溉于此故受名焉非也地理志曰甦水自劇東北至壽光入海沿其逕趣即是水也

又東北入于海

巨洋水東北逕望海臺西東北流伏琛晏謨並以爲平望亭在平壽縣故城西北八十里古縣又或言秦始皇升以望海因曰望海臺未詳也按史記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賞爲侯國又東北注于海也

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淄水出縣西南山下世謂之原泉地理志曰原山淄水所出故經有原山之論矣淮南子曰水出自飴山蓋山別名也東北流逕萊蕪谷屈而西北流逕其縣故城南從征記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漢末有范史雲爲萊蕪令言萊蕪在齊非魯所得引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余按萊蕪並山名也郡縣取目焉[illegible]

蕪山及萊柞是也〔[illegible]〕〔[illegible]〕乃原山十三州記曰太山萊蕪縣之萊柞邑淄水又西北轉逕城西又東北流與一水合水出縣東南俗謂之[illegible]萊谷水從征記名曰聖水列仙傳曰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史〔案史近刻訛作吏下同〕才巧舉手成器山岑上有神泉〔案山岑近刻訛作岑山〕人不能到小史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造縣[illegible]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巔作祠屋留止其旁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七十餘年

淄水來山下呼宗族得六十餘人命上山半水出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辭遣家室令下山若鹿皮衣升陂而去後百餘年下賣藥齊市也其水西北流注淄水淄水又北出山謂之萊蕪口東北流者也

東北過臨淄縣東案近刻上衍又字

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泉並出南北三百步廣十步山即牛山也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者也水在齊八祠中齊之爲名起于此

矣地理風俗記曰齊所以爲齊者即天齊淵名也其水北流注于淄水淄水又東逕四豪冢北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淄水又東北逕蕩陰里西水東有冢一基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之墳也晏子惡其勇而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陽里即此也淄水又北逕其城東城臨淄水故曰臨淄王莽之齊陵縣也爾雅曰水出其前左爲營丘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賜之以四履都營丘爲齊或以爲都營陵史記周成王封師尚父于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萊侯與之爭營丘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營丘陵亦丘也獻公自營丘徙臨淄余按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丹山俗謂凡山也東北流由爾雅出前左之文案由近刻訛作山不得以爲營丘矣營丘者山名也詩所謂子之營兮遭我乎猺之間兮作者多以丘陵號同緣陵又去萊差近案近刻脫緣陵二字咸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經書諸侯城緣陵左傳曰遷杞也毛詩鄭注並無營字瓚以爲非近之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周迴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營丘之名與爾雅相符城對天齊淵故城有齊城之稱是以晏子言始爽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丘季札觀風聞齊音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田巴入齊過淄自鏡郭景純言齊之營丘淄水逕其南及東也非營陵明矣獻公之徙其猶晉氏深翼名絳案名近刻訛作居非謂自營陵而之也其外郭即獻公所徙臨淄城也世謂之虜城言齊湣王伐燕燕王噲死虜其民實諸郭因以名之案近刻訛作實居國郭以名之秦始皇三十四年滅齊爲郡治臨淄漢高帝六年案近刻脫帝字封子肥于齊爲王國王莽更名濟南也戰國策曰田單爲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于斯水之上也

又東過利縣東

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縣故城南案巨淀訛作鉅定征和四年漢武帝幸東萊臨大海三月耕巨淀即此也縣東南則巨淀湖蓋以水受名也

淄水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南漢武帝元鼎中封菑川靖王子劉國爲侯國澠水又東北馬車瀆水注之受巨淀淀即濁水所注也呂忱曰濁水一名溷水出廣縣爲山世謂之冶嶺山案冶近刻訛作治東北流逕廣固城西城在廣縣西北四里四周絕澗阻水深隍晉永嘉中東萊人曹嶷所造也水側山際有五龍口義熙五年劉武帝伐慕容超于廣固也以藉險難攻兵力勞弊河間人玄文說裕云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必陷石虎從之嶷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震開後慕容恪之攻段龕十旬不拔塞口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存案近刻脫今字宜試脩築案築近刻訛作城裕塞之超及城內男女皆悉腳弱病者大半超遂出奔爲晉所擒也然城之所跨實憑地險其不可固城者在此濁水東北流逕堯山東從征記曰廣固城北三里有堯山祠堯因巡狩登此山後人遂以名山廟在山之左麓廟像東面華宇脩整帝圖嚴飾軒冕之容穆然山之

上頂舊有上祠今也毀廢無復遺式盤石上尚有人馬之跡徒黃石而已惟刀劍之蹤逼真矣至于燕鋒代鍔魏鋏齊鐔案鐔近刻訛作鐸與今劍莫殊以密模寫知人功所制矣西望胡公陵孫暢之所云青州刺史傅弘仁言得銅棺隸書處澠水又東北流逕東陽城北東北流合長沙水水出逢山北阜世謂之陽水也東北流逕廣縣故城西舊青州刺史治亦曰青州城陽水又東北流石井水注之水出南山山頂洞開案近刻脫一山字望若門焉俗謂是山爲璧頭山案璧近刻訛作劈其水北流注井井際廣城東側三面積石高深一匹有餘長津激浪瀑布而下澎湃之音驚川聒谷漰渀之勢狀同洪河案河近刻訛作井北流入陽水余生長東齊極遊其下于中闊絕乃積綿載後因王事復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賦詩言意彌日嬉娛尤慰羈心但恨此水時有通塞耳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徧駕迴閣承阿林之際則繩坐疏班錫鉢間設所謂脩脩釋子耽耽禪棲者也陽水又東逕東陽城東南案東陽近刻脫東字義熙中晉青州刺史羊穆之築此以在

陽水之陽郎謂之東陽城[案謂下近刻衍城字]世以濁水爲西陽水故也水流亦有時窮通信爲靈矣昔在宋世是水絕而復流劉晃賦通津爲魏太和中此水復竭輟流積年先公除州郎任未朞是水復通澄映盈川所謂幽谷枯而更溢窮泉輟而復流矣海岱之士又頌通津爲平昌尤民孫道相頌曰惟彼溷泉竭踰三齡祈盡珪璧謁窮斯牲[案謁近刻訛作竭]道從隆替降由聖明耋民河間趙嶷頌云敷化未朞元澤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漭溢北海郭欽曰先政輟津我后通洋但頌廣文煩難以具載陽水又北屈逕漢城陽景王劉章廟東東注于巨洋後人堨斷令北注濁水時人通謂濁水爲陽水故有南陽北陽水之論二水㳂流世謂之爲長沙水也亦或通名之爲澠水故晏謨伏琛爲齊記並云東陽城既在澠水之陽宜爲澠陽城非也世又謂陽水爲洋水余按羣書盛言洋水出臨朐縣而陽水導源廣縣兩縣雖鄰川土不同于事疑焉瀆水又北逕臧氏臺西又北逕益城西又北流注巨淀地理志曰廣縣爲山濁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巨淀巨

淀之右又有女水注之水出東安平縣之蛇頭山從征記曰水西有桓公冢甚高大墓方七十餘丈高四丈圓墳圍二十餘丈高七丈餘一墓方七丈二墳晏謨曰依陵記非葬禮如承世故與其母同墓而異墳伏琛所未詳也冢東山下女水原有桓公祠侍其衡奏魏武王所立曰近日路次齊郊瞻望桓公墳隴在南山之阿請爲立祀爲塊然之主郭緣生述征記曰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因山爲墳大冢東有女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女水導川

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玄明惡之寢病而亡燕太上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遂淪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南續述征記曰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里然後更流北注陽水[案近刻訛作注北陽水]城故酅亭也春秋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服罪請酅以奉五祀因成于酅之故邑也後以爲縣博陵有安平[案原本及近刻俱脫安字今補]故此加東也世祖建武七年封菑川王子劉茂爲侯國又逕

東安平城東[案近刻脫東字]東北逕蘧丘東東北入巨淀[案近刻脫巨字]地理志曰菟頭山女水所出東北至臨淄入巨淀又北爲馬車瀆北合淄水又北時澠之水注之時水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案西下近刻衍南字]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之爲黑水西北逕黃山東又北歷鼠山東[案東上近刻衍一山字]有愚公冢時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齊桓公時公隱于谷[案近刻訛作鄰]鄰有認其駒者公以與之山即杜山之通稱以其人狀愚故謂之愚公水有石梁[案水上近刻衍山故二字]亦謂之爲石梁水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水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西北入于時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澅故世以此而變水名也水南山西有王歜冢昔樂毅伐齊賢而封之歜不受自縊而死水側有田引水溉跡尚存時水又西北逕西安縣故城南本渠丘也[案近刻脫丘字]齊大夫雍廩之邑矣王莽更之曰東寧時水又西至石洋堰分爲二水謂之石洋口枝津西北至梁鄒入濟時水又北逕西安城西又北京水系水注之水出齊城西南世

謂之寒泉也[案近刻脫之字]東北流直申門西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即齊城南面西第一門矣爲申池昔齊懿公遊申池邴歜閻職二人[案近刻歜訛作戕閻訛作庸]害公于竹中今池無復髣髴然水側尚有小小竹木以時遺生也左思齊都賦注申池在海濱齊藪也余按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伐齊戊戌伐雍門之萩[案近刻萩訛作荻]己亥焚雍門壬寅焚東北二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案近刻脫南及三字]而不言北掠于海且晉獻子尚不辭死以還志何容對仇敵而不懲[案近刻懲訛作徵]暴草木于海嵎乎又炎夏火流非遊遨之辰懿公見弒蓋是白龍魚服見困近郊矣左氏捨近舉遠[案近刻遠訛作遺]考古非矣[案近刻杜訛作證]杜預之言[案近刻之訛作從]有推據耳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當戰國之時以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論議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以稷爲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案此下近刻有曰字]張逸問讚云[案近刻脫讚字]我先

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玄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矣然棘下又是齊城內地名[案原本及近刻齊訛作𪚩今改正]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焉故張逸疑而發問鄭玄釋而辯之雖異名互見[案近刻互訛作于]大歸一也城內有故臺有營丘有故景王祠即朱虛侯章

廟矣晉起居注云齊有大蛇長三百步負小蛇長百餘步逕于市中市人悉觀自北門所入處也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冢宅左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為誡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系水又北逕臨淄城西門北而西流逕梧宮南昔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梧宮即是宮矣其地猶名梧臺里臺甚層秀東西百餘步南北如減即古梧宮之臺臺東即闕子所謂宋愚人得燕石處臺西有石社碑（案社近刻訛作杜）猶存

水經注　卷二十六

漢靈帝熹平五年立其題云梧臺里系水又西逕葵丘北春秋莊公八年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丘地若是無庸戍之（案近刻誤）遠僖公九年齊桓會諸侯于葵丘宰孔曰齊侯不務脩德而勤遠略明葵丘不在齊也（案近刻脫明字）引河東汾陰葵丘（案河東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河南今改正）山陽西北葵城宜在此非也余原左傳連稱管至父之戍葵丘以瓜時為往還之期（案為今近刻訛作而）請代弗許將為齊亂故令無寵之妹候公于宮（案妹近刻訛作姝）因無知之絀（案絀近刻訛作出）遂害襄公若出遠無代寧得謀及婦人而為公室之亂乎是以杜預稱春秋之旨即傳安之注于臨淄西（案此句有訛誤）不得捨近託遠苟成己異乎異可殊即義為負然則葵丘之戍即此地也系水西（案系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時今改正）左逕為渠又西逕高陽僑郡南魏所立也又西北流注于時時水又東北流淄水注之水出營城東世謂之漢溱水也西北流逕營城北漢景帝四年封齊悼惠王子劉信都為侯國淄水又西逕樂安博昌縣故城南（案樂安下近刻衍南字）應劭曰昌水出東萊昌陽縣道遠不至取其嘉名闞駰曰縣處勢平故曰博昌漯水西歷貝丘京相璠曰博昌縣南近漯水有地名貝丘在齊城西北四十里（案近刻脫城字）春秋莊公八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公子彭生豕立而啼齊侯墜車傷足于是處也淄水又西北入時水從征記又曰水出臨淄縣北逕樂安博昌南界西入時水者也自下通謂之為澠也昔晉侯與齊侯宴齊侯曰有酒如澠指喻此水也時水又屈而東北逕博昌城北時水又東北逕齊利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巨淀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北東北入淄水地理風俗記曰淄入濡淮南子曰白公問微言曰若以水投水如何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水矣

又東北入于海

淄水入馬車瀆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澠之水互受通稱故邑流其號又東北至皮丘坑入于海（案坑近刻訛作坈）故晏謨伏琛並言淄澠之水合于皮丘坑西地理志曰馬車瀆至琅槐入于海蓋舉縣言也

水經注　卷二十六

汶水出朱虛縣泰山

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為長城竹書又云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案烈子近刻訛作烈侯翟員二字訛作及我師）入長城史記所謂齊威王越趙侵我伐長城者也（案伐字近刻訛在我字上）伏琛晏謨並言水出縣東南峿山山在小泰山東者也

北過其縣東

汶水自縣東北逕郚城北（案郚近刻訛作郡）地理風俗記曰朱虛縣東四十里有郚城亭（案近刻訛作郡亭城）故縣也又東北逕管寧冢東故晏謨言柴阜西南有魏獨行君子管寧墓墓前有碑又東北逕柴阜山北山之東有徵士邴原冢碑誌存焉汶水又東北逕漢青州刺史孫嵩墓西有碑碣汶水又東逕安丘縣故城北漢高帝八年封將軍張說為侯國地理志曰王莽之誅郅也孟康曰今渠丘亭是也（案渠丘亭下近刻有莒渠丘城四字乃下文誤衍在此）伏琛晏謨齊記並言莒渠丘亭在安丘城東北十里非矣（案近刻訛作丘城東北十里非也亭在）城對牟山山之西南有

水經注　卷二十六

孫賓碩兄弟墓碑誌並在也

又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于濰（案濰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維今改正）

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淳于國春秋桓公六年冬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也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

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案近刻脫此二字）

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為郡城即秦皇之所築也（案皇近刻訛作王）遂登琅邪大樂之山作層臺于其上謂之琅邪臺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于眾山上下周二十里餘傍濱巨海秦王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于琅邪山下復十二年所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廣五里（案層近刻訛作高）刊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至靈焉（案王近刻訛作主）人汗之則竭齋潔則通神廟在齊八祠中漢武帝亦嘗登之漢高帝呂后七年以為王國文帝三年更名為郡王莽改曰填夷矣濰水導源濰山

許愼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東北逕箕縣故城西又西析泉水注之水出析泉縣北松山東南流逕析泉縣東案近刻脫逕字又東南逕仲固山東北流入于濰地理志曰至箕縣北入濰者也濰水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春秋文公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傳曰城其下邑也王莽更名諸并矣濰水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馬耳山山高百丈上有二石竝舉望齊馬耳故世取名焉東去常山三十里涓水發于其陰北逕婁鄉城東春秋昭公五年經書夏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者也又分諸縣之東爲海曲縣故俗人謂此城爲東諸城涓水又北注于濰水

東北過東武縣西案東武下近刻衍城字

縣因岡爲城城周三十里漢高帝六年封郭蒙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祥善矣又北左合扶淇之水水出西南常山東北流注濰昔伏竝以濰水爲扶淇之水案伏近刻訛作漢 以扶淇之水爲濰水非也按經脈誌濰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疑誤伏琛云東武城西北二里濰水者卽扶淇之水也濰水又北右合盧水卽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琅邪橫縣故山王莽之令丘也案令近刻作命 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西北流逕昌縣故城西東北流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樫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朔云不灰之木者也其水又東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入濰地理志曰久台水東南至東武入濰者也案近刻水下有出字至作逕 尚書所謂濰淄其道矣

又北過平昌縣東

濰水又北逕石泉縣故城西王莽之養信也地理風俗記曰平昌縣東南四十里有石泉亭故縣也濰水又北逕平昌縣故城東荆水注之水出縣南荆山阜東北流逕平昌縣故城東漢文帝封齊悼惠王肥子卬爲侯國案卬近刻訛作邛 城之東南角有臺臺下有井與荆水通物墜于井則取之荆水昔常有龍出入于其中故世亦謂之龍臺城也荆水又東北流注于濰濰水又北浯水注之水出浯山世謂之巨平山也地理志曰靈門縣有高原山壺山案原山字近刻訛作有高原山壺山一出 浯水所出東北入濰今是山西接浯山許愼說文言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矣其水東北逕姑幕縣故城東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故薄姑氏之國也闞駰曰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是以地理志曰或言薄姑也王莽曰季睦矣應劭曰左傳曰薄姑氏國太公封焉薛瓚漢書注云博昌有薄姑城未知孰是浯水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北古堨此水以溉田南注荆水浯水又東北流而注于濰水也

又北過高密縣西

應劭曰縣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也然今世所謂百尺水者蓋密水也水有二源西源出奕山亦曰鄣日山山勢高峻隱天絕陽案近刻脫此八字 是發誤曰山狀鄣日是有此名伏琛曰山上鄣日故名鄣日山也其水東北流東源出五弩山西北流同瀉一壑俗謂之百尺水古人堨以溉田數十頃北流逕高密縣西下注濰水自下亦兼通稱焉亂流歷縣西碑產山西又東北水有故堰舊鑿石竪柱斷濰水廣六十許步掘東北激通長渠東北逕高密縣故城南案近刻脫縣字 明帝永平中封鄧震爲侯國縣南十里堨以爲塘方二十餘里古所謂高密之南都也溉田一頃許陂水散流下注夷安澤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漢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案本近刻訛作年 更爲高密國王莽之章牟也濰水又北昔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陳于此信夜令爲萬餘囊盛沙以遏濰水引軍擊且僞退且追北信決水水大至且軍半不得渡遂斬龍且于是水水上有厲阜案近刻作屬阜 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存又北逕昌安縣故城東漢明帝永平中封劉鴻爲侯國也郡國志曰漢安帝延光元年復也

又北過淳于縣東

濰水又北左會汶水水北逕平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西郡國志曰淳于縣有密鄉地理志皆北海之屬縣也應劭曰淳于縣東北六十里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濰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西城東有密阜地理志曰有三戶山祠案戶近刻訛作石 余按應劭曰案近刻脫山字 密者水名是有下密之稱俗以之名阜非也

又東北過都昌縣東案過近刻訛作逕

濰水東北逕逢萌墓萌縣人也少有大節恥給事縣亭遂浮海至遼東復還在不其山隱學明帝安車徵萌以佯狂免又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漢高帝六年封朱軫爲侯國北海相孔融爲黃巾賊管亥所圍于都昌也太史慈爲融求救劉備持所突圍出處也

又東北入于海

膠水出黔陬縣膠山北過其縣西

齊記曰膠水出五弩山蓋膠山之殊名也北逕祝茲縣故城東漢武帝元朔中封膠東康王子延爲侯國又逕扶縣故城西（案扶漢書作𢶏）地理志琅邪之屬縣也漢文帝元年封呂平爲侯國膠水又北逕黔陬故城西袁山松郡國志曰縣有介亭地理志曰故介國也春秋僖公九年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問之果然晏謨伏琛竝云縣有東西二城相去四十里有膠水非也斯乃拒艾水也水出縣西南拒艾山即齊記所謂黔艾山也東北流逕柜縣故城西（案柜近刻訛作拒）王莽之祓同也（案祓同近刻訛作祓國）世謂之王城又謂是水爲洋水矣（案近刻訛作洋字）又東北流（案近刻訛作逕）晏伏所謂黔陬城西四十里有膠水者也又東入海地理志琅邪有柜縣根艾水出焉東入海即斯水也今膠水北流（案近刻訛作膠流二字）逕西黔陬城東晏伏所謂（案近刻訛作所）西黔陬（案近刻訛作城黔陬）高密郡側有黔陬縣（案黔陬晉爲高密郡治）地理志曰膠水出邦縣（案邦近刻訛作郱）王莽更之純德矣疑即是縣所未詳也

又北過夷安縣東

縣故王莽更名之原亭也（案近刻脫故字名之下有曰字）應劭曰故萊夷維邑也（案近刻脫維字）太史公曰晏平仲萊之夷維之人也漢明帝永平中封鄧珍爲侯國西去濰水四十里膠水又北逕膠陽縣東（案近刻脫縣字）晏伏竝謂之東亭自亭結路南通夷安地理風俗記曰淳于縣東南五十里有膠陽亭故縣也又東北流（案近刻訛作逕）左會一水世謂之張奴水水發夷安縣東南阜下西北流歷膠陽縣注于膠膠水之左爲澤渚東北百許里（[illegible]）（案字訛作水之左東北爲澤水渚百許里）謂之夷安潭潭周四十里（案潭下近刻衍之澤二字）亦濰水枝津之所注也膠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東又東北逕膠東縣故城西漢高帝元年別爲國景帝封子寄爲王國王莽更之郁秩也（案秩今漢書作袟）今長廣郡治伏琛晏謨言膠水東北迴達于膠東城北百里流注于海

又北過當利縣西北入于海

縣故王莽更名之爲東萊亭也（案近刻脫名字爲字）又北逕平度縣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衍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利盧也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坑相承脩煮不輟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所謂溟海者也（案也上近刻衍謂字下近刻衍之字）故地理志曰膠水北至平度入海也

水經注卷二十六

水經注卷二十七

後魏酈道元撰

沔水

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水出河池縣東南流入沮縣會于沔沔水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案此十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所謂沔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嵎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爲沔水（案此句之下近刻訛衍故字）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矣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水北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魯沛國張陵孫陵學道于蜀鶴鳴山傳業衡衡傳于魯魯至行寬惠百姓親附供道之費米限五斗故世號五斗米道初平中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案住近刻訛作往）斷絕谷道用遠城治因即嶠嶺周迴五里東臨濬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峯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爲盤道登陟二里有餘濜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謂山爲白馬塞堂爲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濜水南流入沔謂之濜口其城西帶濜水南面沔川（案川近刻訛作州）城側二水之交故亦曰濜口城矣沔水又東逕武侯壘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隔難解沔水又

東逕沔陽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城舊言漢祖在漢中蕭何所築也〔案言字近刻訛在中字下〕漢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并劉璋北定漢中始立壇即漢中王位于此〔案近刻脫中字又此句之下衍城字〕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通逵南面崩水三分之一觀其遺略厥狀時傳南對定軍山曹公南征漢中張魯降乃命夏侯淵等守之劉備自陽平關南渡沔水遂斬淵首保有漢中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于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壟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案塋近刻訛作營〕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亮薨百姓野祭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共表云臣聞周人思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懷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亮德軌遐邇勳蓋來世王室之不壞寔賴斯人而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謂宜近其墓立之沔陽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始聽立祀斯廟蓋所啓置也鍾士季征蜀枉駕設祠塋東即八陣圖也〔案塋近刻亦訛作營〕遺基略在崩褫難識沔水又

東逕西樂城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城在山上〔案近刻脫城字〕周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謂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獠諸葛亮築以防遏梁州刺史楊亮以即險之固保而居之爲苻堅所敗後刺史姜守潘猛亦相仍守此城〔案近刻脫守字〕城東容裘溪水注之俗謂之洛水也水南導巴嶺山東北流水左有故城憑山即險四面阻絕昔先主遣黃忠據之以拒曹公溪水又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于漢〔案注內自此以下俱漢〕漢水又左得度口水出陽平北山〔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上八字訛作經下五字仍屬注〕

文水有二源一曰清檢出佳鯫一曰濁檢〔案一近刻訛作二〕出好鮒常以二月八月取之美珍常味度水南逕陽平縣故城東又南逕沔陽縣故城東西南流注于漢水〔案西近刻訛作而〕漢水又東右會溫泉水口水發山北平地方數十步泉源沸湧冬夏湯湯望之則白氣浩然言能瘥百病云洗浴者皆有硫黃氣赴集者常有百數池水通注漢水漢水又東黃沙水左注之〔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北出遠山山谷邃險人跡罕交溪曰五丈溪水側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也其水南注漢水

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魁魁狀高及即其所裁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漢水又東合褒水〔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謂是道也自後按舊修路者悉無復水中柱逕涉者浮梁振動無不搖心眩目也褒水又東南逕三交城城在三水之會故也一水北出長安一水西北出仇池一水東北出太白山是城之所以取名矣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有泉懸注〔案近刻脫有字〕魚自穴下透入

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于丙穴良木攢于褒谷矣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爲楊厥之所開逮桓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同郡王升〔案漢下近刻衍大字太守訛作大夫〕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爲石牛道來敏本蜀論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厥蓋因而廣之矣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其斯之謂也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斜〔案近刻脫斜字〕褒水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矣漢昭帝元鳳六年置褒水又南流入于漢漢水又東逕萬石城下城在高原上原高十餘丈四面臨平形若覆瓮水南對水爲阻西北並帶漢水其城宿是流雜聚居故世亦謂之流雜城漢水又東逕漢廟堆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昔漢女所遊側水爲釣臺後人立廟于臺上世人覩其頹基崇廣因謂之漢廟堆〔案傳近刻訛作爲〕傳

呼乖實又名之爲漢武堆非也

東過南鄭縣南〔案東上近刻衍又字〕

縣故褒之附庸也周顯王之世蜀有褒漢之地至六國楚人兼之懷王衰弱秦略取焉周赧王二年秦惠王置漢中郡因水名也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于鄭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鄭爲稱〔案近刻脫鄭字〕即漢中郡治也漢高祖入秦項羽封爲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內有小城南憑津流〔案近刻脫北二字〕北結環雉金墉漆井皆漢

所衍衆地沃川險魏武方之雞肋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留杜子緒鎮南鄭而還晉咸康中梁州刺史司馬勳斷小城東面三分之一以爲梁州漢中郡南鄭縣治也自齊宋魏咸相仍焉水南即漢陰城也相承言呂后所居也有廉水出巴嶺山北流逕廉川故水得其名矣 案近刻脫矣字 廉水又北注漢水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刻石十二不辨其由蓋社主之流百姓四時祈禱焉俗謂之獠子水夾溉諸田散流左注漢水漢水又東得長柳渡 案此八字原本

及近刻訛作經 長柳村名也漢太尉李固墓碑銘尚存文字剝落不可復識漢水又東逕胡城南義熙十五年城上有密雲黝而五色昭彰人相與謂之慶雲休祥當出曉而雲霽乃覺城崩半許淪水出銅鐘十二枚刺史索邈奉送洛陽歸之宋公府 案近刻脫公字 南對扁鵲城當是越人舊所逕涉故邑流其名耳漢水出于二城之間右會磐余水水出南山巴嶺上泉流兩分飛清派注南入蜀水北注漢津謂之磐余口庾仲雍曰磐余去胡城二十里漢水又左會文水 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水即門水也出胡城北山石穴中長老云杜陽有仙人宮石穴宮之前門故號其川爲門川水爲門水東南流逕胡城北三城奇對隔谷羅布深溝固壘高臺相距門水右注漢水謂之高橋溪口漢水又東黑水注之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庾仲雍曰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謂是水也道則百里也

又東過成固縣南 案成近刻訛作城下同 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

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蜀以成固爲樂城縣也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 案此下近刻有谷水出西面而東北入漢十一字係衍文 左谷水出西北 案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安陽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漢鬵即涔在乃左之訛 即涔水也北發聽山山下有穴水穴水東南流歷平川中謂之涔鄉水曰涔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成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下狗吠雲中惟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涔行未還 案涔下近刻有之字 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爲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爲信然 案近刻脫此二字 因號爲涔鄉故水亦即名焉百姓爲之立廟于其處也刊石立碑表述靈異涔水南歷涔鄉溪出山東南流逕通關勢南山高百餘丈上有倒奴城方五里遺壍三重高祖北定三秦蕭何守漢中欲脩北道通關中故名爲通關勢涔水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壙壙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磚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

墎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涔水逕樊噲臺南臺高五六丈上容百許人又東南逕大成固北城乘高勢北臨涔水水北有韓信臺高十餘丈上容百許人相傳高祖齋七日置壇設九賓禮以禮拜信也涔水東迴南轉又逕其城東而南入漢水謂之三水口也漢水又東會益口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于漢水漢水又東至灙城南與洛谷水合 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右則灙水注之水發西溪東南流合爲一水亂流南出際其城西南注漢水漢水又東逕小成固南 案成近刻訛作城下同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州治大成固移縣北故曰小成固城北百二十里有興勢坂諸葛亮出洛谷戍興勢置烽火樓處通照漢水 案照近刻作臨 東歷上濤而逕于龍下蓋伏石驚湍流厄激怒故有上下二濤之名龍下地名也有丘柳墳壠舊謂此館爲龍下亭自白馬迄此則平川夾勢水豐壤沃利方三蜀矣度此瀨洄從漢爲山行之始漢水又東逕石門灘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

訛作經 山峽也東會西水水北出秦嶺西谷南歷重山與寒泉合水東出寒泉嶺 案近刻脫此二字 泉湧山頂望之交橫似若瀑布頹波激石散若雨灑勢同厭原風雨之池 案原近刻訛作獹 其水西流入于西水西水又南注漢謂之西口漢水又東逕嫣虛灘 案虛下近刻衍爲字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世本曰舜居嫣汭在漢中西城縣或言嫣墟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作姚虛 案姚近刻訛作嫣 故後或姓姚或姓嫣也 案故下近刻有舜所居四字係重出衍文 嫣姚之異是妄未知所從 案是近刻訛作事 余按應劭之言是地于西城爲西北也漢水又東逕猴徑灘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猴徑灘近刻訛作猴經灘 山多猴猨好乘危綴飲故灘受斯名焉漢水又東逕小大黃金南 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山有黃金峭水北對黃金谷有黃金戍傍山依峭險折七里氐掠漢中阻此爲戍與鐵城相對一城在山上容百餘人一城在山下可置百許人言其險峻故以金鐵制名矣昔楊難當令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姜寶據鐵城宋遣秦州刺史蕭思話西討 案近刻脫此二字 話令陰平太守蕭坦攻拔之 案坦近刻訛作垣 賊退西水矣漢水又東合蘧蒢

溪口（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北出就谷，在長安西南。其水南流逕巴溪戍西，又南逕陽都坂東，坂自上及下盤折十九曲，西連寒泉嶺。漢中記曰：自西城涉黃金峭、寒泉嶺、陽都坂，峻崿百重，絕壁萬尋，既造其峰，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言陟羊腸，超煙雲之際，顧看向途，杳然有不測之險。山豐野牛、野羊，騰巖越嶺，馳走若飛，觸突樹木，十圍皆倒，山殫艮阻，地窮坎勢矣。其水南歷蘧蒢溪，謂之蘧蒢水，而南流注于漢，謂之蒢口。漢水又東，右會洋水（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川流漫闊，廣幾里許。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漢中記曰：本西鄉縣治也，自成固南入三百八十里（案南下近刻衍城南二字）。距南鄭四百八十里。洋川者，漢戚夫人之所生處也。高祖得而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米（案近刻脫米字），帝為驛致長安，蠲復其鄉，更名曰縣，故又目其地為祥川（案故又近刻訛作故及，祥近刻訛作洋），用表夫人載誕之休祥也（案載誕近刻訛作誕載）。城所定遠矣。漢順帝永光七年，封班超以漢中郡南鄭縣之西鄉，為定遠侯國此也。洋水又東北流入漢，謂之城陽水口也。漢水又

東歷敖頭（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舊立倉儲之所，傍山通道，水陸險湊，魏興安康縣治，有戍，統領流雜。漢水又東合直水（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北出子午谷岩嶺下，又南枝分東注旬水，又南逕蓰閣下（案近刻脫蓰字）山上有戍，置于崇阜之上，下臨深淵。張子房燒絕棧閣，示無還也。又東南歷直谷，逕直城西，而南流注漢。漢水又東逕直城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東逕千渡而至蝦蟇頭（案近刻訛作蝦蟆）歷漢陽灘口，而屆于彭溪龍竈矣，並溪澗灘磧之名也。漢水又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縣治松溪口。又東逕魏興郡廣城縣，縣治王谷（案近刻脫一縣字）谷道南出巴獠，有鹽井，食之令人癭疾。漢水又東逕魚脯谷口（案谷近刻訛作谿，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舊西城、廣城二縣，指此谷而分界也。

又東過西城縣南，

漢水又東逕鱉池南鯨灘（案南近刻訛作而）鯨，大也。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者也。漢水又東逕嵐谷北口，嶂遠溪深，澗峽險邃，氣蕭蕭以瑟瑟，風颼颼而颶颶，故川谷擅其目矣。漢水又東，右

得大勢（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勢，阻急溪，故亦曰急勢也。依山為城，城周二里，在峻山上。梁州督護吉挹所治。苻堅遣偏軍韋鍾伐挹，挹固守二年，不能下，無援遂陷。漢水右對月谷口（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山有坂月川于中，黃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饒水田。故孟達與諸葛亮書，善其川土沃美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地理志，漢中郡之屬縣也。下（案志下近刻衍曰西城故四字）漢末為西城郡。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以申儀為西城太守，儀據郡降魏，魏文帝改為魏興郡，治故西城縣之故城也。氏畧漢川，梁州移治于此城內。有舜祠、漢高帝廟，置民九戶，歲時奉祠焉。漢水又東為鱉灘（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洪波瀁瀉，淵浪雲頹，古耆舊言，有鱣魚奮鰭遡流，望濤直上，至此則暴鰓失濟，故因名湍矣。漢水又東合旬水（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北出旬山，東南流逕平陽戍下，與直水枝分東注，逕平陽戍，入旬水。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與柞水合。水西出柞溪，南流逕重巖堡西，屈而東流，逕其堡南，東南注于旬水。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南，縣北山有懸

書崖，高五十丈，刻石作字，人不能上（案人上近刻衍今字）不知所道。山下有石壇（案近刻脫有字）上有馬跡五所，名曰馬跡山。旬水東南注漢，謂之旬口（案近刻脫口字）漢水又東逕木蘭塞南（案近刻脫塞字，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石岸有城（案右近刻訛作右）名伎陵城（案近刻脫伎字）周迴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是處為木蘭塞，云吳朝遣軍救孟達于此矣。漢水又東，左得育溪（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興晉、旬陽二縣分界于是谷（案興近刻訛作與）漢水又東合甲水口（案合近刻訛作谷，上復衍往字）水出秦嶺山，東南流逕金井城南，又東逕上庸郡北，與關衲水合，水出上洛陽亭縣北青泥西山（案青近刻訛作清）南逕陽亭聚西，俗謂之平陽水，南合豐鄉川水，水出弘農豐鄉東山，西南流逕豐鄉故城南。京相璠曰：南鄉淅縣（案淅近刻訛作浙，下同）有故鄀鄉，春秋所謂豐淅也。于地理志屬弘農（案近刻脫志字）今屬南鄉。又西南合關衲水，關衲水又南入上津，注甲水。甲水又東南逕魏興郡之興晉縣南（案興晉近刻訛作晉興，脫縣字）武帝太康中立。甲水又東右入漢。漢水又東為龍淵，淵上有胡鼻山，石類胡人鼻故也。下臨龍井渚淵，

深數丈。漢水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為白石灘。縣故春秋之錫穴地也，故屬漢中。王莽之錫治也。縣有錫義山，方圓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門，上有石壇，長數十丈，世傳列仙所居，今有道士被髮餌朮，恒數十人。山高谷深，多生薇蘅草，其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漢水又東逕長利谷南（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入谷有長利故城，舊縣也。漢水又東歷姚方，蓋舜後枝居是處，故地留姚稱也。

水經注卷二十七

水經注卷二十八

後魏　酈　道　元　撰

沔水案此卷經文又東過堵陽縣至注文習鑿齒又爲其宅緒馬原本及近刻並爲卷二十九之首以又東過襄陽縣北至末爲卷二十八前後互訛今訂正辨詳後

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出自上粉縣案堵水出下原本及近刻並有焉字係後人妄加今刪去北流注之

堵水出建平郡界故亭谷案出近刻訛作自東歷新城郡郡故漢中之房陵縣也世祖建武元年封鄧晨爲侯國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爲新城郡以孟達爲太守治房陵故縣有粉水縣居其上故曰上粉縣也堵水之旁有別溪岸側土色鮮黃乃云可啖有言飲此水者令人無病而壽登其信乎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爲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堵水又東北逕上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羣蠻以叛故滅之以爲縣屬漢中郡漢末又分爲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又東逕方城亭南案近刻訛作而東北歷嵾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北流注于漢謂之堵口漢水又東謂之澇灘冬則水淺而下多大石又東爲淨灘夏水急盛川多湍洑行旅苦之故諺曰冬澇夏淨斷官使命言二灘阻礙

又東過鄖鄉南案鄉近刻訛作陽下衍縣字

漢水又東逕鄖鄉縣南之西山上有石蝦蟇倉卒看之與真不別漢水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謂之鄖鄉灘縣故黎也即長利之鄖鄉矣地理志曰有郎關李奇以爲鄖子國晉太康五年立以爲縣漢水又東逕琵琶谷口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梁益二州分境于此故謂之琵琶界也

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

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水記案近刻脫水字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案南近刻訛作西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案近刻郢訛作鄖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按經傳案近刻訛作滄浪淵傳宜以尚書爲正耳漢水又東爲俍子潭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潭中有石磧洲長六十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爲俍子葬父于斯故潭得厥目焉所未詳也漢水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世祖封鄧晨子棠爲侯國案棠近刻訛作堂內有一碑文字磨滅不可復識俗相傳言是華君銘亦不詳華君何代之士漢水又東平陽川水注之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縣北伏親山南歷平陽川逕平陽故城下又南流注于沔案注內自此以下又復稱沔沔水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東又東曾水注之案近刻脫武當二字及故字又此十六字原本訛作經近刻上九字訛作經下六字仍屬注文水導源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嵾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荊州圖副記曰山形特秀異于衆嶽峯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藥食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舍羅邑宰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焉案近刻脫焉字曾水發源山麓逕越山陰東北流注于沔謂之曾口沔水又東逕龍巢山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山在沔水中高十五丈廣員一里二百三十步山形峻峭其上秀林茂木隆冬不凋

又東南過涉都城東北案近刻過訛作逕城訛作縣

故鄉名也按郡國志筑陽縣有涉都鄉者也漢武帝元封元年案元封近刻訛作元光封南海守降侯子嘉爲侯國均水于縣入沔謂之均口也

又東南過酇縣之西南

縣治故城南臨沔水謂之酇頭漢高帝五年封蕭何爲侯國也薛瓚曰今南鄉酇頭是也茂陵書曰在南陽王莽更名南庚者也案庚近刻訛作康

又南過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西

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綏之邑也墉闉頹毀基塹亦存沔水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春秋昭公十九年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是也縣東有冢案近刻脫冢字縣令濟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案教學近刻訛作學教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地號曰生墳沔水又東南得洛溪口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縣西北集池陂東南流逕洛陽城北枕洛溪案枕近刻訛作抗溪水東南注沔水也

又南過筑陽縣東案近刻脫縣字

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案此十五字原本誤入注內近刻誤爲經文

沔水又南汎水注之案水下近刻衍流字水出梁州閬陽縣魏遣夏侯淵與張郃下巴西進軍宕渠劉備軍汎口郎是水所出也張飛自別道襲張郃于此水郃敗棄馬

升山走逕漢中沔水又東逕巴西歷巴渠北新城上庸東逕汎陽縣故城南昔分筑陽立自縣以上山深水急旌湍崩湍水陸徑絕又東逕學城南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上下文乃注內敘沔水所逕梁州大路所由也舊說昔者有人立學都于此值世荒亂生徒罔依遂共立城以禦難故城得厥名矣汎水又東流注于沔謂之汎口也沔水又南逕闟林山東本郡陸道之所由山東有二碑其一即記闟林山文曰君國者不躋高堙下先時或斷山岡以通平道民多病守長冠軍張仲瑜案近刻訛作輸乃與邦人築斷故山道作此銘其一郭先生碑先生名輔字甫成有孝友悅學之美其友為立碑于此並無年號皆不知何代人也沔水又南逕筑陽縣東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南筑水注之杜預以為彭水也水出梁州新城郡魏昌縣界縣以黃初中分房陵立筑水東南流逕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根而黃色見者多凶相與號為承受石所未詳也筑水又東逕筑陽縣故城南縣故楚附庸也秦平鄢郢立以為縣王莽更名之曰宜

水經注　卷二十八　六

禾也建武二十八年案近刻訛作元作元世祖封吳盱為侯國案盱近刻訛作則筑水又東流注于沔謂之筑口沔水又南逕高亭山東山有靈焉士民奉之所請有驗沔水又東為漆灘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新野郡山都縣與順陽筑陽分界于斯灘矣

又東過山都縣東北

沔南有固城城側沔川即新野山都縣治也舊南陽之赤鄉矣秦以為縣漢高后四年封衛將軍王恬啓為侯國沔北有和城即郡國志所謂武當縣之和城聚案近刻訛城字山都縣舊嘗治此故亦謂是處為故縣灘沔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激名曰五女激或言女父為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復父怨故立激以攻城城北今淪于水亦云有人葬沔北墓宅將為水毀其人五女無男皆悉巨富共作此激以全墳宅然激作甚工又云女嫁為陰縣佷子婦案近刻訛婦字家貲萬金案貲近刻訛作貲而自少小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故倒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案倒近刻訛作諭佷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今從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積土繞之

水經注　卷二十八　七

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今石皆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佷子是前漢人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補塞堤決民賴其利景元四年九月百姓刊石銘之樹碑于此沔水又東偏淺冬月可涉渡謂之交湖兵戎之交多自此濟晉太康中得鳴石于此水撞之聲聞數里沔水又東逕樂山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昔諸葛亮好為梁甫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山為名沔水又東逕隆中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云先帝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為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案又東過襄陽縣北此經本及近刻並訛在沔水之末以沔水下表日而又東過襄陽縣北王注內附敘三江所終並訛在前以沔水中表日考鄉縣故城在今陵西與安州山河縣東堵陽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鄧縣西南白河縣東陵鄧縣沔水逕鄧縣北歷姚方即至墻陽又滚中在今費陽縣西二十里縣陽故城閒今縣治沔水理陸中壁孔明舊宅即至襄陽城將近刻所謂沔水下者于沔水中之前則穀次不素矣今坟正

又東過襄陽縣北案又東上原本及近刻並有沔水字因訛附為卷二十八之首故去水二

沔水又東逕萬山北案萬近刻訛作方山上有鄭恢碑晉宗之所立也山下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尚後名作兩碑並述己功一碑沈之峴山水中一碑下之于此潭曰百年之後何知不深谷為陵也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也故張衡南都賦曰游女弄珠于漢皐之曲漢皐即萬山之異名也沔水又東合檀溪水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為鴨湖湖在馬鞍山東北武陵王愛其峯秀改曰望楚山溪水自湖兩分北渠即溪水所導也北逕漢陰臺西臨流望遠按眺農圃情逾灌蔬意寄漢陰故因名臺矣又北逕檀溪謂之檀溪水水側案近刻脫一水字有沙門釋道安寺即溪之名以表寺目也溪之陽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悉人居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每省家兄縱目檀溪念崔徐之交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矣溪水傍城北注昔劉備為景升所謀乘的顱馬西走墜于斯溪西去城里餘北流注于沔一水東南出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即襄水也城

水經注　卷二十八　九

北枕沔水即襄陽縣之故城也王莽之相陽矣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壘是也其土古鄢鄀盧羅之地案鄀近刻訛作都秦滅楚置南郡號此為北部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立為襄陽郡荊州刺史治邑居殷賑冠蓋相望一都之會也城南門道東有三碑一碑是晉大傅羊祜碑一碑是鎮南將軍杜預碑一碑是安南將軍劉儼碑並是學生所立城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太康中為人所發見表夫妻其尸儼然顏色不異猶如平生墓中香氣遠聞三四里中經月不

歇今墳冢及祠堂猶高顯整頓城北枕沔水水中常
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繞其
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昔
張公遇害亦亡劒于是水後雷氏爲建安從事經踐
瀨溪所留之劒忽于其懷躍出落水初猶是劒後變
爲龍故吳均劒騎詩云劒是兩蛟龍張華之言不孤
爲驗矣沔水又逕平魯城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城魯
宗之所築也故城得厥名矣東對樊城（案近刻脫此二字）樊
仲山甫所封也漢晉春秋稱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

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温使問焉父笑而不
答温因與之言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城周四里南半
淪水建安中關羽圍于禁于此城會沔水泛溢三丈
有餘城陷禁降龐德奮劒乘舟投命于東岡魏武曰
吾知于禁三十餘載至臨危授命更不如龐德矣城
西南有曹仁記水碑杜元凱重刊其後書伐吳之事
也
又從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
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卽
淯水所入也沔水中有魚梁洲（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龐
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世故謂是地爲
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
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柁于千里貢深心于
永思哉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
所築也言表盛遊于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
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沔水又逕
桃林亭東（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逕峴山東山上有桓
宣所築城孫堅死于此又有桓宣碑羊祜之鎮襄陽

也與鄒潤甫嘗登之及祜薨後人立碑于故處望者
悲感杜元凱謂之墮淚碑山上又有征南將軍胡羆
碑又有征西將軍周訪碑山下水中杜元凱沉碑處
（案近刻脫沉字）沔水又東南逕蔡洲（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漢長
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洲東岸西（案東近刻訛作大）有
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綠楊儀
居上洄楊顒居下洄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
又與襄陽湖水合水上承鴨湖東南流逕峴山西又
東南流注白馬陂水又東入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
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
中起釣臺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于池側沔
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洑逗（案洑近刻訛作伏）引大池水于
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二十步（案近刻訛作十二步）西
枕大道東北二邊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
遊宴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
大醉而還恆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爲之歌曰山
公出何去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其
水下入沔沔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事

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咏蓼
莪者氏爲泣涕悲不自勝于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
乳之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其南有
蔡瑁冢冢前刻石爲大鹿狀甚大頭高九尺制作甚
工沔水又東南逕邑城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習郁襄
陽侯之封邑也故曰邑城矣沔水又東合洞口（案此七字
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安昌縣故城東北大父山西南流
謂之白水又南逕安昌故城東屈逕其縣南縣故蔡
陽之白水鄉也漢元帝以長沙卑溼分白水上唐二

鄉爲舂陵縣光武卽帝位改爲章陵縣置園廟焉魏
黃初二年更從今名故義陽郡治也白水又西南流
而左會昆水水導源城東南小山西流逕金山北（案金
近刻訛作今）又西南流逕縣南西流注于白水水北有白
水陂其陽有漢光武故宅基址存焉所謂白水鄉也
蘇伯阿（案近刻訛作河）望氣處也光武之征秦豐幸舊邑置
酒極懽張平子以爲眞人南巡觀舊里焉東觀漢記
曰明帝幸南陽祀舊宅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
上自御塤篪和之以娛賓客又于此宅矣白水又西

合濜水水出于襄鄉縣東北陽中山西逕襄鄉縣之
故城北按郡國志是南陽之屬縣也濜水又西逕蔡
陽縣故城東西南流注于白水又西逕其城南建武
十三年（案近刻訛作十六年）世祖封城陽王祉世子本爲侯國
應劭曰蔡水出蔡陽東入淮今于此城南更無別水
惟是水可以當之川流西注苟其不東且淮源阻礙
山河無相入之理蓋應氏之謬耳洞水又西南流注
于沔水
又東過中廬縣東維水自房陵縣維山東流注之（案維近刻
作淮漢書同漢中志及巴漢志並云房陵縣有維山維水所出可證淮字之訛）
縣卽春秋廬戎之國也縣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
石穴出馬謂之馬穴山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
形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于此穴又得馬
數十匹送建業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識其馬毛色
云其父所乘馬對之流涕其水東流百四十里逕城
南名曰洛馬巷言初得此馬洗之于此因以名之亦
云乘出沔次洛之又曰洗馬畈（案近刻畈訛作飯）渡沔宿處名
之曰騎亭然候水諸蠻（案候近刻訛作侯）北遏是水南擊維

川以周田溉下流入沔沔水東南流逕犁丘故城西（案犁近刻訛作犂下同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其城下對繕州秦豐居之故更名秦洲王莽之敗也秦豐阻兵于犁丘犁丘城在觀城西二里建武三年光武遣征南岑彭擊豐四年朱祐自觀城擒豐于犁丘是也（案擒近刻訛作禽）沔水又南與疎水合水出中廬縣西南東流至邔縣北界（案邔近刻訛作鄀）東入沔水謂之疎口也（案近刻脫之字）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鯪鯉射之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案上近刻訛作中）厀頭似虎掌爪常没水中出厀頭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臯厭可小小使（案近刻作可以小使）名為水虎者也（案虎近刻訛作膚）

又南過邔縣東北（案邔近刻訛作鄀）

沔水之左有騎城周迴二里餘高一丈六尺即騎亭也縣故楚邑也秦以為縣漢高帝十一年（案近刻訛作十二年）封黃極忠為侯國縣南有黃家墓墓前有雙石闕彫制甚工俗謂之黃公闕黃公名尚為漢司徒沔水又東逕豬蘭橋橋本名木蘭橋橋之左右豐蒿荻于橋

東劉季和大養豬襄陽太守曰此中作豬屎臭（案近刻脫作字）可易名豬蘭橋百姓遂以為名矣橋北有習郁宅宅側有魚池池不假功自然通漁長六七十步廣十丈常出名魚沔水又南得木里水會（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楚時于宜城東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漢南郡太守王寵又鑿之引蠻水灌田謂之木里溝逕宜城東而東北入于沔謂之木里水口也

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東流注之

夷水蠻水也桓溫父名夷改曰蠻水夷水導源中廬縣界康狼山山與荊山相鄰其水東南流歷宜城西山謂之夷溪又東南逕羅川城故羅國也又謂之鄢水春秋所謂楚人伐羅渡鄢者也夷水又東南流與零水合零水即沶水也（案沶近刻訛作沭）上通梁州沒陽縣之默城川司馬懿出沮之所由其水東逕新城郡之沶鄉縣（案郡近刻訛作縣又此下沶皆訛作沭）縣分房陵立謂之沶水又東歷軨鄉謂之軨水晉武帝平吳割臨沮之北鄉中廬之南鄉立上黃縣治軨鄉沶水又東歷宜城西山謂之沶溪東流合于夷水謂之沶口也與夷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逕蠻城南城在宜城南三十里（案城在之城近刻訛在上句南字上）春秋莫敖自羅敗退及鄢亂次以濟淇水是也夷水又東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長谷水（案近刻脫長字）即是水也（案也上近刻衍者字）舊堨去城百許里水從城西灌城東入注為淵今熨斗陂是也水潰城東北角百姓隨水流死于城東者數十萬城東皆臭因名其陂為臭池後人因其渠流以結陂田城西陂謂之新陂覆地數十頃西北又為土門陂從平路渠以北木蘭橋以南西極土門山東跨大道水流周通

其水自新陂東入城城故鄢郢之舊都秦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其水歷大城中逕漢南陽太守秦頡墓北墓前有二碑頡鄀人也（案鄀近刻訛作鄗）以江夏都尉出為南陽太守逕宜城中見一家東向頡住車視之曰此居處可作冢後卒于南陽喪還至昔住車處車不肯進故吏為市此宅葬之孤墳尚整（案此下近刻有冢前有二碑臣字係重出衍文）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雋才辯給善屬文而識音也其水又逕金城前縣南門有古碑猶存其水又東出城東注臭池臭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諸田餘水又下入木里溝木里溝是漢南郡太守王寵所鑿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頃白起渠溉三千頃膏良肥美更為沃壤也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末名士居其中（案近刻名訛作多脫居字）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于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為冠蓋里而刻石銘之此碑于永嘉中始為人所毀其餘文尚有可傳者其辭曰峨峨南岳烈烈離明寔敷儁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為龍光聲化鶴鳴此山以建安三年崩聲聞五六十里雉皆屋雊縣人惡之以問侍中龐季（案龐近刻訛作闕）季云（案近刻脫季字）山崩川竭國土將亡之占也十三年魏武平荊州沔南彫散沔水又逕鄀縣故城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古鄀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為楚附庸楚滅之以為邑縣南臨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臺縣北有大城楚昭王為吳所迫自紀郢徙都之（案近刻脫自字紀訛作絕）即所謂鄀郢盧羅之地也（案邔字近刻訛在楚昭王上）秦以為縣沔水又東敖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新市縣東北又西南逕

太陽山西南流逕新市縣北又西南而右合枝水水出大洪山而西南流逕襄陽郡縣界西南逕狄城東南左注敖水敖水又西南流注于沔寔曰敖口沔水又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太傅羊祜鎮荊州立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沔水又東南與臼水合（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案聊近刻訛作耶）一名盧屈山西流注于沔魯定公四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濟于成臼謂是水者也

又東過荊城東（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入注內今據全書體例定為經文）

沔水自荆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山上有故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築也禹貢所謂內方至于大別者也既濱帶沔流寔會尚書之文矣沔水又東右會權口(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春秋魯莊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權權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是也東南有那口城權水又東入于沔沔水又東南與揚口合(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江陵西北有紀南城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

之郢都也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曰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陂陂古天井水也廣圓二百餘步在靈溪東江堤內水至淵深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陂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陂水又逕郢城南東北流謂之揚水(案揚近刻訛作楊下同)又東北路白湖水注之(案路白近刻訛作流曰)湖在大港北港南曰中湖南堤下曰昬官湖三湖合為一水東通荒谷荒谷東岸有冶父城春秋傳曰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謂此處也春夏水盛(案則近刻訛作秋)則南通大江否則南迄江堤北逕方城西(案西近刻訛作四)方城即南蠻府也又北與三湖會故盛弘之曰南蠻府東有三湖源同一水蓋徙治西府也宋元嘉中通路白湖(案白近刻訛作自)下注揚水以廣運漕揚水又東歷天井北井在方城北里餘廣圓二里其深不測井有潛室見輒兵西岸有天井臺因基舊堤臨際水湄遊憩之佳處也揚水又東北流東得赤湖水口(案東得近刻訛作得逕)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湖東北有大暑

臺(案臺近刻訛作置)高六丈餘縱廣八尺一名清暑臺秀宇層明通望周博遊者登之以暢遠情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案靈溪近刻訛作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又有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案吳語子胥稱楚靈王不君乃築臺于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韋昭云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築臺于章華之上韋昭以為章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氛祥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蓋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其水北流注于揚水揚水又東北與柞溪水合(案柞近刻訛作作下同)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散流咸所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逕魯宗之壘南當驛路水上有大橋隆安三年桓玄襲殷仲堪于江陵仲堪北奔縊于此橋柞溪又東注船官湖湖水又東北入女觀湖湖水又東入于揚水揚水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納巾吐柘柘水即下揚水也巾水出

縣東百九十里西逕巾城(案此下近刻衍下字)城下置巾水戍晉元熙二年竟陵郡巾水戍(案近刻作巾水戍山)得銅鐘七口言之上府巾水又西逕竟陵縣北西注揚水(案近刻注訛作逕)謂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鄖國也鄖公辛所治所謂鄖鄉矣昔白起拔郢東至竟陵即此也秦以為縣王莽之守平矣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劉隆為侯國城旁有甘魚陂左傳昭公十三年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者也揚水又北注于沔謂之揚口中夏口也曹太祖之追劉備于當陽也張飛按矛于長坂備得與數騎斜趨漢津(案斜近刻訛作卸)遂濟夏口是也沔水又東得滻口其水承大滻馬骨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來同渺若滄海洪潭巨浪縈連江沔故郭景純江賦云其旁則有朱滻丹灌是也(案朱近刻訛作珠)

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

即堵口也為中夏水縣故邔亭左傳若敖娶于邔是也(案近刻訛作左傳所為若敖娶于邔是也)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縣有雲夢城城在東北沔水又東逕左桑(案此

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之昭王渡沔中流而沒死于是水齊楚之會齊侯曰昭王南征而不復(案而近刻訛作之)寡人是問屈完曰君其問諸水濱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于此成禮而行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沔水又東合巨亮水口(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北承巨亮湖(案近刻脫巨字)南達于沔沔水又東得合驛口(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庾仲雍言須導村耆舊云朝廷驛使合王喪于是因以名焉今須導村正有大斂口言昭王于此殯斂矣沔水又東謂之橫桑(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言得昭王喪處也沔水又東謂之鄭公潭(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近刻脫公字)言鄭武公與王同溺水于是余謂世數既懸(案余近刻訛作今)為不近情矣斯乃楚之鄖鄉守邑大夫僭言公故世以為鄖公潭耳沔水又東得死沔(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言昭王濟沔自是死(案沔字近刻在死字下)故有死沔之稱王尸豈逆流乎但千古芒昧難以昭知推其事類似是而非矣沔水又東與力口合(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有溾水出竟陵郡新陽縣西南池河山(案池河山近刻訛作河池山)東流逕新

陽縣南縣治雲杜故城分雲杜立沌水又東南流注宵城縣南大湖又南入于沔水是曰力口沔水又東南涓水入焉(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沔水又東逕沌水口水南通縣之太白湖湖水東南通江又謂之沌口沔水又東逕沌陽縣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處沌水之陽也沔水又東逕臨嶂故城北(案臨嶂近刻訛作林鄣)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爲荊州鎭此也

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

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矣尚書禹貢云漢水南至大別入江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案近刻訛作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在矣(案在近刻訛作是)

水經注卷二十八

水經注卷二十九

後魏酈道元撰

沔水　潛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

尚書禹貢匯澤也鄭玄曰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矣

又東北出居巢縣南(案此經及下又東過牛渚當在其一東北流之下又東過毗陵縣北爲北江之上)

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卽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舒叛故圍之永平元年漢明帝更封菑丘侯劉般爲侯國也江水自濡須口又東左會柵口水導巢湖(案導近刻訛作遵)東逕烏上城北又東逕南譙僑郡城南又東絕溏逕附農山北又東左會清溪水水出東北馬子硯之清溪也東逕清溪城南屈而西南(案此下近刻有流字)歷山西南流注柵水謂之清溪口柵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水發白石山西逕李龍城南西南注柵水(案西南近刻訛作西流)柵水又東南積而爲竇湖中有洲湖東有韓綜山(案綜近刻訛作縱)山上有城山北湖水東出爲後塘北湖湖南卽塘也塘上有穎川僑郡故城也竇湖水東出謂之竇湖口東逕刺史山北(案東逕近刻作湖水東出逕)歷韓綜山南逕流二山之間出王武子城北城在刺史山上湖水又東逕石塘穴北爲中塘塘在四水中水出格虎山北山上有虎山城(案近刻脫城字)有郭僧坎城水北有趙祖悅城並故東關城也昔諸葛恪帥師作東興堤以遏巢湖傍山築城使將軍全端留畧等各以千人守之魏遣司馬昭督鎭東諸葛誕率衆攻東關三城將毀堤遏諸軍作浮梁陳于堤上分兵攻城恪遣冠軍丁奉等登塘鼓譟奮擊(案塘近刻訛作城)朱異等以水軍攻浮梁魏征東胡遵軍士爭渡梁壞投水而死者數千塘卽東興堤城亦關城也柵水又東南逕歷江產城南胡景略城北(案近刻脫略字)又東南逕張祖禱城南東南流屈而北逕鄭衛尉城西魏事已久難用取悉推舊訪新略究如此又北委折蒲浦出焉柵水又東南流注于大江謂之柵口(案此下近刻有水字衍)

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案牛渚乃山名非縣名大江過其北非過其南縣南二字之上有脫文牛渚在今當塗縣西北二十里石城故城在今貴池縣西七十里道元辭經之謏云不得逆牛渚而方爲石城也今發石城不特在牛渚西且在居巢西居巢故城在今巢縣東北五里漢書地理志丹陽郡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餘姚當是餘杭之謏作水經者本之曰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以地望推之祇畔不可通河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下當云又東過皖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杭縣東入于海則與漢志過協不言北江所終者水經之末記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海大江源委圓首尾完備矣然而水經文自彭蠡以下在道元時已倒亂道元雖正其失而言之亦未能明析是以自言參綜所議未必一得其實也)

經所謂石城縣者卽宣城郡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于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安得逕牛渚而方屆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

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案此二字當在東至會稽餘姚縣之上)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

地理志毗陵縣會稽之屬縣也(案近刻志下衍曰字會稽上衍舊字後脫也字)丹徒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案縣下近刻衍也字)本毗陵郡治也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江卽北江也經書爲北江則可(案爲近刻

訛作在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攷其逕流知經之誤矣地
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案地理志丹陽
郡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于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爲二水各不相蒙道元合之爲一非也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
晉太康元年立案近刻脫立字隸宣城郡東合大溪案近刻訛大作
天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南江
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故江水自石城東入以下並注內敍分江水所逕今改正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
又北注于南江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案此十二

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東訛作又南東又東合涇水案合下近刻衍注字南江
又東與桐水合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東逕安吳縣號
曰安吳溪又東旋溪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
縣西爲旋溪水昔縣人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
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
下人令上山半與語溪中子安問子明釣車所在後
二十年子安死山下有黃鶴棲其冢樹鳴常呼子安
故縣取名焉晉咸康四年改曰廣陽縣溪水又北案近刻訛溪作漢
合東溪水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
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案此水今亦名小淮河其水又北
歷蜀由山又北左合旋溪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
年分宛陵立縣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
爲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溪而同注南江南江之
北即宛陵縣界也案近刻脫南江二字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南江又東
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光和之末天下大亂此鄉保
險守節案近刻脫節字漢朝嘉之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
以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仞乃流于川川

水下合南江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案此十一字原本及
近刻並訛作經湖口訛作河口南江東注于具區案南江近刻訛作江南謂之
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滆湖也案近刻蕩
訛作塘射湖脫湖字貴湖下衍上湖二字郭景純江賦曰注五湖以漫漭
蓋言江水經緯五湖而苞注太湖也是以左丘明述
國語曰越伐吳案此下近刻衍而字戰于五湖是也又云范蠡
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兼攝通稱也案近
刻脫稱字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五湖今
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爲具區方圓五百里
湖有苞山春秋謂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
瑯邪東武縣俗謂之洞庭旁有青山一名夏架山山
有洞穴潛通洞庭山上有石鼓長丈餘鳴則有兵故
吳記曰太湖有苞山在國西百餘里居者數百家出
弓弩材旁有小山山有石穴南通洞庭深遠莫知所
極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今宮亭湖也以太湖之
洞庭對彭蠡則左右可知也余按二湖俱以洞庭爲
目者亦分爲左右也但以趣瞩爲方耳旣據三苗宜
以湘江爲正是以郭景純之江賦云爰有包山洞庭

巴陵地道潛達旁通幽岫窈窕山海經曰浮玉之山
北望具區苕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謝康樂云
山海經浮玉之山在句餘東五百里案近刻脫百字便是句
餘縣之東山乃應入海句餘案近刻訛作具區今在餘姚鳥
道山西北案近刻脫西字何由北望具區也以爲郭于地理
甚昧矣言洞庭南口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浮山
東石樓下有兩石鼓叩之清越所謂神鉦者也事備
羅浮山記會稽山宜直湖南又有山陰溪水入焉山
陰西四十里案山陰下近刻衍縣字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

冬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煖二溪北出行
三里至徐村合成一溪廣五丈餘而溫涼又雜蓋山
海經所謂苕水也北逕羅浮山而下注于太湖故言
出其陰入于具區也湖中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謂之
三山湖又謂之洞庭湖楊泉五湖賦曰案泉近刻訛作賦頭
首無錫足蹄松江負烏程于背上懷太吳以當胷岞
嶺崔嵬穹隆紆曲大雷小雷湍波相逐用言湖之苞
極也太湖之東吳國西十八里有岞嶺山俗說此山
本在太湖中案近刻脫山字禹治水移進近吳案近刻訛作東又

東及西南有兩小山案近刻脫東及二字皆有石如卷笮俗云
禹所用牽山也太湖中有淺地長老云是笮崩山跡
自此以東差深案近刻訛作求言是牽山之溝此山去太
湖三十餘里東則松江出焉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故以下皆條
注內敍太湖之水下流注海爲三江者今改正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
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
吳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
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案此下近刻有國南五十里五字係重出衍文魯哀
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
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于山上號曰丞胥二王
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九折
路南出太湖闔閭造以遊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也松
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歧分謂之三江口案此
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近刻歧訛作奇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
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爲三江五湖
雖名稱相亂案近刻脫名字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注
曰案近刻脫賦字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
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

也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為次溪自湖
東南出謂之谷水〔案谷水上近刻衍為字此句之下衍吳記曰三字〕谷水出
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神異傳曰由卷縣秦時長
水縣也始皇時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為
湖有老嫗聞之憂懼旦往窺城門門侍欲縛之嫗言
其故嫗去後門侍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
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見
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為谷
矣因目長水城水曰谷水也吳記曰谷中有城故由
卷縣治也即吳之柴辟亭〔案辟近刻訛作僻〕故就李鄉檇李
之地秦始皇惡其勢王令囚徒十餘萬人汙其土表
以汙惡名改曰囚卷亦曰由卷也吳黃龍三年〔案近刻訛作四年〕有嘉禾生卷縣改曰禾興後太子諱和改為嘉
興春秋之檇李城也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
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舊吳海昌都尉治晉太
康中分嘉興立〔案近刻訛作治〕太康地道記吳有鹽官縣樂
資九州志曰縣有秦延山〔案延近刻訛作逕〕秦始皇逕此美
人死葬于山上山下有美人廟谷水之右有馬皐城
故司鹽都尉城吳王濞煑海為鹽于此縣也是以漢

書地理志曰縣有鹽官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
地也秦于其地置海鹽縣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
後縣淪為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
之展武〔案展近刻訛作辰〕漢安帝時〔案近刻脫時字〕武原之地又淪
為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縣南有秦望山秦始皇
所登以望東海故山得其名焉谷水于縣出為澉浦
〔案澉近刻訛作撖〕以通巨海〔案引吳記至此酈謂云即庾仲初所謂東南入海為東江者也〕
光熙元年有毛民三人集于縣蓋汎于風也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謝靈運云具區在餘暨〔案近刻訛作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
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
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郭景純曰
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
江同作者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今江南枝
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
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案此所謂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者乃漢志所謂分江水之正流非南江枝分浙也然據漢志餘姚為餘杭之誤以此證之甚明〕

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
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案近刻脫至字〕又為江也〔案此下敍疑江在餘姚縣南者其水非浦陽江之分派道元欲附會經東至餘姚入海之文故有此誤〕東與車箱
水合水出車箱山乘高瀑布四十餘丈雖旱而
澍無增減江水又東逕黃橋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按漸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以下乃注內因經之誤別敘餘姚之水〕臨江有漢蜀郡太守
黃昌宅橋本昌創建也昌為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
會于蜀復脩舊好江水又東逕赭山南〔案赭近刻訛作緒〕虞
翻嘗登此山四望誡子孫可居江北世有祿位居江
南則不昌也然住江北者相繼代興時在江南者〔案近刻訛作有〕輒多淪替仲翔之言為有徵矣江水又經官
倉倉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號曰西虞以其兄光居
縣東故也是地即其雙鴈送故處江水又東逕餘姚
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按經有至會稽餘姚之文故注以縣南水當之〕
縣城是吳將朱然所築南臨江津北背巨海夫子所
謂滄海浩浩萬里之淵也縣西去會稽百四十里因
句餘山以名縣〔案四下近刻衍其字〕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
也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湖水沃其一縣並為良疇矣

江水又東注于海〔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是所謂三江者
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
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
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纏
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潛水出巴郡宕渠縣

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
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為古之
潛水鄭玄曰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
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
道劉澄之稱白水入潛然白水與羌水合入漢是猶
漢水也縣以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蓋古賨國也今
有賨城縣有渝水夾水上下皆賨民所居漢祖入關
從定三秦其人勇健好歌舞高祖愛習之今巴渝舞
是也縣西北有徐耆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縣有車
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溫冢二子之靈常以三月
還鄉漢水暴長〔案近刻脫漢字〕郡縣吏民莫不于水上祭之
〔案近刻脫之字〕今所謂馮李也

又南入于江

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其南源
取道巴西〔案近刻脫道字〕是西漢水也

湍水出酈縣北芬山南流過其縣東又南過冠軍縣東

湍水出弘農界翼望山水甚清澈東南流逕南陽酈
縣故城東〔案近刻脫陽字〕史記所謂下酈析也〔案近刻脫析字〕漢武
帝元朔元年封左將黃同為侯國湍水又南菊水注
之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蓋溪澗之
異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

之水士餐挹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竝汲飲此水以自綏養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尚矣菊水東南流入于湍湍水又逕其縣東南歷冠軍縣西北有楚堨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澤潤不窮湍水又逕冠軍縣故城東縣本穰縣之盧陽鄉宛之臨駣聚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諸軍故立冠軍縣以封之水西有漢太尉長史邑人張敏碑碑之西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丹器不藏（案丹近刻訛作凡）嗟矣後人幸

水經注　卷二十九　項家達校

勿我傷自後古墳舊冢莫不夷毀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見發六年大水蠻饑始被發掘說者言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漆雕刻之飾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簾隱以金釘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虛設白楸之言空負黃金之實雖意錮南山寧同壽乎湍水又逕穰縣爲六門陂漢孝元之世（案元近刻訛作成）南陽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斷湍水立穰西石堨（案堨近刻訛作碣）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爲六石門故號六門堨也溉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漢末毀廢遂不脩理晉太康三年鎮南將軍杜預復更開廣利加于民今廢不脩矣六門側又有六門碑（案又近刻訛作猶）是部曲主安陽亭侯鄧達等以太康五年立湍水又逕穰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年曹公攻張繡之所築也

又東過白牛邑南

湍水自白牛邑南建武中世祖封劉嵩爲侯國（案此下近刻衍湍水又三字）東南逕安衆縣故城南縣本宛之西鄉漢長沙定王子康侯丹之邑也湍水東南流涅水注之

水出涅陽縣西北岐棘山東南逕涅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四年封路最爲侯國王莽之所謂前亭也應劭曰在涅水之陽矣縣南有二碑碑字紊滅不可復識云是左伯豪碑（案伯豪近刻訛作梳伯）涅水又東南逕安衆縣堨而爲陂謂之安衆港魏太祖破張繡于是處與荀彧書曰繡遏吾歸師迫我死地蓋于二水之間以爲沿涉之艱阻也涅水又東南流注于湍水

又東南至新野縣

湍水至縣西北東分爲鄧氏陂漢太傅鄧禹故宅與奉朝請西華侯鄧晨故宅隔陂（案近刻與訛作其華訛作亭）鄧颺謂晨宅畧存焉（案謂近刻訛作爲）

東入于淯（案此四字原本訛入注內據例移下近刻仍作經文接又東南至新野縣下）

均水出析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

均水發源弘農郡之盧氏縣熊耳山山南卽脩陽葛陽二縣界也雙峯齊秀望若熊耳因以爲名齊桓公召陵之會西望熊耳卽此山也太史公司馬遷皆嘗登之縣郞析縣之北鄉故言出析縣北山也（案近刻脫山字）均水又東南流逕其縣下（案流下近刻衍注字）南越南鄉縣（案下南越三字有訛誤當作又南逕）又南流與丹水合

水經注　卷二十九　項家達校

又南當涉都邑北南入于沔

均水南逕順陽縣西漢哀帝更爲博山縣明帝復曰順陽應劭曰縣在順水之陽今于是縣則無聞于順水矣章帝建初四年封衛尉馬廖爲侯國（案廖近刻訛作康）晉太康中立爲順陽郡縣（案近刻脫郡字）西有石山南臨均水均水又南流注于沔水謂之均口者也故地理志謂之清水言熊耳之山清水出焉又東南至順陽入于沔（案地理志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又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

粉水出房陵縣東流過郢邑南

粉水導源東流逕上粉縣（案逕近刻訛作注）取此水以漬粉則皓耀鮮潔有異衆流故縣水皆取名焉

又東過穀邑南東入于沔（案此十字原本訛入注內近刻仍爲經文）

粉水至筑陽縣西而下注于沔水謂之粉口（案近刻口訛作水）粉水旁有文將軍冢（案近刻脫旁字）墓隧前有石虎石柱甚脩麗闕王羨之爲南陽葬婦墓側將平其域夕忽夢文諫止羨之不從後羨之爲楊佺期所害論者以爲文將軍之祟也

水經注　卷二十九　項家達校

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

王莽更名朝陽爲厲信縣（案近刻訛作王莽更之曰朝陽也爲厲信縣）應劭曰縣在朝水之陽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也蓋邑郭淪移川渠狀改故名舊傳遺稱在今也

又東至新野縣南（案近刻訛作縣西）東入于淯

比水出比陽東北太胡山（案比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沘注內同卷之三十二比水亦訛作沘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比陽應劭曰比水所出東入蔡又廬江郡灊縣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師古曰音比又作凡反今據以訂正二水之名）東南流過其縣南（案過近刻訛作逕）

泄水從南來注之

太胡山在比陽北如東三十餘里廣圓五六十里張衡賦南都所謂天封太狐者也應劭曰比水出比陽縣東入蔡經云泄水從南來注之然比陽無泄水蓋誤引壽春之泚泄耳余以延昌四年蒙除東荊州刺史州治比陽縣故城城南有蔡水出南磐石山故亦曰磐石川西北流注于比非泄水也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荊荊使唐蔑應之夾比而軍欲戰水之深淺荊人射之而莫知也有芻者曰兵盛則水淺矣章子夜襲之斬蔑于是水之上也比水又西澳

水注之水北出茈丘山東流屈而南轉又南入于比
水按山海經云澳水又北入視不注比水余按呂忱
字林及難字爾雅竝言灤水在比陽脈其川流所會
診其水土津注宜是灤水音藥也比水又西南歷長
岡舊月城北案舊字近刻訛在北字下比水右會馬仁陂水水出
灤陰北山泉流競湊水積成湖蓋地百頃謂之馬仁
陂陂水歷其縣下西南堨之以溉田疇公私引裂案近
刻訛作列水流遂斷故瀆尚存比水又南逕會口與堵水
枝津合案堵近刻訛作緒比水又南與澧水會澧水源出于
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故亦謂水爲派水澧
水西北流逕平氏縣故城東北王莽更名其縣曰平
善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衞彈勸碑澧水又西北合浚
水水出湖陽北山案陽近刻訛作南西流北屈逕平氏城西
而北入澧水澧水又西注比水比水自下亦通謂之
爲派水昔漢光武破甄阜梁丘賜于比水西斬之于
斯水也比水又南趙醴二渠出焉案醴近刻訛作澧比水又西
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其源微小案其近刻訛作二至
城瀰大城周迴側水申伯之都邑案近刻脫此五字詩所謂

申伯番番旣入于謝者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
少子丹爲謝陽侯卽其國也然則是水卽謝水也高
岸下深案近刻脫高字浚流徐平時人目之爲渟瀆水城戍
又以渟瀆爲目非也其城之西舊棘陽縣治故亦謂
之棘陽城也謝水又東南逕新都縣左注比水比水
又西南流逕新都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新林郡國
志以爲新野之東鄉故新都者也

又西至新野縣南入于淯

比水于岡南西南流戍在岡上比水又西南與南長

坂門二水合其水東北出湖陽東隆山山之西側有
漢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騎都尉尚湖陽長公主卽
光武之伯姊也廟堂皆以青石爲階陛廟北有石堂
珍之玄孫桂陽太守瑒以延熹四年遭母憂于墓次
立石祠勒銘于梁石字傾頹而梁字無毀盛弘之以
爲樊重之母畏雷室蓋傳疑之謬也隆山南有一小
山山坂有兩石虎相對夾隧道雖處蕪荒全無破毀
作制甚工信爲妙矣世人因謂之爲石虎山其水西
南流逕湖陽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廖國也竹書紀

年曰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者矣東城中有二碑
似是樊重碑悉載故吏人名司馬彪曰仲山甫封于
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三百
頃廣起廬舍案廬近刻訛作盧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
六畜放牧魚蠃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
貲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爲無窮之功案近刻脫功字巧不可
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受業齎
送甚至世祖卽位追爵敬侯詔湖陽爲重立廟置吏
奉祠逆祠章陵常奉重墓其水四周城溉城之東南
有若介樊蔚中常侍樊安碑濊南有數碑無字又有
石廟數間依于墓側棟宇崩毀惟石壁而已亦不知
誰之胄族矣其水南入大湖湖陽之名縣藉茲而納
稱也湖水西南流又與湖陽諸陂散水合謂之板橋
水又西南與醴渠合又有趙渠注之二水上承派水
南逕新都縣故城東兩瀆雙引南合板橋水板橋水
又西南與南長水會水上承唐子襄鄉諸陂散流也
唐子陂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漢光武自新野屠
唐子鄉殺湖陽尉于是地陂水清深光武後以爲神

淯西南流于新野縣與板橋水合西南注于比水比
水又西南流注于淯水也

水經注卷二十九

水經注卷三十

後魏酈道元撰

淮水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尚書導淮自桐柏地理志曰南陽平氏縣王莽之平善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于海也爾雅曰淮爲滸然淮水

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東流爲淮（案此下近刻衍自字）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也闞駰言復陽縣胡陽之樂鄉也元帝元延二年置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也東觀漢記曰朱祜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文辭鄙拙殆不可觀故經云東北過桐柏也淮水又東逕義陽縣（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縣南對固成山山有水注流數丈洪濤灌山遂成巨井謂之石泉水北流注于淮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義陽郡治也世謂之白茅城（案近刻脫之字）其城圓而不方闞駰言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于安昌城又太康記晉書地道記並有義陽郡以南陽屬縣爲名漢武帝元狩四年（案元狩近刻訛作元朔）封北地都尉衞山爲侯國也有九渡水注之水出雞翅山溪澗瀯委沿遡九渡矣其猶零陽之九渡水故亦謂之爲九渡焉于溪之東山有一水發自山椒下數丈素湍直注頹波委壑可數

百丈望之若霏幅練矣下注九渡水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淮

東過江夏平春縣北

淮水又東油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縣西南油溪東北流逕平春縣故城南漢章帝建初四年（案章帝近刻訛作和帝）封子全爲王國油水又東曲（案油水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淮水今改正）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波三丈（案沿下近刻衍流字）入于油水亂流南屈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東北逕城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二年封定侯奚意爲侯國王莽之新利也（案新利近刻訛作利新）魏城陽郡治淮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西出大木山山即晉車騎將軍祖逖自陳留將家避難所居也其水東逕城陽縣北而東入于淮淮水又東北流左會湖水（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傍川西南出蘇溪得其源也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降服出次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案此下近刻衍地理志曰四字）漢乃縣之文帝八年（案近刻訛作呂后八年）封

淮南厲王子劉勃爲侯國王莽之均夏也淮水又東得浉口水源南出大潰山（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上八字訛作經下六字仍爲注文）東北流翼帶三川亂流北注浉水浉水又北逕賢首山西又北出東南屈逕仁順城南故義陽郡治分南陽置也晉太始初以封安平獻王孚長子望本治在石城山上因梁希侵逼徙治此城梁司州刺史馬仙琕不守（案梁近刻訛作齊仙琕訛作仙卑）魏置郢州也昔常珍奇自懸瓠遣三千騎援義陽行事龐定光屯于浉水者也浉水東南流歷金山北山無樹木峻峭層峙浉水

又東逕義陽故城北城在山上因倚陵嶺周迴三里是郡昔所舊治城城南十五步對門有天井周百餘步深一丈東逕鍾武縣故城南（案近刻脫縣字）本江夏之鄳縣也王莽之當利縣矣又東逕石城山北山甚高峻史記曰魏攻冥阨或言在鄳縣葙山也按呂氏春秋九塞其一也浉水逕鄳縣故城南建武中世祖封鄧邯爲鄳侯（案鄳下近刻衍縣字）按蘇林曰音盲（案近刻脫按字）浉水又東逕七井岡南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東至谷口谷水南出鮮金山北流（案此下近刻衍至字）琵木注

之水出西南其山東北逕光城東而北逕青山東羅山西俗謂之仙居水（案此六字近刻脫）東北流注于谷水谷水東北入于淮

又東過新息縣南（案過近刻訛作逕）

淮水東逕故息城南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敗之者也淮水又東逕浮光山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亦曰扶光山即弋陽山也（案近刻脫陽字）山名玉及黑石堪爲碁其山俯映長淮每有光粼淮水又東（案近刻脫此二十三字）逕新息縣故城南應劭曰息後徙東故加新也王莽之新德也光武十九年封馬援爲侯國外城北門內有新息長賈彪廟廟前有碑面南又有魏汝南太守程曉碑（案曉近刻訛作堯）魏太和中蠻田益宗效誠（案近刻訛作歸）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淮水又東合慎水（案慎下近刻衍縣字）水出慎陽縣西而東逕慎陽縣故城南縣取名焉漢高帝十一年封欒說爲侯國穎陰劉陶爲縣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見思如此應劭曰慎水所出東北入淮慎水又東流

積爲燋陂陂水又東南流爲上愼陂又東爲中愼陂
又東南爲下愼陂皆與鴻郤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
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汝南
太守鄧晨欲修復之知許偉君曉知水脈召與議之
偉君言成帝用方進言毀之壽而夢上天天帝怒曰
何敢敗我濯龍淵（案濯近刻訛作子）是後民失其利時有童
謠曰敗我陂翟子威反乎覆（案近刻訛作及子覆）陂當復明府
興復廢業童謠之言將有徵矣遂署都水掾起塘四
百餘里百姓得其利陂水散流下合愼水而東南逕
息城北又東南入淮（案又東下近刻衍逕字）謂之愼口淮水又
東與申陂水合水上承申陂于新息縣北東南流分
爲二水一水逕深丘西又屈逕其南南派爲蓮湖水
南流注于淮淮水又左逕流結兩湖謂之東西蓮湖
矣淮水又東右合壑水（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白沙
山東北逕柴亭西俗謂之柴水又東北流與溫泉水
合水發溫谷東北流右會柴水柴水又東逕黃城西
故弋陽縣也城內有二城西即黃城也柴水又東北
入于淮謂之柴口也淮水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案此

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首受陂水于深丘北東逕釣臺南
臺在水曲之中臺北有琴臺又東逕陽亭南東南合
淮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案此十五字原本及
近刻並訛作經）楚白公勝之邑也東北去白亭十里（案東上近刻衍
又字）淮水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案此十六字原
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分青陂東瀆東南逕白亭西又南于長陵
戍東東南入于淮淮水又東北合黃水（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
訛作經）黃水出黃武山東北流木陵關水注之水導源木
陵山（案近刻脫源字）西北流注于黃水黃水又東逕晉西陽

城南又東逕光城南（案逕下近刻衍南字）光城左郡治（案近刻脫城左
二字）又東北逕高城南故弦國也（案弦下原本及近刻並衍高字今改正）
又東北逕弋陽郡東有虞丘郭南有子胥廟（案廟近刻訛作
祠）黃水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黃口淮水又東北逕褒
信縣故城南而東流注也（案注下近刻衍之者二字）
又東過期思縣北
縣故蔣國周公之後也春秋文公十年楚王田于孟
諸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楚滅之以爲縣漢高帝十
二年以封賁赫爲侯國城之西北隅有楚相孫叔敖

廟廟前有碑淮水又東北淠水注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
經）水出弋陽縣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逕二城間
舊有賊難軍所頓防（案所下近刻衍謂字）西北出山又東北流
逕新城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西北去弋陽虞丘
郭二十五里水出南山東北流逕詔虞亭東而北入
淠水又東北注淮俗曰白鷺水
又東過原鹿縣南（案近刻脫又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
縣即春秋之鹿上也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宋人爲鹿
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建武十五年世祖更封侍中
執金吾陰識爲侯國者也
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
廬江故淮南也漢文帝十六年別以爲國應劭曰故
廬子國也決水自舒蓼北注不于北來也安豐東北
注淮者窮水矣又非決水皆誤耳淮水又東谷水入
焉（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上承富水東南流世謂之谷
水也東逕原鹿縣故城北城側水南谷水又東逕富
陂縣故城北俗謂之成閭亭非也地理志（案近刻衍一日字）
汝南郡有富陂縣建武三年世祖以封平鄉侯王霸

爲富陂侯十三州志曰漢和帝永元九年分汝陰置
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縣也谷水又東于汝陰城
東南注淮（案近刻脫淮字）淮水又東北左會潤水（案此九字原本及近
刻並訛作經）水首受富陂東南流爲高塘陂又東積而爲
陂六東注焦陵陂陂水北出爲鯛陂陂水潭漲引瀆
北注汝陰四周隍塹下注潁水焦湖東注謂之潤水
逕汝陰縣東逕荊亭北而東入淮（案近刻脫淮字）淮水又東
北窮水入焉（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六安國安風縣
窮谷（案風近刻訛作豐下同）春秋左傳楚救灊司馬沈尹戌與
吳師遇于窮者也（案近刻窮下衍谷字）川流泄注于決水之右
北瀨安風之左世謂之安風水亦曰窮水音戎並聲
相近字隨讀轉流結爲陂謂之窮陂塘堰雖淪猶用
不輟陂水四分農事用康北流注于淮京相璠曰今
安風有窮水北入淮淮水又東爲安風津水南有城
故安風都尉治後立霍丘戍淮中有洲（案近刻重洲字）俗
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斯洲納稱焉魏書國志曰
司馬景王征毋丘儉使鎮東將軍豫州刺史諸葛誕
（案東近刻訛作西）從安風津先至壽春儉敗與小弟秀藏水

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斬之傳首京都即斯津
也
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沘水泄水合北注之（案沘水泄水原
本及近刻訛作沘水洪水今改正）
又東積水從西北來流注之
淮水又東左合沘口（案近刻訛作泚口）又東逕中陽亭北爲
中陽渡水流淺礦可以厲也淮水又東流與潁口會
東南逕蒼陵城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案蒼陵城
北近刻訛作蒼陵北又此二十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縣即楚考烈王自陳
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

以九江名郡漢高帝四年爲淮南國孝武元狩六年復爲九江焉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是爲三楚者也淮水又北左合椒水（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上承淮水東北流逕蛐城南（案城近刻訛作地）又歷其城東亦謂之清水東北流注于淮水謂之清水口者是此水焉（案此四字近刻作在合肥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

淮水于壽陽縣西北（案晉孝武改壽春曰壽陽）肥水從城西而北入于淮（案近刻脫西字）謂之肥口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于城父縣右出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王莽之思善也縣故焦夷之地春秋左傳昭公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寔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案男近刻訛作夷）杜預曰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寔之者也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案近刻脫此十五字）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即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漢桓帝永壽元年封大將軍梁冀孫桃爲侯國也（案也上近刻衍者也）夏肥水自縣又東逕思善縣之故城南漢章帝章和三年分城父立夏肥水又東爲高陂又東爲大漴陂（案近刻訛作天漴陂）水出分爲二流南爲夏肥水（案近刻脫夏字）北爲雞陂夏肥水東流（案近刻脫水字）左合雞水水出雞陂東流爲黃陂（案近刻脫流字）又東南流積爲茅陂又東爲雞水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雞水右會夏肥水（案右近刻訛作又脫夏字）而亂流東注俱入于淮淮水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對岸山

上結二城以防津要西岸山上有馬跡世傳淮南王乘馬昇僊所在也今山之東南石上有大小馬跡十餘所仍今存焉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案哀近刻訛作襄）蔡昭侯（案近刻訛作成公）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也淮之東岸又有一城即下蔡新城也（案近刻脫即字）二城對據翼帶淮濆淮水東逕八公山北（案近刻脫公字）山上有老子廟淮水歷潘城南置潘溪成戍東側潘溪吐川納淮更相引注又東逕梁城臨側淮川川左有湄城淮水左逕爲湄湖淮水又右納洛川于西曲陽縣北水分閻溪北絕橫塘又北逕藹亭東（案近刻脫又字）又北藹甫溪水入焉水出東藹甫谷西北流逕藹甫亭南西北流注于洛水北逕西曲陽縣故城東王莽之延平亭也應劭曰縣在淮曲之陽下邳有曲陽故是加西也洛澗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經所謂淮水逕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注者也（案近刻脫從字）蓋經之謬矣考川定土即實爲非是曰洛澗非肥水也淮水又北逕莫邪山西（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

經）山南有陰陵縣故城漢高祖五年項羽自垓下從數百騎夜馳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左陷大澤漢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及之于斯縣者也按地理志王莽之陰陸也後漢九江郡治時多虎災百姓苦之南陽宗均爲守（案宗近刻訛作朱）退貪殘進忠良虎悉東渡江

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

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壬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禹墟在山西南（案墟近刻訛作娶）縣即其地也地理志曰當塗侯國也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案近刻訛作者）漢以封之王莽更名山聚也淮水又東北濠水注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莫邪山東北溪（案溪上近刻衍之字）溪水西北引瀆逕禹墟北又西流注于淮淮水又北沙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經所謂蒗蕩渠也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王莽之平寧也建武十三年世祖更封耿阜爲侯國郡國志曰平阿縣有塗山（案有下近刻衍當字）淮出于荊山之左當塗

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也（案而近刻訛作西也訛作之）春秋左傳哀公七年大夫對孟孫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北非也余按國語曰吳伐楚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之客執骨而問曰（案近刻訛作之）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骨專車此爲大也蓋丘明親承聖旨錄爲實證矣又按劉向說苑辨物王肅之敘孔子廿二世孫孔猛所出先人書家語並出此事故塗山有會稽之名考校羣書及方土之目疑非此矣蓋周穆之所會矣淮水于荊山北過水東南注之（案東近刻訛作自）又東北逕沛郡義城縣東司馬彪曰後隸九江也

又東過鍾離縣北

世本曰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爲縣春秋左傳所謂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王莽之蠶富也豪水出陰陵縣之陽亭北小屈有石穴不測所窮言穴出鍾乳所未詳也豪水東北流逕其縣西又屈而南轉東逕其城南又北歷其城東

逕小城而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逕夏丘縣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東渙水入焉水首受蒗蕩渠于開封縣史記韓釐王二十一年使暴鳶救魏爲秦所敗鳶走開封者也東南流逕陳留北又東南（案近刻脫入焉至此四十六字）西入九里注之（案近刻脫渠末訛注）渙水又東南流逕雍丘縣故城南又東逕承匡城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南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宋襄公之所葬故號襄陵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敾（案近刻訛作今竹書作敾）衞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十八年惠成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案近刻脫此句之下有齊侯使今竹書作于襄陵）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案此下近刻有公會齊宋之六字原本及竹書皆無此語）圍卽于此也西有承匡城春秋會于承匡者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溼徙縣于襄陵更爲襄邑（案此下近刻衍也字）王莽以爲襄平也漢桓帝建和元年封梁冀子胤狗爲侯國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渙水故傳曰雎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渙水又東南逕己吾縣故城南又東逕鄫城北春秋襄公元年經書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曹邾杞

次于鄫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渙水又東南逕鄫城北新城南又東南左合明溝溝水自蓬洪陂東南流謂之明溝下入渙水又逕亳城北帝王世記曰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十三州志曰漢武帝分穀熟置春秋莊公十二年（案二近刻訛作三）宋公子御說奔亳者也（案近刻衍下字）渙水東逕穀熟縣故城南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歆爲侯國又東逕楊亭北春秋左氏傳襄公十二年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京相璠曰宋地矣今睢陽東南三

十里有故楊梁城（案近刻脫城字）今曰陽亭也俗名之曰緣城非矣西北去梁國八十里渙水又東逕沛郡之建平縣故城南漢武帝元鳳元年（案近刻脫元鳳二字）封杜延年爲侯國王莽之田平也又東逕酇縣故城南春秋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柤今其地鄘聚是也王莽之讚治矣渙水又東南逕費亭南漢建和元年封中常侍沛國曹騰爲侯國騰字季興譙人也永初中定桓帝策封亭侯此城卽其所食之邑也渙水又東逕銍縣故城南昔吳廣之起兵也使葛嬰下之

渙水又東苞水注之水出譙城北自汀陂（案自近刻訛作目）陂水東流逕酇縣南又東逕鄲縣故城南漢哀帝中元年封周應爲侯國王莽更之曰單城也（案單近刻訛作留）音多又東逕嵇山北嵇氏故居嵇康本姓奚（案近刻脫康字）會稽人也先人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爲嵇氏（案改近刻訛作故）取稽字之上以爲姓蓋志本也嵇氏譜曰譙有嵇山家于其側遂以爲氏縣魏黃初中文帝以酇城父山桑銍置譙郡故隸譙焉苞水東流入渙渙水又東南逕蘄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蘄鄉也（案近刻訛作）

漢高帝破黥布于此縣舊都尉治王莽之蘄城也水上有古石梁處遺基尚存渙水又東逕穀陽縣左會八丈故瀆（案左近刻訛作右）瀆上承洨水南流注于渙渙水又東逕穀陽戍南又東南逕穀陽故城東北右與解水會水上承縣西南解塘東北流逕穀陽城南卽穀水也應劭曰城在穀水之陽（案此二字近刻脫）又東北流注于渙渙水又東南逕白石戍南又逕虹城南（案近刻脫）洨水注之（案又字近刻訛作虹）水首受蘄水于蘄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八丈故瀆出焉又東合長直故溝溝上承蘄水

南會于洨洨水又東南流逕洨縣故城北（案近刻訛作于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王莽更名其縣曰育城（案育近刻訛作有）應劭曰洨水所出音絞經之殺也洨水又東南與渙水亂流而入于淮（案近刻脫與渙水亂流五字及而字）故應劭曰洨水南入淮淮水又東至巉石山潼水注之水首受潼縣西南潼陂縣故臨淮郡之屬縣王莽改曰成信矣南逕沛國夏丘縣絕蘄水又南逕夏丘縣故城西（案近刻脫水又南三字）王莽改曰歸思也又東南流逕臨潼戍西又東南至巉石西南入淮淮水又東逕

浮山（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山北對巉石山梁氏天監中立堰于二山之間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潰壞矣（案壞近刻訛作淮）淮水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導徐城西北徐陂陂水南流絕蘄水逕歷澗戍西（案戍近刻訛作水）東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漢以數千騎追羽羽師二十八騎引東城（案近刻脫一羽字）羽四潰山（案山近刻訛作出）斬將而去卽此處也史記孝文帝八年（案近刻訛作孝惠八年）封淮南厲王子

劉良爲侯國（案良近刻訛作賜）地理志王莽更名之曰武城也池水又東北流歷二山間東北入于淮謂之池河口也（案近刻脫河字）淮水又東蘄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首受睢水于穀熟城東北東逕建城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爲侯國王莽之多聚也蘄水又東南逕蘄縣縣有大澤鄉陳涉起兵于此篝火爲狐鳴處也南則洨水出焉蘄水又東南北八丈故瀆出焉（案此下近刻衍八字瀆訛作溝）又東流長直故溝出焉（案長直上近刻衍南北二字溝訛作瀆）又東入夏丘縣東絕潼水

逕夏丘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潼縣南又東流入徐縣東絕歷澗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注于淮淮水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南(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地理志曰都尉治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劉蒙之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匡武淮水又東逕廣陵淮陽城南(案廣陵下近刻衍城字復脫南字)城北臨泗水(案近刻脫城字)阻于二水之間逕征記淮陽太守治自後置戍縣亦有時廢興也

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

淮泗之會卽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

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

淮水右岸卽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九江將東奔袁譚路出斯浦因以爲名焉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爲侯國王莽之嘉信也昔韓信去下鄉而釣于此處也城東有兩冢西者卽漂母冢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卽信母冢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縣爲一都之會故曰江都也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岳同舊江水道也(案近刻脫江字)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案西近刻訛作而又脫入字)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案近刻脫埭字)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高祖

六年爲荆國十一年爲吳城卽吳王濞所築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廣陵王莽更名郡曰江平縣曰定安(案近刻脫更名二字)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案此二湖在今高郵州)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案湖在高郵州西北五十里)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邪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案津湖在今寶應縣南六十里)渡十二里方達北口(案此謂津湖之北口)直至夾邪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案近刻南下衍北字此謂津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穿溝(案近刻脫敏字)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卽射陽縣之故城也應劭曰在射水之陽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纏爲侯國也王莽更之曰監淮亭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十七年爲王國城本北中郞將庾希所鎭中瀆水又東(案近刻脫水字)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

者也

又東兩小水流注之

淮水左逕泗水國南故東海郡也徐廣史記音義曰泗水國名漢武帝元鼎四年(案近刻訛作三年)初置都淩(案近刻訛作鄉下衍四年二字)封常山憲王子思王商爲國(案近刻脫封字)地理志曰王莽更泗水郡爲水順(案近刻訛作順水)淩縣爲生淩(案近刻訛作陵縣爲生麥)淩水注之水出淩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淮寔曰淩口也(案近刻脫淩字)應劭曰淩水出縣西南入淮卽經之所謂小水者也

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

應劭曰淮崖也(案近刻訛作浦岸也)蓋臨側淮瀆故受此名淮水逕縣故城東(案逕近刻訛作出)王莽更名之曰淮敬淮水于縣枝分北爲游水歷朐縣與沭合又逕朐山西(案逕近刻訛作匡)山側有朐縣故城秦始皇三十五年于朐縣立石海上以爲秦之東門崔琰述初賦曰倚高艫以周眄兮觀秦門之將將者也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郁州治故崔季珪之

敘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觀焉(案近刻脫焉字)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非己及也卽其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游水又北逕東海利成縣故城東(案成近刻訛作城東上衍之字)故利鄉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嬰爲侯國王莽更之曰流泉游水又北歷羽山西地理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尚書曰堯疇咨四岳得舜(案疇咨近刻訛作時日)進十六族殛鯀于羽山是爲檮杌與驩兜三苗共工同其罪故世謂之四凶鯀旣死其神化爲黃熊(案近刻訛作能)入于羽淵是爲夏郊三代祀之故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者是也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公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寔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亭縣之東有夾口浦游水左逕琅邪計斤縣故城之西(案計斤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卽丘今改正)地理志曰莒子始起于此後徙莒有鹽官故世謂之南莒也游水又東北逕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

去刞三尺所見東北傾石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三
尺八寸一行十二字游水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春
秋昭公十九年齊伐莒莒子奔紀鄣莒之婦人怨莒
子之害其夫老而託紡焉取其緯而後縋縋絶鼓譟
城上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遂入紀故紀
子帛之國穀梁傳曰吾伯姬歸于紀者也杜預曰紀
鄣地二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故紀城即此城也（案城近刻訛作水）
游水東北入海舊吳之燕岱常泛巨海憚其
濤險更沿湖是瀆由是出地理志曰游水自淮浦北
入海爾雅曰淮別爲滸游水亦枝稱者也

水經注卷三十

水經注卷三十一

後魏　酈道元　撰

滍水　淯水　濦水　灈水
瀙水　潕水　溳水

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

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
懼而遷于魯縣立堯祠于西山謂之堯山故張衡南
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堯山堯山在太和
川太和城東北滍水出焉張衡南都賦曰其川瀆則

滍澧藻濜發源巖穴布濩漫汗漭沆洋溢總括急趣
箭馳風疾者也滍水又歷太和川東逕小和川又東
温泉水注之水出北山阜七源奇發（案近刻脫發字源訛作泉）炎
熱特甚闞駰曰縣有湯水可以療疾（案近刻脫疾字有字）湯側
又有寒泉焉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雖隆火盛日肅
若冰谷矣渾流同溪南注滍水（案南下近刻衍有字）滍水又東
逕胡木山東流又會温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奇毒
痾疾之徒無能澡其衝漂救瘵者咸去湯十許步別
池然後可入湯側有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
也故杜彥達云然如沸湯可以熟米飲之愈百病（案飲之近刻訛作飯而）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飲（案近刻飲訛作飯）多少自
在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三蟲死學道遭難逢危終
無悔心可以牢神存志即南都賦所謂湯谷湧其後
者也然宛縣有紫山山東有一水東西十五里南北
二百步湛然沖滿無所通會冬夏常温世亦謂之湯
谷也非魯陽及南陽之縣故也張平子廣言土地所
苞明非此矣滍水又東房陽川水注之水出南陽雉
縣西房陽川北流注于滍滍水之北有積石焉世謂

女靈山其山平地介立不連岡以成高峻石孤峙不
託勢以自遠四面壁絶極能靈舉遠望亭亭狀若單
楹插霄矣北面有如頹落劣得通步好事者時有扳
陟耳滍水又與波水合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
謂之歇馬嶺川曰廣陽川非也即應劭所謂孤山波
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溠其水又南逕蠻
城下蓋蠻別邑也俗謂之麻城非也波水又南分三
川于白亭東而俱南入滍水滍水自下兼波水之通
稱也是故闞駰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滍水又東
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魯山（案近刻脫山字）縣居其陽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昔在于楚文
子守之與韓遘戰（案遘近刻作搆下有難字）有遐景之誠內有南
陽都鄉正衛爲碑滍水右合魯陽關水水出魯陽關
外分頭山橫嶺下夾谷東北出入滍滍水又東北合
牛蘭水水發縣北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水側有
漢陽侯焦立碑牛蘭水又東南與柏樹溪水合水出
魯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西而南合牛蘭水又
東南逕魯山南闞駰曰魯陽縣今其地魯山是也水
南注于滍滍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
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彭水注之俗謂之小滍水水出
魯陽縣南彭山蟻塢東麓北流逕彭山西下有彭山
廟廟前有彭山碑漢桓帝元嘉三年杜仲長立彭水
逕其西北漢安邑長尹儉墓東冢西有石廟廟前有
兩石闕闕東有碑闕南有二獅子相對南有石碣二
枚石柱西南有兩石羊中平四年立彭水又東北流
直應城南而入滍滍水又左合橋水水出魯陽縣北
恃山東南逕應山北又南逕應城西地理志曰故父

城縣之應鄉也周武王封其弟爲侯國應劭曰韓詩
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
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亦曰
應鄉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桐葉爲圭封叔虞非應
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矣戰國范睢
所封邑也謂之應水滍水又東逕犨縣故城北左傳
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圍使伯州犂城犨是也出于魚
齒山下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次于魚陵涉于魚
齒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案役徒近刻作徒役晉人聞

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
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矣所涉即滍水也水南有漢中
常侍長樂太僕吉成侯州苞冢案近刻脫成字州字冢前有碑
基西枕岡城開四門門有兩石獸墳傾墓毀碑獸淪
移人有掘出一獸猶全不破甚高壯頭去地減一丈
許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門表壍上起石橋
歷時不毀其碑云六帝四后是諮是諏蓋仕自安帝
沒于桓后于時閹閽擅權五侯暴世割剝公私以事
生死夫封者表有德碑者頌有功自非此徒何用許
爲石至千春不若速朽苞墓萬古祇彰誚辱嗚呼愚
亦甚矣滍水又東犫水注之俗謂之秋水非也水有
二源東源出其縣西南踐犢山東崖下水方五十許
步不測其深東北流逕犫縣南又東北屈逕其縣東
而北合西源水案源近刻訛作流西源出縣西南頹山北皐
下東北逕犨城西又屈逕其縣北東合右水案右近刻訛作
二亂流北注于滍漢高祖入關破南陽太守呂齮于
犫東即于是地滍水之陰也滍水又東南逕昆陽縣
故城北昔漢光武與王尋王邑戰于昆陽敗之走者

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案近刻脫間字會大雨如注滍川盛
溢案川近刻作水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
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尸而度矣
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郾縣南東入于汝
滍水東逕西不羹亭南亭北背汝水于定陵城北東
入汝郾縣在南不得過
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支離山案支近刻作攻東南過南陽西鄂
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
淯水導源東流逕酈縣故城北郭仲產曰酈縣故城
在支離山東南案近刻訛作故城南在攻離山東酈舊縣也三倉曰
樊鄧酈酈有二城北酈也案後魏析置南北酈淯水逕南酈城東淯水逕北酈城北漢祖入關下淅酈即此縣也淯水又東南流歷雉
縣之衡山案近刻脫歷字之下衍雉字東逕百章郭北又東魯陽
關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南分水嶺南水自嶺南流北
水從嶺北注故世俗謂此嶺爲分頭也其水南流逕
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是以張景陽詩云
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亦司馬芝與母遇賊處也
關水歷雉衡山西南逕皇后城西建武元年世祖遣

侍中傅俊持節迎光烈皇后于淯陽俊發兵三百餘
人宿衞皇后道路歸京師蓋稅舍所在故城得其名
矣山有石室甚飾潔相傳名皇后浴室又所幸也關
水又西南逕雉縣故城南昔秦文公之世有伯陽者
案伯陽近刻訛作陽伯逢二童曰舀曰被案近刻訛作波二童二雉也
得雌者霸雄者王二童翻飛化爲雙雉光武獲雉于
此山以爲中興之祥故置縣以名焉關水又屈而東
南流注于淯淯水又東南流逕博望縣故城東案下近刻衍西
北二字郭仲產曰在郡東北百二十里案近刻脫注字漢武

帝置校尉張騫隨大將軍衞青西征爲軍前導相望
水草得以不乏元光六年封騫爲侯國地理志南陽
有博望縣案志下近刻衍口字又脫傳字王莽改之曰宜樂也淯水
又東南逕西鄂故城東應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也
昔劉表之攻杜子緒于西鄂也功曹柏孝長案柏近刻訛作
伯聞戰鼓之音懼而閉戶蒙被自覆漸登城而觀言
勇可習也淯水又南案淯近刻訛作清洱水注之水出弘農
郡盧氏縣之熊耳山東南逕酈縣北東南逕房陽城
北漢哀帝四年封南陽太守孫寵爲侯國俗謂之房

陽川又逕西鄂縣南水北有張平子墓墓之東側墳
有平子碑文字悉是古文篆額是崔瑗之辭盛弘之
郭仲產並云夏侯孝若爲郡薄其文復刊碑陰爲銘
然碑陰二銘乃是崔子玉及陳翕耳而非孝若悉是
隸字二首並存嘗無毀壞又言墓次有二碑今惟見
一碑或是余夏景驛途案驛近刻作遷疲而莫究矣水南道
側有二石樓相去六七丈雙跱齊竦高可丈七八柱
圜圍二丈有餘石質青綠光可以鑒其上欒櫨承栱
案欒近刻訛作鑾雕簷四注案注近刻訛作杜窮巧綺刻妙絕人工題
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
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
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
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
表孝思銘云墓樓東平林下近墳墓案下近刻作不而不能
測其處所矣洱水又東南流注于淯水世謂之肄水
案近刻脫此二字肄洱聲相近非也地理志曰熊耳之山出
三水洱水其一焉東南至魯陽入沔是也淯水又南
逕預山東山上有神廟俗名之爲獨山也山南有魏

車騎將軍黃權夫妻二冢地道潛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二是其子及臣吏所樹者也淯水又西南逕史定伯碑南又西爲瓜里津水上有三梁謂之瓜里渡自宛道途東出堵陽西道方城(案尚近刻訛作城西)(訛作而)建武三年世祖自堵陽西入破虜將軍鄧奉怨漢掠新野拒瓜里上親搏戰降之夕陽下遂斬奉郡國志所謂宛有瓜里津(案里下近刻有野字)夕陽聚者也阻橋即桓溫故壘處溫以升平五年與范汪衆軍北討所營(案所近刻訛作列)淯水又西南逕晉蜀郡太守鄧義山墓南又南逕宛城東其城故申伯之都(案城近刻訛作縣)楚文王滅申以爲縣也秦昭襄王使白起爲將伐楚取郢即以此地爲南陽郡改縣曰宛王莽更名郡曰前隊縣曰南陽劉善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爲名大城西南隅即古宛城也荊州刺史治故亦謂之荊州城今南陽郡治大城其東城內有舊殿基(案近刻重一城字)周二百步高八尺壁階皆砌以青石大城西北隅有殿基周百步高五尺(案近刻脫殿字尺訛作丈)蓋更始所起也城西三里(案城近刻訛作地)有古臺高三丈餘文帝黃初中南

巡行所築也淯水又屈而逕其縣南故南都賦所言淯水蕩其胷者也王莽地皇二年朱鮪等共于城南會諸將設壇燔燎立聖公爲天子于斯水上世語曰張繡反公與戰敗子昂不能騎進馬于公而昂遇害魏書曰公南征至宛(案近刻脫南字)臨淯水祠陣亡將士(案近刻脫陣字)歔欷流涕衆皆哀慟淯水又南梅溪水注之水出縣北紫山南逕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于秦爲賢大夫所謂迷虞智秦者也梅溪又逕宛西呂城東(案近刻訛作梅)史記曰呂尚先祖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故因氏爲呂尚也徐廣史記音義曰呂在宛縣高后四年封昆弟子呂忿爲呂城侯疑即此也又按新蔡縣有大呂小呂亭而未知所是也梅溪又南逕杜衍縣東故城在西(案此下近刻衍故字)漢高帝七年封郎中王翳爲侯國王莽更之曰閏衍矣土地墊下湍溪是注古人于安衆堨之令遊水是瀦(案令近刻訛作今)謂之安衆港世祖建武三年上自宛遣潁陽侯祭遵西擊鄧奉弟終(案近刻訛作衆)破之于杜衍進兵涅陽者也梅溪又南謂之石橋水又謂之女溪(案女近刻訛作汝)

南流(案南近刻訛作之)而左注淯水淯水之南又有南就聚郡國志所謂南陽宛縣有南就聚者也郭仲產言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漢時鄧禹等歸鄉餞離處也盛弘之著荊州記以爲三公置余按淯水左右舊有二澨所謂南澨北澨者水側之濆聚在淯陽之東北考古推地則近矣城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後漢末有范曾字子閔爲大將軍司馬討黃巾賊至此祠爲蠡立碑文勒可尋夏侯湛之爲南陽又爲立廟焉城東有大將軍何進故宅城西有孔嵩舊居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爲阿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恥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厮役挺秀含芳

又屈南過淯陽縣東

淯水又南入縣逕小長安司馬彪郡國志曰縣有小長安聚謝沈漢書稱光武攻淯陽不下引兵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甄阜戰敗于此淯水又西南逕其縣故

城南桓帝延熹七年封鄧秉爲侯國(案秉近刻訛作康)縣故南陽典農治後以爲淯陽郡省郡復縣避晉簡文諱更名雲陽焉(案雲近刻訛作云)淯水又逕安樂郡北漢桓帝建和元年(案近刻訛作六年)封司徒胡廣爲淯陽縣安樂鄉侯今于其國立樂宅戍郭仲產襄陽記曰南陽城南九十里有晉尚書令樂廣故宅廣字彥輔(案此下衍也字)善清言見重當時成都王穎廣女壻長沙王猜之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猶疑之終以憂殞其故居今置戍因以爲名

南過新野縣西

淯水又南入新野縣枝津分派東南出隰衍苞注(案苞字近刻訛作壁上)左積爲陂東西九里南北十五里陂水所溉咸爲良沃淯水又南與湍水會又南逕新野縣故城西世祖之敗小長安也姊元遇害上即位感悼姊沒追謚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即此邑也晉咸寧二年封大司馬扶風武王少子歆爲新野郡公割南陽五屬棘陽蔡陽穰鄧山都封焉(案近刻五訛作伍棘字又封焉訛作封)爲王文舒更立中隔(案此句上下有脫誤三國志王昶字文舒未諱瑋以王字屬上)

(何作王非訛爲)西郎郡治東則民居城西傍淯水又東與朝水合水出西北赤石山而東南逕冠軍縣界地名沙渠又東南逕穰縣故城南楚別邑也秦拔鄢郢即以爲縣秦昭王封相魏冉爲侯邑王莽更名曰農穰也(案農近刻訛作豐)魏荊州刺史治朝水又東南分爲二水一水枝分東北爲樊氏陂陂東西十里(案西近刻訛作四)南北五里俗謂之凡亭陂陂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業庾公昌昔在晉世杜預繼信臣之業復六門陂(案近刻脫上陂之字)

過六門之水下結二十九陂諸陂散流咸入朝水事見六門碑六門既陂諸陂遂斷朝水又東逕朝陽縣故城北而東南注于淯水又東南與棘水合水上承堵水（案堵近刻訛作赭下同）堵水出棘陽縣北山（案近刻脫山字）數源並發南流逕小堵鄉謂之小堵水世祖建武二年成安侯臧宮從上擊堵鄉（案鄉近刻訛作也）東源方七八步騰湧若沸故世名之騰沸水南流逕于堵鄉謂之堵水建武三年祭遵引兵南擊董訢于堵鄉以水氏縣故有堵陽之名也地理志曰縣有堵水王莽曰陽城也

漢哀帝改為順陽建武二年更封安陽侯朱祐為堵陽侯堵水于縣（案近刻脫于字）堨以為陂東西夾岡水相去五六里古今斷岡兩舌（案朱謀㙔云當作左右斷岡兩舌岡外下垂陂陀而出者謂之舌）都水潭漲南北十餘里水決南潰下注為灣潛分為二西為堵水東為榮源堵水參差流結兩湖故有東陂西陂之名二陂所導其水枝分（案其近刻訛作俱）東南至會口入比（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泚下同今改正比水見卷之二十九）是以地理志比水堵水皆言入蔡互受通稱故也二湖流注合為黃水惟所受焉（案惟近刻訛作謂）逕棘陽縣之黃淳聚又謂之為黃淳水者也謝沈後漢書（案謝上近刻衍故字又訛後字）甄阜等敗光武于小長安東乘勝南渡黃淳水前營背阻兩川（案背近刻訛作皆）謂臨比水絕後橋示無還心漢兵擊之三軍潰（案三近刻訛作二）溺死黃淳水者二萬人又南逕棘陽縣故城西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案近刻脫水字）是知斯水為棘水也漢高帝七年封杜得臣為侯國後漢兵起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鄧晨將賓客會光武于此縣也棘水又南逕新野縣歷黃郵聚世祖建武三年傅俊岑彭進擊秦豐先拔黃郵者

也謂之黃郵水大司馬吳漢破秦豐于斯水之上其聚落悉為蠻居猶名之為黃郵蠻棘水自新野縣東而南流入于淯水謂之為力口也棘力聲和近當為棘口也又是方俗之音故字從讀變若世以棘子木為力子木是也（案近刻訛作力子之木也）清水又東南逕士林東戍名也戍有邸閣水左有豫章大陂下灌良疇三千許頃也

南過鄧縣東（案南近刻訛作西）

縣故鄧侯吾離之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為縣淯水右合濁水（案淯近刻訛作清）俗謂之弱溝水上承白水于朝陽縣東南流逕鄧縣故城南習鑿齒襄陽記曰楚王至鄧之濁水去襄陽二十里即此水也濁水又東逕鄧塞北（案北近刻訛作稍）即鄧城東南小山也方俗名之為鄧塞（案方隋近刻訛作先後）昔孫文臺破黃祖于其下濁水東流注于淯淯水又南逕鄧塞東又逕鄾城東古鄾子國也蓋鄧之南鄙也昔巴子請楚與鄧為好鄾人奪其幣即是邑也司馬彪以為鄧之鄾聚矣

南入于沔（案此四字近刻接前經文南過鄧縣東下）

濦水出濦強縣南澤中東入潁

濦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流注于潁水（案此即潁水注內所謂中水導源少室通阜者）而亂流東南逕臨潁縣西北小濦水出焉（案此即潁水注內所謂水自縣西小濦水出也）東逕臨潁縣故城北濦水又東逕濦陽城北又東逕濦強縣故城南建武二年（案近刻訛作元年）世祖封揚化將軍堅鐔為侯國濦水東為陶樞陂（案臨潁西北派分之小濦水於此）余按濦陽城在濦水南然則此城正應為濦陰城而有濦陽之名者明在南猶有濦水故此城以陽為名矣潁水之南有二瀆

其南瀆東南流（案近刻此下衍行字）歷臨潁亭西東南入汝今無水也疑即濦水之故瀆矣汝水于奇雒城西別東派時人謂之大濦水（案此即汝水注內所謂濆水世亦謂之大濦水者也）東北流披濆右出世謂之死汝也別汝又東北逕召陵城北練溝出焉別汝又東汾溝出焉別汝又東逕征羌城北水南有汾陂俗音糞汾水自別汝東注而為此陂水積征羌城北四五里方三十里許濆左合小濦水（案此別一小濦水與上小濦水同名異實上小濦水在潁水之北此小濦水在潁水之南）上承狼陂南流名曰犨水青陵陂水自陂東注之（案青陵原本

及近刻並訛作清今改正狼陂青陵陂並見潁水注內）東迴又謂之小濦水而南流注于大濦水大濦水取稱蓋藉濦沿注而總受其目矣（案沿近刻訛作汾其訛作巨）又東逕西華縣故城南又東逕汝陽縣故城北東注于潁

濦水出汝南吳房縣西北奧山（案奧近刻訛作輿）東過其縣北入于汝

縣西北有棠谿城（案棠近刻訛作堂下同）故房子國春秋定公五年吳王闔閭弟夫槩奔楚封之于棠谿故曰吳房也漢高帝八年封莊侯楊武為侯國建武中世祖封泗水王歙子爛為棠谿侯山溪有白羊淵淵水舊出山羊漢武帝元封二年白羊出此淵（案此近刻訛作北）畜牧者禱祀之俗禁拍手嘗有羊出水野母驚拍（案近刻訛作北）自此絕焉濦水下合瀙水瀙水東逕濦陽縣故城西東流入瀙水亂流逕其縣南世祖建武二十八年（案近刻訛作元年）封吳漢孫旦為侯國（案旦近刻訛作且）其水又東入于汝水

瀙水出潕陰縣東上界山

山海經謂之瀙水也郭景純注或曰視宜為瀙出潕

山許愼云出中陽山皆山之殊目也而東與泌水合
水出潕陰縣旱山東北流注瀙瀙水又東北殺水出
西南大孰之山東北流入于瀙瀙水又東綸水注之
水出宣山東南流注瀙水（案東南近刻訛作南東）瀙水又東得奧
水口水西出奧山東入于瀙水也

東過吳房縣南又東過灈陽縣南

應劭曰灈水出吳房縣東入瀙縣之西北卽兩川之
交會也

又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

潕水出潕陰縣西北扶予山東過其縣南

山海經曰朝歌之山潕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滎（案近刻脫南字注字）經書扶予者其山之異名乎滎水上承堵水東
流左與西遼水合又東遼水注之俱導北山而南
流注于滎滎水又東北于潕陰縣北左會潕水其道
稍西（案其近刻訛作之）不出其縣南其故城在山之陽漢光
武建武中封岑彭爲侯國漢以爲陽山縣魏武與張
繡戰于宛馬名絕景爲流矢所中公傷右臂引還潕
陰卽是地也城之東有馬仁陂郭仲產曰陂在比陽

縣西五十里（案近刻脫西字）蓋地百頃其所周溉田萬頃隨
年變種境無儉歲陂水三周其隍故瀆自隍西南而
會于北潕水不得復還其南也且邑號潕陰故無出
南之理出南則爲陽也非直不究又不思矣潕水又
東北灃水注之（案灃近刻訛作河）水出雉衡山東南逕建城
東（案東字近刻訛在山字上）建當爲卷字讀誤耳郡國志云葉縣
有卷城其水又東流入于潕潕水東北逕于東山西
西流入潕（案此四字上有脫文）潕水之左卽黃城山也有溪水
出黃城山（案近刻脫有溪二字）東北逕方城郡國志曰葉縣有
方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之間（案菜近刻訛作菜下同）有小城
名方城東臨溪水尋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以表名
也苦菜卽黃城也及于東通爲方城矣世謂之方城
山水東流注潕水故聖賢冢墓記曰南陽葉邑方城
西有黃城山（案聖賢冢墓記原本及近刻竝訛作地理志考地理志南陽葉下云有長城號曰方城更無此文又邑字訛在方城下今據歸有光本改正）是長沮桀溺耦耕之
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于
方城蓋于此也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
至瀙水達比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

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卽
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北面雖無基築（案北面近刻訛作南北）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
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葉縣
有長山曰方城（案山近刻訛作城）指此城也潕水又東北歷
舞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六年封樊噲爲侯國也

又東過西平縣北

縣故柏國也春秋左傳所謂江黃道柏方睦于齊也
漢曰西平其西呂墟卽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
平漢宣帝甘露三年封丞相于定國爲侯國王莽更
之曰新亭晉太康地記曰（案地記近刻訛作地理志）縣有龍泉水
可以砥礪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矣是以龍泉
之劍爲楚寶也縣出名金古有鐵官

又東過郾縣南

郾縣故城去此遠矣不得過

又東過定穎縣北東入于汝

漢安帝永初二年分汝南郡之上蔡縣置定穎縣順
帝永建元年（案此六字近刻訛作延光中三字）以陽翟郭鎭爲尚書

令（案令下近刻衍之字）封定穎侯卽此邑也

溳水出蔡陽縣

溳水出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
北槃基所跨廣圓百餘里峰曰懸鈎處平原衆阜之
中（案原近刻訛作懸）爲諸嶺之秀山下有石門夾鄣層巖
高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又得鍾乳穴穴上素崖壁立
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冰雪微津
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不極窮深以穴內常
有風熱（案近刻以訛作勢又此句之下衍火字）無能經久故也（案能下近刻衍以字）溳水出于其陰初流淺狹遠乃廣厚可以浮
舟栰巨川矣時人以溳水所導故亦謂之爲溳山矣
溳水東北流合石水石水出大洪山東北流注于溳
謂之小溳水而亂流東北逕上唐縣故城南本蔡陽
之上唐鄉舊唐侯國春秋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有
兩肅霜馬子常欲之弗與止之三年唐人竊馬而獻
之子常歸唐侯是也溳水又東均水注之水出大洪
山（案近刻脫大字）東北流逕土山北（案此下近刻有山上土山四字係衍文）又
東北流入于溳水溳水又屈而東南流

東南過隨縣西（案過近刻訛作逕）

縣故隨國矣春秋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爲大者也
楚滅之以爲縣晉武帝太康中（案近刻脫帝字）立爲郡有溠
水出縣西北黃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㵐水入焉
㵐水出桐柏山之陽呂忱曰水在義陽㵐水東南逕
㵐西縣西又東南注于溠（案注近刻訛作流）溠水又東南逕
隨縣故城西春秋魯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令尹鬭
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軍臨于隨謂此水也水側有
斷蛇丘隨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

斷蛇丘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丘南有隨季梁大夫池其水又南與義井水合水出隨城東南井泉嘗涌溢而津注冬夏不異相承謂之義井下流合溠溠水又南流注于涓涓水又會于支水水源亦出大洪山而東流注于涓涓水又逕隨縣南隨城山北而東南注

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

隨水出隨郡永陽縣東石龍山案隨近刻訛作遂下同西北流南逕永陽縣西歷橫尾山卽禹貢之陪尾山也隨

水又西南至安陸縣故城西入于涓案近刻脫此三字故鄖城也因岡爲墉峻不假築涓水又南逕石巖山北昔張昌作亂于其下籠彩鳳以惑衆晉太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弘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于淸水昌敗追斬于江涘案涘近刻訛作夏卽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于柏舉從之及于淸發蓋涓水兼淸水之目矣案近刻脫此六字又東南流而右會富水水出竟陵郡新市縣東北大陽山水有二源大富水出山之陽南流而左合小富水水出山之東而南逕三王城東前漢末王匡王鳳王常所屯故謂之三王城城中有故碑文字淪落不可復識其水屈而西南流右合大富水俗謂之大泌水也又西南流逕杜城西新市縣治也郡國志以爲南新市也中山有新市故此加南分安陸縣立案近刻縣立作立縣又王匡中興初舉兵于縣號曰新市兵者也富水又東南流于安陸界左合土山水世謂之章水水出土山南逕隨郡平林縣故城西俗謂之將陂城與新市接界故中興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號又南流右入富水富水又東入于涓涓水又逕新城南永

和五年晉大司馬桓溫築涓水又會溫水溫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中口徑二丈五尺垠岸重沙湍淨可愛時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燖雞洪瀾百餘步冷若寒泉東南流注于涓水又右得湩水水出江夏郡之曲陵縣西北湩山東南流逕其縣南縣治石潼故城城圓而不方東入安陸注于涓水

又東南入于夏

涓水又南分爲二水東通灄水西入于沔謂之涓口也

水經注卷三十一

水經注卷三十二

後魏酈道元撰

漻水　蘄水　決水　沘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涔水

漻水出江夏平春縣西

漻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水源東出大紫山分爲二水一水西逕厲鄉南水南有重山卽

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處也故禮謂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既誕九井自穿謂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則衆水動井今堙𡨥遺跡猶存焉亦云賴鄉案近刻賴訛作頼故賴國也有神農社賜水西南流入于漻卽厲水也賜厲聲相近宜爲厲水矣一水出義鄉西南入隨又注漻漻水又南逕隨縣注安陸也

南過安陸入于涓

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

山卽蘄柳也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蘄山出蠻中故以此蠻爲五水蠻五水謂巴水希水赤亭水案近刻脫玉字及希水二字訛作木卽謂巴水也又赤亭水西歸水蘄水其一焉案近刻脫此五字蠻左憑居阻藉山川世爲抄暴宋世沈慶之于西陽上下誅伐蠻夷卽五水蠻也

南過其縣西

晉改爲蘄陽縣縣徙江洲案近刻訛作縣從江州置大陽戍後齊齊昌郡移治于此也案近刻脫一齊字昌訛作安

又南至蘄口南入于江

蘄水南對蘄陽洲案近刻訛作州入于大江謂之蘄口案近刻脫之字洲上有蘄陽縣徙

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

俗謂之爲檀公峴案謂近刻訛作名公訛作山蓋大別之異名也其水歷山委注而絡其縣矣案近刻作也

北過其縣東

縣故吳也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是也晉書地道記云在安豐縣之西南郎其界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出雩婁案近刻訛婁字

又北過安豐縣東

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者也安豐縣故城今邊城郡治也王莽之美豐也案美豐近刻訛作美鳳世祖建武八年封大將軍涼州牧竇融爲侯國晉立安豐郡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漢高帝六年封孔聚爲侯國世謂之史水案史近刻訛作決宋永嘉中置史水縣取水以名縣決水又西北案決近刻訛作也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

北東陵鄉大蘇山郎淮水也案淮近刻訛作注許慎曰出雩婁縣俗謂之澮水案近刻此下有也字褚先生所謂神龜出于江灌之間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案近刻此下有也字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淮案近刻至訛作注淮訛作灌灌水亦至蓼入決案近刻決作灌水于蓼亦入決春秋宣公八年冬楚公子燮滅舒蓼臧文仲聞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決水又北右會陽泉水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故陽泉鄉也漢獻帝中案近刻訛作靈帝中封太尉黃琬爲侯國又西北流左入決水謂之陽泉口也案口近刻訛作石

又北入于淮

俗謂之澮口案澮近刻訛作決非也斯決灌之口矣余往因公至于淮津舟車所屆次于決水訪其民宰與古名全違脈水尋經方知決口案近刻訛作水蓋灌澮聲相倫習俗害真耳

泄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案泄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泚下同今改正

灊者山水名也開山圖灊山圍繞大山爲霍山郭景

純曰灊水出焉縣郎其稱矣春秋昭公二十七年吳因楚喪圍灊是也地理志曰泄水出泄山不言霍山泄字或作渒渒水又東北逕博安縣案近刻脫一渒字泄水出焉

東北過六縣東

渒水東北右會蹹鼓川水水出東南蹹鼓川西北流左注渒水渒水又西北逕馬亭城西又西北逕六安縣故城西縣故皐陶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今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郎皐陶冢也楚人謂冢爲琴矣漢高帝元年別爲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爲衡山國武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王莽之安風也漢書所謂以舒屠六晉太康三年廬江郡治渒水又西北分爲二水芍陂出焉案原本及近刻並脫芍陂二字今據歸有光本補入又北逕五門亭西西北流逕安豐縣故城西晉書地道記安豐郡之屬縣也俗名之曰安城矣又北會濡水亂流西北注也案近刻訛作之

北入于淮

水之決會謂之泄口也

泄水出博安縣

博安縣地理志之博鄉縣也王莽以爲揚陸矣泄水自縣上承泄水于麻步川案此近刻訛作北西北出案近刻脫出字歷濡溪案歷下近刻衍山字謂之濡水也

北逕芍陂西與泄水合

泄水自濡溪逕安豐縣案逕近刻訛作水北流注于渒亦謂之濡須口案近刻作一謂之其濡口

西北入于淮

亂流同歸也案歸近刻訛作國

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

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爲獨山也北流分爲二水施水出焉肥水又北逕荻城東案荻近刻訛作獲又北逕荻丘東案丘近刻訛作江右會施水枝津案右近刻訛作又水首受施水于合肥縣城東西流逕成德縣注于肥水也

北過其縣西案此句之上原本及近刻有肥水別三字係施水之文誤錯在此北入芍陂

肥水自荻丘北逕成德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平阿也又北逕芍陂東又北逕死虎塘東案虎近刻訛作馬芍陂

瀆上承井門與芍陂更相通注故經言入芍陂矣肥水又北右合閻澗水案近刻訛作肥水東北又合閻澗水上承施水于合肥縣北流逕浚遒縣西案浚遒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浚道今改正浚遒故城在今合肥縣東北水積爲陽湖陽湖水自塘西北逕死虎亭南案虎原本及近刻並訛作考考死虎壘在今壽州東西十餘里宋書劉順等東據宛唐趙西壘通典云宛唐死虎之訛也夾橫塘西注宋泰始初豫州司馬劉順帥衆八千據其城地以拒劉勔趙叔寶以精兵五千案趙近刻訛作杜送糧死虎劉勔破之此塘水分爲二案爲下近刻衍

澗字洛澗出焉黎漿水注之水受芍陂陂水上承澗水于五門亭南別為斷神水又東北逕五門亭東亭為二水之會也斷神水又東北逕神跡亭東又北謂之豪水雖廣異名事寔一水又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為湖謂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魏太尉王淩案近刻訛作陵與吳將張休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裴休文今據三國志改正戰于芍陂即此處也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為香門陂陂水北逕孫叔敖祠下案近刻脫陂字謂之芍陂瀆又北分為二水一水

東注黎漿水黎漿水東逕黎漿亭南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于黎漿即此水也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

又北過壽春縣東

肥水自黎漿北逕壽春縣故城東為長瀨津津側有謝堂北亭迎送所薄水陸舟車是焉萃止又西北右合東溪案右近刻訛作左溪水引瀆北出案近刻訛作山西南流逕導公寺西寺側因溪建刹五層屋宇閑敞崇虛攜覺也案此句有訛誤又西南流注于肥肥水又西逕東臺下臺即壽春外郭東北隅阿之榭也東側有一湖三春九夏紅荷覆水引瀆城隍水積成潭謂之東臺湖亦肥南播也肥水西逕壽春縣故城北案近刻脫故字右合北溪水導北山泉源下注漱石頹隍水上長林插天高柯負日出于山林精舍右山淵寺左道俗嬉遊多萃其下內外引汲泉同七淨溪水沿注西南逕陸道士解南精廬臨側川溪大不為廣小足閑居亦勝境也溪水西南注于肥水案近刻脫西南二字作流注于淮水

北入于淮

肥水又西分為二水右即肥之故瀆遏為船官湖以置舟艦也肥水左瀆又西逕石橋門北案近刻脫逕字亦曰草市門外有石梁渡北洲洲上有西昌寺寺三面阻水佛堂設三像真容妙相相服精煒是蕭武帝所立也寺西即船官坊蒼兕案近刻訛作倉光都水是營是作湖北對八公山山無樹木惟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為俊異焉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薶金于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即以八公為目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聞矣惟廟像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士像皆坐牀帳如平生被服纖麗咸羽扇裙帔巾壺枕物一如常居廟前有碑齊永明十年所建也山有隱室石井即崔琰所謂余下壽春登北嶺淮南之道室八公石井在焉亦云左

吳與王春傅生等尋安同詣玄洲還為著記號曰八公記都不列其雞犬昇空之事矣按漢書安反伏誅葛洪明其得道事備抱朴子及神仙傳肥水又左納芍陂瀆案芍近刻訛作蒿瀆水自黎漿分水引瀆壽春城北案近刻脫城字逕芍陂門右北入城昔鉅鹿時苗為縣長是其留犢處也瀆東有東都街街之左道北有宋司空劉勔廟宋元徽二年建于東鄉孝義里廟前有碑時年碑功方創齊永明元年方立沈約宋書言泰始元年豫州刺史殷琰反明帝假勔輔國將軍討之琰降不犯秋毫百姓來蘇生為立碑文過其實建元四年故吏顏幼明為其廟銘故佐龐珽為廟讚案珽近刻訛作挺夏侯敬友為廟頌並附刊于碑側瀆水又北逕相國城東劉武帝伐長安所築也堂宇廳館仍故以相國為名又北出城注肥水又西逕金城北又西左合羊頭溪水水受芍陂西北歷羊頭溪謂之羊頭澗水北逕熨湖左會烽水瀆瀆受淮于烽村南下注羊頭溪側逕壽春城西又北歷象門自沙門北出金城西門逍遙樓下北注肥瀆肥水北注舊瀆之橫塘為玄康南路馳道左通船官坊也肥水逕玄康城西北流北

出水際案水字近刻訛在北出上有曲水堂亦嬉遊所集也又西北流背在晉世謝玄北禦苻堅祈八公山及置壇于肥水之濱堅望山上草木咸為人狀此即堅戰敗處案堅近刻訛作故非八公之靈有助蕘苻氏將亡之兆也肥水又西北注于淮是曰肥口也

施水亦從廣陽鄉肥水別案此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肥水下又北逕其縣西之上今改正東南入于湖

施水受肥于廣陽鄉東南流逕合肥縣應劭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闞駰亦言出沛國城父東至此合為肥余按川殊派別案殊近刻訛作流無沿注之理方知應闞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于肥故曰合肥也非謂夏水施水自成德案原本及近刻並脫施水二字成德訛作城父今據歸有光本改正東逕合肥縣城南城居四水中案近刻脫城字又東有逍遙津案又東近刻訛作東又水上舊有梁孫權之攻合肥也張遼敗之于津北橋不撤者兩版權與甘寧蹴馬趨津谷利自後著鞭助勢遂得渡梁凌統被鎧落水後到追亡流涕津渚施水又東分

爲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陽淵施水又東逕湖口戍
東注巢湖謂之施口也
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水〔案二字舛誤據漢書當作東山〕東南過臨沮
縣界
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高
峰霞舉峻崥層雲山海經云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
導故淮南子曰沮出荆山高誘云荆山在左馮翊懷
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之名故也斯謬證耳杜預云
水出新城郡之西南發阿山蓋山異名也沮水東南
流逕沮陽縣東南縣有潼水東逕其縣南下入沮水
沮水又東南逕汶陽郡北即高安縣界郡治錫城縣
居郡下城故新城之下邑義熙初分新城立西表悉
重山也沮水南逕臨沮縣西青溪水注之水出縣西
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即青溪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
不測其泉甚靈潔至于炎陽有亢陰雨無時以穢物
投之輒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
溪爲名尋源浮溪奇爲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凌
空交合危樓傾崖〔案崖近刻訛作岩〕恒有落勢風泉傳響于青

林之下巖猿流聲于白雲之上遊者常若目不周翫
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棲托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
精廬焉青溪又東流入于沮水沮水又屈逕其縣南
晉咸和中爲沮陽郡治也沮水又東南逕當陽縣故
城北〔案近刻脫故字又此句之下衍縣字〕城因岡爲阻北枕沮川〔案枕近刻訛作抗〕
其故城在東百四十里謂之東城在綠竹長坂
南長坂即張翼德横矛處也沮水又東南逕驢城西
磨城東又南逕麥城西昔關雲長詐降處自此遂叛
傳云子胥造驢磨二城以攻麥邑即謗所云東驢西

磨麥城自破者也〔案近刻脫此十四字〕沮水又南逕楚昭王墓
東對麥城故王仲宣之賦登樓云西接昭丘是也沮
水又南與漳水合焉
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
沮水又東南逕長城東又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沮口
也
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東南過蓼亭又東過章鄉南
荆山在景山東百餘里新城沶鄉縣界〔案沶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沛今據晉書改正〕雖羣峰競舉而荆山獨秀漳水東南流又

屈西南逕編縣南縣舊城之東北百四十里也〔案近刻脫之字〕西南高陽城〔案近刻訛作高陽城西南〕移治許茂故城〔案漢編縣卽今荆門州西高陽城晉隆安中東北移百四十里卽今南漳縣之許茂城〕城南臨漳水
又南歷臨沮縣之章鄉南昔關羽保麥城詐降而遁
潘璋斬之于此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
王仲宣登其東南隅臨漳水而賦之曰夾清漳之通
浦倚曲沮之長洲是也漳水又南洈水注之山海經
曰洈水出東北宜諸之山南流注于漳水〔案南近刻訛作而〕
又南至枝江縣北烏扶邑〔案烏近刻訛作鳥〕入于沮
地理志曰禹貢南條荆山〔案南近刻訛作東〕在臨沮縣之東
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注于沔〔案陽近刻訛作楊〕非
也今漳水于當陽縣之東南百餘里而右會沮水也
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案津近刻訛作流〕
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
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龍門即郢
城之東門也
又東過華容縣南
縣故容城矣春秋魯定公四年許遷于容城是也北

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晉永嘉中西
蜀阻亂割華容諸城爲成都王穎國〔案此六字近刻訛作爲穎王都〕
夏水又逕交趾太守胡寵墓北漢太傅廣身陪陵而
此墓側有廣碑故世謂廣冢非也其文言是蔡伯喈
之辭歷范西戎墓南王隱晉書地道記曰陶朱冢在
華容縣樹碑云是越之范蠡晉太康地記〔案康近刻訛作原〕
盛弘之荆州記劉澄之記並言在縣之西南郭仲產
言在縣東十里撿其碑題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
文缺落不詳其人稱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二年立
觀其所述最爲究悉以親逕其地〔案以近刻訛作似〕故違衆
說從而正之夏水又東〔案近刻脫夏字〕逕監利縣南晉武帝
太康五年立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
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矣韋昭曰雲夢在華容
縣按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産備田具以田
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杜預
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苞勢廣矣
夏水又東夏楊水注之水上承楊水于竟陵縣之柘
口東南流與中夏水合謂之夏楊水又東北逕江夏

惠懷縣北而東北注
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
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爲夏水源夫夏之爲名
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
大夏之名矣當其決入之所〔案近刻入訛作水又此句之下衍出字〕謂
之堵口焉〔案夏水入沔之口是爲堵口〕鄭玄注尚書滄浪之水言
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劉澄之著永初山川
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
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

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余亦以爲非也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也故春秋左傳稱吳伐楚沈尹射奔命夏汭也杜預曰漢水曲入江卽夏口矣

羌水出羌中參狼谷（案參狼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參稂谷字今據歸有光本改正）

彼俗謂之天池白水矣地理志曰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天池五百餘里羌水又東南逕宕婆川城東而東南注（案近刻訛作逕宕昌婆川城東南北注姜水）昔姜維之寇隴右也（案姜近刻訛作羌）聞鍾會入漢中引還知雍州刺史諸葛緒屯橋頭從孔函谷（案近刻訛作從北谷）將出北道緒邀之此路維更從北道（案近刻訛作此道）渡橋頭入劍閣緒追之不及羌水又東南陽部水注之水發東北陽部溪西南逕安民戍又西南注羌水又東南逕武街城西南（案街近刻訛作蘅）又東南逕葭蘆城西（案近刻脫逕字）羌湯水入焉水出西北陰平北界湯溪東南逕北部城北又東南逕五部城南（案五近刻訛作三）東南右合妾水（案近刻訛作右妾水合）傍西南出卽水源所發也羌水又逕葭蘆城南逕餘城南又東南左會五部水水有二源出南北五部溪西南流合爲一水屈而東南注羌水羌水又東南流至橋頭合白水東南去白水縣故城九十里

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案此乃西漢水）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縣東南入于江

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

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西王莽之統睦矣臧宮進破涪城斬公孫恢于涪自此水上縣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

成金銀潺水歷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東南逕綿竹縣北臧宮泝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綿竹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南流（案南近刻訛作西）入于涪涪水又東南逕江油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入蜀逕江油廣漢者也涪水又東南逕南安郡南又南與金堂水會水出廣漢新都縣東南流入涪涪水又南枝津出焉（案近刻脫津字）西逕廣漢五城縣爲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

南至小廣魏與梓潼水合（案近刻脫水字）

小廣魏卽廣漢縣地王莽更名曰廣信也

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

故廣漢郡（案此下近刻有也字）公孫述改爲梓潼郡劉備嘉霍峻守葭萌之功又分廣漢以北別爲梓潼郡以峻爲守縣有五女蜀王遣五丁迎之至此見大蛇入山穴五丁引之山崩壓五丁及五女因氏山爲五婦山又曰五婦候（案近刻訛作侯）驅水所出一曰五婦水亦曰潼水也其水導源山中（案近刻脫此二字）南逕梓潼縣王莽改曰子同矣自縣南逕涪城東（案南近刻訛作西）又南入于涪水謂之五婦水口也

又西南至小廣魏南（案近刻南上衍縣字）入于墊江

亦言涪水至此入漢水（案此近刻訛作比漢水卽西漢水也）亦謂之爲內水也北逕墊江昔岑彭與臧宮自江州從涪水上公孫述令延岑盛兵于沈水宮左步右騎夾船而進勢動山谷大破岑軍斬首溺水者萬餘人水爲濁流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也

潛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案近刻脫鄭字）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案安陽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沔陽今改正沔水經文云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潛水出自旱山北注之非沔陽甚明）

潛水卽黃水也東北流逕成固南城北（案成固近刻訛作城固下同）城在山上或言韓信始立或言張良創築未知定所制矣義熙九年索邈爲梁州刺史自成固治此故謂之南城城周七里矜澗帶谷絕壁百尋北谷口造城東門傍山尋澗五里有餘盤道登陟方得城治城北水舊有桁北渡潛水水北有趙軍城城北又有桁渡沔取北城城卽大成固縣治也黃水右岸有悅歸館潛水歷其北北至安陽左入沔（案安陽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沔陽今改正又近刻脫入字）爲潛水口也（案潛近刻訛作三）

水經注卷三十二

後魏酈道元撰

江水 案近刻作江水一原本脫一二三等字

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

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水百數 案水近刻訛作大 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爲天彭谷也 案近刻脫彭字 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氐道縣

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漢元延中 案元延近刻訛作延平 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揚雄反離騷云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騷也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闕而歷氐道縣北 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漢武帝元鼎六年 案近刻訛作元封四年 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以統之縣本秦始皇置後爲昇遷縣也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涸 案十近刻訛作千 又八十里至蠶陵縣 案蠶近刻訛作西 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餘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溼坂 案溼近刻訛作濕 江稍大矣故其精則井絡纏躍江漢炳靈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書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爲四瀆之首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東北百四十里曰崍山 案近刻脫曰字 中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崍山邛崍山也在漢嘉嚴道縣一曰新道南山 案近刻訛作山南 有九折坂

夏則凝冰冬則毒寒王陽按轡處也 案近刻下衍于字 平恒言是中江所出矣鄧宗純江源曰流二江于崃峽又東百五十里曰崌山北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山海經曰崌山江水出焉東注大江其中多怪蛇江水又逕汶江道汶出徼外岷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于大江故蘇代告楚曰蜀地之甲浮船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謂是水也又有湔水入焉 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水出綿虒道 案近刻脫虒字 亦曰綿虒縣之玉壘山 案虒近刻訛作虎 呂忱云一曰半浣水也下注江

江水又東別爲沱 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縣即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渡江有笮橋江水又歷都安縣 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縣有桃關漢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 案近刻訛作堰于江作堋 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入郫江檢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檢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頹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穿羊摩江灌江 案近刻脫穿字 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郵 案三字上近刻有于字又訛在下句作三石人之下 作三石人立

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 案近刻訛作要 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爲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郫在堰上 案堰下近刻衍宮字又訛在前立冰中上 俗謂之都安大堰 案大近刻訛作 之亦曰湔堰又謂之金堤 案近刻脫之字 左思蜀都賦云西踰金堤者也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屯觀坂從事何旅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上觀下反 案此四字近刻作自上觀下反上之象八字 其徵不祥不從果爲牙

門張和所殺江水又逕臨邛縣王莽之監邛也縣有火井鹽水昏夜之時光興上照江水又逕江原縣 案原近刻訛作鄉 王莽更名邛原也𨛬江水出焉江水又東北逕郫縣下縣民有姚精者爲叛夷所殺掠其二女二女見夢其兄當以明日自沈江中喪後日當至可伺候之果如所夢得二女之尸于水郡縣表異焉江水又東逕成都縣縣以漢武帝元鼎二年立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

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 案近刻脫江字 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鬭于江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鬭大亟 案近刻亟作極 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張儀與司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焉王莽改之曰導江也儀築成都以象咸陽晉太康中蜀郡爲王國更爲成都內史益州刺史治地理風俗記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曰益州以新啓犍爲牂柯越巂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初治廣漢之雒縣後乃徙此故李固與弟圄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 案謂近刻訛作爲 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初張儀築城取土處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頃池是也城北又有龍堤池城東有千秋池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徑通冬夏不竭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上曰沖治橋 案

（刻脫上曰二字而訛作曰）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吳漢入蜀自廣都
令輕騎先往焚之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
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
轉犀牛二頭一頭在府市市橋門（案此八字近刻訛作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一頭沉之于淵也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
橋西上曰夷星橋（案近刻脫星字）下曰笮橋（案笮近刻訛作筰）南岸
道東有文學始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于南城
永初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後州奪郡學移
夷星橋南岸道東（案近刻脫此五字作移夷里三字）道西城（案近刻脫城字）
故錦官也言錦工織錦則濯之江流而錦至鮮明濯
以他江（案他近刻訛作池）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爲錦里也蜀
有迴復水江神嘗溺殺人文翁爲守祠之勸酒不盡
拔劍擊之遂不爲害江水東逕廣都縣漢武帝元朔
二年置王莽之就都亭也李冰識察水脈穿縣鹽井
江西有望川原（案近刻訛作有望穿脫原字）鑿山崖度水（案近刻脫崖字）
結諸陂池故盛養生之饒即南江也又從沖治橋北
折（案沖近刻訛作里）曰長昇橋城北十里曰昇僊橋（案僊近刻訛作遷脫橋字）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將入長安題其門曰不乘

高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後入邛蜀果如志焉李冰沿
水造橋上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
連星間漢自廣都乘勝進逼成都與其副劉尚南北
相望夾江爲營浮橋相對公孫述使謝豐揚軍市橋
出漢後襲破漢墜馬落水緣馬尾得出入壁命將夜
潛渡江就尚擊豐斬之于是水之陰江北則左對繁
田文翁又穿湔洩以溉灌繁田千七百頃瀨水又東
絕綿洛（案湔近刻訛作江）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
謂之五城水口斯爲北江江水又東至南安爲璧玉
津故左思云東越玉津也
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
之（案沫近刻訛作涂）
縣故大夜郎國漢武帝建元六年開置郡縣（案近刻作漢武帝開道置以爲縣九字）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案此下近刻有建元六年置五字係上文脫誤在此）王莽更名郡曰西順（案近刻脫郡曰二字）
縣曰戢成光武謂之士大夫郡有都江入焉出江原
縣（案原近刻訛作源）首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于江縣下
江上（案江近刻訛作注）舊有大橋廣一里半謂之安漢橋水

盛歲壞民苦治功後太守李嚴鑿天社山（案近刻訛作大社山）
尋江通道此橋遂廢縣有赤水下注江建安二十九
年有黃龍見此水九日方去此縣藉江爲大堰開六
水門用灌郡下北山昔者王喬所升之山也江水又
與文井江會李冰所導也自莋道與濛溪分水至蜀
郡臨邛縣與布僕水合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漢
武元封四年以蜀郡西部邛莋（案此十四字舛誤不可通當作漢武帝元鼎六年以蜀郡西部莋都置漢書武帝本紀可證不得云元封四年也又據續漢書邛都沈黎郡治莋都不得云邛莋與矣莋都即治旄牛縣亦曰旄牛道天漢四年罷沈黎郡置都尉兩治旄牛其一蜀郡故城在今雅州府清溪縣南）理旄牛道天漢四年置都尉主外
羌在邛崍山表（案崍近刻訛作來）自蜀西度邛莋（案華陽國志邛崍山本名邛莋故邛人莋人界也）其道至險（案近刻脫道字）有弄棟八渡之難
揚母閣路之阻水從縣西布僕來分爲二流一水逕
其道又東逕臨邛縣入文井水文井水又東逕江原
縣（案原近刻訛作都）縣濱文井江江上有常氏堤跨四十里
（案近刻作有長堤堤跨四十里）有朱亭亭南有青城山山上有嘉穀
山下有蹲鴟即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老不饑卓氏
之所以樂遠徙也文井江又東至武陽縣天社山下

入江其一水南逕越巂邛都縣西東南至雲南郡之
青蛉縣入于僕（案近刻脫此三字）郡本雲川地也蜀建興三
年置僕水又南逕永昌郡邪龍縣而與貪水合水出
青蛉縣上承青蛉水逕葉榆縣又東南至邪龍入于
僕僕水又逕寧州建寧郡（案近刻郡訛作縣）州故康降都督屯
故南人謂之屯下（案人近刻訛作入）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
郡置歷雙柏縣即水入焉水出秦臧縣牛蘭山南流
至雙柏縣東注僕水又東至來唯縣入勞水水出徼
外東逕其縣與僕水合僕水東至交趾郡麊泠
縣（案麊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麋漢書今本亦訛說文云麊從米尼聲交趾有麊泠縣）南流入
于海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昔岑彭與吳漢溯江
水入蜀軍次是地知而惡之會日暮不移遂爲刺客
所害謂之平模水亦曰外水（案模近刻訛作漢亦字訛在謂之上）此地
有彭冢言彭祖冢焉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
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漢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
逆流懸溉有難名壁底（案華陽國志作壘坻）亦曰鹽溉（案近刻溉訛作監）
李冰所平也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即蜀王
開明故治也來敏本蜀論曰荊人鼈令死其尸隨水

上荊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復生起見望帝望帝
者杜宇也從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爲宇妻遂王
于蜀號曰望帝望帝立以爲相時巫山峽而蜀水不
流帝使令鑿巫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若
遂以國禪號曰開明縣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
水也水發濛溪（案近刻訛作漢）東南流與涐水合水出徼外
逕汶江道呂忱曰涐水出蜀（案涐近刻訛作濊）許慎以爲涐
水也出蜀汶江徼外（案近刻脫此六字）從水我聲南至南安
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故山海經曰濛水出漢

陽西入江潛陽西

又東南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渚

水北流注之（案渚近刻訛作注）

縣本僰人居之地理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從人秦紀所謂僰僮之富者也（案近刻脫所字）其邑高后六年城之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僰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于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鏨鑿之迹猶存（案鏨近刻訛作塹脫鑿字）王莽更曰僰治也山多猶猢似猴

而短足好遊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倒返乘空若飛縣有蜀王兵蘭其神作大難江中崖峻阻險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巖猶有五色焉（案近刻作有赤白玄黃五色焉）赤白照水玄黃魚從僰來（案近刻脫魚字）至此而止言畏崖嶼不更上也益部耆舊傳曰張真妻（案真近刻訛作貞下同華陽國志作貞）黃氏女也名帛真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持真手于灘下出時人爲說曰符有先絡僰道有張帛者也江水又與符黑水合（案黑近刻訛作里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寧州南廣郡南廣縣縣故犍爲之屬縣也漢武帝太初元年置劉禪延熙中分以爲郡導源汾關山北流（案近刻訛作北流水）有大涉水注之水出南廣縣（案近刻脫水字）北流注符黑水又北逕僰道入江謂之南廣口諸水則未聞也

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案洛縣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洛縣今改正）東南注之

洛水出洛縣漳山亦言出梓潼縣柏山山海經曰三危在燉煌南與㟭山相接山南帶黑水又山海經不

言洛水所導經曰出三危山所未詳常璩云李冰導洛通山水流發瀑口逕什邡縣漢高帝六年封雍齒爲侯國王莽更名曰美信也洛水又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也漢高祖之爲漢王也發巴渝之士北定三秦六年乃分巴蜀置廣漢郡于乘鄉王莽之就都縣曰吾雒也（案吾雒近刻作廣信係後人妄改）漢安帝永初二年移治涪城後治洛縣（案原本脫此四字近刻脫治字今據歸有光本補正）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于府中積數十年沛國陳寵爲守以亂世多死亡暴骸不葬故也乃悉收葬之哭聲遂絕劉備自將攻洛龐士元中流矢死于此益州舊以蜀郡廣漢犍爲爲三蜀（案近刻脫一爲字）土地沃美人士儁乂一州稱望縣有沈鄉去江七里姜士遊之所居（案姜近刻訛作江）詩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常以雞鳴溯流汲江子坐取水溺死（案近刻脫取字）婦恐姑知稱託遊學（案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詩今據後漢書改正）冬夏衣服實投江流于是至孝上通涌泉出其舍側（案涌泉近刻訛作洞泉下又衍一泉字）而有江之甘焉詩有田濱江澤鹵泉流所溉盡爲沃野又湧泉之中旦旦常出鯉魚一雙以膳焉可謂

孝悌發于方寸徽美著于無窮者也洛水又南逕新都縣蜀有三都謂成都廣都此其一焉與綿水合水西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也又言是涪水呂忱曰一曰湔然此二水俱與洛會矣又逕犍爲牛鞞縣爲牛鞞水（案近刻脫縣字及爲牛鞞三字）昔羅尚乘牛鞞水東征李雄謂此水也縣以漢武帝元封二年置又東逕資中縣又逕漢安縣（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安漢縣今改正攷安漢今爲順慶府之南充縣及蓬州非綿水所逕綿水由資中漢安江陽入江資中故城在今資州資陽縣北漢安故城在今瀘州江安縣東江陽故城即今瀘州治然則當作漢安明甚）謂之綿水也自上

諸縣咸以溉灌故語曰綿洛爲浸沃也綿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亦曰中水（案近刻脫亦字）江陽縣枕帶雙流據江洛會也漢景帝六年封趙相蘇嘉爲侯國江陽郡治也故犍爲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案此二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蘩桑魚鹽家有焉之下又枝訛作岐攷華陽國志江陽郡本犍爲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郡治江陽縣郡治漢安縣東五百里然則此條不得係之漢安下明係錯簡今改正）江中有大闕小闕焉（案近刻闕訛作門）季春之月則黃龍堆沒闕乃平也（案近刻訛作季秋之月則黃鱨魚死漚也）昔世祖微時過江陽縣有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象

王莽求之而獠殺之（案獠近刻訛作撩）後世祖怨爲子立祠于縣謫其民罰布數世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思惟養親（案近刻脫思字）揚聲悲歌船人聞之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江水逕漢安縣北（案漢安縣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安漢以此七字並訛作經）縣雖迫山川土地特美蘩桑魚鹽家有焉（案近刻脫桑字）江水東逕樊石灘又逕大附灘（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頓歷二險也

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

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案建元近刻訛作建初）以唐蒙爲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案此下近刻衍漢武二字）元鼎二年立王莽之符信矣縣治安樂水會水源南通寧州平夷郡鄨縣北逕安樂縣界之東（案近刻脫樂字）又逕符縣下北入江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案先近刻訛作光）以永建元年十二月（案近刻訛作十一月）詣巴郡沒死成湍灘（案湍近刻訛作瑞）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

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爲之立碑以旌孝誠也其鰼部之水所未聞矣或是水之殊目非所究也

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彊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案近刻脫五字）

彊水即羌水也宕渠水即潛水渝水矣巴水出晉昌郡宣漢縣巴嶺山郡隸梁州晉太康中立治漢中（案華陽國志云魏咸熙元年平蜀始分益州巴漢七郡置梁州治漢中）縣南去郡八百餘里故屬巴渠（案近刻脫渠字）西南流歷巴中逕巴郡故城南李嚴所築大城北西南入江庾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即是水也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好是也及七國稱王巴亦王焉秦惠王遣張儀等救苴侯于巴儀貪巴苴之富因執其王以歸而置巴郡焉（案此下近刻衍巴字）治江州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爲三郡于江州則永寧郡治也至建安六年劉璋納蹇允之訟復爲巴郡以嚴顏爲守顏見先主入蜀歎曰

獨坐窮山放虎自衛此即拊心處也（案近刻訛作巴）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北府城是也後乃徙南城劉備初以江夏費觀爲太守領江州都督後都護李嚴更城周十六里造蒼龍白虎門求以五郡爲巴州治丞相諸葛亮不許竟不果地勢側險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者五百餘家承二江之會（案二近刻訛作三）夏水增盛壞散顛沒死者無數縣有官橘官荔枝園夏至則熟二千石常設廚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縣北有稻田出御米也縣下又有清水穴巴

人以此水爲粉則鮮曜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之爲江州墮林粉粉水亦謂之爲粒水矣（案近刻粒訛作立）江之北岸（案之近刻訛作水）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竝言禹娶于此（案近刻脫庾字）余按羣書咸言禹娶在壽春當塗不于此也

又東至枳縣西延江水從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

江水東逕陽關巴子梁（案江水二字原本及近刻竝在經文又字下今改正）江之兩岸猶有梁處巴之三關斯爲一也延熙中蜀車騎將軍鄧芝爲江州都督治此江水又東右逕黃

葛峽山高險全無人居（案全近刻訛作今）江水又左逕明月峽東至梨鄉歷雞鳴峽江之南岸（案南近刻訛作兩）有枳縣治華陽記曰枳縣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逕涪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其水南導武陵郡（案導近刻訛作延）昔司馬錯泝舟此水取楚黔中地延熙中鄧芝伐徐巨射玄猨于是縣猨自拔矢卷木葉塞射創芝歎曰傷物之生吾其死矣江水又東逕涪陵故郡北後乃并巴郡遂罷省江水又東逕文陽灘灘險難上江水又東逕漢平縣二百餘里（案漢平縣屬涪陵郡）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屆于黃石東爲桐柱灘（案黃近刻訛作積）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案此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峽對豐民洲舊巴子別都也華陽記曰巴子雖都江州（案江下原本及近刻竝衍平字今改正）又治平都即此處也有平都縣爲巴郡之隸邑矣縣有天師治兼建佛寺甚清靈縣有市肆四日一會江水右逕虎鬚灘（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右近刻訛作又）灘水廣大夏斷行旅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王莽之監江縣也（案監近刻訛作臨）

華陽記曰縣在枳東四百里東接朐忍縣有鹽官自縣北入鹽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水沿注江（案近刻訛作沿注溪井水）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江浦也左逕石城南（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庾仲雍曰臨江至石城黃華口一百里又東至平洲（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洲上多居民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壇（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名也

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入注內接敘稱是名也之下今改正）

江水又東右得將龜溪口（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華陽記曰朐忍縣出靈龜咸熙元年獻龜于相府言出自此溪也江水又東會南北集渠（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會字又訛在南字之下）南水出涪陵縣界（案南水出三字近刻訛作二溪水）謂之陽溪（案之字下近刻衍于字）北流逕巴東郡之南浦僑縣西溪硤側（案硤近刻作夾）鹽井三口相去各數十步以木爲桶徑五尺脩煮不絕溪水北流注于江謂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陽溪口北水出新浦縣北高梁山分溪南流逕其縣

西又南百里至朐忍縣（案至近刻訛作入）南入于江謂之北集渠口別名班口又曰分水口朐忍尉治此江水又東右逕汜溪口（案近刻脫東字汜訛作池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蓋江汜決入也江水又東逕石龍而至于博陽二村之間（案近刻石訛作右而訛作水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竝上七字訛作經下九字仍爲注文）有盤石廣四百丈長六里（案此下近刻有而碍于四字係衍文）復阻塞江川夏沒冬出基亘通渚又東逕羊腸虎臂灘（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楊亮爲益州至此舟覆懲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爲使君灘江水又東彭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

經 水出巴渠郡獠中東南流逕漢豐縣東淸水注之

水源出西北巴渠縣東北巴嶺南獠中卽巴渠水也西南流至其縣又西入峽檀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峽 案近刻訛作又西通山 至漢豐縣東而西注彭溪謂之淸水口彭溪水又南 案近刻訛作又入 逕朐忍縣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 案注近刻訛作至 謂之彭溪口江水又東右逕朐忍縣故城南 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常璩曰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縣治故城跨其山阪南臨大江江之南岸有方山 案近刻脫江字 山形方峭枕側江濆江水又東逕

瞿巫灘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卽下瞿灘也又謂之博望灘左則湯溪水注之水源出縣北六百餘里上庸界南流歷縣 案近刻歷下衍之字 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繖 案近刻作傘繖卽古傘字 故因名之曰繖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于常鹽矣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三里有石煑以爲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煑之水竭鹽成蓋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湯水下與檀溪水合水上承巴渠水 案此下近刻衍巴渠二字 南歷檀井溪謂之檀井水 案近刻脫湯字 下入湯水湯水又南入于江名曰湯口江水又逕東陽灘 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江上有破石故亦通謂之破石灘苟延光沒處也常璩曰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勢 案近刻脫勢字 靈壽木及橘圃也故地理志曰縣有橘官有民市江水又逕魚復縣之故陵 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舊郡治故陵溪西二里故陵村溪卽永谷也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甒白黃實甚芬香爾雅之所謂楙也江水又東爲落牛灘逕故陵北 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江側有六大墳庾仲雍曰楚都丹陽

所葬亦猶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爲名也有魚復尉戍此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淸郡出名酒村側有溪溪中多靈壽木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于餘魚溪水伏流逕平頭山內通南浦故縣陂湖其地平曠有湖澤中有菱芡鯽鴈不異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峽所無地密惡蟲不可輕至江水又東右逕夜淸而東歷朝陽道口 案近刻脫東字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有縣治治下有市十日一會江水又東左逕新市里南 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常璩曰巴舊立市于江上今新市里是也江水又東右合陽元水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水下近刻衍口字 水出陽口縣西南高陽山東 案陽口縣在今夔州府奉節縣西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水山出陽縣今改正 東北流逕其縣南東北流丙水注之水發縣東南柏枝山山下有丙穴穴方數丈中有嘉魚常以春末遊渚冬初入穴抑亦褒漢丙穴之類也其水北流入高陽溪溪水又東

北流注于江謂之陽元口 案近刻元下衍水字 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 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劉備終于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闊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頹墉四毀荆棘成林左右民居 案近刻脫居字 多墾其中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 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閒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旣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 案近刻作又東南脫城字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是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

東高二百丈西北高千丈南連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樹木其石悉赤 案石近刻訛作土 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岬山淮南子曰彷徨于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脅也郭仲産曰斯名將因此而興矣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 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改注敘江水西來所逕至此乃總所謂東過魚復縣南也 故魚國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六年庸與羣蠻叛楚莊王伐之七遇皆北惟裨鯈魚人逐之是也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爲白帝取其王色 案近刻訛作巴 蜀章武二年劉備爲吳所破改白帝爲永安巴

東郡治也漢獻帝興平元年 案興平近刻訛作初平 分巴爲二郡 案近刻訛作三郡 以魚復爲故陵郡蹇胤訴劉璋 案近刻蹇訛作趙 改爲巴東郡治白帝山城周迴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岬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 案近刻訛作十七丈 又東傍東瀼溪卽以爲隍西南臨大江闞之眩目惟馬嶺小差委迤猶斬山爲路 案近刻脫山字 羊腸數四然後得上益州刺史鮑陋鎮此爲譙道福所圍城裏無泉乃南開水門鑿石爲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猨臂相牽引汲然後得水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爲淫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處矣 案近刻脫出字宋本脫處字 縣有夷溪卽佷山淸江也 案近刻佷訛作很 經所謂夷水出焉 案此句前以經入注之訛 江水又東逕廣溪峽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斯乃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頹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故因名之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燼下穢淵中尋卽降雨常璩曰縣有山澤水神旱時鳴鼓請雨則必應嘉澤蜀都賦所謂應鳴鼓而興雨也峽中

有瞿塘黃龕二灘(案黃近刻訛作龕)夏水迴復沿泝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史二千石徑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聲乃以布裹篙足今則不能爾猶饗薦不輟此峽多猨猨不生北岸非惟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聞聲將同貉獸渡汶而不生矣其峽(案近刻脫此二字)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

水經注卷三十三

水經注卷三十四

後魏酈道元撰

江水(案近刻作江水二)

又東出江關入南郡界(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入前卷注內接夏后疏鑿者之下今改正又下條過巫縣南注文因經誤爲注遂割斛異卷今訂正改此爲卷首)

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捍關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在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東上皆其域也(案近刻脫東字域訛作城此乃注釋經文入南郡界句)

又東過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流注之(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入注內接自巫東上皆其城也之下今改正)

江水又東烏飛水注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東近刻訛作入東)水出天門郡漊中縣界北流逕建平郡沙渠縣南又北流逕巫縣南西北歷山道三百七十里注于江謂之烏飛口(案又東過巫縣南至此原本及近刻爲上卷之末)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別爲卷首皆可證今之卷帙非復道元之舊也)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吳孫休分爲建平郡治巫城城緣山爲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東西北三面皆帶傍深谷南臨大江故夔國也(案近刻故下衍夔之二字)江水又東巫溪水注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攷下文巫溪即經之鹽水也)溪水導源梁州晉興郡之宣漢縣東又南逕建平郡泰昌縣南又逕北井縣西東轉歷其縣北水南有鹽井(案水近刻訛作井)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鹽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鹽水之稱矣(案此乃注釋經文鹽水)溪水又南屈逕巫縣東縣之東北三百步有聖泉謂之孔子泉其水飛清石穴潔並高泉(案近刻作飛清潔石穴並高泉)下注溪水溪水又南入于大江

江水又東逕巫峽(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恆故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案近刻訛作十三年)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簞或方似屋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頹巖所餘比之諸嶺尚爲竦桀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羣山並槩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孟涂所處山海經曰夏后啓之臣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郭景純云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陽(案近刻訛作臺)精魂爲草寔爲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阻(案近刻訛作姬)旦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爲立廟號朝雲焉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

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案近刻脫或字)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案怪近刻訛作檉)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案屬近刻作矚)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江水又東逕石門灘(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近刻訛作經）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
所由劉備爲陸遜所破走逕此門追者甚急備乃燒
鎧斷道孫桓爲遜前驅奮不顧命斬上夔道截其要
徑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曰吾昔至京桓
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于此遂發憤而薨矣

又東過秭歸縣之南

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
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
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

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袁山
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
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卽離騷所謂女嬃嬋媛以
詈余也縣城東北依山卽坂周迴一里高一丈五尺
南臨大江古老相傳謂之劉備城蓋備征吳所築也
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屈
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室
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擣
衣石猶存故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
屈原之鄉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案原田宅近刻訛作屈原宅）指
謂此也江水又東逕一城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近刻脫一字）其城憑嶺作固二百一十步夾溪臨谷據山枕江
北對丹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
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
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
吳之丹陽（案吳下近刻衍子字）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繿縷荆山
無容遠在吳境是爲非也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間
（案近刻訛作子）之蓋爲徵矣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案此九字原本

及近刻並訛作經）跨據川阜周迴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
枕深谷東帶鄉口溪（案背近刻訛作皆脫口字）南側大江城內西
北角有金城東北角有圓土獄西南角有石井口徑
五尺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左傳
僖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服虔曰在巫
之陽秭歸歸鄉矣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袁山松曰父老傳言原旣流放忽然暫
歸（案暫近刻訛作暫）鄉人喜悅因名曰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
出儁異地險流疾故其性亦隘詩云惟岳降神生甫
及申信與余謂山松此言可謂因事而立證恐非名
縣之本旨矣縣城南面重嶺北背大江東帶鄉口溪
溪源出縣東南數百里西北入縣逕狗峽西峽崖龕
中石隱起有狗形形狀具足故以狗名峽鄉口溪又
西北逕縣下入江謂之鄉口也江水又東逕信陵縣
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臨大江東傍深溪溪源北發梁
州上庸縣界南流逕縣下而注于大江也

又東過夷陵縣南（案又東上原本及近刻衍江水二字今改正）

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弘之謂之空泠峽（案近刻脫之

字）峽甚高峻卽宜都建平二郡界也其間遠望勢交
嶺表（案近刻脫勢字）有五六峰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
像攘袂相對俗傳兩郡督郵爭界于此宜都督郵厥
勢小東傾議者以爲不如也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
之插竈下（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插竈訛作插壇）江之左岸絕岸壁
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燼（案燼近刻訛作爐）插在崖
間望見可長數尺父老傳言昔洪水之時人薄舟崖
側以餘燼插之巖側至今猶存故先後相承謂之插
竈也江水又東逕流頭灘（案近刻脫逕字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其水並峻激奔暴（案峻近刻作浚）魚鼈所不能游行者常苦
之其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袁山
松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江
水又東逕宜昌縣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分夷道佷山
所立也（案佷近刻訛作很）縣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與夷陵
對界宜都記曰渡流頭灘十里便得宜昌縣江水又
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袁山松曰
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
出其石嶔崟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

明者鬚髮皆具因名曰人灘也江水又東逕黃牛山
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下字仍爲注文）上有灘名曰黃牛灘
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色（案近刻脫石字）如人負
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旣人跡所絕莫得究焉
此巖旣高加以江湍紆迴（案近刻脫以字）雖途逕信宿猶望
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
黃牛如故（案近刻脫此八字）言水路紆深（案紆近刻訛作行）迴望如
一矣江水又東逕西陵峽（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宜都記
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百許里山水紆曲
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
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
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
山松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
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案近刻訛作竟）旣
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案之字近刻訛在耳上）其疊
崿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敍林木蕭森離離蔚蔚
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
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旣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

水經注 卷三十四

雲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江水歷禹斷江南（案此字原本及近刻誤截上六字亂衍經下一字仍屬注文）峽北有七谷村（案七近刻訛作北）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又耆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并衝此江遂絕于今謂之斷江也江水出峽東南流逕故城洲（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洲附北岸洲頭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故城洲上城周五里（案近刻脫五字）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孫皓鳳凰元年騭息闡復為西陵督據此城降晉晉遣太傅羊祜接援（案近刻脫一晉字）未至為陸抗所陷也江水又東逕故城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所謂陸抗城也城即山為墉四面天險（案天近刻訛作大）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袁山松為郡嘗登之矚望焉故其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嶺嶺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如鳧鴈矣北對夷陵縣之故城城南臨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戰而燒夷陵者也應劭曰夷山在西北蓋因山以名縣也王莽改曰居利吳黃武元年更名西陵也後復曰夷

水經注 卷三十四 九

陵（案近刻脫曰字）縣北三十里有石穴名曰馬穿嘗有白馬出穴（案此下近刻衍含字）人逐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穴相去數千里袁山松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重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煙褰雨霽不辨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遠峰耳江水又東逕白鹿巖（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沿江有峻壁百餘丈猨所不能遊有一白鹿陵峭登崖乘巖而上故世名此巖為白鹿巖（案近刻作岩）江水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間（案近刻間訛作門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荊門在南上合下開闇徹山南有門像虎牙在北（案此近刻訛作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像受名此二山（案二近刻訛作三）楚之西塞也水勢急峻故郭景純江賦曰虎牙桀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磐薄圓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呴而電激者也漢建武十一年公孫述遣其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將兵數萬（案近刻脫數字）據險為浮橋橫江以絕水路營壘跨山以塞陸道光武遣吳漢岑彭將六萬人擊荊門漢等率舟師攻之直衝浮橋因風縱火遂斬滿等矣

水經注 卷三十四 十

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注之

夷道縣漢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王莽更名江南桓溫父名彝改曰西道魏武分南郡置臨江郡（案魏武下近刻衍臨江二字）劉備改曰宜都（案近刻脫改字）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吳丞相陸遜所築也為二江之會也北有湖里淵淵上橘柚蔽野桑麻闇日西望佷山諸嶺重峰疊秀青翠相臨時有丹霞白雲遊曳其上城東北有望堂地特峻下臨清江遊矚之名處也縣北有女觀山厥處高顯回眺極目古老傳言昔有思婦夫官于蜀屢愆秋期（案秋近刻訛作歸）登此山絕望憂感而死山木枯悴鞠為童枯鄉人哀之因名此山為女觀焉葬之山頂今孤墳尚存矣

又東過枝江縣南沮水從北來注之（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入注內接尚存矣之下今改正）

江水又東逕上明城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晉大元中苻堅之寇荊州也刺史桓沖徙渡江南使劉波築之移州治此城（案此城近刻訛作城也）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為稱地理志曰

水經注 卷三十四

江沱出西（案近刻訛作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其地故羅國蓋羅徙也（案此九字近刻訛作其民古羅徙五字）羅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于長沙今羅縣是矣縣西三里有津鄉津鄉里名也春秋莊公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案近刻此下衍鄉字）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今則無聞矣郭仲產云尋楚御巴人枝江是其塗便此津鄉殆即其地也（案殆近刻訛作縣）盛弘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西去郡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槃布江中其百里洲最為大也中有桑田甘果（案近刻脫有字）映江依洲自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案百近刻訛作石下洲字）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案增近刻訛作潛）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縣東二里有縣人劉凝之故宅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為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亦能安貧宋元嘉中夫妻隱于衡山終焉不返矣縣東北十里土臺北岸有迤洲長

水經注 卷三十四 十一

十餘里義熙初烈武王斬桓謙處（案烈武王近刻訛作武烈王）縣東南二十里富城洲上有道士范僧精廬自言巴東人少遊荊土而多盤桓縣界惡衣麤食蕭散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辭不可詳人心欲見欻然而對貌言尋求終弗遇也雖逕跨諸洲而舟人未嘗見其濟涉也後東遊廣陵卒于彼土僧本無定止處（案本下近刻衍洲字）宿憩一小菴而已弟子慕之于其昔遊共立精舍以在其人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頌稱子香于漢和帝之時（案近刻脫稱字）出為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道卒枝江

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逾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至今猶謂之爲白虎王(案王今近刻訛作世合)江水又東會沮口(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楚昭王所謂(案近刻訛王字)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又南過江陵縣南

縣北有洲(案北近刻訛作江)號曰枚迴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也北江有故鄉洲元興之末桓玄西奔毛祐之與參軍費恬射玄于此洲玄子昇年六歲輒拔

去之王韶之云(案韶近刻訛作昭)玄之初奔也經日不得食左右進麤粥咽不下昇抱玄胸撫之玄悲不自勝至此益州都護馮遷斬玄于此洲斬昇于江陵矣下有龍洲洲東有寵洲二洲之間世擅多魚矣漁者投罟歷網往往絓絕(案絓近刻訛作罣)有潛客泳而視之見水下有兩石牛嘗爲罾害矣(案罾近刻訛作曾)故漁者莫不擊浪浮舟鼓櫂而去矣(案櫂近刻訛作棹)其下謂之郝里洲洲有高沙湖湖東北有小水通江名曰曾口江水又東逕燕尾洲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上八字訛作經下一字仍屬注文)合靈溪水水無泉源上承散水合承大溪南流注江江溪之會有靈溪戍背阿面江西帶靈溪故戍得其名矣江水東得馬牧口(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江水斷洲通會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蓋即荊山之稱而制州名矣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處荊山以供王事遂遷紀郢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漢南地而置南郡焉周書曰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氏用

分爲二南國也按韓嬰叙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呂氏春秋所謂禹自塗山巡省南土者也是郡取名焉後漢景帝以爲臨江王榮國王坐侵廟壖地爲宮(案壖近刻訛作堧)被徵升車出北門而軸折父老竊流涕曰吾王不還矣自後北門不開蓋由榮非理終也漢景帝二年改爲江陵縣王莽更名郡曰南順(案近刻脫郡曰二字)縣曰江陸(案陸近刻訛作陵)舊城關羽所築羽北圍曹仁呂蒙襲而據之羽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杜元凱之攻江陵也城上人以瓠繫狗頸示之元凱病癭故也及城陷殺城中老小血流沾足論者以此薄之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堤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遵善于方功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略無差矣城西有棲霞樓俯臨通隍吐納江流城南有馬牧城西側馬徑此洲始自枚迴下迄于此長七十餘里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長所治舊主度州郡貢于洛陽因謂之奉城亦曰江津戍也戍南對馬頭岸昔陸抗屯此與羊祜相對大宏信義談者以爲華元子反復見于今矣北對大岸謂之江津

口故洲亦取名焉江大自此始也(案大近刻訛作水)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言其深廣也江水又東逕郢城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子囊遺言所築城也地理志曰楚別邑故郢矣王莽以爲郢亭城中有趙臺卿冢岐平生自所營也冢圖賓主之容用存情好叙其宿尚矣江水又東得豫章口(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矣或言因楚王豫章臺名所未詳也

水經注卷三十四

水經注卷三十五

後魏酈道元撰

江水（案近刻作江水二）

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

江水左迆為中夏水右則中鄉浦出焉江浦右迆南派屈西極水曲之勢（案近刻訛作南派曲而極水曲之迆勢）世謂之江曲者也

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入焉（案入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出致涌水乃夏水枝分入江者非從江出蓋後人因注文江水又東涌水注之訛而為經據此遂改致作出耳今訂正）

江水又東涌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謂之涌口二水之間（案此四字近刻訛在而逸下二水上復衍于字）春秋所謂閻敖游涌而逸者也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吳陸抗所築後王濬攻之獲吳水軍督陸景于此渚也

又東南油水從東南來注之

又東右合油口又東逕公安縣北（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劉備之奔江陵使築而鎮之曹公聞孫權以荊州借備臨書落筆杜預克定江南罷華容置之謂之江安縣南郡治吳以華容之南鄉為南郡（案吳近刻訛作矣）晉太康元年改曰南平也縣有油水水東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東有淪口淪水南與景水合又東通澧水及諸陂湖（案東近刻訛作南）自此淵潭相接（案自此近刻訛作北是淵訛作也）悉是南蠻府屯也故側江有大城相承云倉儲城即邸閣也江水左會高口（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近刻高訛作江）江浦也右對黃州（案近刻賊右于）江水又東得故市口（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與高水通也江水又右逕陽岐山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陽作楊山北訛作北山今改陽岐即今石首縣西山在江之南）

岸山杭大江（案杭近刻訛作抗）山東有城故華容縣尉舊治也大江又東左合子夏口（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江水左迆北出通于夏水故曰子夏也大江又東左得侯臺水口（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江浦也大江右得龍穴水口（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江浦右迆也北對虎洲又洲北有龍巢地名也昔禹南濟江黃龍夾舟舟人五色無主禹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養民生性也（案此二字近刻脫）死命也何憂龍哉于是二龍弭鱗掉尾而去焉故水地取名矣江水自龍巢而東得俞口（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近刻脫得字）夏水泛盛則有冬無之江之北岸上有小城故監利縣尉治也又東得清陽土塢二口（案陽近刻訛作揚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江浦也大江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赭要洲名在大江中央北湖洲下江水左得飯筐上口（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秋夏水通下口上下口間（案近刻脫下口三字）上相距三十餘里赭要下即楊子洲在大江中二洲之間常苦蛟害昔荊佽飛濟此（案昔近刻訛作者）遇兩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江之右岸則清水口（案清近刻訛作清）口上即錢官也水自牛皮

山東北通江北對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江水左會飯筐下口（案近刻訛作會飯筐上口）右江浦所入也江水又右得上檀浦（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江浦也江水又東逕竹町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江中有觀詳湛湛東有大洲（案近刻作太洲）洲東分為爵洲洲南對洲江口也

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

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案此下近刻有也字）

湘水從南來注之

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俗謂之西江口（案俗字上近刻衍夏浦二字）又東逕忌置山南山東即隱口浦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東接微落山亦曰翮落磯江之南畔名黃金瀨瀨東有黃金浦良父口夏浦也又東逕彭城口（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東有彭城磯故水受其名即玉潤水出巴丘縣東玉山玉溪北流注于江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北對隱

磯二磯之間（案此下近刻衍大江之中四字）有獨石孤立大江中山東江浦世謂之白馬口江水又左逕白螺山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右歷鴨蘭磯北江中山也（案近刻脫山字）東得鴨蘭治浦二口夏浦也江水左逕上烏林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近刻上訛作止）村居地名也又東逕烏黎口江浦也即中烏林矣又東逕下烏林南（案近刻脫下字）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即是處也江水又東左得子練口（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北通練浦又東合練口江浦也南直練洲練名所以生也江之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其水東逕陸城北又東逕下雋縣南故長沙舊縣王莽之閏雋也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陸水又屈而西北流逕其縣北北對金城吳將陸渙所屯也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昔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陸水又逕蒲磯山北入大江謂之刀壞口又東逕蒲磯山北北對蒲圻洲（案近刻脫北字）亦曰擎洲又曰南洲洲頭即蒲圻縣治也晉太康元年置洲上有白面洲洲南又有濕口水出豫章艾縣東入蒲圻縣至沙陽西北魚嶽山入江山在

大江中揚子洲南孤峙中洲江水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一名沙屯即麻屯口也本名蘄默口江浦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餘里吳所屯也又逕魚嶽山北下得金梁洲洲東北對潜洲一名淵步洲江瀆從洲頭以上悉壁立無岸壁蒲圻至白沙方有蒲案蒲近刻訛作事故上庄維江中有沙陽洲沙陽縣治也縣本江夏之沙羨矣晉太康中改曰沙陽縣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江之右岸有雍口亦謂之港口案港近刻訛作渚東北流爲長洋港案爲近刻訛作過

之又東北逕石子岡案近刻東北下有流字岡上有故城即州陵縣之故城也莊辛所言左州侯國矣又東逕州陵新治南王莽之江夏也港水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洋口南對龍穴洲沙陽洲之下尾也洲裏有駕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于江陵法駕頓此因以爲名文帝車駕發江陵至此黑龍躍出負帝所乘舟左右失色上謂長史王曇首曰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之故有龍穴之名焉江水又東右得聶口案近刻脫又字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江浦也左對聶洲江水左逕百人

山南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所也案處所近刻訛作所起江水東逕大軍山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山東有山屯夏浦江水左逕也江中有石浮出謂之節度石石則塗水注之水出江州武昌郡武昌縣金山案金近刻訛作泰西北流逕故南僑郡故城南咸和中寇難南遏戶門南渡僑置斯郡治于塗口塗水歷縣西又西北流注于江江水又東逕小軍山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臨側江津東有小軍浦江水又東逕雞翅山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山東即土城浦也

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

沌水上承沌陽縣之太白湖案原本及近刻並脫沌字下同故沌陽城在今漢陽縣西又近刻脫太字東南流爲沌水逕沌陽縣南注于江謂之沌口有沌陽都尉治晉永嘉六年王敦以陶侃爲荊州鎮此明年徙林鄣江水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州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亦曰歎步矣江之右岸當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迆謂之驛渚三月之末案之近刻訛作以水下通樊口水江水又東逕魯山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

經古翼際山也案古近刻訛作右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案近刻脫故曰江三字舊治安陸漢高帝六年置吳乃徙此城中有晉征南將軍荊州刺史胡奮碑又有平南將軍王世將刻石記征杜曾事有劉琦墓及廟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卻月城案此下近刻衍然字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也後乃沙羨縣治昔魏將黃祖所守遣董襲凌統攻而擒之案凌原本及近刻並訛陵今據三國志改正禰衡亦遇害于此衡恃才倜儻肆狂狷于無妄之世保身不足遇非其死可謂咎悔之深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而南矣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溠曰洪浦案洪近刻訛作淤是曰黃軍浦昔吳將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會矣船官浦東即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鵠岸岸下有灣目之爲黃鵠灣案近刻脫黃字下同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上則遊目流川下則激浪

崎嶇寔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亦沙羨縣治也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太白湖案近刻脫白字又東合聶口水上承員水于安陸縣案員近刻訛作沔而東逕灄陽縣北東流注于江案流近刻訛作南江水又東湖水自北南注謂之嘉吳江右岸頻得二夏浦北對東城洲西浦側有雍伏戍江之右岸東會龍驤水口水出北山蠻中江之左有武口案近刻脫左字水上通安陸之延頭案江水左得湖口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宋元嘉二年衞將軍荊州刺史謝晦阻兵上流爲征北檀道濟所敗走奔于此爲戍主光順之所執處也南至武城俱入大江南直武洲洲南對楊桂水口江水南出也通金女大文桃班三治吳舊屯所在荊州界盡此江水東逕若城南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庾仲雍江水記曰案近刻脫水字若城至武城口三十里者也南對郭口夏浦而不常泛矣東得苦菜夏浦浦東有苦菜山案近刻訛作夏江逕其北故浦有苦菜之名焉山上有菜苦可食江水左得廣武口江浦也江之右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矣北對崢嶸洲冠軍將軍劉毅破桓玄于此洲

乃挾天子西走江陵矣

又東過邾縣南

江水東逕白虎磯北山臨側江瀆又東會赤溪夏浦浦口案浦近刻訛作二江水右迆也又東逕貝磯北案貝近刻訛作其北訛作此庾仲雍謂之沛岸矣江右岸有秋口江浦也又東得烏石水出烏石山南流注于江江水右得黎磯磯北亦曰黎岸也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上八字訛作經下五字仍誤注又近刻脫一磯字山東有夏浦又東逕上磧北山名也仲雍謂之大小竹磧也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

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案近刻訛作事）非也舉水出龜頭山西北流逕蒙龍戍南（案近刻脫蒙字）梁定州治蠻田秀超爲刺史舉水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水北出垂山之陽與弋陽㴩水同發一山故是水合之水之東有南口戍又南逕方山戍西西流注于舉水又西南逕梁司豫二州東蠻田督生爲刺史治湖陂城亦謂之水城也舉水又西南逕顏城南又西南逕齊安郡西倒水注之水出黃武山南流逕白沙戍西（案近刻脫東字）又東南逕梁達城戍西東南合舉水舉水又東南歷

赤亭下（案東南近刻作南東此句之下衍一又字）謂之赤亭水又分爲二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案近刻訛作湖）南對舉洲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洰水（案近刻脫江字）或作舉疑即此也左水東南流入于江江滸曰文方口（案近刻脫一江字）江之右岸有鳳鳴口江浦也浦側有鳳鳴戍江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楚宣王滅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漢高帝元年（案近刻訛作三年）項羽封吳芮爲衡山王都此晉咸和中庾翼爲西陽太守分江夏立四年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守樊俊共鎭之爲石虎將張格度所陷自爾丘墟焉城南對蘆洲舊吳時築客舍于洲上方便惟所止焉（案近刻脫惟字訛作闌）亦謂之羅洲矣

鄂縣北

江水右得樊口（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庾仲雍江水記云谷里袁口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興馬頭二治樊口之北有灣昔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船載坐直之士三千人與羣臣泛舟江津屬値風起權欲西取蘆洲谷利不從乃拔刀急上（案近刻訛

作止）令取樊口薄舶船至岸而敗故名其處爲敗舶灣因鑿樊山爲路以上人即名其處爲吳造峴在樊口上一里今厥處尚存江水又左逕赤鼻山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山臨側江川又東逕西陽郡南郡治即西陽縣也（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晉書地道記以爲弦子國也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舊樊楚地（案近刻訛作也）世本稱熊渠封其中子紅爲鄂王（案紅字近刻作之名某著四字當是後人圉交有誤增成其語）晉太康地記以爲東鄂矣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孫權以魏黃初元年（案此下近刻衍中字）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于袁山東又以其年立爲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至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鎭武昌孫晧亦都之晧還東令滕牧守之晉惠帝永平中始置江州傳綜爲刺史治此城後太尉庾亮之所鎭也今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于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序曰豹尾過後執金吾罷屯解圍天子鹵簿中後屬

車施豹尾于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蓋權事應在此故爲立廟也又孫晧亦嘗登之使將害常侍王蕃而以其首虎爭之（案此句有脫誤裴松之引江表傳云使親近將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食之）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權常極飲其上曰墮臺醉乃已張昭盡言處城西有郊壇權告天即位于此（案近刻脫郊字）顧謂公卿曰魯子敬嘗言此可謂明于事勢矣城東故城言漢將灌嬰所築也江中有節度石三段廣百步高五六丈是西陽武昌界分江于斯石也又東得次浦（案近刻訛作又得東五丈又得次浦）江浦也東逕五磯北有五

山沿次江陰故得是名矣仲雍謂之五圻江水左則巴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吳時舊立屯于水側引巴水以溉野又南逕巴水戍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又東逕軑縣故城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故弦國也春秋僖公五年秋楚滅弦弦子奔黃者也漢惠帝元年封長沙相利倉爲侯國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爲名宋孝武帝舉兵江州（案近刻訛作洲）

建牙洲上有紫雲蔭之即是洲也東會希水口水出灊縣霍山西麓山北有灊縣故城（案此二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地理志曰縣南有天柱山即霍山也有祠南嶽廟音灊齊立霍州治此西南流分爲二水枝津出焉希水又南積而爲湖謂之希湖湖水又南流逕軑縣東而南流注于江是曰希水口者也（案水口近刻訛作口水）然水流急濬霖雨暴漲（案近刻訛作扇）漂滔無常行者難之大江右岸有厭里口安樂浦（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從此至武昌尚方作部諸屯相接枕帶長江又東得桑步步下有章浦本西陽郡治（案西近刻訛作南）今悉荒蕪江水左得赤水浦（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夏浦也江水又東逕南陽山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曰芍磯亦曰南陽磯仲雍謂之南陽圻一名洛至圻一名石姥水勢迅急江水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漢宣帝建初二年封陰堂爲侯國江水東歷孟家溠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其北（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即黃石磯也一名石茨圻有西陵縣（案近刻此下有也字）縣北則三洲也山連延江側（案近刻延

（訛作逆側　訛作則）東山偏高謂之西塞東對黃公九磯所謂
九圻者也于行小難兩山之間為關塞（案此下近刻有也字）從
此濟于土復土復者北岸地名也
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東注之
江水又得葦口（案葦近刻訛作常）江浦也浦東有葦山江水
東逕山北北崖有東湖口江波左迆流結成湖故謂
之湖口矣江水又東得空石口江浦在右臨江有空
石山南對石穴洲洲上有蘄陽縣治（案此下近刻有也字）又東
蘄水注之江水又東逕蘄春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三
十年封陳俊子浮為侯國（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江水又東得鯽
零口江浦也大江右逕蟂螘山北而東會海口水南
通大湖北達于江（案此下近刻衍水字）左右翼山江水逕其北
東合臧口江浦也（案近刻作矣）江水又左逕長風山南得
長風口江浦也江水又東逕積布山南俗謂之積布
磯又曰積布圻庾仲雍所謂高山也此即西陽尋陽
二郡界也右岸有土復口（案近刻訛作日）江浦也次浦有江
山山東有護口（案近刻訛在有護上）江浦也庾仲雍謂之朝
二浦也

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案利近刻訛作例下同）西南注之
江水東逕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灣（案此下近刻有也字）又東
逕望夫山南又東得苦菜水口夏浦也江之右岸富
水注之水出陽新縣之青湓山西北流逕陽新縣（案近刻脫新字）故豫章之屬縣矣地多女鳥玄中記曰陽新男
子（案陽新近刻訛作新陽）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
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
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夜飛遊女矣（案飛夜近刻訛作夜飛）又
西北逕下雉縣王莽更名之潤光矣後併陽新（案近刻訛
作陽新）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案近刻脫咸字）舊吳屯
所在也江水又東（案近刻又訛作口東字訛在下句右字之下）右得蘭溪
水口蘭江浦也又東左得青林口（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案水出上近刻衍即字）江夏有西陵縣
故是言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
南流水積為湖湖西有青林山宋太始元年明帝遣
沈攸之西伐子勛伐樵青山覩一童子甚麗問伐者
曰取此何為答欲討賊童子曰下旬當平何勞伐此
在眾人之中忽不復見故謂之青林湖湖有鯽魚食

之肥美辟寒暑湖水西流謂之青林水又西南歷尋
陽分為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江
經所謂利水也右對馬頭岸自富口迄此五十餘里
岸阻江水（案水經于沔水內敘其入江之後所過蓋與江水合沔之後詳略兩見今江水止于下雉縣沔水內江其錯簡又東過彭蠡澤又東過皖縣南又東至石城分為二其一東北流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又過毗陵縣為北江黎以東此禹貢山水澤地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下雉縣以下大江入海之大略同其在道元于江水敘次必詳悉自宋時已闕逸矣）

水經注卷三十五

水經注卷三十六

後魏　酈　道　元　撰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沫水

延江水　存水　溫水

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
縣故青衣羌國也（案故下近刻衍有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
年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漢武帝天漢四
年罷沈黎郡分兩部都尉（案近刻訛作分沈黎郡西部都尉）一治青
衣主漢民（案此七字近刻訛作青衣之王漢五字）公孫述之有蜀也青

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為郡安帝延光元
年置蜀郡屬國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
順帝陽嘉二年改曰漢嘉嘉得此良臣也縣有蒙山
青衣水所發東逕其縣與沫水會于越巂靈關
道青衣水又東邛水注之水出漢嘉嚴道邛來山東
至蜀郡臨邛縣東入青衣水
至犍為南安縣入于江
青衣水逕平鄉謂之平鄉江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
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
見兩山相峙如峨眉焉青衣水又東流注于大江
桓水出蜀郡岷山（案漢書作蜀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
尚書禹貢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鄭玄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曰桓
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尚書又曰西傾因
桓是來馬融王肅云西治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
他道也余按經據書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
傾山更無別流所導者惟斯水耳浮于潛漢而達江
沔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抵黑水東限扞

蜀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平廣漢新都梓潼犍爲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然所可當者惟斯水與江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爲兩川之通稱矣案川近刻訛作江 鄭玄注尚書言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爲盤也斯乃玄之別致恐乖尚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余攷校諸書以具聞見今略緝綜川流沿注之緒雖今古異容本其流俗麤陳所由然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即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沮漾枝津案沮近刻訛作涸 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水枝灌于斜川案近刻水訛作川枝訛作皮 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經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寔符尚書亂河之義也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

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于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歷矣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案旄近刻訛作下 南流入于若水又逕越嶲大莋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爲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于江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莋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爲繩水矣莋夷也汶山曰夷案夷近刻訛作莋 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嶲曰莋皆夷種也

南過越嶲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

邛都縣漢武帝開邛莋置之縣陷爲池今因名爲邛池南人謂之邛河案近刻脫邛字 河中有蟒嵩山案蟒近刻訛作蛙 應劭曰案近刻脫此三字 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以爲越嶲郡治邛都縣王莽遣任貴爲領戎大尹守之更名爲集嶲也縣故邛都國也越嶲水側繩若矣側隨水地而東名矣又有溫水冬夏常熱其源可燖雞豚下湯沐洗能治宿疾昔李驤敗李流于溫水是也若水又逕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跡存焉馬日行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馬子河中有貝子胎鑢以羊祠之則可取也又有孫水焉水出臺高縣即臺登縣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南夷案近刻脫南字 橋孫水即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青蛉水入焉水出青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豬圻長谷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爲石迄今夷人不敢往牧禽水出焉青蛉水又東注于繩水繩水又逕三絳

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三絳一曰小會無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若水又與母血水合水出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谷北流逕三絳縣南北入繩繩水又東涂水注之水出建寧郡之牧靡南山案牧今漢訛作收 縣山並即草以立名山在縣東北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卉方盛烏多誤食烏喙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涂水導源縣谷西北流至越嶲入繩繩水又逕越嶲郡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左合卑水水出卑水縣案近刻脫水縣出卑水四字 而東流注馬湖江也

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案近刻脫爲字

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縣以氏焉犍爲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爲至險有瀘津東去縣八

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晉明帝太寧二年李驤等侵越嶲攻臺登縣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戰于堂琅驤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冠幘裂而卒按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縣漢明帝永平二年置案近刻訛作十二年 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東北流逕博南山案近刻訛作出 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倉爲作人山高四十

里蘭碧水出金沙越人收以為黃金又有珠光穴案近刻訛作光珠穴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水又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水出嶲唐縣漢武帝置類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又東與禁水合水自永昌縣而北逕其郡西水左右甚饒犀象山有鉤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

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旁案近刻訛作防不過十日皆死也禁水又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峰最為傑秀案傑近刻作高孤高三千餘丈是山于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嶲下三百里曰瀘水案蜀近刻譌作嶲又此句有舛誤未詳兩峰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羊官水案近刻脫水道二字至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為之語曰楢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看都護泚住柞呼伊案近刻伊作尹庲降賈子左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其艱險如此也

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

若水至僰道案近刻此下有縣字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

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僰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為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水有孝子石昔縣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為母給江膂水案膂今華陽國志作旃天為出平石至江膂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

沫水出廣柔徼外

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為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

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

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漢制夷狄曰道縣有銅山案近刻連一山字又有利慈渚案近刻脫者字晉太始九年黃龍二見于利慈池案近刻脫利字縣令董玄之率吏民觀之以白刺史王濬濬表上之晉朝改護龍縣也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

東北與青衣水合

華陽國志曰二水于漢嘉青衣縣東合為一川自下

亦謂之為青衣水沫水又東案近刻脫沫字逕開刊縣案刊近刻訛作邢故平鄉也晉初置沫水又東逕臨邛南而東出于江原縣也

東入于江

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案西近刻訛作而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贔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鬬遂平溷崖通正水路開處即冰所穿也

延江水出犍為南廣縣東至牂柯鄨縣又東屈北流

鄨縣故犍為郡治也縣有犍山晉建興元年置平夷郡縣有鄨水出鄨邑西不狼山東與溫水合溫水一曰煖水出犍為符縣而南入黚水黚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案黚水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鄨水今改正漢書地理志符縣溫水南至鄨入黚水黚水亦南至鄨入江闞駰謂之闟水俱南入鄨水鄨水于其縣而東注延江水案近刻脫江字下同延江水又與漢水合水出犍為漢陽道出闟谷案此三字近刻誤在下句新通也之下闟訛作闞王莽之新通也東至鄨邑入延江水也

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

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也延江水北入涪陵水涪陵水出縣東故巴郡之南鄙案鄙近刻訛作邑王莽更名巴亭魏武分巴立為涪陵郡案巴立近刻訛作巴丘張堪為縣會公孫述擊堪同心義士選習水者夜渡堪于小別江即此水也其水北至枳縣入江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其水注引瀆口石門案口近刻訛作水空岫陰深邃澗闇密傾崖上合恒有落勢行旅避瘴時有經之案此四字近刻訛作將有逕之處無不危心于其下又謂之西鄉水亦謂之西鄉溪溪水間關二百許里方得出山又通波注遷復二百餘里東南入遷陵縣也

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案酉近刻訛作西入于酉水

武陵先賢傳曰潘京世長為郡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問京貴郡何以名武陵京答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破光武時移治東山之上遂爾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云高平曰陵于是名焉酉水北岸有黚陽縣許慎曰溫水南入黚蓋鄨水以下津流沿注之通稱也故縣受名焉西鄉溪口在遷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酉水酉水又東際其故

城北又東逕酉陽故縣南而東出也兩縣相去水道
可四百許里于酉陽合也
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案酉水源委詳沅水注內
存水至犍爲郁鄢縣
王莽之鄢郁也益州大姓雍闓反結壘于山繫馬柳
柱案枊近刻訛作柳柱生成林今夷人名曰雍無梁林梁夷
言馬也存水自縣東南流案存近刻訛作周逕牧靡縣北又
東逕且蘭縣北而東南出也
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
存水又東案存近刻訛作周逕牂柯郡之毋斂縣北案毋近刻訛作無
下而東南與毋斂水合案此下近刻有矣字水首受牂柯水東
逕毋斂縣爲毋斂水又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鬱
林定周縣爲周水又盡水變名也
又東北至潭中縣注于潭案潭水源委詳溫水注內
溫水出牂柯夜郎縣
縣故夜郎侯國也唐蒙開以爲縣王莽名曰同亭矣
溫水自縣西北流逕談稾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稾今據漢書改正與迷
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銅瀨縣談虜山東逕談稾縣

右注溫水溫水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縣故滇
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三年案近刻訛作元年
分益州郡置建寧郡于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
悉是木耳夷居語言不同嶺欲亦異雖曰山居土差
平和而無瘴毒溫水又西南逕滇池城池在縣西北
案近刻訛作滇池于西北池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似
如倒流故曰滇池也長老傳言案傳下近刻衍下流淺三字池中
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
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

一黑盤戲河水之上有滇州元封三年立益州郡治
滇池城案近刻脫城字劉禪建寧郡也案郡下近刻衍治字溫水又西
會大澤案大近刻訛作太與葉榆僕水合溫水又東南逕牂
柯之毋單縣案毋音無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母下同今改正建興中劉禪割
屬建寧郡橋水注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縣治龍池
洲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與邪龍分浦後立河陽郡
治河陽縣縣在河源洲上又有雲平縣並在洲中橋
水東流至毋單縣案近刻脫至字注于溫溫水又東南逕興
古郡之毋棳縣東案近刻脫逕字又毋棳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母棳下同今改正王
莽更名有棳也與南橋水合案近刻脫此二字水出縣之橋

山東流梁水注之梁水上承河水于俞元縣案于近刻訛作
與而東南逕興古之勝休縣王莽更名勝㑥縣梁水
又東逕毋棳縣左注橋水橋水又東注于溫溫水又
東南逕律高縣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郡
案近刻脫郡字治溫縣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治宛溫縣今改正華陽國志興古郡屬縣十一溫
縣郡治晉書地道記治此溫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溫
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是以劉禪分興
古之監南案華陽國志梁水郡在興古之監南置郡于梁水縣也溫水
東南案近刻脫水字逕鐔封縣北又逕來惟縣東而僕水右
出焉
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
秦桂林郡也漢武帝元鼎六年更名鬱林郡王莽以
爲鬱平郡矣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周禮鬱人掌祼器
凡祭醊賓客之祼事案醊近刻訛作祀和鬱鬯以實樽彝鬱
芳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說
今鬱金香是也一曰鬱人所貢因氏郡矣溫水又東
逕增食縣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導源牂柯句町縣應

劭曰故句町國也王莽以爲從化文象水蒙水與盧
惟水來細水案漢書作來西水伐水並自縣東歷廣鬱至增
食縣注于鬱水也
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案斤南水漢書作斤員水
縣有朱涯水出臨塵縣東北流驩水注之水源上承
牂柯水東逕增食縣而下注朱涯水朱涯水又東北
逕臨塵縣王莽之監塵也縣有斤南水侵離水案侵近刻
訛作浸並逕臨塵東入領方縣流注鬱水
東北入于鬱
鬱水即夜郎豚水也漢武帝時有竹王興于豚水有
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
不去聞有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爲
姓所捐破竹于野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
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劒擊石出水
今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柯斬竹王首夷獠咸怨
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爲立祠帝封三子爲侯及死
配父廟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豚水東北流逕談稾
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

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也楚將莊
蹻泝沅伐夜郎椓牂柯繫船案近刻作椓牂柯繫船顏師古云牂柯繫船杙
也因名且蘭爲牂柯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更
名同亭有柱蒲關案有近刻訛作在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
左思吳都賦云吐浪牂柯者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
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是也牂柯水又
東南逕毋斂縣西案毋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母下同今改正毋斂水出焉
又東驩水出焉案驩近刻訛作驥又逕鬱林廣鬱縣爲鬱水
又東北逕領方縣北又東逕布山縣北鬱林郡治也

吳陸續曰(案陸下近刻衍紀諸子三字)從今以去六十年(案去近刻作後)車同軌書同文至太康元年晉果平吳又逕中留縣南與溫水合又東入阿林縣潭水注之水出武陵郡鐔成縣玉山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水西出牂柯毋斂縣王莽之有斂也東至潭中入潭潭水又逕中留縣東阿林縣西右入鬱水地理志曰橋水東至中留入潭又云領方縣又有橋水(案又近刻訛作而)余診其川流更無殊津正是橋溫亂流故兼通稱作者咸言至中留入

潭潭水又得鬱之兼稱而字當爲溫非橋水也蓋書字誤矣(案橋水在郡從縣郎入溫橋水小溫水大已下不得郁橋水其逕領方至中留者乃溫水非潭水也又溫水于中留入鬱其下乃潭水入潭潭與鬱皆大水地理志因併鬱之上流稱爲潭故云橋水東至中留入潭延乃溫水至中留入鬱也道元之意以領方縣當云有溫水不當云有橋水橋即溫字之誤故云字當爲溫非橋水也蓋書字誤矣近刻訛作字當爲南南橋水也文義遂不可通)鬱水右則留水注之水南出布山縣下逕中留入鬱鬱水東逕阿林縣(案兩縣字近刻皆訛作潭)又東逕猛陵縣浪水注之(案浪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浪今改正浪水詳卷之三十七)又東逕蒼梧廣信縣灕水注之鬱水又東(案水近刻訛作林)封水注之水出臨賀郡馮乘縣西謝沐縣東界牛屯山亦謂之臨水(案近刻脫亦字水訛作賀)東南流逕萌渚嶠西(案近刻脫逕字)又東南左合嶠水庾仲初云水出萌渚嶠南流入于臨臨水又逕臨賀縣東又南至郡左會賀水水出東北興安縣西北羅山(案北下近刻有山字)東南流逕興安縣西盛弘之荊州記云興安縣水邊有平石上有石履言越王渡溪脫履于此賀水又西南流至臨賀郡東右注臨水郡對二水之交會故郡縣取名焉臨水又西南流逕郡南又西南逕封陽縣東爲封溪水故地理志曰縣有封水(案

(近刻訛作在)又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水謂之封溪水口者也鬱水又東逕高要縣牢水注之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縣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案近刻脫帝字)王莽更名曰桓合縣曰桓亭孫權黃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多採珠寶前政煩苛珠徙交阯會稽孟伯周爲守有惠化去珠復還郡統臨允縣王莽之大允也牢水自縣北流逕高要縣入于鬱水鬱水南逕廣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案浪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浪今改正此即浪水注內所謂浪水東別逕番禺者也)又南右納西隨三水又南逕四會浦水上承日南郡盧容縣西古郎究浦內漕口馬援所漕水東南曲屈通郎湖湖水承金山郎究究水北流左會盧容壽泠二水盧容水出西南區粟城南高山山南長嶺連接天障嶺西盧容水湊隱山遶西衛北而東逕區粟城北又東右與壽泠水合水出壽泠縣界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至壽泠縣以爲疆界(案疆近刻訛作界)即此縣也(案此下近刻有區粟城南長嶺東七字係重出衍文)壽泠縣以水湊故水即其名(案此下近刻衍隱山繞三字)東逕區粟故城南考古志並無區粟之名應劭地理風俗

記曰日南故秦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西捲縣林邑記曰城去林邑步道四百餘里交州外域記曰(案域近刻訛作城)從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國四百餘里準逕相符然則城故西捲縣也地理志曰水入海有竹可爲杖王莽更之曰日南亭林邑記曰其城治二水之間三方際山南北瞰水東西澗浦流湊城下城西折十角周圍六里一百七十步東西度六百五十步甎城二丈上起甎牆一丈開方隙孔甎上倚板板上五重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架樓樓高者七八丈

下者五六丈城開十三門凡宮殿南向(案近刻脫宮字)屋宇二千一百餘間市居周繞(案繞上近刻衍市字)阻峭地險故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區粟(案近刻故字訛在林邑下)多城壘自林邑王范胡達始秦餘徒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巢棲樹宿負郭接山榛棘蒲薄騰林拂雲幽煙冥緬非生人所安區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其大較也范泰古今善言曰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

向視日邪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實(案不必近刻訛作必不)日亦俱出于東耳至于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于戰鬬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況綿途于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壽泠水自城南(案近刻城訛作西)東與盧容水合東注郎究究水所積下潭爲湖謂之郎湖(案郎近刻訛作狠)浦口有秦時象郡墟域猶存自湖南望外通壽泠從郎湖入四會浦(案近刻訛作灣)元嘉二十年以林邑頑凶歷代難化恃遠負衆慢威背德北賓既絕南金闕貢乃命偏將與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陳兵日南脩文服遠二十三年揚旌從四會浦口入郎湖軍次區粟進逼圍城以飛梯雲橋懸樓登壘鉦鼓大作虎士電怒風烈火揚城摧衆陷斬區粟王范扶龍首十五以上坑截無赦(案坑近刻作截)樓閣雨血填尸成觀(案觀近刻訛作城)自四會南入得盧容浦口晉太康三年省日南郡屬國都尉(案都近刻訛作部)以其所統盧容縣置日南郡及象林縣之故治晉書地道記

曰郡去盧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縣治也 案郡近刻訛作象林郡 永和五年征西桓溫遣督護滕畯率交廣兵伐范文于舊日南之盧容縣為文所敗即是處也退次九真更治兵文被創死子佛代立七年畯與交州刺史楊平復進軍壽泠浦入頓郎湖討佛于日南故治佛蟻聚連壘五十餘里畯平破之佛逃竄川藪遣大帥面縛請罪軍門遣武士陳延勞佛 案近刻脫佛字又衍下子字 與盟而還康泰扶南記曰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故林邑記曰盡紘滄之徼遠極流服之無外地濱滄海眾國津逕鬱水南通壽泠 案遐水近刻作鬱林又南下衍倉字 即一浦也浦上承交趾郡南都官塞浦林邑記曰浦通銅鼓外越安定黃岡心口蓋藉度銅鼓即駱越也 案駱越近刻訛作越駱 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至鑿口馬援所鑿內通九真浦陽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浦陽縣交州記曰鑿南塘者九真路之所經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十九年馬援所開林邑記曰外越紀粟望都紀粟出浦陽渡便州至典由渡故縣至咸驩咸驩屬九真咸驩已南麞鹿滿岡鳴咆命疇嘯聒山野孔雀飛翔蔽日籠山渡治口至九德 案口近刻訛作日 按晉書地道記有九德縣交州外域記曰 案域近刻訛作城 九德縣屬九真郡在郡之南與日南接蠻盧舉居其地死子寶綱代孫黨服從吳化定為九德郡又為隸之林邑記曰九德九夷所極故以名郡郡名所置周越裳氏之夷國周禮九夷遠極越裳白雉象牙重九譯而來自九德通類口水源從西北遠荒逕寧州界來也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按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南陵縣晉置也竺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並行大川皆究之謂也林邑記曰義熙九年交趾太守杜慧度造九真水口 案近刻訛作日 與林邑王范胡達戰擒斬胡達二子虜獲百餘人胡達遁 案近刻訛作遯 五月慧度自九真水歷都粟浦復襲九真長圍跨山重柵斷浦驅象前鋒接刃城下連日交戰殺傷乃退地理志曰九真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治胥浦縣王莽更之曰驩成也 案成近刻訛作城 晉書地道記曰九真郡有松原縣林邑記曰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崪不踰仞倉庚懷春于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嚶讙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自南陵究出于南界蠻進得橫山太和三年范文侵交州于橫山分界度比景廟由門浦至古戰灣吳赤烏十一年魏正始九年 案近刻訛作元年 交州與林邑于灣大戰初失區粟也渡盧容縣日南郡之屬縣也自盧容縣至無變 案近刻訛作巒 越烽火至比景縣日中頭上景當身下與景為比如淳曰故以比景名縣闞駰曰比讀蔭庇之庇景在已下言為身所庇也林邑記曰渡比景至朱吾 案比近刻訛作此 朱吾縣浦今之封界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魚肉 案宿字近刻訛在食字上 採香為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縣南有文狼究下流逕通晉書地道記曰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縣民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為國林邑記曰屈都夷也朱吾浦內通無勞湖無勞究水通壽泠浦元嘉元年交州刺史阮彌之征林邑陽邁出婚不在 案陽近刻訛作楊下同 奮威將軍阮謙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已過四會 案已近刻訛作以 未入壽泠三日三夜無頓止處凝海直岸遇風大敗陽邁攜婚都部伍三百許船來相救援謙之遭風餘數船艦夜于壽泠浦裏相遇闇中大戰謙之手射陽邁柁工船敗縱橫崑崙單舸接得陽邁謙之以風溺之餘制勝理難自此還渡壽泠至溫公浦升平三年溫放之征范佛于灣分界陰陽圻入新羅灣至焉下一名阿賁浦入彭龍灣隱避風波即林邑之海渚元嘉二十三年交州刺史檀和之破區粟已飛旍蓋海將指典沖于彭龍灣上鬼塔與林邑大戰還渡典沖林邑入浦令軍大進 案大近刻訛作水 持重故也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沖去海岸四十里處荒流之徼表國越裳之疆南秦漢象郡之象林縣也東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後去象林林邑之號建國起自漢末初平之亂人懷異心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逵 案逵近刻訛作達 攻其縣殺令自號為王值世亂離林邑遂立後乃襲代傳位子孫三國鼎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與之鄰接進侵壽泠以為疆界自區逵以後國無文史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胤滅絕無復種裔外孫范熊代立人情樂推後熊死子逸立有范文日南西捲縣夷帥范稚奴也 案近刻訛作夷帥雅夷奴也 文為奴時山澗牧羊于淵水中得兩鱧魚隱藏挾歸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大懼起託云將礪石還非為魚也郎至魚所見是兩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鐵文入山中就石冶鐵鍛作兩刀舉刃向鄣因祝曰鱧魚變化冶石成刀斫石鄣破者是有神靈 案近刻訛作靈神 文當得此 案得近刻作治 為國君王斫不入者是刀無神靈進斫石鄣如

龍淵于將之斬蘆藁(案藁近刻訛作臺)由是人情漸附令斫石尚在魚刀猶存傳國子孫如斬蛇之劍也椎嘗使文遠行商賈(案椎近刻訛作稚)北到上國多所聞見以晉愍帝建興中南至林邑教王范逸制造城池繕治戎甲經始廊略(案廊近刻訛作廓)王愛信之使為將帥能得衆心文讒王諸子或徙或奔王乃偶立咸和六年死無胤嗣文迎王子于外國海行取水置毒椰子中(案椰近刻訛作梛)飲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為王取前王妻妾置高樓上有從己者取而納之不從己者絕其飲食而死(案而近刻訛作乃)江東舊事云范文本揚州人少被掠為奴賣墮交州年十五六遇罪當得杖畏怖因逃隨林邑賈人渡海遠去沒入于王大被幸愛經十餘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詐殺侯將自立為王威加諸國或夷稚蠻語口食鼻飲或雕面鏤身狼䑋裸種(案近刻無狼字)(案䑋近刻訛作臘)漢魏流稽咸為其用建元二年攻日南九德九真百姓奔迸千里無煙乃還林邑林邑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城西南角高山長嶺連接天鄣嶺北接澗大源淮水出郍鄉遠界三重長洲隱山遶西衛北迴東其嶺南開澗小源淮水出松根界上山壑流隱山繞南曲街迴東合淮流以注典沖其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塹流浦周繞城下東南塹外因傍薄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狹北邊西端(案端近刻訛作兩)迴折曲入城周圍八里一百步甎城二丈上起甎牆一丈(案牆近刻訛作)城開方隙孔甎上倚板(案近刻脫甎字)板上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構樓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飛觀鴟尾迎風拂雲緣山瞰水騫翥嵬峨但制造壯拙稽古夷俗城開四門東為前門當兩淮渚濱于曲路有古碑夷書

銘讚前王胡達之德西門當兩重塹北迴上山山西即淮流也南門度兩重塹對溫公壘升平二年交州刺史溫放之殺交趾太守杜寶別駕阮朗(案近刻杜字朗訛作悅郎)遂征林邑水陸累戰佛保城自守重求請服聽之今林邑東城南五里有溫公二壘是也北門濱淮路斷不通城內小城周圍三百二十步合堂瓦殿南壁不開兩頭長屋脊出南北南擬背曰西區城內石山順淮面陽開東向殿飛簷鴟尾青瑣丹墀(案瑣近刻訛作鏁)榱題桷椽多諸古法閣殿上柱高城丈餘五牛屎為埿牆壁青光迴度曲掖綺牖紫窗椒房嬪媵無別宮觀路寢永巷共在殿上鳴踞東廂經與下語(案經近刻訛作逕)遝子弟臣侍皆不得上屋有五十餘區連甍接棟櫩宇相承(案相近刻訛作如)神祠鬼塔小大八廟層臺重榭狀似佛剎郭無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蕭條非生民所處而首渠以永安養國十世豈久存哉元嘉中檀和之征林邑其王陽邁舉國夜奔竄山藪據其城邑收寶巨億軍還之後陽邁歸國家國荒殄時人靡存躑躅崩擗憤絕復蘇即以元嘉二十三年死初陽邁母懷身夢人鋪陽邁金席與其兒落席上金光色起(案金字近刻訛在府字上)昭昕𪆟曜(案曜近刻訛作躍)華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為陽邁金父胡達死襲王位能得人情自以靈夢為國祥慶其太子初名咄後陽邁死咄年十九代立慕先君之德復改名陽邁咄孫二世父子共名知林邑之將亡矣其城隍壍之外林棘荒蔓榛梗冥鬱藤盤筆秀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清煙澄桂父縣人也棲居此林服桂得道時禽異羽翔集間關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此鸞

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謨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最南遊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恨深嘗對飛鳥思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腹赤(案腹近刻訛作膊)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餘萬里(案餘近刻訛作同)何由歸哉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風行象林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至于草甲萌芽(案近刻至訛作更)穀月代種穜稑早晚無月不秀耕耘功重收獲利輕熟速故也米不外散恒為豐國桑蠶年八熟繭三都賦所謂八蠶之綿者矣其崖小水纂歷(案歷字近刻訛在小水下)常由飛溜或雪霏沙漲清寒無底分溪別壑津濟相通其水自城東北角流水上懸起高橋渡淮北岸即彭龍區粟之通逵也檀和之東橋大戰陽邁被創落象即是處也其水又東南流逕船官口船官川源徐狹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為掩體女以樹葉蔽形外名狼䑋所謂裸國者也雖習俗裸袒猶恥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闇中臭金便知好惡明朝曉看皆如其言自此外行得至扶南按竺枝扶南記曰扶南去林邑四千里(案近刻脫里字)水步道通檀和之令軍入邑浦據船官口城六里者也自船官下注大浦之東湖大水進行潮上西流(案潮近刻訛作湖)潮水日夜長七八尺從此以西朔望并潮一上七日水長丈六七七日之後日夜分為再潮水長一二尺春夏秋冬厲然一限(案限近刻訛作定)高下定度水無盈縮是為海運(案運近刻訛作日)亦曰象水也又

兼象浦之名晉功臣表所謂金潾清逕象渚澄源者
也（案濬近刻作潾）其川浦渚有水蟲彌微攢木食船數十日
壞源潭湛瀨有鮮魚色黑身五丈頭如馬首伺人入
水便來爲害山海經曰離耳國雕題國皆在鬱水南
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與焉民好徒跣耳廣垂以
爲飾雖男女褻露不以爲羞暑褻薄日自使人黑積
習成常以黑爲美離騷所謂玄國矣然則儋耳即離
耳也王氏交廣春秋曰朱崖儋耳二郡與交州俱開
皆漢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極之外對合浦徐聞縣（案聞近刻訛作文）
清朗無風之日逕望朱崖州（案徑近刻訛作逕）如囷
廩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周迴二
千餘里徑度八百里人民可十萬餘家皆殊種異類
被髮雕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長髮美鬢犬羊相聚不
服德教儋耳先廢朱崖數叛元帝以賈捐之議罷郡
楊氏南裔異物志曰儋耳朱崖俱在海中（案近刻訛作儋耳在朱崖脫海中二字）
分爲東蕃故山海經曰在鬱水南也鬱水
又南自壽泠縣注于海昔馬文淵積石爲塘達于象
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

柱于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而
對銅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
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
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林邑記曰建武十九
年馬援樹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
疆也土人以之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山海
經曰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者也
（案西近刻訛作東須訛作頰）應劭曰鬱水出廣信東入海言始或
可（案或近刻作則）終則非矣

水經注卷三十六

水經注卷三十七

後魏 酈 道 元 撰

淹水　葉榆河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浪水

淹水出越嶲遂久縣徼外

呂忱曰淹水一曰復水也

東南至青蛉縣（案青近刻訛作蜻下同）

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民多見
之漢宣帝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雞馬褒道病

而卒是不果焉王褒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縹
碧雞故左太沖蜀都賦曰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倏
忽而耀儀

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水

淹水逕縣之臨池澤而東北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
水也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

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開
之以爲益州郡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八十里（案近刻脫八字）
有弔鳥山衆鳥千百爲羣其會（案其近刻訛作共）嗚呼啁㖽每
歲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雉雀來弔夜
燃火伺取之（案伺近刻訛作向）其無嗉不食似特悲者以爲
義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于此山故衆鳥來弔因名
弔鳥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而爲此川藪也

過不韋縣

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壹
（案近刻訛作壺華陽國志作壺）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
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小子

不能去（案不近刻訛作一）背龍而坐龍因舐之（案舐近刻訛作舐據後漢書及華陽國志改正）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案華陽國志作元隆云元隆猶漢言陪坐也）及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孳育皆畫身像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來乘革船南下（案近刻脫水字又此句之下衍水字）攻漢鹿茤民（案茤近刻訛作崩下同）鹿茤民弱小將爲所擒于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風漂起水爲逆流波涌二百餘里革船沉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旦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哀牢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明也即遣使詣越巂奉獻（案近刻詣訛作道奉訛作奏）求內附長保塞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爲永昌郡（案昌近刻訛作平）郡治不韋縣蓋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于此故以不韋名縣北去葉榆六百餘里葉榆水不逕其縣（案近刻脫自字下同）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葉榆水自縣

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縣以建興三年劉禪分隸雲南于不韋縣爲東北

東南出益州界

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臧縣（案近刻臧訛作藏縣下有也字）南與僕水同注滇池澤于連然雙柏縣也（案近刻脫池字）葉榆水自澤又東北逕滇池縣南（案逕近刻訛作過）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左思蜀都賦曰漏江洑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氾之湧波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于是水之南葉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監町山（案監近刻訛作鹽）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案梁水郡晉置領梁水賁古西隨三縣宋謀埠云當作東水非也）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反（案褒近刻訛作袞）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上言從麊泠出賁古（案賁近刻訛作費古下同）擊益州臣所將駱越萬餘人（案駱近刻訛作騎越訛作遙）便習戰鬭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也盤水又東逕漢興縣山溪之中多生邛

竹桄榔樹樹出麪而夷人資以自給故蜀都賦曰邛竹緣嶺又曰麪有桄榔盤水北入葉榆水諸葛亮入南戰于盤東是也

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

進桑縣牂柯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故馬援言從麊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蓋兵車資運所出矣自西隨至交阯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葉榆水又東南絕溫水而東南注于交阯

過交阯麊泠縣北分爲五水絡交阯郡中至南界復合爲三水（案南近刻訛作東）東入海

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于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見于傳不通于華夏在海島人民鳥語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阯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啓七郡于是乃置交阯刺史以督領之初治廣信所以獨不稱州時又建朔方明已始闢北

垂（案垂近刻訛作郡）遂辟交阯于南爲子孫基址也羌治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州外域記曰（案州近刻訛作郡）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阯九眞二郡民後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王路將軍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使者爲交阯九眞太守（案此下近刻衍主字）諸雒將主民如故交阯郡及州本治于此也州名爲交州後朱鳶雒將子名詩索麊泠雒將女名徵側爲妻側爲人有膽勇將詩起賊（案詩近刻訛作妻）攻破州郡服諸雒將皆屬徵側爲王治麊泠縣復交阯九眞二郡民二歲調賦（案復近刻訛作得）後漢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討側詩走入金溪究三歲乃得爾時西蜀並遣兵共討側等悉定郡縣爲令長也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鹿獸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濕訖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

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搏之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北二水（案北近刻訛作此）左水東北逕望海縣南建武十九年馬援征徵側置又東逕龍淵縣北又東合南水水自麊泠縣東逕封溪縣北交州外域記曰交阯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爲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爲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佗舉衆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

人名皐通下輔佐為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戰却軍住武寧縣按晉太康記縣屬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曰媚珠（案媚近刻訛作眉）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南越王（案近刻脫南字下同）南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安陽王下船逕出于海今平道縣後王宮城見有故處晉太康地記縣屬交趾越遂服諸雒將馬援

以西南治遠路逕千里分置斯縣治城郭穿渠通導溉灌以利其民縣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貆豘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聞之無不酸楚其肉甘美可以斷穀窮年不厭又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此又東逕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水（案北近刻訛作此）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龍蟠編于南北二津（案于下近刻衍水字）故改龍淵以龍編為名也盧循之寇交州也交州刺史杜彗度（案彗近刻訛作慧下同）率水步晨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燒其船艦一時潰散循亦中矢赴水而死（案水近刻訛作火）于是斬之傳首京師彗度以斬循勳封龍編侯劉欣期交州記曰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為虎數月還作吏既言其化亦化無不在牛哀易虎不識厥兄當其革狀安知其謬變哉其水又東逕曲易縣東流注于浪鬱經云十郡東界復合為二水此其二也（案二近刻訛作一）其次一水東逕封溪縣南又西南逕西于縣南又東逕羸𨻻縣北又東逕北帶縣南又東逕稽徐縣涇水

注之水出龍編縣高山東南流入稽徐縣注于中水中水又東逕羸𨻻縣南交州外域記曰縣本交趾郡治也（案𨻻近刻訛作樓本作𨻻）林邑記曰自交趾南行（案記曰下近刻有縣本二字係衍文）都官塞浦出焉其水自縣東逕安定縣北帶長江江中有越王所鑄銅船潮水退時人有見之者其水又東流隔水有泥黎城言阿育王所築也又東南合南水南水又東南（案近刻訛作北）逕九德郡北交州外域記曰交趾郡界有扶嚴究在郡之北隔渡一江即是水也江水對交趾朱䳒縣又東逕浦陽縣北又東逕無切縣北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趾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趾于今為盛十月援南入九真至無切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藪犀象所聚羊牛數千頭（案羊近刻訛作羣）時見象數十百為羣援又分兵入無編縣王莽之九真亭至居風縣帥不降並斬級數十百九真乃靖其水又東逕句漏縣縣帶江水江水對安定縣林邑記所謂外越安定紀粟者也（案安定下近刻衍縣字）縣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上岸鬭角

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又東與北水合又東注鬱鬱流而逝矣此其三也乎撮通稱同歸鬱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

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

夷水即很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案近刻脫石字）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廩君浮土舟于夷水據捍關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魚復捍關臨江據水寔益州禍福之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案近刻脫渠字）縣有巫城水南岸山道五百里（案水字近刻訛在南岸下）其水歷縣東出焉

東南過佷山縣南

夷水自沙渠縣入（案近刻訛作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鞭陽石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往往有效但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為也東北面又有石室可容數百

人每亂民入室避賊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昔巴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案奉近刻訛作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又令各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為君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下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宿旦化為蟲羣飛蔽日天地晦暝積十餘日廩君因伺便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乘土舟下及夷城夷城石岸險曲其水亦曲廩君望之而歎山崖為崩廩君登之上有平石方一丈五尺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死精魂化而為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鹽水即夷水也又有鹽石即陽石也（案即下近刻衍鹽字）盛弘之以是推之疑即廩君所射鹽神處也將知陰石是對陽石立名矣（案知下近刻衍是字）既鴻古難為明徵夷水又東逕石室在層巖之上石室南向水出其下懸崖千仞自水上徑望見（案徑近刻訛作逕）每有陟山嶺者扳木側足而行莫知其誰村人騎都小將到此室邊採蜜見一仙人坐石牀上見都凝

駭不轉鄒還將村人重往則不復見鄉人今名為仙
人室袁山松云鄒孫息尚存案息近刻作昔夷水又東與溫
泉三水合大溪南北夾岸有溫泉對注夏煖冬熱上
常有霧氣瘍痍百病案痍近刻作疾浴者多愈父老傳此泉
先出鹽于今水有鹽氣夷水有鹽水之名此亦其一
也夷水又東逕佷山縣故城南縣即山名也孟康曰
音恒出藥草恒山今世以銀為音也舊武陵之屬縣
南一里即清江東注矣南對長楊溪溪水西南潛穴
穴在射堂村東六七里谷中有石穴清泉潰流三十
許步復入穴即長楊之源也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
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
投鉤餌案鉤近刻訛作釣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
樹木摧折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
輒取案輒近刻作投水源東北之風井山迴曲有異勢穴口
大如盆袁山松云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
余往觀之其時四月中去穴數丈須臾寒飄卒至案飄近刻作標六月中尤不可當往人有冬過者置笠穴中風
吸之經月還步楊溪得其笠則知潛通矣其水重源

顯發北流注于夷水此水清泠甚于大溪縱暑伏之
辰尚無能澡其津流也縣北十餘里有神穴平居無
水時有渴者誠啓請乞輒得水或戲求者水終不出
縣東十許里至平樂村又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潛龍
每至大旱平樂左近村居案平樂下近刻衍村字輦草穢著穴
中龍怒須臾水出蕩其草穢傍側之田皆得澆灌從
平樂順流五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
竅東西廣二丈許起高如屋案屋近刻作徽起高作高起中有石
牀案近刻訛作林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

別分隨偃而輸不得過越不偃而輸輒凶往觀者去
時特平豎處自然恭肅矣

又東過夷道縣北

夷水又東逕虎灘岸石有虎像故因以名灘也夷水
又東逕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刀斗形色亂真
惟實中耳案惟實近刻訛作惟石夷水又東北有水注之其源
百里與丹水出西南望州山山形竦峻峰秀甚高東
北白巖壁立西南小演通行登其頂平可有三畝許
上有故城城中有水登城望見一州之境故名望州

山俗語訛今名武鍾山山根東有湧泉成溪即丹水
所發也下注丹水天陰欲雨輒有赤氣故名曰丹水
矣丹水又逕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其遠近穴中
蝙蝠大如烏多倒懸案近刻訛作大者番多鼠縣玄中記曰蝙蝠
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穴口有泉冬溫夏
冷秋則入藏春則出遊案二語言魚之出入此上當有脫文民至秋闌
斷水口得魚大者長四五尺骨軟肉美異于餘魚丹
水又逕其下積而為淵淵有神龍每旱村人以芮草
投淵上流魚則多死龍怒當時大雨丹水又東北流
兩岸石上有虎跡甚多或深或淺皆悉成就自然咸
非人工丹水又北注于夷水水色清澈與大溪同夷
水又東北逕夷道縣北而東注

東入于江

夷水又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佷
山北溪水所經皆石山略無土岸其水虛映俯視遊
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飛清傍多茂
木空岫靜夜聽之恒有清響百鳥翔禽哀鳴相和巡
頹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

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界

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其縣西與洈水合水出
高城縣洈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縣入油水也

東過其縣北案此五字近刻接上注西界下

縣治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案陸近刻訛作陵劉備孫夫人
權妹也又更脩之其城背油向澤案此注近刻與上注連為一節

又東北入于江

油水自孱陵縣之東北逕公安縣西又北流注于大
江

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

澧水自縣東逕臨澧零陽二縣故界水之南岸白石
雙立厥狀類人高各三十丈周四十丈古老傳言昔
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為石東
標零陽西揭充縣充縣廢省案近刻脫充縣二字臨澧即其地
縣即充縣之故治案近刻訛作臨尋縣之故治臨側澧水故為縣
名案故近刻作即皆太康四年置澧水又東茹水注之水出
龍茹山水色清澈漏石分沙趙辛說楚襄王所謂飲
茹溪之流者也茹水東注澧水案注近刻訛作濱

又東過零陽縣之北

澧水東與溫泉水會水發北山石穴中長三十丈冬
夏沸湧常若湯焉溫水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合
零溪水源南出零陽之山歷溪北注澧水澧水又東
九渡水注之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溪又以九渡為
名山獸咸飲此水而逕越他津皆不飲之九渡水北
逕仙人樓下傍有石形極方峭世名之為仙樓水自
下歷溪曲折逶迤傾注行者間關每所褰涉山水之
號蓋亦因事生焉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

東裏水入焉水源出巴東界東逕天門郡婁中縣北又東逕零陽縣注于澧水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縣卽零溪以著稱矣（案縣卽近刻訛作蘊鄢）澧水又逕溇陽縣（案溇陽縣近刻訛作澧陽脫陽字）右會溇水（案近刻重一溇字）水出建平郡東逕溇陽縣南晉太康中置溇水又左合黃水黃水出零陽縣西北連巫山溪出雄黃頗有神異採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深數丈方得佳黃故溪水取名焉黃水北流注于溇水溇水又東注澧水謂之溇口澧水又東逕澧陽縣南南臨澧水晉太康四年立天門郡治也又

永安六年武陵郡嵩梁山（案鄙下近刻衍有字）高峰孤竦素壁千尋望之若亭有似香爐其山洞開玄朗如門高三百丈廣二百丈門角上各生一竹倒垂下拂謂之天帝（案近刻脫此十五字）孫休以爲嘉祥分武陵置天門郡澧水又東歷層步山高秀特出山下有峭澗泉流所發南流注于澧水

又東過作唐縣北

作唐縣後漢分孱陵縣置澧水入縣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門郡界南流逕涔坪屯（案坪近刻訛作評）屯堨涔水溉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澹水出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澧水又東逕南安縣南（案南安近刻訛作安南）晉太康元年分孱陵立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縣東逕其縣北又東注于澧謂之澹口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曰（案近刻脫士字）悠悠澹澧者也澧水又東與赤沙湖水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沙口（案沙口近刻訛作沙水口）澧水又東南注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

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

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曰澧江口也

沅水出牂柯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成縣爲沅水

東過無陽縣

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縣對無水（案近刻脫一縣字）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運水水源出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流注于熊溪熊溪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故山以移爲名蓋亦蒼梧郁州東武怪山之類也（案亦近刻訛作以來武怪山訛作怪山）熊溪下注沅水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溪水南出于龍嶠之山北流入于沅沅水又東（案近刻脫一沅字又東訛作又一）溠水注之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鄜梁山（案武近刻訛作義）西北流逕義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秣歸馬良出五溪（案馬近刻訛作焉脫良字）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案良近刻訛作危）所治序溪最爲沃壤良田數百頃特宜稻修作無廢又西北入于沅沅水又東合溆水水導源

溆溪（案溆近刻訛作牲）北流注沅沅水又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出縣三山谷東南流獨母水注之水源南出龍門山歷獨母溪北入辰水辰水又逕其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卽名焉楚辭所謂夕宿辰陽者也王莽更名會亭矣辰水又右會沅水名之爲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無溪西溪（案樠溪下近刻衍力溪二字）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案左下近刻衍右字）故謂此蠻五溪蠻也水又逕沅陵縣西有武溪源出武山與酉陽分山水源石上有盤瓠跡猶存矣盤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其毛五色高辛氏患犬戎之暴乃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軍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下令之後盤瓠遂銜吳將軍之首于闕下帝大喜未知所報女聞之以爲信不可違請行乃以配之盤瓠負女人南山（案女近刻訛作妻）上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帝悲思之遣使不得進經二年生六男六女盤瓠死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裁製皆有尾（案製近刻訛作掣）其母白帝賜以名山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武陵郡夷卽盤瓠之種落也其狗皮毛嫡孫世

寶錄之武水南流注于沅沅水又東施水注之水南出施山溪源有陽崁崖崖色純素望同積雪下有二石室（案近刻脫室字）先有人居處其間細泉輕流望川競注故不可得以言也（案近刻脫得字）施水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逕沅陵縣北漢故頃侯吳陽之邑也王莽改曰沅陵縣北枕沅水沅水又東逕縣故治北移縣治縣之舊城置都尉府因岡傍阿勢盡川陸臨沅對酉二川之交會也酉水導源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南流逕無陽故縣南又東逕遷陵故縣界與酉鄉溪合卽延江之枝津更始之下流謂之酉鄉溪口酉水又東逕遷陵縣故城北（案近刻脫一城字）王莽更名曰遷陸也酉水東逕酉陽故縣南縣故酉陵也酉水又東逕沅陵縣北又東南逕潘承明壘西承明討五溪蠻營軍所築也其城踞山枕谷酉水又南注沅水闞駰謂之受水其水所決入名曰酉口沅水又逕寶應明城側應明以元嘉初伐蠻所築也沅水又東（案又下近刻衍合字）溪水南出名山山深邃險人獸阻絕溪水北注沅川（案近刻川下衍水字）沅水又東與諸魚溪水合水

北出諸魚山山與天門郡之澧陽縣分嶺溪水南流會于沅案溪水下近刻脫分字沅水又東夷水入焉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壺頭山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山下水際有新息侯馬援征武溪蠻停軍處壺頭徑曲多險其中紆折千灘援就壺頭希效早成道遇瘴毒終沒于此忠公獲謗信可悲矣劉澄之曰沅水自壺頭枝分跨三十三渡望交趾龍編縣東北入于海縣水尋梁乃非關究但古人許以傳疑聊書所聞耳

又東北過臨沅縣南

臨沅縣與沅南縣分水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險四絕昔有蠻民避寇居之故謂之夷望也案近刻脫之字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遠注沅沅水又東得關下山東帶關溪瀉注沅瀆沅水又東歷臨沅縣西為明月池白璧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檝嬉遊徘徊愛玩沅水又東歷三石澗鼎足均跱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東帶綠蘿山綠蘿蒙羃頹巖臨水實

釣渚漁詠之勝地其迭響若鍾音信為神仙之所居沅水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棲託者不能自絕于其側沅水又東逕臨沅縣南縣南臨沅水因以為名王莽更之曰監元也縣南有晉徵士漢壽人龔玄之墓案人近刻訛作詩龔訛作龔銘太元中車武子立縣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矣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馬錯以隴蜀軍攻楚楚割漢北與秦案近刻脫一楚字至三十年秦又取巫黔及江南地案近刻脫秦字以為黔中郡漢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為武陵郡

王莽更之曰建平也南對沅南縣後漢建武中所置也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為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山西帶脩溪一百餘里案脩近刻訛作循茂竹便娟披溪蔭渚長川逕引遠注于沅沅水又東入龍陽縣有澹水出漢壽縣西楊山南流東折逕其縣南縣治索城即索縣之故城也漢順帝陽嘉中改從今名闞駰以為與水所出東入沅而是水又東歷諸湖方南注沅亦曰漸水也水所入之處謂之鼎口沅

水又東歷龍陽縣之汜洲洲長二十里吳丹楊太守李衡案楊近刻訛作陽植柑于其上臨死敕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案州近刻訛作洲不責衣食歲絹千匹太史公曰江陵千樹橘可當封君此之謂矣吳末衡柑成歲絹千匹今洲上猶有陳根餘枿蓋其遺也沅水又東逕龍陽縣北城側沅水沅水又東合壽溪內通大溪口有不連理根各一岸而陵室交合其上承諸湖下注沅水

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

沅水下注洞庭湖方會于江

浪水出武陵鐔成縣北界沅水谷案成近刻訛作城下同

山海經曰禱過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是也

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鄰水合

水出無陽縣縣故鐔成也晉義熙中改從今名俗謂之移溪溪水南歷潭中注于浪水

又東至蒼梧猛陵縣為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為大水

鬱水出鬱林之阿林縣案近刻脫出字東逕猛陵縣猛陵縣在廣信之西南王莽之猛陸也浪水于縣左合鬱溪

亂流逕廣信縣地理志蒼梧郡治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之新廣郡縣曰廣信亭王氏交廣春秋曰元封五年交州自羸𨻻縣移治于此建安十六年吳遣臨淮步騭為交州刺史將武吏四百人之交州道路不通蒼梧太守長沙吳巨案近刻訛作臣下同擁眾五千騭有疑于巨先使說巨巨迎之于零陵遂得進州巨既納騭而後有悔騭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督區景勇略與巨同士為用騭惡之陰使人請巨巨往告景勿詣騭騭請不已景又往乃于廳事前中庭俱斬以首徇眾郎此也鬱水又逕高要縣晉書地理志曰縣東去郡五百里刺史夏避毒從縣水居也縣有鵠奔亭廣信蘇施妻始珠鬼訟于交州刺史何敞處事與鵁亭女鬼同案鵁部古字通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鵁亭今改正鵁亭事詳溱水注內王氏交廣春秋曰步騭殺吳巨區景使嚴舟船合兵二萬下取南海蒼梧人衡毅錢博宿巨部伍與騭戰于蒼梧高要峽口兩軍相逢于是遂交戰毅與眾投水死者千有餘人

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為二其一南入于海

鬱水分浪南注

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于海

浪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賁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問云何以名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聞此縣人名之為番山縣名番禺儻謂番山之禺也漢書所謂浮牂牁下離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而入越也案南近刻訛作西秦并天下略定揚越案揚近刻訛作楊置東南一尉西北一候開南海以謫徙民至

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召龍川令趙佗曰聞陳勝作亂豪傑叛秦吾欲起兵阻絕新道番禺負險可以爲國會病綿篤無人與言故召公來告以大謀囂卒佗行南海尉事則拒關門設守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守自立爲王高帝定天下使陸賈就立佗爲南越王〔案近刻脫南字〕剖符通使至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攻南越王五世九十二歲而亡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也建安中吳遣步騭爲交州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

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于何不有海怪魚鼈黿鼉鮮鰐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記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復道迴環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于焉逍遙騭登高遠望覩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爲都邑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寧集交州治中姚文式問答云朝臺在州城東北三十里裴淵廣州記曰城北有尉佗墓墓後有大岡謂之馬鞍岡秦時占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始皇發民鑿破此岡地中出血今鑿處猶存以狀取目故岡受厥稱焉王氏交廣春秋曰越王趙佗生有奉制稱藩之節死有祕奧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爲墳其壠塋可謂奢大葬積珍玩吳時遣使發掘其墓求索棺柩鑿山破石費日損力卒無所獲佗雖奢僭愼終其身乃令後人不知其處有似松喬遷景牧豎固無所殘矣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爲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

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于元會至朝不及朝列化爲白鵠至閤前〔案閤近刻訛作閣〕迴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騭爲廣州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廣州記稱吳平晉滕脩〔案近刻訛作盧脩〕爲刺史脩鄉人語脩蝦鬚長一赤〔案古字尺通用赤〕脩責以爲虛〔案責字近刻訛在虛字下〕其人乃至東海取蝦鬚長四赤速送示脩脩始服謝〔案服近刻訛作復〕厚爲遣其一水南入名鬱川分派逕四會入海也其一卽川東別逕番禺城下漢書所謂浮牂柯下離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而入于越也泿水又東逕懷化縣入于海水有鯌魚裴淵廣州記曰鯌魚長二丈大數圍皮皆鏤物生子子小隨母覓食驚則還入母腹吳錄地理志曰鯌魚子朝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曰暮從臍入旦從口出腹裏兩洞腸貯水以養子腔容二子兩則四焉

其餘水又東至龍川爲涅水屈北入員水〔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訛入注內連接上下注文今改正考泿水枝津衍注卽解其餘水也又稱逕博羅縣西界龍川卽解東至龍川也下經員水又東南卽承此員水言也〕

泿水枝津衍注自番禺東歷增城縣南越志曰縣多鵁鶄鶟鶋山雞也光采鮮明〔案采近刻訛作色〕五色炫耀利距善鬭世以家雞鬭之則可擒也又逕博羅縣西界龍川左思所謂目龍川而帶垌者也趙佗乘此縣而跨據南越矣

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

東歷揭陽縣王莽之南海亭而注于海也

水經注卷三十七

水經注卷三十八

後魏　酈　道　元　撰

資水　漣水　湘水

灕水　溱水

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

資水出武陵郡無陽縣界唐糺山蓋路山之別名也謂之大溪水東北逕邵陵郡武岡縣南縣分都梁之所置也縣左右二岡對峙重阻齊秀間可二里舊傳後漢伐五溪蠻蠻保此岡故曰武岡縣卽其稱焉大

溪逕建興縣南又逕都梁縣南〔案近刻脫縣字〕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敬侯遂之邑也〔案遂近刻訛作定〕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渟水既淸且淺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謂蘭爲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焉

東北過夫夷縣

夫水出縣西南零陵縣界少延山東北流逕扶縣南〔案扶下近刻衍陽字〕本零陵之夫夷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敬侯義之邑也夫水又東注邵陵水謂之邵陵浦水口也〔案水字近刻訛在口字下〕

東北過邵陵縣之北

縣治郡下南臨大溪水逕其北謂之邵陵水魏咸熙二年吳寶鼎元年孫晧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于邵陵縣縣故昭陵也〔案昭近刻訛作邵〕漢水東得高平水口〔案水近刻訛作漢〕水出武陵郡沅陵縣首望山西南逕高平縣南〔案逕近刻訛作流〕又東入邵陵縣界南入于邵水邵水又東會雲泉水水出零陵永昌縣雲泉山西北流逕邵陽南縣故昭陽也〔案昭陽朱謀㙔云疑作昭陵非也今攷郡國志昭陽隸零陵郡昭陵

屬長沙郡雲泉水又北注邵陵水謂之邵陽水口自下東
北出益陽縣其間逕流山峽名之爲茱萸江蓋水變
名也
又東北過益陽縣北
縣有關羽瀨所謂關侯灘也南對甘寧故壘昔關羽
屯軍水北孫權令魯肅甘寧拒之于是水寧謂肅曰
羽聞吾咳唾之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羽夜聞寧
處分曰興霸聲也遂不渡茱萸江又東逕益陽縣北
又謂之資水應劭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
資水之殊目矣然此縣之左右處處有深潭漁者咸
輕舟委浪謠詠相和羅君章所謂其聲綿邈者也水
南十里有井數百口淺者四五尺或三五丈深者亦
不測其深古老相傳昔人以杖撞地輒便成井或云
古人采金沙處莫詳其實也
又東與沅水合于湖中東北入于江也
湖即洞庭湖也所入之處謂之益陽江口
漣水出連道縣西資水之別
水出邵陵縣界南逕連道縣故城在湘鄉縣西百

六十里控引衆流合成一溪東入衡陽湘鄉縣歷石
魚山下多玄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
若雲母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鬐首尾（案鬐近刻作鰭）宛若
刻畫長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腥因以名之漣
水又逕湘鄉縣南臨漣水本屬零陵長沙定王子昌
邑（案昌受封于建平四年去定王已遠漢書但云長沙王子此定字或後人誤加）漣水又屈
逕其縣東而入湘南縣也
東北過湘南縣南又東北至臨湘縣西南東入于湘
漣水自湘南縣東流至衡陽湘西縣界入于湘水也

于臨湘縣爲西南者矣
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
即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零山（案零下近刻衍陵字）蓋山之殊
名也山在始安縣北縣故零陵之南部也魏咸熙二
年孫晧之甘露元年立始安郡湘灕同源分爲二水
南爲灕水北則湘川東北流羅君章湘中記曰湘水
之出于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
中也
東北過零陵縣東

越城嶠水南出越城之嶠嶠即五嶺之西嶺也秦置
五嶺之戍是其一焉北至零陵縣下注湘水湘水又
逕零陵縣南又東北逕觀陽縣（案近刻脫縣字）與觀水合水
出臨賀郡之謝沐縣界西北逕觀陽縣西縣蓋即水
爲名也又西北流注于湘川謂之觀口也
又東北過洮陽縣東
洮水出縣西南大山東北逕其縣南即洮水以立稱
矣漢武帝元朔五年封長沙定王子節侯狗爲侯國
（案節侯狗有脫誤史記作靖侯狗漢書作靖侯狩無）王莽更名之曰洮治也
其水東流注于湘水
又東北過泉陵縣西
營水出營陽泠道縣南山（案南下近刻衍流字）西流逕九疑山
下蟠基蒼梧之野峯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
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
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山南有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
落不可復識自廟仰山極高直上可百餘里古老相
傳言未有登其峯者山之東北泠道縣界又有舜廟
縣南有舜碑碑是零陵太守徐儉立營水又西逕營

道縣馮水注之水出臨賀郡馮乘縣東北馮岡其水
導源馮溪西北流（案馮溪二字近刻訛在下句縣字下）縣以託名焉馮
水帶約衆流渾成一川謂之北渚歷縣北西至關下
關下地名也是商舟改裝之始馮水又左合萌渚之
水水南出于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其山多錫
亦謂之錫方矣渚水北逕馮乘縣西而北注馮水馮
水又逕營道縣而右會營水營水又西北屈而逕營
道縣西王莽之九疑亭也營水又東北逕營浦縣南
營陽郡治也魏咸熙二年吳孫晧分零陵置在營水
之陽故以名郡矣營水又北都溪水注之水出舂陵
縣北二十里仰山南逕其縣西縣本泠道縣之舂陵
鄉蓋因舂溪爲名矣漢長沙定王分以爲縣武帝元
朔五年封王中子買爲舂陵侯（案近刻脫上節二字）縣故城東
又有一城東西相對各方百步古老相傳言漢家舊
城漢稱猶存知是節侯故邑也城東角有一碑文字
缺落不可復識東南三十里尚有節侯廟都溪水又
南逕新寧縣東（案近刻脫寧字）縣東傍都溪溪水又西逕縣
南右與五溪俱會縣有五山山有一溪五水會于縣

門（案縣近刻訛作縣）故曰都溪也都溪水自縣又西北流逕
泠道縣北與泠水合水南出九疑山北流逕其縣西
南縣指泠溪以即名王莽之泠陵縣也泠水又北流
注于都溪水又西北入于營水營水又北流（案營近刻訛作泆）
入營陽峽（案入字近刻作注于二字）又北至觀陽縣而出于峽
大小二峽之間爲滔海之極縣矣營水又西北逕泉
陵縣西漢武帝元朔五年（案近刻脫帝字）以封長沙定王子
節侯賢之邑也王莽名之曰潤淵零陵郡治故楚矣
漢武帝元鼎六年分桂陽置太史公曰舜葬九疑寔

惟零陵（案此下近刻有或作零都四字係衍文）郡取名焉土藉之九疑郡也下邳陳球爲零陵太守桂陽賊胡蘭攻零陵激流灌城球輒于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不能下縣有白土鄉零陵先賢傳曰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爲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勅民勿得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言其郡縣爲表上言錢得除更名白土爲更生鄉也晉書地道記曰（案記近刻訛作志）縣有香茅氣甚芬香言貢之以縮酒也營水又北流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

與應水合水出邵陵縣歷山嶇嶮險阻崚嶒萬尋澄源湛于下應水涌于上東南流逕應陽縣南晉分觀陽縣立蓋即應水爲名也應水又東南流逕有鼻墟南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案陵近刻訛作陽）東五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言甚有靈能興雲雨余所聞也聖人之神曰靈賢人之精氣爲鬼象生不惠死靈何寄乎應水又東南流而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得洮口水出永昌縣北羅山東南流逕石燕山東其山有石紺而狀燕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風相薄則石燕羣飛頡頏如真燕矣羅君章云今燕不必復飛也其水又東南逕永昌縣南又東流注于湘水又東北逕祁陽縣南又有餘溪水注之水出西北邵陵郡邵陵縣東南流注于湘其水（案此下近刻衍溷字）揚清汎濁水色兩分湘水又北與宜溪水合水出湘東郡之新寧縣西南新平故縣東新寧故新平也衆川瀉浪共成一津西北流東岸山下有龍穴宜水逕其下天旱則擲木注之便有雨降宜水又西北注于湘湘水又西北得舂水口水上承營陽舂陵縣西北潭山又北逕新寧縣東又西北流注于湘水也

又東北過重安縣東又東北過酃縣西承水從東南來注之

承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邪薑山東北流至重安縣逕舜廟下廟在承水之陰又東合略塘相傳云此塘中有銅神今猶時聞銅聲于水水輒變綠作銅腥魚爲之死承水又東北逕重安縣南漢長沙頃王子度邑也（案度近刻訛作虔）故零陵之鍾武縣王莽更名曰鍾桓也武水入焉水出鍾武縣西南表山東流至鍾武縣故城南而東北流至重安縣注于承水至湘東臨承縣北東注于湘謂之承口臨承即故酃縣也縣即湘東郡治也郡舊治在湘水東故以名郡魏正元二年吳主孫亮分長沙東部立縣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逕鼓鳴則土有兵革之事羅君章云扣之聲聞數十里此鼓今無復聲觀陽縣東有裴巖其下有石鼓形如覆船扣之清響遠徹其類也湘水又北（案近刻訛作北又）歷印石石在衡山縣南湘水右側（案近刻訛作衡山縣南江水又有）盤石或大或小臨水（案此下近刻衍廟字）石悉有跡其方如印纍然行列無文字如此可二里許因名爲印石也湘水又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石囷（案近刻脫此四字）一名芙容（案容近刻訛作蓉）芙容峯最爲竦傑（案近刻脫芙字）自遠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陣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峯丹水湧其左澧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岣嶁（案此下近刻衍山字）爲南嶽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禹治洪水（案近刻脫禹字）血馬祭山得金簡玉字之書芙容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諷誦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案近刻脫九向二字）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山上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歷湘西縣南分湘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案甘露近刻訛作正元）吳孫亮分長沙西部立治湘南太守何承天（案近刻脫晉字）徙治湘西矣（案治近刻訛作郡）十三州志曰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案近刻脫日字）西至湘南縣入湘

地理志曰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西入湘湘水又北逕麓山東其山東臨湘川西旁原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

又東北過陰山縣西洣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醴陵縣西漉水從東南來注之（案近刻脫南來二字）

續漢書五行志曰建安八年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鳴如牛呴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縣亭殺掠吏民因以爲候湘水又北逕建寧縣（案此下原本及近刻有而旁湘水縣北六字係訛衍又脫有北本前無今刪去）有空泠峽驚浪雷奔濬同三峽

湘水又北逕建寧縣故城下晉太始中立

又北過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案注下近刻有之字）

縣南有石潭山湘水逕其西山有石室石牀臨對清流湘水又北逕昭山西（案近刻脫湘字）山下有旋泉深不可測故言昭潭無底也亦謂之曰湘州潭湘水又北逕南津城西西對橘洲或作吉字（案此四字亦注內之小注）爲南津洲尾水西有橘洲子戍故郭尚存湘水又北左會瀏官水口湘浦也又逕船官西湘洲商舟之所次也北對長沙郡郡在水東州城南舊治在城中後乃移此

湘水左逕麓山東上有故城山北有白露水口湘浦也又右逕臨湘縣故城西縣治湘水濱臨川側故即名焉王莽改號撫陸故楚南境之地也（案近刻脫楚字）秦滅楚立長沙郡即青陽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令曰（案近刻脫此二字）荊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注張晏曰青陽地名也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漢高祖五年以封吳芮為長沙王是城即芮築也漢景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為王都此王莽之鎮蠻郡也于禹貢則荊州之域晉懷帝以永嘉元年分荊州湘中諸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內郡廨西有陶侃廟（案近刻脫有字）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腳石牀纔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城之西北有故市北對臨湘縣之新治縣治西北有北津城縣北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為廛郭之佳憩也郭頒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于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後與發冢人于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湘水左合誓口又北得石槨口並湘浦也右合麻溪水口湘浦也湘水又北逕三石山東山枕側湘川北即三石水口也湘浦矣（案近刻脫矣字）水北有三石戍戍城為二水之會也湘水又逕瀏口戍西北對瀏水

又北溈水從西南來注之

溈水出益陽縣馬頭山東逕新陽縣南晉太康元年改曰新康矣溈水又東入臨湘縣歷溈口戍東南注

湘水湘水又北合斷口又北則下營口湘浦也湘水之左岸有高口水出益陽縣西北逕高口戍南又西北上鼻水自鼻洲上口受湘西入焉謂之上鼻浦高水西北與下鼻浦合（案西近刻訛作南）水自鼻洲下口首受湘川西通高水謂之下鼻口高水又西北右屈為陵子潭東北流注湘為陵子口湘水自高口戍東又北右會鼻洲左合上鼻口又北右對下鼻口又北得陵子口湘水右岸銅官浦出焉湘水又北逕銅官山西臨湘水山土紫色內含雲母故亦謂之雲母山也

又北過羅縣西潰水從東來流注（案注下近刻有之字）

湘水又北逕錫口戍東又北左派謂之錫水西北流逕錫口戍北又西北流屈而東北注玉水焉水出西北玉池東南流注于錫浦謂之玉池口錫水又東北東湖水注之水上承玉池之東湖也南注于錫（案注近刻訛作流）謂之三陽涇（案近刻作逕下門涇三津涇荊浦涇竝同）水南有三戍又東北注于湘湘水自錫口北出又得望屯浦湘浦也湘水又北枝津北出（案近刻脫出字）謂之門涇也湘水衍流西北東北合門水謂之門涇口又北得三溪水口水東承大湖（案大近刻訛作太下同）西通湘浦三水之會故得三溪之目耳又北東會大對水口西接三津涇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右合黃陵水口（案右近刻訛作又）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也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蕭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矢（案近刻訛作如樗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故民為立祠于水側焉荊州牧劉表刊石立碑樹之于廟以

旌不朽之傳矣黃水又西流入于湘謂之黃陵口昔王子少有異才（案少近刻訛作山）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鬼二十一溺死于湘浦即斯川矣湘水又北逕白沙戍西又北右會東町口瀆水也湘水又左合決湖口水出西岐東通湘者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東出豫章艾縣桓山西南逕吳昌縣北與純水合水源出其縣東南純山西北流又東逕其縣南又北逕其縣故城下縣是吳主孫權立純水又右會汨水汨水又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故在襄陽宜城縣西楚文王移之于此秦立長沙郡（案立字近刻訛在長沙下）因以為縣水亦謂之羅水（案縣近刻訛作郡脫水亦二字）汨水又西逕玉笥山羅含湘中記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遺言此福地也一曰地腳山汨水又西為屈潭即汨羅淵也（案近刻脫汨字）屈原懷沙自沉于此故淵潭以屈為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弭檝江波投弔于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又有漢南太守程堅碑寄在原廟汨水又西逕汨羅戍南西流注于湘春秋之羅汭矣世謂之汨羅口（案近刻脫之字）湘水又北枝分北出逕汨羅戍西又北逕磊石山東（案磊近刻作壘下同）又北逕磊石戍西謂之苟導涇矣而北合湘水湘水自汨羅口（案近刻脫湘水二字戍羅字）西北逕磊石山西而北對青草湖亦或謂之為青草山也西對縣城口湘水又北得九口並湘浦也湘水又東北為青草湖口右會苟導涇北口（案近刻脫導字）與勞口合又北得同拌口皆湘浦右迤者也

又北過下雋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案注下近刻有之字）

湘水左會清水口（案近刻訛作水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湘水之左（案近刻脫之字）逕鹿角山東右逕謹亭戍西又北

合查浦又北得萬石浦(案近刻脫石字)咸湘浦也側湘浦北有萬石戍湘水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對微湖世或謂之麋湖也(案湖下近刻衍口字)右屬微水即經所謂微水經下雋者也西流注于江謂之麋湖口湘水又北(案近刻訛作也)逕金浦戍北帶金浦水湖溠也湘水左則澧水注之世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案近刻重一北字)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者也(案近刻脫者字)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

居焉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案近刻脫瀟瀟片)出入多飄風暴雨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遭風于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則多風秦王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于是山東北對編山山多篁竹兩山相次去數十里迴峙相望孤影若浮湖之右岸有山世謂之笛烏頭石石北有會翁湖口水上承翁湖左合洞浦所謂三苗之國左洞庭者也

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

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邸閣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于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岡嶺濱阻三江巴陵西對長洲其洲南分湘浦(案分近刻作隊)北屆大江(案屆近刻作對)故曰三江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矣夾山列關謂之射獵又北對彭城口咸湘浦也水色青異東北入于大江有清濁之別謂之江會也

灕水亦出陽海山

灕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灕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嶠即越城嶠也嶠水自嶠之陽南流注灕名曰始安水故庾仲初之賦揚都云判五嶺而分流者也灕水又南與爲水合水出西北邵陵縣界而東南流至零陵縣西南逕越城西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合兵小零陵越城迎步騭即是地也爲水又東南流注于灕水漢書所謂出零陵下灕水者也灕水又南合彈丸溪水出于彈丸山山有湧泉奔流衝激山峽及溪中(案埭近刻作堂)有石若丸白然珠圓狀彈丸矣故山水即名焉驗其山有石彈下深數丈洞穴深遠莫究其極(案近刻脫此十八字)溪水東流注于灕水灕水又南逕始安縣東魏元帝咸熙二年(案元帝近刻訛作文帝)吳孫皓分零陵南部立始安縣灕水又南右會洛溪溪水出豐縣西北洛溪山東流逕其縣北縣本蒼梧之北鄉孫皓割以爲縣洛溪水又東南逕始安縣而東注灕水灕水又東南流入熙平縣逕羊瀨山山臨灕水(案近刻脫灕字)右聞有色類羊又東南逕雞籠山山帶灕水石色狀雞(案石上近刻衍山字)故二山以物

象受名矣灕水又南得熙平水口水源出縣東龍山西南流逕其縣南又西與北鄉溪水合水出縣東北北鄉山西流逕其縣北又西流南轉逕其縣西縣本始安之扶鄉也孫皓割以爲縣溪水又南注熙平水(案近刻脫水字)熙平水又西注于灕水縣南有朝夕塘水出東山西南有水(案有近刻訛作塘)從山下注塘一日再增再減盈縮以時未嘗愆期同于湖水因名此塘(案近刻訛作潭)爲朝夕塘矣灕水又西逕平樂縣東左合平樂溪口水出臨賀郡之謝沐縣南歷山西北流逕謝沐縣西南西南流至平樂縣東南左會謝沐衆溪派流湊合西逕平樂南孫皓割蒼梧之境立以爲縣北隸始安溪水又西南流注于灕水謂之平樂水(案近刻脫舉字)

南過蒼梧荔浦縣

荔水出縣西北魯山之東逕其縣西與濡水合水出永豐縣西北濡山東南逕其縣西又東南流入荔浦縣(案入下近刻有于字)注于瀨溪又注于灕水灕水之上(案近刻脫灕水二字)(案近刻訛作有灕水關)有關灕水又南左合靈溪水口水出臨賀富川縣北符靈山南流逕其縣東又南注于

灕水也

又南至廣信縣入于鬱水

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

溱水導源縣西南北流逕縣西而北與武溪合山海經曰肄水出臨武西南(案肄近刻作肆下同)而東南注于海(案近刻脫而東南三字)入番禺西肄水蓋溱水之別名也武溪水出臨武縣西北桐柏山東南流右合溱水亂流東南逕臨武縣西謂之武溪縣側臨溪東因曰臨武縣王莽更名大武也溪又東南流仝會黃岑溪水(案岑近刻訛作冷下同)水出郴縣黃岑山西南流右合武溪武溪水又南入重山(案重近刻訛作里)山名藍豪廣圓五百里悉曲江縣界崖峻險阻(案近刻訛作崖壁峻阻)巖嶺干天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山名之瀧水

東至曲江縣安壽邑東屈西南流

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西岸有任將軍城南海都尉任囂所築也囂死尉佗自龍川始居之東岸有任將軍廟瀧水又南合泠水泠水東出泠君山山羣峯

之孤秀也晉太元十八年崩十餘丈案近刻訛作千于是
懸澗濕挂傾流注壑頹波所入灌于瀧水瀧水又右
合林水林水出縣東北洹山王歆之始興記曰案近刻訛脫
之林水源裏有石室案近刻脫石字室前磐石上行羅十甕
案近刻訛作行中悉是餅銀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
晉太元初民封驅之家僕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
螫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驅之夢神語曰君奴不謹
盜銀三餅即日顯戮以銀相償覺視則奴死銀在矣
案償近刻訛作備脫償字林水自源西注于瀧水案瀧近刻訛作瀧又與
雲水合水出縣北湯泉泉源沸湧浩氣雲浮以腥物
投之俄頃即熟案熟近刻訛作熱其中時有細赤魚游之不爲
灼也西北合瀧水又有精木上承滄海水有鳥嗔焉
其水吐納衆流西北注于瀧水瀧水又南歷靈鷲山
山本名虎郡山亦曰虎市山以虎多暴故也晉義熙
中沙門釋僧律肯宇巖阿猛虎遠跡蓋律仁感所致
因改曰靈鷲山瀧水又南逕南江縣東云縣昔號曲
紅案近刻訛作又言縣昔號曲江曲紅山名也案近刻脫紅字東連岡是矣
瀧中有碑文曰按地理志曲江舊縣也王莽以爲除

虜始興郡治魏文帝咸熙二年孫皓分桂陽南部立
縣東僥瀧溪號曰北瀧水水左即東溪口也水出始
興東江州南康縣界石閣山西流而與連水合水出
南康縣京熱山連溪山即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
故曰東嶠山斯則戍裝之次其下船路名連溪連水
南流注于東溪謂之連口案近刻訛作溪口庾仲初謂之大庾
嶠水也東溪亦名東江又曰始興水又西邪階水注
之水出縣東南邪階山水有別源曰梟頭重嶺岭瀧
湍奔相屬祖源雙注合爲一川水側有鼻天子城鼻

天子所未聞也邪階于又西北注于東江江水又西
逕始興縣南又西入曲江縣邸水注之水出浮岳山
山躡一處則百餘步動若在水也因名浮岳山南流
注于東江東江又西與利水合水出縣之節石北山
南流逕節石下其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
一里小大略均似雙闕名曰節石古老言昔有二仙
分而憩之自爾年其高彌歷一紀利水又南逕靈石下
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圓五百丈老者傳言石
本桂林武城縣案林近刻訛作陽因夜逃雷之變忽然遷此

彼人來見歎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
又曰靈石其傑處臨江壁立霞駮有若積焉水石鬱
瀬傳響不絕商舟瀉瀉聆歎不已利水南注東江東
江又西注于北江謂之東江口溱水自此有始興大
庾之名案庾近刻訛作江而南入湞陽縣也
過湞陽縣出洭浦關案洭泉本及近刻並訛作匯今改正漢書湞陽縣有洭浦關與
桂水合
溱水南逕湞陽縣西爲湊溪也案溪近刻訛作谷王莽之恭
武矣案恭近刻訛作基縣東有湞石山廣圓三十里挺峙大江
之北盤基長川之際其陽有石室漁叟所憩昔欲于
山北開達郡之路輒有大蛇斷道不果是以今行者
必于石室前汎舟而濟也溱水又西南歷皋口太尉
二山之間是曰湞陽峽兩岸傑秀壁立虧天昔當盤
石架閣令兩岸相接以拒徐道覆溱水出峽左則湞
水注之水出南海龍川縣西逕湞陽縣南右注溱水
故應劭曰湞水西入溱是也溱水又西南涯水入焉
案涯近刻訛作涯山海經所謂湟水出桂陽西北山東南注
肄入敦浦西者也案湟近刻訛作涯肄訛作肆敦訛作郭又脫山字湟今山海經作潢

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之爲觀
岐連山交枕絕崖壁竦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壇宇虛
肅廟渚攢石巉巖亂峙中川時水洊至鼓怒沸騰流
木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材晉中朝時縣
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
在觀岐前案近刻脫岐字石間懸藤即其處也但叩藤自當
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
入水府衣不霑濡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
不有穆滿西遊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爲類矣溱
水又西南逕中宿縣南吳孫晧分四會之北鄉立焉
南入于海
溱水又南注于鬱而入于海

水經注卷三十八

水經注卷三十九

後魏酈道元撰

洭水　深水　鍾水　耒水

洣水　漉水　瀏水　溳水

贛水　廬江水

洭水出桂陽縣盧聚(案洭近刻訛作匯下同)

水出桂陽縣西北上騎山盧溪爲盧溪水東南流逕桂陽縣故城謂之洭水地理志曰洭水出桂陽南至四會是也(案洭今漢書桂陽下訛作匯但注不誤師古曰洭音匡)洭水又東南流(案此下近刻有出桂陽南至四會是八字即上文訛衍重出)峯嶠水注之水出都嶠之溪(案近刻脫峯嶠水注之水出都七字)注溪水下流歷峽南出是峽謂之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爲石斯誠巨異難以閒信但磬生石中摯鳳(案摯卯)類矣物之變化寧以理求乎溪水又合洭水洭水又東南入陽山縣右合湟口水源出縣西北百一十里石塘村東南流(案東南近刻訛作冏之)水側有豫章木本徑可二丈(案徑近刻訛作逕)其株根猶存伐之積載而斧跡若新羽族飛翔不息其旁眾枝飛散遠集鄉亦不測所如惟見一枝獨在含洭水矣(案衆枝飛散已下件訛未詳)湟水東南流注于洭洭水又東南流而右與斟水合(案右近刻訛作又)水導源近出東巖下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溢十竭信若潮流而注洭水洭水又南逕陽山縣故城西(案西近刻訛作山城二字)耆舊傳曰往昔縣長臨縣郵邊排邏殺大吏逆觀言勞使然(案勞近刻訛作勢)揄斷連岡流血成川城因傾陁遂即傾故岡下大鼓飛上臨武乃之桂陽逆號聖鼓曰陽山逆乎

桂陽之武步驛所至號聖鼓道也其道如塹迄于鼓城矣洭水又逕陽山縣南縣故含洭縣之桃鄉孫晧分立爲縣也洭水又東南流也

東南過含洭縣

應劭曰洭水東北入沅瓚注漢書沅在武陵去洭遠又隔湘水不得入沅洭水東南左合翁水水出東北利山湖湖水廣圓五里潔踰凡水西南流注于洭謂之翁水口口已下東岸有聖鼓枝(案枝近刻訛作枝下同)即陽山之鼓枝也横在川側雖衝波所激未嘗移動百鳥翔鳴莫有萃者船人上下以篙擿者(案篙擿近刻訛作高撞)輒有癘疾洭水又東南左合陶水水東出堯山(案近刻脫水字)山盤紆數百里有諸嶺迭起冠以青林與雲霞亂采山上有白石英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耆舊傳云堯行宮所陶水西逕縣北右注洭水洭水又逕含洭縣西王歆始興記曰縣有白鹿城城南有白鹿岡咸康中郡民張魴爲縣有善政白鹿來游故城及岡並即名焉南出洭浦關爲桂水(案此與鍾水注內之桂水同名而南北異流)關在中宿縣洭水出關右合溱水謂之洭口山海經謂之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陽通四會亦曰灌水也漢武帝元鼎元年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征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即此水矣桂水其別名也

深水出桂陽盧聚

呂忱曰深水一名邃水導源盧溪西入營水亂流營波同注湘津許慎云深水出桂陽南平縣也經書桂陽者縣本隸桂陽郡(案郡下近刻有也字)後割屬始興縣有盧溪盧聚山在南平縣之南九疑山東也

西北過零陵營道縣南又西北過營浦縣南又西北過泉陵縣西北七里至燕室邪入于湘

水上有燕室丘亦因爲聚名也其下水深不測號曰龍淵(案淵近刻作泉)

鍾水出桂陽南平縣都山(案都近刻訛作部下同)北過其縣東又東北過宋渚亭又北過鍾亭與灌水合

都山即都龐之嶠(案都龐近刻訛作部龍又嶠下有也字)五嶺之第三嶺也鍾水即嶠水也庾仲初曰嶠水南入始興溱水注于海北入桂陽湘水注于江是也(案南入溱注海者洭水北入湘注江者鍾水近刻訛作嶠水今改此嶠水統稱)灌水即桂水也(案灌近刻訛作雍下同)桂聲相近故字隨讀變經仍其非矣桂水出桂陽縣北界山山壁高聳三面特峻石泉懸注瀑布而下北逕南平縣而東北流爲鍾亭右會鍾水通爲桂水也故應劭曰桂水出桂陽東北入湘

又北過魏寧縣之東

魏寧故陽安也晉太康元年改曰晉寧縣在桂陽郡東百二十里縣南西二面阻帶清溪桂水無出縣東理蓋縣邑流移今古不同故也

又北入于湘(案此五字近刻與上經文連接又下有東字)

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

耒水發源出汝城縣東鳥龍白騎山西北流逕其縣北西流三十里中有十四瀨各數百步瀉流奔急竹節相次亦爲行旅涉涉之艱難也又西北逕晉寧縣北又西左合清溪水口水出縣東黃皮山西南流歷縣南又西北注于耒水汝城縣在郡東三百餘里(案近刻脫城字餘字里字作縣)山又在縣東耒水無由南山理也

又北過其縣之西

縣有淥水出縣東侯公山(案侯近刻訛作候)西北流而南屈

注于耒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酃也耒水又西黃水注之水出縣西黃岑山山則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黃水東北流按盛弘之云衆山水出注于大溪號曰横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爲貪泉飲者輒冒于財賄同于廣州石門貪流矣廉介爲二千石側不飲之昔吳隱之挹而不亂案近刻訛作歃貪吾謂能滌其貞乎案近刻滌訛作汙貞訛作負蓋亦恐其名也劉澄之謂爲一瀧溪通四會殊爲孟浪而不悉也庾仲初云瀧水南入始興溱水注海即黃岑水入武溪者也北水入桂陽湘水注于大江即是水也右則千秋水注之案右則近刻訛作又側水出西南萬歲山山有石室室中有鍾乳山上悉生靈壽木溪下即千秋水也水側民居號萬歲村其水下合黃水黃水又東北逕其縣東右合除泉水水出縣南湘陂村村有圓水廣圓可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見底暖處水白且濁玄素既殊涼暖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半湯泉也水盛則瀉黃溪水耗則津徑輟流郴舊縣也桂陽郡治也漢高帝二年分長沙置地理志曰桂水所出因以名也王莽更名南平縣曰宣風項羽遷義帝所築也縣南有義帝冢內有石虎案石近刻訛作白因呼爲白虎郡東觀漢記曰茨充字子河爲桂陽太守民惰嬾少麤履案履近刻訛作屣足多剖裂茨教作履今江南知織履皆充之教也黃溪東有馬嶺山高六百餘丈廣圓四十許里漢末有郡民蘇耽棲遊此山桂陽列仙傳云耽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言語虛無時人謂之癡常與衆兒共牧牛更直爲師錄牛無散每至耽爲帥牛輒徘徊

左右不逐自還家兒曰汝直牛何道不走耶耽曰非汝曹所知即面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涕泗又訣案近刻訣訛作曰年將大疫死者略半穿一井飲水案一近刻訛作二可得無恙如是有哭聲甚哀後見耽乘白馬還此山中百姓爲立壇祠民安歲登民因名爲馬嶺山黃水又北流注于耒水謂之郴口耒水又西逕華山之陰亦曰華石山孤峰特聳枕帶雙流東則黃溪耒水之交會也耒水東流沿注不得北過其縣西也兩岸連山石泉懸溜行者輒徘徊留念情不極已也

又北過便縣之西

縣故惠帝封長沙王子吳淺爲侯國王莽之便屏也縣界有溫泉水在郴縣之西北左右有田數千畝案千近刻訛作十資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穀熟度此水冷不能生苗溫水所溉年可三登其餘波散流入于耒水也

又西北過耒陽縣之東

耒陽舊縣也蓋因水以制名王莽更名南平亭東傍耒水水東肥南有郡故城縣有溪水案溪近刻訛作漢東出侯計山其水清澈冬溫夏冷西流謂之肥川川之北有盧塘案有近刻訛作石塘池八頃其深不測有大魚常至五月輒一奮躍水涌數丈波襄四陸細魚奔迸隨水登岸不可勝計又云大魚將欲鼓作諸魚皆浮聚水側注案此三字有脫誤西北逕蔡洲洲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倫漢黃門案此下近刻有順字順帝之世搗故魚網爲紙用代簡素自其始也

又北過酃縣東

縣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酃酒歲常貢之湖邊尚有酃縣故治西北去臨承縣十五里案西北上近刻有此字從省隸案宋太元二十年省酃縣入臨承北三字上當有脫文十三州志曰大別水南出耒陽縣太山北至酃縣入湖也

北入于湘

耒水西北至臨承縣而右注湘水謂之耒口也

洣水出茶陵縣上鄉西北過其縣西

水出江州安成郡廣興縣太平山案成近刻訛作城西北流逕茶陵縣之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節侯訢之邑也王莽更名聲鄉矣洣水又屈而過其縣西北流注也地理志謂之泥水者也

又西北過攸縣南

攸水出東南安成郡安復縣封侯山西北流逕其縣北縣北帶攸溪蓋即溪以名縣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則爲攸輿侯即地理志所謂攸縣者也攸水又西南流入茶陵縣入于洣水也

又西北過陰山縣南

縣本陽山縣也縣東北猶有陽山故城即長沙孝王

子宗之邑也言其勢王故塹山堙谷改曰陰山縣縣上有容水自侯塹山下注洣水謂之容口水有大穴容一百石水出于此因以名焉洣水又西北逕其縣東又西逕歷口縣有歷水案此十八字近刻訛在容口下下注洣謂之歷口洣水又西北與洋湖水會水出縣西北梁藪岡下洋湖湖去岡七里湖水下注洣謂之洋湖口洣水東北有寂山縣東北又有武陽龍尾山並仙者羽化之處上有仙人及龍馬跡于其處得遺詠雖神栖白雲屬想芳流緒念泉鄉遺詠在茲案詠近刻訛作味覽其

餘論依然息遠匪直遐想霞蹤愛其文詠可念故端
牘抽札以詮其詠其略曰登武陽觀樂數幾千載
洋湖口命笙鳴觴臨天水心踟躕千載後不知
如蓋勝賞神鄉秀情超拔矣

又西北入于湘

漉水出醴陵縣東漉山西過其縣南

醴陵縣高后四年封長沙相侯越爲國縣南臨漉水
水東出安城鄉翁陵山余謂漉漉聲相近案近刻訛作聲後
人藉便以漉爲稱雖翁陵名異而即麓是同

屈從縣西西北流至漉浦注入于湘

瀏水出臨湘縣東南瀏陽縣西北過其縣東北與溈水
合案溈水近刻訛作溈溪水

瀏水出縣東江州豫章縣首禪山導源西北流逕其
縣南縣憑溪以即名也又西北注于臨湘縣也

西入于湘

溳水出豫章艾縣

春秋左氏傳曰吳公子慶忌諫夫差不納居于艾是
也王莽更名治翰

西過長沙羅縣西

羅子自枝江徙此世猶謂之爲羅侯城也案近刻脫此二字

潰水又西流積而爲陂謂之町湖也

又西至累石山入于湘水案近刻訛至字

累石山在北亦謂之五木山山方尖如五木狀故俗
人藉以名之山在羅口北潰水又徑羅水南流注于
湘謂之東町口者也

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

山海經曰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西

也班固稱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庾仲初謂
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也地理志曰豫章水
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江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雖稱
謂有殊言歸一水矣故後漢郡國志曰贛有豫章水
雷次宗云似因此水爲其地名雖十川均流而此源
最遠故獨受名焉劉澄之曰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
水縣治二水之間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焉是爲謬
也案此西字近刻訛在兩水字之下是字上又衍西字劉氏專以字說水而
不知遠失其實矣案其下近刻衍水字豫章水導源東北流逕
南野縣北贛川石阻水急行難傾波委注六十餘里
又北案近刻脫此二字逕贛縣東縣即南康郡治晉太康五
年分廬江立豫章水右會湖漢水水出雩都縣導源
西北流逕金雞石其石孤竦臨川案近刻作臨水耆老云時
見金雞出于石上故石取名焉湖漢水又西北逕贛
縣東西入豫章水也

又西北過廬陵縣西

廬陵縣即王莽之桓亭也十三州志稱廬水西出長
沙安成縣案成近刻訛作復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
劉蒼爲侯國即王莽之用成也案用漢書作思吳寶鼎中立
以爲安成郡案成近刻訛作城東至廬陵入湖漢水也

又東北過石陽縣西

漢和帝永元九年分廬陵立漢獻帝初平二年吳長
沙桓王立廬陵郡治此豫章水又逕其郡南城中有
井其水色半清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飲粥悉皆金
色而甚芬香

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北過新淦縣西

牽水西出宜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
劉成爲侯國王莽之脩曉也案脩近刻訛作循牽水又東逕
吳平縣舊漢平也晉太康元年改爲吳平矣牽水又
東逕新淦縣即王莽之偶亭而注于豫章水湖漢及
贛並通稱也又淦水出其縣下注于贛水

又北過南昌縣西

盱水出南城縣案城近刻訛作宮西北流逕南昌縣南西注
贛水又有濁水注之水出康樂縣故陽樂也濁水又
東逕望蔡縣縣因汝南上蔡民萍居此土晉太康元
年改爲望蔡縣濁水又東逕建成縣漢武帝元光四

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多聚
也縣出燃石異物志曰石色黃白而理疎以水灌之
便熱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則冷灌之則熱如
此無窮元康中雷孔章入洛齎石以示張公張公曰
此謂燃石于是乃知其名濁水又東至南昌縣東流
入于贛水贛水又歷白社西有徐孺子墓吳嘉禾中
太守長沙徐熙于墓隧種松太守南陽謝景于墓側
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于碑傍立思賢亭松
大合抱亭世脩治至今謂之聘君亭也贛水又北歷
南塘塘之東有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孺子名穉南
昌人高尚不仕太尉黃瓊辟不就桓帝問尚書令陳
蕃徐穉袁閎誰爲先後蕃答稱袁生公族不鏤自雕
至于徐穉傑出薄域故宜爲先桓帝備禮徵之不至
太原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于廬前而去
衆不知其故林宗曰必孺子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
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年七十二卒贛水又逕谷鹿洲
案近刻訛作州即蓼子洲也案近刻脫此五字舊作大艑處贛水又
北逕南昌縣故城西案近刻脫故字于春秋屬楚即令尹子

蕩師于豫章者也秦以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陳嬰以爲豫章郡治此即陳嬰所築也案陳嬰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灌嬰今改正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稱堂邑侯陳嬰定豫章漢書同王莽更名縣曰宜善郡曰九江焉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陳蕃爲太守署徐穉爲功曹著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此即懸榻處也建安中更名西安晉又名爲豫章城之南門曰松陽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疎垂蔭數畝應劭漢官儀曰豫章樟樹生庭中案樟近刻訛作榔故以名郡矣此樹嘗中枯逮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如初咸以爲中宗之祥也禮斗威儀曰君政訟平豫樟常爲生太興中元皇果與大業于南故郭景純南郊賦云弊樟擢秀于祖邑是也以宣王祖爲豫章故也贛水北出際西北歷度支步是晉度支校尉立府處步即水渚也贛水又逕郡北爲津步步有故守賈萌廟萌與安侯張普爭地爲普所害即日靈見津渚故民爲立廟焉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疊嶂四周杳邃有趣

晉隆安末沙門竺曇顯建精舍于山南僧徒自遠而至者相繼焉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洪崖先生之井也北五六里有風雨池言山高瀨激激著樹木霏散遠灑若雨西有鸞岡洪崖先生乘鸞所憩泊也岡西有鵠嶺云王子喬控鵠所逕過也案鵠近刻訛作鶴有一崖號曰大蕭小蕭言蕭史所遊萃處也雷次宗云此乃繫風捕影之論據實本所未辯聊記奇聞以廣井魚之聽矣又按謝莊詩莊常遊豫章觀井賦詩言鸞岡四周有水謂之鸞陂似非虛

論矣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迴折至南塘本通章江案近刻訛作水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冬夏不增減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每于夏月江水溢塘而過民居多被水害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堤開塘爲水門水盛旱則閉之案近刻脫旱字內多則洩之自是居民少患矣贛水又東北逕王步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爲齊王鎮此城之案此下近刻衍諸字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郡東南二十餘里又有一城號曰齊王城

築道相通蓋其離宮也贛水又北逕南昌左尉廨西漢成帝時九江梅福爲南昌尉居此後福一旦捨妻子去九江傳云得仙贛水又北歷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阤有龍形連亘五里中舊俗九月九日升高處也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刻塼題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今此冢垂沒于水所謂筮短龜長也贛水又逕椒丘城下建安四年孫策所築也贛水又歷釣圻邸閣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舊夏月邸閣前洲沒去浦遠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運出之力于渚次聚石爲洲長六十餘丈洲裏可容數十舫贛水又北逕鄡陽縣王莽之豫章縣也餘水注之水東出餘汗縣王莽名之曰治干也餘水北至鄡陽縣注贛水贛水又與鄱水合水出鄱陽縣東西逕其縣南武陽鄉也鄉有黃金采案近刻金下衍字王莽改曰鄉亭孫權以建安十五年分爲鄱陽郡鄱水又西流注于贛案近刻訛作鄱字又有繚水入焉案繚近刻訛作潦下同其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繚水東逕新吳縣漢中平中立繚水又逕海昏縣王莽

更名宜生謂之上繚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爲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爲濟渡之要其水東北逕昌邑城案近刻脫城字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其一水枝分別注入于脩水也

又北過彭澤縣西

循水出艾縣西案循水漢志作脩水近刻訛作而東北逕豫寧縣案豫寧下近刻衍章字故西安也晉太康元年更從今名循水又東北逕永循縣漢靈帝中平二年立循水又東北注贛水其水總納十川同臻一瀆案瀆近刻訛作瀆俱注于彭蠡也

北入于江

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清潭遠漲案潭上近刻有而字綠波凝淨而會注于江川

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

山海經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鄣王彪之廬山賦敘曰廬山彭澤之山也雖非五嶽之數穹隆嵯峨實峻極之名山也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

鎮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案接近刻訛作按開山圖曰案近刻脫開字山四方周四百餘里疊鄣之巖萬仞懷靈抱異苞諸仙迹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父東野王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于鄡陽曰越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精于宮亭之山案近刻訛作洞庭之山故世謂之廬山漢武帝南巡覩山以爲神靈封俗大明公遠法師廬山記曰殷周之際匡俗先生受道仙人案受近刻訛作爰共遊此山時人謂其所止爲神仙之廬因以名山矣又按周景式曰廬山

匡俗字子孝本東里子出周武王時生而神靈屢逃徵聘廬于此山時人敬事之俗後仙化空廬猶存弟子覩室悲哀哭之旦暮事同烏號案近刻脫事字世稱廬君故山取號焉斯耳傳之謬非實證也故豫章記以廬爲姓因廬以氏周氏述師或託廬墓爲辭案墓近刻訛作基假憑廬以託稱案廬近刻訛作盧二證既違二情互爽案二近刻訛作三按山海經創之大禹案之近刻訛作記記錄遠矣故海內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曰廬江之名山水相依互舉殊稱明不因匡俗始正是好事

君子强引此類用成章句耳又按張華博物志曾著傳其神自云姓徐受封廬山後吳猛經過山神迎猛猛語曰君王此山近六百年符命已盡不宜久居非據猛又贈詩云仰矚列仙館俯察王神宅曠載暢幽懷傾蓋付三益此乃神道之事亦有換轉與靈詩矣吳猛隱山得道者也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爲猛設玉膏猛弟子竊一寶欲以來示世人梁即化如指猛使送還手牽弟子令閉眼相引而過其山川明淨風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遯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焉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出嶺端有雙石高竦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導雙石之中懸流飛瀑近三百許步下散漫十許步上望之連天案十許近刻訛作數十若曳飛練于霄中矣下有磐石可坐數十人冠軍將軍劉敬宣每登陟焉其水歷澗逕龍泉精舍南

太元中沙門釋慧遠所建也其水下入江南嶺即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峯隒險峻人跡罕及嶺南有大道順山而下有若畫焉傳云匡先生所通至江道案通近刻訛作遊巖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極于山峯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按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爲名蓋起于此不必一由三宮也山廟甚神能分風擘流住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爲貳擘流爲兩晉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于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目于當世也案也近刻脫也字復下己女于水中將渡遙見二女于岸側案側近刻訛作遲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故干寶書之于感應焉山東有石鏡照水之所出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形晨光初散案散近刻訛作曜則延矚入石豪細必察故名

石鏡焉又有一泉常懸注若白雲帶山廬山記曰白水在黃龍南即瀑布也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飛湍林表望若懸素注處悉成巨井案近刻脫成字其深不測其水下入江淵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秦始皇三十六年歎斯岳遠遂記爲上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湖中有落星石周迴百餘步高五丈上生竹木傳曰有星墜此因以名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爲瓌異上生林木而

飛禽罕集言其上有玉膏可採所未詳也耆舊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秦始皇所勒然歲月已久莫能合辨之也案近刻脫合字

水經注卷三十九

水經注卷四十

後魏酈道元撰

漸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

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北逕其縣南有博山，山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峯若鳴，狀有靈鼓，潛發正長臨縣，以山鼓爲候，一鳴官長一年，若長雷發聲，則官長不吉（案近刻訛作及）。浙江又北歷黟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漢成帝鴻嘉二年以爲廣德國，封中山憲王孫雲客王于此（案近刻脫中山憲王四字）。晉太康中以爲廣德縣，分隸宣城郡。會稽陳業潔身清行，遁跡此山。浙江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溪合，水出縣東北翁山，西逕故城南，又西南入浙江。浙江又東逕遂安縣南，溪廣二百步，上立杭以相通，水甚清深，潭不掩鱗，故名新定（案定近刻訛作安），分歙縣立之。晉太康中又改從今名。浙江又左合絕溪，溪水出始新縣西，東逕縣故城南，爲東西長溪，溪有四十七瀨，濬流驚急，奔波聒天。孫權使賀齊討黟歙，山賊固縣之林歷山，山甚峻絕，又工禁五兵，齊以鐵杙椓山，升出不意，又以白棓擊之（案又近刻訛作人），氣禁不行，遂用奇功平賊。于是立始新之府于歙之華鄉（案府近刻訛作尉），令齊守之，後移出新亭。晉太康元年改曰新安，郡溪水東注浙江。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縣北有烏山，山下有廟，廟在縣東七里，廟渚有大石，高十丈，圍五尺（案近刻作五尺），闕水瀨濟激而能致雲雨。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

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瀨，瀨皆峻險，行旅所難。縣南有孝子夏先墓，先少喪二親，負土成墳，數年不勝哀卒（案近刻脫哀字）。浙江又北逕新城縣，桐溪水注之（案近刻脫水字）。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疊，西臨峻澗（案近刻脫峻字），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東面有瀑布，下注數畝深沼，名曰浣龍池（案浣近刻訛作蛇）。池水南流逕縣西，爲縣之西溪，溪水又東南與紫溪合，水出縣西百丈山，即潛山也。山水東南流，名爲紫溪，中道夾水有紫色磐石（案夾近刻訛作挾），石長百餘丈，望之如朝霞，又名此水爲赤瀨，蓋以倒影在水故也。紫溪又東南流逕白石山之陰（案近刻脫石字），山甚峻，極北臨紫溪。又東南連山夾水，兩峯交峙，反項對石，往往相捍，十餘里中積石磊砢，相挾而上，澗下白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爭輝，名曰樓林。紫溪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溪，孫權藉溪之名以爲縣目，割富春之地立桐廬縣。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有一石室（案近刻脫一字），漢光武帝時嚴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磐石，周迴十數丈，交枕潭際，蓋陵所遊也。桐溪又東北（案桐下近刻衍溪字）逕新城縣入浙江。縣故富春地也（案近刻訛作也），孫權置，後省并桐廬（案近刻脫廬字），咸和九年（案近刻訛作元年），復立爲縣。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縣故王莽之誅歲也。江南有山，孫武皇之先所葬也。漢末墓上有光如雲氣屬天。黃武五年（案近刻訛作四年），孫權以富春爲東安郡，分置諸郡（案近刻訛作縣），以討士宗（案此有脫誤，吳志云：黃武五年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治富

春，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又全琮傳云：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招誘降附）。浙江又東北逕亭山西，山上有孫權父冢。

北過餘杭，東入于海

浙江逕縣左合餘于大溪，江北即臨安縣界，水北對郭文宅，宅傍山面溪，宅東有郭文墓。晉建武元年，驃騎王導迎文置之西園，文逃此而終。臨安令改葬之。建武十六年，縣民郎稚作亂（案稚近刻訛作雅，脫作字），賀齊討之。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因岡爲城，南門尤高，謝安猶郡遊縣，逕此門，以爲難爲亭長。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遊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王莽之進睦也（案進近刻訛作淮）。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後溪南大塘，即渾立以防水也。縣南有三碑，是顧颺、范甯等碑。縣南有大壁山，郭文曰陸渾遷居也。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王莽改曰烏孝。郡國志謂之烏傷。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群烏助銜土塊爲墳（案近刻訛作後有羣烏銜鼓集顏烏所居之邨），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矣。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唐縣，穀水入焉。水源西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鄙（案近刻訛作部），姑蔑之地也。秦以爲縣，王莽之末理也。吳寶鼎中分會稽立，隸東陽郡（案近刻脫隸字）。穀水東逕獨松故冢下，冢爲水毀，其塼文猶言：吉，圖百年墮水中。今則同遍，誅矣。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溪水合（案近刻脫康字）。縣即東陽郡治也，縣，漢獻帝分烏傷立。郡，吳寶鼎中分會稽置，城居山之陽（案居近刻訛作君），或謂之長仙縣，也言赤松采藥此山，因而居之，故以爲名。後傳呼乖謬，字亦因

改溪水南出永康縣縣亦爲中分烏傷上浦立劉敬叔異苑曰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束之以歸龜便言曰游不量時爲君所得擒若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宿越里纜船于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元緒奚事爾也龜曰行不擇日今方見烹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識性淵長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治（案近刻訛作泊）龜曰子明無多辭旣至建業權將煑之燒柴萬車龜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言權使伐桑取煑之卽爛故野人呼龜曰元緒其水飛湍北注至縣南門入穀水穀水又東定陽溪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瀨邊有石如牀（案近刻訛作有如石牀）牀上有石牒長三尺許有似雜采幃也東陽記云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漼然爛盡旣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淍落無復向時比矣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連雜以霜菊金橙白沙細石狀如凝雪石溜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縣漢獻帝分信安立溪亦取名焉溪水又東（案近刻訛作連）逕長山縣北北對高山山下水際是赤松羽化之處也赤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後人立廟于山下溪水又東入于穀水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雲黃山山下臨溪水水際石壁傑立高百許丈又與吳寧溪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溪水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炳並善越方時遭兵亂相遇于溪各示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炳次禁枯柳柳爲生萋二人相示而笑登年長炳師事之後登身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知炳乃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驚怪炳笑而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于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而殺之民立祠于永寧而蚊蚋不能入祠隸道儀衛而不能全身避害事同萇弘宋元之龜矣

逕之來故難救矣穀水又東入錢唐縣而左入浙江（案唐近刻作塘下同漢志錢唐縣上旁）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唐入浙江是也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圍其上開散狀如蓮花昔有道士長往不歸或因以稽留爲山號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逕其南王莽更名之曰泉亭地理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卽與錢一千旬月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于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焉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父老傳言湖有金牛古見之神化不測湖取名焉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闞駰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縣東有定包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于兩山之閒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也昔子胥亮于吳（案亮近刻訛作死）而浮尸于江

吳人憐之立祠于江上名曰胥山吳錄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種誅于越（案誅近刻訛作城）而伏劍于山陰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種旣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處焉秦始皇三十七年將游會稽至錢唐臨浙江所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阼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浙江又東合臨平湖異苑曰晉武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于是如言聲聞數十里劉道民詩曰事有遠而合蜀桐鳴吳石傳言此湖草薉壅塞天下亂是湖開天下平孫晧天璽元年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薉塞今更開通又于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于是改天冊爲天璽元年孫盛以爲元皇中興之符徵五湖之石瑞也錢唐記曰桓玄之難湖水色赤熒熒如丹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于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相瀆（案相近刻訛作祖下同）謂之祖瀆昔太守王朗拒孫策數戰不利孫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案近刻脫城字）相瀆去此數十里是要道也若從此出攻其無備破之必矣策從之破朗于固陵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東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皐溪而下注浙江（案浙江又逕固陵城北至此原本及近刻竝訛在後漢會稽縣山陰是也之下又逕永興縣北）

之上今據有光本改正又逕會稽山陰縣有苦竹里里有舊城言句踐封范蠡子之邑也浙江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蓋取此亭以爲封號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于山椒極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尚存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冢在木客村耆彥云句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後人因以名地句踐都琅邪

欲移允常冢冢中生分風飛沙射人人不得近句踐謂不欲遂止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沿湖開水門六十九所下溉田萬頃北瀉長江湖南有覆斗山周五百里北連鼓吹山西枕長溪溪水下注長湖山之西嶺有賀臺越入吳還而成之故號曰賀臺矣案近刻訛作吳又有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爲衆峯之傑陟境便見史記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頂七里懸隥孤危徑路險絕記云扳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甚高木案近刻脫甚字當由地迴多風所致山南有嶕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云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社稷宗廟在湖之南又有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爲茅山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蓋周禮所謂揚州之鎮矣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玞石山海經曰勺水出焉南流注于湖吳越春秋稱覆釜山之中有金簡玉字之書黃帝之遺讖也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治水畢案近刻訛作吳天賜神女聖姑卽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卽位

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爲之耘春拔艸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山東有湮井案近刻訛作山東有硎去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其穴也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紀功尚存山側孫暢之述書云案述下近刻衍征字丞相李斯所篆也又有石匱山石形似匱上有金簡玉字之書言夏禹發之得百川之理也又有射的山遠望山的狀若射侯故謂射的案近刻訛作爲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爲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爲貴賤之準的明則米賤的闇則米貴故諺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北則石帆山山東北有孤石高二十餘丈廣八丈望之如帆因以爲名北臨大湖水深不測傳與海通何次道作郡常于此水中得烏賊魚南對精廬上蔭脩木下瞰寒泉西連會稽山案近刻脫會字皆一山也東帶若邪溪吳越春秋所謂歐冶涸而出銅案近刻涸訛作銅又脫下二字以成允劍溪水上承嶕峴麻溪溪之下孤潭周數畝甚淸深有孤石臨潭乘崖俯視案近刻乘訛作垂猨狖驚心寒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一櫟樹謝

靈運與從弟惠連常游之作連句題刻樹側麻潭下注若邪溪水至淸照衆山倒影窺之如畫漢世劉寵作郡有政績將解任去治此溪父老人持百錢出送案近刻脫此溪二字寵各受一文然山棲遯逸之士谷隱不羈之民有道則見物以感致爲貴荷錢致意故受者以一錢爲榮豈藉費也義重故耳溪水下注大湖邪溪之東又有寒溪溪之北有鄭公泉泉方數丈冬溫夏凉漢太尉鄭弘宿居潭側因以名泉弘少以苦節自居恆躬采伐用貿糧膳每出入溪津常感神風送之

雖憑舟自運無杖檝之勞村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留者從輩相謂汝不欲及鄭風邪其感致如此湖水自東亦注江通海水側有白鹿山山北湖塘上舊有亭吳黃門郎楊哀明居于弘訓里太守張景數往造焉使闢瀆作埭埭之西作亭亭埭皆以楊爲名孫恩作亂從海來楊亭被焚後復脩立厥名猶在東有銅牛山山有銅穴三十許丈穴中有大樹神廟山上有治官山北湖下有練塘里吳越春秋云句踐練治銅錫之處采炭于南山故其間有炭瀆句踐臣

吳吳王封句踐於越百里之地案近刻脫吳字東至炭瀆是也縣南九里有侯山山孤立長湖中昔車騎將軍孔敬康少時遯世棲跡此山湖北有三小山謂之鹿野山在縣南六里按吳越春秋越之麋苑也山有石室言越王所游息處矣縣南湖北案近刻脫南字有陳音山楚之善射者曰陳音越王問以射道又善其說乃使簡士習射北郊之外按吳越春秋音死葬于國西山上今陳音山乃在國南五里湖北有射堂及諸邸舍連衍相屬又于湖中築路直指南山北卽大越之國秦改爲山陰縣會稽郡治也太史公曰禹會諸侯計于此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案近刻脫會稽二字始以山名因爲地號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爲越世歷殷周至于允常列于春秋允常卒句踐稱王都于會稽吳越春秋所謂越王都埤中在諸暨北界山陰康樂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棄吳處故北其門以東爲右西爲左故雙闕在北門外闕北百步有雷門門樓兩層句踐所造時有越之舊木矣州郡館宇屋之大既亦多是越時故物句踐霸世徙都琅邪後爲楚伐

始還浙東城東郭外有靈汜下水甚深舊傳下有地道通于震澤又有句踐所立宗廟在城東明里中甘滂南又有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並疏山創基架林裁宇割澗延流(案近刻訛盡字)盡泉石之好水流逕通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西門外百餘步有怪山本瑯邪郡之東武縣山也飛來徙此壓殺數百家吳越春秋稱怪山者東武海中山也一名自來山百姓怪之號曰怪山亦云越王無疆為楚所伐去瑯邪止東武人隨居山下(案此近刻訛作由)墳埋此山其形似龜故亦有龜山之稱也越起靈臺于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川土明秀亦為勝地故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猶如鏡中行也浙江之上又有大吳王小吳王邨並是闔閭夫差伐越所舍處也今悉民居然猶存故曰昔越王為吳所敗以五千餘衆棲于稽山卑身待士施必及下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棲于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百倍所投即浙江也許慎晉灼並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江之西岸有朱室塢句踐百里之封西至朱室謂此也(案謂近刻訛作為)浙江又東北逕重

山西大夫文種之所葬也山上有白樓亭亭本在山下(案近刻脫在字)縣令殷朗移置今處旃國與嚴遵地也稽闞陳業履行高潔往侯不見儀後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繫白樓亭柱而去升移遠望山湖滿目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漢高帝十二年一吳也後分為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浙江又東逕禦兒鄉萬善歷曰吳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墮地便能語云

天方明(案近刻脫方字)河欲清鼎腳折(案近刻脫鼎字)金乃生因是詔為語兒鄉(案因是近刻訛作是因)非也禦兒之名遠矣蓋無智之徒因藉地名(案近刻訛作民)生情穿鑿耳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安得引黃武證地哉韋昭曰越北鄙在嘉興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矣備候于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渡會稽(案近刻訛作奏)湊山陰是也又逕永興縣北(案近刻訛作南)縣在會稽東北百二十里故餘暨縣也(案近刻脫故餘暨三字)西應劭曰闔閭弟夫槩之所邑(案近刻脫應劭曰三字邑近刻訛作故又此句下衍也字)王莽之餘衍也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

餘之間故孫權改曰永興(案永近刻訛作元)縣濱浙江又東合浦陽江江水導源烏傷縣(案江水下近刻衍之字又此句之下衍又字)東逕諸暨縣與洩溪合溪廣數丈中道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五洩(案五近刻訛作…)下洩懸三十餘丈(案近刻脫下字)廣十丈中三洩不可得至(案三近刻訛作二)登山遠望乃得見之(案此下近刻衍下洩二字)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懸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為洩也江水又東逕諸暨縣南縣臨對江流江南有射堂縣北帶烏山故越地也(案此下近刻有大擊王之故也六字係衍文)先名上諸暨亦曰句無矣(案無近刻訛作夫下同)故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句無王莽之疏虜也夾水多浦浦中有大湖春夏多水秋冬涸淺江水又東逕剡縣與白石山水會山上有瀑布懸水三十丈下注浦陽江浦陽江水又東流南屈又東迴北轉逕剡縣東王莽之盡忠也縣開東門向江江廣二百餘步自昔耆舊傳縣不得開南門開南門則有賊盜江水曁縣轉注故有東渡西渡焉東渡西渡通臨海並汎單船為浮

航西渡通東陽併二十五船為橋航江邊有查浦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界浦裏有六里有五百家並夾浦居列門向水甚有良田有青溪餘洪溪大發溪小發溪江上有溪六溪列溉散入江夾溪上下崩崖若傾東有覆山南有黃山與白石三山為縣之秀峯山下泉流導(案泉近刻訛作前)湍石激波浮險四注浦陽江又東逕石橋廣八丈高四丈下有石井口徑七尺橋上有方石長七尺廣一丈二尺橋頭有磐石可容二十人坐溪水兩旁悉高山山有石壁二十許丈溪中相攻鼠響外發未至橋數里便聞其聲江水北逕嵊山山下有亭亭帶山臨江松嶺森蔚沙渚平靜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寧縣嶀山之成功嶠(案功近刻訛作山)嶠壁立臨江欹路峻狹不得併行行者牽木稍進不敢俯視嶠西有山孤峯特上飛禽罕至嘗有採藥者沿山見通溪尋上于山頂樹下有十二方石地甚光潔還復更尋遂迷前路言諸仙之所憩讌故以爲名山嶠北有嶀浦浦口有廟廟甚靈驗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若相侵竊必為蛇虎所傷北則嶀山與嵊

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煙泉溪引霧吹畦風馨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事備謝康樂山居記浦陽江自嶀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脩通澄湖遠鏡于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民號為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汎濫滿焉湖中築路東出趣山(案趣近刻訛作趨)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虛垂簷帶空俯眺平林煙杳在下水陸寧晏足為避地之鄉矣江有琵琶圻

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
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觀焉乃如龜繇故知冢
已八百年矣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寧縣西本上虞之
南鄉也漢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上書始分之晉
治水西常有波潮之患 案潮近刻訛作湖 晉中興之初治今
處縣下有小江源出郯山謂之郯浦逕縣下西流注
于浦陽林山下注此浦浦西通山陰浦而達于江江
廣百丈狹處二百步高山帶江重蔭被水江閏漁商
川交樵隱故桂棹蘭栧望景爭途江南有故城太尉

水經注　卷四十　元　于鼎　校

劉牢之討孫恩所築也江水東逕上虞縣南王莽之
會稽也本司鹽都尉治地名虞賓晉太康地記曰舜
避丹朱于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
亦云禹與諸侯會事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二說不
同未詳孰是縣南有蘭風山山少木多石驛路帶山
傍江路邊皆作欄干山有三嶺札帶長江苕苕孤危
望之若傾緣山之路下臨大川皆作飛閣欄干乘之
而渡謂此三嶺爲三石頭丹陽葛洪遁世居之基井
存焉琅邪王方平性好山水又爰宅蘭風垂釣于此
以永終傍行者過之不識問曰賣魚師得魚賣否方
平答曰釣亦不得得復不賣亦謂是水爲上虞江縣
之東郭外有漁浦湖中有大獨小獨二山又有覆舟
山覆舟山下有漁浦王廟廟今移入裏山此三山孤
立水中湖外有青山黃山淩蘭山重嶺疊嶂參差入
雲澤蘭山頭有深潭山影臨水水色青綠山中有諸
塢有石樵一所右臨白馬潭潭之深無底傳云創湖
之始邊塘屢崩百姓以白馬祭之因以名水湖之南
即江津也江南有上塘陽中二里 案二近刻訛作三 隔在湖

南常有水患太守孔靈符遏蜂山前湖以爲埭埭下
開瀆直指南津又作水楗二所以舍此江得無淹潰
之害縣東有龍頭山山崖之間有石井冬夏常冽濟
泉南帶長江東上陂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娥父盱
迎濤溺死娥時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號踊江介因
解衣投水祝曰若値父尸衣當沈若不値衣當浮裁
落便沈娥遂于沈處赴水而死縣令度尚使外甥邯
鄲子禮爲碑文以彰孝烈江濱有馬目山洪濤一上
波隱是山勢淪蘇亭間歷數縣行者難之縣東北上
亦有孝子楊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
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
虎見其情遂弭耳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于
英獸矣又有吳寧破山導源注于胥江上虞江東逕
周市而注永興地理志云縣有仇亭柯水東入海仇
亭在縣之東北十里江北柯水疑卽江也又東北逕
永興縣東 案近刻脫縣字 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地理志又
云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又疑是浦陽江之別
名也自外無水以應之浙江又東注于海故山海經

水經注　卷四十　于鼎　校

曰浙江在閩西北入海 案近刻脫浙江下衍在其東三字 韋昭以松江
浙江浦陽江爲三江
斤江水出交阯龍編縣東北至鬱林領方縣東注于鬱
地理志云[illegible]臨塵縣至領方縣注于鬱 案漢書作斤員水
容容
夜
紬
湛
乘
牛渚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 案近刻作侵[illegible]不同
侵離水出廣州晉興郡郡以太康中分鬱林置東至
臨塵 案東近刻訛作得 入鬱

水經注　卷四十　三　于鼎　校

無會
重瀨
夫省
無變
由蒲
王都
融
勇外
此皆出日南郡西東入于海 案近刻重一西字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經文證上二十水見于後此乃注文體例 容容水在南垂名之以
次轉北也
右二十水從江已南至日南郡也 案二十近刻訛作三十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入注內考經文後云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體例與此同今改正
嵩高爲中嶽在潁川陽城縣西北
春秋說題辭曰陰含陽故石凝爲山國語曰禹封九
山山土之聚也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崧合而言之爲
崧高分而名之爲二室西南有少室東北有太室 案二室近刻訛作爲 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一石室云有自

然經書自然飲食又云山有玉女臺言漢武帝見因以名臺

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

岱宗也王者封禪于其山示增高也有金策玉檢之事焉

霍山爲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

天柱山也爾雅云大山宮小山爲霍（案霍近刻作曰）開山圖曰其山上侵神氣下固窮泉

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古文之惇物山也

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也（案垣下原本及近刻並衍曲字今刪）

昔黃帝受丹訣于是山也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

王烈得石髓處也

恒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也

大禹鑿其石夾右而納河（案夾右近刻訛作右夾）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

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

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

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汧山（案近刻訛作岍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

隴山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也

西頃山（案近刻脫西字頃訛作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

禹貢中條山也

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

南條山也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鄭玄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一山也鳥名爲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孔安國曰共爲雌雄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張晏言不相爲牝牡故因以名山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山海經云山在鄴林東河所入也（案山海經郭璞注引此鄴爲邾之文其注乃後人所託不足據也）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

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即休屠澤也古文以爲豬野也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逕姑臧縣故城西（案近刻脫逕字）東北流水側有靈淵池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燉煌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案近刻脫起字）至魏嘉平中武威太守條茂起學舍築闕于此泉太守填水造起門樓與學闕相望泉源從發重導于斯故有靈淵之名也澤水又東北流逕馬城東城即休屠縣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謂之馬城河又東北與橫水合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涼州治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遂于莫晉徙治此王隱晉書曰涼州有龍形故曰臥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也及張氏之世居也（案及近刻訛作乃）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宮殿中城內作四時宮隨節游幸并舊城爲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門大繕百殿觀閣采綺妝飾擬中夏也其水側城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東北清淵水入焉俗亦謂之爲五澗水也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與長泉水合水出姑臧東揟次縣王莽之播德也西北歷黃沙阜而東北流注馬城河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澤晏然二亭東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漢武帝太初四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置武威縣武威郡治（案近刻脫治字）王莽更名張掖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爲西海一水又東逕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

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合黎山也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

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北（案近刻脫北字）尚書所謂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案沙與水近刻脫沙字）亦言出鍾山西行極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逕日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言動火之事殊

冣經年故不敢經近耳流沙又逕浮渚歷嬖市之國又逕于鳥山之東朝雲國西歷崑山西南出于過瀛之山大荒西經云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逕夏后開之東案近刻脫此二字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焉又歷員丘不死山之西案近刻脫山字入于南海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即尚書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春秋傳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瓜州地名也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漢武帝元鼎六年案此四字近刻訛作後元二字分酒泉置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城南案冀近刻訛作縣

即冀縣山有石鼓開山圖謂之天鼓山九州䨥起則鳴有常應又云石鼓山有石鼓于星為河鼓星動則石鼓鳴石鼓鳴則秦土有殃鳴淺殃萬物鳴深則殃君王矣

獻山在蜀郡湔氐道西

漢書以為濆山者也

熊耳山案近刻訛作熊家山在弘農盧氏縣東案近刻訛作南

是山也穀水出其北林也

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東條山也卞和得玉璞于是山楚王不理懷璞哭于其下王後使玉人理之案近刻脫王字使字所謂和氏之玉焉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禹貢注章山也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

外方山崧高是也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

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于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得通水理也

九江地在長沙下嶲縣西北

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北案近刻脫西字

尚書所謂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也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案近刻脫西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

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

縣即王莽之猶亭也尚書殛鯀于羽山謂是山也山西有羽淵禹父之所化其神為黃能以入羽淵矣故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羽郊者也

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

陶丘丘再成也

菏澤在定陶縣東

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

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

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

大邳地在河南成皋縣北

爾雅曰山一成謂之邳然則大邳山名非地之名也

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

益州它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鄨縣西南皆還入江

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

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沱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三澨地之南在邔縣之北考邔縣

地理志南郡之屬縣孟康曰音忌又注稱云邔縣北沱可證以訂經之訛舛今改正

尚書曰導漾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阪案近刻訛作陂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為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惟鄭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邔縣北沱然沱流多矣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

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

水經注卷四十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水經注四十卷

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事蹟具魏書酷吏傳。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云爾。

嘉錫案：錢大昕三史拾遺卷三漢書地理志研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條下云：「案志稱古文者十一，汧山、杶山、南惇物在扶風，外方在潁川，內方、倍尾在江夏，嶧陽在東海，震澤在會稽，傅淺原在豫章，豬野澤在武威，流沙在張掖，皆古文尚書家說，與水經所載禹貢山澤所在，無不脗合。相傳水經出於桑欽，欽即傳古文尚書者，則水經爲欽所作信矣。戴東原以水經有廣魏縣，斷爲魏人所作。大昕謂水經郡縣，間有與西漢互異者，乃後人附益改竄。猶爾雅周公作，而有張仲孝友之語；史記司馬遷作，而有揚雄之語也。然則志何以別有桑欽說？曰：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一篇，本古文家相傳之學，而欽引以附水經之末；水經則欽自出新意爲之，故不可合而爲一。」案水經實戴震僞入四庫館後奉敕所校，戴以此負盛名，結主知，奉旨賞進士，一體殿試，及以勞卒於官。高宗尚使太監持所校水經詢其人所在，既知已卒，爲之太息。此見之於漢學師承記及諸家所作戴氏傳誌者也。武英殿聚珍板印行水經注篇末，署銜曰纂修官庶吉士臣戴震。故錢氏引提要此篇，直稱之爲戴東原，謂云云。錢氏所引爾雅周公作，而有張仲孝友之語者，本之顏氏家訓書證篇，論山海經云爾也。但爾雅是否爲周公所作，昔賢頗有異論，自當存疑，不似史記司馬遷作，而有揚雄之語，明出後人附益改竄，毫無可疑也。其實周密齊東野語已言之，錢氏用其語耳。至於水經注之作者，自當仍屬之桑欽，戴氏雖以是書名家，其說未有確據，徒以一二地名之疑似，遽謂爲人之存案，未可從也。戴氏所校之水經，魏源古微堂集中有書後二篇，謂其據趙一清水經注釋，點竄之以爲己作。雖其先戴之弟子段玉裁力辨以爲趙氏雖成書在前，而刻書在後，乃趙襲戴，非戴襲趙。然近人仍分左右袒，莫衷一是，只可付之存疑。蓋戴氏雖經學極精，而其爲人專己自信，觀其作孟子字義疏證，以詆朱子，及其著屈原賦注，只是取朱子楚辭集注改頭換面，略加點竄，以爲己作。於人人習見昔賢之名著，尚不難公然攘取，況區區趙一清以同時之人，聲譽遠出其下者乎？段懋堂謂非戴襲趙，在戴誠無所用其襲也。此正如王子雍之于鄭康成，直奪而易之而已矣。不然，何直隸河渠書又適重修於趙氏之後乎？錢竹汀學問之精，不在戴氏之下，而博通過之，當時雖與紀曉嵐齊名，有南錢北紀之目，實則紀不足望其項背。故提要常引潛研堂文集，而錢氏潛研堂全集及其他著作中，於提要鮮所稱道。宜乎此篇獨持異議，而無所忌，幾乎發墨守而箴膏肓矣。雖然，亦幸而錢氏書成於戴氏身後，爲戴所不及見耳，否則戴必怫然不悅，變色相爭。如東原集中與顧千里爭禮記王制篇，虞庠在國之西郊，各執一說，書牘往還，愈辨愈烈，卒之毒詈醜詆，無所不至。雖其于竹汀或不至如此之甚，然必不默爾而息也。

四庫提要補正

水經注四十卷　　胡玉縉撰

崇文總目稱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引滹沱水洛水涇水皆不見於今書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案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譌層出疊見其中脫簡錯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其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蓋當時所據猶屬宋槧善本也謹排比原文與近代本鉤稽校勘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至塞外羣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跡皆所未經故於灤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

檀要陽之建置俱不免附會乖錯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尤爲傳聞失實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

沈垚落帆樓文集滹北滹南諸水考云酈注有缺佚江自下雉以東及涇洛滹沱諸篇今皆散失不存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歐陽原功序稱其詳趙岱閒水書今不傳垚以滹北滹南諸水水經注既放軼水道提綱於滹沱外他水又槩從略因取酈注逸文之散見於寰宇記者參以他書分別考之云云玉縉案釜水淩水濁水滱水渚水泜水濟水槐水洨水縣壺水木馬水沂水滹沱水滋水鹿水泒水凡十六篇具在集中文繁不錄

陸氏儀顧堂續跋馮己蒼校宋本跋云水經四十卷次行題桑欽撰酈道元注經頂格注低一格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一字道元自序不能不猶下注明缺二百二十字餘與大典本同卷一崑崙虛上不衍河水二字此樹名娑羅樹娑不爲婆上我憶樓上不作置我樓上父母作是思維父母不爲二父王布效心誠不爲怖懼心伏作父抱佛像父不爲佛送物助成送不爲迸九流分逝逝不爲遊浮沫揚奔奔不爲望卷十八長安人劉終于崩下校諸本多四百字已著於卷末題云卷中一葉各本俱無獨此完善皆與永樂大典本同其餘字句之閒不勝枚舉卷十後即接卷十一不別紙起宋本往往如此尤爲從宋本傳錄之一證卷四注淮南子曰龍門未闢云云案今本無此文（謹案楊氏水經注疏要刪撰尚書治要以爲尸子君治篇文）呂氏春秋愛類篇云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陵沃衍平原

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與此略同疑淮南子爲呂氏春秋之誤困學紀聞十六引水經注正作呂氏春秋蔡沈書禹貢傳亦引呂不韋曰云云並足訂正今本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十一云水經注載漢時侯國難以盡信如河水篇以臨羌爲孫都封國不知孫都本封臨蔡其地在河內不在金城也以西平爲公孫渾邪封國不知渾邪本封平曲其地在高城不在金城也汾水篇以河東之平陽爲范明友封國不知明友本封平陵其地在武當不在河東也安成侯劉蒼在潁水篇以爲長沙之安成在汝水篇以爲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泲水篇以爲酸棗之桃墟（屬東郡）在濁漳水篇以爲信都之桃縣建成侯劉拾在潁水篇以爲豫章之建成在淮水篇以爲沛之建成皆彼此重複不相檢照又

淮水篇云山陽城即射陽縣故城也漢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考山陽僑治射陽乃在東晉安帝之世漢之山陽郡自治昌邑今金鄉縣境通案今刻本昌邑必昌邑之誤兩漢志山陽郡昌邑縣在今金鄉縣西北以典午之僑治當東漢之故封豈其然乎玉繩案潛研堂問答九又云成安侯韓延年在汝水篇以爲潁川之成安在泜水篇以爲陳留之成安此似脫去餘皆較問答爲詳又云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漢高帝六年封郎中萬訢爲侯國沁水篇陽泉水東逕陽陵城南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訢爲侯國此二條人名與年數小異亦重複而舛誤也史漢表但有陽河齊侯其石此云陽阿可證二表之譌漢志平原鄉有阿陽縣上黨郡有陽阿縣與鄉所見本不同而萬訢卞訢其石三名互異未審誰是史記功臣表百年之間見侯五

正義以陽阿侯卞仁當見侯之一是正義本作卞與鄉所見本同又云溵水篇渮水逕夏屋故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又汝水篇柦水逕賈復城北復南擊郾所築也俗語譌謬謂之寡婦城水曰寡婦水此兩寡婦城皆云賈復之譌必有一誤矣予謂夏之言假也陳郡陽夏縣夏讀如賈賈寡聲相近北音讀屋如烏與婦音亦相似則夏屋之爲寡婦不必因於賈復也劉寶楠愈愚錄水經注之誤條云渠搜在大宛誤在朔方大伾在黎陽誤在成皋滿福別是一城誤屬勇士神泉障別是一地誤在富平赤翟在中山誤在長城陰戎在上洛誤在平陰以衞鞅所封商縣爲鄔以許延壽所封樂成爲樂平以上官桀所封安陽在陝州以王稚君所封樂昌在東郡會稽山名誤作國名尉氏官名誤作邑名夏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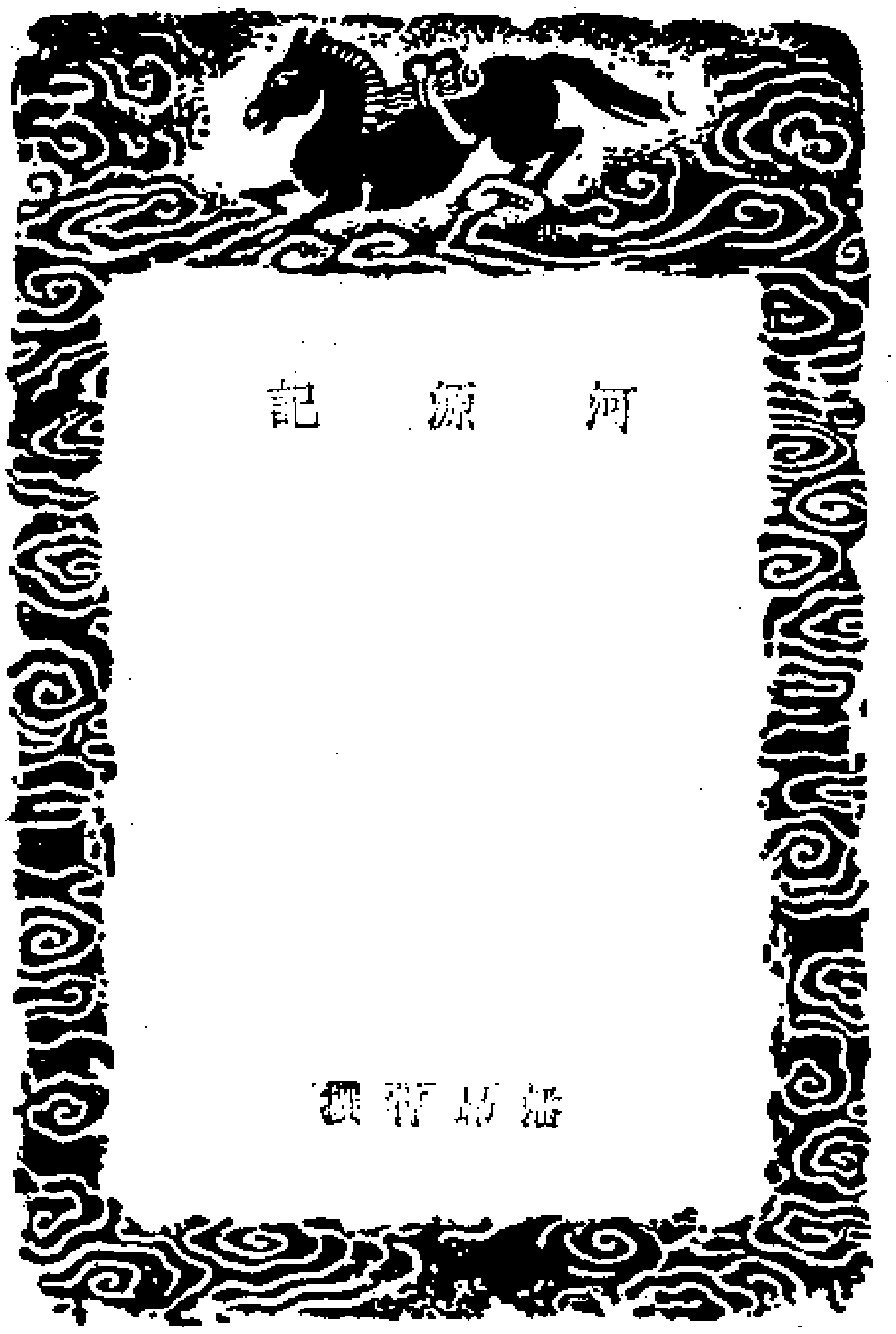
嬰封汝陰誤爲滕歲夫人產定陶誤爲蜀梁椽木材也誤作地名樞壁屋名也誤作簡名以三門爲砥柱以阿陽爲陽阿以脩縣爲脩國以平西爲平陽以夏州爲宛邱以綿水爲鄣江以西平爲平曲以平陽爲平陵以身毒爲捐毒以昌邃爲昌黎以固始爲固陵以容城爲深澤以萬柳爲柳城以帝邱爲商邱以有鬲爲有窮以汝陰爲茲氏以和成爲禾成以平阿爲北平以中山爲中牟以門水爲波水以宜陽爲宜陵以蒼梧爲九疑以臨羌爲臨恭以蔡陽爲安昌以夏陽爲下陽以少梁爲大梁以趙靈邱爲齊靈邱以曹楚邱爲衞楚邱京口黃鵠山忽在江夏中山呼沱猝忽在安定以郇瑕爲桃林以潼關爲函谷安成侯劉蒼在贛水以爲長沙之安成在汝水以爲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沛水以爲酸棗之桃墟在濟水以爲

信都之桃縣建成侯劉拾在贛水以爲豫章之建成在淮水以爲沛之建成一陽阿城河水沁水竝見一賈復城溵水汝水竝見其又甚者朐縣臨朐山遂以臨朐爲山名横縣故有横山遂以故山爲山名是字之虛實不明也防門之塹廣一里遂爲里名廣里黎陽地名遂謂黎侯名陽是經之訓詁全疏也呂佗襲父功遂稱其人曰呂佗襲干陽谿干字上屬遂稱其地曰干陽谿是文之語助皆昧也其尤甚者岐西之雍謂是兗州之灉可乎盟向之向謂是向姜之向可乎湖陵之文見於尚書今書有湖陵乎魏國之名始於文侯今詩無魏風乎紂都見於禹貢是大禹爲商王也鄴邑即是郰墨是孔子爲鄒人也疏鹵觸突諸備糾摘無遺意鄒氏尚不至此何氏焯謂後人附益全氏祖望謂後人妄加趙氏一清謂爲後人所塡補

是也歐陽玄圭齋集補正水經序云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疏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繫未之考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在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為說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為東漢順帝以後人以彘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為也不寧惟是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斯則近

代宇文氏以為經傳相淆者近之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他書或然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著為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於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述也案水經為魏人作提要謹言三國尚未覈楊守敬水經注疏要刪其凡例云沔水經東過魏興安陽縣南魏興為曹氏所立之郡注明言之趙氏疑此條為後人所續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經之明證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東入白溝而經明云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

此又魏人作經之切證又劉璋分巴郡置巴東巴西郡而夷水漾水經文只稱巴郡蜀先主置漢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經文不稱漢嘉涪陵他如吳省沙羨縣而經仍稱江夏沙羨吳置始安郡於始安而經仍稱零陵始安蓋以為敵國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經不下逮晉代之證也鄭珍巢經巢文集牂柯十六縣問答云余嘗謂班氏志地簡確而明酈氏注水煩亂而晦所以然者孟堅據當時圖籍故纚纚今古無差互善長多雜采羣書以意貫串故其於南方尤每每不合



河源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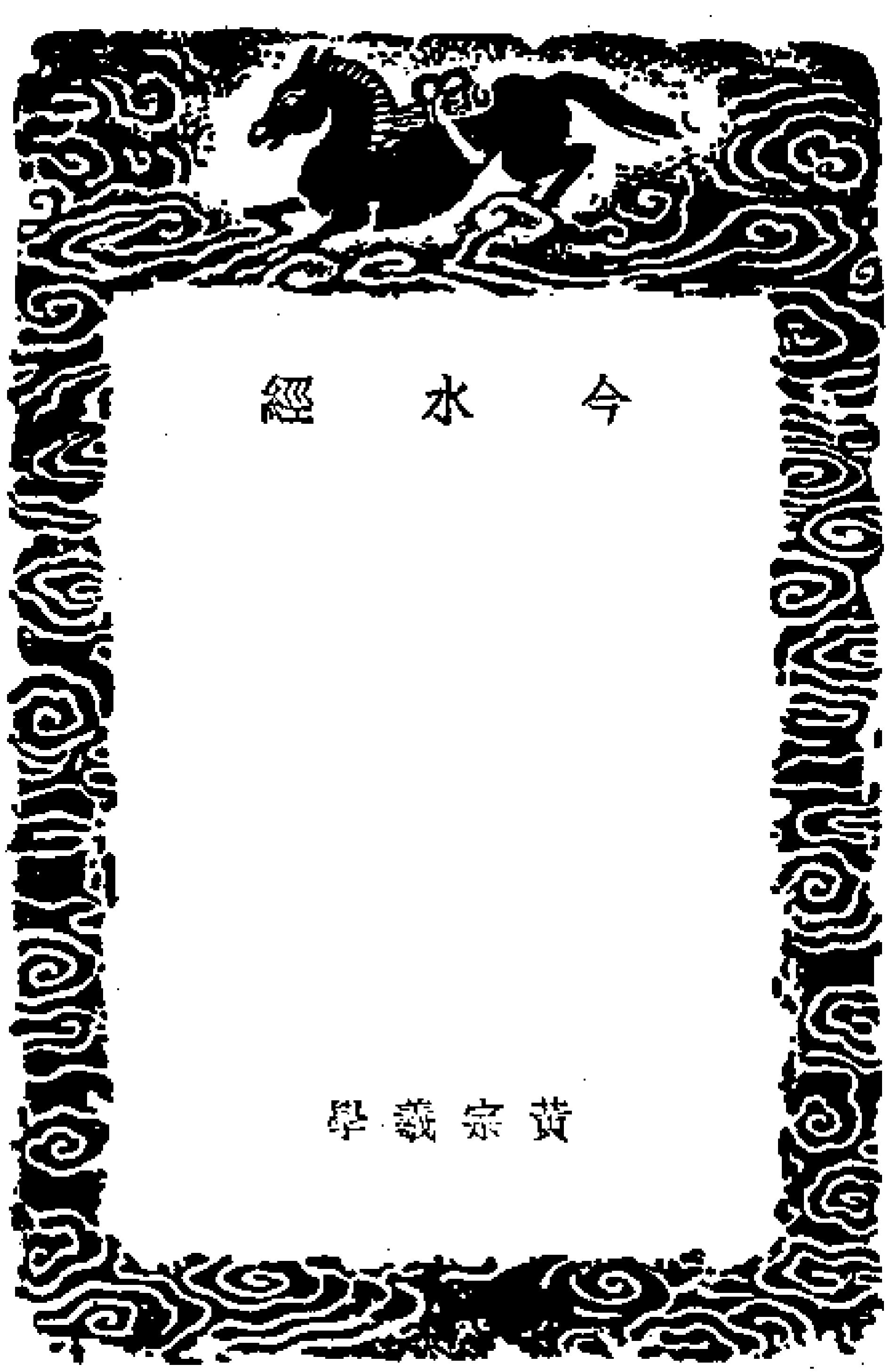
元　潘昂霄撰

延祐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軫念庶民艱厲。罔控告也。分使詣外郡諸道。布揚德心。咸体興替之。情誇揚激之。幾甸密邇。獨不得均其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臣闊闊出。翰林侍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西道。臣昂霄承命。兢悚惕惕。惟務發揚忠赤。蘇民瘼後已。闊公一日語昂霄。余嘗從余兄榮祿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耳之不覺豁然以驗。有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爲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爲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選誰其人。都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諧。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甯河驛。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譯言嶔石答班。啓足凝高。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役從。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爲艘六十。城傳措工物完。闊闊出驛闢。適相哥征昆哥藏不廷。力阻遂止。翌歲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

剌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术。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朵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番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匈奴拘執。艱厄百罹。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旁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北行。出葱嶺河。注蒲類海不流。伏流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土人。言于闐葱嶺水俱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閬風元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啟天威。亘天所覆燾。無間海內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爲不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閫闥。噫。盛典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實族女真蒲察氏。統烏思藏路。將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土蕃。闊闊出今除廿肅行省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潘昂霄謹述。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焉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經山。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于是河源

及所注枝出者，遠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于目擊。非放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盤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聚。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致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賁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瑚。能不墜其先業。折衷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于世。屬九思爲之敘云。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書。



今水經序

古者儒墨諸家。其所著書。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為民用。蓋未有空言無事實者也。後世流為詞章之學。始於飾字句。流連光景。高文巨冊。徒充汗牛之棟而已。由是而讀古人之書。亦不究其原委。割裂以為詞章之用。作者之意如彼。讀者之意如是。其傳者非其所以傳者也。先王體國經野。凡封內之山川。其離合向背。延袤道里。莫不講求。水經之作。亦禹貢之遺意也。酈善長注之。補其所未備。可謂有功於是書矣。然開章河水二字。注以數千言。援引釋氏無稽。於事實何當。已失作者之意。余越人也。以越水證之。以曹娥江為浦陽江。以姚江為大江之奇分。耆水出山陰縣。其經在餘姚縣。沔水至餘姚入海。皆錯誤之大者。以是而概百三十有七水。能必其不似與。闞駰原功謂郭璞作經。酈善長作注。璞南人。善長北人。當時南北分裂。故聞見有所不逮。余以為不然。璞既南人而習南水矣。其南水又不應錯誤至此。後之為水經之學者。蔡正甫補正水經。惜不獲見。朱鬱儀水經注箋。毛舉一二傳寫之誤。無所發明。馮開之以經傳相淆。間用朱墨勾乙。未竟卒業。若鍾伯敬水經注鈔。所謂割裂以為詞章之用者也。余讀水經注。參考之以諸圖志。多不相合。是書不異設家斷簡。空言而無事實。其所以作者之意。豈如是哉。乃不襲前作。條貫諸水。名之曰今水經。窮源按脈。庶免空言。然今世讀書者大抵鍾伯敬其人。則簡積之誚。有所不辭爾。甲辰除夕

雙瀑院長黃宗羲書。

今水經表

北水。

河入海。

忽蘭水入河。

亦八思河入河。

納鄰哈剌河入河。

乞里出河入河。

鵰窩河入河。

湟水入河。

風林河入河。

浩亹河入河。　湟水入浩亹河。

洮水入河。

金水入河。

吃那河入河。　吝延水入吃那河。

延水入河。

汾入河。　涑入河。

渭入河。　漆、淯、汧、涇、沮入渭。　馬蓮河入涇。　漆入沮。

洛入河。　澗、澠、伊入洛。

濟入河。　汶入濟。

沁入河。

汴入河。　須、鄭入汴。　京入鄭。　索入京。

遼入海。

大清河、小清河、珠子河、渾河、太子河入遼。

鴨綠江入海。

大盈江入鴨綠江。

混同江入海。

松花江入混同江。　黑龍江入松花江。

大凌河入海

小凌河入海。

膠入海。

甾水、張奴水入膠。

濰入海。

丹入海。

沽入海。

濕入海。

淄入海。

繩、時入淄。

濼入海。

漯入濼。

白入海。

黃花鎮川河入白。　潮河入白。

衞入海。　淇、漳、汶、湡、桑入衞。　清入淇。　沙、易入湡。　滋、滱入易。　洋入桑。

淮入海。　汝、潁、淝、渦、滎、池、泗、邪、沭入淮。　溢入汝。　洧入潁。　汴、沂、睢入泗。

南水，

江入海。

皂江入江。

大渡河入江。　沫水入大渡河。

金沙江入江。　大姚江、打沖河、瀘水、滇池、牛欄江、馬湖、泉江入金沙江。　大保河、渠濫州入滇。

永寧河入江。

資江入江。　支江入資。

南江入江。

嘉陵江入江。　巴、涪入嘉陵江。

烏江入江。　翁首河、南明河、湘江、龍底江、思印江、河由江入烏江。

開江入江。

清江入江。

汛江入江。

漳江入江。

漢江入江。　均水、淯水、夷水、白水、涓水入漢。

洞庭湖水入江。　湘入湖。　洮、灌、盧洪江、永瀧、郴、舂陵水、蒸、耒、攸、瀧、漣、淯、瀏、溈、汨入湘。　資入湖。

都梁水入資。　邵水入資。　沅入湖。　蟲洞河、清江、錦江、洪江、敘西、辰入沅。　澧入湖。　樓、漴、澪、

漵、澹江入澧。

沔入江。

潾河入江。

陸水入江。

龍開河入江。

彭蠡湖水入江。　贛入湖。　貢水、章水、𤄊亭江、早禾江、吉水、袁江、豐水、蜀江、瀋新江入贛。　濂水、寧

都水、零都水、瀕湖水、信豐水入貢。　猶水入章。　盱入湖。　飛猿水、宜黃水、崇仁水入盱。　都江

入湖。泊水、建節水、德興大溪入鄱。上饒江入湖。永平溪、玉溪、楊溪、白塔河、朱溪入上饒江。
修水入湖。
皖水入江。
浥河入江。
大通河入江。
荻港入江。
漳淮入江。
青弋江入江。
巢湖入江。肥水、桃溪入湖。
秦淮入江。
滁河入江。襄水、清流水入滁。
北運河入江。
南運河入江。
太湖入海。
苕溪、荊溪入湖。
浙入海。
軒駐溪、壽昌溪、東陽水、桐江、浦陽江、錢清江、曹娥江入浙。
姚江入海。
靈江入海。
永寧江入海。
永嘉江入海。
安陽江入海。
連江入海。
建水入海。
東溪、西溪、南浦溪、松溪、樵溪、海溪、沙溪、尤溪入建水。
洛陽江入海。
晉江入海。
漳江入海。

汀水入海。
廣江入海。右江會左江爲廣江
麗祿江、融水、洛青江、罪洞江入右江。
白石江、濫湘江、礁江、西江水、八尺江、清江、武流江、秋風江、東班江、寶江入左江。明江、崇善水、駄排
江、歸安水入龍江。
烏江、白馬江、緬江入廣江。
灕江入廣江。陽江、銀江、相思江、荔水入灕江。
陸川、東安水、瀧水、新江、綏江入廣江。
湞水入廣江。杜安水、淩江水、荊水合湞水、梨溪。武水、翁溪、溫水入湞水。
龍川入廣江。西江、州江入龍川。
漠陽江入海。
鑑江入海。
廉江入海。
欽江入海。瓊海潮候。
元江入海。
瀾滄江入海。
漾備江入瀾滄江。西洱海入漾備江。
大盈江入四。
龍川江、潞江入大盈江。

今水經

黃宗羲　學

北水

河水　源出吐番朵甘思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百餘泓，湧出匯而爲澤，方七八十里，登高望之若列星，故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爲近焉。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又東流，號赤賓河，又東，忽闌水合乞里出河瀰入之。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東北流，分爲九派，復合爲一，水始渾濁。又東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亦八思河入之。又折而北，納鄰哈喇河入之。哈喇河出西番白狗嶺北，西北流五百餘里入河。又折而西，乞里出河入之，又西，鵬撥河入之。鵬撥河出西番鵬撥山，西流七百餘里入河。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過大通城，又東北，邈水西來入之。邈水出西寧州宿軍谷，東流五百里入河。河水又東北，至陝西河州城，又東，（案別本無又東二字及下逕字）北逕八十里，積石山，河水自大雪山至積石山行約二十餘日。河水又東北，過西寧衛南，鳳林河從南來入之。河水又東過河州北，湟水合浩亹河，音閤門。從北來入之。浩亹河自甘州經山丹、永昌、涼州至河州北，會湟水入于河。湟水源自西番，經西寧州，南過河州，北入浩亹河。河水又東，至莊浪界，洮水入焉。洮水源出臨洮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西傾山，東北流經臨洮府城西，西流合河州水，北入于河。河水又東，過蘭州，經靖虜衛北五里，祖水注之。過寧夏衛城東南四十里，至衛境東北，出塞外，經沙漠、三受降城，折而南，西入山西境，由東勝州歷廢武州西北二百五十里，過延安府綏德州境東，吃那河合禿延水自河套北來入之。吃那河自寧州東南流至夏州，合禿延水西來入之，又東流逕鄜州，入綏德州境，東南流入于河。河水又南，逕延川縣東，延水注之。延水源出延安府安塞縣西北蘆關嶺，東南流入清澗縣境，逕延長縣入于河。河水又南，逕石州寧鄉西，入平陽府境，逕石樓、永和、大寧縣、吉州，出龍門口。龍門山在河津縣西北三十里。過河津縣西，汾水入焉。河水又南過榮河縣西，逕郃陽城東，至朝邑縣，洛水西來入之。洛水源自慶陽府界，東南流逕鄜州、同官，過朝邑縣南，東入河。河水又南過蒲州城西，自河源至此凡九千餘里。涑水西流入之。涑水源出絳縣橫嶺，至聞喜縣、安邑、猗氏、臨晉至蒲州入于黃河。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河水又東逕芮城南，過閿鄉縣北，又東過陝州，北逕平陸縣南，流五十里，至底柱，又東逕孟縣南，又東逕洛陽北，洛水從南來注之。河水又東逕鞏縣北，溫縣南，過汜水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河水又東過滎陽縣北，至武陟縣東，沁水從北來注之。河水又東過中牟縣北，汴水入焉。河水逕開封府至兗州府曹縣界，分爲二派，其一東北流，過濮州境東南六十里，同北清河，一名會通河。合衛以入海。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同南清河，一名泗。由淮以入海。

黃河舊在開封府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山東濟寧州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下，東逕府城北五里，又東南至項城縣出境入淮，而故道遂淤。永樂八年復疏入故道，自是河分爲二。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縣，東逕開封府城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逕陳留，自亳入渦口，又逕蒙城至懷遠北，而入于淮焉。

汾水　源出太原府西北靜樂縣北一百四十里管涔山，逕府城西二里，西南流，歷清源、交城、文水、祁縣至平遙、介休，過汾州城東二十五里，南入平陽府境，逕靈石、趙城、洪洞、臨汾之西，歷襄陵、太平之東，案別本有南字。過絳州、稷山、河津，北過榮河，西注于河。

渭水　源出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五里南谷山，至鳥鼠山下，轉而東流，逕渭源縣北二里，過鞏昌府城北五里，東流，漳水從西注焉。漳水源出漳縣西木寨坡，西北會西傾山水，西南會木市谷水，逕縣南二里，東入于渭。渭水東流至清水縣，清水西來注之。渭水東流，逕鳳翔府寶雞縣治南，又東，汧水北入之。汧水源出隴州西四十里，岍山南流逕汧陽縣，至寶雞縣，東入于渭。渭水又東逕岐山、扶風二縣，入西安府界，歷盩厔、興平、咸陽，逕府城北五十里，又東，涇水會焉。渭水又東，過渭南縣北，至華陰界，沮水北來注之。沮水本自延安府宜君縣，至耀州富平縣合漆河，漆河源出扶風古漆縣西北，逕同官縣至耀州，南同沮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于渭。渭水又東入于河。

涇水　源出平涼府界笄頭山，逕涇州，又東南至邠州北界，馬蓮河從北來注之。（馬蓮河有二源，一名東河，來自沙漠，至慶陽府城合涸安川及環江諸水南流，東西河會。一名西河，源出環縣北七十里，名環江，流逕慶城西南入安化縣界，逕慶陽府城西，名西河，合隴東洞水谷諸下山，合諸水，由西轉南，合于東河，至合水縣西南四十里為馬蓮河，南流入寧縣界，會九龍川，又南入涇水。）涇水又東南，過醴泉之東，涇陽之西，至高陵縣界入于渭。

洛水　源出陝西商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冢嶺山，東流逕洛南縣北五里為洛河，又東流入河南盧氏縣，歷永寧、宜陽，又東過洛陽縣南，澗水從北來注之。（澗水源出澠池縣東北二十三里白石山，東流逕新安、洛陽，東南入于洛。）洛水又東，瀍水從北來注之。（瀍水源出洛陽縣西北五十里穀城山，東流入于洛。）洛水又東至偃師縣，伊水從西來注之。（伊水源出盧氏縣東南一百六十里悶頓嶺，東流逕嵩縣、洛陽，至偃師界入于洛。）洛水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

濟瀆　源發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王屋山下，曰沇水，既見而伏，復出于濟源縣西北三里，東流為濟。有二源，東源周圍七百步，其深莫測；西源周圍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兩源合流至溫縣南入于黃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濟水性下且勁，過黃河之南，溢而為滎，往來若斷若續，或伏或見。濟水又東過原武，又東北流過陽武縣北，濟水又東逕封丘縣北，為北濟，過封丘縣南為南濟。北濟又東逕開州，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濟水又東北流逕東阿縣界，又東北入濟南府界，逕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于海。南濟又東過曹州城，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過金鄉、魚臺縣南，東入于泗，由徐邳達淮以入于海。

汶水　其源有三，一發濟南府城南七十里太山之旁仙臺嶺，一發萊蕪縣東五十里原山之陽，（淄水出原山之陰。）一發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靜封鎮合焉，名曰暢汶。西南流與泰安州東南四十里徂徠山陽之小汶河合，又西南流入兗州府城，逕寧陽、平陰、汶上縣界，又西至東平州界，注于大清河。大清河即濟河之故道，蓋濟水伏流不見，故惟汶水由濟以入于海。

沁水　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北一百里綿山東谷，南流入平陽府岳陽縣界，東流至沁水縣城東五十里，南流穿太行，逕濟源河，過河南懷慶府城北二里，逕武陟入于河。

汴水　源出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須水源出滎陽縣方山，北流入汴。索水源出滎陽小陘山，北流入京水。京水源出嵩渚山，逕鄭州西南十五里，東北入須水。鄭水源出鄭州城東二十五里，東北流中牟縣下入于汴。）東南至中牟縣北入于黃河。汴河舊自滎陽縣東，逕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河，名寶岩渠，東注四州，至徐州城北入于河。後因河決，蔡河湮沒，而汴自中牟入河矣。

遼水　源出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境，南流，大清河合小清河入焉。（大清河源出三萬衛東北分水嶺，南流逕城東南十五里，合小清河入遼。小清河源出鐵嶺衛分水嶺，西南流逕城南，又西流合大清河。）遼水又南流逕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珠子河從西北來注之。（珠子河源出廣寧衛東北一百里白雲山，南流入於遼河。）渾河合太子河從東北來注之。（渾河一名小遼水，源出塞外，西南流至瀋陽衛，合沙河，又西南流逕都司城西北，入于太子河。太子河一名太梁水，源出徐羅山，西流五百里至都司城東北五里，折而西南流，至渾河合為小口，入于遼河。）又南至海州衛、三岔關入于海。（約行一千三百五十里。）

鴨綠江　源出長白山，其山去金故會寧府南六十里，其顛有淵，周八十里，北流為混同江，東流為阿也苦河，南流為鴨綠江，去三萬衛東北十餘里，西南流逕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大蟲江入焉。（大蟲江源出龍鳳山，南流入于鴨綠江。）又西南至安市入海。

混同江　源出長白山，北流逕金會寧府，過五國城，又北合松花江，東入于海。

松花江　源出長白山，北流逕金故南京城，合黑龍江，（黑龍江源出北山，即黑水靺鞨之地，東南流約二千餘里，入于松花江。）至海西，入于混同江。

大凌河　源出大寧，自義州衛西六十里入境，南流逕廣寧左右屯衛界入海。

小凌河　源出大寧，自廣寧左屯衛西入境，合女兒河、吟剌河，南流入海。

膠水　源出膠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鐵橛山，過密州五弩山，鹵水入焉，又北過高密縣，注諸澤，與張奴水合，由澤北入新河，逕平度州昌邑縣界入海。

濰水　源出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自密州諸城縣界流入高密縣境，逕昌邑、濰縣界，東北入海。

丹河　有二，東丹河源出昌樂縣東南二十里方山，西丹河源出臨朐縣丹山，二水皆北流，至昌樂縣城西合流，至壽光縣東入于海。

沽河　有二，大沽河源出登州府黃縣蹲犬山，小沽河源出萊州府東南馬鞍山，大沽南流，小沽東南流，至平度州乃合，至膠州即墨縣入海。

黑水　源出平度州黑山，南流至即墨縣界入海。

淄水　源出泰安州萊蕪縣原山，北流逕臨淄至壽光縣，時、繩之水注之。（繩水亦出臨淄縣西南，北流入時水。時水在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又東北入于海。

灤河　源出宣府城西一百二十里炭山，冰井、亂泉合為此河，北流逕古桓州南，下流入開平，東南流逕遷安縣界至盧龍縣，漆河西南流來注之。（漆河源自口北入桃林口，南流至遷安縣東北七十里為青龍河，東流逕永平府城西門外為漆河，入于灤。）灤河又南至樂亭縣界入于海。

41A
第九十冊

白河　上流自宣府城東北三百里（案刊本作三十里）雲州獨石東南流逕古北口至密雲縣西，黃花鎭川河西來注之。黃花鎭川河源自塞外，流入黃花鎭，逕昌平州至懷柔縣入于白河。白河又東南逕順義縣東，潮河東來注之。潮河在密雲縣東南，下流至順義縣入于白河。白河逕通州至武淸縣東南爲直沽，下流會衛河爲丁字沽，入于海。

衛河　一名御河，漢名爲屯氏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蘇門山，東流逕衛輝府城北一里，又東流，淇水西北來注之。淇水源出彰德府林縣西大號山，流逕淇縣西北三十里合淸水。淸水源出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鎭，東南流逕獲嘉縣界，又東南至淇縣界注于淇，淇水又東流入衛。衛水又東流過大名府濬縣內黃界，漳水入焉。衛水又東北入東昌府館陶縣西二里，至臨淸，汶水（即會通河）北流入之，過東昌府武城縣界入濟南府境，逕德州城西北，過河閒府界，去故州城東二十里，歷故城、吳橋、東光縣境，下至滄州，西流逕興濟縣，入靑縣界，合滹沱河、衛河，又東北過靜海，至武淸，與桑乾河合，又東北入于海。

漳河　其源有二，一名濁漳，出山西潞州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東北流逕潞州城西南二十里，過襄垣、黎城二縣，自林縣西北入彰德府境；一名淸漳，出平定州樂平縣西南二十里少山，西南流過和順之西北四十里石嶺嶺下，流逕遼州東七十里，又西南入潞州黎城縣界，自涉縣西入彰德府境。二漳俱東至林縣合流，至彰德府爲漳河，逕臨漳，入廣平府境，歷成安、廣平、肥鄉、曲周，入于衛河。

滹沱河　源出山西繁峙縣東北三十里泰戲山，歷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盂縣，北入眞定府平山縣界，逕靈壽縣，至眞定府城南，逕晉州，過保定府境東鹿縣南三十里，達于深州，至阜城縣，沙水入焉。沙河在沙河縣治南，逕廣平府城五十里下，流入隆平縣界，滏河入之。滏河源出遼州大行山，至武安縣柏林里伏流，至洺濬里復出，東逕廣平府城北三十五里，至寧晉縣界入于沙河。沙河又逕鉅鹿、隆平二縣，至寧晉縣匯爲大陸澤，爲冀州境西北三十五里，至武邑縣北界三十里爲與河，逕阜城縣西北爲胡盧河，卽衡漳之別名也，入于滹沱河。滹沱河歷河閒府獻縣城南，易水注之，至交河縣，與高河合爲交河，至靑縣，入于衛。

易水　源出易州廣鄉西山，東過涿州南，又東過安州城北，與保定府境沙河合焉。沙河源發山西繁峙縣白坡頭，流逕定州新樂縣界，逕祁州南。唐河北來注之。唐河源自大同府渾源縣，南逕飛狐山，側過唐縣東南，至祁州入于沙河。沙河又逕祁州城西南二十里，至博野縣。滋河來注之。滋河源出靈丘枚回山，逕行唐縣張茂村伏流不見，至眞定府界南孟社復出，東南流逕無極、深澤二縣，過祁州城西南三十里入于沙河。沙河又東入于易水。（案滋河源出靈丘枚回山，元本云源出山西故回山，并謂其誤。畿輔八府地圖說作枚回，靈壽縣志云枚回，府志原本作故回，與金史繁峙有枚回鎭，今據以改正。）易水又東至雄縣南，爲瓦濟河，溫義河來注之。溫義河源發易州城西五河，逕滿城縣北十里名大册河，至淸苑縣北十五里名徐河，逕安肅縣西一十里至新安縣南八里與曹河合。曹河出安肅縣南三十里入于徐河，徐河合曹河曰溫義河，又南與易河合至雄縣南入瓦濟河。至保定縣爲硃河，過河閒府境任丘縣西六十里，至獻縣五里鋪入于滹沱河。

桑乾河　源出大同府馬邑縣西北十里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東流過渾源州北，逕宣府保安州析城西南四十里，洋河東南流來注之。洋河源出塞外，逕宣府城南五里東流，逕保安州城西南一十里（案刊本作一十五里）又東南入于桑乾河。又東入宛平縣境爲盧溝河，至看丹口分爲二派，其一東流出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其一南流逕固安至武淸縣小直沽入于衛河。

淮水　源發河南南陽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桐柏山，北支岡有水，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又東逕汝寧府確山縣、信陽州息縣，至新蔡縣南，汝水從西北來入之，入潁上界，至壽州西北，潁水入之，又東，淝水入之。淝水源出宿州龍山湖，東流至懷遠縣入淮。至懷遠縣，渦水入之。渦水源出河南太康縣，自黃河東流，逕亳城縣北，至懷遠縣東北入于淮。淮水又東，至鳳陽府北境，濠水入之。濠水有二源，東源出鳳陽府城南六十里鍾乳山，西源出府南八十里能湖山，至府城南合流，逕府城西南，有石絕水，謂之濠梁，又東南逕新河口入于淮。又東，池水入之。池河自廬州府界流入盱眙縣附一百四十里，北流入于淮。又東北入泗州，至淸河口，泗水入之。又東，邗溝南入焉。邗溝自大江至揚子鎭南爲伊婁河，又自大江北縣南爲揚子河，東北流逕揚州城東，南北通射陽湖，邗溝入淮。淮水又東，濟迴淮安府城北五里，又東，沭水入之，逕安東縣東入于海。

汝水　源出河南汝州天息山，東流過郟縣南，又東南，滍水合沙河入之。滍水源出魯山縣西堯山，流至葉縣合沙河，沙河源出桐柏山，東流合滍水入汝水。過襄城縣，又東南過郾城縣北，又東南入汝寧府境，逕汝陽、上蔡，又東南逕新蔡，東流入于淮。

潁水　有三源，左源出登封縣東二十五里陽乾山，中源出嵩縣少室山，右源出少室南溪，流入鈞州界，又東南過許州，又東南過臨潁、扶溝二縣，又東南（案刊本無南字）洧水東流注之。洧水源出密縣，東南至新鄭縣會溱水爲雙洎河，至西華縣入潁。又東，過西華縣北，又南過太和縣北，又東南過潁上縣北，又東南入于淮。

泗水　源出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泉並發，故以爲名。循泗水縣北八里始合爲一，西逕曲阜縣，貫府城下，至濟寧州分流南北，北流謂之北淸河，南流謂之南淸河，北淸河亦名會通河，在濟寧州南，自濟寧分水閘至東昌府臨淸閘，凡四百餘里，自濟寧則引泗洸及徂徠諸山谷水注之，至沙灣則引黃河支流自金龍口者合之，自兗州府陽穀縣入東昌府境，至府城東南，北達臨淸入于衛河。南淸河南流過沛縣，至徐州城東北，汴水從西來注之，循城東南至邳州境，沂水從東來注之。沂水源發山東靑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九十里雕崖山，南流逕縣南二里，至沂州，祊水入之。祊水源發大峴山，東南流逕沂州鄒城縣入邳州界，合沂水，沂水西流過下邳城西，西南入于泗。泗水又南至宿遷縣，睢水入焉。睢水有二，一在陳留縣東北四十里，東逕睢州、寧陵縣；一在夏邑縣南二十里，逕永城縣合沙白水爲宿州城二十里，逕靈壁縣北入泗州境，城南二十五里東流逕睢寧縣界，又東北至宿遷縣入泗水。泗水又南至淸河縣西北三汊河口分爲大小二淸河，南達于淮。

南水

大江　源出蜀之茂州岷山，故名岷江。徐霞客遡江紀源曰：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為省五，入江之水為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于河，按其發源，河自昆侖之北，江亦自昆侖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南流，過茂州城，西南入威州境，過汶川縣，而東南至灌縣，別為二：一渠由永康軍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渠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合于成都府城南，過金馬口，至新津縣，皁江水入之。皁江源州岷山，逕溫江縣治西南，東流入成都府界，注于岷江。岷江至眉州城東七里蟇頤山下，為玻瓈江，逕夾江縣，即平羌。經烏尤山下，在嘉定州治東。至嘉定州，與大渡河合。岷江又東南至敘州府城東，與金沙江合，即瀘江。又東，永寧河入之。永寧河源自七星關，北對北流逕烏撒貴州永寧城，又西北逕納溪縣，北流入江。（案七星關別本作七星岡）過瀘州治城東為瀘江，入合江縣界，習江來注之。岷江又東北，過重慶府東南，南江來注之。南江在南川縣，東流會合三溪，方逕并桂行三十里至綦市，自綦市至南江口合于大江。大江至重慶府東北，與嘉陵江會。大江又東至涪州，與烏江合。又東，過忠州萬縣，至夔州府雲陽縣，湖江來注之。湖江源自新寧縣鐵山，逕開縣治南，合清江，過雲陽入江。大江逕夔州府，入瞿唐峽，過巫山，歷歸州夷陵，至宜都縣，清江一名夷水，來注之。夷水自施南發源，流逕施州衛城，東流入荊州府界，逕長陽縣南至宜都縣入于大江。大江逕枝江縣界，沮江入之。沮江在當陽縣北，出房陵縣，過臨沮縣界，漳水入之，漳江源自臨沮縣南至當陽縣北，與沮水合流，逕沮江（案逕別本作過）。沮江在當陽縣治南，至枝江縣界入于大江。大江至松滋縣北，分為三派，下流三十里，復合為一，逕于江陵，至荊州府城南，為荊江，逕公安、石首，而東與洞庭江合，過城陵磯，下合洞庭諸水，逕岳州府臨湘縣，其流清者為洞庭，濁者為大江。又東自嘉魚縣入江夏境，至州西，沔水入焉。沔水源出寧羌，逕漢陽府城西南三十里為沔水，南入大江。過漢陽府城東南，至漢陽縣界，溳河入之。溳水發源在河南桐柏山，縣南流逕黃陂縣東北二百里，入漢陽縣界，與滻泉二水合，滙而南入于江。又過蒲圻縣，陸水注之。陸水自通城縣，逕通城、崇陽二縣境，北過蒲圻縣，入于大江，即陸口。東流，逕武昌縣，入黃州黃陂縣界，至黃州府城下赤壁磯，東過蘄水縣，入九江府西境，龍開河入之。龍開河源發瑞昌縣，清湓(?)東由大江，逕龍開河，距九江府城西二十五里，又遙溝自廬山西流，逕九江城南一十五里，下流合龍開河入于江。至九江府城北，為潯陽江，下流四十里，合彭蠡湖水。又東流，至安慶府城西，皖水來注之。皖水出安慶府潛山縣北，逕安慶府城西入于江。大江環安慶府西、南、東三面，北流至東流縣，又折而東，過池州府北，池河北流來注之。池河源出櫟山，流為貴公明縣，歷仙寓山、倉揆涯，過白面渡，滙為秋浦，秋浦在池州府城西南八十餘里，又北流入于大江。下至銅陵縣，大通河來注之。大通河在銅陵縣西四十里，其源一出九華山，一出衡山，會于東橋湖，注大通，入于江。至荻港驛，荻港河北來注之。荻港河在銅陵縣北八十里，源發黃柴村，官山坑、鄭家潤、曾石澗、南洪風風貫上中下各壩之水，合流至北下匯，入于江。又東，濡淮來注之。濡

須州寧國府南陵縣南六十里呂山，東流逕宣城縣，東溪與中港西游之水相合，流入小淮河，至石硊，西出營港，外港一名青弋江，在太平府蕪湖縣西南三十餘里，與繁昌縣分界入于大江。大江南逕蕪為州，又過太平府城西北七里。（案七里別本作又東）青弋江來注之。青弋江源出涇縣及池州石埭，合中流出蕪湖入于大江。大江又南過和州界，巢湖來注之。巢湖一名焦湖，周圍四百餘里，港汊大小三百六十，占合肥、舒城、廬江、巢四邑境，肥水、桃溪皆注之。肥水源發廬州府城西北四十里雞鳴山，北流三十里分為二：其一西北流入淮；其一東南流，貫廬州府城，過金斗驛，入于巢湖。桃溪發源六安州界，逕舒城縣北三十五里，入于巢湖。巢湖下流其一東南流，逕無為州和州界，為柵江，即濡須口；其一東流，逕和州城北為烏江，入于江。又過應天府西北，秦淮入之。秦淮在上元縣東南二里，西北入于大江。大江又逕六合縣，滁河北來注之。滁河源出廬州府，過全椒縣，與襄水合流，至滁州東南三汊河，會清流水，逕六合縣入于江。大江又逕揚州府儀真縣南，支流為北運河。大江又逕鎮江府城西北六里，南運河入焉，逕常州府城北五十里，過江陰縣西，泰州東南，至常熟縣北，通州南，入于海。

大渡河　原出吐蕃，南流為若水，東流逕黎州城南九十里，為沈黎江，過越巂衛城北，至夾江縣，沫水入之。沫水源出雅州，逕天全六番招討司，東南流至雅州城北，青衣水入之，又東南至夾江縣西九十里入于大渡河。又東北至嘉定州，入于岷江。

金沙江　源出吐蕃共龍川犂牛石下，名犂水，流逕雲南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又逕鶴慶府，由西而東，環北勝州治，至姚安府，大姚江來注之。大姚江源出大姚縣東北一百五十里，發源山西流至大姚縣西北，合姚州小井村之水，折而東流，逕縣南，轉苴河入之，復東北流，又東，打沖河從北來注之。打沖河源自打沖河中左所，逕中前所，至普濟，南流約千里，入于金沙河。金沙江又東，入黎溪州，至會川衛城西南二百五十里，瀘水入焉。瀘水源出吐蕃，南流與番水西流入之，逕昌城西，邛部河水西流入之，又南流逕會川衛城西，入于金沙江。金沙江又東，過武定府元謀縣北，滇池水入之，逕東川府城西一百五十里，折而至府東，牛欄江從南來注之。牛欄江其源出西河，在霑益州治西，東流合東河，東河在馬龍州治東，入尋甸府為牛欄江，逕東川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案別本二十作三十）北流入金沙江。金沙江過烏蒙府西南二百六十里，又東北至敘州府城西南一百三十里為石門江，馬湖水入之。馬湖在馬湖府城西一百八十里，蠻夷長官司前，馬湖在山頂，長二十里，廣七里。又東，泉江南流來注之。泉江在芒部府西北二百八十里。過敘州府城南，入于岷江。

滇池　一名昆明池，周廣五百餘里，在雲南府城南，源出尋甸府治西南六十里果馬山，為龍巨江，一名龍洞溪，流經嵩明州東南一十五里，入嘉利澤。澤周百餘里。又自嵩明州故邵甸縣之東山西山凡九十九泉合流，經雲南府城東為盤龍江，又南與黃龍溪諸水合為滇池。又大堡河北流入之。大堡河出新興州界，經晉寧州，與分流北入于滇池。又渠濫州東北流注之。渠濫州在昆明州東南五里，東北流入于滇池。滇池下流為螳螂川，經安寧州治，過昆陽州富民縣，過武定入

于金沙江。

資江　一名中江。源出汶山。自洛口分支。經漢州及新都縣東。流入簡州資縣界。過內江縣西五里。經富順縣瀘州城北。支江來注之。支江源出富順縣鷺鷥溪。經安寅縣過瀘州城北入于資江。資江至合江縣界。入于涪江。

〔按圖〕西漢水源出陝西沔縣西一百二十里嶓冢山。流經四川保寧府廣元縣界。歷昭化。過劍川。至保寧府閬中縣。曰閬水。至順慶府治東。又東。至合州治東北釣魚山下。合巴水、嘉陵江。至合州治前。又與涪江合。過重慶府城北。東流入于涪江。

巴水　源出陝西漢中府西鄉縣六十里巴山。流經四川達、蓬、廣安三州。至渠縣東。為渠江。又東經順慶府界。流至合州治東北。與嘉陵江合于渠口。

涪江　源出吐番。下歷綿州入潼川州東南。又東南流。經遂寧縣至合州。入于嘉陵江。

烏江　志名牂牁江。以江出于牂牁郡也。其源有二。東源出自程番府界。東北流過龍里衛西。翁首河東入之。翁首河在龍里衛平伐司東南二十五里。下流入清水江。至貴州城南。南明河西入之。南明河在貴州城南。東北流過巴鄉。西歷平越衛西境四十里。過新添司。經貴州城東境一百五十里為清水江。過谷龍為紫江。由湄潭入于西源之烏江。西源出自安順州西堡司西北五十里。東北流經司治前。為谷隴河。貴州城過金筑西境。至威清衛城西。為的澄河。過衛城北。經青山司北。至陸廣驛西。為陸廣河。過清河驛及黃沙渡巡司。南距貴州城北境二百里。為烏江。南岸有烏江關。乃貴播之界河也。過播州司南。至東境七十里。湘江入之。湘江源出播州西北四十里龍岩山。南流經湘山過播州司東。為湘江。府入烏江。經容山司東。與東源之江水會。烏江又東北經石阡府西境一百五十里。龍底江來入之。龍底江在石阡府城南。西流入于思南大江。烏江又東北入思南府城西南十里鯰魚峽。東流過府治南。為水德江。又東流過印江縣。思印江北流入之。思印江源出朗溪司。經印江縣北流入于德江。又東北經沿河司。河由江入之。河由江源出銅仁烏羅司。經沿河司治北十里入于水德江。又東北至彭水縣為黔江。歷新灘關灘。至涪陵入于川江。

〔按圖〕嘉陵江即漢水。〔案別本作西漢水。〕源出陝西鳳縣東嘉陵谷。歷兩當縣。過略陽縣治西。會東谷諸水。流經漢中府城南三里。歷洋縣、石泉縣南。過金州北。漢水又東過鄖西縣南。又東北屈東南。過均州東北。過光化縣西南。漢水又南逕穀城縣東。均水入之。均水源出淅川縣北山。南流過鄖邑南。又東過谷城南東入于沔。漢水又東過襄陽城北。又東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淯水一名白河。源出河南府嵩縣雙溪嶺。東南流經南陽府城東三里。歷新野縣。會梅溪湍河溧水淯山黃渠黑渠四源力等河。與泌水合流。南至襄陽府城北入漢。泌水源出南陽府鄧州內鄉縣東一十二里熊耳山。始華嶺東南

流經內鄉。繞鄧州城北三里。轉東南會趙沫沙溝黃水等河。至新野入于淯水。泌水源出桐柏縣東四十里桐柏山。東流為淮。西流為泌。經唐縣北轉西下。流會清水三家八疊牡丹比江桐澗等河。至襄陽府界入于清水。漢水又南經安陸州治西。過宜城縣東。夷水東流注之。夷水一名蠻水。河源出房縣界。經南漳過宜城西南六十里入於漢。漢水經潛江縣。分為潛江入于江。潛江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今潛江漢水自漢而下。經潛江縣界入于大江。漢水又東南。白水注之。白水源出漢川縣西北界。經縣南一百二十里入于漢。又經當陽縣之東。漢水又東南。溳水入焉。溳水源出德安府東北四十里路尾山石岩下。經德安府城西。隨河入焉。溳河源出德安府城西二十里白兆山下。達雲夢。至于港口入溳河。溳河又東流入于漢。漢水又東南。至荊門州東九十里。至大別山入于江。其水自嶓冢為漾水。沔縣為沔水。漢中為漢水。至荊山東為滄浪水。蓋因地而稱名也。

洞庭湖　在岳州府城西南。一名九江。沅、漸、无、辰、敘、酉、澧、資、湘九水皆合也。又沅、資、湘最大。皆自南而入。荊江自北而過。洞庭瀦其間。名為五瀦。

湘江　源出廣西興安縣海陽山下。西北流至分水嶺。分為二派。曰灕水。流而南。曰湘水。流而北。合越城嶠水。至全州。又合洮、灌二水。洮水源出全州北二十里安山下流入于湘。灌水在灌陽南九十里流經全州入于湘。經東安縣。瀘洪江來注之。瀘洪江在東安縣治東南入于湘。至永州府城西南。永水來入之。永水源出永州府城西南一百里永山入于湘。又東北入永州府界。至湘口。與瀟水合。曰瀟湘。經永州府城北一十里。又東經祁陽西北。祁水東流來注之。祁水源出寶慶府邵陽縣界。東北流九十里至祁陽縣治北東流入于湘。湘江經常寧縣西。舂陵水從東來注之。舂水源出道州寧遠縣東北七十五里舂陵山。東流經桂陽州藍山縣界。又東流至桂陽州界北二十里。舂水入之。歸水源出道州寧遠縣九疑山。東流經藍山縣界南。又東北經桂陽州入于舂陵水。舂陵水又北至常寧縣界。入于湘。湘江至衡州府城東。與蒸水合。曰蒸湘。蒸水源出寶慶府邵陽縣耶薑山。東北流至衡陽縣界。會清陽水。又北流經衡州府城北入于湘。至衡州府東北。耒江來注之。耒江源發郴州城南三十六里黃岑山。北流經郴州城東。為郴江。下流耒水入之。經永興縣至森口。栖鳳水入之。郴江經衡州府耒陽縣界。歷府城北。至耒口入于湘。耒水出桂陽縣南五里耒山。西流資興水入之。又西流八十里。永興鍾溪北入郴水。栖鳳山源出桂陽州南二十里郴州城西九十里龍度山。東北流至郴州界過郴州城北五十里為栖鳳水。又西北流經栖鳳灘。白豹水入之。流至森口入郴水。湘江又東流入長沙界。至於陵江口。攸水西流來注之。攸水一名台水。源出江西安福縣封侯山。西流經攸縣東一十五里為攸水。洣水入之。洣水源出酃縣沐泉。經茶陵縣西北。至攸縣東七里入攸水。攸水又至茶陵江口入于湘。湘江又北。漉水從東注之。漉水一源自江西袁州府萍鄉縣北七十里楊岐山。為岐水。西流過萍鄉縣前下入醴陵縣境。會縣東漉山之水。為漉水。過其縣南。屈從縣西西北流。至漉渚入于湘。又北。漣水東流來注之。漣水資水之別源。出寶慶府邵陽縣東八十里長沙府湘鄉縣西一百八十里龍山。〔案別本作大龍山。〕其水分為二派。一入邵陽為邵水。一入湘鄉為漣水。又瀾漣山與龍山對峙。漣水瀉支出其下奔流數里。有石岩當路。水入岩中伏流六七里。分為三派流出。至湘鄉縣西。七十里又名湘水。東入于湘。合流九十里。會側水。梯破石。轉至縣南。興而為潭。又東過石潭百餘里東流入于湘。又北過長沙府西。瀏水從東來注之。瀏水在長沙府城北五里。源出大圍山。有二源。曰大溪。曰小溪。合流經瀏陽縣

西名沅水過縣前名湄水西流入于湘。又北，潙水從西南來注之。潙水在長沙府城北二十里，源出安化縣芊山，流入湘山青潭中入于湘。又北，過湘陰縣，汨水西流來注之。汨羅江在湘陰縣北七十里，源出江西寧州，至平江縣東南合純溪二水，又西南會昌水下流，合羅水。羅水自湘陰縣分二水，南流曰汨水，一經古羅城曰羅水，至屈潭復合，故曰汨羅，西流入湘。湘江又北，至沅江縣，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流以達于洞庭。

瀟水　源出永州府寧遠縣南六十里九疑山，四水流注于南海，五水北注于洞庭，至三江口，與滙水合。滙水出九疑山，在城據峰三嶧，東江華縣東南，宜水入之。沐水出九疑山女英峯，至江華縣東南爲沐水，入于滙水。滙水又東別爲二，又十里合爲一，經三江口入于瀟水。舜源水出九疑山舜源峯，流至寧遠縣東，西轉而北，與滙湘水合。營水出道州西四十五里營山，東流與滙滙水合〔案別本無滙字〕，經宜陽鄉與舜源水滙水合。瀟水又東北流，至永州府城外，至湘口入于湘。

資江　有二源，一出城步縣與靖州綏寧之間谷間，一出廣西全州界，經新寧縣南，爲夫夷水，至武岡合流東下。又都梁水出武岡州城西南，來注之，經寶慶府城北，邵水入之。邵水源出邵陽縣東八十里龍山，經龍山至寶慶府城北入于資江。資江自寶慶過新化縣北，經安化縣西，凡五百餘里，至益陽縣南，過沅江縣，入于洞庭湖。

沅江　源出四川播州與拜何江，分嶺而分者也。出拜何江，烏江也。其源自黃平所爲黃平河，過偏橋司治西，東流，盧洞河入之。盧洞河源出苗境，東流於盧洞司南，與龍蟠城合，與隆大河小河入于鎮洋江。至鎮遠府城南，爲鎮洋江。一名溈水，乃五溪之一，亦名舞溪，一水五名，舞之變耳。東流經清浪衛，清江北來入之。清江一名龍溪，在思州府城南，下流合思州諸溪水入于平溪大江。又東經平溪衛，至麻陽，錦江入之。錦江其源自銅仁府西北梵淨山，經府城西爲銅仁小江，合提溪、省溪諸江，流水至府治西南爲銅仁大江，入沅州麻陽縣治西，流九里爲錦江，流經縣下入沅江。沅水又經黔陽縣西南，又經靖州會同縣西境，洪江來入之。洪江源出黎平府洪州司治北，下流至靖州城東會渠陽江。渠陽江源出靖州通道縣之東北一百里，繞西分界佛子嶺下，合衆流環靖州城東，入于洪江。洪江自靖州西流三百四十里〔案三百一作二百〕至會同縣西南洪江驛入于沅江。又經〔案一作又東〕溆浦縣，敍水來注之。敍水有二源，一出龍潭，在縣南一百二十里，至黔陽界，有溪東流，至洑檢司前，向西而爲龍潭之水，由地中行者二里，出而南流六十里，繇愛之水自東而始入，播溪之水又六十里；一源出龍潭，在縣東二十里，自龍家山由西南爲溆，二水至縣南爲雙龍江，經縣西二十里下流入于沅江。沅水又歷辰州府城西南五里，酉水入之。酉水源出四川酉陽，歷辰州府城西南五里，東入于沅。又東，辰水入之。辰水在辰州府東，源出府城東二百四十里三峙山，南流入沅。沅江入常德府桃源縣境，經府城南，東流過龍陽縣，北入于洞庭湖，自發源至入湖，東北流凡二千五百三十里。

澧水　源出岳州府慈利縣西歷山下，流合漊水。漊水在慈利縣，源出歸州，東流至保溪，合四十八溪而爲一水，南至觀渡，合澧水。至石門縣，漊水來入之。漊水在石門縣西一百七十里，流經水南山，經泉山合爲泉南溪水，至縣西四十里入于澧。澧水又流至澧州城下，涔、澹二水來入之。涔水在澧州東二十五里，澹水在澧州城北七十里。又東，道江水注之。道江在澧州城東北，道江水入華容縣，南北爲華容河，南爲澧水。又東過安鄉縣北，入于洞庭湖。

新牆河　在岳州府巴陵縣南六十里，發源臨湘縣相思山，至潼口，注于洞庭。

彭蠡湖　一名鄱陽，一名宮亭。在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周四十里，長三百里，經南康府東南，西接南昌，東抵饒州。在鄱陽縣西四十里。納贛、盱、鄱、饒、袁、脩諸水，北流入于江。

贛江　源自章貢而來。貢水源出汀州新樂山西，西南流經瑞金，南入會昌，北濂水入之。濂水源出安遠縣北，流至會昌縣界入于貢。貢水又西北流至雩都，廣化水、雩水入之。廣化水源出寧都縣，經雩都縣境南入于貢；雩水源出雩都縣之雩山，西南流入于貢。貢水又西北流，綿水北來入之。綿水在興國縣東北。又西北流，三江水南來入之。三江水在龍南縣，自乃桃水、濂水之會流，北經贛入于章。又西北，至贛州府城東，爲貢水，環城而北，與章水合。章水源出南安府大庾縣西南一百三十里聶都山，東流至南安府城南爲橫江，經南康縣治東北流，犹水從西來注之。犹水源出湖廣郴州桂陽縣東北一十七里，山水經北流一百五十里入江西南安府界，流經上猶縣治南，爲犹水，東流至南康縣界入于章。至贛州府城西爲章江，環城而北，與貢水合，名爲贛江。北流一百里，凡二十四灘，怪石多險，至萬安縣，折而東流，遂水西來注之。遂水在龍泉縣治南，源出左右二溪，歷八十四灘入于贛。過泰和縣東，雲亭江東來注之。雲亭江一名澄水，源出興國縣界，經泰和縣南，西北流至珠林入于贛。贛江北流至吉安府城東南，禾水東流來注之。禾水源出永寧縣西禾山，經永寧縣北，至永新縣南爲永新江，東流，瀘水注之。瀘水源出安福縣西二百二十里盧肖山，至安福縣城北爲瀘水，東流至江口，從安福縣東南東流來合之，入于禾水。禾水又東流至泰和縣西五十里爲早禾江，由瀘陵神岡山下入于贛。贛江逕吉安府城東，又吉水來注之。吉水源出永豐縣，至吉水縣南爲吉水，入于贛。贛江又北流經峽江縣東，至臨江府城南五里爲清江，袁江水東流來注之。贛江又東北流入南昌府豐城縣南，豐水來注之。豐水在豐城縣南一百八十里，出自杯山，繞豐城縣過東入于贛。贛江東北流至南浦，折而北流，至南昌府城西南，蜀江來注之。蜀江一名〔案別本云蜀江一名富河〕源出寧州府義寧縣龍河，源流至上高縣江合新昌、萬載江，經瑞州府城南，東流至豐城之象牙潭〔案一本無潭字〕入于章江。贛江逕南昌府城西爲章江，又奉新江東流來注之。奉新江自寧州府城東南奉新縣南爲奉新江，東流入于章江。章江又北流，入于彭蠡湖。

袁江　源出袁州府萍鄉縣西瀘溪，過縣北，又至縣東北，羅霄水來注之，經袁州府城西十五里爲稠江，至北門外爲秀江，下經分宜縣東南，袁江又東至新喻縣南，爲喻水，至臨江府西境，太平江來注之，至臨江府南十里入于清江。自袁州府城至清江凡八百四十里。

脩水　源出南昌府寧縣西六十里幕阜山，自艾城東北流，過南康府建昌縣治南，約七百餘里入于彭蠡湖。

盱江　源出建昌府廣昌縣血木嶺，流六十里爲盱水，又二十里爲巴溪，又八十里至廣昌縣前，又三十里入南豐縣境，東北流百餘里，至建昌府城東南，沭水東來入之。沭水源出福建泰寧縣界，經新城縣西四十里，飛猿水從新城縣東境西北流來合之。沭

水又西北流入于旴江。旴江又東北流二百餘里，入撫州府境，爲汝水，流經金谿縣南，曲折行百餘里至撫州城東，抱城西北，西寧水注之。西寧水源出崇仁縣南一百里華蓋山，合宜黃水至崇仁縣西五里爲西寧水，下流曲折五百餘里，至西津入于汝水。旴江入南昌界，過豐城縣，東北流至南昌府城東南三十五里，又東北，入于彭蠡湖。

鄱江　源出浮梁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櫥木山下，西流百里至浮梁縣南爲昌江，又西，樂安江來注之。樂安江源出徽州婺源縣西北五十八里大廋山，爲婺水，至德興縣北二十里爲㶭溪，又西北建節水來注之，建節水源出廣信弋陽縣西北流經德興縣西南，下流入于樂安江。樂安江又西北過樂平縣治南，爲樂安江，下流入于鄱。下流經饒州府城南門外爲鄱江，環城流，至西北復分爲二，俱入于彭蠡湖。

上饒江　源自福建建寧府界，流經永豐縣界爲永豐溪，西流，永平溪注之。永平溪在永豐縣東四十五里。又西流，玉溪注之。玉溪在玉山縣東五里，下流入上饒江。經廣信府城北爲上饒江，𣽂溪、朱溪皆西流來注之。𣽂溪在廣信府城西一十里，朱溪在廣信府城西八十里，二溪俱出靈山，西流入上饒江。又西北，（案別本云又西流。）至弋陽縣東二十里爲弋陽江，經貴溪縣南爲薌溪，入饒州府境，經安仁縣前爲錦江，白塔河入之。白塔河在安仁縣東，源發廣信龍虎山，及撫州金谿縣，合流入于錦江。下流餘干縣，東北流由鄱江而入于湖。

北運河　一自大江經儀眞縣南爲獅子河，一自大江經揚子鎭南爲伊婁河，俱至揚州府城西爲邗溝，過邵伯，歷高郵州寶應縣，抵淮安府入于淮，自大江至淮凡三百餘里。

南運河　自浙江杭州府餘杭，經嘉興府西，過吳江縣東，太湖水過之，經蘇州府城西，歷無錫，貫常州，抵丹陽縣呂城壩，又經丹陽北，練湖水注之。練湖一名練塘，在丹陽縣北，周一百二十里，納長山諸水凡十二派。（案別本作十一派。）又至鎭江府城西爲海鮮河，北入于大江，自餘杭至京口約七百餘里。

太湖　禹貢曰震澤，周職方曰具區，縱廣三百八十三里，周三萬六千頃，跨湖、宜、蘇、常四郡，距湖州府城北二十八里，蘇州府城西南三十里，常州府城東南一百里，連武進、無錫、宜興三縣界。其上流自西南而來者爲苕溪，西北來者爲荆溪。苕溪有二，一出杭州天目山，由於潛、臨安東流過餘杭縣治南，經錢塘縣境，東北流至湖州府治東南入于霅溪；一出湖州天目山，至安吉州合獨松嶺溪水東流，經府城南爲霅溪，至府城東南與杭州苕溪合，北流注于太湖。荆溪在金壇縣北，源出右荆州城，流入常州界宜興縣荆南山北，上通蕪湖，下注震澤。志云，中江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震澤分流入于海，其東北流者經吳縣東，同運河爲吳江，至蘇州府城東播爲婁江，至崑山縣東南六里爲新洋江，至太倉州東爲劉家河，入于海。其東南流者過三泖，一名𣻶亭谷水，在松江府城西南三十六里，以近山涇曲者曰圓泖，近泖橋闊者曰大泖，自泖而上，

縈繞百餘里曰長泖，經松江府城北七十二里爲松陵江，一名吳淞江。經𣻶亭西南入于黃浦，黃浦在松江府城東南一十八里，又東北流至上海縣入于海。

浙江　其源有二，一出徽州婺源縣北七十里浙源山，名浙溪，一名漸溪，東流經休寧縣南，率水入之。率水出休寧縣東南四十里率山。至徽州名徽溪，揚之水入焉。揚之水出績溪縣東六十里大鄣山，西流至臨溪，經歙縣界，抵府城西入徽溪。爲灘三百六十，至淳安縣南爲新安江，又東，軒駐溪從北來注之。軒駐溪在淳安縣東五十里。又東，壽昌溪從南來注之。壽昌溪在壽昌縣西六十里。經建德縣界，至嚴州府城南，合衢水。一出衢州，金溪北注，文溪南來，金溪源出開化縣，爲金溪，西北流經府治名金溪，又轉而東南流，經常山縣，東流文溪入之，文溪由江山縣之石鼓山東北流，永豐水注之，至江山縣南名文溪，下流合于金溪。會于衢州府城西二里，名信安溪，環城西北，東流入龍游縣界，號盈川溪，又東，經蘭谿縣東，陽水入之。東陽江其源出東陽縣大盆山，一出處州縉雲縣，雙溪合流至府城南爲谷溪，西流爲蘭溪，至嚴州府城東南二里入于浙。又東至嚴州府城南與徽江合，浙水又東，至富春山爲富春江，又東至桐廬，桐江北來注之。桐江源出天目山，經桐廬縣北三里東流入于富春江。又東，浦陽江南來注之。浦陽江源出金華府浦江縣西六十里深裊山，經浦江縣界北流，抵諸暨入于浙江。又東至杭州府城東三里爲錢塘江，又東，錢清、曹娥二江入之。錢清江在紹興府城西五十五里，曹娥江在紹興府城東南七十里，錢清、曹娥二水入于浙江，三水所會在紹興府城北三十里，謂之三江海口。浙水又東而入于海，海口有山居其海中，湖每晝夜再至，其勢之大小，隨陰陽之交變也。

鄞江　其源有二，一自奉化合它山之水東流，經奉化縣北四十五里爲奉化江；一自上虞縣太平山，經餘姚縣治南，名姚江，湖上下二百餘里，而水不鹹。歷慈谿縣境，東流俱至寧波府城東三港口，合名鄞江，東流至定海縣治爲大浹江，入于海。

靈江　一名澄江。其源一自天台關嶺，一自仙居，至台州府城西一十里，合爲靈江，潮至此而止。經府城南，環繞郛郭，東流入于海。

永寧江　在黃巖縣西北，有二源，大源出廬山，東南流至左溪村，小源出黃巖山，東北流至大溪，與大源合，經縣北，東流入于海。

永嘉江　舊名甌江。源自遂昌，經松陽，至處州府城南二里爲大溪，東至靑田縣，又合龍泉、松溪諸水，東南流，至溫州府城北爲永嘉江，又東入于海。

安陽江　在瑞安縣南，又名飛雲渡，渡之西有中洲，東入于海。

運江　在漳江縣治南，東流入于海。

建水　源分東西二溪。東溪源出浦城之東，西南流約二百里，至建寧府城東，名東溪，過城南至城西，入于西溪。西溪源出崇安縣西北分水嶺，其下二源入江西界。過崇安縣北至建陽縣東南，交溪東流注之。交溪在建陽縣東南，合武夷九曲之水，又注于東山下南入建水。　至建寧府城西，名西溪，與東溪合為建水。又南，松溪東來注之。松溪源出處州慶元縣之松源，經松溪縣南入于建水。　又南至南平縣治東，西合翠雲溪。翠雲溪源發邵武府光澤縣，西北至邵武府城北，東流經延平府順昌縣西，沙溪來注之。沙溪源出汀州府寧化縣，水勢險峻，如龍門，經清流、永安至沙縣南，為沙溪，過縣東至延平府西南，入于翠雲溪。　過府城東，與建水合，名為劍津。又東南流，龍溪入之。又東南流，抵福州府城南一十五里，為南臺江。自分水嶺至此凡七百餘里。又東南三十里與江東西峽合流入于海。

洛陽江　源發泉州府惠安縣，至晉江縣南二十里入于海。

晉江　源發德化縣西，至縣南為丁溪，至南安縣西一十里為金溪，過縣南，東流至晉江縣治南，為晉江，入于海。

漳江　源出汀州連城縣，東流經長泰，又東南流至漳州府城東北，九龍江入之。過漳州府，東入于海。

汀水　源出汀州府北新樂山，與貢水分流。　至汀州府城而東，遂南流，經上杭、永定、武平，溪水入之。東南流，遶饒平、大埔，又南流至潮州，鹽河、程江水入之，又南入于海。韓水皆東流，至汀水始南流，過以水合丁，為汀也。

甲子門水　自長樂經海豐縣東，南入于海。宋端宗驛南駐于此。

廣江　合左、右與灘江、滇水、龍川也。右江源出貴州都勻府西南境，合十二渡水，過府城南，為都勻江，經獨山州，入廣西南丹州，過慶遠府城北，又東流，至柳州府界，融縣江北來注之。融縣江源自湖廣靖州西南，流入貴州黎平府西境，為古州江，東流至永從縣東南，流合為福祿江，又東合大居江為南江，入廣西柳州界，經融縣，入柳江。　柳江又東至柳城縣西，融水入之。融水出柳州府北懷遠縣，南流經縣東，為融水，又名融江，下流與貴江、思回江、浪溪江、丹江、福祿溶水合，經柳城縣西入柳江。　又東至柳州府南，為柳江，抵柳州府城東南，洛清江東來注之。洛清江在雒容縣一百二十里，源自桂林府，流至縣界入柳江。　南流經來賓縣東，罪澗江西來注之，經象州至潯州府城北，東流為黔江，經城東南為潯江，與左江合。左鬱右黔二江合流，至平南縣東南，為鬱江，亦名都泥江，至平南縣北，烏江在縣西入之，白馬江在縣東入之。又江又東流過藤縣北，為藤江。又東，繡江入之。繡江源出廣東新州府北，流經容縣，容江注之，至藤縣東南為繡江，入于藤江。　藤江又東流，至梧州府城西，與灘江合流為桂江，東流至梧州府城南，為大江。陸川從南來注之。大江又東入廣東肇慶府西封川縣。

東安水從封川界南流來注之。東安水在肇慶西，州府城北四十里。　大江過德慶州南，又東，瀧水北流來注之。瀧水源出羅定州境，經瀧水縣西南八十里北流入于大江。　大江經肇慶府城南，又為西江。即端溪。　又東，新江北流來注之。新江源出新興縣亂山，經府城南六里，名新江，北流入于大江。　又東，綏江南來注之。綏江源出梧州府懷集縣懷溪水，合興寧、化蒙、內廣、寧合溪中、下瀧、佛岡、甘洞、鶴花、多羅、歸水、白鐵中山，由瀧而下，瀉流至廣東四會縣治南為綏江，入于大江。　大江又東至廣州府南海縣西，為西江。

北江　湞水入之。南流，又合東江、龍川，入于南海。

牂牁江　一名烏泥江。　其源有二，俱出程番府：一自金筑司治北為麻線河，至府城西境為七曲江，過廬山東，經洪番、方番，至為番司南，為大華河；一自上司馬橋治東北流，經小程番、盧番北境，南流遶府城東，過臥龍司西，與大華河合，為牂牁江。遶臥龍司治南，又為遶翠江，過羅番大龍司治北，回龍江南流來注之。臨回龍江在金石番司左。　折遶大龍司，東入廣西泗城州，經慶遠府境，達遶江來賓縣南，東流榮迴約千餘里，入于右江。

左江　上流即盤江，又名牂牁江，源出烏撒衛界，過雲南霑益州，有二源：其一北流曰北盤江；其一南流曰南盤江。州據二江之間，北盤江自霑益州東北流入貴州普安州北境，折而東南流，經安南衛城東界，至永寧州境，與南盤江合。南盤江自霑益州西南流，白石江入之。白石江在曲靖府城北八里。　經貴州普安州西南境南流，遶雲南羅平州境之西，下流，瀟湘江入之。瀟湘江源出馬龍州木密守禦所界，由曲靖府城南為瀟湘江。　又東流，至貴州永寧州，與北盤江合。盤江經永寧州頂營長官司西四十里，南流入廣西泗城州，歷山林峒，由奉議州城北，經州境為左江。東流過隆安、武緣，至南寧府城西五十里合江鎮，與龍江合，是為大江。又東，西江水來注之。西江水在武緣縣西，源出明山界本縣，南流入于大江。　大江又東，八尺江注之。八尺江源出廣東欽州界，北流至南寧府城東南六十里，為八尺江，入于鬱江。　大江東流入橫州，號為鬱江。下流，清江、武流江、秋風江、東班江來注之。清江在橫州東一十五里，源出從化鄉，入于鬱江。武流江在橫州東南五十里，源出廣東靈山縣界，至橫州入于鬱江。秋風江在永淳縣南一十里，源出靈山縣界，流入鬱江。東班江在永淳縣北九里，源出賓州領方縣界，流入鬱江。　又東，賓江來注之。賓江一名浮江，在貴縣西二里，水來自賓州界，入鬱江。　鬱江又東流至潯州府城南，又名南江。又東流，與右江合。

龍江　源出交趾廣源州，合七源州水，歷龍州城南為龍江。下思明，明江入之。明江源出思明府城東南上思州南六十里十萬山，流至上思州治西為上思江，至右萬寨與小江水合，又流過思明府治南，為明江；又有硬水在思陵州治南，源出州治南二十里硬山，北流出州治前，明水合之，流入思明府，會于明江。明江又北流一百八十里入龍州龍江。　龍江入太平府界，會崇善縣水，至羅陽縣，馱排江入之。馱排江源出太平府永康縣，西流至羅陽縣入于龍江。　至江州，歸安水入之。歸安水來自上思州，流經江州入于龍江。　龍江至南寧府合江鎮，入于大江。

灕江　源出廣西桂林府海陽山，流五里分為二，北為湘水，南為灕水。灕江至靈川縣東北，銀江入之。銀江在靈川縣東北，東流入于灕江。東南流至桂林府城南，陽江入之。陽江源出靈川縣思歸山，東流入于灕江。又南合相思江。相思江源出臥石山下，廣且深，初經相思埭分水，化東西流，東流至桂林府城南五十里合灕江，西流合白石水至永福縣入于灕江。灕江又南逕平樂府城南，又合荔水。荔水源出柳州界，歷修仁、荔浦二縣入于灕江。至梧州府城西入于廣江。

湞水　亦名北江，源出大庾嶺，流經南雄府城南，又名保水，始興縣在其東北，杜安水西流來合之。杜安水源出信豐縣深溪嶺子源，至始興縣東北三十八里，西流入于湞水。湞水西南流，淩江水來合之。淩江水源出贛都百丈山下，流合昌水，至南雄府城西入于湞水。又西合涮水。涮水在始興縣東一百里，源出贛州龍南縣界，下流與湞化水合。湞水逕韶州府仁化縣治南，合湞水入之。合湞水源出仁化縣南，流二百五十里入湞水。又逕韶州府城東，黎溪入之。黎溪在韶州府城東九十里，源出始興縣東坑嶺，西流入湞水。又南流，合武水為曲江。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逕宜章縣南流入樂昌縣，又南流至韶州府城東入于湞水。下流至英德縣西一十五里，南山對峙夾水，號湞陽峽，又合翁溪。翁溪源出翁源縣羅⋯山，西南流一百四十里，至英德縣入于湞水。湞水逕廣州府，湟水合焉。湟水在廣州府連州城下，東注陽山，出洸口，入于湞水。至南海縣西入于西江。

龍川　亦名東江，出贛州安遠縣，南流過龍川、河源，至惠州府城，西江注之。西江出惠州府西南，流至淡水場，東抵惠州府城，與龍川合。龍川又西流過博羅縣界，又西入廣州府界，至番禺縣，增江注之。增江源出龍門山，東南流合防水，逕增城縣東，分流，東支入牛潭，南支至番禺入于龍川。合流入于廣江。

漠陽江　源出古銅陵縣在陽春縣境。北雲浮山下，南流過肇慶府陽春縣，合羅鳳水、博麻水，逕陽江縣廢南恩州城，通北津港門，入于海。羅鳳水在陽春縣北五十里，其流繞縣西入漠陽江。博麻水在陽春縣東北三十里，源出射木山，西南流入漠陽江。

鑑江　源發廣東高州府電白縣鑑山，逕高州府城東北，合淩、羅二水，東南入于海。二水源俱發廣西北流縣。淩水出扶來山下，羅水出峨石山下，南流七十里而合。

廉江　卽合浦江，源出廣西容縣大容山，南流至廣東廉州府州江口，分為五江，曰州江、陳屋江、白沙墟江、大橋江、新村江，環流府城西南入于海。

欽江　源發廉州府靈山縣北一十五里洪牙山，過欽州東，乃南入于海。而州西二十里漁洲江，又十里鳳凰江，州東二十里平銀江，州南一百餘里防城江，俱注之。

瓊海潮候　天下之潮皆一日兩汛，惟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

元江　一名禮社江，原自雲南府趙州白崖瞼江，東南流，逕楚雄府，馬龍江入之。馬龍江源自姚安府，入楚雄府鎮南州西南，逕南安州東，又東南入于元江。又東南流，逕元江府城，又東逕臨安府城南，入納樓茶甸界，為祿豐江，逕蒙自縣為梨花江，東南注于交趾清水江，入海。

瀾滄江　源出吐蕃嵯和歌甸，南流逕麗江府、蘭州西北，入大理府雲龍州西南，過金齒司城東北八十五里羅珉山，逕蒙化府西南一百三十里，至順寧府城東，又南與樣備江合。樣備江源自劍川州，逕浪穹縣、鄧川州，點蒼山合西洱海，逕大理府趙州西南境，歷蒙化府順寧府，流百里入于瀾滄江。西洱海卽古葉榆河也，自鄧川州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匯于大理府城東，形如人耳，周三百餘里，下流合于樣備江。又東南逕景東府南一百餘里，過大侯州南二百五十里猛彌山之麓，入元江府，與元江流繞其城，又南至車里，過交趾入海。

大盈江　有三源，一出赤土山，流為馬邑河；一出龍潭山，瀦為小湖，流為高河；一出羅生山，流為羅生塢河。三山皆在騰衝司境。逕雲南騰衝司城，自東而北而西，三水合為大盈江，又名大車江，南流入南甸宣撫司，分為小梁河、大盈江，與小梁河並西南流至干崖司。小梁河為安樂河，而合于大盈江，折流而西一百五十里，為檳榔江，至北蘇猛界，注金沙江，入緬甸司。麓川江來注之，同流入海。

麓川江　源出峨昌蠻地七藏甸，逕甸𠕇高黎共山北渡口，又逕芒市司境，至緬甸司太公城，入大盈江。

潞江　本怒江之訛，源出雍望，逕潞江安撫司，北合平市河，入大盈江。平市河一出甸頭山，一出石甸寨，合流逕施甸西，又南合諸眾澗水，逕新橋山口，下流入潞江。

跋

先高祖遺獻公以理學文章垂名百有餘年。海內既望海若而尊斗杓矣。溯及星緯、律術、卜筮、象數各家言。無不博綜。如肉貫串。篤老支牀。矻矻著述。自康熙雍正間竹浦故里滯經水火。遺書斷有存者。壬辰秋。奉檄來省。適盧子京甫舉今水經、匡廬游錄二帙相畀。則續鈔堂故物也。衆家無鈔肖。係學子初握管者所錄。字多魚魯。因先取今水經校閱一過。謀梓以行。友人新安鮑君以文。好古士也。一見忻然。即任剞劂而屬識於後。竊惟地理之學最易承訛襲謬。而水其輿地之脈絡也。流則燦然。雖間有遷徙。而南條北條之分。或原或委之異。其來蹤去跡。固可由今而溯古。亦可沿古以知今。非如郡國建置之名號紛挐糅襍。彼此互岐。而無如講地理者之承訛襲謬。則水亦幾如郡國建置之名號之不可究詰也已。今水經之作。先之以表。次分疏其節目。一切庖言勦說。汰盪不留。承學之士。省覽即得。殆用力寡而於功多者矣。近時德清胡徵士朏明。纂禹貢錐指。人多遺議。天台齊侍郎次風述水道提綱。侍郎浙人也。其述浙水即有誤處。則此書其質的也歟。至此書之緣起。具 先高祖自敍中。茲不復贅。乾隆癸巳閏三月上浣日元孫璋謹識。

崑崙河源考

萬斯同撰

崑崙河源考一卷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有廟制圖考，已著錄。是書以元篤什言河源崑崙，與史記漢書不合，水經所載，亦有謬誤。因歷引禹貢、禹本紀、爾雅、淮南子、及各史之文以考證之。考張騫言河源出鹽澤，司馬遷又言河源出于闐。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後來諸書，都無異說。唐書吐谷渾傳始有李靖望積石山，覽觀河源之言，而亦未確有所指。迨至篤什奉命行求，稱得之朵甘思西鄙，潘昂霄等妄為附會，經傳音譯舛訛，遂以鄂敦塔拉之潛行復見者，指為河源，以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即古積石山者，指為崑崙。元史因而採入地理志中，耳食相沿，謬誤益甚。我國家德威遐播，天山兩道，盡入版圖，月窟以西，皆我戶闥。案圖考索，知河有重源，篤什所訪，僅及其伏地再出者，而河水之出葱嶺于闐，注鹽澤，潛行至積石者，則篤什皆未之見。伏讀御批通鑑輯覽，致辨精詳，河源始確有定論。斯同此書，作於康熙之初，核以今所目驗，亦尚不盡脗合。然其時西域未通，尚未得其實據，而斯同穿穴古書，參稽同異，即能灼知張騫所說之不誣，而極論潘昂霄等之背馳舛亂。凡所指陳，俱不甚相遠，亦可謂工於考證，不汨沒於舊說者矣。録存其書，益以見聖鑒折衷，超軼萬古也。

崑崙河源考

清　鄞縣萬斯同撰

禹貢。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敍。

孔安國註。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敍，美禹之功及荒遐也。馬融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帝紀云，北發渠搜是也。孔穎達云，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西域，故末以西戎總之。鄭元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皆西戎也。王肅云，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并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為一，通西戎為四也。鄭以崑崙為山，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為山也。

禹本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上有醴泉瑤池。（言其上至高，日在山西，則東方晦而成夜，日在山東，則西方晦而成夜。）

山海經。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邱，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於大杅。是多怪鳥獸。

郭璞註：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河水出山東北隅，赤水出山東南隅，洋水出山西北隅，黑水亦出山西北隅。無達、氾天、槐塗、大杅，皆山名。吳任臣廣註：十洲記云：上有金臺玉闕，天帝君之居治處也。葛僊翁傳：崑崙一曰元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皆僊人所居也。洋水，按水經注引經作漾水，出崑崙西北隅。又許慎、呂忱、孔安國、常璩，並以漾水出隴西，則洋水或一名漾水，未可知也。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　水西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於蠃母之山。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邱，洵水出焉，南流注於黑水。　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

郭註：冒，猶覆也。積石山在今金城河關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吳註按：一統志，積石在西寧衛境廓龍支縣之南。夏允彝禹貢合註云：積石有二，河水經大積石，又東北流至小積石，一名唐述山，土人以鬼爲唐述，蓋傳其山有鬼神往還也。（愚按郭吳二家之說，只解禹貢之積石則合矣，若解山海經之積石，恐未合也。據經自崑崙至積石皆西行，此積石在崑崙之西二千一百里，據經在西，新解者乃在東，毋乃剌謬乎。）

按此經所言崑崙，不知在西域何國。據其上文，謂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於泑水。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於流沙。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泑水，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邱。（自西次三經之首至此，皆山海經文。）自崇吾至崑崙，凡歷二千四百一十里，其間一千五百一十里西北行，五百里西行，惟槐江至崑崙四百里西南行，今雖不知崑崙所在，即以經文考之，中兩言泑水，一言泑澤，泑水即泑澤也，泑澤即鹽澤也，鹽澤即蒲昌海也，去玉門陽關止三百餘里，二關在漢爲燉煌郡境，西出關即是西域，明燉煌地，以肅州之嘉峪關爲界，二關東距嘉峪，不過八九百里，由是言之，經之所謂崑崙之在玉門西千里之外，與漢武所名之崑崙，當不甚相遠，或者漢之崑崙，即古之崑崙，歷世久遠，人莫能知，漢武以意度之，適與相合耳。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

郭註：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方八百里，高萬仞，謂其墟基廣輪之高卑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吳註按：王崇慶云，疑其重出，非有二崑

崙也。十洲記云：崑崙有三角，正北曰閬風巔，正西曰元圃臺，正東曰崑崙宮。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蔡沈云：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古之言河源者不一，元都實謂出火敦腦兒，明僧宗泐親至其地，云出伊卜鍊必瑠山，要皆崑崙之異名也。按前一條見本經第二卷西次三經之內，後一條見第十一卷海內西經之內，郭註謂有二崑崙，吳註謂其重出，恐謂此者非出一人之手，此即西山經崑崙特記者有詳略耳。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郭註：弱水，其水不勝鴻毛。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東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澣布是也。即此山之類。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穆天子傳曰：乃紀名迹於弇山之石，曰西王母之山也。然則西王母雖以崑崙爲宮，亦自有離宮別窟遊息之處，不當住一山也。故記事者各舉所見而言之。吳註：化書經曰：崑崙山九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竺乾書曰：阿耨山即崑崙也，一名須彌，訛呼疏彌，在于闐國西一千三百餘里，其水分流四面去，入中國者爲黃河，注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十洲記云：崑崙山弱水，周迴繞匝，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元中記曰：神邱有火穴，光照千里，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載。括地圖曰：崑崙之弱水，非乘龍不得至。水經註曰：流沙西行，極崦嵫之山，北山有石，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神異經曰：荒外有大山，生不燼之木。胡應麟筆叢曰：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是人類殊別。穆天子傳云：天子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天子執白圭元璧，獻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言語，與常人無異，無所爲豹尾虎齒之象，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之，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任臣謂西王母黃帝時乘白鹿授地圖，舜時獻白玉琯，穆王時西王母來賓，不過西方一國，如八百媳婦名耳，若豹尾虎齒，則亦貫胸脩耳之類，又何足怪。後世好事家以西王母等於麻姑上元夫人之列，至謂漢武降西王母於七夕，若果有其事者，則文人附會之過也。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漢書西域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

按此一條，見山海經第十六卷大荒經內，別一崑崙也。考禹本紀，崑崙高二千五百里，去嵩高五萬里，若海內西經之崑崙，則在于闐國內，于闐去洛陽止一萬一千七百里，見於後漢書，而洛陽去嵩高不遠，安得有五萬里，故禹本紀之崑崙，疑即大荒經之崑崙，而決非海內西經之崑崙也。

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

淮南子．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黑水出其西北陬．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

水經．崑崙墟在西北．

酈道元注．三成爲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曰板松．二曰元圃．一名閬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廣雅云．崑崙墟有三山．閬風、板桐、元圃．淮南子云．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山上有增城九重．楚辭云．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樊康黃從精云．精友案板桐．但未聞板松耳．蓋形近字譌．）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於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四千七百里．外國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綿褫．（褫當作邈．經記綿邈．）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北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璞純以爲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按張仲事出韓詩．而漢譯誤．）（漢書溝洫志．議河濁不宜溉田者．乃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字仲功．今稱張仲．疑誤．）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恆濁．方江爲狹．比淮濟爲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善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述征記．郭緣生所撰．）

水經河源辨

桑欽水經．首敍崑崙．以河源所從出也．其言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是數言者．吾皆疑之．山海經言崑崙有三．其一見西次三經之內．曰崑崙之邱．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不言其道里．其一見海內西經之內．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此即西次三經之山．但言有詳略．非二山也．其一見大荒

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下有弱水之淵環之．而亦不言道里．惟禹本紀言．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去嵩高五萬里．爲地之中．而淮南子則言高萬一千里．夫三書所言．其高不一．欽書既據山海經．則當言高萬仞．若據禹本紀．則當言高二千五百餘里．乃河水所出．則從山海經．去嵩高五萬里．則從禹本紀．而高萬一千里．又從淮南子．數言之中．自相謬戾．曉人固當如是乎．夫河水所出之崑崙．山海經所云者．在西域于闐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長安去嵩高不過千里．今言去嵩高五萬里．則是大荒之崑崙．非于闐之崑崙也．大荒經明言下有弱水環之．其非河源所出可知．何得言河水出其東北陬．河之源則引海內之崑崙．山之高則引大荒之崑崙．何胸中憒憒如是．豈後人可欺．而事在絕域者．可漫臆而妄道耶．夫欽仕於王莽時．其於武帝之窮河源．及史記之張騫傳．必且見矣．何故不從其說．而妄引大荒之崑崙．今大荒經具在．河水何曾出其下哉．此爲水經之第一謬．而謬妄已如此．其他又從可知矣．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水經積石辨

山海經之言積石有二．一曰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又西者自崑崙西行二千一百里．方至積石．其水西流．史記所謂于闐之河．水皆西流注西海是也．一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入於渤海．又出於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史記所謂于闐之東．水皆東流注鹽澤是也．二山東西相距．不知幾千里．不可合而爲一明矣．乃桑欽水經．謂崑崙墟在西北．是合二山而爲一矣．夫河水冒以西流．本指西方之積石．禹本導之積石．山海經皆有是言．欽乃移於其下．既已大謬矣．更於西流改爲西南流．不知河自鹽澤而下．實皆東流而非西流．加一南字於水道終不合．其可以是曲解乎．故河水冒以西流之文．言於西方之積石則可．言於東方之積石．必不可．況東方之積石．乃兩山夾峙．河流其間．非冒也．欽故變其文．乃全昧其義．是用山海經而反背乎經矣．酈道元之註．披辭於此．亦不能辨．孰謂此書爲不刊之定論哉．

史記大宛傳．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其後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烏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信之也．

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

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

按于闐東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七里而河源在于闐東境其去陽關不甚遠當漢使窮河源時未置河西四郡則視于闐為遼遠四郡既開自燉煌列亭障直至鹽澤而輪臺渠黎皆從田卒設官吏後又命都護盡護南北道諸國則于闐亦在節制中其去河源不遠矣漢使歲時往來皆所目驗其說豈盡誣乃自都實之說出而人皆厭舊喜新翕然趨而附和之反誣漢人語為妄何其謬也況東漢時班超父子鎮西域歷數十年彼於萬里之外如條枝安息諸國猶使命往返不絕豈于闐在三千里之內者反不經涉其地乎縱漢書所載河源視史記為詳此必孟堅得之於仲升故能瞭如指掌厥後班勇代父撰西域記以獻范氏即用為西域傳所言河源與前二書無異則其言確可信豈有司馬班范三代之史皆不足據獨都實一人之言為足據乎或曰史記言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則禹本紀山海經之言不足信矣曰河所出之山本不名崑崙乃漢武按古圖書錫以此名故子長言無崑崙未嘗言無河源也且漢武所按圖書疑即山海經何以知之經所言崑崙去鹽澤不遠此亦去鹽澤不遠故疑其非二況此地之山惟崑崙最高寧更有一山與之相匹哉漢武之錫名崑崙亦必審覈而後定夫豈漫然率意加之哉唐書載李靖追吐谷渾窮寇次星宿川觀河源此頗與都實言相類要不若史漢所志詳覈而可信也

後漢書郡國志臨羌縣有崑崙山

按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下注西北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西有弱水崑崙山祠

愚謂此崑崙即禹貢織皮崑崙之地故馬融王肅皆謂在臨羌縣西非漢武所名之崑崙也後漢書所言河源與漢書悉同不復載

晉書張駿傳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功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

按此崑崙即漢臨羌之崑崙也自漢世已有此說故馬岌因之而更益以西王母之事要皆附會之詞非實事也漢之酒泉郡今為肅州衛其南有祁連山最高大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豈即以祁連為崑崙乎不然祁連已極高大矣寧更有一崑崙與之並峙然則漢志及馬岌所云其即祁連山乎

新唐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

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太宗時其王慕容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即寇鄯州後數入寇至拘天子行人遣使曉勅十反無悛言貞觀九年詔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宗鄯善道李道彥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甑生鹽澤道並為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兵擊之黨項內屬及洮州羌皆殺刺史歸伏允夏四月道宗破伏允於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謀入磧拔唐兵燒野草故靖馬多饑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其在方馬癯糧乏不如按軍鄯州須馬壯更圖之君集曰不然向者段志元至鄯州吐谷渾兵輒附城彼國方完逆衆用命也今虜大敗斥堠無在君臣相失我乘其困可以得志柏海雖遠可鼓而致也靖曰善乃分二軍靖與大亮薛萬均以一軍趨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趨南出其左靖將薛孤兒仁以輕騎戰曼都山斬名王獲五百級諸將戰牛心堆赤水源獲虜將南昌王慕容孝儁收雜畜數萬君集道宗登漢哭山戰烏海獲名王梁屈葱靖破天柱王部落於赤海收雜畜二十萬大亮俘名王二十雜畜五萬至且末之西伏允走圖倫磧將託於于闐萬均督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之水草士糜冰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執失思力馳破虜車重兩軍會於大非山破邏真谷初伏允子順質隋為金紫光祿大夫伏允立其弟為太子順歸怏怏至是自以失位欲立功以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㩳引千餘騎遁磧中衆稍亡從者纔百騎窮無聊即自經死國人立順為君稱臣內附詔封西平郡王

新唐書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吐蕃遣使請盟詔以大理卿劉元鼎為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命宰相與僕射韓皐等十人與吐蕃使者論納羅盟京師西郊明年請定疆埸元鼎與論納羅就盟其國既盟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澴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水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

按新唐書吐谷渾傳後

按河源之出星宿海衆謂始於都實之所窮不知新唐書已明載之當唐師之征吐谷渾追亡逐北其時至倥傯也乃猶登積石山覽觀河源此必前人原有是說故因經行而一覩之不然何以知其為河源而從容駐師以眺覽之哉李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則唐人之知河源久矣師經其地即數萬大軍所共見則內地之人無不知河源在星宿海矣特當時以追窮寇未暇由源竟委爾元都實之入朵甘思必番人相傳謂河源在其地故直由吐蕃以入而於漢世舊傳之鹽澤竟不一問道既見星宿海遂謂河

源在是。自矜爲千古所獨見。而不知唐書已載之。固不待元世而始得其迹也。然都實無足怪。獨怪朱思本、潘昂霄、柯九思輩。號爲通人。乃亦聳色相矜。謂發千古之秘。豈新唐書亦未之見耶。觀元史河源考。謂朱思本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爲之志。夫帝師者。烏斯藏僧也。元重西僧。其人幅湊於都邑。則嚮所云番人相傳有是說者。當不謬矣。豈都實始發其秘哉。

書唐書吐蕃傳後

新唐書吐谷渾傳。言大軍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是河源在星宿川矣。其吐蕃傳言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盟會使。既盟。西觀河源。其地有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也。番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有兩河源也。元都實往究。亦謂源出星宿海。與吐谷渾傳合矣。又謂東北去九股河八九日程。九股河去崑崙二十日程。是河源之去崑崙幾三千里。與元鼎所言迥不符。非吐蕃之紫山明矣。乃又謂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囉。其山最高。譯言騰格哩哈達。即崑崙也。夫一山而有三名。番人亦不稱爲崑崙。都實安知其爲崑崙而稱之。此其爲附會之言無疑也。及明洪武初。僧宗泐使西域云。河出伊卜綽必瑠山。夫一河源而元鼎謂出紫山。又曰悶摩黎山。宗泐則曰伊卜綽必瑠山。都實則曰大雪山。曰伊拉瑪博囉。曰騰格哩哈達。一山而有數名。若將安從。綜而論之。不特都實之言爲附會。即元鼎之言未始非附會也。惟元鼎謂崑崙去長安五千里。以都實所經道里計之。約略相因。但山名終古不易。中國之稱崑崙。自漢至今無異也。則番語亦應然。況元鼎所使者吐蕃。都實所探者亦吐蕃。何以唐曰紫山。而元曰大雪山。唐之番語曰悶摩黎山。而元之番語曰伊拉瑪博囉乎。知其非一處明矣。夫同一窮河源也。漢不同於唐。唐又不同於元。究安所取信。若謂河出崑崙。古昔盡然。山海經及漢人所窮得之矣。後人既知古昔河出崑崙之語。乃不求之於于闐。而反求之於吐蕃。偶見衆流會聚之區。即指爲聚源。而強名其旁近之山曰崑崙。以强合乎古昔。不知欲求其真而愈失其真也。論古者尚深辨之哉。

元史河源考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始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摩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至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

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巴爾濟蘇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鄂端。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鄂敦諾爾。）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鄂楞諾爾。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伊爾齊。與齊必勒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呼蘭。又水東南來。名伊拉齊。合流入齊必勒。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曰。呼蘭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伊遜鄂羅木。譯言九渡。通廣六七里。可渡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髹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囉。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八九股水東北流二百餘里。[illegible]。又正北流一百餘里。[illegible]。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伊拉瑪博囉。[illegible]。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illegible]。）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克吉及克特。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伯勒齊爾。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克特。[illegible]。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琳哈喇。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喇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奇爾穆蘇。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喇河與黃河合。[illegible]。）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齊勒。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illegible]。）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東南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奇爾穆蘇及齊必勒也。（思本曰。[illegible]。）

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河源志

延祐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軫念庶民艱虞。罔控告也。分使諸外郡諸道。布揚德威。咸休與皆之。清汙揚激之。幾甸衛邇。獨不得均其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庫庫。暨翰林侍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西道。臣昂霄承命。艱悸罔措。惟務殫竭忠赤。盡心民瘼而後已。庫庫公一日語昂霄曰。余嘗從余兄榮祿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聞之不覺瞿然以駭。有是乎哉。請與其語。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始自積石。歷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爲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爲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難其人。都實汝祈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諳。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捉殺馬關。林麓穹隘。譯言搭斯達巴。啓足窮高。一日程至嶺。西邁愈高。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上悅。往營之。授吐蕃等處都元帥。佩金虎符。置寮案。督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爲艘六十。城傳措什物完。庫庫楚驛聞。適相哥征昆哥誠不迪。力沮遂止。翌歲。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跡。邇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鄂端。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鄂楞諾爾。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騖成川。號齊必勒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合流入齊必勒。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人可涉。又一二日。歧裂八九。名也孫斡。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騎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朵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囉。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克吉及克特。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喇伯勒齊爾。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狼可一躍過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琳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奇爾穆蘇。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他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齊勒。始有州治官府。州隸河州從司吐蕃等處宣撫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度至鳴沙州。過應吉利州。正東行。至寧夏府。東南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源至漢南地。潤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奇爾穆蘇及貴德州必齊勒也。漢張騫使絕域。窮池掬執。艱危百罹。凡歷大宛月氏數

國。其旁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親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北流。合葱嶺河。注蒲類海。不流。伏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知土人。言于闐葱嶺水。其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閬風元圃及積石瑤華。蓋僊人所居。又何也。唐史吐蕃傳。河上流由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上稱河源其間云。國家揚天威。疆天所覆薦。無間海內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爲不足詫。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闥闈。噫。盛典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實族女眞富察氏。統烏斯藏路。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吐蕃。庫庫楚今除廿肅行省參知政事。

河源志序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曰河北。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河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獲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實喇。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覩。非妄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盡溯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溯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由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開廣見聞。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考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元統元年。奎章閣博士柯九思序。

明太祖實錄。鄧愈傳。洪武十年。吐蕃所部川藏。邀殺烏斯藏使者。詔愈爲征西將軍往討之。愈偕副將沐英等。分爲三道。搗其巢穴。敗川藏之衆。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紀。獲馬牛羊十餘萬。

宣宗實錄。洪熙元年八月。陝西都指揮李英討安定曲先寇。敗之。以捷聞。初永樂末。朝廷遣中官喬來喜、鄧成等使西域。道經安定曲先之地。番寇五千餘人邀劫之。殺來喜成。掠所賣賜物。仁宗皇帝臨御。命英與必里克土官指揮康壽等討之。英等率西寧諸衛、及隆本國師喜薩爾嘉勒藏等十二番族之兵。至罕東。聞故罕東衛指揮綽爾嘉言。此安定衛指揮哈克薩、蘇蘇克、及庫森衛指揮散失思所爲。英等遂進兵。寇黨走。官軍追躡。踰崑崙山。西行數百里。至雅爾科之地。與安定寇黨鏑南等戰。敗之。斬首四百八十餘級。生擒七十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庫森賊聞風遠遁。英欲窮追。以道險遠引還。至是以聞。英以

功封會偕伯。

大明一統志，崑崙山在朵甘衛東北伊拉瑪博囉山，極高峻，雪至夏不消，綿亙五百餘里，黃河經其南，黃河在朵甘衛西鄙，直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肅鎮志，崑崙山在城西南二百五十里，山嶺峻極，彷彿崑崙，故云，經夏積雪不消，世呼雪山。涼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言，周穆王見西王母於此，宜立王母祠，駿從之。崑崙山本在西域朵甘思，番名伊拉瑪博囉山。

僧宗泐、望河源詩，積雪覆崇岡，冬夏常一色，群峯讓獨雄，神君所棲宅，傳聞嶰谷篁，造律諧金石，草木尚不生，竹產疑非的，漢使窮河源，要領殊未得，遂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國，老客此經過，望之長嘆息，立馬北風寒，回首孤雲白。

河源出自茂必爾統伯爾山，番人呼黃河為茂處甚牛，河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甚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予西還宿山中，嘗飲其水，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所涉處尚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為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茂伊布拉克，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雪，有神居之，番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有九，此其一也，并記之。

洪武十一年，太祖以佛書有遺逸，命僧宗泐率其徒三十人往西域求之，遍歷直八里別利迦竹諸國，至十五年，得莊嚴寶王文殊等經以還。

河源辨

王子道經汜水，故人邀遊大伾之上，俯見河流，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嘗也，雖然，予以為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蓋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起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曰鄂端諾爾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雖崑崙一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視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竹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逾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邱，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達，赤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杅，淮南子曰，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里，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恆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文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恆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方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

崑崙，出於覆野，還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南海，其東，水皆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諸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瑤池，夫豈非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謬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親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元圃閬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親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謂蔥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蔥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辨。

崑崙積石二山辨

按范氏漢書志郡國云，臨羌有崑崙山，班固漢書志地理，其金城郡臨羌縣下，疏云，西北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西有弱水崑崙山祠，至唐而吐蕃傳云，崑崙山在其國中，長慶劉元鼎使吐蕃，稱三山中高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亦曰穆穆哩山，潘昂霄黃河志云，朵甘思東北部有雪山，即崑崙，明洪武三年，西平侯沐英，九年，征西將軍鄧愈，追羌人至此山，咸云崑崙是，防於涼張駿時，馬岌傅會之言也，馬岌為涼酒泉太守，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周穆王見西王母，謂此山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西王母既祠，厥後范氏遂以崑崙載之臨羌，而疏班固地理志者，亦約范書張大之、酒泉之南山，非臨洮之西北乎，然禹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龍魚河圖云，崑崙山，天中柱也，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東北陬，淮南子云，高萬一千里有奇，上有木禾珠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在其北，佛圖西域志云，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康泰扶南傳云，天竺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穆天子傳云，天子自崑崙山入於宗周，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至於崑崙，則瑤池上萬有一千一百里，酈道元注水經，按是數說，參以山海經，謂里至互殊，雖以詳究，蓋考之山海經，而不悟崑崙有海內大荒之別也，山海經之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百神之所在，河水出其東北隅，入禹所導積石山，郭璞注云，言海外復有崑崙山，又山海經之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

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是有二崑崙焉。蓋穆天子所登，山海經所謂海內之崑崙，班固西域傳所載，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計其里至，度其在所，是介葱嶺于闐之間矣。葱嶺以西為天竺國，又西有大崑崙，是為天柱，是為地中，山海經所謂大荒之崑崙，西域志所謂阿耨達大山，禹本紀水經所謂去嵩高五萬里，水經所謂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闐，是其重源也。張騫尋河源，至于闐葱嶺，以為河源，而司馬遷遂有烏覩崑崙之論，不信夫禹本紀山海經之載，又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獨不覩尚書亦有織皮崑崙析支渠搜之紀乎。又水經載河水由葱嶺逕西域十三國而注泑澤，班固西域傳云，河有葱嶺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即泑澤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范氏云，西域內屬諸國，自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六千餘里，其紀河源同符漢，自敦煌西至鹽澤，列起亭障，戊己校尉，屯於車師，都護之府，治於烏壘，介西域之中，將察泑澤，是葱嶺于闐之流，入於蒲昌，漢之官卒，目所經見，班固記之，諒非綿邈計度之辭。水經所載十三國，酈道元亦引固書入證，往往脗合，是非誕妄。至云鹽澤之水，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脈，當其環流，飛禽上經，無不墜之，是即河水所潛出於積石，亦豈臆造。由漢以來，彰彰較著。嗣後唐咸亨元年，薛仁貴征吐蕃，敗績大非川。二年，乃以河關靜邊鎮置積石軍，久之遂說河關南山夾峙，河出其中者，為禹貢所導之積石，別又補以馬岌西王母之祠，范氏臨羌之記，崑崙既在河關之上，益為積石明證矣。水經云，河水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酈道元謂之重源，東方朔十洲記云，崑崙南接崑崙圃，實崑崙之支輔，與水經南至積石山之文合。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萬物無不有。郭璞注云，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後漢書云，段熲為護羌校尉，追燒當羌，且鬭且行，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隋設河源郡積石鎮，命劉權鎮之，統遠化赤水二縣，在古赤水城，又在曼頭城，西宇文述追破吐谷渾處，所謂得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設郡縣鎮戍，徙天下輕罪居之者也。注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又有烏海。貞觀中，詔李靖、侯君集等西征吐谷渾，軍次鄯州，始議所向，後戰於曼都山，窮追出塞，登漢哭山，復戰於烏海，破天柱部於赤海，君集道宗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觀河源。自是以上，楊晉言積石在河關也。唐設軍而更名積石，借其為稱，猶之征吐谷渾近在青海，而以君集等為積石道、鄯善道、赤水道、且末道、鹽澤道也，豈實錄其地耶。設河源軍於鄯城縣，非河源郡之故地，蓋可證也。逮至開元中，張守節作史記正義云，河州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入鹽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皆河源所出者，為大崑崙，假以臨羌山為小崑崙矣。又以河源關為小積石山，吐谷渾界者為大積石，其名遂未盡溷也。肅代之季，吐蕃據有河湟，中外隔越，既易五胡，歷數十年，遂無稽載，長慶中，劉元

鼎使吐蕃，胡怪乎以闊為積石，紫山為崑崙，以積石實出之流，星宿川為河源也，而杜佑之通典，歐陽元之譔記，馬端臨之通考，以至鄭展、都實、潘昂霄輩，不悟設軍名所由起，遂假相延，遂堅執元鼎之說，極詆山海水經以及班固、郭璞、酈道元之舊，嗚呼，曲士拘儒，經見不廣，及乎知識未逮者，概為荒唐誕誇，所謂少所見多所怪，妄鼓筆札，而令前人之與古牘受誣千載，直如長夜，至於昂霄之志，一行奉為指南，而明朝按河圖者，建立禹廟，祀在有司，積石之訛，益莫可辨，崑崙之墟，終古不移，深可慨惜矣。客有難余者曰，尚書崑崙析支渠搜次序之，所在相去似不應遙，范氏稱金城之西南羌於析支，則臨羌之有崑崙，獨不可以理推之，而乃信不可知之載牒以滋辨乎。余曰，不然，水經云，河自朔方東轉逕渠搜北，蓋渠搜在今榆林北，析支渠搜，亦差次敘之，相去大遠，又析支即河曲羌所居，置都實所稱九渡水，是以又稱由九渡至崑崙，行二十六日程，河始行崑崙南，經敘崑崙在析支之上，又豈悶山在析支下哉，蒲昌之水，潛出積石，既有經證於漢，而崑崙流入葱嶺，獨無是理乎，矧尚書亦稱導沇水，東流為濟，溢為滎，東出於陶邱，沇水亦既潛而復見，尚書亦詭誕矣。余賦黃河，悉陳纍緒，究其源委，會通其故，乃備列之，以發千百年之覆云。

崑崙辨

古之論河源者，皆謂出於崑崙，而傳記所載，不一其地，古人亦未有定論，或不諳道里之遠近，而妄為一說，或執其耳目之見聞，而借為異辭，總由山川不能自名，又越在窮荒絕域，無地志可憑，里人可質，且言語不通，稱名亦異，以故歷數千百年而終不得其實也。吾為博考古書，其言崑崙者，約有十餘家，其在禹貢，則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孔安國釋為四國，馬融王肅因之，皆謂崑崙在臨羌西，獨鄭元釋之為山，而又不言其所在，此一崑崙也。其在禹本紀，則言崑崙高二千五百里，去嵩高五萬里，居天地之中，司馬遷史記述之而頗譏其非，此又一崑崙也。山海經志崑崙凡三，其在西次三經，則曰崑崙之邱，實為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達，其在海內西經，則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不止一山，而兩言之者，蓋此經非出於一人，故所載有詳略，而實非二山也，此又一崑崙也。其在大荒經，則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環之，此又一崑崙也。爾雅謂河出崑崙墟，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淮南子謂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此即襲山海經之說，無二山也。其在史記，則謂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天子乃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則是山本無名，特漢武加以此名爾，此又一崑崙也。孟堅蔚宗二書同史記，其在晉書，則謂涼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宴西王母於此，請建祠以祀西王母，駿從之，此又一崑崙也。在新唐書，則謂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行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也，番曰稷稷哩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出其間，此又一崑崙也。其在元史，則謂河源在

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名鄂墩諾爾,華言星宿海也。行幾一月,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囉,其山最高,譯言騰格哩哈達,即崑崙。此又一崙崑也。明太祖實錄,則謂鄧愈沐英討吐蕃,追至崑崙山,宣宗實錄,則謂李英追安定曲先賊,踰崑崙山,西行數百里,至雅令闊之地。此又一崑崙也。夫崑崙一也,而有十數家之異,將安所適從哉。恐細考之,禹貢之崑崙,近在漢唐邊塞之內,竹馬岌之所指,明鄧愈沐英李英之所踰,及肅鎮志之所載,即此山也。此非河源之所出,可不必辨。禹本紀之崑崙,遠在數萬里之外,華人從無至者,郭璞注大荒經,即引此爲說,是二書所指,本同一山,況明言弱水環之,則非河源所出可知,亦不必辨。山海經之崑崙,不言在西域何國,以上文考之,其東北四百里曰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北流注於泑水,泑水即泑澤也,泑澤即鹽澤也,鹽澤去陽關止三百里,則崑崙當亦不遠。漢武之所據,與山海經所云地實相近。漢武所案圖書,當即用此經之文,不然,崑崙既巍峙於鹽澤西矣,豈更有一大山與之並峙乎。知兩書之所指,非二崑崙也。若夫唐書之崑崙,漢語既曰紫山,番語又曰悶摩黎,何以知其爲崑崙而稱之。劉元鼎雖身履其地,不過因古書河出崑崙之言,從而附會之,非其實也。元史之崑崙,謂去河源三千里。夫天下之水,未有不發源於山者。黃河爲天下大川之首,豈有不源於山而源於星宿海之理。且華夷之語,皆不名崑崙,而都實獨意之曰,此崑崙也。其誰信之。夫欲窮其源,自當溯流而上,乃不由水道,反從山巔西行,此何意乎。自漢以來,皆言河出于闐,爲都實者,當先求漢之河源,審知其非是,然後求之他方,庶幾無憾。今不問兩漢之故蹟,舍于闐而問之吐蕃,自以爲河源在是,又誰信之。夫河源不出於崑崙,已背乎古人之說,而其所謂崑崙,又去于闐之崑崙數千里,其不可渾而爲一也明矣。然則究安從。惟山海經漢武帝之說,吾有取焉,餘則無取也。竊怪昔人之論崑崙者,不考諸書之異同,而并爲一說,致東西背馳,南北舛亂,說愈多而愈不明。余故蒐集諸書之言崑崙言河源者爲一編,而辨異同如此。

崑崙辨二

余既爲崑崙辨,或詰之曰,山海經所言多怪妄,子獨有取焉,何也。曰,此經載人物形貌,世所不經見,誠爲怪妄固宜,然皆在荒服之外,其餘中夏固未嘗有是也。至所載山川,不可謂盡謬,其所言崑崙去鹽澤不遠,東距今肅州之嘉峪關,不過二三千里,其爲方止八百里,高止萬仞,今中國之山多有若是者,可謂之荒誕乎。世之稱王西母者,謂其居瑤室瑤臺,非人間可望,乃經謂其狀如人,虎齒豹尾,蓬髮戴勝,穴居,世謂崑崙多寶玉,而經一無所言,惟槐江之山云多琅玕金寶,可盡謂之荒誕乎。至漢武所名之崑崙,始則張騫言之,已特命使者窮之,其言無異,故武帝案古圖書名之曰崑崙,其後設戊己校尉,西域都護,于闐亦在所轄中,則鹽澤蒲昌之間,乃漢使歲歲往來之地,非人跡不到者比。班范二史,豈有不核其實而漫然載之者乎。況范史之西域傳,即班勇之西域志,班氏父子鎮西域者數十年,而後爲此志,其書詎不可

信乎。若星宿海之說,唐書吐谷渾傳載之,原不始乎都實,但唐書止言次星宿川,遂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而不言崑崙,則其所言河源,未必其河源也。都實則直云河源出星宿海,距崑崙二三千里,其下流赤賓河,始名黃河,然其水猶清,人可涉,則知其上流非黃河矣。非黃河而強名之爲河源,豈因唐書有星宿川之說,遂附會之以欺其主歟。蒙古主既未嘗詳覈,而學士大夫如潘昂霄、柯九思、朱思本輩,爭相稱頌,駭爲異聞,獨不知新唐書已載之於其前乎。余之於山海經、史記,特取其近理而可信耳,豈故以誣排都實之說哉。

書徐霞客傳後

余嘗偶讀徐霞客傳,謂霞客好遊,嘗徒步窮河源,由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又曰,禹貢岷山導江,乃泛濫中國之始,非江河源。河發崑崙之北,江發崑崙之南,非河源長而江源短也。觀者駭其說,以爲信然。余細考之,而知其言之謬也。元都實之說,謂河源在朵甘思之星宿海。夫朵甘思雖番地,去雲南麗江西北,止一千五百里,去四川馬湖正西,亦止三千里,霞客豈不知河源出星宿海。既至雞足山,自當由麗江而往,不半月即可達其地,乃舍此不由,反遠走玉門關,何也。玉門東距肅州之嘉峪關約九百里,嘉峪南至麗江約五千里,朵甘思去玉門則六七千里矣。不走千五百里之近,而走六七千里之遙,必非人情。說者以漢武所名之崑崙,即都實所指之崑崙乎。夫漢之崑崙,在于闐東,去玉門不過千里,去肅州不過二千里。元之崑崙,在朵甘思東北,去星宿海三千里,去漢崑崙可四五千里,其相距如是之遙,而霞客乃渾而一之,其不學無識一至此乎。若霞客有是言,則霞客爲無知。若霞客無是言,而此傳言之,則知其胸中亦太不辨涇渭矣。蓋漢崑崙之旁,絕無星宿海,元崑崙之旁,去星宿海又遙甚,其語無一合。今乃不能毀正,反爲作傳以張大之,一何愚也。且自玉門至漢崑崙,安得有數千里。自星宿海至中夏,安得有三萬四千里。此庸人能辨之,而學者乃爲所愚,吾不能解也。其言江河之源,並出於崑崙,亦非也。若漢之崑崙,止有河源而無江源。若元之崑崙,並非河源所出,安得有江源。其中國之大川,江河爲最,河在北,江在南,劃然分流,河既在北,其源必發於北,故謂河源在于闐之崑崙者是也。江既在南,其源必出於南,謂發於漢之崑崙,則偏於北而非南,謂發於元之崑崙,則元之黃河在其南,而不在其北,其說怪妄不經,或者未睹前史,不識崑崙有二,故縱口言之,謂世人無能覆按也。詎知前史昭然,有不可得而掩飾者哉。予懼霞客之傳之惑人也,故爲之辨。

河源記略承修稿

吳省蘭纂

河源紀畧承修稿

金山 錢 熙輔 次丞 輯

長洲 陳 與 頌甫 校

吳省蘭纂公字泉之號稷堂南滙人乾隆壬午舉人由國子監助教戊戌欽賜進士一體殿試授翰林院編修歷禮部侍郎左遷編修補侍講學士致仕

圖說總案

臣等謹案地理非圖不明大河源流自古人跡罕至漢書稱武帝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者已佚不可攷其圖之傳於今者爲什所述十僅得其四五陶宗儀之所載又僅得篤什之四五近時歐羅巴人作坤輿圖說徧繪五大人州而紀黃河者僅寥寥數語豈非皆傳聞未確之故歟洪惟

聖朝版章式廓

聖祖仁皇帝肇命臣工攜挈儀器遍歷區域測量分數以極星出地高下定南北相距之數以中星偏東偏西定東西相望之實周天三百六十度當大地七萬二千里其中山川脈絡形勢條陳繪畫具備我

皇上德威遠屆準夷回部相繼蕩平拓地二萬餘里皆所親諳博考而得者

申命有司履勘窮度繪入輿地全圖西濛東瀛廣輪無外於是大河源流一曲一直披圖指點均可得其出某山行某地分某派合某支之實至有古書所未陳往圖所不載如伏流孔道阿勒坦眞源者詳以

欽定輿圖瞭若指掌洵乎億萬禩之標準也臣等謹循

量方分度之精繪爲河源全圖一圖所不能盡者析爲數圖各系以說自古縱橫轇轕之論質以今圖不辯而知其得失並取往籍可圖者自漢書至元使窮源舊圖附載於後

河源全圖說

繪輿圖者必區分細目而後可析其條理亦必統括全形而後可挈其綱維禹貢九州散敘諸流而必以導山導水兩章總敘其次第始末即是意也大河源遠而流長自蔥嶺和闐以至於入秦隴邊境所經歷蓋數千里其發源之山支絡連縣自岡底斯呪瑪伊斜耳蔥嶺亦袤延一二千里中間山與山夾帶水與水貫通山與水又互相經緯旣非僅繪一隅所可明且山有斷續水有伏見形不屬而脈相屬者尤必臚列全局始顯末瞭然蘁体

欽定輿圖自回部西南方流至蒙番由安西州入青海甘河州詳悉精覈上稽星度下列土方每方一度相去二百里方向曲直確切可據豈爲考古必求詳核哉蓋自康熙間戡定西藏

聖祖仁皇帝諭詔岡底斯爲衆山水之根其地與回部和闐相接則昆侖正脈先入版圖雍正間廓清西海河源重發之區盡歸列戍開屯之內我

皇上平定準噶爾回部闢西域一萬餘里如是由蔥嶺和闐伏羅布淖爾重發阿勒坦郭勒大荒以外潛見不常之蹤蹟一一近在戶闥折衷可誤得以

詳昔人所未詳云

蔥嶺河源圖說

河源總發西域西域山之極偏西者莫大於蔥嶺蓋山脈延亘自僧格喀巴布山分支西繞由齊齊克里克嶺特拉克嶺經喀什塔什嶺和斯魯克嶺而北折經吉布察克三喀克善諸山皆得以蔥嶺名之自此東行爲天山正幹山脈所入其諸山之水隨地而發派支散衍總歸大河其大源有二喀什噶爾河發源最遠葉爾羌河與和闐鄰接俱東行與和闐河會源流廣大視和闐數倍過之蓋和闐兩岸地多沙磧水或湮滲不流而蔥嶺之水源委數千里或分或合不滲於沙不隔於嶺自古數河源者必曰蔥嶺以是故也蔥嶺西方所出諸水或入於達里岡阿鄂模或滙於鴨吉斯鄂謨皆以西海爲歸墟水經注所述入雷翥海諸水自在蔥嶺之外今裁以斷限一導

欽定輿圖詳考二源發跡之地經由之墟並以地勢相近附入阿克蘇源繪蔥嶺河源圖而述其形勢之大槪如右

和闐河源圖說

漢書及水經皆言河水源出蔥嶺一源出于闐蓋出蔥嶺者爲正源出于闐者爲旁源其形勢然也今考和闐其六城其哈拉哈什玉隴哈什二城水爲河水分見之源行至厄格爾雅爾而合東北行其千一百里始會蔥嶺諸山西來之水其左右如都瓦城三珠城額里齊城塔克城諸水自流自止不賴與和闐河會蓋沙積間之實亦和闐之旁源故並遺

欽定輿圖繪列於右

北山河源圖說

西域北山卽古天山亦稱折羅漫山東西六千里中以此山爲北障其南境水無不入大河者今考蒲昌海以西所受北山之水有四大源最西爲阿爾蘇河會烏什水南流會於葱嶺和闐河交滙處其詳已見前圖其一爲庫車河四源合流流至沙雅爾城南入河水其二瑪巴赫色爾康爾水自潴不流見河水相望隔數十里蕩泆流而入河水者也其最東爲海都河挾四源出聚山之口潴爲淖爾溢出南入大河蓋古今山西麓水山海經稱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西流注於泑澤出於昆侖之東北隅實爲河源卽指斯水蓋天山南麓約以四源而海都河爲最盛故山海經亦以河源稱之所謂傳聞異詞僅得其近似者也惟我

皇朝天山南北盡隸職方諸水所經皆有城郭自烏什阿克蘇拜城賽喇木庫車哈喇沙爾至吉爾森呢木諸城耕屯井牧不殊內地皆藉河水爲灌溉分合脈絡一一可稽謹遵

欽定輿圖繪北山河源圖並詳著其從出之源會合之處如右

羅布淖爾圖說

羅布淖爾爲西域河水之總匯計自蔥嶺之東嘉峪關之西天山之陽南山之陰縱橫七八千里諸其大勢一消一滙咸於是滙瀦卽古之蒲昌海也唐杜佑疑蒲昌海爲西域自行自止之水不與積石河通今考羅布淖爾北近天山南則東以沙積諸峯其西方爲大河衆源來處東境又爲伏流來赴之水合稱西域地勢無有下於是者故西域支流別派亦無有不歸於是者至於涉歷冬夏不減不盈則以其沙迸潛通有洩有受其瀦似異而其故可以理推杜佑或考之未審也淖爾北倚天山

支峯南有納齊圖達巴漢其旁衆池駢列爲圖池爲方斛池爲鄂爾齊海圖水巴哈噶遜水等齊圖色欽水諸居環繞燦然亦如星宿論者謂其脊形成象與鄂敦他臘諸泉祖孫一氣信不誣也水經注稱其洞滿電轉爲隱淪之脈可以證伏流矣謹案

欽定輿圖繪羅布淖爾圖庶幾盡源昭晰一洗前人疑古之論云

羅布淖爾東境北路諸泉圖說

羅布淖爾東境之北爲托克三土爾番闢展哈密諸地水皆出北山南麓或稱交河或稱南湖泉流散漫自行自止諸土依之以爲聚落伊古以來未有言其歸向者今以西域地勢考之天山正脊自和碩郭斯嶺東行至塔什嶺折而南爲必柳嶺過南過嘉峪關又南爲巴彥山轉西爲安西州南境大山其山形聯屬包絡無間斷故安西州南山亦名天山以其一體相屬也天山之派既已東出南折以屬於安西則其中包蓄諸山勢亦必西向歸於羅布淖爾特流沙間阻其在北者爲伊爾瑚瑪沙其近南者爲噶順沙千里泉流遇沙潛伏雖無顯然奔赴之蹟要不容匿而別之於大河外也今遵

欽定輿圖詳列諸水發源之方並次第其因沙伏流之實因端竟委繪爲羅布淖爾北路諸泉圖衆水不同總以出天山南麓者爲斷用以補往籍之未備焉

羅布淖爾東方伏流沙磧圖說

羅布淖爾東南方古鄯善樓蘭精絕且末諸國地也唐人稱爲莫賀延磧尾兩崖排亘諸沙委積祁連山西出支峯迤邐包絡於其左和闐東來第三重大嶂錫津烏蘭托羅海諸山盤礴屹峙於其右山根崖脚交互穿插具有襟曲往復之致故自羅布淖爾伏流以至阿勒坦郭勒重發之處則其遷度約一千五百里若以伏流隨山曲折東西激盪當不止二千里而蘊者人疑鹽澤之水散入沙磧蓋東以諸山導以諸沙凝蓄潛流似散而非散也故自噶順淖爾察罕得勒蘇水察罕托輝水以至庫庫塞水諸泉仰發不一而足其最大者達布遜淖爾一支西北至鹽澤八九百里東南抵青海地止隔一嶺相去僅三十餘里兩端分潛會無間斷又如舒合必拉庫庫塞水兩泉並發相去僅三十里一則由古爾班兆賴地東南流而伏一則由烏蘭得錫地西北流而伏縱橫相左要皆伏流仰出之泉蹤跡顯著者也謹依

欽定輿圖繪諸沙中兩崖斷續衆泉伏汎之跡以著大河流入青海之孔道云

阿勒坦郭勒重源圖說

爾雅載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並千七百一川色黃蓋以域內衆水有青赤白黑之殊色而大河獨以黃著故爲之疏通其委使不得混於他水今考回部河水所受經流支川無慮千數汨漱沙壤所積渠並者在西域已居大半矣從來水潛地底側出仰流無不釋然澄清獨阿勒坦郭勒噶達素齊老之水伏流初見輒作黃金色因卽以黃金名之豈非大河靈瀆雖伏地千里而仍不改其本性者乎唐人始有柏海星宿川之目元人窮源至星宿海皆未識阿勒坦眞源惟我

聖朝疆理西極殊域一家自崑崙以下既已詳載圖經

皇上命使窮源自鄂敦他臘而西更三百里歷古亘今所未能窮見者於是乎盡發其蘊奧伏讀

御製河源詩云色赤作黃金别流無致廁大河眞源昭
然如發蒙矣乃知諸家淡會禹貢導河之文謂河
源出積石山皆拘墟之見不足信也其水自阿勒
坦郭勒穿入鄂敦他臘瀦爲扎凌鄂凌兩淖爾東
南流出未至積石山已近千里恭秉
睿訓按諸
欽定輿圖合以侍衛阿彌達所進新圖詳考阿勒坦黃
水與源並條文左右諸山形勢及衆泉之交注者
悉載諸圖以繼河源事蹟之賡讀
河流積石山南會三昆都倫河圖說
元使窮河源至鄂敦他臘而止不知其西有阿勒
坦之黃水已爲失實其尤舛者以朶甘思東北鄙
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里塔指爲
崑崙自河源至崑崙已行三十日程河繞其三面
則是崑崙爲河所經由之地而非源矣宋史河渠
志仍之輿傳所紀齟齬不合數百年以來卽有心
知其誤而莫知所以致誤之由我
皇上燭幾鑑古洞照如神
披覽侍衛拉錫舒所具河源圖貴德之西有三昆都倫
河入河水

謂蒙古語以横爲昆都倫河之横音爲昆都倫山之横
者亦爲昆都倫彼昆都倫以横山延亘得名說者
不察遂以三河之名附會而誤復讀
御製讀宋史河渠志文而千古之疑始決今考大雪山
之南有得特昆都倫得特蒙古語謂上也有都木
達都昆都倫都木達都蒙古語謂中道也有道喇
昆都倫道喇蒙古語謂下也大河從西方來三昆
都倫河自東南横入之以其形勢相並故有上中
下之稱皆在河南與北岸之大雪山不可淆混正
昆都倫之稱而阿木奈瑪勒古木遜阿林不容矣

名爲昆侖也明矣茲敬遵
聖諭繪三昆都倫河入河之形以著宋元史相承之謬
河流繞積石山三面至貴德圖說
禹貢導河自積石言治水施功之始非謂河源山
海經水經注言河源重發於積石則畢青海境大
山以包舉諸地言積石而星宿海亦在其中也積
石山今之阿木奈瑪勒占木遜阿林山形蟠屈數
百里巍異爲諸山之望其山脈自祁連山南
出至拉布拉充達巴漢侍們胡珠達巴漢迤邐而
東爲托欣哈達阿林巴哈闔爾根阿林哈爾吉布

達巴漢諸山隨處異名其實皆積石之一體也大
河自西方流繞其南合三昆都倫河折而北而轉
西繞其東北境與庫庫淖爾相望盡環積石三面
一千三百餘里茲謹遵
御製讀宋史河渠志文正大雪山之非昆侖並遵
御批通鑑輯覽證明其爲禹貢之積石山山川道里形
勢方向昭然明晰無可置疑大河自此東北折由
溫泉湟入黃德堡衆流滙濁復其本性始名黃河
今並繪河繞積石山三面經貴德堡圖以著河源
之全局蓋自昆侖正源青海重源再伏再見至此
始名黃河其自河州以東經朔方入山西陝西界
歷河南江南入海經流曲折並詳於各家地志茲
不具圖云
庫庫淖爾圖說
庫庫淖爾古稱西海亦稱鮮水亦稱卑禾羌海在
大雪山之北西州安西州之南旁列羣峯中環巨
浸包納支流爲地周圍千餘里其水不與西域通
亦不流注河水然西北一隅正與哈拉淖爾諸水
如衣馬爾山長馬山諸源鄰接其西南一隅阿穆
呢色爾孔地與河水東折之處相望纔數十里是

卽大河旁源猶流不洩者也蓋河源全境由本達
末紫帶萬里蔥嶺交流總滙於羅布淖爾積石重
源又旁瀦於是地均伏流潛會羅縱奧跡古人不
得盡窺恭讀
聖製有云濟水三伏三見亦其明證
化工肖物昭然揭全河之形勢矣青海地水波瀅徹土
膏肥衍自古羌戎雜處羈縻而已自我
世宗憲皇帝廓清其境開列堡戍是牧是耕環河流數千
里悉以青海部名之庫庫淖爾既與河源鄰接則
與西北流出之居延海休屠澤諸水隔絕河水者
迥乎不同允宜列入河源紀載茲依
欽定輿圖按稽地勢於全境中摘其瀦流與大河相望
者繪庫庫淖爾圖用資考鏡焉
漢書河源圖說
西域自漢武帝時通於中國張騫始發其端厥後
開置四郡設都護輸臺渠犂皆置田卒則大河所
注域在節制之中班史言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
河水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東注蒲昌海其水
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
爲中國河其言信而有徵特其時山南山北諸地

中隔西羌非版圖之所隸故疏畧而不詳耳自唐
以來誤指西海境山爲昆侖反以史記漢書所稱
西域河道誤爲非是則舛謬甚矣臣等恭繹
諭旨闡史記漢書所紀河源張騫所窮正與今所考訂
相合豈可沒其探本討源之實
聖謨洋洋河千古史家折衷之定論謹考史記漢書所
載繪漢書河源圖山川國域盡用當時舊目而準
以今日地名以互資考驗其上源下流之未能賅
備則仍其舊文以不沒其實焉
水經注河源圖說

漢以後記山水者推水經注其敘河源雜考山海
經釋氏傳兩漢書暨革錯綜以證明其說亦云博
矣乃首言崑崙虛去嵩高五萬里高萬一千里或
未免傳聞不實又阿耨達山六水其雅魯藏布一
源誌無可考至所敘河水出岐沙谷分二源南源
合于闐河注牢蘭海似即今葉爾羌水北河台枝
水姑墨川水龜茲川水敦薨水注泑澤似即今喀
什噶爾及北山諸水其會合之先後與今水道亦
不甚相符至稱南河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計當
在塔里木大河之南方則似和闐河外別有水自

且末國流入又理之不可信者矣然其分別經枝
摹寫情狀自蔥嶺至泑澤敘述詳晰宛如繪畫而
蒲昌鹽澤之派與今沙道暗合茲循其曲折審水
經注河源圖自西域源至青海源斷限以河州入
塞而止水道之與今不合者亦並存之以資考訂
焉

唐劉元鼎所見河源圖說

唐穆宗時劉元鼎使吐蕃還言河源出紫山亦名
悶摩黎山直大羊同國三山中高四下河源其間
距長安五千里即崑崙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
尾殆五百里今攷元鼎所見蓋經履河源瀾洪濟
梁爲磧石軍地在今河州之北自北西南二千里
又三百里至紫山正直今之鄂敦他臘所云三山
中高四下者當即巴顏哈拉阿林巴爾布哈阿林
阿克塔齊沁阿林而莫賀延磧尾北自沙州南入
吐谷渾亦與今沙道伏流之實相應然則元鼎所
言固與李靖侯君集覽觀積石河源者初不相遠
惟其以紫山爲崑崙則考之未審耳今按據唐書
繪元鼎所見河源圖以並存其是非焉

元使所窮河源圖說

元潘昂霄從篤什之弟闊闊出聞河源之說撰河
源志始火敦腦兒至大同路而止宋思本又從八
里吉思家得梵字圖書以華文譯之繪圖著說自
火敦腦兒至漢關而止其說已與昂霄所志互有
不同元史地理志附錄因二家之說著爲定論以
後言河源者仍之今考其說實多乖誤即如火敦
腦兒之當爲鄂敦他臘騰乞里塔之當爲騰格里
塔拉譯音訛舛已有不辨斠正者至稱大雪山爲
崑崙唐述山爲禹貢積石力斥班史西域河源爲
非是則囿於所見附會乖離殊不足以昭定論也
昂霄志大雪山南只會二水一爲納鄰哈納一爲
乞兒馬出二水之合流蓋不如宋思本圖載河折
北流處又有鴨撥河來會其說與今之三果都倫
河較合而思本所載大河自合懷里火禿河之後
凡有數折由東北流而正北而西北而又正北而
正東其說亦與今日圖繪不符至於信青海之伏
流疑崑崙之正脈星宿海以西即窮搜探所不到
洵哉大河靈跡必待
聖代而顯著也今附錄元代舊圖以河州貴德堡爲斷
限至元史舊文譯音訛舛皆應續改然以舊地新

名互資對勘圖中並存原文庶幾疏密相形足以
見今古之得失焉

河源紀略承修稿

金山 錢 熙輔 次丞 輯

青浦 顧 誕朝 百六 校

卷首篇

質實總案

臣等謹案西域河源載於史記大宛傳及漢書西
域傳吐蕃河源載於唐書吐蕃傳及元史地理志
附錄自是言河源者或信西域而疑吐蕃或信吐
蕃而疑西域各執一說靡所折衷今自西陲既定

葱嶺南北咸隸版圖貢流所經無不與史漢相符
合乾隆四十七年又
特命侍衛阿彌達至星宿海西三百里阿勒坦郭勒窮
溯眞源證以
欽定輿地全圖乃知葱嶺以東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
諸水匯爲羅布淖爾伏流再出於阿勒坦噶達素齊
老所謂重源濬發者前古所疑始渙然冰釋復蒙
御製河源詩一章
御製讀宋史河渠志一篇刊誤決疑徵今考古詢足昭
垂日月傳信萬禩謹仰遵
聖諭詳述河源伏見之迹分合之派經過之方按今山
川道里及星度測量畧仿水經注例編爲質實五
卷昔酈道元謂水陸路殊徑復不同蓋見未聞非
所詳究矧臣等學術弇鄙耳目未周而遵奉
聖謨同軌同文得以欽承
旨訓稽考輿圖山川萬里瞭若目前臣等職奉編摩不
勝榮幸竦惕之至

質實一

河水發源回部之西陲始見於喀什塔什吉布察克諸
山即葱嶺也有二源其西源爲喀什噶爾河

喀什噶爾河回語喀什謂各色噶爾謂磚房其地處多磚房故以名其河也爲大河最遠之初源有二支西支出吉布察克山回語山名東南流一百八十里有水自阿喇古山回語阿喇古山南面也東南流之西流三百六十里來會之行六十里匯於哈喇庫爾回語哈喇謂黑色庫爾謂池也池水色黑故名當和斯爾克嶺回語山名之東周圍九十餘里復東流經察哈爾阿勒爾回語地名之南喀什塔什嶺回語喀什謂各色塔什謂山石也山石各色故名之北各有數水來會行四百餘里經塔什布里克城回語塔什謂石布里克謂有也地多石故名南爲雅瑪雅爾河回語雅瑪雅爾謂叢雜也河水叢雜故名又二百里至庫森準語庫森謂河之...故名西源處極四十度西四十五度其南有格斯阿爾雅水回語水名東流二百六十里至英噶薩爾城回語英噶謂新薩爾謂城也西名北有察罕水準語察罕謂白色水色白故名東行一百四十里至托布蘇克回語地名境二水自伏不流西北支出阿喇古山音義已見前南分二支名得爾必楚克河回語水名二百里經喀什噶爾城南而合有博什克勒木城回語地名有城水自西北流八十里來會其北有博爾和什水回語水名出札哈克嶺回語山名至阿爾圖什城回語地名有城西有巴爾呼水回語巴爾呼之謂水多沙也地多沙故名流至阿爾圖什城回語地名有城東二水自止不流喀什噶爾河

西北源處極四十度八分西四十三度二分二源既合出山東北流五百里至巴爾楚克城回語巴爾楚克謂全有也地多水草故名南又八百里至鳴巴克阿克集回語地名境與西南來之葉爾羌河回語葉爾謂地羌謂寬廣其地寬廣故以名其城卽以名其水也會

其西南源爲葉爾羌河

葉爾羌河有二支南支出和闐回語和闐謂于闐之轉音卽古于闐西境大山二支同出合流二百四十里至沙圖城回語地名有城北分爲二東西行百八十里復合東行百里爲澤普勒善布河回語水名其東有聽斯滚河回語聽斯滚謂水急也河水急流故名經哈爾

哈里克城回語地名有城匯爲池又東有賽格爾泉回語水名又東有皮西那水回語水名相去各三四十里入戈壁回語大沙磧也地多大沙磧故名南源極三十六度六分西三十九度西支有三一出喀楚特城回語地名有城故名西大山其陽山西水爲雅布塔爾回語水名西流數千里入盧里阿鄂讃回語大海之名鄂讃謂海者也西源流一百六十里至羌呼爾回語地名木故名流一百二十里經塞勒庫爾城回語塞勒謂齊克里克也有城名東南合流又一源西自特拉克嶺回語特勒克謂山多樹也山多樹故名南流一百二十里來會爲托克布隆河回語水名南流折而北而

東五百里至卡爾葉什回語地名境分二支經葉爾羌城南北各流四百里復合流四十餘里與東來之聽斯滚河合東北流四百餘里至瑪雜爾塔克境回語山名其南爲戈壁又東行五百里至鳴巴克阿克集地與喀什噶爾河會西源極三十七度至三十八度西四十二度

河

和闐河凡二支其西支出尼蟒依山回語尼蟒依山多樹木回語山名多樹故名東北流經哈西琳回語地名之北至枯枯騀里克回語地名境有哈喇哈什河回語哈喇謂黑色哈什謂玉也玉石色黑故名自北來注之合而折北經額里齊城回語額里齊謂居民環城也之西過勒沁托海回語勒沁托海謂青色托海謂水灣也水多此故名至尼格爾雅爾回語地名長六百八十里其東支亦出尼蟒依山名玉隴哈什水回語玉隴謂取哈什謂玉石也人于此取玉故名行百餘里分流繞玉隴哈什和闐之東西復合經勒沁托海東至尼格爾雅爾回語地名長四百四十里與西源會東北流經托克三克爾回語托克三謂九十克爾謂戶也九十戶居之故名之東曲曲流四百餘里至鳴巴克阿克集境與西來之喀什噶爾河葉爾羌河會源處極三十六度東源西三十五度西源西三十六度八

分和闐河兩旁皆大沙磧縱廣數千里西有都瓦城回語都瓦謂告天也地有城故名經皮雅爾瑪回語地名入沙磧長一百八十里又西有三珠城回語地名有城水經坤得里克回語地名北人所居也北流入伊斯庫爾淖爾回語伊斯謂水名之所者淖爾謂池也長四百餘里諸水皆在沙磧中不與和闐河顯合然中無大山間隔知其伏流相會矣和闐河之東出南山麓者有塔克城回語塔克謂山也城在山中故名水出哈喇塔克山回語哈喇塔克謂黑色石山也經察拉城回語地名有城其來未定之詞雅門謂其由處其名如此未詳其由入沙磧長二百餘里有克勒底雅河回語克勒底雅謂來也長一百二十里又東有喀爾哈什水回語玉石也阿里坦郭必水蒙古語阿里坦謂金也郭必謂沙漠也沙漠色黃故名蘇格特水回語蘇格特謂柳樹也地多柳樹故名之巴爾烏圖水回語水名鳴順淖爾回語鳴順謂味苦也水味苦故名或長五十里或長一百二三十里西十九度皆和闐河之旁流

三源既合有阿克蘇河自北來會

阿克蘇河回語阿克謂白色也蘇謂水也相傳其地高寒水凍其色白因以名其城亦以名其水也有二支西支出喀克善山回語山名名博得爾河回語水名南流一百里至額爾齊巴什嶺回語水名之北有一水

自北來注之行七十里至松塔什回語松塔什謂高石也山有高石故名境分二支並東北流一百八十里至古木克齊克回語地名有水境復合經烏什城回語烏什謂突出之山也城建山上故名北爲多什罕河回語水名東稍南流二百六十里至哲爾格哲得克回語哲爾格謂林也哲得克謂土之地也地多林故名境源處極四十一度西三十九度八分東源出北山名特穆爾蘇回語蒙古語特穆爾謂鐵也蘇謂水也水色如鐵故名南流八十里有庫庫爾蘇蒙古語庫庫謂青色也水色青故名南流來會又行一百十里經克蘇哲爾城回語地名有城西此水源處極四十一度八分西三十七度其東有阿扎噶拉河回語水名出北山分爲二

支至雅穆(回語雅穆地名)止不流東源與烏什河會流六十里
復分為二支西支行二百里東支經博什里克哈拉
塔爾(回語地名)亦二百里而合入于西來之喀什噶爾河
葉爾羌河和闐河並會師嗎巴克阿克集之北境也
會處四水交貫形如井欄極四十度四分西三十五
度五分
按河水二源出葱嶺于闐自古言之今考和闐山
西北天山西南連峯崛起千有餘里回部總處異
名回部十八以喀什塔什嶺為葱嶺總曰其實自
札克安巴山尼蟒依山喀楚特山迤西山形西鶩

經喀什塔什嶺和斯魯克嶺吉布察克山山形始
折而北至阿賴古折而東行至博得里克又千餘
里自此以往為天山正幹自吉布察克諸山以西
隔山之水皆西流屈曲滙於達里岡阿鄂謨博得
里克以北隔山之水皆北流為池為海其大者滙
於騰吉思鄂謨入西北海俱與河源隔絕山勢所
分水流一向一背各成條理不可混淆蓋以驗兩
山間河源之真贋也葱嶺二源最長者喀什噶爾
二千七百餘里次葉爾羌二千一百餘里和闐山
河長一千一百里阿克蘇九百餘里流注交滙盡
山勢窮曲遠瀾眾源並集導以東行亦地勢然也
喀什噶爾河源至阿克蘇河源中隔七八百里大
山甚夥眾水盡入喀什噶爾河無可指名者蓋三
大源既盡吞諸水羣無旁泄纖支細流咸包納乎
其中茲編恭依
欽定輿圖敘錄圖所紀載可指目者詳其曲折備著於
篇
河水東行經大戈壁北為布古斯孔郭爾郭地亦名塔
里木河
大戈壁沙山數千里在和闐東中有大山崛起為和

闐東來之沙圖圖嶺(回語沙圖圖梯也嶺形層出如梯故名)其支峯自南
轉而北蜿蜒亘千里迄于布古斯孔郭郭爾(回語孔郭爾對果名布古斯謂麋也借以喻其果實之大其地有此故名)之南境其所出之水
皆入沙不流塔里木大河之(回語塔里木謂宜於耕種之地河旁田可耕種故名)即西域大河也經其北方
河水東行七百里至沙雅爾城南有庫車河合衆源自
北山來會之
庫車河(回語庫車指此地而言庫車謂井也其地有井故名之)有四源皆出
天山南麓西源出提哈嶺(回語山名)為穆色爾河(回語水名)東
流經雅哈阿里克(回語雅哈邊界也阿里克渠也水經邊界之故名)南一百
一十里中源自哈布沙朗嶺(回語山名)流出拜城(回語拜富厚之意居民富厚故名)西其八十里來注之合流五十里有哈拉
水自拜城東南流來注之又行百里有北源赫色勒
水(回語赫色勒紅色也其水色紅故名)合三源來注之赫色勒水出汗
騰格里山(回語汗騰格里謂天山也以其山為天山之主山故名)三支合
南行八十里有什和坦爾山(回語山名)水自東北來有沙
爾達們水(回語水名)自東來合西南行百里會拜城水經
郭克布野城(回語地名有小城)北東行二百六十里經庫車
城南沙雅爾城(回語沙部長之稱有伯克居此部人敬之故名)東
北有東源自哈拉郭爾(回語山名郭爾即以上流水逆其地名)合二支行

庫車城東其二百二十里來注之四源極四十二度
至四分西三十六度至三十三度合東流五十里會
塔里木大河
河水又東行經大磧北七百里
大磧中有山自和闐南山至沙圖圖嶺又東八百里
至碩什達爾烏蘭達布遜山(回語碩什達爾碩砂也烏蘭紅色也達布遜鹽也山產碩砂紅鹽故名)高峯崛起折而北轉西行其西為順托
郭爾山(回語山名)皆崢嶸絕壁西有托里水(回語水名)流七十
里又西有集斯肯水(回語水名)流百里北至陰得爾圖(古書回語陰得爾圖居高處之上故名)有壞而合又北來一水流七

十里來會之而伏此水在沙磧中南東北皆大山北
去塔里木河隔山六百里磧中大山又西北行斜亘
一千六百餘里轉西至沙雅爾大河之南匯山勢始
止碩什達爾烏蘭達布遜山極三十六度西二十七
度四分
河水又東行有海都河自北來注之
海都河(回語海都曲折也哈喇沙爾諸水曲折流滙此故名)有四源皆出北山
一源出按巴珠爾圖斯色欽(回語按巴珠爾圖斯地名色欽水也)東流
合二水至哈爾噶圖(回語地名)源處極四十二度西三十
二度六分一源為阿集格珠爾圖斯水(回語水名)出查爾

嶺(回語山名)西流會英布圖拉水(回語水名)巴噶布拉圖水(回語巴噶小也布拉圖有泉地有小水故名)札哈蘇台水(回語札哈邊也蘇台有水多也)
古爾班克勒特水(回語古爾班三也克勒特有三水也)
特水(回語特水名)克穆訥克圖嶺水(回語山名)共六水合而南
流二百里會於哈爾噶圖源處極四十三度西二十
九度東流三十里分二支北支行一百四十里有烏
爾圖布拉克(回語烏爾圖長也布拉克泉也水甚長故名)薩必爾圖布拉
克水(回語泉名)郭爾和布拉克水(回語泉名)自里穆水(回語水名)雅
瑪圖哈布欽水(回語水名)烏蘭嶺水(回語烏蘭紅色也赤水從此出故名)
古爾班鼓克克水(回語古爾班三也鼓克克皮箱子也地形如箱子有三故名)
名共七水自北來注之南支行一百四十里有綽
特克嶺水(回語山名)揚河沙爾水(回語揚河沙爾地名)抑克訥克嶺
水(回語抑克山名)尼西該水(回語水名)烏可克嶺水(回語小櫃也山形如小櫃故名)皆出諸山北麓南流來注之二水復
合有拱哈布齊爾散班水(回語水名)察罕水(回語察罕白也水色白故名)達蘭嶺水(回語達蘭七十也指其數之稱即以名其山也)自北來
注之源處極四十二度西二十九度四分行二百里
為海都河經碩爾楚克(回語碩爾有也地有碩爾故名)舊城南
一源出河屯博克達嶺(回語山名)二支合而南有哈布齊
垓嶺(回語謂山峽中路也嶺形峽束故名)水自西來薩薩克水(回語水名)自

東來注之合流四十里爲哈布齊垓水分二支俱入於海都河源處極四十三度西三十度海都河經哈喇沙爾城（回語哈喇黑色也沙爾地也其城年久黑色故名）西南入博斯騰淖爾（回語博斯騰樹木圍合之謂池旁樹木叢茂故名）其東爲特博爾庫（回語地名出樺子）地又東有奇曾瑚圖水（回語水名）自北山行六十里注淖爾其東有察罕通克水（回語察罕白色通克水名也）西楚輝水（回語楚輝新苗之草也地多水草因以名其城又名其水也）在楚輝城東又有額坤宗嶺（回語山名）水又東有博爾圖水（回語水名）皆在東北自伏不入淖爾淖爾西抵哈勒噶阿璊城（回語哈勒噶阿璊謂道路阿璊地名高山口有路故名）東抵哈喇阿齊爾哈西爾地（回語地名）在衆山之口長二百四十里廣四十里亦名伊德格爾阿拉爾（回語水名）極四十一度八分西二十九度至二十七度六分其西南隅溢出大水一百八十里出衆山外庫隴勒城（回語庫隴勒險也地形軒豁可供觀望故名）西又西行三百里仍名海都河而南而東會塔里木大河此水在北山之南有東西二大支峯回環拱抱各五六百里北山大源也會處極四十度八分西二十九度四分

河水又東行經大沙磧北

沙磧大山有錫津烏蘭山（回語錫津山名烏蘭紅色也其山色紅故名）東支盤繞又特起數大山爲巴彥哈喇得里奔巴（回語巴彥

富厚也哈喇黑色也山石黑故名得里奔巴山名）其西北水入沙中不流山勢包戈瑪沙磧（回語戈瑪地名）左右一千二百餘里去大河水八十里而蓋中有淖爾無名周百里有西南去來水五支岐入之停不流羅布淖爾（回語羅布淖爾水之匯也淖爾海也以其爲山南衆水之匯故名亦名蒲昌海也）西南二百里

河水又東二百八十里入羅布淖爾而伏

羅布淖爾爲西域巨澤一名泑澤一名蒲昌海一名鹽澤一名牢蘭海其地在西域近東偏北合受西偏衆山水共六大支綿地五千里經流四千五百里其餘沙磧限隔潛伏不見者無算以山勢揆之迴環紆折無不趨歸淖爾淖爾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冬夏不盈不縮極四十度至五分西二十八度至二十七度北有圓池三無名南有方楷池四爲噶爾濟海圖（回語海圖水名）巴哈鳴遜鄂奇圖色欽（回語水名）鄂奇圖拉阿塔里木池（回語鄂奇圖杭阿水名塔里木見前）錯列環拱登山選眺亦如星宿海然與青海之鄂敦他臘形勢相埒其道里相去以里度高下揆飛鳥圖法計之約一千五百里

按羅布淖爾居西域之中稍東偏北所受六大水其西來者爲喀什噶爾河葉爾羌河南來者爲和闐河北來者爲阿克蘇河庫車河海都河皆有源

流可尋南自和闐之東迤邐三四千里地域遼曠覘河水以北宜廣袤當倍蓰其間獨無來注之水者蓋以沙磧彌漫諸泉盡爲所蝕要之沙底伏流依山屈折無不以淖爾爲歸雖使非沙磧湮沉則和闐以東水入淖爾者當有三大支沙圖圖嶺水一也礙什達畢烏蘭達布遜山水二也錫津烏蘭山水三也其間皆數千里水不流行於沙而要必貫輸於沙底以是知淖爾瀦蓄之廣且大矣至羅布淖爾之東境迤而北而東而南環天山哈密哈喇淖爾諸境縱橫數千里水流或潛或見或可名或不可名擬依

欽定輿地圖地勢揆之皆西流而合趨於淖爾惟有東境兩山相望之千五百里形勢顯然爲羅布淖爾伏流入青海之孔道今言敘實證詳著其說於後卷云

河源紀畧承修稿

金山 錢 熙輔 戈丞 輯
孝賢 嚴 蕭 寅伯 校

吳省蘭纂

質實二

河水既入於羅布淖爾伏不流有羅布淖爾東境諸水

羅布淖爾東境山自天山之和爾郭斯嶺（回語山名天山之嶺草也）東至塔什嶺（回語塔什石也山多石故名）一千四百里折而東南爲必柳嶺（蒙古語必柳刀石也山出此石故名）迤南至格達景新

昂山（回語山名）接肅州嘉峪關境其一千二百里又南轉東爲安西州南境山連峯延亘至克都肯哈拉哈達山（蒙古語克都肯山名哈喇黑色哈達山峯也山色黑故名）一千四百里入沙磧各有水西行過沙而伏

按西域大勢四隆中窪羅布淖爾適當其窪處羣水四面歸向惟以東南方一隅爲泄水之尾閭淖爾受西來諸大水其偏東之岸北抵哈喇阿齊爾哈西爾山麓南抵沙磧中額齊圖嶺之麓兩山相扼爲東西大關臨其自淖爾而北而東而南諸水伏流來趨皆從兩山關隘處流入之以地多沙磧潛伏不見其大勢之盛約有西偏諸源十分之五此實大河旁源不容以其無顯合之迹而弗紀也今敘東偏諸水自天山南麓所出由托克三土爾番闢展始次哈密以東南至安西州北境山西麓諸水次安西州南路山西麓諸水恭依

欽定輿地圖辨其向背伏見道里差數述之如左

羅布淖爾北有托克三水

托克三水（回語托克三九十數也舊有九十戶居之相聚以名其地并名其水也）出天山南麓有二源一源出和爾郭斯嶺三支並出爲阿爾渾色欽（回語色欽水也阿爾渾水名）南流折而東經額楞哈必

爾漢穆魯(回語名也)南又東百里經西爾哈阿集爾汗嶺南(蒙古語西爾哈謂象皮馬阿集爾汗謂兒馬也山名相傳如此未詳其由)又東經阿爾輝昂阿(回語地名)南有博爾圖昂阿(回語地名)水自南來注之

又東至托克三城西此水行六百餘里在博斯騰淖爾(音義見前卷不重注後做此)山北源處極四十三度西二十九度一源出布克達山(回語山名)爲烏蘭布拉克(回語紅色泉也)水南流有烏可克山水哈喇哈什里克水(回語哈喇黑也什里克謂黑玉也山有黑石如玉故名因以名其水也)自西來會其西有察罕(蒙古語察罕白色也)有達布遜淖爾(回語達布遜鹽也淖爾池也謂鹽池也)有鄂門淖爾(回語水名)其東有哈拉巴爾哈孫水(蒙古語哈拉巴爾哈孫黑城也地有黑城也)塔克水(回語塔克山也山名)古爾班水又有台朗水(回語水名)出鄂都爾克嶺(回語山名)兩源合南流皆在山中自伏托克三水流出至哈拉巴爾哈孫嘉們(蒙古語嘉們謂臺站也哈拉巴爾哈孫嘉們黑城臺站)西至托克三城西南有伊拉里克水(回語伊拉里克蛇也有也蛇故名)多來注之其北有哈爾欽淖爾(回語水名池也)自托克三城西流五十里爲蘇巴什水(回語蘇水也巴什頭也地多泉源故名以其水也)其二百里而伏托克三水處極四十二度八分西二十六度三分在羅布淖爾北三百里

羅布淖爾北又東有土爾番和屯水

土爾番和屯(回語土爾番蓄水也和屯城也其地有蓄水故名)水源出穆圖拉克流五十里分繞和屯東西其西有根特克嘉們(回語臺站名)水合二源流至雅爾(回語地名)境有海必爾漢布拉克(蒙古語海必爾漢水形似之故名泉也)流至雅爾伊穆什(回語地名)出有布衮水(回語水名)其前有勒穆丕(回語夏日以迎涼去也因以名)三池其北有台朗水(回語水名)有塔里朗水(蒙古語其地可用田其水可灌田故名)其哈拉水有庫舒博格衣水(回語水名)有漢和羅水(回語水名)皆出北山西南流其東有哈喇和卓水(回語人名其地舊有哈喇和卓居因以名地因以名水也)出蘇巴什經土爾番嘉們東僧吉穆城有(回語地名小城)西分二支環哈喇和卓東西爲阿斯塔克水(回語阿斯塔克山名水發源山出也)諸水皆與土爾番和屯水相並流入伊爾瑚瑪沙磧(回語沙磧地名)長五十里至一百三十四里土爾番和屯極四十三度西二十六度去羅布淖爾東北五百里

又東有闢展和屯水

闢展和屯(回語闢展草積之謂地多積故以名之和屯城也)水出布拉里克(回語布拉里克地名即此處故名)流爲庫庫雅爾(蒙古語庫庫青色雅爾崖也青色故名)又出巴哈蘇魯克圖嘉們(回語巴哈小也蘇魯克圖馬羣也以爲臺站之名)出其西南流經闢展和屯西漢敦山(回語山名)東爲舒歸水(回語水名)其西有勒穆金水二源出鄂爾騰山合流經勒穆欽城(回語有城地名)西魯克欽城(回語有城地名)東

分爲二支入沙磧其東有特古斯池(蒙古語特古斯全也池水圓滿故名)有蘇魯克圖水有巴哈水有齊克特穆嘉們(回語驛站)東西二池又東有硯池嘉們(回語驛站)水又東入山中池水無數有庫克托羅海水(蒙古語庫克青也托羅海首也山峯如首青色水從之出故名)有鴻鵠窩嘉們(回語驛站名)水有塔庫池水(回語水名)有托賴泉嘉們(回語驛站名)水皆在山中渟不流闢展和屯水之南爲洪城(回語洪紫也其地有之故名)水其南爲伊爾瑚瑪沙長八百里西當土爾番和屯之南東至哈爾圖博城(回語地名有城)西廣二百里沙之南有沙爾淖爾(蒙古語沙爾黃也池有此色故名)周圍六十里其西爲額錫克塔什(回語火石也山多產此石故名)額錫諾克(回語地名)地其東爲察哈爾和爾輝地(回語地名)闢展城極四十二度八分西二十五度伊爾瑚瑪沙極四十二度西二十五度至二十二度在羅布淖爾東北七百里

又東有哈爾圖博水

哈爾圖博水出薩爾奇拉(回語地名)經三堡嘉們之西流入十里爲台爾渾水(回語水名)至哈爾圖博城西其西有拉布楚克水(蒙古語水名)經托和齊城(蒙古語地名)西有鴨子泉嘉們(回語鴨子泉之稱又以臺站名以其水名其水也)有雅博里克池(回語水色)遂敦嘉們(回語臺站名)水入沙磧其前爲察哈爾和爾輝

其北有博羅布爾噶蘇(蒙古語博羅青也布爾噶蘇柳也水旁多青柳故名)有拉巴泉嘉們(回語臺站名)水以泉名之有薩爾奇拉有燈草溝嘉們(回語臺站名)水有納林庫克雅水(回語水名)有塔克雅圖水(回語水名)俱伏不流哈爾圖博水南流入伊爾瑚瑪沙極四十二度六分西二十二度五分在羅布淖爾東北九百里

又東有哈密和屯諸水

哈密和屯(回語哈密謂畢勒特穆爾也地有哈密勒之稱音可以聲近爲名故以名其城焉)水一源出天山北幹東南折之塔什嶺一源出必柳嶺合西南流百六十里分流遶哈密和屯之東西西支流八十里有哈爾海圖(回語地名)頭堡嘉們水入之至布鳴斯(回語地名)而伏東支流六十里至布蘇爾(回語地名)而伏其西即哈爾海圖水其東有薩拉胡魯蘇水(蒙古語薩拉黃也胡魯蘇草也地多此草故名)巴克達錫(蒙古語)喀爾齊瑪克水(蒙古語水名)額克訥爾水(蒙古語水名)哈登水(蒙古語哈登堅石也地多堅石故名)烏拉台水(蒙古語烏拉山也烏拉台有山之謂水出山間故名)科什瑪克水(蒙古語水名)哈什瑪克水(蒙古語水名)納沁水(蒙古語納沁鶻也此水多出鶻故名)庫色冷圖水(蒙古語)塔拉水(蒙古語平川也水出平川中故名)額肌根泉(蒙古語額肌根泉水清冽也根泉之名)諸水泉源數潤延地廣邈皆西南奔趨遇沙而伏其又東南爲

哈拉博爾腆水(蒙古語地名)察罕棒集水(蒙古語)博雅棒集水(蒙古語地名)烏爾圖泉(蒙古語烏爾圖長也泉水甚長故名)昂吉爾圖水(蒙古語昂吉爾部落之分地也有伯克居此故名)巴爾楚特鷹哪水(蒙古語地名)察齊爾圖水(蒙古語察齊爾火石也有火石之謂)名瑚巴塔爾賓坎水(蒙古語地名)諸水並源出東境諸山參差互流不遠而伏寶安西州北境瑚洞之諸山水也哈密和屯東南境諸山自必柳嶺至瀚海圖(蒙古語其地多蛇之謂)布魯爾(蒙古語地名)蘇爾遜塔巴克(蒙古語山名)伊克托里(蒙古語伊克大也托里鏡也地如鏡故名)瑚巴塔爾拜商(蒙古語地名)衛朋哈拉圖(蒙古語地名)察罕德勒克(蒙古語山名)諸山南迤嘉峪關南

之格達晃新疆山脊而南折諸山紆迴間阻爲西域
東偏之屏障其隔嶺以北諸水流出巴爾庫淖爾蒙古語巴爾庫即巴里坤之轉音地水名也其東北諸水至瀚海入戈壁皆
不入南路諸山泉水發流或行或止未嘗匯爲一川
其西行則一也自此而南爲安西州境哈密和屯極
四十二度八分西二十一度八分去羅布淖爾九百
六十里其東最遠之伊克托里諸山去羅布淖爾一
千七百里

按自古志西域者必曰東則扼以玉門陽關西則
限以葱嶺玉門陽關在安西州西境自此以東諸

地域不與焉又曰南北有大山河流其中均指羅
布淖爾以西之水其東境之水不與焉蓋控引東
西門戶定其疆域指其可見之經流不得不然若
紀大河之源則有異於是者河出于闐爲南源葱
嶺爲西源史漢水經注諸書言之詳矣至羅布淖
爾東境之水西趨淖爾則從古未有論及之者惟
山海經敘邊春山灌邊山諸水西流入泑澤蓋爲
近之要以數千里泉源既不能越天山而躋入北
境又不能越蘇賓遜塔巴克諸山而東北入瀚海
其在敦煌鳴沙北界者求其歸宿知必惟淖爾之
是趨今考察臨歸以東之河自張掖酒泉入居延
海自涼州入休屠海此數源者俱限重山之外存
而不論其在安西州境則有千餘里大河西流滙
入於哈喇淖爾經流既西而左右旁支或流或涸
無有不西嚮者故西域孔道由甘州肅州安西州
轉而西出北爲北山南爲南山自古以此爲經塗
獨山脈所趨與人所開途其形各判山自天山東
向至哈密薩處轉南行直至肅州諸山轉西南以
屬於安西之南山復由南山西行盡於沙磧此爲
北幹在羅布淖爾之東北即內地大河以北之山

無不由此幹分入其和闐東來行沙磧中諸大山
是爲南幹在羅布淖爾之西南即內地大河以南
之山無不由此幹分入其中劃然衡斷東西相望
爲大河伏流潛入青海之正道天造地設不可假
借特兩山盡處山根交互牽聯又沙磧中人蹟稀
到故不易蹤尋耳從來山脈與水勢相爲體用使
哈密安西山體不相連屬則境內水勢何由盡向
西行而安西南山之水其出南麓者多歸內地大
河出北麓者都趨淖爾河流一脈相貫益知南山
之中斷不虛矣臣等恭繹
欽定輿地全圖詳考東境山脈及南山中斷河水入星
之咸蹟條理經絡有燦然者謹詳書其說於此云

羅布淖爾正東有噶順沙磧

噶順沙磧回語噶順味苦也地在沙磧之中水而味苦因以名其沙磧也縱廣四
五百里有大山環之山脈自天山和爾郭斯嶺分支
而東其北包土爾番闢展哈密爲諸城南屏中包伊
爾瑚瑪沙磧其南蜿蜒曲折千四百里抵安西州北
境而盡即沙山支峯山南諸泉水俱滲入噶順沙磧
中沙磧極四十二度至四十一度西二十三度至二
十四度四分去羅布淖爾六百里

河源紀略

吳省蘭纂
金山　錢　熙輔　次丞　輯
婁　仇　治泰　伯交　校

質實三

羅布淖爾正東偏南有哈拉淖爾

哈拉淖爾回語哈拉黑色也水黑故名有三源並出安西州南
山東源蘇勒河蒙古語河名出玉門縣東衣馬爾山蒙古語山名
一支東爲察罕那木哈水蒙古語察罕白色那木哈水名也西爲

昂吉口水蒙古語地名合北流經赤爾拱哈台口蒙古語地名至
玉門縣南分二支一支經玉門縣之東西晉木楚蒙古語地名
之西東北流至哈沙圖境蒙古語哈沙圖木圍也山形似之故名
爲達布遜淖爾亦名花海子瀦不流長一百六十里
一支經玉門縣西北流分二支八十里而合至舊柳
溝衛北爲蘇勒河復北境布魯勒蒙古語山名諸山折而
西有頭道溝至十道溝水出達里岡西拉布特爾蒙古語地名
自南來會之又分二支北支西流經一顆樹蒙古語地名
南南支西南流會昌馬河水蒙古語水名昌馬河水
有二源一源出阿里塔克蒙古語阿里塔克山名也有五泉合而
南流有長馬山水來會之至蘇爾河蒙古語水名一源出
長馬巴欽山蒙古語山名經巴産山蒙古語巴彥富也山形高大故名厚曲
曲北流至蘇爾水而合北流經小沙塔口之西南達
里圖蒙古語地名之東至都爾伯爾山蒙古語部落名其山以部落名也以
口會東來之蘇勒河蘇勒河源處極三十六度八分
西十八度六分昌馬河源處極三十八度二分西十
九度二分至北各三百六十里合西南流經安西和
屯北三十里有布隆吉爾多罕水蒙古語布隆吉爾多罕水也多罕口
滙口水也因名水出蘭泉山北流來會之行二十里有窟隆
河蒙古語窟隆黑色也水色故名北流來會之窟隆河南有觚

西水（蒙古語哈布墖海水名）在山中不流二水合西流經薩拉胡魯蘇南又西城北又經雙城北經庫庫沙克沙（蒙古語地名）南又經賴秋爾雅巴爾（蒙古語地名）南欣坎布城（蒙古語地名）北計三百四十里有黨河水來會之黨河有四源一源出西爾哈爾近色欽（蒙古語水名）流三十里會烏蘭嶺水西北流經西喀爾近（蒙古語水名）其東有伊克水（蒙古語伊克大也此水於眾水中較大故名）黑布拉近古嶺水（蒙古語山名）袞招哈水（蒙古語袞深也招哈地有深坎也）搜集水（蒙古語搜集□□也此水舊名未詳其由）紅果爾和勾水（蒙古語水名）巴爾口水（蒙古語巴爾虎也口水如沱水從之出故名）在山中不流黨河流經

烏蘭布拉克西有依漢水（蒙古語水名）出哈瑪爾嶺（蒙古語哈瑪爾鼻子也嶺形似之故名）自南來注之折而北有陰得爾圖哈達泰水（蒙古語陰得爾圖高地也哈達峯也高地古嵌以居人故名因以名其水也）自西來一百二十里流注之北流經黨城西舊沙州和屯東有柳樹泉出巴顏穆倫（蒙古語□□穆倫山有□也山有富厚故名）北流來注之折東北流經敦煌縣南有蘇鞥堡水自北來注之折西北流有布巴口水（蒙古語地名）來注之至欣坎布城會蘇勒河此水行七百里源處極三十八度西十度五分依漢水西有察罕水蘇巴哈爾嵩水（蒙古語水名）和通水（蒙古語和通回人也地有回人居之故名）舊沙州和屯西有二

水亦名陰得爾圖水哈達蘇水停不流三水合正西曲曲流經察罕托輝（蒙古語察罕白色托輝臂灣山水灣色白故名）南呼魯蘇台（蒙古語謂地有蘆葦也）北又經納鄰哈納水（蒙古語納鄰細也哈納□□而有山圍之如蒙古包之稍也水流細故名）伊克烏蘇台（蒙古語大水之地）有至巴哈鄂羅蘇台（蒙古語巴哈小也鄂羅蘇麻也地之產麻者名未詳其由）南涯爲哈拉淖爾此河其流一千二百里而伏哈拉淖爾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極三十九度八分西二十二度六分至二十三度去羅布淖爾東八百里

羅布淖爾東又南有色爾騰水

色爾騰水（蒙古語水名水出山中瀦爲小海也）有數源出安西州南山

支峯之麓其可名者一出巴哈哈爾嵩一出和通之境一出克都肯哈拉哈達（蒙古語哈達山峯也）者有北行數十里隨山勢伏流來趨之周圍三百里極三十九度西二十二度去羅布淖爾東南九百里色爾騰水之西有噶順池又西百里有阿集格色爾騰水（蒙古語阿集格小也色爾騰海也）周圍百六十里又西二百里有察罕齊老圖六池（蒙古語察罕白色齊老石也圖有也地多白石以名其地焉）錯列如星宿當瑪海戈壁（回語戈壁沙磧中地名）之北極三十九度四分西二十四度又西有哈達圖水（蒙古語山峯也）有長三十里當孔道南北又西爲噶斯淖爾（蒙古語噶斯鵰也地名以爲池水名也）去羅

布淖爾二百里

按蘇勒昌馬黨河之源其山自嘉峪關南至阿里塔克嵋起大山爲巴顏山爲牛尾山一支北出爲黑布拉近古嶺又一支南爲拜生圖嶺又南爲古爾班瑶裁山自巴彥山至瑶裁山南行六百里按其形勢證之星度與青海之鄂敦他臘諸山南北相隔纔三百里北諸山以東之水俱入積石大河西出之水中途停瀦復滙歸羅布淖爾而哈拉淖爾色爾騰水之潴流向西北爲形蹟顯著其西出近北支峯爲哈瑪爾嶺又北行爲克都肯哈拉達又北行爲巴顏穆倫博羅爾博至阿集格色爾騰水盡於沙磧其又一支自哈瑪爾嶺西出爲伊克柴達木伊遜齊老巴哈柴達木至瑪海戈壁盡於沙磧此諸山大較也謹依

欽定輿地全圖道里方位詳訂其說此以前爲羅布淖爾東境諸山水序次皆自東而西此以後爲羅布淖爾東南伏流諸處水序次皆自西北而東南各循其實條貫井然覽者得以詳考云

羅布淖爾既會東北諸境水其東南爲沙磧諸山斷處大河潛流其中一千五百里有諸水

羅布淖爾合受東西諸山水其間入青海之孔道正當淖爾東南隅山磧交錯條理可尋其一千五百里其東南百里有泉爲阿齊圖嶺水南流百里而伏又東南有庫布水（回語水名）自阿齊圖杭阿塔里木山東流百里而伏又南有噶斯淖爾周廣三百餘里有三源自西境磧中山流出來注之噶斯淖爾極三十九度六分西二十六度五分去羅布淖爾東南一百里其東爲烏蘭托羅海（回語山峯赤色也）水其南爲察罕得勒蘇水（蒙古語察罕白也得勒蘇草也地有草如白玉故名）又南有噶克察科爾二池又南有烏蘭騰水（蒙古語騰長也水長故名）有札喀納木哈水（蒙古語水名）又南有烏蘭圖穆倫水（蒙古語圖穆倫山若梁也山有甚長水出其陽故名）東出瑪海戈壁之右西出磧中西來之大山有一池周三十餘里東西支貫爲哈濟爾察罕水（蒙古語哈濟爾水名察罕白色也）此水其長三百里極三十八度西二十五度又東南有噶順水有貝布水又東有招哈水（蒙古語招哈嵌也地有嵌水）自羅布淖爾至此七百里

河水伏流又東南有察罕托輝水

察罕托輝水（蒙古語托輝臂灣也水灣曲如臂而白色故名）東源出巴哈柴達穆（蒙古語巴哈小也柴達穆寬也小而不寬故名）西境山南流百里折而北經額古敦呼爾蘇（蒙古語額古敦門也呼魯蘇蘆葦也地形有崖如門多蘆葦故名）南又北值瑪海戈壁之南一百四十里西源出托羅伊（蒙古語地名）地北流經得布特里（蒙古語地名謂水草肥美也）折而南經達爾圖爾根（蒙古語達爾七十數也爾根水流急也地多泉源而過急故名）北又北源會於察罕托輝此水曲折蛇行四百里極三十八度西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去羅布淖爾九百里其西大山中有一水長二百里無名在山中伏不流

又東南有達布遜淖爾

達布遜淖爾（蒙古語達布遜鹽也海也）源在羣山中其北山爲哈瑪爾嶺（蒙古語哈瑪爾鼻子也山形似之故名）其南山爲巴爾布哈山（蒙古語巴爾虎也布

峇好牛也山有虎及野牛故名其東為拜甡圖嶺（蒙古語拜甡圖民居也地多居民故名）淖爾發源其西麓瀦為布隆吉爾淖爾（蒙古語布隆吉爾水渦澄也淖爾海也謂渾大海）周圍六十餘里自西方流出為布隆吉爾水經西巴爾托羅海（蒙古語巴爾托羅海頭也地多泥水故名）巴噶巴爾呼（蒙古語巴噶小也巴爾呼蘆葦也）伊克巴爾呼（蒙古語伊克大也地與巴噶巴爾呼相連而較大故名）綽爾集布拉克（蒙古語水名拉克泉）山名其諸山之南曲曲西流經達彥貝勒阿爾巴圖所居（蒙古語人名分牧於此即以名其地焉）之北阿爾巴圖所居羣山中一大部落長五百餘里廣二百餘里布隆吉爾水繞其北行六百里至那護克特格里克（蒙古語地名）境有札

克多渾水（蒙古語多渾渡口也札克邊口也謂渡口）自南來注之札克多渾水源出札克圖（蒙古語謂僅生木也）山麓西流三十里分為二支其北行一支西北流二百里有西拉圖爾含里（蒙古語地名）水及西哈爾嗎山（蒙古語山名）水合流來注之又西北流四百里有淖爾水西偏流出二百四十里自東來注之又北一百二十里有烏蘭水（蒙古語謂紅色也）自阿爾巴圖所居南境西流來注之又行百餘里合布隆吉爾水流四十里入達布遜淖爾布隆吉爾水長六百里源處極三十七度五分西十九度札克多渾水長一千一百里源處極三十五度七分西十八度達布遜淖爾周廣三百里極三十八度西二十二度去羅布淖爾九百六十里札克圖山源水分支處一支南行為柴達木水南行四十里至西勒珠爾格塔拉（蒙古語西勒珠爾格平甸也塔拉平甸之名也）之北分為二支東匯於庫勒合里山（蒙古語庫勒池水也山有池故名）麓為札薩淖爾（蒙古語水名）西匯於阿拉克淖爾（蒙古語阿拉克花也謂花海子也）東西平如一字共長二百四十里自此而南抵拉布拉克（蒙古語有泉水也）上特們明珠嶺（蒙古語特們駱駝也山形似之故名）附山之南即青海境也兩淖爾在極三十五度西淖爾西十九度東淖爾西十七度五分去羅布淖爾

一千七百里

按達布遜淖爾一水源流千有餘里西北望羅布淖爾無迤山之隔東南為入直至拉布拉克嶺南夫青海相間止有一嶺阻依

欽定輿地全圖星度計之相去僅三十餘里此亦南山中斷大河伏地從此流入之明證特札薩阿拉克兩淖爾所匯之處隔山相值轉在郭璞地脈下流百有餘里不正值阿勒坦郭勒之源耳達布遜淖爾兆則大河全源特其旁支之衛山東出可作佐流左驗者耳又可知其源相貫之無往不通矣

又東南有舒合水庫庫塞水

舒合水（蒙古語舒合水名）出古爾班洮賴山（蒙古語古爾班三也洮賴兔也山有三峯故名）東南流五百里瀦為淖爾庫庫塞水（蒙古語水名）出烏蘭得錫山（蒙古語烏蘭紅也得錫山名）西北流長八百里至納木齊圖山（蒙古語山名）之北瀦為淖爾二水相並一西流一東流首尾相錯極三十七度至三十八度舒合水源西二十三度庫庫塞水源西十九度五分去羅布淖爾一千三百里正當阿勒坦郭勒之北隔嶺二百里

按羅布淖爾東境諸山水至此而盡西與淖爾相值者和闐東來沙中諸山已見前卷自葱嶺水至此皆河水潛流之羅或湧或隱或見者也計此地沙漠縣亘從古不入版圖雖有窮探之使無由得至故僅知蒲昌海之伏流入中國而不知所以伏流者為眾沙之故又不知其伏而仍行者亦以連山斷為沙磧故河水得以潛入其間苯達

皇朝大一統之盛驅理西域不與赤縣神州伊古部落不居人蹟罕到之區教以經涂測以儀器道里分寸皆可按算圖□而□如指諸掌於是推伏流之實蹟破千古未決之疑□□□□□必有待於

神聖而後開也

藝海珠塵　史部地理類

河源紀畧承修稿

吳省蘭纂

質實四

金山 錢 熙輔 次丞 撰

平湖 朱 善旂 建卿 校

河水自羅布淖爾伏流一千五百里東南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流出為阿勒坦郭勒是為河水伏流重出之真源

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阿勒坦黃金也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巨石高數丈壁立崖壁皆黃土作黃赤色故名）山脈自錫津烏蘭托羅海（注見前卷）分支東南來蜿蜒屈曲為巴彥哈拉得里奔巴為納穆齊圖山為巴彥哈拉西倫山為音得爾圖錫勒圖山為奇爾薩托羅海皆沙磧斷處西南境山延亘千里以屬於巴彥哈拉嶺（諸山注並見前卷）諸山北境水皆嘗大河伏流之孔道見前卷巴彥哈拉嶺之麓為阿勒坦噶達素齊老壁峭嶺發伏流始出巨石高數丈直立獨峙壁皆土作黃赤色壁上有天池流水斂滴噴為百道皆作黃金色東南流注為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郭勒河也河水黃如金色故名）實黃河之真源噶達素齊老水東流徼屈而南至古爾班索爾托羅海（蒙古語古爾班三也索爾謂泉也托羅海山頂也峯頂白如雪者三故名）有烏哈峯（蒙古語山名）泉水東北流來注之又東有拉母托羅海（蒙古語拉母即喇嘛番僧也山頂皆有喇嘛居之故名）水自南西拉鹽山（西番語拉鹽山上有佛祠故名也）水自北來注又東有齊黑淖爾（蒙古語齊黑正也淖爾池也）水正南流屈曲來注之合而轉東北流屈曲其三百里會鄂敦他臘（蒙古語鄂敦星也他臘平甸也有平甸廣二百餘里泉眼多如星宿故名即星宿海也）諸水噶達素齊老極三十五度西二十度四分

謹按流沙以外古所未通故禹貢導河不言積石以上固由古文簡畧亦以版章所限勢不能詳也

我

皇上神武奮揚削平月竄天山兩道始隸職方暨考所經道疆勒版是以

欽定輿圖載有噶達素齊老阿勒坦郭勒之名方隅道里亦約畧相合然以噶達素齊老自為一山以阿勒坦郭勒自為一水兩不相屬尚未言及此山此水即黃河伏流重出之源蓋西域戡定之初奉

命履勘者惟主於測驗星度紮量地形與篤什之奉使探尋其事各異故但列山川之目而未詳求索河源可稱鑿者又限於聞見但知鄂敦他臘即元使所窮之星宿海不能更溯而上故河源之說闕中亦未註明實為疏畧迨今日

特頒虎節秩祀

河宗叶契台符乃彰靈蹟仰見

聖天子綜理萬端愈推愈密無一事不窮核其真雖神禹濬川未窺斯奧無論張騫以下矣至故侍郎齊召南作水道提綱徒見輿圖所載有阿勒坦郭勒在鄂敦他臘之上有噶達素齊老山在阿勒坦郭勒之旁遂沿舊訛加以牽附仍執唐劉元鼎之記以巴彥喀拉山為崑崙影響依稀近似而實謬使真源所在轉湮晦不彰如耳食之訛不如目睹之審矣今恭案

聖裁考驗阿彌達親見之圖與述其實以補輿圖之所未注併以正齊召南書考核未精之失焉

河水東北流三百里有泉數百泓錯列如星宿為鄂敦他臘

鄂敦他臘縱廣三百里眾泉沮洳自地湧出其東北境山為阿克塔齊沁山（蒙古語阿克塔齊沁牧馬人也地皆牧馬故名）山為烏蘭得錫山（蒙古語烏蘭紅色也得錫即特錫盤石也地有盤石紅色故名）為布古濟普肯山（蒙古語布古鹿也濟普肯心也山居群峯之中衆鹿所聚故名）為巴爾布

哈山（注見前卷）為馬尼圖山（蒙古語馬尼圖有經咒文也舊刻經咒文於石上故名）之有一水長八十里流入鄂敦他臘其南境山為庫爾巴彥哈拉嶺（蒙古語庫爾巴彥哈拉注見前卷）為庫布通庫爾北哈蘇拉騰海山（蒙古語山名）有一水合二支東北流一百里入鄂敦他臘又南為都爾伯津山（注見前卷）哈喇阿苔爾罕山（蒙古語哈喇黑色阿苔爾罕山名）巴彥和碩山（蒙古語巴彥富厚也和碩山嘴也山東有大嘴故名）其東南為庫庫烏蘭水（蒙古語庫庫青也）為古爾昇阿水（蒙古語地名）俱出大山之麓來注之阿勒坦郭勒流入其中挾諸泉源自西南而東北又東行黃色微淡鄂敦他臘南北長東西狹極三十四度五分西十九度至六分

按鄂敦他臘諸山自巴彥哈喇山東行其北支為大於阿克塔齊沁山東北支為大於巴爾布哈山土人以此三山崇峻俱呼為枯爾坤山即崑崙之轉音也歷代窮源之使以鄂敦他臘為河源而經傳紀載並以河發源處為崑崙因擇附近諸山之高且大者即以崑崙名之積久相傳莫知其誤臣等恭案

聖諭以推枯爾坤所以得名之故並於三山仍其舊名而辨正如此

河水東南流一百三十里為扎凌淖爾

扎凌淖爾（西番語扎凌即扎梁明之象上承星宿海水尤澄之故名）當星宿海之東杭布拉克嶺（蒙古語山名布拉克泉也山有泉故名）之南其東南為古爾班吉古爾托羅海（蒙古語有三峯故名）齊罕托羅海山（蒙古語山名）特墨圖庫特勒山（蒙古語特墨圖有駝也庫特勒山坡也）有水皆流入淖爾其西南即古爾昇阿水亦名庫克阿滿（蒙古語庫克青色也阿滿山口也）山口石青故名淖爾東西長百里南北廣四十里極三十五度西十九度

河水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為鄂凌淖爾

河自扎凌淖爾東南流出有灰膈爾巴彥哈拉嶺水自西來百二十里會一水自南山來一水自灰胡爾巴彥哈拉山 蒙古語灰胡爾山名也巴彥哈拉見前 北蘢藉爲池西北曲曲百五十里三水合北流來注之又流東行入鄂凌淖爾 西番語鄂凌創鄂楞光也水光似之故名 其南有古爾班宗爾穆山 蒙古語山名有三峯故名 有鄂羅庫水 蒙古語水名 自東來會合流西北八十里入淖爾其北爲西拉烏楚爾山 蒙古語山名 淖爾東西一百里南北八十里極三十四度八分西十八度六分河水自東北方流出

河水東流五十里至楂爾吉巴南折而東南百四十里會東諸水

楂爾吉巴山 蒙古語山名 在西勒珠爾格塔拉 蒙古語地名塔拉謂平甸也 之南其北隔嶺即柴達木水分支會爲東西兩淖爾者也見前卷河水過此折東南流其南有一淖爾水相望不入河其又南有淖爾水相去二十里東流入河水其北爲鄂穆達噶順水 蒙古語鄂穆達中道也噶順苦水也水在諸水之中故名 河水又東行有特們胡珠嶺水來注之又稍東有查哈噶順水 蒙古語水名 來注之又東有三水出阿拉克沙爾山 蒙古語阿拉克斑駁之色沙爾牛也山色似之故名 合爲鄂羅鄂淖爾 蒙古語鄂羅鄂羊腸也水曲似之又繞爲池故名 北流來注

之又東有哈爾吉嶺 蒙古語哈爾吉碎石也山多碎石故名 水三源合流來注之其西有庫蘭水 蒙古語水名 發源平地中爲淖爾西流轉北六十里又東會南來一淖爾水又東流八十里來注之庫蘭水會河水處極三十四度五分西十七度八分

河水南流二百六十里會哈拉水諸水

河水南流三十里有額得濤特得濤爾水 蒙古語水名眾水散漫之謂 來會其水泉源數十泓亦如星宿中有淖爾諸水環之流出三十里東入河又南有沙克水 蒙古語沙克水奈流也 二水自西來注之有哈爾吉水 蒙古語水多碎石故名也

合二源自東北來注之又南有托輝哈達山 蒙古語托輝謂肘哈達山峯也峯形彎曲故名 西境水並來注之有瑪爾穆恭托恩嶺水 蒙古語山名 名哈拉水 蒙古語黑水也 自西來注之哈拉水會處極三十三度九分西十七度五分

河水又東南二百四十里會西拉水諸水

河水折而東稍南有沙爾水二源 蒙古語沙爾犏牛也水濱有此故名 出托輝哈達山東麓自北來注之其南有胡胡水 蒙古語胡胡青色也 流八十里來注之有哈拉水有巴特瑪濟爾噶山水 蒙古語巴特瑪蓮花也濟爾噶肯心也山峯如蓮花地居其中故名 有塔哈爾瑪克水 蒙古語塔哈爾瑪克草名其地多此草故以名其水焉 二水相去各

三十里自南來注之又稍北有一水自北山來注之有烏聶沁水 蒙古語烏聶乳牛也水濱宜畜牧故名 自南來注之又折而東南有西拉水 蒙古語水名 自南山流百里來注之西拉水會處極三十三度七分西十七度二分

河水又東南六十里折東北二百四十里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南麓合三昆都倫水

河水折東北轉南有二水自北來注之又南有巴爾呼水 蒙古語巴爾呼迎豁溺之象瀆河多蘆葦故名 自南來注之折東北經綽通錫伯嶺 蒙古語綽通準噶爾部人名錫伯壁壘也昔此人築壘故名 又經卓作克阿通拉山 蒙古語山名 北有公傑旺多爾濟境 蒙古語人名分居于此即以名其地也 水自北來注之又經一大山爲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 西番語阿木奈古也瑪勒占木遜謂黃河上之山占木遜海也以古時黃河發源由此故名 河水至此大 巍峩嶙峋積雪不消即古大積石山元使篤什指爲崑崙者也河水行其南有一水自山中西流來注之其南有得特昆都倫水 蒙古語昆都倫橫也得特上也黃河自西來有三支河橫入之此爲第一故名 出究爾古拉嶺 蒙古語山名 之北曲曲流二百六十里來注之又東有都木達都昆都倫水 蒙古語都木達中也昆都倫第二河也 出納克多木拉山 西番語納克多木拉謂產熊之山也熊西番語納克多木拉樹木故名 曲曲西北流三百里來注之又東北至烏蘭莽鼐多遜境 蒙古語多遜謂莽鼐察罕鳥名也

也 有邁喇昆都倫水 蒙古語邁喇下也昆都倫第三河也 出那瑪山 蒙古語那瑪謂有水處也山中有泉故名 北流百餘里轉而西經哈喇淖爾 蒙古語哈喇黑也淖爾池也 南又經酒克什克特伊淖爾 蒙古語什克特伊之之謂淖爾水勢故名 南行二百四十里折而北五十里有泉水數十名鄂爾庫會里水 蒙古語地名即以名其水也 自東來注又三十里折而西北入河水三水相距各百里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極三十四度三分西十五度至十六度三昆都倫源處得特極三十度二分西四十四七分都木達都極三十二度三分西十四度道喇極三十三度四分西十三度四分會處極三十四度至四分西十五度至四分

按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亦稱大雪山即禹貢導河之積石漢以後所稱河水重源發於積石者蓋上溯禹貢經文約指青海境中大山以包舉河源之辭未爲誤也自宋元史稱爲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里塔而誤以爲崑崙乖舛殊甚伏讀

御製讀宋史河渠志文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其名昆都倫乃恍然大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即支河之謂蓋元時之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河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誤入回部之崑崙山以證漢武之事耳千古名實混淆之弊得以洞悉其非從此正名核實崑崙自在西域大山殊爲積石臣等竊承紀載不勝稽擊一空之慶云

河源紀畧承修稿

吳省蘭纂

金山　錢熙輔　次丞　輯
吳江　錢慶辰　[redacted]　校

質實五

河水北流一百四十里折西北流一百四十里經察罕丹津南折西流一百二十里繞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北

河水至烏蘭莽奈多渾境折北流復西北流有六水俱出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之北麓來注之諸水去

各二十餘里其北岸有阿齊納們汗所居蒙古語人名也部落之長也即以所居名其地焉西境水流八十里來注之有羅察布拉克山水蒙古語羅察布拉克泉也山有龍泉故名流百里來注之河水至察罕丹津蒙古語地名之南察罕托羅多渾蒙古語白頭口名猶言白頭渡也之北折正西流有五水亦自大山北麓流出其東二支由一源分流並注其西三支經公策旺多爾濟境蒙古語人名以所居名其地來注之其北境有一水二源合西流爲巴噶哈柳圖水蒙古語巴噶小也哈柳圖水獺也小水有獺故名長一百八十里來注之其南境有底衛奎多克山蒙古語水旁多樹木也山名水共七源合流一百二十里來注之底衛奎多克山即大雪山西延亘不斷之來脈山極高峻其西又有四水各流入十里來注之河水折西流處極三十四度六分西十五度

河水折西北流一百二十里經伊克圖爾根山西折北流五十里合哈爾渾舍里諸水

河水折西北流南有圖生圖水蒙古語水名源出底衛奎多克山西曲曲流一百二十里來注之又西有三水各行八十里來注之其北境有伊克哈柳圖水蒙古語大水旁有水獺之名有三源出巴嶺圖爾根山蒙古語圖爾根急也山泉急故名合東流曲曲轉西并流合北境一水西流其

一百六十里來注之又北有吉卜水蒙古語水名合衆流來注其西源出哈爾吉嶺合托輝哈達二水又北境合二水又東合賽拉水蒙古語賽拉扶也河形似之故名轉北流共一百八十里其東源出車山蒙古語山名合二水而西有得爾登水蒙古語得爾登水聲也河中多石水激之而成聲故名合二源來注蘇北流亦名圖生圖水共一百四十里合西源水北行有西偏二水來注爲呼會穆蘇水蒙古語呼會穆蘇潮水之聲不竭故名折西北流爲吉卜水入大河此水源流二百八十里入河水處極三十五度二分西十六度六分河水又北有博爾綽巴水蒙古語博爾綽巴水獺也以灘綽巴水名一源北流轉東至阿爾坦和博布拉克蒙古語和博盛乳之器以皮爲之小色黃可汲故名之西東北流又北合一水有哈爾渾舍里水蒙古語山名水源爲薩爾哈布齊海水蒙古語哈布齊海謂山形如城水出其中故名流一百里至阿克敦齊老蒙古語地名北又八十里經鄂博圖蒙古語鄂博纍石祭神之所有也地有鄂博故名之南會博爾綽巴水東北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四分西十六度六分

河水折東北流一百里折而北一百二十里會托里布拉克諸水

河水東北流經登努爾特嶺蒙古語山名之南伊克圖爾

根山之北折北流有恰克圖水蒙古語恰克圖鹿也水旁多鹿故名自東來注之水有二源西源山伊克圖爾根山東麓經則勒拉察布所居蒙古語人名以所居名其地之南繞而東北有圖爾根水蒙古語圖爾根急也自東來會東源出鄂隆郭托羅海山蒙古語山峯名二支合西流會西源水共二百里入大河又北有碩爾郭爾水蒙古語水名出察罕納們漢蒙古語地名西流合二水長一百二十里入大河又北有托里布拉克水蒙古語托里鏡也布拉克泉也水圓如鏡故名有五源西二源一出碩羅嶺蒙古語山名及魁騰西里克布拉克蒙古語魁騰冷也西里克山間平阜也地居山中水常寒故名衆泉湊涌形如星宿西南流百二十

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蒙古語地名有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什爾噶水蒙古語布哈野牛也什爾噶黃牛也水濱多野牛故名南源二支並出鄂博圖北麓合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袞額爾吉水蒙古語袞額爾吉深也河居窪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

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

河水東流兩岸諸山環集北岸巴彥布拉克之北有

一水西出烏克達爾山蒙古語山名瀦爲達布遜淖爾蒙古語達布遜鹽也淖爾池也東南流出爲柴集水蒙古語柴集謂河有寨故名又東南流有一水自南來注有烏蘇圖布拉克蒙古語泉水名合殷得爾圖淖爾水蒙古語池旁有高地故名曲曲北流來注其東有松額淖爾水蒙古語池名克爾特黑淖爾水蒙古語池名來注旁有泉源數十泓皆停不流此水長三百里南去大河一百里又其北爲庫庫淖爾蒙古語庫庫青也淖爾海也即青海也東西三百四十里南北百里衆山環繞諸水遊集涵泓渟蓄波光獨青其中有奎遜托羅海蒙古語奎遜白也托羅海頭也居海中之山峯居青海中故名察罕哈達山蒙古語白峯也亦在青海中相對並峙其東西控引諸泉綿地計長八百里廣三百里而巴顏源爲英格淖爾蒙古語英格母牛也淖爾乳也故名出牛尾山巴彥山之南東南流出一百里有哈拉西納水蒙古語哈拉黑也河旁山黑色故名由瑰滿山南流來注又百里有沙爾淖爾水蒙古語沙爾黃也旁多此色故名自西來經庫庫色爾格嶺蒙古語庫庫色爾格小山羊也山中多青羊故名北東流百二十里而合又東八十里經貝勒彭蘇克旺扎爾所居蒙古語人名以所居名其地之北有什爾噶水蒙古語什爾噶黃羊也河旁有黃羊故名羅蘆水蒙古語羅蘆鵝也此河多鵝故名二水合流經台吉吹拉克諾穆齊所居蒙古語人名以所居名其地之南長一百里來注又東七十里經黑和爾

布拉克（蒙古語泉名）之北有布哈水（蒙古語布哈野牛也此河有此故名）自北來注經庫克托羅海（蒙古語山峯名）南入淖爾此西來大源長四百餘里源處極三十七度八分西十八度八分沙爾淖爾之南連山圍繞有諸水不入庫庫淖爾者其西為阿里哈水（蒙古語水名）流六十里為胡爾簪淖爾（蒙古語水名）其西南有額勒蘇淖爾（蒙古語額勒蘇沙也池有沙磧故名）周流百餘里源出甘珠爾齊老峯（蒙古語甘珠爾佛經也齊老石也相傳其地有經石故名）西哈爾噶山（蒙古語山名）二支合而正西流為布隆吉爾水行二百里有衆泉環列如星宿復西行入額勒蘇淖爾而伏計長二百八十里正當公敦多布達喜所居（蒙古語人名以所居名地）之南其北有哈拉淖爾又有爾博爾淖爾（蒙古語爾博爾水獺也澤旁有此故名）一出天青察罕哈達（蒙古語山名）西流一出庫庫色爾格爾南流並瀦而伏正當貝勒達顏所居（蒙古語人名以所居名其地）之左右此諸水在青海西南不入大河亦不入青海庫庫淖爾北境山自巴彥山延亘向東為庫德里山（蒙古語庫德里麝也山有麝故名）為巴哈烏蘭和碩山（蒙古語山名）有一水流六十里又東有伊克烏蘭和紹山（蒙古語山名和紹和碩山嘴也山石大而紅色故名）有一水流六十里正當台吉策棱敦多布所居（蒙古語人名以所居名其地）之西又東為伊克哈爾吉山（蒙古語伊克大也哈爾吉碎石山也）

有一水流出合東來一水長百里正當台吉色布騰所居（蒙古語人名以所居名其地）之東又東為沙拉克圖山（蒙古語山名）有一水合二支流七十里以上諸水皆從北境流入庫庫淖爾其東有巴爾淖爾（蒙古語小池也）周圍六十餘里有巴爾齊老水（蒙古語巴爾謂虎齊老謂石有石如虎故名）察罕托羅海水從東境西流入淖爾其南境山自柴集水之北諸山延亘自公敦多布達喜所居東南行有一水自西境東流來入又東南為扎哈蘇台水（蒙古語扎哈蘇台謂有魚也水多魚故名）為巴哈察罕哈達為圖和碩伊克哈海嶺（蒙古語山名）為察罕鄂博（蒙古語山壘石處也）為額和爾布拉克（蒙古語泉名）有入水長五十里至八十里自南境北流入庫庫淖爾又東有烏蘭布拉克水出索爾古山（蒙古語山名）西北流會北來一水又會蒙古圖布拉克水北自阿爾錫蘭額嶺（蒙古語山名）南流來注又西流有淖爾水（蒙古語水名）出額羅穆山（蒙古語山名）南流來注又西北行有巴顏淖爾水北流來注正當阿穆尼色爾沁（西番語阿穆尼亦作阿尼瑪卿山也色爾沁謂金沁大也山體高大色黃如金故名）之東而西北流入淖爾此水合五源其長二百里與察罕托羅海水相鄰此庫庫淖爾全境也庫庫淖爾極三十六度六分至三十七度四分西十五度六分至十六度去大河之北百八十里

案西寧邊外自古西羌所居統名西海庫庫淖爾南去積石山五百里北去肅州五百里西南至鄂敦他臘七百里大河曲流至其東南已二千七百里環山包絡土地肥衍其水在萬山中不與河通然其西北一隅正與敦煌西之哈拉淖爾諸泉相值東南一隅與大河支流甚近形勢相聯其實卽大河之瀦流旁蓄自西域而入西寧者也

皇朝興定諸羌隸以版圖青海全境為厄魯特二十九旗耕牧之地伊古所謂鮮水卑禾羌海觀道不容者皆在休養生息之中碁布星羅較如畫一臣等詳紀大河經流並得細述青海四隅瞭然如指諸掌蓋以庫庫淖爾水色瑩然獨青者蓋以諸山盤亘衆源渾鏊不與衆水相雜之故以淖爾之青證之阿勒坦郭勒之黃益知地雖相近而源有獨異不得以青海統名遂置百道流泉之本於不問也

河水折東北流八十里經龍羊峽東貴德所西折而東入甘肅河州界為中國河

河水初折東北流之處有烏蘭水出楚成嶺（蒙古語嶺名）西流一百里有璽里和爾和山水（蒙古語山名）伊克沙拉

克圖山（蒙古語山名）水二源合北流百餘里來會西北行一百里經溫水堡城之南入大河河水東北流七十里穿龍羊峽有貴德所西南水和卓爾台（蒙古語地名）水東北流注之又北四十里有烏拉布拉克水（蒙古語泉水名）自庫庫淖爾南境阿穆尼色爾沁山之麓二支南流出會兩淖爾水一百二十里來注之河水東行經貴德所四十八戶所居之北自此入甘肅河州界入界處極三十六度西十五度五分

按大河自庫庫淖爾之南大勢東行自入貴德所後所受泉流漸多水色金黃始名黃河其貴德所以西亦皆青海境也臣等紀崑崙正發之源欽承

睿訓詳稽紀載以著源委經曲之實窮河源重發至甘肅河州西界共二千九百里以經緯度按飛鳥圖法計之實一千四百餘里大河至此蓋四曲云

水地記

戴震 撰

水地記

休寧 戴震

中國山川經首起於西尾終於東河水所出其地曰崐崘之虛其山曰紫山禹貢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崐崘今西番名枯爾坤譯言崐崘也有三山曰阿克塔沁曰巴爾布哈西面大曰巴顏喀喇其色紫黑元宋金鑿奇蕃語謂喀喇謂黑巴顏謂富故納斯圖自山東北至西寧府界千四百餘里唐長慶元年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使還吐蕃傳記其所經見曰出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崐崘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浸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劒南之西唐有要大羊同國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里俄屬末屬於吐蕃此所言紫山其今巴

水地記 一

顏喀喇有崐崘之山三成故爾雅釋丘曰三成爲崐崘丘元使求河源設以爲在之積石爲崐崘而自昔相傳禹本紀山海經淮南鴻烈及水經諸書所言崐崘河源悠繆傳疑鮮能証實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返爲天子言于寘之西（寘讀若闐古字通用）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鹽澤今西番呼羅布淖爾在安西府西少北邊外此明言河注中國源出鹽澤南下乃云其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崐崘云附于寘河注鹽澤者之源非寘所指注中國河源也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通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一名

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百一十八里陽關在縣西六里壽昌本漢龍勒縣地今安西府西百五十里有壽昌城遺澤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餘里前後漢書皆脫去千字山海經謬誤多矣略舉然不一其說然亦閒有據依其一云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泑澤出於崐崘之東北隅實惟河原郭景純注云即河水出崐崘之墟者道元水經注序敦薨之水自焉耆國北逕連城東南流會于敦薨藪水注泑澤泑澤亦鹽澤異名此同於張騫所指中國河源出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焉有見于所謂星宿海者其泉千百泓散如列星疑爲于闐葱嶺千有餘里之水伏而復出故今番人亦多言鹽澤南有地數百里往往有小水上出爲潛行之證考之禹貢於西戎舉其大者三國崐崘居國名則所隱因不一山而中國河源所出之山蓋當著其爾雅河出崐崘虛亦不曰山察其地勢

水地記 二

山脈自紫山西連積石山又南逾西連接恒水所出山今番語呼岡底斯者蘇直一千里皆古崐崘之虛也朵水出焉石山與河源相上里三百六十餘里中隔一嶺即巴顏喀喇之嶺犂水亦呼犂牛河恒之所爲恒水今名金沙江西番呼木魯烏蘇又呼布賴楚明洪武十一年命宗泐往西番十五年還宗泐言河源出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爲抹處犂牛河爲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犂牛河東北之水是爲河源必力處即布賴楚之轉也岡底斯水經注謂之阿耨達山直古且末國南隋大業五年破吐谷渾於且末置且末郡唐貞觀八年遣李靖等攻吐谷渾靖與諸軍經積石河源至且末窮其西境水經注序阿耨達山積水其北流者逕且末東北會于鹽澤之水入鹽澤西流者逕于闐安息若會崐崘西流之水入雷翥海恒水則南流入南海川是知由岡底斯面而西北經葱嶺實崐崘山之大脊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崐崘之丘此語亦有據依者之一西海濱去爲梵海水經注一名卑禾羌海一名青海湳沙府譚所稱崑崙赤水今之金沙江黑水今之瀾滄江（一作瀾倉江）胡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後漢書作賜支永元中迷唐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據土物志曰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然是言之河源已南則吐蕃今西藏之境古崐崘國在蒼積石已東北今青海之境古析支在焉而渠搜大宛西域從葱嶺而西古渠搜在焉三地大小諸國並稱西戎繫於雍州形勢蓋可得而詳也

河北之山崐崘東千里而近曰積石

禹貢導河積石其山自紫山岐分循河北岸而東積石之西紫山之東臨黃

水地記 三

宿海者曰布此吉特勒亦名枯爾坤山有數峯又東曰阿克塔齊欽有淵紫崖之間爲耳又東曰烏藍得什山南至扎凌淖爾四十里山高大頂平又東有巘崖多紅色曰巴布拉克西南至鄂凌淖爾五十里又東曰塞多賴又東大山曰厄尼圖西南至鄂凌淖爾百二十里其北壁有積雪人到難又東曰碧柳圖三山又東曰僧里克西至河流八十里山有峯如屏又東禹貢之積石也舊西寧邊外西南五百餘里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是也河關縣在今西寧府西南邊外番語謂之阿木尼瑪色瑪勒占譯冰木遜故呼積石山曰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其山有九峯綿亘三百餘里河行山南繞東復轉西即黎實河源記所言河經山之三面如玦然其西南山趾河之東曰哈爾吉東有山一峯高聳曰阿木尼瑪勒占古爾嶺河西岸之左曰烏藍芒崇有嶺北枕河曰哈爾吉嶺冬夏積雪多霧氣元史地理志稱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崐崘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此云崐崘者誤水經注唐述山嶺岸斷始有小積石之目魏王泰括地志云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元和郡縣圖志鄯州龍支縣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河州枹罕縣積石山在縣西北七十里又云因嶺之中河源從高注下其流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又曰導洛自熊耳按洛水出上洛西山熊耳之北所皆導者皆謂其所施功不必自其源也則言南山以小積石當禹貢之積石而爲之說此山在晉道元注水經時尚不名小積石而未子後漢書杜佑作通典乃與李吉甫同誤後儒因之解經至元人從誤以大積石爲崐崘矣河之西岸青海西南三百餘里曰古爾板三山多雪崖崗在是山之陵東北曰蘇羅巴顏喀喇多石山有石故名也其東曰鄂羅嶺在青海南少西二百餘里河北岸山蒼百里有岡曰巴爾拖羅海岡

水地記 四

環青海十有五山番人皆呼爲爾岡青海中小山曰龍駒島近西岸有峰曰神珠東西對峙魏書吐谷渾傳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來春收之所生之駒號爲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隋煬帝大業五年置馬牧於青海渚中以求龍種無效而止

鮮水西北曰龍堆沙之東曰三危是山不協禹貢之文其名蓋後起也

鮮水今之青海番名呼呼諾爾龍沙堆之東西寧府之西涼州甘州之西鼓石之北漢志敦煌郡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西域傳鄯善本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元和郡縣圖志沙州燉煌縣三危山在縣南三十里山有三峯故曰三危隴右志曰龍堆在沙州縣西沙形如臥龍長十餘丈或四三丈變改無定東倚三危北臨道路西接三危山在衛東南綿亘敦煌郡考之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曰黑水西河惟雍州

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敍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於南海
河源行積石之南東北屈曲過蘭州之北折而左右賀蘭之間爲龍門西河
而抵華陰而河所出由自枯樹埠西南接因底斯西北爲于闐南山直抵葱
嶺則河北之水不得經之而南以入南海今所謂三危山者其下亦無水逕
過禹貢之黑水三危不在河北其明矣蓋嘗以天時合曰黑水安能三危安在
今河源之西南三百餘里爲金沙江之源又東南五百餘里爲瀾滄江之源[illegible]
[illegible]
潞江曰[illegible]即喀喇烏蘇三番勢異[illegible]
其流所謂支流者皆三危盡其所經之地域久名迷無從證實耳覓
雲南支禹貢於梁州首之此水爲黑三危去河源金沙江源不遠三源並置
如此是均在回底斯東北然則羅之西南境至此水上游藏之西境至此水
可無疑也左氏春秋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魑魅

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瓜州謂敦煌也允姓所居在瓜州三苗所居在三危
後世失傳而一之因命一山爲三危而禹貢三危久淪於西夷則人已莫能
晉其處瓜州仙析支西北三危蓋皆崑崙東脈

北邊東曰嘉峪

山在今肅州西七十里山之西號即嘉峪關漢史方輿紀要云關初設河西
地西抵玉門北至沙漠而仍以嘉峪爲中外巨防

弱水所出山曰窮石

淮南子曰弱水出窮石漢志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
合黎許叔重說文解字帆山或曰弱水之所出屬十六國春秋又謂之蘭門
山括地志蘭門山一名合黎一名窮石山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以弱水所
出山兼有合黎之目云

北邊西曰合黎

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其山在今甘州府北四十里西北至高臺縣石峽口
長亘三百里石峽口在鎮夷城西北七里亦名龍谷口漢志之羌谷水今呼
張掖河俗呼黑河蓋弱水之別源經鎮夷城東南至高臺縣百二十里縣蓋
漢志所陝西行都司志云黑河在高臺所北二百步在鎮夷城西四里又云
傍合黎山出羌谷口北入赤集乃界元有赤集乃路在甘州東北千五百里
其東北大澤即居延澤也

河湟之北大山曰祁連山

山在今肅州南百六十里張掖縣西百里之祭閣峽南九十里西河民凉郡
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
山中冬溫夏涼宜牧放牛羊充肥乳酪美好焉耆山東西百餘里南北二
十里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同匈奴失祁連焉耆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
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耆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耆一作焉支元和郡

縣圖志甘州張掖縣[illegible] 祁連山在縣西南二百里刪丹縣[illegible]
[illegible] 焉支山在縣東南五十里[illegible]
[illegible] 唐書吐谷渾傳逾大水至湟谷抵龍泉與河合故黎世謂西戎地曰河湟
元史地理志朱思本曰湟水自祁連山下正東流千餘里注浩亹河與黃河
合

豬野之南河西大山曰賀蘭山

山在今寧夏府寧朔平羅寶豐三縣西界元和郡縣圖志靈州保靜縣[illegible]
[illegible] 賀蘭山在縣西九十三里山有樹木青白望如駮馬北人呼駮爲賀蘭
故名其山與河東望雲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經靈武縣[illegible] 又西北經
保靜西又西北經懷遠縣西[illegible] 又北經定遠城西[illegible]
又東北抵河其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從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五百
餘里真邊城之巨防山之東河之西有平田數千頃可引水灌溉如盡收地
利足以贍給軍儲也宋葉紹以後西夏據有其地建宮山上山陘五十餘所
寧朔縣西南赤木口尤關要路可容千萬平羅縣北四十里打碗石爲山後
要路漢志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
武威入海今涼州府鎮番縣北有武威故城水經注云在姑臧城北三百里
姑臧即今武威縣東北至鎮番縣二百里陝西行都司志姑臧南山在涼州
衞西南百二十里焉山在永昌衞南百八十里與涼州南山相連我夏秋雪
不消亦名祁連山[illegible] 今考祁連延亘千里自酒泉張
掖至此山勢相接本一山之所綿亘今等且有待焉通智河源敍焉別其支
云臣通智等奉命西行別繩丈路徑溯流而前行歷河源至金沙江
瀾滄江潞江怒江等源通西藏三千里抵恆河源而回巴顏喀喇山在西
寧邊外千四百五十六里形勢自金沙江源至此從此枝分其向西北而下
者爲三危等山繞沙州安西等處抵嘉峪關直達[illegible]地[illegible]
[illegible] 東向而下者分隔黃河北西海南至西寧向北而下者至河本
[illegible]山[illegible] 循西海北邊蜿蜒大通河源[illegible]
[illegible] 爲甘涼之祁連合黎龍首焉支等山[illegible]
[illegible] 連綿相接抵寧夏爲賀蘭山其向東南已下者循黃河南岸繞至洮河源
西傾山分枝四布抵隴支松潘散爲大小諸山此所序於形勢脈絡大致不
爽

北河之北高闕東曰陰山

河行三受降城之南歸之北河河北大山爲陰山北漢書名得陰山之目史記趙
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
奴自榆中[illegible] 並河以東屬之陰山[illegible]
以爲三十六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illegible] 北假
中[illegible] 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郡縣[illegible]

因其北邊河塞北至北平郎中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
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孝武出
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後
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水草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
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水經注河
水屈而東流爲北河漢武帝元朔二年大將軍衞青絕梓嶺梁北河是也東逕
高闕南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善能云舉望
若闕焉即狀表目故有高闕之名也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
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
皆北假也[illegible] 始
皇三十三年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並陰山築長城及開南越晝夜作民勞怨苦故
楊泉物理論曰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
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寃痛如此矣蒙恬臨洮高闕北距大嶺口
凡三百里元和郡縣圖志三受降城景雲三年張仁愿所置先是朔方軍北
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堆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
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衆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乘虛
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從之六旬而
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遙相應接北拓
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
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西受降城東南距河千豐州八十里北至磧口
三百里中受降城北至磧口五百里蓋本古城在中城北四十里號虜軍鎮
曰時人以張仁愿河外築三城自古未有今嶺本城周迴八百七十二步涼
峻深壘亦古之堅守貴古今達曰以地理求之唐代九原郡城也東受降
城東北至朔州四百里北至磧口八百里今考府開元二年移安北都護府

治中受降城[illegible]
[illegible] 單于都護府二十一年置朔方節度使於靈武三受降城皆屬焉天寶初
王忠嗣請振武軍於東受降城東百餘里本漢成樂縣東南去今大同府三
百餘里其北古今達云振武城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綏遠典云其地據陰
山之陽黃河之北其北七十里有黑沙磧是也天寶八載朔方節度使張齊
丘於木剌山築橫塞軍以郭子儀爲軍使胡語謂之可敦城東去中受
降城二百餘里十二載安思順奏廢軍請於大同川西築城改名天安軍即
今大同城故城[illegible] 東去木剌山二十里去中受降城二百
二十里西少北去西受降城百八十里乾元中復西南移四里寄治永清柵
[illegible] 號天德軍元和六年李吉甫請振武天德左右良田萬頃擇能員
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於是詔以韓重華爲振武營田和糴水陸運使起

代北鎮兵三百頃逾二萬大為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凡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倚稅之費朝廷從其請列柵十二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四十萬餘石既而請益開田四千頃曲議可以給塞下五城[illegible]議格不行元和七年河溢西受降城南面多毀壞八年振武節李光進請析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移治於天德軍北城李絳盧坦以為新城當磧口據國要衝得制匈奴上策又毀水爽卒邊防所利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捨萬代久安之實為一時省費之謀況天德故城僻處確瘠去河絕遠烽候警急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九邊考自陰山而北皆大磧磧東西數千里南北亦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中國得陰山則乘高而望彼此沒陰路皆見必踰大磧而居其北去中國益遠故陰山為禦邊要地陰山以南即為漠南彼若得陰山則易以飽其力南向犯此秦漢唐都關中必逾河而北守陰山也

河曲外曰緣胡山

山在歸化城之西河水西來關山縱折而南漢志雲中郡咸陽[illegible]緣胡山在西北木鎮河水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酈道元注云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間而出余以太和中為尚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縣在山南北去雲中城百二十里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乖川去之文似非關究也

汾水所出曰燕京之山桑乾水所潛也

山在寧武縣西南四十里跨汾陽縣地山之豐出隨地異名曰管涔山曰樓子山曰蘆芽山冀志太原郡汾陽[illegible]北山汾水所出水經注云

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修巖有草無木泉源導於南麓之下蓋稚水濫觴耳[illegible]又云桑乾水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八里餘其水陽旱不耗陰霖不溢無能測其淵深也古老相傳言嘗有人乘車於池側忽過大風飄之於水有人獲其輪於桑乾泉故知二水潛流通注矣池東隔阜又有一石池[illegible]方可五六里清深鏡潭不異大池元和郡縣圖志云靜樂縣本漢汾陽地管涔山在縣北百三十里天池在縣北燕京山上魏孝文嘗以金珠穿魚七頭放此池後亦於桑乾泉得之

汾西河東自燕京別而南離石水所出曰梁山

山在今永寧州東北百三十里東接交城縣界北連赤欽額接嵐縣界西臨賀谷為臨縣一名呂梁禹貢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蔡觀云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韋昭云梁岐二山在雍州今於冀書之者因河南首事以二山為冀州之地也曾彥和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併言冀也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治梁及岐將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illegible]壺口太原不相涉焉以鄭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為是王氏之說是也考禹貢之文自西而叙於東故先壺口以見龍門西河就治而次梁岐次太原岳陽次覃懷次衡漳或舉山或舉地梁岐之西水歸於河梁岐之東水歸於汾此二山為汾川以西及山自北而南之脊舉之以見汾西河東其地就治太原則見汾東之地就治岳陽在汾東沁西覃懷在沁東而南近河衡漳則漳水過鄴而入河北注觀此數語冀州所宜治者令其於是不得謂壺口一役兼及河西雍州也況韓城之梁山雖近河而渭北之岐山遠隔在漆沮涇水之西誠使越漆沮涇水至乎岐下則雍州自渭以北

所當治者幾於備舉又於雍州書涇屬渭汭漆沮既從荊岐既旅此三語為複文矣禹貢先分九州後復統記山川分者定其疆域合者見其條貫獨於發端之始以雍州山隸冀州何取乎先分後合示人以截然有限域者乃復淆雜其間耶然酈道元說梁岐即今永寧州之呂梁孝義縣之狐岐亦有未盡如漳出桐柏濁出鳥鼠後人廓其枝山曰淮出胎簪渭出南谷蓋古者統以一名後人往往隨地殊稱今考赤頳孝文呂梁頳王屋蘇山實一山之所盤綿縣謂狐岐高堂玉泉露山亦一山之所盤綿禹貢之梁岐統名也今之呂梁狐岐特其中之一耳蔡仲默書集傳亦取吳氏說而復疑吾鄒近圖百詩胡朏明皆深於考訂者咸謂蔡傳為非因失在蔡氏不在吳以蔡傳一引爾雅左氏穀梁證晉山宜屬冀州[illegible]不知春秋時自魏文公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梁山由是入晉迄於三晉既分自河以西盡於洛豬屬魏地少梁之梁山實河西大山故晉望祭之列國所望祭山川及晉河東望祭之山爾雅經不一書而獨曰梁山晉望也正以河西近秦故特書之成公五年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宗而問焉皆非離石呂梁一引呂覽[illegible]尸子孫而羣趙充春秋之所稱呂梁未壅塞離後人先其所在西離石縣之呂梁西距河百五十餘里隔越重山不復於河無事證驗也一引酈道元水經注[illegible]其本文云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illegible]西流歷於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其巖層岫衍湍崖深巨石崇竦峻立千仞河流激盪詩濤發雷奔迴浪激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乃無過險至是為河之巨險即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有餘里後人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之天橋峽為道元所謂呂梁洪載水經注自北而南之次考之地望遠勢其地有禹鑿之跡河自故

東勝州城轉而西南流八十里至河曲縣西北轉而西流九十里逕天橋峽下出保德州又五十里折而南逕興縣西又南百七十里至臨縣界道元言呂梁洪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蓋據河至離石縣界為言因西流乃轉南故曰以東其指天橋峽無疑詩篇亦言呂梁在離石縣西者即今永寧州北之呂梁從因離石縣有呂梁山而河行離石之西故云在縣西實未深考之言道元引而辨之則以離石西界河無溺阻故溯流而上以求其地是道元以尸子呂覽淮南所言呂梁不在離石而遠在其北也蔡氏從以證呂梁在離石正與其說相刺謬豈乎百詩朏明不之取耳

其岐之南勝水所出曰岐山

勝水在汾陽縣西六十里永寧州東百有五里東魏武定中齊獻武出北道度赤洪嶺解律金為南道軍司經黃櫨嶺出與之會前代昔嘗圖嶺上磐石為固岐山在孝義縣西百里一名狐岐西接寧鄉縣界北連離石嵐接汾陽縣界其南埤曲闕曰靈原原東為剛谷呼曰北川東入勝水由原左轉逕關西南曰萬居山東北距孝義縣治七十餘里其南翼為澗俗呼南川逕故六壁府北東入勝水唐武德二年置高唐縣以山氏縣又連關西南逕東曰玉泉山東北距縣治六十餘里山之東北翼為澗俗呼左水者是為勝水逕故六壁府南又東合南北二川自勝嶺至玉泉實一山盤鳳面下古通營之岐山蔡仲默書集傳謂岐山在介休縣東山海經狐岐之山勝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汾水酈道元水經注[illegible]按之本文乃云勝水西出狐岐之山東逕六壁城南魏朝舊置六壁於其下防離石諸胡因為大鎮勝水又東合盧泉水[illegible]又東逕中陽故城南又東合文水文水又東南入於汾中陽故城即寧鄉縣治是山海經水經注之狐岐在今孝義縣西界寧鄉五年省孝義入介休元祐元年復置孝義至仲默時已為金地無所從

而言魏道元前以後書在今汾州孝義縣不當據以此熙寧元豐十餘年間隸之介休也[illegible]其下書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重以六壁城為防守西寒置河距東之津要不知北魏初河東岸離石吐京之胡萬山充斥蕃衍五部餘衆所居恃特山險未能即平至狐岐以東汾川左右地勢坦平遂據太原本漢太原郡地窠於此置六壁立為鎮戍以防暴亂以西實河以東山冠西距黃河一百餘里不可謂為河逕之險與呂梁狐岐之西皆為今臨縣永寧州及寧鄉石樓山在四州縣之東面壽氏云二山河水所經約之所以謂河道也將留此四州縣峻峰巨嶺萬山攢簇於何地乎於山海經書勝水注於汾爾水經注書注文水勝因汾別東西轉徙歟之近事數年以前原公水以下當從酈書自逕汾水不與水經注協今刪皆入文水一如道元所見余以己丑年過其地登呂梁實種歸過狐岐及汾東諸山證所經見乃曉然於禹貢之文

砥柱門以治河陰則治汾沁河谿與其間諸山澗谿谷尚書古文疏
證云壺口在吉州西七十里與河津縣西北三十里之龍門相連 [illegible]
[illegible] 與兩河之梁山對峙經文產連類而書實有出於某州某山
當例之外者胡渭禹貢錐指云治梁所以終壺口之事除河患也其說及
岐者例蓋治梁已畢若身遠涉河而東則東方之事正多不能遽復治梁當
在數年之後而梁岐之間其於帝都事勢當日必有甚切而不容緩者故治
梁之餘便施功及岐而止又洪水初平耕食未遑冀州風氣爲五等而梁岐
之間去帝都最近田既高燥轉輸又便禹自梁山之野通涇水之流其爲帝
都亦實非也切要及岐而止者蓋岐西地高卬洪水不爲患而東方事急亦
無暇西略故也二説咸中肯說以梁岐爲雍州山夫禹貢先分別九州初非
於其間又牽合治水之先後緩急也使冀州施功西盡及岐其以梁岐爲涇渭
水面西不皆大半治之則南亦可盡及像東亦可盡及兌豈無相連之勢論
功同時者乎至推其權便輸治谷者而益鑿矣

西望孟門夾東河流曰壺口

山在吉州西南七十里河西岸陝西宜川縣東南二十里之孟門山也通志
河東郡北屈縣有壺口山在東南今州東北有北屈故城然則山當在其西
南非東南也水經注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風山上有穴
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當其衝所略無生草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
[illegible] 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
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
爲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
墜復倚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其
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濬波頹疊迄於下口元和郡
縣圖志吉川縣 [illegible] 黃河在縣北七里河岸峽狹狀似槽形鄉人
呼爲石槽蓋禹治水鑿石導河之處石槽長十步闊三十步懸水奔流觀者
魚鼈所不能游

汾水之右自燕京與西東南歸水所出曰少山

山在樂平縣西四十里其南谷曰大要谷東北距縣治二十五里沾水出沾
嶺東入滹沱與渦水出陡泉嶺西入汾皆少山北嶺也山海經少山清漳之
水出焉淮南子曰清漳出揭戾山高誘注山在沾縣漢志上黨郡沾大要谷
[illegible] 清漳水所出說文清漳出沾山大要谷今樂平縣西南三十里
有沾縣故城水經注清漳出沾縣故城東北俗謂之鹿山其山亦曰鹿谷山
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元和郡縣圖志太原府樂平少山一名河
逢山在縣西南三十里

右轉遂顧武而西少水所出曰謁戾之山少水者沁水也

謁戾山在和順縣西北百二十里武山在縣西北二十里轑水出轑山武鄉水

出武山西南入漳二山判分即入字簒字此謂之入武而西北至謁戾縣亦
百二十里山北之水入於同過水謁戾山在武鄉縣西百二十里西北接祁
縣平遙縣西南接沁源縣一名羊頭山亦曰覆甑山爲綿山其北爲介休縣西
爲靈石縣皆謁戾山也山海經謁戾之山沁水出焉漢志上黨郡穀遠羊頭
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水經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元和郡縣圖志沁州綿
上縣本漢穀遠縣地羊頭山一名謁戾山在縣東北五十里沁水所出寰宇
記謁戾山一名覆甑山今武鄉縣西五十五里有涅縣故城沁源縣城南有
穀遠故城縣北有綿上故城

沁西岳水所出曰霍山是爲太岳中岳也

周官經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晉語霍乃日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濟以爲淵
山在今霍州東南三十里岳陽縣北九十里趙城縣東北四十五里沁源縣
西七十八里北接靈石南抵洪洞山延袤八十里高百餘丈漢志河東郡彘
霍太山在東今霍州即故彘縣水經注汾水又南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
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紀史方輿紀要云霍山崎嶇險峻界并晉
二州之間實控阨之要

歷東匯而南曰析城

東歷山在翼城縣東北六十五里沁水縣西北四十里一名翼水嶺宇文周
改曰烏嶺嶺東之水入於沁嶺西之水入於汾澮析城山在陽城縣西南七
十里漢志河東郡濩澤禹貢析城山在西南今縣西三十里有濩澤故城水
經注天井水出東經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新避也上濩水
歷析城山北山在濩澤南禹貢所謂析城山者也山甚高峻上平
坦下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數十步外多楓竹元和郡縣圖志濩澤
州陽城縣析城在縣西南七十五里濩澤在縣西十二里寰宇記山頂有湯
王禱雨壇傳湯禱雨於此今池西岸生龍鬚草無林木

迤東北水所潜曰王屋

山在陽城縣南八十里東至濟源縣亦八十里西南至垣曲縣百里漢志河
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今垣曲縣東北二十里有故垣城括
地志沇水出王屋山頂崖下石泉停而不流其深不測既見而伏至濟源縣
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李連遊濟瀆記云濟水出王屋山頂太乙池
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於此其太乙池今亦涸矣

自東歷別西西流水所出山曰清野

山在陽城縣東南九十里俗呼小檔嶺東北接絳縣南四十里之大檔嶺東
接垣曲縣西北八十里之絳山實一山也水經注洪水出清野山世人以
爲清嶺山也消水出清廉山之西嶺世亦謂清廉山

又西南曰薄山

山在夏縣東南垣曲縣西亦曰中條山山北爲安邑解州虞鄉永濟南爲芮
城一名襄山史記封禪書薄山襄山也徐廣云蒲坂縣有襄山今蒲州府謂
郭永濟縣城東南有蒲坂故城水經注云涑水逕安邑故城西城西南有鹽
池上承鹽水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又云涑水與涸水北出於薄
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又云河水左合一水其水三源疏引俱導薄山南
流逕河一川其三水之內世謂之閑原今夏縣東五里有巫咸山縣西北十
五里有安邑故城鹽池在今安邑縣西五里解州東三里河北故城在芮城
縣東北里許閑原在平陸縣西十五里地志分雲嶺在安邑縣南四十里
接平陸縣界中條山最高處也横嶺在解州東二十里跨安邑平陸二縣界
謂自安邑通平陸由此路最近而稍險難行其南遠宮城日耳及其北分
嶺西二十里曰五龍谷北至州城五里又西二十六里接虞鄉縣界又西
二十五里王官谷分雲嶺東北爲吳坂南逕平陸北通安邑東入夏縣界坂
東爲巫咸頂在夏縣東南五里又東北三十五里接聞喜縣界山之南芮城
縣北十五里山陰石壁名百二十盤東接平陸縣界四十五里山狹而長西
奉嶽東太行此山居中故曰中條

西抵河曲雷水所出曰首山是爲雷首

山在永濟縣南漢志河東郡蒲反雷首山在南水經注河水經雷首山西山
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俗書所謂蒲口雷首者寰宇記舊陽山即雷首山
南阜也

自霍武伏甲左轉涇水暨水盈水所出曰發鳩之山

伏甲嶺在武鄉縣西北百里伏甲水出焉西北入於汾迴水出焉東南入於
鄉水經注胡甲山有長坂謂之胡甲嶺即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伏甲而長驅
者也縣名曰伏甲亦邑名也在祁縣發鳩山在今長子縣西南五十餘里高
平縣西北五十里一名鹿谷山一名謁山北接盤秀嶺所謂發鳩之谷也謂
在屯留縣西南八十四里亦曰鹿谷山山之西水入於沁山之東水歸於潞
則官經冀州其川漳其浸汾潞後人以漳爲潞濁漳漢志上黨郡長
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說文濁水出發鳩山水經注漳水出鹿谷山與發鳩
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絳水出發鳩之谷謂之濫水東
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魏書
地形志長子縣有羊頭山濁漳出焉寄氏縣有盤秀嶺藍水出其南北流合濁
漳今長子縣城西有故長子城屯留縣西十里有故屯留城縣西南七十里
有寄氏故城桑欽所稱絳水漢志作其說今本爲作入海後人多以此水附
合禹貢之降水非也此卽絳水耳寰宇記長子縣鹿谷山冀州圖云山在縣
西有大道入壺口東出達襄國 [illegible] 西登瓷斯 [illegible] 以達河東陘
阻千里

其南沁水東丹水西曰太行

山在鳳臺縣南三十里河內縣北二十里山脈北連發鳩西以沁水爲界東

以丹水爲界昔人謂太行連亘河北諸州非也寰宇記河內郡羑王太行山在
西北上黨郡高都羨谷丹水所出東南入汝水有天井關 世王即今河內縣
高都故城在鳳臺縣東北天井關在縣南佰羊腸坂之北左氏春秋齊侯爲
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孟門丹水所經在鳳臺縣東三十五里所謂殷紂之國
左孟門右漳滏是也戰國策范睢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金史
地理志濟源縣有太行山以沁水爲界西爲王屋東爲太行考河北八陘也
西南達西東北一曰軹關陘在濟源縣西北十五里當軹道之險史記蘇秦
說趙曰秦下軹道則南陽危是也縣南十三里有軹縣故城次二曰太行陘
在河內縣西北一名丹陘當羊腸坂之險蔡澤所謂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
口酈食其所謂杜太行之道者也元和郡縣圖志懷州河內縣太行陘在縣
西北三十五里闊三步長四十里羊腸所經瀑布懸流實爲險隘次三曰白
陘在輝縣西五十里接修武縣界寰宇記白陘在解州東南十五里水經非雖
渔山海經謂之沙澤也澤南面層山天巖雲秀地谷淵深左右壁立閒不容
軌謂之石門路出其中名之曰徑南遵上黨北詣燕元和郡縣圖志解縣
遵路自縣東踰中條山出白徑趨陝州之道也此徑寰志無作陘者不必列
爲八陘之一次四曰滏口陘在武安縣南三十里與磁州接界元和郡縣圖
志磁州滏陽縣鼓山亦名滏山在縣西北四十五里滏水出焉泉源奮涌若
滏水之沸故以滏口名之入陘第四曰滏口陘山嶺高深實爲險隘通史方
輿紀要云滏口爲自鄴西出之要道次五曰井陘在井陘縣東北五十里與
獲鹿縣接界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可方軌騎不得成列者也呂氏春秋
九塞之一元和郡縣圖志獲鹿縣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在縣西南十里次六
曰飛狐陘在廣昌縣北二十里路達宣府大同酈道元注水經祁夷水東
北得飛狐谷即廣野君所謂杜飛狐之口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南四十里有
飛狐關元和郡縣圖志蔚州飛狐縣飛狐道自縣北入媯州懷仁縣界即古
飛狐口也次七曰蒲陰陘在易州西八十里亦曰子莊關西南去唐昌縣百
里趨宣府大同並四百七十里凡小大隘口百有五所水經注子莊溪水北
出子莊關是也宋爲之金陂關金名紫荊關次八曰軍都陘在昌平州西北
四十里南口城去州二十五里自南口而上山夾一澗十五里爲關城又八
里爲上關有小城又十七里至八達嶺下視居庸關勢若建瓴元人以此爲
居庸北口嶺北至延慶州三十三里呂氏春秋九塞之一也漢志上谷郡居
庸有關居庸故城在今延慶州東水經注滄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注云關在
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其水導源關山南流歷故關下谿之
東岸有石室三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蓋故關之候臺矣南則絕谷累石爲
關垣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障遼險路才容軌曉禽
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其水歷山南逕軍都縣界又
謂之軍都關續漢書曰尚書盧植隱上谷軍都山是也其水南流出關謂之

下口水流潛伏十許里軍都山在今昌平州西北二十里懷來縣南五十里
北齊改居庸關曰納款關唐十道志居庸關亦名薊門關軍都關之山與太行
中隔沁水其山脈來自太岳白陘之山與太行中隔丹水其山脈自發鳩別
而東井陘滏口之山與白陘中隔淇水其山脈自清漳之源沾嶺別而東飛
狐蒲陰之山與井陘中隔滹沱其山脈來自北岳軍都之山與蒲陰中隔桑
乾水其山脈自大同府之外陰山別而東太行之名尤顯著故稱太行八陘
爾雅山絕陘蓋兩山中絕以成隘道也元和郡縣圖志引述征記曰太行山
首始於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後代史志地記多本其說於軹關以北軍
都以南諸山概目以太行其亦不達於理矣

近人治輿地者好談形勢然書束古書不觀以爲無益余甚惑之形勢隨
世變爲轉移前明置北防及 本朝入關而九邊盡爲腹地以山東運
河爲京師咽喉及海道通而河漕二者俱罷建置廢興古未有二十年不
變者獨山川爲可據耳戴先生東原以治經餘力研究地理著述精博在
顧亭林洪北江李申耆諸家之上此篇起昆崙終太行按以山河兩戒之
說缺漏尚多疑先生未成之作晚年治桑經有得隨筆疏記實與酈注桑
行歲後以考補推之失其旨矣新昌胡思敬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九〇
作者＝
页数＝６９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